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叁拾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貳輯・叁拾册目錄

鑑評別録六十卷附兩漢史斷六卷〔清〕黄恩彤撰 一
三國書法十卷・之二
讀史提要録十二卷〔清〕夏之蓉撰 三五七
全史宫詞二十卷〔清〕史夢蘭撰 四八五

鑑評別録六十卷附兩漢史斷六卷三國書法十卷·之二

〔清〕黄恩彤撰

清光緒三十一年家塾刻本

甯陽黃[illegible]

唐紀九　德宗皇帝諱适[illegible]在位[illegible]

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建中元年

兩稅乃當時救敝良法白居易詩所云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愛人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者是也行之至今謂之上下兩忙前明中葉始改行一條鞭而兩稅法不改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欲城原州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叛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久不拔朝臣多請赦文喜上皆不聽劉海賓等殺文喜傳首

建中初政赫然可觀帝之才略自出肅代之上

使韋倫歸吐蕃之俘俘入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德洽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

帝之和吐蕃不惟歸俘有以悅之亦由初政有以服之也

復遣韋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吐蕃未請盟而先與之盟已不免示弱矣況上自爲載書乎炎之言是也

初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于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

觀此益知賈生三餌之策洵爲有見中行說爲匈奴謀正防此患也

登里可汗欲乘喪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諫不聽頓莫賀舉兵擊殺登里自立爲可汗遣使入見願爲藩臣命源休册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吐蕃回紇唐之所畏今不勞一兵而吐蕃入貢回紇稱藩邊患爲之頓紓矣乃離宮之厄奉天之城桑道茂已豫言之其果天道之不可測歟抑亦外甯必有內憂禍基于無恐而患生于所忽歟

庾準希楊炎指奏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又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晏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帝之殺晏更甚于代宗之殺來瑱其失天下之心自此始

劉晏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

士名重于利吏利重于名切中人情之論但唐之吏尙異于今之吏

晏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于豐處賣之、

晏之理財以漕鹽二者爲大端其一切措置要皆本桑孔舊法而變通之故不加賦而用自饒其所以異乎第五琦韓滉輩者尤在以愛民爲先也歉則賤糶卽平糶之政至于豐則貴糴及以穀易雜貨更于民便

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

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由是民安其業、戶口蕃息、

晏以理財爲職而關心民瘼至于如此可謂知本矣彼任司牧之責者平時于民之疾苦一不過問直至道殣相望猶不肯以災賑上請獨何心哉

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但于鹽鄉置官、收所煑之鹽、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阻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

官多民擾此至言也晏之鹽法第于鹽場設官嚴防竈漏迨鬻鹽于商則聽其所之與民交易而更不過問惟商運不通之處民虞淡食則官爲運鹽以濟其窮因收其利耳今之票鹽是其遺意

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

唐都長安漕東南之粟以餉關中必由江達淮由淮達汴由汴達河由河達渭以入太倉故量水造船緣水置倉爲此轉般運法也

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聚爲京觀、獨留一胡使歸國爲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

光晟擊回紇先有羊武谷之捷其人固健將也因董突恃衆侵暴逞忿專殺蓋逆探帝因陝州之辱積怨于回紇故敢出此若在代宗之世未必有此快舉也回紇請復讐帝貶光晟爲睦王傅以慰其意回紇亦卽中止蓋頓莫賀新立未敢輕用其衆又受唐册命願備北藩亦與登里之驕悍迥殊也

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上始引見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齎小大之物、必經心目、

宗女華髮不嫁乃至十年不見天子雖居禁中奚翅君門萬里況萬里之外哉卽此可見肅代之不君已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其子惟岳請襲、上不許、田悅屢爲之請、上亦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許之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巳、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二年

肅代以姑息釀亂、洵宜更張、但方鎭根柢盤互、由來已久、豈倉卒所能動搖、非內脩政事以服其心、外設方略以乘其釁、而但銳欲削平、則是知其病而未能儲其藥、藥不中病、反以益之疾也、

楊炎旣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巳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詣諸道、密諭節度云、殺晏自出上意、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炎證殺晏、爲元載報仇也、正已理晏之枉、欲假以爲名、而稱兵拒命也、帝之欲誅炎、惡其以衆怨歸已也、蓋帝之決計不許李惟岳、實狃于劉文喜之誅、而于正已等約從連謀、未嘗不懼也、

遷楊炎、爲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蕞陋無文學、炎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

帝之才略、實出肅代之上、故初政赫然可觀、所以卒成禍亂、幾致傾覆者、爲杞所悞也、見杞必屛姬妾、恐婦人笑其貌醜、因而生嫌、郭子儀之智也、輕其無學、不與會食、而不復虞其恨炎之愚也、

部李希烈、督諸道兵、討梁崇義、楊炎諫曰、希烈爲董秦養子、卒逐秦而奪其位、爲人狠戾無親、無功猶崛彊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

炎之才識、自出當時諸臣之上、其諫用希烈、亦一端也、若盧杞則但工作奸耳、

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爲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毀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

子儀有再造唐室之功、其將略不及英衛遠矣、所以爲當時諸將所不及者、奉國以忠、事君以敬、接物以誠、故能功高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也、

至史所云、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固由以功掩過、亦以當日勳臣習爲奢靡、故恬不知怪耳、究不免爲盛德之累、

郭子儀之弟昕、爲四鎭留後、爲吐蕃隔絶、帥將士拒守十餘年、至是遣間使、歷諸胡、自回紇中來、上嘉之、以昕爲安西大都護、四鎭節度使、賜爵武威郡王、

世皆知子儀有再造唐室之功、而不知其弟以孤軍保境于萬里之外、歷十餘年而不挫其志、爲邊帥所罕覩也、

馬燧、李抱眞、李晟、大破田悅于臨洺、時李正己已死、子納擅領軍務、悅求救于納、及李惟岳、納惟岳各遣兵救

之、納請襲父位、上不許、

納方拒命而請襲父位豈可許乎是時燧等方有臨洺之捷帝意方銳則其不許固宜

李希烈大破梁崇義、崇義將翟暉、杜少誠、于蠻水、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崇義毫無智略兵力亦弱其人頗似周智光非田悅朱滔比也取之易易耳希烈遽自以爲莫大之功而帝亦因此輕視河北諸鎮用兵之志愈銳巳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州、拤勸張孝忠、以易州歸朝廷、上悅、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

父喪歸朝、惟岳不從、

馬燧等破田悅李希烈誅梁崇義官軍大振惟岳失其所助故滔欲乘機進討取之以爲功也惟岳亡則田悅不能自存而李納勢孤亦易取矣計帝此時必以河南北可一舉而定也

李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以李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承至襄陽、希烈置之外館、迫脅萬端、承誓死不屈、希烈大掠闔境所有而去、

希烈之意欲兼領二鎮其迫脅承令其爲之上請以旌節相讓如王緡之于朱希彩耳希烈破梁崇義卽據襄陽朱滔若破李惟岳亦必據恆州也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游之地、命徙之、楊炎嘗家廟、正直嵩廟地、盧杞因譖炎云、茲地有王氣、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于其地建廟、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未至崖州百里、縊殺之、

先借李希烈之不進兵而罷炎政事又假建家廟而誣殺之杞之毒甚于蛇虺而帝惟藍面鬼之言是聽亦可怪也自古大臣因建家廟而獲罪殺身者亦僅見矣然可爲炎誣殺劉晏之報

以永樂公主適田華、上不欲違先志故也、

華承嗣之子而悅弟也悅叛華不從坐仍得尚主異哉豈果以先志不可違邪抑意別有在邪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幷白宰相、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盧杞怒程不先白己、不從其請、

是時三叛鎮惟李正己最強據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徐、兗、鄆、十五州之地擁兵十萬虎踞東方固田悅、李惟岳、所恃以爲援者正己、雖死、納亦能用其衆勢未易圖茲乃骨肉自離天誘洧衷以徐州歸國亟應如其所請畀以海沂二州則割其東南一隅卽未必遽能取納而肘腋之患憂及腹心納自救不暇悅、惟岳、之勢孤矣此實可乘之機而爲杞所阻惜哉

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承慶共攻徐州宣武
節度使劉洽等救徐州大破之李納海州刺史王涉沂
州刺史馬萬通幷以州降
　徐州圍解海沂幷降可以申三州觀察之命矣而曾
　不議及甚矣盧杞之媢也
馬燧等諸軍大破田悅于洹水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
千餘人悅收餘衆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眞不協頓兵平
邑浮圖三年
　燧若于此時乘破竹之勢直取魏州得李長春爲內
　應雖有智者不能爲悅謀矣乃因與抱眞不協頓兵
　旬日致悅死灰復燃豈非坐失事機哉

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門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
且明乃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官軍攻之不克
　悅驍賊也其衆不滿數千乃能以私恩激勵將士與
　諸將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以賞士卒
　遂能堅衆志以保危城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于束鹿惟岳大敗燒營而遁
滔欲乘勝攻恆州孝忠引軍西北軍于義豐于是滔亦
屯束鹿不敢進
　馬燧不乘洹水之勝而急趨魏州孝忠不乘束鹿之
　勝而進攻恆州其迹相似而未可同議者一則與李
　抱眞不協而坐失事機一則知恆州宿將尙多急之
　則併力死鬬不若緩之使自相圖也蓋惟岳豎子不
　　足以制馭諸將孝忠決其必生內變也
惟岳將王武俊襲執惟岳收其黨鄭詵等皆殺之欲生
送惟岳于長安常甯以爲不可乃縊殺之傳首京師以
武俊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
　是時成德旣歸版圖將分其地以畀立功諸將措置
　良難武俊手誅惟岳當膺懋賞而成德節度先已命
　張孝忠若將所屬七州析爲二鎭使二將分領之又
　無以畀首唱討叛之朱滔及以趙州歸國之康日知
　此所以一失其平動致觖望也
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鎭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

望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
節度使己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亦不悅
　滔爲元帥功應居首日知雖有反正微功烏能與武
　俊之擒渠掃穴並論計此時應如滔所請畀以深州
　更分其餘易定滄恆冀趙六州以三州畀孝忠以三
　州畀武俊各授旌節日知則援李洧以徐州歸國近
　例不奪其地而更加以官庶足以厭諸將之心耳乃
　不出此武俊旣不免功大賞薄滔未得成德寸土徒
　以淄青之德棣隸之有名亡實將欲衆之李納乎必
　不可得將欲俟平淄青而後如約割地不幾等河清
　乎與李希烈克梁崇義而山南東道別授李承者正

同宜其貳也。
田悅聞之、遣王侑、許士則、說朱滔、令救魏博、滔大喜、遣王郅、與士則同往說王武俊、與之連兵、武俊許諾、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

　成德甫平、而三鎮連謀、其勢倍熾、則朝廷措置之失也。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納遣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上因說等于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

　納遣子弟入見、將以緩宜武之師、而去濮歸鄆耳。帝即不囚說等、納亦安肯束身入朝乎。帝蓋悞信中使

　梁鳳朝之言、謂納勢窮蹙、欲遂取之、而未悉其情也。

上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人、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上以魏州未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

　滔非不貳心之臣、帝殆不知其為人乎。不升以深州而處崇以王爵、遂足厭其心耶。

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語孝忠歸國即為忠臣、今既為忠臣、不復助逆、武俊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

　孝忠因滔得旌節、厚與相結、而能毅然不肯助逆。乃河北諸將之錚錚者。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韋都賓、陳京、請括富商錢、人不勝苦、有縊死者、又括僦櫃質錢、百姓為之罷市、計所得纔二百萬緡、

　兵興方亟、月餽日增、內帑不足以供、而更為橫征暴斂以濟之。于是兵益驕、而民胥怨矣。括長安富商僅得二百萬緡。蓋屢經兵燹、元氣未復也。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上驛召泚于鳳翔、以蠟書示之、泚實不知、上曰、非卿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

　泚不與滔同反。而泚之反實由于此。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盧杞請自行、上

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上顧張鎰曰、無以易卿、

　杞排鎰出之于外。鎰卒為李楚琳所害。使顏真卿于李希烈、真卿旋為希烈所害。二子之死、皆杞害之。然鎰之見殺、猶非可逆料。真卿則陷之死地矣。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盧杞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帝初相祐甫而治。中相楊炎而紊。末相杞而亂。蓋帝具英明之資、而失之刻薄、故杞得窺其隱、而逢其惡也。

上遣源休、送董突等四喪還回紇、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休曰、唐負我馬直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康赤心隨休入見、詔償其馬直、

回紇所急者馬直耳、得直則董突等之死可姑置勿論也、是時府庫空虛而不惜以金銀十萬兩亟償其直者、兩河方用兵、恐再挑邊釁也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與懷光擊滔于愜山之西、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燧與諸軍退保魏縣、李納求救于滔等、滔遣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

愜山一敗、滔之勢張、不惟田悅恃以爲強、李納亦藉以爲助、四鎭連兵、遂橫不可制、帝連年用兵、至是而前功盡棄矣、此變局之大者也

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分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北趨趙州、王士眞解圍去、晟與孝忠合兵、北略恆州、

欲圖范陽以傾覆朱滔、先略恆州以震動王武俊、批亢擣虛、固兵法之一奇也

盧杞惡顏眞卿、欲出之于外、眞卿謂杞曰、先中丞杞父奕傳首至平原、眞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愈甚、

此時若出外、必可免于李希烈之使矣、杞之爲人、眞卿豈猶不知、而欲其見容乎、唐人重內輕外、眞卿亦不免也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分己權、薦關播儒厚、可鎭風俗、以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決于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

播嘗語帝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杞薦播以其儒厚可鎭風俗、庶幾有道賢人矣、相業何碌碌邪

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滔爲盟主稱孤、悅等稱寡人、李希烈密與滔交通、納亦數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

滔等稱王、又密通于希烈、所以不遽合者、以汴州爲之梗耳、然李勉之才不足當希烈也

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專仰給于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乃相與謀、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

勸希烈稱帝、欲其代河北受兵、所謂嫁禍者也、蓋希烈妄自尊大、肆無忌憚、早爲滔等所窺、故迎其機而導之同反耳

關播薦李元平于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別駕、知州事、李希烈遣李克誠、襲陷汝州、縛元平去、希烈罵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元平降于希烈、四年

播爲盧杞所制不敢發一言乃薦元平而僨事不如
不言之爲愈也
希烈遣董待名等四出抄掠東都震駭上問計于盧杞
對曰希烈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爲陳順逆禍福可
不勞師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眞其人也
杞欲出張鎰于鳳翔則曰非宰相重臣無以鎭撫欲
使眞卿于希烈則曰忠直剛決名重海內蓋譽之更
甚于譖之用之正所以殺之亦可謂口有蜜腹有劍
者也
眞卿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拔刃擬
之眞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眞卿而禮之欲遣還

李元平以密啟白希烈遂留不遣
元平被擒猶可曰一時失計乃既降希烈幷說希烈
留眞卿則甘心從賊眞不値半文錢者闘播謬薦可
謂心目俱盲固宜爲希烈所罵也
以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兵萬餘人討希烈又
詔諸道兵討之
四鎭勸希烈稱帝將以分河北之兵也朝廷蓋亦窺
破其謀故別遣將討希烈而馬燧等諸軍留屯魏縣
者如故然自此供億浩煩益不能支矣
希烈遣周曾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
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眞卿爲節度使約王玢姚憺韋

清爲內應希烈知之襲殺曾等幷殺玢憺清獨得免恐
終及禍說希烈誚朱滔乞師逃奔劉洽
希烈留眞卿意在脅之使降非有意殺之也曾等乃
欲奉以爲主自此希烈忌眞卿而有殺之之心矣希
烈稱兵滔等勸之也今受兵而四鎭不爲應援故清
說希烈誚滔乞師希烈遣之而不疑也
李晟取涿莫二州與張孝忠之子升雲進圍清苑朱滔
留馬寔守魏營自將步騎救清苑晟軍大敗退保易州
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
晟軍鋒甚銳其一敗不復振者由于病也然滔雖勝
而留屯瀛州不敢遽還魏營者畏晟之掎其後也

時河東等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等十二軍環淮甯之
境皆仰給度支上優卹士卒一人兼三人之給月費錢
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趙贊乃奏行稅間架除陌
錢法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括商不止乃至稅及間架此外徵求之無藝概可知
已諸軍月餉皆給緡錢不給穀帛何也殆以穀帛艱
于重運緡錢便于輕齎邪重歛以給軍將以結其心
而收其用不復以民怨爲卹也乃涇軍旋以賞薄致
變
盧杞惡李揆使入吐蕃爲會盟使上謂杞曰李揆無乃
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

少于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杞使揆于吐蕃、仍用遣顔眞卿之故智。
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贄疏明白剴切、累數百言、而洞中時弊。此四語盡之。蓋自唐之中葉、迄于五季、所以禍變相尋者、由于將不能使兵、故節度使之廢立、聽命于兵、國不能馭將、故國之存亡、聽命于節度使、操柄之失、其由來者漸矣。
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

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未審何以禦之、
是時吐蕃方睦于唐、回紇新有董突之仇、雖亟償馬直、未必果忘報也、傾國遠出、更不留兵以護根本、失策甚矣、贄言幸而不中耳。
又曰、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泚希烈、誘致豺狼、驚犯宮闕、何以備之、
前所云黠虜、回紇也、以其有董突之仇也、此所云將帥、疑朱泚也、以其爲滔之親兄、又新有蠟書之使也、慮誠當慮、疑亦可疑、前言幸而不中、此言不幸而中矣。

又曰、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悉可追還、明勅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更不徵發、又降德音、罷間架等雜稅、人心不揺、邦本自固、
贄所奏、于當時利弊、洞若觀火、而言之深切悚聽。使天誘帝衷、亟行其言、或可紓目前之禍、無如剛愎自用、又專任盧杞、忠讜至論、置若罔聞、安其危、利其災、德宗之謂乎。
李希烈圍哥舒曜于襄城、李勉遣劉德信、唐漢臣、將兵襲許州、與淮甯將李克誠戰于滬澗、敗績、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是時環淮甯境者十二軍、其進戰惟神策及汴軍耳。

蓋諸軍類多出境而止、盤桓不進、而黔中嶺南劍南諸軍、徒有徵發之名、而遠莫能致也。
上以諸軍討淮甯者、不相統壹、以舒王謨、爲荊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以蕭復爲長史、孔巢父、樊澤、爲左右司馬、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
帝徒知肅代以來、例用親王爲元帥、而不知昔之所以有功者、恃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輩爲之副也、親王第仰成而已、此時即使舒王至軍、亦何濟乎、蓋哥舒曜李勉均非希烈之敵、即復等亦未嫺軍旅也。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冀得厚賜遺其家、及至、一無所賜、怨憤、

遂作亂、鼓譟向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又命
中使宣慰、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入城、不
可復遏、
諸軍均叨厚賜、涇軍獨無所以怨而作亂也、初無所
賜亂而賂之適以長其驕而益其怒耳
白志貞掌禁兵、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身
爲販鬻、至是上召禁兵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
上乃與王貴妃等及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
神策諸軍其任戰者均已出征、留充宿衛虛存名籍、
長安但空城耳、帝至此欲不出幸得乎、志貞先請勒
節度等使子弟爲兵而所募禁軍乃取賂以市井子

弟充數、臨變竟無一人、其罪大矣、帝槩置不問、仍于
奉天用爲都知兵馬使、甚矣其愎而闇也
姚令言、與諸亂軍謀奉朱泚爲主、迎泚入禁中、居白華
殿、百官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賞
薄、怨朝廷、密勸泚僭逆、泚喜、未決、
泚之僭逆休勸之、休之怨望盧杞、以賞薄激之也、奉
天之幸杞與白志貞實爲禍首
上自咸陽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渾瑊至奉天、瑊
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
帝至奉天所以卒得反正者、瑊固守之力也、功在李
懷光之右

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爲備、盧杞、曰、
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臣請以百口保其
不反、上亦以爲然、
于張鎰、顏眞卿、李揆、皆恨之刺骨、必欲置之死地、獨
以百口保朱泚、是誠何心哉、帝于諸臣動多猜忌、獨
于杞信任不疑、爲其所悞以致播遷而猶惟其言是
聽眞不可解也
泚召源休等、議稱帝、段秀實、奪休象笏、擊泚中額、濺血
灑地、泚脫走、泚黨爭前殺秀實、泚止之曰、義士也、勿殺、
秀實旣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
秀實之忠義奮發固見于奪笏擊泚捐軀殉國而其

功尤在倒用司農印詐爲姚令言符追還韓旻襲奉
天之軍也、是時奉天兵衛單弱旻又託名奉迎猝不
爲備乘輿危矣韓游瓌輩諸援兵亦何從爲力哉泚
止其衆勿殺秀實仍哭而以禮葬之復于奉天哭高
重捷束蒲爲身而葬之蓋其人尙有血性知重忠義
特以德宗馭將失宜又爲源休邪說所動是以反耳
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韓
游瓌等、將兵三千拒泚、遇于醴泉、監軍翟文秀曰、我壁
于此、賊必不敢過、游瓌不聽、遂引兵入奉天、泚兵隨至、
爭門欲入、渾瑊、與游瓌、血戰竟日、賊乃退、
文秀之言似是而實非也其意正以避趣奉天則須

入城被圍、不若留壁于外、尚可逐利自便耳、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今日之患、皆羣臣
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致亂
之由、未必盡關天命、
所云天命、必盧杞白志貞等引桑道茂之言、以自寬
其致亂之罪、而帝亦信之、其實道茂亦言之偶中耳、
豈果能前知乎、贄此疏第言亂由人事、非關天命、而
以罪歸羣臣、不敢直攻杞與志貞也、
李抱眞遣賈林說王武俊與昭義併力取朱滔、時武俊
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吾不臣二百年天子、豈能臣
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眞及馬燧相結、

泚已立滔爲太弟、與之遙相應和、使諸鎭附之、勢且
不可制矣、所以卒不能合者、武俊撓之也、抱眞之功
不細已、
杜希全等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渾瑊曰、漢谷道險
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盧杞曰、恐驚陵寢、乃
命希全等自漢谷進、爲賊所敗、退保邠州、
杞至此尚不知其罪之難逭、禍之將至、仍執謬議以
沮軍謀、何其愚哉、
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奔命、張孝忠迫于朱滔、
王武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晟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
說之、孝忠乃遣將楊榮國將銳兵與晟俱西、

馬燧聞奉天之難、引兵歸鎭、後乃遣兵入援、晟疾甫
愈、即帥衆奔命、兩人優劣、于此可見、
李懷光入援、屯蒲城、有衆五萬、李晟行且收兵、軍于東
渭橋、衆至萬餘、尚可孤將三千人入援、軍于七盤、駱元
光以萬餘人軍華州、賊由是不能東出、元光將兵二千、
西屯昭應、馬燧遣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入援、屯中
渭橋、于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
是時援軍四集、泚黨困守長安、而泚之圍攻奉天自
若也、奉天被圍經月、資糧俱盡、危于累卵、使非渾瑊
固守力戰、亦何以待援軍哉、
泚內以長安爲憂、乃急攻奉天、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

凍餒、又乏甲冑、渾瑊激以忠義、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
戰不輟、燒賊雲梯、賊乃引退、于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
督戰、殺賊數千、
使泚還救長安、則奉天之圍自解、此李晟馬燧二軍
所以分屯兩渭橋、直逼長安、迫泚以不得不救之勢
也、泚知兵者也、以爲奉天之圍一解、則軍心懈而氣
衰、亟還長安、必反爲官軍所圍矣、故姑置長安、而急
攻奉天、迫諸將以不得不救之勢也、一則攻其所必
救、一則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李懷光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敗泚兵于醴泉、泚聞
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則城不守

矣、
奉天解圍、懷光一人之力也、然亦以威名爲泚所憚、
又擁重兵、故一戰而勝、直以先聲走之耳、與渾瑊之
裹創血戰力保危城功難並論、
李懷光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吾見
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乃言于上、令懷光乘勝取長安、
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朱泚、解重圍、咫尺不得見天
子、意殊怏怏、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懷光雄快人也、所言乃天下人人意中之言、陸贄上
書所云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正謂此也、但贄畏杞
不敢明言、而懷光昌言不諱耳、帝至此猶惟杞言是

聽、眞所謂大惑莫解者也、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以爲在于審察羣情、羣
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
是時羣情所惡、有甚于盧杞趙贊白志貞諸人者乎、
贄特引其端、以待帝之宸斷耳、
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于中外意乖、
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
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非宰相及近倖之蒙蔽而誰致
之歟、帝猶不悟乎、
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
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所

施行、亦不詰問、
贄疏皆引而不發、以待詰問、無如帝之昧昧也、蓋所
言大抵援據經術、敷陳義理、而未嘗明舉某人某事、
有所指摘、故帝視爲迂而不切耳、贄不爲盧杞所惡、
未嘗不由于此、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諠騰、
亦咎杞等、上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
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
又言其罪、上殺之、
此卽陸贄所云羣情所甚惡、先去之者也、杞得君專
行政久、城府阻深、既不可測、根柢牢固、尤不易拔、非

懷光挾大功擁强兵、亦安敢直斥其奸、奪九重之私
庇、抒四海之公憤哉、四人者去、君側稍清矣、然均非
帝意也、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
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稱王如故、
赦三鎭而說令歸款、攜滔黨也、滔孤則泚亦孤矣、若
滔與泚合、而三鎭助之、益不可制、此伐交之一策也、
朱滔使王郅說田悅曰、今太尉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
共往助之、願八郞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悅未忍絕
滔、許士則、勸悅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
使滔得遂其計、以其衆合回紇、挾悅而西、則泚之勢

益張而長安未可遽復矣而悅先與滔貳焉此成敗
之大機也
王武俊遣田秀馳見悅曰今天子以德綏我我曹何得
不悔過而歸之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滔乎八郎愼勿
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
而滅之
河北叛藩惟武俊殊有英爽之氣其藐視朱滔尤情
見乎辭悅雖先入許士則之言非武俊無以贊其決
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
字陸贄上奏以爲尊號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
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上納其言

此何時也而欲加尊號不知何以爲辭術士寡識固
無足論羣臣諂諛乃亦相率貢諛因是知明皇返國
即與肅宗同加尊號非必果出上意亦此輩爲之慫
慂也當時在廷能言尊號非古者顏眞卿及贄二人
而已
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奏以爲今茲德音悔
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別撰以進上
然之赦天下改元下制罪己 興元元年
羣臣方議加尊號贄獨請上下詔罪己度量相越豈
不遠哉所撰赦書可謂言無不盡而胡身之遽以爲
可與誓誥相表裏則未免尊之太過已

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
烈自恃兵强遂謀稱帝
武俊等先已歸款但未去王號耳至此見赦令悉予
蕩滌故相率謝罪輸誠非必帝之罪己有以感之也
朱滔希烈同在赦例並非不見罪己之詔而乃罔有
悛心滔稱王如故希烈且謀稱帝矣
蕭復言于上曰宦官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
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
帝倉卒出幸僅有竇文場霍仙鳴率宦官左右百人
從行方以爲緩急可恃宜復言之不入也此亦陸贄
所不敢言者蓋贄累疏數奏惟在格君心之非而不

專指一人一事所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者也
李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使中使趣之辭以
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衅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
從密與朱泚通謀
懷光因奉天解圍不能見上知爲奸臣所排故累疏
罪狀盧杞等脅帝悉加貶逐此乃武夫憤不能忍以
圖一時之快然亦知帝性多猜忌必不甘心事後方
將求其罪而誅之所以內不自安也帝既不免眷念
于杞即不能不隱恨于懷光特欲急仗其力以討朱
泚而懷光擁兵逗遛實則挾賊自重帝不能推誠以
結其心乃屢遣中使趣之又欲統禁旅幸行營以督

戰俾懷光更生疑畏計窮走險此反謀所以益亟一
旦決裂遂不可收拾也詎非制御失宜自速其釁哉
上遣崔漢衡使吐蕃發兵、李懷光以為不可、曰、若克京
城、必縱兵焚掠、一害也、彼發兵五萬、求賞無以給之、二
害也、勝則從而分功、敗則乘之為變、三害也、
借回紇兵以討安史、猶可曰賊强而官軍弱、出于不
得已也、朱泚敗北之餘、竊據長安、較安史相去何止
什倍、唐之諸將制之綽有餘力、何必遠借吐蕃之兵
更生外患、懷光三害之說未可非也
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懷光大懼、反謀益
甚、上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

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
疑之愈甚、故撫之愈厚、而彼不以為感、反以為懼矣、
懷光與韓游瓌書、約使為變、游瓌密奏之、上稱其忠、因
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恃衆為亂、若尊其官、
罷其權、安能為亂乎、上曰、若朱泚何、對曰、陛下許將士
以殊賞、誰不願討賊以取富貴、
懷光巳反、猶不肯奪其兵權、欲倚以制朱泚、何其謬
邪、未幾罷懷光副元帥及節度等使、惟以為太子太
保、即用游瓌此策、
上幸梁州、懷光遣其將孟保等、邀車駕、至盩厔、保等相
與謀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

將耳、乃帥衆而東、由是百官從行者、得入駱谷、
懷光將張名振石演芬、俱以不從反被殺、保等不從
懷光之命迫脅乘輿、此外尚不乏忠義之士、蓋汾陽
之遺教未泯也、
河東將王權馬彙引兵歸太原、李晟謂諸將曰、長安天
下根本、若皆從行、誰當滅賊、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
城之計、
朔方既叛、河東又去、晟之勢孤矣、乃毅然以滅賊復
京為己任、恐郭子儀易地處此、有此忠無此勇也、
田悅兵數敗、其下皆厭苦之、上使孔巢父至魏州、為陳
順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悅既歸國、撤警備、田緒承嗣子

因殺悅及其母妻、巢父命緒權知軍府、
悅既歸國、即緒不殺悅、魏博亦可無患、然悅為亂首、
而身先就屠、亦有天道焉、
李懷光欲襲李晟、三令其衆、衆不應、閻晏等、勸懷光東
保河中、懷光從之、于是韓游瓌屯邠甯、戴休顏屯奉天、
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
懷光不去、晟即志在滅賊復京、而不能不慮肘腋之
變也、至此則力專而氣倍矣、況有四將為之助乎、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以
為兵興以來、病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輕、
何以勸人、

賞濫則爵輕、輕則人不知勸、兵興財匱、其弊每至于
此、但以昇獻瓜果者、則尤不可耳
陸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嘗時謂之內相、然數直諫迕
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不
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患難中相須如左右手、而以數直諫不得爲相、迨爲
相卒以讒去、轉不若憸國基禍之藍面鬼始終眷顧
不衰、則迕意與順指之別也、以贄之得君而猶不能
行其志、況疏遜之臣乎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瑊與韓
旻戰于武功、不利、吐蕃擊旻、大破之于武亭川、瑊遂引

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旻朱泚之驍將也、武亭大挫、諸賊墜膽矣、晟既得四
將之助、又有瑊爲之聲援、長安在其彀中矣、
上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
曰、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
上奏爲公輔辨理、上猶怒、貶公輔爲左庶子、
于忠讜如公輔者、一言忤意、必不能容、而于奸佞如
盧杞、白志貞、裴延齡、韋皋、牟璀、則鍼芥相投、魚水同
契、直至禍成迹露、猶復曲爲之庇、帝初政有貞觀之
風、而中路乃自有肺腸、殊不可解、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頗似窺覘、
已于一所安置、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
涉險來赴行在者、當加恩貸、豈得猜慮拘囚、
歸正之人、撫慰失宜、則自新之路絕、而從賊益堅矣、
此實人心向背之機、而帝猜忌多疑、贄所以痛切言
之、而冀其一悟也、
又曰、陛下有輕待人臣之心、獨馭區寓之意、嚴束百辟、
威制四方、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讜者憂于見疑、著
勳業者懼于不容、懷反側者迫于及討、馴致離叛、搆成
禍災、願以覆轍爲戒、
于當日致亂之由、可謂言無不盡矣、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不下、賈林復爲李抱眞說王武俊、

合兵救之、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眞以數騎詣其營、見
武俊、敘國家多難、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爲
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
林雖善說、祇是動以利害耳、抱眞以血誠感之、而武
俊之心折矣、然抱眞所以出此者、亦稔知武俊爲人
素有肝膽、且與滔有隙、故可示之不疑、收以爲用、並
非輕身以試不測也、
吐蕃既破韓旻、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
之、渾瑊奏、尚結贊屢約共取長安、失期不至、上甚憂之、
陸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其去可賀、
于勝即大掠而去、李懷光所云一害者、其言驗已、屢

約失期受泚賂故不欲攻長安也吐蕃亦惟利是視
耳豈果欲助唐哉帝借兵吐蕃最爲失計贄居腹心
股肱之任當時不能力爭以阻其來至此乃賀其去
何也或事出中旨贄不及諫邪抑諫而帝不聽邪
上謂陸贄曰渾瑊諸軍當規畫令其進取卿條議以聞
贄以爲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
威從命則害軍事不若假以便宜則智勇得伸
用兵之道運籌貴祕決機貴速呼吸之頃利鈍迥殊
豈居中所能遥制哉　（丑）
李抱眞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或謂朱滔武俊善
野戰不可當其鋒回紇達干日當使匹馬不返滔出戰
武俊縱兵擊之回紇敗走滔步騎皆奔抱眞與武俊合
兵追擊大破之滔以餘衆遁歸幽州
昭義步兵爲諸鎭所不及足制朱滔而不能當回紇
以武俊之勇而所將皆騎兵固非回紇所能當也尙
結贊之失約由于受賂而陰持兩端達干之請戰則
狃于屢勝而輕視勍敵故彼則飽載而歸此乃一蹶
不振矣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諸將請先復外城據坊市
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
亂非官軍之利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
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

攻京城將以滅賊而宮闕乃我之宮闕坊市亦我之
坊市若糜爛而戰之卽幸得收復必不勝其殘且擾
矣謀定後戰動出萬全此所以爲大將乎
朱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出戰晟命吳詵等擊敗
之李演等又連敗之賊餘衆走入白華門晟復出兵諸
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已破膽不乘勝攻之非
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
晟督戰殊似李光弼非郭子儀所及
晟陳兵于光泰門外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
兵開苑牆二百餘步賊樹柵塞之官軍不得前晟叱諸
將欲斬之萬頃帥衆先進拔柵而入演佖繼之賊衆大
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晟帥
百餘騎至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
郭子儀以數騎出見回紇藥葛羅也左右呼曰令公
來今晟左右亦呼曰相公來同一呼也而其聲必有
辨矣
先是張光晟屯九曲密輸款于晟至是光晟勸泚出亡
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送泚出城還詣晟降
滔以餘衆由貝州北遁猶有幽州可歸也泚以餘衆
由長安西走將安歸乎計其爲謀不走回紇卽走吐
蕃耳未幾爲韓旻所斬
晟令諸將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

伐罪之意、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公私按堵、秋
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兵入城者、
　馭軍嚴整、如史所書、正恐郭李未必及此。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因此遣人代李楚琳、
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議者或謂之權、夫
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以反道爲權、君上行之必失衆、
　楚琳賊殺張鎰、罪無可寬、因兵威而遣代、未爲不可。
但是時反側者尙多、恐人人自疑耳、贄論權字、實本
孟子權然後知輕重、及執中無權猶執一之旨、蓋輕
重得中、始可謂權、自公羊倡反經合道之邪說、漢儒
宗之、遂與孟子相反、贄正其失、實開宋儒之先、程子

　謂自漢以後、無人識權字、殆未聞贄此論邪。
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
束身歸朝、遣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
宣慰、
　懷光歸款、非其本心、又自以罪衅已深、歸朝必無全
理、故卒害巢父而復叛。
車駕至長安、李晟謁見上于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
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撫慰、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
馬、
　晟赴難之忠、破賊之勇、御軍之嚴、撫民之仁、奉上之
敬、非惟當時諸將莫及、有唐一代、惟郭子儀堪與並
稱、而威略則有不及焉。
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
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曰、誰可代
太尉領軍者、于是左右發怒、殺巢父、
　巢父宣慰魏州、適値田悅爲田緖所殺、緖請命于巢
父、遂易其帥、此蓋狃于前事、以爲代帥甚易而不虞
倉卒之變也、巢父與李白同隱徂徠之竹溪、杜甫贈
詩、又有所云巢父掉頭不肯住者、計是時亦已老矣。
初肅宗在靈武、上學文于李泌、代宗之世、上爲太子、亦
與泌游、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詣行在、以
爲散騎常侍、

　當時在廷諸臣、陸贄而外、似泌者蓋寡矣。帝于泌知
之素稔、乃卽位數年、委之外吏、至此始急詔徵之、詎
非不能早用、今急而求者邪。
上問泌以河中爲憂、對曰、料敵者料將、不料兵、懷光旣
解奉天之圍、不能取朱泚垂亡之虜、使李晟得以爲功、
又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恐不日爲帳下
所梟、諸將無以藉手也、
　泌久爲外吏、當時軍謀秘畫、了不與聞、而于懷光洞
見肺肝、正張名振所云、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
滅、富貴他人者、後乃卒如所料、智者審察事機、固不
必身在局中也。

上欲以伊西北庭之地尋吐蕃、泌以爲不可、乃止、

郭昕等于萬里之外、固守二十年、今乃于帷闥之中、一旦擧而棄之乎、且郭子儀、僕固懷恩之復京城、全藉回紇之力、當日雖厚賂以金帛、未嘗割地以畀之也、吐蕃無功、不得以回紇爲例、卽使彼妄有千求、不難以事理折之、帝乃不俟其請而自撤藩籬以徇其欲、何畏之甚邪

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數爲其將徐庭光所敗、不能進、至是以瑊與馬燧、並充行營副元帥、與元光、及唐朝臣、合兵討之、

是時三大將名位相埒、功亦相亞、守奉天渾瑊之功、復長安李晟之功、克河中則馬燧之功也、瑊與晟、均所云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但才略則晟出瑊右耳、燧勤王獨後、雖有績可紀、不稱鼎足已

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晟克長安、既誅泚黨李希倩等八人、又斬文武官受泚寵任者、崔宣等十餘人、茲至鳳翔、復誅斌等十餘人、後詣涇州、又誅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蓋助逆之將卒、芟除略盡矣、所惜者、涇州并及田希鑒父子、鳳翔不及李楚琳耳、帝初欲以兵威脅代楚琳、因陸贄之言而止、至是楚琳已束身歸朝、取之甚易、乃不以付晟俾追治其罪、何也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卽位、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上還長安、頗忌宿將、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代宗之政、略無可紀、惟誅朝恩、奪宦官兵柄、爲千慮之一得耳、是時神策名將如林、帝乃先用志貞、致禁軍徒存虛籍、繼用文場、俾刑餘得操利器、終唐之世、遂成痼疾、蓋玄宗肇其端、帝乃著爲令、已蕭復一言而罷相、詎非由于忌宿將而信中人哉

議者以李勉失守大梁、不應尙爲相、李泌言于上曰、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授以衆、卒復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聚兵、脩石頭城、陰蓄異志、上以問泌、對曰、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所以脩石頭城者、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臣敢保其無他、

勉承平三公耳、不惟用兵非所長、亦非救時宰相也、滉之擧措、頗駭物聽、固宜致流言之謗、非泌昌言保奏、無以自明矣

是歲蝗遍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

石勒時蝗不食三豆、猶爲近理、豆非蝗所嗜也、若稻則蝗所尤嗜者、茲獨不食、何也、豈物性固有時而異邪、竊謂關中向不宜稻、惟江南多稻、或此言出于韓滉歟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未幾上以爲饒州刺史制出給事中袁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仇豈可復用上不聽陳京趙需等上疏力爭乃以爲澧州別駕杞竟卒于澧州（貞元元年）

帝于杞雖不得已去之而眷顧不衰此李懷光所以不自安而遂叛也今懷光未平遽欲用杞是始終于其排抑功臣陷害忠良悞國致亂之罪狀迄未省悟何偏私錮蔽至于此極邪杞獲保首領以歿不得謂非天網之一失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懷光不可得乃親往城下呼守將徐庭光諭以順逆利害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

庭光驍將攻之不克欲進逼河中則慮庭光之掎其後馬謖有云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燧于庭光攻其心也將士皆伏泣則心降矣

燧與渾瑊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其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

皆如李泌所料蓋懷光既害孔巢父則歸國乃歸死于司敗耳與其肆市何若自裁故雖稱欲歸國卒還延而至于雉經也

初上以懷光子璀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璀密謂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與父俱死矣上使璀諭懷光還曰無益也臣父言吾非貪富貴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死地邪

父子之間言無不盡懷光之叛直畏死耳蓋其初自以有解圍大功而恨盧杞排己故累疏罪狀脅帝逐之以快一時之意迨事後追思則知帝疑忌已深必難自免不能不出于走險之一途以蘄幸萬一也與僕固懷恩情事略同璀諫父不從救父不得卒以身殉賢于瑒遠矣

陸贄以河中既平慮有以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乃上奏曰臣方以生禍爲憂未敢以獲福爲賀

是時大憝如朱泚兄弟及李懷光輩次第芟夷其倔強未伏者惟李希烈耳乘震疊之威移師致討似亦討之得者而贄力言其不可則以我之力已疲兵不可以不戢彼之勢方熾功不可以必成故諄諄以建中之往事爲戒也

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

用陸贄之言不討希烈并加恩于懷光也自此而反

側者自安矣

初、李晟將神策軍戍成都、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節度使張延賞怒追還之、由是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

晟以營妓自隨、未免移情于聲色、延賞輒怒而追還、何其逼人太甚邪、蓋是時晟名位未顯、爲延賞所輕、也、帝相延賞而表陳其過惡、郭子儀必不出此、

李希烈有疾、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

希烈竟不煩兵而誅、陸贄之言驗已、未幾、吳少誠、殺仙奇自爲留後、朝廷因而命之、帝蓋復行姑息之政、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驫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二年

泌但言府兵之利、而未及復之難也、戍卒還者、什無二三、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百姓苦府兵久矣、痛入骨髓、其不欲復明矣、今欲復之于久罷之後、豈旦夕所能爲力乎、誠恐府兵未復而民先怨叛已

吐蕃游騎及好畤、李晟遣王佖將驍勇三千、擊敗之于汧城、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以兵二萬、直抵鳳翔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退、

吐蕃之用間、亦拙而易辨、況晟先有汧城之捷、旋有摧沙堡之拔、其間何自而入哉、無如帝之闇而多疑也、

上忌李晟、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張延賞等騰謗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盡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上慰諭不許、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不許、

郭子儀屢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讒搆、而聞命即至、處之怡然、若無所動于中者、晟聞延賞騰謗、乃至晝夜涕泣、表請爲僧、非二人器量廣狹果有不同、蓋肅代仁柔、德宗猜狠、子儀可以無恐、而晟不得不懼也、以晟之功、同再造、猶不自保、然則李懷光之畏死而反、非德宗有以致之哉、

上命韓滉諭旨于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宴飲盡歡、滉因使晟薦延賞爲相、晟爲其子請婚于延賞、延賞不許、三年

帝欲相延賞久矣、以晟表陳其罪惡而止、由是延賞之憾晟愈深、而帝之疑晟轉甚、滉使晟薦延賞、不惟釋延賞之憾、亦所以解帝之疑、故薦疏朝入、恩命夕下、固帝之所甚願也、奉詔與之釋憾可也、既約爲兄弟、復薦爲宰相、又請爲婚姻、悅之親之、無所不至、昔何冰炭、今何水乳、固由武夫性快、亦可見其非出于

公誠已適足動延賞之疑耳

韓滉性苛暴、爲上所任、言無不從、百吏救過不贍、渾瑊雖爲滉所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爲之少霽威嚴、

前云滉爲人强力嚴毅、又云、性剛嚴、至此乃云、苛暴、豈剛嚴固與苛暴近邪、抑亦大命將終（滉尋卒）失其常度邪、滉父休、開元名相、瑊第欲借其不久于位爲滉戒褊察之譏、非定評也、李晟以奪妓宿隙而沮張延賞之入相、瑊不以薦引私恩而正言以規滉之失、兩人所見又自不同

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憸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志貞久典禁兵、但存虛籍、涇卒之變、召之無一人至者、遂致播遷、帝豈竟忘之、乃于功臣動多猜忌、即忠如陸贄、患難中倚之如左右手、事後則棄之如遺、而獨于悮國奸臣始終眷念、獨何心哉、盧杞渾不能尼、志貞亦時有先後耳、初時帝猶有懼心、至是則漸萌肆志、使杞不死、亦將復用矣

吐蕃尙結贊遣使求和于馬燧、且請脩淸水之盟、燧爲之請于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延賞言

和親使、上以渾瑊爲淸水會盟使、

晟請擊吐蕃、固確知其情僞、亦以破其間也、

渾瑊發長安、李晟深戒之、以盟所宜嚴備、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我疑彼、彼亦疑我、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

延賞故反晟謀、藉以脩怨、帝偏聽延賞、而暗于事機、均不足責、瑊宿將習兵、非汶汶者、乃不用晟嚴備之良策、而遵帝推誠之謬戒、以致召侮辱國、何其疏也、

渾瑊與尙結贊盟于原州、將盟、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都監宋奉朝等于幕中、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與將卒皆東走、虜追殺數百人、擒千餘人、

吐蕃意在劫盟、而瑊不爲備、其得免亦幸耳

韓游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鎭、上大驚、欲出幸以避之、大臣諫而止、

吐蕃和親倡議者馬燧、而主之者張延賞也、乃帝既入尙結贊之間、罷燧兵柄、而延賞慙懼謝病、始終未治其悮國之罪何也、方吐蕃之請盟也、李晟請擊之、及渾瑊之將行也、晟戒以嚴備、迨尙結贊之將盟也、柳渾獨以爲憂、晟亦以爲然、是劫盟之事、均不出晟所料、乃游瓌之表、但以示渾、而不以示晟、蓋護延賞之同己、而忌晟守不可破也

李泌爲相、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曰、臣願與陛下

爲約、勿害功臣、晟燧有大功于國、間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臣今對二臣言之、欲其不自疑耳、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

上曰、卿言社稷之至計也、

帝性本猜忌、又易爲讒言所惑、是時晟燧皆不自安、故泌首以爲言、來瑱誅而懷恩叛、劉晏死而正己憤枉殺一人、足以失天下之心、况晟燧俱有大功、又非瑱晏之比乎

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國家比遭饑亂、無暇議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陛下用臣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爲不用、

泌因進戍卒屯田塞下之策、

泌爲帝畫策、皆先言其效、以歆動之、此孟子說齊宣王法也、惟所云用戍卒開屯田、并由本貫給牒續食、遣其家人往與同居、不過數番、悉成土著、勿論戍卒未必願留、家人未必願徙、即使行之有效、亦仍師鼂錯募民實塞下之遺法耳、乃遽云府兵亦成、何也、得毋近于爲大言乎

郜國大長公主不謹、李昇等皆出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上恩禮甚厚、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

昇卽叔明之子、其出入主第、固非張延賞誣之也、唐之公主、能以禮自防者蓋寡矣、帝之怒非怒其淫亂怒其厭禱耳、故因而遷怒于太子也

上告李泌、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任彭原、竟不敢言建甯之寃、臨薨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必知太子無他、

泌知建甯寃而不能救其死、每以爲疑、覩泌自言方知其有所不敢也、蓋建甯得罪于張良娣、肅宗惟良娣之言是聽、非他人所能挽回也、

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京城、震恐、遣石季章、戍武功、唐良臣、戍百里城、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

之、驅丁壯萬餘、悉送安化峽西、

有良將李晟馬燧、忌而不用、但以季章良臣輩分兵屯戍、閉城自守、寇至不敢擊、去不敢追、以致民遭荼毒千里、蕭條、帝固無足責、李泌亦不聞有言、何也

回紇屢求和親、且請婚、上不許、李泌言于上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則吐蕃自困、上曰、三國當如卿言、回紇則不可、

結諸夷以共圖吐蕃、洵爲伐交善策、但萬里之外、事難猝就、不如選將練兵、自爲戰守之可恃也、置李馬于廟堂、使爲伴食宰相、不放出國門一步、而求援于荒遠難稽緩急不及之外夷、豈計之得哉

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哉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少華輩不深思以萬乘元子逕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死不足償責矣

泌以陝州之事責少華等似是正論實則權辭當日回紇方驕可汗親至若非元子自造其營恐彼嘖有煩言别開兵釁也

泌又曰回紇有再復京城之勳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外此乃必報之仇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乎

二國恩怨固較然不侔巳但當時待諸蕃第以强弱

為隆殺其和親與否皆出一時權計非能按量曲直也此自泌善為說辭耳

上曰朕與為怨巳久今往與和得勿拒我乎泌曰臣請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後果如約上大喜

是時回紇漸弱不足支吐蕃欲倚唐為助且既叨尙主之榮兼貪市馬之利是以求無不遂泌蓋揣悉情僞故為帝預期其效而帝則喜出望外也然回紇雖和親亦未聞其足以制吐蕃也

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四年）

泌先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故帝敕諸道勿令宰相知也泌善迎機開導以悟主而不為强諫故至此惟惆悵而巳奉天之被圍也惟食糲飯關中之告匱也米至陝方慶得生帝固巳疊更艱苦今乃坐擁大盈庫而猶患不足蓋好貨之心自此日熾巳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欲于京城為起立廟贈司徒李泌以為不可乃止

白起助破吐蕃洵屬妄誕但于邊將屢敗之餘依託神怪以鼓勵軍心未嘗非用兵之一機且唐立武廟

祀太公起在配饗之列亦無庸别立廟也泌固爭起之褒贈與田單神師所見不同

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

白起之神安在豈以不得贈三公而怨望邪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屯于瀘北韋皋以計間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雲南引兵歸國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

李泌建議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則吐蕃自困帝既從其計矣然所云回紇和則吐蕃不敢輕犯塞者言殊不驗惟招雲南斷吐蕃之右臂其效

顚速則以雲南本欲附唐而舉之措置有素也至大
食天竺則卒未聞何以招之也
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班宏泌以爲不可乃薦竇參
董晉上皆以爲不可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以晉爲門
下侍郎參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五年）
是時在廷諸臣堪爲宰相孰如陸贄乃帝欲用班宏
而不及贄泌舉竇參董晉亦不及贄何也且泌未爲
相以前帝事事問計于贄贄亦盡言無隱迨相泌以
後軍國大計贄不預謀亦不復有所建白帝與泌遍
論即位以來宰相亦無一語及贄若謂贄初未宰相
則帝明言泌在肅代之朝爲眞相贄在當時有內相

之稱豈不得爲眞相乎此皆千載下索解不得者也
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寺以示
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遣中使復葬故處（六年）
佛生于天竺死于天竺葬于天竺當時佛教未入中
國其骨何由至中國乎且佛亦人耳其指骨應與人
同又何從辨其爲佛之指骨乎妖幻無稽莫此爲甚
而世之愚迷傾心信嚮何哉佛無靈乎非佛骨乎吾
不得而知之矣佛有靈乎果佛骨乎斷其指而投諸
萬里之外又發其藏而出之千載之下招搖都市誑
取民財以飽羣髡之腹貪癡者且不願而謂佛願之
乎唐自肅代以降事佛漸謹而迎佛骨則自此始

回鶻（回紇改國名）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
北庭人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于吐蕃節度使李
襲古奔西州頡干迦斯悉舉國兵將復北庭又爲吐蕃
所敗死者大半安西由是遂絶
回鶻國勢大非昔比所以稱臣稱子于唐而不以爲
卑也然其力不足制吐蕃矣此非李泌所及料
回鶻遣達比特勒梅錄來告可汗之喪且求册命梅錄
至豐州刺史李景略以氣加之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
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于庭威名聞塞外
此自由回鶻之弱非關景略之威史稱名聞塞外者
不足信也

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回鶻遣使來獻俘（七年）
此與回鶻和親之效然僅足保靈州而不能復北庭
迨吐蕃再至則不免勞河東振武及神策之師而回
鶻無能爲役矣
竇參陰佞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
議之申招權受賄時人爲之喜鵲（八年）
參爲人如是李泌乃力薦以爲相未爲知人
貶竇參爲郴州別駕以陸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參惡贄以爲兵部侍郎解其翰林學士竇申復爲謗
書以傾贄帝察知其狀故貶參而以贄代之當時乃
有贄昭參之謗如柳珵上清傳所云者尤誣之甚者

也温公不取其說而于考異力辨之得其實矣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所屬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或言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贄上奏以爲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于此

責臺省長官各舉所屬偶一爲之必可得人著爲成法則情弊難免大抵用人之權不歸天子勿論權移左右別啟私門即委之吏部委之宰相委之長官以及後世之廷推均不能無弊小則請託大則賕賂卒成朋黨有不勝防者則天之用人固不足訓其收效一時則以權操自上也

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與俱陸贄上言以爲廣州衆舶所湊今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

廣州互市兩致夷變乃至戕帥陷城而卒不能止海舶之積至者彼貪交易之利此豉珍異之來也然亦惟南洋及天竺大食諸商胡若今之西洋諸國則尚未通中國也

右庶子姜公輔詣陸贄求遷官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屢奏擬上怒不允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對上怒貶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公輔素以清直著稱而罷相以後汲汲于遷官何其不知退邪卒至再罹貶謫累及竇參足爲干進之戒

上使人諭陸贄以諸道饋遺如鞭鞾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以爲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鞾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絕溪壑成災（九年）

贄論鞭鞾之不可受其義精嚴爲上臺者所宜書紳

汴州節度使劉士甯遺竇參絹五十匹李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

參于罷相後受五十匹絹帝即謂交結中外其意難測更加重既卒至賜死籍沒然則贄之不受鞭鞾非徒砥操亦以遠罪也

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

于邊帥積習軍興陋弊言之委曲詳盡深切著明可謂眼見萬里之外心周千載之下眞字字著蔡也

其論措置乖方曰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

此戍卒防秋之弊

其論課責虧度曰自頃權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令

鮮克行之于軍國之典常不能施之于將務相遵養苟
度歲時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
此兵驕將悍朝廷姑息之弊
其論財賞于兵衆曰虜每入寇將帥無敢誰何虛張賊
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
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
此勞師糜饟之弊
其論力分于將多曰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氣勢自壯
自頃分朔方之地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
十皆承特詔委寄更遣中使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
九節度相州之潰正坐不置帥而以中使監軍乃邊

鎮亦踵其弊
其論怨生于不均曰今長鎮之兵皆百戰之餘然衣糧
所給惟止當身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于應敵
衣糧所須厚踰數等苟未忘懷孰能無愠
神策軍糧賜獨優李懷光曾欲因之以移怨于李晟
況以怯不任戰之客兵而坐糜厚饟哉
其論機失于遙制曰戎虜馳突迅若風飈驲書上聞旬
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
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
選將責成不宜遙爲掣肘贄昔曾言之茲更痛陳其
弊

又曰宜罷諸道防秋將士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
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寇至則人自爲戰
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
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
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定衣糧等級之制
將士防秋非所願也但供衣糧而募士以代其役略
如漢之過更未有不翕然從命者屯田以省餽運李
泌曾建議因復府兵矣乃行之迄無成效則措置之
難也置帥以一事權乃當日救弊之良策但帝方忌
宿將典兵而以中人爲可信安能用贄言哉
雲南王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韋皐遣其使者詣

長安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皐遣使撫慰之哥鄰王董卧
庭等八王先皆屬役吐蕃至是各帥衆內附
雲南先雖附唐未敢絕吐蕃也至是遣使奉表而其
志定矣諸羌覘雲南爲去就雲南屬吐蕃則與之俱
往內附則與之偕來也
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
緡抽貫錢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季
庫以掌之染練物則別置月庫以掌之
此皆張虛數以惑上實無所增而帝爲所欺則延齡
有以中其所欲也
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甚衆徵兵于雲南

異牟尋、遣五千人先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十年

北庭之戰回鶻大敗其衆死者太半葢吐蕃雖勝亦多死傷也雲南雖以奉表歸唐未敢加兵于吐蕃至是則二虜搆衅其勢不可復合而內附之意益堅西南之邊患紓矣所應備者西北耳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

帝非能自用人也寄耳目于左右而取舍于俄頃耳

陸贄論兩稅之弊、曰、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有藏于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于場圃囷倉、

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槩估計算緡、宜其失平長僞、

贄言貧富不關資產之多寡洵爲曲盡物情但國家欲定稅額惟資產可以按籍而稽至于襟懷囊篋之藏流通蕃息之貨何從按其贏縮多寡哉若舍資產而更求輕細則告緡算舟車之苛法更有不勝其弊者矣

贄又論稅限迫促之弊、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

此卽聶夷中詩所云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者

贄又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曰、今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望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

唐時世業口分之制尚未盡廢而流弊亦多贄曾未之及何也且口分舊制授受均有定額其得相買賣者惟世業田耳如贄所云是民田均已得相兼并是以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爲之佃種輸租其所由來漸矣限田裁租之法恐亦未易行也

李抱眞薨、其子緘、謀襲位、遣使詣王武俊假貨財、武俊

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獎王室耳、豈與汝同惡邪、詔以王延貴權知昭義軍事、

緘不肖子也武俊不助緘自立而責以正不負抱眞矣

陸贄上書、極陳裴延齡、奸詐、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贄于上、趙憬、助之、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然、贄罷爲太子賓客、

帝于贄知之不爲不深任之不爲不重乃以攻延齡而遽卽罷退甚矣忠奸之不容並立而讒言之易入也

陸贄既罷相、會旱、裴延齡奏、贄失勢怨望、言于衆曰、度

支多欠諸軍芻糧、以動搖衆心、後上獵苑中、有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以延齡言爲信、貶贄忠州別駕、十一年

贄雖罷相、而眷倚素深、延齡恐其復用也、故復以怨望搖衆譖之、以中帝所忌、而贄不免遠竄矣、此訴馬芻之軍士、必延齡使之、以實己言也、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城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有欲造城而問者、輒強與酒、客或先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

城欲學曹參耶、抑欲學阮籍畢卓耶、使杜甫尚在、將作歌以續八仙矣、殊放蕩無檢不足訓、

及陸贄坐貶、罪且不測、城帥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無罪、上大怒、欲加罪、太子爲之營救、乃免、金吾將軍張萬福趨至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萬福昔于渦口發進奉船、屹然熊豹之姿、茲于延英門拜城等、巍然鳳麟之度、亦當日武臣中之錚錚者也、

以李齊運爲禮部尚書、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于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患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十二年

齊運、乃帝所云眞相者也、罷陸贄而用齊運、何異御良驥而策蹇驢乎、

竇文場、霍仙鳴、勢傾中外、藩鎭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

帝命官所以不由宰相進擬、而自用人者、職是故耳、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然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韋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非能自選用也、特不任宰相耳、帝蓋防宰相之專權、然而主之所信、卽權之所屬、士之所趨、豈必宰相而後有權哉、內有竇霍、外有裴李、帝之選用槩可知已、

宮中市外間物、以宦者爲使、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每敕使出、沽漿賣餠者皆閉門、十三年

帝聞趙光奇言民間之愁苦、則復其家、而有司之橫斂不問也、知宦者因市柴、併欲奪驢、則賜農夫帛、而宮市之抑買不禁也、殆亦見牛未見羊者歟、

諫官數言宮市之弊、上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皆仰宮市取給、上信之、

宮市幾與掠奪無異、游手則閭兒之牙爪、史所稱旹白望數百人于要鬧坊曲者也、帝既納建封之諫、升

一言沮之而止則以官者從中持之也夫宮市起自
近年試問未有宮市以前京師豈無游手于何取給
且愛游手而忍于虐良民獨何心哉
陽城、左遷道州刺史、賦稅不登、自署考曰、撫字心勞、催
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先自囚于獄
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
去、（十四年）
賦稅不登必因災傷民困力難供辦故城自署下考
幷自囚于獄不惜一官爲民請命也若民尚能供辦
則亦安忍刺史之坐臥板扉而不亟解囊哉
宣武節度使董晉薨、行軍司馬陸長源爲節度使、長源
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好侮慢將士、
軍士作亂、殺長源叔度、臠食之、（十五年）
韓詩汴州亂即此所云殺留後者謂長源也用劉逸
準爲節度而不罪亂軍故其詩曰朝廷不肯用干戈
追韓宏爲帥誅劉鍔等三百餘人亦可以報長源巳
中書令咸寧王渾瑊薨、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
大之色、由是爲上所親愛、瑊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
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瑊與僕固懷恩、李懷光、均出郭子儀、部曲受其奬拔
以至大將挍其威略懷恩爲最懷光次之瑊又次之
乃二將均爲叛逆而瑊獨以功名終不爲帝所疑忌

有李晟、馬燧、所不逮者以其謙謹恪守臣節無一毫
挾功之迹也瑊蓋以子儀爲師其因奏事不過而喜
正遵子儀之訓其原州涖盟推誠以待吐蕃亦欲效
子儀之輕騎見回紇而一遇藥葛羅一遇尚結贊故
成敗攸殊耳
義成監軍薛盈珍、屢毀節度使姚南仲于上、上徵盈珍
入朝、南仲亦請入朝、上召見、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
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
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政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
掌機密、（十六年）
覩南仲之言則當日監軍之弊可知巳帝于奸臣宦
官罪彰惡露猶曲爲掩覆如護愛子蓋其性情固相
近也
以韓全義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統十七道兵、討吳
少誠、全義素無勇略、以結宦官得大帥、每議軍事、監軍
數十人、爭論莫決、士卒離心、與少誠將吳秀琳等、戰于
溵南廣利原、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
帝正位之初志在削平僭亂迨播遷反正務爲姑息
紀綱掃地矣至此赫然發憤張皇六師問罪于少誠
亦弛久忽張之勢也乃因悞聽竇文場之薦置帥不
得其人以致挫銳損威遂一蹶而不復振可勝慨哉
九節度相州之圍不置帥而潰十七道兵蔡州之討

置帥而亦憒要之其不置帥者以魚朝恩爲之旁撓其置帥者以文場爲之內主則皆宦官誤之也

湖南觀察使呂渭奏永州刺史陽履贓賄、履奏稱所歛物、皆備進奉、上召履命三司詰問、履日已市馬進之、詰以馬主爲誰、馬齒幾何、皆不能對、上悅其進奉之言、釋之、但免官而已、

履既進馬必有納馬之處受馬之人納之也應有文狀受之也應有簿籍此眞僞之最易辨者又何必詰馬主與馬齒哉裴延齡指無爲有履更以虛作實帝非不知其詐妄而不加罪責他主之好貨好其實帝之好貨并其名而亦好之殆亦死馬骨之比邪殊出

悋情之外、

吳少誠進擊韓全義于五樓、諸軍復大敗、全義保溵水縣城、少誠逼之、全義帥諸軍退保陳州、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全義退師元陽等卽挫少誠然則諸軍累敗皆全義不才之所致耳

先是韋皐聞諸軍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荊楚以翦凶逆、不然、因請罪而赦之、罷諸軍以休息公私、

皐此奏第欲舉渾瑊爲帥耳不惟自下荊楚之說非其本指卽并及賈耽亦借賓形主也胡身之譏其以大言衒朝廷則殊未然

賈耽言于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少誠致書幣于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昭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初討少誠以其拒命稱兵侵掠不已也討之不克屢爲所敗而復曲徇其請赦罪復官不如不討之爲愈也韓全義因宦官而得元帥少誠因監軍而得昭洗其餘節度多不降敕但憑中使口授蓋大權悉付之貂璫已

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疾、遣崔放入對、放爲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

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十七年

不以全義之喪師而罪文場反以文場之掩敗而宥全義甚矣帝之闇也

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上敕韋皐、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皐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

自吐蕃失雲南之助西南之邊患頓紓而西北之寇擾未已也至是乃欲假西南之兵力以援西北而不復借力于回鶻已

吐蕃遣其大相論莽熱、將兵十萬、救維州、西川兵設伏大敗之、擒論莽熱、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十八年

一戰擒其大將。而維城竟不能克。然亦未深入吐蕃也。
左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楊志廉代之、與右神策中尉孫榮義、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十九年
宦官之盛。由于典兵。然則奪取其兵柄。仍以大將統之。詎非當日之急務歟
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侍太子、嘗論及宮市、太子欲極言之、叔文曰、太子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
叔文此言殊有識。且帝性多猜忌。晚年尤甚。罷宮市更非所願聞也。

京兆尹嗣道王實、言于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百姓窮困、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
此即韓赴江陵詩所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者也。而云放逐不由上疏。何哉。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使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軍士所服者、中使以授來希皓、希皓固辭、盧從史曰、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句當此軍、中使因取詔授之、十二年
如此命帥。直同兒戲矣。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甯陽黃

唐紀十　順宗皇帝諱誦在位

德宗崩太子即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禁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永貞元年

似此時事乃不可一朝居者非早建東宮監國涖政更有何善策乎

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伾叔文侍順宗于東宮久蒙親信故于是時急召入

宮主持一切耳是時順宗尚能著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又縗服見百官雖以風疾失音固非昏不知人一任伾等所爲也史所書得毋欲加之罪乎

以王伾爲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叔文入至翰林伾入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

此韓詩永貞行所云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者也

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謀議唱和互相推奬曰伊周曰管葛倜然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

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新進少不更事自負其才力欲乘時會以建功名往往有此意態舉朝憎嫉而不自覺也以泰等之才稍自抑損何患不至公卿而乃依託非人以致身敗名裂惜哉

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其黨或言某可爲某官一二日輒得之于是叔文等之門晝夜車馬如市伾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永貞行所云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晝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即謂此也史但言伾納賄而不及叔文其兩人固有區別邪

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爲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并罷鹽鐵使月進錢

順宗爲太子即欲極言宮市之害以王叔文之言而止故即位首罷之

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皐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與城均未聞追詔而卒

使贄爲相唐之政必不至于斋也使贄返國尚可復用也贄即不返而帝之于贄固不忍棄之于外矣其果出帝之獨斷邪抑叔文等相與贊成之冀以收人望邪

實羣謂王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

羣以叔文驟進而擅權故指實以戒之其言洵藥石也使叔文能用之何可自全

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宦官俱文珍等啟上召翰林學士鄭絪等入金鑾殿草制立廣陵王純為太子

是時安危所繫未有急于早立太子者乃宰相如賈耽杜佑輩皆緘默不言舉朝亦無一人言之者而大計決于宦官蓋自陸贄貶逐以後宰相尸位久矣

賈耽以王叔文等用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叔文至中書與韋執誼計事因同食閣中鄭珣瑜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新進驟居權要每為老成所厭憎況意氣自得不知斂抑乎永貞行所云元臣故老不敢語晝卧涕泗何汍瀾即指二相之相次歸卧也然二相均非能扶顛持危者也

上御殿冊太子中外大喜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以范希朝為神策行營節度韓泰為司馬以奪宦官兵權

叔文與其黨必已早有成謀其屏人竊語蓋為此也今見太子既立知宦官必請帝內禪則大局立變矣所以吟杜詩而欷歔歟

以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王叔文欲奪宦官兵權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實以泰專其事

既專鹽鐵利權復奪神策兵權為公乎為私乎觀其平時互相推獎曰伊周曰管葛蓋亦志在功名非有他也永貞行乃云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為是直以神策為天子親軍非宦官不能為將矣夫宦官典兵唐之所以亂而卒至于亡也退之賢者豈猶見不及此乃因欲甚叔文等之罪而以宦官之憑城穴社為當然不亦謬哉

俱文珍等惡王叔文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院職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不從

文珍等于德宗時專權已久惡叔文分其權尚未籍奪其兵也故但去其翰林學士疏之于外猶未深恨之也叔文不能制宦官而宦官能制叔文亦可見帝之寵任叔文不及其親信宦官也

劍南支度副使劉闢為韋皋求都領劍南三川王叔文

不許、皐上表以爲陛下哀毁成疾、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又上太子牋、極言王叔文等之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與皐同、

皐遣闢、向叔文、求領三川不得、故表請太子監國、而直攻其罪、卽闢所云若與三川當以死相助不與亦當有以相酬者也、況皐未入朝、皆據闢所言耳、初叔文欲斬闢、闢逃歸蜀、恨叔文入骨髓、且卒爲叛逆、其言何可盡信、殺本以進奉升擢、均黨附宦官亦未足爲公論也、獨怪當日者叔文等如果擅權亂國、何以內則宦官爲之敵、外則藩鎭起而攻、而在廷諸臣自宰相以至臺諫、竟無一人昌言其姦狀者、且太子之

立、決于宦官、監國之請、倡自藩鎭、而朝臣但懷憂懼、相與拱默、何也、此固由諸臣之碌碌、亦可見唐之事權、內奪于宦官、外移于藩鎭已、

諸宦者知兵柄爲叔文等所奪、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范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惟曰奈何奈何、未幾以母喪去位、

希朝奉命節度行營、以代左右中尉、諸將孰不知之、宦官一言而擁兵觀望、蓋威柄之移、由來漸已、順宗初政、蔚然可觀、首貶李實、尋卽赦天下、逋負罷諸道進奉、及宮市五坊小兒之類、又召還陸贄陽城、皆能華德宗宿弊、若云出自帝意、則中風不能言、倘係叔文等稱詔行之、未得爲罪也、叔文等之爲人誠不可知、但以事求之、則未見其爲惡之迹、史所稱專權植黨、汲汲如狂、特欲加之罪、從而爲之辭耳、大抵進太銳、望太輕、氣太盛、故圖事無成、尋及于敗、易所云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者、其叔文等之謂乎、其進也以藩鄰之舊、特宦官宮妾爲援、其退則以攘取神策兵柄、觸宦官之怒、揣其隱衷、蓋有見于中人握兵爲唐大患、德宗已養成之、順宗必深惡之、欲乘勢藉手以奪其權、故陽與之合、陰行其計、而不知其根株盤互、牢固不可動也、微吟杜詩、頻嘆奈何、正爲是耳、

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旣不獲、則請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遂自稱中風、輿歸不出、

叔文以奪取宦官兵柄不得、徒喚奈何、伾旣與相倚、不應竟無聞知、乃爲之謀起復總北軍、幷請爲威遠軍使、是適觸宦官所忌也、伾果出此、可謂大愚、竊意其尙不至如是之愚也、叔文以憂去、伾以病解、兩人之技窮矣、然亦足見其並無異志、永貞行所云、輩賢三公、已非其倫、侯景九錫、是何言歟、

制令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改元永貞、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

死、

永貞行、比叔文爲侯景、宜以爲欲干天位、寶屬故入其罪當時亦未嘗坐以謀反也退之自以貶陽山非由上疏而云偏厚柳劉漏洩言語致落窮譬故于永貞行、極言嶺南風土之惡自云目見非妄微既往宜爲懲意似快宗元禹錫之遠謫者則其極不悅于叔文等可知已

憲宗皇帝 諱淳、改爲純、順宗長子在位十五年、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于梓州、元和元年

闢甫得節鉞即求兼領三川可知韋皋之求領三川亦

非皋之本意非爲闢所惑即爲所假耳蓋闢知皋已老已當代皋故預求兼領以自爲地求之不遂更爲此請請之仍不許遂至稱兵也

上欲討闢議者多以爲難、杜黃裳獨言闢易取、并薦高崇文勇略可用、上從之、上與黃裳論及藩鎮、黃裳勸帝矯姑息之弊、稍以法度裁之、上深以爲然、于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

德宗銳欲削平藩鎮用兵不息馴致播遷宗社幾傾帝之志無異德宗而動輒有功者蓋德宗先規河朔帝姑置河朔先取蜀夏難易既殊利鈍斯判也

策試制舉之士、于是元稹、白居易等出焉、以稹爲左拾遺、稹上疏論諫職、請時于延英召對、使盡所懷、又上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

勸上納諫是也但必先有汲汲求治之心惟恐政之闕失不得聞民之疾苦不得達則求諫自不容已而逆耳之言亦受之不厭若本無求治之心而徒博納諫之名勿論可暫不可久即日日聽受而不能見諸施行亦所謂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也

李師古有異母弟師道、常疏斥在外、及師古疾篤、謂高沐等曰、師道專習小人賤事、以爲能、果堪爲帥乎、幸諸公審圖之、師古薨、沐等迎師道、奉爲節度副使、

師古無子邪或有子而幼抑不才邪其止有一異母

弟邪何以極不滿于師道而卒無以易之沐等亦無他說邪此史家敘事未明也

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李吉甫言其專恣、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收掩盡得其姦狀、貶渙雷州司戶、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渙一堂吏耳所以權加宰相富累鉅萬者恃光琦爲之內主也既盡得其姦狀必有事連光琦者不聞并治光琦何也

高崇文克成都、劉闢赴江不死、擒之、檻送京師、休息士卒、秋毫不犯、一境皆平、闢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

文不可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崇文御軍似西平其不獻二妾以求媚尤非武臣所及
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于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此當是回敎入中國之始所云摩尼蓋卽今之掌敎師彼敎謂之阿渾者其寺名大雲光寺蓋卽今之禮拜寺而制加閔但食葷而不食湩酪與今之回敎食牛羊而不食豕者不同
高崇文在蜀朞年一旦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可陳力願效死邊陲以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二年
○崇文此舉不惟志在陳力亦復善處功名之際史稱其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諮稟之煩又以爲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均非其實也有識如此正恐通文知政者未能見及耳
上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欲謫其尤者一二人對曰人臣敢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朝刪暮滅比得上達什無二三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
○不論人主納諫之美但論人臣進諫之難知進諫之難則知諫之可貴矣言約而盡殊勝元稹之累疏
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天下劉光琦奏遣使齎詔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三年
帝初立孜孜求治有貞觀之風首誅楊惠琳次誅劉闢又誅李錡三叛俱平藩鎭惕息故至是加上尊號
○蓋帝先有矜大之心而羣臣爲此將順之舉也然求治自此漸不如初矣我 朝初頒
恩詔亦專員賫送名曰詔差蓋沿明制而以筆帖式充使不用中官聞當時外間亦小有饋遺嘉慶中始裁省由驛遞發蓋卽附急遞之遺法也
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韋貫之署爲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于上貫之等皆坐貶
○帝于是倦于納諫矣蓋吉甫有以啟之牛李之嫌始此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千五百餘兩李絳白居易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卻之上命出銀器付度支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四年
○帝于三年降德音罷進奉矣乃柳晟閻濟美違詔進奉盧坦言之帝雖不加罪猶命歸所進于有司迨王鍔以進奉求平章事賴居易之言而寢蓋所進固已受之矣至是均進銀器雖沮于絳等正論出付度支

而諭進奏院自今進奏毋申御史臺則固欲其進奏
而不欲言官言之也臣之于君不從其令而從其好
德音之罷進奏令也其好別有在焉此進奏所以禁
之而不止也

上欲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
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今日取之、或恐未能、興師攻
討、則勞費盡歸國家、今公私困竭、未可輕議、

河朔諸鎭根株糾結由來已久與楊惠琳輩迥不相
同故陸贄言之于德宗至是絳等、復以爲勢難驟革
兵未可用所見一也

時吳少誠病甚、李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與

河北不同、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願
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

絳等論河北之難取有鑒于建中之覆轍也策淮西
之易圖取決于夏蜀之近效也使帝從其言蔡州之
平不俟裴度矣

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宣慰使、督諸軍討王
承宗、承璀戰屢敗、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以
爲淮西留後、五年

置淮西而用兵于河北已屬失算況以元帥付之宦
官乎力屈于承宗而勢沮于少陽帝于此蓋兩失之

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累疏請罷兵、承宗遣
使自陳、乞輸貢賦、請官吏、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
制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悉罷諸道將士、

命帥非人師久無功不得不復行姑息之政威不足
畏恩不足懷不若不討而竟予之之爲愈已

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
垍曰、承璀首唱用兵、卒無成功、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
下、段平仲等、亦以爲言、上乃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

赦承宗猶可也宥承璀可乎蓋討承宗實出帝意諸
臣均以爲不可惟承璀順指請行故雖喪師辱國而
喜其同己不以爲罪也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擧族入朝、河北諸鎭、

互遣人說止之、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茂昭遣
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于汚俗、

張孝忠、于田悅、朱滔等、稱兵搆逆之時屹然中立卒
完臣節至是茂昭擧族歸朝不惑邪說不染汚俗克
肖其父矣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上問戶部侍郎皆
進羨餘、卿獨無何也、對曰、戶部所掌、皆府庫之物、自左
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臣不敢踵此弊也、六年

絳在翰林爲承旨帝特加倚注異于諸學士而宦官
竟能出之戶部帝亦聽其出何也此必吐突承璀爲
之也蓋承璀師出無功絳力請奪其兵柄又面陳其

專橫帝雖未能卽行斷割而承璀知絳不利于己銜之次骨是以先奪其禁近之地俾不得非時召見而後誣以罪而陷之帝受其蒙蔽而不知絳亦危矣不進羨餘卽罪之一端若非絳直言悟主眷顧未衰宦官何難從而媒櫱之哉猶幸承璀尋卽獲罪斥外故絳卒得行其志耳

李吉甫奏今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

併州縣省吏員自是救敝良策十羊九牧民必不堪汰冗官正以蘇疲民也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爲求方鎭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以承璀爲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希光僅爲弓箭庫使品秩甚庳何能爲人求方鎭璹亦安肯遽以重貲付之此非希光假託承璀以誆取人財卽承璀受璹賄囑事發諉罪希光耳

以李絳爲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新舊唐書皆云帝欲相絳故出承璀溫公不取要之承璀不出絳不入相也

上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七年

帝逐承璀而相李絳遂覺主德淸明孜孜圖治氣象頓殊甚矣進賢之爲效速也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立子懷諫爲副大使時年十一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從絳言

吉甫所以力贊用兵者知帝志在削平叛藩故乘機迎合冀其有功以傾絳而取寵也絳策魏博可謂洞中事機未幾軍中逐懷諫更立田興請命于朝果如所料然帝所以決從絳言不復用兵者一則懲恆州之役無功一則吐突承璀不在左右也

上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如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絳請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絳復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魏州士卒以慰其心使四鄰勸慕上幷從之興尋賜名弘正

絳于魏博不徒事前明于事機尤在事後善于處置也蓋魏博六州南連汴蔡東控靑徐北接恆冀不惟居河北之腹心亦足制河南之襟領失之五十餘年一旦得之不可不恩施異量以大慰其心而益堅其信也

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田興首變兩河事亦公所惡也

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
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
弘雖不入朝要不與師道通謀力亦足抗淮西所以
尋有都統之命
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兵籍舊四百人及交兵止有
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上驚曰邊兵乃如是
虛邪八年
受降爲極邊要地戍兵四百不爲多矣乃按其實數
止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不知邊將何恃不恐是時
回鶻尙熾吐蕃頻擾廟堂爲之旰食而邊備廢弛至
于此極然則累世承平而驟言武事誠非易易哉

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爲禮部尙書召還吐突承璀復
以爲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九年
帝逐承璀而相絳其眷念承璀固未嘗一日忘也絳
蓋揣知上意故屢稱疾以避位絳罷而承璀復進矣
然則帝所云去承璀輕如一毛者殊未然也
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所費甚廣故未之許李
絳上言回鶻凶强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許昏
回鶻乃得專意淮西上不聽
唐專以公主羈縻强虜漸乃移之河北叛帥較諸漢
之和親匈奴以良家子代公主者相去遠矣絳此策
計較利害不復更論國體蓋亦習見故事而不以爲
怪也
以杜悰尙岐陽公主上長女也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
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順一用家人禮二十餘年人
未嘗以絲髮指爲貴驕
公主往往挾貴以驕夫家而唐尤多縱放如岐陽者
百無一二
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其子元濟自領軍務李吉甫言
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
以備之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
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李絳勸帝撫回鶻以專事淮西其時吳少陽尙在也

今少陽已死元濟豎子抗不俟命縱兵四出屠掠雖
欲不討得乎
加韓弘守司徒弘鎭宣武十餘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
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弘恥班居王鍔下朝廷方欲
倚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以寵慰之十年
朝廷不以忠純待弘以其坐擁重鎭久不入朝也然
弘兵力實爲李師道及元濟所憚故加官以慰其心
尋以嚴綬無功復有都統之命
吳元濟遣使求救于恆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
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討
元濟實欲爲之援

是時黨元濟者承宗師道而劉總不與焉總遠而承宗師道近也援元濟者師道而承宗不與焉承宗遠而師道近也遠則聲勢不接故緩而有待近則事計相關故迫而思逞也

李師道、素養刺客奸人、說師道曰、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先自救腹心、未暇討蔡、亦一奇也、

奸人所說固盜賊之譎計乃與孫子圍魏救趙及漢高遣彭越燒楚積聚之策暗合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韓愈上言、客兵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聞陳許等州、近賊村落、百姓習于戰鬬、召募

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兵、募士人代之、

罷客兵募士人既免戍征之苦亦省饋運之勞言之似足動聽但自戰其地顧慮必多故兵法謂之散地且從軍殺賊與保護鄉里勢殊而情亦異尤不容以彼例此也此亦書生紙上談兵耳

上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遣刺客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

自漢以後刺客罕聞矣至唐而復見于世此所以有劍俠傳之小說歟

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張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裴武等、鞫之、晏等具服、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據史所書則殺元衡乃師道客爲之晏等誣服而眞賊漏網也後平師道閱其簿書有賞殺元衡人王士元等案其爲眞賊無疑矣迨田弘正械送士元等十六人至京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據云恆鄆同謀而士元等後期聞恆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功還報受賞今自度終不免死故承之耳帝悉殺之不復辨正然則士元等亦尚非眞賊而刺客之遣是恆是鄆亦卒未明也

上召裴度入對、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業已討之、不可中止、上深以爲然、

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

度所云腹心之疾專指元濟未嘗云併討承宗也帝既以賊害元衡之罪坐承宗忿不能忍旋因田弘正之請而致討

李師道潛置兵于東都、謀焚宮闕、事泄、留守呂元膺、以兵圍之、賊突出、望山而遁、官軍于谷中獲之、按驗得其魁、乃僧圓淨、嘗爲史思明將、年八十餘、

鑒虛交結權倖受方鎭賂遺圓淨漏網凶渠爲師道奸細兇徒中乃有巨蠹大盜且以其易于匿迹又依託佛法吏莫敢詗也

上使嚴綬、督諸軍、綬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賂宦官、

擁衆屯境上、無尺寸功、裴度屢以爲言、詔以韓弘爲都
統、弘欲倚賊爲重、不願淮西速平、
綬在河東、所恃者李光進兄弟耳、將略本非所長、其
爲元帥、亦由宦官爲之內主、宜其師出而無功也、弘
力足辦賊、而意別有在、用以代綬、果彼善于此乎、
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韓弘以美妓遺之、容色絕世、
光顏謂使者曰、戰士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
以聲色自娛乎、厚贈使者、幷妓返之、
光顏此舉、既以服將士之心、又不拂都統之意、隱然
示以志不可奪、孰謂武人心不細哉、柳公綽因所乘
艮馬踶殺圉人、輒殺其馬、與光顏卻妓、用意略同、

田弘正表請擊王承宗、上不許、表十上、乃許之、弘正軍
于貝州、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討承宗、
弘正首變兩河故事、納土歸朝、爲諸叛藩所深惡、弘
正亦亟思自異于諸藩、故先旣遣子布將兵渡河助
討元濟、茲復累表固請進擊承宗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鎭、上表請討之、張弘靖請
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
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上不聽、十一年
帝討淮西、若非裴度親往督戰、李愬用間出奇、諸將
未必果能成功、是時方挐戰不解、又有李師道運謀
助逆、乃至刺宰相、焚軍儲、謀犯東都、震驚陵寢、史稱

盜賊縱橫、人心恟懼、勢亦危矣、乃又命六道出師、併
討承宗、何其不量兵力財力、而輕于遑忿、以徼不可
必之功乎、其不爲建中之續、蓋亦有天幸焉、弘靖、貫
之、同符李絳、皆老成謀國之言、不得議其失策也、至
韓退之平淮西碑、則紀功之文、固以鋪張揚厲爲得
體耳、
高霞寓與淮西戰、大敗于鐵城、霞寓僅以身免、時諸將
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不可掩、始上
聞、中外駭愕、以袁滋爲彰義節度使、代霞寓鎭唐州、
前歷書諸將奏破淮西兵、至此書鐵城之敗、乃併前
奏之不實書之、以見討淮西之無功也、霞寓爲羽林

大將軍、特簡出師、朝廷方倚以辦賊、因其敗而以滋
代之、又出霞寓下矣、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知樞密梁守
謙宣慰、因留監其軍、
以韓弘代嚴綬爲帥、猶可也、以袁滋代高霞寓進兵
唐州、制賊之要已失人矣、又因久無功、而命宦官爲
監軍、諸將豈不解體乎、
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距恆州
三十里而軍、承宗潛遣兵入鎬境侵掠、軍心內顧而搖、
鎬引兵進薄恆州、與承宗戰、大敗、奔還定州、
是時六道之兵共討承宗、雖屢奏小捷、而進壓其境、

直抵城下者惟義武一軍鎬爲瑊子蓋猶有父風也
乃以深入無繼全師幾覆官軍之勢挫矣
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
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朝廷知之、以李愬爲唐隨鄧
節度使、貶滋爲撫州刺史、
滋本無將略而其不敢加兵于元濟抑有由也滋祖
父墓在朗山爲淮西屬縣恐觸元濟之怒而致發掘
故甘以怯懦貶謫而不辭耳此朝廷命將之失也破
蔡之功成于愬而發軔自此始
李愬至唐州、存恤士卒、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
愬曰、賊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

懦而懈惰、乃可圖也、十二年
愬承高袁二將喪敗之餘故陽爲卑弱之勢鷙鳥之
搏也先斂其翼利刃之割也必養其鋒愬深知兵者
也西平諸子多才尤以愬爲巨擘
淮西將丁士良、吳秀琳等、皆降于李愬、愬自唐州徙屯
宜陽柵、進拔文城等柵、于是唐鄧軍氣始振、官軍渡溵
水、進逼郾城、董昌齡等以城降、李光顏入據之、
平蔡之功愬用奇光顏力戰愬功第一光顏次之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既無統帥、又相去遼、期約
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先平淮西、
乘勝取恆冀、上猶豫、久乃從之、

帝凡兩討承宗初因用吐突承璀爲帥而敗績茲因
不置帥而無功興兵十餘萬而勢不統于一未有不
互相觀望者九節度相州之師非無郭李猶不免奔
潰況六鎮之碌碌者乎至是而力拒張弘靖韋貫之
者不得不屈從逢吉蓋猶有鑒于建中之事歟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釋其縛、待以客禮、愬欲襲蔡、而更
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
預聞、
愬之襲蔡惟在推誠以待降將而更密其謀故能出
其不意攻其不備也
吳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以不死、

而爲左右及董重質所制、不得出、
元濟之死固由自取實則重質有以致之平蔡而宥
重質未免失刑殆亦將以安反側歟
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李逢吉等、
競欲罷兵、上問裴度、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以度充淮西
宣慰招討處置使、
討恆冀之軍既以無功而罷王承宗之氣益張已討
淮蔡之軍又以無功而罷吳元濟之勢復熾已李師
道助逆之罪既不能討幽滄聞之亦必遙相應和諸
强藩之黨愈固已情見力絀不得不行姑息之政帝
經營數年徵兵半天下將以振刷頹綱而一旦前功

蓋棄此朝廷之大辱也度所以慷慨請行誓不與賊
俱生也
裴度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
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
人知度力贊廟謨躬親督戰平蔡功居第一而不知
其奏去中使尤爲制勝之首策也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乘
虛直抵其城、元濟可擒也、愬然之、遣使密白裴度、度曰、
兵非出奇不勝、此良圖也、
愬所以推誠待祐引爲腹心者以其深知蔡之虛實
也愬能用祐度能用愬故一舉而成功

李愬使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
兵隨之、時大風雪、夜至蔡州城下、城中人不知覺、祐忠
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開門納衆、愬入居元
濟外宅、
愬取蔡專用降將其作用洵不可及然亦不可爲訓
以其過于冒險也
元濟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
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
之、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單騎詣愬降、
元濟欲歸朝而爲重質所制元濟方望救而重質遽
降先挾以叛勢窮而賣之重質不惟負朝廷兼負元
濟矣偷生苟免未立寸功與李祐等難以並論也
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復攻之、燒其南門、門壞、元濟
于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
且告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相繼來降、
諸軍討淮西者至郾城而止度雖奉命督師亦未抵
蔡州城下也入虎穴得虎子惟愬一軍耳檻送元濟
赴都始告捷于度愬固已專其功矣韓碑歸美于度
而敘愬功狀殊略此愬所以不平歟
裴度先遣馬總入蔡州撫慰、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
餘人入城、以蔡卒爲衙兵、或以爲不可不備、度曰、元惡
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

是時蔡人厭兵久矣故示以不疑而人心自定此亦
未可槩施
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使劉晏平至蔡、察其形勢、還
謂師道曰、元濟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游戲博奕、曾無
憂色、殆必亡矣、
元濟師道皆紈袴惡少年憑藉祖父餘業狃習兩河
故事故敢于稱兵拒命耳帝威略非必果出德宗上
將帥且遠不及建中時其竟能次第削平頹綱復振
亦緣元濟輩本非勍敵與田悅等迥殊也劉闢李錡
更不足道已
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上

封二劒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裴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是時淮西諸將罪衅之深無如董重質、應爲詔旨所欲誅者、乃卒得違貶、或度爲之乞免邪、抑李愬先既許以不死、重以爲言邪。

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等、因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幷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十三年

師道助逆而賊害宰相、謀犯東都、震驚陵寢、焚毀軍儲、其罪貫浮于元濟、故懼而亟圖自贖也。

橫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朔三鎭無殊、內

不自安、表請舉族入朝、許之、

橫海小鎭、並無跋扈不臣、但世襲耳、然非震懾天威、權亦未肯舉族入朝也。

裴度遣柏耆、齎書說王承宗、承宗懼、求哀于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弘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其意、乃許之、

承宗再煩致討、屢挫官軍、罪衅之深、同于師道、故納質獻地之請、卽以淄青爲例也。

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今天子神聖威武、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曰、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河朔諸鎭、最跋扈者王承宗耳、總昔討承宗、出境五里、頓兵不進、其相爲狼狽可知、今見承宗獻地納質、總之勢孤、故忠之說易入也。

李師道惑其妻魏氏之言、表稱軍情不願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

師道卽納質割地、終亦難免于討、但可緩數年之期耳、蓋是時承兩河用兵之後、朝廷方圖休息、不欲亟有事于淄青也。

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韓弘、魏博田弘正、義成李光顏、武甯李愬、橫海曹華、兵共討之、韓弘自將擊師道、圍曹州、

弘討淮西、雖爲元帥、戰殊不力、至是內懷愧懼、故首

奮而自將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

帝本好貨、但昔以供軍、今以供欲耳、外甯必有內憂、范文子之言也、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孟子之言也、淮西既平、兩河効順、而帝之驕侈生焉、二子之言猶信。

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

欲復用吐突承璀則罷李絳而不惜逆以承璀意相鏄异則拒度羣而不聽帝不徒惑于承璀蓋已受其制矣較諸德宗欲相裴延齡憚陽城之直諫而中止者其愎殆有甚焉

上好神仙詔求天下方士李道古因皇甫鏄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于上曰天台多靈草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

進羨餘以供費薦方士以鍊藥皆以迎合上意而已至于衆論之交譏藥物之叢患皆所弗恤小人託于愛君實則害之而人主爲其所惑何哉

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

日不若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而壘賊中大震

博之與鄆祇隔一河與其由黎陽渡向滑州以就光顏孰若由楊劉度趣鄆州以取師道此利鈍之最易明者弘正豈不知之蓋初猶觀望而廟算正中其機故鼓銳而前計不旋踵也

上常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裴度對曰方以類聚志同者必相合君子之徒謂之同德小人之徒謂之朋黨在聖主辨其邪正耳

度爲衆望所歸皇甫鏄等爲公論所嫉故自託于孤立而潛結吐突承璀熒惑上聽欲以朋黨傾度也度之論至當不易而邪正雜糅難辨未幾牛李傾軋朝士相爲水火者且四十年蓋其端已肇于此帝之言非無因也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德宗所迎之佛指骨在岐山無憂王寺茲所云佛指骨在鳳翔法門寺唐岐山縣屬鳳翔府或法門寺即無憂王寺之異名耶同一佛指骨歟抑別一佛指骨歟溯自貞元六年迎置禁中復葬故處至是閱二十

六年與所云三十年一開來年應開者數亦不合或別一佛指骨歟何佛指骨之多也前已信方士鍊長生藥茲復用功德使之言迎佛骨帝蓋自以春秋未高精力漸耗惟恐壽命不長故欲乞靈于仙佛以冀永保富貴則皆貪愚之一念爲之耳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韓愈上表切諫貶爲潮州刺史愈力排佛教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十四年

唐人力排佛教先有傅奕不獨愈也愈言鑿然可據未見其矯激太過徒取其送文暢師序何若取其原

道乎

滄州刺史李宗奭不受橫海節度使鄭權節制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軍中留己表稱懼亂未敢離州詔以烏重胤代權將吏懼逐宗奭宗奭奔京師斬之

宗奭至愚且妄以斗大一州而欲假軍情以拒朝命此不可行于肅代之世而欲嘗試于平淮蔡討兗鄆之時乎適以取死而已

李師道使劉悟將兵屯陽穀以拒官軍田弘正度河悟軍數敗師道欲殺之悟引兵夜趣鄆州執師道并其二子斬之函三首送弘正營

李愬之取蔡州以降將爲嚮導弘正之平鄆州由于

賊將內變其襲取一也

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鎭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自封建改爲郡縣割據豈易言哉唐之兩河藩鎭所以擅地專兵尾大不掉者朝廷措置之失溫公論之詳已

田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游樂或諫曰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

弘正可謂善學裴度

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將卒憤怨王弁與其徒四人作亂殺遂及副使張敦實弁自稱留後

觀遂之致亂則知裴度田弘正之處置得宜已弁等五人皆走卒耳一旦戕二使脅監軍公然自稱留後將士如林竟無一人與之牴牾何也固由遂以嚴刻失衆心亦以兗海久染汙俗故恬不知怪也曹華之大加殺戮蓋亦刑亂國用重典歟

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累表請留京師以張弘靖充宣武節度使弘靖歷河東宣武兩鎭廉靜寬大故上下安之

胡身之謂弘靖簡貴施之幷汴則可施之幽燕則敗

竊謂當日帥臣如裴度之在蔡州田弘正之在鄆州皆承叛亂反仄之餘以寬大鎭服人心幽燕雖爲獷悍較之蔡鄆固有間矣弘靖之簡貴用于幷汴者何嘗不可移之幽燕其所以致亂者由于幕僚競爲苛暴略如王遂之在兗海而宰相又不與朱克融等官仍令回本軍驅使故乘衆怒而爲變耳謂弘靖短于治軍則可謂幽州之亂由弘靖簡貴所致則事後論成敗也

李渤爲陳許弔祭使還因言逃戶攤稅有司苛斂之弊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帝方好貨皇甫鎛等競進羨餘是以有司望風務爲

苛歛當此上下交征之際而以小民疾苦爲言固宜
枘鑿不相入矣渤卽韓詩所譏爲少室山人索價高
者然其出處正自不苟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爲變乃除弁開州刺
史紿之赴官入徐州境加以杻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
弁駭豎子暴起一時安能扇衆爲變但朝廷不欲煩
兵致討耳一除刺史欣然就道名曰赴官實則赴死
殊可哂也
朝廷以李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鎭
以討之華先以好言撫慰衆皆不疑視事三日大饗將
士伏甲盡殺鄆卒千二百人無一得免者

殺王遂者王弁等五人耳其餘將士無與也責以當
時不救事後從賊罪亦無可解免但遽加駢戮而不
復區別則失之寃濫矣平蔡時帝封劍付梁守謙使
誅叛將裴度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使此時度猶在
相位必當止帝淫刑紿誅王弁度亦不屑爲也溫公
譏帝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所以美業不終竊謂帝之
美業不終此特其一端耳所失尤在信任吐突承璀
出裴度節度河東而相皇甫鎛也崔羣之論得之
蠻賊黄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
等欲徼幸立功請討之嶺南節度使孔戣諫曰此禽獸
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

蠻賊恃險跳梁但可就近募土兵相機勦撫耳若遠
徵客兵越嶺海觸瘴癘則不戰而先屈矣但可自計
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二語平平而中國之御夷狄理
當如是
上服柳泌藥日加躁渴裴潾上言方士大言自衒皆不
軌徇利之人金石酷烈有毒非五藏所能勝乞令獻藥
者先自餌一年則眞僞自辨上怒貶潾江陵令
不言神仙之必無而言方士之不可信又欲使之自
餌其藥以辨眞僞人情孰不慕長生彼如眞有不死
藥未有不自餌而衒鬻以求售于人者此理最爲淺
近易明而帝猶不悟何哉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且入相令狐
楚忌之因草左拾遺狄兼謩制辭盛言天后竊位賴狄
仁傑保佑中宗儒衡泣訴于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
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儒衡元衡之弟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平一在諸武
中眞能一塵不染其後乃有二衡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
危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
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十五年
陳弘志弑逆宦官未嘗共爲弑逆也其黨類諱之非
其黨類者不必代爲諱也外人莫能明太子非外人

也殺吐突承璀而宥弘志律以春秋許止趙盾之義
穆宗罪無所逃已

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穆宗即位、

承璀之死晚矣然太子殺承璀而并及惲則以其謀立惲也觀于惲之見殺可思憲宗之暴崩非由藥發已

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上欲誅鎛、蕭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

鎛之佞邪固所當誅然以前朝寵任之臣大行在殯遽加嚴貶毋亦嫌于死其親之忍彰其過之速乎

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

既以憲宗暴崩由于藥發不得不殺泌以實其事泌死而弘志生矣

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于門內而觀之、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

居喪不戚猶可諉也即位而樂不亦甚乎不討賊猶可諉爲不知也盛陳雜戲是亦不可以已乎穆宗心事固有不可掩者此光陵商臣之說所以別著于東觀奏記歟

上在東宮、聞宮人誦元稹歌詩而善之、至是以宦官崔潭峻、獻稹詩百餘篇、上以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

元白以詩齊名情好尤密而人之躁靜貞邪乃有涇渭之別

上謂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游宴、沈酣晝夜、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勞乎、

曲江游賞雖始自天寶但帝甫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并于重陽舉行貞元故事臣下化之是以酒食徵逐晝夜不止也不惟職業漸荒亦必難乎爲繼盛極而衰興盡而悲有固然者公著眞金玉之論哉

王承宗薨、以田弘正代爲成德節度使、更以承宗之弟

承元、爲義成節度使、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十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承元赴滑州、

承宗雖遵朝廷約束所獻者德棣二州耳餘地自擅如故也承元移鎮而世及之弊始革蓋以吳元濟、李師道爲前鑒也

黃少卿久未平、韓愈上言、用兵以來、所奏殺獲、不下二萬餘人、倘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若因大慶赦罪、宣諭賊必望風降伏、上不聽、

罷客兵用土兵正宜用之此際而愈不復以爲言何也軍中奏捷多涉增飾自漢以來已以殺一報十爲

例千古一轍爲之慨然

受業袁佺齡全校
孫力田聞田福田稔田

鑑評別錄卷四十七

甯陽黃恩彤石琴

唐紀十一　穆宗皇帝諱恆憲宗第三子在位四年

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爲僧殺將士逆留者十餘人擇麾下伉健難制朱克融等送京師舉張弘靖自代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不知所在長慶元年

總雖逆賊而末路去就甚決蹤迹頗奇其規畫善後事宜亦殊周悉惜乎朝廷不能盡如所措置也

楊汝士錢徽知貢舉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于徽牓出皆不第及第者有蘇巢李宗閔之壻也文昌

因言禮部不公上以問諸學士李德裕素恨宗閔與元稹及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王起等覆試黜鄭朗等十人徽及宗閔等貶官有差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二李搆怨初由宗閔對策繼由蘇巢登第其衅皆起于科場遂釀朋黨傾軋之患

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之寇青塞堡鹽州兵擊卻之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迎公主

唐于兩番蓋以公主爲餌一予一拒因而離其交開其衅使之互鬭以紓邊患爲計甚巧而體則褻矣

張弘靖、至幽州、莊默自尊、政事多委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嗜酒豪縱、復裁刻軍士糧賜、由是軍中怨怒、士卒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及張宗元等、奉朱克融爲留後、

士卒之亂、雍輩激之也、然使朝廷予克融一官、縻之長安、何從至幽州哉、河北初叛始于祿山、再叛始于克融、皆以幽州爲資也、

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乃殺之、

卽士卒之先囚弘靖、尋卽自悔、又不殺張徹、則知幽州之亂、皆韋雍等有以激之、使弘靖加之撫循、徹諭以利害、待其既定、而後誅其首惡、安其反側、或可漸就羈縻、無如弘靖屢請不應、徹但以怒詈相加、遂致決裂不可收拾已、

初、田弘正受詔鎭成德、自以久與鎭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鎭、奏請度支供其糧賜、崔倰恐闕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兵馬使王庭湊謀作亂、結牙兵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幷家屬、三百餘人、

以張弘靖鎭盧龍、已屬用違其才、猶可曰劉總請之也、弘正與成德有宿仇、其不應移鎭明矣、乃又撤其親兵、何異置之死地乎、蓋是時帝日事荒宴、宰相崔植等又乏遠略、是以措置乖方、馴致河北既得而復失也、先因省糧賜而裁魏兵、復因賜將士錢輦遲不至、以致庭湊乘機激怒將士、因之搆亂、弘正之死、度支迫之也、

王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旌節、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于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

唐置監軍、往往爲叛帥求旌節、蓋其平日于軍政無多預聞、但拱手養尊、及軍亂則徒作壁上觀、而不一過問、故軍士殺節使、不殺監軍、非惟素無恩怨、亦以其庸懦易制、又以中人近倖、欲藉其力以上熒天聽也、

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諸君受田公恩、何以報之、衆皆哭、愬以寶劍玉帶、遺牛元翼、將出兵討王庭湊、會疾作不果、

愬將出兵、而疾作、失一良將、然愬卽親往、亦不能再收平蔡之功、觀于裴度李光顏之一籌莫展可見已、度固非昔智而今愚、光顏亦非昔勇而今怯也、

起復田布、弘正子 爲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

魏兵之不可用、布早知之、訣妻子、屏導從、固已有必死之心、所可惜者、不死于進戰、而死于自剄耳、

自定兩稅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楊於

陵、請使輸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朝廷從之、

錢多則輕而物以之重。少則重而物以之輕。民間通有無。濟緩急。尚可隨時權其輕重而爲之低昂。惟以錢輸賦。先須以物易錢。則官之所收不加多而民之所納數倍。其初矣。然爲此議者猶未料及後世之以銀輸賦也。

以裴度爲鎭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討王庭湊、元稹有寵于上、以度先達重望、恐其有功復相、妨己進取、度所奏軍事、稹多與知樞密魏弘簡、從中沮壞之、

自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非必忌

功。正恐其不利于己也。稹先因監軍崔潭峻進。而入中書。玆復與弘簡比而謀宰相。內結閹官。外沮軍謀。素節至此掃地盡矣。胡身之、乃以爲憲宗之過。則未知其何謂也。憲宗久經崩逝。安能保稹之始終一致邪。

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鎭人戰、大敗于博野、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以李光顏代叔良爲行營節度使、

叔良以宦官之薦。爲行營節帥。朝廷倚以辦賊者也。至是大挫。而官軍爲之奪氣矣。以光顏代之。似屬得人。但事從中制。饋運不給。卽勇將亦難展其手足也。

幽鎭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以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姑置克融。專討庭湊。未爲失策。但當日執政並無遠謀。策欲仍行姑息之政耳。赦幽卽赦鎭之漸也。

白居易上言、王師無功、由節將太衆、莫肯率先、請令李光顏、將諸將勁兵、從東速進、裴度、將太原全軍、西面壓境、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二年

罷遣懦將冗兵。專任裴李。實當日第一良策。

又言、朝廷用田布、令報父仇、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不進討、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

居易旣請罷諸路兵。而魏博以復仇爲名。與他鎭異。故別白言之。其云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尤爲切中肯綮。若朝廷早令退軍。布可不死矣。史憲誠激怒衆軍。正以布發本道租賦供軍。而不令仰給度支也。恰如居易所料。

田布、以史憲誠爲先鋒兵馬使、精銳悉以委之、憲誠陰蓄異志、軍士多歸之、布議出兵、諸將不從、布作遺表、拜授幕僚李石、入啟父靈、抽刀刺心而死、衆奉憲誠爲留後、朝廷卽命爲魏博節度使、

布知事不可爲。以一死從父地下。亦可悲已。卽田氏一家而論。承嗣兇猾而富貴累世。弘正忠順而父子

偕亡、天之報施、果何如哉、

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糧乏不能進、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

盧龍以畀朱克融、魏博以畀史憲誠、成德復以畀庭湊、三鎭連衡、河北遂不可制、

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詔軍鎭之兵、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士卒皆集、

消兵已非良策、況限以逃死之數乎、眞可謂藉寇兵

者矣、

諸道兵討幽鎭者、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各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不知所從、故雖以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

天子童昏、宰相尸素、中人如鼠如狐、跳踉無忌、以此用兵、卽良將銳卒、亦難取效、況召募烏合之衆乎、度至是竟一籌莫展、非必昔智今愚、以憲宗委任責成、而帝中制掣肘也、然度雖才兼文武、謨謀是其所長、攻戰則其所短、淮蔡若無李愬、亦未必遽能奏凱也、

昭義監軍劉承偕、陵轢節度使劉悟、悟諷軍士作亂、圍承偕、欲殺之、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欲效李司空耶、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乎、悟遂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悟襲殺李師道、而得旌節、其人亦好亂者也、若殺承偕、則與幽鎭接踵而起矣、所以竟能中止者、不惟納直言之切諫、亦由久居方鎭、其志已滿、不欲輕發難端耳、

武甯節度副使王智興、將精兵討幽鎭、節度使崔羣忌之、智興亦自疑、會罷兵、智興殺不同己者十餘人、爲羣及判官從吏治裝、遣兵衞送、至埇橋而返、

三鎭同時作亂、叛將各授節鉞、故智興從而效尤也、

朱克融囚張弘靖、王庭湊殺田弘正、史憲誠逼田布、令其自殺、惟智興于羣、雖逐之而代其位、而衞送出境、猶未至于囚殺也、蓋以身爲副使、朝方厭兵、命帥固在意中、不必更爲已甚耳、

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

解圍遽卽加官、賞亦濫矣、況成德之兵、猶在城下乎、以此馭將、欲其不跋扈、不可得也、

使韓愈宣諭成德、愈諭以順逆、庭湊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尙書何爲圍之、庭湊曰、卽當出之、

顏眞卿死于李希烈、愈不死于庭湊者、所遇不同也。希烈僭號稱帝、其欲無厭、庭湊得授使節、其意已滿、朝廷遣使但諭之使出牛元翼耳、況彼圍未解、而頑加官以褒之、所以逾格施恩者、已過其望、庭湊安得無禮于愈哉、後元翼卒潰圍自出、則庭湊固未肯奉詔也。

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鹽、四季輸價、

唐自劉晏始擅鹽利、亦惟于産地責商輸價、運出售賣、其商運不通之處、乃官備常平鹽、以濟民食、固收

其利耳、平叔建議非一、其大指則在奪商利歸官也

韓愈上言、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商人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糶、非錢不受、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

當時尚以雜物易鹽、今非見錢不可得已、要之商民交易、農末相資、其事至爲纖鄙、若官自爲之、則動多窒礙、而民亦往往畏阻不前、此勢所必至、不止糶鹽一端而已、列貨之邸、古作鋪、今改作舖、藏錢之簿、古作帳、今改作賬、從舍從貝、亦有取爾、也字形略異、而音義則同、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于方言于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

稹既爲相、方有寵于帝、既採方策、遣客用間、不難密以奏聞、其告身二十通、帝亦必非所惜、何須賂令史僞出之邪、此非事實、

宣武節度使李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亂兵殺其妻、推李㝏爲留後、

西平諸子、若愬若聽若愿、皆爲節使、愬聽各以功名顯、愿碌碌、韓退之作送歸盤谷序、不知何時、或其罷官後邪、抑同時別有一李愿邪、

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皆以爲宜如河北故事、授李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上以爲然、

㝏之不可授節、事理易明、乃宰相杜元穎等皆以爲宜如河北故事、是時裴度在朝、何以并無一言、豈所見反出逢吉下哉、殆以逢吉既動上聽、不必再有瀆陳邪、抑或罷相但爲僕射、不復與議邪、

以韓充爲宣武節度使、李光顏曹華各將兵討李㝏、㝏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兵屢敗、李質與監軍姚文壽、擒㝏殺之、斬臣則等、迎充入汴、

㝏欲學王智興而不成者也、其亦有幸有不幸歟。

以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
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
逢吉排巳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益深（三年）
僧孺入相出自帝之特賞德裕因是怨逢吉而益怨
僧孺未免因疑生隙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
謂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
亡竟誅舞文者
舞文非徒亂法亦志在得贓耳吏未有不慣舞文而
能詐贓者也貪吏得贓以身試法黠吏得贓遁于法
外其情尤可誅耳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
處士張臯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
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四年）
臚疏納忠翛然高蹈如斯人可云處士矣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是之謂乎
上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
后曰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裂之
太后以劉承偕為養子又游華清宮流連忘反內治
殊無足稱至是以武氏為戒嚴拒臨朝之請尚不失
汾陽家法且太子年已十五並非幼沖亦無庸太后
臨朝也
敬宗即位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
以太厚難繼乃下詔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
減五千時人善之
憲宗暴崩穆宗嗣位既不能正陳弘志弒逆之罪不
得不厚賞以悅軍士之心此亦安可援以為例哉胡
身之謂逢吉為相時人所惡一事之善從而善之乃
是非之公竊謂逢吉恩怨太明固不得為公忠體國
而謀議時有可取較杜元穎輩之容身保位猶為過
之是時諸臣各有朋黨互相傾軋毀譽每過其實不
惟私記多不足信即國史亦未盡可憑也

李逢吉忌李紳令王守澄言于上曰杜元穎及紳皆欲
立深王（名悰穆宗之弟）逢吉亦奏紳不利于上請加貶謫乃貶
紳為端州司馬上閱禁中文書得裴度杜元穎及紳疏
請立上為太子乃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還後
有言者不復聽矣
既確知紳被誣但焚譖書而不罪上書之人又不召
紳還然則知與不知相去幾何
上視朝每晏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于紫宸門外老病
者幾至僵踣劉棲楚進諫以額叩龍墀見血不止上命
中使宣慰尋擢為起居舍人棲楚辭疾歸東都
棲楚骨鯁之士立朝風節亦不凡矣乃名列八關十

夫子之列覓目爲宰相私人然則當時朝論尚可憑
乎

韋處厚諫上宴游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
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
畏死而不諫乎上賜處厚錦綵百匹銀器四

處厚之諫無以異于劉栖楚也一則擢爲美官一則
須以厚賞而宴游如故也楚厚之受賜不及栖楚之
辭官

王智興以上生日請度僧尼以資福于是四方輻湊李
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
六十萬丁奏至卽日罷之

度僧令下則避役者爭趨之故失丁如是之多也此
其意非爲奉佛而佛法之盛未嘗不由于此

敬宗皇帝 諱湛穆宗長子 在位一年

鄠令崔發以擒曳中使繫獄李渤等累疏論救上皆不
聽李逢吉從容言于上曰發誠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
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宜矜念上乃赦之 寶歷元年

裴度奏免劉禹錫播州之行卽以其母老感動上心
逢吉蓋師其意耳胡身之以爲出于權數則持論過
刻已

昭義節度使劉悟暴薨子從諫匿其喪謀以悟遺表求
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孺子何敢如此父死
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直言累佐幕府均以忠讜著稱前既止悟不殺劉承
偕茲復以正義質責從諫尤人所難言從諫爲其所
屈亦尚知服善史稱寬厚蓋有以也

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鎭與河朔異不可
許李絳上言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
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以從諫爲昭義留後

李岕之逐李愿也逢吉以爲若如河北故事授岕旌
節則江淮以南非國家有故卒討岕今從諫爲悟之
子固與岕異但方鎭父死子代亦河北故事也絳之
議上黨與逢吉之議汴州其意正同乃先後措置如

出兩人何哉舊從諫傳以爲逢吉守澄受其賂故曲
爲奏請溫公不取而著之考異蓋以時方傾軋或出
自怨恨之口不足信也

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
飲酒自如頃之左右復白于故處得印或問其故度曰
此必吏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
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胡身之云或曰當左右白得印之時豈不可就詰其
人以得印所自邪答曰晉公當此必有說請自詳度
竊謂白得印白失印皆此左右而盜印者吏也吏還
印故處必不以告左右何從就詰其人乎若左右與

吏通謀又何肯白失印乎盜印之吏既無主名安能歸獄于白得印之左右窮其所自乎史所書事理甚明而身之仍設為問難卒以不了語了之殊不可曉也

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疏惡、執留敕使、上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必不敢輒離巢穴、

崔發曳中使則以大不敬繫獄克融留敕使帝與王守澄輩均束手無策矣度云克融將斃特痛詆之以釋帝慮其云不敢離穴則料事之智也克融非有他望特故為桀驁以脅朝廷示不可制耳其尋為亂兵所殺亦非度所及料也

上夜獵歸、與宦官劉克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蘇佐明等弑上于室內、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其六防微箴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帝固不以措意也至此其言乃驗

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王守澄等、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兵討克明等、盡誅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文宗即位、更名昂、

克明等立絳王則隋為之草制守澄等立江王則韋處厚與之共議隋與處厚皆翰林學士也蓋唐之翰林地居禁近最為密切故宰相不得與聞而學士參贊于其間也克明等舉事無成尋即就戮以禁兵屬于守澄也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然、以為太平可冀、

胡身之云人君初政足以新民視聽、然卒無以副天下之望者、魏高貴鄉公晉懷帝唐德宗文宗是也竊謂文宗所處尙與魏高貴鄉公晉懷帝難易迥殊德宗建中之亂由于自取與文宗之受制權閹不能有為者又未可並論也

文宗皇帝 諱昂、穆宗第二子、在位十三年、

鹽鐵使王播入朝、力圖大用、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太和元年

節度使之進奉虐取于民者也鹽鐵使之進奉盜取于官者也與戶部之羨餘何以異哉播竟以賄為相諫官亦更無言其奸邪者矣

以前橫海節度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王智興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

同捷為節度使全略之子父死而擅據滄景欲援劉從諫為例復行河北故事也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在人

主之右、人莫敢言、
宦官所以益横者。以其典兵也。天子之宿衛。皆爲奄尹之爪牙。而建置在其掌握矣。是時名臣重望如裴度李絳均不敢與王守澄輩牴牾。韓愈敢言佛骨。亦不聞一言及宦官也。

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
是時朝政最可憂者。宦官竊柄。次則方鎮擅兵。其餘積弊雖多。要皆末務也。蕡策首言宦官。正如賈誼首言諸侯王。皆痛哭流涕而陳之者。自漢及唐寥寥數百年。可以方駕長沙者。惟蕡此策耳。

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于天子、征伐必自于諸侯、
內臣專兵。執太阿之柄。天子不能制。宰相不敢抗。罪積惡彰。勢不能已。則必有召外兵以平內亂者。而奸雄因以爲資。更有託于趙鞅以清君側爲名而稱戈犯闕者。漢之董卓。其前鑒已。況唐之威權。移于方鎮漸成外重內輕之勢哉。此固不待朱全忠誅宦官。因移唐祚。而可以預決其必然者矣。

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者、不能擇賢而任、失其操柄也、陛下誠能以國權歸相、兵柄歸將、則心無不達矣、
國權不歸相。兵柄不歸將。皆由宦官持之于內也。而其橫尤在專兵。蕡言如是。與永貞行所云六軍天子自將。一朝奪印付私黨者。其指固殊矣。

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蓋痛社稷之危、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蕡雖不第。而帝謀去宦官。未嘗不用其策也。無如典兵握要。其勢已成。非旦夕所能驟革。而又任非其人。反以遺禍耳。

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蕡策自足千古。不必以一第爲榮。郃之讓官。卓然有國士之節。兩人皆後世所僅見也。然使蕡登第而仕于朝。力未足以制宦官。必爲所忌而加害。宋申錫且不免。況蕡乃新進小臣哉。蕡之下第。未爲不幸也。

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詔集百官議、宰相以下莫敢違、般侑獨以爲庭湊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

庭湊于河北諸鎭。最爲桀黠。但先既不能致討。此時方用兵于滄景。安能併討成德乎。是時宰相非無裴度。乃亦默無一言。蓋毫及而氣衰矣。

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

史書王智興等奏捷者屢矣。至是乃著其實。然則王庭湊又安可併討哉。

李同捷軍勢日蹙、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志紹引所部二萬人還逼魏州、詔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滄州小鎭。力不足支諸道之兵。故搆難于魏博。以分官軍之勢。然必王庭湊與之同謀也。未幾志紹卽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拔德州、同捷請降、柏耆受詔宣慰行營、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誅萬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之、傳首、

耆取同捷及家屬。意在攘功耳。洪乃祐所遣之將。代同捷守滄州者。耆之得入滄州。洪納之也。乃無罪而受誅。何哉。蓋耆欲取同捷。洪待祐不予。故殺洪而奪之耳。耆卒以此賜死。不爲枉已。

詔鎭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爲達章表、餘皆勿受、

滄州未平。併討成德。同捷既誅。不乘勝移軍取庭湊。乃詔各行營撤歸休息。何也。蓋糧竭財匱。不能再籌供餽矣。庭湊猾賊。能不益懷恣睢乎。

以史憲誠爲河中節度使、李聽兼魏博節度使、魏州軍亂、殺憲誠、奉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進滔出兵擊之、聽大敗、走歸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

以魏博予進滔。不若以橫海予李同捷。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何進滔且不能討。安得不赦庭湊乎。是時朝廷處置滄鎭有三失焉。初討同捷。本應姑置庭湊。乃不量兵力財力。同時並舉。以致兵疲財匱。三年之久。僅能平定滄州。一失也。既誅同捷。卽應移行營諸軍壓鎭州之境。作進取之勢。然後須尺一之詔。責以大義。許其自新。庭湊震懾。必當崩角納降。乃悉罷諸軍各歸休息。幷赦以但務保境勿相往來。不示强而示弱。俾庭湊益無忌憚。二失也。既許庭湊上章効順。亦當俟其悔罪輸誠。情辭眞切。仍由鄰道代爲陳乞。略如王承宗之于田弘正。庶恩出自上。不失朝廷之尊。乃庭湊微露其意。而輒予洗滌。一切付之不問。不惟威不足

畏亦且恩不足感三失也此紀綱所以日弛藩鎮因之益橫歟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南詔嵯顛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一無備禦蠻襲陷巂戎二州大敗蜀兵遂陷邛州

葦皋帥蜀始奏撫納之功元穎弛備竟致侵軼之患蓋異牟尋本欲內屬而皋之智略又足以柔遠嵯顛久思入寇而元穎之貪庸適足以召侮也

詔發東川興元荊南兵救西川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嵯顛引兵竟抵成都陷其外郭趾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

考異以實錄先書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至子城元穎方覺似尤之太過故不取竊謂南詔入寇元穎雖屢經奏報而不料其徑抵成都故直至子城方覺耳一日不見賊一日不設備庸帥媮安旦夕大抵如是並非實錄先後相違也

蠻留成都十日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遣使上表稱杜元穎不恤軍士故軍士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

既飽掠而歸故脩好而退此黠夷玩弄中國也然亦可見致寇之由已

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李宗閔薦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四年）

牛李之怨自此益深矣

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救成都未至蠻退而罷詔新募兵悉罷遣之監軍楊叔元激使作亂絳及僚佐趙存約等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

絳之罷遣新軍乃奉行詔書但未加賞耳軍所以變則叔元以賜物薄激之也新傳謂叔元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故衆怒作亂溫公不取著之考異竊謂叔元于事後尚誣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則新傳固可信也

以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視事饗將士悉誅新軍

八百餘人其害絳者斬之百段以百首祭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流楊叔元于康州

造即韓文所謂溫處士也其人固不凡矣叔元不死猶未足以償絳耳

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德裕帥蜀帝固付以重任牛僧孺輩則擠之危地也然其才實非僧孺輩所及

盧龍副兵馬使楊志誠作亂節度使李載義奔易州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家有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

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
溫公譏僧孺姑息偷安徇屬正論但是時初平滄景兵疲財耗遽再興師殊亦不易措手且志誠與王庭湊何進滔之罪一也旣赦庭湊撫進滔矣又安能討志誠乎亦譏不勝譏已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使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上弟)王守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
帝與申錫方託以腹心旋視若寇讎以此用人孰能展其手足哉
守澄欲卽遣騎屠申錫家馬存亮固爭乃止捕豆盧著

所告晏敬則等于禁中鞫之敬則等自誣服崔玄亮等乞以獄付外覆按牛僧孺曰申錫已爲宰相假如所謀復欲何求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貶申錫爲開州司馬存亮卽日請致仕
非存亮之固爭則申錫家爲守澄所屠矣非玄亮等之力辨則申錫竟爲帝所誅矣玄亮等叩頭流涕竟回天聽固屬無忝諫職存亮中人乃不黨守澄而庇申錫尋卽潔身而去亦賢矣哉
吐蕃悉怛謀以維州降李德裕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比來脩好罷兵今若失信彼以萬騎綴回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

維州何所用之上以爲然
僧孺之言未可厚非是時內有城社之奸外有跋扈之將兵疲饟絀朋黨盈朝不思自治而復欲徼奇功于萬里之外乎卽以蜀論甫致南詔之寇亦不宜再挑吐蕃之兵也況得一州于吐蕃尋失三縣于南詔乎
四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害德裕之功(六年)
踐言論縛送悉怛謀之非計非徒助德裕亦自表其功耳

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牛僧孺對曰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因累表請罷
溫公譏僧孺偷安竊位可也但以爲自謂太平則非也僧孺但云小康亦謂差勝于天寶建中之時耳未敢云太平也
以李德裕爲兵部尙書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悰勸宗閔用德裕爲御史大夫幷告德裕德裕驚喜宗閔復與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胡身之云牛僧孺患失之心重李德裕進取之心銳所謂楚失齊亦未爲得竊謂牛李樹黨誠宜交譏但

是時僧孺已出帥淮南恐未可置宗閔而專責僧孺也。

以李德裕、同平章事、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爲朋黨者三之一、時楊虞卿、與從兄汝士、弟漢公、及張元夫、蕭澣等、依附權要、上干執政、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七年

李宗閔、于德裕、惜御史大夫。而不能沮其入相也。德裕所云、朋黨三之一者。意指僧孺及宗閔之黨。而不能自處于無黨也。

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他日上復

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皆不予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虞卿、即與宗閔謀沮德裕、不得爲御史大夫者。固宗閔所甚暱。而德裕所甚惡也。至是與元夫首先貶逐。蕭澣輩繼之。而宗閔亦不得安其位矣、未幾遂有山南西道節度之命。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從之、

進士不試詩賦而試論議。蓋將以發明經義。旣與策問攸殊。亦與帖括迥異。其意與王安石同、但未有經義之名、亦未以八比代八韻耳。

李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陛下誠因册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孰不欣悅、

世皆以明皇篤于兄弟。觀此乃知其意在猜防。讀史洵不可以一端竟也。德裕此議。卒以議所除官不決。迄未施行。

杜牧憤河朔三鎭之桀驁、而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上策莫若先自治、中策莫若取魏、下策爲浪戰、

三鎭雖桀驁。必藉天子之命。以令其衆。意中尙有朝

廷也。第以主荒相怠。將懦兵驕。故爲其所輕。益以跋扈耳。不先自治而輕議用兵。建中之覆轍可戒也。憲宗以全力平淮蔡。而河北次第來歸。由于用相得人。勵精圖治。而率先向化。實自田興始。詎非得魏有以制其襟領哉。田氏父子死。而河北復叛矣。

牧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夫子之徒、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

夫子不答衛靈公問陳。意別有在。其平時告子貢足兵。許子路治賦。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未嘗不愼戰也。若孟子謂善戰者服上刑。則以矯戰國佳兵之

弊。

羣臣上尊號、曰文武仁聖皇帝、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羣臣于六年曾上尊號。帝納韋溫之諫而不受。至此復上尊號。帝聞季稜之言而仍不受。帝之謙沖洵非世主所及矣。季稜宦者。而于使還直陳民瘼。亦可取也。彼羣臣曾不汗顏乎。

東都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遣李仲言、訓郎 厚賂鄭注、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于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仲言儀狀秀偉、有口辨、多權數、上大悅、八年

訓注之才。實出王伾叔文之上。其謀去宦官。布置殊有方略。所以無成而卒受禍者。二人雖共事而各欲專其功。未免外密內疏。所引與共事者。又非其人也。

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引李宗閔以敵之、詔徵宗閔于興元、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德裕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

宗閔復相。德裕出鎮。仲言始入翰林。甘露之禍。此其肧胎乎。

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

詩賦之復。固由于李德裕之罷。若以詩賦與論議兩衡之。詩賦雖雕蟲之技。而各出心裁。不相蹈襲。故考

官取士易為鑒別。論議取徑太寬。既便預擬。又易涉汎。故行之不久而輒罷也。

國初廢制義用策。未幾復故。即此例也。

李德裕請留京師、以為兵部尚書、李宗閔言德裕不宜自便、復以為鎮海節度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人君不能自操進退之權。則朋黨必不能免。蓋勢之所在。人爭附之。有異同斯有愛憎。有愛憎斯有予奪。有予奪斯有恩怨。馴至報復傾軋。而朋黨牢不可破已。

李仲言、請改名訓、以鄭注為太僕卿、

訓之入翰林也。李德裕爭之而不能得。注之為太僕也。郭承嘏爭之而不能得。二人之不可信用。舉朝無不知之。惟帝與王守澄輩不知耳。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至是王璠、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言者稍息、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璠漢之誣奏。鄭注使之也。注既陷宋申錫。復誣德裕。均以欲立漳王為由。以漳王為帝所忌也。注之陰謀。欲致兩相于族誅。而以親王為鈎餌。其毒害甚于蛇虺矣。況始緣宦官得進。與為死黨。既受主知。又迎合

上意欲盡誅宦官以立奇功而攘大權狙詐反覆安可倚仗卽幸而事成豈帝所能制馭哉播素附王守澄并黨于注其人誠不足論漢卽韓門弟子仍爲之壻曾序其文者亦非佳士也

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

用訓注以圖宦官使之不疑于計未爲失也是時宦官憑依城社根株槃互六軍在其掌握南牙聽其指麾外廷諸臣孰與共謀機事一泄立成禍變惟用訓注以毒治毒所以杖殺陳弘志酖殺守澄元和逆黨

略盡也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上聞而惡之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上怒下虞卿獄注毀李宗閔于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之貶明州刺史

一虞卿也李德裕相則貶常州李宗閔相則尹京兆一宗閔也王守澄等引以敵德裕則相之鄭注恨其不予己兩省官則因其救虞卿而貶之帝之進退諸臣如是欲其不爲朋黨何可得哉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廷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

甘但言壞注白麻卽加貶逐注之相可立待矣乃以訓不欲而止帝于注亦無定見

鄭注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勸上下詔德裕宗閔親舊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漳王帝所忌也故注等陷宋申錫及德裕則曰欲立漳王朋黨帝所惡也故于所惡朝士皆指爲二李之黨宦官帝所忿也故又謀誅宦官二人所爲皆迎合上意以自便其私圖初非爲國家計也其心迹又違出伾文下矣

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于鳳翔其實俟旣誅宦官并圖注也

中外協勢以誅宦官以宦官握兵故借助于方鎭之兵也訓之才優于注帝之倚訓亦過于注故不相注而相訓訓在內而注出外也

以李訓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注之天下事皆決于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自中尉樞密禁衞諸將見訓皆震慴

中尉樞密宦官之貴要擅權橫莫能制者也乃見訓震慴至于迎拜叩首旣杖殺陳弘志復酖殺王守澄

南牙勢盛北司爲之頓衰使訓注于此時綏圖善策次第舉行似無難拔城社之奸剔貂璫之蠹乃迫不及待未能收其兵柄遽欲以外兵蹀血宮門爲草薙禽獮之計遂致事敗垂成駢首受戮二人之覆族誠不足惜而唐之宦官自此更牢不可動已

李訓、鄭注、密言于上、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于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

元和逆黨積歲逋誅唐之君若臣不能討賊而訓注能翦之其功亦不可沒

鄭注、與李訓、謀至鎭選壯士爲親兵、持白棓、懷其斧、仍奏令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王守澄之葬、因令親兵斧

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如此則注專其功、不若使郭行餘、王璠、以赴鎭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

是時以行餘爲邠甯節度使璠爲河東節度使均未赴鎭蓋訓欲與之共誅宦官故假以旌節俾得借名募士并掩其迹與注之出鎭爲外援者似同實異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自有吏卒不須更募矣初謀若成宦官應無遺類但守澄酖死奄黨寒心其果肯盡往與否尚不可知乃訓恐注專其功更欲從內攻之獨不思中尉握兵已久六軍聽其指麾豈召募烏合之衆臺府給使之卒所能制其死命乎宜其敗矣

上御紫宸殿、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李訓奏、臣與衆人驗之非眞、上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郭行餘、王璠、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獨河東兵入、邠甯兵竟不至、

訓已紛紛召兵而士良等若罔聞知取之甚易無如約等之不足與集事也河東、璠之兵也乃兵入、而璠不敢前邠甯、行餘之兵也乃行餘拜殿下、而兵不至能毋僨事乎

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駭走出、詣上告變、

訓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官卽請上還宮、扶升輭輿、決罘罳北出、

士良等已至左掖乃按兵不動任其走出約之坐失事機也訓但呼金吾衛士上殿而二鎭之兵不惟邠甯始終不至卽河東先入者亦不知何往且不惟王璠股栗郭行餘亦不前矣

訓攀輿呼曰、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兵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十餘人、

立言、孝本所帥者卽臺府吏卒也二人尙有勇殊勝王璠輩

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宦者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于地、乘輿既入門、遂闔、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

諸軍士自于殿上擊宦官而攀乘輿者惟訓一人、欲止其入宮、得乎、使帝于是時乘諸軍之集仗訓等之助、留止殿上、大奮乾剛、號令指麾將宦官次第收縛、然後按罪行誅、須臾決矣、乃先既與訓等密謀私約、臨事則自不主持、以一身委諸羣奄、聽其搬弄、若傀儡、訓雖儘力攀號、而卒噤不一語也、訓不負帝、帝負訓矣、

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

事已至此、而三相猶待開延英、並將會食、竟似身在局外者、可謂天之方蹶、而泄泄矣、蓋訓注之謀、惟元輿知之、涯餗均不與聞也、元輿是時殆徉爲不知、而冀倖免也、

仇士良等命神策副使劉泰倫等、各帥禁兵出閤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死者六百餘人、士良等分兵閉諸門、索捕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

外兵紛紛烏合、內兵一麾即整隊而出、勝敗不待戰而決矣、況外干犯闕之誅、內假討賊之命乎、

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掠治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

元輿附訓注而入相、其及禍宜也、涯餗不爲異同、容容保位者耳、而亦不免焉、所云可憐而不足惜者歟、

王璠歸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又收羅立言及涯等親屬、皆入兩軍繫之、

河東之軍、不以擊宦官而以自防、可知璠之股栗不前、非徒怯而畏死、實亦陰持兩端也、至此刃將加頸、乃猶冀入相、殆以昔曾泄宋申錫之謀于王守澄、自揣不爲宦官所惡邪、然亦愚矣、

賈餗、自知無所逃、詣興安門、自言我賈餗也、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至咸陽西、追擒之、李訓將奔鳳翔、被擒、械送京師、送者斬其首以來、乃以訓首引王涯等、獻于廟社、徇于兩市、斬于獨柳之下、

溫公譏涯餗偷合取容、苟全祿位、誠不得爲無罪也、至謂其應伏天誅、則過矣、唐之宰相罪浮于二子者、何可勝道、天亦安能人人誅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聞涯爲相、欲求一簿尉、留長安、及涯

家被收、沐並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從元輿者十年、一旦求歸江南、獨免于難、

沐、守謙、一死一生、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胡身之以沐爲躁之禍、守謙爲愿之福、因言天道不爽、則失之拘矣、勿論躁者未必得禍、愿者未必獲福、且止求簡尉其願不著罪、何至死哉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靈武各道巡邊、命顧師邕爲詔書賜各道、使殺之、會訓敗、詔廢不行、以師邕爲矯詔下獄、

全操等六人因守澄惡之出之六道、以一紙詔書立促其命、亦訓注措置之得計也、乃六人不死、而草詔

之師邕、反罹于罪、天之禍福安在邪、亦可以王沐舒守謙之生死例之邪

鄭注將親兵至扶風、聞李訓敗、還鳳翔、仇士良等使齎密敕授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用李叔和之計、以好召注、旣啜茶、叔和抽刀斬注、遂滅注家、

以親兵閉門悉誅宦官、注之本謀也、今叔和爲仲清謀于座間斬注、卽閉門悉誅其親兵、注亦惟束手受戮而已、眞庸奴也、

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每延英議事、仇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

凡平日媚宦官求進者、卽異日與之爭權爭寵而誅殺之者也、士良等雖亦知媚己者之不足恃已、

時中書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李石曰、宰相若忠正、神靈所佑、盜賊不能傷、臣願止循故事、金吾卒導從足矣、

石罷衛卒、所以釋宦官之疑忌也、是時六軍皆屬中尉、宰相卽募百餘從人、亦安足仗哉、未幾竟爲盜所傷、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極言王涯等之寃、幷稱臣欲詣闕面陳、恐幷陷孥戮、謹當脩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加從諫檢校司徒、開成元年

是時舉朝自天子宰相以下、低眉俛首、惟兩中尉之言是聽、方鎭林列、亦噤無一語而從、諫獨能抗疏爲死者力白冤誣、幷昌言宦官之罪、雖未能掃除凶穢、亦公論之一快也、此不當以跋扈罪之

劉從諫上表讓官、稱臣言可聽、則涯等宜蒙涮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宰相粗能秉政、天子亦倚以自强、

宦官所以橫、以其典兵、方鎭所以强、以其專兵、故天子宰相皆受制于宦官、而方鎭爲宦官所憚也、其後卒以方鎭之兵誅宦官、而國祚移于朱氏、蓋由來者漸矣、

上與宰相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故王者采之、不聞王者爲詩、陳後主、隋煬帝、皆工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前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玆復論詩之工拙、其以受制不能自遂、有所寄以解憂邪、抑夙好在是、未能忘懷邪、此文宗之所以爲文乎、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魏謩（徵五世孫）上疏、以爲不避宗姓、大興物論、上曰、朕憐孝本女髫齓孤露、故收養宮中、謩能盡言、不忝厥祖矣、

憐而收養可也、孝本爲帝謀誅宦官、既不能救其死而復納其女、獨何心哉、帝擢謩爲補闕、而二女不聞遣放、或收養之說信然歟、

國子監石經成、（二年）

此世所云開成石經也、今碑尚存、多有搨本、又有按勘文字別本單行、

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于坊門、斷其馬尾、上聞之大驚、命神策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三年）

武元衡裴度之遇盜、盜自外來、故終能捕獲、玆盜爲仇士良所遣、彼既不肯自捕、他人安敢于禁軍中捕盜哉、石之不死、間不容髮、固由天佑善人、抑亦士良本不欲殺石、特驚之使求去耳、石知之、故累表辭位、因而出帥荊南也、

上命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意也、

使文貞尚在、亦必爲士良所刺、不復能直諫矣、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謂宰相曰、宗閔宜與一官、覃曰、陛下若憐宗閔、止可移近數百里、不宜再用、乃以爲杭州刺史、

宗閔朋黨、帝所深惡、以宦官爲言、便欲召用、雖經覃、與陳夷行合辭力阻、卒以大郡畀之、何其取舍之無定邪、

太子永頗好游晏、暱楊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

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豈可輕動、上意稍解、

帝受譖至于兄弟父子、亦不能保、事後追悔、而無可如何、明不足以辨是非已、

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聞陛下取郭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入參太皇太后耳、曰、外間皆云旼納女故得方鎮、上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太皇太后送二女還旼家、

李孝本女因憐其幼收養宮中、或有之、旼女若果入參太皇太后、亦戚里之常、外間何至輒有物論、帝亦何必俛首良久、遽發奈何之歎乎、

上好詩、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于
理乃止、
是時以詩名者、無過白居易、其人固非浮薄無益于
理、計帝亦必知之、乃久在東都、並不召之還朝何也、
裴度、裴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
使、輒問度老少用舍、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
餘年、四年
度之功在平蔡耳、安得與子儀之再造唐室並論、此
史之溢美
上稱杜悰之才、楊嗣復、李珏、因請除悰戶部尚書、陳夷
行曰、恩旨當由上出、珏曰、陛下嘗謂臣曰、人主當擇宰

相、不當疑宰相、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
不宜使威福在下、爲帝中病之藥、帝不能自操魁柄、
乃至建儲命相、一切爲他人所持、夷行屢以爲言、非
徒然也、
上以姚勖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郞、韋温奏、郎官
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問宰相、楊嗣復對曰、若能吏皆
不得清流、則天下事孰爲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上
素重温、終不奪其所守、
嗣復固非端良、而此論自不可易、置吏能而但別流
品、温之謬也、
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上召教坊劉楚材等

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爾曹也、
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皆殺之、
因教坊宮人之譖構、致太子不得其死、是誰之過歟、
但責楚材等、而不責楊妃、則帝之溺愛不明、卒亦莫
之能解也、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
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潁王瀍、
爲皇太弟、將兵詣十六宅、迎至少陽院、五年
弘逸等、爲帝所信任、親承付託、而不能定太子之位、
中尉典兵、非樞密及宰相所能制也、
上崩、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貴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士

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于文宗者、誅貶相
繼、裴夷直言其不可、不聽、武宗卽位、
不惟士良等追怨文宗、武宗亦以立己非文宗之意、
故洩其怒于楊妃及安陳二王也、楊妃請立安王、故
賜妃死、幷及安王、成美雖立爲太子、而年方沖幼、亦
何能爲、特以旣奪其位、勢不得全耳、貴妃太子盡命
于大行在殯之時、何有于樂工內侍哉、夷直引義固
爭、亦可云旅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已、
召李德裕、入朝、以爲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德裕言于上
曰、致理之要、在辨羣臣之邪正、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
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邪

人競爲朋黨、
德裕之論正人邪人是也。但于朋黨之原猶未之及。臣之朋黨由于不能忘恩怨。君之不能禁臣朋黨由于不自持威福

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其君長曰阿熱。回鶻既衰、始自稱可汗。攻回鶻大破之。回鶻諸部逃散。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求内附。
黠戛斯卽今之俄羅斯。唐書稱其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至今猶然也。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甯陽黃[illegible]

唐紀十二　武宗皇帝[illegible]五子、

賜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死。遣中使就潭州誅楊嗣復、桂州誅李珏。李德裕等泣涕極言。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遂追還二使。會昌元年
帝之立、非弘逸等之意。故仇士良從而譖之。弘逸季稜既死、嗣復珏亦幾不免也。帝介介于恩怨如是。人君之度安在。何怪牛李之傾軋報復哉

天德軍使田牟等請擊回鶻。李德裕以爲回鶻窮無所歸。遠依天子。宜遣使鎮撫、運糧食以賜之。陳夷行屢言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不以糧啖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
回鶻雖失地南奔、其衆不止十萬。牟等所將天德城兵纔千餘耳。以此而欲出擊、則不量力而思僥幸者也。胡身之以爲德裕此言、特以箝制夷行之喙。非其本計。竊謂用兵大勢、固不在一城得失。而天德不可不計也。觀下文振武之不可借、則知天德之不可失

初盧龍軍將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表求節鉞。李德裕弗予、以爲必自生變。至是軍復亂、殺行泰、立張絳。德裕仍弗與節。張仲武表請討之。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德裕于回鶻近塞。盧龍軍亂。措置均有方略。其才自在當時諸臣之上。

初。黠戛斯旣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

陵降匈奴。封爲丁零王。地抵北海。卽今黠戛斯建牙之所。其自謂陵後。非無以也。

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出兵拒之。李德裕奏。戎狄長于野戰。短于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回鶻糧絶。人心易動。宜詔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二年

回鶻所以不可遽擊者。步馬之技殊。衆寡之勢異也。

堅守以挫其鋒。招誘以攜其黨。我主彼客。我飽彼飢。故可以我所長。制彼所短也。

烏介可汗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門自守。

烏介非敢爲邊患也。畏黠戛斯。故不敢北還。而其衆苦飢。故時出掠食耳。德裕答書。欲其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必不肯。蓋彼自上世以來。凌轢中國。習爲桀驁。一旦過自卑屈。未免恥其國人。而公主則挾以爲質。庶便要求。更不忍遣也。

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爲翰林學士。

以愛憎爲取舍。以恩怨爲進退。以此爲相。卽不爲朋黨。亦與休休有容者異矣。況朋黨卽權輿于此乎。

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奉公主歸大唐。至今無聲問。或爲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期于必得。又言將徙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

黠戛斯在西北塞外。達靼與女眞同種。靺鞨之後。居

混同江上者曰女眞。居陰山者爲達靼。其地在東北。與黠戛斯似不相及。胡身之所以致疑于李心傳之言也。但今之俄羅斯。橫亘玄朔。東西二萬里。東至混同江。與安嶺西與歐羅巴諸部爲鄰。則當日挾其方張之勢。東兼達靼不誣也。

吐蕃達磨贊普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子乞離胡爲贊普。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慟哭而出。佞相殺之。論恐熱自稱國相。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

吐蕃國勢寖衰。至此內亂作矣。結都那以死殉國。雖才不足撥亂。而臣節炳于中外。故宜特書。

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加可汗之名。卽不脩臣禮。踵回鶻

故事求歲遺及賣馬李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恐不可吝此名彼未嘗有功于中國豈敢遽求賂遺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三年）

德裕以回鶻有收兩京之功黠戛斯不得援以爲例未必果能折服其心第是時黠戛斯初滅回鶻志求冊立方欲違託宗姓依附大國未遽爲無厭之求故羈縻尚易爲力耳

上命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可汗受姓之源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

此責之以子孫之禮也廣後既歷涼武昭以至唐陵後亦歷堅昆以至黠戛斯太守數奇都尉降虜雖屈抑于生前而後嗣可謂盛已

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朝廷告諭外國須使之明白易曉又須洞悉情僞使之見而悅服翰林第爲官掾文章烏足達意哉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以爲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德裕亦自表己功耳必謂維州足制吐蕃何以吐蕃未得維州以前國勢日強茲固未失維州何以日衰乎故知吐蕃不必以維州爲輕重

温公論牛李是非以爲德裕所言者利僧孺所言者義因以荀吳圍鼓爲說復取喻于鄰人攘牛勸歸者曰攘之不義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何義之拘

牛李是非以荀吳圍鼓爲說已非其倫攘牛之喻更迂而不切維州唐之故地吐蕃據而有之悉怛謀以城來歸唐僅得其故地耳安得以鼓人爲例若以牛喻維州則是牛先爲鄰所攘今復攘而得之不必更以攘羊爲說且吐蕃之侵據邊城殆難枚數其地什

倍于維州攘羊之喻胡爲乎來哉況僧孺初議亦以得維州而開衅于吐蕃恐其由西北入寇直逼京畿故權其利害以爲取捨並非專以義言也温公亦云維州緩而關中急一言可判牛李之是非已

劉從諫疾病謂其妻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子稹爲都知兵馬使

從諫桀驁卒取覆族者正以與宦官爲仇自知必不爲朝廷所容因而爲走險之計非其本心也

從諫薨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請命己爲留後上謀于宰相李德裕曰澤潞近處心腹與河朔三鎮

不同但得鎮魏不沮撓官軍則稹必成禽矣
德裕之論澤潞與裴度之論淮蔡略同
上用德裕言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
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略曰澤潞與卿等事體不同
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効自然福
及後昆上稱其語要切
用兵賜諸將詔敕尤須切中事機非主兵大臣識洞
萬里之外亦安能折衝于一紙之上哉此與賜回鶻
黠戛斯均不用翰林草詔乃帝之知要也帝專任德
裕亦如憲宗之于裴度
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

衆四年不破之由重質以爲朝廷徵兵太雜客兵數少
不能自成一軍心志不一多致敗亡
牧以淮西事問董重質因得用兵肯綮此非腐儒所
知
又言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不過圍一城攻一堡若
使河陽萬人室天井口堅壁勿與戰以忠武武甯兩軍
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必覆其
巢穴矣德裕頗采牧言
牧著罪言其言方鎮利害甚辨此書亦切中事機唐
代文人罕有似此議論與白居易相伯仲而精峭過
之韓文雖工言事者殊不多見德裕雖頗采牧言亦

未盡其用也
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宰相樞
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愨不敢預
事老宦者尤之以爲墮敗舊風
是時天子專任宰相南牙權重北司勢衰德裕不于
此時密白于帝收兩中尉之兵還之將帥未免坐失
機會已
吐蕃鄯州節度使尙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年四十餘
彝泰贊普强起之使鎮鄯州婢婢沈勇有謀略訓練士
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簒國大舉兵擊婢婢
婢婢以計退之

吐蕃中亦有好讀書不樂仕進之人不知所讀何書
或其國中自有書邪抑以與唐和親屢至中國載書
而歸因而得窺經史邪觀其治績赫然固非腐儒株
守章句者也
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
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
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不報
稹此表非謬言也從諫之謀世襲正坐不敢歸朝耳
其情與吳元濟不同
劉稹將薛茂卿破官軍于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
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十餘里以無稹命不敢入時

議者鼎沸李德裕曰願陛下勿聽外議
是時一爲浮議所摇必復行姑息之政矣此不獨德裕之善謀實由帝之能斷
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尙婢婢遣將擊之恐熱大敗單騎遁歸
婢婢破恐熱先示弱以驕之復設伏以待之誘之深入一戰而摧堅敵未嘗非讀書之效也
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分隸各鎭剽掠于此則逃亡于彼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爲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辭訟從之
皇子出鎭夏州較之不出閤而遥領大使者尙非有名亡實然亦未必果足奪各鎭之權而制党項之叛也
劉稹因李恬與李石書云稹願舉族歸命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以聞李德裕上言請詔石答書云若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當親往受降
稹之爲此但冀緩師耳責以面縛則詐謀立破
河東都將楊弁作亂李石奔汾州弁據軍府與劉稹約爲兄弟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宜罷兵王宰又上言得稹表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力言不可幷言稹若更有章表宜即焚之惟面縛始可受詔王逢以易定宣武兗海兵討楊弁 四年

幷路接境弁與稹合則賊勢轉盛此朝議所以有兩地罷兵之說也稹之具表正以太原兵變朝廷憚于併討必有厭兵之意冀因己請而罷兵則旌節可以倖獲其謀亦黠矣宰固已爲其所中
上遣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軍楊弁與之酣飲且賂之元實還稱弁兵勢甚盛須早與之節李德裕奏弁決不可恕河東兵戍榆社者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生擒弁盡誅亂卒弁及其黨皆斬于狗脊嶺
王宰請招納劉稹畏其强也元實請早與弁節受其賂也使非帝專任德裕斷在不疑必致復如文宗之于鎭魏矣唐之文武官獲罪斬于獨柳盜賊乃斬于狗脊嶺
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兵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鎭河陽仍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宰必不敢淹留
裴度贊憲宗決計討蔡幷親往督師其指授方略史不具載德裕雖居中遥制而于諸將實能操縱得宜其才似出度上
李德裕奏鎭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又訪降將高文端破賊之策請詔示諸將及王宰
進奏官末弁耳密陳二事則采以上聞降將復虛心

訪以破賊之策由是得賊中曲折密授方略而賊如在目中矣德裕帥蜀建籌邊樓諮訪軍務卽用此術主兵大臣當以爲法

高文端又言固鎭寨四崖懸絶勢不可攻然皆飲澗水絶其水道賊必遁去官軍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絶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

山高寨險必不可攻所乏者水耳絶其澗道來源則不攻自下此亦用兵所當知

高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內懷疑懼必不爲劉稹用李德裕請詔何弘敬諭釗釗以洺州降

釗以洺州降崔嘏以邢州降安玉以磁州降三州相

繼反正而昭義之根本傾矣

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共謀殺劉稹因收其宗族皆殺之

誼等非有積怨于劉氏所以屠稹家不遺齠齔者正以謀叛拒命皆渠等教稹爲之恐送京按問必露其謀難以自脫也

李訓之兄仲京郭行餘之子台王涯之從孫羽韓約之子茂章茂實王璠之子遐賈餗之子庠甘露之亂亡歸劉從諫從諫撫養之至是皆闔家被殺

仲京等避禍依從諫撫養至今不失爲厚相隨族滅亦可悲矣乃胡身之以爲天聚而殲之夫訓等特承

上意謀誅宦官事何至上干天怒若此若涯餗則初不與謀并及于死舉朝皆知其冤天乃欲并誅其子孫俾無子遺哉

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李德裕曰劉稹騃豎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上曰朕意亦然

德裕之論郭誼是也死者有知稹等瞑目已裴度之宥董重質未免失刑

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詔令不一宰相不得預聞一監軍以意指揮將帥不得專進退三監軍各選驍勇爲牙隊在陣者皆怯弱之士乃

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故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所向有功

三弊相因皆宦官爲之也以樞密爲內主故詔令不關宰相監軍倚樞密之勢故任意指麾選兵自衞而將帥無所施其謀略矣楊劉不撓軍政賢于魚朝恩仇士良然亦由帝專任德裕不爲所惑

劉稹將郭誼等七人至京師皆斬之

溫公譏憲宗之用董重質以爲賞姦非義武宗之誅郭誼以爲殺降非信不若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因舉光武之不殺樊崇徐宣牛邯王元爲例竊謂崇宣與劉盆子俱降未嘗殺盆子自以爲功也光武赦

盆子則崇等亦所宜赦矣誼等實主規利安可並論若隗囂爲光武敵國既與劉稹之以臣叛君不同則邯元亦與誼等之朋謀助逆迥異其情罪輕重更屬懸殊即以董郭二人衡之重質止于擁兵不救蔡州其降已在元濟就擒之後與誼之手刃稹并屠劉氏者又何可同日語哉溫公特未之思耳

王羽賈庠等已爲郭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

史所書如此則涯等之枉死當時自有公論不獨劉從諫言之也溫公以爲均伏天誅尙是春秋責備之義乃身之因其子孫并屠輒以爲天聚而殲之竟若

以其赤族爲快者與德裕之宣告正同亦難免爲識者所非已

李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于上曰劉從諫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皆二人之罪也僧孺宗閔于是再貶

從諫初立恪守臣節其入朝必無留理甘露亂後方與宦官爲仇亦跋扈不復入朝矣安得以爲牛李罪且稹之叛究在從諫身後所以重坐從諫者正以追罪牛李耳因而知其下詔斥王涯賈餗爲逆賊意亦不在涯餗蓋因從諫撫養其子孫坐以同逆將以黨逆坐牛李也

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奬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五年

德裕切齒于僧孺而不惡仲郢或以僧孺死灰不然故不復以其黨爲意耶仲郢方上疏爭吳湘之獄德裕亦不以爲忤何也京尹重任宰相以私人爲之而其人亦感恩圖報欲不朋黨何可得哉

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

是時寺宇如此之盛僧尼如此之多兼有穆護祆僧來自大秦者溷迹其間非果志在脩持也託空門以避賦役而坐擁良田頤指奴婢歲入倍于食俸自養厚于封君故奸黠之民爭趨之以爲逋逃淵藪耳傅奕韓愈力爭不能得德裕一旦廓清固由其得君之專亦足見其爲相眞能令行禁止也

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將卒招聚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德裕論仲武第禁其容納五臺游僧耳而仲武遽封刀付關遇僧卽斬亦太甚矣然河北之畏德裕卽此

可見。

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厖結藏、將兵拒之、恐熱大敗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爲恐熱所獵、如狐兔也、于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婢婢爲此、將以擒恐熱之黨、而唐之復河湟、實由于此。

上疾久未平、宰相請見不許、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諸宦官于禁中定策、下詔立怡爲皇太叔、六年

宦官所以擁立宣宗、以其不慧而易制也。竟未能窺

其際。

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政、咸當于理、人始知其有隱德、上崩、宣宗卽位、李德裕奉冊、旣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宣宗之立、由于宦官。德裕初不與聞、且久爲武宗所信任。以南衙奪北司之權、宦官惡之、故乘機行其譖訴。而德裕恩怨太明、羣臣亦多有疾之者。是以中外合勢、互相擠排、而貶斥至再至三矣。

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于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卽縊、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于端陵柏城之內、

王才人、卽武宗欲立爲后、納李德裕之諫而止者。獻替記、以爲嬌妒忤旨、一夕而殞。則是武宗晏駕時、先已賜死矣。唐人詠河滿子事、皆以爲孟才人。不獨劇談錄爲然、似從死者是孟非王也。

宣宗皇帝 諱怡、更名忱、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上以旱故、疏理京城繫囚、馬植奏稱、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得志、死者銜冤、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大中元年

諸葛惜赦、卽是此意。將欲祈求雨澤、惟有清理滯獄。俾繫囚得釋。或罪不至死者、量予減等。毋庸赦也。

初、李德裕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德裕失勢、敏中竭

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武宗所欲相者白居易也。德裕惡居易、乃薦敏中。倘因武宗之問、而引居易爲相、必無今日之累。

敕會昌五年所廢寺、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德裕相文宗、奏罷進士試詩賦、甫一年、因德裕罷相而復舊。茲毀寺汰僧之政、甫二年而亦廢。然則政之興除、固不在天子、而在宰相乎。

回鶻遏捻可汗、與妻子西走室韋、七姓分其餘衆、黠戛斯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其別部厖勒、先在

安西、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二年
今之新疆回部、皆築城以居、殆權輿于㕇勒乎、厥後
唐復册爲可汗、道梗未至、蓋其勢微矣。
以周墀同平章事、墀謂韋澳曰、何以助我、澳曰、願相公
無權、墀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
以愛憎喜怒移之、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澳所言、乃爲相之準繩也、李德裕惟不知此、故于刑
賞之際、參以愛憎喜怒而不能盡得其平、因之恩怨
太明、激成朋黨、而天子惡其專權矣。
萬壽公主適鄭顥、上詔公主執婦禮、戒以毋輕夫族、顥
弟覬嘗得危疾、上遣使問之、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

觀戲場、上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
乎、
慈恩寺戲場、必傾都士女雜沓、而公主亦往乎、唐之
家法安在、第責其不視小郎病、猶非所以訓女也。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三年
三州七關、皆唐舊地、沒于吐蕃者、是時尚婢婢爲論
恐熱所敗、退歸鄯州、三州之衆、必非恐熱迫之使降、
蓋由婢婢諭之歸本耳。
西川節度使杜悰、奏取維州、
此時取維州、特反手之易耳、所云無憂城者安在。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爲天平節度使、植與中尉
馬元贄敘宗姓、上知之、故罷相、收植親吏下御史臺鞫、
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四年
帝可謂明且斷矣、植既貶逐、未聞元贄作何處分、或
史偶失之邪、似不應同罪異罰、
初、上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壻、敏中薦鄭顥、時顥
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
中于上、五年
李德裕薦敏中爲翰林學士、而敏中力排德裕、敏中
薦顥尙萬壽公主、而顥數毀敏中、以常情論、似均不
免以怨報德、而當時士大夫之不願尙主可知已。
孫樵上言、陛下即位以來、脩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

今未絕、度僧幾復其舊、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
何興之于已廢乎、
僧尼之禁一弛、而脩復廢寺、遂致斧斤之聲遍天下、
甚矣民之愚也、甘心以十戶養一僧而不吝、上木之
費、釋氏罪福之說、猶捉風耳、其惑人乃至于是、眞不
可解。
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
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
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
是時急務、莫先建儲、謩入相首以爲言、不忝厥祖矣。
張義潮首以沙州歸唐、復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

閬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潭奉十一州圖籍入見于
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
河湟久失復得由于吐蕃內亂不能有非唐之兵力
果能取也重成于義潮而機啟于尙婢婢
上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上與論政光應對鄙淺
上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
帛終不復任以民官（七年）
光倚帝舅之重建節兩鎭計其黷法虐民不知凡幾
矣此而猶貧奢侈可知貧而復出臨民貪殘更甚厚
賜而不任以官足爲待外戚之法
上自卽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

屬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餘黨
搜摘已盡其族從疏遠者一切不問（八年）
胡身之云宣宗絕郭后景陵之合葬誅元和東宮之
官屬則以爲穆宗母子誠預陳弘志之謀者然文宗
乃穆宗之子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克以致甘
露之禍使父果爲商臣則子必爲潘崇諱竊謂穆宗
與謀弒父雖未必然而不得諉爲不知卽位後甘心
隱忍更不討賊去商臣一間耳文宗誅陳弘志戮王
守澄并及諸逆黨雖未竟其志亦可云幹父之蠱矣
而胡氏遽欲因以追穆宗弒父之罪其猶未明春秋
之義也夫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
罪詔皆雪其冤
涯等雪冤足正會昌下詔之謬但平心論之訓注亦
仰承文宗密旨謀誅宦官耳雖其爲人死不足惜而
此一事則無當死之罪也
上與韋澳謀奪內侍權勢澳曰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
者與之謀上曰自衣黃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
爲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
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
澳綯所見不同然皆治標之法耳奪其兵柄罷其職
任還其掃除之役中人何能爲患哉但是時積重之

勢已成恐亦非旦夕所能驟革也
上密令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
曰處分語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
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九年）
具員錄處分語雖非爲治之本而亦人君所當留意
也并此不知但高語唐虞迂而不切已帝不惟念切
民事其以纂次密屬之澳尤爲得人
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
朕遂爲閒人休不敢復言（十年）
不建太子可也何不早定所立乎總之歷代建儲皆
立嫡立長之說衆口一辭遂致人君不能遲決帝之

不建太子、正以長子鄆王無寵欲立三子夔王而嫌
于非次耳間人之言非誠也
詔以回鶻有功于國、世爲婚姻、會昌中虜庭喪亂、可汗
奔亡、屬奸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龐歷即龐勒今爲可汗、尙寓安西、俟歸牙帳、當行册命、
帝雪王涯賈餗之寃是其明也正元和弒逆之罪搜
摘餘黨誅竄殆盡是其斷也惟因欲反武宗之政而
下詔表回鶻之功竟以誅討烏介爲李德裕罪則未
免以愛憎沒其是非已
上欲以韋澳爲戶部侍郎判戶部事、澳辭、上不悅、其甥
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

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十一年
澳進退不苟非當時諸臣所及士大夫當奉爲圭臬
以王式爲安南都護經略使、式至交趾、樹芀木爲柵、可
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二十年
南中多雨城尤易圮以芀竹爲之可以經久聞臺灣
之城卽用此竹兼可禦礮以柔制剛也北方無此竹
若于塹外多樹棘㭊十年後必得其用
以劉瑑同平章事、瑑與崔愼由議政于上前、愼由曰、惟
當甄別品流、瑑曰、昔王夷甫祖尙浮華、妄分流品、致中
原邱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

韋崔皆當時甲族故韋溫與愼由皆主于甄別流品
正以高自標置也瑑言洵足正愼由之失而亦未肯
直指其私
罷公卿朝拜光陵、穆宗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宮人于諸陵、
律以春秋許止不嘗藥趙盾不討賊之義則穆宗弒
父之罪亦何所逃
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濶、素多盜賊、選精
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討之、商
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
兵貴精不貴多故捕盜二百足以平湖南之叛軍浙
東二將不能制剡縣之小賊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第三子夔王滋、上愛之、欲以爲
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病疽甚、宰相及朝士皆
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王歸長等、使立之、左軍中
尉王宗實迎鄆王、下詔立爲皇太子、時上已崩、十三年
病亟不一見宰相定儲嗣僅與奄人密謀私其所愛
致亂宜已帝不立鄆王蓋早知其弗克負荷不得不
謂之明獨惜其顧命非人託孤失所耳
宣宗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
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迄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
太宗、
宣宗唐之賢君祚之不延非關宣宗之聰察也胡身

之乃與衞嗣君並譏何其謬哉

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甫進逼剡縣有衆百人觀察使遣二將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浙賊進逼剡縣衆甫百人然則初起固未至百人也乃能屢敗官軍郡縣武備之弛可見已唐之兵變屢矣民變始此未幾王仙芝之徒叫嘯蠭起蔓延南北以迄于亡蓋兵變者瓦解之形民變者土崩之勢也

受業袁佺齡 力田 開田 全校
孫 福田 稔田

鑑評別錄卷四十九

甯陽黃恩彤石琴

唐紀十三 懿宗皇帝 初諱溫更諱漼宣宗長子在位十四年

裘甫大破官軍陷剡縣衆至數千人觀察使鄭祇德遣將將兵擊之戰于剡西官軍大敗于是山海諸盜及他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 咸通元年

以百人抗官軍一戰而勝遂至千餘人再戰再勝遂至數千人未幾積至三萬非郡縣兵力所能制矣篝火微殘漸致燎原賊勢日熾大抵如此

以王式代鄭祇德爲觀察使上問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時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

賊速破則費省矣

以新募之兵當方張之寇必不能支況屢敗之後乎式所以亟請兵也然亦以當時方鎮之兵多可用故式倚以辦賊耳

裘甫分兵掠明州州民相與出財募壯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

此土團捍賊之效然亦偶爲之而未可恃也

裘甫聞王式將至劉暀勸甫急取越州據險以拒官軍得間則進取浙西過江掠揚州還脩石頭城而守之遣兵襲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

胡身之以爲觀暀策畫豈可以小盜待之竊謂暀計

似有違略但賊以全力尙不能敵王式若復分遣略地其勢更單恐大軍一臨立成瓦解此自速其斃也王輅以時勢與孫吳不同說甫據險自守急則逃入海雖卑無高論然爲甫計止能如是亦苟延旦夕而已

王式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我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若面縛以來當免爾死

甫之情亦易見也責以面縛則其詐立破

王式入越州爲鄭祇德置酒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餞祇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

載筆者第欲狀式之安閒耳式未必果爲裘甫所不敢犯祇德之行亦無煩遠送樂飲也

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使爲前鋒合諸路軍與賊十九戰連破之式預料賊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將軍于海口以拒之

急則逃入海島王輅之謀也尙可以延歲月之命故式于海口預置兵以防之

浙東軍大破賊于南陳館賊復入剡諸軍圍之賊屢出戰皆敗裘甫劉暀從百餘人出降官軍悉擒之王式腰斬暀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斬于東市

胡身之以爲王式之平裘甫亦如張伯儀之平袁晁二盜均起浙東而通鑑書式事特詳盖式儒家子成功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故通鑑因其文而序之竊謂溫公有取于平剡錄者以式制賊殊有方略可爲法于後也特于其俛仰盼睞之辭失于删削遂覺冗蕪耳

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進士葉京識監軍既登第與同年出游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胡身之以晚唐士人不能企東漢黨錮李杜諸公之萬一竊謂唐人尙知以淸議爲重若前明末季則更有不可言者身之特未之見耳

上奉佛太過怠于政事蕭倣上疏諫上雖嘉獎竟不能從（三年）

帝雖昏愚而不罪言者蓋習見宣宗之納諫雖乖其實而尙慕其名也倣疏老生常談耳固宜不足動帝之聽而亦不觸其怒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士二千號銀刀等七軍常以三百人自衛其兵浸驕節度使田牟犒賜萬計猶要求不已牟薨溫璋代之驕兵憚璋性嚴竟聚譟而逐之

兵非自驕有養之使驕者既驕矣而復縱之則其驕日甚而不可制勢必至盡殺而後已罪不在殺之者也養之縱之適以殺之耳

以王式代温璋爲武甯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因命圍驕兵盡殺之死者數千人

驕兵不可不誅然亦不可盡誅也罔分首從屠若羊豕數千人中詎少冤濫乎式此舉洵足快意而彭門之亂已肸胎于此

上游晏無節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于与奪南蠻侵軼干戈悉在于道塗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游以待遠人乂安未晩弗聽 四年

不斥言晏游之無節而第云征戍之方亟不直言荒

嬉之當戒而姑云娛游之未晩亦不敢望其盡體郵之實而但欲其示憂閔之形蛻固非責難于君而帝則褎如充耳也

以令狐滈爲左拾遺劉蛻張雲皆言其不可雲并言滈父綯執政時人號滈曰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綯爲滈訟冤雲蛻俱貶 五年

滈既上表引避可以已矣而其父代爲訟冤得不疑其父爲子隱乎遽以爲言者罪殊不可解

慧星出于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上大喜從之

以妖爲祥非司天果迷于天象也中官宰相欲逢君以爲容悅故授意天官爲此謬說耳以事應推之殆龐勛作亂之兆歟

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室時王皥復爲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 六年

宣宗以郭后與聞陳弘志之逆謀故葬景陵外園神主不祔憲宗室皥力爭不能得坐是貶官至此復申前議卒如所請可謂有執然帝之爲此正如贈李德裕官非有意正宣宗之失也祇以游晏昏湎不思省一聽宰相內官之意爲舉廢耳

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欲與節度使李福抗禮將士皆怒福命捽而毆之因置于獄劉潼代福奏遣還

國詔召成等至京見于別殿厚賜而遣之 七年

是時吐蕃衰而南詔強爲邊患者屢矣命將出師迄無成績故其氣愈驕不復自居于藩屬之列觀成等欲與節度使抗禮則知杜悰所云遣使册命徒足召侮也福捽毆械繫僅以泄一時之憤無裨邊計亦無傷國體乃朝廷召其使至京特賜引見厚加勞遣竟以此貶福官何也將欲以羈縻南詔亦何可得哉

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刖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衆悉遷嶺南吐蕃自是衰絶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回鶻既滅吐蕃亦亡河湟盡復西北無警而南詔橫

于西南蜀粵不勝其擾甚矣守在四夷之難也

夏侯孜薦高駢以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駢治兵于海門監軍李維周惡駢趣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維周不發一卒繼之駢大破蠻衆于安定

孜先薦王式于浙東茲復薦駢于安南均有成效固時相之留意人才者

高駢進擊南詔屢破之李維周匿不以聞上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以王晏權代駢駢圍交趾遣使奏捷上大喜復使駢鎭安南駢督勵將士攻交趾克之殺南詔節度使段酋遷

駢爲維周所扼幾至覆沒迨力戰破敵又爲所抑末

由上達反以逗遛爲罪及告捷之使入朝功已白矣賞亦加矣而維周概置不問何也蓋是時夏侯孜已罷相駢失其內主而維周自有中人爲之奧援也

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牓禁之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八年）

訴旱不卹揭牓以禁玩視民瘼刺史誠難逭責逐之而復掠其家貲與盜賊何異此民窮思變之明徵也乃既不治亂民之罪亦不申惰吏之罰國之紀綱安在

徐州兵戍桂州者六年不得代許佶等謀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龎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遣張敬思赦其罪（九年）

戍卒之叛由于思歸而激變則由于爽約蓋初約三年一代已六年矣而節度使崔彥曾從押牙尹戡之言以發兵多費復令留戍一年而亂作矣

龎勛等泛舟沿江東下相與謀曰吾輩罪大于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

其違戍桂州也則久留之而不得代其殺都將而剽掠也則遣中使赦罪以撫之將以覊縻叛軍而廟堂權計固已爲彼所窺況近則銀刀之酷誅足以動其

驚疑遠則王智興之濫授又復萌其覬覦乎

龎勛等入淮南李湘言于節度使令狐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不如伏兵擒之綯素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

若從湘策徐卒不至爲大患矣綯但顧目前之苟安而不圖其後固屬失策然徐卒既不爲暴朝廷已赦其罪不奉敕而輒出兵邀擊倘激成他變誰執其咎此固非怯懦文臣所敢任也

龎勛等行及徐城勛言于衆曰聞已有密敕下本軍吾輩至則族滅矣曷若戮力同心赴蹈湯火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

以族滅動衆心之疑懼迫使從已實則希冀旌節正以王智興故事據其胸中也

將士趙武等欲逃去龐勛悉斬之致其首于崔彥曾坐以倡亂之罪勛復于遞中申狀乞停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職任以釋衆疑

先除異已而以首惡歸之又以衆脅彥曾斥退戡等不從則因以為兵端也

戍卒至符離諸將請發兵擊之崔彥曾命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于虹以邀之具奏其狀

不使戍卒至彭城而迎擊于宿州彥曾之措置未為失也

賊攻陷宿州募兵得數千人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元密至將圍城賊急擊之官軍死者近三百人賊掠大船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

既據宿州即自稱留後將以邀節亦太早計矣蓋因赦使張敬思在其軍中脅使上請否則敬思佯為畫策以悅其心也追密等至州官軍勢盛賊雖一戰幸勝自揣非敵故欲入江湖以延旦夕蓋玉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之初念至是一變是以贈敬思以千縑衛送出境蓋已無所用之矣

官軍知賊已去狠狽追之比追及士卒飢乏賊出擊之

官軍大敗密等諸將皆死餘衆皆降于賊賊問知彭城無備龐勛引兵度睢水踰山趣彭城

使賊入江湖雖剿滅須時而為患稍緩矣一戰而全軍盡覆賊勢遂熾密等雖死不足蔽罪

或勸崔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攻城陷之囚彥曾于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刳而剉之

彥曾雖智略不足定亂尚不失城亡與亡之義崔氏子之錚錚者因彥曾而殺戡等亦如幽州亂軍之囚張弘靖而殺韋雍等也

龐勛遣使奉表詣京師又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附從增倍勛使劉行及攻濠州刺史盧望回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囚望回自行刺史事

詐為表詔翦滅徐州而州人皆信之者固由愚民易惑亦以銀刀等諸軍駢首就戮蹀血方新故易滋疑懼也自六朝以來河北名族崔盧並稱望回平日亦必以門地器韻自矜者故臨變與崔雍同一伎倆也

李圓引兵圍泗州辛讜勸杜慆挈家避之慆曰吾為刺史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還泗州

崔彥曾宰相慎由之從子慆宰相悰之弟也其固守

之志。兩人不約而同。乃彥曾不能保徐州。慆卒能存泗州者。非徒有幸有不幸。亦以彥曾佐助無人。而慆能用讜。得其死力也。

龐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

是時徐州已爲勛所據。彥曾亦爲所囚。朝廷既不致討。亦不予節。而猶遣使赴徐。責貶彥曾。宜其爲勛所留也。

以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戴可師爲南面行營招討使。

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

戍卒初叛。其勢尚易捕除。不速赦。沿途節帥相機剿撫。反行姑息之政。遣中使迎赦其罪。以致順流東下。莫敢誰何。直至據州城。囚節度。敗官軍。留敕使。其亂已成。其黨日衆。而後命將出師。與之角勝。措置何其謬哉。

龐勛遣吳迥攻泗州。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不敢進。杜慆使辛讜求救于厚本。都將袁公弁不可。讜拔劍將殺之。厚本抱止之。乃分五百人與讜。

讜功在泗州。洵屬非常。史所書請救事。容有溢美。劍擊公弁。厚本抱止。乃南霽雲不能得之于賀蘭進明者。至所云中途因軍吏欲還。攬其髻。舉劍將擊之。士卒共奪。不能得。則殊難盡信矣。竊謂讜雖多力。亦安能以一人劫制全軍。同赴死地。殆亦忠義所激。故踴躍用命耳。

鎮海將翟行約將兵救泗州。賊逆擊之。行約及士卒盡死。淮南將李湘將兵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屯都梁城。出與賊戰。大敗。賊遂陷城。執湘等送徐州。

辛讜以五百人入泗州。足以敗攻城之賊而走之。行約等諸將。合數千兵與賊戰。而全軍盡覆。不惟攻守勢殊。抑以將有勇怯。故兵有利鈍也。公弁不欲分兵與讜。但爲自守計耳。乃入泗州者不死。而留都梁者

不生。公弁與厚本亦均不免。得毋爲讜所笑哉。

康承訓爲賊所拒。退屯宋州。龐勛以官軍不足畏。遣將四出寇掠。至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

雍之在和州。亦如盧望回之在濠州。與開城納降無異。較焦璐之在宿州。不能守而走免者。罪又甚焉。乃望回被囚。而雍于軍罷。乃賜自盡。殆賊于是時委之而去邪。

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圍都梁城。賊棄城夜遁。可師不設備。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乘大霧擊官軍。大敗之。得免者纔數百人。可師及監軍皆死。

三師惟可師軍鋒頗銳乃因輕敵致敗遂喪其元賊勢愈熾

令狐綯遣使詣勛說諭許爲奏請旌節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脩守備

都梁大挫李湘死之淮南業已震恐至是則其勢迫矣勛已大破官軍殺戴可師而猶信綯奏請節鉞之甘言乎此非徒勛之貪愚良由唐自中葉以後于叛將務爲姑息跋扈愈甚恩賞愈渥是以勛自謂殺可師則威脅朝廷節鉞可以立致不復疑綯之紿己也

王晏權兵數退衄朝廷命曹翔代爲北面招討使

三師惟晏權尤爲懦劣智興之從子固如是乎蓋其

平日惟知阿附宦官故屢用爲帥而未立寸功

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卻敵賊軍屢敗十年

承訓征邕州蠻盧增首級假冒功賞其才略亦與王晏權相伯仲耳所以卒能破賊定亂者恃沙陀之力戰也

康承訓大破賊于雎水斬首二萬餘級賊將王弘立單騎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

龐勛之據徐州也詐爲表詔云朝廷依崔彥曾所奏欲翦滅徐人是以愚民歸怨朝廷從賊日衆朝廷蓋已知其所爲故有此敕將以攜其黨而孤其勢所謂上兵伐謀攻心爲上者然非軍威大振賊勢漸衰從逆之民亦未能遽散也

康承訓進逼柳子寨賊將姚周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龐勛聞之大懼乃殺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等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號

勛至此無復旌節之望故殺彥曾蓋前此猶欲效王智興之逐崔羣也

龐勛至豐縣擊魏博軍諸寨皆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退屯兗州

王弘立既敗于雎水姚周復敗于柳子二人皆賊之

驍將勛所恃以敵官軍者也至是見勢不支故撤境內之兵自將而出其不遽西擊康承訓而北犯曹翔者北軍已至豐沛恐西出則根本空虛翔必將乘其後也

龐勛欲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不若且休兵或曰宜乘聲勢破走西軍勛父舉直以書勸勛進軍勛意遂決

勛此時若回彭城承訓亦必統諸軍進逼合圍即欲休兵聚糧何可得哉乘勝進軍尚是救死急策無如一戰而敗也

馬舉帥精兵三萬渡淮救泗州大敗賊衆王弘立死與

迴退保徐城泗州被圍七月至此始解

賊雖四出攻掠而淮南未被蹂躪者泗州有以扼其
衝也破賊解圍雖由于舉而堅守待援杜慆及辛讜
之功尤著

龐勛合兵五六萬人趣柳子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
先至者遇伏敗走比勛至其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
急追之殺賊數萬勛遁歸彭城

勛悉衆爲此大舉欲儌倖于一戰之勝耳敗則不可
復振矣

馬舉圍濠州曹翔拔滕縣賊將朱玫以沛縣降康承訓
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等寨長驅進抵宿州之西

築城而守之龐勛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

以勛之殺戮焚掠凶虐暴著至此乃禱神飯僧欲以
求福不知神佛特不與人事耳若果有靈早應降殃
而何福之可求乎

龐勛使張儒等將兵數萬拒官軍龐舉直許佶守徐州
自引兵而西欲掠宋亳其將張玄稔遣心腹白康承訓
約期殺賊將以城降至日玄稔勒兵殺張儒等數十人
開門出降

承訓之破賊雖仗沙陀之力而非玄稔爲之內應亦
未能遽克徐州也勛之西出欲掠宋亳以分官兵之
勢因解宿州之圍但勢已不支安能轉敗爲功乎不
過稍緩須臾之死而已

張玄稔引兵趨符離斬其守將收其兵北趨徐州龐舉
直許佶嬰城拒守玄稔至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
汝曹奈何爲賊守于是守城者棄兵而下開門納官軍
悉斬龐舉直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
州平

先既誅銀刀等驕兵數千人茲復誅桂州戍卒親族
數千人雖皆罪由自取而漫無區別其不無枉濫可
知已

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康承訓引步騎
八萬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追及之于亳州官

軍縱擊殺賊近萬人勛死獲其尸

勛不死于徐而死于亳

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
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
之蕘逃于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飮之

蕘崔氏子必素以門地自高故矜器韻而不理政事
乃至杖訴旱民舉庭樹爲例逐之而飲以溺亦自取
之也然唐自中葉以來但見兵逐帥不聞民逐吏乃
上年陝州已逐刺史劉仁規今陝州復逐觀察使是
民欲效兵所爲也固將大亂而不可收拾已

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殺南詔使者酋慶欲激怒南詔以

求功、西川大將恨師望、遣人導南詔使入寇、朝廷徵師
望還、以竇滂代之、滂貪殘更甚于師望、
師望先以欺罔朝廷得專方面、至此復殺酋慶、欲致
寇以倖功、似此爲國生事之人、安可付以邊防重任、
況又貪殘嗜貨、致士卒欲食其肉乎、乃復聽其巧營
自脫、置身事外、唐之紀綱掃地盡矣、欲不亂亡得乎
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陷犍爲、進陷嘉州、竇滂自將
兵拒之于大渡河、蠻乘桃爭渡、滂懼、自經于帳中、徐州
將苗全緒解之、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
單騎宵遁、三將亦引去、
全緒健兒也、但如滂者、平時則肆其貪殘、臨敵則輒

思退縮自經、而死獲保首領、亦云幸矣、解之非也、
西川之民、聞寇將至、爭入成都、時但有子城、亦無壕、人
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
之、(十一年)
是時南詔方強、屢爲邊患、唐之備邊、惟西川爲尤亟、
而成都、軍府重地、全蜀恃以無恐者也、乃既無郛郭、
又無壕塹、但憑區區子城、而水泉復竭、一旦寇至、將
何以支、膺節鉞者、平時何漫不措意邪、且城中湫隘
如此、安可聽民聚處、此高駢所以馳使開城歟、
路、嚴韋保衡上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橈不進、又不能
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尋再貶
恩州司馬、
承訓固非良將、而平徐州不爲無功、乃因二相劾奏、
疊加貶謫、幾與喪師失地同罰、一旦有事、將何以責
將帥立功乎、所云國家好負人者、此其一端歟、
南詔進軍新津、節度使盧耽、遣使告急于朝、且請遣使
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支詳爲宣諭通和使、蠻以
耽待之恭、亦爲之盤桓、成都守備、由是粗完、
外寇深入、官軍大挫、而遣使通和、將以紓患、適足召
侮而已、然耽之爲此、外示羈縻、內脩守備、計未失
後世庸帥、不量彼己、偃蹇自尊、既乏禦寇之略、又無
守城之具、高談坐鎭、謬示雍容、遂致開門揖盜、而身

不自保、其才識又遠出耽下已、
蠻軍抵成都城下、盧耽使楊慶復等、禦之、蠻屢攻不能
克、援軍至、蠻燒攻具遁去、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
塹、引水灌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
都、
守城先守門、築壅門城、(即今之甕城)而門不露矣、孤城亦
未易守、穿塹環城、引水灌滿、賊不能近城、雖無外郭、
而城不孤矣、此守城所當留意也、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楊堪等上言、此風殆不可長、宜
加嚴誅、以懲來者、
民不畏官、卽作亂之漸、況刺史之尊、又非令長可比、

堪等所言乃古今不易之論無如唐之姑息先施于
叛帥繼加于驕兵又移于亂民也

葬文懿公主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
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
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十二年）

古今之溺愛其女鮮有如帝之甚者乃至族醫官貶
宰相飾終之具糜費不貲又因思之不已更作新曲
盛爲伎樂是以哀始而以樂終也蓋用情無準卒爲
淫侈而已

國子司業韋殷裕告郭淑妃弟敬述陰事上大怒杖殺
殷裕籍沒其家（十三年）

告淑妃弟不問其所告之事輒即杖殺籍沒帝之嬖
惑深已然則其愛文懿公主非愛公主也將以悅淑
妃耳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
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
浮圖寶帳香轝幡花幢蓋以迎之（十四年）

自憲宗元和十四年至此三迎佛骨惟此次尤爲侈
靡然帝非佞佛也特借爲淫侈之觀以悅耳目而乃
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詎非大命將傾先爲之兆邪未
幾而宮車晏駕矣生得見之死亦無恨非語讖而何

上疾大漸左右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
上崩僖宗即位行深文約皆封國公

謂佛有靈乎帝求福而得疾謂佛無靈乎帝言死而
死至矣彌留之際在廷大臣無一預顧命者建儲擁
立惟兩中尉之言是聽而宦官封公實始于此

僖宗皇帝（諱儼改諱儇懿宗第五子在位十四年）

盧攜上言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竊見關東去年
旱災自虢至海所在皆饑小民坐守鄉閭待盡溝壑而
有司以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朝廷倘不撫存百姓
實無生計（乾符元年）

攜于初政首請䘏民可謂知本計已觀其所言則當
日之民不聊生槩可想見即使曲加振貸仍恐實惠

不能徧及痌瘝未獲頓甦況以具文付之悠悠哉

路巖削官爵長流儋州尋賜自盡初巖佐崔鉉于淮南
鉉知其必貴既而入爲御史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
鉉曰路十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

少年驟登貴仕鮮克終者況巖之怙寵擅權罪由自
取乎此進取所宜深戒也

南詔寇西川濟大渡河兵馬使黄景復俟其半濟擊敗
之蠻分兵潛濟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設伏大敗之
蠻兵繼至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大渡河之戰景復非不盡力初亦獲勝卒以衆寡不
敵軍無繼援致潰耳高駢遽坐以失守腰斬未免過

苛。

南詔進攻雅州、成都、驚擾、坦綽、遣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子、面訴冤抑、今假道貴府、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怯、欲許之、楊慶復不可、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

欲許借廳。是不敢拒其入城也。彼入則城不可復守矣。且彼甫至雅州。距成都尚遠。而爲其虛聲所怖遽如所請。與開門揖盗何異。叢之識略遠出盧耽下矣。賊未至而先焚城外民居。言守備者多出此計。不止叢爲然也。

上年少政在臣下、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賊

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百姓流殍、相聚爲盗、所在蜂起、州縣兵少、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盗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聚衆起于長垣、

唐所患者叛帥亂軍。而大盗乃起于草澤。其致亂之由。史備書之。以爲千古龜鑑也。天子失其操柄。而羣小鬨于内。有司苛于誅求。而民怨叢于外。恩不足綏懷。威不足震懾。民離盗熾。土崩之勢成已。

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以爲不可、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蠻聞我來、何敢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汙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二年

成都湫隘。安能容數十萬避兵之民。共處其中乎。然亦自度威略足懾蠻寇。故決計縱民而不復疑慮也。

蠻方攻雅州、聞高駢至、遣使請和、駢奏南蠻易以枝梧、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

駢帥蜀無功可紀。而初至殊有膽略。

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請賜高駢、及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

南詔屢請和而盗邊不已。其通書中國。但由督爽牒中書。固已傲然無復屬國之禮。此時惟有敕邊吏卻

其使。不受其書。益脩邊備。待其來則擊之耳。攜云不答書恐其益驕。而自中書發牒。又嫌敵體。因請下詔責其負恩。令兩節度錄白與之。何足以折南詔之心哉。徒爲辭費而已。

初、南詔圍成都、楊慶復募突將、以禦之、及高駢至、悉令納牒、停其稟給、突將作亂、入府庭、駢走免、監軍使人招諭、許復其職名稟給、久之乃肯還營、

駢方以蜀兵可用。奏請勒還諸道客兵。又請自將本軍擊南詔。且累經戰陣。非不知兵。乃不厚結突將爲已用。反以刻核致變。何也。迹其生平。未免大言亡實。其帥蜀。不惟遠遜韋皐。亦迥非李德裕之比已。

王仙芝及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寃句人黃巢聚衆數千應之巢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民困于重斂多歸之

盜賊初起揭竿斬木烏合一時耳亦何能爲所以如火燎原不可撲滅者以民爭歸之故其勢日熾民豈願爲盜重斂歐之也後之有國者尚鑒茲哉

董禹諫上游畋上賜金帛以褒之邠甯節度使李侃奏爲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賂官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楊復恭等訴于上禹坐貶郴州司馬

復恭以楊欽義養孫爲樞密使中人養中人爲孫仍爲中官也侃爲節度使則人非中人官非中官矣而乃爲假父求贈官昌言爲中人假子而恬不知媿侃無足責而唐之士風日下亦略可槩見已

賜宣武感化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各于巡內游奕防衛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

唐都西北而錢米仰給東南故山東盜起則有梗漕之患後世元失江南而陳友定仍于福建運米上供則以北都瀕海運道無阻也

王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愼由之弟也

是時崔氏子官于中外者何纍纍若若邪蓋愼由輩別流品之效

高駢築成都羅城蜀土疏惡以甓甃之不扑撻而功辦恐南詔揚聲入寇役者驚擾奏遣僧景仙說驃信使歸附中國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不決由是訖于城成邊候無警

成都舊有子城加築甕門城至此乃更築羅城不惟藩籬益固亦不至湫隘難容此駢之有功于蜀也欲築城先縻南詔殊有方略但遽以公主餌之亦陋已

王仙芝攻蘄州王鐸弟鐐（先爲汝州刺史爲賊所執）以書說刺史裴偓歛兵不戰爲之奏官偓表陳其狀諸宰相皆云仙芝小賊赦罪除官益長奸宄鐸固請許之

諸宰相之言殊不謬鐸獨排衆議而固請許之何也得非以鐐已爲賊所質因欲贊成其謀以脫鐐于厄乎

以王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授之仙芝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毆仙芝傷其首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肆焚掠

揣王鐸之意非果欲官仙芝也縻之以官因散其衆俟其赴官左軍加以罪而戮之耳此可以餌仙芝而不可以欺巢故鼓衆脅仙芝以拒命豈徒以官不及己哉鐸此時亦何顏立于百僚之上乎

南詔驃信酋龍卒子法立委國事于大臣鎮西南道節

度使辛讜奏南詔遣段瑳寶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疲敝中國請許其和使贏瘵息肩

唐所以厚撫回鶻吐蕃而不肯屈意于南詔者以回鶻吐蕃皆在西北動輙逞其四足馳突郊畿而南詔遠隔西南有黔蜀爲之捍蔽故也詎知西川爲國外府一經蠻寇則貢賦不充而戍兵餽饟仰給度支其縻費難以數計哉

賊帥劉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上表求官彥璋亦自附降狀敕以彥璋爲右監門將軍令散衆赴京師以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彥璋不從

彥璋欲自爲江州刺史耳散衆赴京朝廷詎能容之

欲以此術縻黠盜宜其不從也

王仙芝黃巢圍宋威于宋州張自勉將忠武軍救宋州賊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受宋威節度鄭畋不肯署奏鐸攜求罷畋亦請歸養疾上皆不許

是時宰相即同心協力猶恐未足撥亂轉危況各執偏見自相水火乎

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于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明崔安潛張自勉之功請正宋威欺罔敗衂之罪并自請罷黜不從

是時攜于諸將意屬宋威高駢而畋意屬安潛自勉卒之威駢悞國安潛自勉尙有功可錄則攜之知人固不及畋也帝于諸將之功罪旣漫無權衡三相之爭論亦不置可否蓋苟安目前而于天下事一無所措意也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諭王仙芝仙芝遣尙君長等請降于復光宋威遣兵于道中刧取之奏稱于潁水西南生擒以獻詔御史鞫之竟不能明斬于狗脊嶺

威先旣妄奏仙芝之死又刧取君長等以爲己功乃朝廷始終倚任卒不加罪者必有爲之內主者也即此事亦非難明豈御史果憒憒哉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東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元裕代威張自勉副之

威至是亦自揣不勝招討之任矣還鎭養疾固所願也

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等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迎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于蔚州請爲留後

沙陀自國昌始以討龐勛有功賜姓名（即朱邪赤心）爲節度使克用因之遂肇後唐之業

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黃梅斬仙芝傳首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尙君長之弟讓帥仙芝餘衆歸之巢襲陷沂州濮州旣而屢爲官軍所敗乃遺節度使張裼書裼奏之詔以巢爲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不至

仙芝就戮巢膽已寒況屢敗之餘不敕元裕督諸將

乘勢進討而聽其僞降遽欲縻之以官乎詎知其姑
爲緩兵之計而釋甲歸朝則必不肯也
黃巢自滑州略宋汴、攻衞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宣
武昭義兵三千、共衞宮闕、以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
使、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
時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轉掠湖南、別將曹師
雄、掠宣潤、沿江所在繹騷、巢亦有南下之志、而先向
東都、牽制官軍、俾還救根本、然後乘隙引兵渡江攻
陷虔吉饒信等州、與重隱並擾江西也
曹師雄、寇湖州、鎭海節度使裴璩遣兵擊破之、王重隱
死、其將徐唐莒、據洪州、

師雄敗、重隱死、唐莒雖據洪州、而饒州爲彭幼璋所
克、江西之賊勢衰矣
南詔遣趙宗政來請和親、盧攜欲許之、鄭畋固爭以爲
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
詬、何以儀刑四方、畋攜皆罷、
攜欲與南詔和親、主高駢之議也、參觀辛讜所奏、駢
亦不爲無見、但遽許妻以公主、洵有如崔澹等所云
不識大體者、殆以唐與吐蕃回鶻和親例、以公主餌
之、不知此不足以結驃信之歡邪、
李國昌欲父子並據兩鎭、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
擊寧武及岢嵐軍、

唐之和親、屢行于回鶻吐蕃、而獨靳于南詔、其姑息
之政、屢行于河南北諸叛藩、而獨靳于國昌父子、是
時羣盜半天下、而黃巢之勢尤熾、謀國者曾不知先
其所急、而更欲挑釁于邊塞之外乎、殆以巢已渡江
而南、遠在閩粵、遂視爲可緩邪、
黃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
福建諸州、
是時承平日久、南中人不知兵、故巢以其衆縱橫馳
突、如行空虛之地、而守令之避賊倖免、大吏之諱飾
掩覆、正不知凡幾矣、
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通鑑特書威薨、殊乏義例、或以威久任討賊、故終書
之、乃胡身之以爲握兵玩寇、不能報國之戒、夫威死
未爲不幸、書之何足爲戒哉、若云朝廷不能正威欺
罔敗衄之罪、而聽其獲保爵祿以歿、故書官以示譏
則可耳
詔昭義節度使李鈞等、討李國昌父子于蔚州、鈞及河
東節度使崔季康、與李克用戰于洪谷、兩鎭兵敗、鈞戰
死、
沙陀兵精、爲諸道冠、況以國昌父子之勇、其鋒豈易
當哉、一戰而覆軍殺將、固其宜也、使于此時赦克用
之罪、權假旌節、亟徵其兵、責以討黃巢自効、何難再

奏彭門之功乃許不出此而以全力與之角雖幸而
勝之而兵疲財匱寢以養成巢賊滔天之勢故一旦
北向遂不能禦已

高駢遣張璘等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

彥等自降巢自趣粵不關兩軍之勝敗也駢因巢去而飾言璘等屢破賊以爲己功耳

辛讜使賈宏等往南詔未至相繼卒于道時讜已病風痺召徐雲虔執手流涕厚具資裝而遣之雲虔至善闡驃信待之甚厚留十七日而還

以讜之勇而拳拳于覊縻南詔詎非以中原鼎沸邊衅不可開邪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牓其上曰有告捕者賞錢五百緡盜侶告者賞同平人于是諸盜互相疑無地容足

此以盜治盜之法後之捕盜者多用之蓋其法亦非創自安潛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充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鐸奏以李晟曾孫係爲行營副都統將兵屯潭州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是時方用兵于沙陀而河東屢有兵變朝廷方從事于西北而帝獨壓南顧之憂蓋亦知巢必不肯久淹于嶺外也鐸以討賊自任而先用係以重兵控扼長沙殆將以杜巢之北竄歟

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奏聞朝廷不許巢復表求廣州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宰相請除巢府率從之

初以旌節予叛帥猶可也繼乃欲以官縻盜渠意將餌之使釋兵歸朝然後以事誅之耳而已爲彼所窺矣彼求節使欲擁方鎮自雄因之世襲效兩河故事也若東身自歸則長安一匹夫勿論府率即爲宰相亦虛名虛位一武士能執而戮之彼亦安肯自投羅網哉且前已以巢爲右衛將軍而不受今又何必多此一除哉

高駢奏請以郎幼復充留後守浙西遣張璘將兵五千于郴州守險王重任將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臣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詔不許

王鐸自請討賊而控扼先在潭州距廣州尙遠駢自請擊巢而直趨庾嶺去廣州爲近其勢銳于鐸但駢之爲此言一如其請討南詔皆非情實許之則其詐立窮而無如朝廷之爲其所愚也

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急攻廣州即日陷之殺節度使李迢巢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

觀此則當日卽以廣州旌節予巢亦未必能縻之嶺南也

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

朝廷不許駢自將度嶺討賊者將倚之以控制南北襟喉轉輸東南財賦也其委寄亦重矣

黃巢抵潭州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陷之係奔朗州尙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

鐸自出討賊爲帝分憂乃一失之係再失之漢宏蓋果于任事而闇于知人也

黃巢北趣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拒之于荆門設伏大破之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

王鐸帥衆趣襄陽欲會巨容之師乃巨容全晸合力破賊而鐸不預其事何也巢敗走至江陵其衆什損七八假令鐸不先去劉漢宏不焚掠則二將躡之于後鐸遮之于前以生力軍邀擊殘寇巢可擒矣鐸以相臣身爲元帥而進退失據致誤事機惜哉

黃巢與尙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

荆門之捷奏報亦未必盡實但轉敗爲勝賊勢當稍衰矣不乘勢躡之江濱而聽其東渡已失一機況二將一存觀望之心一値更代之際而王鐸亦不聞作何調度遂致縱賊不擊釀禍滔天豈非天不祚唐益滋其亂乎

上好騎射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駮放上笑而已 廣明元年

安有開擊毬進士科而堯舜爲考官者乎野猪謬矣

高駢遣張璘等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時江淮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宰相已下表賀朝廷差以自安

江淮諸軍之奏捷不實高駢爲之也宰相已下之表賀盧攜倡之也一相一將中外應和互相欺飾以偷旦夕之安而帝方從事于蒱博嬉游不復以安危爲慮欲不亂亡得乎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巢以賂啗璘且致書請降于高駢求保奏駢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奏悉遣歸賊詗知之乃請戰駢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巢非無可滅之機乃一誤于劉巨容再誤于駢遂益不可制

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以崔澹之說爲是、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自咸通以來、蠻屢爲寇、徵兵運糧、踰五十年、百姓困爲盜賊、今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則可矣、

安潛主澹說、自是崔氏一家之論、攜瑑所言、乃實在利害也、唐至此時、羣盜充斥、府藏空竭、兵驕民困、社稷將危、救亡之不暇、安有餘力、再與南詔相持哉、使酋龍不死、安潛其旰食乎、

黃巢自采石渡江、兵勢甚盛、畢師鐸言于高駢曰、今賊數十萬衆、若踰淮、必爲中原大患、駢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上表告急

駢至此、情見勢屈矣、欺飾之罪、盧攜亦不能爲之掩覆、而朝廷則莫敢加以褫奪也

蔚朔等州招討都統李琢、與李可舉、赫連鐸、共討沙陀、其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李克用引兵擊文集、可舉遣韓立紹邀擊、大破之、琢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

琢聽之子晟之孫也、其才略自優于係、

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游獵、酒酣言曰、吾聞黃巢北來、一旦天子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漠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克用之言出自肺腑、蓋其意欲乘時立事、與羣雄角逐于中原、固不甘老死沙漠、亦非必効忠唐室也

黃巢衆號五十萬、曹全晸以兵六千與戰、頗有斬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高駢不救、巢擊敗之、時汝鄭把截使齊克讓、引兵還兗州、諸道屯溵水者皆散、巢遂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全晸克讓、朝廷所恃以防淮者、駢則淮南節帥、兼爲諸道行營都統者也、乃全晸等既相繼敗退、駢按兵坐視、以致諸道瓦解、巢于是長驅、徑度志在直犯兩京矣、

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之、盧攜曰、雖

與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從之、既而淮北相次告急、攜稱疾不出

初求天平不與、繼求廣州不與、至是不俟其求、遽以天平授之、巢必拒而不受、徒取侮耳、豈徒不能止其剽掠哉、瑑之計亦謬而陋已、攜薦高駢爲都統、置之淮南、恃以禦巢、至此巢將渡淮、駢不能制、而猶云賊不能入關、豈知巢已窺見朝廷之虛弱、志在取京都乎、

齊克讓奏、黃巢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問罪、上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

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
令孜久欲奉帝幸蜀其自請守潼關非誠語也故旋
進幸蜀之策而崔沆豆盧瑑力贊之蓋預有成謀也
但時勢至此亦不得不然使明皇不幸蜀必爲梁之
武帝僖宗不幸蜀必爲明之思宗
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退保潼關于關外置寨
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凍餒交
迫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
觀克讓此奏潼關尙可守乎
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
已閭里晏然

是時朝廷但謀守潼關置東都于度外故巢至而允
章等即相帥迎降
上命選神策弩手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赴潼關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聞當出征
父子聚泣更以金帛顧病坊貧人代行
以二千之兵當數十萬之寇即使精銳亦慮衆寡不
敵況富家子及病坊貧人乎
承範進言聞黃巢以數十萬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
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關上又未聞
爲饋餉之計臣竊寒心
發兵而不籌餉謂無可籌則車駕出幸後府庫金帛

何以爲長安軍民所掠取乎帝本庸闇既不肯出內
帑以供軍而田令孜意在奉帝幸蜀宰相附之雖遣
承範等守關非其本計故但置糧料使而更無饋餉
之實也
承範等至潼關與齊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至舉軍大呼
聲振河華克讓力戰士卒飢甚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
賊急攻關關上兵皆潰承範率餘衆脫走
哥舒翰之兵力非不足保潼關所以棄關不守者楊
國忠趣之出戰而敗也若克讓承範兵單餉闕何以
支巨寇乎
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

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
廩非避事也內藏不發外運梗絕而置使以東道糧
料爲名廩之肉豈足食乎
制以黃巢爲天平節度使以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田
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于攜而貶之攜
飲藥死
巢已入華州乃以天平旌節授之尙可冀其回軍赴
鎭平攜之貶雖由于令孜之卸罪然悞國當誅其獲
保首領未爲不幸也
田令孜帥神策兵奉帝自金光門出金吾大將軍張直
方帥文武數十人迎黃巢于霸上民夾道聚觀尙讓諭

之日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
賊勢如此而民不畏避更相與夾道觀之何也固足
見人心之已去亦由巢自入東都更不虜掠且託言
入京問罪沿途必先有安民牓子也
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
早從李德裕之言不至此
黃巢卽皇帝位于含元殿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
巢僞相首用崔氏子其亦重門品邪
黃巢將朱溫屯東渭橋溫少孤貧與兄昱存隨母王氏
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戒家人曰朱三非常
人也汝曹善遇之

明太祖幼時亦隨母傭于劉氏後亦起自羣盜而有
天下二太祖皆姓朱皆生于淮左右其微時頗相似
鄭畋謁上于駱谷請得便宜從事許之畋還鳳翔召將
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畋曰諸君勸畋臣
賊乎因悶絶仆地自午至明旦尙未能言
畋先通表于巢後乃起兵勤王卒成克復之功史稱
悶絶自午至明旦者以見草表署名畋初不與聞也
此春秋爲賢者諱之義也
鄭畋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順
逆刺血與盟密約鄰道合兵討賊時禁兵分鎭關中尙
數萬皆往從畋軍勢大振

此數萬之衆何不遣赴潼關可見田令孜志在奉帝
幸蜀以避寇守關非所計也畋一呼而軍勢立振固
由忠義所激亦緣令孜已隨帝西行不復居中爲之
掣肘也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
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不如拒
之衆以爲然乃悉殺巢使者巢使朱溫等擊河中重榮
與戰大破之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于渭北
重榮首先迎降今亦反戈歸正雖巢之調發不已有
以逼之未始非鄭畋首倡大義有以感之也
車駕至成都上遣使趣高駢討黃巢駢終不出兵上至

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
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中和元年）
盧攜已死駢失其內主矣而帝猶不悟所謂大惑莫
解者也
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黃巢遣尙讓王播
寇鳳翔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大敗賊于龍尾陂斬首
二萬餘級
龍尾大捷鳳翔之軍勢愈振
有書尙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尙讓怒大索城中能爲
詩者盡殺之凡殺三千餘人
唐人重詩律往往以詩得名位安史猶學爲詩雖鄙俚

弗恤也今城中詩人乃有此厄邪

代北監軍陳景思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獷悍暴橫李友金說景思遣使詣行在請赦李國昌父子之罪召以為帥李克用帥達靼請部萬人赴之

此時召克用惜其已晚雖未獲其用而卒資其力以破賊

鄭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唐之失兩京雖由于高駢之縱賊盧攜實罪魁也唐之復京城雖由于諸將之力戰畋乃功首也

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之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爭讙呼出迎官軍

巢所以擁眾不敢拒戰棄城而走者怵龍尾之敗也

宗楚為鄭畋之副都統弘夫則畋之行軍司馬二將先入遂克京城畋之功也

宗楚等恐分其功不報諸將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諷知官軍不整引兵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處存收餘眾還營巢復入長安

宗楚等以先聲怖賊遂復京城賊之大眾固未挫傷

且露宿霸上亦未遽遲也不于此時迎請鄭畋入城會合諸軍為且守且勦之計而遽欲自專其功復縱兵大掠以致為賊所乘軍敗身喪京城得而復失惜哉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于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縱沙陀剽掠而歸

克用習見承平時供軍之厚而不知今非昔比也其縱兵剽掠則仍沿叛將亂軍之惡習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須賜從駕諸軍不及蜀軍郭琪以為言令孜酌酒以賜琪琪知有毒歸殺婢吮

血吐黑汁乃解遂帥所部作亂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奔廣都

令孜時時以毒酒自隨蓋諸將有不附己者得以就便酖之也意其所殺亦多矣

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遭屠害獨北司平善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天子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沈之于蟇頤津

昭圖所言切中時弊但刑賞之權久歸北司出納之任專屬令孜況幸蜀以後天子左右罔非田氏之黨

宰相尸位朝臣備員其勢已牢不可解而乃直攻其短冀上心之一悟乎適足以觸怒而速禍耳此忠而愚者也

高駢移檄四方云將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出屯東塘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鎮海節度使周寶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爲後患罷兵還府

駢志不在討賊途人知之矣而猶詔趣之使進兵乎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倉庫虛竭糧饋不繼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以留務委之西赴行在

以畋之忠義猶爲昌言所逐蓋唐末惡習恬不爲怪也其得保首領不爲李絳亦幸耳

鄭畋累表辭位以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昌言逐畋卽授節鉞兼荷招討之命蓋鳳翔當長安西路要衝不得不急仗其力以捍賊無暇更責其逐帥之罪也

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以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二年

鐸雖代駢爲都統并加都都統之號亦不能調發駢統內之軍也所將者周岌王重榮諸軍耳

高駢好神仙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駢倚用之如左右手事皆決于用之

自古好神仙爲方士所惑者多矣未有如駢之甚者駢頗有才略似不至如是之愚蓋自得志以後驕愎凶虐欺詐不忠久已獲罪于天故天奪其魄假手用之輩以速其死亡也

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易定河中邠甯鳳翔保大定難忠武等官軍四集黃巢勢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巢克京城既得之而旋棄之既棄之而復據之既據之則亦惟僭竊苟安而不復爲攻取之計蓋草賊器

小易盈本無智略故坐待官軍之集而其勢自蹙也

以湖南觀察使閔勖權充鎮南節度使時鍾傳據撫州又據洪州朝廷以勖本江西牙將故置鎮南軍以勖領之因討傳勖知朝廷欲鬭兩盜使相斃辭不行

初縻盜以官欲其釋兵赴闕更以事誅之而盜不應也繼又假盜以節使之別赴他鎮將兩鬭以斃之而盜不受也姑息苟且徒爲詐欺其用意灼然易見安得不爲奸黠所窺哉

加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表訴言辭不遜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軹道之災豈獨

往日、
駢言固屬狂吠。但所云奸臣未悟陛下猶迷者。亦非過也。
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略曰、縮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以爲不用、如何爲用、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天步未傾、皇綱尙整、君臣之禮、未可驟陵、
直責以擁兵玩寇。亦復奚辭。何必斤斤與之角口邪。天步未傾。業經播越。皇綱尙整。莫救凌夷。此言何足以折駢之不臣哉。
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業許以公主、而不早降。卒致南詔遣使弭迎。亦不得不予更傷國體
黃巢將朱溫見巢勢日蹙、殺其監軍嚴實、舉同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
是時但喜溫之歸降。而不料其旋傾唐祚也。
時諸道兵會關中、獨平盧留後王敬武受黃巢官爵、故不至、王鐸遣張濬往說之、敬武卽發兵從濬而西、
是時勤王兵大集。巢勢已蹙。故濬之言易入。此非可以口舌爭也。
黃巢兵勢尙强、王重榮患之、行營都監楊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强兵、以朝旨諭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王鐸乃以墨敕召李克用、
朱溫之降。王敬武之至。究無關成敗之數。決計召克用。遂以破賊復京。復光之功應居第一。
蜀賊阡能黨愈熾、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高仁厚爲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仁厚以計散其衆、獲阡能及其黨羅渾擎等悉誅之、
是時乘輿在蜀。寇氛日熾。實爲肘腋之患。仁厚不妄戮一人。而能六日平五賊。功亦奇矣。但以賊帥五人之力。安能驅脅數千不思亂之民使之從己。既已屢挫官軍。自知罪重。結爲死黨。又安肯一聞諜者赦罪之言。不復疑畏。相與倒戈崩角。歸降竟無一人與賊

帥同心乎。此則不能無疑。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自高潯之敗、諸軍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故謂之鴉軍、
可見克用不至。諸將必不能破巢。
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巢弟)于沙苑、克用進屯沙苑、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鎭、田令孜以鐸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巢悉衆度淮。遂覆兩都。鐸爲都統。責有攸歸。安得以縱賊之罪。獨坐高駢哉。都都統之命。不以屬鄭畋而

以屬鐸不惟委任失當亦復功罪不分况出師以後
寸効未展則罷之是也

李克用進軍乾阬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尙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

沙苑一戰賊膽已寒第挫其偏師耳至是悉衆出拒再致輿尸而其勢不支矣

李克用進圍華州黃巢陰爲遁計發兵扼藍田道遣尙讓救華州克用與王重榮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等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乘屢勝之勢而遣將入城出其不意示以不測俾賊驚而自擾亦一奇也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賊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黃巢焚宮室遁去（三年）

巢先爲遁逃之計其在長安既不固守亦未必力戰渭南屢敗膽已落矣

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以崔璆家貴身顯爲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于所在斬之

璆相巢于長安與之相終始乃巢遁而不與俱去坐待顯戮何也豈其自恃門胄朝多親黨猶冀倖漏網邪

楊復光卒于河中軍中慟哭累日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斥其兄復恭爲飛龍使令孜專權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復光雖由宦官進而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首建策召李克用破賊收京功冠諸將乃未聞加以殊賞反于其卒也併斥復恭令孜之陰賊固無足責帝何竟形同木偶邪

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爲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于宰相上畋以故事爭之二人乃令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鳳翔畋亦累表

辭位乃罷爲太子太保

畋于乘輿播遷人心渙散之際首唱大義號召勤王遂能破賊收京厥功甚偉雖鄜城既得旋失畋復爲昌言所逐而王靈復振畋有力焉較諸王鐸再爲統帥莫展一籌者相去胡可以道里計哉雖主闇時危受制權閹尙能不失所守奉身以退亦足風已

武甯節度使時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父損爲散騎常侍時在蜀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鞫之蕭遘爲之奏辨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

是時天下　藩鎭移于北司外奪于方鎭羣臣第俯

仰其間與之波靡遘雖爲宰相備員而已卽欲有所執持亦何可得史稱其屢與令孜爭辨朝廷倚之恐未必然也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引兵趣汴州朱全忠告急克用追巢于中牟王滿渡奮擊大破之

巢雖棄長安東遁其衆尙强非諸將所能制中牟一挫勢遂不支克用之功也

賊遂潰尙讓帥其衆降時溥李讜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及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于封邱又破之巢收餘衆奔兗州四年

唐之祚雖移于朱全忠實則傾于黃巢非惟唱亂稔禍毒流海內且全忠乃巢將降唐而佐全忠吞噬諸方鎭以成偏霸之業如從周輩又皆巢將降于全忠者也

李克用至汴州營于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于上源驛全忠就置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發兵攻之克用醉不之聞郭景銖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縋城而出

克用破巢有功于汴而其雄武則全忠所畏且忌者也蓋全忠陰懷吞噬篡奪之志視當時諸將無足與敵惟克用擁强兵威略出已上故欲乘其不意除之以免後患當其固請入城早已蓄謀于心彥洪特贊其決耳史稱克用乘酒使氣全忠不平彥洪因而進計似猶未得全忠之情也

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脫歸者以變告劉氏立斬之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當訴之朝廷辨其曲直克用引兵去

劉氏雖智先旣不能止克用之入城且是時全忠兵力尙微克用親兵雖爲所屠而大軍未動若表奏朝廷移師問罪汴人必不能支遽引兵去俾得養成氣勢遂爲勍敵于計未爲得也且以當日朝廷之闇弱而望其辨明曲直主持功罪亦何可得哉

武甯將李師悅與高讓追黃巢至瑕邱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幷斬言首以獻于溥

巢搆亂十年縱横幾遍天下及其勢敗衆散乃卒歸兗州由寃句至瑕邱鼠伏鳥竄隕首荒谷何其憊也豈亦狐死不忘首邱邪讓爲巢股肱之將名次于巢至是亦反戈相向固不足責也已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朱全忠爲所攻勢甚窘求救于天平節度使朱瑄瑄遣弟瑾將兵敗宗權于金鄉全忠與瑄約爲兄弟

借李克用兵以破黃巢而謀害克用借瑄兵以破宗

權而卒滅瓘瓘不止負心于王重榮全忠雖僭竊一時其居心則盜賊之不若已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得自免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朝廷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

朝廷亦非專務姑息蓋慮克用併全忠則益不可制全忠破克用則歸怨于朝廷不若和解兩縻之耳

義昌節度使王鐸厚于奉養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于高雞泊殺鐸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掠其資裝侍妾彥禎奏云爲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鐸蓋以大盜誅除道塗無梗故從容按轡仍脩承平使相之威儀而不虞從訓之伺其後也然亦足見其平時厚自奉養疏于防患宜其討賊之罔功已

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其殘暴又甚于巢北至衞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其爲患下詔招撫之光啓元年

宗權之虐燄遍及千里朝廷尙招撫之朱全忠之毒謀止及一人又安能誅討哉固知劉氏勸李克用表奏以辨曲直雖正論而不切于事情也

車駕至京師荊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悽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長安之荊棘狐兔應久在意中奚俟入城見之始悽然不樂哉是時荊棘狐兔幾半天下矣帝特未之見耳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久專解池鹽利田令孜奏復舊制隸鹽鐵自兼兩池榷鹽使重榮弗予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鎭不附己者輒圖之乃徙重榮爲泰甯節度使以王處存帥河中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鎭

是時天子威令幾不出于禁闥令孜雖橫亦假天子以行其私耳乃更遣親信覘藩鎭陰圖異己而所遣小人復倚勢作威有不召釁取禍者哉

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鎭太甚宜稍振典

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于上曰此疏傳于藩鎭豈不致其猜忿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是時帝受制于令孜安能自振典刑而濬責其姑息太甚可謂不識時務者矣令孜恐藩鎭猜忿至殺濬以悅之乃竟遣親信覘伺陰圖異己何也

王重榮不肯之兗州累表論田令孜離間君臣數其十罪令孜結邠甯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未敢離易定

重榮處存俱不肯奉命移鎭李克用亦不聞應詔發兵令孜亦應知難而退矣乃恃二鎭之援不思變計致啟兵端蓋天奪之鑒也

秦宗權攻鄭道二十餘州陷之、惟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爲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調發無不立至、

犨再守陳州、以抗黃秦兩大寇、其氣烈不在辛讜之下、獨惜其黨于全忠耳、然德其援己而思有以報之、較全忠之急則乞憐尋即反噬者、其居心不可同日語矣、

秦宗權擊光州刺史王緒、緒舉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至漳州、令軍中以老弱自隨者斬、王潮兄弟扶母董氏從軍、緒命斬其母、潮等請先死、乃捨之、

潮兄弟以死奉母、未易于盜賊中得之、其據有八閩、亦非偶然、

衆執王緒、奉王潮爲將、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貪暴、帥耆老奉牛酒、請潮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軍中推爲主帥者老留爲州將、潮之初起頗異羣盜、未幾拔泉州、殺刺史廖彥若、觀察使陳巖表爲刺史、遂踞泉州、卒成偏霸之業、

王重榮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乃上言朱玫李昌符與全忠、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決以來年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

方欲仗河東兵力以制河中、使重榮移鎮、乃河東兵不出、而重榮陰與克用合矣、既不敢罪全忠以慰克用之心、又不肯舍重榮以平二鎮之憾、徒煩諭釋、而不切事情、所遣皆汎使耳、此非徒帝之闇弱、實則令孜之愎而愚也、

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屯沙苑、討王重榮、李克用引兵至、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上出幸鳳翔、

玫昌符豈克用之敵哉、進逼京城、將誅令孜以清君側也、刃加于頸、惟有奉乘輿出幸耳、解池鹽利、庸可奠乎、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楊復恭爲樞密使、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令孜以兵劫上幸寶雞、

召克用破巢收京、楊復光實倡其議、帝以樞密用復恭、將以通意于克用也、令孜見勢將逼己、故懼禍而劫遷、

車駕至興元、詔加王重榮爲應接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

初因重榮抗不移鎮、而興師致討、繼因重榮與李克用連兵犯闕、而再致播遷、乃既賜河中軍號曰護國、

又以重榮爲權料使調其穀以濟用不知詔書何以
爲辭也
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
之、
仁厚屢立戰功敬瑄倚之爲左右手至此忽擊殺之
者疑其節制東川勢將逼己也仁厚長者必不負敬
瑄敬瑄將亡先自翦其羽翼耳以仁厚之智勇而束
手待誅者自信無他猝不及備也
朱玫、以田令孜在上、左右、終不可去、言于蕭遘曰、李氏
孫尙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遘不可、玫逼鳳翔、百官
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仍遣大臣入蜀迎駕、使遘爲册

文、遘辭以文思荒落、乃使鄭昌圖爲之、
熅乃肅宗玄孫玫蓋習聞靈武之事故倣傚爲之熅
亦受之不辭也肅宗已不免遺議況熅以外藩旁支
輒敢乘危以干正統乎遘不爲册文卽可云不預廢
立乎然較崔安潛之遙上賀牋者究難同論
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爲左神策中
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
令孜置敬瑄于西川乃狡兔之一窟也其刼駕幸興
元正預爲便于入蜀之計
朱玫、以蕭遘、爲太子太保、遘稱疾歸永樂、
遘在鳳翔召玫迎駕致啟異圖罪一也孔緯趣詣行

在而辭疾不赴罪二也玫擅廢立不能固爭又隨熅
還京師受其爵命罪三也稱疾而去遂能逭責乎
朱玫遣將王行瑜、將兵追乘輿、進屯鳳州、杜讓能言于
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復恭其兄也、
若遣重臣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
理、上從之、遣劉崇望諭河中、重榮聽命、
與復光同破巢者李克用也重榮第因人成事耳是
時乘輿再致播遷重榮爲之乎抑克用爲之乎但知
致復恭之意于重榮而不及克用何也重榮卽聽命
請討朱玫非藉克用之兵力亦安必其能破玫乎初
意帝用復恭爲樞密將以通意于克用而曾不之及

帝固甚闇讓能亦未爲善謀也
襄王熅、遣使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
晏駕、吾爲藩鎭所推、今已受册、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
聞其謀皆出于玫、大怒、蓋寓說克用討玫、克用從之、
帝不借楊復恭詔諭克用襄王乃遣使下詔于河東
使克用與玫合雖百王重榮豈復能爲力哉聞謀大
怒寓因贊其決蓋有天焉
以楊復光假子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
用、共誅朱玫、克用表稱、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先是
人皆言克用與玫合、上出其表、幷諭山南諸鎭、人心由
是帖然、克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

云侯三輔事甯別有進止

八言必非無因此蓋玫詐稱克用與已合播騰飛語以搖動扈從之人心朝廷所以詔諭王重榮而不及克用者未必非爲浮言所惑也克用力足破玫而不肯釋憾于全忠朝廷既不敢拂其意又不敢從其請故不答詔而第令復恭諭之以書仍爲依違兩可之辭惟恐全忠聞而生怨也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邠甯將王行瑜斬玫裴澈鄭昌圖帥百官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執煴殺之

河東兵未至而玫已就誅然玫所以不能自保者正由李克用表奏朝廷移檄諸道聲其罪而討之故勢孤易摧耳使克用與之合行瑜豈敢動哉重榮方將討玫而澈等奉煴奔河中詎非自蹈死地亦可憫而不足惜也已

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于所在集衆斬之皆死于岐山三年

是時昌圖等從煴在長安遘已辭疾歸永樂似以舊書所紀爲得其實遘雖不能辭從僞之罪而與昌圖等自有區別鄭裴併斬遘獨賜死亦殊乎允當從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帥衆襲據閬州自稱防禦使守亮不能制張虔裕說建奉表朝廷建從之

帝幸興元建扈蹕功最著帝枕其膝而臥脫錦袍賜之不可謂非忠實良將所以爲守亮所忌者非徒以其驍勇以其爲田令孜養子也然建之據蜀實權輿于此

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朝廷亦知令孜必不肯行特重加貶謫以謝王重榮耳鹽池之爭至是勝負始決已

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師鐸與有隙駢子四十三郎素惡用之欲

使師鐸帥外鎮將吏疏用之罪惡聞于其父師鐸乃與鄭漢章發兵謀誅用之

駢方信任用之而其子乃欲藉外鎮之力以圖之適足以召兵釀禍耳王建之叛下守亮激之也而建因之據蜀師鐸之變用之致之也而楊行密因之據淮南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高駢急召呂用之詰之用之徐曰師鐸之衆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倘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

駢已覺用之多妄用之仍以玄女力士爲辭駢猶以兵事委之何邪詎非以其操術妖幻略與己同邪抑

以其根株槃互不復能拔去之邪

畢師鐸以廣陵城堅兵多遣使乞師于觀察使秦彥許以克城迎彥爲帥高駢謂呂用之曰吾不欲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温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用之遣許戡出勞師鐸師鐸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㡬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

師鐸已許迎彥爲帥則其望舊將勞問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忿欲何爲乎卽使纘問出見兵亦安能中止

高駢遣石鍔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諭師鐸師鐸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不敢負恩

願以妻子爲質

師鐸自度用之不去已必無全理故捐棄老母弱子而不顧豈舊將勞問遂足退其兵乎

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助師鐸師鐸入羅城呂用之出走高駢召梁纘以百餘人保子城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與師鐸相見于延和閣下

師鐸發兵雖以誅用之爲名其意固將取駢而代之故用之出走而兵不戢

或說師鐸宜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奈何以此功業付之秦司空豈惟受制于人終恐自相魚肉師鐸大以爲不然

師鐸于此時推奉高駢號令諸鎭擒斬呂用之因以收取軍府之權上策也假以軍變表奏朝廷自領節鉞朝廷方事姑息必且因而命之中策也害駢而別迎秦彥爲帥諸鎭不服必啟兵端棄前功而速後禍是無策也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廬州兵入援袁襲說行密曰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

畢呂搆兵行密固將伺隙而動况牒召入援乎師鐸草賊第爲行密驅除耳

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

于上元殺溺殆半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

彥于軍敗後始入廣陵甫攘旌節而楊行密之兵已至城下閉門固守以待覆亡可謂不度德不量力者已

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出城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

師鐸等一戰而敗彥已膽落矣及再敗于城西遂不復出

李克用表張全義爲河南尹東都經黃巢之亂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招懷流

散勸之樹藝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

全義保聚之功誠不可沒然亦適值朱全忠與蔡賊相持秦宗權又遣孫儒等渡淮不復北犯河南也

秦彥命其將劉匡時殺高駢于道院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駢一生奉道故呂用之諸葛殷以神仙妖幻之說亂政而奪兵權至是駢首受戮殆即彼教所云兵解者邪拔宅飛昇亦復何憾行密之哭正如錢鏐之迎周寶耳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城中無食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登城守者皆潰先是秦彥畢師鐸信重尼奉仙至是咨之奉仙曰走爲上策乃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入城殺梁纘韓問入井死

高駢信任用之以致傾覆師鐸等既聲罪而討之何又信重奉仙蹈其覆轍乎纘問高氏舊將軍心所屬而行密所忌也故于入城首坐纘以不盡節之罪而誅之問知次將及已故決計自沈此與縞素哭駢皆假公義以行私也

楊行密自稱淮南留後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

行密自是遂據淮南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度江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

儒爲副抵廣陵秦彥畢師鐸引兵與之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拒朱全忠儒因殺宗衡獻首于全忠

宗權方與全忠相持勢漸不支乃復分兵欲爭淮南不量力而圖遠宜其敗也然以蔡軍之銳秦畢復與之合使非宗權召宗衡還以致蔡軍內變行密危矣

秦宗權陷鄭州朝廷以淮南久亂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朝廷以全忠兼帥淮南者以秦寇尙強而孫儒兵勢復熾不得不倚全忠以遏之也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己田令孜日建吾子也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

建圖西川久矣令孜乃欲以舊恩縻之可謂開門揖盜

王建帥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鐬等至鹿頭關李乂謂陳敬瑄曰建虎也豈可延之入室敬瑄亟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遂拔漢州又拔德陽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

乂不得謂無先見之明獨惜其言之不早耳殆以召建之謀決于令孜幕僚均未與聞邪

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紿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埋于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行密閱士卒顧

用之曰、許此曹銀何食言邪、遂腰斬用之、

用之習爲妄誕不知五萬朱提非若玄女力士之可以託諸空言也行密先斬之、繼至是始誅用之揚州之人、計猶未盡稱快。

袁襲言于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行密遣延陵宗以其衆二千歸和州、又命蔡儔將兵千人、以輜重歸廬州、

此時廣陵殘敝、必不能再支強敵、行密久在廬州、積有恩信、故襲勸其暫歸舊治以避孫儒之鋒、行密雖遣輜重歸而身猶未去廣陵也、

朱全忠遣張廷範致朝命于楊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

度副使、又以李璠爲淮南留後、遣郭言將兵送之、以書假道于時溥、溥不許、

是時行密兵力未足定淮南、而朝廷以節帥命全忠、使全忠得逞其志淮南非行密有矣、乃因溥不許假道搆怨相攻而行密得于其間次第剿撫攘淮南爲己物豈非天哉。

張守一與呂用之俱歸楊行密、復欲爲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文德元年)

畢師鐸舉兵以誅呂張爲名、用之既死、守一尚可留乎、直待復合仙丹又欲干政而始誅之、晚已。

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以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鎭兵皆受全忠節度、

宗權已僭號稱帝、朝廷畏其漸逼關中、故重全忠之權、欲假其兵力以制之、而太阿之柄已舉而授之矣。

上疾大漸、詔立壽王傑爲皇太弟、更名敏、上崩、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有恢復前烈之志、

亡漢者桓靈非獻帝也、亡唐者懿僖非昭宗也、人心既去、國勢將傾、非有少康光武之雄才豈易言恢復前烈哉、昭宗正似魏之高貴鄉公耳。

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

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之、

行密先遣蔡儔以輜重數千乘歸廬州、而留鎭廣陵、固以廬州爲根本、至是乃欲奔海陵何也。

李克用遣康君立等、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丁會等救河陽、敗李存孝于溫、康君立引兵還、全義德全忠、由是盡心附之、

全義之附全忠與趙犨無異、其保聚河南、徒足爲全忠攻奪吞噬之資、則亦唐之蟊賊也。

王建攻成都、不能克、欲倚天子以令衆、乃上表罪狀陳敬瑄、請討之、上有憾于田令孜、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乃以韋昭度爲西川節

度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

帝欲抑藩鎮以敬瑄方爲建所攻有衅可乘故遣重臣往代之不受代則仗建兵力誅之以立威因誅令孜以快人心而釋宿憾而不知昭度非其人也

朱全忠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

楚州爲淮南屬郡除刺史而以大將將兵送之意在兼幷淮南也

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敗之、

徐軍邀遮汴軍不惟爲楊行密定淮南之地亦爲錢鏐收兩浙之資若縱之使南二子事未可知

蔡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于朱全忠、全忠

表叢爲蔡州留後、

是時朝廷必幸宗權之亡而不能不憂全忠之愈不可制也

受業袁佺齡 全校
孫 力田 開田 稫田 稔田

鑑評別錄卷五十

甯陽黃恩彤著

唐紀十四　昭宗皇帝 諱傑改諱曄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

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于汴、朱全忠送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加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龍紀元年

宗權全忠之所畏也自是併力于徐州兼及淮南

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執指揮使周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表言于朝、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

是時揚州方爲孫儒所據

朱珍拔蕭縣、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殺李

唐賓、誣以謀叛、全忠如蕭縣、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霍存等叩頭爲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

全忠之有朱珍李唐賓猶李克用之有李存孝薛阿檀也乃全忠因珍殺唐賓遂決計誅珍諸將爲之叩頭乞命而不顧克用因存孝叛攻圍數月而後禽之猶不忍殺諸將不爲之請始不得已而殺之猶惜其才而恨諸將不置夫珍之罪止于專殺初未叛也存孝則叛而稱兵拒命矣安可赦乎克用之雄略不亞全忠而用意不同若是則以汴將如葛從周龎師古輩才勇均出珍上而河東諸將更無存孝之匹也

上素疾宦官楊復恭恃援立功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于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

昔之權內奪于宦官今之權外移于方鎮田令孜所以甘就貶逐者天子宰相之力歟二子之言何其易也

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爲黃金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術不與恨之殺巨容滅其族

燒藥爲黃金將以自富秘不示人可也既已示令孜之弟矣乃寓居成都在令孜股掌之上而猶惜其術而不予何哉竊意巨容並非實有此術前所示者僞

耳

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詬而笞之克脩慙憤成疾遂卒克用表其弟克恭爲留後

大順元年

怒克脩而任克恭寵存信而疏存孝克用殊乏知人之明

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張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也

史稱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正欲倚全忠及各鎮之勢耳故其言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胡身之注以爲宰相主兵則外廷勢重殊失其指濬謀擠復恭本非專爲國計緯乃力贊其決何也所云萬世之利者以平河東誅克用則沙陀不復爲國患也勿論事不可知即使幸而有功全忠之爲患豈不更烈于沙陀乎復恭云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其言固不可易也

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孫揆副之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牛徽爲判官徽曰

國家以喪亂之餘橫挑強寇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

此舉之失策亦易見也特濬銳欲邀功帝亦亟欲倚以自強遂爲所悞耳

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將士離心牙將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殺克恭朱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引兵入潞州權知留後李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潞州爲河東肩齒之邦王師將出而內亂先作機有可乘地有必爭故全忠遣將入而據之克用即遣將以兵圍之朝廷亦亟命帥而畀以招討副使將因以

進規河東也
孫儒求好于朱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
殺其使者遂復爲仇敵
全忠以淮南讓儒者自度力未足制儒故用儒以制
楊行密而儒不爲之用也後竟罷淮南不領者以其
地已屬行密非汴人所能遙制也
朱全忠遣葛從周將千騎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李
讜等將兵攻李罕之又遣張全義等軍于澤州之北爲
從周應援
既遣朱崇節入潞權知留後矣猶恐其非君立存孝
之敵故復遣從周入城共守又遣將攻罕之以披河

東之黨軍澤州以爲從周之援此全忠之知兵也
朱全忠奏請孫揆赴鎮張濬分兵三千使揆將之赴潞
州李存孝以三百騎伏于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
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中使韓歸範紲以
素練徇于潞州城下遂紲以獻于李克用
建牙杖節何其壯也紲練徇城又何憊也書生不識
兵機驕貴作態往往如是近日有張三爵涼轍以登
陴乘八座肩輿以督陣者與揆何異
李罕之告急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朱全忠軍于河陽汴將鄧季筠出戰存孝生擒之李讜
李重胤收衆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大破之葛從

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全忠斬讜及重胤而還
全忠遣將固守潞州而自至河陽督戰其鋒銳甚馬
牢一敗而氣索不振矣斬先奔之二將以懲後而不
以棄城罪從周者惜其才也
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存
孝自以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
者數日始有叛克用之志
克復潞州存孝一人之力也破走全忠較之計擒孫
揆其功尤大豈君立所可並論哉乃以存孝血戰所
得之潞州更畀君立能無觖望乎馭失宜致生怨
叛此克用生平第一大錯也

李匡威攻蔚州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攻遮虜軍克用
遣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之副遂破之
克用以大軍繼至匡威鐸皆敗走
南面招討之軍既敗北面招討之軍又敗張濬所恃
者兩招討耳至是官軍之勢孤濬亦束手無策矣
官兵出陰地關李克用遣薛志勤等營于洪洞李存孝
營于趙城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遇伏而敗靜
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河東兵抵晉州張濬出戰又敗
官軍死者近三千人濬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
以朱全忠之百戰習兵葛從周之勇冠諸將曾不能
當存孝何論韓建哉濬以書生將脆弱之禁卒一旦

出當勍敵、其敗不俟戰而已決矣、濬至此、亦憶及假
臣兵柄、旬日可平之大言乎、

存孝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遁去、

存孝首擒孫揆、何畏于宰相、正以俘之無益、故縱使走耳、胡身之乃云分足攝之迂、已且是時、存孝已貳于克用、其暫抑凶鋒、得非預爲異日歸朝地邪、

先是克用送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寃、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吕、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

克用雖桀驁不馴、而所言皆實、朝廷寬于朱全忠、嚴于克用何也、以功而論、克用什倍全忠、雖未必能爲唐之純臣、而較之全忠、不止彼善于此也、

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張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兗鄆、身不至行營、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胡身之以爲史言濬志節可憐、竊按史第書致潰之由、于濬初無恕辭、濬先附復恭以進、得志後又欲傾外勢、以擠復恭、本無志節之可取、乃于喪亂之餘、輕造兵端、横挑强寇、自取顛沛、有何可憐哉、若杜讓能之竭忠殉國、乃覺可憐耳、

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前已貶濬爲鄂岳觀察使、再貶連州刺史、幷悉復克用官爵矣、至是克用加官、而濬再貶、然濬依韓建、幷求救于朱全忠、朝廷亦無如之何也、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廷欲息兵、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張濬出師、既大挫而歸、昭度又爲敬瑄所拒、久而無功、帝之銳志至是衰矣、因李克用爲赫連鐸、李匡威、

所敗、則討之、王師敗則復其官爵、幷加官以悅之、因敬瑄爲建所攻則討之、三年不克、又復其官爵而令建歸鎮、迫建不奉詔、亦末如之何、以此制御藩方、欲其不跋扈得乎、

王建見罷兵制書、謀于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令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于行府門、臠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卽日東還、

建欲據蜀、固不利昭度之臨其上也、然昭度卽不東還、亦安能制建、

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既而歸于

幽州

始終與克用爲仇者鎔也克用亦知鎔非己敵而未嘗不畏雲州之掎其後故自帥大衆併力亟攻以報遮虜之役而鎔不支矣

王建攻陳敬瑄益急田令孜登城謂建曰公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倘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建入城自稱留後

建于韋昭度去後悉力攻敬瑄期在必克成都遂不能守建自是據有全蜀

初陳敬瑄之拒命也田令孜謂之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敬瑄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于亡

敬瑄市井傭奴耳其富貴皆由令孜卽智計亦必遠出令孜下拱手聽命自其分也卽使軍事盡由己出何救于亡安知不益速其亡乎史書此事未爲得實

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上舅王瓌求爲節度使復恭以爲不可瓌怒詬之復恭奏以爲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

瓌以元舅之尊不留內廷而甘就蠻荒之節度使亦傎而愚矣卽不死于吉柏津是時道途多梗亦何由

自達于黔南卽至黔南與遣謫何異乃帝亦依復恭所奏聽瓌赴鎭何也豈竟以黔南爲樂土耶

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建所謂盜亦有道者耶是時偏霸之主如王潮之在閩錢鏐之在浙楊行密之在淮南亦均有人君之度故能奄有一方惟劉隱之在嶺表馬殷之在湖南則乏善足紀耳

或告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命天威都頭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復恭出奔興元楊守亮守貞守忠守厚同舉兵以討李順節爲名

守亮守忠守貞皆復恭假子爲節度使者守忠帥武定守貞帥龍劒皆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守亮帥山南西道覆王瓌于江中復恭奔興元依守亮也守厚亦復恭假子爲綿州刺史者故同舉兵順節初亦復恭假子名楊守立後賜姓名每以復恭陰事告帝又首攻復恭故守亮等討之以爲兵端也

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白上恐其作亂邀順節于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

順節勇冠六軍帝所倚以去楊復恭者乃復恭甫去

順節旣誅或適逢其會邪抑以諸楊舉兵以討順節為名其勢方盛逼近郊畿故誅順節冀以釋其忿而解其兵邪當日姑息之政視強弱為低昂其苟且大抵如是史所云恃恩驕橫恐其作亂者特欲加之罪耳未必然也

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王行約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景福元年

守亮不止容匿復恭也與守忠等舉兵犯順叛狀昭然乃朝廷不聞加罪追五節度合辭請討猶下詔和解何也然則前此之誅李順節其意可知已

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上召羣臣議之宰相相顧不敢言牛徽曰茂貞志在疾惡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倘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帝從徽言

旣不能止其擅兵又安能不予招討乃宰相緘口詎非以與和解之前詔牴牾邪徽言志在疾惡亦曲解耳茂貞欲奪取興元以自廣其地豈爲國討叛哉卽微徽言招討使亦不得不予卽予招討亦不能止妄殺也

楊行密屢敗孫儒兵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聞儒病瘧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田頵擒儒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于行密

儒驍賊也行密久與相持互有勝負非乘其饑疫未易擒也行密至是始歸揚州領淮南節鉞建偏霸之業

孫儒將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張佶爲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

黃巢死而朱全忠據大梁秦宗權死而孫儒亂淮南儒死而馬殷據湖南當日中原大盜固應以巢爲首宗權次之

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

寬簡有智略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招撫流散輕徭薄賦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揚州水陸之衝南北之會商賈輻輳財貨流通故易致富庶亦地勢使然也然行密之器度遜王建遠矣

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守亮守信守貞守忠滿存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以三節度之力不能保興元諸楊皆庸奴也茂貞自是遂據興元兼鳳翔二鎭威脅朝廷

李存孝自以有功于李克用而信任不及李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以邢洺磁三州自歸

于朝廷、乞賜旌節、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朱全忠知朱珍、李唐賓之不相能、而使之共事、克用、不知存孝、存信之互相忌、而使之合兵、皆御將之失、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友恭以書譖友裕于全忠、友裕大懼、全忠夫人張氏使友裕見全忠、拜伏于庭、全忠乃捨之、張夫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軍府事時與謀議、

是時全忠與李克用並角兩雄、乃克用妻有曹夫人、而全忠亦有張夫人、智略足相敵、友恭之譖友裕、亦如李存信之譖存孝、但存信以假子譖假子、友恭以

假子譖親子、故張夫人之言易入、全忠之怒亦易解也、

柳氏自公綽以來、禮法爲士大夫所宗、柳玭嘗戒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故可畏也、

玭不以門地自矜、而以忝祖是畏、較崔愼由韋溫之專重流品者、所見自別、然柳氏子孫仕宦遠不及崔氏之盛、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

先則命將出師以討敬瑄、至是建請殺之、則不許、建卒殺之、亦不能禁、是直教以專殺耳

朱全忠自將如徐州、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全忠以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節度使、

徐州當大梁之東、勢若股肱、地居肘腋、全忠所必爭、血戰數年、始擴爲己有、雖表請朝臣、而旌節卒歸廷範、自是始得專力圖取兗鄆已、

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白王潮、欲罷兵、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等懼、親犯矢石急攻之、城中食盡、范暉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潮入福州、汀建二州降、

潮之攻福州、亦如王建之攻成都、皆志在必克者也、遂據閩而成霸業、

以扈蹕耀德宣威捧日各都頭曹誠等四人、並爲節度使、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用諸王代之、故誠等皆解兵柄令赴鎭、

以禁軍付諸王、將倚以討茂貞也、生深宮長阿保、未嘗一日臨戎、而欲以之代諸將乎、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命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茂貞近在國門、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讓能曰、但恐他日臣徒受鼂錯之誅、不能弭七國

之禍也

時勢至此卽憲宗裴度亦難著手而欲以用兵委之諸王甚矣帝之輕舉而不思難也

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突擊塹壘不能成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俟塹成卽歸晉陽諸將非尚書敵也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

以存孝之勇而不免坐困者外無糧援而城內之兵又爲塹壘所阻求戰不得也曹氏之取鄴司馬氏之取淮南皆用此法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李茂貞王行瑜合兵六萬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少年望風逃潰茂貞等進攻三橋京城大震崔昭緯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上意皆出于杜太尉茂貞請誅讓能上泣謂讓能曰與卿訣矣

帝卽位後銳欲自強凡四起兵一試之于陳敬瑄三年不克而督兵之韋昭度貶東都分司再試之于李克用王師敗潰而首謀之張濬貶繡州司戶三試之于楊復恭諸楊舉兵而進攻之李順節以他罪誅四試之于李茂貞禁軍不振強藩內逼而進諫不聽竭節任事之杜讓能一再貶官卒賜自盡此皆帝之不度德不量力也昭度濬皆由自取順節亦無足惜死

非其罪者獨讓能耳帝于讓能平時倚爲腹心至此則棄如敝屣誠有所不得已也君臣似此堪爲雪涕

以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崔胤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胤愼由之子也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爲相

韋溫崔愼由每以甄別流品爲務卒促唐祚者二氏子也

以鄭綮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聞者大驚綮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乾甯元年）

當日時事堪爲痛哭綮不爲詩則已爲詩而以歇後譏嘲是誠何心哉度其有蘊破格爰立此帝之失也然綮雖滑稽無足輕重而自揣非才累表辭讓卒潔身而去其爲人固與朱朴迥殊已

邢州城中食盡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于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乎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克用囚之歸晉陽車裂于牙門又有薛阿檀者勇侔存孝密與存孝通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

克用于存孝所可惜者御之失宜致其憤而叛耳此時卽使不誅亦安能收其用哉存孝亦何足惜河東勢弱而汴梁日強全忠無所忌憚遂移唐祚其有關

當日天下之大勢亦非輕也

劉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建鋒自江西轉入湖南遂據軍府爲馬殷之先驅

以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劉崇魯出班掠麻痛哭上召問故對言谿奸邪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十表自訟詬詈崇魯無所不至

谿之爭進不如鄭綮之求退胡身之謂是時强藩遥制朝廷視宰相如鬼朴谿急于作相所以有都亭驛之禍竊謂君子難進易退如谿所爲卽當治平盛世亦非所以自處也

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守亮守信帥其族黨

犯闉走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

楊復光與李克用有舊故復恭等將往依之而中途被擒遂致覆滅殆所云自作孽不可活者歟

李匡籌數侵河東境李克用怒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匡籌遣大將救新州克用逆戰大破之新州降進攻嬀州匡籌發兵出居庸關克用遣李存審擊之幽州兵大敗匡籌挈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于景城殺之盡俘其衆

王鐸尙爲樂從訓所害匡籌失地之後擁輜重妓妾欲何往乎

黃連洞蠻二萬寇汀州王潮遣李承勳擊破之閩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是時干戈雲擾而八閩僻在海隅得潮撫治遂爲樂國

義勝節度使董昌苛虐于常賦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餽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匹他物稱是貢奉爲天下最朝廷以爲忠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

昌于此時悉索貢獻實藩鎭所難得宜朝廷以爲忠也然如史所書每旬一綱每月三綱每年三十六綱

綜計金銀綾之數一年得金三十六萬兩銀十八萬鋌綾五十四萬匹浙東一隅之地非揚益富饒可比安得有此物力哉恐不免有過其實要之民力竭矣

董昌求爲越王朝廷不許昌不悅有詔之者曰爲越王曷若爲越帝昌大喜于是民相帥喧譟請昌爲帝昌曰天時未至讖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日也

昌橫征暴斂應爲越民所深恨乃相帥喧譟請其爲帝何哉其畏彼苛虐謬爲此請以媚之邪抑欺其狂妄故爲此請以愚之邪昌以羅平妖鳥爲己鸑鷟猶可也引讖而以兔子自居至預擇稱帝之年月日時

無一非兔亦過乎貶損矣豈月中之兔將化爲日中之烏乎

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二年

與克用爲仇敵者雲州赫連鐸幽州李匡威也克用先既攻克雲州并于吐谷渾部殺鐸矣匡威爲弟匡籌所逐走依王鎔尋爲鎭人所屠至是克用復擊走匡籌而并取幽州

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副使黃碣曰唐室雖微天人未厭大王受朝廷厚恩奈何爲滅族之事昌怒斬之并屠其家會稽令吳鐐山陰令張遜亦以爲不可昌又殺

之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卽皇帝位

區區浙東乃有三義士但以昌之狂愚安可以正論悟之哉駢首就戮亦可悲也

董昌移書告錢鏐鏐遺書止之昌不聽鏐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縱不自惜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吳瑤等送于鏐鏐以狀聞

鏐爲昌謀似忠其意則欲以討賊爲名併取浙東也還兵而以狀聞已爲他日再舉之地

李克用表劉仁恭爲盧龍留後留兵戍之還晉陽

得幽州不以畀李存審而以畀仁恭亦猶得潞州不以畀李存孝而以畀康君立皆克用之失策

護國節度使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榮子珂知留後事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珂表言珂非王氏子珂李克用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請賜珂節鉞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助珙攻珂上不許

三帥之稱兵向闕克用之起兵勤王皆由于珂珙之爭河中

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爲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計昌此時亦安肯奉詔而去越州

錢鏐奏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

卽鏐之請討則知昌之不奉詔也朝廷于是削昌官爵以鏐爲浙東招討使發兵討昌卒斬昌而併取越州遂兼兩浙而成霸業

王珂王珙爭河中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韋昭度李谿不合作相請誅之上不許行瑜等殺昭度谿于都亭驛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聞李克用已起兵于河東皆辭還鎭

三帥稱兵雖由于恥不得請實則崔昭緯召之故殺昭度谿皆昭緯所惡也使非心憚河東帝亦危矣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表稱王行瑜等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

河東之兵非三鎮所能當况杖大順以致討乎宜其膽爲之破也

克用攻絳州拔之斬王瑤進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行瑜弟敗于朝邑棄同州走至京師與弟行實大掠西市行實請車駕幸邠州樞密使駱全瓘請幸鳳翔上曰沙陀至此朕自枝梧

三鎮不能合兵以拒克用而但爲自保之計知其無能爲矣邠岐請幸第欲挾天子爲重帝固知克用之不爲逆也

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與駱全瓘謀劫駕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謀劫駕幸邠州上以捧日都頭李筠扈蹕都頭李居實兩軍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

邠岐各謀劫駕而王行瑜弟行約行實先帥衆大掠西市行約又引左軍攻右軍其罪固浮于繼鵬帝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亦非無因

李克用遣王瓌奉表問起居上遣內侍郗廷昱詔克用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克用方攻華州廷昱至乃移兵營渭橋

赴新平以討行瑜扼鳳翔以遏茂貞而不及華州之韓建蓋三鎮罪有首從帝之致討亦有後先也建雖與行瑜等連兵向闕而不與劫駕之謀其情固有區別

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俟反正日赴鎮

此時乃以知柔出鎮清海詎非異數或適値廣帥乏人邪抑帝欲以諸王領方鎮故以薛王爲之權輿邪然知柔因此得免于石隄谷之難

李克用進軍渭橋遣李存貞爲前鋒拔永壽又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行在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于克用

行瑜敗而茂貞斬繼鵬送首以自解以劫駕之罪委之也賊殺二宰相亦繼鵬爲之乎

上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削奪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甯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克用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李罕之等邀擊大破之獲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王行約行實燒甯州遁去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罕之攻拔之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

行瑜所恃以拒克用者梨園龍泉二寨也以精兵固守二寨而乞援于鳳翔欲以逆待勞以主制客俾河

東之騎兵無所施其馳突耳此亦行瑜之黠也乃茂
貞既不能援二寨俱不能守而其技窮矣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委罪于李茂貞、
請移兵問鳳翔、克用不聽、行瑜挈族棄城走、至慶州境、
部下斬之、傳首、
茂貞先斬繼鵬上表請罪猶可曲爲之解行瑜抗拒
不服至此始號哭乞命亦何及乎
進李克用爵晉王、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克
用性嚴急、左右無敢違忤、惟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辭裨
益、無不從者、境內依附、權與克用侔、朱全忠數遣人間
之、揚言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

胡身之以寓爲伺候顏色、敏慧輭媚之人、所見殊淺
克用之有寓猶全忠之有敬翔不惟恩威孚于境內
聲稱重于朝廷乃至爲全忠所畏忌數遣人間之而
不得則寓在河東固非無關輕重之人但以伺候顏
色事克用也
李克用遣李襲吉入謝恩、密言于上、請乘勝取鳳翔、上
謀于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乃賜
克用詔、令其休兵息民、克用私于詔使曰、觀朝廷之意、
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
急則仗其力緩則疑其心以此御將欲其輸忠効命
難矣未幾茂貞再犯京師克用不復入援未必不由

于此也貴近之所見亦左矣以二鎭並衡之則鳳翔
近在肘腋地逼于河東以二帥互較之則茂貞跋扈
異常罪浮于克用有克用足制茂貞留茂貞亦不足
敵克用也徒養虎自遺患耳且但慮沙陀太盛足危
朝廷而不以朱全忠爲慮何也
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密邇闕庭、豈可不入見天
子、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尙危、大王若引兵度渭、
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勤王不在入覲、克用笑而
從之、上下始安、
當播遷之日則盼其速來迨事平之日則利其速去
克用若爲李懷光事有不可知者矣以克用之雄猛

千里血戰迎大駕誅叛藩乃不獲一覲天顏躬承寅
勞使以一言激之豈不立致其怒哉寓言切中事理
勉以盡忠婉而不阿直而不忤宜克用之心折而首
肯也方襄王之僭立而詔諭河東也寓首贊討逆之
舉遂成反正之功茲復勸克用還軍以安都邑當時
佐霸之將能知大義導主于善如寓者何可多得以
視敬翔直蘭艾之不啻已乃胡氏以輭媚詆之不亦
謬乎
李克用遣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
縣、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羅弘信怒、發兵三萬襲之、
存信軍潰、退保洺州、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弘

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于汴三年

克用屢以偏師救兗鄆俱爲汴人所敗至是兗鄆被圍二朱告急既遣史儼等以數千騎往復遣存信以萬騎繼之所以爲此大舉者誠以兗鄆一日不亡則朱全忠之兵一日不敢遠出河東得以無患也克用所畏者全忠故假道助二朱而不以爲煩胡身之乃譏其勞師遠圖失其意矣

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爲直長陳贍所殺諸將殺贍推張佶爲留後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謂諸將曰馬公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眞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至長沙佶以留後讓之

殷自此遂據湖南

崔昭緯復求救于朱全忠遣中使賜昭緯死行至荊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爲快

昭緯初罷相爲右僕射又貶梧州司馬其平日與邠岐密與全忠疏今見茂貞不足恃始求救于全忠故全忠不之救而朝廷得行其法然誅昭緯而相崔胤所謂猶吾大夫崔子也

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使葛從周將兵救之敗克用兵于洹水獲其子落落克用請脩好以贖落落全忠以與羅弘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從周又破兗鄆及河東之兵于樂亭兗鄆屬城多爲汴所據克用發兵赴救爲弘信所拒不得前

攻魏博將以通救兗鄆之路也既爲從周所摧又爲弘信所拒于是河東勢沮而朱瑄朱瑾均爲全忠所困矣克用猶知勤王也全忠于天子播遷概置不問但窮兵力以規取兗鄆耳

自李克用去李茂貞韓建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于神策兩軍外更置安聖捧宸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爲欲討己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

既不能勵精以圖治又不能養晦以俟時猥以諸王紈袴少年將新募市井游手謬欲張國威而懾强藩

適足啟衅而召侮耳甚矣帝之一誤不悟至于再誤也

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急于河東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于婁館官軍敗績

前既不令克用入覲以慰其心又不從其請討茂貞以絕禍本至此遽往告急克用安能投袂而起乎婁館之輿尸無異興平之棄甲

李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請幸太原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上初不許建詣富平見

上頓首泣涕固請乃許之至華州以府署爲行宮茂貞
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盡
避茂貞而就建無異避虎而就狼也克用坐視卒不
出師勤王之志衰矣
水部郎中何迎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道士許巖
士亦薦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辨上悅之賜
以金帛并賜何迎
時勢至此卽安石復生恐亦不免屐齒屢折矣朴何
人乃騰口說乎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詔建關議朝政建固辭乃
止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

胡身之以建非避權勢目不知書故辭竊謂建非徒
目不知書正以宰相之命在其掌握不必關議朝政
始爲有權也假行在爲名檄徵資財建之同請行幸
意正爲此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士不次用之朱朴自言得爲宰
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爲然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
章事
韓信登壇諸葛隆中皆能于天下大勢洞若觀火厥
後次第布置卒不出所算彼固非謬爲大言也是時
宇內有倒懸之困王室有累卵之危乘輿播遷宮庭
灰燼朴乃云月餘可致太平豈別有神術邪此不足

欺孺子而帝遽以爲然何其昧也
以朱朴兼判戶部軍旅財賦一以委之以孫偓爲鳳翔
四面行營都統以李思敬爲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以
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李茂貞上表謝罪仍獻助
脩宮錢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以朴主兵而仗偓以戰仗建以守帝之所倚爲腹心
股肱爪牙者其效可覩矣亦幸不出師耳若出師
必爲婁館之續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
玘據境拒之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詐言
親迎伏甲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

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婚媾寇讐朱瑾施之于齊克讓隱復施之于弘玘使
隱不誅二將知柔不得至廣州然隱之據東粤實權
輿于此
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
謀殺臣劫車駕幸河東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
之因奏請依舊制令諸王歸十六宅不令典兵預政又
奏散遣殿後四軍並斬捧日都頭李筠天子之親軍盡
矣年四
諸王將兵誠不足以壯國威然固天子之腹心干城
也建以兵圍諸王歸宅散禁軍歸農而王室益卑矣

羆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濠以自固師古等為浮梁夜以中軍先濟瑄棄城奔中都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幷妻子以獻

兗鄆輔車之勢也鄆破則兗不能獨存矣

朱瑾留康懷貞守兗州與史儼李承嗣掠食于徐州之境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降從周入兗州瑾還無所歸與儼承嗣度淮奔楊行密于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宿徐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

全忠是時跨有今河南山東二省之地而亦不能盡有之若宿徐則又錯入江南境內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朱朴罷為秘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馬道殷以天文許巖士以醫得幸于上韓建誣以罪而殺之且言偓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

凡士之好為大言者多無實效顧未有如朴之甚者朴不死亦幸矣如朴者建亦不值殺之也未幾遂有夔州司馬郴州司戶之貶

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救嘉興擊淮南兵大破之又破淮南十八營虜其將士三千人淮南將田頵自湖州奔還兩浙兵追敗之死者千餘人

朱全忠之勢什倍于楊行密而不能得志于淮南行密之勢倍蓰于錢鏐而不能得志于兩浙當日偏霸割據蓋亦有天命焉

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貶建南州刺史以茂貞為四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覃王赴鎮茂貞不受代圍覃王于奉天

朝廷以茂貞請討建故順其意以西川予之因使彭鎮而以覃王帥鳳翔欲令茂貞與建互關相覺而京西得以息肩當時必以為得計而不知茂貞早已窺破其情也此帝之自取侮也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使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于仁恭欲與之共定關中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克用屢趣之仁恭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

自將擊仁恭

盧龍雖自為一鎮實河東巡屬也仁恭叛克用失一助且樹一敵矣胡身之以為克用應先舉兵勤王事定後移兵問罪則仁恭無所逃死計不出此宜其致敗竊謂此時克用兵力漸不如前未必能一舉而定華州若曠日持久頓于堅城之下獨不畏仁恭之掎其後乎胡氏之論甚正而于事機殊不切也至云不先勤王所以致敗則更不然當日擁強兵吞噬鄰道視天子之播遷而不過問者無如朱全忠乃破滅時溥連摧二朱敗邪勝邪

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

是時天子無一親兵。韓建必不爲用。徵兵各鎭。亦未必應也。帝卽欲躬行天討。與雲龍門之出師亦何以異。是時奉天業已解圍。覃王亦歸華州。帝猶欲追治茂貞稱兵拒命之罪。未幾建矯詔枉殺諸王。覃王亦預其禍。帝何不與宰相議討之邪。

韓建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沂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

此時宅家不能自救。安能救兒。卽此呼號。足見諸王。口尙乳臭。而帝乃用以典兵乎。

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

茂貞。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削奪李茂貞官爵。復姓名曰宋文通。

當時雖命諸道討茂貞。而不聞出兵。茂貞之官爵姓名。忽奪忽復。于彼無榮辱加損也。

王建攻梓州益急。顧彥暉自殺。建入梓州。

建自是兼有東川。

朱全忠大舉擊楊行密。遣龎師古壁淸口。葛從周壁安豐。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于楚州。引淮水灌之。行密與瑾夾擊汴軍大敗。斬師古。從周爲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所敗。行密等合兵追擊。殺溺殆盡。從周走免。汴卒還者不滿千人。全忠亦奔還。

師古。從周。皆汴之猛將。全忠所以橫行河南北呑噬鄰道者。恃此兩人耳。今一死一遁。銳氣折矣。計全忠用兵無如此之大敗者。故自此不敢復萌窺伺江淮之志。

右拾遺張道古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封域日蹙。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

是時國家之危亂。尙可以數計哉。但持危治亂。無其術耳。道古以漢文帝及太宗爲言。非帝所及。但所云登極十年。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者。則切中帝病也。又云社稷終爲賊臣所有。其言旋驗。蓋其勢已成。其兆已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光化元年

諸道何嘗出一兵哉。一討一赦。徒煩詔書而已。茂貞亦無所畏懼也。胡身之以爲韓建之志。竊謂帝至是亦不得不出此耳。非由于建也。

初李茂貞命將出兵救東川。不暇東逼乘輿。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

茂貞建雖逼脅乘輿。而未嘗不挾天子以自重也。故聞全忠奉迎而懼。

以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衡永道郴連五

州、爲賊帥楊師遠等所據、殷所得惟潭邵二州、

　後殷卒、盡取五州、兼得桂管之地、

葛從周攻拔邢、洺、磁、三州、朱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三州、

　河東失三州、山東之路梗矣、此李克用所必爭也、

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陰附于楊行密、全忠遣氏叔琮將兵伐之、拔唐州、擒趙匡璘、汴將康懷貞襲鄧州克之、匡凝懼、請服、全忠許之、

　匡凝地介汴淮之間、故因清口之敗、陰懷去就、但全忠第晝淮以南不與行密爭耳、若山南東道則必不肯放手也、

上至長安、欲藩鎭相輯睦、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于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于全忠、全忠不從、

　全忠方得邢洺磁州、以爲斷河東左臂、其意不擒克用不止也、且和解必還三州、全忠不忍捨不還三州、克用不肯和、帝亦徒煩此尺一耳、

李克用遣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口、將復山東三州、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李嗣源與嗣昭奮擊從周、乃退、

　克用遣將爭三州、爲從周所挫、

前常州刺史王柷、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人以爲且入相、過陝、王珙延奉甚至、請敘子姪之禮、柷固辭、珙怒、使送者殺之、并其家人、悉投諸河、以覆舟聞、朝廷不敢詰、

　珙請敘子姪之禮、以柷且入相也、柷之固辭、鄙珙爲人也、此足見柷之剛介、獨惜其不能遜以行權也、王鐸使相王瓌帝舅遇害、皆不敢詰、何有于柷、

李罕之求節度使于李克用、不能得、會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降于朱全忠、

　罕之宿將有名、其據潞州而以狀白克用、欲克用即以節鉞畀之也、讓之則騎虎之勢成、而鋌鹿之計決矣、此克用之失策、蓋寓亦無一言何也、三州既失、潞

州復叛、河東又失一臂、又樹一敵矣、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悉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羅紹威求救于朱全忠、

　仁恭雄踞幽燕、狃木瓜澗之勝、自謂無敵、欲兼河朔、與全忠克用角逐于中原、而不自知其才之不逮也、未幾大爲汴魏所挫、狼狽奔還、而其勢衰矣、

葛從周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生擒其驍將陳章、因擊叔琮、大破之、叔琮棄營走、從周亦引還、二年

　河東之周陽五、正如山東之一條葛、叔琮非其敵也、

王珙性猜忍妻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軍亂爲麾下所殺

樂從訓害王鐸而卒致族誅楊守亮害王瓌而不免駢戮珙害王柷而旋即被殺此天網之不漏者

朱全忠使賀德倫守潞州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汴將劉玘棄城走德倫亦棄潞州宵遁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李克用表孟遷爲昭義留後

邢洺磁三州懸隔山外非若澤潞之逼近太原也昭義一鎭實河東之門戶所繫重矣既失之復得之而留後之任輕以予遷不惟其心難保其才亦何足仗

乎克用可謂一誤再誤

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啟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年三

是時大梁兵力雄盛河東勢不能敵不于此時完城浚壕力固根本爲進戰退守之計而謬爲大言但欲揚兵四境非善于謀國者也未幾氏叔琮等兵臨晉陽積雨城圮城中大恐克用登陴備禦不遑飲食賴李嗣昭等鑿門力戰僅能退敵未聞延業此時有何奇策也

上素嫉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王摶恐其致亂言于上曰宦官擅權其勢未可猝除願陛下言勿輕泄胤聞之譖摶于上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已遺朱全忠書令全忠表論之上復召胤還貶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與道弼務脩並賜死

胤所以謀誅宦官者非爲社稷計也迎合上意以固恩寵因欲攘取兵柄以擅大權耳此不惟與宋申錫迥殊即王叔文李訓亦未可並論也觀其外挾全忠與摶一言不合遽擠之死其心可知矣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攻鎭州南門焚其關城鎔遣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責之式不

爲屈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昭祚爲質全忠引還

胡身之謂式言中要如屈完之說齊桓竊謂全忠于河北諸鎭但能脅以兵力使之服從于己不助河東耳非能有其地也故聞式言而罷兵議和因以動諸鎭之心爲異日用兵之地此自全忠成算待式言而決非式果能以口舌折其銳也若易地而處兗鄆雖百式何益哉

張澤言于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于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諸鎭合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從之、
澤言雖爲鎭州計、而全忠用兵、亦合當如此、故遣張存敬擊幽滄易定河東、不能救、而全忠之威令、行于河北矣。
自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謀奉太子立之、尊上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以告崔胤、胤不敢違、乃以兵劫上、幽之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
帝至此亦憶王摶之言乎。
進士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曰、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率先圖反正、一朝山東

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自安、其可得乎、建不能用、
愚爲建謀亦工矣。而建不能用者、蔽于季述也。
劉季述遣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全忠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鎭所宜預知、
季述等初欲倚岐華爲援、至是覺其不足恃、故欲更託强藩以自固。其不詣河東而詣大梁者、非徒以其兵力雄盛、正以全忠向不勤王、故知其可以利動也。
觀或之論、可見全忠幕僚知義者鮮、敬翔亦但知助賊耳、

李振、說全忠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權盡歸宦官、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
振蓋略知古今者。故其言如是。
左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自季述廢立、憤惋不平、崔胤聞之、使石戩密說德昭、誅季述等、迎上皇復位、德昭復結部將董彥弼周承誨、伏兵擒季述仲先王彥範、悉誅之、餘薛齊偓赴井死、天復元年
胤與帝謀盡誅宦官。宋景之賜死、皆胤爲之、季述等非不稔知、乃廢帝而不敢殺胤、何也、詎非以胤素厚

于朱全忠。畏全忠、故憚胤邪、然亦幸而免耳、胤本末俱無足論。就此一事則頗似朱勝非。
以孫德昭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
恩亦渥矣。而其心未厭也。
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不若歸北司爲便、

謂中官典兵足以致亂途人知之矣謂宰相典兵郎足以制諸侯尊王室其誰信之當日諸强藩豈徇等所能馭哉彼張濬者何嘗非宰相統兵乎

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

温公有取于遵美之避權竊謂遵美未必知避權但尙知畏死耳所見與崔徇自別

李茂貞辭還鎭、崔徇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充宿衞、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

假外勢以制宦官張濬所以擠楊復恭也徇所見蓋與濬同而適足致亂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襲取晉絳、以扼河東援兵之路、王珂告急于李克用、克用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進、

克用坐視全忠取河中而不能救則知劉延業所云揚兵以嚴四境者特謬爲大言耳

王珂又遺李茂貞書、言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公宜亟帥關中諸鎭、固守潼關、赴救河中、茂貞不報、

珂言乃勢所必至而茂貞不爲動者挾河東舊嫌而利珂之危以爲快也

張存敬、引兵至河中、王珂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乃送款于存敬、朱全忠至、珂出迎、聯轡入城、珂舉族遷于大梁、後全忠遣珂入朝、殺之于華州、

既奪其地則珂大梁一匹夫耳乃必欲殺之獨不念王重榮之舊恩乎甚矣全忠之忍也

朱全忠大舉兵攻李克用、遣氏叔琮等、分六道入、叔琮入天井關、沁州降、進拔澤州、李存璋棄城走、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屯將李審建、王周、以其軍詣叔琮降、叔琮抵晉陽城下、城中大恐、克用登城備禦、時大雨城壞、隨加完補、李嗣昭、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于洞渦、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

士卒瘧利、全忠乃召兵還、

既得河中卽大舉攻河東六道並入直抵晉陽存璋輩或走或降無一能與枝梧者河東之不競甚矣戰不足守有餘頓兵城下曠日持久必生他變此兵家所忌也亟召軍還養其鋒以俟再舉此全忠之知兵也

上悉以軍國事委崔徇、宦官畏之側目、徇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恐迫切更生他變、徇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偓曰、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忠厚者爲之長、咸自安矣、

偓所論宦官不可盡誅君道不尙機巧皆通達治體

之言但所云擇尤無良者置之于法以釋餘人之疑而更爲擇長恐此時行之亦非易易觀後監軍守陵者皆不奉詔則知偓策之未必行也

偓又曰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鎭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曰此事終以屬卿

偓言君道當御以公正不尙機巧實切中帝病帝固志在有爲而好以機巧御下雖迫于時勢亦氣銳而量狹有以致之胡身之以爲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韓偓是也竊謂時勢至此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非偓能言不能行也

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彦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

全誨等之潛謀劫制爲救死計繼誨等承恩方渥有何不安而皆與救使合黨何也

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令李繼筠李彦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全忠引兵七萬趣同州

全誨請幸鳳翔固屬劫駕全忠請幸東都亦非勤王故當日汴人詬岐人日劫天子賊岐人亦詬汴人日奪天子賊

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絶不令見上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

胤不死于劉季述之亂玆又賴繼昭衛之以免殆天留奸臣以斵喪唐室邪

朱全忠引兵渡渭韓建請降張濬說全忠曰建李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爲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表章皆李巨川所爲全忠斬巨川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兵送之赴鎭

王處直委罪梁汶族之以悅全忠以其勸王郜趣己出戰以致喪師猶有說也建于巨川平日倚之若膂

之有相至此乃委罪而殺之亦昧良喪心者矣然巨川導建爲惡乃至賊害諸王其得免族誅亦幸已

崔胤使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至長安宰相班迎于長樂坡[illegible]日行復班辭于臨皐驛

胤既召全忠以兵迎車駕其時帝猶在長安也至是帝已西幸而全忠猶營赤水故趣之赴鳳翔

朱全忠至鳳翔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故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既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鎭全忠乃拜表奉辭

全忠制茂貞先弱其羽翼既移韓建于陳州擴取華
州矣而邠岐脣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又茂貞假子
也故全忠暫去鳳翔移攻邠州未幾繼徽請降而茂
貞之勢孤已
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徵兵河東、茂貞
仍以書求援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
州趣晉州與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
全忠所憚者、克用耳其不遂攻鳳翔者豈獨欲取邠
州哉預料茂貞必求援于河東而克用亦必將掎其
後也
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二州下之、全忠、遣兄子友甯、將

兵、會氏叔琮、擊之、破嗣昭等于蒲縣、全忠自河中赴之、
嗣昭、德威、皆河東良將、其鋒誠不可當全忠親赴以
全力與之一決也
氏叔琮等、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河
東兵不過數萬、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先去、
德威引騎兵亦退、叔琮等乘之、河東兵驚潰、兵仗輜重、
委棄略盡、二年
河東二將之敗衆寡不敵也鳳翔于是失一強援
朱全忠、令氏叔琮等、乘勝攻晉陽、城中兵未集、叔琮攻
城甚急、克用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嗣源、周德威、皆
勸克用固守、惟李存信、以爲事勢已急、不如且入北虜、
克用不能決、
存信譖殺存孝太原因以不振後又屢喪其軍至此
復首贊入北之議非徒恇怯無能亦因克用欲保雲
州故迎合其意也克用諸養子存信最爲下劣而始
終親信乃至因其言而遂不能決何也
劉夫人言于克用日、存信北川牧羊兒、安知遠慮、王常
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于人手、今反效之邪、克用乃止、
克用弟克甯日、此城吾死所也、衆心乃安、李嗣昭嗣源、
數將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
叔琮引兵還、
雖有晉州之捷猶恐河東兵之復出也故遣將直抵

晉陽作急攻之勢雖不克而退克用之氣折矣故自
是不敢與全忠爭
李克用、咨幕府、以貯軍食、置兵甲、脩城池之利害、李襲
吉獻議、以爲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變法不若
養人、改作何如舊貫、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訓
兵務農、則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
克用以兵食不足博訪奇策而襲吉獨進正論慷乎
知本務矣當日未悉能用其言否然河東危而不亡
莊宗卒成帝業未始非結人心固國本之明效也
上以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
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

此非帝意。李茂貞與韓全誨等爲之也、河東兵敗故求助于淮南而行密固不能赴救也

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宦官薦姚洎、爲相、洎謀于韓偓、偓曰、若圖永久、莫若未就爲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

觀偓之語洎者、則知偓之必不欲爲相也。此時爲相無益于國、而適足殺身破家、智者不爲也。

李茂貞自將兵、與朱全忠戰于虢縣、大敗而還、全忠進薄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全忠至此、猶云不與岐王角勝乎。兵敗援絕、五寨環列、鳳翔于是坐困矣。

韋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旣而以母喪罷、日爲債家所譟、故汲汲于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及李茂貞求之、

時勢至此、爲相亦何可樂。其汲汲圖之者、惟欲受賕賣官耳、然汴軍圍逼、困守孤城、一旦城破、卽坐擁厚貲、知誰屬乎。唐末宰相貽範尤爲無恥、殆韋氏子之最下才者歟。

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上卽命罷草、仍賜敕褒賞之、

起復爲金革變禮。是時不得謂無軍旅之事也。偓不草制、特以貽範志在營私、戀棧並非墨經從戎、故不爲之屈耳。然亦欲藉此立異、俾茂貞等不肯引己入相也。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高季昌、劉知俊曰、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詭計誘致之、茂貞果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于中軍、百營俱出、擊殺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

茂貞爲人凶滑倔強、未易屈服。全忠但爲四面張網之計、使之自困、而不以急攻力取者、正以車駕方在城中、恐致意外之變、將冒不韙之名也。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茂貞從弟帥衆萬餘人、救鳳翔、屯于城北、朱全忠遣孔勍等乘虛襲鄜坊、拔坊州、冒雪襲取鄜州、擒留守李繼瑭、茂勳聞之遁去、遂請降、

茂勳庸奴、無足輕重。然亦鳳翔一援也、失地乞降、而茂貞之羽翼盡矣。

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言于李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污邪、

士値板蕩之時、若自度得君足以有爲、卽入相亦所不辭、成則主臣俱榮、不成則與國同盡耳。若明知不

能有爲而貪位忘禍、誤國因以自誤、則君子必不爲也。

李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委罪韓全誨、全忠亦以書報之、

前第議與全忠連和耳。至此始謀誅宦官。

初、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平盧節度使王師範、見之泣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强兵、但自衞乎、會張濬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三年

師範于車駕被劫西幸之時、不思入援、至于鳳翔詔

鑑評別錄　卷五十　巽

書豈不知其出于全誨之僞託、而泣下霑衿、皆以生死爭、竊謂兗鄆既亡、淄青豈能久存、徒以全忠興師遠出、既經營河北、復鏖戰河東、又以迎駕爲名、措置關中、故不暇東出耳、師範須度鳳翔廻戈之日、禍必及己、故乘虛掩襲、爲先發制人之計、其託言舉義、非誠也、濬素附全忠、且說全忠先取韓建矣、乃又遺書師範、令圖全忠、何其如出兩人哉。

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

師範之計似巧、但僅可試之一州耳、若徧及各州、則紛紛四出、形迹易露、且兵無援應、將又難得其人、宜其事泄被擒也。

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劉鄩獨取兗州、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鄩據府舍、拜從周母、待其妻子甚有恩禮、

從周威名素著、當時有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之諺、鄩雖以智取兗州、自度非從周敵、故善視其家、預爲他日地、鄩之卒歸全忠、于此亦可見已。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大喜、卽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

鑑評別錄　卷五十　巽

之、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以其首示全忠、

茂貞兩次劫駕、一則假子繼鵬、一則假子繼筠、乃河東兵至、卽斬繼鵬、鳳翔圍急、復斬繼筠、皆委之罪、以自解、彼傀兒亦何樂爲茂貞假子、聽其嗾使、助之爲惡也。

全誨等已誅、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白上、急召崔胤、令帥百官赴行在、胤稱疾不至、全忠以書召之、始來、

全忠之迎駕、胤召之也、圍之未解、待胤來耳、胤來而圍解矣。

茂貞請以子侃、尙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爲景王妃、以自固、上皆從之、

此時即尙主能自固乎。檢何爲者乃亦于此納女爲王妃無非欲託外戚以保相位耳。唐祚將傾天子如寄坐宰相如鬼朴二八豈猶見不及此而乃妄求援繫于帝室亦可謂大迷弗悟者已。

上入長安、全忠、崔胤同對、胤奏請悉罷宦官職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于內侍省悉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上愍可範等無罪、爲文祭之、

物極必反天道之常、唐室宦官專權最久造孽最深、受誅亦最慘天固假手全忠草薙而禽獮之也。帝既不能救可範等之死爲文祭之殊可不必是時宰相以下如杜讓能王摶輩寃死者衆矣不聞追卹何獨不忍于宦官乎

溫公論宦官之弊、其略曰、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行之于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遂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謂盡誅宦官無救于唐之亡可也謂唐之亡由于盡誅宦官比之惡垢焚衣患蠹伐木則非其倫矣。是時即不誅宦官能止朱氏之篡乎。前明之天下亦壞于宦官其亡也何嘗誅宦官哉

崔胤奏宮人宋柔等、皆韓全誨所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

柔等皆知書美人日侍帝側爲全誨耳目者杖殺亦不爲枉。并及僧道無乃太甚乎。胤此時應志得意滿而不知行將自及也。

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

茂貞子尙主。檢女爲王妃。檢之黨于茂貞較光啓更爲衆著。其賜死無可疑者。新書所云、長流環州者、悞也、女爲王妃既無救于死而平原公主帝亦取歸茂貞、檢亦安能自附于外戚哉。

以崔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貶逐三十餘人、刑賞

繫其愛憎、中外畏之、

胤所爲何以異于李茂貞韓全誨

貶韓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臣得還貶及死、乃幸耳、

偓以貶而免于白馬驛之難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于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都指揮使、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爲街使、于是全忠之黨、布列于禁衛及京輔、

長安自天子至于士庶均歸全忠掌握之中。

朱全忠辭歸鎭、留宴壽春殿、又餞之于延喜樓、百官班辭于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夜二鼓始還、上復召對、

問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帝畏全忠因畏徇昵徇將以媚全忠也豈得已哉胡
身之乃譏其徵召不時宴飲無節豈知帝之苦心哉
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甯引兵擊
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甯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
傳從周引兵圍之友甯進攻青州全忠引兵十萬繼之
既取兗州復圍齊州師範亦住手不得矣然豈全忠
之敵哉立見其敗耳
王師範求救于淮南楊行密遣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
之
是時方鎮與汴爲敵者李克用與行密耳師範初與

兵即以書告克用克用不能救也至是始求救于淮
南而行密應之
王建遣葦莊入貢亦脩好于朱全忠全忠遣王殷報聘
建與之宴殷言蜀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乃集諸州馬大
閱于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
胡身之謂建以多馬衒殷殷遽歎服非善覘者竊謂
殷欲覘蜀而譏其乏馬已屬情見乎辭蓋欲知蜀馬
之多少也迨建示以多馬殷即心有不服不容更有
所譏謂非善覘必如何而後謂之善覘乎
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請每軍募
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

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
朱全忠已留步騎萬人以朱友倫爲宿衛都指揮使
矣豈欲更置侍衛之軍哉徇託備禦鳳翔爲名輒自
召募固全忠所惡也徇阿附全忠乃觸其所惡而曾
不之知詎非死期將至天奪之鑒乎
朱友甯拔博昌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別將拔登州王
師範帥登萊兵拒友甯于石樓友甯擊登州柵破之進
攻萊州柵王茂章度其兵力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
大破之斬友甯傳首淮南
茂章淮南良將故一戰而大捷
朱全忠聞友甯死自將兵二十萬赴之至臨朐命諸將

鑑評別錄　卷五十

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度衆寡不敵
引軍還
友甯死而全忠之兵愈集茂章去而師範之勢益危
已
甯國節度使田頵叛楊行密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
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頵王茂章擊仁義
十國紀年載朱全忠聞頵叛削奪行密官爵命頵及
杜洪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于境上行密
知其詐溫公不取著之考異竊謂全忠自淸口之敗
何嘗一日忘淮南此時聞頵之叛豈不欲乘釁以圖
行密第以方攻淄青與王師範相持是以置淮南爲

緩圖耳削奪之詔四面招討之命蓋詐為之亦第以虛聲震怖俾行密棼潰失圖而洪等固未肯奉命出兵也

楊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頵遣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遣兵屯宿州以應之

史稱延壽為行密所狎侮怒而思叛亦未盡然延壽田頵皆與行密起自閭閻等夷親故所云布衣昆弟者也今見行密獨居尊位而渠等皆為之臣狎恩恃舊猜隙易生是以積不能平思起奪之耳行密知之故詐為失明召之以軍府相委而延壽即至其意可知已

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稱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溫諭之皆聽命

胡身之以為溫有以服延壽部兵之心故諭之皆聽命竊謂此不盡繫乎溫也行密恩信結于人心為淮南將士所悅服而延壽苛暴寡恩素不能得衆故也觀于臺濛討田頵先以行密書遍賜頵將皆下馬拜受則延壽之衆可知已

王師範請降于楊師厚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天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選諸將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

師範雖有留後之名而坐守孤城不能行其號令矣胡身之謂全忠欲殺師範而力有未及非也第以既受其降未便遽殺之耳後屠其家則因友甯妻之請也

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于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

鄩善事葛母正為今日非徒動之以情實則脅以為質也時稱鄩用兵十步九計信然

劉鄩堅守以扞敵及王師範力屈葛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乃出降從周送鄩詣大梁朱全忠賜之冠帶辭請以囚服見不許全忠以為元從都押牙諸將具軍禮拜于廷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

鄩于師範始終不失臣節于全忠進退必以禮其留非諸將所及也全忠一旦擢居右職旋以保大留後畀之固知其才堪大受不以破格為嫌而諸將亦無異議者鄩之自處有以服其心也

淮南將臺濛擊斬田頵遂克宣州初楊行密與頵同閭
里少相善約爲兄弟及頵首至廣陵行密爲之泣下赦
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
劉鄩以禮事葛從周之母乃兵機權道也行密于頵
母庶乎不失爲厚矣頵負行密行密不負頵
張濬居長水王師範之舉兵濬預其謀朱全忠將謀篡
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張全義使圖之全義遣牙將楊麟
將兵詐爲劫盜圍其墅而殺之
胡身之謂夷考本末濬之死遠過白馬朝士竊謂濬
本末俱無足觀其勸師範舉兵特欲緩鳳翔之攻耳
實則所須徵兵詔書皆韓全誨等僞爲之師範不知

濬亦不知乎勿論師範文弱事必無成即使乘虛襲
取汴州迫全忠還兵自救鳳翔之圍解而全誨等劫
持如故跋扈如故帝之幽辱亦如故曾何與于國之
存亡主之安危哉濬之死亦輕于鴻毛耳與白馬朝
士殊未見其相遠也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
震天下遂萌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
異乃謂全忠請募士以實六軍全忠知其意陰使麾下
壯士應募以察其變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
天子都洛恐胤立異
胤素附全忠豈猶不知全忠之爲人乎全忠起于盜

賊專兵擅地吞噬鄰道跋扈自恣其爲卓莽不爲桓
文彰彰易見胤既召之來復趣之進凡全忠之大得
志于關中者皆胤導之也既授以刃而欲戒其割乎
史所稱外親厚而心漸異者恐未然也胤自以藉兵
爲全忠所疑適值友倫擊毬致斃故其疑轉甚遂決
計誅之耳至遷都之舉胤未必立異且事在全忠胤
亦不能立異不敢立異也
朱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并其黨鄭元規陳班等皆
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元規等貶官有差全
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胤第殺胤及元規班并胤所親
厚者數人天祐元年

帝于胤死不能救亦不之惜也其相胤重胤昵胤皆
爲全忠非爲胤也使死者有知第五可範等能無慚
快于地下乎胡身之謂胤有懊國之罪無負國之心
竊謂胤懊國之罪固難辭負國之心亦不容[illegible]觀于
帝在鳳翔圍城中屢召不至全忠一呼即來其心可
知矣特幸而因疑被誅免致與六臣同傳耳[illegible]之篡
兵爲備茂貞其告全忠乃誠言也以數千烏合之衆
詎足抗友諒百戰之師況大梁兵力雄天下李克用
且不敢與爭胤書生敢萌他圖哉全忠亟欲移唐祚
凡與帝親近者皆誅戮無遺乃至宮女小兒罕得免
焉況胤之尊爲宰相大作威福者乎

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不許全忠常令張全義繕脩宮室楊崇本（郎李繼徽）恨全忠私其妻遂說李茂貞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全忠屯河中上御延喜樓表請上遷都洛陽

茂貞繼徽眞庸奴也侵逼京畿何關邠岐之輕重適足令全忠藉口表請東遷耳

上甫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

當日口碑如是胤之罪不勝誅矣而胡氏猶謂其無負國之心乎崔韋裴柳皆唐之名族乃崔有胤柳有璨裴有樞皆附朱氏而唐以亡韋有貽範則更不足論矣

車駕發長安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留駐于陝朱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全忠之意但欲車駕速離長安耳不必遽至洛陽也崔胤募兵以防李茂貞與全忠東遷之議正相左蓋全忠方假邠岐侵逼爲由以遂其劫駕之計故深恨胤之沮其謀也此胤之所以被誅歟

朱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脩宮室上遣間使以絹詔告急于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興復曰

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

帝亟欲出鳳翔正以幽閉難堪今逆料洛陽無異鳳翔而不知更有甚焉者也

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上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卽日促官家來

帝之盤桓中路以間使絹詔應有消息也乃三鎭不應而全忠先疑催促之使立至矣

車駕發陝朱全忠逆于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

令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

東行之不利何必更占星氣哉十月與是月等耳乃墀竟以一言賈禍晉國弱女子亦何能爲乃亦以耳語坐誅冤哉

上憩于穀水自崔胤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全忠爲設食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代之侍衛自是左右皆全忠之人矣

奸雄將謀篡竊必先翦天子之羽翼而落其爪牙然亦第除其所忌耳未有不分男女良賤一槩獮薙靡

遺若朱三之甚者。哀由起自盜賊。性同蛇虺。猜忍無復人理也。

車駕入宮、御正殿、受朝賀、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

不惟宦官誅絕。內夫人亦不得傳宣詔命。而充宣徽等使之蔣玄暉等。皆全忠心腹之人。天子在大內。亦不得自由已。

上宴朱全忠、及百官、于崇勳殿、復召全忠宴于內殿、全忠疑不入、上曰、可令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

帝之復召全忠宴。將以示寵異。昵全忠也。安敢圖全忠哉。全忠自知無禮已甚。而帝猶有英氣。故動輒猜防耳。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取鳳翔、建問馮涓、涓曰、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建曰、茂貞與朱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

建藉茂貞為藩蔽。故獨安而岐亦不亡。

朱全忠、引兵討邠岐、以帝有英氣、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令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等、弒帝于椒殿、夫人裴貞一、昭儀李漸榮、俱死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于玄暉、乃釋之、

椒殿殉節。惟裴李二女子耳。不惟何后偷生。即裴樞輩號為大臣宿望者。亦尸位苟容。而噤不一語。蓋臣節士氣。掃地盡矣。

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柷、監軍國事、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

委罪二女子。而擁立幼弱。李振之謀。全忠之志也。

朱全忠、還至東都、伏梓宮慟哭、見帝自請討賊、奏貶朱友恭、崖州司戶、氏叔琮、白州司戶、皆賜自盡、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司馬昭誅成濟。而不誅賈充。全忠誅友恭叔琮。而不誅蔣玄暉。然于二人亦第坐以不戢士卒。貶之而賜自盡。固未明正其弒逆之罪。肆諸市朝也。

以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劉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全忠以隱為節度使、

隱之秉節。以賂全忠得之。然自是遂據東粵。

昭宣皇帝 諱祚、更名柷、昭宗第九子、在位二年

張廷範、本優人、有寵于朱全忠、奏以為太常卿、裴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持之不下、全忠謂賓客曰、吾常以裴十四、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柳璨因譖之、乃與崔遠、獨孤損、俱罷相、二年

天子遇弑不能討賊又不能殉節澳詘偷生曰居相位而猶爭樂卿何其不知輕重一至此邪蓋裴氏名家樞仍存甄別流品之成見耳全忠盜賊既爲元帥廷範優人則爲樂卿固其宜也

河東都押牙蓋寓卒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斂求賢俊

寓遺書與李襲吉之議略同通鑑具官特書其卒蓋予之也

彗星長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殺戮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朱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裴樞崔遠等各貶官

賜自盡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于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

此曹雖好自標置實無關唐之存亡未見其難制也璨非不知特欲以此言動全忠之聽耳士生此時既不能扶傾定亂又不能遠禍全身隕首糜軀遣馬同盡獨何爲者邪不覩白馬驛之慘不知王官谷之超也

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婚遣楊師厚將兵擊之全忠以大軍繼之

全忠既東定淄青必將南圖襄鄧匡凝豈能免于受兵乎況與行密等移檄諸道聲罪共討有以觸全忠之怒邪

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司空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乃放還

韓偓以貶謫爲幸圖以衰野自全皆唐末詩人之不失名節而能以明哲保身者也

楊師厚攻下唐鄧復郢均隨房七州朱全忠軍于漢北師厚作浮梁度漢大破趙匡凝兵于漢濱遂傅其城下匡凝焚府城帥其族及麾下士奔廣陵師厚入襄陽全忠繼至

王師範猶能求救于淮南背城力戰匡凝一戰而敗

卽舉族出奔廣陵不及師範遠矣其弟匡明據有荆南乃既不能救其兄又不能守其地不戰而棄城走不惟不及朱瑾又不及匡凝矣全忠吞噬鄰道未有如爾鎭之易者

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行密寢疾命周隱召渥隱性憃直對曰宣州司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

隱知渥非保家之主能保威必不負行密乎行密肯以血戰所得之境上捨其子而輕付他人乎隱不惟憃直殆有狂易之疾者歟

嚴可求謂楊行密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與溫、卽取牒、遣使如宣州召渥、

召渥大事也。隱旣受行密牒不卽遣發。乃置之案上。遣爾他出及爲溫等所取。亦復不問何也。隱卽疏略。亦何至此。

起居郎蘇楷禮部尙書循之子也、素無才行、乾甯中、登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仍永不聽入科場、

觀此、則唐之進士覆試固甚嚴也。胡身之、以爲裴樞等死而蘇循等進、奉唐璽綬而輸之梁者、此輩也、竊謂樞特幸而先死耳。使其尸居相位、禪代之際、奉璽

綬而輸之梁、未必讓循等也。初議東遷天子甫下延喜樓、遽奉朱全忠書促百官東行者、非樞也邪。

朱全忠至大梁、急欲傳禪、蔣玄暉與柳璨等、議欲依魏晉以來故事、次第行之、全忠大怒、王殷、趙殷衡、因譖玄暉等、欲延唐祚、逗遛以俟變、玄暉自見全忠曰、今玆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

是時晉勢已衰。燕岐吏非梁敵。蜀地險遠不能爲患。所云創萬代之業者。實亦不關乎魏晉故事。宜其不足動全忠之聽而益觸其怒也。曹孟德非不欲受漢禪。所以遲遲不發者。畏荆州之方強。故關侯遺害丕遂代漢。全忠盜賊之雄耳。所見遠不及孟德。而又一無所畏。欲其不速篡得乎。玄暉朱氏家奴。事全忠久。豈不知其爲人。而乃汲汲于九錫封國。欲加殊禮。適以重拂其意。其亦將死而天奪之魄邪。抑爲柳璨所誤邪。

柳璨、蔣玄暉、議加朱全忠九錫、以宣武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魏王、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王殷、趙殷衡、譖玄暉、與柳璨、張廷範、對太后焚香爲誓、期復唐祚、全忠收玄暉璨等、皆斬之、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也、

朱友恭臨刑。猶恨全忠賣己。實則躬行弒逆罪無可逭也。璨臨刑。卽自伏其負國之罪。殆是非之良心至死而一現邪。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見李克用曰、會非力不能守、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三年

王師範舉義兵。雖敗猶榮。自是唐之藩帥。罕有繼之者矣。會本汴之宿將。爲朱全忠所倚任。豈無罪衅。第以其躬行弒逆。不忍所爲。翻然改圖歸命河東。亦可謂不爲盜賊餘黨所汙者已。

鑑評別錄 卷五十一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五十一

甯陽黃恩彤石琴

後梁紀一

太祖皇帝姓朱氏，諱溫，宋州碭山午溝里人，背黃巢歸唐，賜名全忠，卽位，改名晃，在位六年。

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册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開平元年

文蔚等所謂唐六臣者也。歐陽公之論詳已。竊謂唐自中葉迄于末造，政操于宦官，兵專于方鎮，宰相尸居其間，不能有所匡救，甚乃阿附强藩，召亂基禍。崔昭緯、崔胤、柳璨、光罪之魁也。至是則朱氏之勢已成，李氏之再已去，雖有百官，具員充數而已。卽欲挽落照于神淵，扶顚綱于天網，亦何從爲力哉。苟全性命，罔顧羞恥，若文蔚等，但當責其不能死節，毋庸槩加以賣國之罪也。惟蘇循則當別論耳。

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于涉曰，大人爲唐宰相，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甯者累日。

唐養士三百年，不爲不厚，乃易代之際，羣臣競奉新朝，無一人盡節故主者，惟凝式尚知名義，而其父爲之駭怖，若無地自存者。蓋自白馬駢戮，衣冠垂盡，其

幸免者皆頑鈍嗜利偷生鮮恥之人是以靡然無復
生氣也胡身之以爲涉之相也知必爲凝式之累不
歷駭凝式之言竊謂涉所云爲累者懼父子幷誅也
凝式之言亦幸而不聞于朱氏耳一有漏洩禍立致
矣卽欲佯託心疾浮沈五季之間號曰風子亦何可
得哉

梁王卽皇帝位與張文蔚等宴帝擧酒曰此皆諸公推
戴之力帝復與宗戚飮博于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
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黄巢爲盜
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滅唐家三百
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矣帝不懌而罷

昭宗之弑也方鎭擁兵坐視而不忍所爲悉衆他往
者乃有全忠之將丁會昭宣之禪也羣臣屈膝新朝
而忽發狂言斥其僭僞者乃有全忠之兄全昱亦異
矣雖然全昱之言乃天下人人意中之言也特畏誅
禁不敢發耳全昱其猶有三代之直乎

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遷于曹州栫之以棘使甲士守
之

未幾遂酖弑之

以敬翔知崇政院事帝性暴戾難近惟翔能識其意趣
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翔佐全忠所云助紂爲惡者也其人頗似魏之賈詡
而幹略過之

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
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欲與岐
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
諭統內吏民

是時楊行密已卒渥騃豎子耳雖襲爵弘農王擁有
淮南興復非其所及移檄徒爲大言耳王建見朱氏
篡立亦有僭號之意其假興復爲名張皇文告正以
覘人心之向背何如故諸道莫應而稱帝之謀決矣

蜀主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平朱溫乃訪唐宗室
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于此生靡敢失節

河東淮南與朱氏仇隙最深必無臣服之理不惟克
用雄武氣不能降卽楊渥庸騃亦膝不肯屈也岐蜀
地阻西偏非朱氏所必爭王建又與李茂貞婚姻朋
附相爲唇齒進則不足退則有餘建自以全蜀險固
可以閉門作天子故欲爲劉備耳其志固不在遠也
克用以帝止一方與王等耳與其僭號而無廣地之
實孰若循舊而有守義之名且既可以愧朱溫之作
賊又可以致諸鎭之心服此自克用之智略非建所
及若遽信其不忍背唐則書生之淺見已胡氏遽許
爲忠純豈知克用者哉

岐王以兵贏地蹙不敢稱帝但名所居爲宮殿妻稱皇

后將吏上書稱賤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茂貞不敢僭號而妄自尊大蝸强一隅殊可嗤巳其不附朱氏非別有所見正以積怨素深必不見容又恃蜀援故且作旦夕之計耳

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雖不能用其言心甚義之

李茂貞與王建婚姻也蜀恃鳳翔爲捍蔽故蜀安鏐與楊氏亦婚姻也吳恃淮南爲捍蔽故吳安鏐之所處與建正同況蜀有劒閣之險吳亦有浙江之限均非朱氏所能驟圖乃建稱帝而鏐附梁亦各有所志

也

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高頎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

趙志忠虜庭雜記云衆部酋長會議立王三年一代倘災害不生羣牧孳盛人民安堵則不代其法與今西洋之咪唎㗸國正同地隔重溟事隔千載乃竟不謀而合

及阿保機爲王擊滅七部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以三十萬衆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約以今冬共擊梁阿保機歸而背盟更附于梁

以晉王之兵得契丹之助長驅渡河直指汴洛其勢未易當也背盟而遣梅老河東失一强援而朱氏益無所憚矣故遂有潞州之役

命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自丁會以潞州歸河東朱氏方謀篡竊故未暇出兵至是乃爲此大舉蓋將攻取潞州因以進規河東也

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于梁循朝夕望爲相帝薄其爲人敬翔及李振亦鄙之翔言于帝曰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立于維新之朝詔循及張禕等十五人并勒致仕楷斥歸田里

背舊君而自結于新主反爲新主所斥者多矣全忠

于唐臣之稍知廉恥者誅戮惟恐不盡而于循父子又薄其爲人何也詎非干進希榮不知止足曾盜賊之不若邪裴樞等以宿望駢誅勿論巳柳璨猶不免于死循等又不免于斥士即不自愛亦何樂而立于朱氏之朝哉

康懷貞攻潞州不克帝黜懷貞以李思安代爲都統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餽軍糧周德威日以輕騎抄之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于是梁兵閉壁不出

既築壘穿塹以守之矣乃更築重城夾寨內防奔突外絕糧援其志在必得潞州而後巳使非李嗣昭善

守德威善戰不及待晉王之援已
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以爲宜馮涓獨請以蜀王稱制
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
不出王用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即皇帝位
建稱帝之意已決觀其遺晉王書可見宜涓言之不
足動聽也羅隱韋莊皆唐末詩人之有幹用而不獲
仕于中朝者乃隱在吳則說錢鏐爲東帝莊在蜀則
贊建爲西帝其識均在涓下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囚其父仁恭集將吏
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
守光互有勝負羅紹威遺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

梁乘虛襲其後遣使請降
王師範不失爲忠守文不失爲孝而事卒無成者才
略不足以濟之也
晉王疽發于首病篤命其弟克寧等立其子存勖爲嗣
曰以亞子(存勖小字)累汝言終而卒存勖以位讓克寧克寧
曰汝冢嗣也先王之命誰敢違之(二年)
克寧初意甚善後爲假子所惑悍妻所制遂萌異圖
致殺其身惜哉
帝至澤州以李思安久無功削其官爵晉李嗣昭固守
踰年帝數遣使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欲召兵
還諸將以爲李克用死周德威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
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
諸將之議未爲失策胡身之以爲夾寨之敗正坐此
竊所不解
劉知俊將精兵萬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
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
俊休兵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胡氏以爲知俊小捷所以驕梁兵而殲之天之厭梁
于此可見竊謂全忠躬親視師疑克用詐死而實在
軍中慮諸將非其敵也此時既知克用確死以爲晉
無可畏潞必可取諸將兵力制之有餘故令知俊屯
晉州以備關中此自當日一定之勢未見天之厭梁

也凡讀史最不宜于事後論成敗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
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
晉兵已去潞城久困無煩大駕久留全忠有不南還
者乎夾寨之備非備內兵備外兵也外既無援城可
坐取有不弛備者乎晉王召周德威還而自帥精兵
倍道赴援則非梁之君臣所及料也
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
且朱温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
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張承業亦勸之行

存勗嗣立之初、才敏氣銳、頗有太宗之風、此其發軔之始也、承業雖宦官、而親承顧託、首決大計、遂爲佐命元臣、贊成後唐之業、

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不意晉兵之至、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士卒以萬計、

河東兵不競于汴久矣、至是復振、

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此曹孟德歎美孫仲謀者、史仍襲用其語也、但豚犬之目、孟德以譏劉景升之子、全忠則自罵其兒耳、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晉王欲用兵與梁爭天下、而先自治其國、可謂知本務矣、

淮南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王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于梁、顥遣紀祥等弒王于寢室、詐云暴薨、嚴可求奉王弟隆演、爲淮南留後、

溫卒殺顥、而以弒君之罪歸之、遂專制淮南之政、

楚王馬殷、遣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馬氏至是所據土地、幾兼今湖南廣西二省、

進士梁震、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利、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震亦士之有志節者、唐進士例稱先輩、至宋猶然、今惟翰詹科道內閣中書吏禮二部諸司軍機章京猶稱前輩、進士不復稱先輩已、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孫琰、置輪于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三年

昔之礮以石爲之、故張網以拒柔可制剛、若今之火礮、藥性猛烈、則非網所能拒矣、而猶有爲此說者、又推其意而欲用牛皮布幔、不惟昧于古今之變、亦未講明于物理而輕于嘗試者矣、

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以兵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于雞蘇、爲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陣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直前擒之、

胡身之譏守文小不忍以敗大事、身爲俘囚、自取之也、竊謂守文不忍臨陣殺守光、蓋欲擒之請命于父、殊未爲失、至倉卒被擒、則非意料所及、不必于事後

譏其自取也。

劉知俊以帝猜忍日甚、內不自安、以同州叛附于岐、遣兵襲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潛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留後劉捍殺之、遣使請兵于岐、亦請晉人出兵攻晉絳、

知俊猛將。既據同華。守潼關。又得長安。使岐晉連兵。分道並進。關中可取矣。此實可乘之機。惜其事之無成也、

帝遣近臣諭劉知俊、知俊不報、詔以楊師厚爲招討使、帥劉鄩等討之、鄩克潼關、擒知俊弟知浣、

知俊之決計叛梁。知浣教之也。又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借以脫禍。計亦巧矣。而卒不免焉。不得謂非自取之也。

楊師厚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知俊舉族奔岐、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

知俊屢立戰功。其勇略不亞師厚。乃既不能據關迎戰。又不能堅守待援。迫華州既失。並不退保長安。與岐兵併力拒敵。但惷賁出走。爲逃死計。何其憊也。

晉王引兵南下、遣周德威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去、

劉知俊既敗。關中必不可圖。師厚軍勢方盛。何必與之角。命于晉州平前。有堅城。後有勁敵。兵家所忌。圍宜解。去。考異較量勝敗。似猶未悉當日之事機也

以翰林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曉、讓能之子也、

讓能以死殉國。而曉貶節事梁。叨居鼎鉉。忝厥父矣。卒死友珪之難。亦何足惜。

鄴王羅紹威、得風痺病、表乞骸骨歸第、帝以其子周翰、爲天雄節度副使、謂使者曰、亟歸語爾王、爲我強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

紹威借汴兵。以誅牙兵。致有六州鐵不能鑄此一錯

之悔。其竭財力以奉全忠。有所不得已也。身患風痺。子復懦弱。知必不免。爲全忠所併。故先自請代乞骸。殆亦有鑒于王師範爲宗族百口計耳。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告急、詔康懷貞寇彥卿將兵攻邠甯以救之、知俊引兵還、帝急詔懷貞等還、遣兵迎援于三原谷口、知俊遣兵據險邀之、懷貞大敗、僅以身免、

全忠知懷貞等非知俊之敵。故急召令還。遣兵迎之。而無救于敗。亦足見其久在兵間。料敵之審。

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帝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

友諒、以惠王友能代爲宋州留後、卄四
此一節殊可取、蓋全忠雖倩暴而起自田間、故尚知務實、友諒友能皆全昱子、全昱雖罵全忠、而全忠待其父子有恩、不失親親之誼、
初唐末宦官多養軍中壯士爲子、由是諸將效之、而蜀王尤多、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眞其子、自餘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雖冒姓連名、而不禁婚姻、
胡身之云、史言假子皆以利合、非人倫之正、竊謂宦官假子、無不以利合者、若諸將則不盡然也、干戈之際、生死相依、故結爲父子、以示無他耳、其非人倫之之正、自不待言、

上疑趙王鎔貳于晉、且欲因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劉守光發兵欲侵定州、上遣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禦、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乃遣使求援于燕晉、
初疑趙貳于晉、輒發兵襲據其二州、是驅之使與晉合也、
鎔使者至晉陽、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僚佐謀之、皆曰、鎔與朱溫婚姻、此必詐也、晉王曰、彼亦擇利而爲之耳、今救死不贍、何顧婚姻、我若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
河東之不競于汴者、以河朔諸鎭附之也、今二鎭背梁而附于晉、此轉弱爲强之大機、不救鎔、則梁且併鎭而處直不能自立、定亦且折而入于梁、鎭定皆爲梁有、則山東皆晉之敵、晉兵不出、則睨其旁、晉兵一出、則犄其後、欲與梁兵角逐中原、亦何能展其手足哉、晉王見及于此、所以不俟再計、投袂而起也、
鎔使者至幽州、劉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
趙梁相弊、燕承其利、亦一說也、但晉先救趙、趙與晉合、則無利可承耳、且是時梁若併鎭定、幽州能獨存乎、
晉王以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

將將兵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進兵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之北、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
是時梁大將爲王景仁、卽淮南名將王茂章也、勍是其前鋒、
周德威徇于軍曰、彼皆屠酤傭販之徒、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奇貨、不可失也、乃自引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右馳突、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于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是時兵力梁强晉弱、晉非梁敵也、所恃者將之智勇耳、德威先侮于軍、因動以利、以作己軍之氣、又引精騎擊其兩端、以挫彼軍之銳、知其不可勝、故按兵以待其衰、

晉王曰、吾孤軍遠來、利在速戰、公乃欲持重何也、德威曰、吾所恃者、騎兵利于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

以德威之勇而兵不輕進、曹孟德所云、爲將須有怯時者此之謂歟

德威謂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今去賊咫尺、所限

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糧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乃從之、

左氏引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以待其衰、又彼歸則出、彼出則歸、晉悼公所以敝楚也、德威論兵皆與之合、其亦有所受之邪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游軍抄之、梁人對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史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乾化元年

德威欲以輕騎抄糧、今先以游軍抄芻、人雖未飢、馬則多死矣、蓋梁軍之所長在以衆敵寡、晉軍之所長在以騎敵步、故德威乘梁馬疲羸而直以精騎壓之、以己所長乘彼所短也

王景仁、韓勍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陣于河上、梁軍競前奪橋、鎭定兵不能支、晉王命李建及選卒二百、力戰卻之、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德威曰、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諫曰、梁兵當以勞逸制之、未可以力勝、

先既以己所長乘彼所短、此復以己之逸乘彼之勞、蓋梁兵多而且精、景仁亦百戰良將、故德威不敢輕于一決、欲以全力制其罷極也

時魏滑之兵陣于東、宋汴之兵陣于西、至晡、梁軍未食、景仁等引兵稍卻、德威疾呼曰、梁軍走矣、晉軍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于西陣之前曰、東陣已走、爾何久留、梁兵遂大潰、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等以數十騎走、凡斬首二萬級、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

夾寨一敗、梁軍之鋒已挫矣、柏鄉再敗、遂不復振、

劉守光使人謂王鎔、王處直曰、聞二鎭與晉王破梁兵、僕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啟行、鎔遣使告于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專意南討、晉王曰善、

先取幽州、然後南面而爭天下、當日一定之勢、
劉隱卒、弟巖襲位、巖多延中國士人、置于幕府、出爲刺史、刺史無武人、
巖厚待中國士人、略如漢之士燮、是時梁晉交爭、淮吳蜀岐亦搆兵不已、惟閩粵差爲樂國耳、
劉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質于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今日之帝不可也、守光怒、寸斬之、
以守光之狂愚、而欲以正議折之、宜逢其怒矣、鶴本劉守文判官、守文被擒、猶奉其子延祚、乘城拒守、其人素有志節、乃不死于滄州、而以諫守光受誅、未爲得死所也

晉王聞劉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
卜年問鼎、與朱全忠生子當如李亞子云云、皆史臣潤飾之辭、遣使致賀、所謂將欲取之、必故予之、
帝發相州至洹水、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卽時進軍至魏縣、或告曰、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人心益懼、
梁軍屢敗之後、均破膽矣、卽朱温自行、亦不能復振、且温以病軀臨戎、忿不思難、此時晉王若悉銳以出、温可擒矣、竊謂温與王莽有相似者、莽移漢祚以詐、方其未篡也、舞其智足以欺天下、既篡則舉措乖方、曾愚人之不若、温移唐祚以力、方其未篡也、騁其暴足以制羣雄、既篡則師徒撓敗、幾庸將之不殊、因由器小易盈、抑亦天奪之鑒、而速其斃也、
劉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王處直告急于晉、晉王遣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之、
晉欲攻燕久矣、故因處直請救、遂大舉擣巢、
周德威東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兵進攻祁溝關、下之、涿州降、德威至幽州城下、劉守光來求

救、帝疾小愈、議自將擊鎭定以救之、二年
河北天子帶甲三十萬、今安在、乃遽向河南天子求救乎、攻者已至幽州、救者方議擊鎭定、毋亦火發于家、求水于遠者邪、
帝發洛陽、至魏州、命楊師厚、圍棗强、賀德倫、圍蓨縣、帝至下博南、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遇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强、與師厚軍合、
欲擊鎭定以救燕、而畏晉如此、猶幸不遇晉兵耳、遇之必敗、
賀德倫攻蓨縣、李存審、引兵扼下博橋、使史建瑭等、分

兵擒獲梁軍之樵芻者數百人、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帝引兵就德倫、紿至縣西、建塘等、將騎兵至德倫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燒營夜遁、既乃覘知晉軍未來、帝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

　以河南天子、親將五十萬衆、救河北天子、乃畏晉如虎、偵候不明、一聞訛傳、卽蒼黃逃遁、棄行幄委甲仗、不翅燕雀之避鷹隼、及事後徐覘、第游騎數百而已、以五十萬衆不敢當數百騎、亦何顏以見六軍之將士乎、全忠凶猾習兵、屢摧大敵、而末路頹唐如是、所以慙憤而增疾也、雖未喪元、已喪魄矣、

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因哽咽絶而復蘇、

　全忠所以動輒親將者、知諸將均非晉王敵、至是自度將死、異日豚犬兒必遭屠割、故不覺其言之悲耳、然使全忠不死、安知不爲劉仁恭父子之續乎、

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博王友文、帝假子也、其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

　張氏頗似隋之獨孤后、但獨孤后殂、而隋文縱欲、亦惟宣華夫人輩耳、張氏死而朱三不可問矣、天下多美婦人、乃恣情內亂、無復人倫、盜賊而兼禽獸之行、安得以其僭竊一時、遽躋諸帝王之列哉、三代以降、得天下不以正、而治天下不以道者、亦多矣、然猶有可節取焉、未有凶猾淫褻如朱三者也、

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于東都、欲付以後事、郢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卽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賜死、友珪益懼、

　胡身之、以爲翔佐帝有年、功不爲小、使能爲之謀、則必有以處友珪、而帝免剚刃之禍、顚而不扶、焉用彼

相、竊謂翔事全忠、第逢其意、濟其惡耳、不聞有所匡救、卽全忠之委任于翔、亦取其籌兵食贊計畫、爲吞噬篡竊之計、雖名君相、實大盜之首從、未可以扶顚持危責之也、

友珪與韓勍合謀、以牙兵五百人、雜控鶴士入、伏于禁中、夜入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于寢殿、

　朱溫老賊萬段、不足蔽辜、但非友珪所當聲罪致討耳、禍生骨肉、洞背流腸、天蓋假手于其子、以快天下

萬世之人心也。

友珪秘不發喪、遣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

蔣玄暉等之弒昭宗也、歸罪于殉難之李漸榮、裴貞一、而全忠卒殺氏叔琮朱友恭、冀以塞天下之謗、若友珪則直以弒父委之友文、而無復顧忌矣、

許州馬步都指揮使張厚作亂、殺節度使韓建、友珪不敢詰、以厚爲陳州刺史、

建死晚矣、以朱溫之猜忍、獨不忌建、故得保其富貴、終溫之世、殆以建爲癡物、不足忌邪、抑德其害唐諸王爲己掃除邪、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楊師厚軍于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師厚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制以師厚爲天雄節度使、

自羅紹威死、全忠已有取魏博之志、然以周翰襲父位、未忍易帥也、師厚甚窺其微指、久欲乘周翰幼弱攘而奪之、特未奉全忠之命、不敢發耳、至是全忠已死、友珪立不以正、張厚殺韓建、且不敢詰、師厚又何所忌憚乎、此所以殺潘晏、逐周翰、而友珪不得不以天雄旌節予之也、

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友珪加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侍中中書令、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以韓勍爲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于晉、

友謙本陝州牙將朱簡、亦全忠假子也、梁自是失河中而晉得之、

友珪以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于己、解其內職、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

胡身之以爲振與友珪同惡、翔雖稱疾、若律以主亡與亡之法、亦不免于死、竊謂弒父與弒君等耳、翔雖

用事于朱氏、而在唐爲太府卿、固王臣也、彼既佐朱溫弒二君矣、至是乃欲以春秋之法律之、不亦迂乎、

朱友謙復告急于晉、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于解縣、大破之、梁兵解圍、退保陝州、

是時梁將無一能當晉王者、楊師厚尚不足恃、況懷貞乎、故一戰而敗、友謙附晉之心自是益固已、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穡田 稔田 仝校

甯陽黃恩彤石琴

後梁紀二　均王（諱友貞，太祖第三子，即位改名瑱，又改名鍠，在位八年。）

友珪既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均王乃遣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且許事成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許諾。（三年）

師厚將佐未必果知弒父爲賊，復仇爲義也。好亂樂禍，且貪五十萬緡之賞錢耳。

楊師厚遣王舜賢至洛陽，密與袁象先謀，遣朱漢賓屯兵滑州爲外應。象先帥禁兵數千突入宮中，友珪聞變，

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後殺己，廷諤亦自剄。

友珪獨夫也，所與謀逆者張氏，而助逆者廷諤與韓勍耳。勍已將兵赴河中討朱友謙，故其勢益孤，取之易于反手矣。

均王即帝位于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

此大梁建都之始。

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何雌伏如是邪。不答書。守光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于晉王。

守光之稱帝也，晉王以問鼎戲之；其請和也，德威以雌伏嘲之。蓋守光之詐力止能劫其父兄，而晉之君臣早已竊笑于其旁已。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劉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于契丹。契丹以其無信不救。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晉王詣幽州，謂守光曰：但出相見，保無他也。守光辭以他日。

晉王未至則請俟晉王，晉王既至則辭以他日，甚矣守光之無信也。

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晉王入幽州。

平時則奪其父之軍府而囚之，臨難則棄其父不顧，

而第帥妻子以去，守光眞梟獍之不啻已。

劉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幷其三子擒之以獻。晉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

守奇雖守光弟，惟光既奔晉，隨周德威至涿州。所云河東小劉郎爲父討賊者，後乃奔梁，藉梁兵以取滄州，實守光之敵也。窮而就之，守奇必將責其纂父殺兄之罪，豈能免乎。

晉王以練係劉仁恭父子，凱歌入晉陽，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何不留之使自效。其

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守光至死、哀祈不已、王命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乞食田父之家。臨刑哀祈至死。自有皇帝皇后以來。未有如是之很狽者。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會王鎔及周德威、于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晉軍退、

朱温既死。友貞初立。故乘幽州之勝。規取邢洺磁三州。此當日用兵一定之勢。然第欲攻其不備耳。知其有備。故不戰而退。以俟再舉。乃晉王之知兵也。通鑑于魏紀書諸葛亮入寇。為後儒所譏。此書晉王入寇。固非亮比。但晉王奉唐年號。出師以興復為名。其義亦正。且既書晉王。已用敵國之體矣。則應書伐梁。不當書入寇也。

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于宮中受賀、貞明元年

梁主但慮師厚之難制。魏博之廣強。而不知河北恃為藩蔽也。使師厚不死。魏博不叛。晉師安能越之而進。踞楊劉。又何從徑向汴都。直取梁主哉。

趙巖、邵贊、言于帝、分魏博六州為兩鎮、以弱之、帝以為然、以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于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張筠為節度使、魏兵不願分徙、劫德倫、置樓上、軍校張彥逼德倫求援于晉、

河中之附晉。由于友珪之徵友謙。魏博之附晉。由于友貞之分兩鎮。亂由內作。而敵得而乘之也。梁之亡。始兆于此。

晉王得賀德倫書、命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按兵不進、德倫遣司空頲密言于晉王、請先除張彥、晉王進屯永濟、彥謁見王、數其罪斬之、及其黨七人、諭其衆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衆皆拜伏、

誅亂首而撫定其餘。固由措置得宜。亦以平日威震梁軍。故拜伏無敢抗也。

賀德倫請晉王入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辭、固請乃許之、

晉王之辭。非誠也。自是遂踞魏州、資六州之賦。萃三鎮之兵。與梁戰于河上。不十年而成帝業。

晉王勞軍于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

深入嘗敵。亦頗似太宗。然輕脫甚為戒也。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乃潛引兵欲襲晉陽、晉人怪鄩

軍數日不出、但時見旂幟循堞往來、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亟發騎兵追鄩、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勒兵爲備、

晉王與梁兵相持于河上、梁兵凡兩襲晉陽、初則預爲之備、故鄩不得志、後則王檀發關中兵出陰地關、奄至城下、而晉陽幾危、晉陽根本之地、而守備單虛、爲敵所乘、亦足見晉王之銳于進取、而不能動出萬全也、

周德威聞劉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屯于宗城、鄩軍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欲據臨淸、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掠鄩營而過、入于臨淸、

德威入據臨淸、而鄩不能爭者、馬步之勢殊也、

帝以詔書責劉鄩、老師費糧、鄩奏臣今退保莘縣、以俟進取、帝復問決勝之策、鄩曰臣無策、但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

鄩襲晉陽不得、據臨淸不得、至是巳智窮力竭、卽再給糧亦必不振、徒欲按兵觀釁、以待時之可乘耳、然豈易得哉、

帝遣中使往督戰、鄩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乃將萬餘人薄鎭定營、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

鄩智將非勇將、掩襲是其所長、攻戰是其所短、且不能當存審、何論周德威哉、況晉王在軍中乎、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爲天子、遂作亂、帝召宿衛兵捕誅之、由是疏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張德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敬翔、李振、所言多不用、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是時梁之舊將相、惟翔、及劉鄩、王彥章、或可倚以救亡耳、振等用之亦無濟也、

劉鄩遣卒詐降于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幷其黨五人、

鄩所云人給十斛糧、賊可破者、技止此乎、

劉巖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自此貢使遂絕、

巖不惟自恃險遠、殆亦聞梁兵屢敗于晉、勢漸不支、故因所請不遂、而輒爲畫疆之計耳、

帝屢趣劉鄩戰、鄩不出、晉王勞軍于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楊延直引兵萬人、夜半至魏州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二年

鄩欲襲魏州、而誤用延直、轉爲魏州所襲、

劉鄩自莘縣、悉衆至魏州城東、李嗣源引兵出戰、李存

審以兵躡其後晉王亦至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存審遇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步卒七萬殺溺殆盡

梁兵自柏鄉敗後至此又一大敗遂不能與晉爭魏博

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中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

劉鄩之襲晉陽也方與晉對壘忽引兵他去故晉王得而料之是時晉兵方有故元城之大捷悉在河上而檀自以關中兵出陰地關既非覘候所能及即爲意料所不到故一旦奄至而城中大擾也

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自請授甲帥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于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李嗣昭遣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與金全擊梁兵破之王檀引還

是時梁兵三萬晉兵不過千人乃能背城力戰卻敵固諸將奮勇亦由梁將不知晉之虛實也

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爲刺史閻寶以邢州降晉王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自晉失邢洺磁三州李克用爭之不能得至是既取惠州復舊名爲磁州矣又得邢州以腹心大將鎮之而梁不能與爭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晉王徙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鎮滄州

晉之土宇由邢磁而至滄德中包鎮定兩鎮北控盧龍南兼魏博固以舉山之東河之北海之西而悉爲所有已

契丹主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天册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晉王欲結契丹爲援常

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

朱全忠起于汴其妻有張氏李克用起于太原其妻有曹氏劉氏阿保機起于塞北其妻有述律氏並有才略與謀軍國偏霸之興亦非偶然也

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馬于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于契丹主禮而用之延徽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各安生業

阿保機威服諸夷遂開耶律之業強大且數百年然亦中國士人如延徽及盧文進輩有以教之延徽之爲契丹謀者皆欲其參用漢法與中行說之教匈奴

所見自別

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軍亂、殺存矩、衆擁盧文進、攻武州、防禦使李嗣肱、擊敗之、周德威亦遣兵追討、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文進自是遂大用事于契丹。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三年

德威善戰而不善守、故有此失、然亦由契丹兵勢日强、必非土兵所能扞禦、不得專咎德威之弛備也。

契丹主得吳王所遺猛火油、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

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曰、樹無皮、不可以生、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掠其四野、城中無食自困、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胡身之、以爲述律非必有此智慮、特阿保機張大之辭、就使能爾、何爲不能止德光之南牧、而終有木葉山之囚、竊謂敵國無釁可乘、因欲試猛火油之水沃不滅、而攻其都城、此誠輕舉妄動、故述律指帳前樹以曉之、非謂幽州必不可攻、未幾盧文進爲之鄉導阿保機遂以傾國之衆圍幽州、不聞述律出一言沮之也、至德光南牧、在彼亦未爲失策、述律又何爲止之、若木葉山之囚、則末路殊難預料、安可執彼例此、卽如晉王、及身取天下、而復失之、亦將因其卒爲伶人所困、而輒疑經營河北、直取大梁之非實錄乎、

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安金全棄城走、文進以劉殷爲刺史、晉王使周德威合兵攻之、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契丹進圍幽州、

契丹攻取新州、文進爲之導也、其進圍幽州、乘德威之敗也、與欲試油而輕動者異已。

劉巖、卽皇帝位于番禺、國號大越、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劉守光之稱帝也、以梁使王瞳爲相、茲巖復以光裔

爲相、豈僭僞者皆欲假梁使爲重邪、正以其人皆唐之舊臣、衣冠世族、諳悉中朝典故、欲資其潤色以爲榮觀耳、趙光逢爲梁相、光裔爲後唐相、光裔爲越相、光逢光裔爲兄弟、光裔蓋亦其兄弟行也、三人相三國而碌碌略同。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

周德威善戰、而以孤城支强虜至二百日之久、亦可云善守矣、足徵猛火油試之未必果效、

李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李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

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趨幽州、與城中合勢、

存審、嗣源、皆老將習兵、其與梁戰、皆以騎制步、故于彼已短長籌之至審、其言可爲行軍龜鑑、

李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嗣源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酋長一人、契丹兵卻、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契丹人馬、死傷塞路、

嗣源以騎兵爲前鋒、故以力戰挫敵之銳、使不知吾虛實也、存審以步兵爲後勁、故以鹿角拒敵之馬、因以用吾弓弩也、後世戚繼光戰車、是其遺意、

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于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自北山去、晉兵追之、俘斬萬計、

存審以寡勝衆、由于契丹莫測晉兵之多少也

契丹以盧文進爲盧龍節度使、常居平州、契丹每入寇、則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

文進與韓延徽、皆以中國人用事于契丹、然延徽止契丹不令深入爲寇、而文進導之擾邊、二人固不可概論也、胡身之以爲自唐中世以來、盧龍一鎮、足以捍禦兩蕃、及晉則不足敵契丹、由于虜士衆民、故心力有所不及、竊謂是時契丹之勢方盛、而晉王與梁連兵河上、拏戰不解、故不暇兼顧東北耳、此自今昔不同、毋庸援甫田之詩以譏之、

晉王連歲出征、軍府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農桑、積金穀、行法不避貴近、王或時須錢蒲博及賜伶人、而承業靳之、錢不可得、王不悅、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王怒、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王手、下見先王無媿矣、今就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入宮、太夫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

承業之留守晉陽、一如蕭何之留守關中、其骨鯁則亞父不及也、豈可于宦官中求之

晉王聞河冰合、亟至魏州、覘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拔之、

梁所恃以禦晉者、黃河之險、而楊劉其津要也、晉得楊劉、則河不足以限之矣

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

量敵國之勝負乎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于邊垂自効帝不用四年

是時梁將無一能當晉王者楊師厚牛存節已死劉鄩屢敗賀瓌謝彥章輩又碌碌寡效郎使用翔亦惟仗一王彥章耳恐亦無濟或劣足救亡乎

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

方欲與晉爭楊劉而築壘決河但爲自守之計知其無能爲矣

蜀主疾增劇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等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

士人宦者用事自光嗣始蜀主殂子衍嗣位

王建雖僭竊一隅亦雄人也晩年耽豔妻立愛子而託付非人遂一傳而亡其國

吳徐知訓驕倨淫暴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于徐知誥知訓與知誥飮伏甲欲殺之知誥遁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中途而還以不及告

胡身之以爲楊渥徐知訓之于知誥皆知所惡者竊謂就此時而論知訓罪不容誅知誥固無罪也以知訓爲知所惡而并及楊渥殊不可解且渥亦未嘗惡知誥也

徐知訓惡朱瑾位加已上置靜淮軍于泗州出瑾爲節度使知訓過別瑾瑾延之中堂伏壯士斬知訓提其首出從者皆散走瑾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走入內瑾挺劍將出翟虔等闔府門勒兵討之瑾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

使吳王于此時收攬大權紀綱或可復振而退避不敢自任者非盡由于怯懦非才也太阿之柄授之徐氏久矣一瑾何足恃乎然瑾亦烈丈夫也此舉事雖無成要爲不負楊行密

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朱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

訓執吳政

知誥本李氏子溫養子也南唐霸業權輿于此

晉王自魏州勞軍于楊劉自測河水其深沒槍謂諸將曰梁軍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乃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是日水落深纔及膝謝彥章拒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

彥章所恃者水耳晉軍涉水則其氣先餒矣故一戰而敗

吳徐溫還鎭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于徐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以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

適稅于是人心悅服、

知誥之盜吳、頗似田氏之盜齊、皆有道之盜也、

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等皆以兵會之、幷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州、

晉之伐梁、通鑑至是再書入寇矣、胡身之以爲兵莫難于用衆、是舉也晉王特危而後濟、竊謂晉王以不用德威之言、輕進致敗、豈關用衆哉、迨敗而復振、卒以破梁、未始非用衆之效也、

晉王屯于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衛之得免、李存審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

陣將士之職、非大王之事也、

存審之言是也、但晉王輕出營敵、將以作士氣而壯國威、觀敬翔之諫梁主者、則知太原之復振、未始不由于晉王、有以振作之也、未可以後之不終過爲訾議、使太宗不能成貞觀之治、亦何能免輕脫之譏哉、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賀瓌屢欲戰、謝彥章不可、瓌素惡彥章、密譖之于帝、與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孟審澄侯溫裕、以謀叛聞、

前臨大敵、而二將自相屠害、宜其敗也、

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以爲未可、不從、毀營而進、衆號十萬、賀瓌亦棄營而踵之、晉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自後至、德威曰、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王宜按兵勿動、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

行軍之道、騎速步遲、騎逸步勞、是時晉多騎兵、梁多步兵、且自謝彥章等被殺、騎將惟一王彥章、勢不足與晉敵、故德威欲以騎兵擾之、以己之長、制彼之短、然後以己之逸、乘彼之勞也、

晉王曰、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即以親軍先出、周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陣而至、橫亘十餘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陣、衝盪往返、王

彥章軍先敗、西走晉輜重、望見驚潰、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德威父子皆戰死、

晉王以親軍陷陣、一戰而勝、彥章先敗、以騎軍西走、瓌所將惟步軍耳、詎能當晉王哉、乃晉之輜重望見彥章之敗軍而驚潰、幽州兵又因輜重之驚潰而擾亂蹈藉、以致德威父子俱歿、詎非旗鼓不明、號令不壹之所致歟、

晉王據高邱、收散兵、軍復振、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步卒向晚、各有歸志、乘高趣下、破之必矣、李嗣昭曰、賊無營壘、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王建及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

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

觀三將所云雖微有不同要在以騎制步以逆乘勞耳方知周德威之初計必不可易也

李嗣昭王建及以騎兵陷陣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

是役也晉兵雖有亡失不得不謂之獲勝所可惜者良將如德威者不可復得也

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

胡柳之戰晉兵雖勝而死傷與梁亦略相當晉王攻拔濮陽至德勝渡而反晉兵何敢遽至大梁問次舍乎此必譌言而友貞惧信爲眞遂致自擾也然是時晉兵果至大梁不守矣

吳越錢傳瓘與吳將彭彥章戰于狼山江傳瓘使順風颺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舫相接又使散沙于己船散豆于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自殺年五

散沙己船可以豫爲之不必俟船舫相接也若散豆吳船則必兩船相近然後可以衆手疾擲之亦安能一時徧及諸船致吳人踐之皆仆乎史紀此事恐未盡實

吳徐温大敗吳越兵于無錫徐知誥請襲取蘇州諸將皆以爲今大旱水涸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温歎曰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豈不樂哉乃引還

吳與吳越爲唇齒之邦而錢氏受命于梁興師圖吳此鏐之失策也温若乘勝進兵勢必與錢氏挐戰不解非徒民受其困安知不有坐收漁人之利者乎温之智非鏐所及

晉王歸晉陽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効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卽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以爲不可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因減陪食而怒崇韜與因欲得庫錢而怒張承業同爲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然軍中別擇河北帥自歸太原之語則非誠也

賀瓌卒以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晉王與王瓚戰于河南瓚先勝既而大敗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瓚還以戴思遠代之

賀瓌王瓚雖均非晉敵其人略相等思遠則又遜一籌已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廬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禁民私畜兵器、則兵器均爲盜有、而民失其禦盜之具矣、非禁民不禁盜也、民不敢犯法、而盜不畏法、故民可禁、盜不可禁也、漢吾邱壽王所云擅賊威而奪民救者、與此議暗合。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爲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槍效節都、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復譖之于晉王、王疑之、罷其軍職、以爲代州刺史、

以晉王之身在行間、日與建及更番血戰、猶不免爲左右之言所惑、況九門萬里、不能自達者乎、君臣相與之際、難矣哉、

吳王楊隆演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于言色、溫以是安之、至是寢疾、或勸溫自取、溫曰、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王殂、溥嗣位、（六年）

溫專吳政、不得爲楊氏純臣、而擁立三君、要爲不負行密。

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求節鉞于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爲忠武節度使、

友謙初以河中附晉、後歸于梁、至是併孚同州入晉。帝以劉鄩爲招討使、帥尹皓等、攻同州、晉王遣李存審等救之、鄩知晉人已至、不敢輕出、存審等按兵旬餘、乃進逼其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存審爲李嗣昭曰、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牧馬于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殺獲甚衆、

鄩亦梁將之錚錚者、乃與晉戰輒敗、蓋其氣已衰、不能復振矣。

趙王鎔不親政事、權移左右、好事佛求仙、盛飾館宇于西山、每往游之、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不下萬人、往來供頓、軍民皆苦之、李弘規諫不聽、

蜀主泛江而民愁怨、趙王游山而軍民皆苦之、費者一日之樂、中人十家之產、不能供也、

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不從、將佐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會僧傳眞以其師所藏傳國寶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龍德元年）

晉王之稱帝、發其端者吳蜀、而贊其成者將佐也、所謂攀龍鱗傅鳳翼者也。

張承業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宇內、合爲一家、雖使高

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得之愈堅矣、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王邑、成疾不復起、

承業志在復仇者也、不惟爲唐復仇、兼爲宦官復仇、蓋朱温弑唐二帝、害唐諸王、覆唐社稷、固唐之仇、而誅戮宦官幾無遺類、則亦宦官之仇也、承業幸而不死、適遇晉王英雄之主、又與朱氏爲世仇、故誓欲佐之滅梁、以快其復仇之夙志耳、夫以承業之智度晉王爲人、豈遽期其功成不居、復立唐室裔孫、退而終身北面哉、蓋以天下羣雄並起、四分五裂、驟難混一、故必先滅朱氏、更立唐後、方能假其名義、號召諸僭僞、使之稱藩歸地、有不順命、則加之兵、以晉王之威挾天子之重、破竹之勢成、而席捲之功可立致也、然後高拱揖讓、爲舜禹之事、豈不名正而言順哉、故曰、雖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其上也、其爲晉王謀者甚工、而期其功業甚大、惜乎晉王之志量不及此也、

趙王鎔旣殺李弘規、所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王德明因激之作亂、夜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請德明爲留後、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

佛祖無靈、仙人兵解矣、未幾拔宅飛昇、不遺雞犬、迴憶王庭湊屠滅田氏時、孰謂天網之漏哉

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因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于肘腋、王不得已、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僚佐之謀是也、此時不得不行姑息之政、

晉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尙書蘇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解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節度副使、

胡身之以循迎合禪代、爲朱全忠所薄、而李存勗乃喜之、識又在全忠下、竊謂全忠之受禪簒唐也、存勗之稱帝在唐亡之後、特自帝耳、而以復唐爲名、循固不足論、而迎合存勗與迎合全忠、義自有別、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遣使來告曰、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則晉人遁逃不暇矣、敬翔曰、宜乘此釁以復河北、不可失也、趙張輩皆以爲不可許、帝乃止、

晉乘張彥之衅、以全力取魏博、故能制梁、梁不能乘文禮之衅、以精甲趣成德、故不能制晉、

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張文禮請召歸、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仇乎、習曰、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死不恨矣、晉王以習爲成德

留後命閻寶史建瑭將兵助之攻拔趙州張文禮驚懼
病卒其子處瑾與韓正時悉力拒晉

用趙將將趙兵以討趙賊而更以良將將兵助之故
所向有功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以晉王討張文禮恐鎭亡而定孤
謀召契丹犯塞以解鎭州之圍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
丹處直養子郁以新軍數百刼處直并其妻妾幽之西
第盡殺處直子孫自爲留後具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
都代處直

都與張文禮皆以養子簒父位而都幽處直因其欲
召契丹犯塞以撓晉兵是處直黨于文禮都有功于

晉也故晉王討文禮而以節鉞予都也

王處直之子郁說契丹主曰鎭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
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有矣契丹主以
爲然悉衆而南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拔涿州
進攻定州王都告急晉王自鎭州將親兵五千救之

是時鎭州有張處瑾之拒戰定州有契丹之寇擾皆
太原肘腋之患故晉王爲之回軍而河上之進兵緩
矣

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而南乃自帥
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
驚走晉王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主聞之舉衆退保
望都二年

晉王以寡擊衆先挫其鋒而契丹又不測晉軍之多
寡故聞敗而退

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爲
奚酋禿餒五千騎所圍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王乃
得出因縱兵奪擊契丹大敗會大雪數尺人馬無食死
者相屬于道契丹主乃北歸

禿餒契丹良將也禿餒敗則契丹遁矣

晉王之北攻鎭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
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不若分兵備之戴思遠果
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思遠知有備又將

兵攻德勝北城聞晉王將至燒營遁還

梁既不能乘衅而取成德思遠又不能乘晉兵之分
而取德勝知其無能爲矣

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于九門李嗣昭設伏于故營邀
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鎭
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箙中矢盡拔矢于腦以射之一發
而殪還營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
日

嗣昭斃于敗卒之手者恃其善射而不慮困獸之猶
鬬也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爲大將而自輕者可
以戒已晉王于嗣昭及張承業之死均不聞如何賻

郵惟不御酒肉耳周德威之子爲嵐州刺史亦未嘗以之代德威也

晉衞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賜姓名、爲刺史、專事掊斂、段凝與張朗夜引兵度河襲之、執存儒、遂克衞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于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梁軍復振、

梁軍不敢度河久矣至是襲取衞州因陷諸城邑則伶人爲刺史悞之也大抵用兵之道備多則單戰久必疲晉王之兵旣攻鎭州之堅城又當契丹之大敵雖幸而勝之計其傷亡亦不少矣河上所留之兵爲數無多專恃存審嗣源二將之智勇僅足備梁然瀕

于危者數矣賴晉王馳救方能卻敵計晉王之兵自魏而鎭而定而幽又自幽而定而鎭而魏南北奔追往來動踰千里雖精鋭亦安能免于勞困哉而思遠等擁十萬之衆進則伺間擣虛退則閉營養鋭以己之有餘制彼之不足此其所以復振也

晉王以李存進代李嗣昭、攻鎭州、營于東垣渡、張處瑾、使其弟處球、將兵七千人奄至、存進、引十餘人鬭于橋上、鎭兵退、晉騎兵夾擊之、鎭兵殆盡、存進戰歿、晉王使李存審代存進、遂克鎭州、執處瑾兄弟家人等、送行臺、趙人請而食之、

晉攻鎭州凡三失上將初則史建瑭次則李嗣昭次則李存進河東名將首推周德威而三人亦其亞匹皆從先王起自代北裹創百戰威震鄰敵所云腹心股肱爪牙也乃河上兵交紛拏未解而數人相繼殞斃張承業、又復病歿晉王之羽翼摧矣獨有一李存審又北禦契丹且亦老病其從軍者惟李嗣源耳使非晉王與之冒險深入直取大梁徼倖成功則事未可知也

晉特進河東監軍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晉王聞其喪、不食者累日、

承業不受晉封爵但稱唐官以至終身于其卒也應書唐河東監軍不當書晉特進也三國志于荀彧之

卒猶書漢侍中況承業爲唐之純臣哉

受業袁佺齡

孫 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甯陽黃恩彤石琴

後唐紀一

莊宗皇帝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其先本姓朱邪、出于西突厥處月別部、居沙陀磧、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至執宜歸唐、子赤心有功、賜姓名李國昌、編子屬籍、克用赤心之子也、帝滅梁、在位三年、

晉王下教置百官、于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爲相、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首、質固辭、請以豆盧革、盧程、爲之、王卽召革、程、爲行臺左右丞相、同光元年

置相惟取前朝士族、猶是甄別流品之意、是時軍國務殷、丞相充位而已、非所重也、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乃眞相也、

晉王築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卽皇帝位、尊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及受册、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

曹爲太后、劉爲太妃、嫡庶之紊、非禮固不待言、乃太妃詣賀、不以爲嫌、而轉有喜色、亦人情所難也、

帝遣李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襲鄆州、拔之、帝大喜、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主罷戴思遠招討使、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是時李繼韜以昭義叛、附于梁、唐失澤潞、嗣源乃以奇兵取鄆州、而梁之君臣爲之震恐、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納靴中、入見梁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

是時梁將更無出彥章右者、故翔首舉之、梁主亦以將印畀之、而仍用凝爲副、則不免掣肘也、然翔策亦止此耳、

梁主召問王彥章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兩日馳至滑州、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

一擊而南城破、固由彥章之急攻、亦由守殷之不善守也、

王彥章、段凝、以十萬衆攻楊劉、百道俱進、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

南城既破、北城必不能守、故棄北城、併力守楊劉、而彥章不能克、卽李周之憑城拒敵、則知南城之失、不盡由于彥章之善攻也、

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會梁將康延孝、密請降于嗣源、嗣源遣范延光、送延孝臘書詣帝、延光因言于帝、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

契丹爲患、而盧順密來奔、始進襲鄆之策、東平瀕危、而延孝請降、遂決逼鄆之計、帝之取梁、以先得鄆州

也而其機自降將發之豈非天哉。

帝遣郭崇韜將萬人至馬家口度河築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急攻新城、時板築僅畢、沙土疏惡、崇韜身先士卒、四面拒戰、遣使告急、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

固守楊劉、李周之功也、六日之間、築新城而守之、崇韜之功也、然則朱守殷失守南城、責無可諉矣、乃李嗣源請正其罪、而帝不從何也。

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死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

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彥章固健鬬、所攻拔者德勝南城耳、然智取非力取也、此外雖苦戰急攻、未能得尺寸之效、至是梁兵仍保楊村、唐兵復屯德勝、各還其故處而已、而梁兵之亡失如此其多也、用兵之道、攻城爲下、豈不信然。

王彥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趙張聞之、相與竭力傾之、段凝諂附趙張、與彥章動相違戾、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徵之還、

彥章勇將、非智將、鬬將、非謀將、爲偏將則有餘、爲大將則不足、卽無趙張之中制、段凝之旁撓、亦未必果能成功也。

梁主遣段凝監軍于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不從、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以代王彥章、于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張宗奭諫、梁主不聽、

翔、振、宗奭、皆開國佐命之臣、與主同休戚者也、置其言不用、而惟趙張是聽、友貞之昏懦、不待言已、彼趙張力排彥章、而爲凝內主者、悅其諂、利其賂耳、豈知異日昌言于唐帝、請誅趙張者、凝實首倡哉、

帝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帝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兵不爲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官之高下、惟視賂之多寡、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斂行伍、以媚權貴、近又聞欲數

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願陛下蓄勇養力、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觀此則知梁之亡、不在軍之不振、而在政之不綱也、數道出兵、當時蓋亦能言而不能行、未幾帝以十月滅梁、未見其有何大舉也。

自德勝失利、倉廩之積、不支半歲、傳聞契丹將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梁約和、以河爲境、更圖後舉、帝曰、如此吾無葬地矣、郭崇韜勸帝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諸將自降、帝曰、丈夫得則

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

以孤軍直取大梁卽帝亦知冒險深入計非萬全而崇韜與李嗣源合辭力贊者熟揣彼已知大梁之必不能守友貞之必可擒也且是時唐亦憊矣一退軍則前功盡棄而後舉爲難是以君臣拚死爲此一決而亦不料其兵不血刃也

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至鄆州以李嗣源爲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梁兵潰圍而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

彥章至此亦無復平日之勇紹奇卽夏魯奇屢脫帝

于瀕危乃太原諸將之最健鬬者也

帝謂諸將曰鄉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段凝猶在河上宜何向而可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凝未之知此去大梁至近晝夜兼程信宿可至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

帝大軍亟趨鄆州勢已逼近大梁凝猶逍遥河上何也其失于偵候邪抑不關痛癢邪其所恃之護駕水何嘗能阻唐之大軍適以自阻其軍耳

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者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事急矣將若何翔曰臣欲請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

翔至此亦束手無策矣但所言猶未切至當云欲請陛下避狄則左右各懷貳心欲請陛下出戰則將士不復用命方合當日之時勢耳

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

友貞不欲控鶴出戰蓋惟恐其一遇唐兵非潰卽降故留珪使衞宮闕而以城守責之京尹耳

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欲爲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

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幷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

大梁未破朱氏幾無種矣是自屠也

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或請幸凝軍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才且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

麟第云凝軍之不可幸耳未嘗幷尼洛陽之行也友貞此時若速向洛陽或可稍延旦夕而卒亦不免者精兵皆在河上而凝不以梁之存亡爲意也朱氏起于盜賊習爲貪詐其所與共事者皆凶悍卑鄙之人

耳平時駕馭羣臣非脅之以威卽誘之以利其光佐
非有忠君愛國之誠其卒伍不知親上死長之義一
旦國步瀕危無威可畏則視其君若綴旒有利可貪
則賣其君爲奇貨嚴所云一下此樓誰心可保者非
謬言也

梁主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
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
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

珏非欲詐降紓難也特欲紿取傳國寶迎獻邀功耳
其肺肝如見

梁主置傳國寶于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

矣、或告唐軍已過曹州、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
必不負我、遂奔許州、

此時人心已去不可爲矣親貴如巖而先奔許州近
習如左右而竊寶迎降此蓋聞鄭珏之言而有動于
中當其縮頸匿笑之時早有成算各懷賣國之心競
作偷生之計友貞卽避往洛陽或赴段凝軍亦不能
至彼也

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
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
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
因自殺、

友貞不失死社稷之義麟不失殉君之節其事則逆
其心則忠矣不得以趙盾之法繩之

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邱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
撫安軍民、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拜伏請罪、帝慰勞之、
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
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

帝雖鼓一時之銳孤軍直指大梁爲探穴取子之計
其心未嘗不內懼也假令梁君臣尙能用其衆嬰城
固守段凝河上之軍馳回入援諸方鎭亦帥兵踵至
唐兵前臨堅城後迫大敵餽運不繼進退兩難其勢
立危矣玆乃不戰而軍自潰不攻而城自開其君則

伸頸就屠其臣則屈膝請命此則帝之初念冀其然
而萬不敢必其然者有前日之大懼故有此日之狂
喜遂不覺失其常度也與魏文帝之抱辛毗頸而自
明其喜者不容並譏然無心之言遂成語讖已

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
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
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
翔曰、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

史每稱友貞不用敬翔李振以至于亡竊謂振非翔
匹也二人並佐朱溫篡竊而委任之重振本不及翔
迨友貞之世並遭疏忌翔猶屢進讜言振則甘爲容

朕至是更不可同日語矣然則友貞若用翔或可救
亡耳振何足道哉梁亡殉節之臣惟王彥章皇甫麟
及翔耳翔不死于舊君畢命之時而死于新君設朝
之後其死已晚麟與君同死究不免逆迹之嫌彥章
被擒不屈誘說不降卒飲刃以明其志庶乎謀人軍
師敗則死之者已

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杜晏球爲前鋒至封邱遇李
從珂晏球先降凝將其衆五萬至亦解甲請降凝帥諸
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

凝非入援直入降耳晏球名爲先鋒實爲先降耳

段凝杜晏球上言僞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

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

趙張之悞國蠹民罪誠不可赦平時詔之賂之藉以
希榮固寵者誰歟凝之請誅趙張與溫韜之殺朋[illegible]
同一負心帝不先誅趙張以謝梁人而必俟段杜之
請亦不足彰維新之化也

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宜與趙巖等並族誅
于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

翔已自縊巖奔許州爲溫韜所殺均未及肆市之誅
振方幸有詔洗滌而不料其行且赤族也竊謂翔之
死非必盡節于梁自知不爲新君所容故先以雉經
自了耳卽此一端其智亦非振所及

梁西都留守張全義來朝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
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
溫雖國之深仇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
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

帝舉兵以爲唐復仇爲名已漆朱友貞首函藏太社
則發朱溫墓斲棺焚尸豈不足以慰高祖太宗之靈
而雪昭宣二帝之恨哉乃以全義一言而遽止何也
全義至此猶不忘朱氏舊恩乎何其于婦女之閨室
受污曾不動念邪

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
墨與優人共戲于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

帝好以輕騎陷陣似太宗其好鬭雞尤好音律則似
明皇然明皇第教梨園子弟耳未嘗自傅粉墨與優
人共戲也鬭雞小兒李亞子已爲敵所輕矣況優名
李天下乎後卒以伶人亡國

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
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鎭郭崇韜曰韜
發唐山陵殆徧罪與朱溫相埒何得復居方鎭上日入
汴之初已赦其罪矣竟遣之

是時爲唐復仇之說帝已不復置念矣況劉夫人受
賂爲之內主豈崇韜之正論所能奪乎

議者以郭崇韜不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

以趙光裔為中書侍郎與禮部侍郎韋說並同平章事

朝廷典故為治之文具耳一代之興必有因革無庸盡相沿襲帝建國伊始不思進賢退不肖以立紀綱發政施仁以培根本溺于聲色荒于游畋嬖倖用事賕賂公行以創業之君蹈亡國之弊而乃鰓鰓焉引進世家浮薄子弟置之相位冀以補苴罅漏講習典章勿論掇拾于煨燼之餘千百不能得十一即使盡復貞觀開元之舊制而名存實亡曾何與于國之興衰政之治忽哉

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上問曰朕欲用兵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

季興不欲帝先伐吳恐平吳後勢將逼己也然是時吳有徐溫父子取之不易未若伐蜀之可以必克且先蜀後吳與司馬氏之取二國正同季興或亦得之于耳學歟

高季興在洛陽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

遣溫韜而欲留季興帝于二鎮詎有厚薄哉亶由韜

賂劉夫人為之內主而季興之貨不足以厭伶官之求也崇韜請誅韜而諫留季興均屬正論

高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季興盜賊之雄耳乃能于帝之矜伐荒縱洞若觀火方知其竊踞一隅亦非偶然也

勅內官不應居外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二年）

唐以宦官亡國帝目擊其事乃正位之初旋蹈覆轍不惟帝喜其便辟亦緣劉夫人與之氣味相近且利其不能分牀笫之寵故退宮婢而進閹奴耳

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此輩皆前朝宦官幸免駢誅親見天復三年之事應知懲戒乃一朝得志故態復萌怙惡不悛不至盡殺其軀不止也

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嬖倖僥求多所摧折宦官疾之朝夕短之于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

崇韜得君行政亦可謂專且久矣乃旣不能止宦官之復進又不能抑其擅權徒遷怒于騶馬亦何益哉

豆盧革韋說問郭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公豈其枝派邪崇韜曰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由是宦官疾之于內勳舊怨之于外

抑躁倖之僥求雖爲宦官所疾不失爲持正若謬託汾陽因而甄別流品拔浮華棄勳舊則無異庸相之所爲矣勿論崇韜本非汾陽同族卽使果係其四世從孫曾何與于輕重之數哉彼莊宗起自代北一沙陀胡人耳誰復按其門地乎

郭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鎭以避宦官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

避權則怨謗可以稍息而所親尼之者憑藉方殷不欲崇韜出外也所云水者非徒相位乃主眷也主眷一移卽欲不失得乎

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于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

太后不欲劉夫人爲皇后以正妃韓夫人在也然太后亦非正妃獨不有劉太夫人在乎太后越劉太夫人而爲太后則劉夫人越韓夫人而爲皇后正有近例可援帝所以不果者不欲拂太后之意姑俟諸異日耳崇韜且不能弭伶宦之謗又安能止劉夫人之立哉至欲迎合取悅倚爲奥援雖一時爲小夫所悞要亦其患失之心有以迫之豈料卒死于豔嬖之手邪

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后生于寒微旣貴專務聚財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

積財爲富而以佞佛施尼妄希福利村嫗之見往往如是

自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于族姻遂亂昭穆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

此甄別流品之意也鬻告赤致亂昭穆自是亂後之一弊但全無告赤又乏譜牒而冒稱汾陽王爲四世從祖者獨非亂昭穆乎是時怨且謗者又不獨伶宦與勳舊已

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于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所以得生由于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乞以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大功

為京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
以是不行踰年帝謂崇韜曰吾已許之公當屈意為我
行之乃以俊德源皆為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
刺史者無不憤歎

以伶人為刺史其濫授不待言已救活一伶人即償
以二刺史不更甚乎非徒百戰親軍憤歎沸耳而二
州赤子其啼哭滿路者更不知幾何人矣李天下特
未之聞耳

薛昭文上疏以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
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不從

昭文所奏各條皆切中時弊而此尤當時之急務也

帝之亡國喪身皆由吝賞致失軍心耳至于嬖后擅
權伶宦干政昭文亦不敢言

李嚴自蜀還言于帝曰王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
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皆諂諛專
恣黷貨無厭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大兵一臨瓦解
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

奢淫相尚豈徒蜀為然哉嚴知蜀之將亡而不知唐
之已亂帝知彼國之可伐而不知己國之難保所謂
以燕伐燕也故蜀亡而帝即繼之已

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
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謀入寇恐渤海犄

其後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
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渤海立國最久是時據有遼東盡兼高麗肅慎之地
為東夷盛國故能與契丹為敵契丹志在併燕故求
之不得擾之不已割取十六州蓋已權輿于此

以孔謙為租庸使孔循為副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
姓名謙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
功臣

剝民自奉不恤其民而民怨擁財吝賞不恤其兵而
兵怨兵民俱怨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帝以謙為功
臣而不知其為聚斂之臣罪更浮于盜臣也據歐史

循非姓孔也初為李讓養子冒姓李讓為朱溫養子
循因冒姓朱又為乳母趙姓者養以為子乃冒姓趙
至此依附孔謙故又冒姓孔耳以為復姓恐非其實

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
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章程租庸使
奏近例皆直下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應復舊規
雖有此敕竟不行

奏援近例孔謙之意也敕復舊規郭崇韜之意也帝
方以豐財贍國為謙功能禁其直下支郡乎惡謙而
不能制以景進為之內主也蓋崇韜之眷衰矣

帝帥親軍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

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厓谷死及折傷者甚衆

雖未至十旬亦可謂禽荒矣初欲發塋浙棺焚尸至此忽遣官往拜何也或從官內多梁之舊臣邪

初唐昭僖之世宦官雖盛未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于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採擇以獻蜀主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

胡身之云史言蜀政之亂爲唐末所無竊謂宦官爲節度使與伶人爲刺史相去幾何正恐均非唐末所有也蜀主因承休言秦州多美婦人而畀之節鉞後因與承休妻私通而幸秦州然則承休所云美婦即其妻也以閹人而擁美婦何所用之但欲蠱昬主以

固寵耳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官之讒頗疏忌舊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表李從珂爲北京內牙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黜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鎭

帝于郭崇韜及嗣源始終不忘其決策滅梁之功故雖忌嗣源而不忍加罪崇韜之誅非帝意也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逮事咸通乾符天子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大半空虛故鬼物游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以充掖

庭不啻三千人

咸通乾符皆唐末造何足爲法固由宦者迎合上意導之奢淫以希恩寵亦由帝血戰十年驟登寶位志得意滿欲厚自奉養以償其勞苦而未得其方故一聞宦者之言而應之如響也正如貧兒乍富偶用一二故家奴僕輒聽其指使以爲問途必于已經也

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太妃自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自往省之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太妃薨于北都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尋殂

嫡庶情好始終無間乃至生死共之如曹劉者古今罕見

郭崇韜用羅貫爲河南令爲政不避權豪伶官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惡貫遣婢訴于皇后后與伶宦共毀之會太后將葬帝往視坤陵道路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崇韜力救不能得卒杖殺之

崇韜抑孔謙斥段凝薦張憲救羅貫始終不附伶人宦官卓然有特立之槩惟請立劉后未免爲世所譏要之後唐良佐爲五季第一流人物非安重誨桑維翰輩所能跂及也

帝與宰相議伐蜀李紹宏薦李紹欽(即段凝)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

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乃請以皇子魏王繼岌爲都統、帝從之、以崇韜爲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

卽伐蜀之議、崇韜亦可謂能斷大事矣。安得不爲紹宏輩所忌乎。

李紹琛、卽康延孝攻蜀威武城、指揮使唐景思出降、城使周彥禋等亦降、得糧二十萬斛、

延孝猛將、崇韜用爲前鋒、故一攻而威武卽下。自此前無堅城矣。蜀地險遠、饋軍仰給鳳翔、方憂匱乏之使非因糧于敵、安望士馬飽騰乎。

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

矣、當盡力一決、李紹琛、告捷、崇韜帥諸將、倍道趨鳳州、王承捷以鳳、興、扶、文、四州降、得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

崇韜冒險深入。決計取蜀。猶是贊莊宗直趨大梁之策也。伐蜀之軍。不患不能戰。患在蜀人據險固守。求戰不得。漸致師老糧竭耳。承捷望風納款。得糧四十萬斛。彼將無不搖心。此軍因之增氣。故可以決功之必成。

蜀主以王宗勳、宗儼、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李紹琛等、大破之于三泉、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由是軍食優足、

平蜀之役。惟三泉一戰耳。此外則兵不血刃矣。

蜀主聞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令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降、崇韜復書撫納之、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與王承肇等、各以所屬來降、

蜀之節將。不惟無一人敢戰。亦無一人能守。但相帥迎降耳。非必聞三泉之敗而破膽。蓋其上下離心。非一日矣。李嚴所云大兵一臨。土崩瓦解者。于此益信。

王宗弼與三招討、合謀送款于唐、

宗弼位兼將相。統帥大軍。蜀主所託國者也。宗弼送款。餘人更誰恃乎。

李紹琛、至利州、脩桔柏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請降、魏王繼岌、至劍州、武信節度使王宗壽降、

蜀主以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先斷桔柏浮梁。以阻唐兵。使宗弼控扼要津。利州非不可守也。納款而先歸成都。利州已爲唐有。何論浮梁哉。故昔之斷者。今復脩之矣。

王宗弼、至成都、嚴兵自衞、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

宗弼已送款于唐。故將兵先至成都。劫取蜀主。自以爲功。以待魏王之至。其權稱留後者。妄冀平蜀後卽

以西川旄節授己也。

李紹琛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若脩浮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則勝負未可知、乃與嚴乘馬浮渡、從兵得濟者僅千人、

紹琛所論固合兵機。實過慮也。是時衍幽閉西宮。成都非其所有。何論鹿頭關哉。紹琛殆未知王宗弼之所爲耳。

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遣歐陽彬奉降表降書以迎之、進至德陽、王宗弼奉牋稱已遷蜀主于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

宗弼之功遷蜀主正爲此耳。

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至成都、蜀主出降、大軍入成都、郭崇韜禁軍士焚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歷代平蜀。未有如是之速且易者。非崇韜果有奇策。誠以蜀主荒臣佞。軍怨民離。故一旦土崩。不翅疾風之掃秋籜也。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郭崇韜素與董璋善、表璋爲東川節度使、紹琛怒、乃見崇韜、請以任圜帥東川、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得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

紹琛之功。惟三泉一戰。餘何足言。然非璋所及也。崇韜以璋帥東川。不得謂之無私。

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繼岌伐蜀、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郭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等不平、

繼岌雖爲都統。而招討制置之任。崇韜實兼之。此軍政所以多專決也。乃至父子廣受賂遺。則取禍之道矣。繼岌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從襲等更何所得乎。宜其不平也。

王宗弼之自爲西川留後也、賂郭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

韜鎮蜀、從襲等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其志難測、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

李紹琛之請以任圜帥東川也。意不在圜也。以見董璋之不應爲帥也。既不用己。則用圜猶愈于璋也。宗弼之請留崇韜鎮蜀也。意不在崇韜也。逆料崇韜之必不留。而故爲此請。冀繼岌商之崇韜。而崇韜因薦己爲帥。其所以出此者。以崇韜先受其賂。而曾許之也。

郭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于王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縱火諠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白繼岌、收宗弼、及宗勳、宗渥、皆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

父子並受重賂而士卒不能得緡錢之賞此所以怒
而思變也歸罪于宗弼并宗勳等而斬之可以自明
于士卒不能自明于魏王以宦官作崇也
初帝得魏州銀槍効節都八千人皆勇悍屢立奇功及
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恃功驕恣更成怨望是歲大飢
東都倉廪空竭無以給軍士往往餓死流言怨嗟而帝
游畋不息
軍士所以怨非徒恃功驕恣正以帝荒于遊畋而不
恤其餒且死也
帝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
在上一言不欺

帝初無殺衍之心適值軍訌內亂爲景進所惑遂致
失信耳
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郭崇韜命任圜張筠分
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
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因言崇韜父子
有異志延嗣歸以語劉后后泣訴于帝
帝以宦官爲耳目宦官以劉后爲內主崇韜以此死
帝亦以此亡小人女子之可畏如是
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
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
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

知祥帥蜀崇韜所薦也帝既用知祥固非欲殺崇韜
是以雖惑于向延嗣之讒言旋移于知祥之正論也
帝復遣宦者馬彥珪馳詣成都觀郭崇韜去就若有遷
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曰臣見向延
嗣言蜀中憂在朝夕安可當斷不斷皇后自爲教與繼
岌令殺崇韜
劉后惟宦官之言是聽而不復請命于帝則其平時
之悍戾自專可知已果誰使之然哉此一教也帝不
知甚于帝知之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五十四

甯陽黃[illegible]

後唐紀二　明宗皇帝（諱[illegible]養子、卽位[illegible]八年）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諸軍部署已定、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釁端、安可為此負心事、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天成元年）

不惟帝不欲殺崇韜、魏王亦不欲殺、崇韜殺之者宦官、而主之者劉后也。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于是朝野駭惋、羣議紛然、

帝至是亦惟宦者之言是聽矣。

宦者欲盡去郭崇韜之黨、譖殺睦王存乂、景進誣李繼麟與崇韜謀反、殺繼麟、及其二子令德、令錫、并族其家、復其姓名曰朱友謙、

存乂之死、以其為崇韜之婿也。友謙何為者、徒以伶人索賂不滿所欲、遂致被誣耳。友謙反覆、死不足惜。就事而論、則無罪而族誅也。

魏博指揮使楊仁晸將兵戍瓦橋、踰年代歸、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有謂劉后已弒帝者、仁晸部兵皇甫暉作亂、殺仁晸、奉趙在禮為帥、

帝之得天下、由于得魏博、其失天下、由于魏博先叛。

皇甫暉等擁趙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有告亂軍將犯鄴都者、巡檢使孫鐸等急授甲乘城為備、監軍史彥瓊不聽、賊前鋒夜攻北門、彥瓊部兵驚潰、單騎奔洛陽、趙在禮入鄴都、縱兵大掠、留守王正言猶未之知、家人告之、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謁在禮、衆推在禮為魏博留後、

鄴都重地、而委之昏耄之王正言、又以閹兒史彥瓊主其軍政、欲其扞城禦侮、何可得哉。一旦寇至、或曳尾狂奔、或崩角乞命、堪為齒冷。正言所謂如在夢中者也、亦可見其平日于軍府之政、一聽命于彥瓊、毫不預聞已。

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李紹宏復請用李紹欽、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

以二人較之、元行欽（卽紹榮）似勝段凝（卽紹欽）、然亦偏將之才、匹夫之勇耳、招撫非所任也。帝非不知、特不欲拂皇后之意耳。

李紹琛軍至魏城、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于去逆効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行及我矣、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其將焦武等哭于軍門曰、

決不復東矣、紹琛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制置等使、

紹琛武夫粗猛、其言則非妄也、狡兔死、走狗烹、自古功臣如崇韜者、可勝歎哉、紹琛之反、雖董璋有以激之、亙以平時依附崇韜、慮禍及已、河中兵之變、則由于懷朱友謙舊恩、不忍其無罪而族誅也、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拜于城上曰、得免于死、敢不自新、史彥瓊戟手大罵曰、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

彥瓊棄城鼠竄、帝不治其罪、仍使之監紹榮軍、以嫚罵激成衆怒、遂致拏戰不解、而內變作焉、誰之咎歟、

郭從謙、本伶人也、優名郭門高、積功至指揮使、以叔父事郭崇韜、又爲睦王存乂假子、崇韜存乂死、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破誅、從謙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將盡阬若曹、于是親軍益不自安、

始以吝賞致親軍之怨、又以枉殺崇韜、使之不安、而從謙乃得搆煽其間、釀成禍亂、蓋由帝志滿氣驕、以爲威加天下、而不復虞肘腋之變也、古之聖王、居安思危、每云匹夫匹婦一能勝予、鰥寡且不敢侮、而況百萬熊羆之士哉、

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河朔告亂者相繼、宰相、樞密使、皆舉李嗣源、張全義亦言之、帝心忌嗣源、以內外所薦、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是時中外人心所屬、郭崇韜與嗣源耳、故崇韜死而亂始萌、嗣源出而變將作矣、

任圜大破李紹琛于漢州、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紹琛嘗言于郭崇韜云、圜有文武才、宜帥東川、今圜果破紹琛、足徵紹琛非謬譽也、

李嗣源至鄴都、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逼中軍、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百戰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

觀其所云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之言、則知由于史彥瓊之激變也、觀其所云數卒諠競、遽欲盡誅之言、則知由于郭從謙之扇動也、

亂兵擁嗣源及李紹眞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曰、將士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出城收外兵、與紹眞宿魏縣、散兵有至者、

破敗一鹵莽軍士耳、既欲與城中合勢、不先通謀、而遽擁嗣源以入城中、安敢受乎、宜其爲皇甫所斬也、

嗣源之得出亦幸矣。

任圜、擒李紹琛、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謂紹琛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故不敢歸朝耳、

無罪殺一元勳、則將士人人自危矣、況紹琛首贊直取大梁之策、又爲平蜀都將、與崇韜同功一體者乎。武夫性直、其言固非妄也、

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于城南、嗣源遣張虔釗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

召之共擊亂者而不應、見嗣源入城而卽去、紹榮之意可知。

李紹榮、退保衞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同入城、而他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要會、宜亟取之、

嗣源雖不得爲純臣、而其初固無叛意也、張破敗迫之于前、元行欽激之于後、追石敬瑭建入汴之策、而臣節不可復保矣

李從珂、將所部兵、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李嗣源、于是軍勢大盛、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出金帛賜諸軍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用是何爲、

此必內庫金帛也、劉后至是亦不得不破慳矣、平時不加存卹、有急欲仗其力、卽厚賜豈足爲恩乎。

帝發洛陽、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先是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遣李瓊、以勁兵突入封邱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西方鄴降、嗣源入大梁、

嗣源之隨莊宗取大梁也、攻封邱門、而王瓚出降、茲敬瑭亦遣將突入封邱門、而鄴卽降。

帝至萬勝鎭、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

嗣源之善用兵、莊宗所知也、且恩威素著、爲衆所歸、旣據大梁、知不能敵、故氣沮而返耳

帝還過甖子谷、每遇軍士、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進西川金銀五十萬、當盡給汝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

西川金銀五十萬安在、特口惠耳、金帛不免諸軍之詬、甘言烏足悅之。

帝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賜已盡、衞士叱之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曰、皇后惜財、乃歸咎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

致莊宗失天下者劉后也惜財以致軍士之怨伶官皆倚后為內主以固其寵而殺郭崇韜尤為致亂之由則后教使之也

帝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

胡身之謂嗣源據大梁莊宗嘗至萬勝鎮相望數十里無一奏陳情一騎迎候莊宗既還但以兵躡之而西此意何在竊謂胡氏之責備誠是已但嗣源在鄴為亂兵所劫事不由己又詭辭自脫甫入旋出故可以上章自理耳既據大梁叛迹昭著又何情之可陳此所云騎虎難下者也若釋兵自歸莊宗豈能容之乎諸將如石敬瑭輩亦安肯束手與之同就死地邪

宰相樞密使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詰旦將發郭從謙帥所部兵作亂與黃甲兩軍焚興教門緣城以入帝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王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

莊宗之弒由于從謙而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又為睦王存乂養子若非殺崇韜併及存乂從謙之亂奚由作哉劉后平時專房固寵悍戾驕恣固後唐之梟鴟然實與莊宗共禍福同生死者也乃既闔集矢不自省視反進酪以速其死何也得非意屬存渥志在

竊寶同逃邪加功助逆弒君戕夫罪更浮于從謙已

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

后與存渥蓋早有成約矣紹榮亦后之私人也七百騎不以衛帝而以從后豈非早有成約邪

朱守殷遣使馳白李嗣源以京城大亂願亟來救之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于灰燼中而殯之謂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捍禦北方耳

嗣源此時將安歸乎其言非誠也

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不許百官三牋請監國

乃許之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延朗為副

是時樞密乃真相也故首以命重誨

劉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劉后為尼于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

后與存渥及李紹榮出奔自當預謀所向乃紹榮欲往河中中途為人執送洛陽而后與存渥不西迎魏王而北赴晉陽何也繼岌為后之子且居都統重任帥征蜀大軍功成返旆指日東歸后何不徑往依之而貿貿焉為晉陽之投豈不知繼岌行抵何處邪或

知之而道梗不能赴邪抑其身已屬存渥惟存渥是從邪嬖女騃兒同歸于盡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已

李紹眞屢薦孔循之才、以循爲樞密副使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歛之法、皆罷之、

致莊宗失人心因以亡國喪身者謙之苛斂侵刻爲之也斬之而罷其法監國于是乎能去惡矣然二孔猶狽狽也斬謙而用循可乎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勢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自

伏于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

繼岌以儲副之尊荷元帥之重將克蜀全勝十萬之師使于此時移檄中外聲郭從謙弒逆之罪正李嗣源篡竊之名擗踊縞素慷慨登壇激厲將士扶義而東握兵舊臣必有聞風響應者天下事固大可圖也卽使人心已去舉事無成捐棄此身以殉君父詎不足以對天下後世哉而乃徘徊中路進退依違不思報家國之仇第欲延旦夕之命卒之飲泣雉經橫屍牀簀何其卑也且是時郭崇韜雖死任圜固在其才亞于崇韜堪資倚仗乃曾不預謀惟與宦豎僕夫私相呫囁蓋其平時託爲腹心得參機密者除此豎外更無他人知其不足與有爲矣故其殺崇韜也從襲首謀李環奮撾至是亦惟從襲之言是聽而甘心雌伏畢命于李環之手其庸劣無能又出朱友貞下殆豚犬之不若已莊宗卽不失國傳之繼岌終亦必亡也

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自鄴都軍變諸道擅殺監軍近侍多矣至是乃獮薙靡遺亦一快也

先是監國命李沖爲華州都監、應接西師、沖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

從襲說魏王自盡而身隨西師歸朝蓋欲以除魏王爲己功冀監國有以相酬而不虞中途被殺也是時

已命諸道盡誅監軍從襲何所逃死乎

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于李紹眞、紹眞擅收李紹欽、紹沖下獄、欲殺之、安重誨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殿下平內難、豈專爲公報仇邪、紹眞由是稍沮、監國教李紹沖、復姓名爲溫韜、紹欽復姓名爲段凝、並放歸故里、

紹眞之擅收溫段與李沖之擅殺李從襲均不免專權而其人則天下古今所共嫉也郭崇韜比溫韜以朱溫斥段凝爲奸佞而重誨乃以罪在前朝曲爲寬貸其所見不及崇韜遠矣天下之惡一也莊宗既已失刑于前此時僅寻放歸獲保首領猶屬倖免後卒

賜死、則天綱之不漏也。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于唐、爲唐復仇、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

胡身之謂左右未必皆儒生、而于正閏之位、致辨甚嚴、雖儒生不能易、竊謂莊宗稱唐、以賜姓編入屬籍也、監國爲武皇養子、于莊宗爲兄弟行、其誼較賜姓爲親、莊宗既繼昭宗之後、監國宜纘莊宗之統、安有纘其統而別建國號者乎、此事理之灼然無可疑者、不必儒者辨正閏也。

監國曰、吾事武皇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安有同家而

異國乎、乃用李琪議、依嗣子柩前即位之禮、

監國之言是也、故琪援旁支入繼爲言、力贊其決、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棄城之罪、賜憲死、

莊宗諸臣殉節者元行欽及憲耳、行欽黨于劉后、幷過絕嗣源章表、又枉殺不二心之繼璟、因以致亂、不爲無罪、其死本無可逃、憲以大臣重望、若奉牋勸進、宰相可以立致、其不從張昭遠之言、固已早辦一死、至是乃甘心瞑目矣、獨惜明宗失一頁佐耳、

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撫慰之、各令還營、

圜與張憲、皆莊宗舊臣之表表者、德望則圜不如憲、才名則憲不如圜、乃一則盡節故主、一則効用新君、志趣固不同已。

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十人、自餘任從所適、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等使四節貢奉、不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僞、餘復舊規、

宦官竊權、租庸橫斂、弊之大者也、先既悉罷監軍、大誅宦官、盡除苛法、幷斬孔謙、已至是復將同光粃政、一一釐革、此人心所以翕然歸服而中外無復異議歟。

以鄭珏、任圜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憂國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爲己任、安重誨忌之、

圜亦可謂救時之相、如珏者、相業一無可稱、徒欲紿取傳國寶以迎降、其人何足道哉、郭崇韜、薦張憲、而重誨、忌圜、即此一端、已遠不及崇韜、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李從溫悉誅之、

官中宦官量留三十人、餘悉任從所適矣、此數百人何爲者邪、詎非有罪當誅亡命幸免者邪、伏誅于北都僅七十人、其以山林僧寺爲逋逃之藪者、猶未免

法網之多疏巳。

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兩家皆巳族誅。財產將誰歸乎。或崇韜諸子駢戮。孫輩尚有孑遺邪。若朱氏則百口同盡巳。

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于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梁祖雖暴。而寇彥卿殺人。尚能裁之以法。俾司憲得舉其職。今乃不治重誨專殺之罪。而反以死者爲陵突重臣。特須尺一。然則重誨何所忌憚哉。且殿直雖微。亦天子侍臣也。誤衝前導。而卽斬之。彼犯蹕者將何加焉。臣有作威。豈徒凶于而國乎。

豆盧革、韋說、奏事帝前、禮貌或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由是衆論沸騰、說以孫爲子奏官、受選人王傪賂、除近官、蕭希甫疏劾其罪、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漵州刺史、

自唐末以來軍國大政。別有主者。而宰相何能爲人。以官故韋貽範以受賂爲債家所譟。而說復私于選人也。五代輕宰相。而宰相亦自輕。蓋是時衣冠道盡。士品益卑。其孑遺幸存。猶立于朝者。大抵頑鈍嗜利。無恥之人。故相業無復可稱。而馮道身相五朝。仍以

長樂老自鳴得意也。

契丹主阿保機卒于夫餘城、述律后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于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

母病不食亦不食。諳合一飯再飯之義。見揚眉而趨避。不復召不見。得毋迹近懟親乎。然亦可見述律之積威有漸巳。

賜李繼曮名從曮、

李茂貞在唐末。迫脅其主。罪不容誅。乃竟以壽考令終。其子從曮。復榮貴于莊明二帝之世。則天網之漏也。

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趙季良爲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季良至成都、蜀人皆欲不與、知祥曰、府庫輸之可也、租稅以贍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

欲以官告國信爲由。羈縻知祥。因以制置轉運。奪其利權。然後再置監軍。撓其兵柄也。其用意巳爲知祥所窺見。

安重誨、以孟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許之、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啟滅蜀之謀、今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嚴自以得志于王衍。因欲再試于知祥。而不知虎口

之不可屢採也。

是時除正員官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軍賞不足、則虛授以官、不能復計及名器之濫也。此歷代同弊。

豆盧革韋說既得罪、朝廷議置相、孔循薦崔協于安重誨、他日議于上前、重誨舉協、任圜曰、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上曰、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乃以馮道崔協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自六朝以來、河北名家、首推崔氏。故仕唐多至相位者。圜所由以名家譽協也。其自謂不學、乃是謙辭。所云識字甚少、正斥協之不學耳。帝目不知書、故以道爲博學、詎知道所學不出兔園册子哉。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嚴謁知祥、知祥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今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遂揖下斬之、(二年)

趙季良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知祥已跋扈拒命矣。至是擅斬監軍、而朝廷不敢過問。其據蜀之權輿乎。

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先帝、至阿保機墓所、則殺之、趙思溫當往不行、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則臣繼之、后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免、

述律驁悍。乃至斷腕弗恤、呂武所不逮也。德光素以孝稱。何竟聽其自殘而不爲勸止乎。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帝以烏震爲副招討、代房知溫屯盧臺軍、知溫誘龍晊所部兵作亂、殺震、知溫恐事不濟、復與安審通合謀、擊亂兵殆盡、得免者什無一二、敕復誅其家屬萬餘人、永濟渠爲之變赤、

魏博牙兵。殲于朱全忠。而銀槍効節、至此復獮薙靡

遺。怙亂踵惡、自取屠滅、不足惜也。兵之驕自唐天寶而後、所由來者漸矣。積重難返、豈誅殺所能禁哉。

任圜性剛直、與安重誨爭于上前、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不悅、

爭于上前者、圜與重誨同。一聲色俱厲也。卽宮人言宰相樞密、輒大家亦並斥二人、而帝卒右重誨而左圜者、圜之得君不及重誨也。

帝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帝以馬上得天下目不知書而兢兢焉擇名儒以輔
其子非天姿之美烏能見及此哉雖從榮不知親師
嚮學而帝則可謂明已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卽位欲召詣
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
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爭問吉凶非所以靖國
家也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鳳此論殊有卓識足破流俗之惑天子之貴不藉相
士之言先言之適足賈禍耳不必賞也

安重誨性强愎秦州節度使華温琪入朝請留闕下帝
嘉之除左驍衛將軍歲餘帝謂重誨曰温琪舊人宜擇

一重鎭處之重誨對以無闕帝屢言之重誨曰臣累奏
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年三

主眷不可恃重誨以樞密非己不可故謬自請代而
不知帝之意已移也未幾卽欲以王建立代之矣

安重誨惡成德節度使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
異志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
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帝謂
重誨曰與卿一鎭自休息以建立代卿延朗亦除外官
重誨曰臣事陛下數十年一旦棄外願聞其罪帝不懌
而起朱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若左右手奈何以小
忿棄之帝尋召重誨慰撫之

重誨建立互相奏訐重誨以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
志既屬空言建立所奏重誨與延朗表裏弄威福亦
無實據乃帝既召建立入朝仍不問而加質詰而遽
欲將重誨延朗并斥出外何以折服二臣之心宜重
誨以願聞其罪嘵嘵置辨也然亦可謂不見幾矣使
于此時稍知斂退何難保其功名以善厥終而乃驕
橫如故剛狠有加卒殺其軀則自取之也

王晏球以王都反狀聞詔削都官爵以晏球爲招討使
發諸道兵會討定州

都之謀叛也知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
弟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可見建

立初無異志重誨所奏與都交結實誣之也帝若于
此詰重誨能不辭窮乎

王都以重賂求救于奚酋禿餒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
王晏球與戰于嘉山下大破之因攻定州得其西關城
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脩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
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定州城雖堅而屬州均非其有都之勢孤豈能久乎

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與張延朗會兵戰于曲陽
城南晏球令諸將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契丹死者過
半餘衆北走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之殆無孑遺

王都所恃者契丹之援耳曲陽一戰契丹之氣折矣

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請聽民造麴而于秋稅畝收五錢敕從之

私麴乃至族誅枉濫已甚帝但弛造麴之禁而不治循虐民之罪何也

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溺死者不可勝數其北走者道路泥濘人馬飢疲趙德鈞邀擊之生擒惕隱等數百人其脫歸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不敢輕犯塞

晏球兩敗契丹一由于用短兵蓋契丹用弓矢利于及遠短兵入陣迫不及施幾與徒手無異此其所以敗也今之銃礮猛烈什倍弓矢然亦攻守之利器耳若短兵相逼鉛藥莫繼亦必危也一由于乘久雨蓋契丹皆騎兵便于馳突若水漲泥深不免陷溺則徒步之不若此所以兵殲而將虜也近日肅毅伯李公平山東河北流寇皆先于沿河築牆制其竄逸待其人馬飢疲然後蹙之海隅河曲聚而殲之亦此意也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帝遣使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謂使者曰城高峻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定州非無外援晏球不肯攻城而以全力累破契丹之兵則外援絕矣況食三州之租不煩饋運卽曠日持久無虞匱乏以此之有餘制彼之不足有不坐困而內潰者乎後城破擒王都併擒禿餒正如司馬氏之取淮南不惟擒諸葛誕幷擒入援之吳將也

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王晏球在定州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及克城未嘗戮一卒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四年）

都以王處直養子劫處直而代其位幷盡殺其子孫其人固豺狠也今舉族付之以炬足償處直矣

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顚隕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帝深以爲然

此卽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之旨語淺而意深宜其巽而易入也此可爲大臣從容進諫之法

上又問道今歲豐百姓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穀賤臣記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情狀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時和年豐君若臣從容燕語不爲頌禱之辭獨能由

陛下民疾苦以動上心可謂先知稼穡之艱難矣帝
　在位頗多卹民之政或道實啟沃之歟
康福善胡語上訪以政事、多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福
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以福
爲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爲福
更他鎮、重誨固執不可、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
朕意也、
　重誨驕橫擅作威福皆帝有以養成之也天子之貴
　不能庇一康福何以御羣臣哉
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
以其指虛爲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同正、

　是時兵興財匱而議者知大錢之必不可行治言者
　罪而貶其官于虛寶之不相冒猶能灼知其失此亦
　帝之明也帝所行善政如不鑄大錢聽民造麴聽民
　自鑄農器及雜鐵器雕板印賣九經皆行之後世而
　無弊者不可以其祚短而忽之
初帝在眞定、李從珂、殿安重誨、重誨銜之、至是從珂爲
河中節度使、重誨矯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
使逐之、從珂以狀聞、重誨請速討之、乃命索自通、藥彥
稠將兵討之、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欲面訊之、自通等
拔河中、斬彥溫、傳首來獻、重誨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
曰、令閒居私第亦可矣、長興元年

　前既奏誅從璨又搆陷從珂二人皆帝子也乃以
　睚眦欲致之死重誨專橫乃至此乎就此事而論重
　誨有四可誅挾嫌煽亂一也詐爲勅旨二也因欲陷
　從珂而幷害彥溫三也授意彥稠殺彥溫以滅口扶
　同蒙蔽四也帝雖欲面訊彥溫卒不能究明其事而
　從珂因此閒廢已入重誨彀中矣爲臣如此何所不
　至哉
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制
以太傅致仕、
　建立帝之親將素與重誨不協帝方欲倚以代重誨
　乃一入重誨之譖立即罷斥豈其于二人之互相奏

　訐竟過而輒忘邪如此任重誨欲其不專權自恣不
　可得也
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
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帝以問安從
進、藥彥稠二人、請以宗族保重誨不反、帝乃斬彥溫、召
重誨慰撫之、趙鳳奏姦人誣陷大臣、行之未盡、帝乃收
行德、儉皆族之、
　重誨請治李從珂失守罪則罷從珂言王建立有搖
　衆語則罷建立今彥溫告重誨發兵乃不問其事之
　虛實遽斬彥溫亦足謝重誨矣併族引告之二將不
　已甚乎彥稠鳳皆黨于重誨者也鳳承重誨意旨屢

請加罪于從珂彥稠不遵帝命生致楊彥温而殺之以滅口其朋比爲奸灼然易見帝猶惟其言是聽何其蔽也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宦官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于上重誨懼表解機務上不許重誨固請不已上遣漢瓊詣中書議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殿直可以擅斬皇子可以請誅詔命可以詐傳王建立奏許而不爲動邊彥温密告而不爲意重誨之强狠幾于鼻息上衝霄漢乃一聞德妃漢瓊之交譖則

懼而請退甚矣女子小人之可畏也道之不留重誨乃愛之也鳳則適以害之耳

制削東川節度使董璋官爵以石敬瑭爲都招討使興兵討之敬瑭入散關王弘贄等襲劍門克之遂破劍州因大軍不繼還保劍門

安重誨欲取兩川故先討璋兩川猶唇齒也孟知祥知必及己故遂與璋合

詔削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官爵知祥知劍門失守遣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

董璋雖悍本無智略知祥與之合則兩川未易取也

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爲西川將潘福超沙延祚所敗

正兵據劍門而以奇兵趣文州師鄧艾由陰平入蜀之故智也孟知祥早爲之備矣

石敬瑭至劍門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陣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陣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擊之北軍退走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肇以强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追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

蜀地險隘利用弓弩故廷隱與肇皆以弓弩取勝文

州一敗劍州再敗官軍之氣折矣

石敬瑭征蜀久未有功關右之人疲于轉餉上憂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

重誨一出而藩鎮惶駭爲積威所刼也亦可見其平日之專橫

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安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如重誨者不可一日離上側者也此時爲異同之論以動主聽者豈止一敬瑭哉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重誨過鳳翔爲弘

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重誨既去弘昭卽奏重誨怨望又遣石敬瑭書言重誨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宜逆止之敬瑭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之還二年

敬瑭頓兵不進固深慮重誨之代己因發其挫衂逗撓之狀是以託軍變而力沮之

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

敬瑭自度力不能平蜀所以不敢遽歸者以安重誨持之于內也今知帝已疏重誨故先言蜀不可伐又請徵還重誨至是遂燒營而遁矣蜀地險狹餽運阻滯郭崇韜之克捷因糧于敵也敬瑭之無功懸軍乏食也

以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趙鳳言于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爲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死無日矣上以爲朋黨不悅

帝非昏庸之主平時于重誨之專橫豈不知之第以功臣久居相位故屈意容之耳至是主眷已移讒言競進一出國門禍不旋踵鳳素附重誨帝已灼見其情尙欲以不入耳之言冀回天聽乎

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之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從珂爲左衞大將軍

不退重誨卽不敢見從珂帝竟似爲重誨所制殊不

解其故然其蓄憾則非一日矣

復以錢鏐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吳越國王遣張錢往諭旨以鏐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內而李從珂召用外而錢鏐復官皆反重誨所爲并以矯制之罪坐之然則重誨豈有全理乎

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時范延光趙延壽雖爲樞密使于政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

帝正位之初以莊宗爲戒大誅宦官而不免惑志于王鎔奴出宮中美女數百而卒乃移情于花見羞鮮克有終古人所由重以爲戒也

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制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帝遣翟光鄴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素惡重誨乃并其妻殺之

重誨所倚者帝眷耳一離帝側則怨之者爭欲殺之豈致仕所能免乎平日不能善用其權至是乃欲自脫于禍何見之晚邪莊宗無意殺郭崇韜殺之者劉后與宦官也帝亦非必欲殺重誨殺之者光鄴也

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

誅之
帝于重誨初則任之太重後又誅之無名雖欲文致
而難爲辭何不以弄權矯詔明正其罪乎重誨剛愎
專擅違不及郭崇韜然能力持綱紀杜絕王淑妃孟
漢瓊非分之求固卓然有以自立者當時貴近諸臣
爲國任事無若重誨使早抑其權何至君臣不保始
終哉
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仁及禽
獸上曰不然朕昔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
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
益故不爲耳

道以帝意郵鷹隼因罷游畋故以爲仁及禽獸而不
喻其所慮者獵之害稼也殆猶未忘聶夷中之詩乎
馬殷之子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殷卒希聲襲位
日殺五十雞爲膳葬父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
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慕朱温而日殺五十雞又于葬父發引之日大嚼雞
臛尙有人理乎馬氏竊據湖南殷卒而國勢頓衰矣
錢鏐卒子傳瓘襲位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鎭
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命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
掌選舉殿最以沈崧領之三年
元瓘能紹父業異乎馬希聲之但知食雞者已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破白楊林鎭孟知祥遣趙廷隱
以兵三萬拒之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
彌牟鎭廷隱大破東川兵于雞蹤橋璋遁還梓州廷隱
攻之璋將潘稠王暉斬璋以降
東川之地狹于西川璋之才遠不及知祥其諸將中
無一足當趙廷隱李仁罕者董璋脩好倘恐爲其所
併而乃輕動無名之師妄冀難成之功不量彼己冒
昧嘗試宜其一戰而北身隨以亡也自此知祥兼有
東川遂據全蜀已
孟知祥入梓州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鎭此仁
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

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昊曰昔梁
祖莊宗皆兼領四鎭今惟公自領爲便耳
仁罕威名本在廷隱之右今見廷隱取東川誅董璋
必且代其位出己上所以不服知祥意在以東川授
廷隱而嫌于仁罕故問二將誰當鎭此欲仁罕讓廷
隱也迨見其交爭有狀是以猝莫能決而昊因進自
領之策耳
帝使李存瓌諭知祥以董璋自貽滅族卿親戚皆保安
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知祥拜泣受詔
自是復稱藩
知祥兼有兩川已無他望稱藩亦與拒命等耳朝廷

第羈縻之而已
秦王從榮喜爲詩頗自矜伐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
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
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帝雖不知書而諳于事理故其言多金石之論蓋天
資獨優也
大理少卿康澄上書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
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
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
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
可畏毁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

澄所云深可畏者信有之矣所云不足懼者如陰陽
不調三辰失行猶可曰天道悠遠難知至于小人訛
言足以致亂山崩川涸蟊賊傷稼必致成災未可概
置勿論也
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旣判六軍諸衛事復參
朝政多驕縱不法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思外補以
避之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鎭河東范延光趙延
壽皆薦敬瑭敬瑭亦願行上卽命除之
唐之內亂始自從榮晉之建國基于河東
石敬瑭至晉陽以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委以心腹
敬瑭羽翮將成知遠頭角已露

閩王延鈞卽皇帝位國號大閩延鈞自以國小地僻常
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四年
董昌稱帝錢鏐有兵諫之擧劉守光稱帝莊宗有問
鼎之嘲今延鈞較守光更爲弱小勢與昌略相等耳
乃公然帝制自爲而鄰道不復過問者則謹事之效
也若朝廷則務爲姑息且遠隔淮浙亦無從加兵問
罪已
上疾久未平軍士頗有流言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既
賞賚無名士卒由是益驕
胡身之謂唐兵之驕始于同光甚于長興竊謂唐自
中葉以後兵漸驕至末造而節度使之廢立生殺皆

在其手朝廷姑息莫敢誰何兵之驕由來已久並非
始于同光也
太僕少卿何澤見上寢疾表請立秦王從榮爲太子上
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
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謂范延光等曰
執政欲以吾爲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
等白上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帝所戀者天位也故不願立太子從榮所戀者兵柄
也故不願爲太子不立太子而帝之心慰矣以爲大
帥而從榮之心亦慰矣惟澤爲此奏以冀進用則未
免索然耳

帝疾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

從榮所以不願爲太子而願爲大元帥者、正恐一失兵柄、即爲權臣所制、雖擁太子之虛名、仍不得爲嗣也、其請嚴衛捧聖兩指揮爲牙兵、正爲今日耳、

從榮自河南府將步騎千人、陣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謂馮贇曰、吾今日決入、贇與康義誠、朱弘昭、孟漢瓊謀未決、監門白秦王兵已至端門外、漢瓊即入見帝、贇等隨之、漢瓊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

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

是時從榮爲河南尹兼大元帥、民政兵權在其掌握、雖未正儲副之名、固儼然太子也、一旦宮車晏駕、從厚在外、孰復與之爭嗣位乎、計從榮亦非不知之、第欲以兵入宮、脅朱馮輩令其不敢有異議耳、朱馮輩畏誅、故乘帝病亟、加以悖逆之名、誅之以自脫禍、更立從厚以擁戴爲功也、

孟漢瓊被甲乘馬、召朱洪實、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左右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與妃劉氏匿牀下、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

擐掩心、調弓矢、非不睥睨作態、迨騎兵四合、則祇辦一走、與婦匿牀下耳、紈袴惡少年、腸肥腦滿、輕舉妄動、而好亂樂禍、行險僥倖之小人、又欲乘勢挾之以取富貴、是以干名犯義、身蹈大戮、而卒不悟也、

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于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爲小康、

帝以百戰得天下、豈不欲傳之子孫、而祝天更生聖人乎、且彼方顧戀大位、尚不欲立太子、安有公天下之心哉、即有此言、亦惟焚香默禱深宮、語秘何由傳播于外、殆亦宋臣脩五代史傳會其說、自尊其太祖以爲應期而生耳、

宋王從厚即皇帝位、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之曰、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不爲之辨、惜哉、洪實以其語白閔帝、賜王氏死、

從榮固未爲大逆、但已稱兵向闕、豈止不在左右侍疾乎、此非公論也、竊謂從榮子弄父兵、有似戾太子、然戾太子因被誣無以自明、擅以兵誅江充、從榮乘帝之疾、以兵脅大臣立己、其心亦可誅矣、罪固浮于戾太子也、

潞王（諱從珂、鎭州平山人、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爲子、在位一年、）

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得士心、朱弘昭、馮贇皆忌之、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其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出爲亳州團練使、潞王由是疑懼、（淸泰元年）

從珂功名在諸將之右、所以不得與從榮、從厚同列者、以其爲養子也、然明宗亦武皇養子、何以得立、巳不足杜從珂覬覦之心、况明宗臨終、又以付爾父兵柄之言語其子重吉、平朱馮又從而激之、宜其反矣、

潞王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今將入朝、淸君側之惡、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

王以西京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郝詡等詣長安、說以利害、思同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爲鄰道所執、

思同深明大義、卒能不失臣節、當時諸將似此者無幾、巳潞王初起兵、黨與甚寡、所以卒能有成者、士卒附之也、

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請以王思同爲統帥、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于行陣、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

當時諸將均非潞王之敵、豈思同所能當哉、將士所以心向之者、固由希冀恩賞、亦由震于威名也、

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攻城期于必取、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從先帝百戰、金創滿身、以立社稷、今何罪而受誅乎、聞者哀之、楊思權、尹暉、各帥其衆降、外軍亦潰、王思同等皆遁去、

唐兵攻潞王者、惟思同及五節度耳、此外均倒戈納降、稽首迎新君矣、

西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爲、康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軍士負賜物、揚言于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

非徒義誠欲迎降、軍士皆欲迎降、故不戰而潰、

潞王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至節將、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爲之改容、欲宥之、劉延朗乘王醉、擅殺之、王嗟惜累日、

潞王嘉思同、誅孟漢瓊、康義誠、不失好惡之正、

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將及京畿、王宜少留、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

軍心巳向潞王、得此移書、民心亦歸之矣、

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棄甲兵、爭詣陝降、義誠亦請降、閔帝聞之、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

殺馮贇、傳二人首于潞王、

潞王起兵、以誅朱馮爲名、兵未至都、朱馮已誅、帝欲幸魏州、召孟漢瓊、漢瓊不應、單騎奔陝、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慕容遷曰、朕且幸魏州、汝帥控鶴衛士從我、遷陽爲團結、帝既出、閣門不行、

漢瓊聞召而不赴、遷陽從而陰違、人心去矣、帝將安往乎、此五十騎者、皆忠義之士、沙守榮、奔洪進、其表表者也、

閔帝至衛州、遇石敬瑭、帝問以社稷大計、敬瑭往問衛州刺史王弘贄、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

敬瑭國戚名將、據大鎮、擁強兵、聞難不即奔赴、及中途遇帝、或奉迎還晉陽、或就近入衛州、然後傳檄四方、號召忠義、共圖興復、大計何難速決、而乃謀之于弘贄、藉辭推諉、其意可知已、

敬瑭見帝、以弘贄之言告、沙守榮、奔洪進、責敬瑭附賊賣天子、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洪進亦自刎、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

守榮洪進之死、較王思同尤爲忠烈、左右從騎、同時殉難、雖姓字無傳、義均不朽矣、

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帝已北走、乃止于天宮寺、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

導之言、雖有違于君亡與亡之義、而與當日事體、固有合也、潞王舉措、卒與之同、

安從進遣人趣馮道等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馮道李愚劉昫）息于上陽門外、道復召盧導語之、導對如前、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胡身之謂馮道李愚盧導之論、皆不合義、因言爲相

者主于持危扶顚、不以但能盡死爲貴、竊謂胡氏之論甚正、而未合乎當日之時勢也、是時政在樞密、宰相備員、行文書而已、稍露鋒穎、如任圜者、已不能保其首領、安能以持危扶顚責道等哉、然則士處此時、當如何、曰、夫子固言之矣、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爲未仕者言之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爲既仕者言之也、道等既不能有爲、又不肯求去、波流萍泛、貪位苟容、莊明易代之際、業已送舊迎新、恬不知恥、潞王之于閔帝、猶明宗之于莊宗耳、如諸臣者、其亦無足責備也已、

初、潞王罷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

謂于王有舊恩、至澠池西、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往
事不言可知、即命斬于路隅、
漢瓊棄閔帝而迎潞王、正以于王有舊也。橫屍路隅。
非其意料。
潞王入謁太后太妃、伏梓宮慟哭、馮道帥百官班見、復
上牋勸進、王曰、予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
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太后下令、廢
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
道于新故乘除之際、更事多矣。意以此時若不勸進。
不能專擁戴之功。而潞王亦無由彰辭讓之美。故不
從盧導之言。李愚等亦惟道是聽也。宰相勸進則辭

太后下令而後受之。潞王親見明宗監國之事。故其
舉措亦有次第也。
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乃即位于柩前、帝之發鳳翔
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府庫不足給、三司使王
玫請率京城民財、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為率預借
五月僦直、從之、
新天子即位。不聞下寬卹之令。而先徵間架之稅。軍
賞不足。民已大擾矣。
王弘贄遷閔帝于州廨、帝遣弘贄之子巒往酖之、閔帝
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于兄弟敦睦、于潞王亦無
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致禍
敗、
閔帝優柔寡斷。頗似朱守貞。若內有良佐。外無強敵。
不失為守文弱主。其所以速亡者。固由弘昭輩挑衅
潞王。致動鳳翔之兵。亦以帝不能進賢退不肖也。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
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令詢、舊為天雄左都押牙、侍帝最久。朱弘昭、忌而出
之。卒與沙守榮、奔洪進、先後盡節。可謂忠于所事者
矣。
斬康義誠、滅其族、
明帝以義誠為朴忠。使總宿衛。而義誠每持兩端。巧

詐不忠。斬而族之。當其罪矣。諸臣謀殺秦王從榮者。
朱洪實先為閔帝所斬。朱弘昭赴井死。馮贇為安從
進所殺。孟漢瓊迎降于潞王。為其所誅。惟義誠尚在。
至是則靡有孑遺矣。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晝夜督責、囚繫滿獄、是時
竭左藏舊物、諸道貢獻、及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纔及二
十萬緡、盡以賞軍、軍士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
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也、
帝之得天下。以士卒志在邀賞。不滿其欲。則將別有
所擁立。以希厚獲。此所以可慮也。謠言固不足憑。而
軍心自此稍變矣。

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事明宗、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入朝、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不可、時敬瑭久病羸瘠、帝不以爲虞、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

敬瑭棄舊主而朝新君、謂之不忠可也、謂之不臣不可也、留之宿衛可也、使之歸鎮亦可也、既歸鎮矣、疑之而復徙之、與鳳翔之徙河東何異、前車不遠、帝竟忘之乎

劉昫、李愚、議論多不合、帝欲更命相、親信以盧文紀、姚顗、崔居儉、才行互有優劣、帝不能決、乃寘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遂相之、

此亦不失枚卜之意、可見帝之命相、專以左右之言爲憑、胸中非有鑑別也

以劉昫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詔悉蠲之、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此三百三十八萬、實欠在民者也、故蠲之而民悅、後世欠不在民而在官、雖蠲之而民罔聞知矣

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漢主不聽、洞潛見衛士掠商人金帛、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卒、

洞潛雖爲相于僭僞之邦、其識自在馮道李愚之上

太常丞史在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加黜陟、盧文紀等、怒請加罪、帝謂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乃下詔宣慰、二年

帝雖武人、而此舉有人君之度、然亦第不加罪耳、未嘗用其言也

石敬瑭、既還鎮、陰爲自全之計、多于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

始則假契丹之寇以益兵、繼乃借契丹之兵以謀叛

石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慰、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唱

首者、敬瑭命劉知遠、斬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帝聞之、益疑敬瑭、

聞傳詔而呼萬歲、呼朝廷乎、抑呼敬瑭乎、此三十六人者、罪狀固未明也、斬之將以釋帝之疑、而帝之疑轉甚、帝于敬瑭、其疑之非一日矣

帝深以時事爲憂、嘗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五日起居、暫獲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望復前朝延英故事、詔許于閤門奏牓子、當盡屏羣臣、于便殿相待、

文紀等胸中實無一策、特援故事、請開延英、以爲緩責之地耳、爲見宰相而別置一殿、豈不動需時日、追

帝許于閤門奏牓子。亦未見有所論列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今嗣王能自立、吾老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爲之築室于土洲、震自稱荆臺隱士、

是時淮南有嚴可求。蜀有趙季良。楚有高郁。皆著名于偏霸之朝。而去就綽然善始善終。無如震之在荆南。宜温公以成功能退特許之也。

閩葉翹博學質直、閩主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翹見昶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慰留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

翹雖遇非其主。而始終不失輔導之義。亦盧文紀輩所不及也。

以馮道爲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是時權歸樞密。政在中書。三公徒虛名耳。有何職事哉。如道者、卽使之掃除。亦不爲恥。其言非謙也。文紀悞矣。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甯陽黃恩彤石琴

後晉紀一　高祖皇帝諱敬瑭、姓石氏、父臬捩雞、本出于夷、從朱邪歸唐、居陰山、其姓石、不知所自始、既得天下、祖衛大夫石碏、在位七年

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帝與近臣語及之、呂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若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則河東無能爲矣、

此時欲制河東、莫如先和契丹、洵伐謀之上策、但契丹垂涎于燕雲者非一日矣、第予歲幣果足厭其心乎、

帝以其謀告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李崧、呂琦、盛怒責之、二人拜謝無數、

中國天子之尊、有時屈于夷狄者、所以安中國也、漢唐盛時猶不免焉、況帝以士卒推戴、攘取大位、僅據數州之地、曾不及天下之半者乎、契丹亦未必遽請尚主、即使出此、後唐起自沙陀、本屬雜夷、帝隨母被掠、因爲明宗養子、更出微賤、與契丹婚、豈足辱乎、乃聞文遇言而盛怒、豈竟忘抬馬糞時邪、

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李崧等皆以爲不可、帝與薛文遇議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不若先事圖之、帝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

文遇蓋略識古今而不知時務者、其沮契丹和議、則誤于戎昱之詠昭君、其論處置河東、則誤于朝錯之削吳楚、

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以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

帝之勇而知兵、亦敬瑭所憚、河東一鎮、非朝廷之敵、契丹雖可爲援、究難深恃、使坦懷相待、委以北門、豈肯遽萌異志哉、移鎮猶可、遽遣敬達以兵臨之、欲不速反得乎、

石敬瑭欲發表稱疾、以觀帝意、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桑維翰勸敬瑭求援于契丹、敬瑭意遂決、

敬瑭之移鎮天平、亦猶潞王之移鎮河東、自度必無全理、故爲鋌而走險之計、契丹助之、遂不可制、

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嗣、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陣使、又

以爲兵馬都部署、帥諸將進討、
敬瑭宿將習兵、又結契丹爲援。帝于此時。惟有乘其初起遠卽親征以折其勢。庶足相當耳。豈敬達所能了哉。

敬瑭遣間使、求救于契丹、稱臣于契丹主、且請以父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主大喜、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胡身之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元滅金滅宋、遂併中外、皆敬瑭捐割關隘以啟之、竊謂以遼金之滅晉破宋爲石氏割地所致。猶可也。至以元之混一。幷咎石氏。則非篤論矣。元祖起自西北。拓地極廣。未滅

宋以前。固已西臨星海。南越滇池。豈藉區區燕雲以爲進兵之路哉。且元魏先已畫淮而有之。立國百年矣。所割取奚霫盧龍、及雁門以北哉。又將誰尤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知遠用法無私、由是人無貳心、帝聞契丹許敬瑭仲秋赴援、屢督敬達、急攻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以敬瑭知遠之智勇。固守晉陽。攻之洵未易拔。所慮者糧務不給耳。使非契丹來援。勢必坐困。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陣于汾北之虎北口、卽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等、以步兵陣于山下、契丹衝唐兵、斷而爲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敬達收餘衆、保晉安、

敬達庸將也。不量敵而輕戰。一敗卽不能復振矣。

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所以亟戰而勝、

契丹騎兵利于馳突。惟有扼險拒之。設伏邀之耳。縱之深入而與之角逐于山下。是予彼以地利。俾之得施其長技也。其敗宜矣。此蓋偵候不明。意以契丹來援。不過偏將將數千騎。其勢易折。故欲任彼入境而以長圍困之。冀如王晏球之擒王都。幷擒禿餒而不

虞契丹主之傾國而至也。

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于寨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于唐、自是聲問不復通、

一敗而膽落氣沮。坐擁五萬之衆。困守孤柵。不敢再出一戰。敬達眞庸將也。

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臣請代行、帝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等、皆勸帝行、帝不得已、發洛陽、謂盧文紀曰、聞卿有相業、故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安在、文紀不能對、

此時始議親征。已嫌其晚。然使簡帥精銳。捲甲疾馳。

或可救晉安之急、而無如帝之憚于行也、因術者言國家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而輕信薛文遇資名于琉璃瓶、焚香祝天、筯挾枚卜、而悞相文紀、究之文遇奇謀、適足召亂、文紀嘉謀、迄未有聞也、時勢至此、不必開延英、不必奏牓子、直抒所見可矣、如胸中實無一策何、

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鎭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

帝方問文紀嘉謀安在、至是始以嘉謀入告矣、寇準力贊親征、故有澶淵之勝、今文紀請車駕留鎭河陽、遂致將士解體、悞國之大者也、

帝以晉安爲憂、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鎭、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帝深以爲然、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形于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用呂琦和親之策、則可以伐河東之邪謀、用敏此策、則可以致德光之內顧、雖未必有成、而分其兵勢、晉安之圍或可解也、旣以爲然、而卒莫能決、徒爲酣飲悲歌、亦何益乎、胡身之以爲莊宗之于明宗、潞王之于晉祖、皆同出入兵間、內揆其智力、無以大相過、而乘時用勢、偶有不相及者、故其氣先餒、竊謂莊宗與潞王皆身經百戰、勇冠三軍、及得大位、則厭兵而怯敵、前後若出兩人、不知何以轉移若是之速、大抵狃于所安、而困于所溺、故志氣爲之頓衰、豈徒智力時勢有以致之哉、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無益于用、而民間大擾、

倉卒括兵、徒以擾民、而不足爲用、帝生長兵間、豈猶

見不及此、蓋國將亡而天奪之鑑也、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

踵契丹後、鈔其部落、正契丹所畏也、德鈞非不知兵機、特意別有在耳、

契丹主作册書、命石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于柳林、卽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石氏所得專者、惟河東所屬之儒武等州耳、若盧龍所屬之幽薊等州、趙德鈞方據爲已有、非石氏所能

割也是時雖有成約後契丹虜德鈞父子始能取幽州併所屬耳漢棄陘北不害魏晉之强以匈奴衰弱而魏祖智略足以控制北方也周德威失渝關之險契丹人據營平而不敢深入爲寇者後唐之武皇莊宗猶足控其鋒而沮其勢也然則守邊在得人不徒恃地險也制外在自强亦不徒在守邊也胡身之專咎石氏之割地殆習聞宋人之餘論耳

契丹主軍柳林其輜重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卒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圍柏谷踰月按兵不戰

胡身之以契丹有畏中國之心竊謂趙德鈞土門西入之請德光應有所聞其日夕結束者慮幽州及陘北之兵或乘虛出其後則以輕騎馳還自救耳此非畏中國正德光之知兵也

趙德鈞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鎭河東契丹主欲許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跪于帳前涕泣爭之契丹主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觀遼律之言則德光之畏德鈞者畏其以幽州之衆北向雲應乘虛擣其巢也德光捕鼠嚙手之喻與其所以日夕結束者正爲此耳許立爲帝第陽許之以

止其兵非眞許也卽微維翰之力爭彼亦安肯舍割地之利而貪金帛之賂捐君父之尊而就兄弟之列哉

晉安寨被圍數月芻糧俱竭援兵竟不至楊光遠安審琦勸張敬達降契丹敬達不從光遠斬其首上表降于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當效敬達也

潞王諸臣以身殉國者敬達一人而已若張延朗輩第不得不死耳

帝與契丹主引兵而南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與其子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

晉安既破唐軍墜膽矣況德鈞父子陰懷貳心乎

劉延朗等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卽位楊光遠降李崧勸唐主南還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逃竄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不若聽其自便事定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

唐兵一敗于晉安再敗于團柏死傷降潰所餘無幾潞王卽有侍衛親軍又驕悍不爲用向能禦敵哉崧所以勸之南還也

趙德鈞父子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降契丹主鎖之送歸其國述律太

后問德鈞曰、汝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命、太后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吾兒將行、吾戒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向渝關、亟須引歸、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汝爲人臣、既負其主、又欲乘亂邀利、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不能對、

述律之責德鈞、固足關其口矣、未能服其心也、石郎獨非唐主臣乎、獨非求爲天子乎、獨非乘亂邀利乎、一則爲帝一則爲虜何哉

帝將發上黨、契丹主曰、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送汝至河梁、欲與之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

音問、洛陽既定、吾卽北返矣、

德光非必不忍于河南之人也、一則亟欲歸國鎭撫新割之十六州、一則初次深入中國、未肯自渡河也再至則不然矣

唐主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李贊華于其第、

誅石氏子弟猶可也、贊華雖德光親兄、因不得立怒而南奔、仕于中朝者歷有年矣、于契丹何與、而乃遙及亡辜乎、德光若思其兄殺之、是重其怒也、若忌其兄、是除其偪也、若因德光之陵虐而洩忿于贊華、則尤謬而寡識者矣

唐主與宋審虔等、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

以潞王之勇、而始終不敢一戰、委身烈燄、父子俱燼、亦可歎也、審虔鳳翔親將、知必不爲新君所容、雖捐生殉主、其情與張敬達異矣、

劉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

先既聽民出城避兵、至此猶諫焚宮室、不欲重勞民力、恤民之心、不以生死易、可不謂之仁哉、雖以儲副之尊、任京尹之重、既不能背城一戰、又不能嬰城固

守、殆所云仁而不武者歟、

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于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皆還復業、

觀知遠之令行禁止、則知驕兵必當齊之以法、不可但悅之以賞也

李崧、呂琦、逃匿于民間、帝以始鎭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以琦爲秘書監、崧爲兵部侍郎、二年

以收取河東財賦、而恨張延朗、以始鎭河東有力、而德崧、皆度量之不廣也、

以李崧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

容使時藩鎭多未服從府庫殫竭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帝推誠以撫藩鎭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務農通商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撫藩鎭奉契丹中外相安無干戈之擾而後訓卒務農通商之政可以次第舉行此維翰之識時務也李桑並相而安中國之功史獨推桑者維翰得君實主其事也

天雄節度使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帝東巡汴州

大梁水陸之會便于漕運惟地平無險强則利于出戰弱則難于固守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左都押牙孫銳銳與馮暉合謀逼延光反延光從之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面都部署遣楊光遠將兵屯滑州杜重威將兵屯衛州

延光唐之舊將雖奉表請降意不自安聚卒繕兵蓄謀已久至是其反始決耳史稱爲銳暉所逼恐非其實

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杜絕賓客凝奇之薦于桑維翰除左拾遺

此亦三不開之一耳近臣豈宜如是然較之招權納賄車馬塡咽者相去遠矣是時樞密主機務學士預謀議皆內廷密切之職委任實居宰相之右也

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留守重乂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之

桑維翰以大梁距魏十驛可以發兵速討延光豈料從賓與延光合禍發于洛陽距大梁曾無十驛哉此眞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帝無他策第欲亟奔晉陽乞援契丹耳如此則人心瓦解晉陽果可至乎且舉河南而棄之即至晉陽何以爲國

符彥饒殺白奉進盧順密與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敕斬彥饒其兄弟皆不問

胡身之謂彥饒不能馭下倉卒成亂兄弟皆不通謀故依古法罪不相及竊謂帝不問符氏兄弟者因是時人心震動故以大度容之冀安反側恐其各懷疑

懼爭附范延光耳無暇違稽罪不相及之古法也先
是赦以延光誣汙忠良獲其蠟書禁勿以聞亦此意
也

時魏孟滑三鎭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于劉知遠知遠
對曰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强虜鼠輩何能爲乎
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並著京邑
自安根本深固則枝葉不傷矣

恩威爲御衆之權京邑乃立國之本知遠可謂要言
不煩

馮暉孫鋭引兵至六明鎭楊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
之暉鋭大敗衆多溺死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大破張從

賓于氾水其衆萬餘人俘斬殆盡從賓溺死獲其黨張
延播等送大梁斬之

范延光恃暉鋭爲爪牙倚從賓爲聲勢今同時挫衂
延光豈能獨立乎此所以歸罪孫鋭族之以自解而
帝不赦也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
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知誥更名）受禪吳主下詔禪
于齊令謀卒

忍死以贊徐氏之篡殆所云老而不死是謂賊者及
見吳主之下詔而不及見齊王之卽位令謀其猶死
不瞑目歟

齊王誥卽皇帝位于金陵國號唐遣徐玠奉册詣吳主
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
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
從吳制

誥之受禪不得不謂之篡而尊禮故主視前代有加
矣其亦矜另奪食姑徐徐云爾者邪

唐主宴羣臣于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
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
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加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爲
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慍懟

勸進則不署名不預政事又心懷慍懟外託甘文若

中藏華子魚殆欲名實兼收者邪

契丹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
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

德光葬祭張敬達而疏斥趙德鈞庶近好惡之正矣
乃復尊用德鈞之子何也

張允上駮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借有二人坐
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寃寃氣升聞乃所以致災
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

允論赦以爲不足弭災誠篤論已然是時承大亂大
兵之後負罪者衆誅不勝誅不得不亟寻蕩滌以安
反側與遇災肆赦又不可一槩論也

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皆許推恩、薦論動踰數百、乃至典藏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聽奏朱記大將十人、他州皆爲限制、從之、

軍興則輕官爵、事平則惜名器、此亦古今之不相遠者。大將給以朱記、卽今之木戳。

帝上尊號于契丹主及太后、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朝野皆以爲恥、而帝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

困、不能滿數、

帝于契丹、始終事之無倦。固未免含垢忍辱。然量度彼己。權其利害。知不能與彼相抗。則必不自我生隙。此所以終其世無北戎之警也。迨出帝而其效可覩已。

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朱憲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然猶遷延未決、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乃降、

延光自知罪在不赦。故據城死守。所以遵諭出降者。帝重信有素。知必不誘而誅之也。

初、李彥珣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范延光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射殺其母、延光旣降、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殺母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

溫公謂治國家固不可無信、若赦彥珣叛君之惡、治其殺母之罪、何損于信、竊謂殺母誠不可赦。然延光叛首已從寬宥。若誅彥珣。彼同叛者安知赦其叛君。治其殺母。必且疑懼不安。故槩予蕩滌。一依赦令行之。而不復按律以懲惡。此乃帝重信之過。而亦有取爾也。總之大亂之後。諸事從權。不可以常法論也。

建東京于汴州、復以汴州爲開封府、

都汴、始自朱梁、後唐遷于洛、至是復都汴、而漢周宋幷因之。洛都遂廢。

楊光遠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不得已、加桑維翰兵部尚書、李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劉處讓代之、

光遠殺張敬達、平范延光、自謂功冠諸將、故欲撓政柄而遙執朝權也、帝曲狥所請、而光遠益橫矣、

吳權舉兵攻皎公羨于交州、公羨以賂求救于漢、漢主以其子萬王弘操將兵救之、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權已殺公羨、于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僞遁、須與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

漢兵大敗、士卒覆溺死者大半、弘操死、
鐵冒木杙可以碇船此必于海口狹處乘潮挑戰杙
沒于潮待其船進口潮退然後以兵壓之使不得返
乃從而覆之耳非可槩施之水戰也亦如張武以鐵
鎖橫江第可用之峽中而用之大江則無濟也
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
天福元寶爲文、仍令鹽鐵須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
此即放鑄之法漢文行之而錢多至貫朽不可按至
是行之而寡效者漢銅多晉銅少也產銅之山自昔
稱會稽嚴道此外亦多在吳楚蜀越之境其時均爲
羣雄所割據晉之版圖祇河南北及關中耳惟河東

多鑛山銅山則罕見矣此所以續有慮銅難得輕重
從便之敕而圖法日壞也
吳讓皇卒、
由楊渥留而後善終者至讓皇而再見固由楊溥委
運任命不蹈禍機而徐誥亦異乎歷代之甫經禪代
遽戕故主者已
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
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邊、既出郊作亂、入城剽掠、
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至華州、張彥澤邀擊
盡誅之、
高季興滑賊也而其子從誨省刑薄賦李茂貞叛臣

也而其子從曮重士愛民
唐羣臣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許之、羣臣又請
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
踵其法、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
及也、四年
諸雖偏霸一方而政令多可稱述若不受尊號戚宦
不得預政足以矯漢唐及歷代之弊豈僅當時諸國
莫及哉至其自託于唐吳王恪之後略如劉宋之自
託于漢楚王交譜系均無可考與蜀先主之出自漢
中山靖王者未可並論也
詔劉知遠、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

恥與重威同制、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
妹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
帝寵重威徒曰朕之妹夫耳烏足與佐命功臣並論
若謂妹夫可信帝果誰之妹夫哉
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
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官鑄亦必用銅鑄錢非難購銅爲難正恐鑪鞴雖設
欲如漢之上林三官不可得也
初、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義武缺帥、
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帝辭
以中國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請遣威至

此、廢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爾自節度使爲
天子、亦有階級邪、
節度爲天子、固無階級可循、而五代天子、皆鎭帥之
兵强馬壯者爲之、幾與序遷無異、德光其猶未之知
邪、
河決博州、
史自是屢書河決、
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事無鉅細、悉委于道、帝訪以軍
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
成規而已、帝以爲然、
是時軍國大計、惟在征伐、若中書政務、皆有格式可

循、于國之安危、身之利害、均緩而不切、但能奉法而
不賣官、卽爲稱職耳、此道之巧宦也、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中尉等官、以諸弟及將
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恆等十八人爲學士、
希範好自矜大、作銅柱、學伏波、以其姓馬也、置十八
學士、學唐太宗、以其開天策府也、學伏波猶可、學太
宗不亦僭乎、
太子太保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
載而行、楊光遠利其貨、請敕延光居西京、使其子承貴
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鐵券、許以不
死、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驅延光至浮梁、擠于河、光遠

奏云、自赴水死、帝不敢詰、
延光死晚矣、但光遠不當利其貨而擅殺之耳、光遠
以西京留守兼領河陽、延光豈不知其貪橫、而自投
湯鑊乎、使終老京第、必可幸免、
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張式諫、彥澤怒、射之、式
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
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
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帝不得已與之、式至涇州、彥
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肢、
彥澤豺狼也、以爲節度使、其流毒一方、不問可知矣、
況又姑息之、俾益肆其虐乎、

唐主卽位以來、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
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害民
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
使南唐于此遽議恢復、勿論諸將均非晉帝之敵、吳
越且將乘虛而窺其後、卽使因亂而定中原、亦何以
支契丹哉、甚矣、諸臣之不量彼己、而妄冀生事倖功
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
金商、以爲聲援、蜀主辭之、又求援于荆南、高從誨遣書
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
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

從進殺馮贇、以迎潞王、其人反覆不足道、及帥襄陽、
恃其險固、久蓄異謀、帝欲移之青州、乃對以若移青
州、置漢南臣即赴鎭、眞僞變無人臣禮矣、至是遂反、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嫚
罵、或潛遣人殺之、上表稱吐谷渾等願備十萬衆、與晉
共擊契丹、又朔州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
歸朝廷、機不可失、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又爲書遺朝貴
及移藩鎭、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
重榮恥臣契丹、當時必有人爲翕然推重、又必有人
爲以諸部響應契丹可圖之狀、盛爲粉飾以媚之者、
是以怏信爲實、騰章入告、而不知其一切不然也、其

意、則以帝所恃者契丹、若擊敗契丹、則攘取大物、易
于反掌也、
泰甯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晉陽之難、而
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
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輕也、
晉之立國根本未固、諸藩跋扈者、尙不敢輕于舉動、
恐啟兵端、而遽欲挑鮮强胡、自貽後患乎、此不待智
者而知、
帝憂安重榮跋扈、以劉知遠爲河東節度使、知遠微時、
爲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
晉陽、首召其僧、慰諭贈遺、衆心大悅、

知遠事帝于河東、久膺腹心重寄、若報夙怨于此僧、
不俟今日矣、首召而禮之、所以悅衆心也、
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
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得富貴、吾不敢忘
德、爾乃忘之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鎭抗之、不
亦難乎、宜審思之、重榮陰與安從進通謀、
帝之諭重榮、可謂約而盡矣、重榮先戍代北、因帥其
衆五百人、奔降石氏、迨晉陽被圍、重榮實在城中、未
聞有一策之奇、一戰之勇、至此乃欲獨當契丹、何哉、
一則恃吐渾党項之助、一則與從進通謀、以爲擊敗
契丹、即可乘勢而取中原也、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
去安重榮、歸朝廷、威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今欲其來、
莫若重利、乃可致耳、知遠從之、承福率其衆歸知遠、知
遠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
安重榮所恃者、吐谷渾之助也、承福歸河東、而重榮
失其肩臂矣、知遠之有威、亦如石氏之有知遠、
安從進舉兵攻鄧州、西京留守鄭王、遣張從恩等將兵
討之、從進至花山、遇從恩兵、合戰大敗、以數十騎奔還
襄州、嬰城自守、
平時跋扈不臣、稱兵犯順、何其橫也、一戰而北、坐困
孤城、又何怯也、祇自取族滅而已、

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帝遣護聖等三十九指揮擊之以杜重威爲招討使戰于宗城鎭八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走還鎭州嬰城自守

重榮既失吐渾党項之助則所將者數萬飢民耳曾不足當重威而欲戰契丹亦太不自量矣一戰而北坐困孤城乃與安從進如出一轍

鎭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七年）

帝第以斬重榮爲重威之功而不知重榮之速亡由

于劉知遠招納白承福以離其黨也送重榮首于契丹猶愈于南宋送韓侂冑首于金

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遣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貪殘不法二十六條帝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

彥澤已罷鎭入朝而帝務存姑息雖曰以其有軍功實則畏其與光遠連姻也可謂紀綱掃地

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其凶殘故彥澤無所忌憚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留中

受益之言良是但帝以式與彥澤不聞匡救何也湔洗聖德一語章疏僅見既云聖德而云湔洗乎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人來讓帝憂悒不知爲計始有疾

招白承福不用詔書以爲可以欺契丹而卒不能欺也殺使者猶可委罪于安重榮招承福則不敢委罪于劉知遠也若云招承福所以孤重榮之黨重榮既誅仍以吐渾歸契丹亦不患無辭惟知遠已處其部落于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收其精騎隸麾下必不肯驅之出塞帝亦末如之何也惟有憂悒焉耳

唐丞相宋齊丘既罷尙書省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

遂勞問許鎭洪州始入朝唐主與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游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齊丘曰臣爲游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以手詔謝之

齊丘挾舊矜功唐主未免曲徇其意較諸魏武之于荀文若則厚薄懸殊矣齊丘爲人殊似安重誨然明宗不能全重誨唐主能全齊丘者一則任之太過一則罷其政事也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意欲道輔立之帝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卽皇帝位

欲立幼子帝之溺愛耳是時國勢豈幼主所能任哉
道立長君猶爲守正未可以重貴不終而譏之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鹽言事者稱民坐私鹽抵罪者衆不若聽自販而歲歛其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羨利而難于變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商販殆絶官復自賣其食鹽錢歛之如故
後唐明宗聽民自造麴而歲別輸稅錢于官此則聽民自販鹽而歲納食鹽錢于官蓋師明宗之意以立法也竊謂此與放鑄皆便民之政但放鑄雖足以止私鑄而銅既難得錢復惡雜殊與圜法有碍若弛鹽禁而收其稅錢于民民食賤鹽官不失厚利且私販不禁自止似無不便乃當時行之未久卽爲三司所撓近世官自招商賣鹽流弊百出以至商疲課絀補苴乏術議者或爲鹽歸地丁課歸場竈之說然而産煎之地豪强恃勢包占則官失利權僻遠之鄉商販昂值居奇則民虞淡食亦未可輕變成法也

帝初卽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帝從之契丹主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趙延壽欲代晉主中國說契丹主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晉祖卑禮厚幣以奉契丹不惟安重榮恥之延廣亦恥之卽齊王亦恥之故甫卽位卽用延廣議改奉表爲致書又稱孫不稱臣也招納吐谷渾已觸德光之怒至是則其怒愈甚延壽乘機搆之遂啟兵端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五十六

甯陽黃恩彤石琴

後晉紀二　齊王 諱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在位四年

唐馮延已性傾巧與宋齊丘陳覺相結嘗戲謂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 天福八年

晟面折延已殊覺嚴正至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意在杜延已等之柄用然歷代以來安有長君嗣位而母后聽政者乎自云山東鄙儒信然

唐主疽發背疾亟召齊王璟入侍疾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璟嗣位

以唐主之明而爲金石所誤貪生之一念致之也至此始悟而戒其子亦何及哉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大殷以楊思恭爲兵部尚書思恭以善聚斂得幸遷僕射錄軍國事國人謂之楊剝皮

閩王是乃有二帝以區區建州而僭號大殷無足譏議但一隅之地有富沙王爲帝又有楊剝皮爲相不知民何以堪也

契丹以喬榮爲回圖使置邸大梁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既而釋之遣歸辭延廣曰歸語爾主今上中國所立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毋悔也榮請延廣書其語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

徇其名則延廣志在尊主維翰不免辱國按其實則延廣適足召寇維翰尚可安邊然非于事後較利害亦未易于事前爭是非也稱臣固失國體稱孫果不失國體乎晉祖之初請援于契丹也劉知遠以爲稱臣尚可父事太過茲延廣則以稱臣爲辱易而稱孫蓋以稱臣爲國禮稱孫爲家人禮耳正如南宋孝宗之于金改稱臣爲稱姪即頒詔中外以爲正敵國之

體殊可哂也

帝以景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劉知遠亦不敢言但益募兵以備契丹

帝之信用延廣非徒以定策功也契丹倨傲不恭婪索無厭帝在藩邸蓋已心恨之而以晉祖之卑屈爲辱國故一聞延廣之言不覺其動聽而易入也使帝果能如唐太宗之于突厥豈不甚快無如不能自強徒足速寇也且帝如欲從事于契丹用延廣何若用知遠哉

楊光遠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

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
光遠于晉安殺張敬達降契丹與德光曾正君臣之
分至是自以爲見疑于帝內不自安故密約契丹入
寇德光方怒景延廣又有光遠與延壽搆煽其間是
以專任延壽大起燕雲之衆潛合光遠淄青之兵欲
以中國攻中國也

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
穀、使者督催嚴急、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計、
內而居喪納叔母爲妻因立爲后人倫斁矣外而不
卹民饑又括穀以奪其命人心怨矣國本先撥即無
外患豈能久乎

楚地多產金銀、楚王希範、喜自矜大、作九龍殿、刻沉香
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
爲一龍、其襆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
閩作九龍帳楚作九龍殿楚之九龍希範自居其一
猶勝閩之帳止貯一歸郎也襆頭腳長丈餘足令觀
者駭目但非寬大其門恐出入未免觸礙耳

契丹陷貝州、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諸將禦
之、開運元年
此陷貝州者趙延壽、及趙延照、所將山後及盧龍之
兵也是時又有分道入雁門關及恆邢滄諸州者河
北已不勝其擾矣

以景延廣、爲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
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
諸將、天子亦不能制、
帝親征而以兵權付延廣故有御營使之名蓋所將
皆宿衛禁兵也

帝發東京、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
澶州據德勝爲南北要津故帝駐兵于此扼河以禦
契丹時都大梁恃河爲險與莊宗之攻朱梁同一兵
勢故契丹亦悉衆向魏州幷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也

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以知遠
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副之、

知遠以幽州行營招討爲名時契丹方向河南欲太
原出兵乘虛北伐以犄其後也

帝遣譯者孟守忠、致書于契丹、求脩舊好、契丹主復書
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初致書不達至是再致書矣不奉表而致書其不稱
臣可知卽請脩舊好已不足動德光之聽況趙延壽
意別有在乎

太原奏、破契丹偉王于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
谷遁去、
太原兵力足支契丹然亦僅能挫其偏將不敢犯其
大軍也

知鄆州顏衎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

晉所恃以禦契丹者黃河之險耳濟河則不可制況有光遠爲之嚮應乎若非李守貞等力挫其鋒河南危矣

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築壘散騎兵于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渡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大敗溺死俘斬各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守貞等四將以少擊衆竟能大捷者乘其半渡也使縱之渡河入壘而與之戰于平地則事未可知矣此麻答之軍亦非其主之大軍也

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走還青州

光遠之兵本欲西迎麻答導之進取聞其敗故北出而圍棣州一戰而北鼠竄歸穴而其勢孤矣

趙延壽說契丹主曰晉軍悉在河上不如四面攻之契丹主自將兵十餘萬陣于澶州城北高行周前軍在戚城南與戰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陣以待契丹主遣精騎左右略陣晉軍萬弩齊發契丹稍卻又攻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退營于三十里外旋即北去景延廣疑其詐不敢追

自梁晉交兵以後河上又有此大戰兩主對陣傾國奮戈殺傷略相當而北軍先遁不得不以勝歸南矣詳其軍勢大抵北多騎南多步騎用弓步用弩騎之衝突不及步之持重弓之發矢不及弩之致遠故精騎略陣不動驟當萬弩則不得不卻走也今之鎗礮排擊用步可以制騎亦此意也

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

是時方籍天下鄉兵其應須兵械以七戶資一卒社兵則非鄉兵也鄉兵有籍在官而可以備徵發社兵則團結以自衛而已因契丹北去而取德州非攻而取之乃乘其棄而取之耳

帝至大梁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帝亦憚其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爲西京留守

延廣雖剛愎自用而其心固無他也較之杜重威不止此善于彼

朝廷因國用愈竭復遣使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盧億言于延廣曰公富貴極矣國家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因而求利延廣慚而止

括粟不已、又下括財之令、而鄕兵之擾民更有甚焉、將以禦寇而不知適足自伐也、是時國有累卵之危、大臣與國共休戚、乃乘括率之際、多取民財以自封殖、亦知國亡則家破、身且莫保、財將誰屬乎、

馮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維翰力主卑事契丹之議、必謂其可禦北狄、恐亦未必然、治內方能攘外、是時諸臣、主持綱紀、未有如維翰之膽識者、則或之言不謬也、

河決滑州、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頒罪己之文、帝乃止、

史屢書河決、書塞河始此、或前決未甚、旋決旋塞、至此則浸遍五州、故徵發及于數道也、是時都汴恃河爲固、北有强寇、伺隙而動、勢固不得不塞、然而民力殫矣、

以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以此少之、

維翰之才、不亞郭崇韜、而文學過之、其恩怨太明、殊似李德裕、

劉知遠雖爲都統、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與、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尙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覇王之資也、何憂乎、

威之說知遠、正如知遠之說石敬瑭、

李守貞、圍青州、城中食盡、楊光遠子承勳等、勸光遠降、光遠曰、吾昔在代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承勳等、劫其父出居私第、開門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于顯誅、命守貞以便宜

從事、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死聞、

祭天池而紙錢沈、卽信人言自謂當爲天子、至此猶不悟也、愚哉、紙錢入池水中、有不沈者乎、

契丹復大擧入寇、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張從恩等、會諸道兵、屯邢州、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以大兵建牙于元氏、朝廷憚之、詔從恩等稍卻、于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用兵之道、當用其鋒、故有進無退、退則不振、況大敵當前乎、然亦由將非其人、從恩等均乏制御之略也、

契丹逼邢州、詔諸將進兵拒之、張從恩等、以行營兵數萬、陣于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慕容彥超、將數千騎、

前朗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契丹大至二將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日且暮安審琦引騎兵救之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二年

契丹兵勢甚盛從恩自知不敵所以未至敗潰者遇等之力戰有以折其銳也

契丹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張從恩與諸將議引軍就黎陽倉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時

契丹衆自相驚主復先遁實有可乘之機而無如從恩畏敵如虎惟恩退避也

馬全節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部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爲然徵諸道兵下詔親征帝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敝自守恂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既不能以卑禮奉之不得不以力戰御之與其坐待其來而後禦之不若直造其境與之一決此乃帝之振作有爲計未爲失知遠意別有在毋庸以事役之成敗服其先見也

馮玉李彥韜惡桑維翰數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爲樞密使分維翰之權

罷馮道而用維翰可謂得人乃以玉爲樞密掣維翰之肘殆所謂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者歟

杜威等諸軍攻契丹泰州克之契丹主至虎北口聞之復擁衆南向威等南行契丹踵之至陽城晉軍與戰契丹踰白溝去晉軍至白團衛村胡騎四合圍之數重契丹主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

初則不測晉軍之多寡故一戰即去迨偵知其並無繼援故下盡擒之令蓋猶狃于晉安之役也

契丹主命鐵鷂下馬奮短兵擊晉軍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

以身殉國乃與張彥澤藥元福皇甫遇引精騎出擊之

使從威令必爲晉安之續契丹乘勝直取大梁不俟再舉矣張敬達若得諸將之助必不至束手坐困于晉安也

符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契丹大敗李守貞亦令步兵出鬭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主乘橐駝而走諸將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

使于此時以精騎急追德光可擒矣乃以威一言而止然景延廣十萬橫磨劍相待翁爲孫敗之言至此竟驗

杜威久鎭恆州畏契丹之强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遽委鎭入朝聞者驚駭桑維翰請因此廢之或授以近京小鎭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

維翰爲政能去楊光遠景延廣而不能去馮玉杜威一則椒房之戚一則駙馬之貴也帝云密親必無異志卒之殉國者維翰而賣國者威也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于奔命契丹人畜亦多死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

觀述律之言則知德光固欲入主中國滅晉後棄之北歸非其初志也

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于契丹以紓國患帝遣張暉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鎭定兩道隷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主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

先已兩次遣使皆致書稱孫至是乃不惜奉表稱臣者此必杜威爲帝極言契丹兵强必且傾國報復帝氣餒于中故維翰之勸易入也是時既有陽城大捷足折其鋭使再遣信臣請脩舊好加之重幣未有不轉圜者夫澶淵之役兩軍尚未交綏而遼宋之和議因此而定況德光已知晉未可輕安肯不坐收歲幣之利哉且德光行將斃矣倘于此時講和轉瞬死欲代立述律被囚契丹漸弱中國可以息肩石氏之祚亦稍延矣而晉之君臣不能乘機善爲謀則亦天之不祚晉也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桑維翰諫不聽馮玉每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果以爲天下無虞何以遣使奉表稱臣于契丹哉此必佞臣貢諛稱頌功德導之淫侈也朱梁之將亡何嘗不有胡柳陂之捷哉

初高麗王建因胡僧襪囉言于高祖請共擊契丹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爲仇襪囉復言之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立上表告喪帝遣郭仁遇使其國諭指使擊契丹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實不敢與契丹爲敵

使高麗擾契丹以分其兵勢似是一策而無如其虛誕不足信也兵弱不敢敵契丹王建何必詐爲共擊之請哉或契丹使之嘗試中國邪

罷桑維翰政事爲開封尹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解其樞務猶當優以大藩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恐其教人反耳

胡身之以爲指維翰贊成晉祖舉兵之謀非也正恐其厲意重睿爲廢立之事耳

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李崧馮玉信之命杜威致書于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使與爲期約三年

此契丹使延壽詐降誘晉軍應接深入而覆之也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以爲然欲大發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帝與崧玉議以威爲元帥李守

貞副之

先已使延壽詐降晉師不出故復使延祚繼之欲速致晉師也

吳越王弘佐議鑄鐵錢其弟弘億諫曰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于吾國不可用于他國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犂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則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錢法必歸畫一若銅鐵並用則人必貴銅而賤鐵即使以一銅錢當數鐵錢人猶以銅爲貴以其堅而可久也若以一鐵抵一銅則必不能相準弘億所云八害前三害尤古今同病也

杜威李守貞會兵于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

契丹方欲誘晉軍而使之北威又欲併禁軍以歸于己于是河上之守備頓虛而大梁之宿衛幾空矣敗不支遂以亡國職此之故

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

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掠而還

不與威等戰于瀛州而引兵潛出者誘之欲其深入也既不見劉延祚迎降追謨翰之兵又敗故懼而南還而契丹大至矣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張彥澤時在恆州引兵會之威等復趣恆州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

初使趙延壽劉延祚先後詐降以誘晉出師惟恐其

不大至也因其至瀛州而南還大舉急追既與相遇固已落其彀中豈有因爭橋小挫即議退師者乎史書此事似未得實

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等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

契丹之計固欲誘致晉軍而覆取之至是而軍形始見矣其斷糧道及歸路之軍屬之貴將蕭翰必不止百騎亦非羸卒也

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數百人赴之威又遣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

是時諸軍被困與晉安殊相似固由威等怯懦不忠亦可見契丹主以全力蹙晉軍必欲盡擒也

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桑維翰以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乃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計維翰此時亦無別策惟有急召劉知遠以河東兵入衛遣符彥卿等諸將控扼河津耳帝方疑忌知遠豈肯召之故馮玉等逆揣帝意亦不以爲然也

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以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符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

此必桑維翰之策執政言之帝不得已而從之者是時諸道兵多在行營守備單虛不惟三將之力不能防守河津帝即親征亦何濟乎

王清言于杜威請以步卒二千奪橋開路諸軍繼之入恆州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全軍戰沒

晉將勇而知義惟皇甫遇及清耳

契丹以兵環晉營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

威賣國之罪浮于梁之段凝其意則欲爲石敬瑭也

杜威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但唯唯聽命威遣高勳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

趙杜二子皆以契丹必不能主中國故欲依石氏故事冀倖得之而不知德光意別有在也

契丹主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以晉將將晉兵取晉都但以一通事與之偕行較唐

莊宗之取梁尤爲兵不血刃

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遇雖不預降謀固已署名降表以遇之勇何不帥所部力戰而死與王清同葬沙場乎然其意亦可悲已

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帝始聞杜威等降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計事欲召劉知遠發兵入援

使大梁尚能嬰城固守則河東之援可待也使知遠

果能投袂勤王則大梁之危可救也此必桑維翰前會言之執政者至是欲用其策而猶未果也

張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

彥澤豺狼至是乃公然肆其反噬彥韜之不能遏匪直衆寡不敵其意固別有在也桑維翰方爲京尹有城守之責亦付之不問何也

帝于宮中起火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將薛超所持俄而張彥澤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帝乃命滅火召范質草降表遣二子延煦延寶奉國寶金印出迎帝使召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

初以奉表稱臣爲恥以致敗盟構兵繼復持之不堅甘心奉表稱臣以議和尋復中止又輕信趙延壽等之詐降悉師北入重戰輕防冀徼奇功于萬一遂致棄甲外投反戈內向帝之亡國實同自伐至是又不能死社稷而舉族就俘飄零異域其亦可憐而不足惜也已

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

維翰之死特爲彥澤所害非殉節也使見德光必不

爲所殺蓋維翰始終勸帝卑事契丹德光應有所聞也

李濤投刺謁張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猶足下昔日之懼也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

以彥澤之凶暴殺桑維翰而不殺濤死生有命信然

張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若是命厚撫其家

維翰之死乃賢于生

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赴河陽捕景延廣延廣無

所逃往見契丹主于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對證、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延廣至此倘望活邪何不直對曰河上大戰陽城大捷誰勝邪誰敗邪今日何必多言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開甲
福田穗田
全校

鑑評別錄卷五十七

甯陽黃[illegible]

後漢紀一　高祖皇帝

姓[illegible]、更名暠、其先[illegible]子太原、及得中國、自以姓劉、遂言爲東漢明帝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國號曰漢、在位二年、

百官遙辭晉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命易服、撫慰之、晉主及太后、迎于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天福十二年

晉代革命之際羣臣爭迎新主更無一戀舊主者亦可慨也蓋其由來者漸矣

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于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傅住兒鎖之、斬彥澤及住兒于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

臠其肉而食之、

德光不以彥澤直取大梁之功宥其剽掠京城之罪亟誅之以快人心非中主以下所及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不死于河陽不死于封丘至此乃扼吭自盡所謂輕于鴻毛、欲求爲匹夫之諒而不可得然德光殺張彥澤而不殺延廣則用刑殊有分曉未可訾也

契丹主入宮、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德光于中國其意不知作何措置既廢東京則不復

立漢兒爲帝矣趙延壽、杜威、猶未喻其意耶胡身之
以爲猶知用夏變夷、竊謂德光于此時不知延訪舊
臣釐革弊政反縱兵出掠括借錢帛以致人心不服
盜賊羣起但服中國衣冠以爲觀美即謂之用夏變
夷乎

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
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以崧充樞密使、道守太傅、于
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

歐史以無廉恥詆道崧則道之亞也且在晉則與馮
玉阿比至是首爲延壽所引用其巧宦乃過于道

契丹主使杜重威以降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

卒凍餒、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
欲誅晉兵、趙延壽請悉徙其妻子于恆定雲朔之間、每
歲分番使戍南邊、以禦吳蜀、契丹主以爲然、陳橋兵始
得免、分遣還營、

此皆驕兵也何欲背故主立新君以邀厚賞乎

晉主之絕契丹也、劉繼勳頗預其謀、至是入朝、契丹主
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
延廣實爲此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
鎖繼勳、將送黃龍府、

是時鼎祚屢遷諸臣不復以事二姓爲恥道謹身寡
過與物無競故能歷事七姓不爲新主所疑然亦有
天幸不盡關乎人謀也

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
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
于鋒刃、老弱委于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
里間、財畜殆盡、

張彥澤剽掠京城則并監軍之傅住兒誅之安有自
縱胡騎剽掠近畿者乎此必胡騎四出牧馬因而剽
掠耳史書德光之暴或過其實

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應有優賞、時
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
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

嚴誅、人不聊生、于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
矣、

率民財以賞軍中國屢行之何尤乎契丹哉史稱中
外患苦契丹思欲逐之然德光亦厭中國而自去耳
何嘗有人出而逐之哉

初、晉主與劉知遠相猜忌、知遠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
財畜、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晉主與契丹搆怨、知遠知
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
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

知遠擁兵觀望正欲以漁人坐收鷸蚌之利即聞晉
帝之召亦必不入援然亦由晉帝之猜忌有以致之

劉知遠、遣王峻奉表于契丹主、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于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枴、如漢賜几杖之比、知遠又遣白文珂入獻、契丹主以知遠觀望不至、文珂還、使謂知遠、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

德光頗憚知遠、欲以虛恩縻之、知遠亦畏德光、故以假意奉之。

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劉知遠舉兵、知遠曰、契丹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觀其所利、止于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

胡身之、以爲知遠審于料敵、故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爭、竊謂知遠初非別有智略、第欲按兵保境、俟契丹北歸而後乘隙經略河南耳、未幾德光果歸中途病死、兀欲擅立、契丹內亂、不暇南顧、故知遠指麾而定天下、此乃天幸出于意外、非關料敵之審也、假令德光不歸、即歸而不死、肯聽知遠奪取中原南面自帝而不與之爭哉、

唐韓熙載、上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

熙載此疏、較唐諸臣因潞王之亂、勸烈祖北定中原。尤爲孟浪、蓋其平日于南北强弱、毫無審度、直與醉夢中無異、唐人之恨、唐主之悔、則舉國皆不知量耳、

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晉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天無二日、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旣欲君我、今茲行何事爲先、皆曰、應大赦、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

是時晉臣推戴德光、雖百口一辭、而首倡者必李崧馮道也、

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于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契丹主曰、吾于燕王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

爲漢天子、向可援石氏爲例、爲皇太子、則不惟主中國、直將繼德光幷主契丹矣、延壽貪愚固不足論、崧非昧于輕重者、乃竟爲之請、殊可怪也、豈以德光不知皇太子爲何名而欲誆取之邪、

河東將佐、勸劉知遠稱尊號、以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史弘肇集諸軍于毬場、軍士皆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命左右遏止之、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郭威、楊邠說知遠應順人心、知遠從之、

知遠所以不遽稱尊號者、以晉主尚未北遷也、旣聞北遷、則以出兵迎駕爲名、因衆心之推戴、而卽位

劉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括率錢帛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殺之、

首罷括率、以收拾人心、是時德光未去、契丹方强、諸道必不敢奉詔也、

初、晉置鄉兵、教習歲餘、竟不可用、悉罷之、而無賴子弟、不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契丹多以其子弟、及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掊斂民財、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爲盜、

山林之盜、始于鄉兵之罷遣、禦侮則不足、作亂則有餘也、郡縣之盜、由于官吏之侵漁、大吏倚勢作威、有司剝民奉上也、此二事、足爲千古龜鑒、

帝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非新天子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從之、中外大悅、

方下詔罷契丹括率、而躬自蹈之、可乎、此人心向背之機、而其議自夫人發之、

契丹主賜趙暉詔、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趙矩奉表詣晉陽、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以暉爲保義節度使、

是時史弘肇已拔代州、張晏弘亦據晉州、暉又以陝州歸命、河東之藩籬益固、而形勢漸張矣、趙矩勸引兵南向、則善之、王超求救、則厚賜遣之、而未嘗有一兵離河東境、直至德光北歸、始經略河南、而弘肇及閻萬進之兵出矣、此與晉主北遷、始正位號、皆帝之成算也、

契丹鎭甯節度使邪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圍郎五于牙城、契丹主聞之懼、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弟超奉表來

求救、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契丹所殺、

契丹之初得恆易也、以麻答爲安國節度使、馬崇祚知恆州事、張礪言于德光、以爲宜用中國人、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德光不聽、至是果如礪言、郎五與麻答其殘虐正相似也、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

德光北歸之計、至此始決、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爲節度使、羣臣請迎太

后契丹主不可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

畏羣盜一也厭煩熱二也戀射獵三也省太后其名也

契丹主發大梁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自白馬渡河謂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德光所以不能如元魏據有中國者正以戀射獵之樂而以衣冠禮節爲拘苦耳非果以羣盜爲難制遂畏而避之也且彼既以全力取中原南面以臨天下乃一任河東之稱帝而不加討非力不能討也意不欲久留故不復與爭也

契丹主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于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破相州而屠城何其暴也見丘墟而罪二臣又若有不忍之心焉竊謂忿石氏之負己而必欲吞滅乃德光之本意趙延壽特贊成其事耳徒以中國之人難制又戀射獵之樂故棄之北歸未嘗不有餘憾焉以相州之事推之彼見城邑邱墟方且以中國之摧殘爲快有何愛惜而委罪二臣乎此言不足信也

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以史弘肇爲前驅將步騎萬人救潞州又遣閻萬進出嵐憲二州以分契丹兵勢

河東分兵二道一出澤潞爲正兵一出嵐憲以防契丹乘虛而掎其後也

契丹主使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晉鎧仗數十艘自汴泝河歸其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殺契丹監軍使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之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德光自知其失而言之不諱猶是胡人性直

史弘肇遣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耿崇美崔廷勳至

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

弘肇擊契丹止此一戰耳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冰于胸腹手足且啖之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

北人啖冰習以爲常何至畏熱如此之甚殆所云陽淫熱疾者邪

趙延壽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時契丹諸將密議奉兀欲爲主延壽不知自稱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教布告諸

延壽所恃者、德光之寵任耳。今德光已死、事變難測。固已危若朝露、乃敢詐稱遺詔、公然布告諸道、攝行南朝天子之事、兀欲收取恆州管鑰倉庫、固已顯奪其權、猶不覺悟、輒下令月朔上事、坐受宰相樞密之拜賀、豈竟以皇太子自居耶。何其貪愚一至于此。

兀欲召趙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于所館飲酒、兀欲妻以兄事延壽、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

延壽導契丹滅晉、以禍中國、至是兀欲擒之、如縛一

匹雛耳。

帝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河南自服、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服、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

河北契丹之所爭、河南契丹之所兼攻、鎮魏須用全力、雖取之不足以屈契丹、趨洛汴有若拾遺、既得之即可以定中夏、難易之勢、利鈍之形、灼然易見也、況帝按兵不出、必俟德光北歸、而後經略河南、固已早有成算、奚待威言而始決乎。

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克澤州、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方逼河陽、聞之、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故所向必克、

德光既歸、契丹之在河南者、必難久留、況中途病死、衆心搖動、故不戰而去矣。

蕭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至大梁、立以爲帝、淑妃泣曰、是禍吾家也、翰及劉晞辭行、從益餞于北郊、

翰去、則大梁不攻自下矣。

王淑妃召諸大臣謀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諸公宜早

迎新主、衆感其言、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乃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

寡婦孤兒、欲求苟活而不可得。此所以願世世無生帝王家也。

帝至陝州、汴人有來迎者、

是時從益之表應先至矣。

帝至新安、西京留司官悉迎來、帝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郭從義先入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

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
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
從益之立爲契丹所逼、非能自由、其貶號稱臣、遣使
奉迎、又有何罪可加、乃并其母子害之、是誠何心哉
假令于晉主北遷迎歸晉陽、亦必不能保其餘生矣
帝至大梁、晉之藩鎭相繼來降、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
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業、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
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
因藩鎭來降、故于赦令普加安撫、此當日急務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相遇于
石橋、太后兵大敗、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機墓、自稱天

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
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
復南寇、
此漢祖所以從容而成帝業也、豈其始願所及哉、若
以爲智能料敵、才足定亂、則事後之論耳
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棄大梁去、下詔以李金全
爲北向行營招討使、議經略北方、聞帝已入大梁、遂不
敢出兵、
唐主且不敢抗新造之漢、而韓熙載勸其與方張之
契丹爭中國、豈不謬哉
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

王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國用所以不足、皆由于不急之務、無用之費耳、悉從
罷省、而專供軍國、未有不克贍者、帝無多善政、惟軍
無濫賞、民免括率、足以矯近代之弊
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
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南唐之祀高祖太宗、雖世系不可考、而烈祖固中國
李氏子、猶有說也、帝本出沙陀、因氏劉而祀高光、誣
祖尤甚、神其吐之乎
麻答貪猾殘忍、衆心怨憤、何福進、李榮潛結軍中壯士
數十人、謀攻契丹、約以擊佛寺鐘爲號、契丹主遣騎至

恆州、召馮道、李崧、和凝會葬德光于木葉山、未行、鐘聲
發、漢兵擊殺契丹十餘人、突入府中、麻答等走保北城、
漢兵無所統壹、契丹勢復振、李穀請道等至戰所、慰勉
士卒、士卒爭奮、有村民數千、譟于城外、欲奪契丹寶貨
婦女、契丹懼而北遁、
道、凝、崧三人、從契丹北行、因德光道卒、而留恆州、迨
兀欲召赴木葉山會葬、勢將陷蕃矣、又因恆州軍亂
契丹驚遁而中止、卒歸于漢、事之不可料度如此
蘇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及爲相、朝廷草創、帝悉以庶務
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胸臆、雖事無留滯、而
用舍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

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

梁唐晉之興也、日事干戈。而股肱佐命。尚有敬翔、郭崇韜、桑維翰諸人。雖相業未純。均能有所規益。帝創業之初。相臣惟一逢吉耳。不及翔輩遠矣。

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自高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境、多掠奪其貨幣、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從誨在荆南頗有善政。而爲諸國所賤。致蒙無賴之譏。雖由國貧兵弱。志在貪利圖存。亦沿季興盜賊之餘習也。

帝發大梁、至鄴都、高行周、言于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如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用此何爲、杜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

重威因移鎮據城拒命。所恃者恆州之援耳。麻答北遁。重威勢孤。故不待攻而自破矣。

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于從政、人皆惜之、乾祐元年

承訓之死。得非殺李從益之報乎。

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始不豫、未幾疾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下詔誅杜重威、并其子弘璋等、磔重威尸于市、市人爭啖其肉、

至此始誅重威。惜其已晚。

帝殂、立皇子承祐爲周王、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

漢以新造之邦。根本未固。帝享國日淺。承訓賢而不年。乃以大寶付之幼弱之承祐。故知其祚之不延已。

邪律忠聞鄴都旣平、常懼華人爲變、詔以劉在明爲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麻答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北去、孫方簡自狼山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方遇爲泰州刺史、于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爲漢有矣、

德光之北歸也。以蕭翰爲宣武節度使。留鎮大梁。付

以河南之事。又以麻答、邪律郎五、分駐鎮定。付以河北之事。乃漢祖之兵未至。而翰棄大梁。遂失河南。在明之兵未行。而郎五棄定州。遂失河北。麻答之棄鎮州。則爲亂兵所逐。漢祖並未命將出師也。蓋三將皆飽掠思歸。本不欲久留中國。又因德光已死。邪律被因兀欲擅立。國中多事。故去志益決。無復顧戀耳。

蘇逢吉等、爲相、多遷補官吏、楊邠、多抑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二樞密宜授以要害大鎮、楊邠郭威、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于外、太后怒讓帝、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他人無預、濤罷歸私第、

濤能抗張彥澤而未免附逢吉蓋性剛使氣而未能忘懷于權利也詰責而銳然自承是其故態

邠岐同華四鎮俱上言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僧摠倫言守貞必為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于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驍將王繼勳據潼關

梁唐晉皆一傳而易主漢之國本不固幼主初立守貞自以前朝宿將素著威名故欲乘勢為晉漢二祖之所為耳史稱聞重威死而懼恐未然也

以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削

奪李守貞官爵以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王峻為都監會兵討之王景崇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思綰遣使請降于蜀亦受守貞官爵

三鎮連兵有輔車之勢然思綰但附守貞（景崇更求援于蜀也）

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景崇必不受代暉之進兵勢不容已

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朝廷遣諸將討之自春徂秋莫肯攻戰帝患之乃以郭威為西南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恃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于威

是時天子之立惟在士卒之擁戴耳唐莊宗何以失之晉漢二祖何以得之道見之熟矣故為威謀首在于此而威亦莫逆于心也且道此策豈僅可以制守貞哉自前唐末造士卒狃于重賞故置君不如奕碁迨晉祖為契丹所立而軍賞寖薄漢祖因之首罷括率之令雖民困稍蘇而軍心不免觖望道見及此故勸威以官物賜士卒衆心即翕然歸之所以遂移漢祚者未嘗不由于此也

郭威與諸將議征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扈從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我前守貞掎我後此危道也威善

之乃與白文珂等三道攻河中

以當日兵勢必無越河中而攻長安鳳翔者諸將畏守貞故欲先擊王趙以翦其羽翼耳然就三鎮而揣其能否若先擊王趙守貞或能出兵救之先攻河中則思綰必不敢離長安景崇方恃蜀為援更不欲離鳳翔也

諸將欲急攻城郭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可輕也且彼憑城而鬬我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

威之困河中取守貞與高行周之困鄴都取杜重威

同一機略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于唐蜀契丹皆爲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守貞憂形于色召捴倫詰之捴倫曰大王當爲天子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爲然

蜀以兵援王景崇者以與鳳翔接境力足相及故納其降因攘其地耳安能越長安而救河中唐兵久不北出更無遠赴之理契丹業舉已得之河南北而輕棄之豈能爲守貞更出兵哉卽使蠟書悉達亦復何益守貞之計窮矣乃猶信捴倫之佞語眞死而不悟

者其貪愚更甚于趙延壽也

王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景崇退守大城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又遣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思謙屯渭水漢益兵戍寶雞思謙引還

景崇所恃者蜀之援也思謙中道引還景崇已坐困矣所以尙能固守者糧未盡也

蘇逢吉惡李崧崧弟嶼僕夫葛延遇與逢吉之僕李澄謀告嶼謀反逢吉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衛獄嶼自誣與崧及弟嶬等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縱火作亂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于市

嗚道得全李崧族誅豈徒有幸不幸良以道貧而崧富也貴而能貧眞處亂世之良法哉崧不死于白再榮而死于逢吉同一被殺而遲早有時

李守貞遣使求救于唐唐主命李金全將兵救河中軍于沂州之境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鄕可與之戰乎乃退保海州

唐主出兵救河中蓋猶未忘韓熙載恢復祖業之說也先以羸形示之旋以虛聲震之此漢之疑兵耳而金全已懼而遁矣蜀兵之救鳳翔者尙屯渭北唐兵之救河中者僅至沂州相距不啻千里固由士無鬪

志亦以勢不相及也

王景崇累表告急于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思謙進屯散關敗漢兵于玉女潭韓保貞出新關軍于隴州趙暉告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戒白文珂劉詞曰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

思謙再救鳳翔雖未能解圍猶勝李金全也然蜀兵亦不復出矣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開田福田稔田 仝校

甯陽黃恩彤石琴

後漢紀二　隱皇帝（諱承祐高祖第二子在位二年）

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襲漢柵、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河中兵退走、威至、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乾祐二年）

威戒諸將防河中兵之突圍。而不虞其夜襲也。然守貞困守孤城。即乘虛倖勝。安得支久。

史弘肇之子德琉、頗讀書、不樂父之所爲、有舉人呼于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捶而黥之、德琉

言于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弘肇即破械遣之、

其父惡文士。其子頗讀書。父子志趣不同。有如此者。弘肇因德琉之言。立將呼譟之舉人破械縱遣。雖父子之間。所言易入。亦性直而猶知從善也

長安城中食盡、趙思綰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李肅等、因說令出降、思綰從之、朝廷以思綰爲華州留後、令便道之官、思綰遷延、三改行期、從義密白郭威、執思綰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皆斬之、

思綰好以酒吞人膽。云吞膽千枚。則膽無敵。今納降而駢首就戮。其膽仍未壯也。

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涸水取魚、安用急爲、李守貞、及妻、與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餘、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揔倫、送大梁、磔于市、

至是磨滅俱盡。更無一人一騎矣。揔倫所云、鵲起者、安在乎。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歛、抒厠行乞之人、不免科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賓客、得銀數鋌而返、

留守相公。與俳優往娶婦之富家博賞。此千古僅見之事。不知其何以率屬臨民也。

郭威、還至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己、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于府矣、

與俳優詣賀富室。何其卑也。坐肩輿出迎安撫。又何倨也。以守恩之貪鄙。誠不可久荷留都之任。但威以其慢己而輒罷之。亦非出于公心。至其以頭子易置大臣。曠亂綱紀。歐公論之是已。

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鎭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

威之辭議非眞有功不伐也所欲者大故不亟亟于加官增祿耳然亦可謂善處功名之際者矣

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昔與蒲趙相表裏今二鎭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吾更思之役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與家人自焚璨降

三鎭已平其二鳳翔豈能獨守乎然郭威不俟鳳翔之平而遽歸京師蜀不乘威之東去而再出兵以援鳳翔均未爲得計也

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其丘壟詔許之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

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不如劉君哉 三年

求循吏于五季之末殆亦所云事半功倍者矣道乃云爲政無以踰人而推之曰公廉慈愛不知公廉慈愛卽絜矩之道民之父母也以此爲政宰天下可矣豈止二千石

朝廷欲移易藩鎭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許之高行周等皆入朝徙行周爲天平節度使符彥卿爲平盧節度使慕容彥超爲泰甯節度使其餘各鎭亦多有徙易

自前唐中葉節度使多不入朝亦不受代至後晉而跋扈已極往往一經移鎭卽稱兵拒命朝廷務爲姑息莫敢誰何威柄倒持由來已久今乃于嘉慶節同時入朝同時移鎭同時受代無一梗令者固由初平三叛羣情震懾抑亦窮則必反亂極思治之機兆乎

朝廷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鎭鄴都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帝從弘肇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

威平三叛未嘗不領樞密故直以頭子易置西京留守此弘肇之議所由來也仍應以逢吉以內制外之議爲正

郭威辭行言于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宜稟其教而行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

徇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于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

威平三叛則推功于在內諸大臣茲出禦契丹亦勸帝委任舊臣其雅量忠謨有足多者

帝自卽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卻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匱竭章捃摭遺利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

是時漢邦新造高祖旋殂嗣主闇弱頗昵羣小乃能內平三叛外禦契丹藩鎭慴服國家粗安諸臣之功

亦何可沒也
王章聚歛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斗謂之雀鼠耗
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
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
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
此即史所云掊摭遺利以實府庫者其立法專在剝
民以奉上桑孔所不爲也雖暫濟一時軍須而國本
傷矣然收稅則計斛加耗收錢則重入輕出其弊亦
後世所難免而章悉輸公帑尙不至如後世之徒飽
私橐也
帝左右嬖倖寖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

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
用事干政裁抑之是也求補軍職不予可也殺之則
過矣蓋弘肇剛愎酷虐其督察京城所以能使道不
拾遺者惟恃多殺以威衆耳無他術也
太后之弟業爲武德使帝寵任之會宣徽使闕業欲之
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爲內使遷補有序不可
以外戚超居乃止
此邠等之裁抑太后親戚也不失爲持正
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久而不補
一宣徽使也李業欲之則以爲不可超居晉卿次當
得之又斬而不予何也

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
皆有寵于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劉銖罷青州歸久奉
朝請未除官亦怨執政
文進等皆帝之左右嬖倖郭威辭行所云遠放讒邪
者正指此輩也銖鎮平盧貪虐恣橫被徵幾致拒命
不予以官洵不爲枉惟保大留後王饒曾潛通于李
守貞入朝厚結弘肇乃更遷大藩則銖之怨非無因
也
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于帝前帝曰
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
帝所云勿令人有言者固已有先人之言也蓋左右

之怨謗非一日矣
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于帝云邠等專恣終當
爲亂帝信之蘇逢吉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
以言激之
帝之謀去邠等雖由于左右之譖搆而逢吉亦有力
焉然逢吉第欲激業等使去弘肇耳邠等則非所忌
也
帝與李業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
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曰
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
以爲言帝忿曰國事非閨門所知

國事非閭門所知是也。然左右嬖倖何足與謀哉。至云大事不可謀及書生。則謬論矣。卽其言果出先帝。亦以謀反纂位。未可與書生共謀耳。不足訓也。

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他故辭不見、

晉卿以不得宣徽使怨執政。故業等以其謀告之。冀其助己。而不料晉卿之陰懷兩端也。晉卿與朝貴飲酒于王章第。教弘肇爲手勢令。蓋素昵于弘肇者也。

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于東廡下、聶文進亟召宰相朝臣、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又召諸軍將校、帝親諭之、皆拜謝而退、

三執政之死。何異孤雛腐鼠哉。固由兵從中起。出于不意。亦由心本無他故疏于自防也

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傔從、盡殺之、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李洪義殺王殷、郭崇義等殺郭威、及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等入朝、

行周與符彥卿、慕容彥超等。皆當時名將。故急召入衛以威在鄴方擁重兵。恐其拒命而生變也

李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

三家同時坐誅。而有幸不幸。以銖素怨執政。藉手以快其私。洪建爲業之兄。勢足與抗也。

使者至澶州、李洪義不敢發、引孟業見王殷、殷囚業、遣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謂魏仁浦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握强兵據重鎭、一旦爲羣小所搆、禍出非意、不可坐而待之、

威與楊邠等皆先朝佐命大臣。共執朝政。固同功一體之人也。邠等旣誅帝卽賜以鐵券許之不死。威亦不免自疑。乃不量事體之輕重及洪義等之能否輒卽馳一介之使。齎數行之詔欲取大將之首于百萬軍中。是激之反也。

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

詔之狀、曰、君輩當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羣小所爲、願從公入朝、盪滌鼠輩、以清朝廷、

仁浦所云不可坐待。固已勸威舉兵矣。威見崇威等。將欲其奉行詔書何也。蓋威初無異志。至是則必不肯束手待誅。迨擁兵而南。則騎虎之勢成矣。歐史云威匿詔書。召仁浦謀于卧內。仁浦勸威反。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與通鑑所書不同。胡身之以爲溫公必本于周史。周臣爲其君諱。理固然也。

慕容彥超、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帝聞郭威舉兵南向、

道、侯益及閻晉卿等將禁軍趣澶州、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以所部兵從威涉河、

洪義以孟業予王殷、殷因以密詔示威、至是復納威于澶州、洪義黨于威者也。

郭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于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

鄴都起兵之日、先諭諸將、取首以報天子、將以試衆

心之向背耳、至是兵以涉河、勢難中止、乃更以奉行前詔爲言、此亦周之史臣爲其祖諱飾、不足信也、旣取滑州庫物以賞犒之、復許剽掠京城、以歆動之、已志在攻取大梁矣、何前詔之足云乎、

帝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威軍至封丘、人情恟懼、慕容彥超言于帝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

彥超與漢祖爲同母兄弟、素稱驍勇、聞召首先入衛、倘不失急難禦侮之義、但于帝前剏云視北軍若蠛蠓、及退而詢問、則詫爲劇賊、不俟交鋒、膽先怯矣、彥超直好爲大言耳、非果有勇也、

帝復遣袁義等帥禁軍、與侯益會屯赤岡、慕容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南北軍遇于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勳舊、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愼勿輕出、帝不從、

帝不從太后言者、爲左右所惑也、威擧兵以誅羣小爲名、前已有表自陳乞執付軍前矣、帝若詔諭威、必復申前請、李業聶文進輩何以自解乎、此所以勸帝自出挾爲孤注也、

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百郭威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

帝雖出師、不敢邀薄北軍、威因帝自出、亦未敢輕犯南軍、故相持不戰、

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戰、但叱散使歸營耳、

以北軍不戰爲畏己、故又作大言也、彥超與聶文進皆好爲大言者、一戰而敗、彥超奔還兗州、文進亦棄軍弗顧、祇辦一走矣、

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旣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愼勿先動、久之、

昨日不戰、以此史補書之、

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李榮帥騎兵拒之、

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于是
諸軍奪氣、稍稍降于北軍、
帝悉以軍事委彥超。諸軍視爲强弱者也。彥超敗。則
諸軍不戰自敗矣。
侯益與吳虔裕等、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
是時帝已成孤立之勢。聶文進輩。必不敢見郭威。然
亦不知何往。
郭威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
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
雲擾、不敢進而還、
威稱兵犯闕。延渥同黨助逆。帝于此時。方慮其加害

于已。安敢引近延渥之牙兵以自衛。并輕身幸威營。
自投虎口乎。此事理之必無者。史書之欲寬威弒君
之罪耳。將誰欺乎。
南軍多歸于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帝
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七里寨、餘皆逃潰、
三相從官。皆文臣耳。武臣不歸北軍。卽逃避矣。
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城上、問帝左右兵馬
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
入民家、爲亂兵所弒、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
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
銖已屠郭威王峻之家。城破必無全理。豈有不顧帝
及三相入城共守者乎。射左右之說。必係周祖于事
後加之罪耳。與周太祖紀書郭允明弒帝正同。沮公
不以弒帝屬允明。猶以射左右屬銖。何也。是時扈從
之兵。皆隸文進。自慕容彥超敗後。文進不聞督軍進
戰。史亦不著其何往。今與逢吉等同死于北郊。始知
其猶未離帝左右也。至李業奔陝州。後匡贊奔兗州。
卒亦不免。則又不及文進等之死猶爲君亡與亡也。
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
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
但守玄化門。不守迎春門。何也。蓋有開門納威者矣。
銖旣射威。知其必不射帝左右也。

諸軍大掠、煙火四發、王殷、郭崇威、言于郭威曰、不止剽
掠、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
晡乃定、
克京城旬日剽掠。王峻先有成約。玆猶未至旬日耳。
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
復其位、貞固爲相、値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
處其間、自全而已、
爲相而謀自全。馮道之徒也。
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于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
故事、葬以公禮、威曰、倉卒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
大矣、況敢貶君乎、馮道率百官謁見威、威見道猶拜之、

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潞王之入也道首議班迎勸進惟恐後時至此乃踞
　受威拜何也蓋威雖圖取大位而是時不肯稍露形
　迹必俟次第布置中外略定然後取之道揣知其意
　故仍待之如平時此正與威心心相印者也未幾威
　遣道迎湘陰公贇贇不疑道亦不疑威贇父崇亦不
　疑威之欲害其子皆不露形迹之效也道與威固有
　相喻于無言之表者矣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
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
高祖之弟武甯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

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養視如子
　太后之誥威爲之也以弒逆歸罪允明正如司馬氏
　之誅成濟贇非高祖子而與勳並稱者威憚崇故欲
　立其子也
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
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
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于是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
統遣馮道等詣徐州奉迎
　勳羸廢已久威等豈不知之而首以爲請者崇信既
　昭穆不相當而贇又非眞高祖子故不得不以勳爲
　請直至太后明言其不能起舉示諸將然後贇之立

　更無異議威固早有成算耳
郭威帥百官上言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
政
　徐州至大梁七百里兼程數日可達乃必請太后臨
　朝者示不敢專也大抵威之爲此不尋河東以舉兵
　討賊之名耳
劉銖李洪建皆梟首于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銖
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仇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
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免死威不許
　威得國無異于晉漢而行事則非五季諸君所及殆
　天心悔禍將以啟趙宋之治歟胡身之以爲殷先與

　洪建同僚故爲之請竊謂洪建不屠殷家爲同僚耳
　殷爲洪建請正以全其百口也
鎭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陷饒陽太
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威發大梁
　契丹誠宜備禦然是時迎贇未至主位方虛威柄國
　之臣何可遽出此自威欲之非必太后使之也
武甯節度使贇留鞏廷美等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郭
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
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
輩尙有種乎威聞之卽引兵行
　不于都中少留數日以待嗣君而于滑州次且不進

何也諸將之言乃威意中之言也附京城者諸將主其事者誰歟嗣君復立威豈有全理乎此固軍心之將變而其間必有致之者矣

郭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

此踰垣入裂黃旗、呼萬歲之將士、必非一無主名也隱而不書耳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此其藍本乎

郭威上太后牋、請奉宗廟事太后爲母、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

先藉禦寇以專兵權旋因兵變以取大位至是置契

丹不問反戈內向脅太后以不得不從威之心迹亦不復自爲掩飾矣自後唐明宗潞王皆以養子纘大統威請事太后爲母亦欲自附于養子之列也而其後嗣亦以柴氏子入繼

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于皐門村、

使馮道在都迎謁勸進必帥百官亟爲之不似前之坐而受拜矣道迎贇未還故首推貞固耳

贇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崇威忽至宋州、陳于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恐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衞、無他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

崇威之七百騎亦知宋延渥之牙兵託言宿衞皆妄也延渥阻兵而不能達事之有無未可知崇威則召之不應矣

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贇執其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慰之、少頃崇威出、

贇召不進聞道語卽登不知道作何語大抵言贇之爲人易與耳

董裔說贇曰、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陛下豈可深入、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

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懼、

是時贇欲免禍止有北走晉陽一策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欲召令超劫崇威掠金帛募士卒則皆迂腐之論令超爲護聖指揮使帥禁軍隨馮道等迎贇名爲宿衞實則禁防崇威至卽與之合何肯劫之亦何待誘之哉勿論金帛不可得倉卒召募亦安有士卒與之同赴危地哉然則爲贇計者惟有保據徐境秣馬厲兵糾合父叔悉舉河東忠武之衆移檄各鎭聲罪致討敗則以身殉之誓不與郭威並生庶不失與國同休戚共存亡之義耳不知出此而信其甘言

利其擁立、輕棄軍府、冒昧奔赴、以致中途狼狽、進退失據、卽欲苟全倖免、亦何可得哉。

郭威遣竇書、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兵、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

三十年舊相、歷幾朝事幾君矣、而可信乎、甚矣、贇之愚也、胡身之以爲贇不從貞之意、由于素敬道之名德、竊謂道固爲當時所敬、而是時贇勢孤身危、方且偸生旦夕、安敢殺道、以速禍哉、卽貞亦徒有欲殺之心、而未免多所顧慮也。

崇威遷贇于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自殺、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鎭相繼上表勸進、

贇廢、信死、漢之宗室、惟崇在耳、于是監國之命、假之太后、而勸進者接踵而至、遂議卽眞矣。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五十九

甯陽黃恩彤石琴

後周紀一　在位四年

太祖皇帝　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帝

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卽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廣順元年

帝自以爲虢叔之後、雖譜系無考、然較之晉祖起自沙陀、而自以爲石碏之後者、猶爲有說、

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爲斂葬、仍訪其子孫敍用之、

弘肇有弟弘福尙存、邠章之子孫、不著于史。

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

斗餘稅耗、王章之苛斂、羨餘則方鎭之進奉、剝民奉上、以希恩寵者、帝首革其弊、可謂有恤民之心者已。

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

史稱晉天福中、姦有夫婦人、無問强和、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姦盜之罪、至晉漢而嚴重已極、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更多寃濫、帝故幷革其弊、皆新政之可觀者也。

初、河東節度使劉崇、聞隱帝遇害、欲擧兵南向、聞迎立

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鎭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奏于朝廷示無二心

崇本與郭威有隙自威秉政卽募兵選士隱若敵國威所以憚崇而迎立其子以餌之也威欲自取不惟心有所貪亦復勢不獲已此不待智者而始知崇不聽忠言而甘心爲威所賣何其愚也

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公能同力相

輔當加王爵永鎭河東

崇之意欲請贇歸而稱帝耳帝方以贇爲質何可得哉

契丹請和帝遣朱憲報聘且敘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賂之以王殷爲鄴都留守以備契丹

契丹以入寇來以請和去似專爲助周革命者蓋亦有天焉

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安慰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彥超與漢祖有兄弟之親素以驍勇著名亦帝所憚也胡身之云今兄當從薛史作令兄指漢祖而言今按其文義兄乃帝自謂也蓋帝平日與彥超同列而齒長以弟呼之至是仍不改亦如以兄呼王峻耳薛史作令兄恐誤

劉崇卽皇帝位于晉陽仍用乾祐年號

自三代以降享國之久無過東西兩漢昭烈繼起而高光之緖未絶于三分享國之促無過于後漢河東稱帝而高祖之業尙延于一鎭

殺湘陰公于宋州北漢主聞之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湘陰公必無久全之理以時勢推之其死應在北漢主稱帝之後也驤密爲北漢主計利害甚明卽不用

其言何至遽加刑戮立祠致祭亦何及乎

帝謂王峻曰朕起于寒微備嘗艱苦一旦爲帝豈敢厚自奉養以病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

史錄其詔有云所奉止于朕躬所損被于甿庶積于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可謂約而盡矣

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

直書其事勿事辭藻章奏之體固應如是孰謂帝不學哉竊謂帝天資甚美故每有舉措皆非世主所及

其卒蹈篡弑。由于死亡迫切。幷習見歷代革命之事。故沿襲爲之。而不以爲怪也。

北漢主使劉承鈞、復契丹招討使潘聿撚書、欲循晉故事、求援契丹、契丹主大喜、北漢主、以承鈞爲招討使、與白從暉等、將步騎萬人、寇晉州、

北漢雖建國稱帝。而未敢出師。玆得契丹之助。始爲晉州之役。其兵以興復爲名。書寇者、沿周史舊文。與書蜀諸葛亮入寇正同。

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于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

不以珍味悅口。不以珍華悅目。與玩物喪志、不貴異

物之古訓。若有合也。孰謂帝不學哉。

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鎭、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北漢旣與契丹合。必將大舉來伐。方從事于北。不欲復啟釁于南也。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于叔天授皇帝、請行册禮、

歲輸錢十萬緡。猶用敵國之禮也。厚賂則不止十萬緡矣。稱叔姪而請册立。則不敢以敵國自居矣。但未至如石氏之稱父子耳。契丹于是背周而助漢。

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動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帝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

討河中時。卽數以微言動李穀。其意固別有在矣。因見詔書處分合宜。而得范質。因以人臣盡節爲對。而得穀。帝明于擇相。與漢祖之專任蘇逢吉者迥別。

北漢主遣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于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强之、至火神淀、述軋等弑契丹主、而立述軋、諸部奉德光之子述律、攻述軋殺之、立述律爲帝、自火神淀入幽州、

契丹主助北漢南伐。旋以內亂遇弑。亦天之不祐漢

也。史稱述律不親國事。每夜酣飮。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蓋其材質又在兀欲之下已。

唐將邊鎬、平湖南、馬希崇、舉族遷于金陵、

是時楚地倂入于唐。桂管爲南漢所取。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以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遣仇弘超等、將騎兵追之、及于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于進取、

北漢所恃者契丹耳。述律既以昏酣不理國事。又有晉州之挫。失安能再事大舉以助寇伐區區河東一鎮。碌碌如劉崇者。何足與謀興復哉。

以曹英爲都部署、與史延超等、將兵討慕容彥超、唐主發兵五千援彥超、張令彬大破之于沭陽、初彥超以周室新造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于沭陽、彥超之勢遂沮、二年

彥超謀反。布置亦有方略。但不與河東同時舉兵。第召之使引契丹侵邊。殆欲其與周相持爲鷸蚌而已。得坐收漁人之利邪。亦知帝未嘗一日忘兗州乎。故

旌旆北還。卽干戈東指矣。

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初彥超將反、周度諫曰公于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太山之安矣、彥超怒、

元福勇略冠諸將。彥超非其敵也。長圍既合。遂成坐困。此必帝之廟算。所云涸水取魚者。昔以施之河中。今復以施之兗州耳。帝所忌者二人。一則劉崇以其爲漢祖之弟。又雄踞太原也。一則彥超以其爲漢祖之同母弟。素以驍勇知名。劉子陂之戰。又旗鼓相當也。二人自知必不爲帝所容。故崇稱帝。而彥超謀反

度乃勸以撤備歸誠。眞腐儒之見矣。豈知開諭愈勤正其疑忌愈甚者乎。

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爲治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

唐因馬氏之亂而取湖南。故言者以郭氏有國日淺。欲因慕容彥超之叛。經略中原。而不知其未可一例論也。熙載獨言用兵有害無益。殆亦自悔其前言之謬歟。

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下詔親征、

帝先欲親救晉州。已戒嚴矣。以王峻之言而止。慮乘輿一離都邑。則根本頓虛。彥超必將乘其後也。知前

之不赴晉州。則知今之必征兗州矣。

帝至兗州、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鎭星行至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鎭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彥超之禱鎭星祠。亦如馬希廣之作大像。皆所云國將亡聽于神者也。帝善政殊多可紀。惟克城不能止剽掠。京城既罹其害。兗州復被其毒。殊失弔民伐罪之義。

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旣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

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

尊百世之師正下拜之禮遂為後世法孰謂帝不學哉

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騃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度其情勢他日終不能力助河東也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此時契丹國勢雖非前比而中國兵力深入北伐亦難言必克若議和則早經遣使奉幣而河東以卑禮厚賄固結其心此時再申前議恐亦難言必得澣此書不足據也

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

行周勇略當時非無其倫難在功高而不伐耳故能以富貴令終

漢法犯私鹽麴無問多少抵死鄭州民有以屋稅受鹽于官過州城吏以為私鹽執而殺之其妻訟寃始詔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

帝即位已寬姦盜之罪至是復緩鹽麴之刑皆除漢苛法然五斤以上杖斃亦未為輕也

劉言使王逵等以朗州之兵攻潭州邊鎬棄城走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

唐先取漳泉不能守而為留從效所據茲取湖南不能守而為言所據

李穀以病臂久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之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穀入見面陳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未能執筆令刻名印用之

帝于文臣則重李穀于武臣則重藥元福其知人非五季之君所及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州縣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訟于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

若無所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私客訴

此即禁越訴禁訟師及事不干己不得妄告也至今以為定法無人書牒聽執素紙當時尚未有官設代書邪

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兵何數十年之有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因師出無功遂欲終身不用兵固足以休兵息民矣然兵之用不用豈專由唐主為政哉外侮之來何以禦之

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

皮餘聽民自用及買賣惟禁賣于鄰國漢法私犯牛皮一寸抵死至是李穀建議均于田畝公私便之

此猶是推廣鹽麴斤兩定刑之法而變通之以便民亦除漢苛法也漢法如是其亨國之尤促宜哉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屯田戶部別置官司統領不隸州縣或容庇奸盜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帝素知其弊會知青州張凝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詔罷營田務隸州縣悉罷牛租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三年

營田務但逋賦役容奸盜耳牛死不除租則病民甚矣此皆利國便民之政次第舉行乃帝任李穀之效也五季干戈雲擾其君臣大抵重軍務而輕民事其立法多主于剝民以供軍惟帝以恤民爲心可謂有人君之度者已

鎭甯節度使榮屢求入朝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至是復求入朝會峻行視決河帝許之榮入朝峻聞之遽自河上歸

峻爲人頗似安重誨其恃功恃舊恣横殆有甚焉其忌榮而沮其入朝較重誨之忌從珂尤不可解

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衍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帝曰俟朕更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帝曰今方寒食俟假開依卿所奏峻乃退

榮帝子也而力沮之質穀帝所倚畀也而欲罷之非以其不肯附已故不欲使之在帝左右邪峻之心殆不可問

帝幽峻于別所見馮道等泣曰王峻淩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暫令詣闕已懷怨望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鎭觀其志趣殊未盈厭無君如此誰則堪之貶峻商州司馬峻至商州得腹疾帝命其妻往視之未幾卒

榮入朝甫歸澶州峻卽有商州之貶得非榮面陳峻之專横贊帝決去之邪然則峻之忌榮殆亦逆料其

必不容已乎

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初唐明宗之世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世皆知刻板印經始于道今按通鑑所書乃知昭裔創始于蜀而道等因之益廣其傳于中國也觀秦漢及南北兵爭之際方知九經歷五季而傳布轉廣雕板之效也

帝自入秋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始築圜丘社稷壇太廟于大梁遣馮道迎社稷太廟

神主于洛陽、
因禳疾而始郊天。毋乃非昭事之誠乎。
鄴都留守王殷恃功專橫、何福進密以殷陰事白帝、帝疑之。殷入朝、留充京城內外巡檢、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帝難之、時帝體不平、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
二王佐帝舉兵。因同功一體之人也。峻死則行將及殷。況又恃功專橫。挾震主之威乎。
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脩白水塘溉田以實邊、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爲屯田、脩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

鑑評別錄　卷五十九　圭

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無數、民愁怨無訴、然白水塘竟不成、
屯田水利。盲之殊足動聽。行之易以滋弊。不得其人。妄事興作。未有不擾民者。此事堪爲前鑑。
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帝有疾、羣臣希得進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顯德元年
使王峻柄任如故。沮晉王不得入朝。周室危矣。
軍士有流言郊賞薄于唐明宗時者、帝聞之、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汝輩豈不知之、乃縱凶徒騰口、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于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周祖因軍士流言。而戮不逞。世宗因諸將之不用命。而誅樊愛能等。皆足矯歷朝姑息之失。然非徒以法齊之。實能以身率之也。非周祖之躬行節儉。世宗之親臨督戰。亦安能折服驕兵悍將之心哉。
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惟多藏寶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歛以瓦棺、速營葬、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曰、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帝親見唐諸陵之發掘。故遺令諄諄以薄葬爲屬。亦猶漢世祖之以霸陵獨完爲前鑑也。然以天子之陵。

鑑評別錄　卷五十九　圭

即云葬用紙瓦。易代之後。亦何足取信哉。刻石似可不必。
帝命趣草制、以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制畢、帝曰、吾無恨矣、帝殂、晉王即皇帝位、
旣戒晉王。勿使魏仁浦離樞密院。至是又趣草制以溥爲相。迫宣制則自謂無恨。知人之明。病亟猶不稍亂。貽謀詎不善哉。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自將兵三萬、與契丹將楊袞兵萬餘人入寇、世宗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以爲不宜輕動、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朕不可不往、

豈惟崇欺世宗、年少諸將亦然。

馮道固爭、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帝之此行、不必以唐太宗爲例、殊似後唐莊宗之援潞州也、惟決計親征、所以能挫強敵、其後軍威大振、皆此一戰之效、道之庸懦、固不足與謀、然其言甚峻、情同面折、殊不似其平日之語、殆亦欺帝年少耶、抑將死而失其常度耶、溥首贊大計、固爲不負周祖、

北漢乘勝進逼潞州、命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

漢軍後、郭崇副之、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韓通副之、樊愛能等將兵先趣澤州、向訓監之、

按諸軍布置次第、彥卿等以奇兵出其後、彥超等以正兵出其前、愛能等則帝之前鋒也、

帝過澤州、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前鋒擊卻之、帝趣諸軍亟進、遇北漢主于巴公原、時劉詞將後軍未至、帝部分諸將、介馬自臨陣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謂諸將曰、吾自破之、何必契丹、楊袞望周軍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曰、時不可失、公勿言、請觀我戰、袞不悅、

帝之以少勝衆、固由親督諸將力戰、亦由北漢主失契丹之助也。

北漢主麾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降于北漢、帝見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若非帝躬親督戰、周軍必大敗。

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與張永德分兵爲左右翼、匡胤身先士卒、北漢兵披靡、

轉敗爲勝、匡胤之功爲多、自是遂受知于帝、而宋室之業實肇基焉、通鑑例書太祖皇帝、茲仍書名、

北漢主知帝自臨陣、褒賞張元徽、趣使進兵、元徽前略陣、馬倒、爲周兵所殺、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

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袞畏周兵之強、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

北漢兵之敗、由于失元徽、周兵之勝、由于得匡胤、兵以鋒氣爲用、故全軍爭此一將也、

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剽掠輜重、帝遣近臣追諭止之、莫肯奉詔、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

右軍步兵降漢者千餘人、而愛能等所將騎兵數千、復乘勢剽掠、抗不奉詔、若非帝力戰破敵、亂將作矣、

劉詞遇愛能等于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陣、詞至、復與諸軍擊

之、北漢兵又敗、

愛能等有死罪四。援戰先遁一也。縱兵剽掠二也。揚言官軍敗績搖動人心三也。止劉詞之軍幾致有誤赴援四也。

北漢主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帝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愛能等援戰而先遁、聞周兵大捷而復還、正以累朝宿將習見姑息之政以爲必可邀恩貸死也。

北漢主求救于契丹、契丹主許發兵救晉陽、

北漢此舉事雖無功、不得不謂之有志于興復也。至是則自救不暇矣。

帝遣符彥卿等北征、入北漢境、其民爭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遣使與諸將議攻取、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帝不聽、

兵方大捷、已挾破竹之勢、民皆重困、各懷望雨之思、此誠時之不可失者、帝不從諸將之議、于計未爲失也。

諸軍聚于太原城下、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年租稅、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民困賦役、願供軍須、助攻太原、而諸軍轉肆剽掠、此蓋狃于京城兗州之近事、而諸將亦莫之禁也。帝雖馳詔禁止、猶徵租稅、何以慰來蘇之望乎。

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公以道爲無廉恥、溫公比之不正之女、竊謂道正孔子所惡之鄉愿也。自述其榮遇、人推其德量、非孟

子所云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者乎。

帝至晉陽城下、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戰于忻州城下、史彥超恃勇輕進、爲契丹所殺、彥卿引兵還晉陽、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藥元福言于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

周祖攻河中、攻兗州、皆先設長圍、然後坐而取之。帝不能用其成法、以困河東者、北漢之兵力尙强、又有契丹之援、故長圍未易設也。

帝于政事、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高錫上書諫、以

爲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治之陛下一以身親降君尊而代臣職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帝不從

錫所言乃勞于求賢逸于任人之說也然人不易得率作興事安得不以身先之如漢之光武明帝精勤庶務不得不謂之賢君也況帝嗣位之初恩信未洽境壓事煩疆場多故而可垂拱明堂晏然爲太平天子乎錫此書亦腐儒之見也

初宿衞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失國多由于此帝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鋭

者升之上軍羸者去之又召募天下壯士咸使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由是士卒精强征伐四方所向皆捷

汰羸卒以强禁旅募壯士以實京師隱然有以內制外之意宋祖罷藩鎭兵權令諸州簡精鋭悉送汴都固已權輿于此

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契丹遣使册命承鈞爲帝更名鈞勤于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

北漢以一鎭之地所以能立國延世者亦由于繼體有人不專恃契丹之援也

受業袁佺齡
孫 力田 開田 福田 毓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六十

甯陽黄恩彤石琴

後周紀二　世宗皇帝（諱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生帝、從姑長于太祖家、帝少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在位六年）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顯德二年）

漕米給耗、必前朝舊法、而晉漢務爲苛刻、遂廢不行、帝始定爲每斛一斗之數、後世雖不無增損、而行之至今。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彦超、韓通、將兵夫浚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

欲限寇騎、莫若浚河、此即北宋塘濼所自昉

詔羣臣極言得失、略曰、朕于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任用之當否、

帝之求言、意在延訪以別人才、不僅聽受以裨君德也、

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

中國之日蹙、由于土宇之分裂、實始于方鎮之割據、使帝享國年久、奪藩鎮兵權、重內以制外、不俟宋祖矣、

上命近臣、各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

上策莫若自治、未有不自治而能攘外者、此探本之論、必先君臣交勉、思艱圖易、未可遽議開邊也、

又曰、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

爲政首在用人、用人先以恩信結其心、而賞罰各得其當、此最要亦最難者也、專論豐財阜民、不言選將練兵、蓋選將即在用人之中、練兵必以豐財阜民爲本也、朴所言殊有次第、

又曰、攻取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江南亦易取也、

此乃違交近攻之策、亦即亟役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江淮唇齒、防江必先防淮、淮南既失、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江南亦不可保矣

又、曰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款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未必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一舉可擒也、

朴此策頗似諸葛之隆中對、于天下大勢、如示諸掌、所謂識時務之俊傑也、後世宗取江北、未及取江南、宋祖削平諸國、卒如朴策、惟席卷燕地之言不驗

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向訓、上命訓與王景、昝居潤、偕行、景以鳳翔兵自散關趣秦州、

欲攻淮南、先取秦鳳、以其去長安較近、易為邊患、且恐出師南征、蜀或由此入寇關中、以撓之也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五季之君、其篤信佛教、遠不及唐以前、而民間流傳猶廣、帝示以限制、亦禁過之有漸也

王景等拔黃牛八寨、蜀主以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高彥儔為招討使、呂彥琦副之、趙崇韜為都監、趙季札、聞周師入境、單騎馳還成都、蜀主怒、斬之、

周師已入秦州境、季札自請往秦州禦周師、乃聞警先逃、故蜀主斬之

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南、不利、胡立等為蜀所擒、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

三國實有連衡之勢、帝將伐唐、先取秦鳳者、正欲挫蜀使不敢出兵、乃伐謀因以伐交也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錢益少、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凡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命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

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

既廢寺院、復毀佛像、帝固不佞佛矣、但佛若有靈、必不藉寺院銅像為憑依、佛若無靈、又何寺院銅像之足云乎、此皆僧尼誑惑愚民、作無益害有益耳、廢之毀之、于佛無與也

王景遣張建雄、將兵二千與蜀將王巒、戰于黃花谷、連破之、虜巒及其將士三千八、李廷珪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判官趙玭、舉城降、成階二州皆降、

秦州既克、成階自下、鳳州必不能守矣

唐主喜人佞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先是

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

唐失江北由于詔諛競進政事日亂也豈止疏于防淮哉

帝以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王彥超副之督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

唐主自期終身不用兵追蜀主約共出師制周雖許之而卒無以應之今周師至矣若之何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

人崇溥不食而死

秦州既失李廷珪等兵敗遁還成都蜀主亦置鳳州于度外不復發兵赴援矣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衆情稍安唐主以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皇甫暉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屯定遠李穀等爲浮梁自正陽渡淮連敗唐師

不能扼淮力戰而聽周師爲浮梁以濟宜其敗也

吳越王弘俶遣陳彥禧入貢帝以詔諭令出兵擊唐

唐主屢遣使由海道通契丹及北漢欲與共圖中原今爲周所攻不聞二國以一旅南向而弘俶及王逵均奉詔出兵以掎唐之後矣

帝下詔親征命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以戰艦數百艘越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欲退守浮梁以待車駕帝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 三年

壽州有劉仁贍固守猝不可拔而北軍又不習水戰此穀所以懼而退也可見防江必先防淮

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且駐陳潁俟李重進至臣

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若但厲兵秣馬春去秋來使賊疲敝取之未晚帝不悅

穀意以爲乘輿所莅宜出萬全不可冒險輕進計未爲失所云春去秋來使賊疲敝則猶是王朴之策也

劉彥貞聞李穀退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固止之彥貞不從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度淮逆戰于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唐人大恐

壽州雖固守不下而軍威之振恃此一戰帝平江北論功應以重進爲第一

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都招討使命諸軍圍壽

州徙正陽浮梁于下蔡鎮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于淮營于塗山之下帝命趙匡胤擊敗之

帝攻壽州盡用附近民丁更番迭進使守者疲于拒守別以行營兵擊唐之援兵以絕其望救也

詔以武平節度使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

是時湖南半屬于逵故令其以朗州之兵向武昌以犄唐之後也

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命趙匡胤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走入滁州匡胤麾兵直抵城下暉出戰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

張文禮之叛暉實脅之唐莊宗因以失國後入南唐固驍將也與鳳并擒唐軍之氣益奪已

劉詞薦趙普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趙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十七八匡胤益奇之

此普受知于宋祖之始

帝詗知揚州無備令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令坤奄至揚州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棄城走副留守馮延魯髡髮僧服匿佛寺軍士執之

揚州爲江北重鎮周師已度淮克滁州而揚州猶不設備是棄之也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于契丹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

契丹止能救河東安能救江南哉蠟書即達彼亦必不出師

吳越王弘俶遣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

朗州之兵已拔鄂州長山寨吳越之兵復攻宣州皆金陵之上游而下游復屯戰艦作泝江向京口之勢是時金陵已三面受敵況周主自以大軍駐壽州復以輕兵襲取揚州勢將臨江乎泰州不守通州豈能獨立彥洪所以絕江而南奔也

唐主遣司空孫晟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俾作外臣晟等至上所上遣中使以晟詣壽州城下且招諭之劉仁贍見晟戎服拜于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

唐主初遣牙將王知朗齎書請息兵修好以兄事帝帝以其仍用敵國之禮不答繼遣翰林學士鍾謨工部侍郎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帝仍不答故復遣晟等奉表入見也帝之意必欲割取江北豈稱臣納

貢。遂足動其聽哉。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于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

帝之意但欲得江北之地、俾南唐稱臣納貢、晝江而守、至于自帝其國、非所論也、蓋是時韓令坤已克揚州、勢不盡得江北不止也、若規取江南須俟之平蜀之後、

李德明奏請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許之、孫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先歸、上賜唐主書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德明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

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陳覺等素惡德明、因譖之、以爲賣國求利、唐主斬德明于市、

唐主請割壽濠等六州、但以緣淮諸郡畀周耳、若盡獻江北、則長江之險與周共之矣、故不願也、

吳越將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唐宣潤大都督燕王弘冀、部分諸將爲戰守之備、唐主遣柴克宏將兵救常州、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

湖南兵之攻鄂州者、既爲潘叔嗣所殲、吳越兵之攻常州者、又爲克宏所挫、唐兵雖屢衄于江北、而江南尚可枝梧、故其國未至于亡也、

路彥銖、攻宣州不克、聞吳程敗、引歸、

吳越之兵、至是悉罷、唐主以江南無虞、故再出師以拒周、蓋其所以稱臣割地、遣使屢請者、非徒畏周師之强、實畏吳越之逼也、

唐主命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邊鎬爲應援使、唐將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泰州、進攻揚州、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趙匡胤、將兵屯六合、匡胤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

吳越兵退、則唐之勢張、其用兵分二道、景達以大兵由瓜步濟江趣六合爲正兵、孟俊以輕兵由常州濟

江趣泰州爲奇兵、皆以規復揚州也、使非張趙二將之兵、則揚州非復周有矣、

帝命諸軍攻壽春、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

帝之幸濠州、非徒以久雨也、吳越之退兵、江南之出師、韓令坤之棄揚州、帝應俱有所聞、知江北之地、未可遽得、而壽州有劉仁贍固守、攻拔不易、故暫退休兵、以俟再舉耳、

韓令坤敗唐兵于城東、擒陸孟俊、殺之、趙匡胤、大破唐齊王景達兵于六合、殺獲近五千人、于是唐之精卒盡

矣、

揚州有此兩勝所以不失

渦口奏、新作浮梁成、帝如渦口、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以渦口爲鎭淮軍、帝留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大梁、

帝初自陳州趣正陽、李穀止之、茲欲自渦口赴揚州、質等止之、帝進取過銳、動輒親臨、雖兵精將猛、亦以未遇勍敵、故所向克捷耳、鑾輿順動、應出萬全、二相之言、未爲失也

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

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劉言王逵舊將、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

行逢雖起自草澤、竊據一方、而察吏安民、有足稱者、遂盡得馬氏故地

行逢妻鄧氏、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曰、婦人何知、鄧氏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曰、何自苦如此、鄧氏曰、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

鄧氏賢婦、將以身諫行逢也、其帥僮僕輸稅、欲其不忘爲里正時、代人輸稅之苦、其避居村墅、欲其省刑

耳

初、唐興營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立堡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

帝之伐太原也、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因軍士不免剽掠、以致失望、茲淮南之民、亦猶河東之民也、而將帥專事俘掠、殆有甚焉、以帝之嚴明、而軍政不肅、此弔民伐罪、專屬王者時雨之師乎

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

詔許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

是時壽春既固守不下、而舒蘄和等州、又爲唐將朱元、李平、所取、諸州亦多復爲唐有、江北及淮上之軍、聲勢不接、饋援易阻、揚滁必不能支、故不如棄之、而併力于壽春也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唐主聞之、以蠟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帝大怒、召唐使者孫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帝殺晟并其從者百餘人、既而悔之、

屐之出使也、自謂終不負永陵一培土、至此亦可云
從容就義矣、山東鄙儒安可訾乎。
唐主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契
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
契丹國勢、今非昔比、唐主特未之知耳、受其幣、留其
使、而不為出兵、睡王其未醒邪。
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遣許文稹
等、將兵數萬救之、軍于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又築
甬道、欲運糧以饋之、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奪
其二寨、四年
周軍久攻、其力已疲、唐軍初至、其勢方銳、此轉敗為

勝之機會也、一戰而大挫、全軍為之奪氣矣、城中亟
望糧援、乃烽火相應、甬道將成、而不能出兵應接、宜
其坐困也。
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
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校所執、
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周廷構使求救于夫人、夫
人曰、軍法不可私、趣命斬之、將士皆感泣、
是時壽州城中食盡、必不能支、若甬道成而饋運通、
則士氣振而人心固矣、軍機決于呼吸、景達方駐濠
州、距壽州三百八十里、安能待請命而後出兵乎、以
仁贍之忠勇、而失此一機、或當時別有掣肘邪、其妻

亦巾幗丈夫也。
議者以唐援兵尚強、多請罷兵、李穀寢疾在第、帝使范
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
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
上悅、
穀初止帝親臨淮上、茲乃贊帝親征壽春、誠以其食
盡力窮、必難支久、雖有援兵、而屢敗之餘、銳氣消沮、
不難一舉而挫之也。
帝發大梁、初周與唐戰、不能敵其水軍、帝于汴水側、造
船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後、縱橫出沒、殆
勝唐兵、至是命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

人見之大驚、
北欲攻南、必習水戰、此特小試于淮耳。
帝度淮、抵壽春城下、躬擐甲冑、軍于紫金山南、命趙匡
胤擊唐先鋒寨、及北山一寨、皆破之、斷其甬道、由是唐
兵首尾不能相救、帝還下蔡、唐將朱元、舉寨萬餘人降、
是時唐以景達為元帥、而遠駐濠州、怯懦可見、諸將
惟朱元差強人意、而為陳覺所疑、意不自安、尋即納
降、其餘碌碌、如邊和尚輩、何足當宋祖哉、其敗宜已。
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
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沿淮東走、帝將騎數百、循
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

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
　唐兵之敗固在意中、然第于兩岸追之而中流無水
軍併力亦不能殺獲如此之衆也
帝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仁贍病甚不知人、周廷構
等作仁贍表、遣使來降、帝賜仁贍詔、遣張保續入城宣
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帝大陳甲兵、受降于壽春城
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卧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令入
城養疾、仁贍尋卒、
　柴克宏救壽州未至而卒、可謂以死全勇、仁贍亦庶
幾以死全節、皆死得其時者也、然仁贍之死已遲數
日矣

韓令坤之父倫、干預政事、貪污不法、爲人所訟、令坤泣
請、詔免死、流沙門島、倫後赦還、居洛陽、與柴守禮、及當
時將相王溥等之父遊處、倚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
十阿父、
　庸人因子貴而倚勢撓法、同時乃至十人、豈當時將
相皆犂牛之子騂且角者邪、帝雖因令坤而免倫死、
仍配之沙門守禮、則但以元舅尊之、優其俸給、不令
至大梁、官止光祿卿、仍予致仕、亦可云善處頑父者
矣
竇儼上疏、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莫先宰相、自
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未
得則以趨競爲心、既得則容默爲事、乞令即日宰相、于
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
　南宮三品兩省給舍皆天子近臣、其才品德望、有不
難自達于主知者、若但憑宰相之舉、轉恐未必出于
至公已
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産之半賞之、或親
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
　自首律云、得相容隱之親屬爲之首、同自首法、正與
此同義、胡氏注、以爲親戚相與爲盜、其中有能自首
者則赦之、非是
又累朝以來、屢下詔、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

種、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
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廣穀多、藏之民猶藏之官也、
　五季干戈之際、野多曠土、故令民廣種新田、止徵舊
賦、勸之使盡力墾闢也、蓋世業口分之制久廢而不
可復矣
帝至鎮淮軍、濟淮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有十八里灘、
唐人柵其上、環水自固、帝命康保裔等攻拔之、李重進
破濠州南關城、帝自攻濠州、拔其水寨、及羊馬城、團練
使郭廷謂表請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
　帝攻濠州、唐不能救、殆即割棄江北之漸乎
帝大破唐兵于洞口、因鼓行而東、至泗州城下、督將士

攻城、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帝聞唐戰艘數百艘、泊洞口、
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上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擒
其應援使陳承昭、唐之戰船在淮上者、于是盡矣、
唐非能命將出師以救淮東也、承昭所將者、綠淮郡
縣之兵耳、烏足抗帝之大軍哉、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李延
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
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
孫晟從容就義、延鄒慷慨赴死、均爲國捐軀、而延鄒
幕府末僚、與晟地位懸殊、則忠烈出于天性也、
帝攻楚州、克其月城、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帝自督

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
盡、彥卿舉繩牀鬬死、所部千餘人、無一降者、五年
城亡與亡、彥卿不愧守臣矣、帝以壽州爲忠正軍旌
劉仁贍之節、彥卿忠烈、乃過于仁贍也、
帝使武守琦、將數百騎趣揚州、唐人悉焚揚州官民廬
舍、驅其人南渡江、周兵至城中、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
備、遣兵襲之、拔泰州、王漢璋克海州、以韓令坤權揚州
軍府事、帝至揚州、命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東南隅
爲小城、以治之、
揚州江北重鎭、控扼要津、南通京口、密邇金陵、爲北
用兵必爭之地、唐焚揚州、欲棄江北也、帝以令坤城

守揚州、必取江北也、
上如迎鑾鎭、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
艦數百艘、泊東沛洲、遣慕容延釗將步騎、宋延渥將水
軍、循江而下、大破唐兵于東沛洲、遣李重進將兵趨廬
州、
帝之水軍、先僅小試于淮、至是遂大戰于江、而唐失
其天塹之險矣、
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乃遣陳覺、
奉表、請傳位于太子弘冀、使聽命于中國、時淮南惟舒、
廬、蘄、黃未下、覺白上、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
江爲境、以求息兵、帝曰、朕興師止取江北、爾主舉國內
附、朕復何求、

帝之志得江北卽止、蓋是時西有蜀、北有北漢契丹、
皆鄰國而爲仇敵、王師必不敢渡江而南也、
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十萬、
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畫江而守、惟孫吳可支曹魏、陳失江北、而隋師渡江、
金陵不守矣、唐豈能久乎、
初、馮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己嘗笑
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咨嗟者
旬日、豈如今上暴師數萬于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
眞英主也、延己與其黨、更相唱和、常夢錫屢言延己等、

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

方延已議取中原、不惟唐主樂聞、周黨唱和、羣臣附之者應亦不少、謂爲浮誕不可信者、獨一夢錫耳、至是夢錫之言不幸而中、而唐已失地降號、亡國之兆見矣、後之謀國者尚鑑茲哉

帝謀伐蜀、以高防爲西南面水陸制置使、高保融再遣蜀主書、勸稱臣于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諸將能拒周乎、皆曰、請以死衞社稷、蜀主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既得江北、即謀伐蜀、亦猶司馬氏之欲圖吳先取蜀也、帝何嘗一日忘江南哉、旋因親征河北、未遑西討

耳、若帝必欲加兵、雖稱臣亦何益哉、

初唐宋齊丘多樹朋黨、躁進之士爭附之、及許文稹等敗于紫金山、國人恟懼、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曰、誰可託國者、李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何不舉國授之、陳覺亦以爲言、

是時齊丘老矣、唐國方有累卵之危、乃欲乘機以取大位、多見其貪而愚也、

鍾謨以李德明之死怨齊丘、言于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遂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

謨意非至公、而言殊不謬、

唐主下詔、暴宋齊丘等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陳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李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族于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年六

齊丘老而不死、以待幽囚、蓋有天道焉、使其中年殞喪、何至雉經、

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貸米而不責其償、施異量之恩、以撫新附之民也、

王朴卒、上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不能止、朴性剛而銳敏、才略過人、上以是惜之、

朴與帝一君一臣、如手足之捍頭目也、朴歿而帝旋殂、遂致陳橋之變、國步遽移、假令帝不永年、朴荷託孤之重、宋祖亦安能攘取大物、舉若拾遺哉、

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

欲伐南唐、先取秦鳳、所以折蜀之勢、使不敢東出、欲平河東、先取瀛莫、所以折契丹之勢、使不敢南寇、帝初欲伐蜀、俟取蜀、據上游、以水軍出峽、順流而向金陵、揚州之兵渡江應之、則江南指麾可定、既定江南、然後移兵河北、復燕雲十六州之地、以制契丹、區區河東、失其大援、勢成坐困、取之易于反掌、此帝與王朴之成算也、茲因蜀地險遠、未可驟圖、而北鄙多虞、

亟須經理于是暫罷西討之師更爲北征之舉不盡
如朴之初策已
命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
境柵于乾甯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
通入北境治水通道而契丹不能與爭者一因部落
散處兵難驟集一因夏令已屆暑雨將降胡騎不便
于馳突也
上至滄州卽日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至乾甯軍
契丹甯州刺史以城降至益津關守將終廷輝以城降
上宿于野次侍衛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
其左右不敢逼

帝驟入北境旋以疾南還契丹未聞命將出師也固
足見帝之神武而史所書或過其實
趙匡胤至瓦橋關守將姚內斌以城降上入瓦橋關莫
州刺史劉楚信以城降李重進等引兵繼至瀛州刺史
高彥暉以城降于是關南悉平
帝平關南兵不血刃契丹將吏旣不能戰亦不能守
卽震懾天威當不至是蓋是時已屆仲夏北軍人旣
怯暑馬尤憚雨故不肯入寨而南耳未必非別有狡
謀誘帝深入俟秋高馬肥然後起傾國之兵與之一
決也
宴諸將于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虜騎皆聚幽州之

北未宜深入上不悅趣先鋒指揮使劉重進先據固安
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上不豫而止
契丹兵勢雖今非昔比要非蜀唐所可同日語也常
勝之家難與慮敵帝之銳欲深入得非狃于江北之
每戰必克關南之無城不拔遂有輕視契丹之心乎
諸將之言未爲怯也
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撓
周邊聞上南歸乃罷兵
聚騎兵于幽州之北而馳使北漢令其發兵撓邊蓋
欲俟周兵之至自以胡騎邀其前而令北漢大發兵
以掎其後也使帝深入不止必與契丹大戰于幽州

城下勝負未可知矣以帝之雄武猛將如雲士卒精
練若于此時乘屢勝之勢一戰而大破契丹驅之出
塞則燕雲可復而耶律之氣折矣帝賫志遽歿北宋
繼之因有議和納幣之舉迨遼亡而金源勃興遂釀
靖康之禍而南北復分豈偶然哉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直隸中朝詔報以
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勉事舊君
諒達予意
卻泉州之請所以服金陵之心也
唐主遣其子從善與鍾謨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
脩守備乎對曰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吾與汝

國大藩已定保無他虞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
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
帝之伐唐初非弔民伐罪兵以義動也帝欲割取其
江北之地許責以稱臣納貢耳既得江北則江南易
取王朴之策如是帝豈果置江南于度外哉觀其亟
謀伐蜀可見已機有可乘則以全力期于必得事尚
須緩則以大度示之不疑且既已奪其長江之險彼
城郭要害何足阻吾行師哉此自英雄作用而温公
遽擬以洪範之無偏無黨文王之大畏小懷其猶未
免爲帝所愚乎

上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爲

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爲輔相豈盡由科第邪以仁
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
自朱梁以降權歸樞密宰相備員行文書而已周祖
始專任李穀王朴繼之至是任遇遠出樞密使之上
不由科第不可爲相之說五季干戈之際猶牢不可
破蓋其由來久矣

上疾大漸尋殂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卽位破高平之寇
人始服其英武
帝以英烈爲王峻所忌每沮止其入朝迨周祖有疾
以帝判內外兵馬事而人心安則在藩固非專務韜
晦亦非高平戰勝始以英武爲衆所服也

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
于爲治發奸擿伏聰察如神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
不畏其明而懷其惠然用法太嚴末年寖寬登遐之日
遠邇哀慕
温公論五季之君以周世宗遠過唐莊宗是已竊謂
世宗才略不亞唐太宗所以不能致太平者亦有故
焉太宗承隋末大亂之際雖羣雄並起其實皆盜賊
耳故天戈所指尅日蕩平世宗雖纘周祖之緒而疆
宇本蹙若唐若蜀若吳越皆竊據江湖傳國數世基
固難拔雖以南漢之狂暴而盤踞嶺表未可控搏又
有北漢契丹眈眈焉思乘其後與太宗之時勢異矣

故太宗可以雲捲飇馳指麾而定天下世宗則必遠
交近攻次第經略覷釁而後動見可而後進不能以
一舉成功也又以享年不永佐命文武諸臣亦非房
杜英衛之匹故所就不及太宗之什一耳

宣遺詔梁王宗訓卽皇帝位生七年矣
通鑑書周事至幼主嗣位而止至陳橋兵變宋祖篡
立皆不書爲國諱也

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客使殺
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反
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
唐雖臣事于周而未嘗不私通于契丹也此伐交之

一策蓋契丹之意必以爲唐取其首而獻之周也

受業袁保齡
孫　功田　開田
　　福田　除田　仝校

序

余自少時喜讀漢書因而頗知漢事竊謂春秋三傳以降惟史記及前後漢書三國志備具史法非他史所及春秋久列于經三傳附之未宜僅以史論史記多與經傳互相出入所載漢事斷自太初未能本末悉賅惟班范二書紀載詳實兩京之興衰理亂粲然布列展卷瞭如蔚宗之作誠未足齊軌蘭臺然序次分明文藻華贍自云體大思精殆非夸說學者通經後將欲博稽諸史是必專心二書朝夕研摩得其倫脊而又于其間參觀太史以拓其規模旁通三國以明其書法晉書以下不妨縱目流覽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惟是二書辭旨浩博

有文顯而事隱者有文見于此事詳于彼者有以此事例彼事始明其得失者有以後事證前事始悉其顛末者每于披勘之餘偶有所得輒命筆劄記閱時既久積成卷帙爰以暇日手自編錄名曰兩漢史斷史之爲道將以臚舉善惡明著成敗固一代爰書也讀史者平心斷之而已自慚謬陋知不免以周璞宋石爲大雅所譏亦庶乎管中窺豹時見一斑云爾咸豐三年歲在癸丑中秋佳日秀野亭生黃恩彤自序于知止堂中

漢史斷目次

卷之一
前漢上　高帝　二十二條
卷之二
前漢中　惠帝至武帝　二十六條
卷之三
前漢下　昭帝至平帝　十九條
卷之四
後漢上　光武　三十七條
卷之五
後漢中　明帝至安帝　十四條
卷之六
後漢下　順帝至獻帝　十八條

新甯孫培益校刊

漢史斷卷之一

甯鄉[illegible]石琴稿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前漢上　高帝

陳涉一介細民耳乃當暴秦全勝之時忽焉輟耕太息竊覦非分何也此廢封建之所致也三代以來天下之變恒在强諸侯未有以匹夫發大難之端者豈獨其民氣澑哉蓋自天子以及公侯伯子男星羅碁布防制周密百里之地各置君卿大夫士以撫柔其民而簡其不率此時即有神奸巨猾亦陰受約束而無敢動迨封建廢而天子之勢孤矣爲守令者既不能久於其職復不能自行其意又往往不得其人於是政多苟且而與民

陳涉，芒碭斬蛇

弗親民亦汎汎焉靡所託命倉卒有變揭竿斬木之徒得以羣起而號之此必至之勢也涉見及此故曰帝王將相豈有種乎而項籍亦曰彼可取而代也即漢高亦曰大丈夫當如此矣三人志量不同要其所見一也彼始皇者懲六國之禍不肯建侯以樹兵詎知草澤英雄固已竊睨其旁而思乘其後哉此條並見知止堂集

芒碭斬蛇後世侈爲符應但此乃高帝初起設言以服衆耳未必果有此事即如所云白帝子赤帝子者以五行推之秦爲水德故色尚黑數用六金爲水母故云白帝子也漢與張蒼以爲水德公孫臣賈誼以爲土德迄無定論迨文帝時黃龍見成紀蒼議始屈武帝改正朔

而色尚黃數用五則土德明矣火爲土母故云赤帝子也哀帝時夏賀良始造爲赤精子之讖旋以妖妄伏誅竟西漢之世未有云漢爲火德者至東漢始改爲火德則以光武信讖仍踵賀良之說耳

高帝鴻門之會所恃者獨項伯耳假令伯之說不行羽之意不轉雖百樊噲何益哉蓋是時羽本無害帝之意第范增教之史所記饗士合戰及項莊舞劍皆增爲謀主而羽坦然不以介意故伯得以周旋其間卒脫帝於厄所可異者帝託言如廁獨騎與噲等從間道走歸脫身行四十萬軍中如履無人之境千載下不能無疑或亦伯遣人導之邪

秦漢之際天下大機有三方其初發難以誅暴爲名首唱舉雄者獨楚耳章邯擊殺項梁秦威大振楚勢頓衰使遂乘勝疾攻以全力下楚而後以次加兵諸國此破竹之勢也乃邯以楚兵爲不足慮北渡河與張耳相持於鉅鹿堅城之下紛紜莫決俾懷王得以徙都彭城收集散亡易置諸將迨項羽救趙一戰而破秦虜邯由是關以東非復秦有矣此一機也羽屠咸陽誅子嬰天下已定假令尊事義帝守其成約分王諸侯罷遣就國其勢莫敢先動此七國之形也乃分齊爲三而不王田榮王張耳於常山而不王陳餘遂至挑怒兩雄兵端復起又戕殺韓成以張良資漢高帝因之還定三秦東面而爭天下此二機也楚漢相持智勇俱困淮陰侯破魏下趙連燕代定全齊擊殺龍且南拓地至廣陵當是時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使其納蒯通之計兩利俱存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則南至淮北極邊東至海西控韓魏不難據而有之而漢王畫關以西得全秦之地項王畫淮以南得全楚之地是三國之局也拒而弗聽助漢滅楚而高帝乃得混壹區宇建磐石之宗焉豈非天哉

項羽棄關中都彭城當時說者即咎羽失策淮陰侯亦以爲言此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關中固天府上腴而自古立國所倚賴者人心也高帝入關除秦苛法秋毫無取乃秦民所德也項羽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

新安城南及入關又屠咸陽燒宮室所至殘滅乃秦民所仇也若留都關中新恩未洽舊怨莫解倉卒變生且有肘腋之患此乃不可一朝居者所以決計東歸而智如亞父亦不聞出片言以沮之也且楚漢之成敗豈盡關地勢哉大抵楚所急者戰漢所重者守楚之摧漢在破其軍漢之敝楚在絕其糧夫以項羽之勇楚兵之精未可以力屈也惟有堅壁以疲之斷餉饟以飢之耳蓋羽爲人剽輕善怒怒則起而親將親將則必勝勝則益驕而不顧其後而其諸將又均非漢敵羽一不親將則必敗敗則羽益怒而求戰益急漢於是走險阻以避其鋒樹黨與以分其勢又時時遣彭越反梁地橫擾胸腹

燒積聚以破其家此羽所以百戰百勝卒至兵罷食盡垓下就禽也

楚漢間事機有絶相似者陳涉遣武臣及張耳陳餘畧下趙地耳餘共立臣爲趙王涉怒欲盡誅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臣等家是生一秦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涉從其計韓信平齊請自立爲假王高帝怒罵張良陳平諫曰漢方不利安能禁信之自王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高帝從其計此皆事機之間不容髮者也

楚漢事機相似

漢初諸異姓王

四

漢初異姓諸王多非高帝舊臣其封亦非帝意特一時權置耳有因項羽舊封而不改者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是也有舊曾爲王失國後以功徙封者張耳故常山王後徙趙英布故九江王後徙淮南是也有以自請得立者韓信下齊請爲假王因得封後徙楚是也有初未爲王因將兵定其地就立爲王者韓王信初爲韓太尉擊下項羽所立韓王鄭昌因封韓王彭越初爲魏相國定梁地因封梁王是也其最後以親愛得封者惟一燕王盧綰耳夫王者降帝一等至貴也跨州列郡連城數十子孫世世勿絶大福也而諸公與高帝非有肺腑之戚金石之交也若以功論首推韓信彭越英布次之其人皆具梟雄之姿高帝素所畏忌特一時急仗其力不得不裂土剖符以塞其望蓋當予之之時早思所以奪之矣夫以蕭曹之勛舊張陳之計謀絳灌舞陽之戰功不過封萬戶位列侯彼諸公者竟儼然叨竊大名雄據千里帝之心詎能平哉不數年間次第誅夷同歸於盡乃勢所必至者也若長沙以僻陋幸免盧綰以奸人致敗張偃以公主續封則又當別論矣

高帝矯亡秦孤立之失初封功臣又慮尾大於是悉誅韓彭以降更以子弟代之刑牲約誓非劉不王洵磐石之宗已乃曾不數傳卒釀七國之變何哉蓋所師者戰國之封建非周初之封建也帝本以孤寒崛起宗姓未蕃勢與周初異其封三庶孼割天下大半亦有所不得已也

高帝斬丁公

匈奴和親

五

高帝斬丁公以戒二心之臣後世服其義不知此乃帝英雄作用耳蓋丁公故楚梟將不得已而降帝度其終不爲我用故因而斬之以除後患其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後世爲人臣無若丁公云云特假以爲名耳不然彼項氏諸臣背親向疎悞主賣國罪不容誅者孰有如項伯哉封爲列侯錫之宗姓何也

高帝誅秦夷項屢當大敵瀕於危者數矣乃百挫不撓卒成帝業獨於平城之困不思滌刷仇恥反採劉敬和親之議至欲以長公主遠嫁單于何與曩時勇怯迥殊哉此非力不能也勢不可也自六國迄秦以逮楚漢中國苦兵久矣是時天下初定瘡痍未復而冒頓以梟貔

之姿坐擁控弦三十萬衆其勢方張若力與之角必羣卒解兵連禍結中國將益以大困且帝本提三尺以布衣取天下非有深仁厚澤洽乎人心而漢邦新造方且皇皇焉日不暇給倘釋此弗圖遽欲疲中國以事外夷禍變之作將有不及防者是亡秦之續也帝見及此故不惜摧剛爲柔含垢忍辱一切付之包荒俾中國得以及時休息而我新造邦亦得乘此閒暇更制定法植洪基而固大本此誠帝之大度大略建四百年靈長之祚者也異日呂后當國單于書辭詩嫚樊噲不勝其忿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噲老將習兵其言當非夸侈而季布斥爲可斬猶高帝意也（此條並見知止堂集）

匈奴和親

四皓　六

高帝末年溺惑戚姬因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大臣固諫不聽呂后用留侯策卑禮致四皓而儲位始定後之論者或妄有所疑不知此正留侯眞知高帝而中其所畏也夫四皓安足畏哉蓋帝雖箕踞嫚罵而深知重士故酈生以酒徒而爲上賓陳平以亡虜而爲親臣至自明其得天下之故以用三傑蓋眞知天下輕重之權繫乎士也四皓特篤老就木之人耳使其痼疾煙霞膏肓泉石帝度外置之久矣何必求之數歲不得猶時時懸諸心目間哉蓋四皓皆天下之奇士也觀其對帝言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帝聞此言不禁氣奪而心折矣以己所不能致之天下奇士而太子能致之則其得士可知其得天下人心亦可知故語戚姬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蓋不特畏四人爲之羽翼而畏天下爲之羽翼也孟子有言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留侯知此意矣其以四皓助太子實隱然以天下助太子也（此條並見知止堂集）

母后干政

楚漢士多知兵　七

母后干政外戚擅權西漢之所以亡也究其所由則高帝貽謀之不臧也帝不能防閑呂后以致辟陽之寵穢跡彰聞晩年雖以色衰弛愛而誅韓醢彭倚爲謀主復與計及異日曹參王陵陳平諸人更代作相是不獨以太阿假之直以後事屬之矣故一旦宮車晏駕后即盜移魁柄玩惠帝於股掌不翅嬰孺嗣復臨朝稱制廢立自專公然以審食其爲左丞相留之禁中竟不知恥又分王諸呂以祿爲上將軍產爲相國典兵持衡提挈樞要一時功臣宿將罔弗屏息縮項莫敢誰何斯時劉氏之危甚於累卵使非內有絳侯曲逆外有朱虛東牟恐漢祚之移不俟新莽矣後世不知援以爲戒於是椒房紈袴始以恩澤封侯繼以元舅秉國浸尋至於末造卒釀王氏之禍蓋其所由來漸矣

楚漢承戰國之後士多知兵今按其籌策大抵明乎主客之形者也淮陰侯虜魏豹禽夏說復與張耳移兵攻

趙趙王拒之井陘李左車說陳餘曰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陳餘不聽遂有泜水之敗楚使龍且救齊與韓信會戰高密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不聽遂有濰水之敗英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

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果及於敗故用兵而不明主客之形者鮮有不敗者也若周亞夫之深壁堅守別遣精兵絕吳楚糧道待其飢疲引去始以精兵追擊一戰成功乃善於以主制客者也

蕭相國無汗馬之勞而功次第一當時羣臣不服後世亦以爲高帝私豐沛故人此淺見也相國塡撫關中給軍食固根本俾高帝釋內顧之憂東面而爭天下卒成帝業所謂萬世之功鄂君之論是已然未盡也夫當日漢與楚爭諸將均非項籍之敵其足以制籍者獨有一韓信耳微相國信奚由進故史記於相國世家大書曰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然後書其塡撫巴蜀留守關中功次釐然可見

曹相國攻城野戰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一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至身被七十創可爲壯哉及爲齊相乃師蓋公用黃老術安集東表後入佐惠帝復以飲醇不事事致畫一之歌生平戰功亞淮陰相業比鄼侯後世名臣所號爲出將入相者罕其儷焉夫黃老之術果足治天下哉蓋自六國以逮楚漢天下苦兵革久矣狂馳者不中道而息肩惟其勢也倒懸者不擇人而呼救惟其危也斯時之民勞極而求息危極而求安故從欲順流與之休息以不治治之而天下治蓋公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者非徒術爲之時爲之也故夷吾之

霸齊子產之治鄭蕭曹之定漢皆救時良相易地則皆然

圯橋進履黃石授書後世以爲神怪其實皆留侯寓言也所傳乃太公兵法當時非無此書特侯能心知其意耳至侯晚過濟北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此與從赤松子同意皆寓言也其後至以黃石殉葬每上冢伏臘祠黃石此其子孫非知侯者或知之而不忍拂其意邪

留侯始終爲韓其佐漢定天下特藉手以復韓仇耳高帝知之故待以賓師而不臣也方韓亡秦盛天下無能可乘不得不僥倖於博浪之一椎迨其事不成則超

遁迹於無何有之鄉而未嘗不時時物色豪傑以圖後舉其匿項伯亦以項氏爲楚世將志在報秦也及羣雄並起侯從高帝首勸項梁求韓公子成立爲韓王而已爲司徒侯之心未嘗一日忘韓可見矣是時秦兵尚强而韓王成非命世才難以立國故侯隨高帝入關奮其智勇卒使秦兵破解子嬰屈膝秦昔以加之韓者吾今亦以加之秦侯不大快矣哉迨高帝就封巴蜀侯勸其燒絕棧道蓋惟恐其東面爭天下也詎意侯歸韓而項羽以侯佐漢之故枉殺韓王成是昔之仇爲秦而今之仇爲項也故間行歸漢佐高帝夷滅項氏以報王成於地下其心與博浪何異哉迨高帝稱尊天下已定侯之

志遂矣事畢矣惟有辟穀導引謬託神仙棲身物外已耳故其自稱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强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夫先爲韓報秦侯之所敢言也後爲韓報項侯之所不敢言也然其心事豈不昭然若揭哉與日月爭光可也

留侯始終爲韓後世毋知之若周市者亦魏忠臣也市特大梁一布衣耳非若留侯五世相韓受國厚恩也方陳涉初起使市畧定魏地欲立爲王齊趙復從而推轂市乃堅辭不受迎魏故甯陵君公子咎於陳使者五反卒得迎歸擁立爲王以紹魏後純忠大節詎易於草澤中求之哉迨舉事無成身死秦軍何其烈也若咎者被秦圍急爲民約降約定乃自殺身殉社稷而務恤其民抑亦不媿人君矣

陳丞相學本黃老而好爲陰謀生平六出奇計他不具論最可異者高帝平城之困與冒頓旗鼓相當丞相獨能乘間通謀閼氏是時韋韝毳幕警衛嚴密不知何人爲之介紹且男女既別言語不通不知何人爲之傳譯勿論其計云何作用固已奇矣迨因樊噲之故結怨呂須慮被中傷先請留中宿衛以伐其謀復故爲飲醇戲婦以速其譖夫平爲高祖大功臣位上相乃呂后所忌也今飲醇戲婦溺情酒色足卜其志之無他此后所樂

聞也蕭相國多買田宅以自污而高帝大悅正是此意但蕭尚待客教之而陳反借呂須之譖口以白之詎知譖之乃遠勝於譽之此時爲呂須者已不覺墮其術中而爲之用矣夫當百萬軍中得行其計於敵主之配又能於憂讒畏譏之時假彼怨婦之口以釋猜后之疑此其智術奚翅高出尋常萬萬哉丞相與留侯並稱謀臣即論狀貌留侯如婦人好女丞相亦美如冠玉洵漢初二妙也但留侯事事脫灑丞相事事精密留侯事事正大丞相事事回曲留侯事事可愛而可敬丞相事事可愛而可畏

漢初有兩韓信一爲大將軍封楚王一爲韓太尉封韓

王世皆知楚王信之功爲諸將冠而不知高帝初封漢王從杜南入蝕中是時楚王信尚未知名其首建大謀勸帝還定三秦東面爭天下者韓王信也史記韓王信傳中紀載甚明漢書於韓王信傳仍襲史記舊文而高祖本紀則系諸蕭何薦韓信拜爲大將軍之下一似此謀出自楚王信者其誤明矣

樊將軍鴻門之會世稱其勇然其爲人非直勇也方高帝初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噲首進諫言與留侯之論合帝用其謀於是封秦重寶府庫還軍霸上異日得藉口以謝項羽者幸賴有此而帝亦因以益收秦民之心何其智也蕭曹不及矣及英布舉兵帝臥病不見羣臣噲乃排闥直入以數語回天何其忠也絳灌不及矣迨將兵擊燕帝誤聽讒言使陳平馳傳載周勃代噲幷即軍中行誅一經受詔即蒲伏反接束身歸命何其恭也韓彭不及矣即如淮陰失王託病鞅鞅噲獨跪拜送迎稱臣盡禮詎非心知其冤深敬其能不以盛衰易交哉就此一節亦非常情所及

漢初謀臣張陳而外當推婁敬第一方高帝定都雒陽羣臣莫諫賴敬一言遂徙長安建二百年不拔之業及帝從事匈奴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敬覘悉其情迨平城挫衄首議和親以安中國其益大矣帝賜以宗姓有以也

漢史斷卷之二

甯陽黄恩彤石琴稿

前漢中　惠帝至武帝

史記匈奴傳不載平城祕計但以爲厚遺閼氏故祖諱以意揣之惟班氏載冒頓遺高后書云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䙝嫚極矣及后報書乃云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敝邑無罪宜在見赦何其辭之卑也是時高帝謀臣宿將布滿漢廷即不肯挑衅强胡無難守邊固圉遽令女主作乞憐之語辱莫大焉乃平城祕計諱而不傳而備載此書何也豈祕計之辱更甚於此邪

辟陽侯審食其眞呂黨也乃漢誅諸呂而食其僅以罷相仍不失侯初不解其故及讀朱建傳方知惠帝嘗下食其吏欲誅之賴建說幸臣閎孺爲請於帝而免及大臣誅諸呂食其於諸呂至深所以不及於難者皆建與陸賈爲之計畫也然文帝於是失刑矣厥後淮南厲王入朝直以金椎椎殺食其肉袒伏闕正其三罪自言曰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雖一時暴戾之舉詎非千古大快事哉

文帝寬仁恭儉具上聖之資其從諫之美尤非世主所及帝欲以虎圈嗇夫爲上林令聞張釋之之言而止郎

召釋之驂乘徐行問以秦之敝遂拜釋之爲公車令與
馮唐論將唐譏帝不能用頗牧因言雲中守魏尚之賢
不應下吏削爵帝即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而
拜唐爲車騎都尉之二人者皆殿陛執戟小臣乃一言
之合既用其說復行其賞臣下有不輸忠獻納者哉故
袁盎之言曰陛下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
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欲以致天下賢士
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有以也夫

鬻爵之令人皆知始於武帝不知文帝行之而天下被
其利此其事自鼂錯發之錯說帝以重農貴粟貴粟之
道在於募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如此粟有所渫取有

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帝從其議令民入粟於
邊拜爵有差後錯復說帝俟邊食足支五歲則令民入
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毋收農民租帝悉
從之是以十二年即賜民田租之半次年遂除田租人
第知帝躬行節儉恩施異量而不知其所以能行者則
由於以拜爵收富民之粟即以歲入抵貧民之租正所
謂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不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
地而不乏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迨景帝始
令民半出田租後因歲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
民蓋武帝之賣武功爵已權輿於此矣

文帝之除肉刑乃千古刑法之一大變也肉刑之設三
代其之至秦而愈爲峻酷於是有鑿顛抽脅鑊烹之誅
其勢固已窮而將變漢初定三章之法作九章之律漸
以疏闊至文帝乃始毅然斷然一旦取三代聖王之定
制自我作古掃除定張以加惠宇內此誠帝之大仁大
勇而其事乃自一弱女子發之不亦異哉方緹縈救父
上書其言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
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可謂婉而悲矣然非帝篤愛
斯民實有怵惕惻怛之心亦安能一聞斯言即沛若時
雨普施此異量之恩哉迄今三復詔書至忱痛不可卒
讀獨惜在事諸臣不能仰體奉行乃至定笞法爲三百
五百又不笞臂而笞背箠無定制人且屢更遂至宛轉

呼號死者相枕幸而不死不可爲人當時以爲名輕而
實重要之非帝意也至景帝減笞法定箠令後王因之
屢有折衷於是法乃益輕民以鮮死文帝之遺澤及萬
世矣班史刑法志以爲刑輕則民不畏而犯法者多議
欲行肉刑以復古不知三代之民養以井田教以學校
其慮之甚深而防之最密故其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
偶有犯法又必使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究其致罪之由
而求其可生之路直至情無可恕法不容寬而後與衆
棄之雖加以肉刑不爲濫也後世於教養之法一切以
鹵莽滅裂從事而治獄之吏又不能無所枉抑於其間
圖治者不揣其本乃欲斷支體刻肌膚以壓制其末詎

非文帝所謂痛而不德者哉且後世事事不能復三代之舊而專師其肉刑抑獨何哉善夫孔融之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爲非適足絕人爲善吁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此條並見知止堂集）

文帝時匈奴內侵諸侯强大踰制賈誼所以痛哭流涕也其所言衆建少力以强幹弱支實切要之論漢卒行之又請益封梁淮南而七國之變卒賴梁王扞之諫封淮南四子爲王其後二子俱以反誅何見之明也至請

試屬國欲以五餌係單于班氏譏其術疏故削而不錄及考新書所云五餌者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亦可謂洞達彼情妙于控制者矣後世雄才大畧長駕遠馭之主何嘗不操是術哉

人之好尚不能無偏往往有一念感溺之私至盡隳其平素操持而不能自制文帝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乃至惜百金之費罷作露臺恭儉之德爲兩漢所莫及獨賞賜幸臣鄧通多至十數鉅萬不亦異乎史稱通謹身媚上無他技能此帝之幸也使其怙寵竊權撓亂國紀其爲主德之累豈小小哉然帝雖幸通而丞相申屠嘉因通居朝怠慢召欲斬通帝但使使持節召通而已卒使丞相得伸其威此則帝之明也

七國之變吳王濞首倡邪謀布置亦有方畧其用兵約分三路已與楚淮南諸王合兵西向雒陽入函谷關爲正兵齊趙諸王定河間河內入臨晉關以分漢兵之勢爲支兵燕王定代雲中入蕭關走長安爲奇兵又復南連甌越北約匈奴其鋒甚銳其勢尤大景帝所以納袁盎之策不惜誅鼂錯以謝者誠爲其虛聲所怖也厥後淮南燕王既不從滌齊王後悔自殺濟北王爲其郎中

令所守不得發兵膠東諸王共圍臨淄頓兵堅城之下不解獨吳楚兵鼓銳而前又爲梁所扞不得西故漢將周亞夫得以下吳楚酈寄得以下趙欒布得以下齊匈奴既不敢入邊而東越且斬吳王之頭以希功賞是何也七國雖云合從而其勢不一其謀未堅且一梁足以牽制吳楚一臨淄足以牽制全齊故漢得以坐制其敝三月而收成功不惟順逆之道殊抑以利鈍之形異也是時去漢初未遠謀臣建畫往往用前人遺策田祿伯說吳王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入武關此高帝入秦之路也桓將軍說吳王所過城邑不下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此酈生勸高帝

之諜也鄧都尉說周亞夫以梁委吳深溝高壘使輕兵絕吳饟道俟吳梁相敝而糧食竭然後以全彊制其罷極此高帝取項羽之術也然漢之所以制七國者豈徒以形格而術屈之哉文帝在位二十七年深仁厚澤天下歸心久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此景帝之金城也故徐樂論之曰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强國勁兵不旋踵而身爲禽噫此非徒漢一時之事乃千古之龜鑑也

鼂錯之才之學雖不及賈誼而明於料事忠於謀國乃誼後一人也削諸侯以安宗廟誼首發其謀而錯犯難力行之七國之變使景帝始終任錯所裨益豈小哉乃

入袁盎之譖輒行東市之誅追錯誅而兵不解及聞鄧公言始喟息追根不亦晚乎史載誅錯爰書謂其議令帝自將兵而身居守容或有之至云欲以徐僮之旁地予吳則文致之辭也夫錯方議用兵而無端割地予吳何至矛盾若此哉誼欲以五餌係單于而錯論兵則欲以蠻夷攻蠻夷又請募民徙塞下省徵調之煩後世制勝安邊畢不外此洵萬全之上策哉

周亞夫堅壁昌邑以敝吳楚猶細柳之軍也然其所以藉手成功者則在以梁委之使非文帝豫入賈生之策以親子王梁拓其土宇則勢不足以扞蔽關中彼吳楚且將乘其蠭起之勢鼓銳而前亞夫卽欲堅卧不起何可得哉故七國之破乃賈生先有以制之救焚之術無過曲突徙薪獵獸之功莫若發蹤指示亞夫雖勛高諸將遜賈生一等矣

亞夫守高帝約力爭王信之侯其用意甚深非漢廷諸臣所及卽賈鼂善謀亦止知削强藩而不知抑外戚也使景帝能用其言編諸令甲垂示後昆豈復有五侯之濫恩卒釀新莽之巨禍哉至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是卽賈生五餌之一乃兵機權道非經制也亞夫以爲背主來降侯之無以責人臣守節則失之迂矣夫使匈奴之臣人人爲其主守節於漢何有哉宜帝斥爲不可用也

申屠嘉以材官蹶張由軍功積資格取相位以視蕭曹周陳瞠乎後矣但其居位頗著大節非碌碌者方袁盎見嘉請間嘉對以不受私語盎乃直攻其短斥爲愚相嘉欣然謝過引列上客已屬恒情所難且當文帝時因鄧通侍上不敬召欲斬通及景帝時又因鼂錯鑿太上廟堧垣奏請誅錯夫通固文帝之肺腑弄臣而錯則景帝之腹心謀主也嘉乃持法守正無少回曲直至通叩頭出血上爲請乃解及誅錯不得則悔不先斬以聞遂發憤歐血死固足見漢初相權之重而嘉之剛毅不撓詎得以無學術少之哉

武帝用人別有一番作用他不具論卽其用司馬遷實

有出乎尋常意計之外者帝游晏後庭居中決事用士人則多不便而中人又往往闒冗不稱意遷學貫天人文章爾雅漢廷莫二帝心賞久矣適會李陵之事坐法當刑於是下之蠶室引諸閹寺之班而畀以樞機之任班史稱遷被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蓋刑之適所以任之帝之詔令醞古炳焉與三代同風大抵遷居中爲之屬藁也而恭顯之竊柄實權輿於此

武帝用司馬遷

八

武帝好大喜功事多可訾夏侯勝所以建不立廟樂之議也獨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爲一代右文盛典而征伐匈奴亦不得議其黷武窮兵也漢都長安北與匈奴隣其勢足爲邊患故高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至文景而侵暴彌甚乃至候騎掠甘泉烽火達京師雖屢結和親遺以宗女厚賂而其患莫息也武帝席四代成業強藩削弱無末大之慮士民素附有金城之固於是赫然發憤命將出師深入窮追浮西河絕大幕竭中國兵力大小數百戰前後二十餘載海內虛耗而匈奴因以離困遂封狼居胥渡余吾水斬首以千萬計虜名王貴人以數百計校其戰功周秦以來未之有也故帝下詔有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而其告太子則曰我爲其勞汝爲其逸蓋所以刷先朝之恥遺後嗣以安此誠帝之雄才大略也是以昆邪款塞王庭北徙再傳至元康神爵間而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傾國歸命稽伏稱臣遣子入侍史稱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誼非賴帝撻伐之餘威有以震讋而屈伏之哉

武帝征匈奴

武帝聚斂之術始終凡三變其所以未至大亂者固由文景之遺澤在民亦由屢變法而卒不加賦也其初因府庫之積忿蠻夷之害招徠甌越開西南夷置滄海郡又與匈奴絕和親兵連不解大農告匱於是令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入奴婢者得終身復入羊者爲郎又置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此一變也然猶即文景賣爵之舊制而推廣之固非強民以必從也繼因驃騎再出渾邪來降賞賜亡算而梁楚頻年河決山東普被水災穿渠振飢費以億計於是更造錢幣大興鹽鐵算及舟車又尊顯卜式以風示天下而列侯封君富商大賈莫肯出財以佐縣官于是下告緡之令嚴酎金之罰因而破家失爵者纍纍相望此二變也然亦第欲取富者之有餘以補官之不足其占恡不應者始以法繩之使人人皆卜式則一切之法可省也厥後帝亦知諸法難行於是罷告緡專任桑羊分置鹽鐵均輸官更於京師設平準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俾商賈不得牟利而盡歸於官此三變也班史所謂國用饒裕而民不益賦者也唐之劉晏用此意也

武帝聚斂之術

九

武帝聚斂之術一切皆粃政也所以不至大亂者非徒不加賦尤在不惜鉅費以振饑也元狩三年山東被水民多困乏帝既遣謁者虛郡國倉廩以振之又募富民相假貸猶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費以億計此誠異量之恩非後世所能及而關西新秦中初徙之民漸成土著又足以實畿輔而備邊備則亦非鰓鰓焉徙爲移民移粟苟且旦夕之計也

武帝不惜鉅費以振飢　十
武帝作沈命法

武帝中年以後吏治競爲嚴急而盜賊滋起梅免百政段中杜少之徒大羣數千小羣數百攻城虜掠吏莫敢訶於是遣繡衣使者發兵逐捕誅殺以千萬計猶不能禁此皆帝窮兵黷武掊克聚斂之所致也不正其本乃更作沈命法凡盜起而不發覺及發覺而不悉捕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由是小吏畏誅大吏懼罪上下相爲諱匿以避重法而盜賊益不可制文景之遺澤寖以微矣使非晚年悔禍付託得人不爲亡秦之土崩者幾希

公孫宏以曲學阿世被譏及爲三公布被汲黯斥其詐但其議論有足多者卜式輸財助邊問其何欲則以不願爲官及無冤對上以語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所以杜倖恩之漸其意深矣軹有儒生詆郭解解客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宏曰解布衣任俠以睚眦殺人解不知甚於解知之遂族解主父偃相齊使人告齊王與姊姦王自殺宏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此二議甚當皆本春秋以治獄者也考宏生平可嘉者惟出董仲舒相膠西王徙汲黯爲右內史耳主父奸人之雄求烹得族不足惜也

公孫宏以春秋治獄　十一
衛青

衛青之貴起自椒房然漢之威加匈奴實自青始其功良不細矣漢史本傳所列斬首捕虜大抵據幕府功狀而不及其將畧後世見其位大將軍封侯貴震天下以爲半由外戚恩澤耳及觀伍被傳被與淮南王論青之爲人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待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又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信如所云青之立功絕域詎曰天幸哉且青生平有大過人者三定襄之役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歸或勸青斬建以明威青乃囚建詣行在不敢於境外專誅一也李廣失道自殺青未嘗怵迫之也廣子敢乃銜怨氣擊傷青青匿諱不言二也青貴重漢廷羣臣莫敢抗禮惟汲黯長揖不拜青賢黯數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三也史稱青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

於上夫仁善退讓古君子之沉愛不伐也未易求之武臣顧乃得之外戚哉若以爲和柔媚上之具則苛矣

李廣爲漢名將而志量褊狹其不獲封侯今終有以也卽如廣失職屏居南山下射獵夜過灞陵亭爲醉尉所止此未爲辱也漢法禁夜行故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此其言甚正卽使不醉亦無可訾何仇怨之有哉迨廣起守右北平乃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噫亦太甚矣由此推之其生平睚眦必報可知矣若韓安國受辱於獄吏田甲迨起爲梁內史甲肉袒謝罪卒善遇之庶乎長者之風矣

班氏點竄史記往往不及原文惟所補李陵傳最爲明

審蓋司馬遷坐陵得罪故爲陵傳不便敘其戰功但云殺傷匈奴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而已此引嫌也班氏補傳始詳列其孤軍血戰之功及矢盡援絕不得已納降之故又隱然見其惓惓不忍忘漢之心復與蘇武同傳兩相對鏡以正其不能死節之罪中間情事曲折始末問答慷慨歔欷千載下如聞如見孟堅生平極着意之文亦極稱意之文也

卜式眞長者也與弟分財一無所取獨以牧羊致富弟破其產數分已財以贍之內行已不可及迨武帝伐匈奴式輸財助軍帝遣使問所欲則曰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大哉斯言簪纓冠劍之倫有媿色矣及爲郎牧羊因論治民之道緱氏成高迭彰循績夫豈空言無實者比哉後爲齊相值呂嘉反首執主辱臣死之誼請父子死南越詔所謂義形於色非邪或曰武帝勸助邊而式倡輸募從軍而式首奮雖無所丐請安知非窺意旨以倖恩澤乎曰此猶乎律之議非知式者也使式果有他腸則當其封關內侯位御史大夫銜已售矣志已得矣自當與桑孔比而言利爲保位固寵之謀乃首請罷鹽鐵船算以致忤主左遷又昌言請烹宏羊抵觸權倖更甚於汲黯之廷詰張湯此豈有所爲而爲之乎如式者非徒質直好義抑亦漢廷骨鯁大臣哉

蘇武爲匈奴所留居北海上十九年乃得歸隨從官屬還者九人張騫使月氏道經匈奴中爲所留居匈奴西十餘年因亡走月氏留歲餘還復爲匈奴所留會單于死國內亂乃得乘閒脫歸先後留十三年隨行百餘人還者止二人後世但知典屬國之仗節不屈而於博望侯則第稱其通西域窮河源以爲鑿空而已詎知其畸嵚大節奉使不辱若此哉兩人俱於匈奴中娶妻生子亦相似

吾邱壽王本末俱無足觀獨其與公孫宏議禁民挾弓弩一事最爲切中事理宏議盜賊多挾弓弩吏不敢捕若禁民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

吏捕寡賊其勢必得其言似已壽王以爲所爲禁者爲盜賊以之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於是宏之議詘矣夫懸令甲以禁良民而奪其禦寇之利器彼盜賊者觸令甲而不恤擅利器而莫敢誰何吾恐吏之捕盜未必果得而盜之掠民將日甚一日而益無忌憚也後之君子欲弭盜以安民者慎毋徒師平津之遺策哉

武帝立少子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宏羊受遺輔政其後桀宏羊皆以反誅光擁昭立宣爲漢伊周功無與二身死三年宗姓夷滅獨日磾以功名終世傳忠孝慶

流奕葉非其子孫獨賢家法固殊也日磾之謹厚畏慎他不具論即如武帝遺詔以捕反者馬何羅功封日磾及光桀並爲列侯獨日磾以昭帝幼不肯受封此其慮甚深夫捕何羅日磾一人之功耳光桀無與也乃當日不封迨帝崩後始三人俱封何也故侍中王忽揚言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觀忽此言則知日磾之不肯受封有以也

車千秋以寢郎微末上書白衛太子之冤片言寤主旬月取宰相登庸之速傳說而後一人而已史稱其敦厚有智居位自稱但考其生平方武帝時千秋初視事即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緩刑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不聞他有建白也迨輔昭帝霍光詢以政事則曰惟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千秋之歷相兩朝如是而已蓋武帝居中決事權歸大將軍丞相但取充位無甚重輕昭帝冲幼中外一决於光光置相但取其柔謹易制故千秋得以濫厠其間在位十二年毋有吉祥嘉應數被襃賞晚節安車入朝尊禮殊異中間因議徐仁事忤光又賴杜延年之言而解鼎鉉至重乃得之如此其易居之如此之久且安容容厚福殆千古一人哉

漢史斷卷之三

甯陽黃恩彤石琴稿

前漢下　昭帝至平帝

漢儒好陰陽災異往往以一言之合取重當時亦有用其術以殺身者惟眭孟尤爲不寃元鳳三年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昌邑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因使友人上書以漢帝應求索賢人禪以大位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此妖言也是時昭帝冲幼大將軍專權秉政孟乃傅會經義假託神怪欲建非常以希後福儻霍光有窺覦神器之

心是導之篡也光明正其罪坐以大逆不道立予誅夷其忠誠豈不昭然若揭哉孟爲董仲舒弟子仲舒之學專精於春秋災異弟子著籍者衆乃呂步舒背其師說而仲舒下吏幾死孟祖其師說而躬蹈大戮甚矣學術之蔽也

昭帝皇后上官安女也立爲后時年甫六歲安以謀反誅后年少不與謀故得不廢及昭帝崩后年十四五耳昌邑王賀徵入即位尊爲皇太后因賀行淫亂大將軍霍光白太后廢賀而立宣帝史稱是日太后坐武帳中珠襦盛服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讀奏歷數王淫亂諸不法狀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羣臣奏王當廢太后詔曰可大將軍於是解脫璽綬奉上太后扶王下殿以幼女當大事而能不亂斯亦奇矣宣帝立尊爲太皇太后立四十七年始崩計后自六歲爲皇后十四五即爲皇太后晉太皇太后實近古所罕

宣帝任法而不好儒論者或病其刻但帝最重刑獄所頒詔令多爲後世法有行之至今不廢者如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此即親屬得相容隱之律也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此即年老收贖之律也又如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

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及置廷尉平躬幸宣室齋居決事皆欽恤之大者史稱德侔殷宗周宣洵無恧焉至其謂太子曰漢家自有制度不能純用王道未免雜霸之識若所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何足委任則其言未爲過也孔子之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此言古今之異宜也孟子之言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此言讀書之不容泥也後之末學往往不知古人之意爲書所愚此俗儒通病而漢儒尤甚蓋其初承秦火之後聖教中微一切申韓黃老雜出其間齊魯之士掇拾殘牘轉相授

受學者惟知株守師說怙惉從事於章句訓詁又每挾五行災異爲逢時動主之資及試之於事非迂濶不切即格礙難行此誠帝所大不取也歷觀西京諸儒惟賈誼之通達治體劉向之肅詆外戚奏議卓犖可紀此外有裨當世者幾人哉卽如元帝以蕭望之爲師貢薛韋匡相次柄用之數人者褎然稱鉅儒矣究其設施視丙魏何如哉天下之治亂視宣帝時何如哉數傳而後孔光劉歆之徒以儒術希世取寵而王莽乃得假託周公緣經飾僞拱手攘取神器追思宣帝亂吾家者太子之言何其明也此條並見知止堂集

宣帝中興丙魏並稱名相魏相明於故事似蕭何丙吉務持大體似曹參然其爲政必本陰陽月令相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分主四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吉問牛喘以爲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時氣失節有所傷害此其所見畧同蓋以三公任專燮理漢法每以災異歸咎輔相而是時陰陽五行之學盛行朝廷所重經術首在於是故必假以爲說方足以動上聽而輯羣議其實兩人所以佐主匡時者不恃乎此也

宣帝殺趙蓋韓楊論者以爲主德之累及考諸臣致罪之由大抵自取之也趙廣漢尹京兆漢興以來所莫及但縱客私酤爲丞相吏所逐輒遷怒案劾蘇賢并以他法論殺榮畜事發被案復持丞相婢死曖昧之事欲相迫脅至自將吏卒突入相府召夫人跪庭下責以殺婢并收奴婢十餘人去摧辱大臣逆節傷化誠有如蕭望之所劾者況又賊殺不辜其死宜矣蓋寬饒爲司隸刺舉無所迴避京師爲清乃以久任不遷發憤上書詞涉怨謗又因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正不知其意何居吏議以爲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不可謂盡出文致也韓延壽治郡恩信周洽有循吏之風因爲蕭望之所忌以延壽在東郡時曾散放官錢十餘萬遣御史案問延壽卽以望之在馮翊時散放官錢百餘萬掠治屬吏欲相劾持嗣望之事卒無實而延壽竟以僭上不道坐誅今按其爰書大抵卽本傳所云都肄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但漢家軍禮自有定制恐僭踰之罪延壽不能辭也若楊惲者行能不及三人處甚徙以宰相子告反者得侯失職鞅鞅出言怨望其不保首領何足惜哉

史稱蕭望之明經持重論議有餘今觀其論烏孫之不可恃而還少主論匈奴之不可伐而施仁義論單于敵國應待以不臣之禮皆議論之卓然可稱者但其爲人怙勢而恃才方爲御史大夫則輕丞相丙吉輒與鈞禮并曰侯年能父我邪此非儒者之言也他若沮耿壽昌常平之設駁張敞贖罪之議劾趙廣漢陷韓延壽均致

之死其意以諸人行能皆出已右故或以經義折之或以危法中之其心詎可以對天下後世哉晚節柄用欲退石顯又爲傾邪之鄭朋所㑥卒隕厥身可謂自貽伊戚者矣

元帝嚮用儒術史稱貢薛韋匡相次柄用但究其設施貢禹忠直敢言雖不盡可行而請減宮人輕算賦愼選舉俱切中當時之弊薛廣德以直諫著稱然於帝御樓船輒當乘輿欲自刎以頸血汙車輪已屬爭所不必爭若韋元成之碌碌無所短長匡衡初附石顯迨顯失勢復上書條其舊惡爲王尊所劾卒以越界盜占官田四百頃坐法罷黜晚節不終適足爲經術之辱矣

捕盜爲國家要政而古今積弊如出一轍堪爲喟歎元帝責丞相御史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此卽後世誣陷良民抑勒事主之弊漢吏治最爲近古且當時承宣帝綜覈名實之政而有司惡習已至於此帝乃以二千石選舉不實在位多不稱職歸咎大臣知治本矣

西京諸儒董仲舒最爲醇雅天人三策粹然一出於正他所建白大抵以五行災異爲言匈奴質子一議班氏已譏其迂其切於時事者惟限民名田一議後師丹復祖述之孔光等奏請諸侯王至列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卒寢不行至王莽乃力行均田之法旋以召亂蓋復古之難也宣帝時耿壽昌奏置常平倉而蕭望之以爲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其後置倉平糴大爲民便卒亦未嘗旱也元帝時貢禹以民棄本逐末請罷鑄錢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寸寸分裂禹議遂寢至魏文帝始踵其說見諸施行卒以巧僞滋多復行錢幣夫通經貴乎致用立法期於可行是以賈生建策身歿而效彰家令籌邊費省而事集今諸儒援經立說動輒以古裁今乃當時苦其難行後世行之而徒以滋弊亦安事此紛如聚訟爲邪高帝所謂腐儒宣帝所謂俗

儒非邪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議禮家天子七廟之制所自昉其間昭穆迭毀不載於詩書而詳於戴記大抵漢儒之說也漢時建言罷郡國廟定宗廟迭毀禮始自貢禹未及施行元帝永光四年韋元成爲相始定議宗廟在郡國者勿復修旋議五廟之制以高帝爲太祖之廟世世勿毀太上皇惠文景帝廟皆親盡宜毀悼考廟親未盡如故其時與議諸臣以太上皇爲漢始祖廟不宜毀者平當也以文帝爲太宗廟不宜毀者許嘉等二十九人也以武帝爲世宗廟不宜毀者尹忠也以悼考廟於昭穆非正宜毀者尹更始等十八人也元帝依違一

年始定議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景帝爲昭武帝爲穆昭帝與宣帝俱爲昭悼考親未盡太上惠帝廟皆親盡宜毀於是大禮乃定但禮家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今元成議以太祖四親爲五廟是天子而用諸侯之禮矣洎匡衡爲相元帝寢疾夢祖宗譴告以郡國廟不宜罷意欲復之兼復諸毀廟衡深言不可自爲文禱謝祖宗及諸毀廟主申明不敢踰禮修復之由願以身塞殃告甘墜溝瀆厥後帝久不平諸所罷寢廟園次第修復幷尊武帝爲世宗後世不得議損益之禮衡亦不能固爭迨成帝初立衡復奏請惠景二帝及太上皇廟悉罷之跡衡生平寡所執持其堅守一議始終不易者惟

與石顯比而沮甘陳封賞及匯元成前議建毀廟之制而已嗣是太上皇廟既罷旋復世世奉祠幷復申擅議宗廟棄市之令哀帝初丞相孔光等又以宗廟迭毀之次當以時定爲言下羣臣雜議彭宣等五十三人均與韋匡前議同仍請毀武帝廟於是劉歆議曰武帝南滅百粤北攘匈奴功莫大焉高帝爲太祖文帝爲文太宗武帝爲武世宗禮天子七廟其正法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說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武帝廟不宜毀上從其議歆又上言曰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廟及太上皇寢園廢而爲墟失禮意矣班彪論之曰漢承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制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議毀宗廟後數復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偏定也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此後儒議天子廟制之始故撮其大要畧記於此

宣帝起自閭閻知民疾苦故最重守令之選厥後置相必先令治民未歷郡縣者往往試之三輔其用意甚美

但人才各有所宜亦難概論即如黃霸爲西京循吏之首薛宣所在稱治爲世吏師朱博雖好爲奇譎而威信行於吏民三人志趣不同要之皆良有司也及先後入相霸宣皆不知大體爲上所輕不能久於其位博且以傾危亂政自殺其身誠以才有所限器有所極宰百里理一郡其於師率百寮塡撫四海大小固不侔也故蕭望之論張敞曰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斯言得矣

漢初置相必選列侯武帝用公孫宏始以文學進此漢法之變也猶封爲平津侯遂成故事則仍沿初制也霍光引用蔡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貌似老嫗行步俛僂

光第取其哀庸易制其曰人主師當爲宰相特飾辭耳自此張禹孔光皆以帝師及師子晉位鈞衡尊禮隆備究其有裨於當世幾何哉歷考漢中葉以後師傅卓然有稱者獨一蕭望之耳乃元帝不能聽望之忠言疏許史而退石顯成帝偏納張禹邪説親任王氏而不疑漢祚中衰實由於此

成帝尊信張禹舉朝莫二因屢有災變吏民上書多言王氏專政所致帝頗以爲然密訪於禹禹以爲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其言甚富足以救漢儒依託洪範春秋妄言災異

成帝尊信張禹 章平父子作相

之失非精於論語者弗能道史稱禹爲論語章句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良有以也然而王氏因此益以牢固遂釀簒奪禹之罪可勝誅哉通經所以致用乃不用以扶正而用以濟邪以此而云經術不若舉六藝而束之高閣矣

西漢以儒術父子爲相者惟韋賢及子元成平當及子晏大抵居位碌碌寡所建明故史稱其服儒衣冠傳先王語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惟平當不肯强起受侯印韋元成陽爲病狂讓爵避兄其廉節有足多者竊意兩姓家法大抵畏愼恬退循分奉職故得濟美後先積資格以致高位殉國之臣與保家之主固未可一例論也若平晏攺事新莽封就新公又不足言矣

漢末骨鯁死節之臣不媿輔相者獨有一王嘉耳哀帝嬖惑董賢封賞亡度嘉犯顏極諫乃至封還詔書深有合於持危扶顛之義嗣因大赦請復用廷尉梁相等帝遂因以爲罪下吏詰問嘉從容引對吏不能詰卒死獄中可爲酸鼻嘉自云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而以賢爲故丞相孔光後帝思其言遂以光代嘉爲相考是時光與公孫祿等首以迷國罔上劾嘉而嘉瀕死猶稱其賢在嘉誠厚矣光靦然人面竟代其位而不辭毋亦有媿於心乎嘉傳載光等共劾嘉惟龔勝以爲嘉坐薦相等微薄應以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而勝

王嘉 元后成王氏之篡

傳乃云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由嘉迷國不疑一人之言兩傳互異何也或紀載之舛歟夫以嘉之爲人而可以邪僻目之哉是時丁傅鄭董佞倖盈朝奢淫放縱何事不可以奸陰陽衆庶政而以爲咎皆歸嘉哉勝高節之士與孔光志趣迥殊不應爲此謬言也

外戚干政皆倚母后爲重雖以呂氏之權根株盤互一旦高后崩逝大臣得以起而誅之王氏雖有十侯五大司馬大抵競爲侈靡以第宅輿馬聲色游俠相高志初不在大也哀帝時丁傅用事王氏日疎假令元后於此時奄然殂謝彼莽者方就國恐懼之不遑敢有異謀哉

乃哀帝享祚不永又以私憾誅王嘉罷丁明徒倚一少不更事之大司馬董賢與之狎比內乏維城之寄外無柱石之臣及宮車晏駕賢惶怖不知所爲元后於是復召用莽一以大權付之而新室之勢成矣厥後莽即眞五年元后年八十四乃終身歷五朝坐成外家之簒豈非天哉故元后之壽考漢之妖孽也

漢儒爲學大抵不明於義利之辨能言正誼明道者董仲舒一人而已如夏侯勝教門人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若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韋賢及子元成並以儒學取相位魯人爲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此其意皆以經術爲利祿之途故往往好爲陰陽災異以

蘄多言或中取寵當時末年緯書雜出學者喜其新奇又相與背經而信讖此乃陰陽災異之末流浸淫放失以至於此王莽知天下之所趨重者有在於是假託金縢大誥以經術文奸僞造丹石金匱以符命惑衆甚且遠徵沙鹿近傳元將從容指揮坐移漢鼎迨所謀既遂又欲以嚴刑絕其後豈知在廷國師大儒已有更名劉秀者矣

漢初封建與郡縣並行而諸侯王之權重故王國之相尊於天子之守景帝始令諸侯不得治國天子爲置吏嗣是疊加繩削藩國益輕於是太守之權重故嚴安言於武帝曰今外郡之地或幾十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脅帶諸侯上觀齊晉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其意與賈誼鼂錯相反而實相似蓋後世藩鎭之禍固已肧胎於此厥後欲抑其權於是特置部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罪狀得專誅罰數傳而後太守之權益輕故王嘉言於哀帝曰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乃能使下其意復與嚴安相反皆補苴救敝之策也吁天下至大天子及公卿大夫莫能居中而理不得不分置守令以塡撫其民乃權

重既虞末大難制權輕又恐威令不行無以應倉卒之變王者因時制宜固必有所折中損益於其間哉

自古立國其勢不能不有所偏重以徼一時之利迨利得而害隨之必且矯枉過直而偏重彌甚究之所備在此所患在彼則非人之所能爲也高帝欲藉諸將之助以仆項羽不得不裂地而王之末幾雲合霧集成垓下之功者異姓諸王力也迨天下已定强大難制漸虞丸解於是悉從剪薙一切以子弟代之末幾共誅諸呂卒安劉氏者同姓諸王力也數傳而後寖以驕僭往往帝制自爲驟加繩削遂成七國之變此皆偏重之勢有以致之厥後痛懲其弊於是重抑其權益分其地遂致宗

室日輕外戚日重因循不革而新莽之禍作焉諸呂不能逞志於前王氏得以成事於後者所偏重者異也惟擇術亦然高帝規模粗就節目疏濶惠文與民休息而偏重在黃老景武昭宣儒臣漸進而文網稍密偏重在申韓元成以後始專用儒乃初用黃老而治中用申韓而强末用儒而弱且亂哀平短祚新莽即假經術以盜其國然則天下之治亂固不繫法而繫人哉

漢史斷卷之四

甯陽黃恩彤石琴稿

後漢上　光武

東漢中興之業劉伯升首建義旗泚水一戰新莽震慴功高勢逼慘被誅夷君子壯其志而悲其遇焉雖光武大勛集于河北而其初破家結客造謀舉事皆伯升力也使其于正位之初特詔褒表崇以徽號葬以殊禮詎不足抒九京之憤快義士之心哉乃當日俱不出此第于建武二年封二子為王以其一嗣兄仲後遲至十五年始追謚為齊武公而仲亦追謚為魯哀公越二年乃俱晉為王一切恩澤均依帝兄封王故事與仲無異焉夫以伯升之創大功膺首禍而顧與碌碌若仲者漫無區別乎且更始枉殺伯升固光武之仇也及其勢窮顛殞妻子來歸光武既為之改葬霸陵復封其三子悉為列侯可謂以德報怨矣使死者有知彼伯升者能不為之痛心哉

漢兵初起諸將議立劉氏以從人望齊武王以為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非所以破莽也俟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諸將不從遂立更始其後赤眉立劉盆子攻殺更始而劉永復稱帝于梁為光武所誅卒如齊武王言

東漢之初天下大機亦有三方舂陵初起兵力單寡小

長安之敗勢已不支使遂惶怖束手甄阜梁邱賜不難以十萬之衆進而蹂之將爲安衆之續矣賴伯升會下江之兵併力合勢泚水再戰遂斬阜賜大崩其軍于是兵威始振新莽墜膽此一機也王尋王邑將百萬之衆擊宛先攻昆陽諸將憂念妻孥不知所措使遂散歸各城則昆陽立拔而宛下之兵勢將瓦解是蹈東郡之轍矣賴光武圖畫成敗糾合營部身爲軍鋒所向摧破衆軍乘之誅王尋走王邑累戰大捷于是三輔豪傑聞風響應莽遂授首此二機也光武以大司馬徇河北值王郎兵起州郡騷動道路梗阻形勢危迫使從官屬之計間行脫歸或南入洛陽或西詣長安不爲朱鮪所制必

爲赤眉所虜矣賴耿弇首建大謀邳彤續陳至計兼得漁陽上谷二郡精兵于是破滅邯鄲略定河北威聲日盛而中興之業基焉豈非天哉

高帝初欲都雒陽因劉敬建議即日西都長安論者以爲得地利及光武中興乃不都長安而都雒陽何哉時勢異也高帝初入關即除秦苛法及漢中再舉首定三秦後雖連年東出而蕭何佐太子留守關中勞來塡撫民心歸附久矣且是時天下初定關東諸異姓王跨州列郡雄踞千里勢且難制脫一旦有變中州之地四面受敵不若關中形勢利便足以進戰退守此留侯所以力贊高帝決計從敬策也光武帝業成于河北未嘗西入關也是時更始赤眉迭據長安而隗囂假息于隴右公孫竊號于巴蜀又相與耽耽焉窺覗其旁而思乘其後勢不能以旦夕平也此與高帝時不啻逕庭矣故光武建號高邑遣吳漢率十一將軍降下雒陽因定都以號召天下厥後諸將收復長安戡定隴蜀而雒陽宗廟宮闕規制略備長安兵燹之餘多所殘毀帝方與民休息重復改作于是循周之舊漢遂東矣

兵機猝發移步換形霍將軍所謂方略者固未可以成法拘也王尋王邑以百萬之衆會于昆陽光武第以敢死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遂破其軍此乃以寡擊衆及鋒而用之所謂先

人有奪人之心也及光武擊銅馬于鄡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積月餘賊食盡夜遁追至館陶大破其衆此乃以逸待勞持重以儆之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蓋昆陽之戰彼強我弱不得不出必死以求生鄡之戰彼亂我整固當籌計萬全而坐制其後此事機之異也

用兵各有其機往往有同師古人成法而利鈍迥殊者泚水之戰甄阜梁邱賜以精兵十萬阻兩川間爲營絶後橋示無還心此淮陰背水之陣也及爲漢兵所敗阻水不能退遂致斬溺二萬餘人兩將同時授首則背水之害也延岑李寶與赤眉逢安戰于杜陵大爲所敗寶

遂降安岑收散卒走寶密與岑約使岑還兵挑戰安空營擊之寶乃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此淮陰拔趙幟立漢幟之計也及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則易幟之利也同師淮陰而彼以大敗此以大勝則以阜賜之敵爲劉伯升而岑寶之敵乃逢安耳軍之勝敗固決于將之智愚哉

光武起自兵間深明攻守之略故一時廟算多非諸將所及彭寵圍朱浮于薊帝遣鄧隆救之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謂吏曰營相去百里豈得相及北軍必敗後寵果大破隆軍浮不能救吳漢進逼成都阻江北爲營使副將劉尚別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

驚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後公孫述果出兵十餘萬攻漢別將萬餘人攻尚令不得相救漢戰敗被圍銜枚夜出與尚合軍力戰始得轉敗爲勝董憲圍賁休于蘭陵蓋延往救之帝勅延曰可直擣郯則蘭陵自解延先赴蘭陵拔圍入城憲大兵踵至延懼突出因往攻郯帝讓之曰先赴郯者出不意耳今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攻郯果不能克如此類者殆難枚舉是以馮異上書有云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此非歸功于上謬爲謙讓已也竊謂高祖之才之識有時出三傑下光武之才之識則遠出二十八將上

吳漢圍隗囂于西城光武勅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貪幷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此一事足爲行軍龜鑑夫兵豈必以多寡爲勝敗哉兵多而饋運難繼則乏食而饑饑卒十不能當精卒一兵多而統馭無方則失律而亂亂兵千不能當整兵百且兵者以鋒氣爲用者也勝敗決于彈指勇怯移于轉瞬一勝則怯夫橫劍鋒厲而氣猛也一敗則勇士拋戈鋒挫而氣餒也自古兩軍角逐以多而敗以少而勝者不知凡幾豈不繫乎將之智愚哉故徵兵必先籌餉增兵

不如選將

自古王師之平羣盜未有不絕其糧食持重以坐制其斃者蓋賊初起人自爲戰其鋒未易挫也而所至以擄掠爲資利于奔突難于支久故善戰者因其所短以制之光武攻董憲憲招誘五校餘賊數千人以自救諸將請戰帝知五校乏食勅各堅壁以待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乃攻憲大破之五校入漁陽陳俊說光武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如其計賊果潰散馬成圍李憲于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憲此皆當日方略按冊可考者方赤眉之擁衆入關也號

稱百萬勢若風雨亦既禽更始走鄧禹幾於所向無敵
徒以關中大饑遺民保壁自守無所掠食不得巳引而
東歸於是馮異破之於崤底光武邀之於宜陽麾銳師
以臨殘寇振天威以懾游魂故雖以數十萬衆一旦釋
甲投戈肉袒歸死詎非以飽制饑以整制亂之明效大
驗也哉

東漢初政有扶西漢之偏者封功臣列侯大國四縣餘
各有差視韓彭則儉視蕭曹則豐矣更定百官俸千石
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制大吏裁其
有餘小吏補其不足矣有矯西漢之失者退功臣而進
文吏勛舊賴以保全賢才無礙升擢非復列侯作相矣

西域三十六國遣侍子請都護則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不
以新定之中國從事於無益之外夷非復遠戍屯田矣
有復西漢之舊者田租三十稅一行五銖錢罷州牧復
置刺史之類是也

高帝不喜儒生至云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而光武投
戈講藝息馬論道此非徒志趣殊也蓋高帝承暴秦既
術之後天下廢學久矣帝又崛起阡陌未聞洙泗之教
其厭薄詩書宜也光武少游太學受尚書學有師法而
佐命勛臣多起自諸生恂恂爾雅又是時去西京未遠
天下皆重儒術若非振興文教亦無以新斯人之耳目
而洗濯其心思是以帝於受命之初六合未一方且命
將出師皇皇焉日不暇給而卽於其間建周後祠孔子
起太學置博士首以此爲當務之急焉東京文治之盛
權輿於此矣

光武封功臣大者不過數縣又不任以吏職惟高密膠
東固始三侯與參國議其餘加特進奉朝請而已咸得
保其始終誅譴罕及此不獨帝之善於處置卽諸臣亦
非西漢比也西漢功臣多草澤奸猾之雄往往放縱而
輕犯法東漢功臣半出儒生文吏故雖感會風雲奮其
智勇而束修謹敕多有可稱如鄧禹之篤行淳備寇恂
之經明行修馮異之有功不伐賈復之闔門授經祭遵
之雅歌投壺毋庸贅論乃至勇如吳漢而謹質形於體

貌猛如銚期而信義重於朝廷悍如臧宮而謹信質樸
勤於職事李忠之在丹陽以禮化俗耿純之在東郡既
去見思其餘諸公亦皆恪愼奉法鮮有跋扈用能保持
爵邑流慶子孫良有以也高祖之封功臣也與之誓曰
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噫抑亦大
且夸矣光武之封功臣也賜之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
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敬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又特頒詔書申放縱之戒儆之以臨淵履冰夫以諸臣
之賢而帝之所以提撕警覺者著明深切斤斤焉於剖
符裂地之初大爲之坊以杜其漸蓋其規模閎遠矣奚
翅加高帝一等哉

西漢之初例以列侯作相而光武以吏事責三公功臣抑而不用非徒優禮元勛不忍以簿書相勞苦亦以戡亂用武飾治用文功臣特一時之用而三公任專燮理佐天子致太平未宜以虎臣矯矯厠其間也當時佐命諸臣如寇恂之經明行修名重朝廷賈復之剛毅方直素多大節未嘗不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使其脫兜鍪釋袞冕師率百僚潤色鴻業誰曰不宜乃與蓋延馬武之倫一例置之散者建武三公若侯霸歐陽歙戴涉蔡茂杜林玉況張純輩大抵碌碌未有奇節且多以罪誅頭顱寇賈者罕見其人史稱光武退功臣而進文吏固未免矯枉過直哉

八 光武不用功臣作相 光武躬親吏事

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銅馬赤眉以大衆屢抗王師一旦崩角歸降曠然洗滌與之更始其長安舊臣隴蜀故將靡不蠲釋夙嫌量才甄錄此所以天下歸心用集中興之業者也惟躬親吏事綜覈名實有類宣帝何其寬嚴頓異疏密迥殊也蓋艱難之會以曠蕩爲恩故不惜推心置腹以收攬雄豪宮府之中以勤能爲最故不辭引繩批根以督責郎吏此帝之權也乃至內外羣官自行選舉尚書近臣不免捶撲史稱是時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廷臣莫敢正言則盛德之累不少矣

三公職掌鈞衡任專燮理故陳平不對錢穀之問丙吉私居嫉吏之名其地位本與羣吏殊也光武之待三公直以長吏簿責之耳其下侯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何其嚴且厲也使霸稍知媿怍能一日尸其位乎嗣是韓歆以直言被罪而歐陽歙戴涉均畢命牢獄其餘亦鮮能久於其任者惟馮勤以佳吏進號爲稱職以善自終帝之不用功臣作相蓋有以也然而東京相業欲求蕭曹丙魏不可得已

九 光武以吏事責三公 光武戒厚葬

自始皇葬驪山窮極奢侈漢興雖稍革其弊而諸陵園起邑所費不貲臣下化之飾終往往踰制楊王孫以甘心羸葬用矯陋俗也末季寇亂冢墓多被發掘迨赤眉入長安而諸陵均罹盜刼惟霸陵以薄葬獨完光武目覩其效故於七年下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倉卒乃知其咎此悲士大夫冢墓之被發也二十六年將作大匠以壽陵廣袤爲請帝曰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豈不美哉此美霸陵之獨完而因以傷諸陵之莫保也用是布告天下明示忠臣孝子慈兄悌弟以薄葬送終之義而自制地勿過二三頃不起山陵帝之恭儉明達同符太宗矣然霸陵之所以獨完者豈獨以薄葬哉文帝深仁厚澤洽乎人心千載而下猶且油然生感況近在百餘年間流風未泯赤眉雖暴獨非西京之遺民哉必有過霸陵而觳觫愾慕不忍踐其壟而樵其薪者

矣人主特患不爲文帝耳勿徒計較於陵制崇庳葬禮隆薄鰓鰓焉豫爲萬世後慮也

光武時天下初定羣盜竝起聚散無常所在攻刼此乃赤眉靑犢之餘孽誅不勝誅者也使於此時仍循武帝故事分遣繡衣之使益嚴沈命之法則殺戮必多勢且激而爲變而郡縣羣吏慮干重辟又將相率諱匿巧避苟免馴致盜賊益不可制帝見及此於是遣使曉諭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令守長槪不束以文法甚至畏愞棄城者不以爲負吏逗留故縱者亦置之不問但以禽討爲效惟蔽匿者乃罪之由是更相追捕次第解散魁帥徙之他郡黨輩歸於田里史稱是時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其效可覩矣詎非開國之初務存疏濶以安反側哉

光武解散盜賊
光武損抑外戚
十

光武損抑外戚陰郭族屬位不過九卿此以王氏爲殷鑒也明帝恪遵定制後宮之家不得封侯干政乃至功如新息輟畫雲臺其防微杜漸如此迨章帝而馬防始拜車騎將軍雖以賞破羌之功固與建武初制不合自此以後竇憲閻顯梁冀之徒相與接踵而起矣

東漢外戚樊陰至爲畏愼此固由光武防制周密亦其家法固殊也樊氏始自君雲陰氏始自子方各以溫厚仁孝致產巨萬見重鄉里子孫世其家法是以宏儵則父子濟美識興則兄弟垂休竝能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洵龜紫之典型椒房之儀表也儵弟鮪欲爲子求楚王英女儵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一宗五侯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尙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興辭封爵謂貴人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妻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斯皆深識遠慮何其不謀而合邪厥後鮪果坐楚事覆宗興弟子豐尙酈邑公主竟以殺主被誅父母從坐兩賢之言至斯驗矣

自高帝命天下郡國選材力武猛之士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各有員額常以立秋日講肄課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戰用樓船西漢兵威於是稱盛光武起自兵間久厭武事且悉天下疲耗思樂息肩故建武之初特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而且省都尉之官輟都肄之法是時百姓初離兵革翕然稱便然而戎備自此弛矣數傳而後和熹臨朝政歸鄧氏以爲文德既興武功可廢遂寢蒐狩之禮第以儒雅相高未幾羌夷交侵郡國盜起倉卒徵發士非素習一切取辦黔首囂然手不嫻擊刺之技耳不悉金鼓之節目不別旌旗之色一旦臨敵每戰常負覆軍殺將史不絕書乃至遷民避寇奔北不遑亦足赧矣末年張角之徒懷挾妖僞八州幷發烟燄絳天牧守梟裂不得已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獷悍難制殺良冒功益

樊陰爲外戚儀表
光武罷車騎材官
十一

以大擾偃兵之效至是而極不得不追咎貽謀之不臧已

光武廢郭后而易太子沔不免爲盛德之累然帝所失不在後之廢而在先之立也陰后本以淑質令儀爲帝夙所傾慕至有娶妻當得麗華之歎故起兵之初卽於當成里舍結褵成禮是天立之配也此時安有郭后哉迨帝以司隸赴洛而陰后留新野徙淯陽崎嶇戎馬之間幸得生全脫於虎口亦可悲矣使帝於奉迎之日卽沛然下詔正位長秋母儀天下誰曰不宜乃置陰而立郭何也夫郭后之納實惟更始二年在陰后之後且同爲貴人所以越次得立者以有子耳考是時爲建武二

年陰后於更始元年歸帝旋卽分歸其無子宜也但以時揆之后春秋甫二十有二螽斯之慶正未可量有何迫不及待而遽齒諸嬪御之列哉既而郭后位號已定陰后眷顧方隆以致郭后懷恚不平積成嫌釁於是有廢立之事因母而并及其子不亦悔乎厥後帝待郭后及故太子彊恩禮不衰郭后及彊尤能以義命自安與陰后及明帝始終無間卽兩姓椒房亦各以恪恭奉法保厥富貴論者蓋兩賢之然此特天之有以玉成之耳若遇非其人夫婦父子兄弟之間恐有難言者矣

讖緯之學起於西漢之末王莽因之造作符命以攘取大物此左道當誅者也智如光武受命中興而稱尊建號必援赤伏符末年起明堂郊兆復宣布圖讖於天下何也或當時傳習方盛愚民易惑難曉不得不依託神怪以厭伏人心邪乃以讖文超拜王梁爲司空幾無異新莽之哀章殊不可解

甚矣光武之信讖也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帝特頒詔書深自抑損幷嚴爲之禁至以髡兼屯田之刑杜盛稱虛美之漸何其明且斷也曾不數年因讀河圖會昌符有云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於是按索河雒讖文復行封禪夫封禪之禮不見於經特方士妄誕侈陳福應以誑惑世主求濟其私耳帝既灼然知其無謂及一覩讖文頓喪其生平之所守何其無特操也且讖文虛僞更

甚於封禪以帝之明而信之不疑奉之惟謹何也東觀記稱帝因日食避正殿御廡下讀圖讖以致淺露中風發疾幾殆噫亦惑矣厥後帝諸子如楚王英濟南王康阜陵王延均以造作圖讖潛謀不軌致干罪辟斯信讖之效哉

光武祠高廟不以呂太后配食而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蓋以西漢之亡由外戚外戚之僭由母后而呂后實爲厲階故抑之以示戒是已但非帝之所宜出也以呂后之穢德彰聞誠不足作配至尊母儀後嗣然高祖始終與之敵體未嘗或廢且自升配以來歷西漢二百餘年莫之有改今茲紹統中興舉行大禮而

乃變亂舊章且以子孫擅易祖宗之配非所以崇孝思隆上儀也薄后雖賢敢歆其祀哉厥後永元中章德竇皇后崩太尉張酺等追論竇氏過惡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太后尊號和帝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斯言得之矣

東京功臣以鄧禹爲首但其功殊無甚足錄者勇敢不及吳漢賈復威畧不及寇恂耿弇沈鷙不及馮異岑彭及其杖鉞入關始則避赤眉而不敢擊後乃屢戰屢負盡亡其軍僅以二十四騎脫身歸命亦憊甚矣自古人才各有短長用違其宜鮮克有濟禹一畫策臣耳留諸帷幄運籌是其所長一旦畀以西討重任將二萬之兵

鄧禹 馬援

十四

當赤眉數十萬衆同行將佐又大半庸才無一足膺方面之寄者禹雖善謀亦安能抵掌指揮坐制此百戰必死之寇哉光武固非不知禹者乃用其所短何也使禹而遇高祖固當使之簪筆從容肩隨良平之後必不與黥彭絳灌並驅爭先也

余每讀馬援傳而不禁廢書三歎也援流寓邊陲間關隴蜀識子陽之必敗賓季孟以東歸一見光武即歎爲眞人舉宗委命何其智也西破羌戎遂清隴右南誅側貳克定交州北行障塞烏桓奔走皆以偏師立功絕域何其壯也五溪之役慷慨請行皓首遠征據鞍顧盼乃至壺頭險阻曳足空勞義不圖存甘心殉國何其忠也許玆品第洵足方駕耿馮頡頏寇賈餘子碌碌曾何足倫徒以援自西州既非南陽故人亦非河北舊將孤寒羈旅落落難合初歸雒陽便投閒散迨從定隗囂得來歙疏薦始綰郡符自是功勤日著名位日顯於是有伏波之拜新息之封雖云大器晚成其致此蓋綦難矣方援之屯田上林也上書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三復斯言不覺涕泗之橫集已夫援不惜馬革裹尸但畏長者家兒詎非以疏逖之臣處功名之際嫌疑形迹謗口易騰慮有難以自免者乎卒遭梁松之譖復被馬武侯昱之誣遂致苡薏文犀沉冤莫白名滅

馬援 宋均矯制平蠻

十五

爵絕國土不傳家屬杜門葬不歸墓能勿爲之痛心哉夫以世祖之保全功臣伏波之以死勤事一有讒夫交搆其間竟致恩禮不終九京飲恨然則文帝之於賈生又何足怪乎

中國之於蠻夷羈縻勿絕而已非能禮義約束之更非能威力屈服之也五溪之役劉尚先以進戰捐軀馬援復以阻險病歿方謂蠻勢鴟張必且負固弄兵難以猝解及讀宋均傳始知蠻非難制也特二將志在立功持之過急耳均本以謁者爲援監軍值援卒於師士多疾疫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會議矯制遣司馬呂种奉詔書入虜營喻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羣蠻

震怖相與斬其大帥束手請降均乃散遣其衆爲置長吏而還光武嘉之迎賜金帛原其矯制之罪使伏波計早出此亦何至雲頹朝壘猴猕牛化沙蟲星隕宵營蜿蜒永依窟室也哉

自古人才豈盡以成敗論哉顧所遇何如耳東漢之初羣雄並起而一時佐命多出南陽次則河北豈非遘會乘時攀龍附鳳者乎此外如隗囂者亦人傑也方其起事之初奉漢威靈暴莽罪惡義師雲合多士嚮臻文武兼資隴阺底定固非草澤崛强之所爲矣及更始西京建國一聞徵命束手歸朝其心詎有他哉徒以政亂內訌斬關逃死乃復收召部曲扞寇保疆仍與雒陽信使

頻通遣子入侍固未嘗自絕於漢也嗣因惑諸將淺謀徵更始已事觀望遲疑漸成乖刺乃以區區兩郡抗拒王師卒之北面公孫先蜀受禍豈其初志然哉勢迫計窮挺而走險以至此也夫始拒方望之諫壹意以奉聖公繼納王元之策二心以事光武何其如出兩人邪吁使囂早遇眞人定君臣之分其功名詎出二十八人下哉

劉恭眞長者也初以式侯之子被掠於赤眉旋歸更始襲父爵爲侍中固非有恩遇殊特足以固結其心也迨更始爲赤眉所破窘急請降勢將被戮恭獨傾身扞蔽執義力爭乃至拔劍引吭甘心先死可謂義形於色矣卒得誠感梟狠延聖公旦夕之命及其縊首荒城屍橫野草恭復收藏骸骨免飽烏鳶卒殺謝祿爲之報仇豈非始終一節不以常變死生易其志哉乃光武第赦而不誅不聞褒表反爲更始子鯉所殺何也

光武御將最寬其待功臣尤厚仇若朱鮪不失封侯叛若鄧奉尙思曲貸鄧賈諸公以下往往賞溢於功獨其薄待彭寵有不可解者方光武之徇河北走信都也前無寸土後迫强敵君臣命懸絲髮使非得漁陽上谷二郡之兵大事去矣雖倡義之謀始自耿氏父子而寵之功詎不偉哉及雒陽正位大勳景集從龍諸帥咸得裂地剖符不聞下尺一之詔褒表寵功更錫爵土反納朱

浮之譖遽徵入朝寵書自陳不爲申理以致寵挾功怨望遂萌反側迨叛形已露又不聞特降璽書分別功罪許以自新乃輒加以兵使之勢迫計窮鋌而走險明主之於功臣應如是乎且帝之待耿況亦無以大異於寵其所以不肯俱反者固由志趣不同亦緣內無青蠅之隙而二子弇舒均以將軍入充宿衞弇尤貴幸封侯足繫其心耳不然難保其不爲寵也夫寶融雖以河西五郡來歸然是時天下已定去就不難決也其初亦曾遣一將發一旅以濟王師乎卽帝之定隴破囂亦豈專資五郡力乎較諸漁陽上谷之功殆不可以同年語乃帝旣崇之以上公復優之以殊禮一門兩侯三公主四二

千石恩澤渥厚一時功臣莫與比焉以帝之明之公而俾諸將不免積薪之歎乎其亦有幸有不幸哉

復仇之風至東漢而始盛劉賜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結客報仇殺亭長妻子四人趙熹從兄爲人所殺熹結客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釋之去仇病愈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自茲以後郅惲蘇不韋之屬史不絕書矣推原其故蓋是時郡縣專殺吏緣爲姦而豪猾大姓憑倚吏勢以游俠相高往往因一朝私忿結客殺人或以賕請出罪或以亡命稽誅或以遇赦幸免受其害者積怨莫伸於是瞋目厲兵還相報復而儒者篤信公羊輒援齊襄伍員之

義盛加揚詡推爲高節乃至賢如杜詩亦以遣客爲弟報仇被徵丏匪直紀綱之紊抑亦經術之疏也

卓茂出行有人認其馬茂曰子亡馬幾何時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他日其人別得馬乃以馬還茂劉寬出行有失牛者就寬車認其牛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其人別得牛乃以牛還寬此二事絕相類殆有似乎直不疑之償金雖未爲得中要不失君子之厚若戴封被賊掠奪財物餘縑七匹仍追以與之則不可訓矣

桓譚奏議卓犖可觀其於當時之弊指摘尤切論法令云今決事輕重不齊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入死比可令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則天下知方而獄無冤濫論抑末云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可令商賈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田畝論復仇云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雖有怯弱猶勉行之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家屬皆徙邊傷者加二等如此則仇怨解而盜賊息論讖云天道性命聖人難言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巧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宜屏羣小之曲說

述五經之正義所言皆著明深切且當時緯書盛行獨能尊經抑讖尤足正諸儒矯僞之失然以此觸怒光武遂放廢抑鬱以終夫譚本以博學洽聞爲宋宏所薦乃以鼓琴進以非讖退光武非知譚者也喜其新論忽其奏議何也

甚矣人之愚而好怪也新莽依託讖記造作符命既伏誅矣乃東漢之初此風轉盛何也公孫述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又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自謂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爲主揚病癭欲因以惑衆此皆襲赤伏符之虛誕因而竊據一方窺覦非分曾不旋踵卒就梟夷

何葢之有哉夫述本坐制全蜀揚亦分王眞定欲假神怪以濟其私猶有說也新城山賊張滿特一亡賴子耳乃公然祭告天地自云當王迨被執臨刑始太息以爲讖文誤我不彌可嗤乎然猶知其誤也楊春卿以圖讖事公孫述述破春卿自殺臨命戒其子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脩之以殺身之術爲傳家之業死而不悟尤惑之甚者矣而其子統及孫厚竟相繼以讖學顯

赤眉之亂掠人爲食趙孝王琳兒萌車成涓于恭之屬皆兄弟相代就死賊感其義卒得兩全誠過人之行足以砥世礪俗然亦有不可解者劉平爲母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願歸食母畢還就死賊哀而遣之旣食母訖遂還詣賊賊歎爲烈士於是得釋魏譚爲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以次當烹令譚執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者密解其縛欲縱之譚不肯去願先就烹長公義之衆得俱免夫不幸而爲賊所執末如何矣幸而爲所釋可以已矣乃一則還而就烹一則留以待烹固執硜硜之小諒甘糜鼎鑊以餧虎狠不祥孰大焉而推爲盛節不亦蔽乎

東漢吏績每多粉飾即如中牟三異後世述爲美談但所云蟲不犯境豎子有仁心猶有說也因行阡陌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遽以爲化及鳥獸不亦侈乎光武問劉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在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斯誠長者之言矣充斯類也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屬何一非偶然哉

東漢風俗淳厚士大夫爭以名節相高而朝廷重廉白之操往往特加褒表以風厲末俗是以一時名臣如宣秉王良郭丹吳良之倫並以節儉退讓著稱當代甚至處位優重而草衣糲食妻子困匱固亦有過人者然此特肥遯之風枯槁之致耳若乃膺爵荷祿受福王明其所以報主恩隆國體者正自有在釋此弗圖第縕縕焉素富貴而行貧賤抑亦難爲下矣方王良被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遂連徵不應吁味斯言也豈徒足以箴良之失使諸公聞之毋亦爽然自失矣乎

寗陽黄恩彤石琴稿

後漢中　明帝至安帝

明帝幼卽辨慧及卽位政尙綜覈同符世祖論者不免察察之譏然是時決令分明幽枉必達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永平之政號爲熙洽其尊師崇學尤非世主所及帝師事桓榮恩禮隆渥每大射養老禮畢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及榮病篤車駕臨問並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良久乃去可謂尊德樂道始終勿替者已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豐衣博帶布列嚴廊每讌集則論難衎衎響如振玉乃至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匈奴慕化亦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儒風之盛奚翅高出兩京而已哉

明帝尊師崇學

明帝納諫

明帝性褊好察公卿數被詆毁近臣至見提曳獨其虛衷納諫有足多者帝詔賜降胡子縑尙書誤以十爲百帝大怒召郞將笞之僕射鍾離意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郞貲郞嘗以事怒郞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郞出郞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郞帝卽赦之尙書令宋均刪剪疑事帝以爲有姦收郞縛格之諸尙書皆惶恐謝罪均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均雖死不易志帝嘉其不撓卽貲郞寒

朗考案楚獄辭連列侯耿建等四人朗心知其冤乃上言建等無辜帝怒其持兩端促提下朗曰願一言而死因極言楚獄多冤及考因連染故入狀帝意解詔遣朗出越二日車駕自詣洛陽獄錄囚理出千餘人此皆一言感悟立卽轉圜廟謚顯明不亦宜乎

東漢名儒蔚宗以伏桓並稱而謂桓爲尤盛其實桓非伏比也伏氏自西漢之初濟南伏生傳今文尙書自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東州號爲伏不鬭七傳至儒客居教授遂家東武八傳至理以名儒爲成帝師官至高密太傅別自名學九傳至湛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經明行脩造次必於文德爲建武賢相湛子隆奉使不屈爲張步所害厥後以文學顯者曰晨曰無忌無忌孫完卽獻帝伏皇后之父也爲曹操所害伏氏始衰蓋自周末歷秦及漢以經學世其家者且五百年中間爲帝師爲宰相封侯傳國幾二百年而且再殉國難大節炳著遂與漢祚終始於虖盛矣哉桓榮於西漢之末始以尙書教授晚擢博士爲明帝師於是晉位太常引拜五更恩禮優渥諸儒莫比子郁繼之以經授章和二帝再傳至孫焉復以經授安順二帝三傳至曾孫鸞四傳至元孫典彬俱以經術致爵位著名跡祖孫五世以儒學顯者且二百年在東京可謂獨有一代以視伏氏瞠乎後矣

伏桓累世名儒

西漢春秋之學惟公羊早立學官至宣帝而穀梁繼之左氏號爲孤學傳習未廣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爲諸儒所排事遂中止然其學漸興鄭興陳欽賈徽之徒並以專家著稱當代光武用欽子元之議始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而諸儒議論讙譁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卒左氏復廢章帝特好左氏詔徽子逵入講大義逵言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自是羣儒息喙左氏益顯於世諸家之說短長姑不具論第以左氏羽翼聖經表表古學非假圖讖卒不克與公穀並行士生此時而欲如桓譚之尊經抑讖洵不免方枘而圓鑿矣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答固非信讖者也其言左氏必援讖以證其說則權以濟事不足爲學術病也厥後鄭康成一代大儒猶從馬融考論圖緯乃至臨終猶以讖決之故余以爲兩漢皆重儒術而諸儒所恃以震世而動主者西京則五行災異東京則圖書讖記

自古奸臣竊柄亦有方略往往轉相師承後先同術竇憲當太后臨朝內幹機密出宣詔命以前太尉鄧彪先帝所重而仁厚委隨故尊爲太傅凡有施爲皆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和退自守故薦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此即王莽尊用孔光之故智也憲與莽皆漢賊臣鬼蜮狐鼠自當不謀而合而數公者均以累朝名德受國厚恩當此主少國疑政出房闥不能尊奬王室稍抑外戚之權乃相與低首下心甘就權奸之羈靮而不以爲恥獨何心哉

竇憲一紈袴惡少年耳生平恣睢暴戾鄙詐淺中無足比數惟以得罪太后自請北擊匈奴乃得勒功燕然幾空朔幕孟堅既爲之勒銘蔚宗復盛相誇詡以爲功過衛霍此未爲篤論也武帝時匈奴全盛帝傾中國之兵力財力僅乃勝之衛霍之功良不細矣嗣是匈奴內亂部落分崩呼韓款塞稽首來庭郅支遠遁莫迹顯戮藁邊城宴閉烽候不驚者且數十年中更新莽以迄東漢雖叛服不常要未敢深入爲患至和帝初又爲鮮卑所破遠遁於史侯河西勢極微弱備詳於魯恭宋意之疏而司徒袁安言之尤力故當日之匈奴太異乎昔日之匈奴矣憲將羌胡邊雜之師資耿秉等諸將之勇乘南單于欲圖北徙之便三道並進遠騖長驅遂躪龍庭而蹂雁磧此非憲果有威畧抑亦鎸金石難爲功摧朽腐易爲力也而遽以陵駕衛霍不亦侈乎

竇憲專權跋扈驕縱不法漢廷諸臣如樂恢何敞之倫

倘敢以直言舉正其失而丁鴻尤為深切鴻因日食之變乃上封事以為咎由竇氏歷指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及呂氏王氏為戒雖未斥言其潛圖不軌而所云陰侵陽臣陵君上威損下權盛道悖於下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可謂言無不盡是以帝覽奏感悟旋以鴻行太尉事兼衛尉將兵屯南北宮而竇氏誅矣夫鴻之劾憲無以異乎王章之攻王鳳乃成帝初納章言未幾中變而王氏之勢成和帝深感鴻忠假以事權而竇氏之勢敗此不獨二主明暗不同亦以成帝不能割太后之私恩而和帝先有內臣鄭衆為之謀主也士之有幸不幸乃國之有幸不幸哉

竇氏之罪成於鄧疊之母元及憲女壻郭舉史稱元舉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所記元舉逆謀本屬曖昧且竇氏曾否與謀尤難臆斷參觀鄭衆傳亦紀載未詳初以為疑及讀張酺傳方知當日罪狀本未明也酺本以持正與竇景牴牾及竇氏誅乃上疏曰竇氏雖伏厥辜而刑罪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時不能用夫憲死誠不足惜但未能明正其罪而專任內奄以傾外戚不亦謬乎

東漢風俗大抵崇孝義尚志節重廉讓雖未必悉合中行而不失為狂狷此非獨其士習端民氣厚也蓋朝廷所以砥礪而鼓舞之者有其具也光武初興首徵卓茂尊為太傅嚴光求志不屈其高規模固已遠矣嗣是明帝嘉趙孝兄弟之篤行章帝褒湻于恭之道德褒江革之巨孝靡不徵以安車寵以尊官優以殊禮乃至溫綸嗟歎隆碣表揚安帝稍陵夷矣猶特徵薛包引拜侍中夫此數君子者不過一介之士一節之行耳又皆華首耆艾非有奇謀宏畫禆益國家而諸帝既破格登庸復改容加敬詎非藉以厲世磨鈍鍼偷砭薄聳萬目之觀瞻堅羣情之嚮往哉乎此所由降及衰叔而黨錮諸賢猶相與抗疏露角抵觸奸閹之死靡忒也

和熹漢之賢太后也躬崇節儉損抑外家遭時紛紜乃能轉危為安海內蒙福惟始終不肯歸政安帝為世所譏蔚宗以為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斁之來茲焉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惟國意謂太后逆料安帝昏庸慮難負荷故未肯挈威福之重輕以相畀但杜根上書慘遭撲殺鄧康切諫遽絕屬籍謁廟錄囚勤勞玉趾居然昧牝晨之戒闕復辟之義蓋明德之仁賢呂雉之專橫和熹實以一身兼之卒致釁成嗣主禍烈宗門孰貽之戚哉夫以鄧騭之謹身奉法外戚罕比世稱其賢迨橫遭讒搆憂懼捐生世閔其冤但迹其生平亦有不可解者方騭之西討涼部叛羌也既未嘗身在行間而諸將任

尙司馬鈞又奔北不支輿尸載路並無寸功可紀後以轉輸疲敝徵還朝廷以太后故迎拜隲爲大將軍一切依竇憲故事親迎郊勞錫賚駢蕃寵靈顯赫光震都鄙太后此時何以不聞下罪隲之詔裁異䘵之恩而隲先曾固讓封爵至於五六何以一聞寵命公然受之不辭邪無論竇氏怙侈滅宗足爲鑒戒且憲平匈奴有大功今以失律應罰而憑恃椒房猥蒙上賞獨不有怍於中邪將欲厭王心而塞讒口蓋亦難矣班氏謂霍光之禍始於驂乘余亦謂鄧隲之禍始於迎拜大將軍

東京外戚鄧氏號爲謹敕第太后久持魁柄隲等默不一言惟康首陳讜議以爲宜崇公室自損私權使太后翻然啟悟歸正嗣王退居長樂含飴弄孫豈不休哉乃拒諫不聽反入宮婢之譖遂致削官絕籍放遣歸國何其戾也夫是時宗門貴盛康獨以牴牾自罹咎責幾見者鮮不以愚戇爲譏未幾時移勢易禍過災生一門七人死不以命而康轉得徵爲侍中洊晉太僕以功名善終始知阿指者未爲工守正者未爲拙也方康之爲太僕也因閻賞章賢欲與交章不肯康益重之遂薦入東觀爲校書郎跡其生平固方雅君子哉

東漢名臣多依經讖進身惟郭躬以明律世其家學用法務在寬平治獄多存矜恕値明帝政尙苛察獨能引義力爭保全正復不少竇固北征劾副將秦彭專殺請誅之朝臣多同固議躬以彭專軍別將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王帥於法無罪帝乃貰彭中常侍孫章宣詔失誤尙書劾以矯制罪當腰斬躬以章是誤非故律止罰金帝從躬議蓋庶幾乎張釋之于定國之風當時以躬與陳寵並稱但寵議法律往往傅會經讖拘而不通至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失禮入刑相爲表裏因而援引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三千之文奏請刪定律令約省科比定爲大辟二百餘罪二千八百以符甫刑三千之數削足適屨尤屬穿鑿較躬之守法持正瞠乎後矣史稱郭氏自躬父宏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公一人侯三人廷尉七人二千石侍中郎將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甚

衆詎非積有陰德流慶雲礽哉夫張湯爲西京酷吏而其子安世貴幸封侯遞傳九葉其末孫純奮俱以三公爲東京名臣二漢列侯莫與爲比論者幾疑天之報施有時而爽矣舖觀郭氏致福之由詎非粲然衆著者乎

漢至安帝紀綱漸弛兼之水旱兵役民多流亡因而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此由治趨亂之一大機也當時廷臣惟陳忠見及於此乃上疏曰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致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而州郡莫以爲憂欲採虛名諱言盜賊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隣舍比里更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皆由於此宜撰立

科條嚴加糺罰冀以猛濟寛警懼奸慝斯眞藥石之言朝廷莫能用也曾不數年而范容周生起九江徐鳳馬免起陰陵張嬰起廣陵華孟起歴陽多者擁衆數萬次亦數千羣囚徒攻城邑殺守令甚至建立僞號署置百官江淮大擾命將出師連年始定其故何哉盖以承平日久文恬武嬉平時以小盜爲不足慮相與巧爲掩蔽苟飾目前及其徒黨轉盛叛亂已成始驅烏合之兵猝當蠭起之寇覆軍殺將長患損威此勢所必至者也夫障橫潰者難爲功塞涓滴者易爲力使當日早納忠策頒下州郡禁奇邪嚴保伍別奸良明購賞愼選良二千石董率令長假以便宜授之方畧不以有盜爲負而以諱盜爲罪並不以前此之縱盜爲誅而第以後此之獲盜爲效行之以實持之以堅將小盜止斯强盜息强盜息斯攻盜散攻盜散則大奸亦無自而生彼范容等若而人者其初不過草澤輕黠亡命之徒非有可藉之資可憑之險及其未發而制之一亭長力耳又何至釀成巨患致煩州郡數萬之兵馮滕二將之畧僅乃克之哉

東漢將帥立功邊塞威震殊方者竇憲之擊匈奴班超之定西域段熲之誅叛羌是已憲以元舅之尊帥十萬之衆挾大漢之威乘匈奴之微故得一舉而空朔庭熲將兵一萬五千親冒矢石西摧燒當八種之兵東破先零三輔之寇大小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用錢多至四十四億雖功效暴著其勞費亦不貲矣超初以假司馬出使西域所將止吏士三十六人耳獨能計斬虜使威服鄯善嗣是撫于寘定疏勒下康居破龜茲擊莎車摧月氏誅焉耆奮其智勇濟以恩威於是城郭五十餘國震慴騷汗納質內屬計所須中國之兵惟假司馬徐幹所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和恭等所將兵八百人而已夫以一介之使驅萬里之外孤軍懸絶饋運莫繼乃能以夷攻夷因其兵食卒成大功是以和帝降詔以爲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於虜偉矣哉

甯陽黃恩彤石琴稿

後漢下　順帝至獻帝

張綱年少官卑因見順帝委縱宦官輒發憤上書請割損左右以順天心及奉使廵行風俗又埋輪都亭奏劾梁冀罪惡比諸封豕長蛇宜加大辟何其壯也厥後出守廣陵單車逕造劇寇張嬰之壘曉以禍福感以恩信俾數萬虎狼之衆一旦面縛歸降又何斷也夫嬰等糾黨反叛屢抗王師寇亂揚徐積十餘年罪在不赦而綱遽以便宜蕩其瑕穢安其反側曠然與之更始雖功在南州亦可謂軼出繩墨之外矣使冀挾夙嫌輒風有司劾以縱寇專擅何患無辭乃當日第遏絕其封不聞文致其罪何也或時方厭兵廟堂務存姑息冀之計有所不能行邪然而漢於是失刑矣

東漢諸儒能確然不爲圖讖所惑者桓譚鄭興張衡輩數人而已興知讖不足信迫承光武之問不敢明斥其非譚則直以經義折之然亦第概言其虛誕而已衡乃實指讖所由起以爲成於哀平之際又歷言其與經傳不合之處而斷之以欺世罔俗譬猶畫工惡圖牛馬而好作鬼魅可謂曲盡情僞詎非因順帝本非篤於信讖故不憚爲是云云邪使生建武之世能爲譚之直言抑爲興之巽語未可知也

竇氏始於融而敗於憲梁氏始於統而敗於冀初皆起自河西中以后族貴盛卒以驕溢覆宗其本末大抵不甚相遠但憲之惡非冀比也憲猶有破匈奴之功而冀無有也憲猶知陽尊鄧彪桓郁冀則枉殺李固杜喬矣憲拜大將軍封侯食邑二萬戸冀則禮儀比蕭何增封比鄧禹賞賜比霍光朝會與三公絕席且食邑三萬戸矣憲第宅奢麗冀則大起第舍窮極土木連房洞戸臺閣周通又採土築山以象二崤多拓林苑殆將千里矣憲使客刺殺韓紆之子及都鄉侯劉暢冀則刺殺洛陽令呂放酖殺荊州刺史吳樹笞殺郎中袁著又寃殺郝絜胡武士孫奮等及無辜數十百人矣憲潛圖弒逆其

跡未著冀則以煮餅毒弒質帝矣歷觀兩京外戚淫侈驕盈橫恣暴戾未有如冀之甚者是時天子坐擁虛器如綴旒然使冀蓄莽操之志一搖足而炎鼎傾矣徒以紈袴乳臭苟焉縱欲取快目前無他智畧是以黃鉞一下如翦孤雛此非桓帝之力能制冀亦以冀固不難制也夫椒房親貴內託母后之尊外挾將軍之重根株盤互城社阻深類非外廷諸臣所能搖撼是以憲之罪雖發自丁鴻猶須鄭衆爲之謀主況以冀父子秉國至專且久血屬周親布列津要公卿將校盡出私門中外半其腹心左右爲之耳目若欲別樹勛賢顯加褫奪事機一露禍不旋踵人主無可倚賴不得不於深宮之內謀

諸宦官此單超等五侯所以其成誅冀之功也史稱梁氏誅後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吁可畏哉然自是太阿之柄授之鄒瑞矣

東漢自中葉以降選舉猥雜令長不得其人又多貴戚賓客中官子弟濫厠其間於是吏治日非民以重困左雄疏陳其弊至爲明切所云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戮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此言令長更代紛紜因而肆爲威虐以割剝其民也又云監司項背相望見非不舉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

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此言刺史太守行部期會迫促廉察失真也又漢時郡縣羣吏如功曹掾史三老亭長之屬均由守令自行辟召不命於朝而力能作民禍福故虞經以獄吏平反朱邑以嗇夫尸祝遵斯道者害亦均焉左雄并論之曰鄉官部吏職卑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蓋小吏倚勢作奸魚肉良懦其弊一至於此夫令長親民之官而漢時事多專決權任尤重乃旣不能慎選其人復不令久居其職太守刺史又相與瞻徇濡忍不以時糾發其貪廉勤惰而舉劾之遂致朱爲紫奪白與黑淆及至奸贓發露乃敢公然亡命逃刑追會赦行賄仍得洗滌馭吏如此將欲有司之奉法循理不亦難乎委牛羊於豺狼而責以司牧其效可覩矣民離盜熾厥有由哉

漢至桓帝王綱解紐炎祚微矣而尊禮處士纁帛頻煩蒲輪累駕乃至即家而拜太守遣工而圖狀貌恩禮殷渥有加靡已而徐穉姜肱魏桓之倫乃相與高舉遠引鴻飛冥冥何也詎非以主昏政亂盜賊內訌匡之則力有不能殉之則義有不可因而竄逃江海自完其皭然不滓之身邪穉語茅容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啓處肱告其友曰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桓謂其鄉人曰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

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桓生出死歸於諸子何有哉吁人主內無修身勤政之實外博禮賢下士之名將欲絷白駒之蹤迥青雲之蹋孟子所云虛拘者非耶若數君子者進不輕身以涵危朝退不徼名以羅黨禍庶幾潛龍碩果者矣

東漢舉孝廉往往取諸郡縣之吏士每以艱苦卓絕之行聳動當世史所云以是知名者也夫取人以孝則毀瘠廬墓洵足多也然已有居隧道中行服二十餘年生子五人者矣取人以廉乃至太守而身躬芻司直而妻負薪列侯而逃封不知何往不亦過乎王符論曰今貢士者不復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覽其狀則

德侔顏冉聚厥實則不及中人然則當日孝廉之舉類多名不稱實者矣南郡太守法雄歲終欲舉孝廉以子眞頗知人乃大會諸吏令眞於牖間密占察之遂得散吏胡廣河南尹田歆謂其甥王諶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諶送客於大陽郭遂得門下吏种暠此二事殊相類夫孝廉云者首行義也次經術也否亦以吏積也乃平時憒憒焉漫無區別迨臨時始取決於其子與甥之一盼不知眞諶操何藻鑒遽能定臧否於俄頃邪卽使所舉果賢已不足訓況聽受書屬者邪吁此左雄所以有限年覆試之議歟

東漢重舉主　五

東漢最重舉主仕至同官不敢均禮至有三公就列隔以雲母屏風者蓋朝廷亦重違其意也而士之報恩尤重王吉舉桓典孝廉後吉以罪誅典棄官收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向苗舉桓鸞孝廉苗卒鸞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孝子之奉親不是過也非惟舉主也郡縣吏之於守令亦多竭節以事之者廉范爲鄧融功曹融以事徵下獄范變姓名爲廷尉獄卒侍衛左右盡心勤劳融病歿范復身自將車送其喪歸葬畢乃去公孫瓚爲郡上計吏太守坐事徵瓚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太守徙日南瓚遂辭墳墓隨之南去遇赦得歸宵陽王犍詣闕訟縣令之枉十上公車幾陷大辟臧洪之於張超不惜殺身以殉之雖貞臣之事君殆以加也夫舉主誠不可忘至於廬墓終喪則過矣長吏誠不忍負至於背公死黨則非矣然而東京以後此事罕聞

皇甫規　六

東漢羌患最烈屢寇三輔朝廷命將出師覆亡相繼初以爲必有奸黠酋豪爲之渠帥搆煽其間及觀皇甫規傳方知皆由邊將撫馭失宜有以致之如規所言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聞甚至戰士暴骨原野軍資輸致權門以此而欲制勝安邊何可得哉及規以中郎將監關西兵乃廣設方略大著威信舉奏長吏貪殘不奉法者於是羣羌聚義相率歸降以數十餘萬計西垂略定旋爲宦官所惡誣規賂羌致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乃上書自訟以爲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以宮姬鎭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將有何罪其言可謂直而盡矣夫急則資其力以定紛紜緩則棄其功以殉左右此馭將所忌也使桓帝當日專以西事委規假以便宜而責其功效則段熲之師不煩再出矣

竇憲竊柄而袁安任隗折其萌梁冀擅權而李固杜喬守其正常侍亂國而陳蕃竇武摽其鋒此六君子者皆奉公死節之臣也乃袁任卒以自全李杜不保首領陳竇不免族誅何哉蓋竇太后雖不能裁抑諸弟有時爲

正論所屈故憲深恨安隗而終無以害之固喬既以持正與冀牴牾迨議立清河王尤惓惓爲社稷計冀雖積怨亦不過後先策免而已未幾劉文事起於是清河王死而李杜幷及於難斯亦所遇有幸不幸也武挾后父之重蕃居鼎輔之尊內倚中宮外仗羣賢以之翦除閹寺如孤雛腐鼠耳乃舉事之先蕃輒露章陳奏使之驚疑武既誅管霸收鄭颯而不以時定反出宿歸府以致曹節王甫輩得以竊節奪璽矯詔發兵挾天子以號令指麾部署略定而武始稱兵向闕由外攻之冒不避之名以徼一旦之倖衛太子不能得志於江充況如武者竟貿貿焉蹈其覆轍邪其敗宜矣武既被誅蕃乃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持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大呼欲何爲乎噫此非遇之不幸而謀之不臧也

西漢父子作相第稱韋平東漢則累世合衡殆難枚舉而袁楊爲尤盛袁氏之爲三公者曰安曰敞曰湯曰逢曰隗楊氏之爲三公者曰震曰秉曰賜曰彪幷以名德尊顯見重累朝遂與漢祚終始及考其本末方知袁非楊比也袁良明經作吏始自平帝時至孫安而大貴楊喜自高帝時以功封赤泉侯三傳而敞爲丞相又五傳而至震是袁氏第顯於東漢而楊氏早盛於西漢矣袁氏之有安猶楊氏之有震清忠亮直足相頡頏此後袁氏之堪以繼安者惟敞而已湯尚廉謹不失家法逢隗孫孫乃倚中常侍袁赦爲內援安之風節掃地盡矣而楊氏自震以降代以純白著稱秉之祛三惑無異震之凜四知也賜之詆佞幸無異震之斥嬖寵也彪生不辰屬當傾覆而發權閹鉅萬之贓折奸回遷都之議亦可謂無忝厥祖較諸逢隗相去烏可以道里計乎是以安曾孫閎見家門富盛兄弟驕奢慨然興歎比諸晉之三郤降及紹術遂覆厥宗而彪以一身崎嶇卓操催汜之間盡節衞主屢蹈危機卒以物望所歸不忍加害迨當塗受禪猶得以禮自全雖脩爲才累庸足訾乎

黨禍之作始於牢脩之告李膺而成於朱並之訐張儉皆誣也然亦各有以致之諸君子處穢濁之朝觥觥自持不阿權貴行芳志潔洵有拔出流俗之外者乃至盛相標榜譏議公卿已不得爲無罪矣即以二事衡之張成善風角占知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收捕送獄果以赦免膺竟殺之於是牢脩之獄起矣夫殺人者死捕之是也違赦專誅不亦過乎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張儉爲東郡督郵劾覽及其母罪請誅之覽遏絕章表儉於是破覽冢宅籍没資財由此結仇於是朱並之獄起矣夫宦官不法劾之可也虐及枯骨不滋甚乎膺是時綰符京輦當官行法雖過猶有說也若儉者一郡吏耳既未受命於朝亦無由自達於主遽欲拔城社之巨姦仆貂璫之近嬖位卑言高力小謀大

宜其及矣乃不自揆度輕發難端遂致清流受禍瓜蔓株連上自薦紳下迨韋布命塡牢戸者百有餘人其死徙廢錮復六七百人衣冠文章溘焉垂盡爲儉者既不能慷慨引決以謝天下又不肯束身就獄與李杜同死鳥竄鼠伏屛息偷生反致過宿留止之家居身滅族復以數十百計誰生厲階至於此極使儉稍知愧憤施何面目自立於天地間邪乃黨禁既解徐返舊廬久之被徵入朝尸官衛尉獨何心乎以視范孟博之爲人猶蘭艾也

國家之事有垂成而忽敗遂至決裂不可收拾者此乃人謀之失而非天之有所靳也陳竇謀誅宦官事垂成

何進　皇甫嵩

九

矣所以卒受其禍者以未能悉收禁兵歸於掌握致曹節王甫輩得假以爲資也何進以元舅之重亦既誅蹇碩代領西園禁兵又自以兄弟部曲及外兵合而蹙之所謂龍驤虎步高下在心其勢與陳竇異是時諸常侍黃門均罷還里舍詣進謝罪計絀智窮第叱武士次第收縛須臾決矣乃遲疑不發致張讓等得以關白太后仍復入直未幾遂有嘉德之變進既被誅宦官亦同歸於盡而漢祚隨之屠沽斗筲洵不足與共國家大事哉乃蔚宗概以委之於天不亦謬乎

東漢之末在廷諸臣兼資文武足以匡時定亂者惟一皇甫嵩耳嵩與董卓共擊破王國朝廷以卓爲幷州刺史令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兄子酈勸嵩討卓以除凶害嵩以專誅不可言之於朝此尚不失爲持正及卓專權廢立逆節彰露忌嵩將兵在外乃徵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長吏梁衍說嵩迎立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此誠撥亂反正之大機不煩再計決者乃束身歸朝懸命虎口以僥倖萬一之生不亦憊乎王允誅卓既使嵩攻郿塢滅董氏李傕之亂不以軍事委嵩而專任呂布亦可怪也

漢末名將皇甫嵩而外次推朱儁儁圍黃巾於宛賊帥韓忠乞降諸將欲聽之儁以爲海內一統與秦項之際民無定主不同若受其降無以懲惡此議甚正迫急攻

朱儁　兩漢世臣

十

不克儁登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賊今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若徹圍俾賊自出自出則意散破之必矣遂解圍忠果出戰因擊大破之此誠洞見敵情深悉兵機者夫以儁之威名智略使與陶謙約從連盟糾合山東諸帥扶義而西以掃除奸猿輔翼弱主拯救殘黎眞時雨之師也彼李傕郭汜輩方將惶怖救死之不暇敢執旗鼓抗顏行哉乃計不出此一聞徵召即釋甲歸朝謂軍吏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夫獻帝制於賊臣危若朝露所須尺一皆傕等爲之耳儁豈不知而以爲天子詔邪厥後傕汜相攻奉使和解遂被刦質憤懣以終惜哉

漢重世族士大夫往往能世其家故西漢名臣後裔每
多顯於東漢如張良六世而得晧賈誼九世而得逵申
屠嘉七世而得剛蘇建八世而得章韋賢五世而得彪
鄭崇八世而得康成杜延年五世而得篤馮野王三世
而得衍又如張超出自留侯韓稜出自弓高酈炎出自
廣野此外世吏二千石號爲著姓冠族者殆難枚舉詎
非以流風餘澤家法固殊而朝廷篤念舊勛登進較易
用得蟬聯鵲起世濟其休哉

漢初丞相權重所請事無不從至武帝居中決事於是
政歸中書而丞相之任漸輕中興以後天子躬親吏事
國之樞機王之喉舌進退誅賞一由尙書而已三公之

所以異乎衆職者不過得專辟舉而往往出自中旨不
能自由位雖尊重權已不屬故陳忠以爲有名無實乃
遇有災異仍依故事策免罕有久於其位者冤哉夫假
天樞於閹豎輸斗柄於婦黨而選用輔臣但取清慤柔
愼循分守職之人無事則充位備員有變則俯首引咎
近習尸其功鼎鉉受其過此所由紀綱日紊而百職不
脩也

漢外吏惟郡守爲尊初時但以丞相史分刺諸州武帝
嫌其權輕乃更置刺史太守秩二千石而刺史秩僅六
百石王人雖微諸侯之上此春秋法也其職以六條刺
舉不法非條所問即不省蓋設刺史以分太守之權而
不得侵太守之職且傳車周流非有定鎭特一直指使
者耳成帝時議者不明設官本意但較爵秩以爲卑不
統尊於是改置州牧專官統理諸郡而太守之權益輕
夫太守領支郡尙虛其權重而擅專刺史典方州詎不
慮其末大而難制此措置之失也光武見及於此故罷
州牧仍置刺史宣布六條一如舊法並省減盡詣都奏
事但因計吏以聞用息煩擾中葉以後政出房闥綱紀
撓毀而外無群吏職貢惟虔詎非强幹弱枝控制得宜
之明效歟洎乎靈帝入劉焉之議於是更置州牧以爲
足資鎭壓故焉據益州擅造帝服嗣是袁紹取冀輙下
制書劉表鎭荆僭行郊祀魏祖資兗遂搆皇業漢祚之

殄禍基於此矣

自古英辟變法將以矯弊顧法立而弊乘之昧者以爲
弊生法外而不知其恒相因也光武懲新莽之竊柄而
因以盜國於是大權獨攬一切不以假人三公則奉合
承教而已功臣則衣稅食租而已宗室外戚均不得與
聞國政蓋所以尊主抑臣强幹弱枝用矯西京元成以
降閹千旁落之弊明章紹統遵而勿改乃至九重親理
簿書乘輿躬録囚徒勤政之美邁古罕聞然而柄歸獨
操勢漸孤立一旦宮車晏駕或嗣主孩提未臨九五或
皇儲失育迎立宗藩朝無柱石之臣內乏維城之寄不
得不以威福之重假之中宮擁戴之勛歸諸近倖此勢

所必至者也夫女主臨朝未宜與士大夫楚楚相對必且引肺腑以參帷幄藉熏椽以司傳宣漸至口銜天憲手握神樞城社憑依遂成專擅縱恣不禁跋扈隨之此又勢所必至者也是以中葉以降內官外戚盤互交訌始因外戚之橫而資內官以圖之繼因內官之惡而資外戚以制之卒之內官足以圖外戚而外戚恒不足制內官遷盛遞衰旋得旋失延至叔末而椒畹貂璫同歸糜爛奸雄乘勢遂移龜鼎此皆弊之相因非法能禁者也雖然亦有天焉歷稽東漢諸帝自明帝以下年多不永章帝三十三和帝二十七安帝三十二順帝三十桓帝三十六靈帝三十四加以前星屢墜皇統三絕母后稱制幾成故事由是外戚內官之勢成焉然則國家將欲建不拔之基固當慎簡輔弼廣樹賢震動恪恭祈天永命哉

三三

序

昔陳壽作三國志而裴松之爲之注志所未備以注補之故論者以松之爲壽功臣竊謂松之非知壽者也松之論壽書以爲銓敘可觀事多審正是已而病其失在於略時有脫漏不知壽書之略略所當略也注所引書壽非不知之特削而弗書耳非脫漏也史家之例有書有不書一斷以義而已今裴氏繁徵博引而寡所取裁非惟不知壽亦不知史也世之鄙儒不能博觀全史但株守朱子綱目之說往往以帝魏寇蜀譏壽之失因而併議資治通鑑以爲司馬溫公病不知通鑑作於北宋北宋之得國無以異於魏也而又甚焉魏祖尚有扶漢之功宋祖第有篡周之罪魏祖篡漢於數十年之後宋祖篡周於一旦夕之間溫公爲北宋之臣若不以正統予魏何以爲太祖地乎予魏實予宋也綱目作於南宋南宋之立國無以異於蜀也而有不及焉蜀主未嘗稱臣於魏宋主固已稱臣於金蜀主專任武侯而魏畏之如虎宋主枉殺鄂王而金輕之若屬國朱子爲南宋之臣若不以正統予蜀何以爲高宗地乎予蜀亦予宋也故溫公與朱子非必所見不同所處之時異也然皆以異代之臣修異代之史故可以牽行其意而左右之耳若壽之所處則極難焉壽本蜀人蜀亡而入仕於晉欲尊蜀乎是心存舊主而貳於晉也欲抑魏乎晉之統固

一

受之魏者也魏非正統是晉無所受也是晉之三祖均將擯諸僞朝也（晉鑿齒作漢晉春秋貶魏尊蜀以爲晉受漢統意以譏切桓温耳其援共工吳楚皆曲說也且是時晉已南渡與蜀正同故不復以貶魏爲嫌也）壽以羈旅之臣處孤危之地乃敢奮其筆舌不避嫌疑獨不爲家族計乎故壽之尊魏抑蜀有所不得已也然其爲書簡而不漏詳而不贅尊魏而不揜其惡抑蜀而不沒其實諱晉而不滅其迹微而顯曲而直隱寓夫褒貶而顯示夫懲勸動有合於春秋之書法焉眞良史哉余嘗謂壽實以正統予蜀著之爲論已然未盡也山居多暇每取其書翻覆觀翫偶有所得輒命筆劄記久之始彙成一編名曰三國書法計分十卷非敢云億則屢中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云爾咸豐七年歲在丁巳秀野亭生黃恩彤自序於知止堂之南軒時重陽後三日

目次

卷一
書名　目錄
卷二
魏志　武帝操
卷三
魏志　文帝丕　明帝叡
卷四
魏志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卷五
魏志　妃后　諸臣
卷六
蜀志　二牧
卷七
蜀志　先主劉備
卷八
蜀志　後主劉禪
卷九
蜀志　諸葛亮子瞻
卷十
蜀志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楊戲

凡例

一是書所錄陳志原文均有關予奪書法者非此不錄
大事亦錄

一是書節錄原文其不聯屬者俱空一格聯屬則否

一是書所錄原文不增減一字惟於諸葛丞相傳中補
入後出師表據裴注也

一是書所錄詔策有加刪節者如魏公九錫之類其褒
稱功德皆夸侈之辭無足錄也又如廢齊王芳廢高
貴鄉公髦之類其增飾罪狀皆污衊之語不可錄也
故但存其事而削其文

一是書所錄表疏有全行登載者如羣下尊先主爲漢
中王及先主上書漢帝之類名正言順公義炳著陳
氏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所以深予之也故備錄
之以明書法

一世俗流傳三國事蹟如曹操及身未篡先主伐吳非
策託孤失辭之類幾於萬口雷同茲均就當日情事
一一辨之

一陳氏作志尤措意者先主志及諸葛關侯傳耳茲廣
錄原文分段注釋以發明陳氏之意

一關侯忠義彪炳寰宇歷代疊有褒崇　本朝躋諸顯
祀與　文廟並重然非詳覈陳志不知侯之功在季
漢至爲奇偉也是書於侯頗有發明

一是書第據魏蜀二志以明其書法若吳之爲國陳氏
已擯諸僭僞之列故不復論論其目錄而已

三國書法卷一

甯陽黃恩彤石琴稿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三國志　目錄

三國者何魏蜀吳也志者何著之於册也猶記也書也遷史稱記固史稱書此稱志義同魏蜀吳既三分天下各自立國矣不謂之三國不可也不一其國亦無從正其統也先魏者何尊魏也魏則何爲尊之晉受魏統尊魏實尊晉也且以存漢也自初平元年訖建安二十五年皆以獻帝紀年雖空名虛器有若贅疣而漢固未嘗亡也然則何以不書漢漢名而魏實書漢則沒其實也魏之太祖意中無漢久矣此二十五年漢未嘗亡而直書曰魏不予以存漢之功而明著其無君之罪也吳之立國先於蜀次蜀於魏者何亦以存漢也山陽廢而昭烈興爲漢猶未亡也若吳之爲國割據耳矣僭僞耳矣故擯之於後也

魏志　武帝操　文帝丕　明帝叡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魏稱帝者何予其爲帝也名予實不予也魏之帝受之漢晉之帝受之魏晉之受魏無以異乎魏之受漢不予魏帝是不予晉帝也姑予以帝之名有所不得已也史家書帝之事例曰本紀而不敢斥其名今不曰本紀而名之曰操曰丕曰叡則固不予其帝也三少帝但稱王公者何廢也

蜀志　劉焉　劉璋

蜀先二牧者何著蜀之始也爲先主驅除者也焉牧蜀實據蜀也絕於漢矣璋不能自立而附於操固漢之亂臣也且蜀亦卒非璋有也先主取蜀而漢統賴以不墜焉權而不失其正不必以取諸同姓爲嫌也

先主備　後主禪　先主甘后　後主敬哀后

稱先主後主者何不敢以帝予之也壽本蜀人而仕於晉是時蜀爲晉併後主歸降壽不敢帝蜀明矣後主不稱安樂公仍稱主者何予其爲主也魏之三少帝不稱帝吳之三嗣主不稱主稱魏之妃稱皇后蜀則去皇稱后吳則但稱夫人夫不稱皇者嫌於魏也猶稱后者別於吳也后爲帝配予其后仍予其帝也王肅云漢總皇帝之號有別稱帝無別稱皇皇是其差輕者也蜀志之去皇稱后亦是此義

吳志　孫堅　孫策　吳主權　孫亮　孫休

孫皓　孫破虜吳夫人　吳主權謝夫人

孫亮全夫人

吳先列孫堅孫策者何權襲父兄之業也權始書吳主者何吳至權而國始定不得不以主予之也三嗣主第書姓名者何權已稱臣於魏矣雖未納土吳非權有子孫不得爲吳主也堅以下皆削其僭號正名也仍書於本志者不沒其實也堅妻吳夫人冠以破虜者何尊漢也袁術表堅行破虜將軍固漢帝所命也若權若亮妻

則第曰夫人而已矣

三

男師閔仝校
受業袁佺齡

三國書法卷二

甯陽黄恩彤石琴稿

魏志　武帝操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書太祖者何魏之太祖也目錄不稱皇此稱皇者何魏史舊文也曹爲參後固漢之世臣也騰閹而參之胤絶矣嵩不得爲參後也他傳記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此云莫審其生出本末者何疑之也猶陳琳檄所云乞匄攜養贅閹遺醜之意也疑嵩所以深

一

誣操也

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書操之爲人也機警而濟以權數任俠而出以放蕩行業安在乎直一無賴子耳所以相漢而卒爲漢賊也

年二十舉孝廉爲郎

以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之紈袴惡少年而忽有此舉乎孝耶廉耶常侍孫太尉兒耶固必有以致之矣此微而顯者也

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

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

書拒芬等者何予操也君子不沒人善可予則予之卓遂弒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

書起兵者何予操也董卓弒逆人人得而誅之操舉兵誅卓爲漢討賊也義也始書年何操之有事於天下自此始也

初平元年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

書拒紹馥者何予操也廢立大事非臣下所敢言拒之誠是已吁使操始終一節詎非漢之純臣乎奈何再拒人而卒躬自篡也予之亦以媿之也

二

三年　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

書操始得兗州肇魏基也是時兗州刺史劉岱爲黃巾所殺濟北相鮑信倡吏民迎操操之領州固非天子命也直自領之耳亦不請命於天子也

四年　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書吳之始也吳之立國匪直先於蜀並先於魏矣曰受袁術使者非天子命也然自是江東非復漢有矣僭也僞也

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夏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多所殘戮

書兩征陶謙何志在併徐也操貪而無厭兗徐接壤得兗則望徐也初征以謙與宣同逆誣之也謙長者卒不錯以徐州讓先主肯隨一妄男子反乎（謙卒斬宣）復征以復父讎託之也嵩死久矣（後漢書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何以至此始復讎且初征何以不云復讎也託之復讎以快其殺戮而已矣書之以著操之不仁也（後漢書併兩征爲一不及此之詳實）

二年　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

書操始受天子命牧兗也操之牧兗且四年矣至此始書天子拜者先直自領之也

建安元年　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

操以天子遷都於許由是假其名號以順討逆太阿之柄操得而持之矣此特書也

三

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
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
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前書太祖屢矣至此改書公者何大將軍司空皆漢
三公故曰公也操在許挾天子以自重稱公所以厭
於天子也以大將軍讓紹者何畏紹也非誠讓也紹
在外操在內天子之事操實專之讓猶不讓也
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
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
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書來奔爲先主危也先主非依操也歸於天子也固

已入操彀中矣以操之猜忌知先主英雄既聞程昱
之謀而卒莫之殺非能容之也亦非果欲收之爲己
用也王者不死蓋有天命存焉天命者何人心是已
三年　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　進至下邳
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
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
聚衆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
海以委焉
書禽布降霸者何著操之定徐州漸逼青州也至是
而操跨有河南之地西通關中東連海上矣故次年
即從事於河北

四年　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
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
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
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
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靑州破齊北海東安留
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
書袁曹搆兵之始也是時羣雄略盡天下大勢決於
袁曹袁勝必滅曹曹勝必吞袁不容以兩立也紹欲
攻許固知曹之不能一日忘河北也操智足料紹故
先軍黎陽示以聲勢分遣臧霸入青州以窺其後于
禁屯河上以當其衝仍分兵守官渡以制其要紹未

至而操先應之故能以弱敵强而卒破紹也
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
北過公遣劉備朱靈邀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
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
書遣爲先主幸也董承之難將作矣先主不出庸得
免乎
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
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
書謀反書伏誅何魏史舊文也舊文何以不削曰不
必削也當時承等實以謀反誅削之則沒其實也且

操之所謂反者反操耳非反漢也何以知非反漢曰蜀志詳書之矣其文曰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足徵承等乃奉詔誅操先爲所害魏志所書謀反實誣之也至是而操無君之心不可復掩已

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書公自征者何著操之憚先主也先主羈旅孤危而爲操所憚乃甚於紹有以見其眞人傑也（後漢書田豐說袁紹曰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此其時也紹不能用）

六

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　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　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此特書也操得河北而魏業以成自破紹始也

七年　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

書袁氏內亂之始也紹廢長立幼故死而尚代尚乃小子也於是譚擅號擁兵亂將作矣

九年　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生禽配斬之鄴定

書操定鄴取冀州也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

操之欲冀州久矣曰天子以之實自以之也自是操恆居鄴委漢帝於許都視若弁髦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　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　守壺關城

十一年　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荆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書操之取冀州兼取并州也

七

十二年春二月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　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

書大封者何罪專擅也爵莫貴於列侯乃不請於天子而直以令行之無君之罪孰大於是次年又書論荆州服從功侯者十五人亦此例也

北征烏丸　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　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

書操之并取幽州也紹至是無種矣操至是益無忌

矣文年卽有丞相之命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書肄舟師者何將南征也
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書罷三公置丞相者何操欲爲丞相也三公鼎貴而
丞相專尊御史大夫特丞相之亞耳甫置而卽以操
爲之然則非漢罷之置之以之也操自罷之自置之
自以之而自爲之也託諸漢焉耳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
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
書操之取荆州也先主至是幾無立足之地矣操見

八

取荆州之易也於是更有吞吳之意
益州牧劉璋始受征役遣兵給軍
書受征役者何惡璋也璋以宗室擁大藩坐視主弱
國危而不之救乃因操取荆州內懷震懼輒屬役若
僕妾然君子之所惡也惡璋所以予先主也
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
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
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
書遂有江南諸郡者何幸之也非徒爲先主幸爲漢
幸也漢之宗室人傑獨有先主耳乃崎嶇戎馬奔走
西北數千里間卒不能得尺寸之地是時天下大勢

駸駸乎折而入於操而先主亦將老矣今得荆州以
爲取蜀根本蜀存而漢賴以不亡故曰爲漢幸也亦
壁之戰權實賛先主以兵不書權者何權畏操觀望
所以敢戰者恃先主也其不惜以荆州姑予先主者
懼操復至而以先主塞其衝也
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
屬爲丞相副
凡書天子命者皆假之也非天子命也操爲丞相而
以子自副固其權也漢既置御史大夫爲丞相副矣
名副實不副也丕乃眞副也丞相有副自丕始也魏
之篡漢操計之熟矣乃猶遲疑而不敢取至丕則舉

九

若拾遺焉書丕兆漢亡也
十七年春正月　天子命公賛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如蕭何故事
書如蕭何故事者何操由丞相進爲相國也漢初置
相國後罷置丞相何故事則皆相國之禮也此魏公
九錫之漸
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衞國頓邱東武陽發
干鉅鹿之癭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
易陽以益魏郡
書割十四縣以益魏郡者何操欲封國於魏故益之
以自廣也孰割之操割之也

十八年　夏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
命公爲魏公　又加九錫
操至是遂受魏公之封矣地包十郡禮隆九錫侈矣
哉是時操會上書固讓削而不書不予其讓也僞也
嗚呼自王莽創爲九錫操踵效之而後之奸雄簒竊
人國行之若條格然實操作俑也夫操雖不臣較諸
後之公行廢弑猶爲此善於彼而君子首惡操者惡
其作俑也
十九年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
赤紱遠游冠
書加禮者何操欲王也所加皆王禮也
十
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
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
伏法
書漢皇后者何正名也以尊之也尊之則胡爲坐之
操坐之也承被誅而帝恨操承固奉帝詔圖操也前
書謀反操誣之也后書辭何以醜惡因罪狀操故操
以爲醜惡也孰廢黜之非帝廢黜之而操廢黜之也
何以死弑也弑何以不書嫌於晉也魏弑后耳晉直
弑帝矣於高貴鄉公書卒則伏后書死宜也以后故
而誅及兄弟則后之死於弑不書而書也
二十年　十一月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

書取益州者何著蜀之始也蜀存而漢不亡所以深
予先主也璋旣役屬於操張魯降而巴中并爲魏有
矣書取書遂據幸之辭也
二十一年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
書進爵者何由公而進也漢自諸呂後未有異姓爲
王者有之自操始也王者帝之漸也將復進也操欲
王久矣至此直自進之耳是以天子之詔策及操之
上書三讓皆削而不書也僞也於後改公書王從其
實也
二十二年　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
蹕　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
十一
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
書僭物殊禮者何著其僭也行天子之事服天子之
服子爲太子操已公然簒漢矣只欠一禪耳然則操
何以不遽禪曰操之意亦亟矣徒以是年先主遣張
飛馬超等屯下辨次年吉本耿紀等倡義攻許又次
年先主破夏侯淵於陽平斬淵而關侯虎踞荊州兵
力盛强圍曹仁禽于禁誅龐德威震華夏操至欲遷
都以避其銳夫宗藩人傑稱兵於外忠義遺老發難
於內固操之所大懼也操老矣更事熟而慮患深其
不敢遽禪有以也且其意以爲天子之事天子之服
吾旣兼而有之矣禪不禪等耳禪則天下將被以惡

名而盍與問罪之師不禪猶得挾天子以濟其私而
假空名以號令於天下故操之篡漢無俟於禪也操
之未受禪無解於篡也然則操果不欲禪乎曰孫權
助逆關侯遇害操之患紓矣固將禪矣而天奪其命
焉是以不及禪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
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
將嚴匡討斬之

書反者何爲漢反魏也予其反也何以明其爲漢反
魏曰本等皆漢臣也而王必實丞相長史則魏臣也
必乃操之腹心舊吏爲操將兵守許因以伺察漢帝

十二

者也攻許而燒其營是反魏也漢臣自御史大夫以
降官非不備也其心知有魏耳吉等獨能反魏以助
漢事敗而身殉焉不愧漢臣矣備書其官而係之於
漢深予之也

二十四年春正月　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
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
備因險拒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操於是失漢中矣

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
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

書獲禁圍仁者何著關侯之功也先主駐漢中以窺

秦關侯出襄樊以向許獲禁首魏名將以次斬龐操
之膽落矣敢議禪乎

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
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

書孫權上書自效者何罪黨惡也權慮關侯破魏後
不利於己故與操通謀潛師以掎其後也書南征未
至者何畏而不敢進也亦猶司馬懿拒諸葛但堅壁
而不戰也晃非能破關侯也權遣將襲取荊州故侯
師潰而自破焉使侯大義不伸於天下者權之罪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

書傳首并書王崩者何惜關而快操也操所忌者關

十三

侯耳今以賊權助操慘被梟裂天其不祚漢矣乎乃
首至而操即死若侯之靈有以褫其魄焉此天下萬
世之所共快也王何以書崩著其僭天子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强盛
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
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
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
之人超世之傑矣

評操但著其乘亂而起破袁紹而成魏業其迎漢帝
遷許都事之大者而不一及焉有以見操但欲假天
子以濟其私意固不在漢也曰鞭撻宇內曰矯情任

算而姑許以明略最優誠以操特奸人之雄非帝王之器也曰抑可謂者極不滿之辭也

男 師閔 仝校
受業 袁佺齡

甯陽黃恩彤石琴稿

魏志 文帝丕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

書丕但舉其生年官閥而已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葢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言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云云茲俱不書不予之也

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

書嗣位者何襲父業也是時漢帝遣御史大夫華歆奉詔策授不書側之也僞也

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

書改元者何丕改之也魏王嗣位漢帝改元漢聽於魏也僭也

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亘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書黃龍何將禪也奸雄竊國必假託神怪以誣天而
惑衆新莽之丹石金匱操是術也飈死久矣乃於四
十五年後借登之口傳飈之言又援渺如風影之橋
亡以證之多見其妄也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
書白雉何黃龍之例也雉之見否誠不可知且旋集
旋舉固已翱翔滅沒於亡何有之鄉矣而縣輒敢上
言者知丕之樂聞斯言也且未必不風之使言也是
時賜田租牛酒大酺告廟均削而不書惡其侈也
六月辛亥治兵於東郊庚午遂南征
書南征何著丕之無父也操死未朞輒於盛陽之月
二
動無名之師伐不寇之國是無故而以壘經即戎不
孝孰大焉丕之南征非南征也以兵挾禪耳故行至
曲蠡而反也
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
書大饗何譏非禮也丕是時自以爲高祖之幸沛光
武之幸春陵矣設伎樂百戲父死之謂何
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
書鳳凰者何白雉之例也皆風之使言也丕圖禪亟
矣白雉能毋化爲鳳凰乎
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
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册曰咨爾

魏王云云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
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書至曲蠡者何著其逼也逼漢帝使速禪也是時丕
在軍中不禪則兵不解也猶錄禪册者何存其迹也
魏禪晉册不錄册非漢帝爲之丕自爲之也李伏許芝稱說
圖讖及羣臣勸進者累數萬言丕上書固讓累數千
言何以概置不書削之也魏之代漢名禪而實簒也
託於禪以避簒之名又僞讓焉將以欺天下後世尤
君子所甚惡也君固讓之臣固勸之皆僞也是以削
而不書也裴注乃一一詳爲補錄失陳氏筆削之義矣
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
三
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
書受禪也其文止此而已告天之文削而不書者何
不予其受命於天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
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
都有事於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
帝降爲公漢至是亡矣先主不稱尊號何以奉宗廟
乎
二年　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
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
書奉章者何權稱臣於魏也官爵殊禮一如操之所

得於洩者將以縻權而權卒不可致也自度不能爲丕下而姑臣焉而旋貳焉而卒叛焉使彼得以討叛爲名而加兵焉權亦失策矣哉

三年　閏月孫權破劉備於夷陵

此先主之敗於陸議也權告捷於魏故書

七年　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鎭東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丁巳帝崩

書司馬受遺詔者何兆魏亡也宣王者何追尊也不書名爲晉諱也然則何以不書帝曰晉受禪始尊懿爲帝於魏志不應書也

四

明帝叡

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

書破吳何懿之禦寇功也

太和元年　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書破新城何懿之討叛功也威名於是日重矣

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遣大將軍曹眞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

此諸葛伐魏之始也書曰大將予之也諸葛爲蜀主奉辭伐罪堂堂之陣正正之師允副乎長子丈人之任焉故予之以大將也予則何爲書寇邊曰魏史舊文也舊文何以不削曰不敢也其不敢奈何曰晉之三祖世爲魏將而與蜀敵尊晉不敢不尊魏尊魏不敢不寇蜀寇蜀不得不寇亮也凡書蜀入寇皆此例也眞遠非諸葛敵街亭之戰馬謖特以違節制取諸葛自以糧盡引還耳曰大破者夸辭也是時魏主露布天下茲則削而不書也裴氏輯之注中非知陳氏者

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眞遣將軍費曜等拒之

書圍陳倉何報街亭之役也

五

四年　秋七月　詔大司馬曹眞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　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眞等班師

書伐蜀何報陳倉之役也師未出境而以雨罷不成伐也畏蜀也

五年春　三月諸葛亮寇天水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

伐蜀之師未出而諸葛又至矣拒之者何將戰也何以不戰懿不敢戰也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

書龍見者何志妖也龍爲君象不飛於天而蟠於井幽辱之象也以後屢書龍見井中皆此例也叡不知

恐懼以答天戒乃以妖爲祥臨觀不已又改年以應
之天之所棄也未幾叡死而魏亂矣

二年春　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
典護喪事　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
陽公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備書山陽葬禮者何予魏也雖奪其位猶得善其終
焉抑亦不失爲厚也自茲以降禪代之主大抵求爲
獻帝而不可得矣噫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
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

書堅壁拒守何爲晉祖諱也何諱諱巾幗之辱也諸
葛兵入而懿率諸軍以拒衆寡非不敵也何爲但堅
壁拒守乎但者止辭也夫以主制客必時出銳將奇
兵先登陷陣乃足挫其鋒耳未有止於堅壁拒守者
也懿非諸葛敵畏而不敢出稱詔者所以自文其怯
也然懿自揣非敵而固壘以老蜀師雖智勇如諸葛
卒不能進則固深於兵者也

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
應會亮卒其軍退還

書不應者何不敢應也會者何適逢其會也天不祚
漢諸葛無祿故懿得坐收不戰之功耳不然則軍不
解矣魏君大夫能無盱食乎

景初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　秋
八月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
首於京都海東諸郡平

書懿之定遼東也於是威加海外矣

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
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
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

書叡以後事屬懿者何罪懿也懿三世舊臣受恩深
矣顧託之重諄諄若是曾不數年而少子安在乎爽
安在乎

男暉閒
受業袁詮齡　仝校

甯陽黄恩彤石琴稿

魏志　齊王芳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書養子者何譏亂宗也人主無子則宜以宗藩入繼未有養子干大統者此叡之失也或以芳爲任城王楷子兹曰莫知其由來者何疑之也亦猶前志書嵩曰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也操之嫡胤至是已絕矣

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

並書二輔者何其權均也

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

書以懿爲太傅者何陽尊之實奪之權也猶持節統兵者何未遽奪其兵也爽忌懿而稱詔以行之釁自此始矣

正始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　五月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

書征蜀者何爽欲樹威於外也爽專魏政既內奪懿權矣而蜀者懿素所畏也是時諸葛既歿非昔之蜀矣故爽悉師西出僥倖一戰之勝則將侈然以爲功出懿上焉而不虞師出之無功也書引還恥爽也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

先書謁陵者何爽兄弟悉從也何以免懿所奏也懿奏則芳何爲遽從挾以兵不得不從也懿之欲甘心於爽者久矣何其出而中發焉故不及防也

戊戌有司奏收黄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何晏鄧颺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

爽就第五日而張當之獄興焉收當以陷爽也有司之奏懿使之也廷尉之付懿付之也考實者何刑求也又者何株連也曰與謀曰通謀者何事無左證但

誅其意也借張當之口陷爽等以滅族之罪而因以誅鋤異己焉自是大權一歸司馬氏矣

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

書讓丞相何僞讓也僞讓則何以止曰止猶不止也懿之威震主矣丞相之命芳有所不得已也懿既擅誅一大將軍而斬艾朝望若屠羊豕然孱兹幼主直股掌間物耳太阿之柄懿獨操之矣何必藉丞相以爲重乎據其實而不欲居其名此其所以讓也故曰僞也然則懿果止乎曰暫止耳非竟止也遲之斯受之矣其卒不爲丞相者死不及待也

三年　四月丙午聞太尉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

司馬宣王東征淩五月甲寅淩自殺六月彪賜死

書東征淩者何師之有名者也淩以人臣而謀廢立其死宜矣然淩之意則以爽誅後曹氏日弱司馬氏日強芳實幼闇不能制懿故欲擁立長君以安社稷耳其名逆也其意忠也

秋七月　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衞將軍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

懿死而師繼爲司馬氏之勢成矣

六年春二月　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

書連及皆伏誅何罪濫誅也大臣者何司馬師也不名何以知爲師曰師爲大將軍今欲廢而易之以玄是以知爲師也是時廷尉獄辭誣豐等以謀反玆但書謀廢易大臣何著其實也直筆也

三

三月廢皇后張氏

緝誅踰月而后廢坐父廢也非芳廢之師廢之也廢后卽廢帝之漸也

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云云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於齊以避皇位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

后廢數月而帝亦廢矣師以豐緝等廢已之謀后與帝均與聞焉故廢后因並廢帝所以報也書將謀者何直筆也春秋之義人臣無將也師以臣廢主其言不順必假太后之令行之故以聞也聞則太后何以遽出令迫於師也何迫曰魏志詳書之矣注見裴此不書不敢也

高貴鄉公髦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已丑公至於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

四

公入於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儐者請曰議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於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志於魏諸主舉書其美此書髦美後亦不無德言善舉者何罪司馬氏也使其果有忠於魏之心才如髦者自當左右夾輔以奬成令德共享榮名乃不出此而專權震偪釁積惡彰卒致成濟之變此非髦之不君而司馬氏之不臣也然髦以宗支沖幼入繼大統朝有權奸不能韜潛光耀遵養俟時而乃於迎立之

初輒自表暴以招嫌忌亦非自全之道也是時百僚
陪位欣欣而師若昭者不翅芒刺在背矣髦之不終
已兆於此
正元元年冬十月　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
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
此卽所謂蕭何故事漢曾以之寵異操者師以策立
故有是命是時髦立且一年矣始論師功而加禮焉
師得毋觖望矣乎
二年春正月乙丑鎭東將軍毋邱儉揚州刺史文欽反
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　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
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五

儉貳於師者也其舉兵以誅師爲名師以爲反髦未
必以爲反也儉誅而師益橫矣
司馬景王薨於許昌二月丁巳以衞將軍司馬文王爲
大將軍錄尚書事
書昭之繼師一如師之繼懿著司馬氏之專魏也然
則髦胡爲以之曰司馬氏之勢成矣髦雖魏主擁空
名而已權不屬焉昭欲爲之髦不得不以之也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
名假黃鉞
兩書加禮者何昭欲之也師不能驟得者昭遽得之

并得乎師之所不能得焉髦之憚昭甚於憚師也
甘露二年　夏四月　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
司空
書以誕爲司空何昭以之也誕貳於昭故以司空徵
之謀奪其兵也
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
誕何以反必以討昭爲名也
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云云今宜皇太后與朕暫
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
昭討誕而挾髦俱行者何髦非芳比昭懼已出而髦
乘其後也且慮魏諸臣或有從中起贊髦以圖己者

六

也併挾太后者何誕舉兵必稱奉太后密詔故昭併
挾太后以伐其謀也且可假以制髦也自古未有太
后臨戎者書之以深惡昭也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
誕誅而昭益無忌矣髦亦不能忍矣踰年卽有雲龍
門之變
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
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
書殊禮者何賞討誕功也九讓乃止者何受其實而
讓其名也止非竟止也
五年　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

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昭於是受而不讓矣詔策九錫文不錄者何畧之也
魏之封昭猶漢之封操也
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云云賴宗廟之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自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衞共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　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聽所執　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致殞命輒收濟行軍法云云輒勑待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書公卒者何弑也弑則何爲書卒爲晉諱也諱則何以知爲弑曰繼錄太后之令終正成濟之罪是以知爲弑也太后之令昭假之也欲避弑君之惡名故假太后令追廢髦使不得爲君也自古暴主有歿加惡謚者矣未有歿而追廢之者先卒而後廢則其不以令終可知也且令內明言與左右雜衞共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則其事固不可揜也相國之位晉公之封九錫之禮昭既受之矣至此復固讓者何弑髦意不自安欲示貶損以塞責也太后聽之者固昭意也然則誅成濟尚有合於討賊之義乎曰自己丑至戊申越二十日且髦已葬矣不得已而後誅濟以自解昭之心途人知之矣律以董史之法直書曰昭弑其君可也此曲而直者也

陳留王奐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文王固讓乃止
賞策立功也昭新弑髦意猶未安故仍不遽受也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復命者何昭自命也自命何以又固辭曰愈命之愈辭之愈辭之愈命之則受之有名也
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云云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　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　又命鎭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　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
昭至是不復辭矣而其意不在公也公者王之亞也昭知蜀將亡故亟受公封預爲平蜀後論功進爵地也

十一月　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

書蜀亡也蜀亡而漢亡矣

咸熙元年春　三月　已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猶操之封魏王也昭不復辭矣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

猶丕之副操也

冬十月　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

猶丕之爲魏世子也

二年　夏五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

書僭也曰如舊儀者何一如操之僭於漢者也昭至是已簒魏矣行將禪矣

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

猶操之死不及禪也

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册一皆如前　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於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册禪位於晉王如漢魏故事

九

書如漢魏故事者何快魏也魏之簒漢操之計工而意良苦矣曾不數傳司馬氏踵而效之直奉行故事而已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作法以自踣其子孫而爲天下萬世快死若有知操目不瞑矣

十

男　師閔
受業　袁仕韶　仝校

甯陽黃恩彤石琴稿

魏志　妃后　諸臣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　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

此操妻而丕母也倡也倡而妾之又廢其妻而妻之諸子均從而母之書之以譏家之不正也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

著甄之失節也殺人而奪其婦盜賊夷狄之行也後甄以愛弛有怨言賜死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　早失二親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　黃初三年立爲皇后

沒者何沒爲婢也操后倡也丕后婢也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　及即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　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後毛以愛弛怨望賜死

著毛氏之以寵奪嫡也備錄虞氏之言以譏魏之失嘖虞氏過矣獨不爲太皇太后地乎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　帝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爲皇太后　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啟於太后而後施行毋丘儉鍾會等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

沒入宮者何反者家屬沒爲宮婢者也丕特以婢爲后耳叡則取諸反者之孥矣疾困何以立爲后郭謀爲太后也叡自以子幼而以後事屬郭也而司馬氏

因以行廢立焉豈獨毋丘儉等假其命以爲辭哉虞氏之言至此驗矣

夏侯惇　夏侯淵　曹仁　曹洪　曹休　曹眞　夏侯尚

書魏功臣而以夏侯與曹同傳者何先宗臣也夏侯何以宗曰操父嵩實夏侯氏子也志言不審其生初本末乃傳首惇淵而仁洪次之以明夏侯不異於曹也楙等之婚於曹氏其瀆明矣

荀彧　荀攸　賈詡

書魏謀臣而以二荀與賈詡同傳者何斥二荀也詡漢之賊也董卓既誅王室粗定李傕等得詡爲謀主

於是稱兵犯闕王允遇害而漢益大亂不可支詡罪
大矣二荀舊德名流自當羞與詡伍而乃輔操以成
魏業魏業成而漢祚傾焉其去詡幾何哉同傳者抑
二荀與於亂賊之列也裴氏譏其失類非知陳氏者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
勳密以諮彧彧以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甯國秉忠貞
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
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
中光祿大夫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
以憂薨　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書彧以異議見忌者何著操之亟於圖篡也彧佐操

三

成霸業爲謀臣首功大而地親乃以不附邪臣遂成
乖剌卒以嫌忌迫致之死操眞寡恩哉彧死而操遂
爲魏公然則彧不死操將不爲魏公乎曰操之勢成
矣彧初佐之而中禁之有以知其不能禁也卒亦將
不復禁也授人以刃而戒其割多見其無及也魏諸
臣受官於建安者皆不書漢惟於彧書漢侍中亦以
見彧之猶未忘漢也

袁渙　張範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甯

荀賈傳後應及鍾繇華歆輩矣乃不遽書而次列袁
渙諸人者何崇德也渙等在魏初無赫赫之稱位望
亦不甚顯但操以詐力取天下一時蠭起雄銳之士
惟以兵機權道相騖於功名而渙等獨以行檢著稱
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非耶并書田疇管甯者
何皆不仕於魏者也是時士競趨於魏矣而若人者
抱硜硜之節卒不屈焉節完而名高矣亟書之以愧
夫士之競趨於魏者也

董昭

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
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
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
建立以自藩衛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

四

創
特書以罪昭也操之篡昭實導之然昭特揣知操意
而迎其機耳故蘇則斥爲佞也

蘇則

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
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
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
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
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傳巽掐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
止
書則推昭者何著則之直因以斥昭之佞也[illegible]

植聞禪悲哭者何著則之不忘漢因以明植之不附篡也使操不立丕而傳位於子建漢祚或可少延矣乎

舊說

魏國既建拜侍中文帝即王位徙爲尚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

覬以魏臣還漢朝者何丕遣之也入之漢以圖禪也其勸贊奈何曰託衆望以導其從迷丕意以速其決名勸而實逼也凡獻帝詔策皆丕使覬爲之耳書之以著其實也

男師闇
受業袁佺鄗全校

甯陽黃恩彤石琴稿

蜀志 二牧 劉焉 子璋

許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宮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

薄姬者何文帝母薄太后也劉歆改易名字者何改爲劉秀以應圖讖也二主者何文帝光武也言天命在二主非豹歆所得而妄冀也此以豹歆擬焉以文帝光武擬先主也

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

心存益土者何焉聞扶言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故謀牧蜀而不知應在先主亦猶歆之更名而不知應在光武也吳氏者何將軍吳壹妹先主定蜀後納爲夫人既稱尊號策爲皇后者也焉聞相者言此女當大貴故爲子瑁聘焉而不知應在爲先主配亦猶魏豹聞薄姬當生天子故背漢中立而不知應在文帝也以見先主之興早有徵兆焉特爲之驅除者也

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璋碌碌庸闇蜀非其有矣先主不取非併於魏即併

於吳望其少延漢祚得乎

男　師閭　仝校
受業袁佺齡

三國書法卷七

甯陽黄恩彤石琴稿

蜀志　先主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𤣥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

書帝胄也光武紀范書成於陳志之後史例則同故每引之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長沙定王發此其例也不惟非常侍養子可比亦非相國後所得倫擬

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

書世系也以見非成帝子輿詐冒天潢者比也光武紀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此其例也較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者何如

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

書瑞兆也高祖紀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又所居上常有雲氣此其例也丕之青雲不書

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

書大志也高祖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光武聞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曰何用知非僕耶此其例

也魏志無之
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
書舊學也東觀記光武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後漢紀光武受尚書略通大義此其例也魏志於操書其任俠放蕩於丕不書其博通古今
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
書奇表也高祖之隆準龍顏左股七十二黑子光武身長七尺三寸大口隆準日角此其例也魏志無之
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
書大度也高祖寬仁愛人光武謹厚此其例也較擬警權變者孰賢

二

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
書得衆也光武兄伯升好俠養士此其例也較不治行業世未之奇者何如
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
書始進也討賊義也以功爲尉正也較無端舉孝廉者何如
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書得人心者何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屬也高祖紀書諸從者日益畏之沛中子弟多欲附者此其例也魏志無之
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
此先主領州之始也是時操爭徐州故陶謙表先主爲刺史以共拒操也表者何請命於天子也較操之自領兗州者何如
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
謙以州授先主與賢也先主未敢受遠利也書之爾予之也操領兗州未聞其讓

三

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
書陳孔交勸者何著衆望也元龍之豪氣北海之名德而殷殷推轂若是則先主之允孚衆望可知也操領

兗州奉迎者止有一餽信耳

曹公表先主爲鎭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

是年操始挾漢帝都許未遑東略其表先主爲將軍兼封亭侯者欲資其力以拒袁術也

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先主是時幾入操彀中矣禮之將以縻之也實忌之也

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

書遣者何幸其免也董承之難將作矣

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書受詔誅操者何帝憚操欲倚先主以除之也方帝之初還於許未嘗不以操爲忠及習見其無禮而默揣其不臣慮見逼辱不得不早爲之計先主宗室人傑帝度其力能制操故託諸戚臣付以密詔而不虞事機之偶洩也自是先主遂與操離矣亦不能復事帝矣陳氏評所云操彼之量必不容己者

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書先主與操搆兵之始也於是復據徐州

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

書先主失徐州并失關侯也虜妻子何以不諱曰高祖紀太公呂后被拘於楚不諱則此不必諱也

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

書先主依袁紹也紹欲與先主共圖操故盡禮也亡卒知先主所在而來集焉有以見其得人心也

關羽亡歸先主

特書歸者何予關侯之忠於先主也幸先主之復得侯也

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書先主依劉表也表慮操南窺江漢故倚先主以備之

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

是時先主得諸葛矣不書者何未著也書豪傑多歸

者何拔茅茹以其彙之義也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特書說表襲許者何此天下之大機也荆與許鄰袁亦操敵懸軍遠出而不顧其後操之失算也使先主之說行襲許得漢帝以號令天下聲操罪而討之操進失所恃退靡所歸河北新附郡縣未忘袁氏必有反操以應先主者合而燮之操可禽矣表亦非必見不及此其不能用者疑先主也疑先主破操後將不利於已也亦知操之心未嘗一日忘荆州乎不旋踵而北征之軍返施南矣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

操至而琮降矣先主何以不知琮不令知也

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書諸葛始此攻琮者何權也是時荆州非琮有矣非琮有則攻而取之可也權不失正者也不忍者何仁也義也仁故不忍乘琮之危義故不忍負表之託先主惟能充此不忍之心所以流離顛踣而卒能有立於天下也然則不忍於琮何以卒忍於璋曰琮騃豎子耳表於先主不薄死骨未寒而遽奪所有仁者不爲也若璋固非其比也

六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

書得衆也

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或之說兵機也先主可謂知本矣當危急存亡之際而不忍輕棄其衆以失人心此誠帝王之度非常人所及也夫不急據江陵以收軍實徒擁襁負之民裵裒中路日行僅數十里而不虞追兵之躡其後爲計亦疏矣乃先主確然守之不變而智如諸葛亦不聞有所可否者所見畧同也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先主結權拒操戰勝赤壁操自是不敢復窺吳而先主因得據荆以圖蜀三分之局實定於此乃天下之大機也特書遣諸葛者著其功也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書大破者何著戰功也先主每與操戰輒爲所敗茲足刷恥矣魏志書至赤壁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皆魏史舊文也爲操諱敗也茲書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以見疾疫在大敗退走之後非因疾

七

疫而致敗也
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　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荊州
牧治公安
琮降而琦立焉先主於是不負表矣琦不永年先主
牧荊名正而言順也
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
書進妹旨何非先主意也權進之也進者以下奉上
之辭也然則權何爲自卑曰先主得荊州踞權上游
故權畏之也固好名也畏之實也至京見權者何先
主初結權第遣諸葛往耳至此始與權相見也京者
何吳都也（時權都京口）綢繆恩紀者何與權妹婚也將圖
蜀故不肯失歡於吳也

八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遥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
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
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
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
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
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
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此下書先主之取蜀也松正實首其謀亂自內作者
也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

書留諸葛等者何荊州根本慮吳魏乘其後也
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
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
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
可取矣而不遽取者惡其無名也
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乃從璋求萬兵
及資實欲以東行
書欲東行何明先主固非亟意取蜀也
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
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
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敕關
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
楊懷責以無禮斬之

九

至是而先主取蜀之計決矣釁仍自璋君臣開之
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
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　分遣諸將平
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
陽惟關羽留鎮荊州
十九年夏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書取蜀也蜀有主而漢祚不傾矣自是鎮荊州者關
侯一人而已其勢得毋稍孤矣乎書曰惟者危之也
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

飛馬超爲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書新政也爲政之道首在用人專任諸葛而羣賢並進巴蜀氣象爲之一變焉大書之所以深予之也評所云知人待士正謂此也（魏志不聞有此）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

十

書先主與權隙也將爭荊州也

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

書先主與權和也將圖漢中也漢中蜀之門戶而秦之咽喉地有所必爭故不暇更爭荊州也然而荊州已失其半矣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

書戰功也有定軍之捷而得漢中亦猶有赤壁之捷而得荊州也

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大書遂有漢中者何有漢中則退足以保蜀進可以入秦且高祖初封之地漢所自始也於後諸葛出師必取道於此

秋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

十一

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

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甯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叙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十二

備書諸臣之表者何暴操之惡著先主之正因以伸諸臣之義也凡志內未敢遽書者藉表以明之也以後所書各表皆此義也

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

大書之以重其事也

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得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甯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羣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

十三

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甯社稷以
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於是還治成都
書羣臣尊先主王漢中而先主不復辭讓者何曰不
容辭也無可讓也是時操已爲魏王矣漢室之危甚
於累卵屏藩所寄舍先主其誰屬焉大書其表所以
深予之也（操封魏王之詔策不書）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
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
不書受禪第書稱尊號何禪僞也僞則天下所不予
也稱號改年特丕自稱之自改之耳或傳漢帝見害

十四

者何疑於弑也魏圖篡久矣途人知之矣且嘗弑后
矣雖有山陽之封而傳者未之信也直以爲漢帝見
害云爾喪服册謚焉可已乎
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
書受命之符也曰衆瑞瑞不勝書也曰並言言者非
一也（較魏之黃龍白雉何如）
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
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
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
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
按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

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
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
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
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
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一
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
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塡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
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
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
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
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

十五

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
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
應天順民速卽洪業以甯海內
書豹等表陳圖讖者何後漢重內學光武紀彊華奉
赤伏符之例也（魏之李伏許芝不書）
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
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
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
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
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閒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
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

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闟羽
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
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
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
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
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
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
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
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
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
歸心焉考省靈圖啟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
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
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
書許靖等勸進者何光武紀書諸將羣臣復奏之例
也其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所以正丕之
罪也又言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卽
帝位以纂二祖所以紹漢之統也備書之以明先主
之卽帝位名正而言順應天而服人也魏之羣臣勸進俱不書
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大書卽皇帝位者何高祖卽皇帝位於氾水之陽光
武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卽皇帝位此其例也丕但書升
壇卽祚親燎成禮不書卽皇帝位

廿六

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
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
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
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
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
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
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
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
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
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大書告天之文何著其受命於天也光武紀備載祝
文此其例也丕祝文不書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
書改元也建安已改黃初矣此不章武可乎
以諸葛亮爲丞相
首書相諸葛者何尊賢也高祖之於蕭何光武之於
鄧禹此其例也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書立廟祫祭者何尊祖也光武卽尊位祠高祖太宗
世宗於懷宮此其例也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爲皇太子
書立后建儲也

廿七

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
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

書伐吳何聲其罪而討之也吳爲蜀之與國又婚姻也權乃附操而襲荊州并害關侯函首于魏不義不暱罪孰大焉且權不獨得罪於先主也操之所以不敢遽簒者畏關侯耳權乃爲操嗾使而除其所畏故操死丕遂受禪是魏之簒漢權實助之權固漢賊臣罪不末減於操也假令關侯不遇害而操旋死則丕嗣位之初士衆未附且其才萬萬不及操而關侯得於是時出荊襄以向宛洛先主別自出漢中以下秦川東西飆發犄角互進丕不惟不敢議禪必且首尾

六

狼狽力不能支覆魏定漢千載一時矣此固諸葛隆中之初計與先主日夜圖維而庶幾遇之者也乃以權附操之故失荊州并失關侯以致先主之志不遂諸葛之謀不售而漢之業卒不可復此先主所以盛怒於權不與兩立者也第云爲關侯復讐猶淺之乎測先主而小之乎罪權也然則先主不伐魏而伐吳得無失策乎曰吳爲魏臣復奪我荊州爲門庭之寇伐魏則吳必伺隙而乘我故欲伐魏不得不先伐吳也即未能禽權并舉其地但得復取荊州亦足拓夔巫之隘而通漢沔之津於計未爲失也此所以先主決意東征而智如諸葛曾不聞出一言以阻之也然則諸葛何以不從曰留蜀以備魏也魏知先主悉師以出而不敢覘復漢中者畏諸葛也

二年　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

先書黃氣見者何敗徵也自猇亭失利而先主不復出兵矣旋殂而漢祚微矣當時讖言赤衰黃代黃者赤所惡也黃氣廣數十丈赤衰之兆也

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還大中大夫宗瑋報命

九

書權請和者何先主雖敗猶爲權所懼也先請不許此何以許權也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

丞相不從此何以到先主不豫故召之也

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

書託孤者何重丞相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此其義也

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

不書崩者何嫌於魏也書殂者何予其爲帝也書曰帝乃殂落此其義也漢承堯後數典不忘其祖也

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

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
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
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
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
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
秋八月葬惠陵

書殂以予其爲帝矣其文猶隱也又載諸葛上後主書以著其爲帝之實（丕叙之遺詔不書）書梓宮書謚書陵皆以帝制予之也

評曰先主之弘毅寛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

以高祖擬之見其無忝厥祖也

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特許其託孤得人以爲古今盛軌隱以愧司馬氏也懿受託孤之重無以異於諸葛而因以爲利焉毋亦覥顏於蜀之君臣乎

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

此但以地之廣狹論才之優絀也既云有高祖之風而乃不逮魏武乎然其不逮者特機權幹略云爾英雄之器固在此不在彼也

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操欲篡漢必不能容先主先主不爲操所容則亦未繇與之比肩而事漢帝其卒據蜀自帝者誠有所不得已也此陳氏識微之論也

男師閒
受業袁佺齡仝校

甯陽黃恩彤石琴稿

蜀志　後主劉禪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卽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

書册立者何重其始也丕叡爲太子之册文俱不書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宫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

書卽位也并書其年者何幼而聽於諸葛也

建興元年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書與吳通好也先主已許權和矣至是復遣使而權答聘也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書諸葛治蜀也將南伐也欲攘外先安内也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　十二月亮還成都

書南征四郡者何意不在四郡也丞相欲伐魏久矣而四郡背叛方將乘我之後南征者爲北伐地也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書出屯漢中者何將北伐也爲漢討賊繼先主之志也自是丞相不復還成都矣噫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

書不克何街亭之敗也不書敗未至大敗也

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師再出矣退者何糧盡也退而破軍斬將雖退猶勝也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

書拓地也攻則克也

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書徙府築城何爲久駐計也

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交分天下

稱帝權自稱之也來告故書交分天下者何約共伐魏也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絶眞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

司馬懿不曰宣王者何正敵國之體故書名也師出無功而郭淮復爲魏延所破司馬洵非諸葛之敵也

何論曹眞乎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
復出而復退者何仍以糧盡還也郃魏之大將亦名將也乃戰即被殺而懿不能救懿之膽自此破矣不敢復戰矣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書休士勸農者何師屢出而糧屢匱故作屯田以省餽饟也作木牛并作流馬者何便運也教兵講武者何將再舉也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書勸農之效也運者何以木牛運也米集而復治邸閣者何爲久駐計也丞相之志不滅魏不歸也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
第書運不書戰何丞相所急籌者運耳戰非所難也丞相之不戰實司馬之不敢戰也
秋八月亮卒於渭濱
書歿於王事也一渭濱也倘父以此興丞相以此亡自幸不幸也
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
丞相卒而蜀軍亂矣幸不爲魏軍所乘者秘不發喪故懿有鑒於張郃而不敢追也
儀率諸軍還成都
延誅而諸軍還全師而歸也爲諸軍幸也其不與俱還者丞相耳爲丞相悲實爲蜀漢悲也
以左將軍吳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代魏延
漢中蜀之重地將以出師伐魏者也丞相歿而以壹代督蜀其無人矣乎
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
後主仍委政於琬遵丞相之教也
十三年　夏四月進蔣琬位爲大將軍

將屯漢中故進位也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
書至湔何譏嬉游也看汶水流耽於逸也旬日乃還久於外也丞相歿而後主之心日肆矣
延熙元年　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出屯不復出師矣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鎭北大將軍王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
蜀不出師而魏來伐猶幸有以拒之
九年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琬卒後主乃自攝國事矣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
書爲降人所殺何譏無備也禕死而蜀無人矣獨有
一姜維耳豈能入乎
景耀元年宦人黄皓始專政
著蜀之所以亡也
五年　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維伐魏屢矣與艾戰輒敗維非艾敵也書還住沓中
者畏艾故避之也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
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
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　冬鄧艾破衛將軍
諸葛瞻於綿竹

五

數道並攻猶可拒也綿竹破而蜀不支矣
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　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
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
書用譙周策何尊主出降周之罪也陳氏師事周而書法不隱次
書北地王自殺何予其自殺也國君死社稷予王所
以譏後主幷斥周也
後主舉家東遷旣至洛陽策命之爲安樂縣公食邑萬
戶　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
安樂萬戶無以異於山陽也但不復行天子之禮耳

漢至此亡矣書令終何晉猶不失爲厚也予之也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
后傳曰素絲無常惟所染之信矣哉
賢相者何諸葛也蔣費抑其次也閹豎者何黄皓也
此謂後主特中人之姿未嘗以大無道亡國也

六

男師閭
受業袁佺齡　仝校

甯陽黄恩彤石琴稿

蜀志　諸葛亮子瞻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書隱居也隱然以耕莘釣渭擬之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書素望也自比於管樂人稱曰臥龍諸葛固非常人也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書高節也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兩爭之也

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書大略也未出草廬而天下大局已定於掌握中後卒不出所算焉眞天下才也

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書殊遇也水者魚之所以生死者也先主與諸葛已定生死之交矣豈他人所得間乎夫以諸葛之賢關張之忠當其始進而猶不悅焉士處功名之際難矣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

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

三

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大書結權以拒操也是時先主幾無容身之地矣而權復畏操觀望吳諸臣多勸迎降使操得渡江勢且併吳而劉璋闇弱不能自立蜀亦必爲操併由是混一六合坐移漢鼎漢祚之亡不旋踵矣賴諸葛一言而權助劉拒操之意始決於是有赤壁之捷而操不敢復窺江表而先主因得據荊以圖蜀而關侯因得出兵襄樊以震動華夏而操因以有所憚而不敢篡而先主卒得據蜀稱帝延至後主三十餘年紹漢統勿絕皆諸葛一言之力有以迎其機而贊其事也其有功於季漢大矣哉管樂何足云乎

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

大書赤壁戰功先主於是遂有江南矣據荊爲圖蜀之本蜀之立國實肇於此魚得水而始化引喻非虛也

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

四

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一書督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再書留守成都足食足兵一依蕭相國塡撫關中之例書之

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先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

特書決大計也引純爲言者將致先主於光武也

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

爲丞相備書其策何予其爲相也相如諸葛庶幾無忝此策命矣故書之操爲丞相之策不書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書託孤也自取之言先主豈猶不諒諸葛乎抑有激而云乎曰非有激也誠也然則不且失言矣乎曰先

五

主生亂世閱變故多矣習見夫操相漢而取漢且琮不才而爲操取璋不才而爲已取當此羣雄虎爭非才無以立國子而不才其爲人所取也決矣與其爲他族取而吾子無措足之地不若丞相自取猶必有以全吾子也此君臣値艱危之際發悲痛之辭未可局以常理也且陳氏詳書此語於諸葛傳中者亦以愧司馬也懿受魏主之託但云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幼子耳不聞有自取之命也乃未幾而自取之矣後主未必非不才而諸葛之輔之者始終兢兢未之或貳於先主自取之言何嘗幾微有動於中乎此天下後世所以仰諸葛若鸞鳳惡司馬如梟獍也

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書輔後主也亦以美後主之遵遺詔而專任諸葛也兩予之也

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兵講武以俟大舉

南征意不在南也東聘意不在東也將大舉北伐爲漢討賊也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

六

特書出師以重其事也

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首稱先帝者述先主之志以動後主之聽也周公告成王必稱文武此其義也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規後主以納諫也后從諫則聖故亟言之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戒後主不宜惑於近習也宮中與府中等耳而不免異同者宮內而府外也人主勿視宮中爲私人而刑賞一付有司則平明之理彰而偏私之蔽除法不撓於近矣後主柔闇漸不免爲左右所持故諄諄以爲戒也其後卒用宦官黃皓以至亡國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文選有也字

進賢以養成君德也書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又曰

七

愼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其義也允卒能制黃皓使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無負此舉也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文選有也字

擇將以留充宿衛也不侈言其勇略而惟取其性行淑均此晉文用郤縠之義也亦異乎世之擇將者矣寵卒以征蠻戰歿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文選作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桓靈何以傾漢宦官蠱之也是時後主寵愛黃皓干政之端見矣潛折其萌而不直翹其過大臣格君當如是也

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忠良死節之臣文選有也字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重言諸臣者何慮爲近習所閒也欲隆漢室自親信諸臣始即所云親賢臣遠小人者也反是則桓靈之覆轍不遠矣丞相之憂在鄰敵尤在宮省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八

諸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自敘受任之重見知之深非諸臣比則報先帝宜有以異乎諸臣也世徒知諸葛之才之略之忠之義以爲不可及耳而自述其受知先帝則曰謹愼惟帝知丞相惟丞相自知之也謹愼者何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之所與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此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定中原復漢室功莫大焉第以爲職分而已若曰中原一日不定漢室一日不復則負慚於先帝兼獲罪於陛下是卽不稱其職而有虧於分也此伊尹之志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閫外之事丞相任之矣而不能兼顧閫內也故重言攸之等以堅後上之信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李善文選注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悞矣按李氏所見蜀志自是另本今殿本及北監本蜀志均與文選同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

九

內外之事丞相與侍中分任其責矣而終以勗勉後主者責難於君之義也言路開則主德日新故復以諮諏察納諄諄言之仍稱遺詔者始終不忘先帝也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備書出師表者何予討賊也功雖不成大義伸於天下萬世矣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應亮關中響震

丞相一出而三郡應之兵以順動不戰而人服也曰戎陣整齊曰賞罰肅號令明以見街亭之失非丞相用兵之過也

魏明帝西鎭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

街亭何以破謖違節度也戮謖戮所當戮也不戮謖賞罰不肅也陳氏書謖敗以違節度不爲謖脫罪也乃傳者謂陳氏父爲謖吏被髡因怨諸葛而短其將略誣之甚矣按謖傳云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其書謖罪狀甚明裴注引襄陽記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涕泣曰孫吳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又引習鑿齒之言譏亮殺有益之人不可與言智豈知陳氏之意者哉

十

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總統如前

戮謖而不自貶非所以明罰也至此始可謝衆矣亦可以對謖矣操懿輩但進位耳

補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
書觀釁也釁有可乘將謀雪恥也
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
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
託臣而弗疑也
仍首先帝者何述先主之志也漢賊不兩立王業不
偏安理也不伐賊王業亦亡坐待亡孰與伐之勢也
理則當伐勢則不得不伐故出師無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
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十二
自敘其南征專為北伐也
而議者謂為非計
非謂南征非計謂北伐非計也街亭一挫言者紛紛
矣此丞相所以發憤而抗疏也
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
陳其事如左
疲於西謂長安之役也務於東謂曹休之敗也陳其
事者將以破議者之說也　務似作驚諸本皆同未敢輕改
高皇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援高帝以明今之當戰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
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
非以繇朗之坐失江東為未解也今之蜀無異昔之
吳乃議者不知引繇朗為戒轉欲蹈其覆轍為此所
未解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
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
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
未解三也
十三
援操以明今之不得不戰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
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
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援操之屢敗以明街亭小挫未足沮吾銳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
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
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
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
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士難得而易失以見兵貴及鋒而用之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此出師正文也卽所謂不伐賊王業亦亡者也蜀之所以自立而與魏爭雄者恃能戰耳若以一州之地畫疆坐守其能久乎此實當日之形勢惟丞相知之姜維所以連歲出師者遵遺敎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

羽毁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

操之事將定矣而敗於赤壁先主之業將成矣而失之荊州丞相不得不痛惜關侯也

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盡力以事君而要之以死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所謂其愚不可及也丞相眞大賢矣哉此世所謂後出師表者也陳志不載裴注取張儼默記備錄其文乃必不可闕漏者也故補書之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書散關之役與後主志畧同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

後主志不書退淮此書書徙府築城此不書互有詳略也

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援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宏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書復相何賞功也備錄詔策亐之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

戰射殺郃

書祁山之役與後主志畧同殺郃足報街亭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兵加鄰敵而民不擾庶幾乎王者弔伐之義矣此非孫吳所知何論孟德仲達乎陳氏所謂應變非所長者殆謂此也譏之乎抑亐之乎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書相持何懿不敢戰也諸葛歿而歎爲天下奇才僖

懿以盛推諸葛也以懿之梟雄且仇敵也而猶心折

爲其品定矣安有天下奇才而乏應變之畧者乎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

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

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

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

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

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

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

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書遺命并書哀策者何美其有終也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

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

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

前書出師表討賊之義也謀國之忠也後書此表持

身之儉也居官之廉也嗚呼二十郡九錫何如八百

株桑十五頃薄田哉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

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此世俗盛推諸葛詫爲天下奇才者也於篇末列著

之以見大節初不在此而才藝亦不可及也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

因才藝而并及其文章也

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征西將軍鍾會

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

牧樵採

書遺烈也蜀爲立廟宜也乃至魏將征蜀猶致祭而

護墓焉丞相之德感鄰敵至矣哉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

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

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

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此陳氏奉晉武帝命編定諸葛文集訖因表上之也

在作三國志以前 附書於傳後者其論諸葛與傳足相發也

日故蜀曰危國不曰僞也

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

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

聞達

首論丞相之爲人也品其才曰逸羣品其器曰英霸

品其貌曰甚偉品其節曰躬耕不求聞達以見丞相

固三國一人也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

次論丞相之遇先主及先主之得丞相也先主以丞相有殊量君知臣也丞相謂先主雄姿傑出臣知君也兩美之也

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旣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

次言丞相之使吳結權以拒操也曰建奇策何先主用此策轉敗爲功故曰奇也曰奇雅何奇而正也吁自楚漢以來士之用奇立功者史不絕書矣奇而雅則未可多得也前有留侯後有丞相而已曰時年二十七補傳所未書也

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尙書事

次言丞相佐先主之功也求援於吳丞相首建此策赤壁戰勝而平江南取益州蜀因以立國矣

及備殂歿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

次言丞相攝國事以佐後主也曰幼弱爲後主諱其不才也

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

七

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次言丞相治蜀之功也外連吳內平越而立法整戎一切俱舉焉其設施次第釐然可案也

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

次言丞相出師以伐魏也進欲苞括四海復漢之業也退猶震蕩宇內抑魏之勢也志氣之盛可謂壯哉自念身歿無繼於是殫力竭命冀及身而庶幾有功焉抑足悲也

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値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

此因丞相出師無功而短其奇謀絀其將略所謂以成敗論人者也且爲晉祖地也人傑者何懿也巾幗之辱諱而不敢言則姑以奇謀將略予之也衆寡不侔何懿衆而諸葛寡也攻守異體何諸葛攻而懿守也又以見懿以衆應寡以守待攻幸而不敗耳非果有奇謀將略足以加乎諸葛也且前之稱諸葛者曰建奇策矣又曰奇雅矣豈奇於昔者不奇於今乎曰

六

整理戎旅矣曰治戎爲長矣豈優於治戎者不優於爲將乎此則陳氏故相牴牾欲後人因以求其意者也

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以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

又言丞相出師無功由於一身兼將相之任顧此未免遺彼也蜀有相而無將陳氏殆深爲爾侯惜也

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天命何歸歸於晉也蜀滅魏則漢復而晉無所受之矣故丞相之無功天以蜀予魏也實以魏予晉也前文低昂隱約歷指其由卒乃委諸天命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以見丞相並非謀之不臧也

廿九

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

次言丞相之既歿而人思之引孟子之言以明之

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甯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世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末方論丞相之文章也論其器能政理則比之管仲蕭何論其黎庶追思則比之召公子產及論其文之丁甯周至則比之周公陳氏之推尊丞相者至矣哉世俗猶云有所不滿何也

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

非瞻之聲聞過情乃丞相之遺澤在民也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此非不滿於瞻乃益以重丞相也

卅

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年三十七　長子尚與瞻俱歿

斬使力戰敗則父子殉焉抑亦不愧丞相之子孫矣

丞相之有瞻猶先主之有諶也 瞻少子京入晉仕至廣州刺史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

義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鍊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思欽其治蜀之政之法之功之效之心重質累歎而擬以管蕭若曰此特小用於蜀限於時地一如仲之霸齊何之守關中耳若擴而大之伊周何以加焉乃有才如此卒無以成恢復之功何也求之而不得其故則設爲疑似之辭曰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因以自明其說之未必然也此陳氏曲筆而微旨存焉讀者合全傳觀之有以得其用意之所在矣

圭

男師閻　受業袁佺齡全校

三國書法卷十

甯陽黃恩彤石琴稿

蜀志　關羽

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

書關并及張者何同功一體也書曰予有禦侮此其義也

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書二人之忠於先主因以見先主之厚於二人也兩予之也世俗桃園之說因此傅會但恩若兄弟不曰約爲兄弟也

一

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

書關侯之見羈於操厚爲所禮而卒不爲用也

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

書關侯之勇也直取良如無物也萬衆如無人也

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

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書侯之義也兼美操也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書侯之功也先主敗於當陽幾無容身之地矣所以卒能復振與吳併力旋有赤壁之勝者恃夏口之兵

二

也侯之功不亞諸葛矣

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

大書收江南封拜元勳著侯之功冠諸將也駐江北者拒操也督荆州者獨當一面也侯與諸葛一相一將也

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書諸葛答書者何非譏護前也惟丞相知侯故有絕倫逸羣之目張且非匹况餘子乎

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

特書以著侯之大勇也匪直勇而已神全而不囿於形侯知道者也

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

三

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遥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

先主駐漢中則侯出師襄樊此丞相定算也圍曹仁降于禁誅龐悳皆魏之梟雄大將也至是而操破膽矣不敢遠議禪代矣大書之以著侯之功也嗚呼侯之威奚翅震乎當日之華夏而已哉

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畏侯而議徙許都者何許與樊近慮侯克許而奉漢帝以號召天下也用二臣之計故勸權躡其後（所云權上書請自效者是也）而適逢權之怒爲漢祚固將傾矣侯其如之何

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羽之出軍芳仁共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

內變作矣將安歸乎嘗疑先主之雄略諸葛之謹慎乃以荊州重地專委之侯更不遣一軍以爲犄角卒至魏當其前吳躡其後麋傅潰其中首尾狼狽遂以

四

不支不得謂非計之偶失及讀劉封傳方知侯圍樊城襄陽連呼封及孟達令發兵自助不應後達降魏先主卒賜封死則是蜀之所以不復遣軍者殆以襄漢接境勢足相及而不虞封等之坐視不救也後雖誅封亦何益乎

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

侯之不能伸大義於天下者權之罪也漢之不能再延魏之所以遽禪者侯遇害之故也

張飛

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

大書斷橋之功以著飛之忠勇也

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

借昱等以重飛也重飛益以重關侯也（書司馬歎諸葛爲天下奇才亦此意也）

馬超

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五

超至而璋降先聲怖之也此超之功故書

黃忠

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震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

斬淵而漢中遂定忠之功大矣故特書之

趙雲

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

雲免後主於難功之大者也故特書之

楊戲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是以記之於左

蜀志終於楊戲者何以其曾著季漢輔臣贊也先主據蜀仍用漢號稱季漢者別乎後漢也志何以不曰季漢而曰蜀蜀者對魏吳而名之故曰三國也季漢則正統也陳氏作志於蜀亡入晉之後不敢以正統予先主戲作贊則在後主之世故稱爲季漢也錄其贊因以存其統也陳氏不爲魏吳諸君臣作贊則蜀亦一例不贊茲爲戲傳於全志之末而以所作贊繫爲若曰此第因戲傳而併載之耳於魏吳無嫌也而蜀之君臣固已各爲之贊矣此與諸葛傳中併載所上編定文集表姜維傳中併載郤正論同一微指也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惟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於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起涿郡）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牧徐州）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依劉表）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結孫權）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牧益州）厲師肅漢則元寇斂迹（定漢中）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封漢中王）復皇漢之宗祀也（即皇帝位）

前評先主第云有高祖之風茲引戲論乃顯然以命世紹統予之

然而姦兇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

此言先主未及伐魏而殂不能行湯武之誅也

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雋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

因主而及其臣也

遂乃並述休風動於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出自孝景）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靖王之後）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於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甯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遺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靖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於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侍無禮並致姦慝（謂關驕於士大夫張不恤小人也）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男　師閔
受業袁徑鑑仝校

〔清〕夏之蓉撰

讀史提要錄十二卷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乾隆壬辰年鐫

半舫齋讀史提要錄

[illegible]

自序

予少時涉獵史學凡列代中國勢之興衰政治之得失有得於中輒劄記而櫝之而於臧否人物尤加嚴焉忠臣烈士留芳於千載權奸佞幸遺臭於萬世考其心術之純疵而別白其人品之邪正蓋亦論世之資也往者郭青螺著史論鍾伯敬著史懷王弇州著劄記外篇于文定著讀史漫錄其後魏氷叔顧寧人諸君亦皆博覽遐稽互有品騭惜語焉弗詳讀全史者猶有歉焉夫吾儒生數百載之後而取數百載以前之人一一沿而溯之必審度所處之時勢委曲周至畧迹以觀其用心然

後是非明而褒貶當倘知常而不知變則泥矣舉一而漏其全則偏矣是故論史者倚於一人之私與牽於往昔之說二者均病曩在京師與同年陳君句山齊君息園同列史館相與上下其議論每得聞所未聞歸田後復與同學茹子三樵俟子起叔商榷折衷提其綱要凡以發潛德之幽光誅姦回於既死一褒一貶務為古人留真面目而已是集斷自漢始緣周秦以前昔賢論次已詳故也又一代大忠大奸始加剖斷其餘事涉纖微無關勸懲則槩置勿論非畧之也七十老翁塵事都絕為檢閱舊笥勒成一編以質當世之博雅君子時

乾隆壬辰仲夏高沙夏之蓉醴谷氏書於半舫齋

讀史提要錄總目

卷一

西漢一百六則

卷二

東漢七十則

卷三

後漢二十五則　魏十八則　吳十三則

卷四

晉七十七則

卷五

南朝 宋二十四則

齊十六則

梁二十則

陳十三則

卷六

隋三十三則

卷七

北朝 魏二十五則

齊十六則

周十四則

卷八

唐一百三十四則

卷九

後梁十三則

後唐十五則

後晉十一則

後漢十一則

後周十三則

卷十

宋一百四十五則

卷十一

遼八則

金八則

元三十四則

卷十二

明一百十則

讀史提要錄卷一

高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西漢

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寬大爲本高祖初入關懷王以爲長者酈生以爲長者王陵之母以爲長者皆寬大之謂也即其不斬子嬰自謂懷王遣我以能寬容故約法三章除秦苛法父老争持牛酒勞師得天下之本實在於是若項羽在新安城南坑降卒二十萬至咸陽焚燒宮室火三月不滅烜焰如此安得不失天下之望此乃劉項興亡大關鍵也

項羽之所恃在能戰也而卒由戰敗鴻門一跌種種喪氣至願爲諸侯決戰爲諸侯潰圍匹夫之勇與敵一人之伎倆相去幾何然當其先高祖微項羽亦不能得天下葬以魯公禮項氏枝屬皆不誅有由然也滎陽之圍何異垓下之困然漢卒轉弱爲强者雖由天命人謀亦多矣按羽都彭城王高祖於巴蜀漢中而以三秦封章邯等所以制高祖使不得出也其餘諸侯皆項氏所封則皆黨項氏者也未幾田榮弒膠東王市與彭越起兵羽怒欲先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還定三秦率五諸侯兵伐楚直入彭城擣其巢穴羽聞之還擊破漢軍獲其太公呂后以歸此時高祖不歸關中而居守滎陽與羽相持又得韓信爲將擊魏擊趙擊齊皆下之又使辯士說九江王背楚歸漢是孤項氏之黨而關以東諸侯悉爲漢有也時楚所守者彭城所環之地四面皆非其有是以垓下之圍一蹶而不可復振

漢王軍廣武時羽與漢約中分天下此時漢强楚弱政自不必許和特以歸太公呂后故爾其追擊至固陵乃漢王本意豈因良平養虎自遺患之言而始決哉宋儒謂此舉違信背約子房有儒者氣象不當以此進說渉王迂已

董公遮說漢王謂項羽無道放殺其主乃天下之賊也此語最挈要領蓋天下苦秦並起亡之秦亡而搆兵以争中原劉項曲直未有分也明其爲賊而後民望歸劉不歸項〇爲義帝發喪假此名以傾羽其名甚正董公所說乃激發天下大機括子房號爲帝者師亦未有此大計然高帝於太公則分其羹於義帝則袒而大哭將誰欺乎縞素一舉雖彷彿湯武而非其真也假令義帝亡恙高祖能久出其下乎

豁達大度是高祖遠邁後王處如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遂趣鑄印張良借箸而籌以爲不可遂趣銷印其胸中

空洞無物馬援所謂無可無不可是也顧漢治不得比隆於三代者器小故爾始由咸陽觀秦皇帝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後因叔孫通定朝儀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也此其發露處底裏已可概見至分羹之語雖是無可奈何然何忍出諸口又若項伯之罪浮於丁公斬丁公而不及項伯紀信之功倍於雍齒封雍齒而不及紀信此何說耶

赤帝斬蛇之事不足信也商周以來巨人之跡鳥卵之生解經者多以怪說誣聖後世附會其詞侈言符瑞高祖本紀所載斬蛇事及王媼見其上有龍呂后見其所

居有雲氣皆詭托以號召人心耳陳涉之魚書狐鳴穿異於是乎

蕭何轉漕關中軍食不乏其功甚大乃其知人之明最不可及沛公初起未見頭角而何輒率沛人奉之識韓信於立談之頃許爲國士告高帝驟用爲大將其識鑒有過人者至養民致賢之說尤培護根本之至計也按何治關中時施恩德除繇稅舉五十以上能修行者爲鄉三老既休息其民又畧知禮教而後用之此其措畫甚遠漢室四百年之業基於此矣

何自爲主椽已左右高祖逮起沛位丞相功居第一寵任亦第一而天下已定猶數疑何至械繫之何也蓋當時諸大功臣次第以罪誅子房亦辟穀謝事久在相位者惟何耳何之請苑以施於民有結人心之迹故犯高帝所忌其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乃強詞也世以淮陰之烹咎何不一爲申辨豈知當反書日聞時高帝自將於外關中空虛慮有動搖何處此亦危矣方自救之不暇而欲其開口吐膽白淮陰不反豈可得哉

蘇氏作留侯論謂其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出於荊軻聶政之計此殊不然當始皇既定天下法嚴而令具天

下無敢偶語者雖有陳涉吳廣斬木揭竿之雄其勢未得遽起脫始皇死扶蘇立以暴始而以仁終之則天下固秦之天下也子房於此雖抱伊尹太公之謀方且槁項巖穴終身跧伏寂寂無所爲而死而於心能晏然已乎竊謂博浪一椎乃子房一生忠義奮發處豫讓之伏匿橋下景清之緋衣入朝皆此志也自見黃石公後遂流入陰謀作用此亦論子房所當知者○狙擊秦皇帝大索十日不得夫偶語者棄市而狙擊者獲免其故何哉此由子房之智足自全亦由秦民苦秦政苛虐不肯與之同仇故爾嘗謂子房固振世豪傑即其客亦奇俠

也獨恨其姓名不傳爲韓報仇是子房本意子房用漢非用於漢者其知高祖猶范蠡之知勾踐也決其不可處安樂又不能效五湖之遊故假辟穀以自脫耳視彼何之囚參之醉信越之族超然遠矣

韓信將數十萬兵馳驅齊魏燕趙之郊奇正變幻疑鬼神古名將所未有也高帝謂連百萬之兵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而信取夷滅之禍即在乎是蓋自假王躡足期會不至之時信已死矣迨僞遊雲夢縛信歸赦爲淮陰侯爲信者正宜韜晦自斂以保其身顧怏怏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夫噲不過椎埋屠狗之雄耳當檻車反接之後帝固有未能釋於中者信雖伍噲猶不得生而況乎其不屑也

信果謀反當於王齊王楚之時王齊王楚而不反信不反矣陳豨才畧遠不及漢廷諸將區區一失勢列侯遂能侘傺於萬分之一乎信之明智斷不出此舍人弟告變所云部署已定待報未發皆漢室族信之獄詞史官仍用不削見漢時之巧於文致耳

彭越雖非信比然數以遊兵擊楚爲羽心腹之疾其功居多向使無越議羽之後羽之鋒沛公不能當也越遇羽多敗然韓信以勝爲功彭越以敗爲功漢之功臣並稱韓彭有以也後呂后告越謀反族誅之由呂后陰謀篡漢忌信越兩人故皆不免於禍

史稱陳平從征伐凡六出奇計今觀其間楚使說閼氏亦戰國策士之餘瀋耳至雲夢之遊以天子而示僞生天下功臣之心啟異日烹醢之釁如之何其可也使當時信果有反謀固將乘此事機假迎謁爲名潛師掩襲一舉而大事定矣平此謀不適足爲信之資乎

宰相理陰陽之對故屬强詞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固爭平獨阿太后意且云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君不如臣則支飾更甚矣夫平既知呂必危劉而故不諫及諸呂相繼爲侯王南北二軍環布左右劉氏一脉危如累卵計此時已洶洶八年矣倘不幸如高后所誡據兵衛宮將印不歸酈寄之紿說不行襄平之符節未納二軍合謀先發而刼廷臣恐平一身且不自保何有於安劉哉且其言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無所不可此與田舍翁多收十斛麥之對同其罪殆不容於誅也 平欲坐觀劉呂之成敗以保全身命陸生入而不見乃自念之深也後知產祿不足有爲而藩國外起大將內叛始有袒劉之心觀後自云功不如勃首鼠兩

端之情見矣謂爲漢初罷黜信然
曹參遵何約束名木訥重厚長者爲丞相史務刻深者輒斥去之此清靜寧一之歌所由來也參與何俱起秦刀筆吏承秦世酷烈之後故以此矯之亦足養成寬厚之風

出宛以分其力轅生之謀也取敖倉以飢其師酈生之謀也二者皆得失之大機非深識時勢者不能及此然酈生工於謀國而自謀則疎轅生說行而身隱其品格高酈生遠甚

韓信若聽蒯通之言則楚不亡當成三分鼎足之勢然

通特傾危之士無深識者也通既洞見事機曷不勸信釋兵辭王號以全功名窺其隱亦志在苟得富貴耳遠於道矣

陸賈稱說詩書謂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此語至爲深切漢之文教實開之呂后時和平勃誅諸呂立孝文皆預參賛之力又能審勢藏機而不露其迹蓋得子房之遺意者以辨士目之恐擬非其倫也

三代禮樂雖壞於秦而齊魯之士講誦不輟觀武帝時河間獻王猶得邦國禮五十六篇則非盡亡可知叔孫通不力反於古乃徒襲秦故遂使先王之制淪沒不振

太史公謂其希世度務其罪通者深矣魯兩生之不肯行蓋已窺見其隱百年後興之說特借詞以拒之耳迨後文帝不聽賈生之言復古禮樂亦緣先有緜蕞之儀塞之

季布以勇聞於楚其爲羽將必多戰功而史不稱第傳其任俠耳欒布哭彭越奏事頭下亦烈士也然布歸漢後喜怒輕易見誅信則恐見醢越則恐所謂驪山之徒不顧後慮是已三布以季布爲最賢欒布次之黥布最下

洪氏謂田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大有生氣故班

氏以爲雄才韓文公至爲文弔之然按田氏自田儋兄弟始拒楚約殺其來使後負項梁不肯發兵在當時諸侯王中田氏爲最劣耳世徒以田橫之客三千人自剄歎其節烈不知皆罷材也何艷稱之有

劉敬和親之約胡爲乎來哉蓋因平城之困揣知人主厭兵故以此逢之而一時作俑遂貽後來無窮之禍故君子謀國不可不慎其始

呂氏之用朱虛侯與武氏之用張柬之皆天也張善藏其用劉則早露鋒芒畊田作歌軍法行酒其不以才見忌者幸爾

呂氏之敗敗於灌嬰牽制方望溪謂安劉之功以嬰為首而議者推功平勃誤矣按平為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一旦變起倉卒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束手無策事幸而成者嬰為之權藉也呂氏空國以兵授嬰而嬰頓兵待變是猶孤豚局於圖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絳侯左袒之問後人多議之此未審當時情勢也太尉已入北軍百萬之衆在其掌握其盡為左袒不待智者而知而必問於衆者一作其忠憤之氣一安其反側之心凡以肅軍令而壹衆志爾

呂須機智不下於呂后當酈商紿呂祿以兵屬太尉須大怒謂祿等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具此英識不愧一侯祿產輩奴才耳使識能類須劉氏不綦危乎

平陽侯曹窋屢發產謀以關平勃功不在灌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謀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明何其厚也時留侯子辟彊乃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曾參可謂有子若辟彊者辱其先人者也

初高帝崩呂后與審食其謀不發喪賴酈商一言諫正之及齊王襄發兵討諸呂商子寄紿說呂祿令歸將印其父子之於漢皆不可謂無功然寄特迫於絳侯之劫非本心也其平時黨呂之罪自不可逭故雖與典客劉揭同說呂祿揭後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固有由矣至賣友一節不足置辨

迎代之時張武勸帝稱疾以觀其變似亦老成持重之計但此時諸呂初平少帝稱為惠帝子者猶在倘遲回觀變天下事未可知宋昌獨條陳三議決策勸行其果斷剛決勝武遠矣迨周勃渭橋請間昌又以数言折之奪重臣之氣尊朝廷之權何其偉也

文帝不開邊釁與越佗一紙書賢於十萬師固是以德

化之效其欲自擊匈奴又何勇也大抵文帝用兵與武帝異武帝但快一己之志文帝則在安天下所以卒歸於無事

文帝過郎署與馮唐論將唐言雲中守魏尚即名尚復為雲中守問田叔以天下長者叔言雲中守魏舒即名舒復為雲中守願治之主納言聽善真如轉圜可謂有帝王之風矣

賈長沙納約不以漸英氣太露蘇氏之論未為不切中也然自是一代奇才罕有倫比治安諸策料後事若操券而合如七國發難窮兵匈奴劉屈氂公孫賀之相繼

獲罪皆一一如其所言可不謂謀慮深遠者乎徙梁王太傅鬱不得志而死千載下爲之於邑 劉向論賈生通達國體雖伊管未能遠過非溢美也子駿孟堅從而議之直拘墟之見耳孔明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使不遇知己以展其用安能顯名後世稱三代之佐乎

張釋之不拜虎圈嗇夫可爲用人之法自古天下多事由人主以捷辯爲精敏以老成爲迂鈍故人心日趨憸巧以至於敝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諫犯蹕盜環二事亦深得治體至史稱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按周勃下獄正釋之爲廷尉時也此而不能匡救何以解焉

申屠嘉廉直不受私謁其檄召鄧通欲斬之可謂守法不撓者然可行於文帝時耳景帝何如主乃曰悔不先斬鼂錯乎況斬通除人主之蠹斬錯行一己之私二事亦不可並論

文帝即位十二三年減租稅者再盡除租稅者一雖不可以爲經常亦欲極所以勸農之道耳非帝躬行節儉莫能行也然此尚其末節惟此懼於不終一念乃帝王之用心 帝十五年以前仁風善政美不勝書自惑新垣平之說稍信禨祥而治遂衰微矣嗣是武帝祠竈祠神君昭宣之世祠鳳皇祠金馬碧雞皆渭陽汾陰之祠有以開之

景帝刻深非孝文比其時郅都甯成酷吏方進而詔治獄者務先寬其可信乎且臨江親子而幽於囹圄亞夫功臣而詔詣廷尉獨不務寬何也論者顧謂文景之世幾至刑措至上擬成康過已

周亞夫擊吳楚時以六乘傳會兵滎陽何其疾也及至昌邑深溝高壘堅臥不戰又何緩也蓋吳楚乘銳深入倘不疾馳而前則要地爲敵所據主客之形易矣吳楚剽急利在速戰至即與爭則以勞乘逸勝負之機又未有所定也故疾馳以扼其進而堅壁以老其師使其徘

徊梁壁食盡力詘而七國已遊於釜鬲中矣諸葛之智司馬懿尚以是困之況七國烏合之衆乎

鼂錯以太子家令上書言事皆切中當世之務既爲中大夫遂言諸侯當削法令當改毅然言人之所不敢言豈不勇哉七國之難身受其禍其自爲謀也愚其爲漢謀也智 錯深通治要即削地一事與賈傅合其才固足以揮斥七國而有餘惜急則無序有戎首名若以錯之才更慎容寬展亦管葛之亞也

景帝聽袁盎之言斬錯罷兵脫當日吳楚兵竟罷則直赦之乎抑徐圖之乎赦之則藩鎮跋扈未有艾也赦而

徐圖之白頭舉事者不應若是之易愚也何閭汶一至
於此○鼂錯謀七國者以激變誅亞夫平七國者以結
怨梁王而亦誅忠直之臣使辱朝市天下誰復有竭節
殫謀以狥國家之難者此鄧公所爲拊心也

賈誼欲毆民南畝抑末伎遊食之民鼂錯則使民務農
許以入粟拜爵夫爵罔及惡德可以入粟得之則人主
礪世之柄去矣況數世之後爵不足重富民亦窮馴至
裁價招民國體大壞又其窮也不得不趨丐奪而告緡
鹽鐵之徒相率以起豈非鼂氏作法於貪乎

欲削七國殺機固先發自錯然盎先事私仇快一時而

取譏後世何其謬也況誅錯後七國未聞罷兵是盎言
欺也將何以自免雖錯誅洩忿其計事亦踈而自策亦
殆哉

衛綰相業不著獨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
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其意識加蕭曹一等厥後武帝表
章六經一於儒術而揚於廷者有仲舒之對矣不可謂
非綰之功也

高帝於異姓如信布等手剪之殆盡而同姓親屬坐擁
百城獨不以措意誠慮之深而計之熟也當呂后時劉
氏不絶如懸絲其卒能誅祿産立代王措天下於磐石

之安者實賴齊王擁重兵壓境上聲罪以致討而後平
勃得乘隙而縛之亡何賈生懷尾大不掉之憂建策以
陰損諸侯王之權文帝不之用也逮武帝時懲七國之
變主父偃之徒遂推其說而究行之自是而後諸侯王
皆屛息伏縮絶無敢收養亡命陰圖不軌如前此七國
之爲者而王莽遂安坐以移漢祚矣夫自劉崇以後起
兵匡復者大抵漢宗室居多彼雖越在草莽猶念維城
之義若此況得有尺寸之土乎使天下諸侯王不失其
職雖有百莽固未可得而動也此以知極重之勢宜知
所返而矯偏之術不可過甚

竇太后非薄太后比也故薄昭之獄可竟而梁王之獄
不可竟田叔於此其知道矣然燒梁獄詞亦太覺專擅

魏叔子云設有奸臣亂法阿諸侯王市私恩者何以治
之故專命矯制必如汲黯發粟班超殺匈奴乃可

郅都爲中尉行法不避貴戚宗室斂手號曰蒼鷹又不
發私書不受問遺其剛正忠純有足稱者而遷史首列
酷吏何也蓋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文帝躬行惇朴以
德化民海内安輯而都獨先之以嚴專務刻深風習遂
爲之一變自是甯成以陰狡之資繼之張湯趙禹王温
舒輩接踵效尤皆務於刻故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

自都始史公之用意微矣哉
武帝即位之初首策賢良方正董江都以一代大儒爲之舉首興治之機庶幾可望乃數年後惑方士之説役志神仙又窮兵黷武征伐之舉紛紛交作於是因用兵而興徭役因徭役以致空虛因空虛而賣爵因賣爵而吏道雜因吏道雜而法網嚴密太史公平準書中敘次甚明其不爲秦者倖爾
董仲舒遭秦滅學之後獨能下帷發憤所對策淵源純粹不讓賈生劉歆乃謂其未及游夏謬已至所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蓋指黃

老申韓而言此論發於衛綰其扶持世教之意則同可謂卓識乃以王佐才委棄侯國兩事驕主不獲展其底蘊此不能不爲武帝惜耳
公孫弘開東閣爲時所稱然一董仲舒尚排擠之何賢之能得按弘東閣招賢有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曰接士館以待國士攷漢時人材未聞有出門下者館亦虛設耳與廢爲馬廐何以異哉
汲長孺便宜發倉粟武帝不以專擅之罪罪之蓋信之於素也觀於不冠不敢見因避帷中可其奏聞內多欲外施仁義之言歎其戇以莊見憚如此亦精誠足以感之耳按武帝得人最盛至許社稷臣止黯一人黯既沒而柏梁建太山封自將待邊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者使黯而尚在能無逆鱗之批乎
司馬相如畧定邊徼其所建豎有瓌瑋立功之士所不能者然其勸上通蠻夷不過以炫耀臨卭富人且遍脅所過縣治長吏多受金耳父母之邦勞敝數萬生民之命於相如何有哉漢廷文士嚴助首開用兵之端卒以罪棄市相如多病避事幸而獲免然其生平不足述也封禪一書尤爲導諛
讀萬石君傳不特一變戰國澆詐之習覺季布袁盎等

氣象迫促不長即張釋之亦嫌英鋒過露故知德行之爲貴也不言而躬行是真儒術不言而國治是真吏事蓋有感於吏之僞者而以此風之
魏其灌夫武安皆藉賓客樹黨武安小人不足責魏其引卮酒進上禁傳梁王灌夫以死報父仇名聞天下可謂壯矣由其勢利是務熱中不休故卒不免於禍灌夫不畏强禦風節稜稜然必借丞相之權貴以重魏其何見之褊也飲酒罵坐致蚡以橫恣潁川事脅之其膺滅族之禍宜矣至魏其大臣失勢不能深自韜晦乃夫婦市牛酒洒埽亦鄙已

武安之傾魏其也武帝問朝臣兩人孰是莫敢對惟汲黯是魏其衛青寵衰霍驃騎日益貴大將軍門下皆去事驃騎惟任安不肯權勢相軋之際去就從違覘士君子品節胡可苟也

東方朔輕世肆志非苟慕富貴者其諫起上林苑及請誅董偃皆有謇諤之風亦汲長孺之流亞也特好爲詼諧覺風節少損

張騫以失職邀功希一時之利勸通西域自後李廣利伐大宛馬通擊車師王恢趙破奴攻姑師傅介子任文征樓蘭鄭吉護鄯善甘延壽陳湯誅卩支馮奉世定莎

車節節相生其勢費遂與西京相終始

卜式在桑孔中似爲傑出然因用兵助餉欲使天下賢愚死於邊事又欲父子死南越是謂逢君之惡以助餉取高官致天子責望海內而刻法繩之是謂長君之惡若武帝爲卜式所欺與爲文成五利所欺其惑一也

兒寬爲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爲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原其本皆推情與下不求名聲之所致也後改正朔請用夏正百年之謬一旦革之尤是特識

張湯以顏異反唇爲腹誹遂立腹誹之法此法一立無辜而羅罪咎者不可勝既矣秦時之禁偶語禁妖言未若此之甚也太史公張湯死而民不思一語自是鐵案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力雪酷吏之名爲張安世故耳非直筆也

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廣爲九章叔孫通增爲十八篇至武帝時張湯趙禹條定律令專事擊斷比例至以萬計何網之密也王温舒義縱之徒踵而行之更極慘烈馴至盜賊滋起不可復禁所固然爾

天漢中王賀爲繡衣使者逐捕羣盜多所縱捨雖以奉使不稱免而自謂活萬餘人後世當興此語足垂戒來

世

李廣猝遇匈奴令士皆縱馬臥雖一時急智亦是膽識過人其爲北平太守匈奴畏之號曰漢之飛將軍功烈赫赫如此天子欲封侯直封之可爾乃委之數奇豈以漢世非軍功不侯故耶試思景武以來侯者豈盡由軍功恩澤且大半矣故廣之侯不侯於廣無所加損而欲以摺服天下後世之心則甚難也

衛青封長平侯霍去病封冠軍侯二人皆與李北平相埒者其累立戰功窮追深入遂使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焉盖觀於昭宣以來之匈奴與唐宋時之突厥契丹

而後知衛霍之功斷不可泯
霸陵尉呵止李廣廣拜右北平即請與俱至軍中斬之韓安國爲獄吏所辱及爲内史名而釋之兩人度量之相越遠甚矣然史稱廣誠結於士大夫蓋强直自遂者安國行多疵類大抵藉以邀名未可即此判優劣也
漢世侍中以士人爲之與中官俱止禁中分掌乘輿服御孔安國以名儒爲侍中掌唾壺褻亦甚矣而當時猶以爲榮不可解也攷孔氏在漢世有高士二人孔臧孔霸是也武帝欲以臧爲御史大夫臧願守太常典其家業元帝從孔霸授經欲以爲相霸謙退不好權勢自陳再三乃弗用此二人真三公不易其介者
李陵提五千步卒直當勁敵跆欲以氣吞單于及一敗塗地無面目歸江東又不肯以倜儻奇偉之才隱忍就死故蒙面降敵以爲後圖此亦英雄常態讀史者多憐之逮老母慘被刑戮苟有人心者當何以處之夫趙苞以不降敵殺其母後人猶加訾議今李陵以降敵殺其母而猶復偷生異域援春秋之律以斷之恐不僅如許世子已也
江充爲趙王客以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陷趙太子死傾險已極武帝不察反寵用之則其乘勢妄作何所不至耶巫蠱之獄喋血宮闈皆充爲之即皆武帝啟之也雖事後悔悟作思子之宮亦何及矣
田千秋訟太子冤以一言悟主劉氏屏山謂帝惑於鬼神故託爲白頭翁教臣言其說近是然其先壺關三老茂上書帝已感悟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故得以乘間開說耳壺關三老在太子未遇害之前其論正千秋在太子既遇害之後又詭託於鬼神不可同年而語也
昭帝時以張安世爲右將軍杜延年爲太僕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酷吏之後而生此以蓋前人之愆天道之變也至延年有撥亂反正之功又非安世可及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持漢節臥起節旄盡落雖古竹帛所載誠無以過之乃其歸也僅拜典屬國是時當國者霍光也何說以處此嘗謂漢待蘇武李陵蓋均失之武久處遐裔流離顛沛不辱使命以視攻城畧地功九烈焉乃有不世之功不膺不世之賞至其子以罪被刑亦未聞援議賢議功之例以宥之何其少恩也彼李陵者孤軍無援遂致生降罪固不容末減然必先按路博德不援之罪然後流陵之妻子於遠方而赦其老母陵亦心服乃博德巧於避誅借詞飾敗漢遂族其家不亦慘與後人擬李陵答蘇武書有所謂薄賞子以盡節厚責

陵以不死者亦持平之論也

霍光受先帝之託昭帝無嗣勢不得不立君而不慎厥始悞立昌邑議者譏其無術是誠然矣至昌邑昏亂將危社稷勢不得不選賢而立當此倉卒廢置之時事出非常臣下鼎沸乃能持以靜重定大疑決大計孟子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光之謂與

上官后立時年五歲距昭帝之崩纔十四歲其不能主廢立之議審矣綱目於昌邑之立書曰承皇后詔於昌邑之廢書曰率羣臣奏太后表臣心也蓋曰此立與廢皆后主之爲霍光者毫髮不敢自專云爾然而猶有執

法劾奏如嚴延年者

霍光擔持大事與諸葛武侯郭汾陽皆以身繫安危者所少獨盛滿之戒耳光懲燕王上官故使其子孫親黨典兵居中以自衛不知時勢逓殊滿則招損覆宗之禍實基於此以爲萌於驂乘者非也至末路處乳醫淳于衍弑后一事尤爲大錯古人大義滅親光此時宜窮侍醫之獄討妻顯之罪以謝上徒跣自居勿復與政歸老博陸此爲分所當然也

漢代極重經儒博士官雖卑而與九卿參議昌邑之廢大臣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經學亦云至矣

元康中下詔凡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是誣告八十猶坐罪也後世反坐之律不嚴獄訟何由清

宣帝綜核名實厲精爲治良二千石之詔期以政平訟理有治績者則璽書勉厲增秩賜金當時所以多良吏也但嚴於用法猾吏或因緣爲奸路溫舒尚德緩刑之奏深切著明矣時鄭昌上疏亦請刪定律令謂人主躬察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誠有味乎其言之

魏相諫擊匈奴一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真經國遠謀也疏中言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弑夫者凡二

百二十人非小變也直以告君尤賢者所難又云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此則伊周之用心非徒治黃老者所能知矣漢相識大體無逾此奏擊匈奴則諫議屯田以制羌則保任之如弱翁者可以將矣袁氏謂相以小吏即摘弘羊之客之奸及居相位發霍顯之弑后去尚書之副封凡所指陳皆關政要特以刑名之主而輔以嚴刻之佐史謂其稱上意蓋深惜之

丙魏同心輔政各竭所長觀魏銜霍氏武庫之怨意在必報丙有曾孫阿保之功絕口不言其器量似丙勝於

魏至問牛喘一事時人以為知大體則非也夫不問民關是矣燮理陰陽乃驗之牛喘耶於牛喘而憂時序失節豈知燮理之本者宜乎日月少光蕭望之以為三公非其人也

黄霸為相功名減於治郡時固由宣帝之任之不如丙魏遠甚即其治郡亦不無可議者霸守潁川鳳皇神雀數集於郡詔襃之及為丞相京兆舍鶡雀飛集相府以為神雀欲奏之為張敞所舉謂其先天下以偽然則潁川之鳳亦如京兆舍之鶡可知史謂其外寬内明得吏民心然如吏出郵亭烏攫其肉此特聰察之小小者何

當於為治之體哉

龔遂謂治亂民如治亂絲不可急也其秉傳至渤海單車獨行郡中翕然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夫成都雜夷文翁至則民皆興學渤海弄兵龔遂至則盜皆為農地豈有險易哉視所以率先之者何如耳至遂學本經術剛毅有大節帝乃以其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亦材大而小用已

張敞能吏也而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尹京兆時令為盜者致諸偷以自贖一方以寧雖治循廣漢實遠勝之時有薦敞輔導太子者蕭望之以為敞材輕非師傅器然則如敞者理繁劇之事則有餘任輔弼之地則不足材固不能無所限歟

西羌背叛上問誰可將者趙充國年七十餘自謂無踰老臣因圖上方畧請罷兵屯田凡三上奏卒得所請其後振旅而還師出萬全可謂克壯其猷矣充國將畧在辛李衛霍之上非徒以深追遠討為功者晚年為宣帝言愛惜民命保護國體不必折矢傷鏃亦足以制敵成功非獨可為後世用兵之法其謀國遠大周密使居相位必有可觀惜乎未盡其用

蕭望之不附霍光甘於抱關剛直自不可及其不欲補

外與汲黯同蓋亦心在王室非卑淮陽也元帝時以師儒之尊數晏見言治亂謂中書政本宜充以賢明之選不宜用宦者誠為急務然發之太驟人主未能真見其失持疑不斷小人迫而合以謀我反為所擠矣宜其見害於恭顯也

耿壽昌三議皆省漕益賦實邊之要其奏設常平倉寓損上益下之意亦仁政也特恐行之非其人則倉儲且空官錢中飽亦所當察至謂其與民爭利則諸儒毀所不見耳

蓋寬饒剛正公清數犯上意所云以法律為詩書以刑

餘爲司名逆鱗之批深中隱錮其能少爲寬假乎宣帝
不能容而以爲怨謗盖深惡之也至執金吾議寬饒罪
謂其意欲求禪則誣罔太甚
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襲擊匈奴時郅支斬漢使者故
討誅之非生事邊徼也漢至此始雪高帝平城之恥呂
后嫚書之恥武帝空上單于臺之恥○匡衡抑甘陳之
功與宋璟裁郝靈荃之賞似屬老成深慮然郅支默啜
當桀驁時朝廷懸萬户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乃不費
矢鏃斬首萬里之外而百年之患以除此千古奇功也
不錄其功反按問其吏士設再有緩急何以勸急公死

事之臣耶
匡衡所上諸疏原本經術在漢儒中可爲仲舒之亞顧
元帝初立蕭望之劉更生周堪等同心輔政恭顯與史
高用事皆陰嫉之衡初爲史高辟入幕府故所上政事
疏轉喉觸諱陰爲倡和其所謂巧偽之徒不使比周而
望進者皆以杜塞堪更生復進之路耳如得其情雖夷
之誦六藝以文奸言可也世以匡劉並稱夫匡豈劉之
匹乎
劉向惓惓進諫因事納忠當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
專寵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言王氏指陳痛切發於至

誠盖純臣也按漢宗室之忠前有劉章後有劉向呂氏
欲危劉章力護之王氏欲危劉向力排之然章得灌嬰
平勃之助故得誅諸呂向則孤忠自許志不得行而其
精誠更可貫金石矣○杜欽谷永亦當時人望欽以日
食地震分咎嫡妾永以東萊黑龍分咎同姓無敢直攻
王氏者獨向明目張膽上章極諫至謂國祚移於外戚
人主降爲皂隸尤言人之所不敢言後向死十三年而
王氏篡漢其係國家安危者顧不大哉○向當入名臣
傳不當附諸王後漢書失之
谷永論祠祭一疏乃知道之格言其論損內寵罷陵下

宮室及減賦休役皆切當世之務如其不黨王氏即劉
向何以加乃依阿回護敢言之氣皆爲權臣所消鑠亦
患得患失之念中之爾
張禹帝師也當王莽專政吏民爭上書言災異帝親至
禹第問之禹此時以師傅之尊爲帝所倚任倘力陳禍
福未必不見聽乃以年老子孫弱又與王根不平恐爲
所怨遂對云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
疑王氏嗚乎爲身後之計而不恤宗社之危秉國鈞者
顧出此耶然則王氏之亂禹成之也
朱雲請尚方劒斷佞臣一人頭（謂張禹）生氣勃勃左將軍

辛慶忌叩墀流血救之亦以伸直臣之氣也雲解官後乘牛車過諸生甘心田野年七十餘終於家出處之際綽有可觀

王章毀石顯擊王鳳皆爲國家扞禦巨奸卽免官誅死勿避也獨念元帝知京房而殺京房以石顯故成帝知王章而殺王章以王鳳故受制權奸而殺忠直以媚之是倒持太阿以授人也國欲不亡得乎

王氏用事名儒如谷永杜欽大臣如張禹皆陰附之惟劉向王章直言不忌然皆分所當言也若梅福者遠方一尉耳乃訟王章之寃譏切王鳳其言皆開通忠臣義

士之憤懣可謂難已及莽專政又能超然遠引棄妻子去不知所之高風峻節使人欽仰而世乃誣之以神仙夫神仙豈榮於忠臣哉姚平仲入青城山事亦類此

王嘉侃侃大節以直言忤旨下羣臣議惟龔勝以爲罷微不應迷國之法亦不敢直明其忠也嘉死後無復開口論事者夫申屠嘉廷辱鄧通文帝見容王嘉屢疏董賢卒以被禍於此亦可以識世變已

董賢益封王嘉封還詔書而孔光劾之請付詔獄此豈不談溫室樹所能貫其罪乎平帝時復諂事王莽不敢與之並上公之寵九錫之號皆自光發其端也阿附佞臣馴至移國與人而不恥按其品第當與蘇威比肩在荀文若之下矣

哀帝時王根遣就國王況免爲庶人五侯之勢至此稍殺後以王莽代董賢致死灰復然者政君之爲之也他日投璽於地不殊悔其晚乎

彭宣爲大司空龔勝爲光祿大夫邴漢爲太中大夫以王莽故皆乞骸骨歸所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諸子有焉

翟方進以經術進而所歷中外並以慘刻傾危排擯當世居相位九歲卒以災異坐罪自殺非不幸也其子義

以討莽夷族則有古烈士風

揚雄以詞賦見長少時讀離騷悲其志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爲龍蛇之蟄當賢莽相繼之時正可蟠曲矣劇秦美新之文曷爲而作此由辨之不早辨也

雄投閣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爲在此素不與事四字或可以末減其罪乎按雄天鳳五年卒時莽居攝已十三年子雲之節雖有慙於龔生然夷之劉歆則失其平矣

王氏代漢始於欽永成於禹光而終於劉歆數子皆號儒者乃相與誤國若此耶世多以向歆並稱歆諂附賊

莽爲之國師既背其父又叛其君罪真有不可勝誅者迨舂陵兵起禍將及膚乃復叛莽而受戮豈不哀哉甄豐劉歆王舜三人其初以不能得之太后故借附莽以速化一時利合耳實未嘗甘心北面而臣之也不知成莽居攝之勢大權入手尚安能禁其篡奪諸人生則爲叛賊死則爲愚鬼始不以正何望有終乎

王莽時嚴尤陳禦戎三策字字洞見兵勢與侯應論邊備不可罷足以匹敵合之趙充國金城留屯便宜十二事畧盡制禦外夷之要務然尤之策則善矣其時王莽以無道而致夷狄之叛未嘗一言及此且以漢臣而甘

心事莽不足述也

限民名田於井田法爲近董仲舒曾言於武帝時後師丹復言於成帝時以貴戚近習皆不便故不行莽何人也而議及此耶其欲更天下田爲王田是妄而已矣

夫惟善兵者能用多尋邑昆陽之敗多故也以多而敗百萬之師不足當數十人之用南陽起兵未一歲如草之初萌摧而拉之易易耳何必連四十二萬之師莽之癡拙於此可見燕王初反時耿炳文以三十萬李景隆以五十萬夫漢高帝能將十萬衆已爾如尋邑炳文景隆輩乃以數十萬之大衆付之是坑之而已矣非敵之巧於勝也雖然皆天也

西漢尚氣節新莽之亂士有僞失明見其子墮井妻與人私而不顧者其堅忍如是至東漢之季尤矜奇行近於矯激好名者之所爲綱目多削而不載其所載必醇正朴摯不詭於聖賢者然廉頑立懦足以感發性情採其尤著者以風厲末俗未爲不可也

讀史提要録卷二

高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東漢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此等處似高帝若高帝之規模濶大無所不包光武則少遜矣然其沉摯處高帝亦不如不獨好經術習吏事而已至據赤伏符文超拜野王令王梁爲司空惑於讖文則高帝所不爲也○議者以高帝烹醢功臣光武時則皆獲保全以是分其優劣不知高帝與羣雄並起一時諸侯王皆負跋扈之氣故保全之難光武則帝室之胄諸將吏皆漢故臣約束於漢法者久故保全之易此時勢有不同耳

項王之臣不忠高祖斬之彭寵之奴不義世祖侯之非其相反亦時勢異也高祖當治定功成之後不斬丁無以示義世祖當招降納叛之時不侯奴無以購敵其機一也雖然待以不死可矣侯之毋乃過乎

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與孝文懼於不終意同覺秦政自稱始皇欲以一至萬者乃真大愚也

劉更始雖孱懦然故春陵戴侯之曾孫遣兵誅莽報漢室之大仇此非楚義帝比也乃義帝見弒於項籍高祖猶爲之發喪光武北面爲更始臣旋且叛之而去於義何居綱目進蜀漢於正統而黜更始爲未成君尚非篤論○中興之始外戚恩澤封者至四十五人所以後有竇梁之橫

鄧禹伏策從光武初進見論天下形勢與韓信壇上武侯隆中相比至其首倡大義勸光武延攬英雄立高帝之業救萬民之命偉哉斯言即帝王之佐寧有愧焉馮異於巾車鄉歸命光武用兵將畧實出禹上覲部將吏卒皆願屬大樹將軍亦可見矣後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願親帷幄亦得臣下保身之道

耿弇戰勝攻取算無遺策亦中興之名將獨平齊時屠城三百此大不及曹彬

建武三年以後每大戰多吳漢統之其才非諸將所及而不以方面之功著稱者亦即坐此○漢嘗云頴坐下慎無赦與孔明不輕赦之意迥別漢天資刻鷙覩其激鄧奉族延岑殘成都令人酸鼻則慎無赦不過嗜殺人耳○耿弇吳漢祇堪與絳灌相伯仲其去淮陰遠甚弇英敏漢質厚俱立戰功而一失之屠城嗜殺一失之成都縱掠有傷弔民伐罪之義矣

中興人才抱將相之畧者當以寇恂爲第一鄧禹謂其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是也然視西漢人傑則遠

遜之彼潤畧處多氣局自大此精細處多氣局自小
光武初即位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可謂知本矣值
四海鼎沸之餘民苦鋒鏑如坐塗炭非訪求循良之吏
拔之上位其何以風厲天下乎東漢醇茂之俗實基於
此。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茂所言乃真得律意者當時
禁網濶踈猶小者可論大者可殺如此後來科指益繁
密矣
馬援謂公孫述爲井底蛙一見光武則曰帝王自有真
識解故自不凡其後不知光武之心空遭薏苡之讒也
光武猶不欲功臣親吏事況掌兵乎。伏波大器晚成

矣馬革裹屍之志其對客之語可稱壯烈然亦有狃於
蒲騷之意兵凶戰危烏有以馬革裹屍爲樂者是以馬
武耿舒同事之人悉起而間之其必失之自用矣不獨
梁松以宿恨不平之也史氏謂當回觀物之明爲返身
之察誠哉是言
郅惲爲友報仇又於十月讌會面斥守將乃奇士也獨
其上王莽書委身虎口何如其知。鄭敬清志高士惲
賴以免難又勸之歸隱敬殆中行之選王吉儔也其學
又在嚴光之右
嚴子陵爲光武故人名高一世乃與周黨王良同徵觀
黨爲范升所毀謂其釣采華名良爲友人所譏謂其無
忠言奇謀而取高位則光非二子之比明矣子陵不屈
於光武光武亦不得而屈之激頑起懦未爲無助
虞延爲細陽令每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
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此唐太宗縱囚之託始
趙熹赦仇人之疾塗仲伯之妻近燕趙間氣習其立朝
治辨亦純以才勝獨伏湛韋彪以儒術輔治器識宏遠
非諸公所及
宋均爲九江守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爲之娶婦
均下令皆取諸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革其弊此學西

門豹之故智者
董宣不肯謝主帝勑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真一時之
盛事其搏擊豪强京師莫不震慄非有意任喜怒行誅
戮也不當列之酷吏中
臧宮以匈奴飢疲願得五千騎立功帝曰常勝之家難
與慮敵是時匈奴入寇者屢矣帝若罔聞知惟修內治
而已卒乃以夷平夷不煩力而中國無事由是經費益
省增奉勸廉而內治益修矣（廿六年詔增百官奉）
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上不許其後三十二年卒行
之自是宣布圖讖於天下桓譚雖極言讖之非經而帝

不悟也此不能不爲盛德之累自漢以來以封禪爲典禮等於郊社宗禘雖羣儒無異詞唐韓愈稱賢達猶欲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惟王仲淹斷以秦漢之侈心宋儒因而駁正其禮遂絀

光武中興投戈講藝嘗肇建三雍末及臨饗明帝繼之臨辟雍行養老禮於是東都文物彬彬可觀先是魯郡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此即崇儒之先兆也惜所崇者桓榮耳

桓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自誇稽古之榮與董徵遷安州刺史過其家置酒高會誡子弟曰此之富貴非

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皆老生陋態貽嗤千古

明帝崇尚經術期門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經章句而忽求天竺佛法崇此無父之教何哉夫浮屠所言悖理害道聖王所必誅者也奉之者意在祈福乃楚王英最先好佛而得禍亦最酷沿至蕭梁惑溺彌不可解已

楚王英之獄坐繫者甚衆寒朗爲侍御史疏訟其冤帝意解遂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仁人之言其利何溥也按朗生三日遭亂棄之荊棘數日不死殆天生之以扶漢室之元氣者

廉叔度范守蜀郡時與五袴之謠宦蹟甚著而其孝義尤不可及范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厚資送之范不受扶父棺歸後爲鄧融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爲獄卒侍融至死不言葬融乃去又業師薛漢坐楚王事伏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此其孝義性成皆人所難能者獨惜其依附竇憲不審所處耳蓋范之所爲近於俠故不能無附勢之累

姜詩有孝行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視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尤爲矜重

章帝元和中下詔謂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與陳寵上疏所謂爲政如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意旨畧同帝明恕仁恭真盛德之主可與孝文亞魏文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乃核實之論

元和三年詔凡嬰兒無父母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皆廩給之按漢律未有此條今舉行之即所謂養孤子也後世收育嬰兒多雇人乳哺若既官爲稟給則不必俟好義者爲之矣迨賈彪爲新息長按婦人殺子者則桓帝時此政已廢

班定遠居絕域三十餘年舉五十餘國請隸闕下重譯貢獻連四萬里此絕代之勳也李邑毀超擁愛妻安樂

外國超遂去其妻雖未免太甚而忠朴之意可想○超
謂察政不得下和空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最爲得
之任尚以爲所言平平空其失邊和也
毛義奉檄色喜乃爲親屈鄭均諫兄受贓遂爲廉吏皆
敦行孝弟之大者下詔褒寵賜米各千斛得風勸之道
矣
曹褒繼叔孫通撰禮制乃依準舊典襍以五經讖記之
文後世不傳其書其舛謬亦概可見漢代制作重任始
付之叔孫通繼付之褒皆因陋就簡不能成一王之法
范氏曰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蓋深慨之矣

竇憲外戚專政遂生逆謀樂恢以上疏被害袁安每與
公卿言國家事輒嗚咽流涕皆忠臣也和帝勒兵收捕
於震主之威除之如孤雛腐鼠真能繼孝昭之烈者但
不當使鄭衆有功爲宦官擅權之始耳
西漢王鳳去石顯以外戚去宦官甚易而亡於外戚東
漢鄭衆單超去竇憲與梁冀閻顯以宦官去外戚甚易
而亡於宦官積勢使然也
丁鴻以父勳當襲封欲讓於弟盛乃挂衰經於冢廬而
逃去史謂其取讓之名而陷弟於不義亦是爲賢者說
法若孝公者可謂忠孝兼矣日食之疏與宸衷投合而

收大將軍竇憲印綬亦天也
虞詡才可大用當時委以重任羗盜不足平也朝歌借
小試耳即武都亦未足盡其蘊○詡朝歌之行政績茂
著獨其治盜也采線縫裾設伏誘致以鉤距爲明摘發
爲威有類趙張兩京兆行事不若龔遂之治渤海張綱
之治廣陵以德教招徠無不感服
楊震公忠正直當時稱爲關西孔子不獨凜四知之戒
以清白貽子孫也是時羣小盤踞正不勝邪徒欲納忠
効節而事勢已不可爲○震事昏庸之主而奏乳媪而
不能動又趙騰詣闕上書收付詔獄力救之而帝不省

此時伯起可以去矣乃猶急攻羣小速其致死于我毋
亦忠有餘而智不足耶○楊氏忠直傳家四世建白如
出一口前世未有也就中秉稍得行其言最不幸莫如
彪周旋卓操之間幾以身殉又以遐齡目覩更代之事
可悲也夫
陳忠爭三年服制一疏最醇茂懇惻又指斥野王君及
伯榮事可謂不畏强禦獨其父陳寵不致賀于鄧隲已
似太過忠復陷成其惡何耶以鄧隲兄弟之謹畏而排
以深文過矣大抵其父子鑒於前世外戚之禍不審賢
否疾之太甚耳

黃叔度生平議論不傳行事不傳只就當時士君子一二欽服之語而千百年後人心中目中宛然見所為叔度者則其精神傳也人之生平能使人暗中摸索而得之亦難已○三代後當以黃憲管寧諸葛亮為真儒者叔度不必有所表著自知為王者之佐後有作者其程純公乎

梁商少通經術以貴戚柄政一時賢士如李固周舉皆出其門雖非賢輔亦能以愿謹自持者乃其子冀尹河南時商已為大將軍數歲矣河尹為十三州表率不推進忠碩而用其子又陷洛陽令呂放於非辜即以為所

蒙蔽而論安有洛陽令枉殺百餘人以報一人之仇而若罔聞知乎霍光之忠尚以隱忍私溺致身死之後幾無噍類況庸庸如商輩耶

朱穆為冀州刺史令長貪污者聞其至解印綬去凡四十餘人其後疾宦官恣橫屢上奏疏畧無憚懾亦能以剛直自矢者楊龜山謂以穆之賢而從冀之辟不無可議按穆從辟時冀惡未稔也當時知名之士如趙邠卿張然明為冀所辟者多矣豈獨穆哉

黃瓊應聘入都天下想望風采以為伊呂復生及其出入相府屢秉國鈞初無過人之才識也五侯擅權自度力不能支遂稱疾後復為司空所上疏又不敢極言宦官擅權僅僾於胡廣而已

張綱當梁冀專政時帝遣分行州郡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秋肅之氣凜然時廣陵多盜冀特出之為廣陵太守欲以害之綱至設畫多方不殺一人而盜悉平其經猷亦可想見矣

李固才識在楊震以上使清河得立可以致主文宣惜天不祚漢耳其駁議發荊州兵援日南事亦深悉邊計

○梁冀徙固於泰山與授張綱以廣陵意同皆欲借寇手殺之否則誅之以事此公孫宏報汲黯之故智也鄧

騭襲以報虞詡梁冀襲以報綱固豈知諸賢反因盤根錯節而顯利器耶○固位列上公聞質帝為冀所害自當伸討賊之義即力不能勝死之可也伏屍號哭一再致書直緩不及事耳

杜喬正直不阿與李固等當梁冀專橫時冀小女死獨不往會喪立梁氏為后又據舊典爭儀節忤冀者屢矣其能免乎陳氏謂喬固等死耳不死於討賊而死於詔獄不明於春秋之義故也要其臨難不奪自是孔父牧息之流

馬融饑困中一歎幾與李斯倉中之歎同指西第之頌

李固之疏卒無解於貪濁髡徙則黨附竟何益耶冀
誣奏李固融為之起草長史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
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融雖有功
經學視祐之識遠不逮矣
陳蕃薦處士姜肱帝以安車元纁徵之不至乃下彭城
使畫工圖其形狀肱以被蓋面竟不得見此亦鑿坯踰
垣之類也雖違於中道而風節甚高所謂賢知之過未
可厚非
荀朗陵 淑 崇尚志節當梁冀柄政天下箝口重足獨對
策譏切其奸宄李固李膺皆師尊之也有子八人號為

八龍乃朗陵不附梁冀而慈明則見屈於董卓當被徵
時年已老矣聞命幡然未十旬而取卿相豈獨有愧於
其父亦何以對申屠蟠諸人乎
殺一梁冀何足為功而單超侯覽等至封為列侯不亦
濫乎李雲露布上書謂逆冀以罪行誅猶名家臣搤殺
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西北列將得毋解體當時
舉朝無見及此者
李膺破柱取張朔手裁凜然獨惜其屢受刑辱而不引
退蹶而起起而蹶豈謂天下尚可為乎亦闇矣
史弼他郡自有平原自無之語可謂妙絕千古其即日

論殺通謁生似太激烈但不聽之可耳漢人有過激處
黨錮之所自起與
黃叔度幾於中行仇季智 覽 其猾乎季漢之世斯其鸞
鳳矣
永初攝政為賣爵之始桓猶因飢旱踵行之靈遂以為
市矣賣公卿雖帝亦知其不可特假託諸左右以欺天
下然書之史冊萬世不能掩
東漢之禍外戚與宦官相終始外戚始於竇憲終於何
進宦官始於誅憲盛於殺陳蕃竇武至何進則外戚宦
官同歸於盡而漢鼎覆矣夫何進愚昧無謀不足道也

若蕃與武者既灼知曹節王甫操弄國柄共謀去之內
有太后之親外有諸賢之助使能當幾立決則一司隸
校尉縛之而有餘乃猶豫次且遂為先發所制靈帝之
明不及昭帝蕃武之權不及霍光而節甫等變詐親幸
又過於上官桀欲無危也得乎有君子之心而無其才
者蕃與武之謂也蕃推案而趣使知其不能了此事
矣況出宿歸府正當擾攘時耶計畫之疎一至于此
同一五營士也武得名之以討宦者而張奐又率之以
討武奐固當時人傑也雖新至固宜引之以自助乃反
使節甫得矯制紿之何耶至奐不與武合亦昧於大義

者後雖請改葬還其家屬不足蓋其愆也

復治鉤黨李膺范滂等俱拷死詔獄夫處昏亂之朝不能避小人之禍標榜名高流為黨錮乃至身被極刑禍及朋友不亦闇乎司馬公獨取郭林宗之明哲保身與申屠嘉之見幾而作有以也。林宗臧否人物但不為危言激論申屠嘉則並臧否人物而無之梁碭之間自同傭人其品彌高其識彌遠

是時以鉤黨一案殺戮者凡百餘人轉相陷害者又六七百人賢人為之一空自有此舉而憤懣者徧天下矣所以黃巾一起遂雲集響應

陳太邱寔平心率物行誼符鄉里寧為刑罰所加毋為陳君所短即王彥方所受之衣鉢也王烈師事太邱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刑罰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後張讓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一至者太邱獨往弔焉雖所全宥者甚多而世之黨奄者亦遂因以藉口矣

靈帝時宦者之殺何進一如桓帝時之殺竇武如几上肉耳而竭衆君子之力中外數十年之怒僅僅勝之適以名亂蓋城狐社鼠所憑者固故人主操柄不可不慎

。中官得養子襲封爵始於順帝四年至桓靈之世而黨獄起卒亦為袁氏所滅夫順帝因孫程輩得立桓則倚單超等誅梁冀猶得以酬勳報德為詞至靈帝為竇氏援立坐視其慘畧無動心而傾心侯覽之徒摧折羣賢幾無遺類豈非氣運使然

趙苞所處與徐庶異庶從先主抗操不過漢世公府辟舉之屬故得歸操以全其母苞為遼西太守有守土之責使不力戰則遼西為鮮卑有矣使苞因母而以城降鮮卑則不忠矣不忠何以為孝況當對壘時苞母遙謂之曰人各有命何得虧忠義母既洞識大義苞又安得因孝而虧忠乎徐庶全母而無害於忠趙苞盡忠而無傷於孝此公論也而獨不可為晉之溫嶠寬

將舉大事而輾轉咨商且以書勸豈有不漏洩者陳球以智勇守木城拒賊何乃作此糊塗至陽球洩言於小妻則謀及婦人宜其死又不足論也總之天厭漢德欲釀成曹袁之攻出三分之局陳竇二球豈得行其志哉

。陽球與閹為婚又助閹為虐後雖助鋤閹黨而觀王萌罵球之言其人品可知獨念球一司隸耳而斃王甫如掐蟣蝨然盃歎竇武身為大將軍反致僨裂如此為坐失事機也

東漢之末三府及州郡舉士率由譽望故中人亦能勉修志節而心術正不可知也胡廣為宰輔三十餘年詎

非盛事第不審所事為何如主凡其時權戚叠起奸瑞肆行又為何如世乃竊中庸之號取媚於時獨不顏厚有忸怩乎

漢唐以來亡國者或以外戚或以宦官以藩鎮以戎狄以盜賊而漢自章帝以後史所紀錄則是五者皆具焉迨董卓專政而勢遂成矣葛根烏喙之屬啜其一可殺人今乃聚百毒於一器而飲之其得至於二百年者倖矣哉

董卓專政一時名德如楊彪荀爽宿望如蓋勳皇甫嵩受其脅制無敢如何關東諸將糾合西討亦皆首鼠不

前漢室之亡岌岌不可終日而王司徒允與為委蛇卒能奮其計謀討誅大憝非智深勇沉曷以能此迨賈詡倡逆傕汜犯順宗社再墟允遂殺身成仁千載而下有餘恫矣史言傕汜表請允出問卓之罪允窮蹙乃下見之一似計出無聊怵於兵威者夫允忠貫日月氣堅金石豈死生利害所能奪觀城破時呂布招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義所不為此其自矢之衷寧為兵威所怵者蓋史氏之誣也。允既滅卓自謂無復患難馴至詿言恐動李郭得陷長安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亦不能為之諱然忠於為國九死不移允

沒而漢祚隨之其所繫者大矣

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時朝政日亂閹宦擅權閻忠勸之早圖嵩不聽迨董卓專政與嵩有隙乃徵嵩為城門校尉因欲殺之長史梁衍勸其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嵩又不聽夫閻忠之說尚云事在未形也至卓凶逆大逞擁精兵不赴復就其徵而退梁衍之說其意豈以卓挾天子恐進討有逼主之嫌故投鼠忌器不如守闕命不俟駕之義雖復禍及死且不朽耶愚已。城門校尉之徵乃卓之意非天子之命也於兵入朝則一匹夫矣嵩才十倍於卓而不與關東合勢進討真恨事也

皇甫嵩朱儁可謂不知變者忠臣之義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況虎狼起於輦下其君不能延旦夕之命所以不詔令討賊者言出而篡弒隨之也斯時能勤王者舍二子焉屬今無討賊之誠奉奸命就徵以致投身虎口不能自拔烏在其不辱也范史稱其智勇不終吾並於智勇猶有疑焉

鄭康成為何進所徵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高風峻節邈不可攀其隱修經業網羅衆家著為傳注史謂其質於辭訓通人或議其繁而經傳洽熟不愧名儒乃持平之論

滅洪瞑目數紹之語可謂深中其罪而紹乃殺之何也
洪不渝之操金石可貫非特誼篤友朋信孚將吏而已
陳容以諫紹見殺忠孝聚於一邑尤爲僅事
虞公借晉伐虢爲千古一大愚而袁譚借操攻尚尤爲
可怪姑置兄弟勿論即以事勢言之操之來其爲愛我
而助之乎有患寸白蟲而服砒石以殺之者蟲未殺而
身已亡矣卒之譚先尚死如此舉動恐未足以當肫犬
之目也

借面弔喪不過輕薄子語若大兒文舉則狂悖太甚矣
孔融薦之適以害之邦無道危行言孫文舉忘先世之
訓故亦不免至於正平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順帝時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以附卓故也與荀彧
之從曹操同。邕聞董卓被殺憂形於色允之殺之宜
也夫邕居漢之官乃聞卓死而歎假如天不助順卓竟
誅衛士擒呂布殺士孫瑞矯詔收王允及諸大臣則邕
將欣欣有喜色乎邕之歎卓是忘漢而黨於逆邕實有
罪於允何尤乃馬日磾譏其滅紀廢典後世又或因傕
汜之變責允不當殺邕是何言與

袁紹兄弟實誅宦官而令董卓居其成功奄有冀州迫
近東京而令曹操得迎帝從來失先着者雖坐大不足
恃也縱令不溺情袵席亦終必敗
紹能圖卓則圖之不能圖卓便須急去之乃至逼按劒
之叱始懸節而逃危哉危哉探驪龍之珠幸不逢其寤
也卓晏然自大一朝得志便謂天下無如我何不知蠭
蠆有毒況如紹者能保其不噬人乎若遇曹操早已剸
之於座矣故知此二人者皆鈍賊爾。紹既誅十常侍
亦須作一番收拾而使何進何苗部曲皆歸董卓其無
能爲可知

讀史提要錄卷三

高郵夏之蓉醴谷氏編

三國

蜀

昭烈奔走間關百敗而氣不懾頗有高祖之風所遇又戹其創業視魏吳較難然第一流人物爲其所得則千古快事也昔人謂見諸葛於隆中與莘野渭濱一轍良然奔江陵時衆十餘萬不忍棄致曹兵追及有當陽之敗其術似迂然濟大事以得人心爲本卒成功業不亦宜乎

呂布勇而無謀然亦一時之雄使爲操用則夏侯許褚之流皆遠出其下下邳之圍爲操所獲而昭烈不肯以一言救者豈忌布哉實忌操耳其深心遠計操亦入其彀中

昭烈繞得巴蜀即自稱漢中王逮即位武擔時聞費詩之言意若有大不然者此其心昭然可見倘時勢利便得遂所圖必不能恬然自守以臣節終所云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亦虛飾之詞耳非其實也武侯感三顧之誠挺身而出許以馳驅論者謂其得出處之正顧其鞠躬盡瘁星隕營前原屬武侯之不幸萬一山陽未禪之先遂能殲操斬權中原大定伯仲伊呂者將何以處之此其際難言之矣

武侯未出之前彈琴讀書寂然自處名不出於户外則當以處隆中時爲真隱士若謝安東山捉鼻乃所以養望正所謂辭之愈堅得之愈固者與孔明躬耕南陽之意迥殊

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一南陽耕夫爾一旦肩任天下事自治軍經國之大下至木牛流馬一器之微後世窮年考究莫能知其說稱爲天下奇才不虛也

孫權稱帝亦篡也於漢爲賊即於義當討乃蜀且與之

通好者何以魏賊未滅恐吳之乘其後也脫魏賊旦夕滅則移師於吳矣武侯計定而功不成反不如莊宗之滅梁誅燕應手摧破非天實爲之耶

朱子以不取荊州爲孔明之不知權然以先主之雄猜陰鷙既能忍之於劉璋豈不能忍之於劉表其所以不即取者時未可爾

昭烈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言實自腑肺流出非有疑貳之心也至諸葛受遺輔政握國點柄雖取其君而代之蜀人安焉迺其青天白日之心仇家敵國皆能信之觀出師二表忠誠懇至千載下讀之

猶為感動謂為王者之佐宜矣
昭烈取荊州時龐統之畫居多其取漢中又法正之謀
也士元從入蜀而孔明居守江陵孝直從入漢中而孔
明居守成都皆得牵制之助迨昭烈既殂二子皆沒孔
明乃自出師矣其勢已孤故所向不能成功
孔明之伐魏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
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此詭說也懿
背渭而軍亮豈肯出武功而東必據五丈原以西連隴
道無疑也懿策其必然故預為此說以安衆心耳迨五
丈原相距百日挑戰不應亮遺之巾幗乃怒而請戰魏

主叡使辛毗杖節以制之亦偽也欲洗巾幗之羞故假
此以弭敵倘懿果欲戰何待於請君命耶自知其才不
足以勝亮一聞使者食少事煩之言僥倖於其斃顧亮
亦竟死如所料也豈非天乎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蜀魏相角勢在魏而不在蜀久矣
况司馬懿以深沉果毅之畧提兵相抗雖諸葛公其若
之何五出祁山惟武都陰平之役稍覺生色其餘僅保
不敗而已
宋人訾諸葛公者大抵以教太子學申韓一事然以王
莽用周禮未必即是周禮以諸葛公用申韓亦豈遂為

申韓文中子曰孔明而不死禮樂其興乎固自有見
武侯謂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不欲輕赦實有關於
治術之大者蓋情罪既審按法行誅殺一足以警百若
無故而赦則脫網者生其僥倖之心怙惡不悛玩法滋
甚且抵償之法所以誅生酬死今生者不感而死者寃
憤莫伸則游魂厲鬼釀為災癘是不足以明恩適以滋
害耳甚不可也
三國時管幼安為其易孔明為其難茫茫天下心相知
者惟此兩人耳介於兩人之間者其惟徐元直乎元直
之才幾可以為孔明而寂寂若此則以母故也若元直

者可以為聖賢之徒矣
呂蒙陸遜襲取江陵詭謀百出關公以剛直之性又當
威震華夏之時意殊輕之所以一蹶不可復振也荊州
失則門戶破矣關公沒則右臂斷矣蜀漢興廢之機實
係於此
先主秭歸之役意在滅吳趙雲等切諫不聽忿而且驕
安得不敗若祗規取荊州孫權自斂衽相避何至有白
帝城之困乎英雄末路多以滿盈失足看高光既定天
下之後精神何等抖擻先主才據一州早已目無陸遜
亦器小之故爾

街亭之敗實由馬謖昭烈嘗謂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而孔明深加器異用為前鋒此以知知人之難矣至殺馬謖而仍撫其孤與廢李平而仍錄其子皆於嚴斷中寓忠厚宜乎感人之深也

後主禪固非令主然其任諸葛公有足多者焉孜諸葛治蜀治尚清明而後主不以為嚴事無大小總決於已而後主不疑其專出入中外典兵數十年而後主不疑其偏當其時豈無邪佞如黃皓者潛匿宮闈出師一疏所謂親賢臣遠小人亦有為言之而卒不聞信彼疑此終孔明之世任不少衰此固伊尹不能得之於太甲周

公不能得之於成王者而得之於後主後世但嗤其亡國之陋而沒其任賢之誠抑過已

此間樂不思蜀或謂此荅乃禪之智以全身亦未必盡然然不振甚矣觀此益知武侯輔導之時力量甚大

蔣琬繼武侯之後為衆望所服於楊戲之慢則恕之於楊敏作事憒憒之譏則謝之所謂休休有容庶其近之矣彼費禕為尚書令亦賢相也救漢中時羽檄交至嚴駕已訖而與客圍碁畧無倦色非胸中實有擘畫之才何以得此

費禕待新附太過為郭循所殺時張嶷曾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禕不從故及陳氏謂可為遹怨之戒然李愬厚待新附而能成功又何說也為大臣者必具知人之識過信不可過疑亦不可推赤心置人腹中蕭王所以待銅馬賊也豈可因噎廢食

董允秉心公亮規益後主克盡輔弼之職時黃皓便佞有寵允數責之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真中流一柱也迨允卒而皓用事矣操弄威柄遂以覆國

鄧艾已至成都而蜀人不知黃皓誤之也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有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之言洵烈丈夫哉蜀之亡賴此差有生色

姜維搆成釁端計雖未遂而勦會誡艾滅國家之仇讐視傅僉瞻尚輩用心彌苦而其節則彌貞

鍾會欲反必須立故漢帝蓋蜀漢此時雖曰民勞卒敝然昭烈與諸葛遺澤猶在今之降附特刼於兵威耳其心未嘗一日不思漢也會既係累其君而遷其宗廟矣蜀民之於會方飲恨次骨而欲以之反其誰肯從雖立故漢帝以為名全蜀可掩而有但姜維日在肘腋間恐又落其彀中耳

魏

曹操智畧蓋世真梟雄之姿當舉孝廉為典軍時豈即

遽有大志迨事會相激而成遂不能中止鄴中下令自述生平非盡欺人語也其得荀文若儼然稱為吾子房直以漢高自待矣不臣之心固不能掩○挾天子令諸侯桓文所以霸也操得此策以控御羣雄其智識遠出孫策袁紹之上不獨先據河北得爭天下之要着操欲依袁紹亦如劉備之於劉璋也其欲先取徐州還乃定布亦是恐劉備之得徐州耳若畏布而逃之豈復成曹操哉然程昱荀彧深維根本之計兩番諌沮自是老謀

賈詡談笑定計迴出意表治世能臣亂世奸雄兼而有

之其於曹孟德可謂具體而微此雖荀彧郭嘉之所不屑抑亦荀彧郭嘉之所不能也

或謂荀文若心乎漢室卒以忤操遂致殺身然或之於操既已委身事之矣操何如人而以興漢望之乎況勸取東都則比之於高光勸守官渡則比之於漢楚此非不與其謀者何獨加九錫而難之始既不能擇主而事繼又不能殺身成仁蓋兩失之矣○按中官常侍唐衡威權莫二欲以女妻彧彧父緄畏衡勢命彧娶之為論者所譏是彧之為人不特附曹瞞而已蘇子瞻稱其才似季札可謂不倫

華歆在漢時阿比曹操入收伏后壞户發壁牽而殺之曹丕篡漢復上表勸進奉策登壇行誼若此豈不為千古名士之羞當時與管寧邴原並稱一龍而以歆為龍首嗚乎以若所為直犬彘之不若耳安所稱人龍哉

陳羣數上封事務削其草人稱其忠然勸操篡漢罪大惡極與華歆相等其辱太邱也甚矣他何足云

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諸葛節制之師雖復不能勝要亦不可敗懿之不戰正是更歷多而持守定處賈詡淺人乃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不知懿已齒冷久矣雖然使以曹操處此亦不能不戰何況

賈詡益歎受巾幗而不辭者真英雄也○蜀之為國也如穴內塞之則外不可入外塞之則內不可出使孔明得荊州而用之則長驅而北許洛之間皆震當於兩陣決雌雄司馬懿亦不能以不戰為長技矣乃不以荊州予蜀而以荊州予吳吳人豈能用荊州者不過扼而守之作一邊塞而已

曹爽以司馬懿為太傅而奪之權懿恬然受之若毫不介意者爽方自喜為得計然懿之謀於此日定爽之死亦於此日決矣懿與操周旋多年以操之多疑嗜殺雖楊修之徒亦必剪除之而後已而懿固恬然無恙也則

操亦入其元中久矣操玩弄一世而懿更能玩弄曲操
千古神姦不得不推懿為第一曹爽乳臭小兒乃欲班
門弄斧真可笑也
爽縱酒宣淫信用浮薄司馬懿斃之如孤豚然蓋本自
虎鼠不敵即辛敞之姊憲英一女子且知之矣縱使用
桓範之策出走許昌亦旋當破滅惟令古今來多一劫
天子之賊與傕汜桓温等相鼎峙耳
諸葛誕何晏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踵漢季標榜
之餘習開西晉清談之先聲董昭上疏謂其毀教亂治
敗俗傷化絕有關係○馬融鄭元解經太瑣屑遂一轉

而為何鄧之清談李膺范滂制行太峻厲遂一轉而為
嵇阮之放誕士君子立言立德必軌於中正豈特所以
節其流亦以防其反也
曹操欲殺楊彪滿寵按之考訊無他詞得釋直有意脫
之耳按彪是時年八十有四矣經篡竊之朝不知韜晦
以保其家世猶於丕禪位時賜几杖拜光祿大夫義何
取焉其有愧於龔勝多矣
司馬昭進爵為王太保王祥獨長揖不拜謂王公相去
一階而已陳氏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也乃異日覥
顏為晉太保是遵何德哉

魏主叡承業以來淫殘無道過於桀紂魏之亡也實亡
於叡惜此時瑜亮已沒不能乘機進取使司馬氏坐收
其利
三國並建而君臣父子彝倫無悉者惟蜀漢耳至魏主
芳不知為何人子操丕之鬼於典午未篡之先早已餒
而此亦足見天道之昭昭
論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只此便足以制司馬
昭乎不足以制昭亦何苦為此喋喋乎昭聞之夷然不
以為意正以為清談差勝不足忌耳不然成濟之戈何
待他日哉○此跋扈將軍也而食餅中毒矣新恩新恩

而惠王府皇子來矣以弱主遇强臣一言不慎身命不
保髦忽論少康忽作潛龍詩奈何不自愛若此
曹髦被弒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其時倡逆者賈充抽
刀者成濟而主之者司馬昭也陳泰謂昭曰獨有斬賈
充可以謝天下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
者不知其次蓋直欲討昭矣快絕之言森於斧鉞
魏舒為長史晝籌器量自遠其論興廢大事亦每出衆
議之表夫魏晉間興廢大事皆篡奪之謀耳後仕晉為
三公度雖有餘而節不足
曹操爵至魏王而篡魏者丕司馬昭爵止晉王而篡位

者炎其事迹如出一轍乃後世談二代之際其憤恨曹氏每過於司馬者何也漢世歷年數百德結人心與曹氏之凶横不可同年而語故憤魏者為漢也其不甚恨晉亦為漢也此直道之不泯於人心者

吳

江南為羣雄所不爭之地孫策乘間掇拾遂定三分之業觀其胸次豁達畧得光武岸幘迎馬援之意然規模淺隘不及父堅遠矣若與曹劉並驅中原恐未必有成事

策縱横江南始終不見勁敵所謂時無英雄遂成孺子

之名非耶劉繇王朗之徒雖以孫權取之如振隋籜無足難者至赤壁猇亭之際曹劉互瞰使策當此反不免失於輕脫竊嘗謂伯言之深沉優於公瑾而仲謀之堅忍勝於伯符策臨終之言未必遂為定論也

曹操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只此兩言定其優劣相去豈可以道里計操攻布時已欲舍布而擊備逍與袁紹爭衡官渡日不暇給而兩擊備皆親行即此來為表與權而來者纔十之三為備而來者固十之七矣如權輩操方淡焉置之了不厝意而居然自以為操之所忌至操所深忌者反以其窮蹙而失之並不得儕於二袁呂布劉表之列何其闇耶

孫權之降魏姑以款之耳但得魏兵旬月不出意已畢矣豈假其封號以為重輕哉劉曄乃斤斤斬一王字迂已

魯肅在吳差為識大體者不獨氣質堅厚其力拒降魏之議於昭烈曲為扶持亦似明於漢賊之義周瑜張紘遠不逮也指囷一節尚其末事

操率八十萬衆東下其鋭不可當吳人震懼謀欲迎降勢不可支矣幸得魯肅周瑜定謀於內昭烈孔明左右

於外赤壁一戰足以褫阿瞞之魄即以定三分之局矣此時便當乘機進討以滅國賊乃規規自守不能並力中原遂坐失此機會

周瑜年少有美才其論曹操謂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乃鐵案也破曹之策雖發於子敬亦賴公瑾成之年甫三十餘而卒惜未罄其用耳

張昭於乘馬射虎則變色而諫釣臺酣飲則正色不言有忠謇之風為權所重乃後因稱疾不朝至燒其門以恐之陳氏謂權其老悖耶不知赤壁之役昭勸迎曹公幾令乞食為權所輕久矣周瑜魯肅而在權烏敢爾

虞翻為曹操所辟辭不就曰盜跖欲以餘財污良家耶魏文帝時重其名嘗為翻設虛坐其欽仰之亦云至矣後仕吳以論神仙事忤權徙交州十餘年猶惓惓不忘國事其忠愛有足多者至其習經於桴鼓之間尚不足為翻重

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雍之方嚴亦可想已封侯而還家人不知則器識宏遠尤人情所難

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其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後者則扶接之數語可覘其器量劉廙著先刑後禮論遜呵斥之尤識為治之要者至石亭

之役持重老成得諸葛公之遺意乃為楊竺等所譖憤恚而卒吳尚為有人乎

陸抗都督諸軍其兄凱薦之也內舉不避洵吳之萬里長城吳不即亡恃有抗耳抗死而吳隨之矣

孫皓殺戮忠良淫刑以逞罪浮於桀張悌既云吳之將亡賢愚共知而猶為之相昧知幾之哲矣然觀其告諸葛靚之言懇切深痛亦可謂審於處死者至靚乃瑾之裔戰敗遁去不能以身殉社稷視武侯之後不有忝乎

讀史提要錄卷四

高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晉

操可以不篡丕不得不篡丕不篡則操之局敗矣懿與師可以不篡昭定篡矣而猶可以不篡至炎不得不篡炎不篡則懿師昭之局敗矣自後高歡宇文泰皆不及身而篡蓋謂生殺由我予奪由我此奄奄者何妨假以一息之虛名劉裕亦傑者乃汲汲於篡至棄關中而不惜則何也

毋邱儉文欽之役司馬師瘤創未合輿疾而東此一事

固非昭之所能辦也觀齧被皆破時真有其父粥流霑胸之意不愧為仲達兒乃自昭以下每下愈況甚至何不食肉糜者亦為司馬氏子孫矣

自七國之後親藩蔑微至晉武建國始復大封同姓而卒貽八王之禍論者遂以證封建之不可行然其失不在此晉氏自立國以來全無綱紀其始除漢魏宗室禁錮又詔以青麻代牛紖初政尚有可觀迨泰始七八年以後都無一事可言則不待平吳而其志早已荒矣

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此語最真切有味吾非敢以羊杜滅吳為非但此時晉之為晉皇后太子親藩外戚

無地不成亂源滅吳與不滅吳總無益於治亂之數也

當時晉廷之上絕無可用之人即欲求漢唐之下駟不可得獨一山濤坐鎮雅俗猶爲令僕材張華可秘書監餘皆斗筲之器耳至疆埸之臣似爲差勝然亦祇羊祜杜預馬隆諸人可倚王濬以下皆僨轅而破犂者

何曾謂武帝無經國遠圖及身而已考炎生平不及符堅蕭衍遠甚堅與衍猶覩及慕容垂侯景之變而炎乃得終牖下亦幸焉爾要其氣象規模固難以比德於漢唐矣一再傳而不國宜也

羊叔子德望著於開府荊襄時緩帶輕裘風韻曠遠遂

開一代風氣之始其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蓋陰欲以相結者傾之耳平吳一事已知不戰可克乃不欲居功而授之杜預王濬後卒如其策以平吳帝思其功民懷其德隋淚之碑堪與峴山並傳矣

晉之伐吳惟羊太傅料其功之必成而不謀於朝臣者以賈充荀勗馮紞輩皆憸巧奸佞不足與計大事徒見沮無益也至旣平之後政須遠慮當時惟郭欽江統前後疏論最關大計外此則廟堂之上未聞有動色相戒預惕履霜者以是知善後之圖非識微扶顛之士不足以語此

渾濬爭功識量不甚相遠按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出降則濬之功誠多於渾然非范通引藺生屈廉頗事濬之褊衷未能化也大抵渾功可方鍾會濬功可方鄧艾渾功不及賀若弼濬功過於韓擒虎而聞道則均未

羊祜不結中朝權貴杜預在鎮則數遺權要二人心事皎如白日羊律己之節嚴杜爲國之心苦

荀勗善伺人主意故能固其寵其始勸帝出齊王攸後勸賈充納妃太子皆其首謀也亂晉之賊當以荀勗爲罪魁雖有才思亦何足述

傅玄爲諫官上疏論魏末士風頹敝有魏文慕通達而

天下賤守節之語蓋西漢時天下無以文章自名者迨東漢末經術旣衰始有文章之家魏文固當日文士之一也文士輕儇佻薄以禮法爲拘苦流而不已遂成風俗此嵆阮之徒所以爲世道人心之害也

阮籍居喪決賭飲酒魏叔子謂其作僞蓋觀於嘔血骨立而知天性終不可得而掩也夫釣名之士堅忍拂性但知求異於衆而不顧得罪於名教當時何曾面質其非並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如籍敗俗之人宜擯四夷正論侃侃不可磨滅□籍能爲青白眼嘗著論鄙世俗之士如蝨處褌中然爲蔣濟作勸進表其視褌中

之蝨何以異乎

張華擅博物之譽而附后助逆矯殺汝南王亮楚王瑋使賈氏益恣紊亂朝政乃晉之賊臣也史稱其盡忠王室彌縫遺闕豈實錄乎後以貪位被戮致夷三族使早聽少子韙之言當不至是

華林園蝦蟆問其為官為私百姓飢饉問何不食肉糜騃戇極矣然何以曰嵇侍中血勿浣也蜀後主禪亦然觀其生平似不至誠如尊命者○惠帝柔懦不振當賊后恣行時為所玩弄不能控制此為騃戇耳索靖指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有以也

朱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高瓊曰公此時何不賦一詩退敵耶金人曰待汝議論定時我已過河疆場之間不求實用轇轕紛紜徒亂人意蓋千古如出一轍也

譙登為父復仇守梓潼食盡援絕士民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被獲不屈而死按登之祖譙周在蜀時幾於世修降表矣不謂乃有此孫挺挺扃扃與乃祖面目迥別

賈后欲廢太子潘岳為之作書草以安仁之詞華斐然一時罕匹而大節隳喪乃至如此世復以板輿色養傳為美談攷岳在職時母常以乾沒不已責之及為趙王倫所陷臨刑謝母曰負阿母則其冒險者利亡身辱親不孝亦莫大乎是

時稱王戎簡要觀其牙籤會計賣李鑽核貪鄙已極何簡要之足稱是時王衍樂廣輩競尚清談流為浮誕甚至有子呵其父如胡母輔之之子謙之者習尚之壞於斯極已

典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朝廷多故之秋張翰因秋風起思故鄉蓴羹鱸膾蓋有託而逃也與顧榮之酣飲不省府事同一高識

江統作徙夷論以警朝廷誠為先見然此時劉淵李特

喁喁將動即申諭發遣亦已後矣不若郭欽之獻長策於平吳時也

周處素稱忠藎彈劾不避權威而賈氏恣行弒逆之時未聞一言直諫或謂賊后勢焰燔灼故無從效忠然左衛率劉卞有云廢皇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則制之亦甚易

賈謐喜延士大夫所稱二十四友如陸機陸雲潘岳左思等皆一時之才俊然比附權勢無一砥礪名節者文人無行蓋自古歎之矣

二陸之死人皆稱其枉然機始附逆穎建春門之戰儼

然與帝相拒雖赤族不足惜也總之知己之恩輕君父之義重二陸名士乃見不及此其愧劉沈多矣迨至以罪見收始歎華亭鶴唳之不可復聞不已晚乎

劉宏傾信陶侃保其無異志表張光之勳不肯危人自安其忠亮之志可見時天下方亂宏嵩督江漢威行南服人謂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豈倖致者至其怒斬牟冉尤見風力

晉室諸王無得倖免者而越乃居然保其首領豈非一大不平事卒之剖棺焚屍殘骸煨燼嫡妃掠賣世子囚奴八王中亦無罹此酷者越之於其君有利則邀之

以為名有急則棄之而不顧當日次項之役其妻子其佐吏咸在獨置懷帝於必死之地如此舉動雖豺虎不食其餘借非假手羯奴何以洩神人之憤

王衍身為三公不能匡時翼主乃為三窟之計平時宅心清曠自謂高視物表迨為石勒所執俯首乞憐勸稱尊號風流竟安在哉卒之宦情既空排墻見殺窟又安在哉

石勒使人讀漢書驚訝立六國後自是英識過人其謂遇漢高當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豈光武僅與韓彭等乎非知光武者矣至云大丈夫宜礌礌落落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則快絕之論足令奸雄短氣

後趙張賓為石勒所重呼曰右侯而不名幾等符堅之待王猛矣按賓亦奇士而委身於勒何也賓嘗謂勒云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是勒之負罪賓未嘗不知之而復為之謀主非甘心黨逆而何

晉之渡江也國勢危如累卵幽并青兗雍豫皆為敵所據衣冠華胄相率投降各鎮亦擁兵自固坐視陸沉未聞有勤王之舉惟慕容廆在遼左張茂在涼州皆間關萬里浮海越山稟承正朔不改初節又段匹磾播越燕

齊之間死生奉晉後為石虎所執挫抑百端終不見屈秉持晉節以至見殺此三人者忠貞之志可貫金石中土士人對此不當愧死耶

晉室自懷愍以來式微滋甚桑板署號採稆自存景象尚可問乎劉聰既弒懷復弒愍罪惡上通於天當時如吉朗辛賓先後死節皆忠義士也

牛繼馬後晉元與呂嬴並稱非其實也當時晉屬正統元魏為割據魏收作魏書欲以正統屬魏而黜東晉故傅會沈約宋書為牛吏夏妃之說以蠛之不知牛金已前死數十年矣夫邯鄲姬歸異人期始生政其為嬴氏

明矣乃六國忠憤遺臣從而呂之直痛恨無道秦耳晉何辜哉

懷帝弑而後愍帝即位愍帝弑而後元帝即位虛天位以待之猶有不忍之意存焉可謂厚矣然徽欽北狩而高宗立英宗北狩而景帝立天下後世未嘗聞而非之惟肅宗靈武頗滋衆喙則以明皇不過西行入蜀與懷愍徽欽身陷虜庭者有殊耳特肅宗卒能光復大物雖不循小諒亦當恕之

周伯仁神亭流涕時王茂弘之語非不壯也然自是而後諸公從容江左未聞舉北伐之師者祖士雅逖以司

州一主簿請命出師申討賊之大義遂乃信孚羣盜威懾驕虜挈河以南地復還晉土材畧偉矣使朝廷獎其忠勤寄以專閫之任則恢復之功旦夕可就乃國難方興主威已奪功之不成天也

劉越石琨鎮并州撫循勞徠流民安輯當七州俱陷之餘仗義孤城力為措拄讀其疏至聰勒不梟臣無歸志之語慷慨激烈發人壯志與祖士雅渡江擊楫誓清中原無以異也乃因叚末柸之間卒致困斃亦可悲已

陶士行侃值清談廢事之時能以恭勤砥柱中流風習為之一變其愛惜分陰檢攝軍事在鎮四十餘年疆埸宴然功績甚著豈獨木頭竹屑以綜理微密見稱乎獨其處蘇峻之亂見義不勇數為前卻向非溫太真以大義激之必不能戎服登舟兼道而進以赴君父之難也此固不能為賢者諱

王敦舉兵至石頭守將周札開門納之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使其時巢穴傾破為蘇峻為桓元均未可知故論者謂譙王之文弱甘卓之狐疑安知非福然長沙有人敦亦未敢東下牽制之使不敢動未為無助也當時若以譙王之任付之陶侃當必更有生色

溫嶠見江左草創綱維未舉殊以為慮及與王導共談喜曰向見管夷吾吾復何慮玆導居相位徒知浮沉取容又偏安半壁不能進規尺寸方之夷吾豈其儔與至逆敦犯順時坐觀成敗百口累卿已屬藹然喪志及移屯姑孰敦以導為司徒竟乃受爵不讓設敦有成事導亦將與享其富貴未必能為朱三兄也所謂克復神州徒虛語耳

太子即位羣臣進璽而導辭疾為卞壼所叱明年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復為卞壼所叱導之疾久而不瘳果何疾哉蓋妬疾也蓋是時朝政皆決於亮故也卞壼

謂王公非社稷臣此千古定論蘇峻之亂既定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以蘇武節嘲之真堪捉頦
周顗入見帝導以百口託之顗直入不顧此不失為守正矯言殺賊取印則何為者取快於一言而不顧其後非遠禍之道也至導三問不答假手於敦以除顗則忍矣時敦之弟王彬面數敦之失詞氣慷慨聲淚俱下脚痛不能拜與强項令何異使導有此風節敦敢肆然無忌耶
王敦之反譙王丞明知勢力不敵而移檄遠近嬰城固守被執之日甘心死節注薄桓雄等皆毀服為僮以從

之忠烈之氣其感人諸深哉
溫太真偽結王敦實具苦心其以手板擊錢鳳幘妙用尤為不測若王導既欲圖敦何不早為之獨聞敦疾篤帥子弟為發哀此一節差强人意○嶠一定王敦之難再定蘇峻之難涕泣登舟直有以身任安危之意其與陶侃書所云事濟則臣主同祚不濟則灰身以謝先帝義氣凜凜使人激發絕裾之罪或可從末減耶
卞壼兩劾王導舉朝憚之其謂阮孚曰諸君子以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尤具老識當時力挽清談之弊者壼與陶侃二人而已○蘇峻之亂壼力疾苦戰而死二子隨之其母亦撫屍而哭可謂忠孝萃於一門
庾亮輔政之初名數速禍致蘇峻舉兵犯闕迨國破君危乘輿播越復臨難苟免草間求活其罪可勝誅哉後出鎮武昌欲以荊州一軍削平强趙尤為失策郗鑒謂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乃老成持重之言亮頹然命將致邾城被陷毛寶樊峻相繼以死誰執其咎歟
東晉立國氣息奄奄又遭王敦之變元氣喪盡如尩羸之後繼以癱疽幸而不斃然亦僅矣論史者以王導前不徵蘇峻為是後欲容郭默為非不知此二事固同一機也峻跋扈之形久著反不反原不係於徵不徵但須

於未徵之先密勅諸鎮嚴為之備不至以其君為孤注耳至郭默之時京師單弱較前尤甚若默又稱兵向闕將何以待之雖曰有陶侃在然侃向者之討蘇峻也詘君子一推一輓幾於唇焦舌敝矣安必其一聞反信便投袂而起耶
晉成御殿見蘇峻梁武御殿見侯景雖屬無可奈何然亦急中一着因思燕兵犯闕建文帝若亦御殿見之不知法周公輔成王者此時當作何措置
左有石勒右有劉曜靳準何人乃欲圖篡乎愚已曜與勒皆欲圖篡而未敢發也準既為之驅除難又授以討

賊之名愚之愚已
石氏既滅羌氏復興苻氏慕容氏時中原方亂乃以進取委
之殷浩所謂坐失事機浩虛名誤國處非其任其以兵
襲姚襄一事尤為失策夫姚襄之歸不容不受然彼不
過蛟龍失水暫於我丐升合耳此時雖以桓溫馭之亦
且兩雄相角不相為下殷浩何人乃欲頤指氣使奔走
之如奴隷祇見其不知量也浩之欲殺姚襄與王猛
之欲殺慕容垂其意一也然猛不能用垂而猶足以殺
垂故猛在垂始終惕息不敢動浩不能用襄而尤不能
殺襄不能殺而欲殺之此所以自取侮也

退守譙城由浩之措置乖方致之桓溫以連年北伐師
徒屢敗疏請廢為庶人固其宜耳何咄咄怪事之有
顏含以年老致仕節操甚高其云馮祖思問佞於我恐
有邪德則聖賢之徒也
劉惔知桓溫負經濟才又預知其蓄不臣之志策事論
人無不切中按溫伐漢伐秦皆著勳畧倘得英主馭之
則克復舊壤有無難者惟久握大權天子特擁虛器故
跋扈自逞臣節不純為世大戮雖未遽改物要亦莽操
之續耳
枋頭之敗孫盛直筆書之雖為諸子私改而別本傳之

外國則其實已不可掩史猶書其不利而還何也諸
葛公既斬馬謖又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此李平廖立
所為垂泣而思也溫枋頭之役乃委罪袁真胸次相去
何啻天壤雖然司馬師且以斬王儀矣
郗愔遺桓溫書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
為溫參軍取視毀之更作愔牋以老病乞休可謂不肖
矣後桓溫廢帝奕為東海王亦由超勸令行伊霍之事
也合改父牋事觀之乃忠孝兩虧者
慘虐之魁趙有石虎秦有苻生虎屠封子孫如屠牛馬
生斬艾大臣如刈草菅天胡不仁生此戾種殆氣運使

然耶瞎兒一淚洪實戲之生乃引佩刀自刺出血曰
此亦一淚也悍鷙之性已見一班迨即位後恣行慘虐
無異豺狼空苻堅起而乘之也
疑人弗任任人弗疑苻堅之用人得其意矣其用王猛
也樊世等宿將不得而間之其用慕容垂也王猛亦不
得而間之然得之於猛矣猶不能不失之垂也慕容
垂奔秦猛始請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
何殺之迨猛詐垂佩刀紿其子奔燕欲按以罪堅復勞
垂待之如舊此等處不失為偉度若猛之汲汲於殺垂
且設計以傾之抑已甚矣

王猛披褐詣桓温捫蝨而談為温所異及欲與猛俱還復辭不就何也蓋知温之心不可問也故其人亦不足輔。猛見苻堅語及時事堅大悅謂如昭烈之遇孔明其投契之故殆有天焉至景畧人品心術在夷吾申胥之間

燕嘗求救於秦秦羣臣議弗救何其愚哉夫秦而伐燕桓温亦必救之矣置一物於四達之衢先攫者得之王猛自救秦之燕非救燕之燕雖燕人弗請猶將救之而況乎其請之也

鄧羌請與徐成力戰以贖罪猛弗許及其將攻猛而後

赦之則其初何不竟赦之也請司隷校尉弗許及名之不應而後馳就許之則其初何不竟許之也此自是見事遲故多費一番周折雖然當韓信請封假王時雖以漢高之明猶待良平躡足附耳而後悟況於猛乎

太和五年燕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猛擊走之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何以加之則猛非惟志在并燕亦欲兼晉矣迨臨沒之際迺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此蓋逆見後事預以為戒其不欲圖晉者政恐慕容垂姚萇之屬乘釁竊發耳而或者遂謂猛有忠晉之心豈其然

苻堅伐晉自謂投鞭斷流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舉九十萬之衆死者十七八可為恃强大而驕者之戒

謝太傅人物為東晉第一其功在郤桓温破苻堅兩事然温欲篡太傅其若之何非壁後置人數語能懾之使不篡也堅投鞭斷流勢更不可當亦非別墅圍棊所能驅之使去也温之篡不篡堅之敗不敗是有天焉非太傅所敢知要其從容鎮定大是智深勇沉處

或謂苻堅築館以待謝安設晉亡後安亦當不失富貴

故能坦然不懼是直以太傅為馮道馬士英也夫以太傅為諸葛孔明王景畧則不能以太傅為馮道馬士英亦何至是須知圍棊別墅時先辦得一死在孔明彈琴郤掃是拿得定司馬懿太傅之圍棊別墅恐未必拿得定苻堅不知屐齒之折太傅有之孔明不為也

王坦之帝前毀詔可謂勇矣倒執手版又何葸也謝安從容就席自是雅量過人

苻堅全盛之勢一敗之後便不可收拾所可倚者一長樂公丕已爾先主猇亭之敗豈減肥水而蜀中晏然全是得力諸葛公王景畧死堅雖不伐晉恐姚萇慕容等

皆將發難不久安於牢籠中況冒昧有此行也
燕慕容恪以恩信撫士卒而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當
時以中原為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豈不
信乎迨卒時薦慕容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亦可謂知
人
慕容恪近乎王王景畧近乎霸恪畧得諸葛孔明意而
景畧已不亞龐士元矣當六朝時英雄輩出在南則桓
溫劉裕在北則劉淵石勒苻洪姚襄慕容垂跖跋珪高
歡宇文泰皆有蓋世之才而不善用之卒之弒君簒國
塗毒生靈無所不至惟此二人者為能自愛其才而以

劉淵石勒諸人之所為為恥故建功立名酬其夙志亦
庶幾始終皎然無復瑕纇者恪身分尤高託孤寄命
大節不可奪其諸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景畧差覺發揚
蹈厲唐宋而後如姚元之張乖崖猶為近之
肥水之敗使慕容垂即乘此時圖堅亦未必頃刻之間
即得舊業徒負不義之名於天下耳垂不殺堅知也非
仁也迨奉命討羌反與羌合遂自稱燕王寖不可制
垂為評所忌遂出奔秦秦所忌者垂耳今既去其所忌
則何憚而不發故是年秦即遣王猛代燕取洛陽燕有
才不能用棄以資敵安得不亡

慕容永亦自號一朮垂乃叩囊底智取之至於圍鄴用
盡力量矣而卒不能下則丕能也姚萇以算畧自負而
苻登奄奄一息終不能頓而絕之則登能也是皆非堅
所可同日而語
劉牢之不知兵一日行二百里以襲人而爭其輜重乎
燕王垂老於兵安知其不以輜重餌我也且果能一戰
而擒垂輜重將焉往追人者往往以爭輜重敗被追
者往往以護輜重敗爭輜重者是未知猛虎落阱斃於
一羊之說也護輜重者是未知蝮蛇螫手壯夫斷臂之
說也

姚萇討慕容泓戰敗遣人謝罪苻堅怒殺之萇懼罪遂
奔馬牧羌胡歸降者十餘萬遂自稱秦王是為後秦萇
固以敗而興者其後苻堅為萇所執殺之倚伏之機非
人所料
武帝以一言之戲身嬰大禍貴人張氏亦以一言之故
躬行大逆會稽王道子不能討賊反進位太傅其罪可
誅不獨讒搆謝安妨賢病國而已
桓元圖簒矯稱苻命文飾姦詐作用大類新莽其使皇
甫希之充隱直孩童之見耳至不能早除劉裕為裕所
討亦是自貽伊戚

王鎮惡破秦時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解放舟艦即沉船破釜之計而詭用之者也時秦主泓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能引決投死亦異矣佛念可方北地王

劉裕討滅秦盜在洛陽魏主欲絕其歸路崔浩謂魏之將帥無足以敵裕者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不如靜以待之假使裕滅秦後乘勝蕩平凉夏驅除燕代誠一統之機也乃圖篡亟歸前功盡棄竟為崔浩所料惜哉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氣節殊挺其亢不可及者宋武帝王業漸隆不肯復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此一節晉

書不載然極有關係

六朝人物不得不推陶公陶公蓋管幼安之徒而不襲其面目所以為難晉書隱逸傳以陶公列夏仲御之次不知其胸中與仲御迥殊讀陶公詩似若空洞無物其實純是一片輪囷鬱勃之氣蓋千古熱腸人也

恭帝元熙二年劉裕篡位傅亮助之也叩扉請見之後還至建康具草詔使帝書之抑何忍耶時百官拜辭流涕哀慟者秘書監徐廣一人耳

讀史提要錄卷四終

讀史提要錄卷五

高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南朝 宋齊梁陳

宋

劉寄奴龍行虎步瞻視不凡為當時所推真一世之雄也討桓元破盧循滅燕滅秦皆自專征伐不待詔命之及雖功業燦著而無君之心行道之人皆知之矣篡位後廢晉主為零陵王以兵守之復置之死地而後已此則懿操之奸亦未至若此之甚者

殷仲文論音樂謂屢聽自然解之武帝曰政以解則好

之故不習耳妙論亦足破迷至藏耒耜之具留遺子孫固是深識遠慮然一再傳後已鄙為田舍翁矣帝且奈何

劉穆之五官並用洵屬異才當武帝初舉大義時急須一軍吏穆之自謂倉卒之際當無見踰便是毛遂再九也惜其竭節盡誠非忠於晉室者此與荀彧之在漢劉文靜之在唐其狥私忘公之失則一而已

謝宣遠瞻籬隔門庭謂兄晦勢傾朝野非門戶之福高卓之見豈蠅蚋輩所知謝氏多才若宣遠者松筠之質鸞鶴之姿故當首屈一指矣其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

弟靈運相抗乃其餘技
宗少文當宋受禪時屢徵不起臥遊名山特借以寄意
耳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淵明之妻翟少文之
妻羅皆附夫以傳
蔡廓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自是挺然不屈武帝許其
可平世三公若廓之才豈獨平世三公而已其子興宗
為尚書亦方嚴不狎為王躬所稱可謂世濟其美者
元嘉之政綽有可觀乃文帝仁厚恭儉致之也其欲經
畧中原慨然有封狼居胥意頗負大志惜授將遣師事
乖分閫徒滋邊釁耳晚年太子劭謀逆雖亦禍生非慮

然既已昧於先幾又不能决於臨事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其是之謂乎
沈慶之不嫺文學而識解甚高其自負耳學目空白面
書生似亦有激之談然其晚節抑損近乎道矣子業昏
狂之君無罪賜死致子孫亦皆自殺豈不冤哉沈昭
畧慶之孫也以甌投徐孝嗣使作破面鬼死生氣拂拂
此等處不得以狂目之若其從子攸之掩殺慶之無復
人理又奸回反覆靡所不至所云早知窮達有命恨不
十年讀書徒謾語耳竟誰欺耶
何尚之為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

時人知其不能固志後復拜開府沈慶之鹿皮冠之戲
尚屬微諷至云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則是直刺矣
豈特自洗黃閤貽笑千載哉
門可容蓋廳可旋馬其迹相似然孔甯子烏可與于公
比論
顏延之生平不喜見要人魏叔子曰延之當劉劭弒立
時為光祿勳其後見劉湛殷景仁當要任語意不平出
守永嘉作五君詠皆怨憤不得為要人而作耳此語直
可刺心當時荀赤松亦嘗及之謂其外示寡求內懷奔
競干祿祈進不知極已盖早窺其微已

謝靈運文名震世猖獗自恣文帝屢欲保全而狂夫故
態不改不喪其身不止也至謂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
得八斗我得一斗夫曹謝所工詞賦耳自謂為才不其
妄乎又言古今人共得一斗則妄之極者
范蔚宗精心著作直可上繼馬班而跡其生平不孝不
忠幾不得比於人數古今來文行不相掩如此者多矣
蔚宗豈能謀逆之人如許大事祇憑二三輕薄少年
鼓唇舌為之安望其有濟哉西市伏誅還是枉死
檀道濟唱籌量沙一時應變急智開後來無窮法門其
後為義康所害脫幘投地自謂壞萬里長城不虛也文

帝登石頭城一歎至今猶有餘憾
羊元保善奕文帝亦好奕與賭郡元保戲勝遂補宣城太守以奕得太守不亦異乎
太子劭搆逆之時王僧綽力請文帝速斷言甚切直而帝不能從則引身而退可矣乃復受其職為吏部尚書其意以為劭不知其謀冀可苟免耳卒之料簡巾箱終不得免義何取乎若其弟僧虔者盡忠於君盡弟於兄則粹然無可訛議
顧覬之丰裁峻厲所作定命論非信道篤而閱歷深不能見及此至其子私財甚豐鄉里多負責覬之誘出文

券悉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此一事尤為快舉
蔡興宗斂范義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此言非也昔蔡邕歎息董卓王允收之盖謂其人既為反賊便須絕交何得更念舊誼乎王陽明與劉養正以談道學故有舊及宸濠就擒猶致恩於其母人皆以為厚而吾竊以為非
子業罵孝武為齇奴呼諸父驢王猪王悖逆已極然亦孝武呼高祖田舍翁呼諸臣齴慳之餘謔也又納新蔡公主為貴妃而改姓謝濆亂已極然亦孝武取南郡王女為淑妃而改姓殷之故習也貽謀不臧流極至此可不慎諸
明帝作湘宮寺自謂大功德時虞愿在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何功德之有真探本之論也況或在位勦滅宗支殘民蠹國天道禍淫毫髮不爽豈作湘宮寺所能逭其罪哉
謝朓荷馬之才為沈約所推重其對孔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千載而下使人生感至其以壻首翁（王敬則）似屬過舉然大義滅親古有行之者臨誅而委之天道過矣
江安侯王景文在明帝朝無罪賜死乃能怡然受之絕

不動色且斂子納奩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何其從容也以江安處死不亂如此若使膺託孤之任必能自効忠藎乃鴆而殺之獨於受顧命時命蕭道成掌典機事不亦舛乎
順帝驕恣酷烈蕭道成因畫腹為的潛蓄異謀客與袁粲褚淵議廢立粲謂伊霍之事非季世所宜行淵則云非蕭公無以了此忠奸之別已判於此迨道成弒逆既形粲據石頭謀誅之又洩其謀於淵機事不密旋見覆滅裴子野謂其智不足以除奸權不足以應變是也然寧為粲死不作淵生豈可以成敗論也哉

宋齊禪代謝朏不肯解璽綬王琨攀車尾痛哭亦似具忠義之性者然琨嘗仕晉為郎官朏後仕齊為侍中又何以解也是知觀人者固當錄一節之長亦必合生平本末權之　朏既仕齊及梁武帝時初不就徵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觀其歷仕三朝每當易代輒作意釣名正熱中之尤者陳明卿以為不失為高誤矣

齊

蒼梧王見弒時王敬則一味粗豪但謂時勢可乘則乘之耳蕭公獨遲之蓋取之愈遲得之愈固也袁粲諸公皆在其掌握而不知

馮道之事前五代已有之若司空褚淵者其長樂老之遠祖乎淵劉氏外孫官位通顯受明帝特達之知寄以黃襛之託輔佐幼主稍有人心自當竭誠盡節乃道成睥睨神器弒主立君淵亦從旁贊決迨王敬則勒兵入宮宋主方就東邸禪代之時百官雨泣淵方揚揚得意親奉璽綬勸進宋祚既移司空重拜又引何曾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嗚呼此尚知人間有羞恥事耶淵人品如此而道成臨終復以淵受顧命幸而齊武年長又幸而淵以秋卒距受顧命時僅半歲不然使天再宋以年延至蕭鸞弒主淵其又為佐命之元勳矣謂為長樂老之遠祖非刻論也

袁粲謂彥回眼多白亡宋者必此人將為竹帛所笑彥回雖影迹周密而袁公已如秦鏡當空矣宋明帝謂淵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後人且有矜咳作相者不獨淵也大抵淵小節儘有可觀而身事二代其子恥之其弟非之豈第竹帛所笑而已

劉瑀與何偃爭馬劉祥比王奐為驢狂易之風有同一轍然祥當褚淵腰扇障日時誚之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則快論也

劉子珪瓛篤志好學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

怡然自適居然希孔顏樂處後以親老供養累辭徵辟當世高之按子珪孝行可比曾閔儒業可比曹鄭若其出處本末則居然管幼安矣

王儉集朝儀舊典無遺漏者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與唐時盧多遜相類其肆應之才亦似劉穆之至作解散幘斜插簪以謝安風流宰相自況則比擬失倫儉豈安之流亞乎

王融躁于名利未三十望為公輔嘗搥車壁曰車前豈可乏八騶推其心不可一日居窮約後以謀立竟陵被名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夫躁名利

而干謁苟營未有不隳其志節終罹禍患者守道之君子可用以為戒也

宋中書舍人弘與宗求作士人詣王球球舉手揮之文帝曰我便無如此何齊舍人紀僧真從武帝乞作士大夫帝命詣江斆謝瀹而斆乃移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二事政同夫分別流品雖是六朝結習然士大夫之禁為當時所企仰至人主不得而干陟之亦不可謂非盛事

陳顯達每遷官有愧懼之色意見甚高其謂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戒諸子不須捉此尤是達論蓋紈袴之習

與麈尾蠅拂相去直唯之與阿耳

庾道愍交州尋毋事乃朱壽昌之先聲其精於相板亦自奇特

王思遠終日匡居簪帽衣領無不整潔邱明士蓬頭散帶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二子一近狂一近狷

蕭鸞廢昭業為鬱林王謀篡謝瀹時為吏部尚書聞變方與客碁竟局還臥其兄朏復遺以酒曰可力飲此勿預外事食人之食而不死人之難尚得為有人心乎

何　何點何求兄弟並棲遁終隱世稱何氏三高殆真不愧按何尚之遁節不終為沈慶之所笑　點諸子其亦有鑒於此而然耶

東昏淫虐已極其營宮室寵潘妃及信任梅蟲兒茹法珍等事姑不必論只縛菰為明帝形北向斬之則狗彘所不為

蕭衍受禪顏見遠數日不食死梁主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嗚呼如見遠者純臣也沈約范雲輩當愧死矣

梁

梁武以英毅創業居心仁恕在五代靡靡中尚稱令主特晚年沉溺於佛迷不可破耳有子蕭統不得永年則

天為之也○昭明雖無經國大畧而秉性寬厚迴非湘東武陵之比乃以厭蠱二字敗所謂國將亡必有妖孽非歟

沈約歷仕三朝位至僕射人臣榮遇無與為比然論其心迹特賈充之流耳梁武欲受齊禪約力贊以成其逆又責范雲獨專其功及居齊王於巴陵又力贊殺之忍心至此人倫師表者固如是乎至九錫之會約方中疾乃期其速愈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云尤鄙悖不足道史顧稱其聰明絕特性躭墳典不知乃名教之罪人也後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獲陰譴而死宜哉

范雲沈約是一流人然雲在齊事竟陵王子良饒有箴諫侍太子覲䕶亦效讜言又新城長史王晐死即以東廂納晐屍其行誼有足述者特以大節不立為世所詬厲耳以沈約方之則約視雲為尤劣矣

江淹五色筆任昉五色旗其符一也文章之美冠絕一代而昉內行無缺為政清簡尤有足稱

江革純孝而好學不倦謝朓手割半氈與之可稱韻事迨後為魏所執守節不屈帝以蘇武之節稱之又其犖犖者

蔡撙風骨梗正武帝以奏用王筠斥其不了事撙云臣

撙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戇孰甚焉後在帝前食麪帝頻呼姓名不荅改換蔡尚書始放筯執笏曰爾此復近於亢矣乃爾時竟能見容

劉孝標 峻 文藻秀出不能隨衆沉浮其在武帝前疏錦被事抑之猶可言也至類苑成復不見用則帝之忌才為太甚矣寒士失職而志不平辨命論之作豈得已哉

○沈約嘗與武帝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亦有見而云然

顧協為時所推張率薦之於帝時年三十有五帝謂其已老僅以博士官之可為浩歎後為廷尉正冬服單薄

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顧郎雖衣食者一語節操凜然可以廉頑起懦

曹景宗累立戰功覺有粗氣亦不學之過迨為領軍將軍每出行褰車帷幔其謂所親語落落不羈故自橫絕一世

武帝使臨川王宏伐魏軍容之盛數十年來所未有乃聞魏援近遽欲旋師蓋三歲兒所不肯為豈特蕭娘之謂乎蕭老公以百萬師付之是以其國予敵也

羊侃與侯景相拒景獲其長子於城下示侃侃不顧引弓射之忠義奮發非過甚也時傅士哲呼侃與語願去

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冑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風致直與羊祜陸遜並傳

高歡卒時留慕容紹宗以敵侯景景不得志於東魏乃移禍於梁矣引兵臨江直犯建康倘用羊侃策一挫其鋒立可撲滅乃聽朱异之言養癰內潰遂至土崩瓦解此自貽之咎耳○景攻陷宮城無復顧忌至矯詔解援軍則益橫矣虎兕出柙機穽又弛安得不恣其搏噬然景忽附東魏忽附西魏忽附梁恇擾反覆卒以自滅其身究何益也

侯景之變皆朱异成之誤國之罪死不足以塞責乃猶

贈恤以寵之何耶先是晉通中弱山賓表薦朱异所言殊為太過异雖小有才而便佞詭詐當時豈無見端乃嘉予若此抑亦闇於識矣

陶弘景隱居茅山復與聞朝政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按當時朝政之闕失多矣弘景惟隨時俯仰畧無建白亦何取此山中宰相哉

湘東王繹即元帝也當王室傾危不務討賊其心術至不可問魏和公論宋高宗謂之弒父之賊此春秋誅心之法并充類至義之盡也明景帝亦然雖英宗卒還要之景帝固有死其兄之心矣惟晉元差為可恕其不敢

北伐全是畏葸然而臣子之義謂何至湘東之設心較之手刃者更為慘毒並非晉趙盾鄭公子歸生之所可例弒行弒綱之賊直歸之湘東而貸侯景可也

邵陵王綸前攝南徐州時令賣䱇者吞䱇死又奪孝子服着之又取老公似梁主者插之於廷此其所為視宋子業齊寶卷殆有甚焉而其後責湘東責僧辯諸書慷慨激烈聲淚俱下較之一日賊何啻霄壤至於我本無他志在滅賊其言尤為愷切豈前者籤師誣之耶抑今者所云有一郤正代之耶

廬陵王續庫藏盈溢既薨子應不慧見金鋌問可食否左右曰不可曰既不可食並乞汝陳用揚曰多財為累應乃達非不慧也如續乃真不慧者有旨哉蕭綜作錢愚論以警臨川王宏亦此意

魏遣于謹伐梁已至樊鄧元帝猶講老子於龍光殿百官戎服以聽巡城復口占為詩令羣臣屬和所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者迨城陷日焚東閣竹殿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是再遭秦火之厄也死於烏幔不已晚乎

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後以爭謀廢立為霸先所殺在僧辯本昧於大義致霸先得以借手然霸先本懷篡梁之志則殺僧辯義雖正而心實可誅

梁氏死節之士前有韋粲後有王琳而琳尤為其難者始則率交廣之兵入援江陵江陵不守建康改禪間關播越復奉永嘉王立之永嘉兵敗又與之入齊以圖恢復屢敗陳師未嘗少挫後為吳明徹所禽故麾下將卒見者皆欷歔不能仰視迨明徹遣使追斬哭者聲如雷以酒脯爭來致祭收其血而去當五代君如傳舍之時乃能身冒百艱自矢忠義何怪乎感人之深至於此哉若其姿識英敏佐吏十數一見皆能識姓名則唐之張睢陽不是過也

陳

陳主雄武多英畧受禪後亦雅尚儉素其投籖階石令鎗然有聲蓋不俟妃后之脫簪永巷矣此堪為後嗣法者特其踵梁武故智崇信佛法屡捨身於莊嚴寺覆轍相尋為之三歎

徐陵目有青睛自是聰慧之相當陳初創業時文檄軍書及受禪詔冊皆其所製不愧一代文宗至宣帝太建中俸祿與親族共之米至水次名令貧匱者自取其高誼尤人所難范文正之麥舟殆仿此義歟

沈瑀為餘姚令胥吏皆令着芒屩粗布有鮮衣美服者輒加撈捶夫郡縣能不假權胥吏便是好官只看鮮衣美服與芒屩粗布已知其大凡矣

何遠居官清正為天下第一至生平言不虛妄謂人若得一妄語則謝以一縑覺一諾千金語猶近俗

侯安都在文帝時自恃其功至借陳主別殿以宴其妻妾南面正坐使賓客上壽如在帝前驕橫如此安有不敗者夫瀆則生亂凌則名殃非臣節不終則主恩不竟周宇文護之事政與此同也周主於禁中見護行家人禮賜護坐帝侍立於旁後亦及於禍

梁陳之際疆宇日蹙稱藩齊魏幾不敢與之抗宣帝太建五年吳明徹率蕭摩訶大敗齊師可為江左吐氣

蕭摩訶匹馬馳入齊軍遇其大將尉破胡遥擲銑鈒正中其額應手而仆不愧關張之勇矣禎明中賀若弼濟江摩訶兩請戰不許又後主通於其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初無戰意隋既滅陳拜開府儀同三司非得已也

傅縡負才使氣固失之激然當施文慶等譖構時於獄中上書所言皆陳主之實可謂不為威屈矣至陳主怒問以改過則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尤所稱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

江總浮華之士不可居輔導之職孔奐早已知之乃叔寶親暱使居僕射竟以宰輔為狎客矣於臣品則可羞於國體則已辱衰季之朝何所不有

臨江結綺望仙諸閣窮極奢侈已為煬廣作俑又狎客滿前朝綱盡廢而掌軍國要務者乃施文慶沈客卿之徒蔣山衆鳥鼓翼而稱奈何帝空其及矣

韓擒虎至袁憲勸帝端坐殿上正色待之意欲仿梁武故事豈知時勢不同後與張貴妃麗華等同逃於井與兒童之見何異迨國破家亡奄奄一息尚欲得官號以自榮可為面赤可為酸鼻

後主荒於酒色當隋兵渡江有密啟告急者後主飲醉不之省高熲至見啟在牀下猶未開封後為隋文帝所

笑其坐取滅亡不足恤也雖有岳陽王叔慎起兵長沙究何補於萬一乎

隋高祖滅陳設亡陳女樂謂公卿等曰此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即王樹後庭花等曲也亡國之音空垂永鑒

讀史提要錄卷六

高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隋

文帝篡周得天下其伐陳時投柹於江居然有觀兵孟津之意須知帝逆料後主必不能改故為顯行天誅之言耳然自是英雄作用

首倡義倉良法也關中饑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示羣臣為之損膳亦愛民之主矣至其暮年持法嚴峻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則衰世之政也

帝以尉遲迥女孫之故怒獨孤后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此等舉動豈復有帝王之度高熲楊素扣馬之諫雖和事老人不得不爾然國體安在

韓禽虎賀若弼乃隋所用以伐陳者此兩人特會逢其適耳非有大將才畧足以跨越一時也其爭功上前尢失大將之體○弼平陳後在內則索內史索僕射在外則索廣陵索荊州總管肉食者鄙毫無遠謀不足數也○禽得令終弼乃坐死亦有幸不幸焉其實兩人無甚優劣

緣江諸戍乃至無一人拒敵隋軍雖云十萬實止賀若弼八千人成功早知如此以偏師取之足矣至禽虎之

來大是湊巧賀若弼耕之獸之禽虎安坐而食之安其
怒也晉滅蜀而鍾會與鄧艾爭功滅吳而王渾與王
濬爭功隋滅陳而賀若弼與韓禽虎爭功而王渾尤為
無理
任忠為陳畫策似若可聽要與為官勒燕然山者同一
夸誕窺其意不過以陳國為奇貨捷足爭先欲作賣國
首功耳不然弼至鍾山之下勢已燃眉而乃遠圖之淮
南乎
高熲具文武大畧在隋為有功之臣其後得罪皆以疑
似起釁熲母曾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識

慮深遠賢哉母也熲前朝舊臣不能明弑殺之禍又
不能引身而去其見殺固宜然自煬而言則少恩
晉廣有何將畧而隋主以元帥命之觀其以賀若弼違
令先期收以屬吏非有他意不過與之爭功耳前隋主
命諸軍皆受晉王節度而所謂節度者顛倒悖謬一至
於此幸臨陣時不至僨事然亦危矣
史萬歲數立戰功其不修營伍似李將軍其深入敢戰
似霍嫖姚乃亦為楊素所譖致遭刑戮真使忠直之士
聞之喪氣
侯白通脫滑稽帝毎欲擢用輙曰白不勝官自是至論

朝廷用人以老成持重為本所云不動聲色而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者是矣烏有通脫滑稽之人可勝家國之
任者時人傷其命薄殆非也
叅軍王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至滎陽脫
其枷鎖與之期約因如期而至文帝赦参等擢伽為雍
令史書美之不知此特一時徼幸之事耳不當脫而脫
是市恩也不當遣而遣是冒罪也伽身為職官不思奉
法維謹背朝廷而暱奸惡豈可訓乎厥後唐太宗倣之
縱死囚宜歐陽子論其失
牛弘經術深宏德性寛裕綽有大臣之度然當房陵廢

黜時奸究用事不聞痛哭陳書以匡國難方之元旻得
毋赧然
魏德深為貴鄉長旋轉舘陶長皆有治聲貴鄉父老詣
闕請留有詔許之舘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
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至斷從貴鄉吏人歌呼滿
道舘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移住者數百家此比假
寇之事更為生色
辛公義為并州刺史決獄訟宿廳事不還閣其後訟者
多兩讓而止時平鄉令劉曠為莒州刺史獄中草滿庭
可張羅亦異政也列之循吏俱足風示後人

文中子聖賢之徒也出處語默皆中規矩其教授河汾
楊素累徵之不出視楊龜山應蔡京之聘風節彌高矣
詣闕上書獻太平十二策則事屬可已
觀太子勇之所為一味粗踈豈能盡天下之情偽者若
使之承荷大業其不至傎隕者幾希後人惡廣者深故
憐勇者切然勇實未知處父子兄弟之道也
當隋文寢疾時奄奄餘息亦何能為柳述元巖豈能出
素賊之手而胡氏乃謂當併名素廣質問陳夫人正其
罪而廢廣出諸外豈非闇於事勢之言
煬帝之弒文帝史未有明文然右庶子張衡廣令入殿

侍疾俄而上崩後衡以怨望賜死臨刑時大言曰我為
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則不必發覆摘奸情態已畢露
矣弒父弒君之賊天豈肯逭之而使之欺天下後世
初文帝懲周室諸王微弱使諸子分據大鎮煬帝時迭
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按堅之殘忍與石虎相類其
子孫食報亦與虎畧同蓋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
六朝之季昏亂主之所為真是無所不有集大成者其
惟隋廣乎
三代後不道之主當以隋廣金亮二人為極則覺桀紂
之罪可從末減

楊素罪大惡極真如鳥中之梟獸中之豺雖狗彘不食
其餘也廣之弒父也素實左右之其害太子勇也素復
舞文鍛鍊以成其獄雖權畧之優名位之盛近代罕比
然亂臣賊子實為罪魁至其貪財賄營產業諸方都會
之地邸店水磑田宅以千百數又不足論已
楊素復生元感可謂將門有將不知善射盪舟正所以
厚其毒也前叨蔭襲之隆後嬰赤族之慘天網恢恢豈
不大哉○素之罪吾以為元感之族誅可以償之矣不
知又遭掘冢焚骸之事可為快心
裴矩在煬帝時盛言胡中多珍寶自是遂通西域征高

麗好大不止疲敝中國皆矩倡之也雖廣之不道本無
救於亂亡然矩實隋之蠹賊○司馬公謂矩佞於隋而
忠於唐非也煬帝好諛故矩以諛佞之太宗好諫故矩
以諫佞之雖邪正不同其為佞則一爾小人希世取寵
每用此術
煬帝時蘇威為納言又恭掌朝政此時不為直諫而用
微諷雖與佞諛者有別然骨鯁之氣則少衰矣及天下
大亂帝問盜賊事威身隱殿柱以不知多少荅之純用
微諷何濟于事彼朱雲折檻膾炙千古視隱柱者不有
霄壤之別乎追後唐太宗平王世充威請謁見稱老病

不能拜起太宗遣人數其罪責之且云公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矣可頗亦汗出

威對隋文謂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此與趙普之半部論語同一夸誕也威當文帝創業之初不與其謀是矣及江都既敗僭竊並起威以八十故老奔走王竇之間以延旦夕之喘所謂終於事君者固如是耶

虞世基才學軼羣當煬帝時天下大亂見高熲等直言取禍遂為利害所惑惟以阿諛取容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可歎也至賄賂公行珍寶盈積有弟世南稱國士清貧自守而畧無所贍則尤可鄙已

隋末僭竊之主惟竇建德最賢所行事多近於正其聞煬帝被弒赫然興師生擒化及集隋宮而斬之於冠履倒置之秋獨伸討賊之大義雖高祖太宗當之有愧色矣昔漢祖為義帝發喪不過假此以動天下之心而已隋兩世為天下主煬固不道文之澤猶在人建德曰隋為吾君吾為隋民此言較漢祖之告諸侯一誠一偽不可同年而語也至其斬王軌之奴赦李世勣之父此二事英識偉度亦非羣雄所及

宇文化及弒帝於江都李密既討其罪矣乃忽奉表降隋與前數罪之檄不自相矛盾乎按柴孝和說密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密不聽已失一機會後徐洪客獻書勸其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復不聽又失一機會失此兩機故終於無成天下遂為唐有

徐洪客自是一時英雄其才氣當在李衛公上知神器有歸便深藏不見不屑屑作封侯計自處尤高

唐家起兵晉陽若後拓幽并前收兗豫高氏故疆可掩而有也然以天下大勢言之則已褊矣定計之初即志在關中真是老識老謀確不可易又適有一李密為我綴東都之師故渡河以來沛然直達無復阻礙半年之中大業垂定當時若少趦趄則關中不為薛舉所有必為李密所據矣

唐公連結突厥自是要著蓋當時若預知必取關中雖並晉陽棄之可也萬一前途齟齬不遂所圖亦豈得不為退步計方欲南向與羣雄爭天下而使突厥躡其後作螳螂捕蟬之勢以脅我如之何其可也

堯君素盡忠於隋矯矯風節無愧古人其為木鳶達表一事尤奇世傳蘇武雁足繫書理或有然也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故主亡恙而宗支並全自是而後一經禪代屠戮無遺南朝北朝同出一轍由來久矣唐室受命代興世運將由否入泰而隋廣江都之慘仍假

手宇文化及以報之盖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意亦南
北朝一大結局也

讀史提要錄卷七

高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北朝 魏 齊 周

魏

魏之先爲代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初質於趙翳槐死國人謀立次子孤孤不可自詣鄴迎犍請身留爲質當猜爭之世而有此延陵季子之後爲僅見矣君子知代之後必大

世祖遷都平城稱皇帝改國號曰魏時百度修舉有衣冠文物之盛開國規模煥乎可觀乃因賀氏之美殺其夫而納之旣而生紹反遭弒奪則天道之不可誣也

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故屬快舉然坑之亦太過孝文時詔沙門不得去寺行者以公文旣使游僧不得自由又可隱杜姦宄此法宜遵之

韓伯年軌爲秦州刺史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戶各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惟乞留軌此與借冠事可以並傳

明元帝太常元年劉裕假道伐秦而魏人聽之自是失計當日江南諸國魏爲最強自當倣蘇秦之謀合縱以拒裕今旣不能救南燕而以三齊之地畀之裕矣復不

能護秦而使之滅秦脫劉穆之不死劉裕坐守關中拓跋赫連豈足以當席卷哉

崔浩資性聰明內實恇怯以之立廟堂之上從容諷議則有餘將一軍出境外底裏立見矣其自擬子房恐亦如王昭遠之自擬諸葛也○浩黙老子而溺天師惑於冦謙之科戒圖籙不亦謬乎後以國史賈禍臨問之際聳嘶股戰不能出言不獨明哲保身遠愧子房即視高允之從容視死慷慨切諫亦有愧矣

載筆記言固當據事直書以存史體然誣關君父詎有刊之於石列之於市直播其惡而無所忌者不幾以証

父攘羊為董狐耶孔子作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世不以為諛也浩但知責直揚惡其嬰滅族之慘宜矣

高允好切諫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後乃為中書令魏主親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清介之節為游雅所推其薦舉賢才無間新舊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元魏諸臣當以允為第一南朝亦無其匹○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處允不可及郭公積笏滿牀吾不以彼易此

允論崔浩國史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則浩之作史殆幾幾乎如魏收之所為矣不徒以暴揚國惡受誅也至允不受太子指導直任其罪且云著述臣多于浩真人情所難高公生平如許渾厚及臨死生之際始見强直是真强直

時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纔脫死復固爭之魏主怒已而謂太子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夫太武不嫌其忿而轉為數千人幸固不失為賢主若允則惟不自恤其死乃能救人之死仁人之言所全顧不大哉

于什門使燕為燕所拘衣襦敗壞蟣蝨被體馮跋遺以

巾服拒而不受凡二十一年始歸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非溢美也

孝文本紀美不勝書均田之法尤稱善政然非戡亂之才也觀其初出壽陽頓兵鍾離再出襄陽頓兵懸瓠雖外慕雄圖而親舉六師遠臨江檄終不能有尺寸之地其於用兵之道遠矣

遷都洛陽蓋以柔然之勢漸屈可以畢力東南故也後嗣不振盜賊四起由倚任非人紀綱頹敗故營伍不整而姦宄滋生非遷都之咎也魏遷洛陽金遷汴皆馴致衰弱元人因始終居燕者何以稱焉

古弼以魏主與劉樹圍碁不得奏事捽樹毆之此尚近于孟浪至以弱馬應獵又諫以車運麋鹿則深得大體謂為社稷臣不虛也獨怪其受楊文德金及文成帝時以怨言巫蠱事伏法不學無術倘亦筆公之謂與

選舉必論門族此魏晉之深弊雖孝文之賢不能免此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皆不磨之論

李崇為兗州刺史多刧盜崇乃村置一樓樓皆懸鼓俄頃之間聲聞百里是以盜賊竊發便爾擒送則以一郡之中血脉貫通牽一髮而全身皆動故也此法可由一

郡而推之一路由一路而推之天下弭盜之方莫善於此然靖盜之原則不在此

崇在壽春十年沈厚有方畧鄰敵謂之臥虎亦能臣也然才雖過人而傷腰折肢之謠貽嗤後世則甚矣黷貨之宜戒也

崔亮立停年格沉滯者稱其能時薛琡上書以為執簿呼名一吏足矣誠為至言按停年格即今所謂資俸也便於庸人不能得奇士故史謂魏之失才實自亮始但此法不行則夤緣奔競之風靡所不至以視賢愚同貫涇渭無別者其獘均爾

楊椿為侍中莊帝時頻請歸老賜賚甚厚其戒子孫書有崇實黜華履滿思謙之意二疏之明達萬石之恭謹蓋兼有之凡居家居官者俱宜書置座右

邢子才卲天才絕世領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與溫子昇齊名宜已其解衣覓蝨對客劇談有王景畧之風至見人校書則笑其愚且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論雖近偏而綽有遠致

胡太后願生太子不恤一身之死其識過人能射能詩又能耑决朝政才畧亦不凡也乃恣行淫亂靡所顧忌馴致久攬權柄毒害至尊罪大惡極抑已甚矣爾朱榮

沉之於河誠足紓神人之憤乃並幼主而殺之何耶誅其心實欲謀行簒逆故耳事雖不成而死有餘辜矣未幾高歡宇文泰踵其故智拓跋氏遂無噍類皆與榮同一機穽者

孝武帝為賀六渾所逼西入長安復遇宇文氏甫脫一機又蹈一機元魏之業遂衰

賀拔氏兄弟如此脆弱而魏主乃欲倚之為長城耶當日形勝晉陽關中而外斷推荊州雖外逼蕭梁其勢尚足以自立能者用之鼎且三足矣舉動輕率使侯景乘間而擴之是可惜也若勝果有忠義之心當日便應

用盧柔上策席捲赴都然而成敗未可知也若不能一
心王室外為觀望之謀內作割據之想便應用盧柔中
策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即最下亦不失作一劉景升今
乃並其下策而不能用豈不悲乎
從妹不嫁者三人何以入宗廟對先皇帝乎若果有之
雖為伊霍之舉可也酖而殺之然後弒君之名不可辭
矣吾所慮者或泰既行大事衆論藉藉不與因造為此
語以誣脩未可知也
宇文泰奉孝武入長安是為西魏高歡別立孝靜帝都
鄴是為東魏其後西魏禪于周東魏禪于齊與江左數

世易主若出一轍

齊

高歡深謀客計懿操之流然奪馬事亦太急幸爾朱兆
自來得以飾詞相誑若使慕容紹宗追之恐陣上雌雄
正未可知
李元忠亡二馬既獲盜即以與之甚有豪氣其載素箏
濁酒奉迎高歡及捋鬚大笑一節興致尤高惜狂飲任
達游遨自恣雖具揮霍之才詎足以勝大任不獨所輔
非其人也元忠由中書令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
而多美酒故亦葛洪乞句漏令之遺意

薛琡之言奇計也雖不逮李左車要與賈詡之勸司馬
懿者相去遠矣封子繪欲追宇文泰則非洞識時勢者
以泰之才取歡則不足拒歡則有餘歡豈不欲追泰哉
不敢耳泰有重關之險若果懸軍深入恐扼之不得還
也歡曰若遇伏兵奈何此最是老識處陳元康狃於
沙苑之役逆料其無伏是真不知兵者
天保初宋世良世軌皆有政術世良為清和守值大赦
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世軌為廷尉少卿多所平
反及卒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可謂
兄弟濟美堪與大馮君小馮君比烈矣

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帝比諸曹植陸機吐谷渾
國王牀頭有書數卷悉是子昇文此與白香山雞林賈
人事同楊遵素謂古今詞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溫
子昇彬彬有德素然子昇外恬靜內深險國家多故之
秋好豫其間於明哲保身之道猶有歉焉餓晉陽獄食
敝襦而死亦自貽戚耳
高澄得國垂二載恣行無道謀受魏禪使不遇蘭京之
弒則東魏之亡已企踵可待
高氏世濟凶德與司馬氏同然師昭皆才武有父風至
炎而業始成澄才不逮父洋尤驁戾乃欲奸大位可乎

婁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北面終身汝何人敢行舜禹之事洋以閭徐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嗚呼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鮮不敗者何待讀班彪王命論始知之哉

洋抽刀斬亂絲曰亂者必斬千古英雄意識往往如是然終有飛揚浮躁之氣若使劉先主治亂絲必能條分縷晰不以抽刀一斫了事吾以其結髮知之

洋初立時留心政術數年之後以功業自矜嗜酒狂暴無復人理所倚賴者一楊愔耳愔總攝機衡百度修勅功業亦有可稱然躬進廁籌與萬安之獻溺器可稱而絕卑鄙若此何匡贊之足云

昭帝欲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語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後在并州嘯咏遨游人謂之方外司馬識趣故自超絕乃當濟南王初立時勸演使速取國柄又何也豈其自言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一時鮮不敗績故有此末路之悔耶

祖孝徵 珽 才畧機警十倍於人而行誼卑鄙遠愧其父懷中藏銅疊髻上藏金巨羅文人亦閒有此狂態獨不可以寬孝徵孝徵無行之徒直穿窬耳文宣呼之為賊孝昭以俳優畜之可恥孰甚焉其譏搆斛律光厲聲下聲曲盡小人情態薰眼致盲非不幸也

斛律光才調意識俱有可觀國之干城也乃因祖珽之間竟致滅族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歎曰此人若在朕安得至此自剪羽翼徒為鄰國滅仇齊主固闇而珽之罪亦不可勝誅已

庫狄干署干字逆上畫之王周署名先吉字斛律金署金字至作屋以兕目不識丁者可為顏赤

魏收號驚蛺蝶才思之敏可比溫邢所撰魏書以愛憎為褒貶時人謂之穢史可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矣齊亡後遭發塚之慘作史不秉直道其報若此可畏也

趙高說二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無為自苦和士開說北齊主曰陛下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可敵千年小人阿諛若出一口後北齊主使士開與胡后握槊縱欲適情不太甚乎握槊黜籌可為千古確對

後主為無愁之曲自彈琵琶唱之音韻窈窕極于哀思民間謂之無愁天子與陳之奈何帝相仿佛又宮婢封郡君奇矣馬稱儀同雞號開府則更出人意表迨平陽已陷馮淑妃請更殺一圍禽荒色荒兼而有之為周所滅不亦宜乎

周

高歡宇文泰心懷狡險互相傾圖皆一時之英傑而泰更過之然泰未弑君之先泰正也歡賊也既弑君之後則泰之罪浮於歡矣泰與歡同挾震主之威而不及身受禪殆師操懿之故智觀周文於武帝常興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其意可見

北周制度頗近古蘇綽亦間世異才其請作府兵復官制皆井井有條今之論府兵者咸以為李唐之制不知始於綽所建議也農隙講武猶有三代遺意

裴俠七歲不能言於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此故殆不可解後為河

北郡守謁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並立衆無敢應者獨立使君之號有榮施矣孝閔帝時為中大夫嘗遇疾沉頓忽聞鼓聲即驚起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殆其忠誠之性天祐之也

史寧在周文時有謀畫識兵機甚得當時之譽及為荊州刺史頗自奢縱嘗出有人訴縣佐屈法寧付被訟者治之意在嚴斥刁風而下沉小民之寃上滋長官之橫憒憒甚矣宜聲名大減於西州也

宇文泰駕馭英雄致有遠畧及臨死託孤宇文護遂致二子被殺幸立武帝能除之耳當時十二軍皆屬於護此是何等勢力而武帝以王璭斃之中外帖然此是何等權畧從來誅大奸者誅之不成反以名亂其為無術不必言即幸而克之往往拒狼進虎甚有噬臍如王司徒者而周主乃能如是無他藏之也深則發之也決

宇文泰之為賊與高歡不同歡明目張膽公然作賊泰卻藏頭露尾猶若顧畏名義至護則純任麤直殊不似有簒奪之心使護而欲簒當日自可以不立覺即立覺之後亦自可以不立毓立邕其所以迭弑二君者正恐我不圖人人將圖我自衛之計爾

齊公憲為護所忌復不免於周主之疑當日之不並誅者直毫髮間耳太史公惜淮陰不能學道自是千古良箴

齊司馬子如既入華州王羆袒跣持挺逐而走之勇矣然賊至閤外而後知之則平時無偵探之使無鈴榛之防已可槩見此雖太平無事時猶不可況當兵爭之會耶華州之得全倖耳

武帝智深勇沉厲精圖治非獨雄才大畧而已既親率六軍頻年講武又令民間以時嫁娶務崇節儉蓋隱用生聚教訓之法每飯不忘齊也惜乎其志未竟

庾子山先世本南陽新野人聘於西魏迨周閔帝時拜洛州刺史時周陳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武帝獨惜信不遣愛其才也信雖位望通顯不忘鄉關之思哀江南一賦可謂忠厚之至也其文詞綺艷視徐陵故當過之

韋孝寬復祖珽書委曲入情氣魄又旺其後與齊相角計畫如神人莫能測蓋更歷多則情變熟史稱其應變無方非虛美也迨楊堅在周為大丞相假黃鉞篡端已見孝寬受周厚恩不與尉遲迥同謀討堅而傾身附之晚節失矣

宣帝崩劉昉等矯詔以楊堅輔少主獨顏之儀拒而不從及堅索符璽復正色呵之侃侃大節卓有可觀是誠不愧乃祖者祖見遠雖開皇中為集州刺史非其志也之儀兄之推作家訓二十篇於歷代楊雄劉歆等皆援為鑒戒亦有關世教之書

北齊之將亡也於宮中立貧兒村行乞其中後周之將亡也於宮中作乞寒胡戲皆讖也

楊堅篡周得國即位之初即盡滅宇文氏之族抑慘矣齊為周所滅周為隋所滅土宇既一不再傳而遭宇文化及之弒特為李唐驅除難耳

讀史提要錄卷八

高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唐

高祖值隋末濁亂之秋倡興仁義之師聲罪致討掃除羣雄削平四海可與漢高比烈矣當初起兵時嘗云堯舜湯武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觀此數語非不曉於大義者乃徘徊不決卒蹈魏晉之轍豈其心終有不忍耶抑佐命諸臣無王佐之才以為之夾輔耶

唐之取關中也高祖蓋親在行間雖曰世民之功居多

世民固不敢尸也折摭之役門庭之冠世民蓋嘗一行自此而後擊宇文化及則遣淮安王神通矣襲涼則遣安興貴矣拒宋金剛則遣裴寂矣其時根本既固世民負雄武之才正宜使之將一旅而東經畧中原以成一統之業乃置之散地一年於茲迨元吉奔敗羣寇交侵猶忌世民不用寧舉大河以東而棄之則其父子之間固有難言之隱初不待建成元吉之交搆而釁隙始成也故元武操戈禁門喋血人以為禍成於兄弟之不和然蘇子有言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吾於高祖早有以窺其微矣

高祖名世民謂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
自行還立汝為太子愚之也燕王之反戰急時撫高煦
背而謂之曰勉之世子多疾亦愚之也皆所謂急而求
子之言事後固將背之不足信也夫世民豈高祖所能
愚者雖微此言亦義在必往而高煦者流遂落其彀中
矣

劉文静與世民首發大謀材畧功勳豈裴寂所敢望而
官賞不異衆人甚且使之老母不庇風雨其後更以兒
女子閨房之言置諸死地世民雖再三請之而不得窺
高祖之意亦以孤世民之羽翼焉爾文静本太宗所厚

而高祖忌之裴寂亦高祖所厚而太宗忌之故文静黨
於武德之末而裴寂逐于貞觀之初嘻亦太甚已

唐公李淵妻為竇毅女小時出語已自不凡真女中英
雄也柴紹妻李氏又能統娘子軍佐父取關中殆酷似
其母者雖然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唐代世多
女禍厥後武氏有才畧太平公主亦酷似其母而宗社
之幾亡者數矣

徐世勣之降竇建德凡以為其父也今又棄其父而歸
唐則向者之降亦何為哉既不得為徐庶又不得為趙
苞於父於君兩無可解○唐初將推英衛皆開國功臣

然衛公將畧豈世勣所能及者況世勣本羣盜無識為
將則可為相則不可觀高宗時上嘗以納諫問之勣對
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諂佞之風愧王魏多
矣至其啟武氏之禍尤所謂一言喪邦者

尉遲敬德於元武門入侍世民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其
景象咄咄逼人先時屈突通殷開山等疑其將叛太宗
引入臥內賜之金以好言慰之曲盡籠絡之術矣敬德
晩年家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得以功名
終殆鑒韓彭菹醢之言乎

封德彝奸邪賣國小人之尤不加誅戮已為失刑乃初

定官制改內史令為中書令而以德彝領之是以逆訓
天下也豈惟以輿職不相稱哉太宗時令德彝舉賢對
以今世無奇才止曰古之致治者非借才于異地患已
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聞斯言也當愧死無地矣

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此言得恤下之要為吏者
受賕抵法猶賈胡之剖身藏珠此言得吏治之要太宗
紀中見道之言連篇累幅然實而按之所行或不逮焉
史稱好名之心過勝爾

太宗無拒諫之名有拒諫之實觀貞觀政要一書綱舉
目張皆可為後世法當時諸臣欲默默自處同於持祿

固寵之所爲既有所不可欲發一忠謀至計以佐其所不逮而卒不能於所言之外更加毫末也故魏徵最稱勁直敢面折廷諍然如十漸十思之疏何一非太宗所已言者乎古來人主能受言者莫如漢之文帝彼其胸中空洞無物絶不留一意見之私故言之小者大者是者非者可行者不可行者無所不容納諸葛公所謂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者是也若太宗則異於是

高麗之役討弑君也非貪忿之兵不得爲黷武但遣一將軍足矣不必自行至自行而不克則四夷皆將因之爲向背其勢更不容已故雖愚魏徵於既亡之後而不

能聽房元齡於垂死之時勢固然也

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上於殿前賜絹數千匹以愧之與漢文帝愧張武事同

建成失德魏徵知之太宗有大功而人望歸徵亦知之使徵效鄧惲勸東海王彊以避位徵固不能得之於建成然以親親之誼勸譬之可也乃勸殺太宗以佐其釁徵安得無罪雖然不能盡輔導之職不善全人骨肉之間徵之罪止此耳至責以死建成之難則過矣盖高祖命徵爲太子洗馬則爲建成之僚屬一旦高祖不予其子則徵依然高祖之臣也徵臣于高祖非臣于建成奚必責徵以死哉此與管仲之奉公子糾事稍有別不可以不辨

聘鄭氏爲充華既而罷之魏徵外雖舍之或陰加罪譴之言真得責難之義者昭陵獻陵之對亦婉切可風若踣碑之事非太宗之薄於徵也彼其屈已聽受原非中心之誠特欲沽納諫之名矯揉行之耳會須殺此田舍翁只此一言底裏固已畢見

房杜稱當時賢相皆以不自用爲用内參密畫外結羣英實有推賢讓能之意而元齡死時遺表請罷征高麗遼東兵亦與魏徵所見畧同吾所不滿於房公者禁兵

喋血之時絶無一言匡救且密進謀畫使太宗手剪兄弟並殺其子十人不已忍乎厥後其子遺愛以公主事致宗嗣不延並罷元齡配享盖亦有由已

張蘊古執法不阿居官廉正所上大寶箴亦深悉治體乃因權萬紀之言無罪見殺洵盛德之累也貞觀末詔令決死刑者皆覆奏未必非悔心之萌啟之

李大亮恭勤恪愼於使者求鷹密表奏上太宗嘉之而賜以荀悅漢紀其用意微遠矣後復請罷突厥之賑息高麗之師皆具有深識○李大亮不肯獻鷹劉齊賢豈能捕鷂此二事皆以戇直行其忠蓋者

長孫無忌贊立高宗復寃殺吳王恪究竟殺無忌者高
宗也與郭崇韜贊立劉后卒死劉后之手事正相類迨
武氏謀立為后無忌受金寶繒錦十車與王旦受瓜子
金事亦相類太臣為利所動不能以義自裁未有不終
歸於敗者他時黔州之禍自取之耳
薛仁貴太非川之敗由郭待封之不受節度也免死除
名已非平允而魏元忠封事顧以不即重誅為失刑何
哉勝負兵家常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光武之詔馮異
者謂何倘一不捷即以棄干城之將則古今來自韓淮
陰岳忠武而外其得保首領者鮮矣

突厥以仁貴流死象州帥衆入寇及仁貴免冑示面乃
下馬列拜逡巡引去回紇以郭子儀已死入犯渭橋及
子儀單騎往諭下馬羅拜而退是知名將立功絕域為
敵人所畏懾即國家之輕重繫焉指摘微瑕輕為罷徙
徒以快敵人之心而自壞其長城耳可不戒哉
取士以身言書判其術至陋劉曉疏論其弊謂舍德行
而趨文藝將有朝登甲科夕陷刑辟者何其深切著明
也楊綰之議貢舉沈既濟之論選法稍為詳切可行
立武后詔可謂廉恥盡喪矣聚麀之醜直任不諱古今
來寧有是事哉時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其論王楊盧駱

尚其小小者其論昭儀之立為禍始則識見甚卓
褚遂良乃王魏之流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格心之道
此二語盡之矣當高宗立武后時遂良以死爭其對上
語慷慨激烈淒然動人至云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
尤言人所不敢言者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一何壯也李
勣謂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許敬宗謂田舍翁多收十
斛麥尚欲易婦助成大惡幾危宗社同服上刑可也
遂良以顧命大臣而死於謫所柳奭韓瑗以卿相大臣
而刑於謫所皆為一武氏耳以武氏之惡而敬宗為之
羽翼故諸賢之及于禍其慘如此

李義府陰深忌刻時人謂之李猫而恃寵用事亦借武
昭儀為之與援也王義方對仗三叱可為吐氣
呂后雖狠毒猶知有子也而武后並不知有子自殺一
女以中王皇后發其端後凡其子之畧有圭角者即行
剪除雖庸懦無能如中宗睿宗其得免於死皆僅也世
有食父母之禽獸梟獍是也而卒無食子之禽獸讀黃
臺摘瓜之辭吾不知武氏為何物矣
李敬業起兵若聽魏思溫言以匡復為詞直指洛陽則
大勳可立乃自謀巢穴妄希金陵王氣能勿敗乎時魏
元忠亦粗識兵謀而不知大體李孝逸身將三十萬之

衆若以大義動之使與徐敬業連兵函谷以東可傳檄定也

懷義得幸於太后武承嗣三思執僮僕之禮事之朝貴皆匍匐禮謁蘇良嗣於朝堂中命左右批其頰與王義方之叱李義府同一快舉王求禮表請閹之尤使聞者解頤

告密之門始於魚保宗上書請鑄銅為匭受天下密奏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宗為徐敬業作刀車弓弩遂伏法先事受誅曾不旋踵此猶來俊臣以周興法治周興請君入甕也在若輩何足惜而羅織之黨徧於天下遂

使公卿大臣朝不保夕誅戮之慘為從古所未有是時司法之官惟徐有功李日知不阿上旨能持平恕當殺人如麻之秋賴此稍留元氣

侯思正賣餅兒也以告密進用求為御史武后謂其不識字思正以獬豸觸邪之語對武后悅即以為御史嗚乎若思正者磨牙吮血視豺虎虐猶甚焉乃比於觸邪之獬豸不亦遠乎

蘇味道無奇才異能特以文藻有名依結諸武阿媚二張致位宰相其言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是何言與宰相佐人君分別是非剖判曲直斯賞不僭而刑不濫今曰不宜明白上以之固恩寵下以之杜謗議國家亦安用此相為然考味道末路終不免以黨張易之定罪遠竄摸稜亦何益之有耶

狄梁公姨氏有云止生一子不令事女主此言能令人慙乃梁公以唐室舊臣身事武后獨能反周為唐豈有他智術謬巧哉亦其忠誠所迫而然也蓋時當變革乾坤傾覆誰其正之寧包一時之羞而為宗社無窮之計卒使僻孽俯首問自安之策是其撥亂反正之功已先柬之輩而匡扶之矣深心妙用垂示千古豈獨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哉

梁公委蛇侍朝玩武曌於股掌氣魄力量固非尋常所及然裂帛訟冤其得免於虎口者亦僅矣婁師德獨以功名終無纖芥之累是真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

師德之薦狄仁傑與仁傑之薦張柬之姚崇同一心也仁傑之志柬之與崇成之師德之志仁傑成之乃論反周為唐之功者皆知推本於仁傑而不知推本於師德師德亦可謂善藏其用者已

杜預之平吳人知其由于羊祜諸葛亮之伐魏人不知其由於司馬徽古之君子心所欲為之事固不必其自為之也

梁公勸名還廬陵王與吉頊之說二張心術迴異梁公

忠於唐室是時唐祚不絕如綫微梁公則房州之駕不
反矣若頊乃嵩為二張謀長保富貴之術耳豈可以梁
公例況身為酷吏多殺忠良安得因此一節而諒之
梁公薦張柬之宰相才姚元之亦言柬之沉厚有謀能
斷大事夫以八十老翁糾合羣英奉孱弱之太子謀誅
凶豎若摧朽腐非卓犖奇才安能有是顧五王誅二張
與平勃誅諸呂同諸呂誅而劉氏安二張雖誅李氏不
安五王亦卒無葬地何耶蓋平勃誅諸呂呂氏已崩諸
呂既誅迎立代王事出於一而權不分故成功易五王
誅二張時武氏尚在中宗復辟事權已分不可為矣況

平勃所立者文帝而五王所立則昏弱之中宗即令用
薛季昶之言盡誅諸武必不能廢中宗而預除韋氏也
而可以盡罪五王哉
楊再思剪紙帖巾為高麗舞又諂事二張戴令言作兩
足狐賦譏之及中宗復位張柬之同三品既誅昌宗兄
弟矣而兩足狐不與流貶之列反以為相何其舛也
武攸緒當諸武用事時棄官隱嵩山後三被徵名親貴
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其恬淡孤介政如空谷幽蘭
使人意遠
張說才足守邊而以之相天下則不足張昌宗陷魏元

忠一事賂說使証說許之宋璟戒以名義至重劉知幾
戒以無汚青史說乃據實入對此即明天順朝袁彬之
獄也門達陷袁彬並及學士李賢漆工楊頊極言其枉
至出餘肉太呼彬賢由此得免嗚乎燕公豈漆工之比
向非廣平諸公以大義責之將遜唯唯惟命乎後見實
錄祈吳兢改數字兢曰若狥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
兢亦守正不屈者
中宗横罹廢黜垂二十餘年一旦反位自當鑒母氏之
亂振刷有為乃五狗盈朝紀綱日紊又嬖縱韋氏至使
與三思雙陸真下愚不移者矣後以餅餤進毒致遭弒

逆曷足怪焉
竇從一屬李元紘改判碾磑元紘謂南山可移此判無
動足以奪從一之魄後從一婚乳母王氏每進表狀動
自矜詡廉恥道喪自是小人常態獨怪平韋氏時不誅
皇后阿奢殊不可解
姚元之在武后朝柬之與共謀反正則其人亦可槩見
泣別舊君以智自全實以巧脫禍五王皆中危機而元
之獨超然矰繳之外亦善觀時變者矣至畏張說之讒
而作岐主逆揣知古之奏而自竭二子則權譎太勝耳
元之薦宋璟自代有知人之明視李長源之進竇董

遠甚。

開元賢相以姚宋並稱此就當國功名言之耳其實二人如氷炭之不同姚公流剖積弊誠不愧救時之相然多用權譎若廣平者大節凜然不畏强禦非獨停頌碑抑美號裁后父之葬制誠奉天之虛文卓卓有可稱述也觀其待王毛仲屈張昌宗皆以專生之寵挾內與之援而治之曾不少挫曾謂崇而能之乎使終元宗之世信任不疑復得張文獻繼之則內足以制國忠林甫之奸外足以弭祿山之變彼閹冗之流何自而煽亂耶故論宋公品節宜以韓休張九齡作配不得與姚公比。

或曰唐世宰相如李贊皇何如。曰贊皇才氣蓋世而此中褊淺亦已甚矣牛李瑣瑣何足與較而次骨之仇幾不戴天以視宋張諸公猶雲泥也

唐世自太宗擒頡利後可云威震漠北而疆埸之間無歲不擾守邊者曾不得安枕而臥此固不可使好事者生心徼幸亦豈可有功不賞使甲冑之士解體灰心歷後回紇吐蕃相繼强梁而趙氏受禍最酷宋公痛抑郝靈荃前史以為美談予竊未敢以為然

盧懷慎伴食宰相人多識之此未識當時朝局者端揆之地和衷共濟豈必權自己操況以姚宋之賢為之陪貳則虛心從之以成其美自可佐中興之治何必以伴食為嫌乎明皇稱其坐鎮雅俗此亦豈庸相所能觀死後家無餘蓄惟老蒼頭鬻身辦喪其清儉之德可想見已。

鄭銑郭仙舟投匭獻詩志崇道法黜之可也訓之使改可也度為道士豈政刑乎或以此為美詞其論頗矣

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邊吏之道也我欲為羊祜之仁安知敵不為衛鞅之譎崔孝逸刑白狗為盟請與吐蕃各去守備固屬大愚然青海西之役傔人實發其謀內給事實專其事其調弄守臣如提挈傀儡而使之上下

倖報一捷所獲幾何而國體之所喪多矣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伐人國而問之傔人與內給事明皇胸中豈復有皂白哉

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技是也乃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教法曲謂之梨園子弟其溺志音律如此宜末年致播遷之禍也孔子論四代禮樂終以放鄭聲其慮遠哉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真格心之良規也其識安祿山有反相又謂李林甫異日當為廟社之憂皆灼見後事如蓍龜然乃反為林甫所短從而罷之昔人謂天寶之

亂人知始于祿山而不知始于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其
說信然蓋明皇臨御既久淸明漸失用舍一乖其常而
治亂隨之其響應有如此者迨至狼狽南奔始思九齡
之言而遣使致祭晚已
蕭嵩以韓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入相及與共事守
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史稱
休為人峭直而嵩以為易制必其人內介外和不少露
圭角故也即廣平之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何獨不
然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謂韓休也上宴樂游豫小有過差

必問韓休知否其守正如此可稱嶽嶽大節矣明皇既
知之且有吾用休為社稷之語即宜付以國事任賢勿
疑乃三月相之十月而罷他時亦明知李林甫妬賢嫉
能而相之歷十九年紕謬至此國欲治可得乎
林甫城府深密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眞李義府後
身也屢興大獄不特正人君子排陷殆盡即羣小之中
亦復自相吞噬窺其心只是惟恐一日不作宰相耳迨
為相之日借立仗馬絕言路逢君誤國釀成變亂乃知
張文獻之先見不可及也
太眞為壽王妃已垂十年明皇既殺三子復納子婦何

其悖耶彼高力士者非能立忠王也良由武惠妃已薨
林甫之贊壽王不力耳壽王以陰謀儲位之故不惜獻
其妻以悅其父新臺之醜明皇當亦有內慚不自安者
而每惓惓焉噫父子之間乃至於此
安祿山有敗軍之罪張九齡請按法誅之上反云枉害
忠良是天奪其魄也厥後邪佞滿前祿山潛圖不軌乃
猶興大獄事邊功恣游遨窮聚斂漁陽變起四海分崩
誰實名之
祿山之反當時若固守潼關命郭李乘勝進討其亡可
翹足而俟促翰出戰喪二十萬之師國忠之罪固大明

皇亦何愚至此也　李蕚謂顏眞卿曰公但當表朝廷
堅壁勿戰哥舒翰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郭子儀李光
弼亦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當日稍知兵者議
論如出一口羯奴已落阱中命在旦夕間耳國忠以杯
蛇弓影之疑敗乃公事豈非厄運使然哉
祿山不乘破竹之勢直走關中而留頓東都為僭號計
自是蠢賊無能為也李郭議之於後哥舒拒之於前進
則不能退亦不得已成羝羊觸藩之勢縱使東規齊魯
南冥江淮亦几釜游魂擒之易耳使無國忠明皇固可
高枕而臥

王鉷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民財盡矣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府兵之法盡壞猛將精卒皆聚於西北邊武備弛矣是以祿山一反所過州縣望風瓦解

楊國忠輕躁無威儀公卿以下皆順指氣使張彖獨指為氷山可謂切喻其激成變端反揚揚有得色又首唱幸蜀之策誤國之罪大矣然按祿山之反國忠激之哥舒翰之敗國忠成之而其所以擅主者徒以貴妃故爾以一婦之寵致邪臣柄國以一邪臣之害致乘輿播越安危在所任不信然哉卒之軍士見逼馬嵬被誅貴妃

與國忠同歸於盡雖倚杖傾頭而立何補於事耶

孟子曰仁者無敵又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濟者也三代而後能當此者其惟郭令公乎 輕騎見虜之事至今膾炙人口使非忠信素著威望服人何以得此以為膽氣之壯猶淺也

史稱汾陽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尚非知汾陽者朝拜命而夕罷之主何嘗不疑朝恩元振交讒互沮衆何嘗不疾正惟主疑衆疾而汾陽之忠誠愈著攷汾陽當肅宗時提兵討賊年已近六十矣嗣是歷事三主以身係安危者殆三十年向使僅得中壽則朔方一老兵爾遇合之故不可謂非天也

朝恩雖與令公不協發塚一事原屬影響之疑令公亦豈得無端歸怨設使此事果出朝恩則讐不共戴斷不得以含糊了事胡氏謂子儀不究其事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名亂之意自消其說未允

收復兩京子儀之功大矣而皆借助於回紇許以賄賂此則其猶有遺憾者夫回紇入助豈真有血戰之功不過諸道之兵倚其先聲以寒賊人之膽故所向無敵耳迨賊巢已傾遂至縱兵大掠所至一空其重為民患可勝道哉此亦踵太宗之覆轍而然

古之善用兵者不泥於法亦不出於法之外故李廣程不識郭子儀李光弼雖寬嚴操縱不同莫不有方畧存焉岳忠武好野戰宗澤授以陣圖飛對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謂得法外意者否則如趙括之少學兵法房琯之仿古車戰徒泥乎法而不知變焉得不敗

李臨淮與汾陽齊名世稱李郭戰功為中興第一中潬之役賈勇難争河陽之役誓死報國可謂忠義自矢矣獨惜其在徐州時吐蕃入寇乃緣素恨中官奉詔入援遷延不進以視汾陽就道之誠殊多愧焉因小忿失大節此臨淮所為至死猶恨者

二十四郡無一義士而起兵討賊者顔真卿耳上曰朕不識顔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嗚呼忠烈之士為天子所不識面者豈獨一顔真卿哉杲卿洛陽死節罵不絶口亦忠孝萃於一門○德宗朝命真卿宣慰李希烈舉朝失色而真卿處之怡然時年且八十矣剛直不撓伏節而死則奸臣盧杞陷之耳杞之陷李揆使入吐蕃亦與陷真卿同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當祿山叛時為郡人乞師顔真卿真卿觀其決策制勝大有方畧因用之遂拔魏郡亦非常人矣乃功業不見於後何耶

張巡以死守睢陽與常山諸君子罵賊死節同而制敵決勝之才障蔽江淮之功則過之矣許遠以兵事委公卒與俱殉霽雲斷指示信堪泣鬼神皆無愧於公者也韓文公為之作傳至今讀之猶有生氣

賊入洛陽當四戰之地西得關中而不能守真卿扼於河北而斷其歸路張許扼於睢陽而遏其旁出彼安史者株守洛陽如檻猿籠鳥安所往哉由是李郭之兵出入河華犄角而拒之恢復之形成矣是則河北之不失二顔之力江淮之不失張許之力其功不在李郭下

即位靈武其事甚正論者以叛父罪之自屬過當乃朱子獨取范氏胡氏之說者亦以杜天下後世之為肅宗者也觀明季光時亨之事然後知裴冕諸人亦非無社稷之憂者

百官受祿山官爵者三百餘人皆收繫大理議其罪狀崔器呂諲等以為背國從偽準律應死李峴則以為河北未平若盡誅之恐堅其附賊之心乃以六等定罪此調停之說非刑罰之正也惟汲郡甄濟當祿山僭逆時引首待刃守節不屈上命受偽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此為鐵中之錚錚耳

當時若從鄴侯北伐之計先傾其巢穴則兩京既收微

特無史思明之變即安慶緒亦不能於鄴中作釜底餘生乃肅宗因循不振於思明已成一不了之局迨思明滅亡而於河北又成一不了之局迄於唐亡終無寧晷孰階之厲也

劉晏謂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明開會通河歲漕四百萬石至京師亦其遺意也按晏雖以心計謀利而言多可採如理財以養民為先出納必委之士類論大事不計小費皆可為後代法楊炎誣証其罪遣中使縊之枉矣

杜鴻漸以使蜀無恙飯千僧此等人曾鄉里老嫗之不
若乃欲寄以將相之任耶房琯同平章事當國家多難
日與劉秩等高談釋老政與此同不獨效古車戰致陳
濤斜之敗也
中官不可假以威權履霜之戒所宜惕也唐自明皇任
高力士寖預國政任楊思勗寖預軍政馴至肅宗朝魚
朝恩為觀軍容使雖勳德如李郭皆俯首受其節制相
州一潰舉六十萬衆而棄之不亡者幸耳
鄴城之圍光弼欲進擊思明於魏為朝恩所沮故敗邙
山之戰光弼欲依險而陣而朝恩不從故敗乃不以覆

師之罪罪朝恩而再罷李郭之將不亦慎乎
史思明較狠不似祿山一味癡若非假手朝義難末已
也陳氏云祿山反其子慶緒弑之思明反其子朝義弑
之謀逆者以逆報亦戾氣相感使然
李輔國巧言似忠詭謀似密肅宗時即假以大權代宗
即位恃功益橫至云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
此何等語也代宗遺盜殺之復用程元振以一小人去
一小人唐室宦官之禍遂相尋於無窮
張后雖無良然既已作配肅宗是代宗之母也況肅宗
寢疾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明日而崩則輔國非惟弑

張后並弑肅宗矣以兩不共戴天之仇雖寸斬之未足
以洩人子之恨顧授意於盜焉以隱其誅猶遣中使存
問其家贈太傅是誠何心哉 張后得罪上皇法所當
誅然以輔國弑之則無倫矣輔國賊殺母后亦所當誅
然使盜賊殺之則無法矣無倫無法何以為國
段司農大節卓然而自為都虞侯以來臨事濟變無不
著著入妙人品猶當高出李西平數等乃渾瑊馬燧以
下功名福澤照曜簡編幾與汾陽臨淮比烈而段公倉
卒一死志意不酬是乃天也然無司農之印李西平等
何處建匡復之功則奉天功臣當以段公為第一

楊綰上疏請置孝廉科彷彿鄉舉里選之遺意當時沮
之議竟不行後綰為相亦不聞復請豈為相僅三閱月
未克展其蘊耶昔人謂綰政績可方陸贄最為近之
程元振耑權自恣甚於李輔國吐蕃入寇而不以聞子
儀請兵遏之竟不名見其後虜至便橋帝倉卒出奔柳
伉疏請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義憤所激生氣勃然代宗
始則念保護功寬貫之繼則因其私入長安為京兆所
擒流之溱州不振若此乾綱盡失矣
祿山未過潼關而明皇即出幸蜀吐蕃甫至郊畿而代
宗即出幸陝鑾輿一動都邑震驚此固輕舉之過亦朝

無重臣專以倚任故也是時秉鈞者杜鴻漸元載之徒
掌兵者陳元禮魚朝恩程元振之徒郭李雖名將祇能
效焦頭爛額之功何能伸曲突徙薪之慮哉然後知宋
時契丹入寇寇萊公之功真謝安以後一人
李鄴侯泌自供奉翰林即蒙知遇後歷事四朝得以罄
抒底蘊其保護太子危言切議不恤宗族卒使人主感
悟流涕慈孝如初以視四老翊贊之助為尤正矣若其
屢乞歸山並為黃老鬼神之說與子房從赤松子遊同
一寄意蓋有託而然也代宗知泌之賢以其不容於
元載至匿之外鎮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蓋兼

有之優柔不斷如此泌早窺其微矣
鄴侯論事妙在攻其所偏仍不犯其所忌韓非子謂進
說者毋批領下逆鱗鄴侯其知此矣獨其謝政之日所
舉以自代者舍忠亮之陸敬輿而薦董晉竇參是不可
解耳
賈躭陸贄趙憬盧邁為百官白事更讓不言此當時之
通病也夫宰相頊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固有是
言然數人之中必有所委重焉如姚崇自命救時之才
則盧懷慎不妨伴食其明徵也德宗猜忌之主不能推
心置腹所以四人並相事無專統十羊九牧一國三公

馴至宰相迭秉筆每日一易其以是為馭下之良圖哉
誤矣
陸宣公參贊密勿比於內相興元赦文至使四方人心
感悅其裨益宏矣凡所論著盡存奏議使居論思之列
太平之治庶幾可望乃歷建元十餘年而始相為相之
後遇反衰於未相時豈急則須之緩則棄之耶迨為裴
延齡所譖致遭貶黜此以知德宗之不足與有為也
陽城為諫官日夜痛飲七年不言然後救陸贄之死阻
延齡之相天下稱為直臣歐陽子嘗斥其非矣而世猶
惑於有待而為之說夫城知贄為君子何不力爭於贄

罷內職之始知延齡為小人何不力爭於延齡判度支
之初況七年之中贄嘗劾延齡矣城縱不能開其先豈
並不能助其後乃坐觀成敗直至事已大壞始奮力一
言以釋其咎世但謂延英一疏諤諤可傳而不知借事
立名皆為城所愚耳
朱泚之亂京城不守懷光內叛李西平晟以孤軍抗劇
賊崎嶇兩寇之間卒能掃除凶逆肅清宮禁帝謂天生
李晟以為社稷信已吳氏謂唐大將自汾陽而下以功
名終者當推西平然觀其見忌庸主結怨時相俱不免
有憂讒畏禍之心甚矣居功之難也

朱泚既死田希鑒猶據涇原西平以巡邊為名直至涇州與之飲宴即席引為亂者三十餘人斬於轅門希鑒時在坐西平顧謂曰田郎亦不為無過以親知當令身首得全希鑒曰唯遂縊殺之一軍股栗無敢動者以片語之威戡定大難何其易如反掌也李鄴侯之逐達奚抱暉事與此同

馬燧平河中身造城下披襟以示誠信有郭令公之風時李晟渾瑊與燧三將之名著於吐蕃燧與晟相彷彿瑊解奉天之圍功亦不細獨吐蕃劫盟一事稍損聲譽耳

德宗以強明自任初政務崇寬大亦可與有為之主及盧杞柄政始以疑似之迹離間羣臣又勸上嚴刑御下而治亂遂從此分○杞謂朱泚忠貞以百口保其不反迨泚為亂首而杞百口不誅何耶當懷光來赴長安既破朱泚欲詣行在此固君臣相與勞苦之時乃聽杞言使回軍擊賊夫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宜懷光之怏怏怨望也頓兵不進上表暴杞等奸邪始不得已貶之迨後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皆杞召之也

楊炎作兩稅法今皆因之其為相專務狥私不可謂之純臣獨有請歸財賦於左藏及諫用李希烈討梁崇文皆有遠見德宗聽盧杞之譖誣以有異志而殺之非其罪矣

賈耽為山南節度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有旨以澤代耽牙將怒請殺之耽不許即日離鎮以牙將自隨其捐棄私忿固人情所難亦由其恭順朝廷自矢者篤故小人鑽競之術不以芥蔕於胸中也

李瓘從何處得來唐世無儒者而瓘所為如此庶幾仁至義盡者乎是知忠孝自關天性不假學問雖然吾猶恨瓘之死為已晚瓘之死應在懷光與朱泚連兵時

收復兩京葉護實在行間回紇其有功於唐者也德宗以責舞蹈之故遂成終身不解之恨可謂顛倒失序矣此時困頓之餘李希烈雖云授首河北諸藩跋扈如故關中連歲飢饉民不聊生市有醉人便以為瑞豈有餘力更及外夷乃謀之不臧前恥未雪更增一恥自取之爾

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裴垍獨賞之使吉甫而能如此則無數十年朋黨之禍矣

監國大議也杜黃裳則散秩韋皋等乃外藩皆能慷慨進言而宰相默如何也若裴中立韓稚圭處此便當規

畫裕如王伾王叔文等狂恌躁妄不過市井駔儈之才
何能為
順宗嗣位甫五月而伾叔文二人之權已炙手矣若非
傳位憲宗即加貶黜不知其肆惡伊於胡底當時柳宗
元劉夢得皆以黨附致貶亦可慨也
杜黃裳留滯臺閣十年不還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
常卿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
啓口言禁中事黃裳曰吾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賣
遂拂衣出此時執誼附伾與叔文謀專大政視黃裳一
老卿耳不知其薑桂之性老而愈辣也卒之二王見逐

黃裳為相借其氣勢猶得後貶成敗亦何常之有哉
黃裳薦高崇文討蜀請無置監軍意識甚偉觀後平淮
之師裴度奏罷諸道監軍李愬得以破蔡其明徵也監
軍之害自魚朝恩吐突承璀以來歷歷可數明懷宗當
末造不知改圖身經魏逆之毒猶用宦者監軍亦至死
不悟已
武元衡死於盜而裴度李石皆身受重傷僅而得免來
歙費禕猶曰身在軍中若夫火城之內棨戟在前騎從
在後而屢經此變可謂國無紀綱矣蓋當時諸藩鎮皆
以畜養亡命為事凡市井悍黠無賴之徒皆樂為之死

則此事久成為風氣耳
李師道賊殺武元衡又遣兵襲東都時方討淮蔡故宜
含忍迨逆豎授首則此賊無容緩死矣李遜宣慰之遣
何為乎脫師道遂納質獻地將何以待之
唐亡於藩鎮人皆云然陳仁錫謂藩鎮擁衆專擅則爵
賞廢置不出於上而出於下故杜黃裳輔政首議裁抑
藩鎮乃匡時之切務然探本言之則唐之亡自有所以
亡者豈盡藩鎮之咎耶彼宰相之中有莽有卓而亦未
嘗無諸葛孔明慕容元恭惡宰相之耑權而以宰相為
可廢者非也藩鎮之中有安祿山有朱泚而亦未嘗無

郭汾陽李西平惡藩鎮之跋扈而以藩鎮為可廢者亦
非也唐自肅代苶然不振諸鎮跳梁無忌至憲宗而一
振穆敬而後仍踵故轍至武宗而又一振憲宗武宗並
非雄才大畧之主也偶一發憤自強天下無不從風而
靡則馭之亦易易爾蓋人君以聲色狗馬自蠱其心志
雖婦豎小人亦將爭出牙角為患於肘腋苟有勵精圖
治之意則四海雖大以鞭箠使之而有餘矣故唐之亡
自有所以亡者豈盡藩鎮之咎耶
憲宗初政清明能受李絳之切諫絳因諫罷獵事嘗云
臣若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是陛下

自臣也語最切摯時李吉甫為相謂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引賈誼厝火積薪之論折之上謂左右曰吉甫專為說媚如李絳真宰相也絳直諫可侔魏徵其揣魏博若符契處分諸鎮亦無不盡善迨穆敬以還為李逢吉所逐為楊叔元所害則禦變之道疎也

裴晉公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乃文敬之朝羣閹弑主擅冊立晉公身居上相了無措畫豈其昧於除君側之惡歟盖有鑒於陳寶之事而知熾凶豎之焰徒以速禍也退營綠野盖亦有託而然而其心則滋惕矣

李愬夜襲蔡州能寄能斷遂以出奇制勝然使不得晉公亦必不能成功韓公撰碑歸公裴相本自平允而屢下士乃敢曳而倒之朝廷亦曲狥其意至以粗砂大石從事亦異矣。愬橐鞬出迎最大有學問處不愧西平肖子

人臣致身立朝不幸遇穆敬之主難矣隨事補偏救弊可耳若直欲革其童心使為令主雖伊周不能裴度止東都之行其用心較張權輿驪山之諫純任戇直者為更苦世儒見之必曰裴令公亦復委蛇順旨耶東陽天地元紅之說近于教佞而江陵之屬聲當作勃字世早已比之霍光驂乘矣古今來直諫者必推汲長孺魏元成然長孺之術其天性然也元成之直卻正是委蛇順旨處當時若不遇太宗伊亦能緘口不發一言嗚乎以太宗之好諫猶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況不如太宗者耶況於穆敬之昏童耶

唐自肅代以後奉佛維謹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中外承流遂以成俗浸淫至於憲宗而其風益熾韓文公佛骨一表有迴瀾既倒之功雖身被貶謫而道益光矣穆宗朝王庭湊負固一隅兵威所不能加者愈直以單詞折之是何風力世但重其文學尊之為泰山北

斗非知文公者

白居易才識宏深通達治體觀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一事當時若從所請則跋扈之臣以此嘗試益輕朝廷而無所忌矣居易上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請以官錢贖還賜其後嗣此等處非深識之士見不及此至其阻王鍔使相之命論吐突承璀都統之權皆關天下大計徒以詞翰誇美則失之矣

元白並稱而白之與元猶龍之與豬也稹始以宦官貶繼復以宦官進武儒衡以扇揮青蠅謂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則朝論之鄙之可知矣乃復結閹豎為邪謀擠裴

晉公其罪上通於天
柳公綽杖神策小將上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
亦畏之此舉君臣俱得元和所以中興也迨淮西既平
上寖驕侈又以皇甫鎛程异為相雖裴晉公亦指為朋
黨而罷之嗣是求金丹迎佛骨躁怒取禍遂以隕身蓋
亦鮮克有終者
敬宗初即位即事遊宴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緑而明日
賜緋者李德裕獻丹扆六箴雖優詔荅之而不能改也
已復有驪山之幸張權輿引周幽王秦始皇之事叩頭
泣諫終不見聽及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

安足信哉縱侈無度若此安得不遭滅燭之變
李德裕不用丁柔立及德裕貶柔立疏訟其寃至遭貶
黜斯人也可以相矣以其中空洞無物故也德宗朝竇
參被罪上欲殺之陸宣公亦忘其怨而力為申救視江
陵之於新鄭何如哉
牛僧孺忌李德裕之成功因力沮維州之謀此誤國之
大者維州本唐故壤悉怛謀率衆來歸豈納叛之比司
馬公狃於失信之説反以僧孺言為當非也德裕之禦
回鶻討潞澤謀畧甚長而討潞澤尤妙在即以用兵委
河朔三鎮不惟消其跋扈助虐之謀且使之立功為朝

廷用裴度薦其才堪宰相非無見也惜其晚年頗事報
復德器不足遂致斥死崖州
自憲宗以來立君之權操於閹寺雖裴中立李文饒之
為相亦未嘗過而問焉太和二年劉蕡對策識切宦官
主司不錄而李郃自謂汗顏上疏願回臣所授以旌蕡
直不知為主司者何以自解
鄭注以醫遊四方巧譎傾陷善揣人意初為李愬所辟
寖預軍政王守澄惡之及一見守澄而守澄悦再為守
澄所嬖恣行姦利韋元素惡之及一見元素而元素悦
蓋小人無才不能動人若遇秉道不惑之君子自廢然

返矣
韋温負名家才望鄭注出鎮鳳翔時請温為叅佐温不
肯往或曰拒之必為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
貶從之則有不測之禍此卓識也士君子當從違之際
固不可貪目前之得而不顧他日之害即禍福之輕重
亦當擇而處之所謂明哲保身者道固如是爾
李石用韓栩判度支坐贓繫獄石白臣始以栩頗曉錢
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文宗曰宰相但知人則用
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
公數語足為大臣用人之法夫薦舉人才不能保其末

路倘過愆已著而曲庇之則彈劾者有所畏避而其人
益憑以為固貽害國家者大矣
甘露之變以後文宗無日不以受制家奴為恥至不敢
自比於周赧漢獻似乎當日之宦官已無可奈何者乃
武宗畧一振刷而仇士良乞致仕去矣旋且削其官爵
籍其家資羽翼雖多咸惕息不敢動可見此輩伎倆亦
易與耳魏闇九千歲之日氣燄灼天而思皇縛之如縛
雞然是亦一驗也
魏謩徵五世孫文宗朝為起居舍人上欲取記注觀之
謩不可曰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真是綽有祖風文

宗但命獻文貞公笏徒皮毛之見耳
宣宗聰明强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覧皆記之范氏
謂其抉摘細微大綱不舉然如獵于苑北知李行言獵
於渭上知李君奭或帖名寢柱或手筆褒除亦主德之
不可沒者
宣宗命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
書自寫上之號曰處分語刺史入對各以所纂詢之往
往驚懼此雖小數而於達聰明目之道甚有裨益故大
中之政人謂之小太宗迨僖宗以昏德繼位當黃巢扇
亂之時尚自詡為擊毬狀元此風邈難繼矣

黃巢兵起唐宏夫程宗楚等敗之長安民歡呼出迎爭
以瓦礫擊賊及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詗知官軍不整
還襲之遂大敗觀此則知李西平之平京師令五日勿
通家信及斬取賊妓賊馬者所以為名將不可及也
諸道兵逼長安巢勢日蹙號令所及不出同華此時諸
鎮中倘有一李西平其人則朱三之降可以不受沙陀
之兵可以不名。王仙芝死黃巢猶在沂濮間不一月
而虔吉饒信皆陷自是寇宣州入浙東而閩而廣而楚
及破於荊門之後復由鄂而饒信而睦婺遂渡江渡淮
圍東都取長安足跡所不至者河北一帶爾其餘縱横

蹂躪如入無人之境是時諸鎮皆安在
高仁厚東川之役出奇制勝寓安撫於征勦其軍中斬
楊茂言尤見風力觀其前後用兵雖極難處時皆不震
不慴有綽然有餘之意唐代名將雖多如仁厚者實所
僅見惜屈首宦官之下所表見止此爾使當重任雖為
郭令公可也
張全義為河南尹招集流亡行寛簡之政民間言張公
不喜聲伎惟見佳麥良繭則笑耳當薦經冠亂之後獲
此殊難乃後復仕於梁梁主避暑於其家至以縱淫為
報恩則可醜殊甚

曹操迎獻帝入許昌朱全忠迎昭宗入洛陽皆居奇之
要著而漢鼎之移唐祚之亡隨之矣袁紹孫策可以為
操而不能李茂貞楊行密亦欲為全忠而不及故坐而
失策也
極重之勢不可以猝反宦官是也何進謀誅宦官適以
成董卓之亂崔　謀誅宦官適以啟朱溫之篡殆若合
符節焉於穀山謂引豺狼之羣剗狐兎之穴城社之奸
去而負嵎之勢成非歷歷不爽者乎
黃巢為流賊朱溫為不流之賊要之其為賊一也雖然
沙陀李克用獨非賊乎李國昌曰斷不以一子負國家其

言似侃侃可聽迨除官未愜即父子同反此時若非北
討沙陀賊巢之禍未至若是酷也後朝廷播遷使討賊
自贖沙陀若果有忠義之心便當星馳電赴而乃留連
忻代間為巢穴計其設心居何等耶嗚乎唐代國勢大
中時猶為全盛特逆巢為難遂致潰裂當時若有汾陽
西平一輩人未必全不可收拾無如諸鎮碌碌使沙陀
獨專收復之勳又全不為善後計因之宦豎內訌藩屏
外肆流離蕩析莪有寧宇以訖於亡而胡氏范氏屢以
忠義許之得毋為一二美言所賣耶
魏博與朱溫連和而襲存信兵是河東左臂折也劉仁

恭逆戰克用以醉敗是河東右臂折也迨朱溫北侵瀛
景東踞河中而河東益以孤露遂為四面受敵之國當
時非國用善守已岌岌乎不自保矣
羅弘信襲存信軍此為克用失勢之始昭義降於河東
此為全忠失勢之始
朱三以汴梁為根本原係四面受敵之地當時若王建
王潮錢鏐之屬皆緩不及事李茂貞馬殷又自救不暇
在北者惟李克用在南者惟楊行密而已克用據河南
而助以河中幽州魏博行密據淮南而助以兗鄆若同
心協力互為犄角朱三便當奔命不給無如行密僅為

自守慮無遠志坐使朱三得以蠶食諸鎮克用束手就
困遂移唐祚了無顧忌天乎何尤
朱全忠圖篡唐室陰為其事而陽避其名聞昭帝被弒
驚哭投地將誰欺乎其兄全昱斥責之言當亦有天良
發動者乃即位之後肆其凶暴復行弒逆何其不仁也
然五代之際不仁而得天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皆宗
族夷滅世絕不祀亦可以識天道矣
司空圖赴徵名時陽為衰野墜笏失儀遂放還山可謂
潔身亂世者是時名流以行檢自持皆指為浮薄此輩
清流宜投濁流景象不堪見矣進退不汚如圖者豈偶

鼠所能嚇哉

讀史提要錄卷九

高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五季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後梁

後梁篡位敬翔為之謀主翔賣國附賊行檢已隳在位又了無建白後知梁祚將傾以繩納靴中見梁主欲引繩自縊其伎倆如是而已

蘇循亦賣國求利者既揚言宜速行禪代復盛稱梁主功德自恃勳高朝夕望為相乃梁主薄其為人不許立維新之朝身敗名裂究亦何利之有循嘗詣魏州見晉

主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且獻畫日筆三十枚種種諛佞豈僅同於梟鴟之謂哉

梁太祖罪惡已極故假手其子友珪弒之老賊萬段一語在友珪為不孝然足以消唐室之怨

劉鄩一步百計恰俱入晉王彀中故屢為所敗後又以招降朱友謙為尹皓段凝所譖其人不足稱也

段凝本非將才以賄趙張得為大將及唐莊宗入汴解甲投降即上疏劾趙張之罪反覆凶狡其罪有甚於趙張者莊宗不能誅又從而寵任之誤已凝降唐後賜姓名李紹欽

王鐵鎗楊劉之役破敵決以三日竟如所期計畫亦神

矣自謂勇畧蓋世視李亞子如鬬雞小兒卒為亞子所擒敵之不可輕也如是夫其慷慨死節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

昭義降於河東李氏始有復强之勢今無故設疑更毆一鎮州以助之存勗於是北取燕南取梁縱橫如意矣此殆賊温惡貫滿盈故天奪其魄非人之所能為也

存勗父子無日不以梁為念第恐守光之議其後故不得不先并力幽州此時為梁謀者即結好淮南猶未必其助我而乃貪一日之利橫挑强敵豈復成算哉

梁之失策未有如分天雄之甚者也晉王既克幽州乃

謀伐梁會趙王鎔周德威李嗣昭攻邢州而揚師厚實救卻之此時方欲借天雄以自扞乃師厚病卒既以失一長城而趙巖庸鄙無識復從而分之推其意不過憂其跋扈耳不知苟能拒晉天雄雖跋扈何難徐為之圖不能拒晉則其所憂當有大於天雄之跋扈者顧不能須臾忍之耶卒之魏博既失致晉人夾河而軍梁之存亡決於一戰之間嗚乎危哉

晉陽根本之地獨故將安金全請以庫甲見授是晉陽無將也金全率其子弟及故將之家僅得數百人是晉陽無兵也亞子輕佻只是一味浪戰幸天方授晉得以僥倖有成非其能也

晉王勞軍於魏縣帥百餘騎覘劉鄩營遂為鄩所圍幾至不免其餘蹈危者非一此等舉動直是孩氣未除雖然公何相報之速即文皇亦幾斃於單雄信之手故文皇祭魏武帝文有云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吾謂其即自道也

梁晉交爭成蚌鷸之勢此一大機也梁遣使徵兵於吳徐温欲遣兵觀釁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即止温真自守虜乎誠謀篡未成恐一舉足更生内變爾

晉兵薄汴友貞名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璽詐降

以紓國難友貞曰如此策竟可了否珏俯首久之曰但恐未了肉食之見乃至於此空左右之縮頸而笑也如此人而倚以重任豈不為有國者之羞

後唐

莊宗入魏禁止殺掠有强取人一物者皆梟於市而魏人安與裴度入蔡解除苛禁與之休息而蔡人安寬嚴異用何也蓋蔡人為元濟所虐民不聊生當以寬政施之魏人盤踞數世驕悍已久當以重典繩之時勢不同故規畫亦异

張承業僥倖不死始終為唐迨李亞子稱尊號乃大哭

曰老奴三十為王据拾財賦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
老奴矣夫李亞子何如人乃望以伊周所不能為之事
則非亞子誤承業承業自悞耳且承業既以純臣之心
望亞子當於朱温簒唐之際勸其求唐後而立之不應
但虛奉天祐年號也事已成而邑邑成疾晚矣
李嚴伐蜀乘馬渡江與畏氊越嶺冒險同而王衍劉禪
棄險亦同迨後再入蜀其母謂其必死既而果然夫滅
蜀之禍自嚴啟之乃復請監西蜀軍宜其及已
蜀主衍結繒為山備極華侈以韓昭等為狎客與陳後
主無異嘉王於宣華苑賜宴流涕極諫昭曰嘉王好酒

悲因諧笑而罷沉湎無懼如此安得不為唐所滅
唐殺蜀主王衍勅曰王衍一行並從誅戮已印畫張居
翰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獲免者千餘人豈獨仁
人之言其利溥哉
莊宗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又與李存賢手搏曰汝能
勝我當授藩鎮後竟以此出鎮幽州視天下直如兒戲
矣滅梁後無一善可稱誅戮勳臣寵信嬖后生子當如
李亞子視全忠豚兒相去不能以寸
郭崇韜粗識兵機亦有才幹奉命討蜀凡七十日平之
功莫大焉然頗受餽遺輕犯近習亦昧於守身之道者

其後伶幸嫉之於內勛舊怨之於外崇韜憂之乃用所
親之策請立劉夫人為后卒之殺崇韜者劉后也違道
市寵反遭陷害何嘗得保其身家哉
尊賢遠色古訓昭然苟反其道未有不即於危亡者而
倚伏之機亦甚可畏漢文欲富鄧通而餓死荒野孝哀
欲禪董賢而腐骨牢戶豈非愛之適以害之乎晉武昵
貴嬪而見弑於貴嬪莊宗昵伶人而見弑於伶人則昵
人適以自禍也亦何苦而為此
李嗣源已據大梁唐之亡決矣或謂其本無簒國之心
偶為亂兵所刼不得已出此然大梁者天子之城公然

據而有之車駕將至不行遜避及其反也又以兵踵之
而西是其心不昭然可見乎惟是得國後不惑於聲色
不盤於游田不寵信宦監在五代間尚不失為令主
端明殿學士之設起於明宗明宗不知書四方奏事皆
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選文學之士與
之共事因置是官有宋因之遂為儒臣之首選自清流
誅夷而後文教久湮右文之端實開於此
康澄五不足懼六可畏亦即天道遠人道邇之意而其
詞低昂太過遂為王介甫導其先路
閩主亙璘好鬼信巫其臣薛文傑盜弄國柄以頭痛給

樞密吳曻陷之致死又用法刻深以古制檻車疎闊改用鐵鋌内向使動即觸之後建州告急士卒中途不進欲得文傑而甘心焉因以新造檻車送至軍前此即請君入甕之已事也為法自弊小人亦知所惕哉

閔帝為從珂所逼倉卒出奔石敬塘乃明宗愛壻聞變入朝幸而相遇不能協力扶持乃反殺其從騎膜視國難如此不臣之心著矣君子謂敬塘之罪浮於從珂宋令詢磁州一刺史耳聞從珂弑主輙死於其難君臣之義賴以不墜當時首倡勸進如馮道諸人對之故應愧死

廢帝置大臣名於琉璃屏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得盧文紀姚顗二人如此卜相乃從來所未有至云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怯懦至此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

後晉

石敬塘之反本以逃死而借助於契丹其計左矣幸德光一勝之後斂兵而退敬塘得以苟且成事耳倘包藏禍心借赴援之便肆其吞噬則滅唐之後便須首除敬塘將何術以禦之

石氏稱臣契丹許割盧龍及雁門關以北諸州劉知遠極諫謂異日必為中國患敬塘不從而十六州之地非中國有矣後三鎮繼叛敬塘欲奔還晉陽以避其鋒知遠謂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内有勁兵外結强虜鼠輩何能為乎敬塘從其言三鎮以平此其謀畧深遠誠乃高出一時

桑維翰才智有餘輔晉之功亦不可沒然首勸卑詞厚禮以奉契丹者維翰也敬塘既為契丹所立稱父稱兒勢所必至其後又薦張彥澤禦契丹反覆恇擾畧無成算當契丹大舉入寇時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夫其所欲言之事不過仍納幣稱臣苟免旦夕之計耳厥後身被責讓卒死契丹之手不足惜也

安重榮恥臣契丹上表數千言請伐之又為書遺朝貴及諸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當朝廷疲苶之秋得此殊為一振乃請不獲命遽爾興師則擅之罪同於叛矣後以謀反伏誅固由自取然函其首送契丹不已甚乎

張彥澤在涇州貪殘不法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之此日不誅彥澤異日封邱門斬關而入乃自貽伊戚也至彥澤背君降虜罪不容於死天特假手於契丹耳

杜威握兵權禦契丹指揮使王清為前導帥麾下力戰

屢請救竟不遣一騎助之致清力屈而死迫軍中食盡為契丹所紿遂定降計命軍士皆釋甲威之負國亦甚矣漢愍帝時獲罪被誅磔屍於市市人爭食其肉不忠之臣結局如此

出帝之抗契丹卒以亡國非抗之而亡也其禦之之術疎也契丹雖强每入中國亦懷疑畏曷嘗有持久之計哉誠使將士協心兵食有備以逸待勞何不可克之有乃委任非人君臣之間皆無固志宜其一敗塗地

皇甫遇當杜威作降表時以次署名不能力爭歐陽公作史以大義責之是也然與張彥澤同詣京師行至平

棘絕吭而死其志節亦可憫矣視威與彥澤之賣主求榮相與亡人之國者其賢不肖相去殊遠

南唐徐知誥復姓李氏更名昪立國有法紀國中稱治羣臣有請用兵恢復舊疆者唐主曰兵之為害深矣吾不忍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真仁人之言

晉人憂契丹入寇國用不給遣使三十六人分道括取民財各封劒以授之使者入民家皆驚惶求死吏復因緣為奸半入私橐又籍諸州之兵七萬餘人民不聊生即契丹不至他變將生本不固而求邦之寧得乎

丹陽城之戰李守貞借風沙助陣大敗契丹此時乘勝追北分道躡之足以奪其魄雖敵虜尚强未能遽滅亦可少為犄持之計乃退保真定失此機會馴至契丹直入大梁縱兵刼掠晉亡而漢於以興矣

後漢

沙陀據有河東遂以滅梁成霸業後石敬塘劉知遠亦皆肇始於河東蓋河東南俯中原有建瓴破竹之勢故也

佐莊宗者嗣源也而嗣源代之佐嗣源者敬塘從珂也而敬塘從珂代之佐敬塘者知遠也而知遠代之佐知遠者郭威也而郭威代之佐世宗者藝祖也而藝祖代

之腹心爪牙之士睥睨潛生因利乘便伊可畏哉而數主之中惟後漢得國差為近正蓋當其已敗而享其成功視躬為簒逆者少異耳

晉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不諫契丹深入無入援之志契丹至汴又奉表稱臣彼蓋懷漁人之智欲陰藉其資因以簒晉耳其誑張從恩使先朝契丹者以昭義密邇太原慮從恩之議其後也

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王淑妃曰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語甚悲切夫知遠曾為明宗臣子無嫌無逼而必殄其祀不仁甚矣故享國

日促判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死此制即知遠為將時於盜紙錢者但詰其情不計其直之意推而大用之者也然為將則軍律嚴為君則國法壞。漢祖以三章立法唐祖以十二條定制皆於開國之初行寬大之政令始入大梁惟以峻法從事致蘇逢吉張令柔之徒恣行殘虐害及無辜其何能久

趙思綰少時求為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為叛臣其妻張氏勸遺之金帛以杜後患後思綰果據長安反伏誅夫目亂語誕何即知其必叛識鑒

可謂神矣既絕之而復羈縻之其妻亦深於弭悲哉

史弘肇耑尚武事謂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劒安用毛錐與汝曹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正相反皆沿一時之習氣而不識治國之綱要者

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朝廷使郭瓊將徵之銖置酒伏兵欲加害瓊知其謀悉屏左右以往了無懼色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詣至即行蓋本子儀屈朝恩之法而行之者氣足以懾之信足以孚之豈僥倖萬一之計哉

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握重權耑制國政嘗議事帝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與外事聽老奴處分何異漢主積不能平又為左右嬖倖所蔽無故加以誅殺激成郭威之變不保其身此作事草草之貽害也除奸而無遠慮其曷以濟

馮道歷事梁唐晉漢四易主矣至此勸郭威收拾人心又為事周之地昔人謂其老於販國鄙之亦云至矣當時人君於此等浮沉取容之人不加斥逐仍使之靦然居高位亦不可解也在下則廉恥之道盡喪在上則風厲之義不明未有甚於此時者

李太后於漢祖興師晉陽時勸其無索民財漢祖從之中外大悅後周師將至隱帝欲親出禦敵太后力諫不

從遂致野死觀此二事智慮過人羣臣無見及此者

後周

周主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行至澶州而兵變宋主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行至陳橋而兵變情事如出於一其報復之巧亦如出於一

周主謁孔子左右以孔子陪臣不當拜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此語能見其大觀其自言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意識過人遠矣九經版始於唐明宗成於周太祖傳布日廣文學寖盛有由來也

訴訟必先歷州縣處決不直乃詣臺省此越訴之禁也
此法宜遵至不能自書牒者聽執素紙以訴則訟師之
弊亦可隱杜然第可偶一行之
五季至周世宗時始覺耳目改變氣象一新但英武有
餘沉毅不足其削平四海之志反失之於太鋭是盖孫
伯符之流其不永年亦畧相髣髴 世宗北漢未已遽
伐南唐南唐未已又從事幽冀擊蛇勿斃反受其毒昔
人言之詳矣幸劉鈞李璟俱屬庸才不然一擾其南一
攻其北便當奔命不給
自將伐契丹關南悉平此時盡有大江以北不遂渡江

取金陵乃失策之大者有疾引還天殆欲留此小成之
局以為宋祖之憑藉乎
郭祖之政類宋太祖世宗之才似唐太宗其立綱陳紀
皆非五代所及也郭祖一正位號即除前代之苛法罷
四方之貢獻太平之治幾可漸臻世宗繼之取殘伐暴
神武不殺亦有王者之風焉令天假以年當成一統之
業乃周祚則止於再傳宋祚且延於數百其修促迥異
者何也理極數窮宋固適逢其運會耳
世宗因高平之戰稔知冗兵為累多剝民以養之因特
簡閱壯士以補宿衛且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柰何

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真切要之論至其留心農事
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尤知本計者
禁民間鑄佛像致有深識乃見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
白之術則左矣摶云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
用此為亦可謂痛下針砭
王朴文武幹畧冠絶一時即壓象鍾呂罔不該悉宋開
國之初無是臣也平邊一策規模素定宋人循而行之
如蓍龜然每怪五代時天地盲晦否塞而猶不乏異才
如此
南唐柴克宏不輕言兵而深於兵其受命擊吳越已至

常州為李徵古所嫉遣使名還克宏命斬之使者曰吾
奉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蕲絶之言
可撼山岳
南唐劉仁贍守壽州拒周世宗力盡援絶固守不降斬
其愛子以明大義三軍感泣並欲效死此與張許何以
異其後病篤監軍詐為書以降世宗命舁至帳前嗟歎
久之褒其軍曰忠正復授仁贍天平節度使是日仁贍
卒嗚乎周世宗之表忠可謂至矣若仁贍者周雖授官
仁贍實未嘗受也身雖以疾死實以抗節而死也綱目
書曰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

死之得其實已。

王溥范質均為宰相。則托孤寄命之責。二人實兼之。乃邉報乍來。不審虛實。遽以大軍付之黠帥。此成何舉動耶。且士民恐怖。爭為逃匿。則宋祖之謀。都下無不知之。而王溥范質乃晏然不知。何憒憒至此。黠檢作天子。質與溥則降階拜。陶穀則出禪詔於袖中。死節者祗韓通耳。通之外直無一人。

讀史提要錄卷九終

[stamp]

讀史提要錄卷十

高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宋

劉鋹疑酒中有毒。太祖取酒自飲之。羣臣乞留錢俶章疏。太祖以黃袱封識。命途中密覩之。此於大度中寓權術也。至石守信等典禁兵。有一旦黃袍加身之語。得毋猜疑過甚乎。要其推心置腹。雖少遜於光武。而保全功臣。實借鑒於漢高。固亦未可厚非也。

宋初以文臣知州事。此治亂之機括。盖五代時諸侯強盛。移鎮受代。多不奉詔者。今漸消其權。或因其卒。或因

遷徙致仕。悉以文臣代之。於是桀驁之雄。無不束手聽命。是知天下極重之勢。不可驟返。得其機括而徐圖之。則不煩征討。而藩鎮之患自除。此議發於趙普。

增百官奉。所以養廉也。罷羨餘賞格。所以裕民財也。皆一時之善政。若其置封樁庫。暨講武池。垂念幽燕之民。不忍使一方獨限外境。則恢復之志尤大。

宰相須用讀書人。偉哉斯言。亦唐莊宗用豆盧革韋說之意也。雖然。王介甫非宋時第一讀書人乎。

鼎鐺尚有耳。豈不聞趙普吾社稷臣。怒雷德驤。所以安趙普也。詔處德驤以極刑。既而以闌入之罪罪之則已

陰賞德驟之言而此意晉不知也顧猶憑恃恩寵作諸
奸利逌瓜子金之事露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斯言也豈直芒刺在背之謂哉
趙普佐太祖稱開國元勳然宋之開國與漢唐異漢唐
崛起為天子奇俊之士雲蒸霞起人才於斯為盛太祖
以簡點作天子擁戴出諸將士猶五代餘習也一時委
任非周之舊僚則陳橋與謀者耳相如趙普將如曹彬
便稱勳臣唐之將相遠不及漢宋之視唐抑又遠矣晉
背周附宋大節已喪太宗時曾以傳國意訪之普普有
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之言則廷美之得罪皆普助

成之始不過患得患失究且至長君逢君所謂半部論
語彌增顏厚耳至其陰受吳越之金私市秦隴之木猶
罪之可從末減者
范質王溥臣節不終宋初為相見贈韓通中書令必有
汗顏無地者故廢舊制宰相坐論之禮請用劄子非獨
自存形迹亦其愧怍之良不能自掩也竇儀亦然儀為
翰林學士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卻立不進自是宋主
見羣臣未嘗不冠帶賢則賢矣然賣國事仇綱常已失
他何足云
蜀主昶奢侈日甚又任非其人當宋伐蜀時王昭遠為

都統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
耳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及宋師破劍門
昭遠股栗失次據胡牀不能起遂被執昔日攘臂大言
竟消歸何有乎浮誕之夫俾任軍事鮮有不致覆亡者
況宋主方解紫貂賜王全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其見
滅也固宜
南漢主劉鋹以珠結鞍勒與蜀主昶以寶裝溺器同一
驕縱況淫刑以逞賦斂繁興民怨已極太祖曰吾當救
此一方民蓋逆知潘美之往必有功矣其為諸國降王
長不亦宜乎

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時所恃者一林仁肇耳仁
肇威名為宋所憚其客陳禦淮之策忘身殉國謀慮深
遠乃棄而不用又因懸畫像之間而鴆殺之其闇不已
極乎蓋不待曹彬之克金陵而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
睡久矣宋祖之間仁肇與秦之間李牧漢之間范增
同趙亡於秦楚亡於漢江南主亡於宋先後一轍也
曹彬清廉謹厚平兩川還橐中惟圖書衣衾其克金陵
不妄殺一人亦太祖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之誡致之蓋
幾於仁義之師矣太原未平故稽使相之命好官不過
多得錢戲言耳後人援為口實非也彬有將才伐江

南孱弱之國得以著其所長若用之伐契丹遇大敵則以失節制而敗矣岐溝之役其明驗也燕雲不復致有征伐之舉後代遂坐受其禍其英謀遠畧故當遠愧唐衛公

樊若水造浮梁濟師於漁釣采石江上時得之故有勝算勿謂草澤中無英雄也

張洎初勸李煜勿降唐亡後帝出洎蠟丸書示之洎以犬吠非主對遂釋其罪夫洎不能死節逞其辯舌徼幸苟免特反覆之小人耳乃奇其才而使為太子中允則異日之諂事宦官譭毀正直誰執其咎與

燭影斧柱之事史皆傳疑夫父有天下傳之子此千古之常經也即杜太后有傳弟之遺旨而太祖臨崩之際必當有顧命之臣何但名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與聞耶其為當時諱之無疑矣魏叔子謂太宗受國於太祖觀其瀕歲改元更名廢姪諸事則永昌之崩斵以斧弑非誣不得謂之深文也

太宗與國初試士自呂蒙正以下一榜盡賜及第為張齊賢故也雍熙二年試進士梁顥以下有宰相李昉之子參政呂蒙正之弟上曰此皆世家勿與孤寒爭路並下第此其求賢之切遴才之公皆為一時盛典

燕雲十六州淪陷朔漠以時勢論之所當取也當太宗時宿將猶在兵氣未衰不因此時并力北方為子孫永久之計乃下封禪之詔詳定儀注雖事卒不行而志已荒矣夫以北漢之孤南唐吳越之弱蜀與南漢之荒淫皆易取不足為勁敵所畧費經營者惟燕雲耳乃高梁一敗輒已倦而思返岐溝再敗便君臣噤口不復敢言契丹事燕巢於幕雀處於堂上恬下熙了不為怪所云無遠慮必有近憂者其是之謂夫

張齊賢於太祖幸洛陽以布衣獻策大有奇氣太宗時自請禦虜止以廂兵二千出奇制勝於楊業敗死之後

克敵應變奏捷之日歸功漢贇允得大臣之體其生平節目疎濶不修小廉曲謹固天性然也夫以齊賢倜儻之才英偉之畧當燕雲未復靈夏方熾之時誠能委以劇邉久居重任則運籌決勝必將克奏膚功乃竟為持苛議者所齮齕惜哉

錢鏐王圓木警枕憂勤國事不以私寵廢法所以能保障吳越戒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禮所以能享國長久至太宗朝錢俶以地來歸四徙大國福履之盛近代無比是時天下既一蕞爾之地自不可支然宋未有征伐之舉也何遽舉八十四年之緒一旦棄之徙

封之日詔令傚緦麻以上親及管內軍吏悉至汴京凡
千四十四艘故國之感毋亦有動於中與
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作假山坦獨俯首不視王强使
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此與端拱中作開寶寺
塔田錫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同是
一副眼淚
呂蒙正為太宗所首拔亦名臣也其甘受盧多遜之譖
不問朝士姓名大度固不可及當朔方遣使時命朝臣
舉所知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
曰蒙正氣量我不如則其立朝侃侃以正道自持可槩

見矣或謂其無功績可紀然蒙正嘗自言我誠無能但
能用人夫宰相誠能用人人何必功績自己出耶至呂
夷簡為推官時即知其有相才富弼方十齡即知其他
日名位勳業果操何術而神鑒若此
呂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令梓人納陛亦千古僅事也
其鏁王繼恩入定國計真是間不容髮少涉遲回則異
變生矣太宗謂其大事不糊塗此足徵之
張忠定 詠 所至以政績聞在益州平流寇富倉儲恩威
並著蜀民畏而愛之其立朝侃侃尤著大節丁謂請造
宮觀詠上疏力爭乞斬謂頭以謝天下此真所謂何事

不能了者有臣如此惜乎未盡其用 詠寢室中張燈
炷香通夕默坐更漏一刻差悞必詰之典籤者人以為
神故聞萍鄉令更鼓分明之事而亟薦之其用意亦微
遠已
終南隱士种放與華山處士陳摶高致畧同然希夷固
有道之士也放之稱疾不起則賢母成之耳覩真宗朝
屢朝京師為時議所鄙宜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也
放前愧陳摶後愧魏野
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割縣令齊元振腹實之以錢其悖
叛之罪自不容於誅然亦由橫斂暴征激成之也後蜀

盜既平帝下詔罪己謂親民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
蒸民起為狂寇真乃深悉本原者
九世同居之事一見於唐之張公藝一見於宋之陳兢
史冊中不數數覯也風俗之醇莫醇於此詔本州每歲
貸粟二千石得風勸之道矣
集思廣益資羣策以叅計畫此為國之要務也真宗朝
李文靖 沆 當國則自云居重任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
一切報罷之此何說耶蓋國家承平之日當謹守成憲
新進喜事之人罔念民瘼每好變亂舊典苟一時之進
觀後來王安石創立新法卒誤蒼生始知文靖報罷之

言為不可易也蕭相國之不事事趙韓公之投諸條議於甕中皆是此意

文靖蓋思淵慮遠導人主以憂勤自是純臣風範至謂叅政他日之憂萊公後來之悔若預知封禪議興雷陽遠謫者其摘伏發奸真如秦鏡當空妖形畢現

引燭焚詔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後代臣子所不敢行於君父者何其戇也議者謂真宗重其夙望故受之畧無忤色然王文正不嘗相真宗乎文靖於手詔之出則焚之而文正於美珠之賜則受之其風力之相去殊遠矣

文靖謂人臣有密啟非讒即佞此語洞見小人肺腑夫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非阿人主之意而不可使聞於人即其言同列之短而不敢公言於衆也故密啟者讒佞之囮也若夫嘉謀入告而順之於外乃善則歸君之義則然不在此例

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咸平五年真宗亦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舉酒賜侍臣宰相李沆避席數回訖不受酒退謂同列曰天下庶事尚多未理人主豈得言治安古之賢相憂治危明切切以民瘼為重如此即禹益之陳謨何以過焉

契丹大舉入寇直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舉朝震駭寇萊公獨決策親征謂了此不過五日且飲博歡呼處之若無事然此其備禦之術固籌之熟矣公蓋知契丹之示弱引去為狃我也請鍊師命將據要害以備之又四方援兵日至果何疑而不進惟其方畧素定故能臨變不懾豈徒徼幸張虛聲以臨之而真以君父為孤注者耶迨契丹氣沮萊公欲邀使稱臣並獻幽薊之地

假使信用其策亦不過十日大功可就何事以三十萬為城下之盟貽欽若輩他日口實乎乃讒間之言一入公之志不獲伸亦宋之不幸也夫

萊公忠義性成能斷大事而於防小人之道則甚踈王欽若奸憸之夫敢於大駕親征時倡幸金陵之說不加斥譴移之天雄猶以上馬杯餞之何耶丁謂奸憸甚於欽若拂鬚一語頓生戈戟而監國大議復輕洩之幾事不密則害成宜乎一貶至再再貶至三卒至客處雷州鬱抑而歿也張詠謂霍光傳不可不讀殆非苛論公以天書復相乃誤之誤者其門生勸準稱疾最有高見

舍其上策而用其下策毋亦不學無術之過與
帝自聞王欽若孤注之言以澶淵之盟為辱欽若因進
封禪之說且謂自古封禪必得天瑞聖人神道設教可
以人力為之此天書見于承天門所由來也真宗寢室
中見神人為矯誣之始其端一開臣下遂爭言符瑞醴
泉出蒼龍見種種不可枚舉於是西祀東封迄無寧歲
矣孫奭有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
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其說甚當
然窺真宗之隱其為此紛紛者不過欲誇示外國借以
誑契丹耳予為之益一語曰將以誑契丹則契丹亦未

必受其誑也
王旦居輔弼之任慎守法度奬厲人才德望冠絕一時
為王子明遲我十年宰相其抑權倖者如此其嚴也東
南民力竭矣其恤民瘼者如此其至也詔趙德明來京
師取粟其持國體者如此其大也可不謂賢相乎乃美
珠之賜隱忍受之是何為者嗣是為封禪大禮使為玉
清昭應宮使五鬼同朝不敢異議然則欽若之佞說真
宗之侈心總成於旦耳臨終令削髮披緇以斂雖悔心
之萌究何補于毫末乎。時杭州隱士林逋居孤山臨
卒作詩有猶喜曾無封禪書之語其高節旦故遜之

孫奭五諫天書詞皆切直帝初御經筵又復正容以規
使帝竦然改聽其節操過人遠甚仁宗朝以所上無逸
圖命蔡襄寫於閣屏欽重之亦云至矣
錢惟演文詞清麗與楊億劉筠名相上下乃初附丁謂
及謂得罪因擠之則小人之尤者嘗云生平所不足者
不得於黃紙上押字故切切求入中書是其慕利如羶
無所用恥志行亦可鄙已沈約范雲其前事之師乎
李迪方寸小冊帝謂頗牧在禁中亦公輔材也其與丁
謂相忤始於爭寇準遠小州一事後因林特為樞副斥
謂罔上弄權遂遭貶謫謂必欲置諸死地或以公論惕

之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殘橫無
忌一至於此迨謂貶崖州道出雷州寇萊公即謂所貶
也蒸羊之逆不惡而嚴謂此時不當愧死無地耶
真宗東封禮成勞宰臣等以久食蔬素馬知節獨言蔬
素惟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嘗不私食肉上顧王旦旦
曰誠知知節之言魯從道為從官微行就飲肆中真宗
亟名入遲遂以實對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
真宗以為忠此二事雖屬小節然人臣事君先以勿欺
於小節而勿欺則靖獻之大者即基於此
王欽若初為三司判官奏除諸路逋負一千餘萬繫獄

者三千餘人丁謂進用之初請罷兵撫蠻寇此詎非賢
者舉動耶及一旦柄政蠹國殃民靡所不至史以為攺
節易行非也蓋其始意在于進故假正以釣名迨其後
意在行私故憑寵以肆志其根苗則一而已惟識微之
君子能先事而察之
曹瑋沉勇有謀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真不負其父
彬所舉者知秦州時屢請益兵上以為怯欲遣將代瑋
非得李迪一言曷以奏膚功乎
西夏與金皆與宋為敵者以曹瑋當西夏其力能擒德
明而朝廷持恩信之腐說以絀其請瑋且謫矣以岳飛

當金其力能復中原而高宗惟恐二帝之復還致沮和
議飛且殺矣其始也繼遷特寵中物趙普誤縱之夏州
中原尚可圖而汪伯彥黃潛善避之於吳越是皆養疽
自毒者也及其勢重不返元昊肆螫於西兀朮虎踞於
北遂貽國家莫大之憂已
王沂公曾辭會靈觀使風骨殊挺其以計去丁謂宗社
之靈實式憑之謂去而後可裁抑太后使內無耑制之
患禁戢宦官近習俾下無窺覬之奸真社稷臣也至韓
范為宋朝第一流人物沂公抜希文於館職識魏公於
章疏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殆無愧焉

丁謂罪擢髮難數山陵一事不足為罪曾乃因而擠之
得毋類傾險者之為耶每歎王曾之於丁謂徐階之於
嚴嵩以忠梗之心行機巧之術乃遂事半而功倍一味
强直者固不解此○朝退留白與孝盎請對之事畧同
然盎用之以傾君子而曾用之以去小人其機同而事
則異也
程琳為張知白所器當除御史中丞時知白喜曰不辱
吾筆按琳之生平雖無所短長亦何至為方仲弓之為
者獻武后臨朝圖一事吾固疑之
魯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其於太后問唐武后何如

主對以唐之罪人尤見風力魚頭參政之號不虛也
呂夷簡才氣超卓罕有倫比惜胸中故多鱗甲四諫之
逐既以私恨誤國事即其薦范公為帥薦富公出使亦
非出於公心也說者謂夷簡之使富公亦以當時無出
公右者然書詞與口傳異豈得謂之誤耶觀其隨地設
穽幾幾如李林甫盧杞之為者其負蒙正所薦多矣
范文正楷模一代嘉言懿行不可縷指其以天下為已
任乃其大者而一生經濟尤著於經理延慶時小范老
子西賊膽驚與韓公比烈矣在朝朝重在邊邊重自是
天生間氣其出非偶

文正與魏公議事每有異同而不害其為賢如西夏之師韓公欲戰范公持之好水川之敗范言驗矣元昊約和范報以書韓公則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此范之悞也至一家哭一路哭之言識量亦別要其竭誠謀國忠蓋則同

韓魏公定策兩朝調護兩宮皆殫心竭力計安社稷由朝廷倚任既專羣小無隙可伺故處之裕如耳而最挺勁者莫如請太后還政及竄任守忠二事其請還政也以一言寤太后遽起撤簾公嘗言成大事在膽此足當之其竄守忠預填空頭敕得旨後即日押行雖前代宰

相權重如申屠嘉之於鄧通亦不能得之漢文者而毅然行之豈非千古一大快事哉

魏公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嘗云人臣盡力事君當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哉范文正凡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惟二公心術光明故達之事為毅然不可惑彼苟且遷就以規目前之計者視此何如耶

帝欲置相問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帝曰如是則富弼爾所謂賢於夢卜詎不信哉富弼之使契丹與顏魯公之使李希烈同本欲害之反成君子之名雖使盧杞夷簡忠於謀國知於用人豈復加此鄭公初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契丹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輙焚之曰徒亂人意不賢而能若是乎其在青州賑飢存活五十餘萬人自謂勝中書二十四考此亦可觀公之用心

文潞公有濟變之畧當仁宗寢疾時留宿殿廬隱防奸究及禁卒告變立斬於軍門先使劉沆判狀尾後沆以彥博擅斬中傷之彥博取沆判呈帝帝意乃解真是妙用不測至名復唐介一事休休有容得古大臣風豈僅

稱為長者而已

狄青夜度崑崙關破儂智高廣南悉平功績偉矣至云寧失智高不敢飾詐以欺朝廷此豈行伍中人所能道史稱其折節讀書非虛美也厥後功名顯爍不敢附梁公後智識尤超人數等

歐陽公知貢舉痛抑新體士習為之一變固有功於文治者獨其論狄青不宜典樞密為闇於知人當仁宗嘉祐時局勢與五代迴異狄青雖在樞府豈能為變況其人厚重縝密避水寺中行止殿上乃常事有何可疑歐公言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因出之陳州幸

當太平休暇將帥之臣猶不免猜忌若此設使握強兵
當閫外又何怪來檻車之徵耶故謂包孝肅不當為三
司使其言尚屬可商至論狄青一劄子則甚屬不必歐
公故非娼嫉者當是文人陵轢武人習氣耳

歐陽公蔡君謨等在臺中引石介為諫官范文正曰介
剛正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責人主以難為之事少拂
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為矣執政皆服其言可
知賢者有意氣之偏言論激切亦非朝廷之福若非范
公則斯言為蔽賢矣然執政大臣以此藉口而沮遏骨
鯁之臣則失之愈遠

趙清獻公居臺諫不避權倖為時所稱其言君子不幸
有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亦名言也入成都時
一琴一鶴自隨簡易之風廉介之操可想見其梗概乃
熙寧中帝因韓琦之言欲罷新法忭乃請俟安石出何
多依違也鐵面御史不應有此

包拯峭直孤介一笑比黃河之清其律已嚴矣而惡吏
苛刻處人未嘗不恕則非以悻直沽名者為御史中丞
請豫建太子仁宗疑之拯曰臣年七十且無子豈邀後
福者詞意懇款真足動人主之聽王韶經畧熙河蕃
酋俞龍琦舉衆內附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
賜包姓上允其請孝肅以清風直節名播遠夷至以其
姓為榮亦堪使百世後聞風興起矣

英宗乃濮安懿王子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
及即位時疑蔡襄有異議數問襄何如人文彥博自河
南入覲迎謂之曰朕之立卿之功也與謹守吾舍之意
何自相矛盾也少育宮中撫於太后為皇子一年有餘
顧梓宮在殯嫌隙頓開甚至顯對輔臣曰太后待我少
恩不孝之譏雖百喙奚辨而猶以譴構之罪諉之於左
右哉

濮王之議司馬光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韓

琦謂禮不忘本濮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其說互異夫
稱親非也不別為尊崇之禮致濮王與諸父等亦非也
程子謂當加尊稱為皇伯父最為得之當時呂誨范純
仁等劾魏公為導諛並劾歐陽公首倡邪說操之不太
蹙乎其流極至爭論是非激成水火如明之大禮議杖
謫繁而君德傷國脉亦替矣

神宗之初富弼范純仁勸帝戒用兵尤力而王韶依附
安石諸公遂唾斥不遺餘力然王韶亦邊才也任福好
水川之役論者不以罪魏公況高遵裕之靈州徐禧之
永樂與韶風馬牛不相及乃欲追原首禍歸罪於韶豈

持論之平哉
從古小人未有不詐者王安石累辭徵辟士大夫恨不
識其面及除知制誥遂不復辭其詐方深不可測然其
護非自用必亂天下李師中知之韓魏公知之呂誨吳
奎皆知之獨韓絳曾公亮等不知賢如司馬公亦始為
所惑而後始覺甚矣知人之難也
安石初被進用即云善理財者不加賦而財用足司馬
公引桑弘羊欺武帝之言以折之謂設法奪民其害乃
甚於加賦可謂簡而盡矣後欲以安石參知政事富弼
唐介等皆力言不可而帝特傾心注之安石用而呂惠

卿曾布等因緣附進於是青苗均輸保馬方田諸役相
繼並興而流禍無窮矣時司馬公固辭樞密副使范鎮
解銀臺司韓琦解河北安撫使出蘇軾通判杭州皆以
不附新法之故數日之內臺諫一空真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之時
安石巧於要君果於傾正乃奸邪之尤者謂執拗非奸
邪猶恕詞也乃創立新法既以治術禍一時須行經義
復以學術禍萬世蘇明允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實則
少正卯之後一人而已
安石柄政斧鑿元氣三黨諸公各出鋒稜專事排擊而

持之乃愈堅程子謂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亦平心
之論也自古縉紳之禍多起於激是以誹謗激焚坑之
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
禍明嘉靖間議禮羣臣交攻激大獄之禍古今一軌也
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指斥夏竦而奨與韓琦等韓公聞
之不悅曰為此鬼怪等害事天下事政不須如此真老
成長慮之言
范鎮論青苗之害安石持其疏至手顫及去國蘇軾賀
曰身退而名益重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天下陰受
其福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

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夫不計一身之名而惟以生民休
戚為念賢者之用心固如此也其後劉摯闢章惇見用
語朱子曰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
曹死無所恨夫且死生不以累其胸中矣賢矣哉
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呂誨忠直敢言雖司馬公亦愧其
先見稱為名諫議真無忝焉以身疾喻朝政苦心如揭
及病亟張目强視謂司馬公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
之惓惓之忠至死不忘報國千載下使人涕零
唐坰於百官起居日搢笏展疏令安石近御座聽劄子
魄力雄旺足喪安石之膽但其初欲誅大臣異議如韓

琦者數人則心術不可問矣況諂附安石以援官不遂而背之是其崛强一時者特欲為跖犬而不得故反噬耳徒見其對仗面彈之狀遂以氣節許之不將使朱雲韓瑗貽笑於地下耶

鄧綰以阿安石知諫院有云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此從來佞諛者之藉口也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遂斥知虢州試問所謂好官者安在

鄭俠監安上門繪流民圖直刺安石時值大旱俠奏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頭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夜不能寢遂詔權罷新法翌日果大雨

遠近沾洽天人之故亦可徵矣夫抱關擊柝中有此直陳民隱轉移上心者謇諤之節定何如加以褒擢乃竟為呂惠卿輩所構獲罪遠謫帝之蠱於羣邪顛倒錮蔽政如膏肓之疾不可瘳已

朱壽昌棄官入秦州遇母天下稱其孝時李定母死匿不為服定故安石之倚以為助者也安石右定因忌壽昌好惡拂人之性如此

王安國為安石之弟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指惠卿為佞人可謂皭然不污者若安石之子雱則豺狼也程明道與安石議新法雱大言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慓悍之狀畧無忌憚則平時稱述商鞅不足怪也幸早隕厥軀否則貽誤國家更不知伊於胡底

呂惠卿章惇非無才者若遇嘉祐時俾范韓諸公得以銜轡御之亦治世之能臣也不幸因依失所遂敗壞名節為小人之魁雖惠卿有宥州之捷惇有南江五溪之功後人不但不之錄且因以益其訕議惜哉至若蔡確之悍戾蔡卞之陰賊蔡京之一味招權納賄毫無廉恥此三賊者乃無一長可取雖古之窮奇檮杌不是過焉投之四夷以御魑魅可耳

新法盛行邵堯夫貽友人居州縣者曰此賢者所當盡

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大哉仁人之言

嘗觀古賢人君子為人所愛敬者不知何修而致之堯夫不赴徵名在洛中居安樂窩於春秋佳日乘安車出遊諸公喜其來老少迓於門爭先問訊各具酒食延欵數日復遊一家月餘始歸司馬公元祐初入朝觀者塞途馬不能進宿衛之士皆舉手加額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及謁宰相於私第人皆登屋觀之屋瓦盡裂深山父老則問公衰健肥瘠嗟歎不置非二公醇德懿行素孚於人何以得此蓋賢人君子世不恒有譬諸祥麟威鳳爭先覩之為快其不才濟惡之流譬諸毒蛇猛獸雖

能殺人然亦為人所殺究何益之有耶
司馬公在神宗朝安石用事知時不可為善藏其用居洛凡十五年絕口不言新法及哲宗朝居政府兩宮虛已以聽遂毅然以天下自任凡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史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信已時熙豐舊臣尚在或恐他日禍作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英卓之識挺然不撓惜天不假年不克終元祐之治耳病革時譫語如夢中皆朝廷大事忠誠徇國死生不移近代名臣所罕覯也繼公後者公著純仁參以調停而紹述之議起蔡章之黨合天下事遂從此大壞

畢仲游謂司馬公正直無私而時患有所蔽如安石之奸深叵測公則始與之交蔡京之五日如約公則喜其奉法是也此亦公藥石之言然不足為公累

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周茂叔具此風節則安石新法其為所屏斥可知而絕無一言及之此茂叔之所以成其高也處神宗之世不獲大用固其宜爾

劉器之安世正色立朝為權奸所嫉貶竄遐方終身不用宣和末值羣賢凋喪之秋獨茲鐵漢巍然尚存足為吾黨生色

蔡確屢以起獄奪人位元豐中與王珪並相確躡安石之新法更以羅織之酷濟之珪則專事導諛了無建白三旨相公之稱亦可醜也時蘇軾為李定等所媒孽珪復舉軾詠檜詩奏之微帝之明且重得罪矣鄙夫處高位安得不覆公餗

蘇軾在神宗朝以風刺時政備極顛躓元祐初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便殿賜茶撤金蓮燭送歸院可謂一時榮遇乃危身觸諱終難自全亦所遭之不幸夫軾兄弟與伊川不合王淮林栗等與考亭為難學之純雜於此焉分雖當時人物欲盡以道學家法繩之固有所不能然斷斷相爭詆諆百出徒示其不廣耳

哲宗初衆正盈朝中國相司馬矣安危所係其重如此程伊川輔以聖賢之學所云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真啟沃至言也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洛黨蜀黨朔黨互相攻訐欲不罹小人之禍難已

宣仁高太后有德有才不愧女中堯舜元祐初政清明皆太后之力也自太后歿後羣小乘間害政范祖禹雖反覆指陳終不見聽迨後林希為中書舍人逞毒於元祐諸臣至以老奸擅國之語陰斥宣仁名節掃地矣

紹述之議一起而宋以危紹述之議再起而宋以亡甚

哉小人之為禍烈也夫紹述之義何自昉其昉於繼志
述事之謂乎然此為賢父兄而言否則幹父之蠱未可
云不孝況新法乃王安石所建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並
無繼述之可言也哲宗繼神宗之後正宜博訪名德深
求治道使天下轉危為安乃顛倒悖謬但博一紹述之
名至徽宗而不改後世謂南渡之禍自神宗始而神宗
之誤實哲宗徽宗成之也
呂大防范純仁當國欲為調停之方兼用熙豐之黨劉
巖叟駁之曰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君子在內小
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若襍然並進則

危亡之基也此論乃聖人所不能易者呂范皆一時名
賢身任天下之重而忽有此模稜之見真不可解
二蔡兩惇相倚以濟名臣如范純仁等相繼貶斥幾於
一網打盡矣純仁竄嶺南時年及七十兩目俱喪諸子
欲以與司馬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不可又
諸子怨章惇公聞必怒止之及舟覆於江衣盡濕顧謂
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知命立命之學直與聖賢為
徒不獨濟美家聲而已○鄒浩以論孟后事竄新州田
晝謂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
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意識蓋與此同

丁謂章惇之罷皆未嘗明正其罪也謂為山陵使以皇
堂移絕地而罷惇為山陵使以靈轝陷泥淖而罷蓋此
輩負嵎依社其方張之勢不可猝遏故先伺其小間而
投之俾得脫距而去然後追數其罪而流竄加焉王曾
豐稷諸人為謀甚深非嘗試於萬一者
小人機械城府亦有淺深章惇為人輕率不思蔡卞則
深阻寡言有所議論惇毅然力持卞或噤不啟齒時以
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此淺深之別也夫惡至章惇極
矣而卞又出其上小人之情偽洵不可究極哉
常安民發蔡京之奸有百折不回之氣又論張商英在

元祐時作嘉禾頌比呂公著於周公及紹聖初乃請毀
其碑石周秩在元祐時為博士定司馬謚文正及紹聖
初乃乞斲棺鞭尸蓋奸回險巧之夫趨利附權無有不
反覆者得安民之快論如揭肺肝○陳舜俞論新法被
謫後復言青苗之便初迷不知明嘉靖議禮陸澄疏劾
張桂及丁憂起極稱之悔前失言因補官在此輩諛佞
無恥不足責然如國體何
徽宗即位崔鶠上書辨司馬公章惇之忠奸正論侃侃
使人起敬時復范純仁等官賜純仁茶藥且曰范純仁
得一識面足矣初政清明煥然可觀惜有初鮮終復相

蔡京沿紹述之名而紀綱遂以日紊
任伯雨為右正言半歲間凡上百八疏陳禾為右正言
劾童貫等怙寵弄權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衣裾落有陛
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之言兩正言忠愛之性若合
符契留旌直臣卽朱雲折檻之前轍也但出於一念之
明毫無實用究何足與有為
陳瓘為諫官忤曾布劾蔡京其剛介為人所難後罹窘
辱百端得禍最酷游酢論當今可以濟世者惟陳了翁
一人蓋確論也按曾布嘗以官爵啖瓘瓘語其子曰吾
與丞相議事多不合若受其薦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

兩愧矣此與淄良貴待呂、順浩之事同順浩許引良貴
入兩省良貴却之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人才以為賢耶
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市私恩兩公之言眞朝士
良箴也天下無干進之心則廉隅飭上無市恩之計則
黨援消非知道者曷足語此
蔡京立黨人碑意欲肆其羅織而諸賢借以垂名千古
蓋本以著其醜適以揚其芳也安民不肯鐫字恐得罪
後世不意石工中乃有此人
命童貫製御器於蘇杭州命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命朱勔領應奉局及花石綱自是尺地一民無不騷動

者五國城之辱又何尤焉
王安石之子雱蔡京之子攸可謂是父是子攸握京手
胗視欲以疾罷京父子相傾古所未有
教主道君皇帝乃道籙院林靈素所冊者意欲以此愚
敵適以自愚也是時蔡京童貫並相時人稱京為公相
貫為媼相夫既崇尚虛無又以刑餘之人居輔弼之任
國事尚可問乎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蔡京謝表中語也時帝數為微行
恣意遊樂正字曺輔上疏極諫余深責以小官何敢論
大事輔曰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其風刺亦切矣編管

郴州怡然就道輔亦人傑也哉
數十年新法於百姓椎骨取髓其所得亦自不貲而乃
半費之燕山半費之艮嶽義何取乎艮嶽殫竭財力不
減秦氏阿房當强敵漸逼之時不思患預防而侈縱若
此速其亡爾
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鎭不可棄皆時政之大者楊龜山
居諫垣九十日而論列明切實學之有用如此其如羣
肆排詆不得久於其位何又如尹和靖窮居樂道史謂
其不求聞達有似於高隱之流非也觀其初應擧而至
亦謂宋事尚有可為至發策誅元祐諸臣乃曰是尚可

以干祿乎哉則亦時止則止合於舍藏之義者

助金攻遼興日必為中國患剝牀及膚自然之勢即高麗且有此先見矣乃聽王黼童貫之謀遽與通約何其悖與宋昭慷慨進言指陳利害有痛哭流涕之意雖以此除名而其逆料金人之敗盟已如燭照而龜卜矣彼黼貫悞國之罪可勝誅乎

虜再入寇勤王之師無一至者南道總管張叔夜獨以孤軍赴闕而時勢已不可為北遷之後道中飲水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扼吭而死觀此則南朝死義者豈獨李侍郎一人

汴京受圍之日求大臣可使詣軍前者李綱請行向使毅然委之則以死固爭必能寒驕虜之膽魯公之待李希烈文公之折王庭湊其風烈可再見矣乃遣李梲往恐怖喪膽一言莫措為斡离不所輕狃於北狩之禍其兆於此乎綱謀國規模弘遠政令嚴肅實中興之良佐顧為相止七十餘日即為汪黃所沮張浚所論而罷之後使者至金必問李綱安否其為遠人所畏如此朱子稱為一代偉人信夫

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請復用李綱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至搴簾視之相率聲喏而散則國勢安危繫於二人可知

陳東屢上書言事亦振奇之士以論汪黃得罪與歐陽澈同被誅戮臨刑時從容就義了無難色不愧守死善道者

徽欽被執立張邦昌李若水噀血罵賊斷舌而死何其烈也金人稱為死義蓋心折之矣浪子宰相如李邦彥等直視同搖尾乞憐之犬豕耳

金人攻下汴京若遂據之而遣一軍以圖康王此時孤絲不線恐輾轉奔竄難為力矣今乃委之邦昌倉皇奔去天贊我也顧逡巡畏縮舉大江以北拱手而讓之仇讎是誠何心哉

北宋狃於太平兵驕將惰以全盛之局倏至喪亡紹興時數更亂離名將林立卒伍皆健勇可恃若君臣一心恢復故疆不足定也夷考當日大勢便須駐蹕金陵建

行臺於淮揚間遣大臣如趙鼎張浚者視師以韓世忠張浚劉光世楊沂中四將提大兵出壽州厚集其勢以攻其前而岳飛以一軍出鄂州趨唐鄧以擣其後吳玠吳璘以蜀兵取陝牽制之三路犄角首尾齊舉淮兵為正楚兵為奇蜀兵為伏雖孫吳復起不能為兀朮謀矣然三路之中必收功於楚何則鍾會綴姜維於劍閣而後鄧艾得用其裹氊之巧裴度督李光顏等力戰而後李愬得試其冒雪之奇勢固然爾

康王即位之後便須鑾割邦昌親率一旅歷河而軍則中國之氣不戰自倍不須還京也此時兵馬糧仗一無可恃惟人心可恃不乘其銳而用之恐漸次氷銷瓦解矣嗚乎恢復緩一日則難一日汪黃之誤國倍於秦檜也

高宗主和始誤于汪黃終誤于秦檜然檜之主和實高宗意也蓋高宗慮徽欽返國必將復立欲固其位故樂聞和議而安之第其隱不可告人適金人縱檜還巧逢其欲遂牢不可破觀檜卒高宗謂進士梁勛曰和議斷自朕志檜特贊成之意可見矣然則甘心媚敵忘親事仇皆高宗為之耳

檜之再入張浚趙鼎皆為所賣而稱其賢獨晏敦復有憂色其對檜言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可謂特立不技者矣當時羣臣皆知和議之非數上疏諫而胡銓一疏尤明切沉痛吳師古鋟其疏於木金人募之千金自是炳若日星歷刼不可磨滅者

靖康中御史張所出蠟書冒圍募河北兵應募者十七萬人聲震河北高宗時陳上五利與李綱之條上十事皆愷切可行惜為潛善所沮格不用

宗澤對客圍碁大破兀朮於白沙器局不讓謝安宗爺爺之稱懾其魄矣請帝還京前後凡二十餘奏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不獲展其蘊憂憤成疾臨卒時連呼過河者三亦可哀已澤之志有類孔明其誦出師未捷二語亦足以見其概至卒後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則知澤之生死與國脉相維繫可知後來銳意恢復者岳飛韓世忠皆可以繼其志又皆見沮于賊檜此南渡後所以終于不振也

宗澤一見岳飛目為將材張所一見岳飛曰君殆非行伍中人由其英畧有以懾之也飛嘗謂杜充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先事之識抑何遠乎統制江淮與金人戰八日破賊張浚歎其神算真不愧古之名将至朱仙鎮之

捷或以數十騎或以數百騎破兀朮十餘萬之衆義軍所至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直抵黃龍府指日間事耳十二金牌之名誰主之而誰行之者飛甫班師河南隨陷國勢日以不支矣或以飛雖被名達而前進克復舊物以雪不戴天之仇雖伏矯詔之罪身置鼎鑊甘心無悔如此則蓋世之勳忠武收之何至父子同死奸賊之手哉此雖快論然苟如此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忠武所不為也昔趙李牧禦秦秦與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因使人代之牧不受命遂被殺嗚乎此岳忠武所為得正而斃與

韓世忠平苗劉之亂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賜之其挺身討賊仗義勤王每出軍秋毫無犯耕夫皆荷鋤而觀仁義之師殆無愧焉黃天蕩之戰執俘江中斬伐無算其以功名顯有以也賊檜當國輒以莫須有三字殺天下士此世忠之撫膺泣血不得不退隱於湖山者也攜酒跨驢優游終老豈其本心哉

劉太尉錡順昌之役命軍士折竹為嘂借電光奮擊金營隨時應變百出其奇又能以少禦衆以步卒殲其鐵騎與岳少保朱仙之捷可以比烈金人喪魄議欲捐燕以南棄之此時不乘勝追討以成大功誠為可惜不知

朝廷之上苟且偷安其無意中原久矣高宗主之賊檜附之蓋惟恐其功之成也

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下兀朮一困於世忠再困於吳玠和尚原之敗至鬀鬚髯以遁真足扼其吭矣至饒風關以黃柑遺敵仙人關分紫白旂入金營智勇皆有過人者

南渡名將世稱張韓劉岳攻劉光世淮兵之潰棄衆走還江州之圍引兵逃遁身為大將而喪師潰軍苟免無恥觀此則南渡名將惟有韓岳耳繼之者吳玠劉錡差堪仿佛若光世與張俊何足數哉

洪皓使金守節十五年得歸朝殆蘇子卿之流亞也同時朱弁懐印臥起亦與子卿持節臥起無異皆能不辱君命者

趙鼎將順多於匡正親征一事差强人意而狃於一勝動色相賀何器之小也當時李趙並稱然鼎之才畧識力遜綱遠甚

李顯忠原係奇才使得展其所畜功名當與韓岳埒副之者其惟魏勝乎不獨忠憤激烈其輯睦行伍亦深得士心如此人乃不使之為制將而俾之局促一州所取更在郤宏淵何其戾也

喝粘没當國時金勢甚强至兀朮而少殺矣故大儀順昌郾城屢克奏捷而秦檜亦得苟且成和局洎乎金亮一蹶元氣内傷烏祿嗣統僅能保境願和者已不在我而在敵此孝宗之所以稍能自立歟

張浚狗國之心未嘗不摯又屢立戰功軍民皆引以為重孝宗初即位即手書名之浚勸帝堅意圖恢復其後視師江淮金人大懼帝既云倚魏公如長城矣何始則見沮於史浩繼復見譖於湯思退耶所不能為魏公諱者如劾李綱殺曲端不救岳忠武而反下石焉此為好惡未協於正耳考亭作魏公行狀微欠直筆為南軒故也非定論也

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威名特著與兄玠相等孝宗初議棄三鎭詔璘班師僚屬交諫以為不可璘曰主上初政予握重兵在遠有詔何敢違噫此又一岳飛矣退居河池金乘其後軍亡失者三萬餘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新復十三州皆為金取十年經畧一朝隳之可為長太息者也

朱文公應詔入對言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可謂簡而盡矣提舉浙東請行社倉與常平相表裏實救荒之善政帝欲大用之為林栗所阻光宗朝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乃命知潭州後名入經筵屢進讜論乃立朝僅四十六日即罷去於是侂胄之奸得以肆行而朝政日壞

陳同甫亮喜談兵議論飈起橫絕一世雖氣質少純然亦豪傑之士也對策時御筆擢為第一甫擢用而已卒惜哉

光宗制于妬后賊父子之恩禪位之舉非其本心趙汝愚權變舉行甚有風力為相時裁抑僥倖中外引領望治獨惜其初不能制侂胄而反為侂胄所制馴至銜怨日深必欲致之死地衡州暴卒空天下聞而寃之也或謂汝愚當如韓世忠之避秦檜此殊不然是時留正乃首相也以建儲異議稱疾宵遁揆諸古大臣奠安宗社

之義果有當乎

許及之諂事侂胄以官屬不遷見之每屈膝又嘗仰其

生辰閽人已掩關及之後至大窘遂由門閫而入時有屈膝執政由實尚書之語此與趙師羿叢薄學犬嗥皆是一流人物

侂胄欲網羅名士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為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萬里臥家十五年不起蓋真得古人之操尚者

葉翥劉德秀知貢舉毀語錄禁絕六經四子之書正學淪晦政如漆室無燈矣朱文公之削官蔡季通之竄逐曷足怪爲流極至理宗朝梁成大排斥賢士以真德秀為其小人魏了翁為偽君子無忌憚乃至於此

吳曦之誅當時歸之安丙其實楊巨源李好義二人之力居多乃事定之後巨源死於樊世顯之手而丙主其謀好義死於王喜之手而丙不能止丙之處心積慮尚可問乎史謂其媢嫉殘賊信然

侂胄罷直雖縱恣尚可以說動彌遠機深其才乃在秦檜以上去侂胄而得彌遠乃去一虎得一蝮也彌遠擅操廢立矯詔殺濟王竑雖由竑不密致之然其專橫之罪不可逭矣諸臣相繼申疏理宗不加譴責反錫以殊禮為相至二十六年恩寵不衰以狥私恩則可矣其如國是何

治亂之機決於任相為君子為小人及任用之專且久皆有數存焉如宋之治也趙普為相前後十六年呂蒙正前後十年王旦十二年呂夷簡十五年故自建隆至慶曆雖未必無小人參於其間而不失為治迨哲宗朝章惇為相七年徽宗朝蔡京為相十四年高宗朝秦檜為相二十年寧宗朝史彌遠為相二十六年理宗朝賈似道為相十六年故自崇寧以迄南渡雖未嘗無君子參於其間而不免於亡蓋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乃理勢之固然者是以卜相必嚴於登進之始而任之專居之久實與運會相乘除即治亂之機繫之矣

史嵩之亦奸黨也劾者甚衆帝以正論滋不悅徐元杰曰正論乃國家元氣宜保養一綫之脉言甚懇至未幾元杰暴卒諸賢接踵蹈死地皆嵩之致毒使然於是堂食無敢下箸者朝局如此又豈待閻馬丁當始知國勢之將亡耶

孟珙助元滅金獻俘太廟累朝之恥一旦雪之誠為義舉然滅金義舉也助元之功不足錄也至其經理江襄才畧真足當一面惜乎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其志不克伸而死

國之存亡非賈賊所知襄圍五年不解未聞有蚍蜉

子之援又因郝經來修好幽之真州以重攖其怒窺其心不過是回護福華編耳

似道乞和蒙古偽奏大捷寵任日隆忠良之臣屛斥殆盡度宗朝屢以求去要君帝為所愚賜第西湖作半閒堂嘯傲湖山縱肆淫樂邊事日急無敢言者其覆邦之罪寸斬不足贖也迨德祐初自請出師時精兵十三萬舳艫百餘里乃不議戰而復請和假使元人許之則必踵行故智稱得勝誇耀而還矣未幾潰師江上寬身揚州一加貶黜而木緜菴之見殺隨之豈不快哉

余玠撫蜀屯兵為一方之保障名將也城釣魚山以備守禦深中機宜乃從冉璡冉璞以至畫地得之其功亦曷可掩乎至都督王夔迎謁時命吏班貫旋即斬之尤見智勇兼備乃因讒嫉仰藥而死邊民由是失望矣

葉夢鼎固辭相位可謂明哲保身者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真見道之言

襄陽既降便如寇已入門上游之勢何可當也汪立信之謀未便可恃況於不用乎古今來以弱為强者句踐而外李克用殆庶幾焉南宋錯過事機至此復求回生之劑雖國工不能矣

留夢炎理宗朝之狀元帝㬎時之宰相國亡不死乃相

率迎降彼文文山亦狀元也當國勢危迫之秋請移三宮入海而已率衆背城一戰盖欲徼幸萬一規圖興復不濟則死國難以謝君父耳迨後奉兩孱主崎嶇嶺海兵敗被執從容就死其志亦可悲已

柳岳如元乞封高郵民嵇聳殺之後文山亡入真州過嵇家聳復延至其家遣子衛送匹夫尚有好義者

自古死事之多未有過於宋者而尤以文文山陸秀夫張世傑為最著秀夫當海濱播越時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及帝昺立為元所逼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何其烈也

世傑與張弘範為從兄弟崖山之戰致命捐軀畧無私

顧卒至舟覆而死則天實為之耳天不可逆諸賢雖抱忠赤何救於亡然正氣所留昭垂千古所謂在天為日星在地為河嶽亦何愧焉

謝疊山枋得於安仁之敗即以死自誓其不即死者以九十餘歲之老母故耳母死後魏天祐驅之赴燕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尚爾我獨不汝若耶遂不食死時宋亡十一年矣而惓惓故國之感如此留夢炎趙孟頫之徒何顏立於人世哉

讀史提要錄卷十終

讀史提要錄卷十一

嵩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遼金元

遼

遼初號契丹太祖名阿保機聞後唐莊宗為亂兵所殺謂左右曰彼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於是撒遣伶人解縱鷹犬開剏之主英風烈氣矯矯過人五代諸君無能望其後塵者

阿保機死述律皇后名諸將難制者悉往見先帝前後所殺以百數後遣一人不行謂后曰親近莫如后后行

臣則繼之后乃自斷一腕令置墓中其殘忍悍虐視呂雉武曌殆有甚焉

耶律德光雄鷙狡猾之主也改國號曰遼當石晉時委趙延壽入寇許以中國帝之受杜重威之降又許以中國帝之至衣二人以赭袍指示晉人曰此而主也二叛為其所愚欣然屈膝及得汴梁則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豈為他人乎戲弄宿將真同小兒使在中國殆曹孟德之流與

遼幅幀最狹自遼左以內暨幽并二州但能雄長北方耳金則包有兩河盡關陝江北淮南之地矣迨元時混

一華夷土宇較漢唐為更廣

遼主隆緒獵雲中郡例有獻一節使奏云臣境內無他産獨慕僚張倹一代之寳敢以為獻此節使意識雄獨豈可求之俗吏中

宋約金攻遼以名義論金可伐也遼不可伐也鄰好尤國與仇讐異遼末亡而宋已遷此失策之甚者

延禧怠忽荒政國人離叛時金阿骨打方强屢肆侵掠漫無備禦之策宜其挫衄喪師為所剪滅

以遼之强而為金所滅以金之强而為元所滅豈亦運命之乘除使然歟何其易於拉朽捷如破竹也

金

阿骨打大有英氣其次混同江乘赭白馬徑渉謂衆曰視吾鞭所指而行殆聞光武滹沱河之事而興者耶不可謂非天為之也

阿骨打百戰而得天下以位傳之弟其弟吳乞買有子十餘人以位還其兄之孫至斡离不兀术又皆阿骨打之子也太宗時傾身為國無少疑忌此德昭德芳所不能得之於宋太宗者

金世宗在金諸帝中為賢主又能受直言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因徒單克寧之諫而止觀唐德宗稅間架陌錢宋神宗立青苗法民以滋困則知克寧之諫乃謀國之切務也

世宗論唐太宗遺李勣於高宗一事謂其作偽誠探本之論其不受高麗叛臣亦有器量至其入上京時歌本曲道王業艱難與漢高之過豐沛光武之幸南陽同一寄意可謂無忝爾祖者

蒙古兵與金相髙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與其臨城

何如不令至此為善此即天王有道守在四夷之說也築城鑿池雖為民防禦之道然經畫乖方尚恃此以卻敵亦何濟耶

金與蒙古交兵凡二十餘年未嘗一勝陳和尚大昌原之捷士氣百倍屹然一保障也不幸潰師三峯為元兵所執斫足折脛畫吻至耳猶噀血呼罵不絕元將至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忠義感人為敵所欽慕若此真不愧烈丈夫矣陳和尚死金隨以亡

蒙古逼金金於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

石為之此皆道君皇帝窮極工巧竭民力以致之者也昔供玩好之具今為守禦之資雖物之成毀各有其時而作無益以害有益者亦可知所鑒矣

元

元太宗時耶律楚材用端獸之對因事納忠不必稽經典之有無也奏用儒臣以經義取士造於元者甚大是時宋方以偽學之禁摧陷名賢元則以道學之教啟迪河朔興亡之機於茲已判

楚材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生民休戚詞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惓惓為民之心發於至性

乃國家命脉所係也後馬真氏稱制不用其言憤抑而卒惜夫

世祖開國之初有許衡姚樞廉希憲諸人為之輔導下至劉秉忠輩亦奮其才畧叅定大計於是一代之規模煥焉惜阿合馬桑哥等興利之臣襍糅並進遂使朘削日深而國本亦蹶

許衡因論阿合馬之奸請解機務世祖命舉一人自代衡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此以語古大臣薦賢之誼微若有歉然於小人之蟠結黨附圖善後以保身名者則痛下鍼砭矣彼王安石薦呂惠卿非其前事乎

魯齋之仕元非得已也觀其抱道自樂累辭徵辟人品其高臨卒時命子勿請謚勿立碑志亦可見

姚樞侍世祖夜宴陳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市肆不易事世祖遽曰我能為之遂懸止殺之令此與楚材勸太祖之功同恤民生培國本為社稷久長計莫先於此

廉希憲號廉孟子自云受孔子戒不受西番戒與文宗時孛术魯翀謂帝師釋迦之徒子孔子之徒同一守正不惑希憲負文武才控制隴蜀境內大安乃體用兼

備者

劉因以道自尊徵為集賢學士固辭不至帝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謂與因之高節超人一等若趙孟頫以宗室仕元是亦不可以已乎

程文海訪求人才薦謝枋得與趙孟頫枋得恥臣二姓遺留夢炎書所云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者即指孟頫輩言耳孟頫後為翰林學士承旨與修國史不知叙崖山一事至陸秀夫張世傑諸公亦顏厚有忸怩否耶

至元時或言宋宗室在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

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陳奏而信浮言捕繫之人人自危矣帝名使者還遷宋裔及仕者於內地宿衛曉大義又能迎機導窾處之有方其所保全者不亦大乎

世祖去阿合馬盧世榮畧無驕顔及桑哥為相徵斂鈎考較二人更酷亦因徹里之言下獄賜死去邪勿疑抑何明決也自古言利之臣從無得其死者即此亦可徵已

不忽朮風骨挺勁清操絶倫其不信嘉禾之瑞不許佛事祈福皆具遠識世祖臨終以白璧遺之謂為子孫之

福亦元室偉人也

成宗時以盜多立賞格告捕一盜賞鈔五十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疏言軍旅工役厚斂繁刑皆足致盜尤不宜赦有司盡力擒之朝廷一朝赦之旦脫繫而暮行刼既不感恩又不畏法盜何由靖其言通達治體蓋本諸葛武侯之意而曲暢其旨者

金履祥不求聞達得朱子不傳之緒於遺經自是一代名儒時蕭𣂏亦有高行鄉人遇盜詭稱蕭先生盜即釋去則人品可知然徵拜太子諭德扶病而出以禮貌衰而去則其於出處之義不無可議

浙東民饑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之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簿中乃有斯人耶恤民之仁當幾之敏兩得之矣

武宗酷信佛教至大元年以西僧教民班為翰林學士亦異事也時上都留守李璧為番僧所毆釋不問未幾其徒與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亦釋不問乃反有斷手截舌之令宜其橫行無忌矣洎至英宗朝妖人橫起危及宗社皆崇尚異端之教致之此可為後世鑒者

仁宗時封拜繁多郝天挺上言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其有合於馭世之柄者況罔及惡德尤宜矜慎耶又言內外官皆宜久任若屢遷數易則奔走往來不暇何暇宣風布化亦任官之良法蓋官民相習則治化無有不洽者至考其殿最而黜陟之自有定制在

鐵木迭兒恃勢貪虐中外切齒帝知其奸邪以夤緣太后故為之優容他日養成亂階遂不可復制

元人雖設科舉而一時文人學士負雋上之才者率皆沉抑下僚鬱不得志如關漢卿為太醫院尹馬致遠為

行省務官他可知已其得致位通顯者祇貫酸齋白無咎盧疎齋部虞菴等數人耳科舉原所以安頓此一輩人而乃厄之於利祿之途若此安得不別生覬望方國珍張士誠幕下往往有以詩名者亦以此爾

英宗時拜住為相政務一新鐵失等借佛事宜犯禁幄殺丞相拜住並手弒帝於臥所事變之大無逾於此

吳澄生於元世為學士謝病歸臨川潛心著書具高世之識時許謙隱金華杜本隱武夷皆不苟於仕進者

伯顏專擅自恣漸有異謀以姪脫脫為宿衛偵帝起居脫脫憂之謀於父請乘其未敗圖之遂見帝密陳伯顏

由是獲罪此豈但保其家族即功在社稷亦不細已厥後盡忠王室稱有元一代賢相乃為哈麻所陷自隕厥軀何耶蓋其始大義滅親雖屬忘家殉國而較李璀則少異矣璀繼之以死脫脫則逐其伯而代之何以自白於天下乎宜乎勳業雖隆身卒不免

阿魯圖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謂其柔軟阿魯圖曰選劊子耶選劊子須強壯人若審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為失強壯即苛虐之漸也惟明克允祥刑者知之阿魯圖殆亦有感而云然

順帝時修三史揭傒斯曰有文學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文學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此語得作史之要蓋心術之邪正其本也好惡一乖則是非都謬彼魏收崔浩之徒何嘗不有文學知史事哉

巙巙因事納誨每關政要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巙巙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曰獨不能為君耳此與瑶之賢於人五其一不能同意諷勸警切可稱良箴

獎廉黜貪國之大典倘墨吏不加嚴斥則官方紊而風俗不可問矣元成宗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贓汚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順

帝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亦九百四十九人何其多耶按至元十九年敕中外官吏犯贓輕者杖重者死積久法弛一至於此可歎也

虞集事君忠直在文宗時因馬祖常之扼謝病歸優游家居一十六載亦一代人豪也又長於幹濟籌畫海運諸事悉中機宜世但以問學該博稱之非知伯生者

自徐壽輝倡亂橫行江南攻陷郡縣董搏霄赴復杭州明於料敵其焚道士妖書而斬之膽識誠有過人者後督戰河南為賊所殺白氣上沖亦異事也

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歐陽元亦獻招捕之策凡千餘

言官深中時弊切實可行值國運已傾之時猶有此淋漓愷切之論賈太傅痛哭流涕何以過之

方國珍韓林兒等攻城屠邑所在蠭起而哈麻以奸邪小人驟得擢用進西番僧授秘密法荒淫無度穢德彰聞直惟恐其亡之不速耳

余闕守安慶備禦有方屹為江淮保障自陳友諒兵起以來無有攖其鋒者獨闕以全力抗之死節時一家殉義闔城盡忠較諸晉之卞壺誠有遠過者危素老亡恥明太祖乃遣之守墓竊恐余文忠不受也

陳友諒賊殺其主徐壽輝僭稱大號鄱陽之戰中流矢死行省以鏤金牀進明太祖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亡國之君大都有此

張士誠起鹽販無遠略十七字之謠可為發粲當起兵時李齊被執不屈士誠呼使跽齊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遂被殺誠志士仁人哉史謂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花及齊皆能不負所學信然

王保保忠義茂著元亡不屈於明明太祖嘗語羣臣天下真男子獨有王保保即常國公猶當遜之其風烈可概見矣

讀史提要錄卷十二

高沙夏之蓉醴谷氏編

明

明太祖不階尺土削平禍亂勳業之盛視漢唐宋為尤烈當時英賢崛起如徐達鄧愈常遇春等皆濠產也谷氏比諸漢祖從龍多由豐沛光武佐命半出南陽其說固然然原其得天下之本亦在於得人心而已觀其初拔采石預為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庶幾仁義之師矣即位後修明典章百度具舉惟是治尚嚴刻立法不無過峻殆亦懲元政之廢弛而然

歟

鄱陽之戰屢瀕於危指揮韓成服太祖冠袍投水中圍乃解與漢高時紀信事同

禁宦官預政典兵後又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立法可謂嚴矣數傳以後不知率由舊章而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輩相繼以起其貽禍遂與明代相終始

太祖每斥言利之臣如王德亨請開階州水銀冶帝曰營營求利商賈事也王允道請置磁州鐵冶帝曰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可謂大哉王言日照知縣以善督運署上考帝以無興學課農績非為政之本黜之平遥

主簿考成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何恢焉毋乃額外科斂以厲民與此真得設官為民之意者

西湖起異雲即識為天子氣自是傲岸不凡論相不取汪廣洋胡惟庸識鑒亦遠趙天澤稱劉基為諸葛孔明之流洵可不愧然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即其自論亦云爾矣

洪武初多名將而相業無聞焉實而按之當時亦無可作相之人汪廣洋輩不足道劉基有相才而無相器桂彥良有相器而無相才陳建之論亦未及此也

太祖削平之功常遇春廿居八九其不永年幸也宋潁

二公傳（馮勝友德）功名如許卒以杯蛇弓影之疑先後不良死況涼國公（藍玉）固開平妻之兄弟乎六王中徐武寧奇勳大猷古今無兩而又能學道謙讓其與國長世也固宜開平跳盪踔厲亦一時之雄才而僅而得免曹國（李文忠）衛國（鄧愈）平平耳信國（湯和）論功猶不得齒於絳灌顧以能齮齕李太師之故獨蒙寵遂則尤其可怪者

中山特重有謀乃名世之佐開平知勇不在中山下亦元勳之冠也乃中山賞延後嗣世叨榮寵而開平既不假年子孫復讒替何也太祖謂為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子孫亦受其福可為為將帥者鑒

太祖之得青田如子房焉及天下纔定青田即請告歸里卒以談洋之讒斃於惟庸之手此前事也李善長為相國太師寵榮已極不取鑒於此而乃艷心權勢使子弟班布朝列聯姻要人不亦愚之甚乎雖然趙普之在宋祖時坐死者數矣而卒得不死則善長之死亦謂之不幸可也

歷按明祖之紀當時勳臣鮮有善終者陶姑孰劉誠意並以齟齬終猶曰素有才畧耳宋景濂文士碌碌不過藉醉學士之歌為光寵而亦以廢徙死可悲也卓哉其徐武寧乎郭令公而後何意復有此人

唐虞有百揆之官商有阿衡之號而周禮所載六卿而已三代以前其官制不同若此明太祖革中書省廢丞相等官何必非古然一二傳後六曹之勢漸移於內閣內閣之勢復奪於中涓三楊死而王振興劉謝去而劉瑾橫使內閣任宰相之事而不使內閣有宰相之權故宵人間作內閣輒束手無可如何部寺而下安得不從風而靡哉萬歷初江陵柄國毅然以宰相自任內閣之勢一振迨其既沒媒孽蜂起綸扉之地衆射叢焉居其中者惕惕焉惟以避人言為務而璫禍又作天下事遂不可為矣

文山疊山皆一代良史才不聞以此自貸其死危素委
贄新朝不過是保身惜命矣借國史二字為解天下後
世安可誣也履聲橐橐使看守余闕墓去如此處置使
負國者無地自容

止諸王入臨會葬者疑之也既已疑之而所以處之者
止于如此齊黃之計亦疎矣當日所忌者祇寧王燕王
二人而止代為之計莫若聽之入臨會葬而使理官按
其反謀無論有迹無迹用卓敬之言各予以淮浙間一
小郡則事大定矣按卓敬徙封南昌之謀真屬奇策於
名於實兩全無損但須於入臨時行之則為迅雷不及

掩耳遽元年之朝則燕王成謀而來已有備矣
擒賊擒王當日徑行圖燕猶未為失策今日取周明日
取齊打水驚魚徒自恇擾耳況諸王皆屬至親其陰懷
不軌者宗社大計不得不剪其餘苟可保全毋寧保全
之而必使無遺類乎齊黃措畫乖方宜反受其禍

朱氏謂齊泰止諸王會葬計無失於此者諸王雖雄豈
肯因父喪以為利起干戈於苫塊之間乎鍾伯敬謂備
兵北平似有成算及燕父子來朝又置不問而縱去既
縱去而又詒讓之逮其官屬當事舉動無一可者燕兵
安得不起皆深悉事機之言

削藩之舉操之太蹙而遣將命師復多乖舛以此責備
齊黃固不能辭其咎者若論燕王之稱兵則不關乎此
也夫以燕之强王之雄武當就國之初即陰蓄亡命修
武備不臣之心路人知之矣舉兵南下不過借清君側
之名為口實耳有如建文當燕兵薄城竟以親王禮奉
迎設周公負扆以待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曲盡臣節
而奉孺子王乎吾固知其必不能也觀其即位後代周
齊岷相次罪廢則燕王之狠戾猜深亦可槩見然則靖
難之師不盡由諸君召之特假之以名為禍更速耳

齊眉山之戰燕兵欲渡河休息而朱能勸進何福奮擊

破賊而輝祖名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夫舍輝祖不用
而用李景隆正以姻親為疑耳豈知不屈者反在輝祖
迎降者反在景隆耶且輝祖持重可以建鉞在文臣中
惟鐵尚書可用叅政之任則莫如劉璟高巍

燕王舉兵而南寧王必乘其後作螳螂捕蟬之勢燕王
置李景隆五十萬大軍於不問先襲執寧王此爭先下
着也或謂寧王善謀何以襲執如此之易不知兵貴拙
速不貴巧遲寧王失之遲所以反為燕所算也迨永樂
即真之後請蘇州請錢唐卒得南昌出入於虎口之中
安如泰山真不愧善謀者矣

燕藩之變與吳濞同濞敗而燕獨成事者以諸將非其敵也耿炳文以三十萬衆敗於真定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敗於北平盛庸以六十萬衆敗於白溝河其他諸將非敗即降耳時鐵鉉守濟南梅殷守淮差足為聯絡之勢無如南軍益衰緩師無策又有叛奄輸以情實所以直搗京師如此之易也至方孝孺燒絶戰船謂北軍豈能飛渡其策亦誤長江天塹之說古今來江南之國若吳孫氏陳陳氏南唐李氏莫不藉以為固然其亡也曾不足以當一鬨之限孟子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豈不信乎

鐵鉉於城上懸高皇帝神牌自是急智梅殷割使者耳鼻口授數語詞甚峻皆凛凛然有忠義之氣方正學行周禮定官階品制其禦變之才微若不足此不必為公諱者然建文遜國十族見誅凡以明大義於天下使亂臣賊子知所懼也燕王智力材武足以鉗制天下天下亦或惑於叔父從子之說謂其罪可末減自先生昌言斥之正其名曰簒而後燕王之罪定天下亦曉然於君臣之大義初非叔父從子之說可得而奪也燕王之必誅十族以此先生之必不敢愛十族亦以此蓋其所爭者大矣

建文帝出亡之說見諸野史大抵皆始於侍書史仲彬所紀意當時排闥進刃之後燕王及使其徒黨倡為游言俾都人士藉藉傳播謂建文帝出走矣庶可以稍平四海怨怒之氣而陰謝其弑逆之名好事者不察遂撰為此篇而託之於史仲彬其實隋老奸計中久矣夫仲彬之為人有無故未可知也

方黄二公不幸為燕所指名其族必赤無可疑者乃處之亦太酷矣嘗謂建文受害自是千古不平事其時盡忠死節之臣指不勝屈而鐵鉉卓敬景清練子寧諸公尤為最烈乃燕王則居然安享其成傳子及孫以昌以熾此不可為天道解者

文皇亦是英主而齊黄一案誅戮過多何其忍耶夫諸臣之盡忠於建文猶盡忠於太祖也斬袪之恨射鈎之怨或原而赦之戕殺其身而赦其妻孥無不可者何至剔齒抉舌極千古之非刑哉文皇之暴直與高洋孫皓諸人同類而觀之可也

解縉黄淮忘君事仇不足置論胡廣亦建文時狀元也一猪尚不肯捨焉能死難有愧周是修多矣顧其女能守貞欲使改適至以刀截其耳血被兩頰廣亦有人心者得毋自愧其女耶

太祖選高僧分侍諸王而嗜殺之姚廣孝得入燕邸亦
貽謀之不臧也廣孝往蘇湖見姊事亦未確大約亦好
事者為之然廣孝固不可無此姊也藩國以蓄養亡命
為大忌此髡固亡命之尤者觀燕王反謀皆白帽子一
語成之此時太祖猶在已不知置太孫於何地每一念
及不勝食肉寢皮之恨
建都北平天子守邊可謂雄矣乃以大寧畀兀良哈何
耶斷三邊之喉虛京師之背大寧既棄則開平亦不可
守勢固然也立國之初昧於遠圖異時國勢日削皆基
於此

蹇夏齊名當國最久固不以赫赫為功名者義沉靜和
厚微乏骨鯁之氣原吉清操雅量覺更過之其歲終閱
大辟欲下而止者再則仁人所為也
求賢主於三代以下仁宗其首矣初即位即赦奸黨族
屬稱方孝孺等皆忠臣又詔免山東淮徐稅粮之半謂
左右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此
其仁心仁政皆從真意流出後世惟孝宗弘治之季庶
幾近之惜享國日淺亦斯民之不幸夫
洪武初罷科目用選舉與漢法為近十七年復行科目
雖以時藝試士而先論行誼不失鄉舉里選之遺意仁
宗時詔令尤為諄切如聞權謹孝行即徵為文華殿大
學士乃風厲之大者迨後專重時藝徒獵浮華士習於
以日靡
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高煦而反真
不愧為乃父肖子矣觀其上疏指斥大臣奸佞亦純用
乃父故智豈知樂安彈丸地殊轉動不得取之者直以
靴尖蹴之耳
宣宗自將行邊平兀良哈冦望見黃龍旂皆下馬請降
遂生縛之由其為太孫時從成祖北征習聞軍旅之事
也若英宗生長深宮乃欲踵其故轍空致蒙塵之禍矣

故土木之役未必非喜峯口之役誤之
顧佐廉公有威奏黜貪淫糾正百僚元勳貴戚皆憚之
其入直廬獨坐小夾室不與諸司並顧獨坐之稱與斐
俠之號獨立使君可相輝映
況鍾為蘇州守陽為木訥有謾侮者亦不與較期月後
精明特著吏民震悚以青天目之蓋觀變熟則處事精
其深心妙用藏於不測也後以考滿當代詣闕留者數
萬人借冦之風於茲復覯
英宗即位纔九齡耳寵任王振擅作威福是時三楊秉
政清君側之惡事無大於此者帝既幼冲仿韓魏公竄

任守忠故事必無旁撓之患勢無易於此者况太皇太后既知振奸欲賜振死乘此捽而戮之機更無捷於此者乃跪為乞命養此大憝致有麓川之征誰秉國成繆戾至此世稱三楊相業為有明之冠不知其心薰祿位忘怵禍機直患得患失之鄙夫爾

三楊中東楊榮操守頗不謹而最機警善應變此人若在足以制馭王振不幸最先死西楊士奇既以子稷之獄聲望大損而南楊溥又不能有所為其相業皆平平耳至陳建責西楊南楊以急流勇退之義則大不然倘去君誰與守王振崇恣已有其漸此身在一日則可以

補救一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時勢之不得不然者也薛夫子異於是大理之名儘不必來

三代以下宦官之禍惟宋為差可則以韓魏公得以頭子勻任守忠故也明太祖禁内臣識字永樂中此令已不行宣德初立内書堂以劉翀為修撰授内使書此時設有援舊制以沮者縱未必即見聽納亦或少知斂戢而皆坐視不言則大臣之無遠識也自是王振劉瑾相繼並起東廠司禮稍膺上眷者輒凌轢九卿了無顧忌城狐社鼠憑依者固而大權一落不可復收原其始則皆内書堂階之厲耳

薛瑄不謝恩私室風節自峻其為王振所陷在獄讀易以自娛若非老僕爨下之泣則竟不免矣危哉

南陳北李一時齊名皆不附王振者陳敬宗為振書程子四箴而不往見得不惡而嚴之意李時勉以伐官木被誣荷校國子監門宦寺之橫至於如此安得無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蓋古今所未有也寇本不來而促之使來即寇來事亦易了而葬送五十萬大軍窺其隱不過是欲立蓋世功名一念至此耳祖宗金甌天下只小人一念便足以破敗之可畏哉

英國公張輔亦老於兵者王振此行若以號令付之何至憤事大凡無才之人最好自用觀其自出兵以來無事不七忙八錯豈知料理五十萬衆固一大難事耶

于忠肅之在當日何異一李忠定忠定卒致齟齬故其志不遂忠肅在景泰朝始終任遇則較勝也嗚乎當日一遷則成一南宋之局而忠肅立意不遷持守堅定非膽識兼備者能之乎

有明劉青田方正學于忠肅王文成是四大人物方正學邃於學卻患其於事無所濟王文成畧機警然宸濠庸閹賊擒之易耳青田忠肅差為近之然使忠肅為青

由忠肅不能使青田為忠肅青田亦不能
社稷為重君為輕上皇之所以得還也然謙之禍機實
萌於此謙見殺而石亨曹吉祥輩以奪門功耑權橫恣
寖不可制矣
不諫易儲此忠肅之志也英宗嬖其弄臣輕身遠出以
犯大難故援景帝而立之當日之天下蓋已為景帝之
天下而非復英宗之天下西河毛氏嘗論及此而以易
儲一事為攷之古禮按之人情皆無可議者後人猶於
此致疑舛矣
當上皇復辟時四方皆已寧貼忠肅可以死矣以意欲

二字成獄與莫須有三字奚異然生順沒寧於心無憾
也吾所最恨者岳忠武之死二聖未還中原未復有多
少未了事在
李賢謂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是也然不可傳示後
世者豈獨奪門二字哉且即改之奪門二字豈可泯哉
至其贊成出建庶人一事愷切懇至不愧名臣○王守
溪謂三楊以後相業無如李賢其得君最久又能展布
其才然在當時亦非休休有容者岳正自內閣出貶後
召還與賢不協給事中張寧因言事失賢意後吏部擬
二人京堂皆補之於外何以協好惡之公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至是已五十七矣嗚呼此仁宗之
過也當永樂取建文天下時錮其二歲子使不得婚娶
絕嗣育之道仁宗之心必有大不安者即位之後即宜
出之繫所封之大國以奉懿文之祀乃忽焉若忘歷宣
德正統景泰至天順時英宗歎歷於憂患之故而始出
之此則仁宗不得辭其咎也且仁宗嘗赦建文時姦黨
族屬矣齊黃族屬猶蒙矜憐況建庶人者而置之不問
乎或曰宣宗以下何獨無責焉曰斬草者必盡其株末
世殘刻之風入人深矣宣宗以下非所敢望也仁宗堯
舜之主也或曰仁宗在位日淺恐未暇及此爾曰此自

是即位第一日事至第二日則已後矣況仁宗在位一
年許豈得云不久耶
吳康齋與弼至京授左諭德不拜李文達問其故謂不待
以伊傅之禮自處誠高矣乃他日為石亨跋族譜自稱
門下士何其悖也至疏陳十事皆粗淺無關政體純盜
虛聲之誚何能免焉
邱瓊山掌太學師道尊嚴以桑悅侍才傲睨從而黜之
具有遠識孝宗朝上大學衍義補復疏論時政之弊凡
萬餘言致主德於清明與有力焉不愧一代大儒
天下有奪情起復之事旁觀者無事忿爭也女安則為

之而已矣食旨甘聞樂樂以是為居憂乎哉明世奪情
成案者凡三曰李賢曰張居正曰楊嗣昌而李賢起復
不半年便死何必蒙此惡名
萬歲閣老已為中官所哂至所云臣安進者則言之汚
頮矣安與中官相表裏彭商皆為所困迨彭殂商去而
安寵愈固成化之治皆安累之耳
汪直之才豈不如王振劉瑾而當日西廠情勢較正統
正德兩朝差可者則以商文毅在朝故耳正人君子不
必徵色發聲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李東陽雖竭力
周旋所濟幾何

劉忠宣藏西洋水程煞有風力此位不久屬公其傾服
之亦至巳河决張秋一事尤見經濟周覽上下千餘里
形勢分導南下民生漕運兼而利之嘉靖以後廟堂議
論日紛河迄不治惟萬歷間潘季馴有河防一覽一書
言多確實可行
忠宣在孝宗朝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所議事雖元勳輔
相有不與聞者得君亦云專矣迨武宗朝為劉瑾所陷
下詔獄論死賴李東陽婉解得戍邉時年七十餘矣布
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頭去觀者皆歎息泣下賢人所
遇之顯晦與國勢相乘除如此可悲也夫○孝宗嘗以
制馭内臣咨詢忠宣忠宣舉有闕不補有罪不赦二語
對之真不易之論時一小監竊聽即劉瑾也遠戍之釁
兆於是
有明家法謹嚴后妃鮮失德者悍妬之風自周太后開
之嗣是而萬貴妃啄劉殆盡西宮一脉殆出天幸昭聖
鈐制孝宗武宗而外卒無他子馴致國統中絕外取興
藩張桂借大禮之議以博富貴而孝宗遂以無後妬后
之為禍一至此哉
汪直專權王越附之馬文升獨與直抗禮遂被逮下錦
衣獄時吏部尚書尹旻詣汪直私問王越跽否曰安有

六卿跽人者乎越先入旻隱伺之越跽直叩頭出及旻
入見亦跽直大說既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跽來故
效之耳小人情態如繪
鄒智年少領鄉薦才名震於一時以庶吉士上疏指斥
時相同時進士李文祥為萬安題畫鳩備極諷刺亦上
疏請進賢絀奸乃皆擯斥遐荒不得其死計其年皆少
於賈生者也而所遇之窮則較賈生為更甚
王三原 恕 因事納忠得大臣之體其諫開納事例言亦
切直弘治初與邱瓊山同時柄用皆正人也乃頗不相
協則以兩人皆好剛負氣而小人復從而交構其間故

耳
孝宗朝不無紕政而仁孝溫恭勤政愛民自不失為令
主病篤時以劉健謝遷李東陽受顧命且有東宮年少
逆樂須輔以正之諭若逆知其將然而早為之防者亦
先事之哲也
閣局之成自徐有貞始閣中首次之局自萬安始閣中
播弄威福傾軋言官自劉吉始此時已為分宜尊之先
路矣○劉棉花愈彈愈起當時真無如之何
武宗時劉瑾用事矯詔罷大學士劉健謝遷健遷瀕行
東陽祖道欷歔健正色曰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

去爾此語雖正然非古大臣之用心也當榻前受顧命
時責任綦重豈一疏足以了顧命之局乎故章懋當去
劉健謝遷不當去劉健謝遷既去則東陽益不可去蓋
其迹雖愧於知幾而其心實有所不得已也按東陽當
瑾時不能無小枉屈故橫被訾議不知國家元氣猶有
一綫未盡者未始非東陽之力第云保全善類比於陳
太邱之弔張讓猶淺之乎知東陽也○東陽不必謚文
正當曰文忠不然則曰文通
李夢陽之為人全是客氣毫不從義理中來張鶴齡劉
瑾只是尋得對頭好故得名耳○對山救我一語何其

哀切動人若坐視獻吉之獄而不救豈復成康對山哉
然對山一生只做得此一件事其餘皆彈琵琶填曲子
之日也
章楓山此去恰好免得李時勉荷校之辱
韓文疏劾太監馬永成等淫蕩上心乞縛送法司以消
禍亂之萌風骨甚峻劉瑾銜之摘其小過令罷職歸陰
遣邏卒伺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殆有得於微服
過宋之意者時王文成亦遭貶謫至錢塘慮其不免乃
乘夜佯為投江而浮冠履水上則用心彌苦矣
劉瑾之誅由於楊一清之說張永也機事能密尤妙在

速延一晚則事必變矣其得力只在毋緩頃刻四字
秦王請關中地為牧地錢寧江彬受其賂皆助之科道
交章諫不聽梁儲承命草制不為逆鱗之批但極陳其
利害所云得地之後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
我社稷語皆不寒而慄夫是解人○梁文康于秦藩請
地則片言尼之於威武大將軍勅書則死不奉命可謂
得大臣之體
以豹房為家以宣府為家奇矣至命內閣草勅自稱威
武大將軍尤奇之奇者楊廷和等謂宗藩之中萬一有
援引祖訓假此為名者將何以自解已隱為寧藩之變

兆其端已
武宗制下南巡羣臣伏闕上書有肉袒露刃當胸死諫
者此即大禮議之先聲其後或遭貶斥或致杖斃江彬
等罪不容於誅
有明將畧韓襄毅而後斷推王文成宸濠以梟雄之姿
挾藩王之重擁衆二十萬順流而下直掩金陵乃不終
日而談笑平之當其破桶岡三浰時驅三五千市人以
為兵用一二書生以為將而掃數十年積寇如拂塵然
措畫安閒防禦周匝總只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八字
中變化出奇所以為難乃宸濠就擒之後江彬等欲縱

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軍旅重事幾同
兒戲文成之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殆亦有不得已也人
○擒宸濠自是偉績其後思田一出草草結局無足觀
者
興獻大禮一案不必以漢與宋為例也哀繼成帝而立
於成帝英繼仁宗而育於仁宗若世宗者乃奉太后詔
以外藩入承正統情事原有不同議禮者但當循繼統
之說而無失父子之倫追尊興獻立廟京師此天理人
情之至即千古不易之典也楊蔣之泥一在不許興太
后入午門是將使天子臣其母也一在立崇仁王子為

興嗣是真謂父子可以互易也何以平世宗之心而間
執小人之口乎至其後加皇稱宗配饗上帝則悖理之
尤者夫正德為帝興獻復為帝是兩帝也既崇其廟號
則主將何並入七廟數乎身未為帝而入廟稱帝古無
此義也別立廟乎有帝之號而無觀德之實是虛名也
兩者無一可張璁等本以干進意涉於諛當諸賢竄逐
之餘希合迎寵成此謬舉非獨人倫之罪人亦經學之
蟊賊也
楊愼等撼門大哭聲震闕廷雖忠盡有餘然近於激矣
在宋英宗朝懾於衆論猶以太后令行之故得從寬典

若世宗之剛愎又有張桂等陰行忌嫉宜其一怒不回
逮繫者至三百餘人也吳氏云明時譴怒忠良惟成祖
世宗為甚按成祖於忠臣怒其不我順也仇之也世宗
之忠臣則皆吾臣而思盡於我也為諫而罪者十常八
九諫而從者百無一二惟予言而莫之違獨何心歟
河套在所必取曾銑之力亦能取之即以為非計亦何
至戮及宰輔莊烈帝於薛國觀周延儒猶不過賜之自
盡焉耳貴溪乃死於東市可痛也○肅皇帝性情只嚴
分宜徐華亭兩人揣摩得透貴溪一味剛莽即臨死乞
哀一疏牽扯嚴嵩已無活理

世宗深居西內，專事元修，而自以為乾綱獨攬，不旁落，故有言分宜擅權則怒。又自以為明察秋毫不受欺蔽，故有言分宜內外營給播弄威福則怒。前後攻分宜者，不下六七輩，而分宜之勢愈牢不可破。鄒應龍巧處，只是舍其父而攻其子，當是華亭主其謀，托之於夢者妄耳。

沈青霞鍊以劾嚴嵩得罪，譎保安，東芻為偶人像嵩，射之，上書責楊順，又詩刺之，以致父子俱死。當時攻嵩受禍者，青霞為最慘。然亦青霞自取之。天下事那裡容得許多性氣也。當其譎保安時，從學者甚衆，後嚴世蕃坐

誅，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公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差足以舒忠憤之氣。

楊椒山劾嵩十罪五奸，忘身殉國，真勇於從義者。或云以椒山之精明強固，倘不死，當以邊才顯。嚴氏父子蠅營狗苟，何必以身殉之。然國家植羣小彙征之日，傾陷忠良，紊亂綱紀，懷忠之士，何能不義激於中。諷浩氣丹心之句，固不能不為當時惜也。

少湖之必殺世蕃，非必為沈楊洩憤，政以世蕃蓄養奸人亡命，聲勢洶洶，恐蹈武元衡故轍耳。先之以深沉，終之以果決。嚴氏父子，非此人誰能制之。

秦檜無子，嚴嵩亦無子。嬉與世蕃皆異姓假子，非其嗣也。天道無知而有知，覆宗絕祀之禍，已先受之。而小人自愚爾。

嘉靖時元輔之勢大，更然自嚴嵩傾夏言，而嚴氏之敗實由於徐階。徐階既歸，大受高拱之窘，至卑辭乞憐而後已。而高拱踉蹌出走，又張居正實為之。雖其人賢奸不齊，四五十年間，遞以權勢相軋，至申王柄國，而其局始變，亦衰世之事也。

世宗一意齋醮，絕不與羣臣相見，而朝端紀綱尚有未

盡廢弛者，降自神宗，乃欲以世宗為法，遂致大小臣工蜩螗沸羹，成亂源不可救藥。神宗、懷宗皆效法世宗者。神宗一味深居不出，懷宗勤於政事，卻戮宰輔殺邊臣，欲襲其所謂雷厲風行之槩。然兩者皆錯。

張居正柄國，不師申商之法，而能師其意，內外宮府無不肅然振飭者，使江陵沒後，神宗能循其遺烈，守而不失，明之天下當不遂敗壞至此。江陵忮刻，是其天性，豈能低首下心，聽新鄭指揮，其逐之也必也。然亦逐之而已，何至置之族滅之地而後已。王大臣一案，與太監馮保共謀，齮齕高公，亦云至矣。然

則死後之慘亦天報應爾不得謂之過也至於主少國疑身受顧命起復事可以從權諸公所為喋喋不休者大約執名義者半忌憚之欲其速去者亦半而江陵之必於起復亦非貪戀名位政是騎虎之勢不得下耳

江陵府權非弄權此言自是公論自商樸菴楊介夫以至張蘿峯內閣漸為有權內閣之勢漸盛則宦官之勢漸絀故嘉靖隆慶與萬歷之初均無宦官之禍當時言官必不肯以權予內閣內閣無權而宦官遂鴟張不可復制矣江陵之害孰與魏忠賢何不一權其輕重也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以江陵奪情事受杖驟得重名

及其再起氣節之士仰之如泰山喬嶽此東林先聲也涇陽講學東林所著會約語語皆踏實地自王汝中而後徧地狂瀾忽然得一砥柱豈非吾道之幸使當時絕口不臧否人物但以倡明正學為事庶幾乎鵞湖鹿洞之亞矣乃一轉入聲氣遂使諸奸得指之以為名豈非恨事

東林前輩意氣激烈然其為國實出一片血誠楊左之獄山飛海立鬼泣神號二祖列宗之靈其將鑒之復社何為羣聚一班浮浪子弟談文論詩徵歌選伎及阮賊再起狼奔鼠匿乞生無地反以國亡為大幸嗚乎此心何可令東林前輩見也東林為有明三百年士氣一大結局亦為周程以來道學支派一大結局

元祐黨碑乃蔡京生平一大愚事而劉瑾魏忠賢皆用之小人誣衊君子何所不至耶然東林中流品雜糅亦未免授人以隙

海忠介風裁凜然居官廉直卒時葛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士大夫為具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兩岸無隙地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其得此於人豈偶然哉迨後烈皇帝崩殂之月公坊石鐫名處泚然血下拭之復出至十九日乃止歿已百餘年而海濱萬里外精誠相感如此不謂之純臣不可也

李三才請停礦稅疏所言征榷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於牛毛可謂曲盡情狀矣時稅監四出所在恇擾至有拷及婦人拘繫縣令者時事如此烏得不激天下之變

孫隆採稅蘇州市人殺其叅隨數人撫按詰亂民有葛誠獨引服不及其餘此萬歷三十九年事隱為五人墓導其先路

妖書事當亦大俠為之朝臣必無此膽皦生光之死非其罪也雖其人可死人故不甚憐之然李代桃僵亦究已

明季諸事紛錯尢轇葛者莫如三案挺擊一案詞連鄭國泰不無可疑當日神宗溺愛鄭妃陰有奪嫡之勢神前容約豈得謂絕無影響特上迫於太后下奪於羣臣其事且中止諸公或則憂杞人之天或則居不韋之貨至挺擊事起遂成大鬨以為青宮元子禍切剝膚安可以摸稜了事其說是也然試按情切理平心而察之鄭妃欲立福王固不得不先除太子而欲除太子則必不出於挺擊即出於挺擊亦必不假手張差蓋鄭妃果有成謀則一匕之毒足了事矣顧肯彰明較著以白梃從事且使一狂騃無知識之張差耶此事與萬歷初年王

大臣一案何異王大臣之事只將高閣老一鬨匆匆了結全不究及主使之人則失之太疎張差之事刑官以瘋癲成讞而諸君子務歸獄鄭家則失之太刻神宗之不欲竟其獄雖不無回護亦勢處於不得不然耳皇太子云決了便罷不必株連自是一刀兩段語

紅丸事關君父李可灼愍不畏死行險僥倖以天子宗廟社稷之躬為嘗試雖寸斬不足蔽辜也乃藥誤而帝崩不加究讞反從而賞之定屬何心衆口熬炙豈得為過乎斷斯獄者從哲即不與乎弒君而忘死欺生黨惡逆賊罪浮趙盾固南史之所不宥也豈祇為法受惡而已

選侍毆崩聖母威挾皇躬以妃妾之賤擅專制之權儼然居正宮而使天子偏處東宮究其流極不至呂氏危漢武氏亂唐不止移宮之事自當以義斷恩向非王安助之於內劉一燝楊漣等持之於外則遷延生變朝局不可問矣乃熹宗憒憒猶欲曲為包容此霍維華之言所以易入而要典之成羣小披猖禍延宗社與

楊大洪 漣 受顧命之重力爭移宮一事擎天捧日無與比烈矣其劾魏忠賢疏當與椒山劾嚴嵩疏並傳二公真鐵脊漢前後可稱二楊後為忠賢所陷被逮時哭送

者數萬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冀達荆吳綿延萬餘里忠義之不泯於人心有如是夫左忠毅 光斗 節烈亦與公相後先宜當時楊左之名震天下

忠賢若果有大志生祠何為忠賢喜人建生祠正是癡拙到極處韓侂胄賈似道所不為也好諛者不察乃有九千歲之說

從來小人誣君子者多矣終無誣之以贓者楊左諸君子立志皦然不欺其素乃俱以追贓拷掠死天乎冤哉

前者王振勢燄攸灼不可嚮邇而三楊遏之於前于忠

肅持之於後即汪直劉瑾時猶有商文毅李文正維持
調護之至忠賢得政諸君子非死則竄幸得保全者亦
卒皆削籍而去於是正氣絕矣此猶之虛羸之症真精
已竭雖有參苓亦何能為　觀許顯純勘汪文言獄鍛
鍊兩月餘而文言至死不承可為髮指可為氣塞
趙儕鶴為左都御史到任後即黜去幵詩教趙興邦及
為吏部尚書傳應星謁見拒弗納魏廣微三至其門謝
不見巖巖之節足使奸人喪氣無如正不勝邪終難自
保後且誣以受熊廷弼賂而戍之遐方不已甚乎
明自神宗以降民怨憤盈極矣馬堂榷稅臨清市民王

朝佐率眾譟而攻之火其居武昌民變圍稅使陳奉執
委官六人投之江若此者不可枚舉至天啟遂有顏佩
韋等事嗚乎璫燄燎原至庶人奮挺以維太阿之窮斯
亦傾否之至變已可畏哉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聖人之訓也周忠
介抱西州豪傑之姿獨不惜其身命當被逮蘇州時縣
令則撫牀而泣士民則爭訟其冤非清望宿德感人者
深何以得此若五人者皆輿儓賤夫一朝好義殺身成
名可不謂之偉然哉然此風不戢亦天下之亂源也
內操之舉路人寒心而其君惘然不悟豈非狂騃當時

言者紛紛給事中劉懋一疏最婉曲入妙猶且如石投
水中則真不可挽也
廷杖之法隋文作俑至明為尤酷觀明史所載其慘毒
有不忍卒讀者而當時士論則反以為榮蓋風節為重
生死為輕也夫國威愈貽于上風節愈著於下風節著
而國脈傷豈朝廷之福哉
明自太祖痛懲貪墨元季之風一戢至洪宣時餘烈尚
存猶且黜劉觀登顧佐防微杜萌兢兢乎慎之迨萬安
柄政已賄賂公行至嚴嵩而大熾徐階承嚴嵩之後稱
為能矯其弊然致政歸時連舟尚百餘里篋載囊畏不

可勝計他可知矣隆萬以來無缺不講無官不賣縉紳
家高甍大廈良田美池並一切金寶珠玉歌舞宴戲皆
積窮百姓賣兒貼婦錢為之盜安得不起嗚乎天下庶
有李自成久矣猶沾沾於裁驛站之間真白論也
錢虞山之關節倪鴻寶之妾冒妻封按之皆歷有憑據
未可謂忌者善傾陷人遽等之無兄盜嫂之列也惟鄭
謙止之嚮誅為可憫惻然匡章之設心如是尚且通國
皆稱不孝况未盡然乎為法受惡亦復何辭
為客魏腹心者自崔呈秀以至徐大化阮大鋮之屬均
應駢斬不得使之漏網其餘應竄者竄應斥者斥自是

而外便須下一赦令廓然與天下更始何必設一逆案之名曾參曰毋擾獄市光武帝曰令反側子自安二語正是操縱入妙不然錮人終身湔洗無地則操之過蹙而倒行逆施者日益多矣

宋司馬公言侍從之臣凡朝廷得失皆所宜言黃道周疏糾楊嗣昌奪情入閣上名對詰以非言官不宜沽名道周引光語入告上怒道周曰今日臣若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負臣其剛直之氣上薄霄漢天下想望其風采不虛也

劉宗周諫演習火器乃仁人之用心而上色不懌又熊

開元以言事下獄宗周復請釋之謂厰衛之言不可用皆切論也仰視屋梁旋削其籍何為者哉

岳侯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明之亡只坐文官愛錢武官惜死八字寇至寧武烽火已逼京師矣周將軍遇吉屹然如一砥柱然自成幾為之返轍不過是能不惜死耳每念流賊所統者不過烏合之衆後來逃歸西安時便已氷銷瓦解亦大是脆弱無兵力之可言何至聚天下全力始終無如之何

秦良玉乃石砫宣撫使馬千乘妻千乘為部民所訟瘐死獄中良玉代領其衆戎伍肅然為遠近所憚張獻忠僭號四川鑄金印賚之不屈死沈雲英道州守備沈至緒女獻忠陷岳州至緒死於陣雲英奮呼持矛趨賊壘大破之奪父屍還詔授雲英游擊將軍代父守道州嗚乎明盜賊蠭起縉紳大夫捧馬首乞哀者不可勝數忠義之事乃激於女子事何奇也

懷宗臨御十七年而變易宰相至數十人其數十人中所謂賢者盖亦無幾大約非病免即斥去無久任者惟溫體仁八年周延儒罷而復起此二人於諸相中最奸貪而帝特心膂任之輔弼既非其人又雜用羣小統兵監鎮內無成算外失事機雖即位以來亦欲厲精圖治

究何補於覆亡乎

明以制科取士狀元凡八十有九人然可指目者如黃觀死建文之難曾鶴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劉瑾免相楊慎舒芬以爭大禮謫戍羅倫沈懋孝以劾座主罷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憤卒軍中劉理順死甲申之難皆其表表者若彼降燕之胡靖父事嚴嵩之唐汝楫擅權誤國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賄不遂拷掠死之魏藻德皆頑鈍亡恥談之汚頰宋仁宗祝天願得忠孝狀元有旨哉

甲申殉難者指不勝屈明史載之甚詳亦可知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至襄城伯李國楨蒲伏請降受拷掠而死乃誤國辱身之大者或乃傳其斬衰送葬自縊於帝后之旁非其實也

李自成陷內城帝崩於萬歲山自成移帝后屍置之東華門外迨

大清兵入京師驅除闖賊我

世祖章皇帝即位命以帝禮改葬臣民皆服喪三日四方聞之無不傾仰咸謂

本朝億萬世之丕基肇於此矣

讀史提要錄卷十二終

廣陵湯禹政鐫

貳輯 30 — 484

〔清〕史夢蘭撰

全史宮詞二十卷

清咸豐六年刻本

畫宮辭

香屋先生屬書

吳郡葉道芬

咸豐六年歲次丙
辰機日鐫版家藏

題詞

自左太沖抑揚紀傳王仲初摭拾宮闈詩
学遂開奧津史家可作外乘莫不麟筆
秉古鑑錯昭今運尺在心宜鐸於舌點竄
軼事白案居翻激越高歌唾壺欲碎要
皆近述一代兼攬數朝已耳未有囊括夢
有纖悉百端溯自遼古之初迄乎勝國之季

一

縱橫二十一史上下四千餘年盡付級灰廣
羅賸粉清殘駝淚冷故國之秋煙話到蛾
眉悵空階之夜雨如香屋所著金史宮詞
者香屋按張丹書肝飾彤管思勸懲之
有道謂貫串而無難費萊呼風芸籤疊
編一燈聽雨蓮漏敲殘往往耕出蹟紋拾來
珠字飄零廢苑怕傳鸚鵡之言冷落荒

臺悵斷鴛鴦之夢其間興亡之感成敗之
由麟定參斯休風畫扇龍躲茬啄禍水恆
流即此二端可賅第變故當險者聿脩內
治唯謹盤金蠕蠕之歷歷隨石燕之翩翩副
褘褘之尊供職於桑館脫簪之諫待罪於椒房
儉德遠宗微音遐播宮中唯讀女則天下
咸奉母儀可語威已其式預政施帷工諂掩

二

袖羊車夕引霍蕭晨扃擢頭以玉屑花成
纏臂以金環繫就春燈附豔但照冶容秋
扇延涼如聞私語帷握未極幾悅巳多方勝
脂之潑天遠輦鼓之動地能無悲哉僕學婢
三冬聲聆九夏東觀曾窺秘笈允宜擢古
者今北平雨擁朱輪叩頸采風問俗西式閭
備土宝之邑未識顏回華扣角聞万里之歌

先田甯戚咸豐乙卯十月朔長洲陶樑

雅化關雎補國風彩詞宮
向禁恒中說詩也仿刪十例
全史開端肇有熊　覽
遍芸籤信手揮古今成敗
繁宮闈庚徐手調當孫筆

寫卷首錦是与非　生
花妙筆擅風流正統偏
安一例收此事可師繼　勒
左直將金鏗燭千秋
遺編雜事廣搜羅樂府

彩翻脫西窠一姓名香一
罍酒幾回擊節起悲
歌　奉題
香屋先生全史宮詞即請
正之
華亭張祥河

長歌寄題
香屋先生全史宮詞即以奉贈
我有徐陵珊瑚之筆架逸少玳
瑁之書函藏之十年欲有贈郊
寒島瘦誰其堪海濱　史侯書
滿屋有錢能買复能讀牙籤縹
帶擁百城不妬君才妬君福讀
書之暇耽吟哦人患才少君患
多詞壇嶽嶽立赤幟要翻花樣
離四窠清新俊逸古來有盛唐
兩后稱詩藪分門別戶各專家
風雅場中誰抗手騷人韻士能

詠唫征夫怨婦幽思深竹枝靡
曼迴文綺游儷詼諧香奩淫紛
紛箏笛競繁響鈞天奇麗誰知
音　史侯上下四千年落筆直
溯賡歌前比屬無過廿八字洄
源欲接三百篇浣花主人今已

矣何人直筆稱詩史宮詞始肇
王仲初繼以和凝與花蕊軼事
無非紀一朝宮中行樂入歌謠
稗官載筆傳疑信禁籞文章久
寂寥　史侯便〻腹為笥全史
在胸羅廿四雜以正統與偏安

溯自黃虞迄明季累朝婦寺管
興亡一代貞淫闕美刺楚書野
乘總模糊今日詩人有董狐應
許大夫堪授簡不同學士漫操
觚靈心結就玲珠字如意敲殘
玉唾壺金粉零星誰領管河山

滿目增人感夜鐙挑畫撿芸編
信手拈來工數典眼中顧盼有
千秋擘下縱橫驅萬卷六宮粉
黛各爭妍萬國衣冠同侍輦幾
朝衰落幾繁華紀月編年體不
差白髮宮人談舊事青晨盲女

說官家張嶶夜雨傷心譜李嶠秋風藻思誇梧葉涼飄金井幹苔衣露冷玉鉤斜芙蓉鏡殿晨椎鳳楊柳宮牆晚噪鴉地祕偶言溫室樹歌殘易落後庭花瑤篇價貴坊間紙邢管香生夢裏

葩研京鍊都經十稔千首詩成瘦餐寢繼敎一斗能百篇猶費謫仙十日飲旁人不暇點不敢小儒見之口應噤噫嘻乎此才木可升斗論我欲荐置金馬門玉堂染翰備顧問左則記動右

記言胡為埋頭鑽故紙日與蟫蠹爭朝昏玳瑁裝書珊架筆今日逢君得其匠便欲因風持贈君茂面依然不相識聊結吾儕翰墨緣他日相逢起義析

朝陽焦友麟稿

菊句坐衙廚篘香借白頻
詩朝郭外游倦感秋風晚
老柳數行洞寒菜一畦滿
空亭萬士廬老庵船來遠
到門開場圃主人未定返黃
葉下空蹤徵聞陽林犬入

一

室游業童初君素籽寬
容開野趣多尺把冬以暖蘭
來賦小園蒔花有別館時
將古重陽殘菊任蕭散
應竹苔相秀寒鮑杉夙律
桂樺方灌園綠淨接之慍

屋角堆出山綠稀射巖巘
清霜點嵩頭古溜遠石眠
我來接紫登攜樣興不
淺興共排遲君由堂借
茶笑方令戰鼓照封粮
糯未修滄海覓甬桓巖

二

崙得鷹賊軋坤賴整頓絕
域旌旗偃儒臣夏滿深健
兒歸其懶義君子高蹈迴
車力打坂終徉盤之中
好風送我善書作無心雲太
空任鄉卷歸訪龍威編

澗枝雜識典至雅久滯通

三長總博辨觀空眼有

稜論古今如鈎芒角循墻

冒波濤此漲吻遙與太沖

揖近續大鴻撰我行指畫

冬天寒如斗轉大葉風靄靄

三

騰蹭騷騮居萬雄虛鏡刀

此外惟酒錢似平射虎歸

君作等身勉與君話壯遊

秋鄉試下第

香岩仁兄以古藍詠史詩全史

宣詞兄 示次日訪

香岩吾兄得句能開流連

移晷歸途即至古一章

即以奉題

鴻集趣之日同舍 我行蕃蕃

殊覺指禪不文也

甲寅九月晦日

四

漁石楊鶴初稿

發凡

一三百篇以關雎葛覃爲風始關雎葛覃宮詞之權輿也自唐王仲初作宮詞百首後之效之者代有佳什然皆卽事臚陳述所聞見若其借仲初之體抒仲宣太沖懷古之情宋元以來率皆偶然託興其最多者惟明周定王橚之元宮詞趙伯濬士喆之遼宮詞　國朝徐沙邨振之明宮詞吳泉之省蘭周蓉初昇之十國十六國宮詞每至數十百首茲集自黃帝至勝國之季共得宮詞千餘首非敢追蹤前賢亦聊供好事者之談噱云爾

一詩註固當以正史爲主然或事蹟錯出互有異同此較詳贍則舍彼錄此彼較簡明則舍此錄彼或彼此可以互證則彼此並錄無論所引何書止取與本詩相發明至其書出之前後文法之優劣所不較也

一註詩有本事有古事茲集祇徵本事凡借用古典概不詳釋以省繁冗

一凡事關宮禁者大而禮樂制度細及服食器玩無不採擇入詠一首之中或專舉一事或連綴數事鱗次分註詳列書名並列總目於首登紀作者姓氏以便查勘

一四庫全書目錄先經次史而史類則先正史次編年次紀事本末次別史雜史次傳載志乘茲集書目以正史居首凡書之係於史者比類登入遵成例也篇中間用經語祇註詳見某經不復重贅而經目亦不備列惟經翼數種與子集共列史後以所重在史而經子集乃補史所未備也故與四庫書目微有不同

一宮詞以全史名而黃帝以上概從闕如或者疑之然觀司馬遷作本紀以黃帝冠首亦猶刪書斷自唐虞之意也茲集遵之

一明季自福藩失國唐藩桂藩遞據閩粵魯藩亦據浙東雖游魂餘魄幾不成君而勝國一綫之脈未始不藉以少延乾隆間纂修通鑑輯覽已奉特　旨於甲申以後附記福王年號並撮敘唐桂二王梗概刊附卷末故於四王軼事亦並採擇入詠

一周末列國歷代藩王惟吳楚與明之周藩舊有宮詞之作外此無聞焉茲并摘作數十首附於各代之末至其事蹟簡略不堪入詠者則從闕如

一統系史家最重茲集雖分正附止取其次第分明於正閏

之說姑不服論以詠史非作史也

一古籍流傳眞僞多不可辨然有事新采麗行世已久如劉勰所謂無益經術有裨文章者殆庶幾焉茲并擇其言之雅馴者入詠而後世之稗官野乘用亦準此

一歷代篇首必載興亡大略與享國降年之修短以備參考漢武以後並詳列年號卽僭僞草竊盜擅名字者亦附載焉

一所引諸書間有節目繁多不容挂漏者必載全文否則賦詩斷章時加裁翦斷鶴之譏所不免爾

全史宮詞目錄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卷一

黃帝八首 補四首

卷二

少皞二首 補二首

顓頊二首 補二首

高辛四首 補二首

陶唐四首 補二首

有虞四首 補二首

卷三

夏八首 補四首

有窮三首

商八首 補二首

周十首 補四首

卷四

周末列國三十四首 補十六首

卷五

秦八首　補二首
卷六
漢四十六首　補十八首
劉元二首　劉盆子二首　諸王四首
新莽四首
卷七
東漢十四首　補十首
卷八
三國
蜀四首　補四首

魏十二首　補四首
諸王二首
吳六首　補四首
卷九
晉八首
東晉六首　兩晉共補六首
會稽王一首　桓元二首
卷十
十六國

前趙六首　補四首
後趙十首　補四首
前燕四首　補四首
前秦六首　補六首
後燕四首　補四首
後秦四首　補二首
南燕二首　補四首
夏二首　補二首
前涼四首　補四首

蜀二首　補四首
後涼四首　補二首
西秦四首　補二首
南涼二首　補二首
西涼二首　補二首
北涼四首　補二首
北燕二首　補二字
卷十一
南朝

宋十首　補六首
諸王二首
齊十二首　補八首
諸王十六首
梁八首　補六首
後梁一首　諸王三首　侯景二首
陳八首　補二首
諸王二首

卷十二

北朝
魏十一首　補十首
諸王十六首
齊八首　補六首
諸王二首
周六首　補四首
諸王二首
隋二十首　補四首
諸王四首　梁師都一首　李密一首
宇文化及一首　竇建德一首　劉武周一首
李軌一首　高開道一首　王世充一首

卷十三

唐九十八首　補二十二首
諸王十首　安祿山一首　朱泚一首
李希烈一首　黃巢一首　董昌一首

卷十四

五代
梁六首　補六首
唐十四首　補八首
晉四首　補六首

漢二首　補二首
周六首　補四首

卷十五

十國
吳六首　補二首
南唐二十首　補四首
前蜀八首　補八首
後蜀十四首　補二首
南漢八首　補四首

楚十六首 補四首
吳越十首 補六首
閩十首 補四首
荆南六首 補二首
北漢四首 補二首
卷十六
宋八十四首 補三十二首
卷十七
南宋八十四首 補三十八首

卷十八
遼二十八首 補八首
金二十八首 補八首
張邦昌二首 劉豫四首
卷十九
元六十二首 補二十八首
張士誠三首 韓林兒二首 陳友諒三首
明玉珍三首
卷二十
明九十首 補七十二首
福王四首 唐王四首 永明王四首
魯監國四首 諸王十四首

恭引

列聖御定書目

淵鑑類函

佩文韻府

佩文韻府拾遺

佩文齋書畫譜

康熙字典

廣羣芳譜

日下舊聞考

通鑑輯覽

通鑑綱目三編

續文獻通考

子史精華

全唐詩

全唐文

歷代題畫詩

全史宮詞引用目錄

史記 司馬遷	史記集解 裴駰
漢書 班固	漢書注 顏師古
後漢書 范蔚宗	後漢書注 章懷太子
三國志 陳壽	三國志注 裴松之
晉書 房喬等	宋書 沈約
齊書 蕭子顯	梁書 姚思廉
陳書 姚思廉	魏書 魏收
北齊書 李百藥	後周書 令狐德棻

隋書 魏徵等	南史 李延壽
北史 李延壽	舊唐書 劉昫等
新唐書 歐陽修宋祁	五代史 薛居正等
五代史記 歐陽修	宋史 脫脫等
遼史 脫脫等	金史 脫脫等
元史 宋濂等	明史 張廷玉等
資治通鑑 司馬光	通鑑綱目 朱子
通鑑輯略 朱璘	綱鑑會纂 王世貞
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集證 陳逢衡

明紀會纂 鍾煋王汝南　行在陽秋 劉湘客
宋史紀事本末 陳邦瞻　明史紀事本末 谷應泰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　帝王世紀 皇甫謐
路史 羅泌　路史注 羅苹
尙史 李鍇　東觀漢記 劉珍等
三國典略 魚豢　王氏晉書 王隱
東都事略 王偁　南宋書 錢士升
契丹國志 葉隆禮　大金國志 宇文懋昭
元史類編 邵遠平　南疆繹史 李瑤

國語　戰國策
渚宮故事 余知古　唐國史補 李肇
五代史補 陶岳　錢唐遺事 劉一淸
庚申外史 權衡　勝國彤史拾遺 毛奇齡
武宗外紀 毛奇齡　晏子春秋
吳越春秋 趙煜　越絕書 袁康
古列女傳 劉向　襄陽耆舊傳 習鑿齒
華陽國志 常璩　鄴中記 陸翽
秦書 車頻　涼州記 段龜龍

拓跋涼記 闕名　燉煌新錄 劉昞
十六國春秋 崔鴻　江南別錄 陳彭年
江表志 鄭文寶　江南餘載 闕名
三楚新錄 周羽翀　蜀檮杌 張唐英
吳越備史 錢儼　湖湘馬氏故事 曹衍
馬氏南唐書 馬令　陸氏南唐書 陸游
十國紀年 劉恕　九國志 劉旻
十國春秋 吳任臣　十國春秋拾遺 吳任臣
十國春秋備考 吳任臣　漢官儀 應劭

漢官舊儀 衛宏　晉起居注
唐六典 唐元宗御撰　唐會要 王溥
五代會要 王溥　宋會要 范師道
文獻通考 馬端臨　通典 杜佑
翰苑羣書 洪邁　玉堂雜記 周必大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李心傳　水部備考 周夢暘
景龍文館記 武平一　孝宗儉德記
經筵玉音問答 胡銓　釆石瓜州記 蹇駒
元氏掖庭記 陶宗儀　思陵典禮記 孫承澤

酌中志 劉若愚　明宮史 呂毖
椒宮舊事 王達　明季北略 計六奇
明季南略 計六奇　藩獻記 朱謀㙔
三輔黃圖 闕名　禁扁 王士點
太平寰宇記 樂史　方輿勝覽 祝穆
五國故事 闕名　蒙韃備錄 孟珙
嘉泰會稽志 施宿　咸淳臨安志 潛說友
嘉靖臨安志　畿輔通志
陝西通志　甘肅通志

江南通志　湖南通志
揚州府志　臨洮府志
耀州志　錢唐新志
長安志 宋敏求　歷代帝王宅京記 顧炎武
水經注 酈道元　西湖志 李衛等
洛陽伽藍記 楊衒之　陳留風俗傳 江微
江陵志餘　輦下歲時記 闕名
東京夢華錄 孟元老　武林舊事 周密
夢粱錄 吳自牧　東京艮嶽記 張淏

六朝事迹編類 張敦頤　日下舊聞 朱彝尊
江漢叢談 陳士元　宸垣識略 吳長元
金鼇退食筆記 高士奇　汴故宮記 楊奐
都城紀勝 耐得翁　帝京景物略 劉侗
故宮遺錄 蕭洵　遊名山記 何鏜
尚書大傳 伏勝　詩傳
春秋元命包　大戴禮記 戴德
說文 許慎　墨子
列子　管子

莊子　尸子
淮南子 劉安　呂氏春秋 呂不韋
王孫子　金樓子 梁元帝
抱朴子 葛洪　說苑 劉向
新序 劉向　論衡 王充
新書 賈誼　炙轂子錄 王叡
風俗通義 應劭　獨斷 蔡邕
古今注 崔豹　中華古今注 馬縞
蘇氏演義 蘇鶚　靖康緗素雜記 黃朝英

尚書故事 李綽　容齋隨筆 洪邁
姚氏殘語 姚寬　肯綮錄 趙叔向
朝野類要 趙昇　鼠璞 戴埴
塵史 王得臣　文昌雜錄 龐元英
師友談記 李廌　曲洧舊聞 朱弁
石林燕語 葉夢得　五總志 吳炯
雲麓漫鈔 趙彥衛　紫薇雜記 呂祖謙
避暑漫鈔 陸游　老學菴筆記 陸游
貴耳集 張端義　愧郯錄 岳珂

齊東野語 周密　藏一話腴 陳郁
志雅堂雜鈔 周密　癸辛雜識 周密
碧湖雜志 謝枋得　螢雪叢說 俞成
采蘭雜志 闕名　女紅餘志 龍輔
研北雜志 陸友　奚囊橘柚 闕名
丹鉛錄 楊慎　瑯嬛記 伊世珍
通雅 方以智　玉芝堂談薈 徐應秋
霏雪錄 鎦績　七修類稿 郎瑛
草木子 葉子奇　留青日札 田藝衡

窺天外乘 王世懋　戒菴漫筆 李詡
湧幢小品 朱國禎　野獲編 沈德符
書蕉 陳繼儒　堯山堂外紀 蔣一葵
居易錄 王士正　天祿識餘 高士奇
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三輔舊事 袁郊
西京雜記 劉歆　八王故事 闕名
漢武故事 王儉　世說新語 劉義慶
大業雜記　南部烟花記 馮贄
大業拾遺記 顏師古　迷樓記 闕名

大唐新語 劉肅　朝野僉載 張鷟
明皇雜錄 鄭處誨　羣居解頤 高懌
開城錄 李石　盧氏雜說 盧言
因話錄 趙璘　雲溪友議 范攄
教坊記 崔令欽　開天遺事 王仁裕
雲仙雜記 馮贄　中朝故事 尉遲偓
北夢瑣言 孫光憲　南唐近事 鄭文寶
澠水燕談錄 王闢之　南部新書 錢易
歸田錄 歐陽修　錢氏私志 錢世昭

孔氏雜說 孔平仲　孔氏談苑 孔平仲
畫墁錄 張舜民　侯鯖錄 趙令畤
玉壺清話 僧文瑩　倦遊錄 張師正
鐵圍山叢談 蔡絛　楓窗小牘 闕名
過庭錄 范公偁　萍洲可談 朱彧
默記 王銍　揮麈前錄 王明清
揮麈後錄 王明清　玉照新志 王明清
張氏可書 張知甫　聞見前錄 邵伯溫
聞見後錄 邵博　清波雜志 周煇

南渡錄 辛棄疾　西征記 戴延之
北窗炙輠錄 施德操　耆舊續聞 陳鵠
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隨隱漫錄 陳世元
高齋漫錄 曾慥　遂昌雜錄 鄭元祐
幕府燕閒錄 畢仲詢　墨莊漫錄 張邦基
朝野遺記 闕名　桂苑叢談 馮翊
碧雞漫志 王灼　同話錄 曾三異
芝田錄 丁用晦　白獺髓 張仲文
宣和遺事 闕名　聞見近錄 王鞏

甲申雜記 王鞏　二老堂雜志 周必大
野人閒話 景煥　道山清話 闕名
負暄雜錄 闕名　夢窗甲稿 吳元英
豹隱紀談 周遵道　茨椒錄 王鼎
歸潛志 劉祁　賈氏說林 闕名
致虛閣雜俎 闕名　山居新話 楊瑀
青瑣高議 劉斧　佩楚軒客談 戚輔之
潛居錄 闕名　三朝野史 吳萊
輟耕錄 陶宗儀　金臺紀聞 陸深

農田餘話 眞逸　客座贅語 顧起元
瑣綴錄 尹直　翦勝野聞 徐禎卿
玉堂叢語 焦竑　獻徵錄 焦竑
避暑錄話 葉夢得　太平清話 陳繼儒
已瘧編 劉玉　解醒語 李材
徐文長別記 徐渭　在窮記 孔元舒
閒中今古錄 黃溥言　暖姝由筆 徐充
遼邸紀聞 錢希言　震澤紀聞 王鏊
壟起雜事 楊儀　雲蕉館紀談 孔邇

堅瓠集 褚人獲　清波小志 徐逢吉
蓴鄉贅筆 董含　藤陰劄記 孫承澤
簪雲樓雜說 陳尚古　續幸存錄 夏復
山海經　山海經注 郭璞
洞冥記 郭憲　博物志 張華
雲陽記 王褒　續齊諧記 吳均
拾遺記 王嘉　杜陽雜編 蘇鶚
述異記 任昉　集異記 薛用弱
酉陽雜俎 段成式　摭異記 李濬

廣異記 戴君　錄異記 杜光庭
龍城異人錄 柳宗元　續博物志 李石
清異錄 陶穀　太平廣記 李昉等
玄中記 郭氏　妝臺記 宇文氏
釵小志 朱揆　妝樓記 張泌
樂府雜錄 段安節　羯鼓錄 南卓
玉食批 宋司膳內人　膳夫錄 鄭望之
雲烟過眼錄 周密　洞天清祿集 趙希鵠
山家清供 林洪　格古要論 曹昭

古琴疏 虞汝明　琴曲譜錄 僧居月
鼎錄 虞荔　紙箋譜 鮮于樞
泉志 洪遵　香乘 周嘉冑
宣和北苑貢茶錄 熊蕃　錢譜 董逌
六博譜 潘之恒　天彭牡丹譜 陸游
海棠譜 陳思　圖畫見聞志 郭若虛
歷代名畫記 張彥遠　圖繪寶鑑 夏文彥
畫繼 鄧椿　畫麈 沈顥
書史會要 陶宗儀　珊瑚網 汪砢玉

書畫眼 董其昌　寓意編 都穆
清河書畫舫 張丑　宣和書畫譜 闕名
唐朝名畫錄 朱景元　繪事備考 王毓賢
敏求記 錢曾　事文類聚 祝穆
三餘帖 闕名　白孔六帖 白居易孔傳
事始 闕名　記事珠 馮贄
合璧事類 謝維新　事物紀原 高承
事類賦 吳淑　記纂淵海 潘自牧
古今奇聞類記 施顯卿　廣博物志 董斯張

册府元龜 王欽若等　太平御覽 李昉等
劉馮事始 劉存馮鑑　玉海 王應麟
山堂肆考 彭大翼　韻府羣玉 陰時夫
天中記 陳耀文　事詞類奇 徐常吉
秇林伐山 楊慎　物原 羅頎
潛確類書 陳仁錫　格致鏡原 陳元龍
博物要覽 谷泰　香案牘 陳繼儒
宋稗類鈔 潘永固　王氏侍兒小名錄 王銍
宮閨小名錄 尤侗　五燈會元 釋普濟

穆天子傳　神仙傳 葛洪
漢武內傳 班固　軒轅本紀 王欽若
飛燕外傳 伶元　東方朔傳 郭憲
梅妃傳 曹鄴　楊妃外傳 樂史
菊部頭傳 陳忠　金鳳外傳 徐熥
陳盼兒傳 李祉　耿先生傳 鄭文寶
金姬傳 楊儀　金姬傳別記 楊儀
賈扣傳 潘之恒　安祿山事蹟 姚汝能
劉豫事蹟 曹溶　蔡中郎集 蔡邕

曹子建集 曹植　劉公幹集 劉楨
庾開府集 庾信　杜工部集 杜甫
杜樊川集 杜牧　韓內翰別集 韓偓
呂衡州集 呂溫　李後主詩 李煜
蘇文忠集 蘇軾　小畜集 王禹偁
華陽集 王珪　誠齋集 楊萬里
武溪集 余靖　松隱集 曹勛
屏山集 劉子翬　學詩初稿 王同祖
藏拙稿 武衍　白石集 姜夔

秋宜集 揭傒斯　在軒集 黄公紹
金臺集 迺賢　廬陵集 張昱
淵頴集 吳萊　玩齋集 貢師泰
待制集 柳貫　天錫集 薩都剌
湛然居士集 耶律楚材　句曲外史集 張雨
道園學古錄 虞集　丹邱生稿 柯九思
灤京雜詠 楊允孚　秋澗集 王惲
蒲菴集 僧來復　鐵厓集 楊維楨
春雨集 解縉　弇州四部稿 王世貞

升菴集 楊慎　羣玉樓集 李默
龍湖文集 張治　玉光劍氣集 張怡
鮚埼亭集 全祖望　壯悔堂集 侯朝宗
船山集 張問陶　漁洋詩集 王士正
唐王建宮詞　後蜀花蕊夫人宮詞
宋徽宗宮詞　宋楊太后宮詞
明周定王元宮詞　明牛恒周藩宮詞
秦徵蘭天啟宮詞注　楚詞
昭明文選 蕭統　文苑英華 李昉宋白等

全五代詩 李調元　宋播芳大全文粹 魏齊賢葉棻
宋詩鈔 吳之振　宋詩紀事 厲鶚
南宋羣賢小集 顧修　元文類 蘇天爵
元詩選 顧嗣立　中州集 元好問
明詩綜 朱彝尊　本事詩 孟啟
本事詩 徐釚　南宋雜事詩 沈嘉轍等
兩浙輶軒錄 阮元　婦人集 陳維崧
買愁集 錢尚濠　漁洋感舊集 王士正
詞筌 賀裳　詞綜 朱彝尊

詞品 楊慎　樂府解題 吳兢
全唐詩紀事 計敏夫　石林詩話 葉夢得
後山詩話 陳師道　貢父詩話 劉攽
二老堂詩話 闕名　温公詩話 司馬光
六一居士詩話 歐陽修　庚溪詩話 西郊野叟
後村詩話 劉後村　臨漢隱居詩話 魏泰
林下詩談 闕名　苕溪漁隱叢話 胡仔
西河詩話 毛奇齡　靜志居詩話 朱彝尊
拜經樓詩話 吳騫　詞苑叢談 徐釚

蕤𢿱詞話 錢芳標

補遺

續翰林志 蘇易簡　晉東宮舊事 張敞
周必大年譜　隋唐嘉話 劉餗
畫史會要 金賁　續畫史會要 朱謀垔
韓非子　晁氏客語 晁迥
夢溪筆談 沈括　宋遺民錄 程敏政
韓文公集 韓愈　元微之集 元稹
陸劍南集 陸游　玉笥集 張憲

石田集 馬祖常　符臺外集 袁忠徹
宋學士集 宋濂　梅村集 吳偉業
初學集 錢謙益　崇禎宮詞注 王譽昌

全史宮詞卷一

樂亭史夢蘭香厓

黃帝有熊氏　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爲姓神農氏衰諸侯尊爲天子因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都涿鹿在位百年

涿鹿師旋息戰氛衣裳垂法煥人文廷前坐受羣官賀華蓋重重五色雲

史記五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　路史黃帝紀黃帝法乾坤以正衣裳[illegible]黼黈以規視聽之適　古今注涿鹿之戰常有五色雲氣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作華蓋

水滴金壺漏箭催雲官花底散朝回賢人早感旁求意執弩驅羊入夢來

路史黃帝紀浮箭爲泉孔壺爲漏　史記注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　帝王世紀黃帝閒居夢大風吹去天下塵垢又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寤風爲姓垢去土爲后千鈞異力驅羊牧人也其有姓風名后姓力名牧者於是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

黼黻文章五色濃裨衣褕展繡重重新絲半出西陵手先爲君王製袞龍

〔路史黄帝紀〕屏觀翬翟草木之花染爲文章以明上下之
衮褘衣褕展以爲内服故於是有衮龍之頌〔又〕命西陵
氏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
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絲

郊壇牲玉別蒼黄致饗神元禮數詳祀罷沈榆香未散清煙
濃繞七登脒

〔路史黄帝紀〕祀天圜丘牲玉取蒼祀地方澤牲玉取黄築
壇除墠設醪醴制蘭蒲列圭玉而薦之七登之脒十絕之
帳奏函夾之宫以致之而䄍禋乎壽宫〔拾遺記〕軒皇使
百辟羣臣受教者先列圭玉於蘭蒲席上然沈榆之香

新除彤史掌坤儀女節彤魚窈窕姿治内咸遵嫫母教挽成
特髻入宫時

〔路史黄帝紀〕立后三妃以存靈憲彤史小臣以備内宫以
教天下之内治　彤魚女節黄帝妃名詳〔路史〕〔軒轅本

紀〕黄帝使嫫母訓宫人而有淑德奏上德之頌〔列女傳〕
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甚醜而最賢〔物原〕嫫母作特髻

書劒巡遊徧六虛昆臺悔過乍還輿史臣新進盤盂戒青纂
班班注起居

〔路史黄帝紀〕十有五年帝喜天下之戴已於是放萬幾舍
宫寢而肆志於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謵朋前馬
昆閽滑稽後車風后柏常從負書劒發軔紫宫之中涉洹
沙而屆陰浦陟王屋而受丹經登空桐而問廣成封東山
而奉中華君築大面而禮甯生入金谷而咨涓子心訪大
恢于具茨即神牧于相成自是愛民而不戰四帝共起而
謀之邊城日警介胄不釋帝乃焦然歎曰朕之過淫矣
〔又〕命沮誦作雲書孔甲爲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又〕命
史甲作戒盤盂籩豆奩鏡劍履輿席巾
杖戶牖弓矛一著銘詩以彌縫其闕

青烏白澤記紛紜玉版書成脈候分鑾殿春深仙穀苗一囊

靈藥問桐君

〔路史黄帝紀〕創量儀設鑾律說青烏記白澤以除民害而
民宜之〔抱朴子〕精推步則訪稽牧講占候則詢風后窮
神姦則記白澤相地理則說青烏〔路史黄帝紀〕察五氣
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岐雷而内經作謹候其時
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演倉穀推賊曹命俞跗岐伯雷
公察明堂究息脈謹候其時則可萬全命巫彭桐君處方
盄餌湔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註〕引道基經云倉穀者名
之穀仙行之不休可長久王莽纂位種五粱禾於殿中各
順色置其方面云此黄帝穀仙之術靈樞亦有說也〔又〕
作合宫建鑾殿以祀上帝〔註〕引黄帝經序云帝見岐伯於
鑾殿

九州席上判華戎萬國明堂拜舞同覆釜山前符盡合荊陽
鼎鑄首山銅

〔香案牘〕軒轅帝列珪玉於蘭蒲席上舂雜寶爲屑以沈榆
之膠和之爲泥畫野分州別尊卑華戎之異濟南人獻明
堂圖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路史黄帝紀〕合
符於釜山以觀其會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以
象泰乙〔註〕釜
山覆釜山也

黃帝補遺

鳳鳴阿閣辨雌雄嶰谷篁裁十二篇萬古伶倫開樂始黃鍾律本重清宮

路史黃帝紀伶倫造律呂解谿之篁斷篁間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制十有二篇漢志帝使伶倫取竹嶰谷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篇寫鳳之鳴雄鳴六雌亦六此清宮也隋毛爽曰帝聽鳳阿閣之下造十二律

元衣赤舄坐垂裳羽𦐇交旂屋纛黃四面臣工同夾蹕扇車麾擁馬師皇

路史黃帝紀旒纊赤舄元衣纁裳（又）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標直以攜龍角爲帝車大輅故曲其輈紹大帝之衞於是崇牙交旂羽𦐇纊稍欄劍華蓋屬車副乘記里司馬以備道哄命馬師皇爲牧正臣胲服牛始駕而僕蹕之

御全矣（案）搨扇別名側九切翳上聲（尸子）子貢問於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謂之四面也（路史）黃帝土行色尚黃

五旗八陣各成圖戰法天教秘樞盛水壇前新受命詔宣四史錄龜符

路史黃帝紀臨盛水錄龜符握奇以爲式故五旗五麾六纛而制其陣註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晝夢金人引領長頭予狐之裘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克矣乃於盛水之陽一築壇祭太牢有予龜含符致壇似皮非皮緣廣三寸袤一尺文曰天一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受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陽陰二道凡千八百局名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征蚩尤而斬之黃帝八陣法車箱銅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卻月水也鴈行鵞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蛔巽也八陣古有漢以十月會營士爲八陣是也世以爲出諸葛亮不然孔明八陣本一陣也蓋出黃帝邱井之法　拾遺記黃帝置四史以主圖籍

華胥世界慶時和聲色還嚴六禁科屈軼生庭將孰指聖朝豈患佞人多

（列子）黃帝夢游華胥之國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朕得之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帝王世紀聲禁重衣禁重食禁重居禁重室　三墳所謂有雄垂六禁之科也（案）路史作聲禁重色禁重　帝王世紀黃帝時有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

全史宫詞卷二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少昊金天氏　帝姓己名摯黃帝之子元囂也黃帝之
世降居江水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因號
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
故曰少昊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

夜靜璇宮罷織時星流華渚夢回遲盤靈井上簫聲合倚瑟
初成倡和詩

拾遺記少昊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子降乎

水際與皇娥讌戲奏便娟之樂游漾忘返娥倚瑟歌云云白帝子答歌云云俗謂游樂之處爲桑中　路史小昊紀元爲紀姓配于類氏曰娥居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媚之樂樂而忘歸震而生質白帝子也既生其洛爲陵註引休子云少昊生于稚華之野其洛一旦爲陵　奚囊橘柚少昊母皇娥璇宮之側有井曰盤靈白帝之子與皇娥宴于宮帝子命江妃歌沖景旋歸之曲盤靈之神吹簫以和之故至今號井神曰吹簫女子

鳳水龍山仰帝庥九淵仙樂沸層樓鳥師拜舞天顏喜身著
旄人翠羽裘

路史小昊紀作十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龍山鳳水日五色雲從龍之章也　少昊以鳥紀官詳左傳　路史小昊紀鞮鞮旄人獻其羽裘

顓頊高陽氏　帝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年十歲
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
陽故號高陽氏都帝邱在位七十八年

泰已元宮滋九重延前卿寺拜新封至尊造得渾儀法萬國
春元奉厤宗

路史高陽紀處乎元宮搏心揖志不貪廣遠　又立九寺九卿　又乃注新歷十三月以爲元是爲歷宗註顓帝造渾儀黃帝爲蓋天

圭水歌殘鐘磬涼商邱帝業遡幽房鮒魚山下靈蛇守引領
西風漢水長

路史高陽紀會八風之音以爲圭水之曲　拾遺記顓頊有浮金之鐘沈明之磬　路史高陽紀年十五而佐少昊

封於高陽都始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邱　竹書紀年集遁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己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曲水　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顓頊葬於陽九嬪葬於陰四蛇衛之

帝嚳高辛氏　帝姓姬名夋少昊之孫蟜極之子也年
十五佐顓帝受封於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爲
天子以其肇基於辛故號高辛氏都於亳在位七十
年

九招仙樂引鸞雛仳齒羣瞻聖表殊萬里西戎誰獻捷美人
偏許嫁槃瓠

路史高辛紀命咸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罃　又命倕卜作鼙鼓制苓莞𥳑篪　又帝嚳方頤龐覭珠庭

仳齒戴干〔元中記〕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帝之狗名槃瓠二月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按〕路史黃帝紀白犬註云白犬乃其名若前世之朱虎熊羆熊彪龍圉後代之史雞豬狗烏虓犬子豹奴虎犯之類非實犬也槃瓠之說蓋因乎此

天姝舟梁起洛濱風雲作合及良辰八英狀貌皆岐嶷不負陽烏入夢頻

〔拾遺記〕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常履風雲遊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亦謂八翌八英八力

冰上收回繈褓寒姜嫄履武誕從天深宮見戲惟耕稼國祚

先開八百年

〔路史〕高辛紀上妃有駘氏曰姜嫄居期而生棄性敏而仁戲惟種黍長研耕稼〔列女傳〕簡狄教之時藝麻桑

管絃聲下九成臺鷰返元邱浴室開恰值春分遺卵去玉筐燕子肇高禖

〔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二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燕往二女搏之覆以玉筐〔列女傳〕簡狄帝嚳次妃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墜吞之生契〔史記〕簡狄以春分祀於高禖元鳥遺卵吞之生契〔禮月令註〕高辛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物原〕高辛始造爲湢〔按〕湢浴室也

帝堯陶唐氏　帝祁姓帝嚳之子帝摯之弟也育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故曰伊耆氏年十二佐帝摯封植受封於陶年十五復封於唐故又號陶唐氏摯在位九年以荒淫廢諸侯尊堯爲天子都平陽在位七十三年禪於舜

攜宮日暖御煙深棟牖松雲鬱翠陰製得神人偕暢曲獅皮帳裏正調琴

〔金樓子〕得神獸若羊名獬豸堯乃緝其皮以爲帳〔路史〕陶唐氏紀立於靈扉雲生牖坐於華殿松生棟〔琴譜〕堯有神人暢大周樂正之序〔路史陶唐氏紀〕堯處攜宮〔又〕制七絃徽大唐之歌而民事得

玉食朝朝供簋鉶廚生萐莆扇風清華封祝壽非虛語早有彭鏗進雉羹

〔韓非子〕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說文〕萐莆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莆一作脯〔莊子〕堯觀乎華封封人曰願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神仙傳〕彭鏗能調鼎進雉羹於堯食之壽考

咫尺天顏八采眉九重藻火佩雙垂甕中寶露甘於酒岳牧承恩賜一卮

〔帝王世紀〕云堯眉有八采〔物原〕堯爲玉佩〔拾遺記〕黃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

誨弈終難望啟明觀型媯汭降皇英貳宮須出昭華玉不賜丹侯賜館甥

〔帝王世紀〕堯見舜於貳宮賜以昭華之玉〔路史陶唐氏紀〕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帝爲制弈棋以閑其情〔按〕帝摯

人䕫作散宜氏（太平御覽尚書逸篇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金樓子）堯教丹朱棋文桑爲局犀象爲子）

帝舜有虞氏　帝姚姓瞽瞍之子黃帝八世孫也帝堯登庸而禪以帝位攝政二十有八載堯崩喪畢始踐天子之位於蒲坂在位五十年禪於禹

羣后來朝五瑞班五明扇底識龍顏瑤池羽駕從天降異寶爭看白玉環

（古今注）舜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扇（金樓子）舜攝政王母使使乘白鹿駕羽車建紫旗來獻白玉之玦益地之圖

日月光華開景運山川封濬啟宏謨皇家自有丹青手先寫中天瑞應圖

（路史有虞氏紀）於是八風循通卿雲叢叢蓌乂百工咸和而歌曰慶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畫麈）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嫘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予曰嫘嘗脫舜於瞍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畫祖（按）嫘一作顆首一作顆手舜時西母獻瑞應圖

樂部新裁十管簫鳳凰音韻叶俞韶東宮歌舞由天性不待和聲律始調

（文獻通考）舜作十管簫（路史有虞氏紀）義鈞封於商是喜歌舞（註）引荀卿記云舜有子八人始歌舞

露壇月館倚人間日暮蒼梧駕不還愁絕三妃從未得年年竹上淚痕斑

（拾遺記）衡山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江漢叢談）唐高千里詩云當時珠淚知多少直到於今竹尚斑劉文房詩云蒼梧在何處斑竹自成林蓋長沙郡縣多斑竹乃自宇宙生竹以來本有種類如此而世傳舜崩二妃攀竹悲哀淚滴竹上成斑故高劉詩意及之　三妃詳（禮記）

五帝補遺

少昊

卜築甘泉肇帝都陽曦五色照丹除御書飛舞成鸞鳳戸外

招來赤燕書

路史小昊紀既處甘泉註甘泉古之雲陽爲少昊之都又註云少昊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炤窮桑　又爰書鸞鳳又五鳳適至而乙遺書註引田俅子云少昊時赤燕集戸遺其丹書

青陽王氣應桑邱銀湧金鳴百祿遒少皥政原遵太皥製成

布貨作泉流

尚史少皥紀少皥名摯黃帝子青陽氏之裔也註引古史考云宗師太皥之道故曰少皥氏拾遺記云時有五鳳隨

方色集於庭因曰鳳鳥氏亦曰桑邱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　路史小昊紀作布貨以制國用　又獻逼考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周謂之布齊莒謂之刀

顓頊

降居若水事云何聖嗣初生首戴戈大矩大圖法天地飛龍

樂作八風歌

帝王世紀金天氏之末女樞生顓頊於若水首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世爲諸侯　又注引河圖云顓頊生首戴干戈有德文　呂氏春秋黃帝詔顓頊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　又帝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

孤棘城邊柳色青五官分職共揚庭負圖親見文龍至科斗

書成復禮銘

路史高陽紀都始孤棘註孤棘今營州柳城東南百七十里棘城是　又重該修熙少昊氏之四叔也實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孫顓頊乃命祝融而炎帝時有子句龍俾爲后土是謂五官格共厥業遂濟窮桑　又文龍負圖于是書科斗自辟作戒盈之器室而著復禮之銘詩註後周書武帝詔云甲子乙卯禮云不樂昔周王受命請問顓帝之廟有戒盈之器室與復禮之銘者也

帝嚳

漫容蛇豕肆兇殘下地先宜去白難蒿矢彤弓新拜賜射官

功報九州安

路史高辛氏紀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衡賜以累矰彤弓蒿矢羿是以去下地之白難而民得以佚註白難兇

頑爲亂之人如封豕長蛇之類皆其號名爾

紼衣黃斧位居辰春馬秋龍定四巡書拜鍾山師道重赤松

牧德盡仙人

路史高辛氏紀舉星畢电雲稍春乘馬而秋登龍黃斧紼衣溉執中而獲天下　又致學柏昭而師於赤松舟人授書於鍾山而拜師於牧德註按四極明科謂九天真王子牧德之臺授俈以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遂祕之鍾山俈同嚳

帝堯

庭梧垂蔭砌蓂滋申命羲和定四時開闢欲成盤古厤千年

朔望問靈龜

（路史陶唐氏紀）桐挺東廂蓂生下庭宿肖乃來於是稽蓂以正月訪桐以定閏餘龜字而施之是曰龜厤註述異記陶唐世越裳獻千歲神龜背有文紀開闢以來錄爲龜厤

河渚巡遊五老俱御龍眞欲上天衞神禾朱草生同日殿上方呈十瑞圖

（路史陶唐氏紀）陟首山道河渚遇五老而游焉（又）帝在唐夢御龍以登雲天（又）慶雲鮮菩五緯順軌景星炳曜甘露被野神禾滋畝朱草苗牧醴泉泆岫倚萐生厨蒲萐苗鳳巢閣榮光幕河河馬薦錄一日而十瑞至

帝舜

上皇宮裏養尊優一日三朝拜覓旒傲弟加封無宿怨承歡常率鼻亭侯

（路史有虞氏紀）曰三朝於瞽所夔夔齋栗惟盡子道（四書釋地續引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舜封象於有庳蓋此地

癸比分嬪位頡頏穠華秀茁兩枝芳秋風鼓出湘靈瑟共憶宵明與燭光

（路史有虞氏紀）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湘之神 湘靈鼓瑟見楚辭及唐詩紀事

全史宮詞卷三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夏

大禹姒姓崇伯鯀之子黃帝之元孫也受舜禪踐天子之位於安邑在位八年崩子啟立九年崩子太康立十九年爲羿所拒遂都陽夏二十九年崩羿立其弟仲康十三年崩子相立爲羿所逐居商邱八年寒浞殺羿而代之二十八年弒王於商邱四十年夏遺臣靡討浞誅之奉相子少康踐位歸故都二十一年崩子杼立十七年崩子槐立二十六年崩子芒立

十八年崩子泄立十六年崩子不降立五十九年崩弟扃立二十一年崩子廑立二十一年崩不降之子孔甲立三十一年崩子皐立十一年崩子發立十九年崩子癸立五十二年爲湯所放國亡十七王凡四百三十九年

厖厖狐尾應歌謠陰教初開付女嬌猶憶塗山朝會夕風雷金甲抹紅綃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

際於斯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按路史嬌作
趫　中華古今注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
震雲中有甲步卒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
以紅綃抹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抹額蓋武士之首服
皆佩刀以爲衛從乃是海神
來朝也按紅綃一作紅絹帕

辛壬癸甲記良辰一代南音託候人遠望鄉關添別恨靑臺
紅淚溼羅巾

路史夏后氏紀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候
人兮猗而南言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實爲周南召
南　竹書紀年集證安邑今陝之夏縣有夏宮夏故城夏
禹臺臺在縣西北十三州志云塗山氏思本國築以望之
基猶在夏城南俗
謂靑臺上有禹祠

鈞臺饗罷筵亭閒雲蓋翩翩秉翳環何處譜成天帝樂三嬪

新竊九歌還

竹書紀年啟大饗諸侯於鈞臺　水經潁水注東南歷大
陵西連山亦曰啟筵亭啟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
山海經大樂之野啟於此舞九伐馬乘兩龍雲蓋三層左
手秉翳右手操環　又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以下

紅藥翻階御苑深雲和桐樹碧成陰外廷幾日停封奏聖聽
方移條谷琴

古琴疏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
武羅伯植芍藥於後苑武羅伯諫帝不從于是作諠諫羿
伐桐爲琴以進帝善之名曰條谷帝移於音樂
不聽事爲羿所逐居於商邱援琴作源水歌

一旅中興逆餕消竄門樂舞媲簫韶嫦娥避羿偏奔月不及
君王有二姚

二姚事詳左傳　後漢書自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及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舞樂

黃蕡歸鞍帶錦繃東音嘽緩變新聲御龍曾學豢龍術潛醢
之而奉鼎烹

路史夏后氏紀肩甲之立好方鬼神事淫亂游畋黃蕡之
顏天風晦冥遇神禮而迷急趨民舍主人方乳皆曰后來
不勝句之必殃帝取子之曰其誰敢殃及長幕動撩析而
中厥足帝日有命遂以守取嘽緩之聲以爲破斧之歌始
爲東音而民邪僻之心生矣於是得乘龍於河滅不能飲
食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以服事之賜氏曰御龍既
一雌死累潛醢以奉甲已而求之懼而之魯註東陽蕡
山也禮黃蕡山之神能動天地按肩甲左傳作孔甲

牛飲三千赴酒池深宮長夜少醒時裂繒聲引元妃笑更脫
金簪貫玉螭

新序桀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
三千人　尙史妹喜好聞裂繒之聲爲發繒裂之以順適
其意　路史註董謁云桀媚妹喜
常加於膝以金簪貫玉螭媚之

璿臺瑤室引人車琬剡承恩貌似花三萬俳倡空奏伎芳名
誰許刻若華

竹書紀年十三年初作輦註人引車曰輦桀溺妹喜駕人
車以奉之　金樓子夏桀作爲璿臺瑤室　管子桀女樂
三萬人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竹書紀年十四年扁帥師
伐岷山註癸命扁伐山民山民進女於桀二人曰琬曰剡
后愛二人斵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剡而棄其元
妃於洛曰妹喜氏按此則桀寵琬剡非妹喜獨異諸說

有窮后羿附羿窮國之侯逐相自立八年寒浞殺而代
之浞立四十三年爲伯靡所殺

屋角團圞粉作丸呼名幾度望雲端當時應悔求靈藥祇送
嫦娥入廣寒
（後漢書天文志註）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是爲蟾蜍（三餘帖）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維成疾正月十五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處思無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名三夕可降如期果降復爲夫婦如初

禍機早已伏桃梧玉玦何來賜福殊洛水神妃方入夢豈知
狐媚失純狐
帝王世紀浞殺羿於桃梧　尚史注隨巢子云奚祿山壞天賜玉玦于羿遂殘其身以此爲福而至於禍　楚詞注羿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路史浞蒸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

斟灌斟尋拓舊疆澆舟更詡力能強女歧自有縫裳手同館
嬉嬉奉小郎
（楚詞天問）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註）女歧澆嫂也澆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女歧爲之縫裳於是共舍宿止餘詳（左傳）

商　成湯子姓名履主癸之子契之裔孫也放夏桀代有天下國號商定都亳在位十三年崩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丁子太甲踐位三十三年崩廟號太宗子沃丁立二十九年崩弟太庚立二十五年崩子小甲立十七年崩弟雍已立十二年崩弟太戊立七十五年崩廟號中宗子仲丁立遷都囂十三年崩弟外壬立十五年崩弟河亶甲立徙都相九年崩子祖乙立徙都耿十九年崩子祖辛立十六年崩弟沃甲立二十五年崩祖辛之子祖丁立三十二年崩沃甲之子南庚立二十五年崩祖丁之子陽甲立七年崩弟盤庚立遷都殷改國號曰殷二十八年崩弟小辛立二十一年崩弟小乙立二十八年崩子武丁立五十九年崩廟號高宗子祖庚立七年崩弟祖甲立三十三年崩子廩辛立六年崩弟庚丁立二十一年崩子武乙立遷都河北四年暴雷震死子太丁立三年崩子帝乙立三十七年崩子辛立三十二年爲周所伐國亡二十八王凡六百四十四年

端拱鑣宮瑞日明三嵏寶玉告功成媵臣已應君王夢負鼎
親調鵠鳥羹
湯有鑣宮見（墨子）湯所受命之宮　（呂氏春秋）桀敗于有娀之虛犇于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代三嵏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帝王世紀）湯夢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豈有爲我宰者哉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楚詞天問）緣鵠飾玉后帝是饗（註）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

緫衢庭下五雲深黑鳥黃魚瑞應臨宮掖漫矜魚貫寵已將

女謁禱桑林

(管子)湯有總街之庭 (水經注)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壇沈璧黃魚雙躍黑鳥隨上 (竹書紀年)二十年大旱禁弦歌舞 (尚史)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邪言未已而天大雨 (帝王世紀)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以已爲牲禱於桑林之社

三載居憂聖德彰桐宮重著袞衣裳迎鑾糚束裁長袖共拂輕塵拜嗣王

(物原)伊尹始制婦人大袖

宮門轆轆走寅車桑穀摧枯聖德加執御偏能邀上寵穠華飛入費侯家

(竹書紀年)太戊三十五年作寅車(註)寅車即桑根車也一日金根車 (尚史)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王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 (竹書紀年)太戊三十一年命費侯仲衍爲車正 (史記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大廉元孫曰孟戲仲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

鼎耳何緣野雉來翟衣焜燿扇初開三年胥靡曾通夢不救東宮孝已回

(古今注)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又)高宗有雊雉之祥故有雉尾扇 (竹書紀年)武丁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於野 (帝王世紀)孝已者武丁之賢子也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 傅說嘗爲胥靡築於傅

檢詳 (史記)

鹿臺千尺望雲煙十里沙邱殿閣連宮市夜深行酒炙車聲驚起玉牀眠

(新序)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烟 (論衡)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長夜之飲忘其甲子 (帝王世紀)紂宮九市 (史記)紂益廣沙邱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 紂爲玉床見尚史註

夢醒深宮玉虎凉朝朝綵屩侍天王紅藍染作桃花色競抹臙脂鬭豔糚

(拾遺記)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下有篆書字云帝辛之枕帝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 (炙轂子)夏商以菲

綵爲屩宮中妃嬪皆著 (新書)紂自謂天王 (中華古今注)臙脂起於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臙脂塗之作桃花糚

南海薑兼西海菁玉杯象箸製彌精師延新進迷魂曲漫奏清商濮角聲

(尸子)桀紂縱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拾遺記)紂拘師延於陰室師延奏清商流徵濮角之音紂曰此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修夜之娛乃得免

周

武王姬姓名發文王之子后稷之裔孫也伐商紂代有天下國號周都鎬在位七年崩子成王誦立三十七年崩子康王釗立二十六年崩子昭王瑕立五

十一年崩子穆王滿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十二年崩子懿王囏立徙都槐里二十五年崩共王之弟孝王辟方立十五年崩懿王之子夷王燮立十六年崩子厲王胡立五十一年崩子宣王靖立四十六年崩子幽王涅立十一年爲犬戎所弒晉衛秦以兵來救與鄭世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遷於東都洛邑五十一年崩孫桓王林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佗立十五年崩子釐王胡齊立五年崩子惠王閬立二十五年崩子襄王鄭立三十三年崩子

頃王壬臣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定王瑜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崩子靈王泄心立二十七年崩子景王貴立二十五年崩子悼王猛立是年冬猛卒弟敬王匄立四十四年崩子元王仁立七年崩子貞定王介立二十八年崩子哀王去疾立弟叔弒王自立是爲思王是年秋王子嵬殺叔自立是爲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七年崩弟顯王扁立四十八年崩子慎靚王定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時東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在位五十九年秦攻西周赧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周之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君於憚狐聚後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三十七王凡八百七十三年

埏野回鑾曲蓋陳嵩宮宏敞綠槐新邑姜素稔丹書訓內治

修明歷九臣

中華古今注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大戴禮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 太公金匱云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恐有試者何以待之太公請樹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 帝王世紀邑姜修教於內 又武王召尙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尙父曰在丹書

奉養萱階夾碧桐紫庭琴靜鳳聲雝翦珪偶作家庭戲太史殷勤請賜封

尙書大傳周公輔成王不矜功則蓂莢生 琴操周成王時鳳凰來舞於庭乃援琴作歌曰鳳凰來翔於紫庭 史記成王與虞叔戲翦桐葉爲珪以與虞叔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虞叔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虞叔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玉手纖纖織錦工因祇佳麗冠深宮修裾長袖嬌無力祕結羅襟怯曉風

(拾遺記)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獻女工一人體皃清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樂譜詩章付管絃豐宮玉帛共朝天內廷晏起鳴璜寂龤奏關雎第一篇

(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 (又)康王元年諸侯朝於豐宮 (後漢書)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又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玉輅遙臨羽葢分扇搖丹鵲納南薰陪鑾喜得東甌女詔織

交龍鬭鳳裙

(拾遺記)昭王二十四年塗修國獻青鳳丹鵲聚鵲翅以為扇緝鳳羽以飾車葢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泠然自涼 (女紅餘志)周昭王延娟以奇錦為裙晝看成鳳夜看成龍名交龍鬭鳳裙

重璧臺成貯盛姬中天婿曼鬭妖姿誰教傀儡當場舞惹得君王怒偃師

(竹書紀年)穆王十五年作重璧臺(按)穆傳曰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鄭環曰盛成通亦作郕郕叔之後柏伯同郕叔為王高叔祖周道百世不通婚姻故魯昭尚諱姬為子此乃賜之上姬之長而為作臺以著之宜其謚為繆也史記作繆後作穆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穆王為之築臺號日中天臺簡鄭衞處子娥媌靡曼者以滿之 (又)穆王巡守有獻工人名偃師所造能倡者趨步俯仰信人也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與盛姬內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誅偃師

笛聲吹斷雨濛濛八駿馳回萬里風黃竹白雲春夢幻瑤池仙母下昭宮

(述異記)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王乃吹笛雨遂止 (穆天子傳)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䮴騮而左綠耳右驂赤蘢驥而左白儀馭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 (又)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陎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竹書紀年)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集證云穆王宿於黃竹夢羿射於塗山至是因合諸侯而會之 (又)十七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

庭燎輝煌夢未醒脫簪永巷立婷婷鸞風重奏瑤琴曲須記先王舊刻銘

(列女傳)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 (古琴疏)宣王有琴曰鸞風背銘云牆有耳伏寇在是武王之遺器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援琴奏之王於是益兢兢不忘

檿弧箕服應童謠草沒驪山恨未銷拚卻傾城邀一笑諸侯烽火盡來朝

(史記)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向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號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

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申侯與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

修築宮城壅鬭川空聞王子諫書傳緱山早醒繁華夢騎鶴吹笙上碧天

(國語)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防鬭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也王卒壅之　(列子)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山後喬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

三代補遺

夏

九河排決變安流玉筍山前寶笈收貢篚已看纖纊至渠搜國裏獻珍裘

(吳越春秋)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委宛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禹登衡嶽夢見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書齋於黃帝巖嶽之下禹齋三月登委宛山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乘四載以行案委宛一名玉筍山在會稽　(帝王世紀)禹治水畢天賜元珪西戎渠搜國獻珍裘

五聲聽政鐸鐘懸文命書成大命篇旨酒進來疏帝女首先衛武戒賓筵

(鬻子)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懸鐘鼓鐸磬而置鞀為銘於鐘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是以禹嘗一饋七十起日中不暇食　(漢書藝文志)雜家有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師古曰命古禹字　(路史)夏后氏紀帝女儀翟醞釀稷麥以為酒醲醴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折額而歎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翟

洛汭盤游過十旬鑾輿無計返河濱歌成五子多哀怨第一長楊諫獵文

太康事詳夏書

江流沛沛敗舟過四牡騑騑六轡和砭石春冰終不悟盍歸同唱醉人歌

尙書大傳伊尹去湯適夏聞夏人飲酔者持不酔者不酔者持酔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以就善何樂兮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 新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以為妖言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以為相 尙史註引符子云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為樂臣觀君之冕非冕也冠危石也君之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

商

阿衡新自夏庭回殿上敷陳九主該四海獻琛遵制令白旄翠羽接方來

尙史註阿衡商官名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 逸周書湯謂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其為四方獻令伊尹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门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牙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崙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邱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 尙史商臣傳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註引劉向別錄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主圖畫其形

九侯納女罪何辭正遇司晨用牝時畢竟有蘇成禍水太公元鉞恨來遲

史記殷本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 晉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 古今注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為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已故婦人以為戒

周

衮衣負扆繡裳飄攝政明堂百辟朝吉日祝雍方作頌二年苦志賦鴟鴞

淮南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聽天下之政負扆而朝諸侯 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餘詳詩書禮

南征不復釁何因誰為膠舟問水濱房后無端熊夢協丹朱為厲竟憑身

帝王世紀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於水中而崩周人諱之 國語房后者昭王之后也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

俞泉駿足走駸駸獵取文犀自社林莫道下堂王禮褻蜀人瓊玉獻西琛

竹書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六年王獵於社林獲犀牛一以歸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 下堂見禮記

儲君天定謾輕移試看山君弭耳時底事履卑忘禍石中宮

怨寫白華詩

（荀史幽王紀註）引古文瑣語云幽王將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伏　徐詳詩經註

全史宮詞卷四

樂亭史夢蘭香匡

周末列國

武公仲子續良姻繼美元妃歷家嬪兩姓貢從天作合手文早定魯夫人

（魯惠公事詳左傳按元妃孟子亦宋女也）

春風簟茀走彭彭魯道由歸美孟姜舉子恰逢丁卯日命名先共美清揚

（魯桓公事詳左傳詩經）

高臺百尺俯城闉割臂盟公血向新逆女空教宗婦覿夫人已許黨家人

（魯莊公事詳左傳）

內寵共姬外嬖貂淄澠豈果味能調賢妃恐惹諸侯笑獨聽雞鳴勸早朝

（內寵外嬖詳左傳　淮南子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之矣　孟子疏引左傳云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　呂氏春秋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公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公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

斷色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
不爲諸侯笑矣〕詩傳桓公好內衞姬箴之賦雞鳴〕

輭轆車聲使館開內人闖客上重臺詎知索質肇山下祇爲

房中一笑來

齊頃公事見公
羊穀梁左氏傳

誰使齊卿厠晉卿國高媒孽罪初成君王違色宮幃寂乘聾

蒙衣夜入閨

說苑齊頃公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之聲
遠婦人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　餘詳左傳

歌舞消除路寢愁挈竽操瑟樂梁邱牛山隕涕緣何事折齒

還爲孺子牛

說苑景公飲酒梁邱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
哉今夕吾飲酒也　晏子春秋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
而流涕　路寢孺
子牛俱詳左傳

嘉耦爲妃怨耦仇命名早兆子孫憂素衣朱襮歸桓叔舉國

誰憐小子侯

晉武公事詳
左傳詩經

君寵潛移大小戎靈龜早已告攘公偏衣金玦蕭墻禍盡出

優施教泣中

晉獻公事詳
左傳國語

宮雲低壓九層臺孫息琴聲入耳哀墻外忽聞人笑語君王

方看辟丸來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又〕孫息學
悲歌引琴作鄭衞之音靈公大感　辟丸詳左傳

堤下無端得麗姿蛾眉謠諑入宮時夫人位號難輕假寶錦

名駒賂左師

宋平公事
詳左傳

奪將白馬太情癡嬖幸君臣各若迷珠玉已隨東國去閉門

猶作數行啼

宋景公事
詳左傳

翟茀來朝夙退時蛾眉螓首碩人頎綌絺無奈秋風早自爲

愁懷賦綠衣

衞莊公事
詳詩經

侍坐深宮夜向晨車聲過闕聽轔轔絺帷更向中庭設環珮

璆然拜聖人

列女傳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
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
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吾聞伯玉君子也以是
知之問之果伯玉　史記孔子至衞南子請見孔子辭謝
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
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

重華臺上擁嬌嬈善諫曾聞仲叔敖卻恨君王煬蔽甚又分

恩寵到餘桃

王孫子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于是出宮女數百人見衎史詁

戰國策癰疽與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公曰昔者臣夢見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公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竈則不然前人之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公曰善于是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說苑彌子瑕愛於衛君衛法竊駕君車罪刖瑕之母疾夜往告之瑕僞君車而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犯刖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

漫道東門色似妝雞皮三少最妖嬈乘駒夜返株林路衣衵褻䄌戲外朝

陳靈公事詳左傳詩經　列女傳夏姬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皆通焉或衣衵衣或裴其䄌

以戲於朝䄌膝衣也

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又

嬿婉舟姬割愛曾息嬀偏聽蔡侯繩無言暗滴三年淚雨溼桃花慽不勝

說苑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朞年不聽朝保申諫王乃變行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荊按呂覽舟作丹　息嬀事詳左傳杜牧有題桃花夫人廟詩夫人蓋息嬀也

美人鐘鼓樂忘疲纓絕燈昏酒醉時誰識虞邱辭相後一朝霸業出樊姬

史記楚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　說苑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羣臣皆絕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　列女傳莊王好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于政事王聽朝罷晏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王曰與賢人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至鄭衛求美人進于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寵哉不能以私蔽公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未嘗進賢退不肖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以告虞邱子虞邱子避舍使迎孫叔敖而進之叔敖治楚三年莊王以霸

豹舄皮冠氣象驕諫臣空爲誦祈招章華客散停歌舞猶說君王愛細腰

墨子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一飯爲節　餘詳左傳

閶開雲夢草如煙附社臺高象萬千生死但期同此樂蔡姬爭及越姬賢

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爲君王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于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豈可得乎

王宮班處莫誰何禾黍倉皇夜枕戈亂定不忘鍾建負天數兵裏繚絲蘿

列女傳伯嬴者楚平王夫人昭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闔廬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拒之吳王慚退舍伯嬴與保阿閉永巷不釋兵三旬季芈字畀我昭王妹也按世族譜以季芊畀我皆平王女事詳左傳

縹緲相逢夢澤濱行雲行雨幾經春深宮鄭袖方專寵可似

高唐薦枕人

〔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上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史記張儀傳〕靳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

晝游且食樂無窮胥母門前九曲通最是古城春色麗美人多住木蘭宮

〔吳越春秋〕闔廬立夫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于游臺按越絕書蘇臺作胥母越絕書胥門外九曲路以游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闚百姓者也 〔又〕古城者所置美人離城也 〔述異記〕木蘭洲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吳王闔閭植用搆宮殿

兩行紅袖下朱樓戰鼓頻催笑未休不救君王傷將指空教斷送美人頭

〔史記〕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對曰可于是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武分爲二隊以王寵姬二人爲隊長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婦人大笑武遂斬隊長二人以徇 將指詳左傳

瓊姬飲恨隕殘芳一縷魂飄鶴市涼獨有相思消未盡長留珠玉待韓郎

〔太平廣記〕吳夫差小女曰玉與韓重交私許爲妻重學于齊魯父母求婚於王王怒不與玉結氣而死葬閶門重歸哭泣往弔見玉墓側贈明珠重見王說之王怒其發冢盜珠玉脫走墓所訴玉玉因梳粧見王王驚愕悲喜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吳越春秋〕闔閭女勝玉自殺闔閭葬于閶門外舞白鶴於市令民隨觀因發機掩之遂二

書所載不同 姑蘇有瓊姬墓夫差女也

館娃宮裏綺羅春響屧迴廊夢醒頻勸得君王長夜醉不知旁有卧薪人

〔江南通志〕館娃吳宮名 〔又〕響屧廊在蘇州靈岩山吳王建廊而虛其下令西施與宮人步屧繞之則響故名 御定歷代題畫詩元貢性芳有題吳王夜宴圖詩 〔山堂肆考〕越勾踐卧薪嘗膽欲以報吳

集羽縈塵舞佛托荃蕪香散動輕歌黃金臺上千金駿持較佳人未足多

〔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其舞一名縈塵次曰集羽末曲曰旋懷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

馬上彎弓插鵕鸏君王雄武懾羣僚若榮早赴三生約夢裏熒熒見孟姚

〔史記趙世家〕初簡子夢之帝所帝曰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至武靈王即位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吳廣聞之因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于王是爲惠后 〔又〕武靈王胡服招騎射 〔淮南子〕武靈王貝帶鵕鸏而朝趙國化之

叢臺逐日競笙歌雪洞天橋策馬過樓上美人爭笑指桓桓武士錦衣多

〔畿輔通志〕叢臺在邯鄲東北隅趙武靈王所築上有雪洞天橋諸景 〔史記鄒陽傳〕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炫服叢臺之下者日成市

大梁城闕枕河濆保障全憑晉鄙軍何事如姬專寵日盜符祇爲信陵君

通義魏都大梁在大河東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史記信陵君傳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兵符與公子

夾林愁鬱接闌臺右擁閭須左白台帳底依稀鸞鳳舞百花香逗美人來

戰國策魯君舉觴于梁惠王曰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白台閭須惠王美人

名安紅餘志梁惠王爲閭須製鸞鳳帳熒百花香于內則鸞鳳皆起舞古老云鸞鳳乃仙蜂血所染

前魚每以後魚忘釣得金鱗泣數行從此六宮無粉黛長留繡被覆龍陽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謂也曰臣之始得魚也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前之所得矣以臣之凶惡而得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四海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前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能無涕出乎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幸姬也或作幸臣按長孫左輔于武陵等詩用前魚皆以宮人言之王安鼇王也

漸臺花柳各穠纖望幸朝朝掩畫簾漫道君王真好色中宮昨日拜無鹽

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行年四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于是拂拭短褐自謁宣王願備後宮宣王納之爲后　漸臺五重亦列女傳中鍾離春對宣王語

睦鄰講信濟時艱智略羣推母后嫻廷上殷勤謝秦使引椎妙解玉連環

戰國策君王后者莒太史敫之女也襄王薨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遺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周末列國補遺

鸜鵒來朝信有因惶惶野井竟蒙塵執冰嬉戲公徒敗俱是童心未化人

魯昭公事
詳左傳

楚宮夙駕詠星言布帛衣冠國藉存重錦舊承東國賜魚軒應念鶴乘軒

衛戴公文公事
詳毛詩左傳

匆匆裁質出城闉執鐸終宵藉外臣婣姶枉邀康叔眷夢中先約相元人

衛靈公事
詳左傳

藉圃開筵虎幄張昆吾妖夢竟成殃胡天胡帝非關髢何爲髡人助呂姜

衛莊公事
詳左傳

二五旋來原有耦三千僕送爲聯姻奉匜沃盥辰嬴在猶是懷公侍櫛人

晉文公事
詳左傳

風雨崤陵奏凱時緣何不顧唾丹墀秦囚已許文嬴請又致三年拜賜師

晉襄公事
詳左傳

門外何來厲鬼嗔膏肓二豎斬嘗新小臣竟應登天夢始信巫醫術入神

晉景公事
詳左傳

汾流淼淼抱樓臺客到虒祈宴履開誰爲石言稱可弔諸侯方共賀宮來

晉平公事
詳左傳

物陽時晦過斯災女惑男時蠱自來內有四姬不知節漫驚實沈與臺駘

晉平公事
詳左傳

洩洩融融本性天何須闕地及黃泉寤生果悔無妨孝潁谷封人亦適然

鄭莊公事
詳左傳

有女同車漫繫援大非吾耦況師旋救齊不受齊侯室免引雄狐入國門

鄭昭公事詳左傳　詩小序有女同車刺忽也刺忽之
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火聲出出復譆譆竟使城門殃及池待姆偏稱女不婦春秋責備到共姬

宋共姬事 詳左傳

五公子並六夫人禍起蕭墻霸業淪管氏三歸緣底事女閭七百共爭春

齊桓公事詳左傳 戰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案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論語舊註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為歸諸儒說皆如此

奪妻偏使匿中池怨毒謀生共浴時夫已氏歸深竹裏果然不及戒師期

齊懿公事 詳左傳

鄧曼觀人術最工千秋巾幗一英雄臣心不固君心蕩盡在宮闈慧眼中

楚武王事 詳左傳

國無冢適費遲疑大室庭前瘞璧時入拜五人誰厭紐密將心事問巴姬

楚共王事 詳左傳

全史宮詞卷五

樂亭 史夢蘭 香崖

秦

莊襄王名楚孝文王子其先柏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非子封秦秦仲始大莊襄滅周三年薨子政繼立是為始皇帝始皇帝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即帝位十二年崩子二世皇帝胡亥立三年為趙高所弒立子嬰為王四十九日降於漢四主凡四十三年

邯鄲舊夢散輕塵駕返西河恨轉新長信已誅文信去甘泉深夜更無人

史記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於邯鄲 又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由此倍秦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復居甘泉宮 呂不韋封文信侯嫪毐封長信侯並詳史記

淩雲高髻綰青螺翡畫裙裁五色羅恩賜酒池陪御宴半衣夾鬌醉顏酡

古今注始皇詔后梳淩雲髻九嬪梳參鸞髻 又宮人令服五色花羅裙 又詔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 三輔黃圖秦酒池在長安故城中

銅管嘘空衆樂攢五枝燈炬玉螭蟠宮娥入侍心常怯照膽

先防避鏡難

〔西京雜記〕有青玉五枝燈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復鑄銅人十二枚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筵下有二銅管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又〕有方鏡表裏有明內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子午高臺縹緲間樓船無計問三山玉姜誰賜長生藥洞口鳴琴去不還

〔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子時起功午時已畢秦人皆言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立一臺〔陝西通志〕毛女洞在嶽之西始皇宮人見國亡負琴入山體生綠毛至今洞口每有鼓琴聲〔列仙傳〕毛女字玉姜

六國樓臺複道通美人鐘鼓集遙空射鮫一去無消息自碾

丹砂飼守宮

〔史記〕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李商隱詩〕咸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豔綺羅〔又〕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文昌雜錄〕守宮秦始皇時有人進之能守鑰故名焉〔又〕曰置於宮中宮人有異志即吐血污其衣

林光歌舞謝朝班莫把騶光作等閒公子號啼天子笑金錢宣賜葬驪山

〔三輔黃圖〕林光宮胡亥所造〔通鑑〕二世謂趙高曰人生世間如騁六驥過決隙吾欲悉耳目之所好從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陛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立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社公子將閭呼天自殺公子高上書請從死先帝葬驪山之下二世悅賜錢以葬

阿城宮殿薄層雲私幸蘭池夜未分禁使人知緣辟鬼璧來誰報鎬池君

〔三輔黃圖〕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又〕始皇爲微行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蘭池渭城縣有蘭池宮〔又〕長安城西有鎬池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至華陰縣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綱鑑〕盧生說始皇爲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

金人高並麗譙樓四海兵銷萬世謀楚炬一來作焦土青門祇賸種瓜侯

〔三輔黃圖〕始皇三十五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於宮門坐高三丈〔又〕長安霸城門色青名青城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時人謂之東陵瓜〔杜牧阿房宮賦〕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秦補遺

迢迢天漢亘長空臺苑周迴處處通寇至即煩麋鹿觸優旃一笑罷宮功

三輔黃圖咸陽故城自秦孝公至始皇帝胡亥並都此城諸廟及臺苑皆在渭南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制紫宮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横橋南渡以法牽牛 史記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長城築就足銷憂誰道升天不可求臘改嘉平便仙去赤城游戲到元洲

史記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築長城及南越地 又註引茅盈內紀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全史宮詞卷六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漢 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以布衣起兵滅秦成帝業都長安在位十二年崩葬長陵廟號太祖子惠帝盈立七年崩葬安陵太后呂氏取他人子為太子立之臨朝稱制八年崩大臣迎立高祖子代王恆是為文帝誅呂氏所名孝惠子弘等二十三年崩葬霸陵廟號太宗子景帝啟立十六年崩葬陽陵子武帝徹立始用年號五十四年崩葬茂陵廟號世宗改元十一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子昭帝弗陵立十三年崩葬平陵改元三始元 元鳳 元平帝崩無子立世宗孫昌邑王賀以無道廢霍光等迎世宗曾孫詢於民間立之是為宣帝帝初名病已戾太子據之孫也二十五年崩葬杜陵廟號中宗改元七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子元帝奭立十六年崩葬渭陵廟號高宗改元四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子成帝立二十六年崩葬延陵改元七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成帝無子立高宗孫定陶王康子欣為太子嗣位是為哀帝在位

六年崩葬義陵改元二（建平 元壽）哀帝無子太皇太后王
氏徵高宗孫中山王興子衎入繼大統是爲平帝在
位五年爲王莽所鴆葬康陵改元一（元始）平帝無子
王莽以太皇太后詔徵中宗元孫孺子嬰立爲皇太
子改元居攝莽攝政初始元年莽篡立廢爲安定公
十二主凡二百十二年

未央高壓斗城頭龍首山前渭水流正旦年年循舊例春風
門外放雙鳩

〔西京雜記〕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 〔三輔黃
圖〕長安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城爲斗
城是也 〔太平廣記〕滎陽有厄井漢高避項羽於
此爲雙鳩所救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於此

昭靈幽怨隔黃鄉廣漠魂歸枕席涼底事上皇思故里新豐
惟闘鬪雞場

〔陳留風俗傳〕沛公起兵喪皇妣於黃鄉後以梓宮招魂幽
野有丹蛇在水灑濯入於梓宮故諡昭靈夫人 〔西京雜
記〕太上皇移居深宮悽愴不樂以所好皆屠販少年
酤酒賣餅鬪雞蹴踘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

鹿肚牛肝酒二壺食單常日付天廚戚姬別愛洋川米玉釜
燕來粒粒珠

〔西京雜記〕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
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肚牛肝各一後卽帝位嘗具此二炙
并酒二壺 〔水經注〕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
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高帝爲驛致長安

擊筑彈琴意暗傷驚心野雉妒鸞凰楚歌楚舞渾無賴那有
商山輔趙王

〔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琴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絃歌畢
每泣下流漣 〔史記呂后本紀註漢書音義〕諱雉 〔韓愈
諱辨〕漢諱呂后名雉爲野雞 〔又張良傳〕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留侯諫不聽反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從太子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彼羽
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

戚里琴聲撥七絃雞鳴歌士列金墀等閒奏出房中樂爭羨
唐山絕妙詞

〔史記〕張敬叔姊善鼓琴高祖召爲宮人徙其家就戚里
〔漢官儀〕高祖既登位銅陽固始細陽歲遣雞鳴歌士詣於
闕下 〔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
唐山夫人所作韋昭曰唐山姓也

丹楓繞殿燦朝霞望幸爭迎伍帝車鑄得銀環剛可指不知
今夜賜誰家

〔說文〕漢宮殿多植楓故稱楓宸 〔獨斷〕天子所乘伍時副
車俗號伍帝車 〔漢舊儀〕宮人御幸賜銀指環令數環計
月也

雕房北戶仲秋時一局消閒竹影欹輸與旁人忙懺悔虔求
長命繫紅絲

西京雜記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
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

靈女祠堂錦隊開半天簫鼓徹樓臺上靈奏罷迎神曲踏地
還歌赤鳳來

西京雜記十月十五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

五柞宮前綠蔭勻青梧觀裏碧桐新鳴鳩已報親蠶候先祭宮中苑窳神

西京雜記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 晉書禮志漢儀皇后親蠶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

牙籠香燼篆烟殘被底金爐火未寒昨夜深宮誰拔寵侍中新戴鵕鸃冠

西京雜記漢制以象牙爲火籠 又長安巧工丁緩者爲臥褥香爐一名被中爐 漢書佞倖傳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粉皆閎籍屬

東瀛神使拜丹墀仙館雲連黑帝祠十隊樓船千段錦詔宣宮女送泥離

拾遺記惠帝二年有道士韓稚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時有東極泥離之國來朝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稚以答聞於帝帝曰悠哉杳渺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至二年詔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史記封禪書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青白赤黃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明光宮外日曈曨何處黃頭夢裏通纔爲臺百金方罷役倖臣偏賜蜀山銅

風俗通文帝聽政明光宮 漢書帝欲作露臺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 又鄧通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見鄧通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赤龍青雀下雲中閣上霞光萬丈紅清曉內臣宣夢卜夫人今夜報移宮

漢武內傳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帝覺果有赤龍來蔽戶牖閣上有丹霞蓊鬱而起占者曰此閣必生命世之人乃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 洞冥記王夫人誕武帝有青雀羣飛於霸城門

柏梁宮殿啟罘罳甲帳春深日影遲袍笏滿堂爭上坐至尊首倡七言詩

漢書武帝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 三輔黃圖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坐帝首倡曰日月星辰和四時上林令聯句云走狗逐兔張罘罳 漢武故事甲帳居神乙帳上自御之

青瑣黃昏拜夕郎仙人掌上露初涼金根夜半朝長信共給微行五日糧

漢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 三輔舊事建章宮承露盤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獨斷天子所乘曰金根車 東方朔傳武帝微行給五日糧會朝長信宮註太后宮也

豫樟水殿枕流泉戰罷戈船換釣船纔自寢園新薦後九街輸到賣魚錢

述異記武帝於昆明池作豫樟水殿 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習水戰因養魚以給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

〔三輔黃圖〕昆明池有戈船各數十樓船百艘船上建戈矛〔又〕長安市有九

眺蟾臺下水生波弄月宣傳赴影蛾荇藻紛紛開碧網紅燈無數蕩船過

〔三輔黃圖〕武帝鑿池翫月旁起望鵠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女乘舟弄月影名影蛾池亦曰眺蟾臺〔酉陽雜俎〕漢武昆明池有水網藻

羽獵連朝入弄田披垣人柳日三眠長生苑裏銅牌鹿上刻臨江進獻年

〔漢書昭帝紀〕上耕於鉤盾弄田〔注〕弄田在未央宮天子燕遊之田〔三輔故事〕漢武苑中有人柳日三眠三起〔述異記〕餘干縣有白鹿銅牌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所獻〔嵩岳諸仙詩〕至今猶有長生鹿時繞溫泉望翠華

四寶宮中曙色新熏籠香散錦麒麟捲簾看盡魚龍戲又喚投壺郭舍人

〔西京雜記〕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按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漢武內傳〕西域獻玻蝶羅日本貢麒麟錦〔漢書〕武帝作魚龍角觝之戲〔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每為武帝投壺

六宮誰是尹邢儔粉黛相看倍起愁八字蛾眉隨例埽一般美玉飾搔頭

〔史記〕武帝時尹夫人邢夫人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來前尹見曰非邢夫人乃詔邢衣故衣獨身來前尹望曰真是乃低頭俯而泣〔粧臺記〕漢武令宮人梳八字眉〔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

明光僕射拜新官萬八千人豔綺紈梓樹不教通帝夢名書籍尾受恩難

〔漢武故事〕帝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凡諸宮女萬有八千使宦者婦人分屬或以為僕射大者領四五百小者領一二百〔又〕武帝幸平陽公主家見衛子夫悅之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人皆以次幸子夫新入在籍末歲餘不得見子夫涕泣請出上曰吾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夕幸之竟立為后生戾太子

真珠簾箔晝閒閒玉鏡中分十二鬟薄暮搴帷心竊喜蟬宮細鳥又飛還

〔漢武故事〕上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壓之〔洞冥記〕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置之宮中旬日飛盡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嬪妃有鳥集其衣者輒蒙寵幸〔中華古今注〕武帝令宮人梳十二鬟髻

金屋春深護絳綃珠唬霧唾月痕消長門抱恨人多少買賦還應妒阿嬌

〔漢武故事〕帝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好否笑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既得位遂立為后後廢處長門聞司馬相如有文詞賣千金求作長門賦上讀之復迎入宮

遺芳縹緲砌生塵夢裏蘅蕪總未真自古紅顏易銷歇教人愁憶李夫人

〔拾遺記〕武帝思李夫人不可復得因賦哀蟬落葉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侍兒見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巵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夢夫人授以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遂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召

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帳幄詞多不具載

香散雲陽跡已蕪通靈臺下草模糊宮門未便忘堯母新畫周公負扆圖

漢書外戚傳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專恣亂國家猶與久之鉤弋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昭帝即位尊為皇太后起雲陵　太平廣記鉤弋夫人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　雲陽記鉤弋夫人卒武帝思之起通靈臺有青鳥集臺上　史記衛太子敗後上居甘泉宮召畫周公負成王圖於是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

一曲迴風望若仙舞衣綷縩落紅鮮名花終遜佳人貌枉費佳人買笑錢

洞冥記麗娟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帝嘗以衣帶縛其袂恐隨風去也　採蘭雜志越巂國有吸華絲凡華著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於花下落花滿身舞態愈媚謂之百華之舞　賈氏說林武帝與麗娟看花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乃命侍者取黃金百斤作買笑錢奉帝為一日之歡

暖氣潛滋露井桃春風溫室脫宮袍倚欄偶作藏鉤戲勝負分看上下曹

三輔黃圖溫室殿漢武帝建冬處之溫暖也　酉陽雜俎舊言藏鉤始於鉤弋　風土記藏鉤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

手握金丸玉彈開上林游獵逐紅埃虛疑仙仗排雲出原是韓嫣視獸來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以金為丸長安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　漢書佞幸傳江都王從獵上林車駕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旁嫣驅不見

雲幕垂垂紫殿春甘泉長望屬車塵少翁首獻通靈術粉壁丹青畫鬼神

三輔黃圖漢武起紫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　西京雜記武帝設雲帷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為三雲殿　漢書齊人李少翁言上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器以致天神

招仙高閣散晴氛桂觀飛廉勢薄雲上苑新成虢氏館羽旗花下禮神君

洞冥記漢武起招仙門於閣上然芳苡燈　史記公孫卿謂武帝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觀　漢書郊祀志武帝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虢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　又漢武帝置壽宮張羽旗以禮神君

青鳥翩翩去不還帝鄉誰到白雲間九華殿裏穿鍼夜仙婢空傳拜阿環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忽青鳥從西來有頃王母至　博物志七月七日王母降於九華殿　漢武內傳王母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須臾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曰阿環再拜上問起居　飛燕外傳帝謂合德為溫柔鄉謂嫕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寵任顓房望幸難關心同祝聖躬安何人變制裁窮袴都為

邀恩惱上官

漢書外戚傳孝昭上官皇后卽霍光外孫光欲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服虔曰窮絝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絝古袴字也窮絝卽今之褌襠袴也

淋池秋靜泛洪波玉手纖纖採菱荷風月滿天衣袖薄木蘭舟上唱新歌

拾遺記昭帝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芰荷名曰低光荷亦有倒生菱名紫菱帝命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柂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景素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

早知天意屬曾孫寶鏡絲繩未忍分詔下宮中求故劍昭陽璽綬拜平君

西京雜記宣帝繫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及卽位每持此感咽 漢書外戚傳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儗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按平君許后名

桂臺水淺鷁舟輕鳳轄翩翩出禁城忽聽歌聲天上落君王度曲過昆明

拾遺記元鳳二年於淋池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東引大液之水宣帝常以季秋之日泛蘅蘭雲鷁之舟鈞於臺下續齊諧記宣帝以皂蓋車賜霍光至夜車轄上金鳳輒亡去帝聞而異之取其車每遊行卽乘御之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 三輔黃圖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常於此度曲因名

馬上琵琶淚浪痕誰教公主嫁烏孫錦車持節和戎使猶得生還入玉門

太平御覽引傳元琵琶序曰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作馬上之樂 漢書西域傳元康二年烏孫尙漢公主 又烏孫烏就屠願得小號宣帝使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焉

昭儀新號表尊榮坤德徽柔愜衆情紅袖持盃齊拜祝妃星長作壽星明

漢書外戚傳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元帝卽位立爲倢伃甚有寵爲人有才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元帝既重傅倢伃以有子爲王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 師古注酹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

粉黛三千遍六宮丹青取次入圖中承恩不盡關容貌且把黃金賂畫工

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按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工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求美人上按圖以昭君行

虎圈初開猛獸馳當熊偏有玉腰支上林野彘曾驚座卻笑先皇救賈姬

漢書外戚傳馮昭儀爲倢伃上幸虎圈熊逸出欲上殿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故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以此倍敬重焉 又酷吏傳郅都東海人景帝時爲郎嘗從游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郅都上前曰天下所少豈賈姬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

已有燕子入深宮寂寞增成閉落紅薄命自甘團扇棄敢將

中道怨秋風

漢書外戚傳班倢伃居增成舍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樂府解題班倢伃爲帝寵衰後見薄退居東宮作紈扇詩以自傷悼 按班倢伃怨歌行云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九迴新製息肌方掌上輕盈舞袖長夜半琴聲何處發慶郎

騎馬入昭陽

飛燕外傳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嘗教后九迴沈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倢伃亦內息肌丸 又飛燕身輕能作掌上舞 西京雜記慶安世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絶見寵幸

含風殿接避風臺啄盡皇孫起禍胎最是多情相覷問今朝

赤鳳爲誰來

飛燕外傳倢伃貴幸帝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 拾遺記帝嘗與飛燕戲於太液池每輕風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 又飛燕於後宮有子者皆殺之故有燕啄皇孫之謠 飛燕外傳后所通燕赤鳳者兼通昭儀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廟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

昭儀寶帳錦成窠蘭室湯溫蹴細波簾外君王窺浴罷侍兒

誰最得金多

飛燕外傳詔益州留三年輸爲倢伃作七成錦帳 又昭儀夜入浴蘭室帝從幃中竊之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與約中出幃値帝即白昭儀昭儀即隱避自是帝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

太液池邊夜色微雲霄宮殿走如飛楸枰進御毛九歇纔見

羔裘拜賜歸

拾遺記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宵游宮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上於輦上覺其行疾若風雷之聲名曰雲雷宮 西京雜記成帝好蹴踘羣臣以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棋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風俗通毛丸謂之踘

君王亦號張公子怪得張家受寵優車騎滿城齊報道昭陽

嫁女富平侯

漢書富平侯張放者大司馬安世曾孫也母敬武公主鴻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少年殊麗性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設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又

趙后傳先是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恩賜全家宴未央董賢甲第起康莊六宮誰及椒風寵空學

輕衣斷袖粧

漢書佞幸傳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飲宴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麒麟殿 西京雜記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拾遺記帝命賢更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宮人皆效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漢書佞幸傳賢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褏而起其恩愛至此又詔賢女弟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

更始帝 附劉元 景帝六世孫稱帝二年爲赤眉所滅故

繡驕將軍護九重後庭佳麗滿瑤宮外朝有事勞親決暫向帷前奏侍中

後漢書五行志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千人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䯼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按]酉陽雜俎繡䯼半臂羽衣也[又]劉元傳二年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又]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又]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

羊胃羊頭拜寵新繡、錦袴及庖人後庭宴罷君王醉莫惹夫人抵案嗔

後漢書劉元傳其所授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又]韓夫人尤嗜酒每侍宴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劉盆子 附

盆子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光武建武元年據長安僭號稱漢三年降改元一 建世

絳衣赤幘坐前楹臘鼓聲催衆樂鳴長樂宮中諸將賀競持刀筆請書名

後漢書劉盆子傳盆子年十五劉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乘軒車大馬赤屏泥絳襜絡而猶從牧兒遨[又]盆子居長樂宮至臘日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公卿列坐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爭相向背託請其書已名也

池魚捕盡水波渾蘆菔盈庭閉殿門詔下甘泉齊賜米樂人歌舞謝君恩

後漢書劉盆子傳時掖庭宮女猶有數百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門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食之[又]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賜之米人數斗

諸王 附

鶴洲鳧渚路盤迴東苑追歡鬬賦才一曲睢陽人盡醉不知明月下平臺

梁孝王武文帝子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上有落猿巖鴈池池

間有鶴洲鳧渚[漢]書本傳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西]京雜記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 顏師古漢書注晉太康地記睢陽城方三十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菟苑軒廊客館通冠裳長集日華宮校書網盡山東彥不似淮南止八公

河間獻王德景帝子[西]京雜記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漢]書本傳王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

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山東諸儒從而遊〔神仙傳〕淮南王與八公白日昇天

國豔誰能壓楚娘離宮別館鬪琴芳風掀翠帳人初醒繡被橫陳玳瑁床

江都易王非景帝子〔釵小志〕楚娘名伎也江都王寵之寢玳瑁之牀懸翡翠之帳

日日城邊事獵遊短衣大袴狎倡優獨憐永巷悲腸斷忍淚還歌愁莫愁

廣川王去廣川惠王越孫〔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漢書本傳〕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好文辭方伎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師古注〕成慶古之勇

士也事見淮南子〔又〕去嘗疾姬陽城昭信侍視甚謹愛之立爲后諸幸于去者昭信輒譖殺之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茀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按〕去疾卽去

僞新　附

王莽孝元皇后弟曼之子也纂立十六年通前居攝爲十八年國號新光武討滅之改元三始建國天鳳地皇

鳳輦巡遊徧四郊頻邀元后賞芳朝舊官那識新官制不著黃貂著黑貂

〔漢書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知太后厭居深宮令四時巡狩四郊春幸繭館祓灞水夏游篽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又〕莽更漢制黑貂爲黃貂太后命其官屬黑貂

長壽園西塚草青飄零原碧慽彌增粲將鬢髮年還少更取黃金聘杜陵

〔漢書王莽傳〕莽妻死葬渭陵長壽園西〔又〕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莽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賜臨藥臨自刺死〔又〕更始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進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

厭勝南郊屢駐輿登仙空挽四輪車軍書旁午難成寐日向

天廚索鮑魚

〔漢書王莽傳〕末兵起莽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方率羣臣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撫心大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飧粥甚悲哀〔又〕或言黃帝建華蓋以登仙莽乃造華蓋九重金瑵羽葆載以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仙〔又〕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凭几寐不復就枕矣

紫色蠅聲閏位終皇都亦竟列西東柱天都部方無敵內苑空彎射埻弓

〔漢書王莽傳〕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又〕王莽傳贊紫色蠅聲餘分閏位〔後漢書〕齊武王縯字伯升初起自稱柱天都部〔東觀漢記〕伯升進圍宛莽素震其名大懼使畫伯升像於埻旦起射之

漢補遺

大被同眠友愛長連枝應並草齊芳可憐養德儲宮日竟使宮奴送綠囊

西京雜記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傅戚姬使舊趙王內傅趙媼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軿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又）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有苜蓿日照其花有光采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武庫森嚴傍未央靈金萬丈見光芒斬蛇劍上銘如舊來自殷宗伐鬼方

三輔黃圖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又）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辨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問鑄何器工者笑曰爲天子鑄劍得公佩劍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七首投爐中劍成工即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名曰靈金內府案拾遺記上皇刀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其銘何存

異果珍花上苑饒二千餘種各名標沈朱最數顏淵李甘抵金莖露一瓢

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二千餘種中有東王梨西王棗顏淵李等名　三輔黃圖長安北門外有漢武承露盤在臺上　後漢書班固傳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孝武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金莖銅柱也

鴈子鳧雛滿液池采菱舟小蕩漣漪內廚偶進彫胡飯正是波漂雲黑時

西京雜記太液池邊菰之有米者長安謂之彫胡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又）太液池有鳴鶴舟採菱舟越女舟

金井梧桐落葉秋開襟相約上鍼樓承恩動作經年別坐倚銀屏望女牛

西京雜記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

簟席流黃竹簟光射熊今日幸長楊殿前角觝排新戲東海黃公屢上場

西京雜記會稽歲時獻竹簟供御號流黃簟　三輔黃圖長楊宮本秦舊宮門曰射熊觀秦漢遊獵之所　西京雜記古時事有東海黃公能制蛇御虎及衰老不復能行其術遂爲虎所殺漢帝取以爲角抵之戲

天馬西來自貳師名齊九逸更權奇綠雲輝映障泥錦手勒連環白玉羈

西京雜記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以白玉作之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爲鞍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以熊羆皮爲之熊羆皮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又）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爲九逸

通天臺上接蓬瀛王母天廚下玉京燕趙佳人滿宮掖仙姿誰及董雙成

三輔黃圖武帝作甘泉通天臺通天者言此臺上通於天也　武帝內傳王母自設天廚眞妙非常帝乃止於坐上

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
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許飛瓊鼓震靈之簧〔三輔黃圖〕
武帝求仙起明光殿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
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總其籍

西方新獻吉光裘籠火香熏玉筒收準備臨朝供御著衝寒
捧下曝衣樓

〔西京雜記〕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上時服以聽朝　又太
液池西有武帝曝衣樓〔事物紺珠〕薰籠以薰衣秦制

石鯨鱗甲動風雷誰向昆明問刧灰夜宴有珠能照乘大魚
銜索報恩來

〔三輔黃圖〕昆明池有石鯨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武
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胡人知乃問胡
人胡人曰刧燒之餘灰也〔又〕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
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武帝求去其鈎三日

戲於池上見大魚銜索帝曰豈不穀昨所夢耶乃取
鈎放之間日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耶

離宮別館接藍田萬騎奔騰望若煙御苑聯開三十六宸遊
頻散水衡錢

〔三輔黃圖〕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傍南
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
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又〕三十六苑官臣奴婢三
萬人〔又〕上林有令有尉主治禽獸宮館之事屬水衡

琉璃爲帳石爲牀三伏中含九月霜室號延清清若許豪華
偏付販珠郎

〔三輔黃圖〕清涼殿亦曰延清室漢書曰清室則中夏含霜
即此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文如錦紫琉璃帳
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外扇偃偃曰
玉豈須扇而後涼耶〔宋拾遺記錄〕曰董偃起自販珠之

徒因庖宰
而升寵

颩颩雙鬟髻有裙玉釵燕子各爭新曉粧自啟菱花鏡幾度
磨光拭水銀

〔洞天清祿集〕道州民於春陵塚得古鏡背上作菱花四朵
極精巧其鏡面背皆用水銀即今所謂磨鏡藥也此乃西
漢時物〔中華古今注〕昭帝制小鬟雙裙髻〔述異記〕元
鼎元年神女留玉釵與帝帝賜趙倢伃至昭帝元鳳中視
釵匣唯見白燕直升天去後
宮常作玉釵因名玉燕釵

長定宮中事若何陰謀盡出霍家婆酬功秘製蒲桃錦猶聽
湻于怨語多

〔漢書外戚傳〕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湻于衍者霍氏所愛嘗
入宮侍皇后疾顯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

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婦人免
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
即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即擣附
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
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
加煩懣崩〔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湻于衍蒲桃錦二十四
匹散光綾二十五匹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
錢百萬黃金百兩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
爲爾成何功而
報我若是哉

珠簾風動珮玲瓏玉几光明綈錦重天璽更踰秦璽貴青囊
收貯紫泥封

〔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又〕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　又漢帝相
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又〕元后在家嘗有白鷰銜
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

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後爲皇后常幷置璽笥中謂爲天璽（又）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漢舊儀璽王者印也綬帶也所以繫璽黃赤綬四彩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曰素裹

玉策銀編滿石渠煌煌圖籍半秦餘青藜下照文星煥天祿宵分正校書

（三輔黃圖）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又）天祿閣藏典籍之所劉向於成帝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誦書乃吹杖端煙然授五行洪範之文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雲母屛風望若無金霞帳裏夢初蘇人來鴛殿無妍醜枕上常懸不夜珠

（西京雜記）飛燕爲后其女弟居昭陽殿上襚三十五條內有雲母屛風（飛燕外傳）眞臘夷獻萬年蛤不夜光珠彩皆若月照人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裝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若失婕妤聞之卽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又）帝居鴛鴦殿便房

披香博士抱般憂滅火何堪禍水留昚卹膠丸常進御此鄉眞是老溫柔

（飛燕外傳）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嫕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妒不難滅恩受恥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淸切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嫕諷后曰上久無子宮中何不思千萬歲計耶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嫕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嫕曰吾老是鄉矣（又）帝病緩弱大醫不能救求奇藥嘗得昚卹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須臾帝崩

全史宮詞卷七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後漢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南陽人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五世孫高祖九世孫也自南陽舉兵討莽莽尋滅復平河北更始二年封蕭王明年六月卽位於鄗十月定都洛陽以長安爲西都在位三十三年崩葬原陵改元二 建武 建武中元 子明帝莊立十八年崩葬顯陵廟號顯宗改元一 永平 子章帝炟立十三年崩葬敬陵廟號肅宗改元三 建初 元和 章和 子和帝肇立十七

年崩葬愼陵廟號穆宗改元二 永元 元興 少子隆生百餘日養於民間鄧后與兄騭等定策立之太后臨朝明年八月崩是爲殤帝葬康陵改元一 延平 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定策立肅宗孫淸河王慶子祜是爲安帝十九年崩葬恭陵改元五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光 延光 子順帝保立初帝爲太子以無罪廢安帝崩閻后與兄顯立章帝孫北鄉侯懿十月殂太后臨朝十二月宦官孫程等共謀立帝十九年崩葬憲陵改元五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子沖帝炳立明年崩葬懷陵改元一 永嘉

沖帝崩梁太后與兄冀定策立肅宗元孫渤海王鴻子纘是爲質帝太后仍臨朝明年爲冀所酖葬靜陵改元一 本初 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定策立肅宗曾孫蠡吾侯翼子志是爲桓帝二十一年崩葬宣陵改元七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桓帝無子竇太后與父武迎肅宗元孫解瀆亭侯萇子宏立之是爲靈帝二十二年崩葬文陵改元四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子少帝辨立董卓廢爲宏農王明年被弒改元二 光熹 昭寧 少帝弟協初封陳留王爲董卓所立在位三十二年禪於魏

封山陽王魏明帝靑龍二年殂葬禪陵改元五 永漢 初平 興平 建安 延康 十三主凡一百九十六年

蘭麝香濃滿殿春鳳虬蕭局列重茵花氊藉地明如錦不起淩波襪上塵

〔記事珠〕陰麗華有金虬屈膝倒鳳啣花蕭局蕭局古蕭籠也〔女紅餘志〕陰麗華步處皆鋪太華精細之氊故足底纖滑與手掌同

良家選入盡名姝可似屛風列女圖八月年年行算賦庭前如殺女珊瑚

〔東觀漢記〕宋宏嘗讌見光武御座新施屛風圖列女帝數顧視宏正容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上命撤之 役

漢書漢法常因八月閱視良家童女合法相者載還後宮
名曰蓢騁 〔述異記〕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
殿前謂之
女珊瑚

縹眉翠髻暎青黃越布衣拖大練裳三十六宮同薦御一齊
額手頌英皇

〔東觀漢記〕明德皇后眉不施黛獨左右眉小缺補之以縹
縹青黃色 〔又〕明德后美髮作四起大髻皆以髮成尚有
餘繞髻三匝 〔後漢書馬后紀〕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又〕賜諸貴人白越三千端白越越布也又嘗以皇嗣未廣
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陳思王畫贊序〕曰昔明德馬后美
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
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堯像
后指曰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此帝顧而笑

織室春風理績筐濯龍門外鞠衣黃弄孫已遂含飴樂更檢

經書教小王

〔後漢書馬后紀〕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帝復重
請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
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吾素剛急
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
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又置織室蠶於濯
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
諸小王論語經書按東觀漢
記作置蠶室織室於濯龍中

照園開醼夜鳴鑾鵷鷺承恩共賜餐忽覩紅雲來月下朱櫻
光透赤瑛盤

〔拾遺記〕漢明帝月夜宴羣臣於照園大官進櫻桃以赤瑛
爲盤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櫻桃同色皆笑云是空盤

遠山青入黛眉嫿的皪荷珠綰翠翹迎日君王臨畫室共研
粉墨寫生綃

〔漢書〕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 〔酉陽雜俎〕明帝時池中有
分枝荷實如元珠可以爲珮 〔畫史會要〕漢明帝雅好圖
畫別開
畫室

御廚新進柘漿寒爲析朝酲供玉盤范得餹猊誇巧製鋸牙
鉤爪見人看

〔後漢書靈帝紀註〕以餹爲狻猊號曰猊餹 〔漢郊祀歌〕
柘漿析朝酲 〔東觀漢記〕師子銅頭鐵額鉤爪鋸牙

奉帝平明問起居萬年枝下走軿車彈棊一局蘇春困戲展
糚奩賭玉梳

〔漢官儀〕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帷裳非法駕則乘
紫罽軿車長公主赤罽軿車貴人公主王妃油畫軿車

〔淵鑑類函〕彈棊經後序漢沖質以後此藝中絕獻帝建安
中博奕具皆得留宮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糚奩之上

校書東觀集名賢講論詳同白虎篇紅燭兩行閑起草案頭
同展蔡侯箋

〔後漢書宦者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
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
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故天
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
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讎漢家法令倫
監典其事 〔又〕章帝建初四年作白虎議奏即今白虎通

偃月姿容拜寵嬙闈中列女記無差淳均莫兩前星耀魚貫
新升虞大家

〔後漢書梁后紀〕后少好書史嘗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
自監戒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曰此所謂日角

偃月相之極貴遂以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由是帝加敬焉〔又〕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爲沖帝沖帝早夭故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

西園裸館鬱嵯峨一曲招商傍晚歌明月初升人競浴茵墀香散夜舒荷

〔拾遺記〕靈帝遊西園起裸游館使宮人奏招商之曲渠中植夜舒荷亦日月出則舒也茵墀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流香渠

腰間一例裹齊襠梳就瑤臺別樣粧燭影搖紅君半醉雞聲喔喔滿華堂

〔古今注〕靈帝賜宮人蹙金絲合勝袜肚亦曰齊襠〔又〕令梳瑤臺髻〔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乃以燭炬投殿前帝乃驚悟

天街塵淨六龍驅門外翻車運渴烏風送雕輪香滿路宮袍多半惹春蕪

〔後漢書宦官傳〕靈帝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西京雜記〕光和元年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春蕪可爲布堅密如冰紈握之一片滿宮皆香

玉堂崐苑五雲中天祿蝦蟆盡鑄銅新拜三公輸禮到河間姹女數錢工

〔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蟆〔註〕天祿獸也〔金樓子〕靈帝起單圭靈崐苑以崐玉爲壁以博山柏飾爲牀〔山堂肆考〕東漢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後漢書五行志〕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河間姹女指靈帝母永樂太后

後漢補遺

美哉王氣鬱葱葱白水眞人繼沛豐滿壁丹青昭聖瑞六宮齊畫鳳巢桐

東觀漢記光武在舂陵時望氣者言舂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葱葱　又帝生濟陽時先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聖瑞始於此　洪遵泉志漢書食貨志曰王莽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宋書符瑞志莽忌漢而錢文有金乃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於舂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爲白水眞人也

夢騎龍背上天衢帝座應歸赤伏符詔下雲臺畫諸將有相對話無雙

東觀漢記光武召馮異曰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

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又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長安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伏固請乃命有司設壇於鄗之千秋亭即皇帝位　後漢書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又馮異傳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

就封貰冠三公位飲酎歡稱八月杯爲善一言副腰腹東平方著豹裘來

東觀漢記東平憲王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帝即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贊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其要腹蒼體長美鬚眉要帶八尺二寸　史記孝文紀注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　平準書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

御輦郊原駐翠斿長安童叟望宸游削章飽飯天顏喜三老牽衣認虎頭

東觀漢記帝幸南陽所在見吏勞賜步行觀部署不用輦　又顯宗西巡三老懷章大言上曰屬者所言削章不如飽飯　又帝至長安有三老上章云見陛下甚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

夢裏分明膝下歡開匳淚滴御床寒天心感孝零甘露採入金盤賜百官

東觀漢記明帝陰后所生即祚長思慕至踰年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朝率百官上陵上伏御床視

太后鏡匳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敢仰視　又明帝夜夢見先帝太后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樹葉有甘露上令百官採之

車如流水馬如龍戚畹邀恩戒太濃莫道郭家有金穴驕盈終異五侯封

東觀漢記明德后曰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　後漢書郭皇后紀后弟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　漢書元后傳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東觀漢記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王下危臣子故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

冰結霜林果正穴仙人遺種盡靈根鏡匳尚有蟠桃核望斷
瑤池淚欲吞
拾遺記後漢明帝因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之方國時
燉煌獻異瓜種恆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云是崆峒靈瓜
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
熟帝使植於霜林園園皆植寒果積冰之節百果方盛后
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
崩內侍者見鏡匳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宮雲靄靄覆慈闈永樂音容跡已非分賜諸王存舊德金箱
捧出五時衣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肅宗建初三年從皇太后周行掖庭
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
一襲餘悉分布諸王主注五時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
冬黑也　三輔黃圖長樂宮太后居之東漢稱永樂宮

采菽曾爲伏軾吟賢王孝友繫宸襟帛巾假髻皆先物送慰
寒泉念母心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帝臨送歸宮
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
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又章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
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
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垂簾已應捫天夢省獄還符召雨心多少宮嬪頒摎木貴人
曾賜步搖金
東觀漢記和熹太后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若有鍾乳
后仰噏之以訊占夢言堯舜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皆
聖王之夢吉不可言　又鄧太后賜馮貴人步搖一具
又鄧后稱制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寺省[illegible]
究因杜令行未
還宮澍雨大降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蜀漢　昭烈皇帝姓劉名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王勝之後建安十九年取益州二十四年取漢中稱漢中王又二年即帝位都成都在位三年崩葬惠陵改元一（章武）子後主禪立在位四十一年降於魏封安樂公晉泰始七年殂改元四（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二主凡四十三年

雪擬肌膚月擬神白綃帳裏淨無塵承恩還謝顏如玉爭寵人方妒玉人

拾遺記蜀先主甘后沛人先主嘗致后於白綃帳中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后與玉人潔白齊潤嬖寵者非惟妒甘后而亦妒玉人

南宮何處望皇思愁憶當陽割愛時東海佳人新入侍千間寶庫助軍資

三國志蜀后傳甘后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於時困逼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於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又糜竺傳竺東海朐人也呂布襲下邳虜先主妻子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拾遺記糜竺有寶庫千間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

步障明珠事渺茫夫人歸國翠幃涼江東侍婢迎郎日猶記刀光滿洞房

三國志蜀先主傳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華陽國志）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呂溫劉郎浦詩）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障握黃金

敬哀中道鳳鸞分香散南陵日已曛姊妹叔房堪繼美冊儀宣命左將軍

三國志蜀后傳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薨葬南陵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貴人延熙元年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

魏　高祖文帝姓曹名丕譙人魏王操太子操以建安元年自兗州引兵入洛陽迎獻帝都許尋自爲丞相二十一年由魏公進爵爲王二十四年殂子丕嗣立明年受漢禪都洛陽在位七年殂葬首陽陵改元一（黃初）子明帝叡立十三年殂葬高平陵廟號烈祖改元三（太和　青龍　景初）養子齊王芳立十五年爲司馬師所廢仍歸齊王國至晉武受禪降封邵陵縣公泰始十年卒改元二（正始　嘉平）高貴鄉公髦文帝孫東海王霖子嘉平六年爲司馬師所立在位七年以討司馬昭不

克遇弒改元二正元甘露常道鄉公奐文帝弟燕王宇子
甘露五年爲司馬昭所立在位六年禪於晉封陳留
王惠帝太安元年殂改元二景元咸熙五主凡四十六年

幾章雅樂製新成歌女依稀百囀鶯就裏翻新惟絳樹一聲
雙曲聽分明

三國志註王沈魏書太祖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瑯嬛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黄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黄華二牘是確對也絳樹魏武帝宮人

椀注車渠酒色清赤粱御粥煮銀鎗食經戲借東宮補共製

駞蹄七寶羹

中華古今注魏武以車渠石爲酒椀　格致鏡原遼東赤粱魏武帝以爲御粥　又陳思王製駞蹄爲羹一甌值千金號七寶羹

賣履分香說舊恩秋風銅雀易黄昏腰間猶有金獅帶眼望
西陵掩淚痕

古今注魏武帝賜宮人金隊起獅子鋳腰帶　魚豢魏畧太祖顧命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

塵霄人到鳳樓開萬點星毬繞燭臺爲報外邊停織造鍼神
親製衮衣來

拾遺記薛靈芸初別父母以玉唾壺承淚及至京師淚凝如血文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高燭之光相繼不絕時人謂之塵霄　又文帝築土爲臺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墜地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　又夜來妙於針功非所縫製帝不服也宮中號曰針神

早擅密策定儲皇獻納時時啟智囊蟬鬢蛾眉皆國色陰謀
終讓女中王

三國志魏后妃傳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及踐祚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黄初三年立爲皇后　中華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令作蛾眉驚鶴髻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瓊樹始制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

玉箸雙垂溼繡巾鄴中不似故宮春含情獨綰靈蛇髻珍重
陳王賦洛神

六帖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筯　採蘭雜志甄后入後宮有一綠蛇每日盤結一髻於后前后因效而爲髻號靈蛇髻　曹植洛神賦爲甄后作

錦衣絲履繡羅裙粉涴桃花色似醺粧就每邀天一顧金星
璀璨耀元雲

中華古今注段巧笑錦衣絲履作紫粉傅面　女紅餘志巧笑挽髻用圓頂簪一隻插之文帝目曰元雲黯靄今金星出

無雙才藝尚衣誇舞態歌喉壓禁花嬌病年年勞護惜紅濕

滿壁抹丹砂

〔中華古今注〕文帝宮人田尙衣能歌舞〔女紅餘志〕尙衣多病文帝以硃砂塗四壁以避邪謂之紅壁

駕返西園月滿庭天風吹透水晶屏官家最愛彈棊戲閒坐花間讀博經

〔曹植詩〕西園游上才〔注〕文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士游西園〔採蘭雜志〕薛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號曉霞粧〔太平廣記〕彈棊魏宮內用裝奩戲也文帝爲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談薈〕魏文帝有皇博經

黃龍丹鳳各西東列殿遨遊蹕路通內職新除須位號姓名都在八坊中

〔金樓子〕魏明帝鑄黃龍鳳凰各一置內殿前又於列殿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第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名擬百官之數帝嘗宴遊在內

芙蓉高髻綰瑤簪日整霞粧望幸臨不識君王鍾愛處釵頭爭佩辟寒金

〔中華古今注〕魏宮好曉霞粧〔又〕魏宮好芙蓉髻〔拾遺記〕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辟寒臺人爭以鳥吐之金飾釵佩謂辟寒金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爭此金爲飾以要寵幸

半袖輕揚褶影高君王淸宴謝焦勞何人笑把衣裳賭入帳居然著錦袍

〔三國志楊阜傳〕阜常見明帝著褶被縹綾半褏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按〕褶同帽〔又曹肇傳〕肇有殊色明帝寵幸之嘗與帝戲賭衣物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其見寵愛類如此

諸王附

壯志何須博士爲黃鬚帝子亦奇才傾城聲價千金値祇換名駒白鵲來

〔三國志任城王彰傳〕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又〕太祖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叙小志〕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白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

縹碧樽開玳瑁筵夜深平樂宴羣賢鴨頭鵲尾殷勤勸莫惜香醪斗十千

〔劉楨瓜賦序〕在曹植坐厨人進瓜植命爲賦促立成辭曰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憑彤玉之几酌縹碧之樽〔曹植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八王故事〕陳思有巧思爲鴨頭杓浮于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迴向之又爲鵲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于罇上鏃之鵲則指之見倪璠庾子山集註

吳

太祖大皇帝姓孫名權富春人豫州刺史堅次子討逆將軍策母弟堅以初平元年舉義兵討董卓二年攻劉表戰沒四年策統父兵取江東建安五年遇害權代統其衆章武元年徙治武昌稱藩於魏封吳王明年自稱黃武元年卽帝位遷都建業以武昌爲

行都在位二十四年殂葬蔣陵改元六（黃武 黃龍 嘉禾 赤烏 太元 神鳳）子亮立七年爲孫綝所廢至景帝永安三年又黜爲侯官侯遂自殺改元三（建興 五鳳 太平）景帝休太祖第六子初封瑯邪王太平三年爲孫綝所立七年殂葬定陵改元一（永安）景帝殂子幼丞相濮陽興迎太祖孫太子和子皓立之復徙都武昌尋還建業十七年降於晉封歸命侯太康四年卒改元八（元興 甘露 寶鼎 建衡 鳳皇 天冊 天璽 天紀）四主凡五十九年

侍宴崇臺醉未休玉壺香唾灑紅榴誰知織室迎來日卻愛

圖中一段愁

〔拾遺記〕吳主潘夫人父坐法輸入織室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減瘦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見而喜之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歡樂乃命就織室迎之納於後宮夫人遊宣昭之臺醉唾於玉壺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卽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環榴臺有諫者曰今吳蜀爭雄環榴之名將爲妖矣乃改名榴環臺

歌舞嬌生太子池額留紅暈助妖姿美人自是多妍骨錯使人誇獺髓醫

〔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命太醫用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治之琥珀太多及差面有赤點益覺其妍嬖人欲邀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 〔寰宇記〕吳有太子池孫和築

列國圖成五色絨機絲雙絕繡尤工伏波聚米何堪數河嶽分明匹練中

〔拾遺記〕吳主趙夫人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以魏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勢軍陳之像夫人乃刺繡作列國圖時人謂之針絕權倦暑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乃拆髮以神膠續之織羅縠裁爲幔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人謂之絲絕

濛濛香霧襲重欄衣袂翻風四氣團媚寢宵深人睡去琉璃屏外月光寒

〔拾遺記〕吳主亮作綠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舒之嘗寵愛四姬皆絕色一曰朝姝二曰麗居三曰洛珍四曰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望之若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香沾衣百浣不歇名百濯香所居室名曰思香媚寢

螺鬟高擁碧油光髻上犀釵壓鬢長漫把玉雲誇寶櫛洛成常閟鏡匳傍

〔奚囊橘柚〕麗居孫亮愛姬也鬒髮香淨一生不用洛成疑其有辟塵犀釵子也洛成卽今篦梳似落塵字誤未考 〔女紅餘志〕吳主亮夫人洛珍有櫛名玉雲

步搖假髻費千緡木偶裝成欲喚真寄語廷臣須夙退宮中又拜左夫人

〔三國志注〕皓以張布女爲美人後殺之思其顏色使工刻木作美人像置座側布大女適馮純卽奪之入宮拜爲左夫人晝夜房宴不聽朝政使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

三國補遺

蜀漢

樓桑佳氣應黃龍派衍中山起漢中不是軍功休濫賞鑄錢方毀帳鈎銅

三國志蜀先主備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有桑樹生高五丈餘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又〕二十四年先主遂有漢中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又〕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龍者君之象也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宋〕蕭常續後漢書帝性儉約嘗毀帳鈎銅以鑄錢非軍功不妄賜予以故國用不至匱乏

斷江虎將截吳舟妃去依然不可留誰勸長嬴配重耳辟宗應愧順平侯

三國志趙雲傳註引別傳云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又〕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又〕雲諡順平侯〔又〕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父與劉焉有舊遂爲子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

宗姓風流荷舊恩結離長樂豈無因如何命婦停朝賀五百撾妻竟有人

三國志劉琰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建興中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三輔黃圖〕太后常居長樂宮

老臣謀國堅降旗北地賢王哭廟時零落宮花飛入洛女貞獨有李昭儀

三國志註引漢晉春秋云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又〕二主妃子傳張皇后咸熙元年隨後主遷於洛陽註引漢晉春秋云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

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魏

總章太極鬱嵯峨縠水縈洄繞殿過曼衍魚龍陳百戲桂舟輕度越人歌

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三年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復崇華改名九龍殿註引魏略云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通引縠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水轉百戲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

築成高觀號崇文博士詞臣聚若雲別有尙書居內職髻鬟可許勝釵裙

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又〕三年註引魏略云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

爲念慈親寶璽彰玉衣猶記舊時祥列侯爵襲平原主戚里加恩重渭陽

〔三〕國志魏甄后傳后明帝母父逸上蔡令太和元年追封逸諡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又特爲起大第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爲平原懿公主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爲平原侯襲公主爵〔又〕註引魏書云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久聞戚畹笑侯身寵眷安能舊及新未宴後園休抱怨長門猶閉鄴宮人

〔三〕國志魏明悼毛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及即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頃之封博平鄉侯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

吳

太初宮徙武昌材大禹卑宮儉德該水旱關心勞顧問羅陽王婢降神來

〔三〕國志吳赤烏十年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註引江表傳載權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又〕太元元年夏五月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揚雲奇字製來偏名命𩅦貢避諱便公子振振盡麟趾誰如宗室有顏淵

〔三〕國志孫休傳註引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次子名貢貢音兕觥之觥次子名郎郎音如草莽之莽次子名𠅨𠅨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又〕孫桓傳註引吳書曰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

舊人都尉職新除樓下銜名爲典酤奉敕一兵養一犬朝朝捕兔進天廚

〔三〕國志孫晧傳註引江表傳曰何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晧以

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爲威福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兎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晧以爲忠勤賜爵列侯。

紫蓋黃旗入洛陽東南王氣亦荒唐順天思應吳天子雪擁鑾輿路正長

三國志孫晧傳註引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晧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杖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晧聞之乃還

全史宮詞卷九

樂亭史夢蘭　香崖

晉　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illegible]魏太傅懿孫晉王昭世子正始十年懿殺大將軍曹爽始專魏政子師昭繼之咸熙二年九月昭卒炎嗣立十二月受魏禪都洛陽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始一統在位二十六年崩葬峻陽陵改元四泰始 太康 咸甯 太熙子惠帝衷立永甯元年正月趙王倫篡立改元建始四月齊王冏等討倫誅之帝復位在位十七年中毒崩葬太陽陵改元十永熙 永平 太安 永安 永甯 元康 永康 建武 永興 光熙弟懷帝熾立五年爲劉聰執歸平陽封會稽公又二年遇害改元一永嘉愍帝名業世祖孫初嗣封秦王洛陽陷後大臣荀藩等奉帝入長安稱皇太子聞懷帝凶問始即位都長安四年爲劉聰所執遇害於平陽改元一建興四主凡五十二年

祁祁宮局簡良家玉臂誰偏繫絳紗早識君王憐將種不須鹽竹引羊車

晉書后妃傳胡貴嬪名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時帝多內寵莫知所適

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帝嘗與之摴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慚色

一賦離思卓不羣朝朝珥筆製奇文五千納盡吳宮妾獨爲憐才重左芬

〔晉書后妃傳〕左貴嬪名芬善綴文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又〕貌陋無寵以才德見禮　〔又五行志〕元康二年六月秦山江夏大水時平吳後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芸薇流馥沁糚臺月下荷香入幔來人到宮中常白晝漆盤新賜夜明苔

〔拾遺記〕咸甯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有菜名芸薇類有三種常以三蔬供御膳宮人採帶其莖葉香歷日不歇

〔又〕泰始十年浮支國獻望舒草其葉如荷因穿池廣百步名望舒荷池祖梁國獻蔓金苔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夜明苔

碎剪雲霞五色勻一時花樣競翻新華林園裏羣芳萃爭及宮中著手春

〔外紀〕晉惠帝正月百花未開令宮人翦五色通草花實錄云王符潛夫論已譏花綵之費晉新野君傳家以翦花爲業有染絹爲芙蓉捻蠟爲菱藕翦梅若生之事則花朵起於漢翦綵起於晉矣〔見事物原始〕　晉書左貴嬪傳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

嵯峨魯國逼青宮德應金墉事已空折柳歌謠滿京洛白沙無力畏南風

〔拾遺記〕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狀似金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墉賦云云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珧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　晉書〔五行志〕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又〕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字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香湯浴罷屋潭潭未許官蛙破暝酣天上樓臺誰得到暗偷春色入城南

〔水經穀水注引晉中州記〕惠帝聞蝦蟇聲問人爲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賈允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帝曰

若是官蛙可給廩先是有讖云蝦蟆當貴〔晉書賈后傳〕洛南小吏忽有非常衣服衆疑其竊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臨出贈此衆物聽者知是賈后

小馬埤車宮市通儲君嬉戲竟無終王家已上離婚表枉寫魚函寄惠風

〔晉書愍懷太子傳〕賈后忌太子有令譽密敕閹宦媚諛于太子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恆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又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又〕爲太子聘王衍小女名惠風太子廢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云云

禪袿宛轉兩襠柔鮚鬣珠松翠羽裀文履不須誇絳地新來齊著伏鳩頭

淵鑑類函晉起居注拜鄭夫人右倢伃按儀注應服雀釵袿襹　晉書五行志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　又輿服志皇后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　晉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絳地文履一量　又穀子晉永嘉元年始用黃草為履宮內妃御皆著之謂之伏鳩頭履

東晉　中宗元皇帝名睿宣帝曾孫琅邪王覲子初為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乃即位於建康（即建業因避愍帝諱改）六年崩葬建平陵改元三（建武　大興　永昌）子明帝紹立三年崩葬武平陵廟號肅宗改元一（太寧）子成帝衍立十七年崩葬興平陵廟號顯宗改元二（咸和　咸康）弟康帝岳立二年崩葬崇平陵改元一（建元）子穆帝聃立褚太后臨朝在位十七年崩葬永平陵廟號孝宗改元二（永和　升平）哀帝丕顯宗子初封琅邪王孝宗無子褚太后立之四年崩葬安平陵改元二（隆和　興寧）海西公奕哀帝母弟初封琅邪王哀帝無子褚太后立之六年為桓溫所廢孝武太元元年殂改元一（太和）太宗簡文皇帝名昱中宗少子初封會稽王太和六年為桓溫所立明年崩葬高平陵改元一（咸安）子孝武帝曜

立二十四年為張貴人所弒葬隆平陵廟號烈宗改元二（寧康　太元）子安帝德宗立元興二年桓元篡位明年二月下邳太守劉裕自京口起兵討平之五月帝復位二十二年為裕所弒葬休平陵改元三（隆安　元興　義熙）恭帝德文安帝母弟初封琅邪王義熙十四年為劉裕所立二年禪於宋封零陵王明年遇害追加尊諡葬沖平陵改元一（元熙）十一主凡一百四年

江東一馬化龍時建業宮中啟練帷漫向天廚誇禁臠聖心方戒覆杯池

晉書元帝本紀太安之際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　又帝性儉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　又謝混傳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一豚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臠　六朝遺事云覆杯池城北三里西池是也晉元帝初頗以酒廢政王導諫之因覆杯於池中以為戒

南掖門前杜姥家休徵一夕記生牙無端織女銀河黯髻上齊簪素柰花

晉書成恭杜皇后傳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崩年二十一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上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后崩孝武帝立以后母為廣德縣君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白紗帷幙暗龍樓太極臨軒重委裘阿子一聲腸已斷簾數

嗚咽不勝愁

晉書穆帝紀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 又升
平中兒童忽歌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帝崩
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 又升平末
俗間忽作廉歌少時而穆帝晏駕

雀釵蟬鬢曉粧添假髻峩峩倚鏡奩製得金環憑指試紫磨
光繞筍芽尖

雀釵註見西晉 晉書輿服志貴人太平髻七鎮公主夫
人五鎮世婦三鎮 又五行志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
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籠上裝
之名曰假髻亦曰假頭 格致鏡原俗說晉哀帝王皇后
有紫磨金指環至
小止可容五指帶

鳳凰昨夜報雛生寶殿偏堪百子名何處遊輼過御路白門

風送麥花輕

晉書五行志海西公初生皇太子百姓歌曰鳳凰生一雛
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
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已子
廣博物志晉宮閣名有清暑殿芙蓉殿九華殿百兒殿
晉書五行志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
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
爲奪正之色明以紫亂朱也 又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
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新除漏史報迴廊草詔深宮晝刻長寶殿風來香氣散梅花
吹影上雕梁

晉起居注孝武太元中置漏刻史 晉書劉遐傳時孝武
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詞詔義有不雅者遐輒焚毀之
其它侍臣被詔或宣揚之故誦者以此多遐 格致鏡原
晉孝武作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用
之畫梅花于梁上以
表瑞焉因名梅梁殿

會稽王 附

山池竹木影交加紅粉當壚盡酒家東錄已歸西錄去醉仙
常泛水邊槎

會稽王道子簡文帝子晉書本傳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
列樹竹木使宮人爲酒肆于水側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
樂 又世子元顯錄尙書事道子政無大小
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

僞楚 附 桓元温子僭位三月劉裕討滅之改元一 永始

帳捲西堂宴未收黃金羽葆護龍頭共承桓詔觀書畫紙上
須防寒具油

晉書桓元傳元小會於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
金爲顔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流蘇羣臣竊相謂曰
此頗似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 又元左右稱元爲桓
詔桓允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
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爲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
萬世可法元曰此事已行今宣敕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
革可待事平也 梁虞龢論書表云桓元愛重書法每讌
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污
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五總志寒
具環餅也東坡題古畫云上有桓元寒具油

移竹栽花滿石城縹緲珠玉小舟輕卻憐輦上諸君子日日
陪鑾頌太平

晉書桓元傳元性貪鄙好奇異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
遠數千里又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元曰書
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
易運衆咸笑之 又劉裕等共謀興復元聞之大懼乃問

衆曰朕其敢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元曰卿何不諫對曰華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

兩晉補遺

使車四出禁婚姻妙選良家備九嬪妬總難消空掩扇短青長白盡佳人

晉書武元楊皇后傳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 又惠賈后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 又后妃傳序云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

金墉城外暗雲愁地下冤應訴不休儲位雖移神器重那容韓壽共香偷

晉書惠帝紀永平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於金墉城二年二月賈后弑皇太后於金墉城九年十二月廢皇太子遹爲庶人及其三子幽於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永康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害庶人遹於許昌 又武悼楊皇后傳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絶膳而崩時年三十四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 又賈后傳初后詐有身內稾物爲産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 又賈充傳韓壽美姿貌充女見而悅焉爲潛通音好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惟賜充充女密盜以遺壽

洛陽府藏盡彫殘臺判東西亦枉然早見錢神成互市三千

推贋被囊錢

晉書惠帝紀潁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黄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帝令張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魏晉以來之積掃地無遺矣河間王顒迎於霸上以征西府爲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焉　又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及居大位政出羣下貨賂公行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高平王沈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皆疾時之作也

天教神璽報中興恭儉眞堪帝祚膺繼馬已符銅馬讖早知王氣在金陵

晉書元帝紀于時有玉册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甯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　又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眞人之應在於此矣　又初平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以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又夏侯太妃傳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崑崙來自織坊中崇訓深居福最隆日月入懷龍枕膝吉徵原勝夢羆熊

晉書后妃傳李太后本出微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

果然國祚盡昌明麴蘖沈酣總不醒漫效山呼稱萬歲一杯酒正勸長星

晉書孝武帝紀帝幼稱聰悟雅有人君之量既而溺於酒色殆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謂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

全史宮詞卷十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前趙　劉淵匈奴人左部帥豹之子晉永興元年據離石僭號稱漢後徙平陽卒僞謚光文改元三（元熙 永鳳 河瑞）子和立弟聰弑而代之改元四（光興 嘉平 建元 麟嘉）子粲立改元（漢昌）爲僞司空靳準所弑族子曜討準自立改國號曰趙徙都長安改元（光初）咸和四年爲石勒所滅五主凡二十八年

一寸二分呈玉璽五宗三祖溯金刀秀容早叶魚龍夢表表當心現赤毫

〔十六國春秋劉淵傳〕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王莽時物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爲已瑞乃大赦境內改元河瑞 〔又〕元熙元年十月爲壇南郊即漢王位改晉永興元年爲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 〔又〕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有一白魚頂有一角軒鬐躍鱗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其夜夢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持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淵及長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太平寰宇記〕秀容城即漢汾陽縣城劉元海所築元海因感神而生姿容秀美故自目其城

太保門楣喜氣揚六劉聯袂入昭陽脫簪諫止鵾儀殿外輔原資內輔良

〔十六國春秋劉聰傳〕聰后呼延氏卒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乂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景等對曰臣聞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使大鴻臚李宏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 〔又聰后劉氏傳〕劉氏武宣皇后新興人太保劉殷少女名娥字麗華聰將起鵾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鎖腰切諫聰怒將斬之后聞之私敕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啟曰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妾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變色引元達而謝之以后疏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

連宵沈醉不曾醒市肆紛紛起後庭行酒嘗筵爭笑指長安天子御衣青

〔十六國春秋劉聰傳〕麟嘉元年聰立市於後宮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 〔又〕聰校獵上林令愍帝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 〔又〕聰大會羣臣於光極殿逼懷帝著青衣行酒

粧閣猶安舊鏡臺無端蛇虎應郊禖遮須賤約成妖夢恨結皮囊玉一枚

〔世說〕劉聰爲玉鏡臺 〔十六國春秋劉聰傳〕嘉平四年正月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逶迤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劉氏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 〔又〕麟嘉二年春二月癸亥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崐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汝且還後年當來約拜辭而

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枕上俄而蘇活左右取得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後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赫奕神威懾管涔鼎新王業水承金配天大單于祀始慰南郊報本心

〔十六國春秋劉曜傳〕曜嘗隱居於管涔山夜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爲五色案太平寰宇記管涔山一名管涔山〔又〕光初二年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下令曰蓋聞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於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於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爲太祖亟議以聞於是太保領司空呼延晏等議曰陛下勳功茂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以水行承晉金行曜從之於是牲牝尚黑旗幟尚元冒頓配天淵配上帝自稱大趙

鬱葆重披理舊粧紫光新殿沐恩光聖明自頌開基主不信貞魂奉義陽

〔十六國春秋劉曜傳〕光初二年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妃羊氏爲皇后〔又〕曜后羊氏傳羊氏獻文皇后即晉惠帝后也洛陽之陷遂沒於曜曜僭偽位立爲皇后因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對曰陛下開基聖主彼亡國暗夫何可並言妾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述異記〕晉末羣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士卒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有殊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正節遣葬之民憐之爲立廟今義陽神是也

後趙　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初據襄國稱趙王晉咸和五年僭稱帝營鄴宮以洛陽爲南都改元二 太和 建平 子宏立改元 延熙 勒從弟虎殺而代之改元二 建武 太甯 子世立爲兄遵所篡虎養孫冉閔殺遵立其弟鑒尋又殺之而自立改稱魏虎子祇稱帝於襄國改元 永甯 爲其下所殺六主凡三十二年

逐鹿中原啟壯圖武鄉三世賦新除軍中早寓經筵意日聽儒生讀漢書

〔十六國春秋石勒傳〕建平三年春正月勒大會羣臣于建德前殿酒酣謂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武自三五以來無可比者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逢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爾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又〕勒悉召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因以武鄉比之豐沛其復之三世萬世之後魂靈當歸之〔又〕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然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

內員澄敘比公孤妙選良家五位殊妬寵不開人彘禍漢家壼範笑娥姁

〔十六國春秋石勒傳〕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又〕勒后劉氏傳張裨反於襄城后拔劍斬之勒賴后而濟后性敏慧多幹略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漢之風然性不妬忌尤過之也

絳紗幌映碧紗袍綺縠叢叢寶殿高花柳爭春空作態東皇留意在櫻桃

〔鄴中記〕石虎太武殿西有崐華殿閣上輒開大窗皆施以絳紗幌 〔又〕石虎臨軒大會著碧紗袍 〔十六國春秋石虎傳〕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 〔晉書石虎傳〕勒爲季龍聘郭榮妹爲妻季龍寵優童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 〔十六國春秋〕謂櫻桃是鄭世達家女妓石虎載之有專房之寵與晉書異

馬埒宏開百戲攢朱衣妙妓進賢冠畢書欲破簪花格玉指拈毫並繡鞍

〔拾遺記〕石虎於太極殿樓下開馬埒射場聚金玉錢貝以賞百戲之人 〔鄴中記〕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並於馬上作書號飛騎書

玉院錦障濛池光浴室清嬉百寶香複帳猶嫌風雪冷熏龍投處試溫湯

〔十六國春秋石虎傳〕有四時浴室皆用瑜石珷玞爲堤岸或以琥珀車渠爲瓶杓夏則引外溝水以納于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底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燒如火色投水中則池水恆溫名曰燋龍溫池又用文錦步障縈蔽浴所與宮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 〔又〕冬月施蜀錦流蘇斗帳又用明光錦以白縑爲裏名曰復帳

千金隄下御溝開鳴鶴飛龍鼓枻催訪得人間花果種蝦蟆車送日邊栽

〔鄴中記〕華林園千金隄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三月三日虎及皇后百官臨水宴賞 〔又〕于園中種衆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蟆車掘根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 〔寰宇記〕石虎有鳴鶴飛龍等舟

局腳牀連屈膝屏桃枝扇底並娉婷女官事事通門下玉案文書筆不停

〔十六國春秋石虎傳〕御牀獨方三丈其餘牀皆局腳高下六尺 〔又〕作金銀鈕屈膝屏風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 〔又〕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虎出時常以此扇挾乘輿或用象牙及桃枝扇 〔鄴中記〕石虎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

數百珠璣整玉容大朝五夜聽蛟鐘君王有詔分班待金鳳銜書下九重

〔鄴中記〕虎大會禮樂既陳虎徽兩閣上窗幌宮人數十列著坐悉服飾金銀熠熠又於閣上作女妓數百衣皆絡以珠璣鼓舞連倒琴瑟細技畢備 〔十六國春秋石虎傳〕銅鐘四枚如鐸形或作蛟龍或作鳥獸繞其上 〔又〕虎有詔書以五色紙著鳳凰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爲之五色文身腳皆用金

崇杠庭燎夜騰輝蚤起盤龍曉鏡開內史從今兼外史宮人觀象上靈臺

〔十六國春秋石虎傳〕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 〔鄴中記〕石虎三臺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盤龍雕飾 〔十六國春秋石虎傳〕造庭燎於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說之

內家鼓吹佩聲鏘鹵簿三千倚靚粧宮裏敕教陪獵輦彎弓齊運轉關牀

鄴中記石虎常以女弟一千人爲鹵簿按輿地志鹵簿作三千 又石虎從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袴佩玉 又石虎少好遊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關牀若射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

前燕　慕容皝鮮卑人父廆晉拜平州牧遼東公廆卒皝立自稱燕王遷龍城皝卒子儁徙居薊尋徙居鄴僭稱帝改元二 元璽 光壽 子暐立改元 建熙 太和五年降於秦爲堅所殺三主凡三十七年

警蹕傳呼寶蓋張新宮符瑞紀龍翔縹緗萬軸供宸覽敎胄親裁太上章

十六國春秋慕容皝傳咸康三年冬十月丁卯僭卽王位于文德殿大赦境內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 又永和元年二月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皝率羣寮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號所居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佛寺於山上 又立東庠於舊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並以敎胄子

百戰馳驅汗血功先朝赭白氣猶雄鑄銅東掖誇神駿御製銘詞比鮑驄

十六國春秋慕容儁傳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至是年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置之薊城東掖門

異鳥呈祥五色分殿西雛鸞自成羣鄴城重器歸新主菉詔初封奉璽君

十六國春秋慕容儁傳元璽元年鸞巢於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竪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臣曰是何祥也咸稱鸞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甫之象也巢正陽殿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大說秋八月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送冉閔妻董氏等并乘輿服物及六璽於薊傳國璽蔣幹先已送晉儁欲神其事業言歷數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

春盡蒲池御宴開蕭蕭白髮對尊罍君王重抱倉舒痛淚灑

曹瞞舊雀臺

十六國春秋慕容儁傳光壽元年自薊徙都於鄴繕修宮殿復作銅雀臺 又光壽三年春三月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論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士無大雅之體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

前秦　苻健略陽氐人父洪三秦王爲降將麻秋所酖健嗣統其衆晉永和七年據長安僭號稱秦改元一 皇始 子生立改元 壽光 從弟堅殺而代之改元三 永興 甘露 建元 堅伐晉敗歸爲姚萇所弒子丕立於晉陽改元 太安 兵敗爲晉所殺堅族孫登立於隴東改元 太

初為姚興所殺子崇奔湟中改元延初為乞伏歸仁所殺六主凡四十五年

鼎出雞閭舊寶光蒲家天遣王咸陽西門祠下龍蛇夢赤字先呈艸付祥

〔十六國春秋苻堅傳〕初堅卽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子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至是新平人耕地得之以獻〔又苻洪傳〕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又苻堅傳〕堅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車頻秦書〕苻堅母苟氏浴漳水經西門豹祠夜夢若有龍蛇感已遂懷孕而生堅〔又〕堅背文曰草付之祥因為苻氏

宗藩新命錫陽平雍冀雲深別思縈夜半翟車迴灞上市南重奏后星明

〔十六國春秋堅太后苟氏傳〕陽平公融太后少子也甚愛之出鎮冀州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閹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

女隸誰稱詠絮才經傳博士內司開宮鬟競欲誇雲髩愁見新羅國色來

〔十六國春秋苻堅傳〕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教掖庭選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又〕建元十七年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誰撥琴絃唱得脂尾長翼短奮飛遲雀來燕室緣何事慚愧庭前下輦時

〔十六國春秋趙整傳〕整性好幾諫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又〕建元中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諷之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何處飛來烏一雙紫宮春暖任翱翔阿房忽報栽桐竹誤引鵷鶵作鳳凰

〔十六國春秋苻堅傳〕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乃植桐竹於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

堂號徽音嗣者誰脫簪無計阻行師宮城夢醒雞聲亂一夜西風長綠葵

〔宋敏求長安志〕徽音堂在惡犬城外苻氏造也〔十六國春秋苻堅夫人張氏傳〕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聽張氏進曰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廐馬驚逸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願陛下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其夜堅夢葵生城內明以問之張氏曰若征軍遠行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也堅不從果大敗於壽春單騎遁

還顧張氏潸然流涕及堅死張氏乃自殺

後燕　慕容垂䠶第五子晉太元八年據中山僭號稱燕卒僞諡武成改元二燕元建興子寶立改元永康因魏師深入南奔失國爲其臣蘭汗所弑子盛誅汗自立改元二建平長樂段璣作亂被傷死垂少子熙立改元光始義熙三年爲馮跋所弑立寶養子高雲爲主燕亡四主凡二十四年

暖榭凉臺展舊基隔城石竇暗通池花開姊妹無凡豔椒屋先分第一枝

〔水經注〕盧奴城內西北隅有黑水池池水東北隅有漢中山王故宮處臺殿觀榭皆上國之制簡王尊貴壯麗有加始築兩宮開四門穿北城累石爲竇通池流於城中造魚池釣臺戲馬之觀歲久傾頽遺基尚存暨石趙建武七年遣北中郎將始築小城興復北榭立宮造殿後燕因其故宮建都中山更築隔城興復宮觀今府榭猶存故制自漢及燕池水逕石竇〔十六國春秋〕垂后後段氏傳段氏字元妃光祿大夫段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妹亦不作庸人婦隣人聞而笑之既而垂納元妃爲繼室及僭即帝位冊拜爲皇后范陽王亦聘季妃姊妹皆爲皇后卒如其言〔按〕范陽王即慕容德

東園白雀舊徵祥長樂除奸業復光妃子功高無翟茀竟教團扇棄蘭房

〔十六國春秋〕慕容盛傳寶爲蘭汗所殺盛攻汗殺之告成於太廟即位於承乾殿長樂元年夏四月有異雀素身緑首集於端門棲翔東園二旬而去以異雀故大赦殊死已下改東園爲白雀園〔又〕盛初封長樂公〔又〕盛妃蘭氏傳蘭氏蘭汗之女也寶爲汗所殺盛馳進赴哀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於汗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遣其子迎盛舍於宮中親待如舊先是汗之當國也盛從寶出亡妃奉事丁氏愈謹及盛誅汗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氏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得爲后〔按〕丁氏盛伯父獻莊太子全之妃

龍騰苑起景雲山曲海凉池碧水環暑氣侵人多病暍天廚猶索凍魚還

〔十六國春秋〕慕容熙傳築龍騰苑起景雲山於苑內〔又〕起逍遥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暍死幾萬餘人〔又〕熙后小苻氏傳后嘗季夏思凍魚膾冬思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之不得則加以大辟

游畋山海動經旬寂寞承華暗網塵泣罷芳魂無處覓千官忠孝盡含辛

〔十六國春秋〕熙后小苻氏傳〔又〕爲苻后起承華殿負土于北門土與穀同價〔又〕后好游畋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又〕苻后死制百僚於宮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加罪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

後秦　姚萇南安赤亭羌人父弋仲兄襄世爲酋帥襄爲苻堅所殺萇帥衆降秦晉太元九年起兵北地自稱秦王十一年入據長安僭稱帝改元二白雀建初子興立改元二皇初宏始子泓立改元永和義熙十三年爲劉

裕所滅三主凡二十三年

龍寨風高捲旆旌鳳遊樓閣鬱崢嶸千端文綺裁征襖擘出宮門賜大營

〔雍州志〕魏王樓姚襄所建三木門與天桃諸堡九龍寨皆其遺址〔十六國春秋姚萇傳〕起殿於殺珝故城西北鳳遊樓上〔又〕萇與苻登相持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十一月天大雪萇下書自責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

須彌山樹碧雲深興苑秋高獵馬駸不賦長楊賦豐草君王新賜諫臣金

〔十六國春秋姚興傳〕作須彌山四面有崇巖峻壁珍禽異獸山林草木精奇怪異人所未識〔又〕興雅好遊畋京兆杜延若豐草詩箴之興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終弗能改〔西征記〕姚興有逍遙園西去三百步有麋子苑羌王養麋鹿數百頭

連理枝高雨露濃天潢骨肉盡從龍新伶譜出黃兒曲鳳管鸞笙付慕容

〔十六國春秋姚興傳〕連理樹生於廟庭〔又〕宏始元年慕容超獻大樂伎一百二十人〔又姚邕傳〕邕小字黃兒興之弟也封濟南公識鑒明慧又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波若臺前共坐禪小兒何事更登肩宮娥夜薦鴛鴦枕爲博人間法種傳

〔十六國春秋姚興傳〕興居羅什於逍遙園以國師禮待之親帥羣臣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元堂聽什演說佛經立波若臺於中宮時沙門坐禪者恆有千數〔又鳩摩羅什傳〕羅什一日忽下高座謂興日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曰大師聰明超悟海內無雙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諸僧有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止

南燕　慕容德皝少子晉隆安元年燕主寶失國德棄鄴南徙滑臺自稱燕王三年進據廣固稱帝改元建平德卒兄子超立改元太上義熙六年爲劉裕所滅

二主凡十三年

氷合天橋唱駕還玉林焜燿應星躔祇嗟公主留裙帶淚洒琴牀逕斷絃

〔十六國春秋慕容德傳〕德自鄴將徙滑臺遇風船沒魏兵垂至衆心惶懼議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夕流澌氷合遂於夜中南渡黎陽訖且魏兵追至而氷亦潛消若有神焉德大說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又慕容超傳〕先是超自長安行至梁父南海王法時爲兗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姿宏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又慕容氏傳〕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少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居歸將改適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逼我改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

千里驊騮備上閑春風鈿輦步超閒金刀共幸東歸早法駕親迎馬耳關

十六國春秋慕容超傳太上二年高句麗獻千里馬生熊皮障泥於超 通典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 十六國春秋作金鉦輦 十六國春秋慕容超傳超以母妻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質遣使奉表稱藩并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興大悅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 又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納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於張掖備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別母而去備德與燕王垂起兵於山東張掖太守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伯也呼延平卒超號慟經旬超母謂之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吳辯潛往視之辯因宗正謙以告超超潛變姓名與謙俱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備德撫之號慟案備德卽德慨吏民犯諱增一備字爲二名

夏 赫連勃勃朔方人劉淵之族晉義熙十四年據統萬城僭號稱夏改元四（龍升 鳳翔 昌武 眞興）子昌立改

光爲魏所擒弟定復自立於平涼改元（勝光）宋元嘉八年爲吐谷渾王慕璝所襲執送於魏二主凡二十五年

危樓傑閣絡珍珠龍雀刀環擬湛盧怪得外人心膽落髑髏臺下血模糊

太平寰宇記眞珠樓通天樓皆勃勃建在朔方城內 十六國春秋赫連昌傳初勃勃性豪侈好治宮室築統萬城臺榭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靑 又勃勃傳造百鍊剛刀五口背上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 又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

果城花發碧洲環鼓枻蓮池翠一灣靑海迴鑾馳道改招魂空到契吳山

水經注薄骨律鎭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 寰宇記渌蓮池在靈州赫連勃勃每畋於三交渌蓮池 案十六國春秋作渌漣池 段龜龍涼州記契吳山在縣北七十里赫連勃勃北遊契吳而嘆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靑海吾行地多矣自嶺以北大河以南未有如斯之壯麗矣 太平御覽引十六國春秋夏錄云赫連昌發二百里內民二萬五千人鑿嘉平陵七千人礎淸廟於契吳以勃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廟焉葬勃勃於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 按今本十六國春秋無此文

前涼 張軌安定烏氏人晉永康二年爲涼州牧居姑臧二子寔茂繼之茂傳從子駿駿傳子重華重華始稱涼王子曜靈繼立庶兄祚廢而代之改元（和平）爲其下所殺立曜靈弟元靚改元（建興）其叔父天錫又殺而代之仍稱涼州牧太元元年爲苻堅所滅九主凡七十六年

儀象曾占霸業隆姑臧千里秀靈鍾珊珊龍女來枹罕恰稱宮城住臥龍

十六國春秋張軌傳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喜曰霸者之兆乃求爲涼州刺史 又光熙元年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漢末博士燉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

泉水當塢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是張氏遂霸河西〔臨洮府志〕晉永嘉五年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女涼州牧張軌育之宮中

賓退觀裏燕鶯嬌曉日珠簾鬪舞腰幸喜酪醇能化妒莫吹宮怨入瓊簫

〔十六國春秋張駿傳〕鄯善王元孟獻女妹好號曰美人立賓退觀以處之〔涼州記〕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冢得白珠簟簾〔十六國春秋張天錫傳〕會稽王道子問其西土所出何物為美對曰桑甚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妒心〔又後涼錄呂纂傳〕涼州人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真珠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瑙鍾黃金勒

王母祠成石室高珠璣風動響雲璈四城果熟秋容淡誰獻瑤池千歲桃

〔十六國春秋馬岌傳〕岌為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乃為立祠祀之〔王隱晉書〕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植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植園果命曰元武圃皆有宮殿

金玉輝煌啟繡櫳謙光五殿古春風泉臺酒掃酬君寵先遣香泥葬落紅

〔十六國春秋張駿傳〕駿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元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又閻氏薛氏傳〕天錫妾閻氏薛氏並有殊寵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供酒掃

於地下耳誓無他志也疾篤二姬皆自刎及疾瘳天錫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蜀　李雄略陽臨渭人父特初以流人起兵稱益州牧為刺史羅尚所殺雄逐尚自立晉永興元年據成都僭號稱成後稱蜀改元三建興 晏平 玉衡 兄子班嗣立為雄庶子期所簒改元玉恒 特從子壽又廢而代之改國號曰漢改元漢興 子勢立改元二太和 嘉寧 永和二年為桓溫所滅五主凡四十一年

夢裏雙虹肇帝基尊賢禮重約章時素輿未到鑾輿出執版階前迓太師

〔十六國春秋李雄傳〕雄母羅氏夢雙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生雄嘗言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又〕晉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改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又范長生傳〕長生自西山乘素車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接尊之曰范賢尋加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

漫將粉水鬪芳鮮金翠層城已化烟貴主不隨蛇虎變飄零留侍老奴憐

〔華陽國志〕巴郡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曬鮮芳常貢京師名曰粉水〔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蜀僧惠凝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太侈焚之合在此地〔十六國春秋李勢傳〕先是勢未亡時頗有怪異宮人張氏化為大蛇鄭美人化為雌虎未幾而死〔世說〕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侍婢拔白刃將襲之正值梳頭髮委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若能見

殺乃其本懷主投刃而抱之曰我見猶憐何况老奴〔按〕溫尙晉明帝女南康長公主

後涼：呂光略陽氏人初爲苻堅將晉太元二十一年據涼州自稱天王隆安三年立其子紹爲天王自稱太上皇帝改元三太安、龍飛、麟嘉紹庶兄纂殺紹自立改元咸甯又爲從兄超所殺讓其兄隆改元神鼎元興二年爲姚興所滅四主凡十八年

蕃部新歌付樂工蒲桃美酒醉春風六宮不納龜茲女代結紅絲繫梵宮

〔十六國春秋呂光傳〕光討龜茲大敗之入其城國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因得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觱篥毛員鼓都曇鼓腰鼓羯鼓雞婁鼓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婆迦兒舞曲有天殊勒監曲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强妻以龜茲王女拒而不受光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旣被逼遂虧其節

內苑開筵賀冊妃仇池故劍昨迎歸光明幾襲蕃王布詔製宮袍盡染緋

〔十六國春秋呂光傳〕麟嘉元年光妻石氏自仇池來至姑臧光迎於城東立爲王妃讌羣臣於內苑新堂〔涼州記〕呂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獻火浣布善舞馬〔魏書〕涼州染緋甲於天下

都街深夜鬼啾啾青角門開紫閣愁一樹其花風雨惡美人又墜綠珠樓

〔十六國春秋呂紹傳〕先是光未亡時有鬼叫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斃徼吏尋覩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紹立五日爲纂所殺〔又呂纂傳〕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自殺於紫閣〔又紹美人張氏傳〕張氏淸辨有操行紹見殺便請爲沙門隆見而悅之欲汚其行於是升門樓自投於地二踵俱折口誦佛經顏色自若俄然遂卒

明光歌舞動珠櫳未斫胡奴局已終人去琨華春意盡楊花無復逐東風

〔涼州記〕呂纂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十六國春秋呂纂傳〕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共圍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爲而纂不能悟光弟寶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言〔又〕引超及諸臣同讌於內殿超兄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刺纂殺之〔又纂妻楊氏傳〕楊氏美艷有義烈纂爲超所殺超見其有色欲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復使女辱於二氏乎遂自殺

西秦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晉太元十年據苑川稱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十二年苻登封爲苑川王尋卒弟乾歸稱河南王遷金城繼稱秦王遷西城繼復遷苑川兵敗降姚興尋逃歸從都度堅山復稱秦王後又徙都譚郊改元二太初、更始爲兄子公府所弒子熾磐討公府自立遷枹罕改元二永康、建宏子慕末立改元永宏宋元嘉八年爲赫連定所滅四主凡四十七年

兄弟西歸領後宮掌珠煜耀愛偏鍾王姬未必嫺中饋下嫁
空思賦肅雝
〔十六國春秋邊氏傳〕乾歸妻邊氏金城人乾歸僭立遂以
太初元年立爲王后及乾歸奔降於秦降號太妃既而返
國復爲王后〔又焦遺傳〕遺子華至孝遺嘗病甚冬中思
食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汝從此進
之華跪受寤而瓜果在手香美非常遺食之而病愈乾歸
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
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臣
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願也
格磔春園鳥亂飛凌霄觀裏伴遊歸落紅滿頰桃花損一彈
金丸伏禍機
〔十六國春秋辛進傳〕進從熾磐遊於後園凌霄觀進彈飛
鳥誤中慕末之母傷其面及慕末卽位問傷母面之由母
以狀告卽日
收進殺之

金城柳色翠眉顰並蔕花開異地春魚鑰不來深殿閉琴心
終誤左夫人
〔十六國春秋乞伏乾歸傳〕乾歸遷都金城〔又禿髮氏傳〕
王后禿髮氏傉檀之女太子虎臺之妹也密與虎臺謀弒
熾磐后妹爲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
及虎臺〔又左夫人禿髮氏利鹿孤之宗女也有寵于熾
磐讒殺其姊及虎臺後與慕末弟軻殊羅私通慕末知而
禁之軻殊羅懼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鑰於內鑰誤門
不得開門者以告
禿髮氏乃自殺
國壻頻年致異方合城蘿蔦繫平昌翩翩歸妹占良秩新卻
河西萬斛糧

〔十六國春秋乞伏乾歸傳〕太初八年索虜禿髮如苟來降
乾歸妻以宗女九年秦長水校尉姚珍來奔乾歸以女妻
之吐谷渾王視羆以子宕豈爲質乾歸以宗女妻之十二
年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來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又乞伏慕末傳〕永宏二年河西王蒙遜遣太子興國攻
定連慕末逆擊之於治城擒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
來贖世子興國慕末不
許以妹平昌公主妻之
南涼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晉隆安元年據廉川稱
西平王國號涼改元太初 繼改稱武威王徙治樂都
置涼州於西平以其弟利鹿孤鎮之利鹿孤嗣立遂
徙治西平更稱河南王改元建和 利鹿孤卒弟傉檀
襲位更稱涼王遷樂都繼遷姑臧後爲蒙遜所敗復
還樂都改元宏昌嘉平 義熙十年爲乞伏熾磐所滅三主

凡十八年
衣錦涼州耀故鄉金昆纔統萼聯芳夢中白馬稽先德繡襁
嬰啼早兆祥
〔十六國春秋禿髮傉檀傳〕宏昌五年傉檀遣西曹從事史
暠聘秦姚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
〔又利鹿孤傳〕建和三年三月利鹿孤寢疾遺令曰昔我
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其令
車騎經緯百揆以成先王之志〔又禿髮烏孤傳〕其先與
魏同出八世祖匹孤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其
母夢一老父被髮左衽乘白馬謂曰爾夫雖西移終當東
返至涼必生貴男言終胎動而臍後因寢而產於被中乃
以禿髮爲號其
俗謂被覆之義

萬里河湟繞虎臺罽衫簇擁畫屏開髫齡解賦高昌殿爭頌
東宮七步才

甘肅通志虎臺在西甯府城西五里相傳南涼王所築　拓跋涼記宏昌二年乙弗部獻紫罽衫百二十領　十六國春秋禿髮傉檀傳次子歸儁爽聰悟傉檀甚寵之年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立成檀覽而嘉之擬之曹子建

西涼　李暠隴西成紀人晉隆安四年據燉煌稱涼公義熙元年自稱秦涼二州牧遷治酒泉改元二庚子建初子歆立改元嘉興宋永初元年爲沮渠蒙遜所虜弟恂復自稱涼州刺史改元永建蒙遜攻之恂自殺三主凡二十二年

早聞虎語告麻祥百勝神威總未降報聘祇緣歸愛女夜深
星使入南邦

燉煌新錄晉隆安元年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虎道邊虎化爲人遥呼暠爲西涼君　十六國春秋李暠傳暠造珠碧刀二口銘其背曰百勝隸書　又建初二年南涼禿髮傉檀送暠女敬愛于酒泉初暠之立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家至是傉檀假道於北山鮮卑使哀送敬愛於酒泉并通和好暠大悅遣使報聘

漫稱李尹王燉煌三載無言意自傷念舊尚餘哀誄在辛夷
花落故宮涼

十六國春秋暠妻尹氏傳尹氏幼而好學淸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暠繼室自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暠之創業謀謨經略多所贊毗故西州諺曰李尹王燉煌　又李暠傳暠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乃自爲之誄

北涼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晉隆安五年襲殺涼州牧段業自稱涼州牧張掖公義熙八年遷姑臧稱河西王改元四永安元始承元義和子牧犍立改元永和宋元嘉十六年降於魏後被殺二主凡三十九年

聖躬保護仗嬙婭侍寢新臺夢乍醒靖亂功高非恃貌黛眉
應厭雀頭青

十六國春秋蒙遜妻孟氏傳孟氏武威人有勇力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擊之傷其左足孟氏禽而斬之承元二年蒙遜復遣使詣宋獻青雀頭黛百斤

百里崖中顯化身法王獅象淨聞塵聖賢像繪遊林苑獨爲
談經賜讖頻

十六國春秋沮渠蒙遜傳蒙遜專宏事佛於涼州南百里崖中大造佛像千變萬化　又元始六年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大宴羣臣談論經傳

鄯善沙門出罽賓何來祕法誤宮嬪姦斷不藉周南化共祝
多男拜聖人

十六國春秋沮渠蒙遜傳初罽賓沙門曇無讖東如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甚重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

妻爵從夫議禮宜誰將穢李嫉王姬酒泉渠置酖成幸解毒

無勞送御醫

〔十六國春秋〕茂虔妻拓跋氏〔傳〕拓跋氏魏世祖之妹武威公主也茂虔先娶李暠女為婦永和五年魏以公主妻之茂虔遣右相宋繇奉表詣謝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定號世祖使羣臣議之皆曰母從夫爵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世祖從之後茂虔淫於嫂李氏李氏與茂虔姊共毒公主世祖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按〕茂虔魏書作牧犍〔又〕西涼李暠妻尹氏傳蒙遜娶其女為茂虔婦及世祖以妹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與女遷居酒泉頃之女卒

北燕　馮跋長樂信都人晉義熙五年高雲為幸臣離班桃仁所弒跋討亂自立居龍城改元太平跋卒弟宏殺其子而代之改元大興宋元嘉十二年為魏所逼請迎於高句麗十三年魏復伐之高麗來迎宏遂焚和龍而東尋為高麗所殺二主凡二十八年

樓閣祥雲覆畫廊宵衣勤政坐東堂中宮料理三盆手務本先栽萬樹桑

〔十六國春秋〕馮跋傳跋所居上常有雲氣狀若樓閣時咸異之〔又〕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事之要〔又〕跋又下書曰桑柘之益為資生之本此土桑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百株柘二十株

三千騏驥締姻盟公主琵琶換北聲莫為和戎悲道遠柔然送女入龍城

〔十六國春秋〕蠕蠕斛律〔傳〕蠕蠕斛律跋之壻本塞北夷也初遣使獻馬三千匹求婚於跋跋以樂浪公主妻之既而斛律嫁女於燕跋納為昭儀〔按〕魏書蠕蠕初號柔然世祖以其無知有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

十六國補遺

前趙

論龍詩文數射籌龍顏不見幾經秋柘弓銀硯情堪念割愛拌教到小劉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劉聰引懷帝入讌從容謂曰卿昔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造卿以所製樂府歌示朕朕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硯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耳聰喜以小劉貴人賜帝

比肩三后位同尊璽綬紛紛更數人禍水原從飛燕起何堪耻穢汚輕塵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聰以皇后靳氏爲上皇后左貴嬪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竝立非禮也極言切諫聰不納（又）聰立樊氏爲上皇后樊氏即故張后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又）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立后將以母臨天下匹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任心縱欲以趙飛燕爲后使皇統絕滅社稷爲傾自麟嘉以來亂淫於色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刑餘小醜猶不可以汚淸廟而況其家婢耶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梀玉質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覽之大怒皆斬於東市

一戰西戎納欵多東堂開讌樂如何尊前宣進涼州伎樂府新翻壯士歌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先是上邽氏羌十餘萬落保險不服其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曜遣子遠將兵討之生擒伊餘於陣權渠大懼請降西戎之中權渠最强權渠既降莫不歸附八月曜讌群臣於東堂（又）曜西擊涼州張茂稱藩獻女伎二十人（又）陳安傳安善於撫綏吉凶夷險與衆共之及其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三千巧手聚陽平遂殿崇臺取次成漫把阿房擬秦築何留酆水賜貧氓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曜召攜殿巧手三千人發陽平等十郡牛車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陵煙臺於鎬池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有曰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煙云云曜大悅即日下詔罷役省酆水囿以與貧民

後趙

黑兔祥符石氏昌莫因禾稼怨胡蝗行軍喜見擒王兆記取鈴音替戾岡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茌平令師懽獲黑兔獻之於勒勒下令外檢舊典程遐等以爲黑兔見水德之祥大趙革命於晉以水承金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又）勒於所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隸書（又）晉建武元年七月河朔大蝗勒又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又）劉曜濟自大陽圍石生於金鏞勒欲自將救洛陽以問佛圖澄澄言於勒曰朏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言軍出捉曜也

殿材山積荷嘉祥建德宮成列鴈行銘遍功臣三十九雲臺

名姓石函藏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趙王二年春正月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 〔又〕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於建德前殿

漳流曲曲抱城隈閱武秋登戲馬臺旗下忽聞髇箭發五千飛騎一時迴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戲馬臺一名閱馬臺在城中漳水之南虎每講武於其下升觀以望之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

登臺射髇箭一發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奔至於臺下又射一箭五千騎又一時奔走至於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黑矟從事故以黑矟爲號

三臺九殿遠相望無數妖姿入顯陽誰助親蠶來梓苑臨漳宮外鞠衣黃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基巍然崇舉 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 〔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於桑梓苑苑有臨漳宮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日虎率皇后及夫人採桑於此虎后杜氏祠先蠶於近郊

前燕

競採燕支染面勻誰將顏色奪釵裙重溫繡被知無日鵝鴨池邊有鄂君

〔太平御覽〕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否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接其上英者作燕支婦人用爲顏色可愛 〔十六國春秋前燕〕張鴻傳鴻仕皝爲黃門郎甚寵愛之鴻頤下忽生鬚三根長寸餘皝由是不悅乃遣出宮使看鵝鴨

勒石盧龍御道開彬彬文雅集鄒枚侍臣競上甘棠頌儘是登高作賦才

〔水經注〕燕景昭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勒石嶺上以記事功案景昭慕容儁諡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儁傳博覽書史有文武幹略彬彬文雅史善詞賦 〔又〕儁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儁曰昔此詩所謂甘棠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以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

此其徵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並上甘棠頌

簪黃旛絳繡韡紅投報隣封禮亦隆冠冕從今垂永制朝儀何假叔孫通

〔北堂書鈔〕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丈二細桃枝簟十黃筏雙文簟二士獨受黃筏雙文簟一枚 〔太平御覽〕庾翼與慕容皝書曰今致孔雀氈二枚細練十端竹練二十端繡鐙一領兜牟白氈自副朱漆鑭二十張絳碧畫旛黑氈自副白鷗二枚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皝遺侍中顧和繡韡一輛 〔又〕儁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冠冕之式代或不同禮貴適時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儁曰履劍不趨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袞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

常山珪璧應真人齧臂無端入夢真東苑鞭尸誰指認後宮

猶有石家墳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儁常山寺王母祠前大樹自拔於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二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神嶽之命遣尚書郎段勤用太牢祀之　又初石虎使人探策於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眞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儁之應也　又儁夜夢石虎嚙其臂寤而痛惡之命發其棺求尸不獲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言虎葬於東苑觀下於是掘焉得其尸鞭之投於漳水案鄴女子水經注作後宮嬖妾東苑一作東明

前秦

空城鬱鬱復青青五眼三羊讖竟成東海魚龍方變化長人早已報昇平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皇始五年新平有長人見長五丈語於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俄而不見　又苻生健第三子生無一目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爲太子　又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有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其何所洛門東東海堅所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

朝陽鳴鳳集崇臺東閣曈曨旭景開未見雞竿懸闕下蒼蠅先報赦書來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甘露三年秋九月鳳皇集於東闕大赦境內初堅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臺悉屏左右親爲赦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久之乃去俄而長安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而洩敕內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

西亭講禮復東庠釋奠臨雍鉅典彰自古修文當偃武渭城有旨罷開堂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建元七年春正月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東脩釋奠焉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碩學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於東庠祥爲儀禮祭酒處於西亭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　又建元十六年起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祕書監朱肜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十得八九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鬭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逆更使受教於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

止馬詩兼戒酒文一堂喜起慶嘉辰廷臣漫道伶工賤中有長揚諫獵人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建元十四年大宛獻天馬堅曰吾常慕漢文帝之返千里馬乃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遣之示無欲也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堅與羣臣飲酒於銅臺以祕書監朱肜爲酒正曰今日之飲當以極醉爲限祕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作酒德之歌以諫之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　又堅如鄴狩於西山親馳射獸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今久獵不歸若禍起須臾變生不測其如宗廟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開罪於王洛信吾過也爲之罷獵還宮

太極軒軒仗衞趨珠簾高捲日光鋪臕蹄側鼻皆來賀萬國衣冠王會圖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堅自平諸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太極前殿以朝羣臣　又建元十七年鄯善

王及車師前部王皆來朝堅引見於太極前殿是時四夷
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謂
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闊額北夷
爲匡腳南蠻爲腫蹄方以類名也

烈公勳德孰能儔爻事當年禮最優若箇董狐誇直筆漢宮
原有辟陽侯

十六國春秋前秦李威傳威苟太后之姑子也苻生屢欲
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建元十年卒謚
曰烈公初苻太后少寡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卒後堅
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甚慚乃焚其書而
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
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

後燕

全憑國胄定邦基一擲三盧未足奇不是申生爲太子獻公

翻恐誤驪姬

十六國春秋後燕錄初寶在長安與韓黄李根等因讌以
樗蒲爲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若富貴可
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故云五柳之祥　又垂后後
段氏傳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元妃嘗
言之垂謂之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吉其
妹季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計言之主上乃
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
上百年之後太子必喪社稷

東堂考論共推賢不頌伊周頌大燕詔許新昌各言志七兵
忠讜正丁年

十六國春秋後燕錄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
周公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
名譽於經傳歌詠至於我太祖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
欺之年臨朝輔政羣臣緝穆時無二論勳德之茂豈可與
周公同日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
也乃命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謂常忠曰伊尹
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
德放於桐宮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臣謂伊尹之勳有高
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
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
擬乎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
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
忠貞之美亦猶泰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郎敦曰泰伯
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
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有差　又引見百
僚於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官舉文武之
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讌羣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
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
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

高勾驪是舊宗盟派衍青山業漸宏東國人來方報聘史官

應奏使星明

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慕容雲寶之養子高勾驪之支庶也
就破高勾驪徙於青山由是世爲燕臣祖父高和自云高
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正始二年高勾驪
遣使來聘且敘宗親雲遣侍御史李拔報之

月光飛去白龍蟠東藁經燃兆有端誰與禁兵同捧日東堂
轉趣夕陽殘

十六國春秋後燕錄建始元年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
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有
臣爲君者寤而告人曰國苻其將盡乎　又初童謠曰一
東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木兩頭
然則草木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有三子而
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終如謠言　又雲以武藝給事侍
東宮永康初拜侍御史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　又雲以
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

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兵賞賜以巨萬計而班仁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啟拔劍擊雲雲以几拒班仁從旁擊雲雲遂被殺

後秦

梓潼神報國基開劍鑄雌雄聖武恢所恨衮衣剛應夢無端又夢鬼兵來

十六國春秋後秦錄初襄寇洛陽夢萇服衮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因謂諸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甚器異之 又萇造二刀長七尺一名曰雌一名曰雄有寇即鳴 又萇遊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蚤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至是據秦稱帝即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 又萇疾篤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遂患陰腫卒於永安宮

黃龍門啟接朝堂人坐西宮日正長彌勒一龕珠佛像金爐閒爇內家香

十六國春秋後秦錄皇初五年興建南臺武庫朝堂於長安又立西宮名宮門曰黃龍門 又姚嵩興之弟也留心經典專精釋道興因賜以皇后所遺珠佛像

南燕

多士橿橿國子師御因遊戲闢申池酒酣共笑延賢殿喜起明良又一時

十六國春秋南燕錄德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餘人為太學生每月朔親臨試之作中池以為遊戲 又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讌於延賢殿酒酣笑謂羣臣曰朕雖薄德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

可方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為讓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飾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

羽獵歸來意不懽東陽長歎亦無端二千五百教歌舞徧簡優伶付樂官

十六國春秋南燕錄超不恤政事惟畋遊是好 又正旦超朝會羣臣於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秦遂議入寇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諲諫不聽率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歸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

太極端門報曉籌銅鐘聲動集鵷儔羊頭儘有封侯相不事三臺事五樓

十六國春秋南燕慕容德傳元年冬十月太極端門並就時銅官令王瓚得古銅鐘四枚獻之列於太極殿前賜瓚爵關內侯 又先是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羣臣議以詳僭號中山因勸德即尊號 又超時公孫五樓專總朝政宗族親戚並居顯要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駕幸天門選授多百官朝賀竟如何城頭樂奏聲鳴咽相對虞兮泣楚歌

十六國春秋南燕錄太上六年春正月甲寅正旦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賞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乙卯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晉師之盛方奏樂乃握超手對泣曲終不已

夏

宗支剛銳皆成鐵宮殿煇煌盡飾金偶上沖天臺上望長安

千里碧雲深

十六國春秋夏錄勃勃恥姓鐵弗改爲赫連下書曰帝王係天爲子其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又勃勃復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形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　又起沖天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

服涼平朔氣何振四扇門開黑水濱忽見紅裙懸架上羣花飛作魏宮春

十六國春秋夏錄勃勃改築都城於朔方水之北黑水之南名曰統萬城　又好自矜大名其四門南曰朝宋門東曰招魏門西曰服涼門北曰平朔門　又昌奔上邽魏乘勝追逐至於城北諸門悉閉世祖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架上乘之而上獲昌諸母姊妹妻妾宮人以萬數以昌宮人頒賜將士納勃勃三女爲貴人

前涼

涼州倚柱看秦川萬國晃趨玉璽傳閑豫堂前張曲宴銅龍光躍御池邊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張寔時焦松陳安舉兵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惟涼州獨全先是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看至是謠言驗矣　又咸康元年駿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　又駿有閑豫堂前有閑豫池池中有五龍晝日見彩移時乃滅遂鑄銅龍於其上

趯趯微蟲伏草根逆行何故上宮門風詩舊詠螽斯羽謬氏罔王育子孫

十六國春秋前涼常據傳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據因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曰子孫繁盛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靈曜

萬幾多曠戲游便寵幸連朝拜賜錢樂部新翻天竺曲雅歌譜入五條絃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重華好與羣小游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　又永和四年天竺國重譯來貢其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曇銅鼓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

永訓宮中久不朝園池隨處縱游遨白瓜滿殿成妖讖突見兵來綠錦袍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天錫元日與嬖幸褻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永訓宮　又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　又天錫夢一綠色狗從東南入欲咋之天錫床上避而乃墮地後苟萇來破姑臧著綠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所夢　又天水太守史稷暴疾而卒五旬乃蘇云見涼州謙光殿中皆生白瓜至是秦使中書令梁熙等來伐熙小字白瓜　案永訓宮重華嫡母嚴氏所居天錫僭位仍尊爲太王太后者也

蜀

遠人來共白頭烏四境賨民貢賦輸宮裏不忘舊風俗躍瑜席上舞巴渝

十六國春秋蜀錄晏平三年有白烏赤足來翔雄以問范長生長生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者果關中流民相繼請降　又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民　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

鼎新宮闕倚青冥天子何妨止數齡殿上銘功宣太史大書
羯使貢來庭
十六國春秋蜀錄漢興元年任調等勸壽稱帝壽命筮之
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解思明
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
之言策之上也遂以晉咸康四年僭即帝位　又興尙方
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
孰又石虎爲書遺之幷致楛矢石砮壽下書曰羯使來庭
貢其
楛矢
官號股肱皆要職臣稱草莽亦名流詔書大舉明經士好學
居然拜列侯
十六國春秋蜀錄壽以董皎爲相國羅恆馬當爲股肱李
奕任調李閎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

爲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衣素帶居
師友之位壯上封事自稱草莽臣　又壽下書令州郡各
舉明經者
封好學侯
太師品秩孰能齊卻爲分災位始躋宮府事多行不得鶹鴿
城下盡情啼
十六國春秋蜀錄壽常居內罕見公卿史臣屢陳災譴乃
加董皎爲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眚　又地震生
毛鶹鴿集
於城下

後涼

酒池沈酗日夢夢洛汭盤遊似有窮新爲東廂更殿牓飛龍
直與井蛙同

十六國春秋後涼錄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
恤政事太常楊穎諫曰糟邱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
鑒纂終不能改　又有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
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
隆涸殘花泣溼紅空移東苑到東宮連枝不念棠華詠同室
操戈愧侍中
十六國春秋後涼錄咸甯二年春三月大司馬番不公宏
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以宏功高位逼深忌
嫉之宏以東苑之兵作亂纂遣將擊之宏衆潰出奔廣武
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宏之妻女亦爲士卒所
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
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
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雖宏自取夷滅亦由
陛下無棠棣之恩宜省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
囚辱士女釁自宏起百姓何罪且宏妻陛下之弟婦宏女
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汚辱爲婢妾天地神明

豈忍見此因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
乃召宏妻及男女於東宮厚撫之

西秦

秦河州牧啟鴻圖列郡星羅勇士都輔相同班分左右冠裳
聳拱大單于
十六國春秋西秦錄乞伏國仁以晉孝武太平十年自稱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
年爲建義元年署置官屬以其將乙旃童埿爲左相屋引
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
爲上將軍自餘拜授有差乃分其地置武城武陽安固武
始漢陽天水略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
士都城
以居之
端門曉日照銀牀汲井亭前水兆殃殟磕有聲光似血丹魚

絕異白魚祥

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永宏四年夏六月夏王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先是熾盤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東羌西虜共相征伐王是而亡

南涼

朱明置酒亦悤悤教胄須知道義隆宣德堂開今似舊百年幾易主人翁

十六國春秋南涼錄建和元年六月呂纂西擊段業傉檀乘虛襲姑臧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燿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 又建和二年六月利鹿孤謂羣臣曰吾自負乘在位三載於茲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偷多剕敝戎車屢駕無闢地之功務進賢良而下猶淹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子其直言無諱祠部郎

中史嵩對曰王者行師全國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克城而地不加廣也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視爲無用之條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 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沖趙誕爲博士祭酒使教胄子 又孟禕傳禕仕於姚興爲涼州刺史王尚別駕司馬興後以傉檀代尚爲涼州禕出迎於道左既至讌羣寮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禕進曰昔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彭山之勢主有西夏率土崩離斷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謝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

宮門深閉月昏黃病骨懨懨繡闥涼錫杖漫誇波若眼可憐不是返魂香

十六國春秋南涼錄沙門曇霍者未識何許人蔬食苦行專以神力化物利鹿孤僭號稱王霍從河南來至於西平持以錫杖令人跪之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傉檀有女病篤請霍救療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吾安能延命耶止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傉檀命開之不及

西涼

曲水開筵倒玉卮堂廉屢和柏梁詩酒酣共話與王事白額駒生正及時

十六國春秋西涼錄建初九年春三月上巳暠讌於曲水命羣僚賦詩而親爲之序 又暠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麐

及同母弟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者終當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光龍飛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業叛光自稱涼州牧署暠爲效穀令宋繇亦仕於業敦煌護軍郭謙沙州治中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甯朔將軍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敦煌言於暠曰段業無經濟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麐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

于闐玉璽市初還氣繞宮槐色正殷聖帝明王作圖讚靖恭堂上集鵷班

十六國春秋西涼錄辛丑二年夏四月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闐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 又庚子元年暠所居後園有赤氣起 又壬寅三年暠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僚亦皆圖焉 又建初四年初河右不生

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至是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乃著槐樹賦以寄情

北涼

制定朝堂百度新貢來西域盡稱臣求書纔得搜神記侍寢偏勞擊鬼人

十六國春秋北涼錄玄始七年蒙遜命征南將軍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姓振肅 又玄始九年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詣蒙遜稱臣貢獻 又承玄二年蒙遜遣使詣宋入貢就司徒王宏求搜神記宏寫與之 又義和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左右常白日見鬼以劍擊之未幾薨於路寢

玄處先生到酒泉陸沈觀裏拜師虔阿誰書報涼王祚三十年還若七年

十六國春秋北涼錄劉昞字彥明燉煌人初仕西涼李暠蒙遜克酒泉拜為祕書郎中專管註記蒙遜下令曰祕書郎中劉彥明學冠當時道光區內可授玄處先生之號拜以三老之禮築陸沈觀於西苑以居之每月蒙遜使人致以羊酒茂虔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 又永和三年正月十五日有一老父見於燉煌東門投書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茂虔訪於奉常張慎慎曰昔虢之將亡神降於莘深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於游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茂虔聞之不悅

北燕

大邦聘使廢將迎驕蹇安能望太平按項披襠終不屈持旄又見漢蘇卿

十六國春秋北燕錄太平六年秋八月魏太宗使謁者于什門來聘至於和龍跋遣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為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什門忿而不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披褲後襠以辱之終不肯降跋遂留之不遣大興四年宏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世祖許之乃送使者于什門還魏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世祖下詔褒稱曰什門奉使和龍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為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 又跋造刀一口銘曰太平

臨軒倉卒付儲君一日三朝誤牝晨宅近中山塵暗起飄風原自宋夫人

十六國春秋北燕錄太平二十一年春二月有飄風從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姚昭宅至司徒中山公宏宅而散二十二年秋八月跋寢疾九月疾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跋妻宋夫人規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之曰主上病將瘳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遏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乃言於中山公宏曰主上疾甚宋夫人專擅羣佞用事恐一旦不諱國家殊未得安不可不為之計也宏深然之於是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為亂宿衛左右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宏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死宏遂即天王位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宋　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漢高祖弟楚王交之後世爲彭城人後徙京口桓元篡晉裕舉兵平亂義熙十二年封宋公元熙元年進爵爲王明年受晉禪都建康在位三年殂葬初甯陵改元一（永初）子營陽王義符立二年爲徐羨之等所廢尋被害改元一（景和）太祖文皇帝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徐羨之等迎立之三十年爲太子劭所弒葬長甯陵改元一（元嘉）世祖孝武皇帝名駿太祖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舉兵討劭即位十一年殂葬景甯陵改元二（孝建　大明）子廢帝子業立爲左右壽寂之等所弒改元二（永光　景和）太宗明皇帝名彧太祖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廢帝被弒建安王休仁等奉帝即位八年殂葬高甯陵改元二（泰始　太豫）養子蒼梧王昱立五年爲左右楊玉夫所弒改元一（元徽）順皇帝名準太宗養子初封安成王爲蕭道成所立三年禪位於齊封汝陰王尋被害葬遂甯陵改元一（昇明）八主凡六十年

茄席橫陳映葛籠膳房御米進桃紅尙餘耨耜藏天府留示兒孫舜禹風

〔南史宋武帝紀〕帝微時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慚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先帝之盛德乎〔又〕所居陰室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又崔祖思傳〕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幬三齊茄席五盞盤桃花米飯

額點梅花仿壽陽春風閣內集夫娘灑鹽未得潘妃術日聽羊車過別房

〔雜樓記〕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梅花落額上拂之不去後人效爲梅花粧〔丹鉛總錄〕南宋蕭齊崇尙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美稱也〔南史宋后妃傳〕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密令左右以鹽水洒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人乎於是愛傾後宮

寶殿嵯峨玉燭開無邊錦繡障樓臺外臣騶從須回避曾被崑崙擊杖來

〔通鑑〕孝武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又〕孝武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

妃子魂歸繐帳寒空將通替製金棺謝莊哀策傳都下細寫花箋不忍看

〔南史后妃傳〕殷淑妃寵冠後宮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

其帝令召之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之貴

內苑天粧共效尤紅砂點額露華浮邀恩卻讓劉家子一哭殷姬得豫州

〔潛居錄〕八月朔取樹葉露研辰砂點身上消百病謂之大炙宋孝武殷妃取以點額謂之天粧〔宋書〕劉德願爲世祖所狎侮寵姬殷氏葬畢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泣涕泗交流上悅以爲豫州刺史

班劍分行下紫宸山陰陪輦遂雕輪竹林堂上歡聲沸面首還承三十八

〔南史〕前廢帝紀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陛下後宮數百妾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立面首三十

人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帝每出公主與朝臣常共陪輦先是帝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至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隨羣巫捕鬼

司風隨處報輕颸殿閣高寒夏著皮對御一枰佯敗北君王方詡是飛棋

〔南史〕循吏虞愿傳宋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又〕明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以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

紅粧相覷笑成團獨對春風鄣扇紈眞帝已拚成贋帝貪歡偏怪外家寒

〔南史〕宋明恭王后傳上嘗宮內大集裸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爲歡適與此不同帝怒命后起〔又〕恩倖戴法興傳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贋天子

託孤已敕拔黃羅避諱猶防犯白門三百年終期更展可憐借苑獨承恩

〔南史〕宋明帝紀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瓜以騧字似禍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宣陽門謂之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又〕褚彥回傳明帝寢疾召入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襬黃羅襬乳母服也

賭跳長日上蠻岡胡舞翩翩樂未央明月滿城聞犬吠露車

酣醉出僧房

〔南史〕宋後廢帝紀昱與左右作羌胡伎爲樂又於蠻岡賭跳因乘露車往青園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飲酒

諸王 附

儉約家風五醆盤誰教古器索朝端狗枷犢鼻金箱送合當殷瑚夏鼎看

〔江夏王義恭武帝子〕〔宋書〕本傳高祖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醆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噉〔太平廣記〕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徧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命復取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匆匆單舸載紅粧江上風高烈火揚笑煞項王千敗後虞

馬上尚男裝

南郡王義宣武帝子〔南史本傳〕義宣反至梁山垣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煙燄覆江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義宣單舸走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至江陵郭外竺超人具羽儀迎之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又〕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

齊　太祖高皇帝姓蕭名道成南蘭陵人受宋禪都建康在位四年殂葬泰安陵改元一（建元）子武帝賾立十一年殂葬景安陵廟號世祖改元一（永明）鬱林王昭業世祖孫文惠太子長懋子立一年爲蕭鸞所弑改元一（隆昌）弟海陵王昭文立□□蕭鸞所廢改元一（延興）蕭鸞太祖兄始安王道生子廢海陵自立是爲高宗明皇帝五年殂葬興安陵改元二（建武　永泰）子東昏侯寶卷立三年爲張稷所弑改元一（永元）和帝寶融高宗第八子初封南康王蕭穎胄及蕭衍以東昏失德立帝於江陵明年禪於梁封巴陵王尋遇害葬恭安陵改元一（中興）七主凡二十四年

紫履裘皮帳捲紗深宮服御謝豪華傳宣製得金釵鑷御餉周公阿杜家

〔南史高帝紀〕後宮器物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

玉鳳瓏璁宋女環仙蛾粧束侍瑤筵蒩羹茗粣平生嗜別有槎頭縮項鯿

〔南史齊後宮才人位〕登宋女者依例賜玉鳳凰〔妝臺記〕魏武帝令宮人埽青黛眉連頭眉謂之仙蛾妝齊梁間多效之〔南史齊后妃傳〕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帝薦起麵餠鴨臛孝皇后薦笋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薦茗粣炙魚生平所嗜也〔襄陽耆舊傳〕漢水出鯿魚常禁人捕採以槎頭斷水謂之槎頭鯿齊高帝求此魚宋張敬兒作陸艫船置魚獻日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六百頭

香牋幾幅白如銀綈几春風拂硯塵愛煞神童書鳳尾太翁親賞玉騏驎

〔紙箋譜〕齊高帝造銀光紙〔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說以玉騏驎賜之〔又〕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前帝鑷白鬚問曰我誰耶曰太翁

斑管斜簪綠幘橫舞人嫋嫋玉腰輕當筵好勸官家醉新得虞家醒酒鯖

〔山堂肆考〕齊永明中舞人冠幘皆簪筆〔齊書虞悰傳〕武帝就虞悰求諸飲食方悰獻醒酒鯖一方而已

別摹宸翰映簾櫳花木書成點畫工買得臨池一牀筆吏將三昧問韓公

〔山堂肆考〕花木書始於齊武帝覩落葉茂木爲之〔在窮記〕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南史齊后妃傳〕婦人韓蘭英

有文辭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內廷環臥美啼并舞女歌姬最繫情黃土埋香空悵望美人哀怨入吳聲

〔金樓子〕齊武帝嘗於內殿環臥令歌姬舞女奏樂於帷幔之前爲歡曲則拊几稱佳起哀聲則引巾拭淚〔又〕武帝有寵姬何美人死常深悽愴後因射雉登巖石望其墳乃命布席奏伎呼工歌陳尚歌之爲吳聲鄙曲帝掩歎久之

瑯琊城外屢宸游埭口雞鳴曉色幽糚閣未醒阿監喚鐘聲已報景陽樓

〔南史齊武穆皇后傳〕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車駕數幸瑯琊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爲雞鳴埭

金錢昨日賜楊婆天位初登樂若何喜字書成三十六囊中黃紙拜官多

〔南史鬱林王紀〕帝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蓋此徵也〔又〕何氏傳南郡王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爲妃悅常與鬭腕較力南郡以爲歡笑〔又〕鬱林王紀時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疾稍危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又〕凡諸小人並逆加官爵皆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即便施行

重重齋閣夜深開馬埒喧闐尙未回儂作博山歡作火叛兒心總不成灰

〔南史鬱林王紀〕即位未逾旬便毀武帝所起招婉殿以其處爲馬埒〔又〕皇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淆雜

楊叛兒歌無名氏作唐書樂志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楊閔隨母入宮及長爲何后所寵愛童謠曰楊婆兒共戲來所歡語訛遂成楊叛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香水儂作博山爐

紫閣朱樓耀日光豪華豈止一阿房無端鬼讀西京賦又勸君王起建章

〔南史齊東昏侯紀〕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泥不足周用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又〕火燒殿閣三十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

貼池蓮花步步輕珠簾錦幔麝流馨夜深玉笛聲初歇仙帳風搖九子鈴

〔南史齊東昏侯紀〕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又〕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極其麗〔又〕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鈿笛〔又〕爲潘妃作飛仙帳〔又〕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取以施潘妃殿飾

請命朝朝拜蔣侯單稱出盪似俳優雲龍門啟兵潛入一曲吹笙正倚樓

〔南史齊東昏侯紀〕帝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稱蔣王出盪〔又〕崔叔智夜開雲龍門御刀豐勇爲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出北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

諸王 附

宮車雷動小眠齋問病宣傳聖駕來烏帽稱觴紅袖侍樂聲齊送上桐臺

豫章王嶷高帝第二子〔南史本傳〕嶷啟曰北第舊邸往茂
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無乖格制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
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
所未安〔又〕嶷妃庾氏嘗有病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
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極日盡歡嶷謂上曰
古言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殆近兒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
極壽百年
亦足矣

清風自占首陽巔寒屋何須十萬錢薇蕨慣諳貧士味鮑魚
菘菜入賓筵

武陵王曄高帝第五子〔南史本傳〕曄性輕財重義有古人
風齋中錢不滿萬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名後堂山
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又〕豫章王子邸起土山列種桐竹
號曰桐山武帝幸之飲酒為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
名不映日臣好棲靜因以為稱又問曄曄曰臣山卑不會
栖逸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又〕尚書令王儉詣曄
曄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
儉重其率真為飽食盡歡而去

恩歇菱花並照時玉牀扶起病腰肢憐他一裹神明藥不出
醫師出畫師

鄱陽王鏘高帝第七子〔南史劉瑱傳〕瑱妹為齊鄱陽王妃
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
有殷蒨善畫人面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
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嫗示妃妃視畫仍唾之
因罵曰故宜其早死於
是恩情既歇病亦除差

身遊紫闥意青雲數卷巾箱手蹟存再拜阿姨開舊篋敗廚
殘錦隕啼痕

衡陽王鈞高帝第十一子出繼元王道度〔南史本傳〕鈞遊
孔珪家園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

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
之〔又〕常手自細書寫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諸王效
之巾箱五經自此始〔又〕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
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鉼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又〕先
是貴人以華釵廚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凰蓮花星月
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
拜哽咽見者
皆為之悲

雞籠山畔邸新開紫袖青綃笑語陪刻燭深宵方幾寸滿堂
學士鬬詩才

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南史本傳〕子良移居雞籠山西
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又〕王僧
孺傳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
一寸以此為率〔釵小志〕竟陵王青綃執拂紫袖吹簫

文酒風流七步才古阡開宴倒尊罍違和不用蘆茹藥纔向
樊姬禱祀來

隨郡王子隆武帝第八子〔南史本傳〕武帝以子隆能屬文
謂王儉曰我家東阿也〔又〕體過充壯常合蘆茹丸以服
自銷損〔諸宮故事〕齊隨王嘗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
夕夢樊姬怒曰獨不念封崇之義奈何溷我詰旦王病使
巫覡引過設
祀積日方愈

梁　高祖武皇帝姓蕭名衍南蘭陵人與齊同族明帝
末年為雍州刺史後尊立和帝於江陵封梁王尋受
齊禪都建康在位四十八年侯景作亂攻陷都城帝
以餒殂葬修陵改元七（天監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清）
子太宗簡文皇帝綱立二年為侯景所廢尋遇害葬

莊陵改元一　大寶　景立高祖曾孫豫章王棟改元天正
南四月景又害之湘東王繹高祖第七子討景即位
於江陵是爲世祖孝元皇帝在位三年西魏攻拔江
陵帝出降見殺改元一　承聖　子敬帝方智初封晉安
王大臣王僧辨陳霸先等迎至建康立之三年禪於
陳封江陰王尋遇害改元二　紹泰　太平　永嘉王莊世祖孫
王綝自齊迎立於郢州三年伐陳兵敗奔齊卒改元
一　天啟　六主凡五十九年

橫陳經案禮花鬘甘露濃濃殿陛間舊事尙談龍五色漢濱

學繞贈金環

（南史梁后妃傳）丁貴嬪初生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武帝鎭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帝贈以金環納之嘗於供奉經案側髣髴若見神人及武帝宏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於殿前

美人賜姓拜修容溪水於今號阮公爲感明蟾新入夢回裾

私謝幔前風

（南史梁后妃傳）阮太后本姓石初齊始安王遙光納爲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爲武帝采女（又）元帝紀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生帝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爲修容（西吳里語）梁石瀆寶女有姿容爲武帝采女生元帝爲修容賜姓阮氏時人因名其所居曰阮公溪溪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

佩錢枉說與男宜寵亞潘余望幸遲誰道倉庚能療妒金瓶

猶祀毒龍祠

（南史豫章王綜傳）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錢譜）布錢謂之男錢梁時布錢重四銖半婦人佩之即生男也（兩聚類函）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顧娛於目爲郗后所察動止皆隔拗憤恚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曰臣讀山海經以倉庚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諸帝從之郗茹膳妒減半（南史梁后妃傳）郗后酷妒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漏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鉼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珠裙掩映覆蓮蹬抱被孤眠對曉窗啼鳥一聲驚好夢單情

何以得成雙

（事始）梁武帝作五色繡裙以朱繩真珠爲飾（升菴詩話）梁宮人前溪歌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用韻甚古

鹿娘聖觀鬱崔嵬蕭寺千層寶刹開那似雲光能說法天香

紛墜雨花臺

（太平廣記）江陰有鹿產一女及長出家爲道士時人謂之鹿娘梁武帝爲置觀名曰聖觀（唐史補）梁武帝造佛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號曰蕭寺（六朝事迹）梁武帝與雲光法師講經感天雨花因築雨花臺

昭陽同拜女中師元圃談經佐睿思宮體數篇初脫稿看教

嬪御念新詩

（南史梁后妃傳）簡文王皇后諱靈賓幼而柔明叔父暕見
之日吾家女師也 （又）簡文帝紀帝嘗於元圃述武帝所
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
賦詩然傷於輕靡時號宮體 ㄥ

花釵宮錦賜妖姬珍重揮毫作敕時說到西歸添別恨舊人
常憶李桃兒

（侍兒小名錄）梁元帝為妾宏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啟
日夜姝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會游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
我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土 （又）為妾夏王豐
謝東宮賚錦啟日舒將井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薦
舟 （南史廬陵王續傳）元帝之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
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
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
猶懼送李氏還荊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 ㄥ

角枕詩成贈賀郎多情常覓醉為鄉君王空製金樓子羞殺
徐妃半面粧

（南史梁后妃傳）元帝徐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
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以出妃嗜酒多洪醉帝左右暨
季江有姿容與淫通季江每嘆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
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
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為詩相贈
答後逼令自殺帝製金樓子述其淫行 ㄥ

後梁 附 中宗宣皇帝名詧高祖孫昭明太子統子初封
岳陽王為雍州刺史後與元帝搆隙以雍州附西魏
引魏兵攻拔江陵魏因取雍州割江陵地三百里立
為帝在位八年殂葬平陵改元一 大定 子明帝歸立
二十四年殂葬顯陵廟號世宗改元一 天保 子琮立
二年隋徵入朝廢為莒公國除改元一 廣運 三十几
三十三年

長門深鎖擁宵寒樹隔昭陽望幸難花下擔輿齊罩髮細裁
蓮葉製新冠

（北史蕭詧傳）詧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 （又）惡見
人髮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ㄥ

諸王 附

寶屧輕盈蹴輭鉤百千佳麗貯瓊樓承恩獨有江無畏翠毦
珠羈控紫騮

臨川王宏文帝第六子（南史本傳）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
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

萬 （女紀）餘志臨川王宏妾江無
畏善騎馬翠毦珠羈玉珂金鐙

青溪宮外水粼粼舊苑亭臺盡鼎新好士宏開游客省籠爐
飲扇款嘉賓

南平王偉文帝第八子（南史本傳）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
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立游
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
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藩邸之盛無過焉

雕文舸子蕩池心元圃禽魚寄興深絲竹不須宣女伎自來
山水有清音

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南史本傳）統游後池乘雕文舸摘
芙蓉 （又）性愛山水於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
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稱此中宜奏女樂太
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僞漢附 侯景朔方人纂立五月爲羊鵾所殺改元一 太始

昭陽高坐御公卿濟濟朝班位號更立廟枉稱天子七先人帷記阿爺名

梁書侯景傳先是丹陽陶宏景嘗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元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 又景改左民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其左僕射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咸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

永吉傳呼寶殿開轜車鼓吹下層臺華林曉日飛烏散紗帽靑袍挾彈來

梁書侯景傳景以轜車床載鼓吹 又僞有司敬警蹕爲永吉避景名也 又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披靑袍或匹馬游戲於宮內及華林園彈射烏鳥

陳 高祖武皇帝姓陳名霸先吳興人梁太平二年封陳公進爵爲王尋受梁禪都建康在位三年殂葬萬安陵改元一 永定

世祖文皇帝蒨高祖兄始興王道談子初封臨川王高祖殂皇子在長安大臣侯安都定策立帝七年殂葬永甯陵改元二 天嘉 天康 子伯宗立二年安成王頊廢爲臨海王尋遇害改元一 光大 頊

世祖弟廢伯宗自立是爲高宗宣皇帝十四年殂葬顯甯陵改元一 大建 子叔寶立七年爲隋所執封長城公仁壽四年卒改元二 至德 禎明 五主凡三十三年

刺閨封事夜紛披閤外雞人報漏移試問銀籤投幾度君王夢醒已多時

南史陳文帝紀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積每雞人伺漏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警覺

求賢殿裏秋風早手積圖書卸黛粧夜不留人人自去閒翻貝葉禮空王

陳書后妃傳後主沈皇后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惟尋閱圖史及釋典爲事 又張貴妃傳沈皇后素無寵別居求賢殿 陳後主戲贈沈后云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寶帳珠簾護玉牀風來曉殿蹴壓香疏條未了張妃倦笑倚君王索隱囊

南史張貴妃傳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之閣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沈檀香爲之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 南部煙花記陳宮人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塵香 南史張貴妃傳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疏條無所遺脫

春林雨過落殘紅鳳珮鏘鏘放柘弓最是楊花輕薄甚[illegible]八

衣袖故隨風

南部煙花記陳宮人喜於春林放柘彈【又】陳宮人珮玉盡畫鸞鳳【類記】後主與麗華游後園有柳絮點衣麗華謂後主曰何能點人衣後主曰輕薄物識卿意也麗華笑而不答

臨春結綺燦朝霞學士分題鬬藻葩新得封書三十六朵牋
還譜後庭花

南史張貴妃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每引賓客對貴妃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又】後主紀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擘采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大業拾遺記】煬帝遊錦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後主曰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樂

掠倒金釵兩鬢垂相思無那斂雙眉小窗夢醒斜陽晚愁誦
君王碧玉詩

明張溥陳後主集題詞云世言陳後主輕薄最甚者莫如黃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今曲不盡傳惟見玉樹一篇【陳後主長相思樂府】帷中看隻影對鏡斂雙眉【又】小窗詩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又】寄侍兒碧玉詩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

玉樹輕盈璧月籠萬幾難曠作詩功奚來敗興韓擒虎誤卻
新詞寫砑紅

南史張貴妃傳曲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又】後主紀隋文帝曰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南部煙花記】每憶雨時麗華方見臨春閣試東郭紫毫書小砑紅綃和江令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領數萬騎直來捉人都無去就意

山鳥爭呼帝奈何桂宮猶自戲嫦娥臙脂井底甘同穴纔信
君恩固結多

南史陳後主紀禎明二年蔣山眾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南部烟花記】陳後主爲張麗華造桂宮於光昭殿後作圓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罘罳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桂樹樹下置藥杵臼使麗華恆馴一白兔麗華被素袿裳梳凌雲髻插白通草蘇朵子靸玉華飛頭履時獨步於中謂之月宮帝每入宴呼麗華爲張嫦娥【江南通志】景陽井在臺城中【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俱入井隋軍出之其井有石欄舊傳欄有石脈以帛拭作臙脂痕

諸王附

史筍經廚發古香讀餘高閣醉霞觴金盤蜜浸烏梅果借補
醫家醒酒方

永陽王伯智文帝第十二子【南史本傳】伯智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雲仙雜記】陳永陽王宿醒未解則爲蜜浸烏梅每啖下二十枚清醒乃已

沐猴百戲曉盈庭銀燭搖光夜不扃奪得謝家塋地後漫誇
刺血涅槃經

始興王叔陵宣帝第二子【南史本傳】叔陵爲沐猴百戲又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又】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所生母彭氏卒乃發故太傅謝安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

南朝補遺

宋

龍行虎步相非常早向嵩神卜世長伐荻新洲傳吉語斬蛇眞似漢高皇

南史宋武帝紀桓玄妻劉氏嘗見帝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 又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皆散 又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鎭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

絲竹無聲石榻涼那容局腳作金裝色荒方納廷臣諫風送宮花出禁墻

南史宋武帝紀上清簡寡欲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又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牀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牀釘用鐵帝素有熱病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爲佳 又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

市集華林夜不停破岡埭起競揚舲外兵已自東門入醉臥龍舟尚未醒

南史宋少帝紀帝所爲多乖失皇太后令擧帝過惡廢爲營陽王奉迎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是日檀道濟謝晦領兵居前徐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遊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閤就收璽綬

新蔡承恩姓已更驢奴何竟得留榮南宮北邸多佳麗玉樹偏誇出謝庭

南史宋前廢帝紀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爲貴嬪改姓謝氏 又帝以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及即位肆駡孝武爲驢奴 又太后疾篤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又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府城爲未央宮北邸爲建章宮南第爲長楊宮

百官日日拜恩除詔敕全歸阮佃夫漫道錢盈胡母窟穴中原自有青蚨

南史宋明帝紀阮佃夫王道隆皆擅威權言爲詔敕郡守令長一缺十除內外混然官以賄命王阮家富於公室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 又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

穿錢樓上集妃嬪仁壽宮中夜欲分誰向銀河問消息黃姑應笑李將軍

南史宋後廢帝紀楊玉夫常得意忽然見憎遇輒切齒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針訖入寢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玉夫伺帝眠熟取千牛刀殺之 又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爲李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

齊

太平百歲說奇逢猶憶青溪舊日蹤夢裏分明添兩翅龍兒早已應飛龍

南史齊武帝紀於盆城掘塹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又帝生於建昌縣之青溪宮將產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爲龍兒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爲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

乾光寶殿旭輝揚鐘磬東西備兩廂自昔中宮虛位久承恩同辇近昭陽

南史齊武穆皇后傳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乾光殿東西置鐘磬兩廂皆宴樂處也

宣德宮中歲月殘新衣舊飾等閒觀慈闈侍從翻前例詔選

丁男代女官

南史齊文安王皇后傳建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古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

上庫金錢用已虛顛童能得幾歡娛太官不進蒸魚菜莧筍天王逐市酤

南史齊鬱林王紀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又先是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東田反語爲顛童也又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又海陵王紀是時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答無錄公命竟不與

金鼓喧闐夜不休早朝誰與報更籌啼來破涕翻成笑脫幘居然一禿秋

南史齊東昏侯紀日夜於後堂戲馬鼓譟爲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遣出又明帝崩羊闡入臨無髮號痛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禿秋啼來乎

隊主聯翩射雉場長圍馳逐樂成荒陪鑾騎客皆神駿錦繡珠璣一樣裝

南史齊東昏侯紀置射雉場二百十六處每出與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時人以其所聞處號爲長圍又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濕織雜采珠爲覆蒙備諸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

閱武堂前楊柳青屠沽滿苑各紛爭令嚴頓使天威減新敕威儀禁大荆

南史齊東昏侯紀帝於苑中立店肆與宮人閹豎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閣內不得進實中荻子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華光鎧仗五音袍逐鹿冠名亦服妖漫道新林天子氣鳳皇今已度三橋

南史齊東昏侯紀受刀敕等教著五音兒衣登城望戰還與御刀左右及六宮於華光殿立軍壘以金玉爲鎧仗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又與羣小別立帽驚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梁武帝舊宅

在三橋御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又〕永明中望氣者云
新林婁湖青溪並有天子氣於其處大起樓苑宮觀武帝
屢游幸以厭之至是梁
武帝衆軍城於新林

梁

自捨重雲殿裏身御容入夢幻耶眞女官奏進紅鸞席共頌
中華有聖人

〔南史梁武帝紀〕帝捨身光嚴重雲殿〔又〕海中浮鵠山去
餘姚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道士四五百人
年並出門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其使適至
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
又夷貊傳干陁利國在海南洲上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
跋陁羅夢一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
宜遣貢敬禮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
羅工畫乃寫夢中所見容質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

物摹寫帝容以還
比本畫則符同焉

纔自無遮大會還佛天歡喜到紅顏道林貴主尋妖夢穠李
天桃落滿山

〔南史梁武帝紀〕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合肥縣浮槎
山福嚴寺碑〕云梁武帝第五女夜夢入一山爲尼詣朝奏
帝乃取名山圖展看得此山恍如夢境以天監三年敕本
山造道林寺成遂入山祝髮號總持大師嬪從悉聽爲尼

降表何時定計成日逢乙卯記新正善言別殿經聲歇夢裏
分明報太平

〔南史侯景傳〕景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
表求降羣臣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
乙卯於善言殿誦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
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乙卯日定計由是納之

飛輪無輙鏡無臺兮月淒涼照殿隈朕絕連朝粮一肉御廚
甘露進乾苔

〔南史侯景傳〕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蔕冰鏡不安臺
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爲詩讖謂無
蔕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
空有赴援名也〔又〕城中圍逼既久朕味頓絕簡文上廚
僅有一肉之膳〔又〕御甘露
廚有乾苔味酸醎分給戰士

雉尾燒殘未解圍救書空見紙鴉飛溧陽公主同南面絲竹
聲中泣淑妃

〔南史侯景傳〕景百道攻城柳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擲雉尾
炬燒其櫓堞外山崩壓城且盡〔又〕城中援絕有羊車兒
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敕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
北風而放冀得書達賊射下之〔又〕大寶元年三月甲申

景請簡文禊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簡文還宮景卽與溧
陽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
景又召簡文幸西州景與其僞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
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
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乃命景起儛景卽下
席應絃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

傳到臺城信未眞刻檀寶殿閣生塵君王欲學丁蘭孝定省
朝朝拜偶人

〔南史梁元帝紀〕始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
崩秘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爲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
謹其虛
矯如此

陳

甘露亭前聖駕回雲龍門外火成灰蜂盤瓦器家風儉誰進

羅紋錦被來

南史陳宣帝紀太建七年四月陳桃根上織成羅紋錦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九年甘露頻降樂遊苑輿駕幸苑採甘露宴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寺　又武帝紀帝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

神仙飄緲笑臨風豈識齊雲召寇蹤密啟頻來桃葉渡總堆牀下未開封

南史張貴妃傳嘗於閣上靚妝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　又後主紀上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又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晉王廣軍於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度　又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熲至日猶見啟在牀下未開封亦是可笑

全史宮詞卷十二

樂亭史夢蘭　香厓

魏　太祖道武皇帝姓拓跋氏名珪其先鮮卑部人後徙漠北先世猗盧晉愍帝建興中封代王太祖始取大名之義改國號曰魏都平城晉隆安二年即帝位在位十二年為子紹所弒葬金陵改元四登國 皇始 天興 天賜長子明元皇帝名嗣字木末初封齊王誅紹即位十五年殂葬金陵廟號太宗改元三永興 神瑞 泰常子太武皇帝燾立二十九年為宦官宗愛所弒葬金陵廟號世祖改元六始光 神䴥 延和 太延 太平真君 正平孫文成皇帝濬景穆太子晃之子宗愛弒逆立南安王余尋復弒之大臣陸麗等討愛誅之奉帝即位十四年殂葬金陵廟號高宗改元四興安 興光 太安 和平子獻文皇帝弘立六年禪位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為太后馮氏所酖葬金陵廟號顯祖改元二天安 皇興宏受內禪更姓元氏遷洛陽是為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九年殂葬長陵廟號高祖改元三延興 承明 太和子宣武皇帝恪立十六年殂葬景陵廟號世宗改元四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

子孝明皇帝詡立十三年爲太后胡氏所酖葬定陵廟號肅宗改元五熙平 神龜 正光 孝昌 武泰太后立臨洮王世子釗大都督爾朱榮自晉陽舉兵入洛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迎顯祖孫彭城王勰之子長樂王子攸立之是爲孝莊皇帝在位三年誅榮榮從子兆引兵陷洛遷帝於晉陽弑之葬靜陵廟號敬宗改元二建義 永安節閔皇帝名恭顯祖孫廣陵王羽子初爾朱兆等共立長廣王曄尋廢曄立帝晉州刺史高歡起兵討兆明年兆等敗走歡入洛陽遂廢帝尋遇害改元一

普泰孝武皇帝名修高祖孫廣平王懷子初封平陽王高歡始舉兵立章武王融子朗尋廢朗立帝在位三年帝密謀除歡不克歡自晉陽引兵逼洛陽帝西奔長安依宇文泰爲泰所酖葬雲陵改元二太昌 永熙孝靜皇帝名善見高祖曾孫清河王亶子爲高歡所立遷都鄴魏於是分東西焉在位十七年禪於齊封中山王明年遇害改元四天平 元象 興和 武定文皇帝名寶炬高祖孫京兆王愉子初封南陽王爲宇文泰所立時東魏天平二年在位十七年殂葬永陵改元一大統

子廢帝欽立三年宇文泰廢之尋被弑恭帝廓文帝子初封齊王爲宇文泰所立改稱元年時梁承聖三年齊天保五年在位三年禪於周封宋公後遇害十五主凡百七十二年

定襄王氣應新遷諸部雲從助祭天皇帝舅家何處是九霄會見下輜軿

北史魏紀神元皇帝諱力微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回部大人竇賓賓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及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 又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及期

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卽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擬鑄金人願未酬位卑卻得受恩優秦雲萬里添鄉思紅袖臨風倚白樓

北史魏后妃傳太宗姚后姚興女西平長公主也以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寵禮如后 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則不得立也 太平寰宇記朔州白樓郡國志云卽後魏納姚興女爲后后悲思故國造此樓登望飾以鉛粉故名之

椒房魚貫奉宸歡多恐羞門作母難偏是酬恩隆乳保磨笄又置守陵官

〔魏書〕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嬪嬙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 魏書后妃傳先是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入宮太宗命爲世祖保母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眞君元年崩葬崞山從后意也高宗乳母常氏太延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高宗即位尊爲保太后尋爲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葬於廣寧磨笄山太后遺志也別立寢廟置守陵三百樹碑頌德

玉盤金椀進朝餔帳煖流蘇坐錦氍千里明駝馱水到當筵宣付阿眞廚

〔南齊書魏虜傳〕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氍毹前施金香爐琉璃鉢金椀盛雜食器設

客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尺〔又〕飲食廚名阿眞廚〔魏書〕高祖不飲洛水嘗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向恒州取水以供膳焉

義字紛紛執紼趨中山新樂聽模糊聖心自有鍾情處殿上方懸捍虎圖

〔魏書恩倖王叡傳〕高祖與文明太后率百僚臨虎圈有逸虎叡乃執戟禦之故親任轉重後進爵中山王及終詔圖其捍虎狀於諸殿造新聲名中山王樂送葬者千餘謂之義孝

馬上紅糚鎧著銀風搖綵幰滾香塵靈泉獻舞排鵷鷺胡舞翩翩拜鴈臣

〔南齊書魏虜傳〕魏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之四施絚索備傾倒軺車建龍旗尙黑妃后則施雜綵幰無幢絡太后出則婦女著鎧騎馬近輦左右〔北史魏文成馮后傳〕太后與孝文幸靈泉池宴羣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忻然作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 〔洛陽伽藍記〕元魏時北邊酋長遣子入侍嘗秋來春去以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

景明寺裏佛千身閶闔宮前取次陳箏待旛幢齊到後香花分散滿重闉

〔洛陽伽藍記〕景明寺宣武帝立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

執卷閒教帝妹書後宮同作女生徒傳經占得宣文席不用堂前隔絳幮

〔魏書李彪子志傳〕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誦讀經傳世宗聞其名召爲婕妤以禮迎引在宮常教帝

妹書後宮咸師宗之

君王恭已賴慈英申訟常陪鳳蹕行左藏開封同賜絹獨憐公主得廉名

〔魏書后妃傳〕宣武靈皇后胡氏肅宗踐阼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帝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又〕先是太后敕造申訟車時御焉以納冤訟 〔又〕後幸左藏王公嬪主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匹惟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

緇衣脫卻入皇家秋去春來感歲華恨殺窗前雙燕子歌殘無處覓楊花

梁書楊華少有勇力魏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思之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其詞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太后姓胡初爲尼宣武召入掖庭立爲后

六宮學道御華粧寶蓋雲幢滿洛陽佛土從來稱淨域忽教奪婿到瑤光

洛陽伽藍記瑤光寺宣武皇帝所立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永安三年爾朱兆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入寺淫穢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婿

殺氣馮陵朔吹涼和親萬里靖邊疆鑾儀入境皆東面蠕蠕原來是故鄉

北史魏后妃傳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主阿那瓌女也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約通結婚姻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爲貴后之來營幕戶席皆東向孚請正南面后曰我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東面孚無以辭

諸王 附

迎風館側麝蘭芬文柏堂前酒半醺唱到金牌盈座後歌聲翻妬綠朝雲

河間王琛文成皇帝孫洛陽伽藍記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又造迎風館于後園　雲仙雜記河間王夜飲妓女謳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金牌盈座　採蘭雜志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綠朝雲

鳳鈴龍佩響丁東三百蛾眉錦綺叢不道吹篪能破敵美人聲價重追風

洛陽伽藍記琛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佩　又妓女三百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爲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又琛向西域求名馬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以銀爲槽金爲鏁環

春風絃管醉年芳珍木連陰竹覆塘么鳳舞殘雙髻側翟毺席上整飛黃

高陽王雍獻文皇帝子洛陽伽藍記雍爲丞相貴極人臣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入則歌姬舞女絲管迭奏其竹林魚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　又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修容能爲綠水歌豔姿善么鳳舞　女紅餘志元雍姬豔姿以金箔點髻謂飛黃髻

羅衣瑟瑟下朱樓白殿春深轉玉喉製得明妃辭漢曲月華新譜入箜篌

洛陽伽藍記雍居止宅第匹于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　又雍妓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

斜峯入牖沼環堂賓客樓臺共舉觴日暮酒闌歌管歇春風滿樹奏鶯簧

清河王懌孝文皇帝子洛陽伽藍記懌第宅豐大踰于高陽西北有樓出淩雲臺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土山釣臺

冠于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嬰階叢花藥俾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至于清晨明景騁望南羣芳醞盈罍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兎園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

霜露淒清夜不眠逆謀早見象垂天奈何玉几金牀誤祇付宮人唱可憐

咸陽王禧獻文帝子北史本傳初孝文觀合宿有逆謀氣言于禧曰玄象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

齊　顯祖文宣皇帝姓高名洋其先渤海人後徙懷朔鎮東魏大丞相渤海王歡次子歡以節閔普泰元年

舉兵平爾朱兆尊立孝武始專國政歡卒世子澄嗣爲膳奴所害洋以母弟繼立受魏禪都鄴在位十年殂葬武寧陵改元一天保子廢帝殷立明年爲常山王演所廢改元一乾明演顯祖母弟廢少主自立是爲肅宗孝昭皇帝一年殂葬文靜陵改元一皇建弟湛初封長廣王奉遺詔即位是爲世祖武成皇帝五年禪位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又四年殂葬永平陵改元二太寧　河清緯在位十二年改元三天統　武平　隆化禪位太子恒改元承光明年周師克鄴與恒俱出走周人執之以歸封溫公尋遇害六主凡二十八年

鞍射新從木井還擬教女將並登壇舊人漫妬新人寵聽取低聲稱下官

北史齊后妃傳彭城太妃爾朱榮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爲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爾朱氏迎於木井北公主引角弓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弓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此二婦並堪擊賊

歌舞顛癡總不休枉將投擲應童謠從茲莫道樞臣貴大肚楊郎進廁籌

北史齊文宣紀躬自鼓舞歌謳不息　又遊行市廛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　又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攊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爲高河邊羖攊爲水邊羊指帝名也　又雖以楊愔爲宰輔使

進廁籌以其體肥號爲楊大肚　又楊愔傳愔尚太原長公主乾元元年爲孝昭所誅太皇太后哭曰楊郎忠而獲罪

赭衣幾隊扈宸遊膾落輿前供御囚惟有佳人難再得琵琶枰上淚雙流

北史齊文宣紀詔斬殺下懸徒罪至大辟者簡取隨駕號爲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爲戲　又所幸薛嬪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枰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

重重錦繡擁胡牀玉鏡臺高七寶裝一笑珠裙花下解旨教握槊召和郎

北史齊武成胡后傳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于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於獻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獻寢處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太上者〔太平廣記〕胡太后使沙門靈通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北史齊武成胡后傳〕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與姦通〔又後主穆后傳〕武成爲胡后造真珠裙袴

流杯池上綺筵開水抱山亭曲曲迴酒到御前船自住兩邊絲竹應聲來

〔太平廣記〕北齊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遂與絲竹相應

開匳自啟粉脂囊內苑爭誇時世粧除得女官分八品偏髾髻子覆眉長

〔丹鉛總錄〕北齊後宮之服女官八品偏髾髻註云髾所交切髮覆眉也蓋衷中少女之飾其四垂短髮僅覆眉目而頂心長髮繞爲短髻宋詞所謂鬟髻偏荷葉也〔按康熙字典篇海髾同鬟正字通莫毫切音毛無據〕〔酉陽雜俎〕北齊婦人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各有詩詞

誰將璽瑞應城東七寶香車拜賜隆拚卻清觴滿杯酌黃花原不耐西風

北史齊后妃傳後主穆后小字黃花初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皇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後主爲后造七寶車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

唱到無愁未忍聞貧兒村市日紛紛買官不過同鷹犬多少儀同與郡君

北史齊幼主紀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人謂之無愁天子〔又〕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敝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倖賣官〔又〕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

諸王 附

山池重向鄴城開會被君王勸舉杯風蕩龍舟波影動並揚旛稍水堂來

河南王孝瑜文襄長子北史本傳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杯勸汝于鄴酌兩杯其親愛如此〔又〕初文襄于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龍舟植旛稍于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

新將入陣譜絃歌共識蘭陵賈勇多製得舞胡工勸酒當筵宛轉客顏酡

蘭陵王長恭文襄第四子北史本傳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大捷武士共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太平廣記〕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欲所勸胡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

周

孝閔皇帝姓宇文名覺武川人西魏大冢宰安定公泰世子魏恭帝三年稱周公明年受魏禪都長安在位九月大冢宰宇文護廢而弒之葬靜陵世宗明皇帝毓閔帝庶兄爲宇文護所立四年護弒之葬昭陵改元一武成 高祖武皇帝邕世宗弟奉遺命即位

十八年殂葬孝陵改元四保定 天和 建德 宣政子宣帝贇立一年傳位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二年殂葬定陵改元一大成 闡初名衍受內禪是爲靜帝三年禪於隋封介國公尋遇害葬恭陵改元二大象 大定五主凡二十六年

幞頭御製皁紗巾翬翟須來式更新領褾一般分鳴鶴端詳肥瘦稱腰身

〔文獻通考〕後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爲四腳 〔又〕後周制后服受繭則服鶖衣採桑則服鳴衣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鶉衣食命婦歸寧則服翙衣俱十有二等以翬翟爲領褾〔按字書無翙字〕

黃糚翻畫黛眉青綽約桃花隱畫屏見說君王耽象戲布將星日演棋經

〔中華古今注〕周詔宮人作桃花糚 〔談薈〕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糚又謂黃糚 〔丹鉛錄〕象棋爲周武帝製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成殿上集百僚講說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

敕下人間粉黛捐深宮五帳各爭妍內家且莫矜君寵天杖朝朝設御前

〔北史〕周宣帝紀禁天下女子皆不得施粉黛唯宮人得加粉黛 〔山堂肆考〕周主贇立五后造五帳使各居之 〔後周書〕宣帝楊皇后傳帝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焉尋又立天中大皇后與后爲五皇后 〔北史〕周宣帝紀每捶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

殿壁輝煌五色凝蟬冠高聳氣驕矜漸添忌諱皆知避多恐君前倘誤稱

〔北史〕周宣帝紀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又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改爲長祖曾爲次長祖官稱名位凡謂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

紅袖蹁躚玉笏攢蛾眉班許廁鵷鸞殿前奏伎宮嬪笑水沃胡兒競乞寒

〔北史〕周宣帝紀詔內外婦女皆執笏 〔又〕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奏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以爲戲樂

尊彝取次列瓊筵妙舞輕歌選少年臺下山呼衣五色羣官齋戒共朝天

〔北史〕周宣帝紀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尊彝珪瓚之屬以飲食焉 〔又〕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爲喜樂 〔又〕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 〔又〕詔天臺侍衛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 〔又〕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

諸王 附

綈衣隊裏鬬嬋娟身是前朝馮小憐獨抱琵琶思舊寵幾回腸斷拂膠絃

代王達文帝子 〔北史〕本傳達雅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齊淑妃馮氏爲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

不勝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北史齊馮淑妃傳周以淑妃
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
寵猶憶昔時憐欲知
心斷絕請看膠上絃）
舞衫歌扇可憐生看伎堂前酒數傾倡和新詩誰應教北圍
花醉庾蘭成
趙王招文帝子從周書招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
庾子山和趙王看伎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又有
北園新齋成
應趙王教詩）
隋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武川人周宣帝后父宣帝
晏崩自爲大丞相專政進爵隨王受周禪改國號去
辵作隋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廣所弒葬太

陵改元二（開皇仁壽）廣一名英小字阿麼是爲煬帝十四
年遇弒於江都改元一（大業）恭皇帝侑煬帝孫元德
太子昭之子初封代王大業十一年煬帝在洛陽留
鎮京師十三年唐公李淵引兵入長安奉帝即位遙
尊煬帝爲太上皇明年禪於唐封酅國公改元一（義寧）
恭皇帝侗亦昭子初封越王大業十二年煬帝幸江
都留守洛陽十四年煬帝凶問至大臣元文都等奉
帝即位明年王世充篡立被弒改元一（皇泰）四主凡
三十九年

舍利親頒七寶箱梵經幾卷弁宸章鼓鐘聲裏餐麻豆問道
前身是法王
談藪隋文帝嘗云朕興崇佛法好食麻豆前身是從道人
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愛聞鐘鼓之聲（又隋智蒨等賷梵
經自西域還敕付有司帝且親爲製序又親以
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
宮燈高照柘袍明侍從分班列畫楹酒律笑林新進御君王
清問到侯生
唐六典自隋文帝制柘黃袍以聽朝至今遂以爲常（蘇
氏演義侯白字君素魏郡鄴人始舉秀才隋朝頗見貴重
博聞多知諧謔辯論應對不窮越公甚加禮重
文帝將侍從以備顧問撰酒律笑林人皆傳錄）
花朵紛披五色濃翠翹低映面芙蓉蜀州八月黃柑進玉指

拈來啟蠟封
妝臺記隋文帝宮中插翠翹桃葉插頭貼五色花子
隋史文帝嗜柑蜀州摘黃柑皆以蠟封蒂獻日久猶鮮
容華絕代壓羣芳金屋修成杏作梁絛綺窗前橫竹影每扶
清夢到瀟湘
女紅餘志隋文帝爲蔡容華作瀟湘綠綺
窗上飾黃金芙蓉花琉璃網戶文杏爲梁
金合開封幾斷腸仙都重理舊霓裳可憐隔歲神傷賦結得
同心結未長
隋書后妃傳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上崩太子遣使
者齎金合子以賜夫人夫人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恚而
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及
煬帝嗣位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帝深悼之爲製

神傷
賦

宮中官職署瓊姬六局分兼廿四司每遇釵冠須賚日也披
雲鶴拜丹墀

[隋書后妃傳]煬帝時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二曰尚儀局三曰尚服局四曰尚食局五曰尚寢局六曰尚工局 [中華古今注]煬帝常以端午日賜百僚玳瑁釵冠 [又]宮中有雲鶴金銀泥披襖子

東西閣道倚雲開妙楷臺連寶書臺向晚觀書晨意倦日光
斜射電窗來

[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書臺藏古畫 [南部煙花記]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號閃電窗

萬點流螢散火毬清歌夜夜出迷樓君王欲識桃花面詔取
紅紕戴幞頭

[隋書煬帝紀]大業十二年上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迷樓記]項昇自言能搆宮室詔有司供具材木經歲而成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眞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曰迷樓 [大業雜記]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粧臺記]隋宮紅紕謂之桃花面 [中華古今注]席帽本古之圍帽也男女通服之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帽戴幞頭

芳草成窠玉輦遲侯姬腸斷錦囊詩君王縱殺毛延壽爭奈
明妃已不知

[南部煙花記]迷樓宮女無數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得自感詩三首云庭絶玉輦跡芳草自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又云毛君眞可戮不肯寫昭君帝見其詩急召中使賜自盡

琵琶珠鈿插髻斜羅裙錦襪暗籠花夜來扶醉宮袍涴澌淬
催須玉女沙

[中華古今注]煬帝令宮人插琵琶鈿朵皆垂珠翠 [又]大業中製五色夾纈花羅裙以賜宮人又製單絲羅以爲花籠裙 [又]煬帝宮人織成立鳳朱錦襪靿 [太平寰宇記]絲氏八風溪岸有沙細潤可以澡濯隋代常進後宮雜以香藥以當豆屑號曰玉女沙

寶帳香沈漏刻移玉拳款款夢來時俊蛾棄置悲團扇贏得
君王兩鬢絲

[南部煙花記]煬帝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 [大業拾遺記]帝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方就一夢侍兒韓俊蛾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賜名爲來夢兒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題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强半爲多情

洞房曲曲闌千甍任意車搖響碎瓊屏內含羞君莫怪烏銅
照影太分明

[迷樓記]何稠進轉關車車周輓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動搖乃賜名任意車車幰垂鮫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 [南部煙花記]上官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磨以成鑒環於寢所帝御女纖毫皆入於鑒中

五湖春水碧迢迢苑樹蒼茫隱畫橈手撥菰蔣催下種央中
新進白魚苗

海山記西苑鑿五湖　避暑錄話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子種置苑內海中其法取魚子著菰蔣上者刈之

汴水南流引御楂吹簫鳴鼓競豪華思元龍女翻新曲不念勞歌穆護砂

南部烟花記煬帝在揚州每集童女鳴鼓吹簫歌龍女思元之曲　升菴詞品樂府有穆護砂皆隋開汴河時辭人所製勞歌也

沙鷗顏色賽芙蓉汎汎春流細草茸拆字恰成三品鳥舍人碧海賜新封

清異錄隋宦者劉繼詮得芙蓉鷗帝甚喜置北海中日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

神仙畱客女行觴玉膾金虀供饌忙海錯最憐龍鳳蟹製來

亦作鏤金裝

升菴詞品玉女行觴神仙畱客皆煬帝曲名　膳夫錄隋煬帝有鏤金龍鳳蟹鏤一作縷　南部烟花記吳都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之佳味也

手攜花枝傍輦旋綠憨御得受君憐幽香一斛裙襦滿博取佳名肉水仙

大業拾遺記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帝寵尤厚時洛陽進合蔕花會帝駕適至因名迎輦花帝令寶兒持之號司花女虞世南應詔爲絕句云學畫蛾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卻得君王惜手把花枝傍輦行　談薈袁寶兒每夜採水仙一斛覆裙襦其上詰朝服以見帝帝謂之肉身水仙

錦帆千里入江都殿腳青蛾寵貫魚漫道承恩徒在貌文綾獨賜女相如

大業拾遺記帝幸江都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每舟選妙麗女子執雕板鏤金楫號曰殿腳女錦帆過處香聞十里帝至廣陵有進合歡果者帝令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絳仙私附紅箋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爭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嘆曰絳仙貞女相如不獨貌也時越溪進耀光綾帝獨賜司花女洎絳仙他姬莫預

自研蛾綠畫長眉一顆珠光帶上垂爲感君王餐秀色水晶簾下立多時

大業拾遺記絳仙善畫長蛾眉帝擢爲龍舟首楫號崆峒夫人由是殿腳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曰古人言秀色可餐如絳仙眞可療飢矣　紅餘志吳絳仙有夜明珠赤如丹砂恆繫於蓮花帶上著女

之夜行遠望如初出月輪

別館離宮聚萬花春蘭秋菊各名家玉鉤斜畔香魂散偏向雞臺夢麗華

淵鑑類函隋煬帝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大業拾遺記帝嘗遊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舞女中一女迥美帝屢目之後主曰即麗華也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揚州志玉鉤斜江都西煬帝葬宮人處

諸王　附

王門珠履盡彬彬餅果紛羅酒數巡堂上忽聞傳女妓太妃開宴慶嘉辰

蔡景王智積文帝弟整之子北史本傳智積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尙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于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于太妃前

白虹如練貫宮門天上前星象已昏堪歎阿雲成禍水後園空築庶人村

房陵王勇文帝長子北史本傳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匹于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皇后由是愈薄勇而稱晉王德行楊素入侍宴后泣曰我兒大孝順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王輔賢能占候召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于後園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于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按睍地伐勇小字也

水殿空明鏡影磨青裙紅袖弄絃歌罼羅不用姬人戴七寶裝成細馬馱

秦王俊文帝三子北史本傳俊爲妃作七寶罼羅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于上

應運虛將姓字分成都宮外鎖愁雲餘風尙有琴千面散入人間譜舜薰

蜀王秀文帝四子北史本傳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陳己從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帝乃下詔數其罪有曰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　尙書故事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即隋文之子楊秀也

僞梁附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義寧元年據朔方僭號稱梁唐貞觀二年其從弟斬以降改元一永隆

呈來寶印競傳觀狼纛門前擁可汗天子自今稱解事城南瘞玉立郊壇

新唐書梁師都傳僭皇帝位祭大於城南坎地瘞玉得印以爲瑞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

僞魏附　李密長安人義寧元年據鞏稱魏公唐武德元年降尋復叛總管盛彥師斬之改元一永平

攻城礮賜將軍號雲旝翩翩遶洛河未得成功先作樂淸詞教與雪兒歌

新唐書李密傳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旝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　釵小志雪兒者李密愛姬每見賓客文章有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之

僞許附　宇文化及代郡武川人隋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大業十四年弒煬帝僭位於魏縣國號許唐武德二年爲竇建德所殺改元一天壽

驍果西歸據六宮帳中南面醉顏紅下牙敢狀誰參決舞袖歌喉鬬曉風

隋書宇文化及傳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唯留秦孝王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檝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黙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啟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參決之 又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

僞夏附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義寧元年據樂壽僭號稱夏後徙都洺州唐武德四年以救王世充敗於虎牢被禽斬長安市改元二 丁丑 五鳳

萬春宮闕俯臨洺五鳳徵祥業欲成可惜英雄出巾幗空將妙策薦書生

新唐書竇建德傳 略 洺州虜刺史袁子幹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 又 始都樂壽號金城冬至大會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改元五鳳 又 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兵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建德將從之而王琬長孫安世日請兵西又陰齎金玉啗諸將以撓其謀衆乃日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心銳天贊我也而將大捷方從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出其妻諫曰祭酒計甚善王盍用之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 唐書地理志洺州廣平郡臨洺縣

僞定楊附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義寧元年據馬邑僭號稱定楊唐武德三年秦王平之走突厥爲所殺改元一 天興

陛前大纛建狼頭馬邑雄飛據上游入去汾陽宮盡閉樓煩國監填驊騮

新唐書劉武周傳 父匡徙馬邑母趙嘗夜坐庭中見若雄雞光燭地飛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 又武周因襲破樓煩進據汾陽宮取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報以馬其衆遂大攻得定襄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爲定楊可汗僭稱皇帝

僞涼附 李軌姑臧人唐武德元年據武威僭號稱涼二年唐將安興貴禽之改元一 安樂

讖言圖讖李當王西帝期同東帝强玉女不來宮院冷臺前別酒太蒼黃

新唐書李軌傳曹珍曰我聞讖書李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啟乎遂共降拜以聽命 又有胡巫妄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糜損 又因問訪興貴以自安策興貴對日若舉河西地奉國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軌默不答久之日昔吳王濞以江左兵猶稱己爲東帝我今舉河右不得爲西帝乎雖唐强大如我何君勿爲唐誘致我 又軌敗入城攜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爲別

僞燕附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唐武德元年陷漁陽自稱燕王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之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爲耶輸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爲兄弟封齊王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其衆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起兵凡

八年滅

帳前金樹變椿荆衛閤郎君夢裏驚夜半酒酣刀䂓動火明

堂上妓無聲

新唐書高開道傳初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閤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令左右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閣絶其刀絃又取刀䂓聚牀下既暝金樹以其徒譟攻之君立舉火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顧不免擐甲挺刃據堂上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前天且明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

僞鄭附

王世充本姓支西域人唐武德二年據洛陽僭號稱鄭四年秦王討降之改元一開明

驅羊讖應堪稱帝獻鳥書來亦拜官新賜大夫天祿號輔和

惟藉酒杯寬

新唐書王世充傳術士桓法嗣自言能決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男子持一干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楊姓也於文干一爲王王處羊後大王代隋之符又陳莊周人間世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與大王名協明受符命德被人間爲天子也又羅取飛鳥書符命於帛繫鳥頸縱之有彈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 清異錄王世充僭號謂羣臣曰朕萬幾繁壅所以輔朕和氣者惟酒功耳宜封天祿大夫永賴醇德

北朝補遺

魏

母后臨朝據紫宸邦交先貴睦强鄰星曹妙選通和使卻被

人呼女國臣

北史魏桓帝中子惠帝賀傉立以五年爲元年帝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

索頭苗裔溯根源洛下初遷改姓元托跋相傳原漢種無人

敢道李陵孫

南齊書魏虜傳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 又宏都洛陽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改姓焉

蹋徧天壇繞幾周帳中百子宴初收宮庭盡倣江南式巧奪

公輸蔣少游

南齊書魏虜傳宏以己巳歲立圓邱方澤置三夫人九嬪九年遣使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宮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啟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以氊鄉之鄙取象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通和意不許少游安樂人虜宮室制度皆從其出 又宏西郊卽前相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卿七匝謂之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爲繖云百子帳也於此下宴息

瓜步行宮萬壘屯南邦修好到皇孫卻緣鄭忽辭婚戒祇許

通和不許婚

〔北史魏世祖太武帝紀〕太平眞君十一年十二月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

安昌內寢簡嬙媛新放宮娥出禁垣不是古公眞好色一時怨曠盡霑恩

〔北史魏高祖孝文帝紀〕太和十五年依古六寢權制二室以安昌殿爲內寢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爲外寢〔又〕太和元年以宮女賜貧人無妻者十一年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十三年出宮人賜北鎭人貧鰥者

鴻鴈池邊鹿苑通一灣流水貫西東春風魚躍歌於牣御駕親漁薦寢宮

〔北史魏太祖道武帝紀〕天興二年起鹿苑於南臺陰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爲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鴈池〔又〕三年作東西魚池〔又〕四年三月帝親漁薦于寢廟

姊妹花明並麗姿顓房寵獨在昭儀緣何菩薩開淫戒貞謹應慚練行尼

〔北史魏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孝文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有寵后禮愛漸衰雖性不妒嫉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譖搆百端尋廢后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幽皇后亦馮熙女有姿媚偏見愛幸當夕宮人稀得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帝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

誕降曾聞有赤光早知貴表應儲皇椒庭儘爲貪生誤不祝男祥祝女祥

〔北史魏宣武靈皇后胡氏〕司徒國珍之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有趙胡者善卜相云有大貴之表宣武初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稱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幽夜獨誓但願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明帝進爲充華嬪及明帝踐祚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曰殿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

當筵同詠鮑家詩晻晻愁雲暗九闈誰向懷中取明月狗來齧索是焦梨

〔北史魏孝武永熙三年十月高歡推淸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此始分爲二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淸河王懌女也三曰蒺藜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

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闥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蒺藜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君臣由此不安始宣武孝武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謂索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德讓虞賓位不終雅歌空有孝文風誰憐玉體期黃髮泣念遺簪別六宮

〔北史魏孝靜皇帝禪位高澄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以下皆哭遂入北門下司馬子如南宅遇酖而崩〔又〕帝好文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沈雅有孝文風

齊

青雀飛來入鄴城可憐羽翮化爲鸎新宮蔚起團焦地南宅猶存舊日名

北史齊高祖神武帝紀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鸎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清河王鸎鵡謂神武也（又）從爾朱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厖蒼鷹止團焦中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見赤蛇蟠牀上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曰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時遂爲宮

已見萱花萎北宮賜衣猶憶手親縫緋袍飲酒童謠應浴海虚誇第九龍

北史齊武明皇后婁氏性寬厚不妬忌神武侍姬咸加恩待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天保初尊爲皇太后大甯二年崩於北宮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帝於昆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三臺游豫樂融融日盡三千六百中侍宴分排乾象殿羣官舞蹈賀新宮

北史齊顯祖文宣帝紀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以新宮成大赦內外文武官並進一大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

國子先生品孰優東宮監國集名流孝經講罷邀恩賚白髮儒臣許散愁

北史齊文宣紀廢帝殷文宣長子也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顔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賚絹百匹

琵琶聲調出參軍天帝何期遇世神勸得君王解行樂一朝快活敵千春

北史和士開傳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府行參軍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又）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自爲勤約也帝大悅

提婆母子荷殊恩寶帳裝成聖女尊姊姊同呼乾阿嬭令萱眞是北堂萱

北史穆提婆本姓駱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爲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嬭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自武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中外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

而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
穆昭儀又先別造實帳叉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
於帳中謂後主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如此人不作
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
左皇后尋復黜
胡以穆為正嫡

周

春元親受路門朝大赦雞竿出殿高兩陛衣冠皆漢魏眾星羣拱絳紗袍

北史周宣帝紀大象元年春正月己丑受朝於路門帝服
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為大成

魚龍爛漫總無休鼓樂幡旗縱豫游式道新增三百六蹕傳馬上到同州

北史周宣帝紀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又
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赤
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武賁持
鈒馬上稱警蹕以至同州改同州宮為天成宮

東歸幾日入青門道苑環觀萬眾屯莫怪天分中左右至尊南面並天尊

北史周宣帝紀車駕至自東巡大陳軍伍親擐甲冑入自
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百官迎於青門外又幸道會苑
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帝與二像
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庶縱觀又改天元帝后
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妃
陳氏為天左皇后又置天中大皇后

峩峩宮殿起雲端玉戶珠簾易舊觀新自中山祈雨到九衢歌管唱迎鑾

北史周宣帝紀所居宮殿帷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
耀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還宮令京城士女于
衢巷作音
樂以迎候

隋

凱歌高唱自驪山分賜宮奴更數千亡國音多似啼訴秦鐘越鼓一時捐

北史隋文帝紀開皇九年陳國平幸驪山親勞旋師擢陳
之文武眾才而用之宮奴數千可歸者歸之其餘盡以分
賜將士及王公貴臣與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又詔
亡陳女樂謂公卿等曰此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
等一聽亡國之
音俱為永鑒焉

君王單騎返山阿二聖交歡事己和不道妒深同茵毋廢儲

亦為寵人多

北史隋文獻皇后獨孤氏傳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
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為二聖然性尤妒忌後宮莫敢進
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
因得幸后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
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叩馬諫帝大
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
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候上於閤內及帝
至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
又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時皇太子
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廢太
子立晉王廣
皆后之謀也

月下飛觴笑語融御牀常與侍臣同何來傀儡當筵舞竟使郎當到上公

隋書柳䛒字顧言仁壽初爲東宮學士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性又嗜酒言雜俳諧由是彌爲太子所親狎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䛒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坐與相酬酢爲歡笑案北史䛒列文苑傳

孝烈將軍荷寵褒木蘭的是女中豪君王重色方加聘不把戎衣換翟袍

來集之倘湖樵書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亳之譙人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騃慨然代行服甲胄鞬櫜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懇奏省覲及還譙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遂以事聞於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媲君之理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謚孝烈甲乙剩言云完州城北有木蘭廟牓曰孝烈將軍土人言是木蘭戰處案圖書集成引鳳陽府志作隋恭帝時人疑誤

全史宮詞卷十三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唐　高祖神堯皇帝姓李名淵其先隴西人後徙長安周柱國虎之孫襲祖爵爲唐國公隋大業十三年舉義兵尊立恭帝自爲大丞相進爵爲王義甯二年受禪都長安在位九年傳位太子又十年崩葬獻陵改元一武德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初封秦王首創大業平定天下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忌功謀害武德九年六月帝勒兵誅之遂立爲太子八月受內禪在位二十三年崩葬昭陵改元一貞觀

子高宗治立三十四年崩葬乾陵改元十四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宏道子中宗顯立明年太后武氏廢帝爲廬陵王遷之均州繼遷房州立豫王旦太后臨朝稱制俄自稱帝更國號周改元十八文明　光宅　垂拱　永昌　載初　天授　如意　長壽　延載　證聖　天冊萬歲　萬歲登封　萬歲通天　神功　聖歷　久視　大足　長安神功元年迎帝還洛陽立爲太子神龍元年大臣張柬之等勒兵入宮誅張易之昌宗遷太后于上陽宮帝復位爲皇后韋氏所弒前後在位七

年葬定陵改元三嗣聖神龍景龍豫王旦高宗第八子
武后立帝稱制及革命立爲皇嗣後改封相王景龍
四年中宗遇弑韋后立溫王重茂改元唐隆俄臨淄
王討平逆黨奉帝卽位是爲睿宗在位三年傳位太
子又四年崩葬橋陵改元四景雲太極延和先天元宗名隆
基睿宗第三子初封臨淄王以平內難功進封平王
尋立爲太子太極元年八月受內禪在位四十四年
安祿山陷潼關帝出奔蜀太子亨立於靈武尊帝爲
太上皇明年還長安又五年崩葬泰陵改元二開元天寶

肅宗名亨初名嗣昇又名璵在位七年崩葬建陵改
元四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子代宗豫立十七年崩葬元陵改
元三廣德永泰大歷子德宗适立二十六年崩葬崇陵
改元三建中興元貞元子順宗誦立八月以瘖疾傳位
太子明年崩葬豐陵改元一永貞憲宗名純初名淳
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爲宦官陳宏志所弑葬景陵
改元一元和子穆宗恒立四年崩葬光陵改元一長慶
子敬宗湛立二年爲軍將蘇佐明所弑葬莊陵改元
一寶歷文宗昂穆宗第三子初封江王宦官王守澄
討平逆亂奉帝卽位十四年崩葬章陵改元二太和開成
武宗炎穆宗第五子初封潁王文宗大漸宦官仇士
良等立爲太弟尋卽位六年崩葬端陵改元一會昌
宣宗忱憲宗第十三子初封光王武宗大漸諸宦官
立爲太叔尋卽位十三年崩葬貞陵改元一大中子
懿宗漼立十四年崩葬簡陵改元一咸通子僖宗儇
立十五年崩葬靖陵改元五乾符廣明中和光啟文德弟
昭宗曄初封壽王僖宗大漸宦官楊復恭立爲太弟
尋卽位十六年朱全忠劫帝遷洛陽尋被弑葬和陵

改元七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昭宣光烈帝名
柷昭宗第九子初封輝王天祐元年八月卽位不改
元仍稱天祐在位三年禪於梁封濟陰王尋被弑追
加尊謚葬溫陵二十主幷武后殤帝凡二百八十九
年

孔雀屛風中曡雙天生妃滂佩切耦異尋常阿婆一語先稱賀
堂主分明主大唐

新唐書后妃傳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嘗
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屛間請
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
遂歸於帝　芝田錄神堯高顏面皺煬帝目爲阿婆面[illegible]

堯念素不業泊歸第告實皇后后欣躍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負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渙然冰釋

御府泉刀出九圜開通元寶式新頒摩挲爪印端詳認驀半切音上痕留月一彎緣

畫墁錄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入分體十文重一兩爲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文德竇皇后指甲痕也進樣時誤以指甲承之按高祖竇后謚太穆太宗長孫后謚文德太穆之崩在高祖即位前新舊唐書俱無竇后謚文德者此當有誤

其引貔貅埽敵氛平陽公主奏奇勳淩煙閣上丹青手畫像應添娘子軍

新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七年圖功臣於淩煙閣又平陽公主傳主嫁柴紹引精兵萬人與秦王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續續清音撥四絃羅家妙伎冠伶官隔帷一曲番酋懾手握琵琶不敢彈

朝野僉載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琵琶上每不欲胡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中能之取大琵琶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揮灑屏風御墨新筵前飛白賜羣臣登牀常侍疏狂甚不顧君王殿上嗔

尚書故事貞觀十四年帝自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競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太宗笑曰昔聞婕伃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街鼓鼕鼕曉漏移昭容雙引坐朝時日高騎馬陪鑾出花外紅糚耆冪䍦

古今注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馬周請置六街鼓名鼕鼕鼓　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詩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　古今注唐武德貞觀年中宮人騎馬多著冪䍦而全身障蔽至永徽中皆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至神龍末冪䍦殆絶合璧事類唐殿庭間多種花柳故杜詩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擬就離騷早負才糚成把鏡且徘徊美人一笑千金重莫怪君王召不來

新唐書后妃傳太宗賢妃徐惠八歲曉屬文父孝德嘗使擬離騷爲小山篇太宗聞之召爲才人　全唐詩太宗嘗召賢妃不至怒之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終南山翠入簾分落鴈宮前日未曛寫得金函傳洛下內家催放鶻將軍

長安志大明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山如指掌　朝野僉載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暮驅至殿前然後擊殺謂之落雁殿上恒令送書自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回亦陸機黃耳之徒與

舊夢依稀憶洛陽榴裙拚淚點空箱紛紛朱碧情無賴小曲親調如意娘

全唐詩如意娘商調曲則天所作也其詞曰看朱成碧思紛紛顦顇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升庵詩話武后如意曲云云張君房脞說云千金公主進洛陽男子淫毒異常武后愛幸之改明年爲如意元年是年淫毒男子亦以情殫疾死後思之作此曲被於管絃

畫衣結隊出金鑾萬歲高呼鳥語歡十六變成十六字舞郎階下整金冠

文獻通志武后作聖壽舞用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凡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之字　又唐坐部伎六曲四曰鳥歌萬歲注武后時有鳥能人言萬歲故造鳥歌萬歲樂

九勝分朋占彩頭今朝詩思讓誰優錦袍縱向龍門奪爭及張郎集翠裘

紀纂淵海武后自置九勝局形如雙陸其頭加千萬二彩其子三十令文武官分朋爲此戲　隋唐嘉話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問詩成則天稱詩更高奪袍以賜之　集異記時南海有進集翠裘者珍麗異常張昌宗在側太后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　事文類聚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絁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幸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而出

無端蕊挐滿城歌人面蓮花受寵多鏡殿春深初睡起金輪輕著赭黃羅

朝野僉載周垂拱以來京師唱蕊挐兒歌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蕊挐　綱目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楊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　藝林伐山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祕戲之需劉仁軌入諫立命剔去帝崩后復建之　古今注則天以赭黃羅上銀泥襖子以燕居

十二辰車候暗催上林風雪翠華來東皇亦畏明空勢滿苑名花一夜開

朝野僉載則天如意中造十二辰車　事物紀原武后冬月將遊後苑敕詩曰明朝遊後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次早百花俱開牡丹獨不開遂貶洛陽

春開上節醉霞漿內樣花糕百和香九飣尋常心易厭牙盤先進冷脩羊

全唐詩武后早春夜宴詩九春開上節千門敞夜扉又云務使霞漿興方乘汎洛陽　武則天花朝遊園令宮人采百花和米擣碎蒸糕以賜羣臣　盧氏雜說唐御廚進食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其間亦謂香食正字通作九飣餖　清異錄天后好食冷脩羊腸張昌宗手札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昏鏡迷人意若何桑條韋竟入新歌伶兒慣博昭陽笑一曲迴波受賞多

新唐書韋庶人傳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時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蓋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　太平廣記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畏妻時中宗亦畏韋庶人內宴唱迴波詞一優人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后大悅以束帛賜之　朝野僉載韋庶人好厭禱并將昏鏡照人令其迷亂

滿堂花燭御屏開白髮鑾裝下鏡臺卻扇吟成人笑語內家

爭看阿㸙來
通鑑中宗戲竇從一以老乳母王氏嫁之令從一誦卻扇
詩數首注唐人成昏之夕有催妝詩卻扇詩 新唐書竇
懷貞傳歲餘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朝邏室可
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
乳媼故蠻婢也懷貞納之每謁見
輒自署皇后阿㸙人或謂之國㸙
員增學士館宏開妙手稱量擅儁才看取華牋紛落處幾人
樓下袖詩回
新唐書后妃傳上官昭容名婉兒大被信任勸帝侈大書
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
兒常代帝及后長甯安樂二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
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初鄭方妊夢人
畀一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
爾耶輒啞然應 景龍文館記中宗幸昆明池賦詩羣臣

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
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
玄元皇帝配穹蒼祈穀年年肅祼將今歲南郊誰亞獻詔遷
紅粉作齋娘
文獻通考唐孟春辛日祈穀祭成帝於南郊以元帝配
文唐中宗景龍三年親祀南郊以皇后為亞獻補大臣李
嶠等女為齋
娘執籩豆
玉臺金闕斂寒光聖駕迎春出御莊滿苑花開同翦綵東風
還比翦刀忙
唐中宗立春日遊苑迎春詩云神皋福地三秦邑玉臺金
闕九仙家寒光猶戀甘泉樹淑景偏憐建始花 景龍文
館記中宗立春日宴別殿內出翦綵花令學
士賦詩宋之問云今年春色好應為翦刀催

積善坊邊閣道斜緋聯五宅競繁華九龍轝上逍遙炙獨賜
金仙道士家
新唐書睿宗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宅 清異錄
睿宗聞金仙玉真公主飲素日以九龍食轝裝逍遙炙賜
之
翠羽飄搖隕晚風何時吉夢叶羆熊脫將半臂供湯餅泣請
三郎念阿忠
新唐書后妃傳明皇后王氏廢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以
諷未幾卒後宮思之帝亦悔 唐異記開元初元宗以皇
后無子乃令葉淨能道士奏章上玉京天帝問皇后有子
否久之章下批云無子跡甚分明 摭異記王皇后恩寵
日衰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念阿忠脫新紫半臂
更得一斗麪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稍上

惻然改容 案唐書阿
忠后呼其父仁晈云
院裏新成聖壽歌御前進點舞婆娑當場忽覩籠衫褪五色
光明露繡窠
教坊記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
歌舞之 又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
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 又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
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
之所謂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
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納懷中觀者忽
見衆女咸文繡
炳煥莫不驚異
破曉崖公召教坊一齊蜆斗弄笙簧金衣公子歌紅樹妒煞
庭前御史娘

教坊記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蜆斗　開天
遺事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鶯呼爲金衣公子紅樹歌童丶
在苑叢談國樂婦人有永新婦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
之妙劉禹錫詩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下奉君王

明月仙臺放火蛾傳柑宴共遞黃羅上陽宮裏樓千尺不信
涼州燈更多

開天遺事正月十五造火蛾兒　淵鑑類函唐故事上元
以黃柑遺近臣以黃羅包之謂傳柑宴　明皇雜錄上在
東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結繒綵爲燈樓二十間
太平廣記開元初元夜結綵樓三十餘間葉法善曰西涼
府燈亦盛於此令元宗閉目已在
霄漢降而及地睹影燈亘數十里

上巳同頒細柳圈踏青新履印苔斑大同殿外相投贈貪戀
家人不肯還

酉陽雜俎唐制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蠆毒
輦下歲時記唐人巳日在曲江傾都禊飲踏青盧公範饋
飾儀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　中朝故事唐每歲上巳許
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家眷更相遺贈

結隊春宵戲半仙梨花留月照嬋娟纔過寒食分新火內庫
還頒白打錢

開天遺事宮中寒食立秋千爲樂帝呼爲半仙之戲　輦
下歲時記唐於淸明取榆柳火賜近臣　王建宮詞寒食
內人常白打庫
中先散與金錢

蟋蟀金籠報早秋驪山新脫碧芬裘曉開玉盒看蛛網昨夜
曾登乞巧樓

開天遺事秋時宮人競以小金籠捉蟋蟀置之枕函側夜
聽其聲　明皇雜錄元宗與貴妃避暑興慶宮命進碧芬
之裘碧芬出林氏國　開天遺事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
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各捉蜘蛛於小盒中至曉開
視蛛網稀密以
爲得巧之候

秋老龍山獵正肥赤鷹黃鶻合重圍三驅禮畢簫笳靜玉彈
雙開導輦歸

唐六典禁苑翠微宮龍山也禽獸蔬果莫不毓焉　開天
遺事申王有赤鷹岐王有黃鶻上甚愛之每獵必置於駕
前目爲決雲兒決或作決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三年
十月制曰間者四方無事百穀有成因孟冬之月臨右輔
之地戒茲五校爰備三驅非謂獲多庶以除害　唐書禮
樂志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于東
南西向六十陳于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　同話錄
余家舊畫楊妃上馬圖無他衛仗但有兩璫各執彈前導
意其燕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燕
遊前以擊彈代鳴鞘器物制度盡如此云

檐溜垂垂玉箸勻凍雲開處日光新宮中刺繡初添線共薦
辛盤借早春

開天遺事冬至大雪至午雪霽檐溜皆爲冰條妃子使侍
兒敲下二條看玩帝問何物妃子笑曰妾所玩者玉箸也
唐韓偓冬至夜詩九重先覺凍雲開　明皇雜錄唐宮
中以女紅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增一線之功　天
祿識餘唐時冬至賜百
官辛盤謂之借春盤

廊下傳餐水陸兼羣工朝退賜同霑消熊棧鹿天廚供間道
君王嗜玉尖

五代會要唐室昇平日常參官每朝退賜食謂之廊餐
清異錄趙宗儒在翰林時聞中使言今日早饌進玉尖麪
用消熊棧鹿爲內餡上甚嗜之宗儒問其形製蓋人間出
尖饅頭也又問消熊棧鹿之說曰熊之極肥者名消鹿既

獲以倍料精養者云棧玄宗儒開元中擢進士
明珠窗外月輪高醉臥流黃脫錦袍連夜承恩爭彩局平明
羞見桂紅膏
女紅餘志元宗武惠妃窗上皆挂明光之珠 字典會稽
竹簟供御號流黃簟 唐詩珍叢令流黃 清異錄開元中
後宮繁衆雜於取舍爲彩局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
勝一人乃得專夜宮嬪私號骰子爲剉角媒人 雲仙雜
記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以綢繆記印於臂上
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水洗不退
蝶粉蜂黃各鬭妍朝朝惟望賭金錢羨他手製征袍女竟得
今生了夙緣
張仲素滿江紅詞蝶粉蜂黃都過了枕痕一綫紅生玉 注
蝶粉蜂黃唐人宮妝 本事詩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

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蓄意多添綫含情更著
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之元宗
命以詩徧示後宮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元宗遂以嫁得詩
人謂曰我與汝結今生緣 開天遺事明皇未得妃子嬪
妃投金錢賭侍帝寢
漫道花神種藝工君王方自嗔天公仙春館裏春如海認取
枝頭一捻紅
龍城異人錄宋單父有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元宗召至
驪山種花內人呼爲花神按神一作師 又元宗時有獻
牡丹者詔栽於仙春館時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
來歲花開瓣上有指甲痕帝名爲一捻紅 羯鼓錄明皇
遊別殿柳杏將吐歎曰對此景物不可不與判斷呼高力
士取羯鼓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發歎曰不謂
我作天
公耶

鍾乳分頒出禁中江心今日鑄新銅粉團角黍高擎處競挽
香羅握角弓
淵鑑類函天寶中以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鏡 大唐
新語端午賜宰臣鍾乳 開天遺事宮中端午造粉團角
黍貯盤中以小角
弓射之中者得食
滿院梨雲淡不收一枝紫玉笛誰偷至尊友愛無猜忌韡韡
輝騰花萼樓
楊妃外傳明皇製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楊
妃無何竊甯王紫玉笛吹故張祜詩云梨花小院無人見
偷把甯王玉笛吹 新唐書讓皇帝傳先天後以隆慶舊
邸爲興慶宮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
曰勤政務本之樓聞諸王作
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

一騎紅塵貢荔枝正逢卯酒乍醒時承歡最念旋風舞偷發
明駝賜祿兒
新唐書貴妃楊氏傳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
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 楊妃外傳明皇登沈香亭
召太眞時太眞卯酒醉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豈是妃
子醉海棠睡未足耳 又安祿山能爲旋風舞 丹鉛總
錄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
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支
露華清浸玉魚涼吸徧花枝肺腑香日暮海棠初睡足新詩
閒教雪衣娘
開天遺事妃每宿酒初醒多苦肺熱嘗淸晨獨遊後苑口
吸花露潤肺 又每日含一玉魚於口中蓋借其涼津潤
肺也 談賓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上及貴妃皆呼
雪衣女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數徧便可諷誦

望仙樓上開酺宴博士分曹律呂調二十五郎吹管逐歌喉
終讓念奴嬌
元稹連昌宮詞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干立樓上
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
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
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
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
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
註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累日之後萬眾
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闢易不能禁眾樂爲之罷奏高力
士大呼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
看人能聽否未嘗不悄然奉詔其爲當時所重如此 跋
曲拍名有念奴嬌 唐書開元二年置內教
坊於蓬萊宮側有音律第一曹第二曹博士
月照觚棱夜色清飄飄雲外笛飛聲隔牆偷得新翻曲恰被

宮中識姓名
元稹連昌宮詞李謩擪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註云
明皇嘗於上陽宮夜按新翻一曲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
燈下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密捕笛者詰驗之自
云其夕於天津橋上玩月聞宮中度曲遂於橋柱上插譜
記之臣即長安少年善笛
者李謩也明皇異而遣之
鐘鼓樓前瑞靄環大同寶殿十三間雲煙滿壁吳生畫畫是
嘉陵江上山
長安志太和三年修大同殿十三間殿前左右有鐘樓鼓
樓唐畫記曰元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
生驛遞令往寫及回日常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
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
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數月方畢元宗曰
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元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

雨過華清樹影涼風來前殿玉甌香至尊浴罷金輿出嬪御
分爭十六湯
續畫史宋徽宗臨張萱宮騎圖其侍從有挈金橐駝者蓋
唐制宮人以金既貯酒玉甌藏香 開天遺事華清宮中
除供奉兩湯外更置長湯
十六所嬪御之屬浴焉
賀老琵琶聽不明圍棋深院子丁丁君王欲負妃先覺抱取
康猧上石枰
開天遺事明皇與親王棋令賀懷智奏琵琶妃子立於局
前觀之上欲輸大妃子將康國猧子放之令於局上亂其
輸贏上
甚悅焉
花外凭肩倚畫欄鴛鴦鸂鶒恰同看乳柑果似知人意也向

枝頭結合歡
開天遺事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
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曰不惟萱草忘憂
此花亦能醒酒 又遊興慶池宮嬪爭看雌雄鸂鶒戲水
中帝時擁貴妃謂宮嬪曰水中鸂鶒爭如被底鴛鴦 楊
妃外傳江陵進乳柑種上種於蓬萊宮結一
合歡實上與妃子持玩曰此果似知人意
解語花來蝶幸荒畫披空理舊衣裳神粧正得君王寵偷向
簾前喚鴈娘
開天遺事十葉白蓮盛開帝指妃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
花 又明皇每至春時使嬪御爭插艷花帝親促粉蝶放
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貴妃專寵遂不復作此戲 中華
古今注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
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帛 宋蘭雜志
鴈娘畵神天軼黛神子占粉神與贅脂神妙好首飾神賜

多衣服神楊妃妝束時
每件呼之謂之神妝

雙鳳琵琶撥綠絲胡來弟子獻仙師何蠻奏伎偏承寵宣命紅桃賜臂支

楊妃外傳妃子琵琶邏逤檀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所貢綠水蠶絲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為琵琶弟子每曲有獻遺妃子謂謝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乃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

萬幾偷暇捉迷藏錦帕蒙頭繞曲廊側步迴身誇便捷手揮紅汗漬香囊

致虛閣雜俎元宗與玉真恆於月下以錦帕裹目互相捉戲一夕玉真於袿服袖多結流蘇香囊上屢捉屢失玉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數謂之捉迷藏　開天遺事貴妃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拭於巾帕色如桃紅

鳳毛衣袂燦朝霞障隔金雞笑語譁腹內赤心何處辨効忠首進助情花

林下詩談鳳毛金者鳳凰頸下有毛若綬光明與金無二而細輭如絲過春必落山下人取織為錦名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宮中多以飾衣惟貴妃所賜最多裁以為幄燦若白日　開天遺事明皇每宴使安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雞障隔之　又安祿山進助情花香百粒每當寢舍含一粒筋力不倦上祕之曰此亦漢之慎卹膠也　安祿山拜貴上嘗指其腹曰此中何有其大乃爾對曰止有赤心耳

旗幟翩翩兩隊齊霞披錦被混東西宮中自結風流陣不向漁陽鬪鼓鼙

開天遺事明皇每至酒酣令妃子統宮妓百餘人上統小中貴亦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為風流陣以霞披錦被為旗幟攻擊相鬪敗者罰之

夾城五隊綺羅香墜舄遺鈿滿路旁虢國蛾眉偏淡埽紫騮騎上合歡堂

新唐書貴妃楊氏傳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一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旌節遺鈿墜舄瑟瑟璣琲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　明皇雜錄虢國每入禁中常乘紫騘馬　鄭嵎津陽門詩八姨新起合歡堂　杜甫詩淡埽蛾眉朝至尊

含元新曲按淩波秦國夫人坐聽歌三百萬錢供一局纏頭偏讓阿姨多

楊妃外傳上製淩波曲按於含元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貴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觱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板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上戲曰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夫人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出三百萬為一局

一斛珍珠賜卻回君王不見鬪茶來笛聲猶作驚鴻舞落盡樓東幾樹梅

梅妃傳梅妃姓江名釆蘋性喜梅所居欄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會太真入侍遷於上陽東宮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為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蕚樓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

受以詩付使者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汚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

上陽宮裏夜沈沈臘去春回思不禁來歲休祥私自祝戲將盞水瀉黃金

〔梅妃傳〕妃遷於上陽宮、〔娜嬛記〕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水中視巧拙以卜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

料峭寒風透綺疏硯池氷結玉蟾蜍宮嬪領敕呵牙管遞付詞臣草詔書

〔開天遺事〕李白便殿草詔時天寒筆凍帝敕宮嬪十人各執牙管呵之令白遞取書字、

玉驄蹀躞拂三花宮女揚鞭胡帽斜主宴宣呼花鳥使搊彈小隊競箏琶

〔名畫要錄〕曰開元天寶間多愛三花飾馬三花者翦鬉為之瓣白樂天詩曰鞭衣裁四葉馬鬣翦三花是也 〔古今注〕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妝露面 〔天中記〕天寶中選六宮風流豔態者名花鳥使主宴 〔教坊記〕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謂搊彈家

國色天香擬正當勝人豈止在霓裳何來佛氏銜花鹿消受君王一尺黃

〔龍城異人錄〕明皇問陳正己牡丹詩誰為稱首對曰李正封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因謂妃曰妝鏡臺前飲一紫金盞則正封之詩見矣 〔楊妃外傳〕上在便殿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上笑曰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為

製避風臺恐其四肢不禁也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故上有此戲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千古 〔青瑣高議〕宮中貢一尺黃帝未及賞為鹿所銜佞人奏曰釋氏有鹿銜花以獻金仙後應祿山事

八尺虹蜺畫麗姝馬嵬人去故宮蕪艱難蜀道歸來日添得蛾眉十樣圖

〔楊妃外傳〕一屏風名虹蜺刻前代美人乃隋文帝所造元宗賜貴妃 〔妝樓記〕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

水調歌殘戰鼓催頗黎碑暗長苺苔象牀尚展珍珠被不見當年罷颯來

〔鄭嵎津陽門詩注〕上止華清宮罷颯公主嘗為上晨召聽按新水調主愛起晚遽遺珍珠被而出及寇至倉惶臨竄出宮及上歸南內再入此宮罷颯之被宛然而塵積矣上猶感焉 〔又〕溫泉堂碑其石臺徹見人形影宮中號為頗梨碑

一曲淋鈴欲斷腸月明西內夜偏長女牛誓在蓬山渺枉拆金釵謝上皇

〔楊妃外傳〕上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恨焉 〔又〕避暑驪山宮牛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 〔又〕道士楊通幽自云有李少君之術絕大海跨蓬壺見有洞戶署曰玉妃太真院碧衣延入玉妃問上皇安否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為我謝太上皇 〔綱目〕上元二年遷太上皇於西內肅宗畏張后不敢朝西內

靈武歸來未罷兵長安消息隔江城一杯鴆腦君王醉內殿

惟聞打子聲

酉陽雜俎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置鳴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綱鑑會纂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絳囊猶裹上清珠太上慈恩報得無自選飛龍親試過望賢樓下手雙扶

酉陽雜俎肅宗爲兒時常爲元宗所器因命取上清珠以絳囊裹之繫於頸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　唐書明皇自蜀還御望賢宮南樓肅宗望樓辟易下馬趨進再拜稱賀扶明皇升殿選飛龍廄御馬必先親試然後進御

籍入梨園換舊粧宜春深院鬭羣芳相思暗裏拋紅豆誰識

韋家記曲娘

唐書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院　樂府雜錄張紅紅者初韋青納爲姬有樂工循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後聽之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即隔屏歌之一聲不失後入宜春院號記曲娘一日史奏青卒一慟而絕

紅錦弓鞾侍帝閽歸來深院閉黃昏盂蘭會近盤金綫自繡真容七聖旛

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靿鞾　舊唐書代宗七月望日內道場造盂蘭盆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各書尊號於旛上以識之舁出內庭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僚序立於光順門以候之旛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而識者嗤其不典　王建宮詞看得中元齋日到自盤金綫繡真容

雅淡仙姿羽客裝舊傳鴉女字蟲娘赤繩新向蘇家繫花燭

分排換鬭妝

酉陽雜俎元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蟲娘上呼爲師娘爲太上皇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蟲娘爲鴉女汝後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尚之封壽安焉

瑞雲高捧日光浮國寶分呈應冕旒內職應知蠶事重上天

新賜採桑鉤

酉陽雜俎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乃部上監國初楚州有尼眞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焉其第十一日皇后採桑鉤細如箸屈其末

舞馬盤迴勤政樓年年聖節祝千秋老鴞隨駕當簷舞總似先皇在上頭

明皇雜錄上令教舞馬四百匹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樂工數十人環立皆衣淡黃衫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　因話錄德宗登勤政樓外無知者見一緋衣人乘驢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遣京尹物色之及至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數登此樓每來鴞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鴞今見羣鴞盛集又覺景象宛似昔時

樂府編成示萬方每逢令節賜宸章夜深寶殿頻移燭學士談詩侍浴堂

全唐詩貞元十四年上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令太子書示百官中書門下謝賜詩請頒示天下編入樂府　又每學士言詩於浴堂殿夜分不寐　三令節御製詩敕羣臣賡和品第優劣

共展鸞箋寫麗詞聯吟頻召鮑文姬鑾坡豈少才人筆笑煞

淮南準敕詩

負暄雜錄唐中國紙未備多取於外故唐詩中多用蠻箋字亦有爲也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爲襯〔宮閨小名錄〕鮑君徽字文姬德宗召入禁中與侍臣賡和〔翰苑羣書〕俗稱翰林學士爲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羣居解頤〕杜佑鎮淮南進崔叔淸詩百篇德宗語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淮敕惡詩

蓬仙珥筆試神京宣政開簾費御評賦罷特蒙三等放蕊珠榜下認門生

杜陽雜編德宗試制科於宣政殿有稱旨者即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獨孤綬試放馴象賦上甚嘉之故特書第三等

魚藻宮前戲綵舟液池鋪錦玉泉流煎茶自品酥椒味散作

琉璃碧眼浮

新唐書順宗紀爲太子時侍宴魚藻宮張水戲綵艦宮人爲櫂歌衆樂間發德宗歡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爲對〔開城錄〕文宗論德宗奢靡曰聞得禁中引水先於池底鋪錦〔事詞類奇〕曰德宗好煎茶加酥椒之類李泌戲爲詩曰旋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

內旨新宣立五坊連朝遊獵賦長楊鶻鵰鷹犬皆邀賞獨賜雲騅一品糧

玉海五坊唐德宗所立鵰鶻鷂鷹狗也〔國史補〕德宗幸梁惟御騅馬號曰望雲騅還飼一品料

紫雲仙子字逍遙七卷禪經繡尺綃不用漢宮螺子黛眉娘生就柳眉嬌

〔蘇氏演義〕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尺綃上繡法華經七卷因令止於宮中每日食胡麻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住宮中度爲黃冠賜號逍遙及後成仙往往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杜陽雜編〕眉娘生眉如線且長故有是名

藏眞島下暗香浮換骨仙醪泛玉甌穩坐龍牀鱗甲動一圖蠅虎舞涼州

〔太平廣記〕憲宗好神仙之術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號藏眞島每日焚鳳腦香〔雲仙雜記〕憲宗采鳳李花釀換骨醪〔又〕韓志和有道術憲宗時獻一龍牀坐則鱗甲皆動又於御座前以蠅虎子數十分隊舞涼州曲皆中音節

徧倚屏風看御章儒臣直閣日初長天廚新進麒麟草口敕先煎學士湯

〔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七月朔御製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是月出書屏以示宰臣〔雲仙散錄〕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

宮花零落委邊塵石上崇徽蹟尚新繡座朗吟戎昱句大臣應愧議和親

〔貫愁集〕僕固懷恩女年十八能解音律代宗冊爲崇徽公主遠嫁吐番泣別時手把石上遺痕不消〔雲溪友議〕憲宗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和親帝吟戎昱詠史詩云漢家靑史內計拙是和親大臣遂息和戎之論

東風吹透雪花泥帳底香雲謹護持括取芳菲歸御史春光應爲駐多時

〔清異錄〕穆宗喜華麗所建殿閣以紙膏膠水調粉飾號名雪花泥又一等繚靑和丹砂末謂長慶赤〔雲仙散錄〕

宮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
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紫簫聲歇玉階涼寂寞青宮抱恨長樂部偶翻金縷曲舊人
誰及杜秋娘

杜牧杜秋娘詩序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卽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己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詩云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又云金階露新重閒捻紫簫吹註李錡長唱金縷衣辭

玉貌承恩新賜服墨書粉畫認依稀尙宮女傳煇彤管無那
君王愛諢衣

雲仙雜記唐穆宗以元絹白書素紗墨書爲衣服賜承幸宮人皆淫鄙之詞時號諢衣　新唐書后妃傳尙宮宋若

昭貝州清陽人父廷芬能詞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若莘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元和末若莘卒穆宗以若昭拜尙宮嗣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

宮花嬌護醉芙蓉歌舞歸來寶帳重香箭風流爭笑接一團
龍腦著衣濃

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曰飛鸞輕鳳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故也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清異錄寶歷中帝造紙箭竹皮龍麝香末每宮嬪群聚帝射之中有濃香觸體了無楚痛宮中名風流箭

雪晴北苑獵驄嘶裘上浮光映日迷薄暮不須施燭炬腰間
常佩夜明犀

杜陽雜編敬宗寶歷中南粵進浮光裘上衣之以獵北苑又南昌進夜明犀上令解爲腰帶每遊獵夜不施燭炬有如晝日

水漲虛亭放鴨天火雲赫赫攪人眠御廚分得淸風飯半餉
提缸浸冷泉

舊唐書文宗紀太和元年毀昇陽殿東放鴨亭敬宗所造也　淸異錄寶歷元年內出淸風飯制度賜御庖令造進法用水晶飯龍精粉龍腦末牛酪漿調畢入金提缸垂下水池待其冷透供進惟大暑方作

馬毬驢鞠兩朋嬉罷晝輕衫漾晚颸三殿燈光明似晝歸來
已見夜深時

玉海寶歷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御三殿觀兩軍教坊內園分朋作驢鞠馬毬之戲二更方罷　舊唐書敬宗紀西川節度使杜元穎進罨畫打毬衣五百事

風靜樓臺玉管淸朝霞吹笛作新聲忽雷自入中丞後不聽
琵琶彈月明

盧氏雜說文宗善吹小管　唐書文宗時朝霞以善吹笛進上爲新聲撰樂朝霞能承意辨聲頗符上旨由是有寵　樂府雜錄文宗時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面號大忽雷小忽雷因爲題頭傷損送南趙家料理恰値訓注事人莫有知者後中丞歸梁厚本厚本賂樂器匠贖得之

竹障臨風敞曉寒上林春色已闌珊當筵忽報君王醉倫擬
神通了事盤

全唐詩文宗題程修己竹障詩云臨窗忽覩繁陰合再盼
眞假殊未分註修己畫竹障於文思殿帝賜此詩　又太
和九年李訓鄭注敗後仇士良愈專恣上登臨遊幸未嘗
爲樂因賦詩云輦路生春色上林花發時登臨何限意無
復侍臣知　清異錄文宗屬宦豎專橫動即掣肘以酣飲
爲娛嬪御厭患之路內執事造黃金盞以金蓮荷菱芰爲
玦東盤其實中空琖滿則可潛引入盤中
人初不知也遂有神通琖了事盤之號
後苑秋高縱彈丸鬱金香氣襲迴欄宮袍騎馬才人出翠輦
前頭屢錯看
新唐書后妃傳武宗王才人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
人必從袍而騎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與馳出入觀者莫
知孰爲帝也　舊唐書宣宗紀贊舊時人主
所行黃門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悉命去之
漫將十玩繪新圖出政須教諺遂除夜半酒闌絃管靜紫明

相伴讀周書
清異錄武宗爲潁王時邸園畜禽獸之可人者以繪十玩
圖　又武宗宣內供奉賜坐食甘露毬蜜擣山藥油浴旣
退使夜宮嬪離次上獨映琉璃燈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
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絲羅供奉已去阜羅供
奉宮人特髻不來與紫明供奉燈相守熟讀尙書無逸篇
數徧朕幷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絃管尊罍暫時隔破
日照仙臺百尺高登臨酣酒謝憂勞外臣纔進燒金藥內侍
頻更肥玉絛
孔六帖唐武宗起望仙臺薦無憂酒　清異錄武宗緣金
丹示尊中境躁亂內侍童膺福希旨進肥玉絛用錦作盧
帶以冰絛裸腹繫之心腹
俱涼移時銷消復別更替
歌舞深宮二十年笙囊指點恨綿綿一聲河滿腸先斷下報

君王掌上憐
碧雞漫志張祜作孟才人歎其序稱孟才人以笙歌有寵
於武宗武宗疾篤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
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
泄憤上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
脈尙溫而腸已斷其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
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又云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憐新聲
何處唱腸
斷李延年
帝室中興治道隆先朝政要寫屏風外庭共製遵王履素識
官家重魯風
唐書宣宗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讀之　清異
錄宣宗儒雅令有司效孔子履製進名魯風舄宰相諸王
效之而微殺其式
別呼爲遵王履

芙蓉闕下集鵷鸞御宴珍羞出大官詔許懷歸齊拜舞競將
羅帕繫雕鞍
金臺記聞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
遣下果物怪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敕太官今後
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
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
自裁新譜教宮娥列隊分行連袂歌舞能魚龍波浪靜滿堂
珠翠地衣拖
文獻通考宣宗音律特妙每錫宴必裁新曲俾女伶衣珠
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　杜陽雜編唐宣宗時書八
百疋官絁作魚龍波浪文以
爲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滿地
梯航萬里覲龍顏瓔珞爭看菩薩蠻一曲編成宣樂部階前

丹擻整花鬟

〔杜陽雜編〕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其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優伶遂製菩薩蠻曲白樂天蠻子朝詩花鬘抖擻龍蛇動

寒風淅瀝透輕紗蘆管無聲月半斜寶鴨撥殘星子炭藥鑪連夜進丹砂

〔文獻通考〕宣宗善吹蘆管 〔清異錄〕宣宗餌丹砂病熱宮人以金盆貯麩炭少許進御煖手而已呼爲星子炭

上方絃管鳳鸞鳴樂府新翻道調清十宅諸王同望幸郎君例號音聲

〔盧氏雜說〕宣宗一日召樂工上方奏樂爲道調弄上遂拍之故樂工依其節奏曲子名道調子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雜戲皆有之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禁中呼爲音聲郎君

上苑秋高蔓木荒黃花晚節傲清霜短歌御製加封號共拜金剛不壞王

〔清異錄〕宣宗賞花短歌云長生白久視黃共拜金剛不壞王謂菊花也

鳳臺人去鎮淒涼煙冷刀圭第一香多謝至尊親薦福仙音寶燭施空王

〔清異錄〕昭宗嘗賜崔允香御題曰刀圭第一香酷烈清妙蓋咸通所賜同昌公主者 〔又〕同昌公主薨帝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狀如高層露臺雜寶爲之花鳥皆玲瓏每上安燭既然則玲瓏者皆動丁當清妙燭盡響絕

落葉流紅出御溝鬪鵝池畔水悠悠緣知禮部無堯舜且向毬場奪狀頭

〔新唐書〕宦者田令孜傳僖宗喜鬪鵝數幸興慶池與諸王鬪鵝 〔玉谿小說記〕紅葉題詩事有四一說在僖宗時 〔通鑑〕僖宗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囚髻梳成結束牢臙脂暈點半邊嬌延英新撤昭容位從此宮娥罷引朝

〔續博物志〕僖宗內人束髮甚急號爲囚髻 〔清異錄〕唐末有臙脂暈品脂所以點脣曰石榴嬌小紅春大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淡紅心猩猩暈格雙唐小朱龍媚花奴之目 〔清波雜志〕前代宮禕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 〔見聞錄〕唐會要大和二年勅令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者眞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宮闈蓋至天祐始罷

傳道功成譜樂章保寧殿裏奏笙簧將軍誰解排君難愧見鴻門樊舞陽

〔長安志〕昭宗宣李繼昭等將於保寧殿親製成功曲以褒之仍命伶官作樊噲排君難雜戲以樂之

諸王 附

架上牙籤萬軸存古文同異費評論諸王友愛開家宴玉醴香浮銅鶴樽

〔韓王元嘉高祖子新唐書本傳〕元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參定同異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 〔雲仙散錄〕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傾側

一堂絲竹靜傳聲窗下揮毫曉日晴古硯分磨紅白墨宮袍幾幅字分明

魯王靈夔高祖子新唐書本傳靈夔善草隸通音律　雲仙散錄魯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爲戲及書寫衣服墨衣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

燈婢輝煌女樂張氣噴寶障麝蘭香眉言眼語何從見祇許歌聲出畫堂

甯王憲睿宗長子甍謚讓皇帝開天遺事甯王宮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諸妓盡在目前惟寵姐客莫能見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聞王有寵姐善歌今酒殺醉飽羣公宴倦王何悋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又甯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雕矮

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爲燈婢　又甯王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沈麝方啟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　女紅餘志寵姐每嬌眼一轉憲則知其意宮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

酒醉燈昏客散時看花滿眼淚如絲舊恩不爲新恩變尚有佳人憶餅師

開天遺事甯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蠟而膩似脂而硬每至夜筵賓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莫測其怪也　本事詩甯王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注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目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坐客十餘人王命賦詩王維詩先成云莫以今時寵難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恙恙羅衫汗漬香深宮無事暑天長庭前鼓子新靴就請入

龜茲舊樂章

酉陽雜俎明皇嘗伺察諸王甯王嘗夏中揮汗鞔鼓所讀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東風初報相風旌後苑春深草色青忽聽鳴禽驚散去誰從花下掣金鈴

開天遺事五王宮中各監長竿挂五色旌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　又甯王春時於後園中紉紅絲爲繩密綴金鈴於花梢之上每有鳥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

三斗朝天醉欲狂酒經一卷法偏詳泛春渠裏春多少麴部風流屬釀王

汝陽王璡甯王憲子杜詩汝陽三斗始朝天　雲仙散錄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沈

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清異錄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莫不備具

燭奴分影上層臺蠟淚消殘欲作堆紅袖兩行闈繡榻夜深齊逐醉輿來

申王撝本名成義睿宗子開天遺事申王每夜宮中聚宴以龍檀木雕成童子綠袍束帶列執畫燭目爲燭奴　又申王每至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坐側以禦寒氣呼爲妓圍　又申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舁歸寢室呼曰醉輿

鐸聲清脆竹檀欒寶馬朝回御玉鞍自有香肌堪煖手連朝風雪不知寒

岐王範初名隆範睿宗子開天遺事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夜聞相擊之聲即知有風號占風鐸　又岐王

有玉鞍冬月用之雖天氣嚴寒坐如溫火之氣 又岐王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爲煖手

一縷琴聲出戶頻誰分爲楚與爲秦破紅綃裏蟾酥麨贈與堂前顧曲人

雲仙散錄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聲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也後彈者揚州薛滿也二妓大服乃贈之破紅綃蟾酥麨龜年自負强取妍秦音琵琶捍撥而去

僞燕附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人歷平盧節度使天寶十五年陷長安僭號稱燕至德元年爲子慶緒所弑慶緒尋爲史思明所殺凡三年滅祿山改元一聖武慶緒改元二載初天和

馬銜杯盞象登場凝碧池頭樂未央宴上刀光森似雪梨園含泣按霓裳

新唐書安祿山傳初上皇每酺宴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欷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

僞漢附 朱泚幽州昌平人以鳳翔節度使罷鎮居京師建中四年發涇原兵討李希烈兵亂入京師立之僭號稱秦尋改稱漢興元二年李晟復長安泚走涇州追斬之改元二應天天皇

城上危樓百步通鄭侯圖籍競輸忠內廷珍寶如山積留得潛龍駐翠宮

新唐書朱泚傳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 又源休與姚令言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人笑爲火迫鄭侯 又泚號其第爲潛龍宮徙珍寶實之

僞楚附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興元元年以淮西節度使反陷襄城據汴僭號稱楚貞元二年兵屢敗奔還蔡州其將陳仙奇毒殺之凡三年滅改元一武成

姻婭交歡示寵榮竇家美豔擅傾城誰知蠟帛封書就雜入含桃召外兵

新唐書李希烈傳始聞戶曹參軍竇良女美强取之後有寵嘗稱陳仙奇忠勇而妻亦竇姓願如姻婭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及希烈死子欲自立未決有獻含桃者竇分遺仙奇妻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率兵譟而入

僞齊附 黃巢曹州冤朐人初舉進士下第乾符二年長垣賊王仙芝陷濮州巢起兵應之廣明元年陷長安僭號稱齊中和三年李克用復長安巢南走四年又爲克用所破走死泰山其甥林言斬之凡五年滅改元一金統

含元寶殿鼓聲揚刀劍如林護御牀引到金輿齊拜舞繡袍華幘侍黃王

新唐書黃巢傳巢乘黃金輿衞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舍含元殿僭即位求袞冕不得繪弋綈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衞

僞越附 董昌杭州臨安人歷義勝軍節度使乾甯二年據越州僭號稱越其明年錢鏐討斬之改元一 天冊

金牀穩坐日重生殿外黃龍數丈明天冊樓前宣奉詔制書親署聖人名

新唐書董昌傳山陰老人僞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百縑命方士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讖言兔上金牀我生於卯當即位建元天冊自稱聖人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即榜南門曰天冊先是州寢有虯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黃龍殿

唐補遺

可憐侍醉醉難蘇院號迴心望已無狐媚何緣情似鼠六宮不許畜貍奴

舊唐書高宗廢后王氏傳武后立爲昭儀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而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廢后及蕭良娣爲庶人囚之別院遂立昭儀爲皇后良娣大罵曰願阿武爲老鼠吾爲貓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初囚高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對曰妾等得罪廢棄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言訖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望改此院爲迴心院高宗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

莫教淚語阿婆嗔喫酒張公慣醉人控鶴新銜知最稱原來子晉是前身

朝野僉載咸亨以後人皆云莫淚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又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唐書則天皇后傳自薛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乃置控鶴府 新唐書嘉話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

區聯七府各爭榮墨敕斜封滿帝京豪貴全歸皇太女定昆池更勝昆明

舊唐書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下嫁武崇訓請爲皇太女魏元忠諫不可主曰元忠山東木強烏足論國事阿武子尙爲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

號斜封官主營第嘗請昆明池爲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主不悅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定言可抗訂之也

雲光五色畫衣箱覆轍將追武媚娘無子幾醒雙陸夢御牀又復點籌忙

〔舊唐書〕中宗韋庶人時昭容上官氏常勸后行則天故事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床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醜聲日聞於外景龍二年春宮中希旨妄稱后衣箱中有五色雲出帝使畫工圖之出示於朝〔樂苑〕舞媚娘大舞媚娘並羽調曲也唐高宗永徽末天下歌舞媚娘未幾立武后舞亦作武〔國史補〕天后嘗夢雙陸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

相臣雅望槩皇猷姚宋崔盧孰與儔賚弼方教龍入夢天心應感覆金甌

〔柳氏舊聞〕元宗凡命相皆先以御筆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射中賜爾巵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乃賜巵酒是時琳與從愿皆有宰相望元宗將倚爲相者數矣以宗族繁盛慮附託者衆卒不用〔龍城錄〕上皇初登極夢二龍一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扐之兩大樹上夢廻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知崇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兩院歌喉內伎殊舞臺分隊上紅毹筵前最怕黃旛綽當面高呼屈突姑

〔教坊記〕戲日內伎出舞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於是納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旛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旛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大

賓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

樂進清平曲調和沈香亭北聽新歌倚粧飛燕休相擬旁有讒人怨脫靴

〔楊妃外傳〕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花方繁開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云云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勤政樓前妓樂張應聲誰詠戴竿娘貴妃膝上施巾櫛萬目爭看傳粉郎

〔明皇雜錄〕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喜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元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鐵距金豪養氣雄雞坊也自有神童小兒五百隨鑾駕鬬起胡塵入禁宮

〔東城老父傳〕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元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

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雞畏而馴使令如人元帝召試殿庭即日爲五百小兒長甚愛幸之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嶽十四年三月衣鬭雞服會元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上生於乙酉雞晨使人朝服鬭雞兆亂於太平矣

神語頻傳阿馬婆東封纔罷又西過金橋圖裏窺天表羽衛中間擁白騾

開天傳信記元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鬓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勒阿馬婆勅神先歸帝至廟見神櫜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岳封爲金天王 又元帝封太山回車駕次上黨及

過金橋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眞才子也左右稱萬歲上遂召吳道元韋無忝陳閎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元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猫猴猪貀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號三絕 又元宗將登泰山益州進白騾至上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

興慶宮中五十秋玉環奏罷淚紛流池龍最是通靈物先去嘉陵候御舟

次柳氏舊聞興慶宮上潛龍之地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闕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無人乃命奏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上潸然淚出 又天寶中興慶池上小龍嘗出遊宮垣南溝水中及鑾輿西幸先一夕皆見龍乘雲雨自池中望西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泣然流涕顧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之於是龍振甲登天

潼關西入已逢牛河水洋洋送御舟夢裏黃衣傳好語慶功宜賜九花虬

杜陽雜編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我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峩峩胡胡呼呼可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胡虜破滅之兆也是月副元帥郭子儀克復京師吐蕃大潰上還宮闕酬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

鑾輿西幸已回鑾御院春深花木酣手把瑞鞭指神駿笑稱二絕已成三

杜陽雜編貞觀三年中常侍自蜀使迴進瑞鞭一其文有麟鳳龜龍之形於暗中揮之如有電光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廄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

十二層樓倚碧霄鳳臺秦女正吹簫詩成例外須宮錦不比烏鳶噪鵲橋

雲溪友議陸暢者雲陽公主降都尉劉氏朝士眾爲儐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例外別賜宮錦十段并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衞莫使吳歈入漢宮或謂內學士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正吹

簫須教弄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案順宗雲安公主下嫁劉士涇外無雲陽名疑陽字即安之訛

千葉花開香色殊夜深撲得玉腰奴絳絲絆脚光生鬢勝搨滕王舊蝶圖

杜陽雜編穆宗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開宮中每夜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花間達旦方去上令張羅宮中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內人爭以絳縷絆其脚以為首飾其後開寶廚視金錢玉屋之內有蠕蠕將有化為蝶者宮中方覺焉　酉陽雜俎滕王蛺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唐王建宮詞云內中數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

乙夜辛勤覽祕書恩將談柄賜鴻儒君王好學無游戲屏卻竿頭石火胡

杜陽雜編文宗每視朝後即閱群書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曰如意足以與卿為談柄也　又時有妓女石火胡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謂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方響聲清天樂調教坊弟子半雲韶京州曲破無人解花下低頭拜阿翹

杜陽雜編太和九年上於內殿看牡丹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曲罷上賜金臂環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為宮人俄遂進白玉方響上臣令奏京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悽然上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為弟子焉　教坊記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

不分前時忤聖心椒房泣別淚難禁蜀牋一幅詩成後省卻長門買賦金

摭言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恠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百匹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寶櫃瑤函麗彩霞求仙誰與到仙家人來傳得滄洲語羨殺金莖插鬢花

杜陽雜編武宗會昌元年渤海貢馬腦櫃方三尺用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　又處士元藏幾自言隋大業元年為

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為破木所載經半月達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告洲人曰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其洲花木常如二三月有金莖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製淩風舸以送之不旬日達於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疎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年矣趙歸眞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得其實備奏於上上令謁者賫手詔急徵中路亡去

上林果實正離離異種難尋太白溪聞道至尊方病渴恆州表進紫花梨

許默紫花梨記昔武宗御天下之五載忽患心熱之疾名醫進藥厥疾罔瘳時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帝即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取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疾尋愈問其丹為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頂有

青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昔嵗曾遊二山偶獲兩寶合煉成丹五十年來服食殆盡唯餘兩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也經數月邢生辭帝歸山後疾復作再詔邢先生於青城不知何適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時奏上時恆州節度太尉公王達尚壽春公主即會昌之女弟聞貞定李令種梨數林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檢圍以朱欄寶惜纖枝有同月桂泊及秋實公主必手選而進之是時有李遵來侍御任恆州記室作進梨表云云表送闕下見者多笑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天府也蓋以其表有肥難勝口之字

手談曾說勝夷酋國手須爭第一籌花下閒尋楸玉局披圖誰解鎮神頭

杜陽雜編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子善圍棊上勅待詔顧師言爲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棊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眞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棊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之冷

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棊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下至三十有三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每汗手凝思方敢下著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著鎮神頭圖

報道同昌下嫁纔三千鴛被竟塵埋九鸞飛去成妖夢不奈潘妃索玉釵

杜陽雜編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更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其枕以七寶合成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傳語曰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泊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

玉兒即潘妃小字案唐書公主於咸通十年薨

全史宮詞卷十四

樂亭史夢蘭香厓

梁　太祖朱晃初名温賜名全忠碭山人始以大盜黃巢部將降唐天復元年封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都洛陽在位六年爲子友珪所弑葬宣陵改元二開平乾化末帝瑱初名友貞太祖第三子初封均王守東都討友珪即位都開封不改元仍稱乾化三年踰二年始改元貞明在位十一年唐兵入汴爲控鶴將皇甫麟所弑改元二貞明龍德二主凡十七年

碭山崛起侈雄圖拜賀爭迎一丈烏班內尙餘孫供奉不隨百辟效嵩呼

〔新五代史梁臣寇彥卿傳〕太祖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幕府燕間錄〕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又謂之猴部頭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

手撥檀槽撼不窮當筵誰識舊伶工採桑曲罷空流涕身是前朝關小紅

〔北夢瑣言〕昭宗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採桑乎關俛而奏之

蕭縣恩深報禮加豢龍人共說劉家國婆最稔與王事草昧英雄起赤蛇

〔舊五代史梁太祖〕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攜養寄於蕭縣人劉崇之家崇以慵惰每加譴杖惟崇母自幼憐之親爲櫛髮嘗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當善遇之家人問其故曰我嘗見其熟寐口次化爲一赤蛇然衆亦未之信也〔又〕劉鼎蕭縣人父崇梁祖微時嘗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歷殿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爲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爲豢龍劉家

一紙書傳羽騎收蛾眉帷幄擅奇謀佛山破後憐同姓泣把徐州比汴州

〔新五代史梁家人傳〕太祖后張氏碭山渠亭里富家女也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常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常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又〕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

太祖於封邱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又〕太祖本紀太祖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

婉娩儀容備下陳中宮繼美卻無人新臺自召蕭墻禍夜半牙兵入萬春

〔新五代史梁家人傳〕昭儀陳氏少以色進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又〕太祖自張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訣盡心欲以後事屬之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早自爲圖友珪乃易服微行見統軍韓勍計事勍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斬關

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逆賊忍
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

珠數初盈璽入唐愁雲低鎖祿龜堂內廷批敕留遺墨猶自
風流倣二王

舊五代史初許州獻綠毛龜宮中造室以蓄之命曰龜堂
帝嘗市珠於市既而曰珠數足矣衆皆以爲不祥之言
新五代史梁末帝紀龍德三年十月盜竊傳國寶奔於唐
宣和書譜讚瑱無他伎喜弄翰墨多作行字批敕大者
或近盈尺筆勢結密
有王氏羲獻楷法

唐　莊宗李存勗其先沙陀部人本姓朱邪唐賜姓李
晉王克用長子初稱帝於魏州滅梁後遷洛陽在位
四年爲伶人所弑葬雍陵改元一同光　明宗亶初名

嗣源克用養子同光四年自魏州擁兵偪洛值莊宗
遇弑遂入洛稱帝八年殂葬徽陵改元二天成長興　子愍
帝從厚立明年潞王從珂自鳳翔舉兵向洛帝出奔
遇害改元一應順　從珂明宗養子本姓王稱帝三年
石敬瑭犯闕帝自焚改元一清泰　四主凡十四年

贊畫軍謀善決機教成侍妾助兵威賢明更識宜男相手挈
禕褕讓次妃

新五代史唐家人傳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
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
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
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

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後生子是謂莊宗莊宗即位
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
太后太后
有慚色

給侍深宮十四年長呼阿婚同姐羌人呼母爲婚最嬌憐餘生報主貢
冥福剪髮持經繡佛前

舊五代史魏國夫人陳氏本昭宗宮嬪也乾甯二年武皇
奉詔討王行瑜駐軍渭北昭宗降朱書御札出陳氏及內
妓四人以賜武皇陳氏素知書有才貌武皇深加寵重及
光化之後時事多艱武皇嘗獨居深念嬪媵鮮得侍謁唯
陳氏得召見陳氏性既靜退不以寵侍自侈武皇帝呼爲
阿婚及武皇大漸之際陳氏侍醫藥垂泣言妾爲王執掃
除之役十有四年矣王萬一不幸妾將何託既不能以身
爲殉願落髮爲尼爲王讀一藏佛經以報平昔武皇爲之
流涕及武皇薨陳氏果
落髮持經法名智願

學得吹笙掌六宮位踰夾寨眷彌隆黃鬚未足高門望且拜
張家老禿翁

新五代史唐家人傳莊宗后劉氏成安人晉王攻掠成安
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
笄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
寵專諸宮謂之夾寨夫人後劉氏生子寵益專其他嬪御
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建豐問
之建豐曰臣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
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
門望相高因大怒曰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於
宮門　通鑑帝及后如張全義第后奏稱幼失父母見
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竟受皇后拜

椶木全無逮下恩內員位號祇空存君王助聘纔佯諾已趣
肩輿出苑門

新五代史唐家人傳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又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眞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

行軍聒帳總歌謳手創新聲付部頭莫怪伶人分繡壤昨朝手搏賜幽州

五代史補莊宗雅好音律凡用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揚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眾唱齊作故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書蕉太宗嘗謂侍臣曰後唐莊宗湛飲以鄭聲與胡部合奏謂之聒帳自昏達旦不息　新五代史伶官傳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之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　又莊宗少好角觝嘗顧李存賢曰能勝我當得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即以爲盧龍節度使

北風吹雪散瓊瑤內宴圍鑪酒半消唱到新詞冷飛白玉樓寒透聖逍遙

清異錄老伶官黃世明嘗言遯事莊宗大雪內宴鏡新磨進詞號冷飛白　又同光郎位身預俳優尚方進御巾裹有聖逍遙安樂巾珠龍便巾清涼寶山交龍太守六合舍人小朝天自在冠九葉雲等名

靈芳國裏散香風內殿春深笑語融網得蜻蜓花下坐自描彩翅貯金籠

清異錄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沈香爲山阜薔薇水蘇合油爲江池苓藿丁香爲樹林薰陸爲城郭黃紫檀爲

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圍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靈芳國　又後唐宮人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綫龍貯養之

點籌花下集宮娥不厭金錢破費多主藏卻逢張勅使偏將一積斬和哥

新五代史宦者張承業傳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勅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

粉墨登場雜笑詼春風絃管散香埃無端觸起中宮怒爲有衙推訪女來

綱目莊宗嘗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　新五代史伶官傳莊宗好俳優別爲優名曰李天下　北夢瑣言莊宗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乃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

御愛眉彎筆細描薔薇花露膩雲翹宮紗染出爭偷樣霞色裁誇拂拂嬌

粧臺記五代宮中畫眉一曰開元御愛眉　香乘薔薇紅色大食國爲花露五代時蕃使蒲河散以十五瓶效貢　清異錄同光中上命染工作霞樣紗爲千褶裙分賜宮嬪是後民間尚之號拂拂嬌

頭白宮娥識舊章九重新詔戒淫荒朝餐祇進同阿餅盱食

還供法乳湯
通鑑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監國日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者任其所適　清異錄天成中帝令作同阿餅法用碎肉與麪漫和如常刀截每隻二寸厚蒸之　又明宗在藩不妄費嘗召幕屬諭事各設法乳湯半盞蓋與中衆所貺者

殿庭深夜透涼颸正是焚香默祝時昨日五坊新報罷調鷹惟恐大臣知
新五代史唐明宗紀贊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日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　又明宗本紀放五坊鷹隼　又唐臣安重誨傳夏州進白鷹安重誨卻之明宗陰遣人取入他日按鷹戒左右無使重誨知

春入臨芳紫翠稠六宮簾幙上銀鉤玉容漫取花相擬今日名花見亦羞
女紅餘志明宗與王淑妃看花一花無風搖動衆葉翻翻覆之明宗笑日此淑妃明秀花見亦爲之羞自後宮中呼爲花見羞　清異錄洛陽大內臨芳殿莊宗所建牡丹千餘本有小黃嬌卵心黃御衣紅火餤紅紫龍杯三雲紫盤紫酥雪夫人粉奴香白葉仙人月宮花蓬蓬相公太平樓閣

幞頭高戴李家寬擁護天王楯陛攢內侍忽宣陪獵去輕零衫子壓雕鞍
舊五代史清泰二年鄴都進天王甲帝在藩時有相士言帝如毗沙天王帝知之竊喜及即位選軍士之魁偉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衛因詔諸道造此甲而進之　清異錄清泰燕服几爾品幞頭李家寬者漆地加金綫棱盤魚腳差細　又潞王從珂出畋獵從者皆輕零衫佛光袴佛光者以雜色橫合爲袴

晉　高祖石敬瑭沙陀部人唐明宗壻長興三年爲河東節度使鎮太原清泰三年移鎮天平不奉詔唐主遣兵討之求救契丹約爲父子契丹冊以爲帝都洛陽尋遷開封在位七年殂葬顯陵改元一天福　出帝重貴高祖兄敬儒子初封齊王皇子幼大臣景延廣等立之五年契丹兵入開封帝降明年北遷封負義侯後沒於契丹黃龍府改元一開運　二主凡十一年

醉語傳來入賀初千春節後早迴輿皇孀枉揆王姬貴七載坤儀冊命虛

新五代史晉家人傳高祖后李氏唐明宗女也初號永甯公主淸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日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公主歸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年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

六宮衛仗迓西莊雙鏡葡萄煥寶光鼓吹盈庭齊拜賀官家今日作新郎
新五代史晉家人傳出帝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高祖爲重允娶濛女重允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

宮在嬪出帝居喪中納之爲后是日以六宮儀仗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於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 清異錄開運既私寵馮夫人其事猶祕會高祖御器用有玉平脫雙葡萄鏡乃高祖所愛帝初即位舉以賜馮人咸訝之未久冊爲皇后

吉夢休矜兆玉盤碧翁翁已負高天郎君眞個成容易談笑除官問幾錢

太平廣記開運甲辰晉少帝問諸學士曰朕昨夢一玉盤中有一玉盌及一玉帶是何徵也李愼儀奏賀以爲玉者帝王之寶也帶者有誓功之兆盤盂者乃守器之象爲吉夢不敢有他占 清異錄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諧語詠天詩云高平上監碧翁翁 又晉少主志於富貴纔進姓名即問幾錢拜官賜職出於談笑幸臣私號容易郎君

紫蓋無緣障北風調鷹猶自戲宮中詞臣應詔修降表新婦殷勤拜阿翁

清異錄晉少主北遷至孟津遣下所張紫羅傘五層疊朶簷仍泥金作盤花但朱柄折耳 綱目桑維翰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 新五代史晉家人傳耶律德光遣張彥澤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奔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及得德光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草降表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伏蒙皇帝阿翁云云

漢 高祖劉暠初名智遠沙陀部人漢明帝子淮陽王昞後出帝開運二年封北平王後契丹入汴遂即帝位於太原入都大梁不改元仍稱天福十二年明年

正月始改元乾祐是月殂葬睿陵子隱帝承祐立仍稱乾祐郭威犯闕被弒葬潁陵二主凡四年

南指葭蘆捲碧旗河東早啟帝王基軍中競頌昭陽德散出宮裝犒六師

冊府元龜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天福十一年天下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焉明年遂即帝位 新五代史漢家人傳李后晉陽人也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欲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

滿苑春風放紙鳶液池新柳盡飛緜今年破散遵唐例南御園中過禁煙

五代史李業傳帝與業等狎昵多爲廋語相誚戲放紙鳶於宮中 七修類稿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爲宮中之戲者見李業傳而紀原以韓信爲陳豨造放以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於中以達援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 新五代史漢隱帝紀三年三月己酉寒食望祭於南御園 五代會要漢乾祐三年寒食隱帝奉皇后幸南御園家祭詿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

周 太祖郭威邢州人漢乾祐三年爲鄴都留守引兵入汴明年即位都開封四年殂葬嵩陵改元二廣順顯德世宗榮本姓柴太祖養子嗣位不改元仍稱顯德在位五年殂葬慶陵子恭帝宗訓立仍稱顯德明年禪

於宋封鄭王遷房陵殂追加尊謚葬順陵三主凡十
年

三妃魚貫侍彤庭律呂精諳見性靈孰似中宮能物色早將
天子識雕青

〔新五代史周家人傳〕太祖一后三妃〔又〕德妃董氏幼穎悟始能言識樂聲知其律呂〔東都事略〕張永德傳初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崩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會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敝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使郭雀兒也后異其人欲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遂成婚於逆旅〔十國春秋北漢世祖紀〕威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至是見崇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無以

我爲疑

凌橋穩渡荷天功冊禮新頒四廟崇玉帶戎衣皆舊物母儀
別奉太平宮

〔舊五代史〕諸軍擁帝南行時河冰初解浮梁未構是夜北風凛烈比旦冰堅可渡諸軍遂濟衆謂之凌橋濟竟冰泮時人異之〔又〕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馮道爲四廟冊禮使〔又漢高祖李后傳〕周太祖入京凡軍國大事皆請后發教令以行之及周太祖爲六軍推戴上章具述其事且言願事后爲慈母后下誥答曰云云仍出戎衣玉帶以賜周太祖周太祖即位上尊號曰德聖皇太后居於太平宮

宵旰深思稼穡難均田圖法賜羣官宮廷漫進魚龍戲織婦
耕夫最耐看

〔舊五代史〕顯德五年秋七月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戶民租賦帝覽其文集而善之乃寫其辭爲圖以賜藩部〔綱目〕世宗留心農事嘗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

珍貢初停御詔頒誰將滋味悅龍顏輭釘製就籠中雪更有
蓮花蕊押班

〔舊五代史〕廣順元年詔曰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以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饊白沙饊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菉豆粉玉屑粆子麪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麪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錫同州石鏺餅晉絳葡萄黃消梨陝府鳳棲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鵞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萆薢沿淮州郡白魚今後並不許進奉〔清異錄〕京洛白鱔極佳周朝寺人楊承祿造脫骨獨爲魁冠

文其名曰輭釘雪籠〔又〕郭進家能蓮花餅餡自云周世宗有故婢流落因傳此法婢言宮中人號蕊押班

琵琶繞殿作雷鳴絃索嘈嘈勸舉觥一種新聲稱御製青天
雲破雨初晴

〔五代史補〕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號其琵琶曰繞殿鳴　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

奪眞盤飣盡雕香金格陳來壘壘黃尚有于闐遺法在靈前
應更薦蒸羊

〔清異錄〕于闐法全蒸羊廣順中尚食取法爲之〔又〕顯德元年周祖創造供薦之物世宗以外姓繼統凡百務從崇厚靈前看果雕香爲之承以黃金起突壘格禁中謂之奪眞盤飣

五代補遺

梁

一擲呼盧六隻紅秀才名姓愜王衷無雲有雨天方泣獻頌爭誇造化功

洛陽縉紳見聞記梁祖英威剛狠視之若乳虎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聞默無所報一旦梁祖在便聽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入再拜訖命坐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陛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然仰首視之實無片雲雨落陛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謂杜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

教陰朗都相近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

先徵讖說五經八牛今已坐彤廷擊盆漫詈朱三暴為念慈恩尚減刑

五代史補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新五代史梁家人傳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啟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 又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誡之多賴以全活 又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悅罷會

文面兒郎盡壯丁火龍標下走雷霆禁軍方閱宣威殿格鬪頻來教馬亭

五代史補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 清異錄梁祖自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緩急之際用以揮軍祖自目為火龍標 舊五代史梁開平四年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以上於宣威殿親閱禁軍命格鬪於教馬亭

門啟銀臺駐鷺鵷皇城有禁入休闌客星犯座天垂象守衛新添控鶴官

五代會要梁開平三年七月敕內皇城諸門宜各差控鶴官兩人守把其諸司使并諸色人并敕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帶人入門 舊五代史詔左銀臺門朝參諸司使庫使已下不得帶從人入城闌入者抵律先時門通內無門籍且多勳戚車騎衆者尤不敢呵察至是有以客星淩犯上言者遂令止隔

喜信遙來自亳州庚宗有婦竟生牛匆匆鳳歷剛周月猶仿

唐巾製幞頭

舊五代史友珪小字遙喜母失其姓本亳州營妓也唐光啟中帝徇地亳州召而侍寢月餘將捨之去以娠告因留亳以別宅貯之及期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遙喜後迎歸汴 新五代史乾化二年六月友珪於柩前即皇帝位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歷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皆自殺 清異錄郢王鳳歷之叛別制幞頭都如唐巾但更雙腳為仙藤耳其徒號為順裹

寶劍鎗然夜有聲何來刺客夢中驚酬勳詔賜將軍館雲母鎸成護聖名

新五代史梁家人傳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殺之遂誅友孜 清異錄貞明末帝夜於寢間擒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帝自裁之造雲母

匣貯所用劍名匣
日護聖將軍之館

唐

共道鴉軍善折衝淮南誰爲寫眞容臂弓撚箭留圖本聖表
驚看獨眼龍

舊五代史唐本紀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中和二年克用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黃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　五代史補太祖眇一目時謂之獨眼龍淮南楊行密恨不識其狀貌因使畫工詐爲商賈往河東寫之人有知其謀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親謂曰吾素眇一目試召使寫之觀其所爲如何及至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眞必畫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卽階下便是汝死之所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武皇執八角扇因寫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諂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畫其臂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

喜因厚賂
金帛遺之

萬壽稱觴祝至尊長春新殿酒初溫盤呈翡翠巵鸂鶒猶記
昭宗撫背恩

新五代史唐本紀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巵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舊五代史同光二年九月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　冊府元龜同光二年十月丁亥萬壽節宴羣臣於長春殿

戚城置酒樂何如德勝城邊稅駕初滿路野花攀折盡春風
緩緩送牛車

舊五代史唐本紀同光三年三月帝召郭崇韜謂曰朕思在德勝寨時霍彥威段凝皆予之勍敵終日格鬭戰聲相聞安知二年之間在吾廡下朕欲按德勝故寨與卿再陳舊事車駕發鄴宮至德勝城登城四望指戰陣之處以諭宰臣渡河南觀廢柵舊址至楊村寨沿河至戚城置酒作樂而罷時宮苑使王允平伶人景進爲帝廣采宮人不擇良家委巷殆千餘人車駕不給載以牛車纍纍於路焉

嬰孺難充內府財鑾輿匆遽返愁臺絳霄殿裏鷹坊使獨對
殘廊哭劫灰

舊五代史同光四年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軍變請出內府金帛優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宜散府藏帝召宰臣於便殿皇后出宮中妝奩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哥三人謂宰臣曰外人謂內府金寶無數向者諸侯貢獻旋供賜與今宮中有者妝奩嬰孺而已可鬻之給軍革等惶恐而退　又季嗣源入汴帝聞諸軍離散至萬勝鎭卽命旋師登路旁荒塚置酒視諸將流涕俄有野人進雉因問塚名對曰里人相傳爲愁臺帝彌不悅罷酒而去　又郭從謙率所部焚興教門緣城而入帝爲流矢所中亭午崩於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三是時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斂廡下樂器簇於帝屍之上發火焚之　按通鑑注鷹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善姓也

兄終弟紹本無嫌神武橫衝舊共諳口擊何如憑手擊一時
諸將盡懷慚

北夢瑣言莊宗晏駕明宗爲將相推戴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吾十三事獻祖泊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卽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卽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運之興隆吾當身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新五代史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　舊五代史嗣源嘗與諸將會諸將矜衒武勇帝徐曰公輩以口擊賊吾以手擊賊衆慚而止

內閣朝同日未闌詔遵舊例賜堂餐潛龍宅裏須新米又迺

鴻恩賑百官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五月詔每月朔望日賜百官廊下餐唐室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祇遇月旦朔日入閣日賜上初即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爲非故事請罷之唯每月朔望日命入閣賜食至是宣旨朔望入閣外依舊五日起居遂爲定式〔舊五代史〕天成二年十二月詔出洛龍宅米以賑百官

百爾冬衣賜帛綿御袍祇進托羅氊春同會節闈中日偏賚臣工買宴錢

〔舊五代史〕同光元年冬十月詔賜文武百僚冬服綿帛有差〔淸異錄〕明宗天資恭儉嘗因苦寒左右進蒸黃透襦襖子不肯服索托羅氊襖衣之〔又〕二年三月壬子幸會節園宰相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共進錢絹請開宴〔要〕新史作羣臣買宴

兩街功德賚傳宣共祝千春似鐵堅神語三珠方併一可憐數在五樓前

〔五代會要〕淸泰二年三月兩街功德使奏每年聖誕節諸道州府奏薦道士紫衣師號〔又〕末帝從珂唐光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鎮州平山縣之外舍以其日爲千春節〔文獻通考〕潞王時軍士怨望爲諸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故也〔舊五代史〕先是帝在鳳翔日有瞽者張濛自言知術數事太白山人帝親校房暠酷信之一日濛至府聞帝語聲駭然曰非人臣也暠詢其事即傳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無人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至是帝受册册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視房暠曰張濛神言甲庚午不亦異乎帝令暠共術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沒人騅失位也〔洛中紀異錄〕先是甲子至淸泰三年丙申歲云

數在五樓前又云但看入九月戎虜亂中原後大軍於太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勾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祖洛陽即戎虜亂中原之應也

晉

文明寶殿五雲騰萬歲頻呼記昔曾御駕連鑣過舊第夢中早自阼階升

〔五代會要〕淸泰三年閏十一月十二日染塘即位於太原府城之南其月二十六日至洛陽二十九日受朝於文明殿〔通鑑〕契丹入邊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僚佐段希堯請誅其倡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玉堂閒話〕晉祖在并部嘗從容謂賓佐曰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於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謝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

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沓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

年年聖誕賀天和讌啟長春響玉珂殿上譚經循舊例兩街齊誦阿伽陀

〔五代會要〕石敬瑭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於太原汾陽里以其日爲天和節〔舊五代史〕天福二年二月辛亥天和節帝御長春殿召左右街僧錄威儀殿內譚經循舊式也

强鄰徽號互相加持節誰堪駕使車四襖三衾邀厚賜老臣眞不愧皇華

〔五代史註引通鑑考異〕云虜遣使加徽號於晉祖晉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啣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又引叢苑〕云虜以道有重名命與其國相同列戎賜臣下牙笏及臘月賜牛頭

皆爲殊禮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

傍中大寒賜道錦襖貂襖羊狐貂衾各一每入謁悉服四襖宿館中并覆三衾有詩云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覆三衾怕露頭及還京師作詩五章述北使之意首章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爲朝廷不爲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詞多不具載

崇元殿裏樂聲低羽籥干戈二舞齊回鶻隨班階下拜貢琛同羨玉狻猊

〔舊五代史〕天福五年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始用二舞帝舉觴奏元同之樂登歌奏文同之樂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典禮久廢至是復興觀者悅之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刑部員外郎李象上二舞賦帝覽而嘉之〔又〕回鶻可汗仁美遺使貢方物中有玉狻猊實奇貨也

西山撲祭躍金羈奏告誰知俗禮非寒食南莊望陵處御衣灰共紙錢飛

〔舊五代史出帝紀〕天福七年六月庚午始聽政於崇德殿門偏廊分命廷臣以嗣位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起等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西山撲祭用北俗禮也〔新五代史〕天福八年二月庚午寒食望祭顯陵於南莊焚御衣紙錢原註焚衣野祭之類皆閭巷人之事也用之天子見禮樂壞甚

溪蕃軍校半優伶女樂更番侍御屏羌笛胡琴堪豫悅咸和雖好不須聽

〔舊五代史〕開運元年二月庚申宰臣馮道等再上表請聽樂皆不允時帝自期年之後於宮中間舉細聲女樂及親征以來日於左右召溪蕃軍校奏三絃胡琴和以羌笛擊節鳴鼓更舞迭歌以爲娛樂常謂侍臣曰此非音樂也故馮道等奏請舉樂詔旨未允而止〔又〕禮儀使撰進高祖祔饗太廟酌獻樂章舞名請以咸和之舞爲名從之

漢

連珠星早報眞王闘喜中途更兆祥木柺漫誇來北國衣冠方禁契丹裘

〔玉壺清話〕晉勢方熾陶穀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有眞主已在漢地〔冊府元龜〕漢高祖即位初自晉赴雒有司奏置頓厄口鎮帝曰地名稍惡安可宿之朕記此別有好路乃遣人導之果坦夷而至於聞喜縣有從騎驀驪縣厄口者多爭路墜於絕壑從臣歎曰昔高皇帝避柏人之名其智若神我帝惡厄口而入聞喜何千載之暗合耶〔新五代史漢本紀〕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柺一木柺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柺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還爲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又〕禁造契丹服器

四載榮華過隙駒石榴花發祇須臾騎驢未得攀龍去空握摩尼一串珠

〔五代史補〕豫章有僧號上藍者精於術數自唐末著讖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議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也〔舊五代史隱帝紀〕一日帝語周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爲驢負我升天既捨爾俄變爲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無對而笑冥符肸蠁豈偶然哉〔清異錄〕漢隱帝之禍手中猶持小摩尼數珠凡一百八枚蓋合浦珠也

周

雀兒得彀自高飛一笑柴翁早泄機前導暗中呈吉兆緋衣升紫綠升緋

畫墁錄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一日有道士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雁出瓮乃亨顯之時也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世號郭威爲郭雀兒　隆平集柴翁者常獨居室人以爲司寅事一日笑不止妻問其故不苔翁喑飲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爲天子吹柴翁即守禮之父史佚其名　五代史補周高祖之爲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爲不祥深憂之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爲三軍所推戴

小兒去髻頂團團元首羣扶上御鑾寵眷漫矜十阿父故人偏得稱心官

洛中紀異錄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有數萬丫髻小兒由是無問貴賤之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未幾世宗嗣位即元首也　五代史補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往江陵販賣茶貨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凡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言詰責而私心甚喜逆旅夜置酒與頡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爲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爲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後踐祚頡跌猶在召見竟以初言與之　新五代史周家人傳太祖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世宗即位守禮致仕居洛陽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

玉津園裏酒頻傾又報江南進壽觥廣德殿開宣樂部新伶歌舞祝天清

舊五代史顯德五年三月辛亥李景遣所署臨汝郡公徐遼進買宴錢二百萬并遣伶官五十人與遼俱來獻壽賜九月乙丑賜宰臣樞密使及近臣宴於玉津園壬申天清節羣臣詣廣德殿上壽江南進奉使商崇儀代李景捧壽觴以獻　五代會要世宗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於邢州之別墅以其日爲天清節

脫身兵刃掌坤儀貴以聲知術亦奇新婦自爲天下母誤他認作李家兒

新五代史周家人傳世宗后符氏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毁形體爲世宗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爲繼室世宗即位册爲
皇后

全史宮詞卷十五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吳 楊行密廬州人唐光啟三年以廬州刺史聚兵平江東進爵吳王是爲太祖子渥立稱宏農王爲其將張顥所弒是爲烈祖弟隆演立復稱吳王改元武義是爲高祖弟溥立後唐天成二年據揚州稱帝國號吳是爲睿帝改元四順義乾貞太和天祚在位十七年禪位於徐溫養子李昪四主凡四十六年

子孫鱗次霸全吳潭上魚曾應帝符共事英雄三十六劍鋒威壓黑雲都

十國春秋糝潭漁者傳太祖初起廬州巡警至糝潭有漁父鼓舟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 五代史吳世家行密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 十國春秋吳太祖世家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擇其尤勇健者五千人以皁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

君王神勇懾揚滁菱水蜂饒盡改呼早起內廷傳盥漱沙鑼不用侍兒扶

十國春秋吳太祖世家時滁人呼荇溪曰菱溪揚州人呼蜜曰蜂饒諱行密也 又成及抵王內室嘗遇王起盥漱右手擎沙鑼可百餘兩實水其中以洗項因服王力舉三百斤不爲虛云

錢眼楊頭舊有謠江南江北怨難消如今弄玉歸蕭史龍種能諧引鳳簫

十國春秋吳太祖世家王遣女與錢傳瓘併顧全武歸錢唐先是王與錢氏不相能嘗命以大索爲錢貫號曰穿錢眼兩浙亦歲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二姓通婚兩境漸睦焉 又吳越錢傳瓘傳瓘指陳順逆之理吳王爲之動容歎曰此龍種也生子當如錢郎吾子眞豚犬耳遂以女妻之

射場新向內營開地室喧闐落舞埃香燭十圍明似晝麻衣深夜擊毬來

十國春秋吳烈祖世家初內營有親軍數千屯於牙城之內王悉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場 江南別錄景王居父喪掘地爲室以作音樂夜燃燭擊毬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

繞柱神龍夢裏蟠誰教蒼鶻上場看濁河回棹三郎醉竟向君王試彈丸

十國春秋吳高祖世家徐溫嘗夜夢入宮見白龍繞殿柱詰旦見隆演衣白衣擁柱而立心異之至是得嗣立 又徐氏專權王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淩侮之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以從又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 又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三郎謂知訓也

袞冕新更羽客裝愁雲慘淡繞丹楊翠屏玉硯彫零盡誰復仙宮憶讓皇

十國春秋吳睿帝紀天祚三年八月帝下詔禪位於齊齊主表請改江都宮殿名皆於仙經內取之帝常服羽衣習辟穀術昪元二年帝屢請徙宮齊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健勳充迎奉讓皇使徙帝居丹楊宮冬十月帝殂

是日有使命來徙所帝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趨前帝以
香爐擲之俄而報曼驚矣（又顯德三年周先鋒都部署
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
椀翡翠瓶以獻太祖）

南唐　李昪徐州人初爲徐溫養子名知誥封齊王吳
天祚三年受禪國稱齊後復姓李改號唐都江寧在
位七年殂廟號烈祖改元一昇元子元宗璟立懼周
師偪遷豫章十九年殂改元三保大 交泰 中興子後主
煜立復居江寧貶號稱唐國主不改元宋開寶八年
降封違命侯三主凡三十九年

李樹呈祥玉作團外藩朝貢集衣冠詞臣奉詔圖王會氊帽
貂裘寫二丹

（十國春秋南唐烈祖紀昇元三年帝復姓李氏是時江西
楊化爲李臨川李樹生連理人以爲還宗之兆（又吳高
祖世家武義元年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
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又南唐烈
祖紀契丹主遣使來聘契丹主之弟東丹王亦
遣使以羊馬入貢於是翰林進二丹入貢圖

烏舅金奴影暗搖殿環聲靜怒微消鷺鶿餅餤天廚進總賴
宮中玉手調

（清異錄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臘灌以烏柏子但
呼爲烏舅案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廄中物
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我金奴來（陸游南唐
書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慧烈祖嘗怒聲如乳虎殿門壘
爲震動左右喪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不時
烈祖怒亦頓解（又某御廚烈祖受禪御膳設宴賴之其
食味有鷺鶿餅天喜餅駝蹄餤春分餤密雲餅鐺糟
炙瓏璁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書法具存

王尊友愛極天倫花萼聯吟睿藻新雪滿樓臺開內宴君臣
同作畫中人

（江表志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太弟景遂江王景逷齊
王景達出處遊宴未嘗相舍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召太弟
以上登樓展宴咸命賦詩夜分方散侍臣皆有詩詠徐鉉
爲前後序太弟合爲一圖召名公圖畫曲盡一時之妙御
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
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
主之圖成
無非絕筆

幾簇新蘭碧箭抽飲香亭外雨初收滬溪美土勤培護恩澤
濃霑馨烈侯

（清異錄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
詔苑令取滬溪美土爲馨烈侯擁培之具

採得名香號月麟深宮遊戲鬭時新輕羅剪作梨花蕊爭學
鶯兒袖裏春

（雲仙雜記元宗爲太子時愛妾號鶯兒多從中貴董逍遙
微行以輕羅造梨花散蕊裛以月麟香號袖裏春所至暗
遺之（按尤西堂宮闈
小名錄作南唐元宗

小殿軀頭向曉張鵝梨帳底散芬芳搜奇更溥江南產昨日
深宮宴內香

（十國春秋南唐元宗紀帝嘗搆一小殿謂之軀頭居常處
以視事左右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軀頭裏（南部
煙花記江南李主帳中香法以鵝梨蒸沉香用之（十國
春秋南唐元宗紀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宴凡中

國外城名香以至和合煎飲佩帶
粉囊共九十二種皆江南所無也
霞帔迎風望若神承輿銜雪事逡巡鞠場新拜銀鞾賜可是
先生糞壤銀
十國春秋耿先生者軍大校耿謙女也保大中入宮元宗
處之别院號曰先生常被紫霞帔精采卓異言詞調暢手
如鳥爪嘗大雪擁罏索金盆貯雪耿取雪削之爲銀鋌狀
投熾罏中過食頃乃持以出爛然晝白鋌也又嘗見宮婢
持糞帚曰此物可惜勿令棄去取置鑪中烹鍊少選皆成
白金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壤銀　南唐近事
元宗嘗謂馮權曰我富貴日爲爾置銀鞾及保
大初因擊鞠賜銀三十斤權命工鍜鞾穿之
綺窗日煖玉匳開北苑粧成對鏡臺綰得雲鬟堪照樣曾經
宮髻石邊來

清異錄南唐晚季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各别宮嬪鏤金
於面皆淡妝以此花餠施額上時號北苑妝　江南餘載
後苑有宮髻石相傳張祜舊
物以其形若宮髻故名之云
山色無緣落御觴豫章北望恨茫茫朝來進酒停龍腦宣索
蓮華與蔗漿
陸游南唐書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州至趙屯收酒望皖
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
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絕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罷酒去
鄭文寶耿先生傳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上
實寶之以龍腦調酒服香氣連日　十國春秋南唐元宗
紀國主北望金陵恒鬱鬱不樂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
嗅藕
華
立馬毬門引鞚低夭桃開徧後園西芳菲痛採嬪妃笑爭認

宜春綠耳梯
清異錄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從謙嘗春日與妃侍遊宮
中後圃妃侍觀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
獻時從謙乘駿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底痛
采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鴛入琳宮梵唄譁翟衣龍袞換袈裟喬姬入道偏承寵金字
心經出內家
十國春秋南唐後主紀開寶三年命境內崇修佛寺改寶
公院爲開善道場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經拜跪
頓顙至爲贅瘤　又喬氏亦後主宮人
嘗出家奉佛後主手書金字心經賜之
雪花滿殿酒微酡高髻纖裳坐聽歌新破翻成邀醉舞當筵
忙煞點青螺

十國春秋南唐後主昭惠周后傳后小字娥皇創爲高髻
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
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
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　又拾遺昭惠后善
音律能爲小詞其所用筆曰
點青螺宣城諸葛氏所造
鋪殿何須倩畫工天開錦洞聚春風多情最是花前蝶要住
烏雲縹緲中
十國春秋南唐徐熙傳熙嘗於雙縑幅素上畫叢豔疊石
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乃供後主宮中挂設之具
謂之鋪殿花次曰裝堂花　清異錄李後主每春盛時梁
棟窗壁柱栱階砌竝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十
國春秋南唐宮人秋水喜簪異花芳
香拂鬢常有蝶繞其上撲之不去
金屑琵琶已斷絃梅花空發去年枝宮中法曲都零落惟有

流珠憶舊時

十國春秋南唐後主昭惠周后傳后工琵琶元宗以燒槽琵琶賜之後殂於瑤光殿後主以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　馬令南唐書帝嘗與后移植梅花於瑤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失卻煙花主東君不自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　十國春秋南唐宮人流珠後主嬪御也後主嘗製念家山破昭惠后製邀醉舞恨來遲二破流傳既久樂籍多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理其舊曲顧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失

搴幔人亡舊寵移校鶵納采故遲遲主香夜侍柔儀殿偷詠金簇衩襪詞

十國春秋南唐後主昭惠周后傳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搴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至死面不外向　又繼后周氏傳昭惠后殁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聖尊后喪故

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將納采後主命校鶵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特舉親迎之禮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絕憐愛之後主製樂府豔其事有衩襪金縷鞋之句詞甚狎昵頗聞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　清異錄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山五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

爛熳東風韉扇輕一池春水縐紋生綵亭四面紅羅薄醉倩瓊花爲解酲

清異錄俗以開花風爲風韉扇　十國春秋拾遺李後主於清微樓上歌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衎起奏曰陛下未覩其大者遠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又南唐後主繼后周氏傳後主嘗於瓊花中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間

素襪凌波月影停金蓮貼地立娉婷玉顏持較夷光畫妒殺琉璃八尺屏

十國春秋南唐宮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命宮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迴旋有凌波之態　又董源傳源善畫一日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已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趣之延已曰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未敢竟進使隨共諦視之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於上董源筆也

鶴錦鸞綾萬軸屯芸香滿架閉閒門保儀入選非關貌敕掌圖書卹主恩

圖畫見聞志李後主雅尚圖書蓄聚既豐尤精賞鑒至今內府圖軸暨人家所得書畫有織成大回鸞雲鶴練雀錦褾飾　十國春秋南唐保儀黃氏傳後主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房故黃氏雖見賞識終不得

數幸御元宗父子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黃氏實掌之

牙籤橫插皁羅廚扇鴿燈魚映碧疏心識君王勤翰墨花前偷學撮襟書

倦遊錄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省用皁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　李後主詩九重開扇鴿四面炳燈魚　清異錄後主作大字不事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

寶閣光分照夜珠舊時煙月記模糊黃羅扇上銷魂句到老風情付慶奴

默記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見燈輒閉目云宮中本閣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後主感懷詩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綿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煙月芙蓉城上哭蛾眉　客座贅語南唐宮人慶奴後主嘗於黃羅

扇書詞賜之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魂銷
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煙態拂人頭

前蜀　王建舞陽人唐西川節度使進爵蜀王梁開平
元年據成都稱帝國號蜀在位十二年爲其子衍所
鴆廟號高祖改元五武成　永平　通正　天漢　光天衍立八年降
於唐封順正公改元二乾德　咸康二主凡三十五年

聖節龍興記壽春青城王氣付眞人五行不信金煬鬼半面
先窺玉女神
十國春秋前蜀高祖紀帝以降生日爲壽春節　又高祖
徐后傳徐耕有二女皆國色相工語耕曰公不久當大富
貴青城山王氣漱天不十年有眞人承運此女當作后妃
又拾遺僞蜀王先主時有軍校黃承眞遇一叟曰鄭山

古謂曰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剝金之號曰金煬鬼倘
行吾教以禳鎭庶幾滅於殺伐黃乃齎狀文謁蜀三上不
達嘔血而死　又前蜀高祖紀天復六年遣官祭鹽井玉
女之神神出半面享之初帝見裸體婦人於鹽井告曰若
當爲吾國土地主富
貴至矣故有是命

詔下羣臣擢拜同扶天閣上勒勳肅貓跳粟爆傳佳句白髮
詞臣亦進封
十國春秋前蜀高祖紀天漢六年創帝位授唐室舊臣王
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　又宋玭等百餘人咸見信用
又起扶天閣繪諸功臣像　又盧延讓傳初延讓獻高祖
詩有云粟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至是高祖與潘峭夜論
邊事旋命宮人發粟已而爆粟燃坐間繡褥又嘗於饌間
置鼎宮貓相逐誤覆其鼎高祖良久曰粟爆氈破貓跳鼎
翻憶得盧延讓卷中有此語乃知先輩
裁詩信無虛境明日超拜工部侍郎

錦障毬場入紫衢繒山千尺接宮隅紅羅餅勝紅綾餅親試
樓前當面廚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紀帝雅好蹴踘引錦步障以翼之往
往擊毬其中至街市而不知　又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
於其上又別立二綵亭於前列諸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廚
食料烹煇其間帝乃悉綵樓視之號當面廚　又拾遺盧
延讓舉光化進士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令太官
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與焉後入蜀作詩云莫欺零落
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
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

宣華池上月華多一段琉璃素影磨夜半酒酣簪舄錯嘉王
流涕玉簫歌
十國春秋前蜀后妃傳宮人李玉簫者後主嘗宴近臣於
宣華苑命玉簫歌己所撰月華如水宮詞侑嘉王宗壽酒

宗壽懼禍爲之盡觴詞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
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　又王宗壽傳
嘗於九日侍酒宣華苑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潘
在迎韓昭等曰嘉王從來酒悲乃與諸狎客共以諧言詭
嘲之坐上喧然後主不能省復命宮人李氏歌己所撰新
詞侑宗壽酒　清異錄王衍伶官家樂侍宴小池水浴天
一見家樂應制云
一段聖琉璃

倚徧殘糕醉未醒金蓮冠壓鬢雲輕花間纔駐流星輦又召
唐魂入上清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紀帝謁永陵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
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夾面連額渥
以朱粉號醉妝　清異錄蜀衍荒於遊幸乃造平底大車
下設四臥軸安五輪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騎夫如飛謂之
流星輦　又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爲聖祖至道玉宸
皇帝又塑高祖及帝像侍立於左右又於正殿塑元元皇

帝及唐諸帝備法駕朝之時後主躬自
享薦城中士女遊觀闐咽謂之召唐魂

唱罷霓裳唱柳枝龍舟燈火夜深時歸來細疊霞光紙傳寫
煙花絕妙詞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紀帝以上已節宴怡神亭自執板唱
霓裳羽衣又以重陽節曲宴羣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帝
唱韓琮柳枝詞 〔五國故事〕衍乘醉泛小龍舟於渠中使
宮人倒執爐炬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之聲沸
於渠上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紀帝嘗集艷體詩二百
篇號煙花集 〔又〕拾遺蜀王衍所造霞光箋即彤霞箋

春風宮市酒帘翻寶鼎香參皁莢煙山下回舟催鼓橐地衣
輕蕩水紋圓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紀帝命大內造村坊市肆令宮嬪著
青彩懸帘鬻食 〔又〕嘗爇名香晝夜相繼久而厭之更爇

皁莢以亂其氣 〔又〕備考王衍侈蕩無節庭爲山樓以綵
爲之作蓬萊山畫綠羅爲水紋地衣集鍛者於山內鼓橐
以長籥引於地衣下吹其水紋鼓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
綵爲二舟轆轤轉動上載妓女二百二十人周遊於地衣
之上

寫翠傳紅賜鏡銘秦川西去爲娉婷宣呼駕返齊迎謁回鶻
分排七里亭

〔十國春秋〕前蜀王承休傳承休妻嚴有殊色後主絕加寵
愛秦川之行後主頗以嚴故臨幸焉至則賜以妝鏡銘曰
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如月
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 〔又〕後主紀咸康元年十一月
帝至於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
里亭帝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

後蜀 孟知祥邢州龍岡人初以唐主將鎮西川進封
蜀王唐清泰元年稱帝國號蜀改元明德是年殂廟
號高祖子後主昶立仍稱明德元年四年改元廣政
宋乾德三年降封秦國公二主凡四十一年

救將匙鉢賜浮屠國戚西來禮數殊不見瓊華宮苑冷花陰
愁憶麝香騟

〔十國春秋〕後蜀高祖李后傳李氏後唐太祖弟克讓女也
莊宗即位封瓊華長公主長興三年薨高祖登極追冊爲
皇后後唐之亂莊宗諸兒多削髮爲僧間道來成都高祖
以后故厚待之賜予千計敕器用局以沈香降眞爲鉢木
香爲匙箸其優禮如此后幼蓄雌雄二貓
一曰御花朵一曰麝香騟妲已性酷愛之

百紐屏風繞座張鮫綃玉枕趁溫涼幈宮日出傳朝膳首進

緋衣酒骨羊

〔清異錄〕幈宮孟蜀高祖晚年作以畫屏七十張關百紐而
鬬之用爲寢所 〔又〕皇明帳不知所自色淺紅恐是鮫綃
之類於縠紋中有十洲三島象昶敗失所在 〔又〕右宮枕
青玉爲之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者遊仙與皇明帳爲幈
宮二寶 〔又〕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賜緋羊其法以
紅麴煮肉緊卷石鎮深入酒骨淹透使如紙薄乃進注云
酒骨
糟也

鳳城樓閣五雲扶鶴殿凌晨啟畫圖製得征袍皆繡斧中官
宣賜破柴都

〔花蕊夫人宮詞〕五雲樓閣鳳城間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
紀廣政七年唐遣使來聘副以六鶴帝命黃筌寫六鶴於
便坐之壁名六鶴殿 〔又〕廣政十八年李廷珪敗周兵於
威武城是時我軍皆繡斧形衣號曰破柴都以周主本柴

姓

也

羅帳風微曉上鉤至尊勤政坐龍樓春來御製農桑詔連日西場罷打毬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紀〕帝初襲位頗勤政事寢處惟紫羅帳碧綾帷褥無錦繡諸飾　〔又〕頒勸農桑詔曰刺史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敦耕瞻蒲勸穡春鶊始囀便具籠筐蟋蟀載吟即鳴機杼　〔五代史後蜀世家〕昶好打毬走馬花蕊夫人宮詞西毬場裏打毬回

明慶年年乞福同散香齊入梵王宮重簾隔絕君王面輦上囊搖四角風

〔十國春秋〕後主以誕生日爲明慶節帝幸佛寺散香〔又〕出則乘步輦敝以重簾環結珠香囊垂於四角香聞數里人望見其面

城上芙蓉錦繡披浣花溪水漾漣漪樓臺花外重重見十里龍舟看水嬉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紀〕廣政十二年九月命城上芙蓉盡覆以錦幙是時蜀中久安城頭盡種芙蓉秋間盛開蔚若錦繡帝語羣臣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　〔又〕廣政十二年八月帝遊浣花溪御龍舟看水嬉時百姓饒富夾江皆創亭榭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羅綺名花異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王廷珪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帝稱善久之

破曉粧匳啟寶鈿梳成高髻學朝天宮詞百首追王建細字傳鈔十錦箋

〔十國春秋拾遺〕花蕊夫人有金裝水晶唾壺百寶鈿匳　〔又〕後主末年婦女治髮爲高髻呼爲朝天髻　〔又〕後蜀慧妃徐氏傳妃有才色後主嬖之別號花蕊夫人仿王建作宮詞百首　〔又〕孟氏在蜀製十樣錦紙

沈香火燼博山鑪夢醒鴛衾日未晡晉得紅梔花樣子細描紈扇繡羅襦

花蕊夫人宮詞博山夜宿沈香火　〔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其濶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扣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　野人閒話蜀主昇平日嘗理園苑申天師進花子兩粒曰紅梔子種之不覺成樹蜀主甚愛之或令圖寫於團扇或繡入衣服或以絹素鵝毛做作首飾

春入宣華綻牡丹深紅淺紫擁雕闌花間醉酌蟠桃核不用齋筵月一盤

〔牡丹譜〕孟氏於宣華苑廣植牡丹名牡丹苑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紀〕廣政五年帝宴牡丹苑牡丹花凡雙開者十黃者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又有深紅淺紅深紫淺紫　〔又〕中書舍人劉光祚獻蟠桃核酒杯云得於華山陳摶　〔清異錄〕孟昶月旦必素餐性喜薯藥左右因呼薯藥爲月一盤

天樂喧闐夜未央上元嘉節慶春長露臺燈下纖腰舞十萬金錢賜豔娘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紀〕廣政三年正月上元節帝觀燈露臺召舞倡李豔娘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又〕先是歲除故事學士爲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後主以其非工自操筆署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

避暑摩訶池上頭夜深歌罷夏如秋風來水殿香飛雪玉骨冰肌汗盡收

蘇軾洞僊歌序僕七歲見眉州老尼姓朱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主與花蕊夫人避暑於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今朱已死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僊歌令乎乃爲足之 清異錄孟昶月夜以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以揮風一夜與花蕊夫人登樓望月誤墮其扇爲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保芳修媛暨安情位號新頒十四名朝省漫誇駝杖貴六宮官職比公卿

蜀檮杌後宮位號十有四品昭儀昭容昭華保香保芳保衣安宸安驪安情修容修媛修涓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十國春秋拾遺蜀將亡貴人出入宮省者忽持駱駝杖以爲禮

花樹羅圈製作鮮內官獻臘及春前玉霄自具神仙福特愛忘憂獨立僊

清異錄蜀主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珍獻忘憂花縷金於花上曰獨立僊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紀帝道號玉霄子

吟聲清繞白楊風寵憶椒房恨萬重黃土留詩仙跡渺帳中香冷舊芙蓉

十國春秋後主妃張氏傳張氏名太華廣政初同遊青城山宿九天丈人觀被震而死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後數年鍊師李若冲於薄暮步樹側見女子吟詩若有所怨問曰人耶鬼耶女子斂衽言妾蜀妃張太華也因陪駕遊此被震乞賜超拔若冲乃於中元節修長生金簡以答之未幾夢太華謝曰妾已受生人世矣壁間以黃土留詩而去後主聞之厚賚若冲按其詩前云一別龍輿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淚滴衣襟損翠鈿後云符吏忽忽叩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卷經 又後主紀帝以芙蓉花徧染繒爲帳幔名日芙蓉帳

南漢　劉巖後名龔後又名龑上蔡人兄隱梁封南平王隱卒龑嗣貞明三年據嶺南稱帝國號越明年改稱漢在位三十二年殂廟號高祖改元三（乾亨 白龍 大有）子殤帝玢立改元（光天）一年弟晟殺而代之是爲中宗改元二（應乾 乾和）子後主鋹立改元（大寶）宋開寶四年降封恩赦侯五主凡六十七年

玉堂珠殿勢摩空牓字親題墨彩融偏是外廷誇麗藻七奇獻賦頌南宮

十國春秋南漢高祖紀乾亨元年建玉堂珠殿 又大有七年帝作殿於內宮曰昭陽殿殿用金爲仰陽銀爲地面檐楹榱桷皆傅白金殿下設水渠浸以眞珠又琢水精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首親題其牓於上 又乾亨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七奇賦以美之

北望中原小洛州自誇天子愛風流日高香繞南薰殿廿四仙人隱柱頭

十國春秋南漢高祖紀帝嘗謂大臣言家本咸秦恥王土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 又晚年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鑪然香有氣無形顧左右曰隋煬帝論事燒沈水卻成粗疏爭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

殿陛彎弓猛獸降宴酣深夜摵銀釭更籌不用雞人報別有宮娥候曉窗

〔十國春秋南漢中宗紀〕殿側皆置宮人以候曉名曰候窗監每宴會帝獨處殿庭間侍宴臣僚皆結綵亭列坐殿之兩廡宴酣則有司以檻獸進兩旁翼以戈戟帝挽弓射之

瑞日曈曈滿翠宮雲華石室拜仙翁君王新得還丹術國事全憑女侍中

〔十國春秋南漢中宗紀〕帝作離宮遊獵歲修葺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又〕乾和七年帝如英州受神丹於野人隨御雲華石室以藏焉〔又〕乾和八年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决政事

後苑春光似海深年年花禁重芳林抱關細撿樓羅歷勝負先分買燕金

〔十國春秋南漢後主紀〕大寶七年三月命宮人鬬花內殿向晨先啟後苑集衆采擇俄敕扃戶還宮賭訖角勝於殿中令宦者抱關置樓羅歷以驗宮人出入法制甚嚴號曰花禁負者獻要金要銀買燕〔禁扁〕南漢有芳林園

大夫自署蕭閒號課戶連朝供豫遊今日紅雲開內宴六宮齊到荔枝洲

〔十國春秋南漢後主紀〕帝自稱蕭閒大夫〔又〕離宮數十帝不時遊幸率以豪民爲課戶供千人饌〔又〕帝命荔枝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爲常〔又〕拾遺荔枝洲在廣州府城東南周迴五十里南漢劉氏嘗創昌華苑於其上

雲雨爭看大體雙波斯狐媚誤君王忽聞帳裏傳神語太子

般勤叩玉皇

〔十國春秋波斯女傳〕女黑腯而慧性善淫後主甚嬖之賜名媚豬後主荒縱無度又選惡少年配以宮婢使褫衣露偶扶波斯女循覽爲樂號曰大體雙〔又〕後主紀陳延壽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帝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帝爲太子皇帝國事多叩於胡子

金柱銀衣費萬緡魚英椰子極雕鐫媚川都裏還催課親製珠龍九五韉

〔十國春秋南漢後主紀〕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錠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萬計〔又〕置媚川都於合浦縣定其課令入海采珠所居宮殿以珠瑇瑁飾之蓋置魚英託鏤椰子之壺諸寶器於其中魚英者故魚腦骨精治之成器嶺南人以爲希有者也又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名曰珠龍九五韉

楚 馬殷許州鄢陵人梁初封楚王後唐天成二年進封楚國王長興元年卒謚武穆遺教諸子兄弟相繼衡陽王希聲立三年卒文昭王希範立十六年卒廢王希廣立四年爲庶兄恭孝王希萼所縊希萼立一年入於後唐遷金陵五王凡五十七年

執棒曾聞報太平湖湘今見九州平詞人獻頌誇新製一曲當筵唱瑞卿

〔十國春秋武穆王世家〕諸將遣姚彥章迎殷邵州方值夜殷酒酣未行地睡忽睹二人黑色執大棒遽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殷以爲嘉兆〔五代史補〕歐陽彬工詞賦馬氏時將希其用有歌人瑞卿者延於家瑞卿能歌每

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舊管七郡外又加
武陵岳陽是九州郴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

銀槍部署衛宮門曉殿香煙繞柱噴望見幞頭人盡肅八龍
趨捧一龍尊

十國春秋文昭王世家王置銀槍都爲長槍大槊蓋以白
金募富民年少者充之又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抱
柱相向作趨捧之勢己居其中自言身一龍也幞頭脚長
丈許以象龍角向晨將御殿先焚香龍腹中煙氣鬱然而
出若口
吐焉

雅集春園倒玉巵香風黛雨入新詩流杯池上花飛雪已過
重三禊飲時

湖南通志流杯池在長沙縣北五代馬希範鑿爲上巳祓
禊宴集之所　湖湘故事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

詩有數聯爲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卸
損花山色遠堆螺黛雨草梢春夏麝香風裊蘭寂寞含愁
緣小杏妖
嬈弄色紅

內苑聯吟喚小東西堂春煖帳重重月沈花謝禪機靜永夜
愁聽七寶鐘

王銍侍兒小名錄小東長沙伎人以能詩得幸於馬氏
十國紀年馬希範少愛倡伎徐降香及嗣立號西堂夫人
十國春秋文昭王順賢夫人彭氏傳累封秦國順賢夫
人天福二年薨先是夫人嘗上香報恩禪院報恩僧問曰夫
夫人何家婦女夫人以其詞之忽也遽索燈子疾歸且以
其言告文昭王王笑曰此釋氏禪機耳何不答以彭家女
馬家婦則禪機立解矣　又石文德傳秦國夫人薨天策
學士各撰挽詞以進文德亦撰十餘章其一云月沈湘浦
冷花謝漢宮秋王得詩大驚品爲挽歌第一　天中記七
寶鐘七寶所鑄孟昶以之爲馬希範壽後希範以賜君山

一詩

十六樓高接五堂地衣隨候變溫涼四儀入洞門斜掩月出
雲開路正長

十國春秋文昭王世家王建天策府於長沙城西北作天
策光政等一十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欄檻
皆飾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以角簟冬秋
以木棉爲之　湖湘馬氏故事徐雅休長沙人因馬希範
夜宴迎四儀夫人賦云雲路半
開千里月洞門斜掩一天春

五百蛾眉望帝鄉君王病酒厭壺觴雞坊新進崑崙蔗應勝
貧家纏齒羊

十國春秋文昭王世家王好學善詩頗優禮文士然奢靡
喜淫先王媵妾多加無禮又令尼僧潛搜士庶家女有容

色者强委禽焉前後數百人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
御五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幾乎　又雞狗坊卒長富馬氏
時善種子母蔗灌溉有法凡三種曰蠟蔗曰荻蔗曰赤崑
崙蔗一時稱絕盛焉　清異錄袁居道不求聞達馬希範
延入府希範病酒厭膏膩居道曰大王
今日使得貧家纏齒羊詢其故則蔬茹

吳越　錢鏐臨安人唐末據浙東西昭宗授以節鎮封
彭城王梁唐之世並封吳越王仍自帝其國以杭州
爲西府越州爲東府在位四十一年卒謚武肅改元
三天寶寶大寶正子文穆王元瓘立十年卒子忠獻王
宏佐立七年卒弟忠遜王宏倧立是年胡進思爲變
迎其弟忠懿王俶立之倧徙居東府宋太平興國三

年倣納土降封淮海國王五五王九八十四年

寢宮風透敝帷單警枕欹斜到夜闌直宿共知龍不睡隔牆幾度應銅丸

〔吳越備史〕武肅王夫人嘗以王寢帳毀裂造青練帳將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爲奢卒不用〔又〕王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作枕睡熟則欹由是得寤曰警枕〔又〕每夕彈金丸於牆樓之外使直宿者皆應〔九國志〕晉天福中契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詠爲監伴使有判官幽薊人謂詠曰吳越喜不睡乎詰其故答曰嘗聞五台山王子大師云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

壺漿夾道喚婆留錦繡江山十四州父老同登歡喜地還鄉一曲揭吳喉

〔十國春秋〕武肅王世家始誕之夕鏐父寬方他適鄰人急奔告曰過過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疾馳歸而鏐已生復有紅光滿室寬怪之將棄於水邱氏之井鏐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因以名〔又〕天寶三年王親巡衣錦軍有鄰媼年九十餘攜壺漿迎王曰錢婆留寧馨富貴王下車拜之王置酒高會父老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王執爵上壽製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時父老不能解王復高揭吳音爲歌舉坐賡之叫笑振席〔又〕拾遺至今呼其宴處爲歡喜地〔嘉靖臨安縣志〕錢武肅王衣錦還鄉盛宴父老山林皆覆以錦故名臨安爲衣錦貫休投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飛十四州

馬海東西綠草肥錦將軍樹已成圍花開陌上春風爛寄語香車緩緩歸

〔夢梁錄〕吳越王牧馬於錢唐門外東西馬塍號曰馬海〔一〕〔十國春秋〕武肅王世家號其功所常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又〕莊穆夫人吳氏傳夫人每歲春必歸衣錦軍以爲恒武肅王語之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時人用其語以爲歌曲至今傳之

射潮精選水犀軍疊雪樓前怒浪分一紙題詩通水府濤神眞避海龍君

〔十國春秋〕武肅王世家天寶三年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先是江濤洶湧板築不時就王於疊雪樓設强弩五百以射潮潮爲頓斂〔吳越備史〕武肅王以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潮急湍版築不就表告於天禱胥山祠函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因採山陽之竹造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珠鍊剛火之鐵爲鏃既成用葦敷地分箭六處幣用東方青九十丈南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八十丈中央黃二十

丈鹿脯煎餅時果清酒棗脯茅香淨水各六分香鑪布置以丙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禱云六丁神君玉女陰神從官兵六千萬人鏐以此丹羽之矢射蛟滅怪涸海枯淵千精百鬼勿使妄干唯願神君佐我助我令我功行早就禱訖明日募强弩五百人以射濤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止五矢潮乃退〔宣和書譜〕錢鏐削平江浙獨有方面浙人目之日海龍君言富盛若彼也

玉帶名駒愜素襟北方奇士更搜尋殿廷寫進銀光面纜手虔承握髮心

〔十國春秋〕武肅王世家王遣使詣大梁陳取淮南之策梁主問進奏吏曰錢王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梁主笑曰眞英雄也〔又〕王負知人之明尊賢下士惟日不足名其居曰握髮殿取周公吐哺握髮之意常使畫工數十人居淞江號鷺手校尉伺北方流移來者成寫貌以聞擇清俊福厚者用之胡方岳渡江畫工以貌進王覩而歎

日面有銀光奇士也即時召見

珍錯紛羅祕色盤連朝瓜戰有餘歡西湖使宅魚新封鮮鮓還教製牡丹

〔高齋漫錄〕今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曰祕色　〔清異錄〕吳越稱霅上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又〕吳越有一種玲瓏牡丹鮓以魚葉鬭成牡丹狀既熟出盎中微紅如初開牡丹　〔漁隱叢話〕錢氏有國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一日羅隱題磻溪垂釣圖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王覽詩遂罷其徵

嬉嬉銀鹿戲堂前頭角相看盡嶄然夢裏闍黎纔入帳外廷宣鑄洗兒錢

〔十國春秋〕恭穆夫人馬氏傳夫人聰慧勤於職武肅王常禁中外畜聲伎而文穆王年逾三十無子夫人爲之請武肅王喜曰我家宗祀幸汝得主之矣乃聽文穆王納諸姬夫人嘗畜銀鹿於帳前坐羣兒於上而弄之喜動顏色　〔又〕錢儼傳儼生之夕母崔夫人夢一僧坐帳前既寤彷彿如覩乃生儼文穆王喜命鑄金銀大錢爲洗兒具

悟主常懷泣罪心練衣調軫德愔愔後庭樂部歸新月獨愛秋堂百衲琴

〔十國春秋〕吳越夫人傳吳氏名漢月善鼓琴性慈惠而節儉頗尚黃老學居常被道士服惟布練而已每聞王決重刑必顰蹙以仁恕爲言　〔又〕許氏名新月雅善音律文穆王後庭樂部悉命夫人掌焉　〔又〕拾遺錢氏有雷威琴中有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　〔雲煙過眼錄〕吳越國王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

東府園林久繫思深宮開宴聚連枝洒酣自序天倫樂七寶琵琶按拍時

〔十國春秋〕忠遜王世家廣順中徙王東府忠懿王命東府以官物允王取給西寢之後即臥龍山爲王置園亭於上栽植花木周徧上下遇良辰美景王被道士服擁伎樂且登賞王嘗於山亭擊鼓聲聞於外守衛者遽聞忠懿王忠懿王曰吾兄以閒適爲懷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　〔又〕錢宏億傳宏億文穆王第十一子曉音律尤工琵琶忠懿王嘗宴集兄弟欲使億彈琴而難於面命乃別設一榻置七寶琵琶於上覆以黃錦酒酣億果白王曰此非忽雷乎願奏一曲爲王壽時王叔元儹亦知音王命之拍曲終王大悅賜億北綾五千段元瓘錢千緡當時以爲美談

古佛莊嚴螺髻青浮屠七級俯禪扃君王欲賽黃妃願拜手親書塔上經

〔十國春秋〕忠懿王妃孫氏傳又有黃妃者嘗於南屏山雷峯顯嚴院建塔奉藏佛螺髻髮名黃妃塔建塔時以石刻華嚴經鑱甃其下　吳越國王錢俶建黃妃塔碑記略云諸宮監尊禮佛螺髻髮猶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瑤貝創窣堵波於西湖之滸以奉安之宮監私願之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先以事力未充始從七級梯旻初志未滿爲歉塔成之日又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眞成不思議劫數大精進幢於是合十指爪以贊歎之塔曰黃妃云吳越國王錢俶拜手謹書於經之尾

閩

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兄潮唐末據福建昭宗即命爲師審知繼之梁開平三年封閩王是爲太祖子延翰立弟鏻殺而代之後唐長興四年稱帝國號閩改元龍啟三年被弒廟號惠宗子昶立改元通文是爲

康宗五年遇弒太祖子曦立改元永隆是爲景宗四
年遇弒弟延政立改國號曰殷改元天德三年爲南
唐李景所滅六主凡五十五年

卌里羅城啟壯觀還珠雙闕聳雲端鑄成鈚𠂹上音未詳下雄尙切音賀
供支計富戶新除利市官

十國春秋閩太祖世家築福州外羅城四十里　又西天國聲明三藏來賓築還珠門　泉志王審知鑄大鐵錢以開元通寶爲文以五百文爲貫俗謂之鈚𠂹錢　十國春秋閩陳峴傳峴爲人有心計初事太祖爲孔目吏時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利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峴由是得寵遷支計官

城跨西湖複道開水晶宮苑許追陪練師獨說西天法新向

禪宗問信同

十國春秋閩嗣王世家王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攜後庭遊宴從子城複道以出　又嗣王夫人崔氏傳雅信佛法奉福州僧慧稜爲師自稱曰練師　五燈會元閩帥夫人崔氏遣使送衣物與慧稜禪師曰練師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卻來師前曰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卻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

美女峯前土未乾錦溪人散夜風寒宮花落盡粧樓寂嶺上
臙脂尙作團

十國春秋閩龍啟太后黃氏傳黃氏泉州人惠宗其所出也惠宗謁黃氏家廟田鋪緹錦木被綵縉因名里曰錦里驛曰錦田居曰錦第溪曰錦溪墓院曰錦溪院太后卒葬靈秀山名曰美女峯　又郡主失其封號太祖女也福州之北嶺有臙脂團周帀二百餘步四時作殷紅色相傳郡主梳粧樓在焉

杯盤取次與娉婷夜半長春醉未醒龍燭搖光羞顧影涼風
吹透水晶屏

十國春秋閩惠宗后陳氏傳陳氏小字金鳳開平三年太祖召爲才人惠宗待御紫宸門宣見大悅封爲淑妃龍啟元年立爲后始築長春宮居之惠宗數於其中爲長夜之飲每宴輒然金龍燭數百枝環左右光明如晝妝宮婢數十擎杯盤以次遞進不設几筵酒酣裸逐嬉笑以爲樂　金鳳外傳延鈞張長枕大牀擁金鳳與諸宮女裸臥又遣使於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三尺與金鳳淫狎於內令宮女隔屏覘之

已過桑溪修禊天短衣鼓棹傍龍船樂遊一曲同聲和人在
青蒲紫蓼邊

金鳳外傳二月上巳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次　又端陽日造綵舫數十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棹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復紅波澹澹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鬭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游

君王沈病罷朝堂歌舞宮中樂未央誰識九龍仙帳裏夜深
惟許貯歸郎

十國春秋閩惠宗后陳氏傳金鳳淫狀甚　又惠宗晚年得風疾后遂與幸臣歸守明私惠宗嘗命鍛工造鏤金五綵九龍帳於長春宮既成進之守明日宿於內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那用茶膏獻耐重清人樹獨鬱葱龍堂前共作傾筐會摘得

新芽帶露濃

〔清異錄〕有得建州茶膏取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於閩王曦〔又〕僞閩宮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中呼爲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香雲濃郁透簾波臺下朝昏動樂歌後苑春開三昧宴天花紛墜曼陀羅

〔十國春秋〕閩康宗紀通文四年作三清殿於內庭日焚龍腦薰陸諸香無算作樂臺下晝夜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清異錄〕閩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勒經云雨天曼陀羅花此景近似今日觀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宴

燕子飛飛入玉樓昭陽蕭瑟已先秋國翁不解長門賦一葉

隨風落御溝

〔十國春秋〕梁翹傳翹永泰人惠宗擢爲福王友官六軍判官命福王以師傅禮待之宮中稱曰國翁福王既嗣帝位是爲康宗進翹內宣徽院使參政事元妃梁國夫人者李敏女也賢妃李春燕被寵夫人頗不見答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也陛下聘以禮奈何因新變而棄之如遺乎康宗不能從殊爲不平未幾翹復上書言事遂署其楮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放歸永泰以壽終

金柱珠簾整復斜紫薇宮冷夜棲鴉多情最是蓮花冢猶發鴛鴦樹上花

〔金鳳外傳〕延鈞爲春燕造東華宮以珊瑚爲棁櫨琉璃爲檽瓦檀楠爲梁棟真珠爲簾幙範金爲柱礎〔十國春秋〕康宗后李氏傳李氏本惠宗宮人名春燕有色康宗烝焉嗣位立爲賢妃及通文改元復立爲皇后別造紫薇宮爲皇后遊幸之所土木之盛逾於東華連重遇之亂康宗同后出北關至梧桐嶺爲皇從子繼業所殺葬蓮花山側冢上有樹生異花似鴛鴦交頸時人名曰鴛鴦樹

荊南　高季興本名季昌陝州硤石人初爲朱全忠將賜爵渤海王後唐同光二年進封南平王居江陵在位十六年卒謚武信子文獻王從誨立十九年卒子貞懿王保融立十三年卒弟侍中保勖立勖或作勗三年卒貞懿王長子侍中繼沖立踰年降於宋五主凡五十七年歐陽五代史作南平張唐英補九國志作北楚

雄楚樓高氣欲吞金隄鞏固俯荊門繡衣舊拜中朝賜上有

唐皇掐爪痕

〔十國春秋〕武信王世家梁乾化二年季昌營有據荊南之志乃治城塹設樓櫓奏築江陵外城復建雄楚樓望江樓爲捍敵〔又〕梁貞明三年王築隄以障襄漢之水居民賴之名曰高氏隄江陵志餘云高氏嘗修築金隄歐後江勢敗從隄遷於外〔又〕唐主嘗問曰朕將有事於蜀王請以本道兵先進唐主大悅以手拊其背王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以爲榮耀

西天瑞像現香臺慘淡宮花五寺開淨果更參華定水湯神逐日獻茶來

〔十國春秋〕武信王五女失其名相傳俱幼年好道薙髮爲女僧各止一處一曰佛華寺一曰菩提寺一曰莊嚴寺一曰石佛寺一曰法輪寺〔又〕文了吳僧也雅善烹茗武信王時來遊荊南延住紫雲禪院日試其藝王大加欣賞呼

爲湯神奏授華定水大師人皆目爲乳妖（江陵志）
餘瀰勒瑞像清泰間隨船至荊高氏迎置萬壽寺

五花賓館綺爲寮食品紛羅椀足高宴上紅糕齊醉舞朱絃
輕按紫檀槽

荊部新書荊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三楚新錄）
高從誨時荊南尚使瓷器皆高其足謂之高足椀（十國
春秋文獻王世家開運元年晉學士王仁裕來聘王出十
伎彈琴以樂之從誨有何六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
十四絃

江波常繞望沙樓洞口桃花逐水流怪煞白蓮開徧野清風
池畔渚宮秋

紫極望沙樓下有桃源洞（十國春秋文獻王世家）天福
八年王鑿江陵城西南隅爲池立亭於上曰渚宮先是城

東南舊有渚宮楚頃襄王之離宮也王特倣其名而稱之
又置亭於側曰迎春（江陵志）餘清風池在城東北隅方
數百步深清鏡潔澄而不流高氏之所鑿也（天中
記）周文獻王未薨前數年凡海池城隍悉開白蓮花

瑶玕深護海珠叢寶樹參差曲檻通鎮日垂簾看不足巫山
雲雨夢魂中

十國春秋侍中保勖世家保勖頗有治事才至是淫泆無
度日召倡伎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乃與姬妾
垂簾共觀以爲娛樂又好營造寶樹窮極土木之工有估
客自嶺外來得龍眼一枝獻於保勖命作瑶玕檻子置之
名曰海
珠叢

手撥琵琶韻繞梁麻姑法曲勝霓裳雲間鶴去元音渺誰續
仙人獨指商

十國春秋荊南仙女虔平江節度使王保義女五歲通黃
庭內外經及長善琵琶一夕夢麻姑傳以樂曲自是每夕
輒夢遇之即指授音律歲餘得百餘調都非人間所有其
尤者名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更爲搊奇已而適文獻王
子保節復夢麻姑至曰即當相邀明
日庭中聞雲鶴音樂仙女奄然而逝

北漢　劉旻初名崇漢高祖母弟周廣順元年潤祖代
漢因自立都太原稱乾祐四年在位四年殂廟號世
祖子睿宗承鈞立仍稱乾祐八年至十年始改元天會
十四年殂養子繼恩立遇弒弟繼元立仍稱天會十
二年至十八年始改元廣運宋太平興國四年降封
彭城郡公四主凡二十八年（五代史作東漢）

重瞳勤政坐凝旒閣啟飛鸞瑞靄浮天廄新添三品料將軍
自在屬黃騮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紀目重瞳子　又帝爲黃騮治廄食
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禁扁）北漢劉旻有勤政閣飛鸞
閣

賈客來王集衆官殊方異果辨應難竹青棗拜官家賜卻愛
金稜略綽盤

十國春秋郝貴超傳又有禁帥郝惟慶者爲人惟無文不
識物時諸方物產未通賈客自閩粵來以橄欖子獻於
世祖詔曰分頒大條惟慶曰此果類吾鄉竹青棗食久方
少得味官家何用賜臣所喜者金稜略綽盤耳聞者大噱

駿馬添郗盡遜羣定王來踏五雲三衣頂帽談經夜偏向

禰宗假握君

〔十國春秋定王繼顒傳〕繼顒故燕王劉守光子也削髮爲浮屠後居五臺山睿宗嗣位用宗姓例拜鴻臚卿繼顒能講華嚴經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滿室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英武帝紀〕帝美風儀善談論頗通禪學居潛邸時常假僧繼顒紫檀如意每接僧則頂帽具三衣秉此揮灑名爲握君

佛樓突兀俯宮城鼓吹神旗扈蹕行記向無遮修法事大遼聖節重天清

〔李惲天龍寺千佛樓碑銘〕帝宅之西五里而遙北自乾坎南距申酉往者北齊啟國後魏興邦各營避暑之宮用憩鳴鑾之駕於是乎金人塔廟老氏宮觀星布於巖石矣嶺西下約三百步有高寺榜曰天龍今英武皇帝膺千齡之運居九重之尊每屆良辰必親行幸至壬申歲十二月詔有司於殿後正面造重樓五間鑄賢刼自拘留孫如來以降鐵佛千尊上御宇之八年乙亥歲大贊皇帝累飛詔示必以備物典冊將加徽號鴻名果降貴近受英武皇帝兼頒龍衣御帶騔馬珊鞍別賜神旗鼓吹英武皇帝嚴整儀衛親率公卿屆初禪之境臣幸陪天仗親奉德音歡心自得謹作銘云〔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紀〕廣運三年遣使於遼言天贊皇帝天清節我國設無遮會飯僧祝釐

十國補遺

吳

黑雲長劍氣桓桓共護樓船壓急湍義馭飆馳黄道闊白沙舊鎭改迎鑾

〔江表志〕嚴球爲相王愼辭奉使北朝球在病告烈祖授以論答凡數百事皆中機務更就球宅訪之球覽畢稱美請更添數事北朝問黑雲長劍多少來時及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曾赴鎭既而果首問黑雲長劍惟柴再用所云愼辭依前致對〔十國春秋吳順義四年冬十月王如白沙觀樓船大學博士王轂上書請改白沙爲迎鑾略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爲黄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爲赤縣王命更其名曰迎鑾鎭

枯楊枝葉不逢春公主聞呼暗愴神世世不爲有情物佛心應鑒未亡人

〔江表志〕讓皇既遷數年未卒每有枯楊生枝葉及五歲有巾使賜衫笏加官即日而終〔十國春秋吳太子璉妃李氏齊王知誥第四女也南唐受禪封永興公主妃自以爲吳家冡婦而國亡中懷憤悒聞人呼公主輒悲傷流涕璉既薨妃還居遷陵宮終身縞素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對佛誓日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

南唐

一帖昇元集大觀澄心堂紙書烏闌臨池最重紅絲石歙匠新來擢硯官

〔十國春秋南唐保大七年命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案馬傳慶言後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入石名曰昇元帖即此帖也〔又拾遺〕南唐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物爲天下之冠硯歙大溪

崖也江南主尤重紅絲硯〔又〕歙守
薦硯工李少微後主嘉之擢爲硯官

銷金羅幕燦朝霞綠鈿光生隔眼紗開到紅梅花落後清香
全護麝囊花

〔十國春秋〕南唐後主常於宮中製銷金羅幕壁而以白金
釘瑇瑁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中障以朱綃植梅花於其
外〔清異錄〕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叢色正紫號紫
風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春風深夜度倡樓醉墨淋漓壁上留倚翠偎紅傳教法鴛鴦
寺主最風流

〔十國春秋〕註引詩話類編云後主常微行倡家乘醉大書
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風流教法
其蕩佚不羈也如此〔案〕一
說作微行倡家遇僧云云

燕舞鶯狂日影遲春愁無力逐游絲浮梁穩渡黃花水正是
櫻桃落盡時

〔十國春秋拾遺〕後主嘗作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
未幾失國蓋詩讖也〔又〕註云元宗春恨詩愁秒詞及帝
臺春詞稱爲絕倫春愁無力句乃帝臺春詞中語也〔又〕
後主本紀先是湖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嘗求闕獻策
請造浮梁以濟師宋遣高品石全振往荊州造黃黑龍船
數千艘又以大艦載竹絙自荊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
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
浮梁度大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長
驅度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宋
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又〕註云王師圍城作長
句櫻桃落盡一闋
未就而城已破

前蜀

堂宇新更殿閣重金牀高拱氣蔥蘢治兵詔檢軍資庫寶劍
先呼奪命龍

〔十國春秋前蜀高祖紀〕天復六年秋九月己亥即皇帝位
國號大蜀帝以卯年生至是丁卯即位左右獻兔子上金
牀之讖帝命飾金爲坐詔蜀人以金德王用承唐運〔又〕
詔改堂宇廳舍爲宮殿棋貯糶多軍資庫爲國計庫〔又〕
中軍有隱語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逡巡槍曰肩二斧曰鐵
糕糜甲曰小斤使弓曰播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耶鼓
曰聖牛兒鑼曰響八旂曰
愁眉錦鐵蒺藜曰冷尖

寶歷禪林縱豫游宮花蕎地墜僧樓可憐龜化橋邊水每到
重陽咽不流

〔十國春秋前蜀高祖紀〕永平四年九月帝幸寶歷寺后妃
皆從是日重陽節宮女四人爲僧所匿明日得於民家與
僧二十二人同
斬龜化橋下

樂部當筵奉酒卮鶉衣拾麥任游嬉大梁聘使頻驚顧殿上
高歌秀兩歧

〔太平廣記〕梁祖使封舜卿聘於蜀路出全州全帥致筵於
公署舜卿多所傲睨及執斝索令曰麥秀兩歧伶人駭爲
未聞以他曲代之舜卿搖首曰不可又再呼麥秀兩歧主
人慚怒杖其樂將次至漢州伶人已知全州事憂之及飲
會又曰麥秀兩歧如是三呼不能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日
略乞侍郎一唱舜卿唱未遍已入樂工之指下矣其樂工
白師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未有請寫譜一本飛遞入蜀
具言經過二州事洎舜卿至蜀長吹麥秀兩歧於殿前施
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褴褸衣裳挈筐籠
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悽楚舜卿慚恨而退

珠冠金甲耀江濱夾道驚看灌口神水調新翻銀漢曲滿邊

錦繡動歌塵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紀帝被金甲冠珠帽執戈矢而行旌旗連亙百餘里不絕百姓望之以爲灌口祆神后妃餞於昇仙橋遂以宮女二十人從行舟子皆衣錦繡帝自製水調銀漢之曲命樂工歌之

畫裙結束稱腰身裊裊雲霞耀日新一曲甘州歌欲歇柳眉桃臉不勝春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紀帝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帝自製甘州曲宮人唱之其辭哀怨辭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

丹峯翠驛快詩情笑語江山候出行多少風光看未足懶驅金輦入龜城

（十國春秋）帝又歷丈人觀元都觀丹景山金華宮至德寺朝上清宮設醮祈福謁高祖塑像帝與太后太妃製辭勒石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薄暮觀聖燈賦詩而還及天苴驛各又賦詩太后詩云爲尋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所恨煙光看未足卻驅金輦入龜城太妃詩云翠驛江亭近玉京夢魂猶自有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卻被江山看出行

竹影婆娑月滿天南軒曉啟競傳箋詞臣應制多佳詠誰及昭儀李舜絃

（圖繪寶鑑）西蜀李夫人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紙窗明日視之生意具足（十國春秋）昭儀李氏名舜絃梓州人酷有辭藻後主立爲昭儀世所稱李舜絃夫人也所著蜀宮應制詩隨駕詩釣魚不得詩諸篇多爲文人賞鑒

虎狼神鬼互驚疑狎客陪鑾盡日嬉樂極已拚人入草東巡猶作耀兵詩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紀時帝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游宴或爲豔歌相唱和（又）唐因李嚴來以馬市珍玩錦繡而國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往易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行豈免爲入草人乎（又）咸康元年冬十月癸亥帝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飛驛言東朝興聖令公統兵西上帝疑羣臣同謀沮己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有羣鴉泊於旗杆其鳴甚哀又親禱張惡子廟探籤得逆天者殃四字帝殊不爲意在道與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中書舍人王仁裕酬答吟詠無虛日（又）註引鑑戒錄云帝或畫作鬼神夜爲狼虎潛入諸宮內驚動嬪如老少奔走往往致卒

後蜀

敕勒貞珉寫石經顏書新集簡編青文章洗盡齊梁豔御製官箴賜外廷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紀詔勒諸經於石秘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又）帝著官箴頒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鷄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案今郡縣戒石銘蓋宋太祖摘其中四句而爲之者也（又）帝好學爲文皆本於理居恒謂李浩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詞朕不爲也常敕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

龍戰平黃入讖初滿天雨雹竟何如教坊游戲千天怒罪己

深宮下詔書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紀〕廣政十五年夏六月乙酉朔大宴羣臣教坊優人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鬬之象須臾天地皆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鏁塞龍處鐵柱頻撼丁酉大水入成都壞延秋門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衝毁太廟四室及司天監戊戌大赦境內賑水災之家命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己

南漢

梅口巡遊爲避災安豐帽頂望鬼鬼正逢文德昌明日貢士誰稱著作才

〔十國春秋南漢高祖紀〕乾亨四年帝從兵部侍郎楊洞潛之請始立學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是歲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乂獻賦賜珠數斤六年夏四月帝用術者言出巡避災如梅口鎮是時帝製平頂帽冠之國人一變率以安豐頂爲尙

分明虹氣結三清偏假飛龍改御名白馬朱鬃締藕爲長和千里送增城

〔十國春秋南漢高祖紀〕乾亨九年冬十一月有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三清殿帝改乾亨九年爲白龍元年更名曰龔長和國號信鄭仁旻遣其布燮鄭昭淳致朱鬃白馬以求婚帝以襄帝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南詔也職方分紀云南詔獻朱鬃馬中書舍人王翊獻賦〔又〕大有十四年帝更造龑字名之採用周易飛龍在天之義讀若儼

扇子亭邊萬綠涵蘇園蕉葉蹟堪探素馨花以人名貴應更爭强壓小南

〔清異錄〕廣主嘗與宰姬李蟾妃微行至蘇氏園憩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於其所起扇子亭〔又〕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南之强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後鋹而縛到洛陽見牡丹大駭有搢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十國春秋〕南漢時有宮人素馨以殊色進性喜插白花遂名其花曰素馨花

全憑宦寺作鹽梅令僕公師盡內推進秩先從蠶室過狀頭可有腐遷才

〔十國春秋南漢後主紀〕帝性愚以羣臣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中宮至七千餘加三公三師者不一而足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目〔又〕陳延壽傳後主信任宦者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用者有三公三師等官稍加內字以別之因謂士人爲門外人

楚

摘山算茗徧湖湘國用從來仗八牀納稅新教綾絹代民風從此重蠶桑

〔十國春秋楚武穆王世家〕開平二年秋七月王奏梁於汴荊襄唐郢復諸州置回圖務運茶河之南北以易繒纊戰馬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梁主詔曰可由是屬內民皆得摘山算茗募戶置邸閣以居茗號曰八牀主人歲收數十萬國用遂足〔又〕湖南不事蠶桑高郁勸王令輸稅者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

長春開讌晝堂舒日影遲遲藻共攄學士登瀛仍舊數詩成誰得玉蟾蜍

〔十國春秋楚拓拔恒傳〕文昭王開天策府乃以廖匡圖李弘皋等十八人爲天策府學士而恒首與其選〔又〕石文

〔德傳〕他日會燕長春堂王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皋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加美王復賚以玉蟾滴

天策府中錢鑄錫長沙宮裏帶橫犀居喪猶踵蒸豚例日費
庖人五十雞

〔十國春秋楚武穆王世家〕是時開冶鑄天策錢文曰天策府寶案通鑑云湖南專用錫錢　〔又〕天成二年秋八月唐冊禮使尚書左丞李序至於潭州序持節奏朝廷米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承制置官屬分天子之半仗焉是月王始開國以潭州爲長沙府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制而微更其名　〔又衡陽王世家〕希聲居喪無戚容嘗聞梁太祖嗜食雞臛私心慕之命庖人日烹五十雞以供膳二年冬武穆王將葬於衡陽且發引矣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臛數器而起朝臣潘起譏之曰昔代阮籍居喪食蒸豚世故不乏賢者王性惡而好貨海商有鬻犀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一室王殺商而取之逾月光遂滅

長街何事不栽槐釁啟湘宮竟召災楊柳橋邊氛甚惡披緇
惟念寶如來

〔十國春秋楚廢王世家〕先是潭州多夾道植槐廢王時謠易以柳幹童謠曰湖南有長街栽柳不栽槐不栽槐者兄弟失孔懷也　〔又〕王見希萼自朗州來奔喪王止之於碧湘宮不聽入見希萼憤然而去　〔又〕王命衆僧日夜誦佛經王自披緇衣膜拜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朗州步軍指揮使何敬眞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望見韓禮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易破也

吳越

小閣崔巍倚設廳蓬萊仙境入青冥朝天門上鐘初動聚讌
同來八會亭

〔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天復三年王建亭於虛白堂之基曰八會亭以平吳定越講武討議凡八會於此也未幾更名都會堂又建閣於設廳之後名曰蓬萊案直儀門曰設廳　〔又〕城門凡十一曰朝天門〔西湖志〕朝天門樓臺疊石高四仞四尺樓貯鐘鼓以司漏刻

撩淺軍分四部都太湖水接澱山湖赤松澗米供宸膳用有
仙田五十區

〔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天寶八年置都水營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爲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又開東府南湖立法甚備是時婺州道士周某獻赤松澗米於王米故仙種止五十區

大會羣仙訂有期府開鹿脯兆先知骰盤六赤誰先擲青史
樓前賭墅時

〔十國春秋吳越忠獻王世家〕初孝獻世子居監撫文穆王治其府於城北將俾居之一日世子與宏佐戲采於青史樓遽謂宏佐曰君王方爲我營府署願與若博之比四擲而宏佐得六赤世子失色宏佐從容曰五哥入府宜佐當將符印之命因再拜世子竟不懌投骰盤於樓下而去俄而世子不祿　〔又孝獻世子宏僔傳〕先是王治世子府齋言曰何處有鹿脯及將殁又有人題所居屏障曰四月二十九日大會羣仙凡書字數處天福五年果以病薨年十六

運番吉夢協熊羆遝下咸歌樛木詩聞道玉羊曾有兆閩國
更祝到旁枝

〔十國春秋吳越文穆王世家〕王名元瓘先是有僧持玉羊大有數寸獻武肅王且曰得此當生貴兒傳瓘果以歲丁

未生焉（又錢鏐傳）鏐武肅王同母弟也以嗜酒殺人出
奔時有子二人長者生五年矣次者未周晬武肅王憐之
養於宮令與諸子同研席名其長曰可圖次曰可圓冀其
父得歸聚云（又恭穆夫人傳）鄜氏生宏傳宏倧許氏生
宏佐吳氏生宏俶衆妾生宏偡宏億
宏偓宏仰宏信既長夫人皆均養之

清門處士伴蕭閒沈水香逾犄旎山爲結佛緣留寶鎭一枝
龍蕊入禪關

（清異錄）海舶來有一沈香翁剜鏤若鬼工高尺餘舶酋以
上吳越王王目爲清門處士發源於心清閒妙香也（又
高麗舶主王大世選沈水近千斤疊爲犄旎山象衡岳七
十二峯錢俶許黃金五百兩竟不售（又吳越孫妃嘗以
一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僧不以爲珍偶出示舶上
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蕊簪也增價至萬二千緡易去

水族加恩舊有名碧波仙客費量評庖人舊識葫蘆樣造出

陶家學士羹

（十國春秋吳越毛勝傳）勝以生居水國饕享鮮號天饞
居士又以地產魚蝦海錯四方所無因造水族加恩簿假
以滄海龍君之命品敍精奇文章典贍（又忠懿王世家
註引順存錄云陶穀來使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
類王命自蝤蛑至蟛蜞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解
不如一解蓋以譏王也王因命進葫蘆羹曰此先王時有
此品味庖人依樣造者穀在中朝或作詩嘲之曰堪笑翰
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故王以此戲焉又云穀使於
我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
仙客穀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

閩

閩疆昆季號三龍白馬三郎秀獨鍾不欲閉門作天子合沙
識己應登庸

（十國春秋閩司空世家）潮與弟審邽審知以材氣知名號
曰三龍（又太祖世家）太祖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
天祐二年築南北夾城謂之南北月城南月城之門曰登
庸門以登庸名門者應郭璞合沙之讖門有橋曰合沙橋
時四方竊據有勸其稱帝者太祖曰我寧爲開門節度不
作閉門天子也或曰惠宗僭號以御服被於太祖之廟太
祖寓夢於惠宗責之不
肯服其靈爽有如此

雙鶴翩翩下碧空上方受籙寶皇宮大羅仙主方諳六十
年華指顧中

（十國春秋閩惠宗紀）長興二年六月作寶皇宮以道士陳
守元爲宮主守元稱寶皇之命語王曰王避位受道當爲
天子六十年問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六
十年後爲大羅仙主註引閩海叢談云閩王鏻日祈太乙
神册逾年雙鶴徘
徊而下遂謀僭號

千里將軍驥國公可能汗血建奇功沙鑼命中誇神武手送
江山入麂東

（十國春秋閩康宗紀）通文元年詔以金錢市馬得良馬五
賜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驥國公（又
帝性狂躁即位之初常欲練兵襲吳乃於殿庭設大沙鑼
於射堂示衆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堋去階際拔數
十武沙鑼復甚寬廣果一發命中左右同聲賀曰此一箭
定天下矣帝大悅遂發兵至境上吳人聞之無所訴責第
曰慫其有大志耳蓋實戲之也（又惠宗紀）龍啓二年有
野鹿入東門帝曰朕土地雖小不可屬東麂也時閩語以
兩浙爲東麂故及之云後福
州卒歸吳越人謂有先兆

銀葉杯傾酎玉漿誰來貫宴又開觴當筵莫勸如泥醉準備
君王驗酒腸

〔十國春秋閩景宗紀〕帝曲宴羣臣皆醉去獨周維岳在坐帝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帝欣然命捽維岳下殿剖視酒腸旁有解之者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乃舍之帝嘗鍛銀葉爲杯賜羣下飲銀葉既柔弱因目爲冬瓜片又名曰醉如泥酒既盈卽不復置他所惟飲盡始得釋手

荊南

稽功山下郢城開王器羣稱霸業恢猶憶夢中金甲護執戈扶起泰山頹

〔十國春秋荊南武信王世家〕乾化二年季昌築江陵外城是時稽功於郢城北土人因名其山曰稽功山〔又武信王夫人張氏傳〕張氏王愛姬而文獻王之母也武信王隸梁戲下時每行軍必挾夫人與俱一夕軍敗誤入深澗中會夫人方娠文獻王宛轉不能起王懼追兵且至欲夫人熟寢以巨劍剸兩岸期岸崩以壓之既而夫人遽驚呼曰適夢泰山頹壓妾身賴金甲執戈者抵之獲免王遂挈以行未幾生文獻王以富貴終

江漢朝宗此建樓堂開杞梓衆材收緣何喜怒常無定一笑麟兒萬事休

〔十國春秋荊南武信王世家〕天成二年築內城以自固名曰子城建樓於內城東門上曰江漢樓〔又文獻王世家〕開運二年建杞梓堂又建木犀亭〔又保勗傳〕保勗文獻王第十子初在保抱文獻王獨鍾愛之或盛怒見必釋然而笑荊人目爲萬事休

北漢

故第宏開顯聖宮巍巍七廟盡追封叔皇報聘頒新賜玉帶橫腰飾九龍

〔十國春秋北漢睿宗紀〕天會元年七月初立七廟於高祖舊第號顯聖宮〔又世祖紀〕乾祐四年夏四月帝命宰相鄭珙以厚賂謝遼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六月遼主册命帝爲大漢神武皇帝妃爲皇后又以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

十二州環似拱辰無端皆唱赤眞人雪花六出宮樹叢僅惟爭一夜春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紀〕乾祐四年帝卽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沁遼麟石諸州之地案通鑑劉崇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歐史職方考則云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無隆蔚二州之名〔又睿宗紀〕天會二年冬國中大雪國人唱曰生怕赤眞人都來一夜春人以爲宋受命之應

樂亭史夢蘭香匡

宋　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事周世宗屢立戰功以殿前都點檢領歸德軍節度使恭帝顯德七年引軍北征兵變還都遂受周禪都開封在位十七年崩葬永昌陵改元三（建隆 乾德 開寶）太宗名炅初名光義太祖母弟在位二十二年崩葬永熙陵改元五（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子眞宗恆立二十五年崩葬永定陵改元五（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 乾興）子仁宗禎立四十一

年崩葬永昭陵改元九（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歷 皇祐 至和 嘉祐）英宗曙太宗曾孫濮王允讓子仁宗無子立爲皇子在位四年崩葬永厚陵改元一（治平）子神宗頊立十八年崩葬永裕陵改元二（熙寧 元豐）子哲宗煦立十五年崩葬永泰陵改元三（元祐 紹聖 元符）徽宗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子帝奉向太后命即位二十五年金兵深入帝傳位太子京城陷金人執之以歸封昏德公後封天水郡王至高宗紹興五年殂於五國城梓宮還臨安葬永固陵改元六（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欽宗名桓徽宗太子受內禪明年金兵陷京師帝出降北遷封重昏侯至紹興三十年遇害改元一（靖康）九主凡一百六十七年

招軍格子破尋常貔虎桓桓埽八方紅日當天星月退御樓幾度納降王

畫墁錄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　庚溪詩話藝祖微時客有詠初日者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摸遠矣　六一詩話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也

猊座莊嚴禮寶龕黃袍衞護仗瞿曇君王欲薦慈闈福宣賜神仙的乳三

清異錄太祖陳橋時太后方飯僧於寺懼不測寺主僧誓以身蔽上受禪賜的乳三神仙　宋史太祖紀次陳橋驛軍士控弦露刃直抑寢門相與扶太祖出聽事被以黃袍諸校列拜曰諸軍無主願策點檢爲天子傳呼萬歲聲聞數十里

國家武備莫輕忘內院頻開蹴鞠場花下一丸塵起處至尊敵手是韓王

元王惲題宋太祖蹴鞠圖詩註云凡六人對蹴者趙普傍看者太宗八王一道士與從者普封韓王

藩臣千里貢名驪雨血風毛徧九垧咊嗽書存今東閣君王

新卻海東青

〔五總志〕登州海崖林中有鶻能自高麗一飛度海號曰海東青本朝夏帥趙保全得之以獻太祖太祖卻之曰朕久罷田遊盡放鷹犬無所事此卻以賜卿〔肯綮錄〕臨安有人好養鷹皆見其几間有書一帙上題咻嗽二字皆飼鷹之法問所從來則曰先人在北司諸閹往來最厚以此見遺咻字篇韻皆所不載疑其誤書後見沈存中筆談載養鷹鶻者其類相語謂之咻嗽三館書目有咻嗽三卷皆養鷹鶻法及醫療之術咻以麥切一作以陸切

宣德樓前月色明御街處處聽鳴鉦深宮葉子消長夜容易蝦蟆報六更

〔東京夢華錄〕坊巷御街自宣德樓一直南去約闊二百餘步〔孔氏雜說〕今之更點擊鉦〔甕田餘話〕今之葉子戲消夜圖相傳始於宋太祖令宮人習之以消夜〔宋稗類鈔〕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人轉六更方嚴鼓鳴鐘殊不知庚與更同音也歷五庚申而宋亡　六更名蝦蟆更註詳後

王師新自錦城還花蕊承恩劇可憐詭託宜男酬帝問香腰一幅畫張仙

〔金臺紀聞〕世所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謹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跪答之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

元舅加恩錫壽卮君王情重渭陽詩誰期虎節朝天日竟是龍衣拂地時

〔玉壺清話〕杜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也建常州節請覲審琦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昭憲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侍宴焉爲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金著者粗能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愛之

廟享欽遵四孟時牙盤別設踵唐儀太常禮畢羣班退夾室焚香讀誓碑

〔文獻通考〕宋制太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開寶初上親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乃詔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用之〔避暑漫鈔〕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羣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內旨宣來半錄黃白麻傳語曼聲長班齊未聽牙牌報暫進朝房厚朴湯

〔宋史職官志〕中書省大事奏稟得旨者爲畫黃小事擬進得旨者爲錄黃〔老學庵筆記〕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二老堂詩話〕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未解其事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定駕將御殿閤門持牙班排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曰入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出方轉照殿衛士即鳴鞭龍此乃是駕出時也〔溫公詩話〕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

朝中之實事也

棣萼情深勸舉卮階前催喚折花枝甯哥一箭楊妃死絕異驪山侍宴時

聞見近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即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紫磨金帶巧雕鎪約束龍衣寶焰流除卻曹王承御賜外間誰識紫雲樓

稽古要論王佐紫雲樓金帶考太宗得巧匠親督覕於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以一賜曹彬一以自御餘皆貯

庫號鎮庫帶封鑰甚嚴其金紫磨地光豔溢目其文作醉拂菻人皆突起長不及寸眉目生動其華紋則又六七級鐫鏤之精若入鬼神

廣慧夫人侍御觴桂花滿殿散秋香揮毫妙寫迴文記如見蘇家織錦娘

宋太宗廣慧夫人織錦迴文記云蘇蕙織錦迴文及今已久欲見其彩色宛然如蕙之手著者甚為難得八月二十日駕幸翠微殿賞桂詔令賦詩見御案一幅五色相宜讀之易明因照式製之以志不忘至道元年十一月六日書

招箭班頭列鴈行三山相對釆侯張御前絕技誇銀盌中的歸來宴射堂

東京夢華錄駕詣射殿射弓垛子前列招箭班二十餘人皆長腳幞頭紫繡抹額紫寬衫黃義襴鴈翅排立御前去則齊聲招舞合而復開箭中的矣又一人口銜一銀盌兩肩兩手共五隻箭來則能承之射畢駕歸宴殿 徽宗宮詞弓矢尋常鎖太清三山相對射侯明乘閒自習和容藝金椀時聞中的聲

玉堂深處畫簾垂猶記當窗引燭時院外忽聞鈴索動鵲聲驚下海棠枝

沈括筆談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然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中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易以為玉堂盛事 蘇耆次續翰林志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示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五代以來其制久廢公因召對言之上可其奏自是院內復置鈴索焉 孔氏談苑院中有雙鵲棲於玉堂海棠樹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

金明池上戲銀甌競渡爭標浪影浮三月宜秋門外路大書

黃榜許來游

宋史淳化三年三月帝幸金明池命為競渡之戲擲銀甌於波間令人泅波取之 清波別志舊都歲自元宵後都人即辦上池遨遊之盛當二月末宜秋門外揭黃榜云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遊行

編摹古帖搨雲箋親貴分頒墨色鮮眾體獨推宸翰備探囊閒看御書錢

考槃餘事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跡於淳化年中命侍臣王著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打親王大臣各賜一本 玉海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淳化元年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眞艸行三體 孔氏談苑前世錢文未有艸書者淳化中太宗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繡扇紗籠引鈿車清明天氣柳飛花奉先寺外朝陵路記得

宮人有舊斜
〔東京夢華錄〕清明禁中前半月發宮人朝陵亦詣奉先寺祀宮人墳莫非金裝紺幰錦額珠簾繡扇雙遮紗籠前導
槐楸滿苑翠陰籠險韻詩成晝漏終誰似金華邀上賞十聯
詩寫御屏風
〔合璧事類〕宋殿庭惟植槐楸〔石林燕語〕太宗雷意藝文琴棋亦造極品王元之詩分題宣險韻翻勢得仙棋蓋當時事也〔山堂肆考〕楊徽之能爲詩太宗寫其警句十聯於御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
輭繡天街半里嬌火城五夜駐鸞鑣羅江犬吠鵶班定鵠立
通明侍早朝
〔清異錄〕本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畫京師人歎曰好一條軟繡天街士大夫騎吏繁華者

亦號半里嬌〔小畜集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淵鑑類函引古今詩話〕曰淳化中和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慧常馴擾於御榻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蘇文忠詩〕云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
簇簇燈輪鶉鴿旋鼇山鳳輦下遙天元宵大展金吾禁吳越
新輸買夜錢
〔東京夢華錄〕駕入燈山御輦院人員輦前喝隨竿媚來御輦團轉一遭倒行觀燈謂之鵓鴿旋〔華陽集元夕詩〕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孔氏談苑〕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是也
蒲中酒法本先皇玉食批皆屬禁方佳節相逢多餽贈最先
春社辣驕羊
〔曲洧舊聞〕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即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說郛〕有宋玉食批

一卷〔清異錄〕和魯公嘗以春社送節餽用奩惟一新樣大方碗覆以剪鏤蠟春羅碗內品物不知其幾種也物十而飯二焉禁庭社日爲之名辣驕羊
妙勢新圖指畫工一枰花下對春風龍膏魚媚誇時樣卻怨
君王避六宮
〔宵索錄〕今面油謂之玉龍膏文昌雜錄言宋朝太宗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圖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聞見錄宋淳化間京師婦女競剪黑光紙團靨又裝鏤魚顋首號魚媚子乃古花鈿之遺也〔孔氏談苑〕太宗善奕棋諫臣乞竄待詔賈元於南州言元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
暴稍龍旂夾轂回南郊輦路淨無埃趙家天子同聲應朱雀
門前勘箭來

〔文獻通考〕宋玉輅後左太常繡日月星辰右龍旂繡交龍〔又〕暴稍擊聲也一云象暴牛善鬬唐金吾將軍執之宋朝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車馬鹵簿出則八枚前導〔畫墁錄〕熙甯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中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㞐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日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
玉階人靜漏聲遲赤腳仙人入夢時臺下墜釵心暗卜天顏
有喜近臣知
〔宋史李宸妃〕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以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又〕仁宗母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故仁宗幼年每穿屐襪即亟令脫去皆呼赤腳仙人
三千珠翠簇花叢箾下迎鑾唱喏同爲語銷金休犯禁杜姬

已送太和宮

孔氏談苑景德中上在拱宸殿按舞命索新詞夏文莊進喜遷鶯有云三千珠翠擁宸游水殿按涼州 又眞宗禁銷金自東封還杜偅仔迎駕服之上怒送太和宮出家由此人莫敢犯

秋水高吟滿殿驚綠衣翠髻可憐生承恩不爲嫻歌舞摘取

南華作小名

貴耳錄眞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鎖院春風蕊榜黃宴開聞喜賜宸章十篇試卷新謄出照例

焚香告影堂

貢父詩話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爲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賜詩尤多 歸田錄眞宗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以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眞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月照高樓啟綺筵上方請客撤金蓮詩成兩袖珠花滿聊當

宮娥潤筆錢

錢氏私志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之略不停輟上云豈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三朵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鍼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撤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璀璨金花十六株儀天冠上耀明珠垂簾不立劉家廟誰獻

明空負扆圖

文獻通考明道元年禮官議謂皇太后宜準皇帝袞服減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不佩劍金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袞衣爲名詔名其冠曰儀天 宋史劉后世家仁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軍國大事權取皇太后處分垂簾聽政詔書稱吾以生日爲長寧節出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於是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於地曰吾不作負祖宗事

一領恩袍賜狀頭聖朝文教播遐陬桂香草色天章麗織入

獠人錦臂鞲

澠水燕談錄曾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鞲鬻於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仁祖文章拔麗足以流播荒服如此

聖祖曾聞下界來依稀鸞仗九霄排尊崇敬仿立元例四海

同頒金寶牌

朝野類要眞宗皇帝尊九天司命天尊爲聖祖天尊大帝蓋仿唐尊老君故事也其詳載於國史又秘書有聖祖天尊大帝降臨記 清波雜志天聖初元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令景靈宮分於在京宮觀寺院及外州名山聖蹟之處文十二曰玉淸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五曰永鎭福地敕其周郭隱應虬龍花葩之狀

太平花下夕陽開玉管銀笙弄幾回五十四腔皆御定新詞

何用醉蓬萊

劍南詩註瑞聖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朵天聖中獻至京仁宗賜名太平瑞聖花 玉海仁宗曉音律每禁中度曲出以賜教坊或命教坊撰進凡五十四曲 後山詩話柳三變作新樂府傳禁中仁宗愛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

天氣蟲蟲未沛霖宮中新出范觀音含情莫念前時寵取忌都緣受寵深

〔聞見近錄〕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天意弗答溫成養母賈婆婆陰詗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白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應

命薄何心更乞恩宮闈須識諫官尊綠衣奉敕閒椒壁御筆親題右正言

〔東都事略〕后妃世家溫成皇后張氏慶歷元年封清河郡君歲中爲才人遷修媛三年忽被疾曰妾姿薄不勝寵名願爲美人許之皇祐初進貴妃後五年而薨〔又〕唐介傳介爲御史裏行時造龍鳳車於啟聖院內出珠玉爲嚴飾

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慢況爲後宮奇靡之器哉仁宗卽令徙出〔又〕劾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因此爲執政仁宗怒甚急召二府以奏示之曰介言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卽貶介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別駕介自是以直聞天下〔曲洧舊聞〕唐質肅公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閤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廷不知逮質肅薨於位裕陵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

寶轂雕輪狹路逢恩教小宋作乘龍鷓鴣一曲成佳偶不信蓬山隔萬重

〔詞苑叢談〕宋子京嘗過繁臺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因作鷓鴣天詞云寶轂雕輪狹路逢一聲腸斷繡幃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

莅政常披澣濯衣九重恭儉率宮闈定州磁器雞籠錦誰肯官家獻貴妃

〔曲洧舊聞〕仁宗好服澣濯之衣當未明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輒推去之遇浣濯隨破隨補將偏猶不肯易〔歸田錄〕仁宗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瓷器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絁色已故暗〔聞見錄〕仁宗幸張貴妃閤見定州紅瓷器帝怪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對帝怒以所持柱斧碎之妃又嘗侍於端門服所謂雞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彥博所獻上終不樂或云潞公夫人遺妃公不知也〔北窗炙輠〕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禍水難留戒牝晨梳頭人去六宮顰似聞慈聖頻傳諭莫勸君王拒諫臣

〔曲洧舊聞〕仁宗至誠納諫自古無比一日朝退嘆梳頭者來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帝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有一兩人則言陰盛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慈聖曰掌梳頭者是官家所嬖幸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射策彤廷日未闌後宮竊目許憑欄太清樓下春風暖七寶茶湯賜考官

〔甲申雜記〕仁宗朝春試進士集英殿后御太清樓觀之慈聖光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出七寶茶以賜考試官

殿門深鎖靜無譁御手親封草相麻玉筆格兼金硯匣恩敎

學士帶還家

愧郯錄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毀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

端月千門寶字張金銀幡勝賜諸王閣虛猶敕題春帖煙鎖樓臺恨正長

王沂公皇帝閣立春帖子曰北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裏寶字貼宜春 孔氏談苑仁宗朝王珪上言請以正月為端月為與上名音相近也 東京夢華錄立春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上皆賜春幡勝以羅為之宰執親王近臣皆賜金銀幡勝入賀訖戴歸私第 隱居詩話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帖子是時歐陽修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王珪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常不老只

應春色勝人間歐陽歎其美

麗按曲洧舊聞作歐公詩

御手揮鞭試小烏斬新鞍轡絡珍珠太皇慈愛孫皇孝內殿乘涼玉輦扶

孔氏談苑神宗侍曹太皇因語自來無人作珠子鞍轡太皇聞此語已密令人描樣矣數日鞍就上作小紅羅銷金坐子劣可容體甫近上已以鞍架載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悅取小烏馬於福寧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鞍 又光獻太皇太后疾稍間神宗親製一小輦極為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曰娘娘試乘此輦往京殿散心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輦曰官家太后親自扶輦當時在曹家作女兒時安知有今日之盛王正仲作光獻挽詞曰珠韉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蓋用此兩事也

平明扈駕景靈宮露面宮娃齒尚童知有畫工偷寫照故從馬上整瓏璁

六一詩話元豐初宦者王紳效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頗有意思其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平明彩仗幸珠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駐馬畫工暗地貌真容

尚餘瀛玉滿浮杯寂寞椿庭竟不同白玉欄杆雙倚處誰傳天上牡丹開

曲洧舊聞張次賢名能臣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天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太后瀛玉 麈史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所居殿曰慶壽在福甯之東庭中有二小亭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輓詞二首予亦例進曰春風三月暮寂寞大椿庭 孔氏談苑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

驗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杆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郴州

監門圖畫奏丹霄共詫流民出聖朝今日毬場賭何物徐王惟乞罷青苗

宋史鄭俠傳監安上門時流民塞道身無完衣近城民至身被鎖械負瓦揭木賣以償官俠繪所見為圖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 魏鄭公諫錄太宗宴群臣於丹霄殿 紫微雜記神宗與二王打毬上問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青苗法

萬國瞻雲效貢輸緋袍氈笠列金鋪朝回扇底稀酋退閤使同分撒殿珠

東京夢華錄正旦大朝會車駕坐大慶殿諸國使人入賀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

副使展裹金帶如漢服大使拜則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
着右肩爲一拜副使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樣
製服緋窄袍金蹀躞吊敦皆叉手展拜高麗與南番交州
使人並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疋帛纏頭散披其服
于闐皆小金花氊笠金絲戰袍束帶三佛齊皆瘦脊纏頭
緋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番皆椎髻烏氊並如僧
人禮拜入見旋賜漢裝錦襖之類更有真臘大理大石等
國時來朝貢其大遼使人在都亭驛夏國在都亭西驛高
麗在同文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番國在瞻雲館或懷
遠驛　〔夢溪筆談〕熙甯中注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
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
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
有司掃殿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閤門使副內臣
〔宋史外國傳〕注輦國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
一萬一千四百里大中祥符八年其國主羅茶羅乍遣使
奉表來貢使回降詔賜物甚厚按天禧四年明道二年熙
甯十年俱遣使入
貢行撒殿之禮

焜煌紫殿啟晨朝湛露恩深共賜花旋鮓初來天樂動玉纖
輕撥御琵琶
〔鐵圍山叢談〕開寶末吳越王錢俶始來朝太祖謂太官錢
王浙人也宜刱作南食一二以燕衎之於是太官倉卒被
命一夕取羊爲醢以獻焉因號旋鮓至今大宴首薦是味
爲本朝故事　〔宋詩紀事〕王仲修珪之子宮詞有云明日
集英排大宴御前先降出琵琶自註云教坊使花日新嘗
爲臣言神宗見教坊琵琶制作不精每遇大宴前一日降
出琵琶　〔麈史〕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賜花
兩枝正郎三枝熙甯以來皆給四花郎官六枝
魚鑰初開走玉乘乘食陵切玉輅也迎風翠尾暗香凝才人進御調
新曲身在瑤臺第一層
〔研北雜志〕故宋宮中用魚鑰降魚取匙降匙取魚古制也
〔墨莊漫錄〕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
幸諸閣輒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
亦若磁石引鍼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陳后山詩話〕武
才人色冠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
獻新聲爲詩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千家簾幙映西池夾道花開上巳時翠浪影翻黃繖過東風
吹動釣魚絲
〔孔氏談苑〕元祐中秘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
潛和最工云翠浪有聲黃繖動春風無力綵彩垂秦少游
詩簾幙千家錦繡垂王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　〔溫公詩
話〕先朝春日多召兩府兩制三館于後苑賞花釣魚賦詩
玉帶銀鞍重繫親粉侯遴選徧朝紳狄家丰采留人羨合寫
丹青示近臣
〔宋史禮志〕初被選尚者即拜駙馬都尉賜玉帶襲衣銀鞍
勒馬采羅百疋謂之繫親　〔又〕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

〔過庭錄〕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徧士族中求之
莫中聖意帶御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曰不知要如何
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
下謂詠爲人樣子狄詠狄青子也
殿角彤雲溼篆煙雪花滿砌進瑤編君王好學垂簾坐不爲
嚴寒廢講筵
〔晁氏客語〕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
哲朝一笑喜爲二絕其一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
臥素屏特敕下簾延墨
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毿毿鶩毛撲綺櫳玉皇鹽撒徧瑤宮宗枝新句邀天笑謝女
休誇柳絮風
〔七修類稿〕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二句此宋宗室有滔
大使者好爲此排笑詩也初哲宗灼艾舉此以娛故傳之

又一日雪作哲宗問有何詩吟二句云誰
把鵞毛空處擲玉皇大帝賣私鹽皆此類

一朶巫雲散曉煙精靈應合上龍天詞臣議禮裁羊酒省卻

宮中暖孝錢

〔螢雪叢說〕前輩嘗說北人致祭皇后文暢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 〔道山清話〕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爲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升座既而有僧問話曰太皇今在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 〔師友談記〕東坡爲禮部尚書宣仁上仙直宿禁中開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之禮由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

玉清謫降舊神仙金座朱鬖憶昔年人到瑤華粧束換宮袍

猶畫孟家蟬

〔宋史哲宗孟后傳〕后既立而劉倢伃寵幸陰有奪位之意紹聖三年哲宗遂廢后黜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淨仙師名沖眞初冬至日會朝隆祐宮倢見於他所后所御座朱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劉倢伃在他坐意殊頗慍 〔萍洲可談〕孟后衣服畫作雙蟬目爲孟家蟬識者謂蟬有禪意久之竟廢 〔白石集〕游人總戴孟家蟬

雪香亭北日初融孃子承恩賜絹同內庫支來先辨色幾端

白間幾端紅

〔汴故宮記〕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 〔鐵圍山叢談〕禁中稱乘輿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謂至尊爲官家謂后爲聖人嬪妃爲孃子 〔又〕掖庭宮嬙歲給帛多色綵遇支賜倖絹應生白者多卽一束十端必間有一端爲紅生絹蓋忌其純白故也此亦國朝太平一故事

集英深殿鴈行聯御侍宣呼啟玳筵射鳥不須稽古制御厨分肉賜飛鳶

〔鐵圍山叢談〕都下飛鳶至多而大內中爲最每集英殿下燕則飛鳶動千百爲羣翔舞庭中百官燕食至則多爲所掠故事遇燕設乃於鄰殿置肉以賜鳶周官射鳥氏賓客會同以弓矢敺鳥鳶則鳶之善鈔盜有自來矣今乘輿在御又鳶飛既衆是弓矢有不可敺者故賜鳶肉乃出本朝第不知其始竊謂倘非仁廟之至仁必由祖宗之聖智矣 又內官之貴者則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親近供奉者也御侍頂龍兒特髻衣襜小殿直皂軟巾裹頭紫義襴窄衫金束帶而作男子拜適有都知押班上名長行之號

紫宸開醼日煇煇萬壽稱觴許醉歸內殿紅羅誰繫臂金鬚輕拂衮龍衣

〔鐵圍山叢談〕國朝故事天子誕節則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拜舞稱慶宰相獨登殿捧觴上天子萬壽禮畢賜百官茶湯罷於是天子還內則宰臣夫人在內亦率執政夫人以班福甯殿下拜而稱賀宰臣夫人獨登殿捧觴上天子萬壽仍以紅羅銷金鬚帕繫天子臂退復再拜遂燕坐於殿廊之左此儒臣之至榮

院院燒燈競管絃重門鑰啟六更前鬬牌花下翻新譜破費官家則劇錢

〔豹隱紀談〕楊誠齋詩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鼓交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 六博譜宣和譜宋徽宗時宮中之戲也置佸有置和牌譜一卷 〔偶鄭錄〕凡今歲時庶家以錢分遺家人輩曰日節料或歲正冬節縱之呼博曰則劇習尚已久亦不究所由始珂嘗讀蔡絛鐵圍山叢談而後知國初蓋已有之絛之言曰副車弟嘗得太祖賜后詔一以藏之詔曰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則劇錢千五與皇后七百

與妗子充節料娘娘即昭憲杜太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

綵山千尺牓宣和宣德樓前燭影羅晴雪半欄桃蕊綻元宵借與臘前過

〔鐵圍山叢談〕國朝上元節燒燈盛於前代爲綵山峻極而對峙於端門大觀元年宋喬年尹開封乃於綵山中間高揭大牓金字書曰大觀與民同樂萬壽綵山自是爲故事隨年號而揭之蓋自宋尹始〔東京夢華錄〕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宋詩紀事〕王安中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應制詩序云於時臘雪新霽風日妍暖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寶檻植千葉桃花陛下指示羣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開於是皆頓首曰陛下

神聖能囘造化

苑囿春深綠草肥九重從諫暇遊稀卻憐白鳥思君切放出

雕籠不肯飛

〔宋史江公望傳〕徽宗初立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言非初政所宜帝悉縱遣之惟一白鷳逐之不去

銷金袍帔寶珠釵青蓋紅椎隊隊排忽報宮中龍檐到競揮絲雨灑天街

〔東京夢華錄〕凡親王公主出街道司兵級數十人各執掃具鍍金銀水桶前導灑之名曰水路又有宮嬪數十皆真珠釵插吊朵玲瓏簇羅頭面紅羅銷金袍帔乘馬雙控雙搭青蓋前導謂之短鐙前後用紅羅銷金掌扇遮簇乘金銅檐子覆以剪棕朱紅梁脊上列滲金銅鑄雲鳳花朵檐子約高五尺許深八尺闊四尺許內容六人四維垂繡額珠簾檐音都濫反

寶津樓下看春嬉小打班隨大打齊爆仗未鳴先致語青春三月驀山溪

〔東京夢華錄〕駕登寶津樓諸軍百戲呈於樓下先列鼓子十數輩一人搖雙鼓子近前進致語多唱青春三月驀山溪也〔又〕一隊過後必有一聲如霹靂謂之爆仗又設綵結小毬門於殿前有花裝男子百餘分爲兩隊各執綵畫毬仗謂之小打續有黃院子引出宮監百餘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裝飾玉帶紅靴各跨小馬謂之大打人人乘騎精熟馳驟如神

華堂開向曲池邊奧室春風引御船筋斗翻空爭喝采波心一擲水鞦韆

〔東京夢華錄〕金明池岸正北起大屋盛大龍船謂之奧室〔又〕駕幸池之臨水殿近殿水中橫列四綵舟上有諸軍百戲〔又〕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

集英曉啟瑞烟橫御酒先綏第一觥仙樂排空風乍動半天吹下鳳鸞聲

〔東京夢華錄〕十二月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大起居樂未作集英殿山樓上教坊樂人効百禽鳴內外肅然止聞半空和鳴若鸞鳳翔集〔又〕御酒自第一盞至第九盞各有樂舞名目甚多不及詳載〔又〕教坊色長二人在欄干邊看盞斟御酒看盞者舉其袖唱引曰綏御酒聲絕拂雙袖於欄干而止

景龍門外走香車複道遙通御路斜諸邸共開蕃衍宅繁華獨屬鄆王家

〔鐵圍山叢談〕政和間太上諸皇子日長大宜就外第於是擇景龍門外地辟以建諸邸時鄆王有盛愛故宦者童貫主之視諸王所居侈大爲最適中爲通衢東西列諸位則又共爲一大門錫名曰蕃衍宅〔清波雜志〕時趙野春帖

子有複道密通蕃衍宅諸王
詩似鄆王賢亦迎合之意也

天駟名高烏護闌霜蹏蹀躞應和鑾驕嘶自請將軍號不數
孫家供奉官

[楓窗小牘]徽廟有平日所愛小烏一日宣召其馬至御前馬足不肯進圉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封供奉況使小烏白身耶敕賜龍驤將軍 [張氏可書]宣和天駟中有一馬名烏護闌數於衙勒徽宗每乘以幸金明池賜名龍驤將軍

人移蕙室夢占熊就館喧傳徧六宮綵綺金釵分幾許露臺
笑語散天風

[清波雜志]祖母太夫人慈聖之後政宣間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內稱賀盛飾羣立於露臺人各許攜一從婢起居

畢自殿陛上撒包子及成束金釵金銀俾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即裂爲二俯拾尖多遺釵珥之屬殿上觀之爲笑樂 [肯綮錄]今士人就館聚徒皆謂之就館亦語忌也按元后傳張美人嘗任身就館今吳正仲漫堂隨筆載王介甫嘗對上曰是時後宮方有二人就館也

誰如念四五都知曼睩蛾眉壓衆姬怪殺癡兒矜武略妄希
宮禁遺褟枝

[清波雜志]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既行徽宗語其父京曰攸辭日奏功成後要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乃上寵嬪念四者閻婕妤也

魏紫姚黃麗品誇竹籠馬上數枝斜洛陽近又添新貢別尚
歐家碧色花

[聞見錄]洛陽至東都六驛舊不進花自徐州李相迪留守時始進不過姚黃魏紫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數日不落 [墨莊漫錄]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培壅於白牡丹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

圭裁香玉線抽銀北苑名茶品最珍進御尚嫌春社晚一陽
生日已嘗新

[宣和北苑貢茶錄]大觀初上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爲第一至於水芽則曠古未之聞也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公可簡始創爲銀線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祇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明瑩潔若銀線然號龍團勝雪 [鐵圍山叢談]大觀初龍焙於歲貢色目外進御苑玉芽萬壽龍芽政和間且增以長壽玉圭 [又]茶於社前進御宣和間皆占冬至而嘗新茗是率人力爲之反不近自然矣

香燭光搖繡閣深海棠枝上月斜臨當窗細展三韓紙御筆
縱橫搨瘦金

[四朝聞見錄]宣政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煥明而香滃鈞天之所無也 [雲麓漫鈔]徽廟內禪幸淮浙嘗作小詞名月上海棠 [談薈]宣和書畫卷多用三韓紙 [清河書畫舫]徽宗號其書爲瘦金書

畫意詩情鬬綺華紫宸游戲燦天葩宮成選盡丹青手獨賞
斜枝月季花

[清河書畫舫]徽宗建設畫學以古人詩句命題如竹鎖橋邊賣酒家踏花歸去馬蹄香之類 [雲烟過眼錄]徽宗畫水墨草蟲後題紫宸殿游戲 [畫繼]徽宗建龍德殿圖畫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拱

眼斜枝月季花問畫者爲誰褒錫甚寵皆莫測上曰四時朝暮花蕊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鶴莊鹿砦隱叢花一桁青帘出樹斜遊宴徧開行幸局連宵排當在誰家

〔綱目〕政和四年作延福宮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蹴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怪石巖壑幽勝不類塵境又爲郵居酒肆青帘於其間 〔宋史曾輔傳〕政和後多微行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

畫裙細縷麝香金秀盼疏眉思不禁認得貢雲牆外指前頭知是翠華臨

〔談薈〕宋時宮人多以麝香爲縷金羅爲衣裙元裕之詩北去穹廬千萬里畫裙休縷麝香金 〔買愁集〕徽宗行至平

順州止泊驛舍見歌女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張孝純詞云疏眉秀盼向春風猶是宣和粧束 〔齊東野語〕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浥之曉張於危巒絕巘間既而雲盡入焉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輒開縱之須臾滃然充塞

御溝花傍御廊開十里春風繡作堆淸蹕一聲黃道靜玉拳鐵棒拂雲來

〔東京夢華錄〕坊巷御街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於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杈子裏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宣和間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相間春夏之間望之如繡 〔鐵圍山叢談〕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間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侍左右宦者必攜從二物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鐵棒也玉拳眞于闐玉大倍常人手拳紅錦爲組以繫之鐵棒者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也

四十餘年夢乍醒深宮花竹閉娉婷長齋不御天廚味自擬爐灰誦佛經

〔歸田錄〕仁宗周貴妃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蔬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醒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徽宗立詔出外與親戚相往來歷五朝勤約一致

淋漓宸翰灑齊紈續句淸新愜主歡莫怪朝來餐飯少御廚滋味欠梅酸

〔話腴〕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偶麗翰於小白團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薦鄉里太學生既宣入內侍省恭讀宸翰不知指意乞爲取旨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續進上大喜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都嘗徧只許江梅一點酸

昨夜宸游夢化城凌晨天上下雲軿繡鸞簾捲春風暖侍輦趨陪鵓鴿青

〔淸河書畫舫〕徽宗自畫夢游化城圖 〔宋史輿服志〕芳亭輦前後垂簾政和之制以紅羅繡鸞爲額 〔揮麈錄〕徽宗御駿騾名鵓鴿青

玉眞軒裏篆烟霏檜竹陰濃隔綺闈午夢初醒渾似醉金門羽客拜安妃

〔碧湖雜志〕玉眞軒內有玉華閣即安妃粧閣也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妃爲九華玉眞安妃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蔡元長最承恩遇賦詩殿壁云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凡塵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於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眞軒內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即題曰

保和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闈　靈素號金門羽客

翠華深夜訪嬌嬈恰值銀河鵲橋離別漫添牛女恨君恩有約在鮫綃

〔宣和遺事〕宣和五年七夕道君宿李師師家臨別約再會乃解龍鳳鮫綃直繫爲信都巡官賈奕師師結髮之情也深妬其事題南鄉子詞云閑步小樓前見個佳人貌似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蘭房恣意眠一夜說盟言滿掬沈檀噴瑞烟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鑾留下鮫綃當宿錢

六宮風韻讓誰高進御爭裁韻纈袍滿掬珠光嵌寶髻玉簪斜綰一雙桃

〔鐵圍山叢談〕宣和殿小庫者天子之私藏也頃聞之以寵妃之侍從者頒首飾上喜而賜之命內侍取北珠篋來上開篋御手親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賚焉〔清波雜志〕王黼奉敕撰明節和文貴妃墓志云六宮稱之曰韻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爲韻會叩於故老宣和間衣日韻纈果日韻梅曲日韻令乃梁師成爲鄆邸倡此讖〔劉屏山集汴京記事詩〕云簾籠香步障遮並桃冠子玉簪斜一時風物堪魂斷機女猶挑韻字紗〔侯鯖錄〕宣和五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至金人犯闕無貴賤皆逃亦此讖也

聲聲鼓柝繞迴廊崇政宮前正作場躍馬彎弓誇射柳羽林回面愧紅粧

〔清波雜志〕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出宮人列於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

驂鸞天上舊仙娥玉燕雙雙插髻螺共道吟詩方有禁後宮偏許賜詩多

〔宋詩紀事〕王安中妃嬪閣立春帖子云玉燕翩翩入鬢雲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裏驂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初老春秋〕王安中以文章有時名交結蔡攸攸引入禁中太上賜宴飲半酣是時鄭妃有寵猶未正中宮上出之鄭氏簪玉花上有雙飛玉燕攸謂安中曰豈可無詩安中即作詩進之太上大喜〔避暑錄話〕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爲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何丞相伯通適領修敕令因爲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東都事略〕顯肅皇后鄭氏初封賢妃有異寵徽宗多賚以詞章天下歌之

華陽門內綠陰攢湖石亭前荔子丹詔與廷臣分賜罷大璫執簿奏金鑾

〔鐵圍山叢談〕艮嶽正門曰華陽自華陽門入則夾道荔枝八十株當前椰實一株有太湖石曰神運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爲亭以覆之每召儒臣游覽其間則一璫執荔枝簿立石亭下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賜若干於是主者乃對簿按樹以分賜朱銷而奏審焉

禁城東畔起嶕嶢異獸珍禽入貢遙縱使山名稱萬歲可堪花木盡芭蕉

〔艮嶽記〕徽宗登極之初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倘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癸辛雜志〕蔡攸言於帝令苑囿中聚珍禽異獸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不絕〔清波雜志〕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塗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　艮嶽即萬歲山

宋補遺

玉宸寶殿太清東四序開筵制不同勅下兩軍停妓舞教坊新進女中童

［玉海］玉宸殿在太清樓東即上偃息之所明道元年改曰化成殿　徽宗宮詞化成金碧拱彤楹四序開筵別有程［宋史禮志］元豐九年閤門言大宴不用兩軍妓女只用教坊小兒之舞王拱宸請以女童代之　［又樂志］教坊有女弟子隊舞宴會賞花習射觀稼凡游幸奏樂行酒

紫雲樓上奏簫韶長壽歌成鳳管調寶殿筵開方入座凭高微聽笑聲遙

［宋史樂志］乾德二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美作紫雲長壽曲　［玉海］紫雲樓在廣政殿之後玉華殿之東每大宴則宮中登而觀焉明道元年改曰昇平樓

鴛鸞肅肅列堂廉執戟中郎遴選嚴三衛首推宗室貴一班勳戚進名銜

［宋史職官志］環衛官有中郎將皆命宗室爲之詔祖宗諸后自明肅至欽慈諸后及后妃嬪御之家各具本宗堪充諸衛官以名銜聞又詔三衛郎爲三衛侍郎

既繹麟經比事辭鳧鷖更誦守成詩一堂喜起明良會崇政開筵進講時

［玉海］崇政殿舊曰簡賢講武興國八年改祥符七年始建額閣事之所也咸平五年正月宴侍讀侍講於崇政殿寶元二年十月以春秋正說講讀畢宴近臣慶歷二年四月以說書徹章宴近臣十一月以講詩徹宴近臣賜花作樂

說書閣於景祐元年　徽宗宮詞崇政西清闢講筵替褐雜遝盡英賢守成當謹持盈戒紬繹鳧鷖大雅篇

大安輦出警場開夜半郊壇護駕來南壝鑾迴天欲曙御街鼓吹響晴雷

夢華錄三更駕詣郊壇行禮壇面圓方三丈許有四踏道正南日午階東日卯階西日酉階北日子階亞終獻皆降壇壇上禮料幣帛玉册由西階而下南壝門外去壇百餘步有燎爐高丈許諸物上臺一人點唱入爐焚之駕回登大安輦教坊奏樂諸軍隊伍鼓吹皆動聲震天地　又置警場於宣德門外謂之武嚴兵士畫鼓二百面角稱之每奏先鳴角　宋王珪宮詞金鉦畫角警場開天子南郊玉輅來

翠芳亭踞象瀛山寶殿流杯接聖歡賜宴正逢橙橘熟皇恩首被講筵官

［玉海］祥符九年二月詔近臣觀書後苑移幸流杯殿登象瀛山翠芳亭天禧四年十月玉宸殿翠芳亭觀稻賜宴皇祐二年辛未講讀以翠芳亭橙實賜講筵官各一枚

振振麟趾盡屏藩水木從來重本源昨夜鑾輿幸宗邸恩榮羣羨濮王孫

［宋史宗室傳］濮王二十八子嗣濮王者英宗本生父後也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世世不絕封徽宗即位幸濮邸遷其子孫官

資善堂中記不刊治平有本貴先端小王入學年方富翊贊新增講讀官

［玉海］資善堂大中祥符八年置仁宗隸學之所九年詔以元符觀南皇子就學新堂宜以資善爲名因製記徽宗政

和元年定王嘉王出就資善堂聽讀詔許讀
官到堂參見宣和元年詔置直講翊善贊讀

青袍銀仗立金鋪垂拱門開日未晡御扆丹青崔白筆不同
鳧鴈敗荷圖

宋史儀衛志宮中導從之制華頭一人衣紫繡袍持金塗
銀仗以督領之　玉海垂拱殿舊名長春一日勤政即常
日視朝之所　佩文齋書畫譜崔白濠梁人工畫花竹翎
毛雜以敗荷鳧鴈得名然於佛道鬼神山林人獸無不精
絕熙甯初命畫垂拱殿御扆恩補圖畫院藝學固辭之
宋王珪宮詞沈煙搖碧透金鋪密下珠簾鎮玉壺近賜趙
昌花雀障卻嫌
崔白芰荷圖

雞人報漏幾傳籤庭燎輝煌正捲簾鐵騎未馳鑾已駕牙牌
先進奏中嚴

夢華錄大慶殿庭設兩樓上有太史局保章正測驗刻漏
逐時刻執牙牌奏每遇大禮車駕齋宿及正朔朝會於此
又駕行儀衛大宗伯執
牌奏中嚴外辦鐵騎前導

華燈寶炬結層樓十二門開縱燕游夜半駕迴人盡望遙空
綵索躍星毬

夢華錄舊京城方圓約二十里南壁其門有三正南曰朱
雀門左曰保康門右曰新門東壁其門有三從南汴河南
岸角門子河北岸曰舊宋門次曰舊曹門西壁其門有三
從南曰舊鄭門次汴河北岸角門子次曰梁門北壁其門
有三從東曰舊封邱門次曰景龍門乃大內城角寶籙宮
前也次曰金水門　又正月十六日車駕登門樂作卷簾
御座臨軒宣萬姓先到門下者猶得瞻見天表須臾下簾
則樂作縱萬姓遊賞華燈寶炬月色花光霏霧融融動燭
遠近至三鼓樓上以小紅紗燈毬緣
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車駕還內矣

龍津橋下碧盈盈金水河流抱甕城兩岸垂楊遮御路粉牆
朱戶禁人行

夢華錄東都外城方圓四十餘里城壕曰護龍河闊十餘
丈濠內外皆植楊柳粉牆朱戶禁人往來城門皆甕城三
層屈曲開門唯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邱門皆直門兩
重蓋此係四正門皆留御路故也　又穿城河道有四龍
津橋正對內前　又金水河從
西北水門入大內灌後苑池浦

鱗鱗瓦肆玉勾欄伎藝教成選蕊宮每到鈞容輸直罷按歌
常許外人看

夢華錄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不可勝數風雨寒暑諸
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鈞容直每遇旬休按樂亦許人觀
看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隊舞作樂
雜劇節次　通雅宋有京瓦通謂勾欄其始名則猶欄干

也　楊太后宮詞新翻歌譜
甚能奇宣索莛宮入管吹

大遼使者宴都亭南苑彎弓試鴈翎得捷歸來如奏凱鬧裝
鞍馬出宮庭

夢華錄大遼使人在都亭驛就館賜宴遼使朝見訖翼日
詣大相國寺燒香次日詣南御苑射弓朝廷選能射武臣
伴射就彼賜宴例本朝伴射用弓箭中的則賜鬧裝銀鞍
馬衣着金銀器物有差伴射得捷京師市井兒遮路爭獻
口號觀者如堵

延秋坊裏同文館萬國車書盡入朝星使欲歸張祖席東門
恩許賜雲韶

玉海同文館在延秋坊熙甯中置以待高麗使　徽宗宮
詞高麗新貢欲還朝再御東廻一水遙祖餞國門仍賜樂

展侍恩詔下層霄　宋史
樂志雲韶部初名簫韶部
南薰門外午風薰夏至温和氣候分駕至玉津觀刈麥紅雲
扶輅輾黃雲
玉海玉津園在南薰門外牛以種麥仲夏駕幸觀刈麥
范成大步虛詞夾道鶩華籠綵仗紅雲扶輅輾天街
大晟新調律度精全憑帝指協韶韺朝廷陽教資陰教先遣
宮嬪按樂成
宋史樂志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
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
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
之教坊　徽宗宮詞大晟重均律呂全樂章諧協盡成編
宮中嬪御皆能按
欲顯儀刑內治先

至尊儀仗肅朝端六局分班侍御鑾殿省從來傳格式舊圖
依樣建新官
文獻通考宋制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舊
有六尚之局名別而事存凡官隨局而移不領於本省元
豐中欲復建此官而度禁中未有其地但詔御輦院不隸
省寺令專達焉初權太府卿林顏因按內藏庫見乘輿服
御親行百物中遒乞復殿中省六尚以嚴奉至尊於是徽
宗乃出先朝殿中省圖命三省行之而其法皆左正言姚
祐所裁定歲
崇甯二年也
殿開明俊集羣英試論誰升第一名解額新增爭獻頌寺人
門下亦簪纓
汴故宮記明俊殿試進士之所　宋史選舉志宣和六年
禮部試進士萬五千八詔特增百人額正奏名賜第者八
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隸大
閹梁師成爲使臣或小史皆賜之第梁師成者於大觀三
年嘗中甲科自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辦此年之盛然雜
流閹宦俱玷選掄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　又徽宗崇尚
老氏之學知兗州王純乞於御注道德經注中出論題宣
和元年帝親取貢士卷考定能深通內經者升爲第一
番酋夷使集朝堂十月同稱萬壽觴聖誕居然遵俗忌天甯
節不在端陽
宋史禮志有諸國朝貢儀　宋章愐表請以十月十日爲
天甯節案徽宗原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
水出榮光耀日明連年符瑞賀神京乾崇報上皇心豫自賛
黃河澈底清
宋史本紀大觀元年十二月同州黃河清二年正月蔡京
表賀符瑞三年十二月陝州同州黃河清政和六年冀州

三山黃河清七年三山黃水清宣和元年十二月嵐州黃
河清　徽宗宮詞乾崇來上新祥瑞幾夜黃河澈底清
安遠門前草色浮景龍江水抱城流御舟過處朱旗閃驚起
沙禽入荻洲
艮嶽記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
徽宗宮詞龍頭爍爍紅旗動驚起沙鷗掠岸來
玉躞金題蓋秘書校讐三館集名儒閣藏御集加珍重別起
徽猷纔纘謨
宋史藝文志徽宗時更崇文總目之號爲秘書總目詔購
求士民藏書且以三館書多遺逸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
名設官總理　宋史本紀元符元年四月建顯謨閣
藏神宗御集大觀二年二月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
分占瀛洲白玉堂晉書唐畫賚詩畫詞臣宣賜雙龍夠圓餅

堆盤小絳囊

（宋史本紀）大觀四年詔書入翰林書藝局畫入翰林書圖局藝文志有宣和書譜宣和畫譜 雲煙過眼錄宣和殿龍一笏佑陵書八字云政和丙申宣和殿御製 徽宗宮詞御製新規寶墨香蟠龍紋裹字成行臣隣近密方宣賜圓餅均盛小絳囊

兩髻丫丫女弟班經年學舞侍金鑾砌衣分得生紅色隊是

佳人剪牡丹

（宋史樂志）隊舞之制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衣緋生色窄砌衣二曰感化樂隊衣青緋生色通衣三曰拋毬樂隊衣四色繡羅寬衫四曰佳人剪牡丹隊衣紅生色砌衣五曰拂霓裳隊衣紅僊砌衣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七曰鳳迎樂隊衣紅僊砌衣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九曰綵雲僊隊衣黃生色道衣十曰打毬樂隊衣四色窄繡羅襦大抵若此而復從宜變易 （宋王珪宮詞）云十三重髻碧螺鬆學舞經年後苑中

蓬山對座矗嶔嶔雅玩娛情費討尋博古圖琹秦漢器馬蹄

偏愛武皇金

（宋常懋宣和石譜）有蓬瀛之號 （宋史藝文志）有宣和博古圖 徽宗宮詞云几案自成清曠景蓬山常對座隅看

又云筆格硯屏皆寶製鎮書惟重馬蹄金案漢書武帝紀注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蹄之形以易舊法今人往往發地中得馬蹄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

繡窗閒賭選仙圖手抱骰盤喚小妹一擲呼盧爭勝負幾人

蓬島幾酇都

（宋徽宗宮詞）嫦娥閒較選仙圖爭到天宮意自娛掌印碧油常占得更無憂恐入酇都 （王珪宮詞）盡日閒窗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壽爭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 （按）孔平仲有選官圖詩選仙當亦選官之類

凝暉殿外燦朝霞黃院傳呼撥食家御用不煩中瓦市時新

花果進東華

（夢華錄）西廊面東曰凝暉殿殿相對東廊門樓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厨近裏皆近侍中貴黃院子祗候宣喚及宮禁買賣進貢皆由此入每遇早晚進膳及殿中省對凝暉殿禁衛處列約欄不得過往省門上有一人呼喝謂之撥食家 （又）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在此凡飲食時新花果無非天下之奇 （又）東角樓街巷東去則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

佑神珍觀鬱亭臺池上迎祥傍晚迴朱雀門前人散後遙看

飛騎拂塵來

（夢華錄）朱雀門外佑神觀近東即迎祥池夾岸垂楊菰蒲蓮荷鳧鴈游泳其間橋亭臺榭棊布相峙每歲清明日放萬姓燒香遊觀一日 （徽宗宮詞）佑神珍觀五雲間高倚層霄疊玉臺笑語半空知遠近縱觀飛騎拂塵來

孱顏秀色五雲排花石綱前進獻纔神運獨推仁智殿太平

巖自玉京來

（宋常懋宣和石譜）有排雲蘚雲銳雲慶雲望雲坐龍之名汴故宮記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 （宋張淏艮嶽記）時有朱勔者取淛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

花榮鳳舸香雲散柳鎖虹橋御路陰華蓋岡前人蟻聚遙知

聖駕在瓊林

（夢華錄）駕方幸瓊林苑在順天門大街西北與金明池相對大門牙道皆古松怪柏苑之東南隅政和間𠝹築華觜

岡高數丈上有橫觀層樓金碧相射下有
錦石纒道寶砌池塘柳鎖池塘花縈鳳舸

宮詞三百繼關雎聖學負堪號緝熙欲使天潢分賞遍編摩
親付孔昭儀

徽宗宮詞跋云自建中靖國二年至宣和六年緝熙殿收
藏御製宮詞共三百首命左昭儀孔禎同嬪御章安頤等
類而成書頒降六宮及太子諸王宮與夫公主郡主天眷
皇族之家永爲珍襲宣和六年八月一日帝姬長公主書

全史宮詞卷十七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南宋 高宗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靖康二年即帝
位於南京建炎二年南渡紹興八年定都臨安稱臣
於金在位三十六年傳位太子又二十六年崩葬永
思陵改元二 建炎 紹興 孝宗眘太祖子秦王德芳六世孫
高宗無子立爲皇嗣受內禪二年復與金和始正敵
國禮在位二十七年傳位太子又五年崩葬永阜陵
改元三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名惇孝宗太子在位五年
傳位嘉王擴又六年崩葬永崇陵改元一 紹熙 寧宗
名擴光宗第二子在位三十年崩葬永茂陵改元四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理宗昀太祖子燕王德昭九世孫寧宗
崩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崩葬永穆陵改元
八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度宗禥理宗弟沂王
與芮子理宗無子立爲皇嗣在位十年崩葬永紹陵
改元一 咸淳 子少帝㬎立二年元兵至臨安帝出降尋
北遷封瀛國公居燕八年命入西域爲僧號木波講
師後居甘州元英宗時遇害改元一 德祐 端宗昰少

帝㬎兄德祐二年立於福州三年崩於碙洲葬永福陵改元一景炎 後少帝昺端宗弟景炎三年即位於碙洲明年駐厓山元兵擊破之諸軍潰散大臣陸秀夫負帝沈於海改元一祥興 九主凡一百五十三年

景陽鐘罷日曈曈閶闔宏開曉色融忽聽雷聲繞金殿千官舞蹈共呼嵩

〔夢粱錄〕元旦禁中景陽鐘罷百官皆冠冕朝服諸州進奏吏各執方物之貢諸外國正副賀正使隨班入賀上御正衙禁衛人高聲嵩呼聲甚震名爲繞殿雷

冉冉紅雲簇御輪散將春色徧羣臣景靈宮裏回鑾後內殿遙呼女聖人

〔武林舊事〕大禮後擇日詣景靈宮行恭謝禮宰臣以下合赴坐官並簪花對御賜宴上服幞頭不簪花御筵畢百官侍衛吏卒等並賜簪花從駕縷翠滴金各競華麗望之如錦繡姜白石詩曰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羣臣又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是日皇后及內中車駕先還宮中呼后爲聖人

麗正門前羽扇開鶴童親捧詔書來太平萬壽宣恩處先搶金雞下赦臺

〔武林舊事〕肆赦日駕自文德殿詣麗正門御樓教坊作樂宮架奏曲簾捲扇開宰臣以下分班立中書令稱有敕立雞竿雞竿一起門上仙鶴童子捧赦書降下閤門提點開拆授宣赦舍人起居舍人一員摘句讀宰臣以下再拜俟讀至咸赦除之獄級奏脫枷訖罪囚應喏三呼萬歲而出金雞竿高五丈五尺四面各百戲一人緣索而上謂之搶金雞先到者得利物呼萬歲諸州奏進院各有遞鋪腰飾黃旗者數人俟宣赦訖即先發太平州萬州壽春府取太平萬壽之語樓下排列次第有宣赦臺

隊隊歌頭綵幟懸蠻奴控象舞回旋湖沙築路平如席閃試城南五輅便

〔武林舊事〕三歲一郊先差官兵修築泥路自太廟至泰禋門又自嘉會門至麗正門計九里三百二十步皆以潮沙塡築其平如席以便五輅之往來每隊各有歌頭以綵旗爲號又命象院教象前導朱旗以二金三鼓爲節各有幞頭紫衣蠻奴乘之旋轉跪起悉如人意又以車五乘壓之以鐵多至萬斤與輅輕重適等以觀疾徐傾側之勢至前一月進呈謂之閃試

萬樹宮鴉靜不鳴鳳山樓閣月斜明夜闌聽徹連珠諾多少官人促那行

〔四朝聞見錄〕紹興初高宗建行闕於鳳山山中林木蓊如鴉以千萬噪鳴聒天高宗在汴未嘗聞此至則大駭命內臣張去爲領修內司諸兒聚彈射而驅之臨平赤崖間未幾復如初 〔學詩初纂〕夜步臨安內門詩靜夜孤燈人未眠等閒行過內門前一聲唱徹連珠諾碧檻朱闌綠柳邊 〔註〕皇城夜間唱連珠諾 〔老學菴筆記〕有官入殿門閤門輒促之曰那行

綠袍白簡拜丹墀天子臨軒策士時殿上呼名誰第一綾巾爭乞狀元詩

〔武林舊事〕上御集英殿拆號唱進士名各賜綠襴袍白簡黃襯衫賜狀元等三人酒食五盞餘人各賜泡飯前三名

各進謝恩詩一首〔耆舊續聞〕夏文莊舉制科對策廷下
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閲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
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前公乘興題曰殿內袞
衣明黼黻殿中旗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
日未斜至今殿試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詩

馬踏西塍雨似塵繁華獨占紹興春鑾輿不爲看花出翦落
金盤賜近臣

〔夢粱錄〕錢唐門外東西馬塍諸圃皆植怪松異檜奇花巧
果多爲龍蟠鳳舞之狀每日市於都城〔天彭牡丹譜〕牡
丹有名紹興春祥雲子花也大者徑尺紹興中始傳〔藏
拙藁宮詞〕牡丹春罷正穠華有旨今年不看花翦落金盤
三百朵內批
分賜近臣家

江風吹老玉蓮秋迎弄戈船據上游持較金明似兒戲十分

打扮是杭州

〔武林舊事〕玉蓮堂原名一清堂競渡爭標於此〔都城紀
勝〕西湖春仲浙江秋仲皆有龍舟爭標〔隨隱漫錄〕余少
觀金明池水戰爲之目動心駭比見錢唐水軍戈船飛虎
迎弄江濤出沒聚散如神以視金明池如兒戲耳〔在軒
集〕競渡櫂歌建雲斿建雲斿土風到處總
相猶朝了霍山朝岳帝十分打扮是杭州

中和天氣日遲遲一縷春風掩畫絲薺菜挑殘人未散生聒
冷水笑多時

〔雲麓漫鈔〕紹興末中官以小竹編聯籠以衣畫風雲鸞鶴
名曰畫絲好事者大其制施於酒席或對次可以障風易
其名曰挂屛〔武林舊事〕二月一日謂之中和節宮中排
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花斛上植生菜薺花諸
品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賞則珠玉金銀罰則
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吃生薑之類以資戲笑焉

爆竹聲中歲暗除禁園鼓吹又喧呼年年埋祟龍池上不似
民間打夜狐

〔夢粱錄〕禁中除夕以教樂所伶工裝將軍符使判官鍾馗
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竈君土地門神戶尉等神自禁
中動鼓吹驅出東華門外龍池灣謂之埋祟〔又〕後街
貧丐裝鍾馗小妹等形敲鑼擊鼓沿門乞錢謂打夜狐

宸遊方趁杏花天滿路香風撲繡韉試上艮山東麓望一彎
新綠畫春煙

〔齊東野語〕太皇極喜歌木笪人若以歌杏花天補教坊
都管〔歲寒堂集〕艮山東麓南渡宸游看新綠之處

酒泛菖蒲水浴蘭石榴花映赤闌干進來逼草天師像競啟
紅紗金盝看

〔夢粱錄〕浴蘭令節內司意思局以紅紗彩金盝子以逼草
雕刻天師馭虎像於中〔楊后宮詞〕酒闌昌歜泛瑤觴

內造春盤巧思多金雞玉燕共紛羅福甯殿裏鞭牛後金綵
爭酬直閤婆

〔武林舊事〕立春前一日臨安府造進大春牛設之福甯殿
及駕臨內官用五色絲綵杖鞭牛餘屬直閤婆掌管預造
小春牛數十分送殿閣巨璫各隨以金銀錢綵爲酬是
日後苑辦造春盤供進翠縷紅絲金雞玉燕備極精巧

天樂喧闐夜未休秋暉堂上賞中秋外邊競博江神悅萬盞
燈光水面浮

〔武林舊事〕中秋有賞月延桂排當如倚桂閣秋暉堂碧岑
皆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此夕浙江放一點紅羊
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滿水面爛如繁
星或謂此乃江神所悅非徒事觀美也

海門激浪捲秋飆雪嶺銀城望次遥雉扇遶從雲際出高臺縹緲正觀潮

武林舊事禁中例觀潮於天開圖畫高臺下瞰如在指掌都人遥望黃繖雉扇於九霄之上如在蓬島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爲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云海湧銀爲郭江橫玉繫腰者是也

牡丹襯接繡毬屏萬朵分排燦若星宴到隨花春已暮賜來分插內窰瓶

武林舊事禁中賞花不一至於鍾美堂賞大花爲極盛堂前三面以花石爲臺各植名品臺後分植玉繡毬數百株儼如鏤玉屏堂中設牡丹紅線地襯自中殿妃嬪至內宮各賜翠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扇龍涎金盒之類

有差至伶官樂部應奉等人亦霑恩賜謂之隨花賞 按輟耕錄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窰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窰

殿前橙橘壓霜條滿院黃花貼地嬌早過鼇山燈節會菊燈又似過元宵

武林舊事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黃菊燦然呼日且點菊燈略如元夕或於清燕殿綴金亭賞橙橘 又元夕鼇山多於復古膺福明華等殿張挂

明遠樓前駐輦時彤雲低遶萬年枝爐中添爇胡桃炭共倚雕欄看雪獅

清波雜志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鵓鴿色 武林舊事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後苑進大小雪獅兒並以金鈴綵縷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

酬功新建府君祠泥馬巍然立殿基天使淩晨飛騎出正逢重六降香時

清波小志聚景園前舊有顯應觀爲高宗敕建以祀磁州崔府君者每年六月六日內廷差天使降香設醮今爲區脫之場矣余友錢他石有詩云玉宇金庭化劫灰西風涼露藕花開黃羅帕子沈香合不見天邊一騎來 南渡錄高宗自金逸歸假寐於崔府君廟中夢神人曰金人追及速去之康王驚覺馬已在側躍馬南馳既渡河而馬不復動下視之則泥馬也 按崔府君唐人名珏或作崔瑗非

銀牀桐葉墜秋煙宮井葫蘆甃玉甎忽覩黃金牌上字前騶急引六龍旋

遂昌雜錄宋巨瑞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元祐童時嘗侍其遊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

彤墀濟濟列鵷鸞暗賜明宣雨露寬更有捧香恩例重一班裙帶共除官

朝野類要俗謂經由閤門有司出給關照之物爲明宣賜不經由有司特旨賜之則曰暗宣賜 又后妃親屬該恩得官者謂之捧香恩例 又親王南班之壻號曰西官即所謂郡馬也俗謂之裙帶頭官

產閤新開方位分老娘踏逐各殷勤犀錢玉果紛相送祝壽還裁淨髮文

武林舊事宮中誕育內司奏排辦產閤合太醫宿直供畫產圖方位合用藥材催生物件合本位踏逐老娘伴人乳

婦抱女洗澤人等中學士院撰述淨胎髮祝壽文　〔容齋四筆〕車駕都錢唐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女則戚衛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帛以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

和寧門外走鈿車報道昭陽謁母家親眷分須恩禮重金釵
繡領翠冠花

〔武林舊事〕皇后歸謁家廟太史局預擇日降旨命禮寺參酌禮典所屬排辦至日皇后出宮至祥曦殿上升龍檐出和寧門至皇后家廟〔又〕賜筵皇后坐於堂中南向堂前施簾親屬並常服詣廳下南向謝恩俟皇后升堂供進酒食如家人禮〔又〕皇后散付本府親屬宅眷幹辦使臣以下金合金瓶金盤盞金環金鋌金釵金錢銀盤盞細色段匹翠領翠花翠冠翠扇翠篦環銀錢畫扇龍涎香刺繡領畫領生色羅

四聖祠堂湖上開慈寧宮裏進香回金神護駕環弓劍儘道

招兒眼見來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延祥觀紹興十四年建以奉四聖真君初靖康末上自康邸北使將就馬小婢招兒見四金甲神各執弓劍以衛顯仁后聞之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及曹勛南歸后令奏上宜加崇奉以答景貺云觀今在西湖上極壯麗修繕之費皆出慈寧宮有司不與焉

篆裊熏爐日漸長鑄銅巧式愛姜娘紅窗倦繡頻添火細品
龍涎御製香

〔居易錄〕南宋姜娘子善鑄銅器　〔佩楚軒客談〕浩然齋有古龍涎香自復古客思東閣瓊英勝古清觀清燕閣古以下凡數品

簇簇宮花滿禁林紅霞恩並紫霞深冊儀獨有中宮貴潤筆
先須二百金

〔留青日札〕紅霞帔宋宮人品名紹興間如張頭兒馮十一娘張正奴劉翠奴之類又有紫霞帔王受奴　〔武林舊事〕冊皇后儀先一日宣翰林學士鎖院草制賜學士潤筆金二百兩

彩雲仙子繼金裳應制更番侍畫廊影戲纔過宣隊戲中官
催進李端娘

〔文獻通考〕宋女弟子隊曰彩雲仙隊　〔太平清話〕御前應制多女流也甚爲沈姑姑演史爲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爲陸妙慧妙靜小說爲史惠英隊戲爲李端娘影戲爲王潤卿

女教場中看點操紅粧小隊鴈翎刀中原未返燕雲地羞看
團花舊戰袍

〔詞苑叢談〕杭州女教場在鳳皇山麓宋南渡妃嬪演武於此　〔玉海〕乾道二年命軍器所造鴈翎刀以三千柄爲一料

倉皇半臂南歸日三勝交環腦後忘江上玉孩出魚腹猶聞
封典到廚娘

〔三朝北盟會編〕徽宗自燕山密遣曹勛至賜帝絹半臂書其領曰便可即眞來援父母　〔宋稗類鈔〕楊存中在建康時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在旁高宗指示之曰此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卻放在腦後高宗爲之改容　〔錢唐遺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落於水屢尋不獲乃詢於張張對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得云於候潮門外陳宅廚娘破魚得之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廚娘誥封孺人

莫道錢唐勝汴梁南屏望祭故陵荒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向
承塵喚卜娘
〔宋會要〕南渡後諸陵在西洛設望祭殿於南屏絕頂〔楓
窗小牘〕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
上比上膳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
日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
故猶以舊格相呼
高宗爲罷膳泣下
檀板朱絃鳳掖秋仙韶深苑動歌喉鈞容舊譜無人識宣索
當年菊部頭
〔齊東野語〕思陵朝有菊夫人者善歌舞爲仙韶院之冠號
爲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爲恨既而稱疾告歸一日德
壽按梁州曲舞不稱旨提舉官奏曰此非菊部頭不可遂
令宣喚再入〔朝野類要〕教坊之名唐時屬太常本朝增
東西兩教坊又別有化成
殿鈞容班中興後因之

展卷臨池到日闌螺書龍畫任流觀經筵講罷多清宴內侍
承宣進小冠
〔玉海〕高宗書法斷裔立極息馬論道龍畫螺書旁紛編列
又嘗書無逸圖曰朕一無所好惟閱書作字自然無勌
〔攬芳大全文粹〕王璧御書無逸圖贊紹興改元之五年四
月皇帝陛下親灑宸翰書尚書無逸篇爲圖以揭於經筵
銀鉤鈿絲鳳翥鸞翔而清宴之間於以省覽研味猗歟茲
盛德事也〔雲麓漫鈔〕高宗時隆祐太后遺以小冠曰此
祖宗燕閒
之所服也
鳳舄霞裳返朔方龍綃收淚品詩章迎鑾自有文臣賦獨爲
將軍換道裝

〔三朝北盟會編〕軍駕入臨平奉迎太后上初瞻慈容喜深
感極淚濕龍綃衛軍歡聲動天地太后進宮入居於慈寧
殿文武百官上表稱賀亦有獻賦頌雅歌稱美聖德者仝
中書舍人程敦厚第其高下〔誠齋集〕題曹仲本出示譙
國公迎請太后圖詩輦中似是瑤池母鳳舄霞裳剪重霧
〔南宋雜事詩註〕迎鑾七賦題分爲七實止一篇〔七修
類稿〕韋太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耶人
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在宮中道服也
芍藥花開香滿庭依稀如見待康亭臨摹褉帖同宸翰靜對
雕窗寫六經
〔天中記〕高宗吳后父嘗夢至一亭扁曰待康旁植芍藥獨
放一花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寤而異之及生后年十四
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書史會要〕高宗吳后博習書史
妙於翰墨帝嘗書六經賜國子監刊石稍倦即命后續書
人莫能辨〔蘭亭考〕一修城所得本前有薛稷書兩行十
八字後高宗取石入德壽宮宸翰題曰褉帖〔中興小錄〕

吳后嘗臨蘭亭
帖佚在人間
妙選深宮掌御書奉華堂裏碧紗廚閑關頌酒源堪溯寶篆
親填補袞圖
〔書史會要〕劉夫人字希建炎間掌內翰文字及寫宸翰亦
善畫畫上用奉華堂記印〔繪事備考〕尚衣夫人劉氏畫
有宮衣深線圖枚卜圖補袞圖宮績圖〔志雅堂雜鈔〕劉
娘子有閑關頌酒之畜一印此劉家事然以婦人用之恐
不類
也
紗帷晝暖墨華滋宸翰淋漓玉潤姿手製御前三十帖樗蒲
錦襯紫駝尼
〔玉海〕紫石硯屏紗帷晝暖墨花春〔書畫眼〕思陵筆法其
源出於玉潤帖〔玉海〕紹興十三年貴妃吳氏題御書云

機政之暇揮鍾王而下三十帖親御豪素並加臨寫龍蟠
鳳翥而偉績也（齊東野語）思陵妙悟八法訪求法書名
畫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和其裝
褾裁制各有紫驄尼裏樗蒲錦褾

萬歲藤邊青蒂開曾經拂石坐蒼苔天顏獨爲梅巖喜妬殺
蕭洲奉敕梅

（四朝聞見錄）光堯親祀南郊因過易安齋爲賦梅巖孝宗
和云東君欲奉天顏喜故遣融池放早花高宗嘗問主僧
云此梅喚作甚梅僧對曰青蒂梅又曰梅邊有藤喚作甚
對曰萬歲藤稱吉賜僧階上嘗拂石而坐至今謂之御坐
石（已瘧編）畫梅有名者如宋時楊補之作梅自負清瘦
有持入德壽者內中頗不便於進典謂曰村梅因自題曰
奉敕村梅云（春雨集）楊補之无咎所
居蕭洲有梅臨之以進嶺廟戲曰邨梅

赤岸風寒雪滿天賀正人到已明年花餳宣賜班荆館先遣

冰篺迓北船

（武林舊事）北使到闕先遣伴使賜御筵於赤岸之班荆館
中使傳宣撫問賜龍茶一斤銀合二十兩并風藥花餳
（雲麓漫鈔）賀正多值風雪有司作浮筏
前用巨碓擣冰謂之冰篺以迎北使

侍宴頻傾金屈卮蠻獅分列柱東西熩魚酒蟹鹽蛇鮓賜食
青宮頒御批

（夢華錄）御宴酒盞皆金屈卮如菜盌而有手把子（二老
堂雜志）殿上大宴有蠻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間（隨隱漫
錄）每日賜太子玉食批司膳內人所書也如酒醋白腰子
三鮮筍炒鵪子烙㸑石首魚土步辣羹海蠶蛇鮓煎臥烏
熓湖魚糊酒蟹江䱓青蝦辣羹酒醋蹄酥片生
豆腐醋腦子清汁雜熩湖魚肚兒辣羹之類

院子非時供御饌饔人何事挑處情伶官一語天顏霽年目

原推丙甲生

（夢粱錄）大內進膳有紫衣裹捲腳幞頭者謂之院子家托
一合用黃繡龍合衣籠罩左手擎一條紅羅繡手巾進入
若非時取喚名曰汎索（霏雪錄）宋高宗時饔人淪餛飩
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
曰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
曰餃子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上大笑赦原饔人

樂部風流屬舊京平康人物最關情蔡奴小影師師傳共播
芳名入禁城

（後村詩話）汴妓郜六即蔡奴也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
貌入禁中（老學菴筆記）潘子賤題蔡奴傳神語曰嘉祐
間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則蔡奴留彭正南宋事潘
紹興中人（敬求記）李師師小傳一卷臨安刊於榷場中

紅絲小磑破旗槍雀舌先嘗第一綱韻果簇成龍鳳樣繡茶

原異蠟茶香

（陸游煎茶詩）紅絲小磑破旗槍（宣和北苑貢茶錄）一旗
一槍號揀芽舒王送人官閩中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或
者謂茶芽未展爲槍已展爲旗指舒王詩爲誤蓋不知有
揀芽也（武林舊事）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蠟茶
此乃雀舌水芽所造（又）禁中大慶賀則用大鍍金𩰲以
五色韻果簇飣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其工者

飛來峯對冷泉堂聚遠樓高助遠望移得西湖來禁院蘭橈
常在水中央

（武林舊事）聚遠樓高宗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乃於
宮內鑿大池以象西湖冷泉疊石作飛來峯因取坡詩賴
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閒人名之孝宗御製冷泉
堂詩以進高宗和韻具勝事也（又）御舟有蘭橈荃橈

鞦韆庭館絮池塘占斷東風第一香太上垂衣今上拜牡丹

花下進瑤觴

〔貴耳錄〕慈甯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自製曲名舞暢花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甯玉巵爲壽詞有云正歡騰廷館風絮池塘占東君誰比花王（楊萬里德壽宮慶壽口號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箇家風）

數聲龍笛逗清涼德壽宮中秋夜長樂了初黃新酒熟一軒

風月召秦王

〔都城紀勝〕淳熙間德壽宮龍笛色使臣四十名每中秋或月夜令獨奏龍笛聲聞人間誠清樂也（齊東野語）莊簡吳秦王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一日以小詩召之曰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

畫舫輕橈逐水仙春風十里麗人天年年湖上龍舟會五嫂

魚羹進御筵

〔武林舊事〕淳熙間壽皇每奉德壽三殿游幸湖山御大龍舟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炫以待招呼謂之水仙子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遂成富媼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酒肆中飾素屏書風入松詞於上光堯稱賞久之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泠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東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在湖水湖煙明日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

宮奴新入髻雙丫娟娟瓊華與綠華阮譜教成三十曲笑將

則劇納官家

〔武林舊事〕乾道三年三月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同至後苑看花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位奉華堂聽摘阮奏曲罷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瓊華綠華並能琴阮下碁寫字畫竹背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家則劇遂令各呈伎藝併進自製阮譜三十曲

當筵同祝歲千秋玉帝嫦娥共奉甌殿上紅裙相對舞木犀

花氣滿重樓

〔武林舊事〕八月二十一日壽聖皇太后生辰上壽並同天申節儀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瓔瓔柔柔對舞又移坐靈芝殿有木犀處進酒〔七修類稿〕嘗得趙千里畫便面帝后步入宮殿一人牽鹿二人函進珊瑚樹意此德壽宮慶壽圖也一小說俗官進詞曰玉帝來朝玉帝嫦娥捧獻嫦娥珊瑚者山呼也萬嵩祝意耳一臺

九重清儉御饈珍玉胏朝朝奉紫宸還是宮廚生菜美牡丹

花片嚼殘春

〔山家清供〕真粉油餅芝麻松子胡桃蒔蘿六者爲末拌和入甑蒸熟切作胏樣後苑名曰御愛玉灌胏以此見九重崇儉不嗜殺之意〔又〕憲聖太后喜清儉令後苑進生菜必采牡丹花片和之〔按〕羣芳譜作用梅花

躍馬茅灘滾鞠塵護軍八百鶻鵝陳日斜幄殿回鑾晚共進

都亭酒一巡

〔武林舊事〕壽皇留意武事在位凡五大閱或幸白石或幸茅灘或幸龍山先一日諸軍先赴教場質明上自祥曦殿戎服乘馬太子親王宰執近臣並戎服乘馬以從護聖馬軍入百騎分執槍旗弓矢軍器駕入教場上御金裝甲冑登將壇幄殿鳴角戒嚴殿帥奏取聖旨馬步軍整隊成屯以備教戰教陣訖射生官進献麞鹿上更戎服賜宰臣以下對御酒五行殿帥奏取旨謝恩唱喏訖駕出教場是日太上皇於都亭驛設簾幄以觀駕至邀上入幄宣喚管軍官賜大金椀酒於簾外

別館春深戸晝扃絲鞵長日御彤廷拜除姓字關宸慮一一黃簽上書屏

一老學菴筆記禁中舊有絲鞵局專挑供御絲鞵壽皇即位惟臨朝服絲鞵退即以羅鞵易之遂廢此局 孝宗儉德一記上在禁中凡先皇游玩之處多扃鑰不御 方輿勝覽一選德殿孝宗新刱作金漆大屏風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於兩行以黃簽標識居官者職位姓名其背爲華夷一圖 楊后宮詞天下監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

白蓮花外月輪明邃閣層樓貯水晶夜半簫韶聲乍歇小劉承敕弄瑤笙

詞苑叢談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因留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大池十餘畝椾千葉白蓮花南岸列女樂月上簫韶稍止上皇召小劉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侍宴官開府曾覿進百字令詞有云不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殿上賜寶盞更餘還宮是夜西興亦聞天樂

三世丁年應運生湯孫禹子共昇平東宮漫進烏髭藥天意方教示老成

錢唐遺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東宮寧宗在平陽邸本支百世楊誠齋賀光宗誕辰詩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共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大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丁亥孝宗生丁未光宗生丁卯也 四朝聞見錄光皇春秋已富又自東宮尹天府入侍重華從容啟上曰有贈臣以烏髭藥者臣未敢用上語光皇曰正欲示老成於天下何以此爲

歲歲紗綾貢禁中抹胸裏肚製彌工新來北紫裁衫袖開卻當年不肯紅

施宿會稽志歲貢越綾十疋輕容紗五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乾道郡報臨安府浙漕司所進成恭后御衣有粉紅紗抹胸正紅羅裏肚 通雅淳熙間北方染紫極鮮明中國亦效之謂之北紫 老學菴筆記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早而淡者謂之不肯紅

閣道東西滾畫毬龜茲新樂合涼州繡旗風颭芙蓉晚馬上傳呼得上籌

宋史有司除地東西爲毬門加以綵繢承旨二人守門衛士二人持小紅旗唱籌御龍官錦繡衣持哥舒棒周衛毬場東西建日月旗教坊設龜茲樂於兩廊鼓各五閣門預定分朋狀取親王近臣駙馬都尉以下悉預服異色繡衣左朋黃襴右朋紫襴烏皮靴冠以華插腳折上巾天廄院供馴習馬帝乘馬出教坊大合涼州曲馬皆結尾內侍發金合出朱漆毬擲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東門帝擊毬教坊作樂奏鼓毬旣度颭旗鳴鉦止鼓帝回馬從臣奉觴上壽貢物以賀始命諸王大臣馳馬爭擊毬門兩旁置繡旗二十四而設虛架於東西階下每朋得籌即插一旗架上以識之帝得籌樂少止從官呼萬歲羣臣得籌則唱好得籌者下馬稱謝又有步擊者乘驢騾擊者時令供奉者朋戲以爲樂云 玉海淳熙四年命閤門稽太宗朝擊毬典故仍先習儀 通鑑淳熙四年九月閱蹴毬於選德殿 周必大年譜同宰執赴芙蓉閣觀擊毬內宴選德殿

繞殿風輪散異芬屏開卓午納南薰內家不識炎天味金合驚看豹腳蚊

武林舊事禁中避暑置茉莉素馨建蘭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廷鼓以風輪清芬滿殿 萬曆編好事家藏宋馬遠畫南薰殿淺色屏障 齊東野語壽皇語桌王曰聞湖州多蚊果否俊侍宴因以小金合貯豹腳蚊數枚進之

英武曾傳小使君夕陽紅溼句彌新振振公子俱麟秀道是

官家家裏人
宋史宗室傳趙不尤有武力嘗與金人戰雄張河南北盜
皆避其鋒曰此小使君也　貴耳集趙介菴名彥端宗室
之秀有賦西湖詞波裏夕陽紅濕阜陵問誰作左右曰彥
端曰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甚喜　鼠璞今稱宗寺曰
麟寺玉牒曰麟牒
宗秀曰麟趾之秀
內宴方酣出殿遲綠籤幾度泛瓊巵累香酒氣餘羅帕檀口
爭吟海野詞
姚氏殘語孝宗坐側有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至出白
籤斟止半杯出綠籤則滿泛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二三而
已　齊東野語孝宗內宴酒酣內人以帕子
從曾覿乞詞　曾覿字純甫有海野詞一卷
繡龍屏外燭光斜白髮儒臣拜寵嘉天子清歌妃勸酒進羮

忙煞滿頭花
經筵玉音問答隆興元年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
閤蒙出示答金人書命余坐於側草換書頭予以書藁進
呈上自讀數次曰卿之才識學問可謂過朕時將日暮有旨
喚內侍廚司滿頭花辦酒上坐於中御七寶交椅繡龍曲
屏風旨以青玉團椅兀賜余旨謂臣子二降曰胡侍讀年
老豈可無椅坐者乃入內取逦砂螺鈿屏風至上御玉荷
杯予用金鴨杯初盞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賀新郎合蘭香
執上所欲玉荷杯上注酒顧予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
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此酒當滿飲予
乃拜謝上自以手扶乃就坐食兩味八寶羹上親唱一曲
名喜遷鶯以酌酒且謂予曰朕每在宮不妄作此只是侍
太上宴間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
樂次盞蒙旨潘妃取玉龍盞至又令蘭香取明州蝦臘至
特旨令妃勸予酒予再辭不獲上旨謂妃曰胡侍讀能飲
可滿酌歌聚
明良一曲

紗羅衫子間紅黃大袖長裙鬬綺粧別有翠毛雲雁錦內批
左藏賜親王
文獻通考孝宗乾道中中宮常服有司進深紅大袖紅羅
生色為領紅羅長裙紅霞帔藥玉為墜背子用紅羅衫子
用水黃紗褙袴以白衫裙以明黃矩衫以粉紅紗為之
又乾道二年戶部言左藏東西庫每歲所賜賜袍親王宰
執以全疋餘裁裂給之請皆照以全疋上從之又賜宰錦
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
凡七等　霏雪錄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
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批皆內夫人代書
詞臣深住玉堂中蓮燭光搖鎖院紅學士新來承熟狀內封
名色看屏風
玉堂雜記淳熙丁酉九月宣召侍讀進少保浩錫宴澄碧
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　又凡鎖院或覲被旨

或受熟狀即關閤門閤門即報御史赴文德殿聽麻　又
內封名色不一係宜時或未詳其體院吏必以片紙錄舊
作於前謂
之屏風兒
萬朵芙蓉瞰碧瀾東園花奉北宮歡龍舟過處紅雲裏撤去
欄帷待臥看
四朝聞見錄高宗登遐憲聖獨處北宮春秋浸高孝宗以
不得日侍定省為歉及內禪光皇實憲聖所命孝宗遂得
日奉長樂宮極天下之養盡人子之歡宮與東園最近浹
旬間即恭請憲聖臨幸屬芙蓉臨池秀發遂白憲聖請登
龍舟撤去欄幕臥看
凡住憲聖欣然從之
聚景門開竹柏重春光七十二亭濃宮車路入西湖曲望見
甘園御愛松

武林舊事聚景園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淳熙中屢經臨幸　錢唐志大涎閣載聚景亭臺尚有花醉澄瀾諸名則七十二亭即田志尚未能盡也　淸波小志甘園宋內侍甘昇園也一名湖曲園曾經臨幸至今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

西湖一曲

滿城燈火醉芳筵獨自巡檐看月圓琴罷遙聞歌管沸人間知是樂豐年

西湖志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壽皇云外間鼓吹喧鬨想是民間歡樂王曰連年豐稔所以致此王因問壽皇亦飲酹否曰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鼓琴兩曲遂出巡檐看月

海棠經雨蝶初醒安石黃袍簇繡屏聞道君王心不放半簾花影讀盤銘

海棠譜光宗御製詩東風用意施顏色艷麗偏宜著雨時朝咏暮吟看不足羡他逸蝶宿深枝　松隱集題禁中黃石榴云安石開花比御衣　藤陰劄記光宗讀朱子編次盤銘丹書語朱子曰宮中常讀之其要在求放心朱子頓首謝

天寒屏外挽車回且請官家進一杯半載重華虧定省負他仙客作良媒

四朝聞見錄光宗久缺問安布衣謝岳甫伏闕奏書上爲動降旨翌日過宮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衛俱失色　又高宗時皇甫眞人出山求見上叩其所以來曰作媒來乃爲陛下尋得箇好孫息婦后既爲太子妃訴太子左右於高孝兩宮高宗不懌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爲皇甫所誤

仙娥多住鳳凰城天上春來百卉榮惟有內人諳故事女兒花改舊時名

四朝聞見錄金鳳花如鳳味飛舞中都習宮閫娭語謂鳳兒花慈懿名鳳娘六宮避舊時稱曰好女兒花　中州集吳彥高遇老嫗善鼓琵琶自言梨園舊籍因賦春從天上來詞

羣工瞻笏衆星羅不執宮牌莫謾過遙向閤門聽贊喝聲音己是鮑魚多

老學菴筆記紹興中朝參止磬折遂拜今閤門習儀先以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聽笏亦不知起於何時也　癸辛雜識淳熙禁中獲僞號人乃玉津園火工包四搜出敕入宮門假印一面於是盡易敕號內宮門號八角樣禁衛號銀錠樣殿門號四如意樣　貴耳集孝廟時取北人於閤門充贊喝聲雄如鐘有京洛氣象嘉定來多以明台溫越人聲皆鮑魚音矣

雕梁風靜燕飛回紅杏絲楊簇砌臺春滿園亭催設宴黃門先貸小屏來

詞筌宋寧宗浣溪紗看杏花詞花似醺容上玉肌方論時事卻嬪妃芳陰人醉漏聲遲珠箔半鉤風乍暖雕梁新語燕初飛斜陽猶送水晶巵　夢粱錄聚景園孝光寧常幸陸游詩云水殿西頭起砌臺絲楊開處杏花開　四朝聞見錄寧皇用小黃門常背二小屏前導隨其所至即面之屏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析二事爲二屏所幸後苑有苦進上以酒及勸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之

中宮小妹擅才華宸翰臨摹妙並誇博得香名傳畫院遠山一角署楊娃

弇州四部稾馬遠畫有嘗賜兩府三字並有楊娃印章遠在光寧朝後先待詔寧后楊氏楊娃即后妹也以藝文供

奉內廷凡遠畫進御及頒賜貴戚皆命楊妹子署題后兄石位太師稱大兩府書兩府者即石也〔書史會要〕楊妹子書似寧宗〔珊瑚網〕世許馬遠畫多殘山賸水不過南渡偏安風景耳又稱爲馬一角

紫宸殿裏集衣冠牓上朝儀照例看北使山呼丹陛肅誰知綸綍出中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使至閤門官入位說朝見儀按朝見牓子明日入見上御紫宸殿北使見畢退赴客省茶酒 〔癸辛雜識〕寧宗不慧而訥於言每北使入見陰以宦者代答

曹家姊妹受封新通籍椒房㵎假眞寄語太師休怙寵中宫方怒四夫人

〔百瀬隨筆〕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值眞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眞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朝野遺紀〕婕妤曹氏姊妹通籍禁中皆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昵〔四朝聞見錄〕侂胄所幸妾同甘苦者爲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曰四夫人至通宮籍慈明嘗召入貌賜坐以示優寵四夫人者即與慈明偶席蓋駁也慈明心銜之迨韓爲鄭發所剌諸婢皆遺還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手撥琴絃倚畫樓美人嘗替相臣愁停徽細向輿圖看暗識新恩是遠州

〔兩宋書〕宗室傳鎭王竑宗室希瞿子初爲沂靖惠王立後賜名貴和景獻薨改爲皇子竑疾史彌遠專政彌遠覺之知其好鼓琴買美人善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瞯竑動息必以告竑嬖之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崖曰他日置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

燕遊儀仗入丹青後苑頻看步輦停幾日荷亭花落盡又將移作賞梅亭

〔志雅堂雜抄〕理宗有燕遊圖一卷〔天中記〕理宗時禁苑瀕頫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扆於烈日中董宋臣默會意不日而成一亭上大喜冬月賞梅園又有一亭上意不樂宋臣曰此梅亭即前荷亭也上問故對曰此乃折卸掇之亭上愈稱賞之

靈鵲聲聲應曉籤梳粧樓上鏡開奩盤龍高髻偏頂上馬眼角名淚粧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名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或曰鴉角〔西湖志〕報國寺有梳粧樓遺蹟

〔談薈〕宋穆陵宮中有靈鵲石石中有鵲每天將旦咸聞噪聲〔宋史五行志〕理宗朝宮妃繫前後掩裙而長窣地名趕上裙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束足纖直名快上馬粉點

香鞍𩌦鞭尖

玉笛瑤笙送盞同天基節裏壽筵豐乍從黃纖窺龍表尙覺蕭齋寫未工

〔宋史〕高宗天申節五月二十一日孝宗會慶節十月二十二日光宗重明節九月四日甯宗瑞慶節十月十九日理宗天基節正月五日度宗乾會節四月九日〔武林舊事〕今偶得理宗朝禁中壽筵樂次因列於此天基聖節排當樂次上壽第一盞觱篥起第二盞笛起第三盞笙起第四盞方響起〔太平清話〕宋理宗御像郭蕭齋所寫 宋季三朝政要理宗資貌龐厚號爲烏太保

南樓風月作淸冷望斷江淮入窈冥暗拭龍巾兩行淚芙蓉閣上酒初醒

〔元詩選註〕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自題絕句其七行并傳
南樓一夜涼之句〔吳淵穎集〕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
蓉閣見淮上有黑祲十餘
年不散南逼江淒然淚下

珠冠翠領各添房勲貴紛來助賀粧明日帝姬催下嫁承宣
同看殿西廊

〔癸辛雜識〕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閤及權貴各獻添房之物
如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趙與𥲤爲平江發運使
獨獻羅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錦袱百條共
實以芝楮百萬理宗爲之大喜〔武林舊事〕南渡以來公
主無及嫁者惟理宗朝周漢國公主出降儀禮文頗盛
先一日宣宰執詣後殿西廊看公主房奩有真珠九翬四
鳳冠北珠冠花篦環真珠翠領四時衣服等物〔邵帚篇〕
政和間采周之王姬之稱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
縣主曰族姬公主
之號建炎初復之

樓臺高接鳳城隅路草林花入畫圖宮婢何須愁道遠主家
今不住清湖

〔柳待制集〕右開元宮圖一卷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
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於景定辛酉公主實以是年下
嫁駙馬都尉楊鎮初理宗無子度宗自福邸入正儲貳而
謝后女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鍾愛有司希旨爲治第帷帳
供御下乘輿一等居半歲又以遠掖庭更卜和寧門內東
穿壞垣爲直道內宮宮婢朝夕通饋問於是賜第在清湖
者惟居楊氏母〔句曲外史集〕題周漢國公主甲第圖詩
主家樓觀蔚參差想是當年全盛時宮草細分乘輦道林
花深隱
沉舟池

大節剛逢浴佛天德生堂外放生還群班共祝無疆壽昨日
今朝盡賜筵

〔夢粱錄〕四月初八日壽和福聖皇太后聖節文武官於廣
化寺起建祝聖道場出西湖德生堂放生然後回府治錫宴
簪花〔三朝野史〕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
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祝語中一聯云聖
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
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萬頃玻璃浸曲房湖山爭擁百花堂清歌快活聲聲慢官裏
船亭正歇涼

〔陳盼兒傳〕庚申八月太子請兩殿幸本宮清霽亭賞芙蓉
木樨韶部頭陳盼兒捧牙板歌尋尋覓覓一句上曰愁悶
之詞非所宜聽可令陳盛一撰一郎景快活聲聲慢〔霏
雪錄〕元帥夏謹齋若水居錢唐西湖之昭慶灣第宅百餘
間乃故宋謝太后歇涼亭如眉壽堂百花堂一碧萬頃堂
湖山清觀等皆宏麗特甚又架船亭水中每元夕諸堂皆
施五色簾放華
燈上下輝映

宮扇雲開獻壽卮滿堂賓客整威儀珠衣戲效萊衣舞共說
長虹入夢時

〔吳淵穎集〕宋度宗御書福王慶壽宮扇詩漢家諸侯奉大
統會稽故邸王封重歲周甲子壽筵開賓客滿堂宮扇來
掖庭嬪御侍圖史聖筆遙巡鸞鳳似清風外撲龍阜花明
月中涵鏡湖水南國爲家日已微禮官考禮是耶非前殿
君臣朝玉笏後宮父子曳珠衣〔夢窗甲藁〕宴清都壽榮
王夫人詞云長虹夢入仙懷便洗日銅華翠渚案度宗父
福王與芮理宗
弟皆榮王子

玉碁和漏報昏晨直閣夫人入侍頻若個承恩書月日可憐
別是一家春

〔徐文長別記〕度宗朝有十二玉碁子上有十二時字置於
水中逐時浮出不差晷刻〔隨隱漫錄〕會稽郡夫人閣生

王秋兒順安俞修容新興胡美人永陽朱梅兒資陽朱春
兒高安朱夏兒南平朱端兒東陽周冬兒順政石潤兒高
平周養兒通化聞閏兒湧陽陳宜兒胡安化沈咸甯黃新
平皆上所幸也初冬宮以春夏秋冬四大人直書閣爲最
親上能屬文爲尤親王非以色事主度宗亦悅德者也
〔通鑑輯略〕度宗既立耽於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閤門
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常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
〔武林舊事〕亭名別是一家春度宗初掛或謂非佳讖也未
幾果
驗

三宮北去掖庭涼春草萋萋上畫堂斜倚雕欄看穉柳未禁
風雨尚嬌黃

〔水雲集〕三宮今日燕山去春草萋萋上玉階 〔花草粹編〕
引湖海紀聞德裕太學生詞云穉柳嬌黃全未禁風雨穉
柳謂幼君嬌
黃謂謝太后

南宋補遺

天留神器付眞王恭儉羣欽白木牀皁莢臙脂多尚禁那教
雕鏤到檀香

〔夢粱錄〕敬恭儀王趙仲湜靖康時諸軍欲推立之仗劍諭
諸軍曰自有眞王其軍猶未退遂自拔劍欲刺六軍方退
約以踰月眞王出衆喏言若眞王不出則王當立矣王陽
許之而陰實緩其期未幾高廟立於應天 〔老學菴筆記〕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
香椅子耶張婕好掩口笑曰禁中用臙脂皁莢多相公已
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
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京樣文章賦二都中興玉寶建鴻圖勅遵祖制多章草押字
親題代璽符

〔方輿勝覽〕飧月香水影之清文章京樣覽雲陣銀山之壯
意氣天豪 〔玉海〕紹興十五年高宗上二都賦 〔宋會要〕
紹興元年內殿宣示大宋受命中興之寶中興玉府藏玉
寶十有一 〔說略〕宋勅俱草書 〔霏雪錄〕嘗聞宋故事惟
押字上親書有押字則不用寶
〔案〕宋十五帝御押詳癸辛雜志

牡蠣灘頭御艇過歡聲雷動聖顏和玉音親賜夫人號恩到
村姬歷襲多

〔輟耕錄〕金鼇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鎭初宋高宗在潛邸
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來事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
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
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鼇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
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鎭灘淺閣舟落帆於
鎭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鼇山又
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因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徒步登
岸見此詩在寺壁題墨若新始信其爲異人也時住持僧

方升坐道觀聖之詞帝趾忽前問其碑讚語甚喜少焉十
乘萬騎輦集始知爲大龍臨幸山下萬叔村村之婦女
聞大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帝喜勅夫人各自
遂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尚然不改

柱史瓏分紫極星憑將言動記彤庭綠衣執笏螭頭立班列
蛾眉一點青

宋費袞梁溪漫志二史立螭舊多服綠者謂之一點青其
職日記言記動則人主起居皆所當侍而乘輿行幸未嘗
扈從此亦闕文近歲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駕乃合
建官本意 案柱下史星在紫薇垣左右史之象也

朝陵昨日奉傳宣春露秋霜序易遷記得唐園在中頓一年
兩駐內家船

武林舊事淸明前三日爲寒食節朝廷遣臺臣中使宮人
車馬朝饗諸陵開爐日遣使朝陵如寒食儀 南宋施樞

芸隱橫舟稾唐園詩云幽居已似水中仙更有高臺在屋
邊擬作小圖難畫處一年兩駐內家船註內人朝陵此圍
供午頓 宋史吳越世家
上嘗賜從臣食於中路頓

鑾輿親迓自臨平龍德宮中慽暗生二帝魂羈沙漠外空教
緦服到邊城

癸辛雜志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凡七
年而後許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緦服寓於龍德別宮

秩別妃嬪與婕妤小劉常並大劉呼承恩共羨人如玉不獨
才人有玉奴

朝野雜記德壽劉妃臨安人時有小劉氏者進婕妤皆有
寵宮中號妃爲大劉娘子婕妤爲小劉娘子紹興中又有
馮美人韓吳二才人皆寵幸
吳氏名玉奴中宮近屬也

皇族來歸下詔書朔風鴈影總模糊南班愼選皆家寶合補
德源積慶圖

經世奇謀留遇僧者碭山人也金人見之曰全似趙家少
帝遇僧竊喜紹興十年二京路通詔求宗室遇僧自言少
帝第二子守臣遣赴行在乃詔劾治遇僧服罪後有自北
至者曰淵聖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 朝野雜記建炎五
年有自稱徐王棣者聞於朝上遣使迓之既至驗則富
順男子李悖也遂坐誅有婦人自稱榮德姬者按驗則婦
人易氏也亦杖死上曰吾嘗受百欺冀得一眞紹興三年
詔皇族有來歸者令州縣驗實以聞 媿郯錄官者典故
祖宗袒免親以上備環衛官屬籍謂之南班 宋史不惡
嗣濮王宗暉會孫也孝宗嘉其忠諒顧太子曰此賢家寶
也 通志略有本朝
仙源積慶圖一卷

君臣相勵誦車攻修政誰能翊九重大將功成綠內助御書

親見獎張禯

中興編年紹興五年上書車攻詩以賜輔臣曰當與卿等
勉勵以修政事 雪履齋筆記張俊有愛姬乃錢唐妓張
禯頗涉書史柘皐之役俊發書屬以家事禯引霍去
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俊以其書繳奏上親書獎諭

海上鑾弓護御楂國讐未復向堪嗟戎裝笑向官家請臣妾
前驅裹阜紗

四朝聞見錄高宗憲聖吳后侍高宗航海金騎猝至欲犯
御舟后發一矢應弦而倒高宗重於視師后奏曰若臣妾
裹尺五阜紗須一往矣 宋史
后妃傳吳后常以戎服侍左右

南內消閒日易曛娛情偏愛說新聞聯車志與夷堅志盡是
齊諧志恠文

貴耳錄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彖睽車志始出洪景盧夷堅志繼之

耕織新圖進紫宸風詩髣髴聽豳歌深宮披覽問題字點畫

還應仿洛神

玉海紹興中於瀞介樓璹畫耕織二圖高宗召對宣示後宮　太平清話四明樓璹繪耕織圖後此圖流傳人間見逸段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似　書史會要高宗自言學書惟視筆法精神脈得王獻之洛神賦六行日閱數十過自覺於書有得

又到清明改火時攢宮滿目草離離誰知茸母煙生處淚灑

春風念趙岐

夢粱錄寒食第三日即清明節每歲禁中命小內侍於閤門用榆木鑽火先進者賜金碗絹三匹宣賜臣僚巨燭正所謂鑽燧改火者即此時也前五日發宮人車馬往紹興攢宮朝陵　詞品徽宗在北遇清明日詩云茸母初生認禁煙無家對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鄉關涕淚漣茸母草名　孤臣泣血錄徽廟北狩有諜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註孟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蓋孟即瑤華太后趙即康王高宗由是中興

雲際瑲瑲玉珮鳴鵓鈴清脆趁天晴北飛倘遂賓鴻去也許

傳書五國城

四朝聞見錄東南之俗以養鵓鴿為樂內侍尤甚寓金鈴於尾飛而颺空風力振鈴鏗如雲間之珮紹興中有賦詩者曰鐵勒金狨似錦鋪彝收朝放費工夫爭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

東觀巍巍殿閣重硯儲百九重珪琮點頭未必同頑石準勅

偏邀一字封

硯箋祕閣硯高宗御押鄭亨仲詩石渠東觀六尺五右文儲硯一百九今所見七十五耳　老學菴筆記祕閣有硯思陵御書一硯字因謂之準勅頑硯

江上芙蓉並蔕姿相歡真合謫仙詩如何傾國名花句竟遣

君王怨淨師

子素雜著高宗二劉妃圖詩秋風落盡故宮槐江上芙蓉並蔕開留得君王不歸去鳳皇山下起樓臺　游名山記皋亭山廣嚴院僧淨師紹興初被詔作草首書名花傾國兩相歡宋主不悅賜罷

長松修竹蔭方塘積雪光凝御苑傍三伏人來寒起粟近臣

方侍翠寒堂

武林舊事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長松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御苑兩傍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　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見矣

鴛鴦打散雁鼉陳嬪御當場按拍頻分判霓裳三十六一番

歌舞一番新

癸辛雜識故都德壽宮舞譜其中皆新製曲多嬪妃諸閤所進內有左右垂手雙拂合蟬舞頭舞尾打鴛鴦場等曲皆前所未聞又有五花兒雁翅兒龜背兒　齊東野語混成集修內司所刊古今詞歌之譜靡不備具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

高閣凌虛敞玉樓酴醾引蔓柳參天水堂中路長橋亘日勅

鸞輿暫息肩

老堂雜志淳熙七年三月十八日車駕詣德壽宮恭請
太上皇帝壽聖皇后於是乘輿至大內後苑凌虛閣下三面
皆薔薇牡丹花皆結綵高數尺一面垂簾設樂酒三行太
上皇帝壽聖皇后并駕步輦以行今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
酒復數行至水堂中路石橋上肩輿少憩面對酴醾花
架高棚參天芳菲照坐覆郁襲人上亦滿引勸酬者三

一部鈞韶隸樂官新來嘌唱啟天顏喜生拍板宜娘笛總是
勾欄弟子班

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丁未年撥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
十四人鼓板十四人陳宜娘笛陳喜生拍宜或作宜 宋
史樂志鈞韶九奏度
春風彩仗煥儀容

鎮殿將軍立畫楹遙瞻玉座日華明廷臣誰是朱雲直楯陛

常留折檻名

夢粱錄禁中大朝會駕坐大慶殿有介胄長大武士四人
立殿陛之角謂之鎮殿將軍樞密臣僚稱壽畢登殿立折
檻側百僚俱鞠躬聽制 徽宗宮詞云麟階千尺盡塗丹
文石雕甍敞殿寬折檻盡循前古制當中一曲不安欄

文德臨軒日表和三魁同賜綠襴鞾今科喜遇龍飛榜黃甲
恩榮倍覺多

夢粱錄士人赴殿試上御文德殿臨軒唱名進呈三魁試
卷天顏親覽三魁排定姓名資次然後宣喚其三魁聽宣
喚數次人方敢應名而出叩問三代鄉貫年甲同方許入狀
元侍班處更換所賜綠襴鞾笏如遇龍飛年分則三魁黃
甲及其餘進士
皆倍加恩例

新涼昨夜透疏櫳未報秋來信已通太史年年占葉落貢楸

聲裏進梧桐

夢粱錄立秋日太史局委官吏於禁庭內以梧桐樹植於
殿下俟交立秋時太史官奏門秋來其時梧葉應聲飛落
一二片以寓報秋意都城內外侵晨滿街叫賣楸葉婦人
女子及兒童輩爭買之剪如花樣插於鬢邊以應時序

屈指殘秋九月過連宵霜信入庭柯授衣節近開爐日御服
先催進夾羅

夢粱錄十月朔日有司進煖爐炭 武林舊事開爐日御
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之意也自
此御爐日設火至
明年二月朔止

勅下臨安撥樂工部頭色長各成叢當筵作劇天成近豔段
偏寬無過蟲

夢粱錄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為正色色有色長部有部
頭紹興年間廢教坊職名如遇大朝會聖節御前排當及
駕前導引奏樂並撥臨安府衙前樂人每一場四人或五
人先作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作正雜劇通名兩段
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或添
一人名曰裝孤先吹曲破斷送謂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
務在滑稽唱念應對通偏此本是鑑戒又隱於諫諍故從
便跣露謂之無過蟲駕前承應亦無責罰一時取聖顏笑

賜冰來自鎮江遙清暑樓高暍盡消晝漏方長添夏課學庸
兩卷問宮僚

楊太后宮詞翰林學士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冰 雞肋
編二浙少冰雪韓世忠在鎮江率以舟載至行在晝夜牽
挽謂之進冰船 武林舊事禁中有清暑樓 詩林廣記護
眞德秀宮夏詩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羃羃布庭除直教
庭事消長日大
學中庸兩卷書

一領春衫拜賜歸銷金花朵閙芳菲輕羅上有金龍印珍重

瑚箱御退衣

徽宗宮詞銷金花朵逞輕羅翦作春衣賜下多 癸辛雜識大臣家賜與帝后衣謂之御退衣服予妻舍有御退羅帕四角皆有金龍小印云

玉海金杯出御庖不名吏使聖恩叨點心啜盡籠炊百欲請

君王賦老饕

吹劍錄孝宗朝每日常朝不必宣宰相名趙雄奏借前臣名禮也上曰蘇洵嘗言名呼而進退之非所以禮貌大臣丞相不必辭 宋稗類鈔趙溫叔丞相阜陵素喜之且聞其善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容酒三升一日問曰朕作點心相請命中貴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繼以金杯捧籠炊百枚遂食盡上爲之一笑

雲頭香爐曙光融覽鏡秋窗志尚雄辛有小嵇能接骨不愁

騎射損皇躬

齊東野語宣和時常造香於睿思東閣南渡後如其法製之所謂東閣雲頭香也 斑溪詩話孝宗不忘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詞如新秋雨過述懷云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 兩浙名賢錄嵇清字仁伯由汴扈蹕南渡世傳秘術善皇躬騎射時有誤損應期而瘳宮中號曰小小嵇負能接骨耶

樊惱原從自取來生菱破碎爲誰災持觴泣向君還泣六部

橋邊去不回

四朝聞見錄韓用兵既敗鬚鬢俱白莫知所爲伶優因上賜宴設樊遲樊噲旁一人曰樊惱拑問樊遲誰與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又拑問樊噲曰爾誰取對曰漢高所命又拑樊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杲敗值賜宴以生菱進於卓上命一人移卓忽生菱墮地盡碎一人云苦苦壞了多少生菱只因移杲卓 又虎符午任禁中牛在殿嚴開禧間慈明陰贊衛皇誅侂胄出御批授錢象祖象祖授殿嚴夏震震遣其帳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六部橋徑出玉津園夾檣韓身更軟纏用鐵鞭中韓陰乃死地名磨刀坑 又衛皇時聞韓出玉津園亟用牋批殿司前往追回韓太師慈明持牋泣且對上云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衛皇收淚而止

玉娥遺影拜眞妃院鐘宮桃事已非勑祭文成吏愁絕五雲

縹緲叩仙扉

七修類藁閻妃像在集慶寺 仇仁近山邨集閻氏園池詩眞妃已返鳳臺仙獨立池亭思悄然海岳不傳青鳥信石房誰伴白雲眠宮桃移種難生實院鐘初翻又引懷疑碧荒凉絃管靜萍花浮滿釣魚船 隨隱漫錄姚勉述勑祭閻妃文曰五雲縹緲誰叩玉扃上曰朕雖不德未如明皇之盛也

香肌疹退玉生光又遇金鎞刮膜方假后爭如眞后福燈山

靈鵲兆嘉祥

宋史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黧黑瞖一目初深甫爲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遂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奩具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乃供送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瞖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眞皇后乃立賈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立后

定一名亭義若何形庭方試狀元科天門造榜機先洩簪鏡

光生墨一螺

三朝政要嘉熙二年廷對有部澤攜京墨甚佳有中貴欲
之部無吝色中貴曰主上御苑中方建一亭名曰定一上
日有士人用此立說取爲狀元部得其說揮𣹹如飛上得
此卷欲寘榜首時已取周坦乃以澤爲榜眼 墨史前朝
皆稱墨
爲螺

病思懨懨掩繡帷連宵寒熱互纏時禁中自有宮羞扇不用
輕羅賜御醫

神仙通鑑皇甫坦先生善布氣鄧位有甄孃娘病躄累年
痛而後能步太后命先生亦爲布氣郎釋踊而行及將還
山留一扇於禁中曰有發寒熱者以此扇當若木幾宮中
多患瘧用之皆驗 萬歷杭州府志陳沂其先汴人扈蹕
而南遂爲錢唐人嘗治康王妃危疾有奇效賜御前羅扇
凡宮中有疾欲不時召之者聽持扇入禁中金吾閽宦皆
不得
沮

御園新賜相臣家葛嶺迢遙蹕路斜金牓璇題高挂處歷朝
宸翰走龍蛇

夢粱錄西湖有集芳御園理宗賜與賈秋壑爲第宅 武
林舊事葛嶺集芳御園後賜賈平章內有假山石洞通出
湖濱名曰後樂園有蟠翠雪香翠岩倚秀挹露玉蕊清勝
已上皆高宗御題亦集芳舊物也西湖一曲奇勝理宗御
書秋壑遂初容
堂度宗御書

瀲灩波光水際樓百花十錦幾輕舟小湖園裏香楠檝祇聽
傳宣貴主遊

夢粱錄杭州湖船百花十樣錦其名甚多又有御舟安頓
小湖園水次其船精巧俱用香楠木爲之只是周漢國公
主遊玩曾
一用耳

倖臣希旨進妖姿召入香蘭奏伎時偏是春風善噓拂倡條
移作上林枝

夢粱錄官妓如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等後皆雜有歌唱
者比之前輩終不如也 野獲編理宗朝年眷杭妓唐安
安非時召幸 宋史新編理宗在位久荒宋臣盧允
升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遊宴

殿閣齋錢拜賜隆御前宮觀獨從豐翔龍舊是潛龍邸惟有
宗陽祀典同

夢粱錄御前宮觀在杭城者六湖邊者三多是潛邸改建
琳宮以奉元命或奉感生帝屬內侍提舉宮事設立官司
守衛兵士凡宮中事務出納金穀日膳道眾修崇醮欵凡
有修整宮宇及朝家給賜銀帛殿閣貼齋錢帛並皆主計
給散羽士俱沾恩甚隆外觀皆不及也龍翔宮在後市街
理廟潛邸升爲上祀宗陽宮在三聖廟橋東以德壽宮地

一半建宮賜名規制
祀典並視龍翔宮行

全史宮詞卷十八

樂亭史夢蘭香厓

遼　太祖耶律億本名阿保機契丹部人梁貞明二年稱帝都臨潢國號契丹在位十一年殂葬祖陵改元三（神册　天贊　天顯）太宗德光太祖次子太祖殂述律太后黜長子突欲而立帝始改國號曰遼在位二十二年滅晉入汴引還殂於欒城葬懷陵改元二（會同　大同）世宗阮一名兀欲太宗兄東丹王突欲子太宗道殂諸大臣奉帝即位五年遇弒葬顯陵改元一（天祿）穆宗璟一名述律太宗子十九年遇弒祔葬懷陵改元一（應歷）景宗賢世宗子十四年殂葬乾陵改元二（保寧　乾亨）子聖宗隆緒立復國號大契丹在位四十九年殂葬慶陵改元三（統和　開泰　太平）子興宗宗真立二十五年殂祔葬慶陵改元二（景福　重熙）子道宗洪基立復改國號曰遼在位四十七年殂祔葬慶陵改元五（清寧　咸雍　太康　太安　壽隆）天祚帝延禧道宗太孫昭懷太子濬之子在位二十五年金兵陷中京天祚西走金人執之於應州封海濱王改元三（乾統　天慶　保大）九主凡二百十年

米團分擲五更時繞帳鈴聲到日移昨夜春書剛進御和風已上碧緗旗

契丹國志正旦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帳內窗中擲米團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二人鳴鈴執箭繞帳歌呼帳內爆鹽爐中燒地拍鼠謂之驚鬼居七日方出　遼史立春婦人進春書刻青緗爲幟像龍銜之或爲蟾蜍書幟爲宜春

艾衣輕襲御爐香內院纏絲祝命長筵上題餻同九日天廚頻喚大黃湯

遼史五月重五日午時採艾葉和綿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賜三事君臣宴樂渤海膳夫進艾糕以綵絲爲索纏臂謂之合歡結又以綵絲宛轉爲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　契丹國志進艾餻各點大黃湯下之

夏至年年進粉囊時新花樣鬬塗黃中官領得牛魚鰾散入諸宮作佛粧

遼史夏至日婦人進綵扇以粉脂囊相贈遺　契丹國志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粧　孔氏談苑契丹鴨淥水牛魚鰾製爲魚形婦人以綴面花

都烏河畔草如烟又屆重三飲禊天射鹿平原爭上馬負朋奉酒勝朋前

契丹國志有訥都烏河番語山爲胡都水爲烏　又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酒勝朋於馬上接杯飲之

殿門新酒灑茱萸射虎同隨御馬驅鹿舌兔肝先預備今朝

一席是誰輸

契丹國志九月九日國主打圍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又）以茱萸研酒灑門戶間辟惡

告天儀節重燔柴革帶氈冠拜兩階詔下千官齊鵠立內臣馬上遞銀牌

契丹國志凡受冊積柴升樓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又）國母與蕃官皆番服國主與漢官則漢服蕃官戴氈冠上以金華爲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像也服紫窄袍加義襴紫鞊韘帶以黃紅色絲裹革爲之（又）銀牌形如方欄刻蕃書宜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牌所至如國主親到需索更易無敢違者

丫丫麛角割雙歧刀靶金鑲骨咄犀爲是君王親手射大家呼引亂山西

遼史夷臘葛傳遼法麛歧角者惟天子得射（續松漠紀聞）契丹重骨咄犀紋如象牙帶黃色作刀靶已爲無價（雲烟過眼錄）骨咄犀乃蛇角也（契丹國志）每秋則衣氈裘呼鹿射之

暑氣將殘出上陘氈裘騎馬獵荒坰秋風長泊飛鵞鴨扁鼓聲中放海青

契丹國志夏居炭山或上陘避暑（又）長泊多鵞鴨國主射獵擊扁鼓繞泊驚鵞鴨起乃縱海東青擊之（又）每秋則衣氈裘

行宮飲宴過中元番樂聲殘漢樂喧佳節迎來還送去一天月色正黃昏

契丹國志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宿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動番樂設宴至暮乃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復往西方令隨行軍伍大喊三聲謂之送節此節爲賽離捨漢人譯曰賽離是月捨是好謂月好也

明年又屆再生辰錦褓安排產室新自是君王多孝思每逢一紀禮重申

遼史禮志再生儀凡十有二歲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輿在再生室東南側植三歧木其日以童子及產醫嫗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箙皇帝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歧木之下每過產醫嫗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歧木七皇帝臥木側叟擊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興羣臣稱賀再拜產

醫嫗受酒於執酒婦以進太巫奉襁褓綵結等物贊祝之

香車轆轆晝堂開口敕傳宣賜酒杯門外氍毹初到後主婚先拜奧姑來

遼史禮志皇帝納后之儀將至宮門宰相傳敕賜皇后酒徧及送者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特哩袞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縢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郤行置鞍于道后過其上（遼史考證）按國語解凡納后即族中選尊者一人當奧而坐以主其禮謂之奧姑送后者拜而致敬謂之拜奧

混同江上櫂梭舟更逐雕窠獵犬游捺鉢一年無定所東西南北四高樓

契丹國志其俗刳木爲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用以捕魚（又）北地雕窠中出獵犬（又）太祖於木葉山置樓

謂之南樓大部落東謂之東樓大部落西謂之北樓大部落內謂之西樓四季游獵往來四樓之間〔焚椒錄國語解〕四時捺鉢謂四時畋漁行在所也〔按〕遼史捺鉢作巴納

戰勝何須猛火油屬珊曾記避青牛先皇地下誰傳語風雨驚心斷腕樓

〔遼史太祖淳欽皇后傳〕吳主李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油而攻人國者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又〕后簡重果斷有雄略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謠曰青牛嫗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爲青牛嫗云〔契丹國志〕晉末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騎皆精兵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部下謂之屬珊有衆二萬〔又〕太祖之崩也后屢欲以身爲殉諸子泣告惟截其右腕置柩中上京置節義寺立斷腕樓先是后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即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

木葉山中起佛堂大悲形相記端詳公然坐致燕雲地天敎何曾爲石郎

〔契丹國志〕契丹主德光嘗晝寢夢一神人語曰石郎喚汝汝當去覺告其母忽之不以爲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以告母未浹旬唐石敬瑭反於河東詐割燕雲求兵爲援契丹帝曰我非爲石郎興師乃奉天帝敕使也率兵十萬直抵太原唐師遂敗立石敬瑭爲晉帝後至幽州城中見大悲菩薩佛相大驚告其母曰此即向來夢中神人因立祠木葉山名菩薩堂

延昌宮外夜冥冥侍宴宮娥冷倚屏四鼓將殘齋聒帳何曾喚得睡王醒

〔契丹國志〕穆宗紀帝年少好游獵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寢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又〕帝氣體卑弱惡見婦人即位後嬪御滿前并不一顧〔又〕述律宮曰延昌〔又〕有諢子部百人夜以五十八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

唐宗事要不停披聲律篇章擅妙思帳外分排南北面侍臣同譯白家詩

〔契丹國志〕聖宗紀帝好讀唐貞觀事要又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召番臣等讀之〔又〕律呂音聲特所精妙又喜吟詩〔又〕番臣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漢臣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

脫巾促席醉琵琶玉腕擎杯舞袖斜筵上清歌皆御製今朝迎駕到誰家

〔契丹國志〕聖宗紀承平日久縱酒作樂無有虛日與番漢臣下會飲復盡去巾幘促席造膝而坐或自歌舞或命后妃以下彈琵琶送酒〔又〕御製曲百餘首〔又〕幸諸臣私第爲會時謂之迎駕

道場鐘鼓聒昏朝哭奠兒皇率衆僚一紙更能聯舊好可敦名字到南朝

〔契丹國志〕聖宗紀宋眞宗上仙集番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爲沾涕因謂宰臣曰吾與兄皇未結好前征伐各有勝負洎約兄弟二十餘年兄皇升遐況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又謂后曰汝可先貽書與南朝太后備述妯娌之好人使往來名傳南朝又詔於燕京憫忠寺置眞宗靈御建道場百日〔焚椒錄國語解〕可敦突厥皇后之稱

天上神仙御九龍滿山錦繡引香風蒜心最得君王寵殿閣

形成一莛中

〔遼史后妃傳〕聖宗仁德皇后蕭氏小字菩薩格嘗以草莛為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寵異所乘車置龍首鴟尾飾以黄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為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如繡車服相錯望若神仙

君臣圜坐笑藏鬮宴上分朋共幾籌日過金鋪茶酒罷天祥寶殿瑞煙浮

〔遼史禮志〕藏鬮儀至日北南臣僚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臣僚依位賜坐契丹南面漢人北面分朋行鬮或五或七籌賜膳入食畢皆起頃之復坐行鬮如初晚賜茶三籌或五籌罷教坊承應若帝得鬮臣僚進酒訖以次賜酒

〔遼史考證〕按遊幸表開泰八年十二月幸秦晉長公主第作藏鬮宴則本志所載太康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始行是儀之語疑有誤

貴主飄零入朔方芳儀愁改舊時粧中宵起向星河數祗有南箕近故鄉

〔避暑漫鈔〕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彊都監為遼聖宗所獲封芳儀趙至忠虜部著虜廷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為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顔復長道作芳儀曲有云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

陸州城闕鬱崔嵬秦女簫聲起鳳臺內旨安排從嫁戶軍中新從萬家來

〔契丹國志興宗紀〕承天太后以楚國公主嫁其弟蕭姑從撒為築城以居之曰陸州號長慶軍徙戶一萬實之曰從嫁戶

獵馬驕嘶插玉錐黃花滿地彈初開射熊卅六昭神武選盡南京作賦才

〔遼史興宗紀〕重熙五年九月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冬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於廷

〔契丹國志〕國主皆佩金玉錐號殺鵝宰鴨錐每初獲鵝拔毛插之以鼓為坐遂縱飲最以此為樂

輕兜雙帕下粧臺著帳郎君扈駕來十八盤山泉正暖浴堂留待后妃開

〔焚椒錄〕國語解遼后服有雙同心帕絡合縫鞾　〔又〕遼有著帳郎君皇太后等帳皆有蓋宦官也〔湧幢小品〕大內後苑山石宣宗廣寒殿記詳矣傍有所謂梳粧臺者相傳起於遼之蕭后　〔日下舊聞〕出百望西北六十里有陘曰十

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傾來匹裂勝金卮又是頭魚設宴時薄暮酒酣同拜洗外臣還得賜貔狸

〔契丹國志〕刁約奉使契丹為北語詩有云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註〕匹裂似小木罌以木為之貔狸形似鼠而大北朝為珍膳　〔又〕余靖使契丹為北語詩有云夜筵設罷臣拜洗〔註〕拜洗受賜也　〔又〕歲時釣魚得頭魚輒張宴名頭魚宴

西風昨日入迴廊玉砌雕闌落葉荒惟有袖中黃菊賦讀來猶覺帶餘香

〔秏斂詞話〕遼主得其臣所獻黃菊賦題其後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細剪金英題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

不去
天書一軸落丹墀正是觀音薄命時院號回心回未得更教埋恨十香詞

焚椒錄懿德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淸甯元年册爲皇后后方出閤升坐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嘗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當御之夕進諫得失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時諸伶無能奏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每與爭能怨后不知己誣后與惟一通乙辛知之欲乘此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用爲誣案上怒使乙辛窮治后以白練自經春秋三十有六正符白練之語

鑾輿游畋動經旬紅袖裁詩似諍臣丞相朝朝鳴劍佩可憐

諷諫出宮人

遼史后妃傳天祚文妃小字瑟瑟善歌詩及邊庭多事帝游畋不恤忠臣多被疎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丞相來朝劍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外患嗟何及禍盡忠臣罰不明親戚並居藩屏位私門潛畜爪牙兵可憐往代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

金　太祖完顏旻本名阿骨打女眞部人宋政和四年稱帝都會甯在位九年殂葬睿陵改元二 收國 天輔 太宗晟立十三年殂葬泰陵改元一 天會 熙宗亶太祖孫在位十四年爲迪古乃所弒葬思陵改元二 天眷 皇統 海陵王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孫皇統九年篡立遷燕京又遷開封在位十三年引兵伐宋遇弒於揚州世宗追廢爲海陵王謚曰煬改元三 天德 貞元 正隆 世宗雍太祖孫海陵南伐國人奉帝即位於遼陽尋入都燕二十九年殂葬興陵改元一 大定 章宗璟世宗太孫宣孝太子允恭子十九年殂葬道陵改元三 明昌 承安 泰和 衛王允濟世宗子章宗無子李元妃與大臣共立之五年爲胡沙虎所弒改元三 大安 崇慶 至甯 宣宗珣世宗孫爲胡沙虎所立復南遷開封十一年殂葬德陵改元三 貞祐 興定 元光 哀宗守緒宣宗子在位十

一年天興二年駐蔡州明年以蒙古合宋兵圍急傳位族子承麟自縊城破承麟亦見殺改元三 正大 開興 天興

九主凡一百二十年

洞啟朝門約束寬土牛擊許萬人看春風昨到乾元殿埒地千條柳線攢

大金國志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自前朝門直抵後朝門盡爲往來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孟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於殿側 又 女眞之初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圍而已

紫微宮外駐星軺南使書來寵眷邀百戲當筵鉦鼓噪絹花

斜插帽檐飄

大金國志宋許元宗奉使行程錄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紫微宮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銀裝金几按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樂部二百人乃契丹教坊四部也酒行食畢各賜襲衣袍帶謝畢歸館次日中使賜酒果復賜餞以綵帛折充次日再詣北庭赴花宴酒三行樂作鳴鉦擊鼓百戲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枝按宋著作郎許元宗爲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嗣立之次年在宋爲宣和六年也

玉斧金瓜仙仗環羣臣舞蹈六龍閑地寒氈帳秋風早豹子河邊避暑還

大金國志遼國之初儀衞護從止類中州守令至熙宗立始設儀衞將軍寢殿中底拶手撒子迨幸燕始乘玉輅服袞冕儀從方整肅時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

天顏歌謳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金瓜玉斧沈煙和舞蹈六龍閑 又熙宗紀夏避暑於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 又宮吏每日入氈帳門謂之上殿

草色青黃可記年一年一度草芊芊君王誕日羣稱壽恰值銀河乞巧天

大金國志女眞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來浸染華風帥將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元宮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主亶以七夕矣其他如重五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瑤池蓬島闢羣芳杏作山村柳作莊宮女采蓮船過處薰風十里送花香

大金國志西出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盡在於是 又海陵紀一日宮中宴閒因問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河南爲橘河北爲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勢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 中州集史學宮詞薰風十里瓊華島一派歌聲唱采蓮 又宋濶宮詞采蓮宮女分花了笑把蘭篙學刺船

九重寶殿極崢嶸象簡羅袍列兩楹筵上傾殘金甕酒醉歌還作鷓鴣聲

大金國志殿九重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 又章宗紀燕京宮闕雄麗爲古今冠至以銀爲馬槽金爲酒甕 又初興風俗其樂惟鼓笛其歌爲鷓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 又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服紫羅袍象簡玉帶佩金魚

射場秋老獸初肥妃子君王共合圍獵罷黃昏齊縱飲月旗低傍日旗飛

大金國志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逾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飲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 又車駕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

禮遵古制式無愆祫祭三年禘五年吉日淩晨排九節幡幢夾道畫衣聯

大金國志國初無祭祀之禮至海陵徙燕築陵於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及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儀多陳郊廟配天之事海陵恥效南朝舊制令吏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海陵從之遂令太常

寺備大樂具九節儀從侍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
於正殿次日淸晨令導從之人服五色畫衣執旌幢斧鉞
幡蓋羽扇自內城至
廟夾道騈肩而立

壺政憂勤佐廟謨絳囊一軸費揣摹幾餘墨戲誇方竹爭及
田家稼穡圖

(圖繪寶鑑)海陵王嘗作墨戲善畫方竹 (金史海陵紀)天
德二年三月帝謂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朕一物卿
試觀之卽出諸絳囊
中乃田家稼穡圖

春風暖殿繡幃張夜夜含羞侍御旁身似羅敷難自訴暗留
金袋贈蕭郎

(金史后妃傳)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蕭堂古帶海陵
納之封爲昭媛堂古帶爲護衛察八使侍女以軟金鵪鶉

袋遺之事覺被殺 (又)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
妃出入位下海陵使內哥召什古先於暖位小殿置琴阮
其中然後召之 (又)每於臥內遍設地衣裸逐以爲戲
常令教坊番至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

瑤池同輦壓宮娥娘子新稱賜定哥莫恨君王臨幸少乞兒
深夜受恩多

(金史后妃傳)定哥烏帶之妻後納宮中爲娘子每同輦游
瑤池諸妃步從之後閻乞兒入宮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
抵暮
遺出

獵苑氈場扈駕餘抱衾深夜侍皇居壁間漫畫湖山景桂子
荷花總不如

(采石瓜洲斃亮記)完顏亮侍寢妃花不如者長安貧家女
專亮寵凡打毬縱獵出入無不從 (大金國志海陵紀)先

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卽敕密寫
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爲軟壁而圖已像策馬於
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
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 (見聞後錄)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內有三秋桂子十
里荷花之句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起投鞭渡江之想

鶴籥晨開御睿思猗蘭裔桂簇丹墀艱難莫忘先朝業殿上
高歌女直詞

(金史世宗紀)大定十三年四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
直詞顧謂皇太子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
故時聽此詞亦
欲令汝輩知之

廷前新築拜天臺雲鶴丹盤手自擡鵷鷺排班魚藻殿至尊
馬上擊毬來

(金史)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禮重五於
鞠場中元於內殿重九於都城外其制刳木爲盤如舟狀
赤爲質畫雲鶴文爲架高五六尺置盤其上薦食物其中
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則於常武殿築臺爲拜天所 (又)常
武殿爲擊毬習射之所 (又章宗紀)泰和三年五月以重
五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 (又)
明昌元年五月拜天
於西苑射柳擊毬

月池雲館恣窮探午夜回鑾酒半酣小底凌晨隨小馬挾丸
又到雀兒菴

(大金國志章宗紀)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
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攜酒殽鼓樂徧趣池館意
之所悅必留飲至夜 (又)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記其數
(帝京景物略)雀兒菴在潭柘後山五里金章宗幸此彈雀
彈不虛發卽行
幄爲菴曰雀兒

金碧樓臺拱綺霞春風隨處作繁華泰和殿裏朱明節藉賞
東京穀雨花
大金國志章宗博學工詩嘗於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
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
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按洛陽在漢唐爲
東京東都在宋爲西京 全金詩章宗宮中絕句五雲金
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
六宮簾盡捲東風無處不揚花
翟車風漾竹簾開花下彈棋傍晚迴雅謎編成珠百斛看燈
相喚鬬心裁
金史輿服志皇后重翟車有紅羅明金緣紅竹簾 故宮
遺錄萬歲山有金主圍棋石臺盤 帝京景物略崇寺
後有金章宗石彈棋盤 七修續稿千文虎序云
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魁有百斛珠刊行

蒼茫一幅氣蕭疏想見承華落墨初御筆題籤依宋搨磁藍
紙寫瘦筋書
圖繪寶鑑金顯宗畫獐鹿人馬學李伯時墨竹自成一家
章宗每題其籤 書史會要章宗喜作字專師宋徽宗瘦
金書按瘦金或作瘦筋 癸辛雜識金章宗之母乃徽宗
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嗜好書劄悉效宣和字畫尤爲逼
真 裝潢志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磁藍紙泥金字貼籤殊
臻壯偉之觀 宋學士集題金顯宗所畫墨竹 行裕陵所
畫墨竹一小枝復自題其右云大定戊子十一月十三日
戲筆承華殿濂按裕陵諱允恭興陵嫡子皇統六年始生
生十六年興陵即位封爲楚王實大定元年也二年五月
壬寅立爲皇太子八年正月庚戌授皇太子冊寶二十六
年六月庚申崩所謂戊子乃大定之八年而作此竹時年
二十有三正當受冊寶之歲其在青坊亦已越七載矣又
十八年而厭棄人世未嘗入繼大統而籤題書曰顯宗皇
帝者則其子道陵紹位追謚十字帝號而廟曰顯宗實大

定二十九年五月甲午也顯宗自正儲貳之後專心問學
涉獵經史與諸儒講議承華苑無大故無一時不在稍有
餘間輒游戲翰墨往往散落於人間者皆强勁挺拔可玩
或者遂謂其雅好墨竹他無所嗜殊不知其英毅仁厚慨
然有志古帝王之治徒以降年不永不得與厥父齊照重
熙世方以爲恨顧乃以翰墨餘事而稱其能不亦厚誣君
子也哉善乎劉文靖公之言曰天人與竹皆負龍其殆有
以知顯宗矣龍泉章君溢出示此卷求題因書而歸之
蓮顆叢叢碧血凝和龍南望滴紅冰思鄉莫慰三千女薦福
空齋五萬僧
大金國志章宗母趙氏即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
幼女承安四年太后寢疾主入白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
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楊王
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我不敢
費公錢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
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蓄分與中外姻

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
建九級浮屠遣太后閤內侍侯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
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間有度僧之
命遠近犇就遂及五萬人於寺旁建八寺以處之 又宸
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多屏不奏會蒲陷失平灤破壞主
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勣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
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耶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
臣等無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擄其三千口
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 按金史章宗母
作孝懿皇后圖克坦氏與大金國志癸辛雜志所載異
夜深宮禁絕喧囂侍醼儒臣醉未回擘破新橙堪注酒新詞
龍錫輭金杯
歸潛志章宗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飲詩云夜飲何所樂
所樂無喧嘩三杯淡醽醁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
燈欲花陶陶復陶陶醉鄉豈有涯又擘橙爲軟金盃詞
云纖纖白玉蔥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

宮籍書聲滿繡幃莫言監戶出身微加官盡沐椒庭寵阿閣祥禽嚮裏飛

〔金史后妃傳〕章宗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人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為領解章宗納之遂大愛幸兒舊為盜與弟特爾格皆擢顯近勢傾朝廷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自欽懷皇后崩中宮虛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李氏微甚大臣固執不從帝不得已進封為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瑇瑁頭者戲於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

集慶開筵夜未休新添酒令助觥籌省中黃案憑誰決膝上宸妃唱解愁

〔大金國志章宗紀〕宸妃者故南京華原郡王鄭居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愛之江淵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主時酣醉不果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能詼諧〔又〕日夕與宸妃為長夜飲詔擇民間女子三百人進入禁中教為酒令〔又〕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憂之宸妃執杯勸主遂歌解愁曲

瓊花仙島接蓬瀛百尺糚臺壓禁城天子恩深許並坐月華偏向日邊明

〔金臺集〕糚臺李妃所築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堯山堂

外紀〕金章宗為李宸妃建梳糚臺於都城東北隅今禁中瓊華島糚臺金時故物也

蘇合油香勝麝蘭溲煙親製墨千丸畫眉不用尋蛾綠別有張家小御團

〔談薈〕金章宗以蘇合油溲烟遂與黃金同價〔秇林伐山〕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為畫眉墨

巖洞彎環玉雪扶芳華閣內極歡娛宣和花石曾亡國看取屏間艮嶽圖

〔大金國志章宗紀〕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於蘇山輦至築岩洞於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東明園見屏間畫宣和艮嶽圖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

漫將家世笑頭巾成國威權擬號秦出入宮闈若房闥滿朝自在讓夫人

〔歸潛志〕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渡人有云頭巾王過道史白酒龐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權勢熏天當塗者往往納賂取媚積貨如山凡出入宮掖無時度號自在夫人

倥偬連日罷經筵衣襖紛紛賜軟纏嘆息幽蘭軒內火祇餘奉御哭殘煙

〔大金國志義帝紀〕尊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又〕國主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復括民衣襖以賜將士謂之軟纏〔又〕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皆走獨

絳山留爲大箭所執問之爲誰絳山曰吾奉御也大箭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

羊車軋軋出東華金合佳人怨落花身似微雲難作雨天風吹送到誰家

〔歸潛志〕元裕之權國史院編修宮時末帝召故駙馬都尉僕散阿海女子入宮俄以人言其罪又令放出元因作金谷怨樂府詩有云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繡帶盤綾結雲裙蹋鴈沙嬌雲一片不成雨被風吹去落誰家云云詞多不備載

偽楚 附 張邦昌魏州冠氏人靖康元年除觀文殿大學士金師破京師勒令別立異姓二年三月初七日邦

昌受金冊僭位稱楚四月初十日避位凡三十三日後賜死潭州

紅纖翩翩繞殿斜羣工爭拜假官家夫人錯認陳橋驛赭色虛勞半臂加

〔宋史張邦昌傳〕金人持御衣紅繖設於幕次邦昌出次望金國拜舞跪受璽冊〔又〕與執政侍從以上對坐議事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衞士等曰令人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令太宰作假官家〔又〕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擁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

偽齊 附 劉豫景州阜城人歷知濟南府叛降金建炎四年受金冊僭號稱齊居大名紹興七年金人執而廢之徙於臨潢封曹王凡八年滅改元一 阜昌

子弟雲從護御牀祀鱣曾記舊庥祥內人誰識宮闈制璽冊新封鍼線娘

〔大金國志〕齊劉豫錄豫起四郡強壯號雲從子弟〔又〕天會間濟南有漁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又〕皇后錢氏宣和間出宮後爲賊所掠賣身於豫爲針線婢故宮庭事豫皆取法於錢

朝班三衞錫新名黼座高瞻宋北京鏡裏飛龍鱗角備卻從恩府號門生

〔劉豫事蹟〕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爲三衞官日曰翊衞勳衞親衞〔又〕金主遣高慶裔及知制誥韓昉以

璽紱立豫豫得僭位酬慶裔賄賂不可勝計子麟姪猊皆以恩府門生自稱〔又〕宋以大名爲北京〔秋澗集〕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

深宮一朵玉芙蓉下嫁羣欣賦彼穠偏是雲中仙子貴不將都尉受新封

〔金姬傳別記〕李嘉謨世爲章邱農家劉豫初僭位外示節儉而內爲淫佚嘉謨父懼禍見其子年小精敏玉肌雪白遂命以四郡強壯應募爲雲從親衞子弟一時軍中呼爲雲中仙子豫妾錢氏有女玉英豫所鍾愛因納爲壻常與麟並馬出入寵幸無比豫欲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拜錢氏強之嘉謨引妻屏語曰吾非不知都尉之榮然視汝父母兄弟皆無遠圖且虐割小民斬戮忠義其敗亡可待也吾與汝身尚不知所託况更思濫高位自速災禍乎由是

竟不拜官

掖庭春暖聚羣花固寵爭牽繫臂紗內御漫愁恩賚少外邊新職拜淘沙

〔劉豫事蹟〕豫宮嬪一百七人其子麟侍婢百二十八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存淫佚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姨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綸紛紛皆是中間尤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并以二人進豫遂以公謹監禮料庫皇子府差使停武郎侯湜出爲長葛令有入已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姪女進豫豫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爲金牌天使陝西五路傳宣撫問 又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賣玉注椀于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知得之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爲河南淘沙官發掘古今山陵求金將發掘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爲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瘞及無主墳墓中物

遼補遺

王族稱呼世里標尊居橫帳壓羣僚漢臣最數鄧侯貴恩賜椒房盡姓蕭

〔契丹國志〕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至阿保機變家爲國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今有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復賜后族姓蕭氏 〔遼史后妃傳序〕太祖慕漢高皇帝故耶律儼稱劉氏以伊蘇巴哩比蕭相國遂爲蕭氏

中原草穀半彫殘車駕南征冒暑還帝已成羓魂尚健射狐先到上京山

〔契丹國志〕太宗紀會同十一年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帝曰吾國無此法乃縱遼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 〔又〕帝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自大梁北歸行至欒城得疾崩於殺狐林國人剖其腹實以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 紀異錄曰遼帝太宗在欒城病時上京西七八里山有獵人見太宗容貌如故乘白馬追奔一白狐因射殺之獵人驚國主南征未回何忽至此因獲其死狐并箭失國主所在不浹旬而凶問至驗其日乃得疾之日驗其箭則國主南征所帶之箭失其一矣國人於其地置堂塑白狐形並箭在焉名曰白狐堂

羽獵雲中駕未旋守臣進寶薦名賢四人兩口先通夢髣髴殷宗得說年

〔遼史〕張儉性端慤舉統和中進士第一聖宗獵雲中故事行在所至長吏當有所獻雲中守臣進曰聖駕辱臨境無他產幕僚張儉眞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之食人二口及是睹儉名悟而異之即召見詢時務三十條自此顧遇特異

兩國休兵慶樂胥往來星使歲無虛丹青一卷圖鵞鴈換取南朝飛白書

契丹國志興宗紀帝工書善丹青嘗以所畫鵝鴈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眞仁宗作飛白書以答之是時南北無事歲受南宋繒遺

祖州方敕起園陵白馬山前草向青誰勸君王迎母后諫書不及報恩經

契丹國志興宗紀帝因獵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太后墳塚荒穢又無影堂及灑掃人只空山一孤塚惻然而泣因詔上京於祖州園陵內選吉地改葬先是帝於重熙二年幽母法天太后於慶州既改葬齊天后羣僚勸帝復迎之不從因命僧建佛事聽講報恩經感悟即遣使迎法天太后館置中京門外筮日以見母子如初案法天帝生母齊天帝嫡母齊天為法天所害以庶人禮葬白馬山

僧道紛紛盡拜官中宮易服亦黃冠至尊笑入伶人隊共作當場傀儡看

契丹國志興宗紀法天專制不滿四年帝幽而廢之既親政後始自恣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化之多捨男女為僧尼 又嘗夜宴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伶人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道士后父蕭磨只曰番漢百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帝擊磨只敗面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耶

慶州崇奉畫圖張南北交懽誓不忘燒飯禮同天祖重塗金親寫御容傍

契丹國志道宗紀清寧十年帝遣使詣宋求眞宗仁宗御容於慶州崇奉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燎之曰燒飯惟祀天與祖宗則然 三朝北盟會編眞宗仁宗御容所有帝銜求得中國諡號遂塗金字書於象旁

詔下親征括禁軍翁翁那解戢強隣封滿枉鑄東懷印贏起當年打女眞

契丹國志天祚紀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先西南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奴蕭查剌與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眞 又天慶四年金兵攻破寧江州先是州有榷場女眞以北珠人參生金之類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眞州既陷殺之無遺類 三朝北盟會編阿骨打遣人大遼以求封冊其事有十天祚付南北面大臣會議蕭奉先等悉從所請策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刻東懷印到其國楊朴以策文非是

阿骨打大怒鞭其使卻回之

金補遺

百僚名位應星辰諳版官尊孛屬分三十姓推宗室貫馬前爭拜小郎君

三朝北盟會編女眞官名以九曜二十八宿為號曰諳版孛極烈大官人孛極烈官人其職曰忒母萬戶萌眼千戶毛毛可百人長蒲里偃牌子頭孛極烈者糾官也猶中國言總管云其宗室皆謂之郎君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卿相盡拜於馬前郎君不為禮唐時初稱姓拏至唐末部落繁盛共有三十首領每首領有一姓通有三十姓

鑌鐵成金國勢堅珊蠻草創共艱難燕京已見歸新主騎烏隨軍上五鑾

三朝北盟會編會太祖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鑌鐵爲國號鑌鐵雖堅終有銷壞唯金不變亦色最爲奇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 又兀室奸猾而有才自製女眞法律文字成其一國國人號爲珊蠻珊蠻者女眞語巫嫗也以其通變若神粘罕以下皆莫之能及 又宣和二年詔遣趙良嗣由登州泛海使女眞議約夾攻契丹取燕薊雲朔等舊漢州復歸於朝廷上京城破遂與阿骨打入上京看契丹大內居室相與上馬並轡由西偏門入並馬乘之過五鑾宣政等殿遂置酒於延和樓良嗣有云建國舊碑胡日晴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謂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

遼國王妃舊隊粧前侑酒淚模糊紅顏馬上頻回首畫出

琵琶出塞圖

〔大金國志〕太祖紀天輔三年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七月回至女眞所居留飲數日令契丹吳王妃歌舞飲燕妃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以他過囚於上京女眞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令作奴婢遂使人權

〔又〕平遼所得中原士女豔婺麗色盡掠而北

樓臺城郭變華風玉椀犀盤出汴宮酒匠南來皆尙醞珍珠

首爲小槽紅

〔大金國志〕太宗紀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茫然皆茇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 〔三朝北盟會編〕朝廷遣使致問於金人軍前賜花犀酒盤十隻眞玉酒盃十隻 〔又〕尙醞絕品曰小槽眞珠紅 〔又〕金前軍索酒匠五十八酒三千壺悉與之

尋幢角觝綵山前衆樂初終頓改觀兩鏡高低隨舞袖錯疑

電母下雲端

〔大金國志〕天會二年五月國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元宗爲賀登位使就以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儀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觝之伎鬬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爲者莫知其說

馳逐圍場日未曛追風爭羨小將軍靑宮年少誇英武較獵

黃麞告廟文

〔大金國志〕海陵以其子光英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世宗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軍田獵如此 〔三朝北盟會編〕小將軍者金主亮所乘小烏騅馬也

楄栱原難易地生江南文物最關情廷臣屢奏修宮詔纔了

燕京又汴京

楄栱註見前瑤池蓬島首下 〔大金國志〕亮見江南衣冠文物而慕之 〔又〕天德二年亮欲遷都燕兵部侍郎何卜

年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梁漢臣曰且未可遽待臣爲郎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 〔又〕正隆三年主坐正隆殿召吏部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等四人謀欲遷都汴京爲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 〔范成大攬轡錄〕煬王亮始營燕都規模多出於孔彥舟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 〔三朝北盟會編〕亮欲修汴京大內時復巡幸以梁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爲副

一路軍容望欲迷五千精甲紫茸齊要中方受天宮策何物

多言宋小妻

〔大金國志〕正隆三年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尙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靑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

猶在耳卽遣人至廐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
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
賀（又）六年令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皆用
并絲聯甲紫茸爲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時
母后方病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簽民造船聚糧檻制軍器
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他病以皇帝用兵不止造征
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亂之端也其能免乎
主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
赤盞彥忠郎
宮中弑之

偽楚補遺

南薰門外兩宮辭延福迎居備母儀故事欲循周太后瑤華
宮裏有仙師
（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戊午邦昌詣南
薰門遙辭二帝（又）四月五日甲子張邦昌迎奉元祐皇

后自私第入居延福宮別錄云太后先居瑤華宮號華陽
敎主玉清靜妙仙師（又）吳興沈良靖康遺錄云邦昌僭
僞位卽遣人迎孟氏入宮其策云尙念宋氏之初首
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卽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

全史宮詞卷十九

樂亭　史夢蘭　香崖

元

太祖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眞韃靼部人都和林稱
上都號蒙古在位二十四年殂葬起輦谷子太宗窩
闊台立十二年殂葬起輦谷定宗貴由太宗子太宗
殂皇后乃馬眞氏不奉立孫遺詔自臨朝稱制至十
七年乃立帝三年殂葬起輦谷憲宗蒙哥太祖孫定
宗殂皇后海迷失臨朝稱制越四年大將兀良合台
等奉帝卽位九年圍宋合州殂於軍葬起輦谷世祖

忽必烈憲宗母弟自鄂州引軍北還卽帝位始建國
號曰元定都燕京在位三十五年崩葬起輦谷改元
二（中統 至元）成宗鐵木耳世祖孫太子眞金子在位十三
年崩葬起輦谷改元二（元貞 大德）武宗海山世祖曾孫初
封懷寧王成宗無子大臣迎帝於北邊四年崩葬起
輦谷改元一（至大）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
初大臣迎武宗未至先奉帝監國武宗旣立以帝爲
太子至大四年武宗崩帝卽位在位九年崩葬起輦
谷改元二（皇慶 延祐）子英宗碩德八剌立三年爲鐵失所

弒葬起輦谷改元一至治泰定帝也先鐵木兒世祖
曾孫初嗣封晉王英宗遇弒諸王迎帝入都即位五
年崩葬起輦谷文宗不為立廟謚世止稱泰定帝改
元二泰定致和明宗和世㻋武宗子初封周王致和二年
正月即位於和甯未改元八月帝自漠北還燕京中
道暴殂葬起輦谷文宗圖帖睦兒明宗母弟初封懷
王泰定帝崩大臣燕帖木耳方迎立明宗以道遠未
至先奉帝即位下詔稱攝位明帝即位遣使立帝為
太子明宗崩帝復立在位共五年崩葬起輦谷改元

二天歷至順甯宗懿麟質班明宗子奉文宗遺命即位越
兩月崩未改元葬起輦谷順宗妥懽帖睦兒宋少帝
子少帝為僧西域納胡婦有身周王鎮漠北愛而奪
之遂生帝文宗立以非明宗子詔告天下徙之高麗
海島再移廣西甯宗崩文宗皇后弘吉剌氏迎立之
在位三十六年明兵克通州帝遁於漠北改元三元統
至元至正十四主凡一百六十三年

九重深處五雲排麗正門當千步街獨樹將軍橋下立詔封
新賜小金牌

〔宸垣識畧〕世皇建都之時問定大內方向劉秉忠以麗正
門外橋南一樹為向以對上制可遂封為獨樹將軍賜以
金牌〔又〕千步廊東
西接長安左右二門

玉陛吹笙萬籟鬯大明殿裏瑞煙凝日高鵷鷺分班退刻漏
頻移七寶燈

〔輟耕錄〕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凡燕會之時此笙一鳴衆樂
皆作〔元文類〕郭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每朝會張
設之應
時自鳴

繡幙垂垂白㲲張瑣窗四面匝迴廊皇城圍宿須嚴密鎮殿
還須大漢糧

〔輟耕錄〕正殿四面朱懸瑣窗文石甃地藉以毳裀中設扆
屏榻張白㲲簾帷皆錦繡為之諸王百寮宿衞官侍宴坐

牀重列左右〔元史文宗紀注〕舊制大朝會時皇城外皆
無墻垣故用軍環繞名曰圍宿後相承用之〔輟耕錄〕國
朝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
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

九鈞仙樂隸雲和舞女花冠錦繡拖宮裏不教忘舊俗白翎
雀語入聲歌

〔元詩選註〕雲和署隸儀鳳司樂掌天下樂工〔又〕儀鳳司
天下樂工隸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錦繡以備供奉
〔輟耕錄〕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
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命伶人製曲以名之

左階執板右持觴宴上羣工喝盞忙鼓吹黃昏歸去晚只孫
衣帶御爐香

〔輟耕錄〕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拍板
立於左階衆樂皆作上飲畢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

之宮謂之喝盞（又只孫宴
服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
庭燎輝輝夜未闌香煙輕繞捲雲冠紅光滿殿明如曙寶石
嵌空是忽蘭
（元史輿服志）天子冠珠子捲雲冠　（博物要覽）錫蘭國所
產紅寶石夜有光可代燈燭元時遣官採買得大者一塊
嵌於冠上每大朝會黑夜滿殿紅光如曙名照殿紅（千
駕齋養新錄）元人以本國語命名或取顏色如察罕者白
也哈喇者黑也昔刺者黃也忽蘭者
紅也孛羅者青也潤潤者亦青也
萬歲山臨太液池一灣流水注蟠螭丹墀莎草年年綠要體
先皇誓儉思
（輟耕錄）萬歲山在太液池之陽引金水河至其後汲水至
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　（丹邱生稾）世祖建大內移沙漠
莎草於丹墀示子孫無忘草地
也　（按）草木子謂之誓儉草

深宮纂組夜遲眠貼地羊皮步欲穿漫道江南綾綺好織紬
方練舊弓絃
（元史后妃傳）世祖大皇后名帖古倫宏吉剌氏率宮人親
執女紅拘諸舊弓絃練之緝爲紬製衣其緻密可比綾綺
宣徽院羊臑皮向置不用后取之合縫
爲地毯日天下無棄物其勤儉類如此
守內番僧吽語喧連宵祈室鬧桑門組鈴扇鼓諸天樂金椅
安排十六尊
（元史祭祀志）至元六年命國師薦佛事於太廟七晝夜造
木質金表牌位十六設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前爲太廟薦
佛事之始（元張光弼輦下曲）守內番僧日念吽御廚
酒肉按時供組鈴扇鼓諸天樂知在龍宮第幾重

臣妾簽名謝道清趙家降表入燕京無端龍爪爬金柱感觸
君王夢裏驚
（水雲集醉歌）云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　（袁
忠徹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
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
其事欲除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
佛法獲免　（宋遺民錄）余應讀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
己子之詔有作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
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
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
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
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
沙漠綿亥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
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
三旬鐘鼓祝延祥聖誕傳宣啟道場香案迎門新結綵羣工

同上萬年觴
（元史世祖紀注）典章云每遇聖誕先期一月文武官觀詣
寺觀建祝延聖壽萬安道場本日質明朝臣詣闕稱賀外
官則率僚屬儒生耆老僧道人等結綵香案呈舞百
獻來道祗迎就寺觀敘班舞蹈三呼畢公宴而退
史院春深晝漏遲鼇峰長日對吟詩光天門外分班立知是
編成實錄時
（石田集視艸堂）深白晝遲瀛洲仙子到來時閣鈴不響文
書靜相對鼇峰日賦詩　（道園學古錄）鼇峰者國史院庭
中石名也　（元史禮樂志）國史院進先朝實錄是日大昕
諸司官具公服立於光天門外侍儀使引實錄案以入監
修國史以下奉隨至
光天殿前分班立
刻鑴椒蘭班序分五華寶殿靄香雲國書譯寫羊皮旨字雜

龍蛇古篆文

解醒語國初序朝班凡執政大臣謂擎天班玉堂清署謂煥壁班言官法司謂劒鍔班外戚謂椒蘭班親王謂瓊枝班功臣將帥謂豹首班其餘朝臣謂隨班　元氏掖庭記五花殿亦名五華殿東設吐霓餅曰玉華西設七星雲板曰金華南設火齊屏風曰珠華北設百蕊龍脉曰木華幷中央木蓮花紫香琪座干鈞案九朵雲蓋為五華　丹鉛總錄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闢一大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甯沙中撰遂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

次第宮車出禁城六龍今日幸灤京大臣跪奏行程記象背先馱幄殿行

廬陵集輦下曲云當年大駕幸灤京象背前馱幄殿行國老手爐先引導白頭聯騎出都城　灤京雜詠納寶盤營

象輦來晝簾氈帳九重開大臣奏罷行程記萬歲聲傳龍虎臺

層層氈帳向陽開內宴同傾馬湩杯有旨起鑾霜乍落鴐鵝天上已先回

灤京雜詠註馬湩馬嬭子也每年八月開馬嬭子宴始奏起程　又每年駕起其夕即霜　楊鐵厓宮詞天上鴐鵝先有信註云每歲此禽先駕往返

翠屏珠閣俯澄泓日影搖光鹿頂明齊到流杯亭上坐白鷗朱鷺共傳觥

故宮遺錄流杯亭有石牀如玉刻石為水獸潛躍其旁塗以黃金又皆親制水鳥浮杯機動流轉而行勸罰必盡歡洽繞河沿流金門翠屏回閣小閣多為鹿頂鳳翅重簷往往於此臨幸

列聖真容錦織成春秋祀典最分明如何太祝升神座歷唱先朝帝后名

元史阿納哥木傳阿納哥木尼博囉國人也善畫塑及鑄金為像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為之圖畫弗及也　又成宗紀大德二年正月特祭太廟用馬一牛一羊鹿野豕天鵝各七餘如舊註云是為特祭之始將奠牲盤酹馬湩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致祈語以次列室如之

野草閒花插鬢螺鐵番竿下舞婆娑蹋青人困腰肢軟自按轅條上駱駝

灤京雜詠鐵番竿下草如茵淡淡東風六月春高柳豈堪供過客好花留待蹋青人註云即斡耳朵蹋青人指宮人也　又俯亦王侯部落多香風簇簇錦盤陀燕姬翠袖顏如玉自按轅條駕駱駝註云轅條車前橫木按之則輕重

前後適均

明周定王元宮詞春遊到處景堪誇厭戴名花插野花笑語頻行隨鳳輦內官催上駱駝車

比甲彎弓喚打圍晾鷹臺畔馬如飛上都青草今黃盡纔自和林避暑歸

元史后妃傳世祖后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馬　帝京景物略南海子中有晾鷹臺元之舊也　元史太祖七年城和林作萬安宮　草木子元世祖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避暑

瓊島玲瓏萬石攢天風吹動法輪竿諸王聚會初開宴宣放獅兒出獸欄

輟耕錄萬歲山在大內西北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為之左右皆有

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元史世祖紀〕二十二年二月立法輪竿於大內萬歲山高百尺〔輟耕錄〕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材短小絶類人家所畜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

玉虹金露峙西東廣殿高寒四面風夜按梁州秋似水笛聲嘹喨月明中

〔輟耕錄〕廣寒殿在萬歲山頂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瑣窗板密其裏編綴金紅雲而蟠龍矯蹇於丹楹之上〔又〕金露亭在廣寒殿東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周定王元宮詞〕月宮小殿賞中秋玉宇銀蟾素色浮官裏猶思舊風俗鷓鴣長笛序梁州

凉閣温堂夢乍蘇曈曈曉日上金鋪風掀銀蒜簾微捲靜倚雕匳整顧姑

〔元氏掖庭記〕大內有迎凉之所曰清林閣又有温室曰春熙堂〔天祿識餘〕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蒙韃備錄〕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飾以紅青錦繡或珠玉〔草木子〕云元朝后妃及大臣之妻皆帶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羅蓋金步搖冠之遺制〔輟耕錄〕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刺帶罟罟娘子十五人〔聶碧窗胡婦詩〕有爭捲珠簾看固姑句〔按〕顧姑姑姑罟罟固姑蓋其音無定字實一物也

鳴鞭分引殿東西鳳蓋龍旂映日低忽報兩宮升御榻雞人高唱衆班齊

〔元史禮樂志〕元正受朝儀大昕侍儀使引導從護尉各服其服入至寢殿前報外辦皇帝出閣升輦鳴鞭三侍儀使並通事舍人分左右引擎執護尉劈正斧中行導至大明殿外劈正斧直北門北向立導從倒卷序立惟扇置于錡侍儀使導駕時引進使同內侍官引宮人擎執導從入皇后宮庭報外辦皇后出閣升輦引進使引導從導至殿東門外引進使分退押直至望皇之次引導從倒卷出俟兩宮升御榻鳴鞭三劈正斧退立於露階東司晨報時雞唱畢尚引引殿前班皆公服分左右入日精月華門就起居位朝畢宴饗殿上〔日下舊聞〕按前代未有帝后並臨朝者惟元則然周憲王宮詞大安樓閣聳雲霄列坐三宮御早朝大安閣在上都然則帝巡上都后亦從朝必並御也〔柳待制集〕元日朝回書事詩雪華遙映龍旂動日色纔臨鳳蓋開

進日君王御講筵明仁殿啓曉風前儒臣奏進黃綾本正譯虞書第二篇

〔玩齋集〕明仁殿進講詩黃綾寫本奏經筵正是虞書第二篇〔元史〕亦憐真班經筵進講每讀譯文必被嘉納

盤龍穴底噴珠泉綺戶蠪瓏九室連浴罷温湯人意懶柳陰分坐晚凉天

〔故宮遺錄〕萬歲山左數十步萬柳中有浴室爲室凡九皆極明透交爲窟穴至迷所出路中穴有盤龍左底叩首而吐吞一丸於上注以温泉九室交湧香霧從龍口中出奇巧莫辨

春衣已向臘前催內苑人人賜襖材製得宮袍進夜就明朝好著拜年來

〔丹丘生稾註〕臘前分賜近臣襖材謂之拜年段子

詐馬筵開集百官風搖雉尾下金鞍陰晴六月渾難定上起番僧止雨壇

〔元詩選註〕每年六月三日詐馬筵席所以喻其盛事千官以雉尾飾馬入宴 〔又〕西番種類不一每即殊禮燕享大會則設止雨壇於殿隅

大安樓閣聳晴煙忽報鑾輿入御天導至玉階歌舞徃太平天下字當前

〔灤京雜詠〕大安閣下曉風收自註云大安閣上京大內也 〔又〕云又是宮車入御天麗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稱賀天顏喜壽酒諸王次第傳自註云千官至御天門俱下馬徒行獨至尊騎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導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樣至玉階乃止內門曰御天之門

紅門曉啟旭暉明放走羣爭腳力輕急跪御前稱萬歲賞銀誰得占頭名

〔故宮遺錄〕南麗正門內千步廊可七百步建靈星門門建蕭墻周迴可二十里俗呼紅門 〔山居新語〕皇朝貴由赤每歲試其腳力名之曰放走監臨者封記其髮以一繩攔定俟齊去繩走之大都自河西務起至大內上都自泥河兒起至內中越三時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稱萬歲禮拜而止頭名者賞銀一定第二名賞段子四表裏第三名賞二表裏餘者各一表裏

佛深嚴應帝符帳房金碧煥宏模詞臣草就西番詔粉字光明網細珠

〔湛然居士集〕每新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 〔輟耕錄〕累朝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詔文於青繒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至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齎至彼國 〔又〕累朝皇帝先受戒九次方正大寶

橐駝黃鼠大廚房鳳髓茶清乳酒香膳畢羣工齊入奏印乞

小碗賜湯羊

〔薩天錫宮詞〕紫駝銀甕賜諸王 〔霏雪錄〕北方黃鼠味極肥美元朝恒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 〔灤京雜詠〕南土至奇誇鳳髓北壓異品是黃羊註鳳髓茶名 〔又〕皮囊乳酒雜鍋肉 〔又〕註云御前廚常膳有曰小廚房大廚房小廚房則內人入珍之奉是也大廚房則宦寺所掌湯羊是也由內及外外膳既畢羣臣始入奏事每湯羊一臠具數十六餐餘必賜左右大臣日以為常 〔格古要論〕御土窯者體薄而潤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佳

圓殿紛紛聚茜冠君王親自拜僧官佛門不用慈悲法日宰羊心供戒壇

〔解酲語〕國初起圓殿於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著茜帽 〔輟耕錄〕今上入戒壇見佛前有羊心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刺馬答曰凡人萌歹心害人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上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

弱腕纖腰翦弋工蘭茗殿啟暮春中碧鸞衫子秋雲帕萼席橫斜滾落紅

〔解酲語〕成宗春暮命宮人埽落花鋪蘭茗殿施金帳諸嬪衣碧鸞朱綃半袖衫頭纏吉貝錦臂繫秋雲紫絲帕成羣相逐滾蕊翻花帝日上燦黃金下設萼席使美人為翦弋流觴之戲

衰病侵尋損玉顏天家內俸尙分頒琵琶一曲曾邀寵不似明妃出玉關

〔秋宜集〕李宮人琵琶引序云鄧縣亢士籌言有李宮人者善琵琶至元十九年以良家子入宮得幸比之王昭君至大中入侍興聖宮比以足疾乃得賜歸侍母給內俸如故

滿苑梨花月一輪紫斑石上見熊嬪花亭且莫稱聯縞翻蕊

名花遊美人
（元氏掖庭記）熊嬪性耐寒嘗月夜游梨花亭露袒坐紫
斑石元帝見其身與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聯綺亭
寶篆星明耀紫垣六宮獻壽各遨恩脫闌自是前朝物猶帶
臙脂井上痕
（元氏掖庭記）元妃靜懿皇后誕日受賀六宮嬪妃以次獻
慶禮時有朝宮人有選入後庭者亦以所珍進獻一人獻
卿金簡翠脫闌是景陽宮臙
脂井物疑爲張麗華所遺
數百昭儀盡控鸞巾袍輸日侍雕欄花開禁苑頻催宴纔罷
澆紅又潑寒
（元氏掖庭記）后妃侍從各有定制后一二百八十人冠步光
泥金帽衣翻鴻獸錦袍妃一二百人冠懸梁七曜巾衣雲肩

絳繒袍嬪八十人冠文縠巾衣青絲纓金袍並謂之控鸞
招儀（又）宮中飲宴不常名色亦異碧桃盛開舉杯相賞
名曰愛嬌之宴紅梅初發攜尊對酌名曰澆紅之宴海棠
謂之暖妝瑞香謂之潑寒牡丹謂之惜香至於落花之飲
名爲戀春催花
之設名爲奪秀
竹風亭繞碧琅玕暖雨初晴細蓓攢換舌莫調新玉板盛來
選點杏花酸
（元氏掖庭記）清林閣四面植蒼松修竹旁立二亭東名松
聲西名竹風（又）宮中以玉板笋及白兔胎作羹極佳名
換舌羹（又）醋有
杏花酸脆棗酸
一曲新涼月上時鶴團鳳隊兩軍嬉夜深戲罷龍歸洞誰道
瑤池勝液池

（元氏掖庭記）仲秋之夜武宗與諸嬪妃泛舟於禁苑大液
池舟上各設女軍左曰鳳隊右曰鶴團又綵帛結成採菱
採蓮之舟輕快便捷往來如飛當其月麗中天彩雲四合
帝乃開宴張樂令宮女披羅曳縠前爲八展舞歌賀新涼
一曲帝喜謂妃嬪曰昔西王母宴穆天子於瑤池人以爲古
今莫有此樂也朕今與卿等際此月到此佳會液池之
樂不減瑤池也惜無上元夫人在坐不得聞步玄之聲耳
由是下令兩軍水擊爲戲鳳旋雲轉戟刺戈橫戰既畢軍
中樂作唱龍歸
洞之歌而還
纔縷連鍼夜未休星河瞻拜動離愁明朝鬭巧齊開宴九引
臺前起綵樓
（元氏掖庭記）九引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官登臺以五
采絲穿九尾鍼先完者爲得巧遲完者謂之輸巧各出資
以贈得巧者焉至大中洪妃寵於後宮七夕諸嬪妃不得
登臺臺上結綵爲樓妃獨與宮官數人升焉剪綵散臺下
令宮嬪拾之以色豔淡爲勝負次日設
宴大會謂之鬭巧宴負巧者罰一席

侍臣齊賀疊金羅玉醴晶鹽供奉多賞到傳呼昔寶赤今朝
開宴是頭鵞
（天祿識餘）元仁宗宴長春殿內臣進饌有咳病帝惡其不
潔命爲疊金羅半面闈之許露兩眼下垂至胸後以爲例
（元氏掖庭記）酒有瓊華汁玉團春鹽有水晶鹽五色鹽
（輟耕錄）昔寶赤鷹房之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青獲頭
鵞者賞黃金一錠頭鵞天鵞也
以首得之且以進御膳故曰頭
楊柳芙蓉簇御舟人來荷葉殿西頭內家日午添妝罷臙粉
亭前更小留
（日下舊聞）張可久一半兒詞云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
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閒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

例〔輟耕錄〕圜亭又曰臙粉亭在
荷葉殿稍西蓋后妃添粧之所也

龍撥聲高落棟塵紫檀香暖醉生春殿前一曲逢君怒不道
批鱗出弄臣

席帽山人〔梧溪集〕史騾兒燕人善琵琶在治間蒙上愛幸
上使酒縱威福無敢諫者一日御紫檀殿飲命騾弦而歌
之騾以殿前歌曲應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殺之後
問騾不在悔曰騾以酒諷我也前和州同知李澄言於逢
逢爲賦一辭云虎帖耳豹伏首青天白日雷電走尚食黃
羊光祿酒史騾曲曲春風手蕭王馬蹴滹沱冰亞父玉碎
鴻門斗鳳皇鍛翮蚌珠剖趙女含琵秦娥罷缶飲中八仙
方下來御溝濺赤花飛柳君不見龍生逆鱗海岳寒嗚呼
史騾乃敢于和州孤臣說舊語梨園弟子更新譜〔元氏
掖庭記〕紫檀殿以紫檀香木爲之〔玉笥集〕白翎雀詩碧
然一聲
虎龍撥

犀山春盡牡丹嬌路入儀天隔水遙報道鑾輿將北幸移舟
先斷往來橋

〔輟耕錄〕儀天殿在池中圓坻上西爲木吊橋長四百七十
尺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
留守官則移舟斷橋以禁往來犀山
臺在儀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藥

東風煖入萬年枝棕殿深沈日影遲宮女傳杯喧細樂延香
亭下暮春時

〔故宮遺錄〕延春堂丹墀皆植青松卽萬年枝也〔元氏掖
庭記〕延香亭春時宮人各折花傳杯於此〔元史泰定帝
紀〕泰定元年十二月新作棕殿二年閏月作棕毛殿
〔蒲菴集燕京雜詠〕阿剌聲高檀板急棕毛別殿宴春回
〔周定王元宮詞〕櫻殿巍巍西內中御筵簫鼓奏
薰風 〔又〕內園張蓋三宮宴細樂喧闐賞牡丹

鸂鶒翡翠戲蘭苕小景林塘筆細描御服盤龍翻舊樣緣絲
繡出滿池嬌

〔丹丘生稾宮詞註〕天曆間御衣多爲池塘小景名曰滿池
嬌〔又〕御服多以大珠盤龍形嵌以奇珍曰鴉忽曰喇者
出自西域有直
數十萬定者

門前插艾酒斟蒲重午三宮拜寵殊綵扇絨縧猶末品御詩
獨製賜皇姑

〔丹丘生稾宮詞〕玉椀調氷瀉雪花金絲纏扇繡紅紗綵胜
御製題端午敕送皇姑公主家〔註〕皇姑者魯國大長公主
皇后之母也天歷二年端午上賜甚厚并御詩送之〔灤
京雜詠〕酬節京糕猶末品內家先散小絨縧〔註〕重午節也

瑤宮春暖碧雲遮毬閣花亭躍路賒一顆珠光秋月滿夜游

同望五雲車

〔元氏掖庭記〕宮中製五雲車車有五箱以火樹爲檻式烏
椶爲輪轅頂懸明珠中箱爲帝座外四箱爲嬪妃座每晦
夜游幸苑中御此以行不用燈燭陳剛中雲車夜游詩云
金根雲蓋輅移玉露花不墜瑤艸絲明珠照乘秋月懸天
風吹下簫韶曲萬年枝上淸光滿八鸞導引雙龍管夜深
如畫翠華來三十六宮碧雲暖〔故宮遺錄〕苑西有翠殿
花亭
毬閣

瓊島花深隱繡扃采芳館內玉爲櫺暑天博得斑虬殼睡起
凉生六角屏

〔元氏掖庭記〕順帝爲英英起采芳館於瓊華島內設唐人
滿花之席重樓金線之衾浮香細鱗之帳六角雕羽之屏
〔又〕尾灑夷得一物如龍皮鱗攢簇玉色可愛暑月對
之凉氣自生遣人進貢時無識者胡僧曰此斑花玉虬殼

也

妬寵曾教犯火星朋緇彤史問儀型花箋細寫春膏滑不寫禪經寫孝經

庚申外史太師女伯牙吾氏爲后見帝寵祁氏心不平之日夜捶楚一夕又跪祁氏於前加烙其體數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雖不言心甚責之　拔祁氏即奇氏元史順帝后奇氏高麗人主供茗飲及后遇害立爲第三后居興聖宮后故能矯飾每暇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賢行者爲法　輟耕錄皇太子在端本堂忽一日帝師來啟母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乃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真性后曰我雖居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此他求即爲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讀書帝師赧然而退　潛確類書元有春膏冰玉二牋多寫大藏經傳於世

富貴浮雲過眼忙百年歌舞樂偏長煙霞自掌瓊花洞七貴聯翩共遣光

元氏掖庭記順帝自稱玉宸館佩瓊花第一洞煙霞小仙於萬歲山築垣號紫霞城建玉宸館叠石爲瓊花洞居焉　又與諸嬪嬉遊後宮常曰百歲光陰等於馳電日夜爲樂猶不滿十萬況其間疾病相侵年壽難必如白雲有期富貴皆非我有矣何爲自苦以虛度一生乎由是長歌大舞自暮達旦號曰遣光　又宮嬪進御無紀佩夫人印者不下百數淑妃則龍瑞嬌程一寧戈小娥麗嬪則張阿元支祁氏才人則英英凝香兒尤其寵愛宮中稱爲七貴云

宮袍大小品階分針線親操課績勤手內共擎三套纈肩頭先比四垂雲

輟耕錄針線殿在寢殿後周廡一百七十二間侍女直廬五所在針線殿後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間在直廬後丹鉛總錄元時染工有夾纈之名別有檀纈蜀纈漿水纈三套纈綠絲斑纈諸名　元史順帝本紀有雲肩合袖天衣　又輿服志云雲肩制如四垂雲青緣黃羅五色嵌金爲之

日上龍墀樂隊開綵幢寶蓋擁樓臺千官鵠立天顏壽殿下徐牽舞象來

元氏掖庭記九龍墀龍形九曲金爲玉鱗　續文獻通考元樂舞用樂音王隊男子三人戴青面具舞蹈次爲飛天夜叉隊舞蹈而進又以婦女二十人執牡丹花舞唱又以婦女搖日月金腔稍子鼓舞唱相和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薩相一人作樂音王相歌舞其壽星隊用男子執金字牌或執梅竹松椿石或作飛鴉之象俱各歌舞而進又有執寶蓋日月棕毛扇或魚鼓簡子龍竹蔡杖齊唱舞而前禮樂隊用童子五人執香花婦女二十人分爲四行鞠躬拜興舞蹈或執孔雀幢舞唱男子八人披金甲執金戟一人冠平天冠執圭齊唱舞而前　閒中今古錄元順帝時有一象宴朝臣時拜舞爲儀

鳳麟寶錦出龍梭左掖門前萬段羅繡市人來爭認帖誰家麗色得春多

元氏掖庭記淑妃龍瑞嬌貪而且妒帝賞賜金帛比他妃有加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萬壽福壽字賭黃等段以巨萬數嬌乃開市於左掖門內發賣諸色錦段如有買者仍給一帖令不相禁宦官牛大輔掌之時呼爲繡市又號麗色多春之市

縹緲輕袍翠欲流崑崙巾上蝶蜂稠月宮仙子饒天巧進御親裁絞布裘

元氏掖庭記麗嬪張阿元性號機敏私製一崑崙巾上起三層中有樞轉又製蜂蝶雜處其中作攢蕊之狀又置飛

瓊流翠之袍趨步之際飄飄若月宮仙子又爲帝製繡緣紋布之裘雪疊三山之履以進御帝服其裘穿其履冠春陽一線巾巾乃方士所進云是東海長生公所服

水上迎祥動樂歌九龍華蓋映澄波爽心宴裏羣爭寵妬殺天桃戈小娥

元氏掖庭記每遇上巳日令諸嬪妃祓於內園迎祥亭漾碧池上置紫雲九龍華蓋四面施幃幛皆蜀錦爲之跨池三橋橋上結錦爲亭中匾集鸞左匾凝霞右匾承霄三亭鴈行相望又設一橫橋接三亭之上以通往來祓畢宴飲於中謂之爽心宴池旁有潭曰香泉池中置温玉狻猊白晶鹿紅石馬等物嬪妃澡浴之餘則騎以爲戲或執蘭蕙或擎球筑謂之水上迎祥之樂唯淑妃戈小娥體白而紅著水如桃花含露帝曰此天桃女也因呼爲賽桃夫人寵愛有加焉

龍炬輝煌簇鳳樓柏香堂裏爲勾留天廚已設開顏宴玉笛還封圓聚侯

元氏掖庭記程一甯未得幸時嘗於春夜登翠鸞樓倚闌弄玉龍之笛吹一詞云蘭徑香銷玉輦蹤梨花不忍負春風綠窗深鎖無人見自碾朱砂養守宮帝忽於月下聞之問宮人曰此何人吹也有知者對曰程才人所吹帝雖知之未召也及後夜帝復遊此又聞歌一詞云云帝遂乘金根車至其所甯見龍炬簇擁遂趨出叩頭俯伏帝親以手扶之曰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至此攜手至柏香堂命寶光天祿廚設開顏宴笑謂甯曰今夕之夕情圓意聚然玉笛卿之三青也可封爲圓聚侯自是寵愛日隆改樓爲奉御樓堂爲天怡堂

蕩槳西湖月色澄玉泉深處令於冰翻冠飛履香兒舞一派歌聲唱采菱

元氏掖庭記凝香兒本部下官妓也以才藝選入宮遂充才人善鼓瑟曉音律能爲翻冠飛履之舞京城北有玉泉山帝於夏月嘗避暑於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作采菱小船命宮娥乘之以采菱爲水戲時香兒亦在焉帝命製采菱曲使篙人歌之

十六天魔舞袖垂穆清閣裏鬭腰肢夜深祕密傳心法共學西僧演揲兒

元史順帝荒於遊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瓔珞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又重建穆清閣帝行西僧祕密運氣術號演揲兒法又以宮女十六人作天魔舞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中非受祕密戒者不得與

魯般天子擅奇才宵旰親操斧削來屋樣描成須匠氏九重只木起樓臺

庚申外史帝嘗爲近侍建宅自畫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榱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爲之京師遂稱魯般天子

東國名姬貌似花中宮分賞大臣家衣衫盡做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斜

庚申外史祁后宮多蓄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 元張昱宮中詞宮衣新尚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裁連夜內家爭借看爲曾著過御前來

玉女金神報漏遲百花宮裏晝長時宰臣莫守移宮例地道

巡遊未許知

元氏掖庭記順帝自製宮漏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立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　庚申外史建清甯殿外爲百花宮環繞殿側帝以舊例五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恐宰相以舊例爲言乃掘地道盛飾其中從地道數往就天魔舞女以晝作夜外人初不知也

偽周附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至正十三年陷泰州據高郵僭王號稱周十六年元兵急圍之潰圍走輕兵襲破平江據之分陷浙東西諸州後降元拜太尉二十六年自稱吳王二十七年徐達討平之執送金陵自縊死改元一　天祐

白塔階墀似雪明玉鱗攢簇浪花生觀風樓上開燈宴自定新詩望太平

（龍起雜事）四飛山產白塔膩滑精細士誠取之作階甬之飾有水雲白雪浪花玉鱗墀等名（又）元夕張燈士誠登觀風樓開賞燈宴令從者賦詩號望太平

香桐芳蕙綺羅叢春錦園中望幸同一曲採芳齊鼓棹歌聲飛入錦帆風

（龍起雜事）丞相士信守湖州糙二美姬以進士誠起香桐芳蕙二館居之又選三吳良家女八十餘人充內使時宮闈未備就於府後起重樓邃閣數十間以爲閨闥之所總名之春錦園（又）城內姊川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此列妓女於上使唱尋香採芳之曲

筳篿心重女靈氛手折桃花插鬢雲無那三蛆緣未協屈教誤冊命參軍

（金姬傳）姬名金兒章邱人李素女也父精於醫卜恐以其術授之遂自極元妙言人禍福皆驗應父死從母爲金姓張士誠陷泗州李生一家悉被遊兵所掠金兒時年尚未及笄分配偽太妃曹氏帳中爲侍兒帳中以金兒占驗稱爲姑姑（又）士誠追憶金兒占驗之語使人召之初士誠見金兒于狼山屬軍旅匆遽危疑未安又爲金兒危言所恐心竊敬畏未敢他有所論及金兒入府發容明麗進止端莊婥㛥侍御人人自失不覺心動紿之曰我已默有所禱汝試卜之意欲金兒自爲卜吉抑或得大吉之兆進曰卜辭不協不敢以告士誠曰試舉其詞乃以辭進曰三蛆逐蠅陷墜釜中灌沸滐燼與母長訣士誠曰吾卜神龜知吉凶而骨植空枯卜可盡信哉自起取桃花簪其鬢笑曰以此爲聘金兒曰吾卜處吉凶別然否多中于人昔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主公方將受

命而王豈忍以妾爲驪姬乎士誠不聽盡出所得曹氏珠翠錦繡賜之立命參軍王敬夫譔冊金姬詞且曰俟他日加妃號位次劉氏金兒苦辭不可忽輕翠已羅體矣知不能免乃悉召其父母所親各敘訖忽就舟中發其故篋出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跪私祝須臾閉目危然無語父母驚起抱起呼之已絕息矣

偽宋附　韓林兒欒城人父山童世以白蓮會惑衆將起兵被執至正十五年其黨劉福通迎林兒爲帝據亳州僭號稱宋既而爲元兵所敗走安豐十八年福通陷汴梁據其城自安豐迎林兒都之十九年元兵拔汴梁福通復以林兒走安豐二十三年福通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殺林兒南走二十六年死於建康改元

龍鳳書年據汴梁滿宮爭拜小明王可憐花柳無情思嬌倚東風媚少娘

〔明史韓林兒傳〕劉福通物色林兒得諸碭山夾河迎至亳州立為皇帝又以為小明王 〔鑑起雜事〕林兒母楊氏雖老而善自妝飾見人則匿其年自稱少娘司徒杜遵道通焉目之曰少郎府有好事者榜其門曰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花喻楊柳喻杜

斫鮮高會倒金甌土市街西樂未休綺瑟紅裙燈火夜主人沈醉下樊樓

〔鑑起雜事〕林兒在汴每事皆決於左右惟於福源地捕魚以為樂得魚則鱠之與羣小沈醉自謂斫鮮之會又起樊樓於土市街西飾紅裙綺瑟於上將帥出師飲餞於此林兒自稱樊樓主人或暮夜燈火遊觀

偽漢 附 陳友諒沔陽漁家子初為徐壽輝將至正二十年陷太平弒其主壽輝於舟中僭號稱漢徙居武昌二十三年兵敗於鄱陽中流矢死子理奔武昌仍僭立二十四年明太祖討降之封歸德侯後徙高麗友諒改元一 大義

紅粉從軍思不禁茗華妝罷受恩深無情最是猴溪水嗚咽猶如奏月琴

〔雲蕉館紀談〕友諒愛姬茗華夫人善月琴友諒出師必以隨呼為妝罷未幾物故葬於石耳峯猴溪橋側樹石月琴以表之至今人名月琴冢

鹿囿臨江錦繡明金鞍紛綴瑟珠纓宮人花下肩輿出翦綵春風散滿城

〔雲蕉館紀談〕友諒畜鹿數百於南昌城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珠為纓絡鏤金為花鞍羣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 〔又〕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暮結綵為花樹自府第夾道植至匡山又翦綵於道上與宮人乘肩輿而行黃信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是也

珍館宏開貴客迎鏤牀寶帳紫霞明宮袍新賜金絲紐御膳頻調玉葉羹

〔雲蕉館紀談〕友諒開寶市於偽都招致海商大賈造尊珍館以待有寶者設賓客卿使之名得其艷色以進則封為奇貨上賓得珠玉以進則封為珍精貴客又有華卿麗使亞於賓客也 〔又〕有桑妃者陳所至愛海賈所進金絲紐花襖紫霞帳水晶櫻鳳箱皆以賜之 〔又〕陳氏喜食玉葉羹以西山羅漢菜冊江金花魚為之 〔明史〕陳友諒造鏤金牀甚工

偽夏 附 明玉珍隨州玉沙村人初為徐壽輝將至正二十三年據成都僭號稱夏後徙重慶二十六年死子昇嗣洪武四年廖永忠討降之封歸義侯後徙高麗玉珍改元一 大統 昇改元一 開熙

搗錦亭邊製錦箋銀輝館側貢華鉛滿宮妝束饒花粉御史香分井底泉

〔雲蕉館紀談〕浣花溪自唐薛濤後能以溪水造箋者絕少珍守蜀時有郡人陸子良能之珍於溪上建鶬錦亭置箋戶十餘家箋有桃花鳳彩雲樣錦幅等名 〔又〕城西清水穴亦名粉水井巴人以爲粉則膏膩鮮明昇建銀輝館於側署官掌之以供公用號爲花粉御史

蘇薰錦礴豔宮粧四面風輪竹簟涼碾出新茶清似雪一杯花泛海棠香

〔雲蕉館紀談〕昇畏暑作露帳四面駕風輪以花竹簟鋪其中宮庭多甚席地以蘇薰薦鋪錦礴於上宮人不用凳几以此爲坐 〔又〕昇在重慶取涪江青蠊石爲茶磨令宮人以武隆雪錦茶碾之焙以大足縣香霏亭海棠花味倍於常海棠無香獨此地有香焙茶尤妙

甕中琥珀吸香醪荔劈新紅助飲豪宴罷酒酣思却醉金甖盛進紫梨糕

雲蕉館紀談昇能飲宴會不用杯盞以大甖盛酒用忠州引藤一吸半甕 〔又〕昇於荔枝熟時設荔枝宴自詩云百浮琥珀御醲酒色重雞冠新荔紅 〔又〕廣安出紫梨昇取其汁和紫蘇粉爲糕名雪液紫霜食之能却醉

元補遺

殿前隊仗引旂旄夾陛花明五色袍御座紅塵飛不到簷櫩黃幔護牀高

元史輿服志殿下旗仗分左右以列左前列建天下太平旗右前列建皇帝萬歲旗每旗執者一人護者四人皆五色絁生色寶相花袍 迺賢宮詞云御牀不許紅塵到黃幔長教窣地垂

宮門曉啟腰輿出日照雲屏七寶光導至墀塗齊倒卷紫衣小隊夾成行

元史輿服志腰輿製以香木後背作山字牙嵌七寶粧雲龍屏風 又禮樂志元正受朝儀引進使同內侍官引宮人擎執導從入至皇后宮庭皇后出閤升輦導至殿東門外引進使分退押直至墀塗之次引導從倒卷出 又輿

服志中宮導從宮人凡二十二人各分左右行冠鳳翅纓金帽銷金緋羅襖紫羅衫 山居新話薩都剌宮詞深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擎執宮人紫衣大朝賀則於侍儀司法物庫關用平日則無有也

內廷視草拜恩新翰院班中寄掃鄰八府員皆稱宰相從知勲貴異羣臣

元史百官志內八府宰相掌諸王朝覲儐介之事遇有詔令則與蒙古翰林院官同譯寫而潤色之謂之宰相云者其貴似侍中其近似門下故特寵之以是名 山居新話皇朝設內八府宰相八員悉以勳貴子弟爲之祿秩章服並同二品寄位於翰林院官掃鄰所職視草制詞如詔赦之文又非所掌 輟耕錄星拱門南有御膳亭亭東有拱宸堂蓋百官會集之所曰掃鄰

大成雅樂律初融暖入長春柳色同太上來歆應降福箾韶

新奏玉華宮

〔元史禮樂志〕中統五年以新製雅樂定名曰大成〔又〕樂隊皆奏長春柳之曲〔又〕皇慶二年秋九月用登歌樂祀太上皇睿宗於眞定玉華宮自是歲用之

有誰說法落天花新入燕姬鬢似鴉名註樂音王隊後纖腰穩稱錦袈裟

〔元史禮樂志〕說法隊引隊禮官樂工大樂冠服並同樂音王隊次二隊婦女十人冠僧伽帽服紫禪衣皁條次婦女一人服錦袈裟

繡帽宮人口詔傳聽差常過御樓邊象牙牌子腰間挂那許金吾禁不前

〔貢師泰灤陽納鉢即事詩〕云繡帽宮人傳旨出〔張翥口號〕云教坊日日聽差回〔楊允孚灤京雜詠〕云羯羊內膳日差排紅帖呼名到玉階底事金吾呵不住腰間懸得象牙牌

教坊有旨趣興和鳳管鸞笙宛轉歌一曲涼州翻舊譜海東青下攫天鵞

〔元史百官志〕教坊司秩從五品掌承應樂人及管領興和等署〔灤京雜詠〕云爲愛琵琶調有情月高不放酒杯停新腔翻得涼州曲彈出天鵞避海青〔註〕海青拏天鵞新聲也

聖駕春蒐出近郊釆旗隊擁柘黃袍外人指道中書令龍種由來勝鳳毛

〔元史兵志〕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游豫之度前鋒樹皁纛或施釆旗〔又百官志〕中書令一員銀印太宗以相臣爲之世祖以皇太子兼之至元十年立皇太子行中書省令大德十一年以皇太子領中書令延祐三年復以皇太子行中書令留驅騎印二員〔薩天錫觀獵春蒐詩〕云日奏雲間紫鳳笙春隨天上柘黃袍〔又〕云侍游亦有中書令七寶雕籠看綠毛〔又宮詞〕云宮娥不識中書令笑問誰家美少年

一年納寶幾營盤龍虎臺前暑欲殘鴐到黑圖天步轉飛龍原避上槍竿

〔灤京雜詠註〕龍虎臺納寶地也凡車駕行幸宿頓之所謂之納寶又名納鉢〔又〕黑圖地名大駕經由之所俗云龍上槍竿是以御駕不由此處

火失氊房絡繹開車如流水滾香埃行人競避南坡路馳鼓聲聲夾蹕來

〔灤京雜詠註〕火失氊房乃累朝后妃之宮車也〔又〕南坡乃納寶地也故遊人罕至焉〔又〕文宗曾開宴於南坡〔又〕云御道聲聲馳鼓來〔註〕謂駱駝鼓也〔元史兵志〕凡行幸先鳴鼓於駝以威振遐邇

羽獵歸來獻白狼金釵開宴綺羅香貢餘分得甘珍味不數山陰橘綠羊

〔灤京雜詠〕云羽獵山陰射白狼太平天子狩封疆〔又〕淋漓未了金釵宴 中使傳宣御酒來〔又〕註云凡御膳及民間者謂之貢餘〔又雜詠〕云皮囊乳酒鑼鍋肉奴視山陰對角羊註橘綠羊或四角六角者謂之迭角羊迭義未詳以其角之相對故曰對角毛角雖奇香味稍別故不升之鼎俎於以見天朝之玉食有等差也

芍藥生苗入饌初東風吹暖遍穹廬內園花發紅如斗共道揚州遜不如

灤京雜詠註草地芍藥初生軟美居人多采食之〔又內
園芍藥迷望亭亭直上數尺許花大如斗揚州芍藥稱第
一終不及
上京也

望陵馬酒灑遙山連日西風促駕還助祭人來同縞素駿奔
原是世臣班

周伯琦立秋日書事詩註云國朝歲以七月七日或九日
天子與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園奠馬酒執事者皆世臣子
弟是日擇
日南行

七寶浮圖曜日晶重樓複道接蓬瀛大安閣是熙春閣誰向
灤京憶汴京

周伯琦扈從上京學宮紀事詩云曾觀複閣接青冥金色
浮圖七寶楹當日熙春今避暑灤河不比漢昆明〔註〕石詠
大安閣故宋汴熙
春閣也遷建上京

恩頒衣幣下丹墀試院開筵賞有差得士慶逢麟鳳榜天顏
喜動唱名時

周伯琦紀事詩註云至正十一年歲辛卯三月十二日禮
闈揭榜傳宣開宴各賜衣幣榜魁曰李國鳳趙麟號鳳麟
榜又有三家兄弟聯中號
棣蕚榜皆前所未有也

碧眼黃鬚拜玉除拂郎款塞貢龍駒丹青奏入慈仁殿奴視
曹生九馬圖

周伯琦天馬行應制序云至正二年西域拂郎國遣使獻
馬一匹高八尺三寸脩如其數而加半色漆黑後二蹄白
曲項昂首神駿超逸視他西域馬可稱者皆在髃下馭者
其國人黃鬚碧眼服二色窄衣凡七度海洋始達中國相
臣奏進上御慈仁殿臨觀稱歎遂命育於天閑勅工畫者
圖之而直學士臣揭傒斯贊之蓋自有國以來未嘗見也
殆古所謂
天馬者耶

法書名畫各紛羅妙選奎章俊彥多群玉府中方傳直牙牌
已報未時過

元史謝端傳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日
下舊聞考〕仙居柯九思選文宗於潛邸及即位置奎章閣
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金石鼎彝
之器咸命鑒定賜牙章得通禁署〔柯九思宮詞註〕凡御
覽法書名畫群玉內史掌之〔又宮詞〕云偶臣春直奎章
閣玉陛牙牌報未時註上日御奎章報未時則還內殿矣

文石屏風錦作圍淋漓御筆壁生輝承平曲宴留圖本漫把
天章比宋徽

〔道園學古錄〕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
及寸丹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勅命攻材製
匡廓植以爲屏焉〔書史會要〕文宗開奎章閣自寫閣記
甚有晉人法度實漢昭回非臣庶所能及也〔研北雜志〕
奎章閣壁有宋徽宗畫承平
殿曲宴圖并書自製曲宴記

元武池前地自弓春風滿苑麥芃芃聖心最重三推典親畫
時來鹿殿中

〔日下舊聞考〕析津志厚載門乃禁中之苑囿也內有水碾
引水自元武池灌溉種花木自有熟地八頃內有小殿五
所上曾執耒耜以耕擬於耤田也〔元史英宗紀〕至
治二年八月詔畫蠶麥圖於鹿頂殿壁以時觀之

萬石巑岏一水環樓臺掩映翠微間金源遺蹟供宸賞望氣
移來絕塞山

山居新話內苑萬歲山太液池非我朝刱建乃亡金之沼囿也初聖朝起朔庭絕塞有一山形勢雄壯峯巒秀異金人望氣者言此山有王氣當出異人非金之利因託以入貢爲辭願求此山之土爲報衆皆鄙笑而許之金人遂掘其山挽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搆臺殿以爲游幸之所未幾金亡世祖皇帝登大寶改築京城山適在禁苑之中興衰之兆天已默定豈人力所能爲耶

貝闕珠宮鏡面鋪三千歌棹駐蓬壺玉娥笑道山如畫可及金陵粉本無

日下舊聞考元陳孚太液池詩一鏡拭開秋萬頃天倒浸琉璃影寒飈夜捲雪波去貝闕珠宮紫光冷三千歌棹搖綠煙澄鬟吹歷黃金蟬珙樹颼颼紅鯉躍袞龍正宴瑤池仙 又香殿在石假山上案石假山明韓雍賜遊西苑記稱賽蓬萊 輟耕錄文帝居金陵潛邸時命臣房大年畫京都萬歲山大年辭以未嘗至其地上索紙爲運筆布

畫位置令按稿圖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經營格法通整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

欲從弓匠問良弓國匠誰能翊九重捧到金槽休勸酒至尊方戒進三鍾

輟耕錄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金亡歸於我朝從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誇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又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爲酒所蝕尙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說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惟進酒三鍾而止

一段千金付所司紫絨翠羽鬬新奇琵琶更有西京物同昇黃門送太師

山居新話至元四年天歷太后命將作院官以紫絨金線翠毛孔雀翎織一衣段賜伯顏太師其直計一千三百定 又官庫有昭君琵琶天歷太后以賜伯顏太師妻

句麗世子沐恩波異卵驚看鳥是駝香殿詩成同賜酒春風醺及海東多

日下舊聞考高麗史列傳帝召見世子於紫檀殿鄭可臣從帝使之坐仍命脫笠曰秀才不須編髮宜著巾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尺有五寸內可受酒數斗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可臣賦詩可臣獻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萬壽醺及海東人帝嘉之輟賜御羹

相臣鴛會樂無央締結宗枝聚衆芳興聖宮西巫峽夢錯疑賜第是昭陽

元史燕帖木兒傳至順二年爲建第於興聖宮之西南賜鷹坊百人先是自秉權以來肆意無忌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尙宗室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雜坐名鴛鴦會至是荒淫日甚案元史表泰定后尙有亦憐眞八剌皇后忽剌皇后也速皇后卜顏怯里迷失皇后失烈帖木兒皇后鐵你皇后俱無傳未能定其所取爲何后

宣文閣下圖書靜端本堂前草木榮好獵縱饒鷹背犬喧呼休溷讀書聲

輟耕錄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讀書近侍之嘗以飛放從者輒臂鷹至廊廡間喧呼馳逐以惑亂之將勾引出游爲樂太子受業畢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讀書之所先生長者在前汝輩安敢狎褻如此急引去勿召責也衆皆驚懼而退右乃貢尙書師泰授經宣文閣下日所目見者 又北方凡阜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卵一

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𪃿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鷹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分羹嘗遍御廚珍東壁西圜拱帝宸一月儒臣三進講液池常得賜遊頻

陳旅安雅堂集皇帝御極之初即命兩丞相與儒臣一月三進講於是益優禮講官既賜酒饌又以高年疲於步趨命皆得乘舟太液池經西苑以歸　明周王元宮詞云奎章閣下文詞盛太液池邊遊幸多　薩天錫興聖宮即事詩云御廚香動晚分羹七寶琉璃𢾇𢾇承白面內官呼小字隔簾傳旨賜中丞

西宮巍煥竝東宮上苑鶯聲睍睆同白髮詞臣無賦貢誰將冷暖問春風

元史后妃傳伯顏忽都皇后宏吉剌氏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后無幾微怨望意　薩天錫西宮春日詩云九重春色金銀闕冠帶將軍盡羽林上苑春鶯隨柳轉西宮午漏隔花深天開閶闔收金鎖簾捲奎章聽玉音白髮儒臣貢詞賦長門應費萬黃金

全史宮詞卷二十

樂亭史夢蘭香厓

明　太祖姓朱名元璋鍾離人至正十二年起兵二十八年即帝位都應天在位三十一年崩葬孝陵改元一洪武　恭閔惠皇帝允炆太祖孫懿文太子標子在位四年燕王舉兵犯闕城破帝自焚成祖立革除建文年號世稱建文君　大清乾隆元年追加尊謚改元一建文　太宗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永樂元年改北平府為順天府號北京以應天為南京十八年

遷順天二十二年崩葬長陵改元一永樂　子仁宗高熾立一年崩葬獻陵改元一洪熙　子宣宗瞻基立十年崩葬景陵改元一宣德　子英宗祁鎮立十四年帝親征也先敗於土木也先執帝以北景帝即位遙尊為太上皇景泰元年八月還都居南宮七年正月徐有貞等迎帝復辟八年崩葬裕陵改元二正統天順　景帝祁鈺英宗弟英宗入北孫太后命帝監國在位八年帝寢疾英宗復位廢為郕王尋殂葬西山成化初追加尊謚改元一景泰　憲宗見深英宗子立二十三年

崩葬茂陵改元一成化子孝宗祐樘立十八年崩葬泰陵改元一宏治子武宗厚照立十六年崩葬康陵改元一正德世宗厚熜憲宗孫興王祐杬子初嗣封興王武宗無子張太后與大臣楊廷和等徵帝立之四十五年崩葬永陵改元一嘉靖子穆宗載垕立六年崩葬昭陵改元一隆慶子神宗翊鈞立四十八年崩葬定陵改元一萬歷子光宗常洛立一月崩葬慶陵改元一泰昌子熹宗由校立七年崩葬德陵改元一天啟莊烈愍皇帝由檢熹宗弟初封信王熹宗無

子遵遺詔即位十七年李自成陷都城帝自縊　大清順治元年追加尊謚葬思陵改元一崇禎十六王凡二百七十六年

大練衣裙淺淡粧殘綃敗縷賜諸王一言更溥膠庠惠太學新添紅板倉

（明史后妃傳）太祖馬后平居服大練浣濯之衣雖敝不忍易（彤史拾遺）高皇后馬氏糾裁餘綺帛及織工治絲有荒纇者纂集為衣被以賜諸王公主（明史）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眾矣諸生有廩食妻子將何所仰給於是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太學生家糧自后始

珍重農功睿慮勞後庭刈稻晚風高賞豐共飲香雲閣別供皇妃引口醪

（椒宮舊事）成穆貴妃孫氏嘗與上登香雲閣觀後苑刈稻上命宮人取酒來為賞豐飲令妃誦詩侑酒妃為歌李紳憫農詩上大悅賜予有加（文皇淑妃李氏性不愛酒上為造引口醪每宴飲特設以供妃）

方領藍衫御手裁曾將儒服共頒來尚功局裏新承旨更與人間女秀才

（椒宮舊事）孝慈見秀才巾服與胥吏同乃更製儒巾藍衫令上著之上曰此真儒服也遂頒天下（靜志居詩話）明初識字婦女得舉女秀才入尚功局

漫把騎牛笑阿婆笛聲吹出太平歌馬嵬青塚空埋怨人到深宮薄命多

（明詩綜）范氏清江人椁孫女早寡選入禁中偶題畫寄意高后見之封為夫人遣還鄉其題老嫗騎牛吹笛圖云玉環賜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更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

夜靜爐香繞玉闌清茶閒品小龍團宮中給事多才女閣上看書召講官

（玉堂叢語）洪武初凡觀經史中有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女侍能文宮人不得近侍滿方希直有詩曰風暖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續文獻通考）洪武二十四年敕進茶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

宮車晚出地天哀佛子諸天送雨雷負帝猶留圖畫在瓣香同祝馬如來

郭務野聞馬后既覺臨葬日大風雨雷電太祖甚不樂召僧宗泐至曰太后將就窀穸汝其宣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宣已帝大悅頭復朗霽遂啟輀 （又）太祖嘗爲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爲圖

飛飛燕子入金川海嶠雲迷月半邊聞道外廷天使出依稀猶說訪張僊

（明史紀事本末）時谷王穗與李景隆守金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至是始驗其言 （堅瓠集）建文初生頂顱頗偏高皇覩之心甚不悅嘗撫而名之曰半邊月兒 （震澤紀聞）太宗師渡江薄都城建文君闔宮自焚死然或傳實自火逃出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莫察其實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僊爲名實爲建文也終莫知所之

忽傳天外飫燈過知是君王夜聽歌貢女中宵向東望玉簫吹處月明多

（彤史拾遺）權妃朝鮮人永樂七年朝鮮貢女充掖庭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簫吹之窈眇多遠音上大悅遂拔妃出衆女上逾月冊賢妃 （續文獻通考）永樂中冊定國簡有飫燈二對

秋聲滿院月黃昏香爇熏爐閉殿門欲試江南新進種羅巾輕拭戧金盆

（宮詞小史）宣宗酷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價貴至十數金 吳梅村有宣宗戧金蟋蟀盆歌 （格致鏡原）宣德銅器以爐鼎爲首入賞鑒者如魚耳爐獸耳爐乳爐百摺彝爐戟耳爐天雞彝爐方員鼎石榴足爐橋囊爐香奩爐高足押經爐已上諸款皆上品賞鑒也

仙姬新自鳳陽來託體椒宮廿日纔一覺自知春夢短詩詞激作楚聲哀

（明史后妃傳）宣宗郭嬪名愛鳳陽人賢而有文入宮二旬而卒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慚予之失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萬顆珠璣灑綺扉宮娥宮監簇成圍黃金鑄豆猶難給碎翦銀壺作蝶飛

（堅瓠集）景泰在位頗好聲色嘗以銀豆金錢灑地令宮人宦侍爭拾以供嬉笑 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尙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駢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雨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瑣瑣亂擲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宮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墮羅衣縐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閶知昨日六宮中

翠蛾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親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翦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入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採瓠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嚬安知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按慎軒外集作天順朝事

七年天子事成空檢點衣裝出禁宮草沒金山何處望井闌腸斷玉玲瓏

（彤史拾遺）景皇后汪氏遷外王府齋素事佛後英宗索玉玲瓏腰繫后對以無有既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爲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追取耶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投之井矣 郕王葬金山

繡袍香染鶴爐煙爭拾文華殿上錢按日輪番催進講禁中更有小經筵

日下舊聞大順八年始開經筵歲以二八月中旬始四十月下旬止先期於文華殿設金鶴香爐於寶座之南左右各一香爐之東南設御案講案各一案上置進講書鎮以金尺至期知經筵官勳臣閣學講官暨九卿鴻臚錦衣指揮使及四品以上寫講章官俱緋金緋袍展書翰林官與侍儀御史給事中俱青綠服諸臣行禮畢講官出班立展書官二員出班對立講官行禮與展書官膝行詣御案展四子書講義講官進講畢退西展書官展經義儀亦如之講畢乃詣左順門講月講官凡四員日輪二員進講講畢宴於文華門外西廡禁中謂之小經筵亦謂之小講〔又〕經筵始開相傳每講畢命中官散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

袴褶前驅導御鑾貴妃騎馬萬人看宮中誰進房中術紙尾臣名署萬安

彤史拾遺上游幸必令萬妃袴褶爲前驅〔明史萬安傳〕帝一日于宮中得疏一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

夜來欽錄候彤闈何日前星耀紫微手把啄金杯自祝赤鸚青雀各雙飛

〔丹鉛總錄〕周禮掌王之陰事陰令註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錄簿則其來古矣〔兩浙輶軒錄詩註〕茂陵有鸚鵡啄金杯上刻赤鸚青雀各二櫻桃十六顆是時前星未輝義取四妃十六子也〔侯朝宗壯悔堂集〕有鸚鵡啄金杯歌

安樂堂中淚暗吞蠻花零落閉長門兒來膝上忘兒母欵慰黃袍向寡恩

〔彤史拾遺〕孝穆紀太后者憲宗妃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官女上嘗行內藏后應對稱旨悅之一幸有身萬貴妃知而恚甚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生孝宗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藏之他室至五六歲未敢剪髮上一日召張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有但恐不能保耳上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后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久之其六月妃暴薨

外宮令落病何堪紅藥低吟意妙含一語宏恩留故國不教選女到江南

〔彤史拾遺〕邵貴妃者興獻王母也時萬妃妬甚妃託微疾居外宮偶夜坐自詠所製紅藥詩憲宗過聞之大喜遂召幸〔拔詩見〔列朝小品〕〔又〕世宗纘大統進稱皇太后太后嘗曰女子入宮無生人樂以後選女入宮勿下江南此我留大恩於江南女子者也

第一名傳作論初內中學士職新除繡衙日永調鸚鵡好爲君前誦尙書

〔靜志居詩話〕烏程女子沈瑩中初入掖庭泰陵試以守宮論發題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泰陵大悅擢居第一給事禁中授女學士吳興人至今呼爲女閣老瑩中在大內暇飼白鸚鵡教之誦尙書無逸篇此宜載之彤管者也瑩中名瓊蓮

三千海戶抱城雄南苑初開驟玉驄七十二橋同踏徧賞功親手賜花紅

〔明史武宗紀〕正德十一年錄內宮男子三千四百餘人充海戶〔帝京景物略〕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中有殿殿旁晾鷹臺臨三海子築七十二橋以度元之舊也〔武宗外紀〕上幸南海子還賜文武羣臣銀牌於左順門一二三品鏤文其上曰慶功四五品曰賞功各被以紅綵花次第出

中外爭誇時世裝四家兵甲盡衣黃至尊新署將軍號過錦頻開內教場

〔武宗外紀〕上初好武江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乃立內教場後益以神周劉暉四人皆賜國姓名四鎮兵又名外四家兵上乃自統一營謂之中軍晨夕下操上親閱之名曰過錦言度眼如錦也時諸軍悉衣黃罩甲中外化之號時世裝〔又〕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

新得妖姬騎射工龜茲番樂入深宮教坊竟沐椒房寵禍本男戎藉女戎

〔彤史拾遺〕馬氏馬昂妹教坊供奉女也馬氏善騎射解于闐龜茲諸樂能道番語遂絕幸封兄昂右軍都督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御史程啟充等言內寵爲孽是爲女戎外寵爲幸是爲男戎妹喜伐夏妲己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莽卓伐漢賈趙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夫昂本驕淫暴橫而濟之以姦馬姬柔佞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於一家積夏商周漢晉唐之患於一時也

騰禧寶殿壘雲流侍輦空聞諫豫遊密約金釵陪鳳舸繡旛名字偏揚州

〔金鰲退食筆記〕騰禧殿覆以黑琉璃瓦明武宗幸宣府悅樂伎劉良女載歸居此俗呼爲黑老婆殿〔又〕武宗每縱獵輒以劉姬諫而止〔彤史拾遺〕上將南征約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爲信上過盧溝馳馬失簪乃獨乘舸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及上至揚州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幡幢錦綺梵貝夾冊有爲上所錫賚者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字

少年阿監駿驥裝日日承恩侍豹房誰把羊脂蒙賜號玉容

應妬老兒當

〔野獲編補遺〕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充寵倖名曰老兒當猶云等輩也時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兒蓋反言之其後又有金剛老兒當其人皆用事大璫如張忠輩皆在其中則見之彈章者此則不得其解矣〔又〕武宗南幸至揚文襄一清家有歌童侍焉上悅其白皙問何名曰楊之暘名曰羊脂玉命從駕北上〔明史武宗本紀〕正德二年八月丙戌作豹房居之

可憐一夢誤終身沒入官奴恨正新得侍君王仍薄命傷心不獨浣衣人

〔彤史拾遺〕浣衣王滿堂者時感異夢嫁道上段鋹後鋹敗沒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召入侍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浣衣局又謂之王浣衣云

誰占東西兩院春時聞絃索動梁塵趙姬可許如飛燕競號昭陽殿裏人

〔明詩綜〕明制南北都各立教坊司北有東西二院南有十四樓〔又〕趙麗華字如燕南院妓自稱昭陽殿中人〔靜志居詩話〕如燕父銳以善歌樂府供奉康陵如燕年十三錄籍教坊能發小詞被入絃索

繭館春風手自繅採桑臺畔綠陰交苑中建有親蠶殿不用宮車出北郊

〔金鰲退食筆記〕親蠶殿在萬壽宮西南有齋宮具服殿蠶室繭館皆如古制採桑臺高一尺四寸廣一丈四尺按明世宗實錄禮部上言皇后出郊親蠶不便議移之西苑上曰朕惟農桑重務欲於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爲蠶壇以便省觀

扮演宣傳鐘鼓司苑中打稻早秋時駕來敕𢠵儒臣宴進豳風七月詩

〔野獲編〕世宗初建無逸殿於西苑翼以豳風亭蓋取詩書義以重農務而時率大臣游宴其中又命閣臣李時翟鑾輩坐講豳風七月之詩〔日下舊聞〕打稻之戲駕幸無逸殿鐘鼓司扮農夫饁婦及田畯官吏徵租納稅等事

太極衣方進御來春風憔悴閉樓臺玉顏空負良家選只為延年作藥材

〔野獲編補遺〕世宗朝罷任府丞朱隆禧作太極衣以獻蓋房中術也上大喜進卿進侍郎〔又〕嘉靖中葉上餌丹藥有驗至壬子冬命京師內外選女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入宮乙卯九月又選十歲以下者一百六十人蓋從陶仲文言供煉藥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鉛云久進之可以長生〔王弇州嘉靖宮詞〕兩角鴉青雙筯紅靈犀一點未曾通只緣身作延年藥憔悴春風雨露中

小小蓬萊別有天君王禮斗夜遲眠大臣儤直來西苑分賚銀孩金壽仙

〔宸垣識略〕清虛殿側作九曲池多立奇石名小蓬萊相傳世宗禮斗於此〔金鰲退食筆記〕明世宗晚年愛靜常居西內勳輔大臣直宿無逸殿日有賜賚如銀孩兒金壽仙之類

蕉園松檜影交加圓殿穹窿綠蔭遮薄暮醮壇風日暖香烟沁入牡丹花

〔宸垣識略〕蕉園松檜蒼翠中有前明崇智殿舊址後圓殿穹窿為千聖殿明時崇智殿後有牡丹數十株又名椒門有二下馬牌是世宗建醮時所立

丹鳳元龜應候來天池釣叟碧霄回白綾袋裏雷軒藥徧賜人間壽域開

〔野獲編〕世宗自號天池釣叟在直詞臣各賦詩惟李文定公一詩最當聖意即今所傳拱極衆星為玉館懸空新月作銀鉤是也〔野獲編〕世廟居西內事齋醮一時詞臣以青詞得寵眷者甚衆而最稱上意者無如袁文榮煒董尚書份然皆誕妄不典之言如世世所傳對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原乎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丹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此袁所撰最為時所膾炙〔暖姝由筆〕嘉靖二十三年施藥京師為丸凡三十五以治百病俱有湯引以白綾作袋上刻板作印云凝道雷軒施袋中貯銀五分作方片嘉靖錢七枚雷軒朝廷道號也

萬歲山陰小碣鐫獅龍變化最堪憐持杯暗向霜眉酹何怪君王雨露偏

〔日下舊聞〕嘉靖中禁中有貓微青色惟雙眉瑩潔名曰霜眉善伺上意凡有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伺上寢株橛不移上最憐愛之後死敕葬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冢〔靜志居詩話〕霜眉死命以金棺葬萬歲山麓以薦醮袁文榮撰詞有化獅為龍語因題碑曰虬龍冢云

吟聲常繞碧宮隈共識中涓有秀才宸翰淋漓題額處半天蒼雪護樓臺

〔靜志居詩話〕張監丞以善詩稱定陵呼為秀才命掌兵仗局嘗於禁中退食地植竹數竿定陵題之曰蒼雪因以名其集監丞名維隆慶中選入侍讀東宮

戲竹分排引樂官慶成開宴聖恩寬當筵屢聽黃門報天語

諄諄勸飲乾

續文獻通考明宴會樂舞儀注大樂二人執戲竹引大樂工陳於丹陛西　天啟識餘明禮典中有慶成宴每宴必傳旨日滿斟酒宮人每飲乾故李西涯詩云酒傳天語飲教乾蓋紀實也

蓮步珊珊倚曉風蛾眉分列豔粧紅有緣幸得金跳脫暫住元暉小殿中

明史莊烈周后傳故事宮中選大婚一后以二貴人陪升中選則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侑以銀幣遣還　酌中志凡諸王館選中取女侯欽差某封某位娘娘親到元暉殿選不中者送出凡選中者或后或妃或王妃皆先居於此以便次第奏舉行吉禮也

乾清門外散朝回水滴銅壺漏暗催路遇金牌齊側立殿中

方報午時來

酌中志刻漏房銅壺滴漏凡八刻水則交一時直殿監官抱時辰牌赴乾清門裏換之牌長尺餘石青地金字書曰某時途遇者必側立讓行坐者起立蓋敬天時之義

月滿天街唱太平提鈴相應一聲聲遙聞別殿笙歌發未許雞人報五更

日下舊聞明宮人有罪罰提鈴每夜自乾清門至日精門月華門仍還乾清宮前方止高唱天下太平四字聲緩而長與鈴聲相應

女官雙手奉龍章尚寶新更符璽郎揭帖傳來先告滌項間捧挂大條黃

酌中志尚寶監掌御用寶璽敕符將軍印信尚寶司所領者曰皇帝奉天之寶郊天齋醮用之曰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曰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與藩府用之誥命之寶敕命之寶廣運之寶則用之最多也凡寶皆內尚寶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　龍湖文集國初設符璽郎後改曰尚寶司　王光劍氣集每年三月二十九九月二十九爲用寶之期先期請出洗滌尚寶太監用大黃紱縧兩手恭捧挂於項尚寶卿以金盆盛水濯之次日乃用

宮鴉繞樹曉風寒病骨消磨與欲闌聽得履聲強坐起經書指與主兒看

彤史拾遺穆宗繼后陳氏通州人先是神宗在東宮時后病居別宮神宗生母李后尚爲貴妃神宗每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即往候后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后聞履聲即喜强起取經書指而問之　明宮中呼太子曰主兒見

拜經樓詩話及漁洋感舊集

龍樓絃管一時鳴令節承歡奉輦行初命四齋陳百戲君王先已候乾清

彤史拾遺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餘人陳百戲爲兩宮歡每遇令節先於乾清宮大殿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導上預候雲臺門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聖輿至景運門慈聖輿至隆宗門上居中北嚮少頃兩輿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於是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輿皇貴妃鄭氏扶慈聖輿導而入少憩請升座自捧觴安几以及獻饌更衣必膝行稽首屏顧懾息皆從來儀注所未有者於是始陳戲劇歡乃罷

密約焚香寫誓詞君王溺愛貴妃癡他年玉合開封驗記否高元殿裏時

〔日下舊聞〕萬歷中皇三子生鄭貴妃即乞憐於上欲立爲
太子北上西門之西有大高元殿以祀眞武貴妃要上詣
殿行香設密誓御書誓詞緘玉合中存貴妃所後廷臣敦
請建儲慈聖又堅主立長上於劄冨立皇長子既立遣人
往貴妃處索玉合至封識宛然內所書已
蝕盡止存四腔素紙而已上悚然異之

祝釐禁籞啟祇林宮女含羞演梵音佛號暗隨宮漏轉自鳴
鐘應自鳴琴

〔酌中志〕神廟在有孝侍兩宮聖母琳宮梵刹徧峙郊圻皇
城內舊設漢經廠內臣若干員其僧伽帽袈裟緇衣與僧
同惟不落髮耳神廟曾選經典精熟心行老成者數員教
習宮女數十人亦能於佛前作法事行香念經若尼姑然
〔帝京景物略〕天主堂在宣武門內利瑪竇自歐羅巴國
航海入中國神宗命給廩賜第此耶其俗工奇器候鐘應
時自擊有節天琴鐵絲
絃隨所按音調如譜

金簪劃破玉階苔十字縱橫八面開滿握幾多銀豆葉掉城
同向御前來

〔酌中志〕神廟宮中偶興掉城之戲于御前十餘步外畫界
一方城于城內斜正十字分作八城挨寫十兩至三兩止
令司禮監掌印東廠秉筆及管事牌子遞以銀豆葉八寶
投之落于某城即照數賞之若落迸城外及壓線者即收
其所
擲焉

雙樹婆娑蔭玉除九蓮遺蹟認模糊英華殿裏陪鑾去採得
菩提作念珠

〔酌中志〕英華殿前有菩提樹二株結子可作念珠詞臣張
志範作偈其序文略曰大內西北隅建有英華殿殿前菩
提樹二株聞係九蓮菩薩慈聖皇祖母所植神廟以聖母
上賓奉御容於樹之東北洲殿值渺望節即親詣行禮每
瞻仰雙樹若有杯棬之思焉
因上尊號曰九蓮菩薩云

明朝萬壽啟瓊筵早起忙尋一把蓮帽上鐸針雙蝠抱共將
洪福祝齊天

〔西河詩話〕鐸針插宮帽中者其製用珍珠珊瑚金銀方勝
等應時作彩萬壽節上有洪福齊天諸彩所謂洪福齊天
者先製齊天字以紅色蝙蝠綴兩旁是也按酌中志鐸針
乃內臣佩服之一 〔酌中志〕宮中舊制凡掌印秉筆管事
牌子在殿內直宿其餘者候聖駕安寢散歸直房其各家
經管衣帽官人即將官帽一頂貼裏道袍大襖或褂共上
一條領者一付總綴兩條帶子將提繫縧牌穗亦挂得停
當名曰一把蓮緊安於所歇牀傍凡猝然夜間御前有事
便立可衣冠此從來貴近大臣之
體亦內臣小心敬愼分內事也

詩圖數盡尚餘寒走馬東郊臘雪殘二十四園花未放灰池

先進咬春盤

〔酌中志〕冬至司禮監刷印九九消寒詩圖 〔又〕立春前一
日於東直門外迎春凡勳戚內臣赴春場跑馬以較優劣
至次日無貴賤皆嚼蘿蔔曰咬春 〔宸垣識略〕南苑設二
十四園以供花果 金鰲退食筆記南花園明時爲灰池
種植瓜蔬以備春盤薦生之
用立春進鮮蘿蔔名曰咬春

迴龍觀裏海棠開六角亭邊錦作堆紅粉揚鞭呼答應官家
走馬看花來

〔日下舊聞〕迴龍觀舊多海棠旁有六角亭每歲花時
上臨幸焉 〔酌中志〕妃嬪以下有大小答應諸名色

杏子微黃四月交嘉蔬取次進天庖一團碧玉忙收裹宮女
相呼打菜包

〔日下舊聞〕司苑局進用蔬菜俱有竹籠筐盒裝盛〔酌中志〕四月以各樣精肥肉薑蒜剉如豆大拌飯萵苣大葉裹食之名曰包兒飯今俗名打菜包

雲錦光明五色條蠶池機杼響淸宵七襄乞得天孫巧應候
宮衣繡鵲橋

〔酌中志〕七夕宮眷穿鵲橋補子設乞巧山子兵仗局進乞巧針〔宸垣志略〕蠶池東鄰西苑明宮人織錦之所

金鼇坊下水如綾積翠堆雲列幾層秋到椒園修法事藕花
深處放河燈

〔日下舊聞〕太液池有大石橋二其一跨海子東西曰金鼇玉蝀其一跨瑤花島之南曰積翠堆雲〔金鼇退食筆記〕蕉園一名椒園七月十五日西苑作法事放河燈

連天雨雪朔風驕金鴨香溫炭餅消簾捲玉樓人盡望三千
寶帚埽瓊瑤

〔升菴外集〕石炭發香煤也今制宮中擣炭爲末以棗梨汁合之爲餅置於爐中以爲香藉即此物也〔野獲編〕明制大內每雪後於京營內撥三千名入內庭埽雪又南京舊制有揀花舍人額設五百名蓋當年供奉薦新及玉食糖糉之用五百揀花三千埽雪亦兩都佳話也

曲曲黃河柳覆隄洗粧樓下路高低當前競灑金銀豆耍外
同過玉蝀西

〔李默遊西內記〕北行松間隱隱見岡阜至則小軒峙其前又前甃石爲九曲黃河山上有梳粧樓遺址舊傳爲遼后遊處〔王世貞宮詞〕雜沓香車看不見好登遼后洗粧樓〔日下舊聞〕往時宮中出遊西苑有大耍外小耍外之名賞賜無算臨晚以金銀豆灑地聽內豎爭拾取爲笑樂之例崇正悉罷之易以胡桃紅棗等物

葵花衫子瘦宜身半是靑霞室裏人侍輦歸來香領膩玉山
紙換不嫌頻

〔思陵典禮記〕天明典禮載宮人衣用紫色圓領窄袖徧刺折枝小葵花以金圈之〔彤史拾遺記〕上自后妃諸嬪外每有選淑可承侍者於乾淸宮傍室吏名靑霞令雜居室中〔戒菴漫筆〕宮女衣皆以紙爲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江西玉山縣所貢

水殿荷香撲御槎風前撒扇疊輕紗玉纖競採銀苗菜莫損
池中並蒂花

〔潛確類書〕永樂中朝鮮進摺疊扇上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如式爲之亦謂撒扇〔酌中志〕六月六日嚼銀苗菜即藕之嫩秧也

二月熏蟲應候煎薦來桃鮓勝花鮮河豚魚上蘆芽短正是
春風煮酒天

〔酌中志〕二月初二日用黍麪棗糕以油煎之或白麪和稀攤爲煎餅名曰熏蟲是月食河豚飲蘆芽湯以解其熱各家煮過夏之酒此時吃鮓名曰桃花鮓也

日上金鋪露未乾膳房承旨進朝餐來其舊品何時換烏膩
新蒸玉一盤

〔拜經樓詩話〕明太祖既定天下每早晚進膳必列豆腐示不敢奢也其後不知何代竟以白烏膩餪成代之

露下瑤階殿閣凉舞衫歌扇疊空箱嬪鸞宮裏人無寐數盡

蓮花漏刻長
〔酌中志〕曖鸞宮喈鳳宮凡先朝有名封之妃嬪無名封之
宮眷養老處也此巷自寶善門亦可通元武門俗稱狗兒
灣其居中門曰蓮花門五更攢點後至曉
報九刻水者刻漏房官及答應長隨也
別敕教書選內司雙蛾學畫待年時女經一卷粗能記紅袖
燈前細問師
〔酌中志〕宮中教書選二十四衙門多讀書善楷書者任之
所教宮女讀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女訓女誡內則詩大學
中庸論語等書學規最嚴能通者
陞女秀才女史宮正司六局掌印
蠟帕龍香作束脩內書堂裏課蒙求拔名撥向監司去繡服
誰先換斗牛

〔酌中志〕內書堂讀書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
教授之後以詞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宮人選年十歲上下
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擇日拜聖人每學生一名具
白蠟手帕龍挂香以爲束脩凡各衙門缺寫字者具印信
本奏討奉旨撥若干名即挨名給散
〔又〕自太監而上方敢穿斗牛補
酌的瓊姬掌上珍天心早爲締良姻焚香默向金瓶祝一領
緋袍覆體新
〔思陵典禮記〕萬歷中選擇尙主子弟三人入見上以其名
呈太后太后置金瓶中焚香祝天選其一以緋袍覆之送
入春曹其兩人陪入者賜
金綺罷出送順天府庠
料理珠璫綰玉釵鋪宮有例宴新排龍漦燕啄懸殷鑒認取
高皇鐵字牌

〔思陵典禮記〕大明典禮載宮人烏紗帽飾以花帽額綴圓
珠結珠鬢梳垂珠耳飾　〔又〕上初幸妃宮謂之鋪宮　〔明
史后妃傳序〕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誡五年命禮臣議宮
官女職之制命工部制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于宮中
牌用鐵字飾以金復著令典是以終明
代無龍漦燕啄之妖墨敕斜封之禍
玉座遙瞻卓影臨晨光滿殿集朝簪繡刀鸞帶新承賜異數
爭誇武翰林
〔野獲編〕今主上御門常朝黼扆之後內臣執一有柄之物
若掌扇然用黃帕裹之自上陞座擁蔽于後降座則撤之
從來不曾展開或疑爲帷扆之屬後聞其名曰卓影乃先
朝外夷所貢最能祓除不祥以故臨朝輒舉以衛御座
〔又〕錦衣衛官登大堂者拜命日即賜繡春刀鸞帶大紅蟒
衣飛魚服以便扈大駕行大祀諸禮其常朝亦衣吉服侍
立於御座之西以備宣喚其親近非他
武臣得比以故右列豔之名爲武翰林

錦帕蒙頭月影昏宮庭嬉戲笑聲喧銀鈴觸著忙開繫燈下
更番謝至尊
〔天啟宮詞註〕上夜宴時嘗於筵前懸一銀鈴命宮人數輩
以帕蒙頭負行相觸者罰命出局觸鈴即以鈴賜之再繫
再觸終
夕不倦
番經廠內唄音喧夾路銅樓萬火殷看到海螺聲沸處人人
眼眩九連環
〔日下舊聞〕宮中各長街設有路燈以石爲座銅爲樓銅絲
爲門壁每日晚內府庫監灌油燃燈以便巡行日番經廠
念習西方梵唄經　〔又〕番經廠內官遇萬壽元旦等節於
英華殿作佛事卒事之日一人扮韋馱抱杵面北立餘披
瓔珞鳴鑼鼓吹海螺諸樂器贊唄經咒至夜五方設佛會
立五色纛數十人魚貫行其間有所謂九連環者其行愈

疾至九連環變則體迅君飛鳥觀者目
眩矣天啟辛酉後奉旨以宮人爲之

月帔星冠御鬭粧連朝道廠趣祈禳雲璈聲動天神出壇上
戎衣錦繡光

日下舊聞天啟甲子歲火地大水上命道經廠內官教宮
女數十人演習禳醮服雲璈與羽流無異仍擇軀體豐
碩者一人飾爲天神仗劍登壇行
法不能勝介胄之重結錦繡爲之

夜靜瓊樓吐月華鸞環洞口路横斜相邀共賭迷藏戲捉落
君王兩袖花

天啟宮詞註乾清宮丹陛下有老虎洞上嘗於月夕率內
侍賭迷藏爲戲潛逃其內諸花香氣上所篤愛時采一二
種貯襟袖間故聖駕數武
外輒識之以芬芳襲人也

梵貝鐘魚作伴堪霓裳長夜拜瞿曇宮奴分得夾綾束學製
堆紗彌勒龕

天啟宮詞註張后嘗用白綾間新桑色綾製衣如鶴氅式
服之禮大士宮中稱爲霓裳羽衣　又后常用素綾作地
手剪五色絹疊成諸佛菩薩妙相宮
中奉釋教者恆相仿傚謂之堆紗佛

翩翩雉尾拂輕埃南苑西風獵騎催窄袖戎裝誰最稱高家
小姐尾鑾來

酌中志內臣束髮冠蟒龍蟠繞下加額子左右插長雉尾
凡遇出遊先帝聖駕尚此冠自王體乾起至暖殿牌子止
皆戴之各穿窄袖戎衣束玉帶佩茄袋刀帨如唱咬臍郎
打圍故事惟涂文輔高永壽年少相稱其年老者便不雅
觀　天啟宮詞註御前牌子高永壽丹脣鮮眸姣好如處
女宮中以高小姐呼之凡宴飲之際高或不與合座爲之
不
歡

咸安宮裏報移家小撲肩輿擬六珈宴罷漫嫌人中酒醉容
偏稱露行花

酌中志泰昌元年客氏遷乾西二所先帝親臨爲之移居
陞座飲宴客氏在宮中乘小轎撥內官近侍座走儼如先
帝嬪妃之禮天啟元年改住咸安宮凡客氏生日先帝臨
幸賞賜無限　天啟宮詞註露行花即牽牛花也其色紫
翠如初出爐之銀京師稱爐銀花宮中音譌爲露行秋間
着花晨開晝萎夏月灌以酒其萎稍徐而色則變爲殷紅
不如初開之嫣矣宮中舊無此種客氏自民間傳入宮人
皆愛戴之京師假薄子嘲之曰多露沾濡其客氏宜涅之
光
歟

廣袖低鬟變舊粧各持梳具侍蘭房盛鬋掠得羣仙液不羨

雞皮還少方

天啟宮詞註奉聖夫人客氏教宮人效江南作廣袖低鬟
尤爲張后所厭薄　又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梳具娶侍
左右偶欲飾鬢挹諸人口中津用之自云此方傳自
嶺南祁異人名之曰羣仙液服之令人老無白髮

內河新濬快宸遊菱葉荷花滿御溝兩岸妖姬爭笑指君王
鼓棹在中流

天啟宮詞註御廟靜攝年久紫禁城內河壅淤不通德陵
復令疏浚之春夏之交景物尤勝鳧魚菱藕儼若江南
又上數偕中官泛葉舟於
西苑手操篙櫓去來便捷

金龍小斧日丁丁十作名材供內廷雕到寒梅爭豔處一雙
東雀上燈屏

〔張船山集〕育明熹宗御用戲金雙龍小鐵斧歌註云天啓三年造〔天啓宮詞註〕木作石作瓦作土作漆作火藥作婚禮作塔作東行漆作西行漆作是爲十作東西行本名油作避御諱改行十作內官監所轄以給宮中營建之材料者〔又〕上好雕鏤木器護燈小屏八幅手刻寒雀爭梅戲畀諸少璫令鬻之

窄袖宮袍菊蕊黃兔兒山下發清商玉娥相覷雙眉鎖怪煞年年唱洛陽

酌中志重九登高宮眷內臣皆著菊花補服〔日下舊聞〕天啓乙丑重陽幸兔兒山鐘鼓司唱洛陽記攢眉顰鎖不開一闋次年復如之宮人相顧以其近不祥也

女兒何曾習六韜妄教宮禁弄弓刀外邊章奏休輕進鳳幟龍旗正內操

明史魏忠賢勸帝選武閹練火器建立內操〔天啓宮詞註〕上欲與張后同御內操上將內官三百人旗幟繪龍列左又將宮人三百人旗幟繪鳳列右后既至稱病先歸上命宮人之豐而頎者代后猝難其選乃命三宮人並將之然非眞有止齊之法各持戲具疾趨數周而已〔又〕東李娘娘恆呼忠賢爲女兒以都下有八千女兒亂朝綱之謠也

指鹿何堪覆轍循悟君無術獨含顰最憐靜夜開黃卷檢點新詞課內人

天啓宮詞註張后擇宮人之秀慧者日誦唐宋小詞孤燈長夜羅侍左右課其勤惰能習者或微讚之曰學生子宜拜謝師傅矣〔明史張后傳〕上一日幸后宮見几上一書問何書后曰趙高傳也上默然

液泛芙蓉醞桂花海棠開宴醉流霞金盤蟹骨攢蝴蝶巧撻爭推老太家

酌中志先帝所進之酒曰秋露白荷花蕊曰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花頭曰芙蓉液曰君子湯曰洞花飲曰金盤露名色可六七十種〔又〕先帝所進之膳皆名氏下內官造辦名曰老太家膳聖意頗甘之焉〔天啓宮詞註〕每歲八月宮眷賞秋海棠爲食蟹之會食已瀹紫蘇草作湯盥手客氏復教之剔蟹胸骨鋪貯盤中像蝴蝶形較其似否分巧拙以爲笑樂

爛漫花棚錦繡窠海天霞色上輕羅鬭雞打馬消長晝一半春光戲裏過

天啓宮詞註舊制自三月初四日始至四月初三日止宮眷更服羅衣是時牡丹方盛用五色紬縠結棚護之相邀宴賞殆無虛日〔又〕海天霞織造局所造新色也似白而微紅宮眷內官皆服之〔又〕宮中競爲鬭雞之戲〔又〕宮

詞有云相邀走馬坐花間纖指鬮分十二閑註即打馬也〔又〕上不好女色夜宴既畢遽陳種種雜戲宵分就枕

深殿移居病轉加空矜靈露出仙家內臣別有禳災術共著金紅壽字紗

酌中志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聖體不豫至六七月間未離御榻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搜括出許多給近侍作貼裏御前穿以禳祝之又移住懋勤殿向日而不時喧傳曰聖躬萬安矣佞臣霍維華聞之遂贊逆賢固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自此之後聖恙日增無減

興龍宮裏舊宮娃入道羞稱菜戶家石上無端翻白浪洞中枉說轉丹砂

〔西河詩話〕明制直房內官與司房宮人俱有伉儷稱菜戶即以淮失治之崇禎中有給事興龍宮宮人以學道乞居僊

乙宮與其所偶者割臥具去値中元節夜就番經廠看法
事歸過大高元殿有老宮豔其色誘至石查傍逼淫之致
訟時內庭有詩云只合龍宮食菜薹誤從鶴廠看經迴洞
中枉作丹砂轉石上還翻白淚來凡宮人伉儷謂之對食
又謂之菜戶若強作
伉儷者稱白淚了

金徽輕撥聖顏開敕賜瑤琴號小雷自道詔從阿母授新聲
漫訝教坊來

西河詩話田禮妃好鼓琴上嘗賜小雷琴令彈忽一日詢
云何師得之妃以母授對既而妃請召母至伺上見幸時
無意問令母彈廣陵散曲上聞之頗憶其語大悅賞賚甚
厚妃母多技嘗教妃妃恐上見疑故令母入宮一實其語

問到西山鹹露霜幾迴遣使奠椒漿乾清畫像新迎入宮婢
相看泣影堂

明史孝純劉太后光宗妃莊烈帝生母也葬於西山天啟
中莊烈帝居勗勤宮問近侍曰西山有申懿王墳乎曰有
旁有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付金錢往祭及即位遷葬慶
陵帝五歲失太后問左右遺像莫能得傅懿妃自稱習太
后言宮人中狀貌有相類者命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徐氏
指示畫工可意得也圖成由正陽門具法駕迎入帝跪迎
於午門懸之宮中呼老宮婢視之或言似或曰否帝
爲雨泣六宮亦泣 按形史拾遺作懸像乾清宮

史宬集庫萃芸香乙覽先呈游藝堂薇省郎官方夜直黃門
承問下迴廊

日下舊聞嘉靖十三年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藏太祖以
來御筆實錄 又古今通集庫以貯古今君臣畫像符券
典籍 又崇禎中上設游藝堂爲涉覽文史地有
所疑下之武英殿掌殿中官中官以問供事中書

被譴應知怙寵非退居三月冷鴛幃景和春到花爭笑似戚

昭陽召貴妃

形史拾遺田妃見后稍倨后每抑之以禮會歲旦朝正妃
當詣坤甯宮朝適天寒雨雪翟車止門外不即入又不令
傳免久之袁淑妃車至即傳入相見甚歡爲好語謝之去
於是始傳妃車入半朝之朝已遽下無他言妃大恨向上
泣訴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推后撲地上尋悔令貴妃
省欲退居啟祥宮三月不召既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召
妃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按日下舊聞引
愨書坤甯宮皇后所居左曰景和門右曰隆福門東宮貴
妃所居東二長街之東曰永和宮是永和乃田妃之宮
景和乃周后召妃看花之門也永和門永字當作景

鳳閣晨開賀歲初特宣命婦拜丹除中宮好學勤諮訪多少
香閨習史書

錢謙益崇禎詩集註元日命婦朝賀中宮傳
聞中宮好學新參夫人有延師習通鑑者

致身誰傚古忠良一紙新題試內璫較藝廷前臚上選蟾蜍
眉認兩斑黃

酌中志鄭太監之惠任邱人事心經史亦能作時藝古文
天啟五年起典籍後陞監官時兩眼上皮各生黃斑一如
蟾蜍眉也今上御極元年冬御前親試出事君能
致其身題考時藝中選陞隨堂誠古今殊遇也

薰風滿殿起賡歌琴曲鈔來御製多新入未諳皇極譜調絃
先問褚貞娥

輪庵和尚鼎湖篇序丁丑戊寅間先公受知於烈皇帝遵
旨改撰琴譜上自製五建皇極百僚師師諸曲命先公付
尹紫芝內翰翻譜鈔剔時司其事者內監琴張張奉命出
宮嬪褚貞娥等禮內翰爲師指授琴學 按輪庵名同揆
明相國文文肅弟震亨之子少爲諸生名果字
園公滄桑後逃於禪震亨以善琴供奉思陵

玉勒金羈似錦鋪名牌紛沓控蠻奴仗移皇極臨軒看畫出周王駿馬圖

思陵典禮記大朝後殿看馬其事始於世廟久不舉行崇禎壬申十一月初十日冬至郊祀次日百官入賀上受朝畢更便服於皇極殿丹陛上設幄羣臣盛服侍班閱視御馬監馬匹每一馬各有名牌壯士控之由東過西是日閱馬三百三十三匹雲錦成羣眞所謂天閑上駟也

剪綵消寒製最精餘寒未盡已新正內人插戴紛相餉誰識奇花號象生

崇禎宮詞注袁貴妃善剪綵花每入冬節製花朵以爲粧助宮中謂之消寒花 彤史拾遺宮中凡令節宮人以插戴相餉偶貴妃宮宮婢戴新樣花他宮皆無有上問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嘉興有吳吏部携來京而妾家買之上不悅

羽客南城設醮時憂勤常恐外人知玉熙漫進新番戲昨日君王罷水嬉

日下舊聞崇禎時中外多事每遣羽流於南城爲章醮之舉上與后妃密往行禮自文華殿西夾道中往來一日有部僚接本在會極門忽傳駕返遑遽避入文華門西直房于窗隙中闚見上乘小輦輦前立兩宮娥次后輦又次田袁二妃歷歷見之不知上亦闚見矣俄使中璫問姓名上復遣諭之至外勿言也 坌麓退食筆記崇禎帝每宴玉熙宮作過錦水嬉之戲一日宴次報汴京失守親藩被害遂大慟而罷自是不復幸玉熙宮矣

靑紗零亂液池濱殉國貞魂恨未伸殺賊欲攄先帝憤天心應聚費宮人

陳其年婦人集長安女尼妙音舊先帝時宮人也言宮中侍姬都以靑紗護髮外施釵鈿 明季北略賊帥先入淸宮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汚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從死者積一二百人 彤史拾遺昭仁宮宮婢費氏爲賊得自稱昭仁主賊以獻自成自成令宮監驗之非是以賜賊帥羅讓費氏曰吾雖非主然故名家子必欲犯者須以禮帥乃張宴集諸渠豪飲擁入室費氏挾刃揕帥喉迸刺數渠遂自刎臨刎曰吾之不能殺自成天也

福王 附

名由崧神宗之孫福恭王之長子也甲申三月京師失守四月凶問至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未有所屬適王與潞王皆以避賊至淮上馬士英立王監國明年正月卽帝位五月南都陷王走死在位一年改元一宏光

玉樓天半響歌絃曲破新翻燕子箋最是梨園關上慮朝臣須避老神仙

王漁洋秦淮雜詩註宏光時阮司馬以吳綾作朱絲闌書燕子箋進宮中 明季南略除夕上在興甯宮色忽不怡韓贊周言新宮宜懽上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 續幸存錄宏光狎近匪人教坊樂官出入朝房諸大老無以目之共呼爲老神仙

南部烟花盡鼎新中興惟占秣陵春薰風殿裏教歌舞選盡秦淮舊院人

明季南略上酗後淫死童女二人乃傳旨院雛妓馬阮選進者嗣後屢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幾盡而馬阮搜覓六院

亦無
遺矣

燭明春殿夜眠遲連日仙方試御醫雀腦蟾酥供上用內璫
催進颭黃旗
南疆繹史金陵瑣事言內監奉旨采合媚藥需雀腦蟾酥
市中一夕踊貴甚至乞兒手捉一蟲一介亦貼黃書上用
而人不可犯 明季南略蘇州有醫者鄭三山月以春方
進上多鄙褻上寵之 明單恂金陵書事詩云苑城春閉
綠楊絲江介軍書醉不知清曉
內璫催尙藥官蝦蟆進小黃旗

連天烽火逼南京狎客猶然譜後庭明月當頭杯在手何人
喚得福人醒
福人集或於臺城舊內見二絕句詞旨悽惻類宏光時宮
人語詩云南朝天子」愁無石子岡連元武湖草綠離宮

人不到日長惟敕阮佃夫臨春閣外渺無涯烽火連天動
妾懷十萬長圍今夜合君王猶自在秦淮 蕫鄉贊筆宏
光內殿懸一對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旁
注東閣大學士臣王鐸奉敕書 明紀會纂阮大鋮日與
楊維垣謀欲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興以上游告警始
緩有夜半書聯於東西長安門柱云福人沈醉未醒全憑
馬上胡謅幕府凱歌
已休猶聽阮中曲變

唐王附 名聿鍵太祖九世孫也乙酉五月南都失守鎮
江總兵鄭鴻逵鄭彩撤師回閩會王從河南來因奉
至福州閏六月十五日卽帝位改福州爲天興府以
布政司爲大內丙戌八月大兵奄至王殂於福州在
位一年改元一隆武

煌煌手詔降丹除章奏紛披丙夜初萬軸縹緗隨後乘圖橋
宣進講官書
南疆繹史唐王紀略王勤於政批閱章奏丙夜不休陳言
軍國大事者輒以手詔答之素好讀書博通典故漢三詔
典魯監國書羣臣皆莫能及 又所至訪求書籍軍行亦
載書數十乘 明季南略命儒臣賴垓陳燕翼進講易之
元亨利貞書之聖神文武闡
橋肅穆聖德誕敷羣臣表賀

節儉躬行聖德殊那容龍鳳織袍襦中宮批答垂簾坐詔遣
黃門罷女廚
南疆繹史唐王紀略王性素儉布衣蔬食不御酒肉敕司
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磁錫幃幄被褥皆
布帛絶去錦繡後宮無嬪御執事者三十人而已中宮懿
旨選女廚十八人王聞之以爲擾民不許 又章奏朝至夕

發或送后代批 又曾后傳凡王批閱章奏多所參駁毎
當臨朝則垂簾座後以共聽斷 明季南略初隆武孤身
南來至是曾后至遂大興工作擴搆宮殿庖匜之屬皆用
黃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下體衣皆織龍鳳 按此與繹
史所載大異今
據繹史正之

十二名姝進內家含情隨例侍官衙君王不作羊車戲兮落
空封繫臂紗
南疆繹史鄭氏進美女十二人以充後宮王意不忍拂姑
留之然卒未嘗一御及也 明季南略鴻逵以所掠美人
十二獻隨
居官衙

駐蹕延平避寇鋒間關常使后妃從御門數語羣工愧匣有
降書二百封

南疆繹史唐王曾后傳乙酉冬十二月王親戎由水道
妃亦御舟以從丙戌元日王在建甯不受朝賀旣而楊廷
麟何騰蛟迎王移駐谷疏相繼至妃密言鄭氏不可倚亟
請倚騰蛟爲是時芝龍陰懷不測多方沮遏遂移駐延平
又唐王紀略王御門內侍捧小匣置御前詔諭羣臣曰
朕本無利天下心以勳輔擁戴不得已勉徇羣策浣衣糲
食有何人君之樂朝夕乾惕恐負重付豈意諸臣已變初
志昨巡閩之使得爾等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俱在此
朕不欲知其姓名也今命錦衣衛焚之午門前爾諸臣其
有名者尚洗心滌慮否王長身豐頤聲如洪鐘聞者悚息

永明王附　名由榔神宗之孫桂恭王常瀛少子也襲封
居肇慶府丙戌八月福京陷兩廣總督丁魁楚等立
王監國十月十四日卽帝位仍稱隆武二年以明年
爲永歷元年改肇慶府署爲行宮後屢移至緬甸

大清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大兵至緬緬人送王至軍
前明年四月殂在位十五年改元一永歷

行宮朝退日將闌騎射宣呼上玉鞍報道至尊頻命中三宮
樓上捲簾看

明季南略府署與高要縣學並峙中隔一池於是覆土塡
其半日于下午偕寵天壽等騎射其中帝亦多命中三宮
從側樓閱視以爲樂三宮者太后馬氏桂王原
配也聖后王氏帝之生母也中宮王氏正宮也

月華初上繫龍洲鼓吹喧闐送御舟飲罷羣臣齊表賀今宵
水殿過中秋

行在陽秋庚寅八月十五日御舟泊繫龍洲在梧州之東
自春至秋王嚴二相隨簫逍遙河上有民謠云漢宮秋出
昭陽愁也起恒字秋谷　澄字昭陽上與太后三宮泊酒
樓船簫鼓于梧州繫龍洲之上下起恒手書水殿二字挂
小牌于御舟前　明季南略嚴起恒與二三同官番釀唱
和蕭索興味八月十五日無以爲金鏡之獻親書水殿二
字置一牌坊鼓吹送入帝舟再令羣臣上
表稱賀情實孤舟嫠婦形同畫船簫鼓

藤醪蒟醬供宸膳桂布賓幪當御羅册報歲開銀米數猶稱
皇帝一員多

南疆繹史當是時問天廚之玉食則蒟醬藤醪也問何方
之袞服則桂布賓幪也問法乘之鈞驂則路犬紈牛也問
上林之春色則狖鳥蠻花也虎落䖵鄉苟延喘息君惟臣
命極此淩夷　又永明王紀略王在安龍塗茨潦以處日
食廒粟守將承可望意更相淩逼歲造開銷銀米册報可
望稱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隱忍之苟
延喘息
而已

狖鳥蠻花送暮春木城風雨倍傷神緬酋昨日供新稻詔旨
殷勤賜從臣

南疆繹史永明王紀略緬人於赭硜搆臺以棲車馬置草
屋十間以居王編木爲城每日以兵士百餘人護之從官
各結茅蓬散處蠻男婦自來貿易初至饋獻頗
豐後漸薄秋九月緬進新稻命給從官之窘者

魯王附　名以海高帝十世孫也世封於魯北都之變王
南下福王命移駐台州乙酉五月南都失守尙書張
國維等立王監國　大淸順治癸巳王自去監國號
甲午移居金門康熙壬寅冬卒於東甯浮沈海上者
共十九年　按舊傳魯王在金門日爲鄭成功
禮意寖衰王不能平將移居南澳成功銜

之乃使人要於道而沈諸海今以臺海紀事魯春
秋鮚埼亭集各編依時攷之則此說弗信甚矣

舟山鼓鑄大明錢國統榷思一綫延海上臣民誰奉朔春王
猶記魯元年

南疆繹史魯王紀略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月王回越城命
以王正中所進黃宗羲造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厤頒行
民間命鼓鑄
大明通寶錢

百尺河艎作帝宮蠣灘鯨背拜趨同相看共拭朝衣淚庭燎
微茫鬼火中

南疆繹史御舟稍大名曰河艎即其頂爲朝房諸臣議事
於此　又魯王紀略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肅樂日中
繫艎王舟之次票擬章奏封進後即解維別去每入見即
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淚昔人所譏而臣今不能禁王亦潸

然　蠣灘鯨背鬼
火庭燎註俱詳後

國戚誰教賄賂通脫簪待罪仰賢風可憐一擲磁盤血恥向
臙脂井上紅

南疆繹史魯監國前妃張氏會稽人父國俊專攬事權延
納貨賂妃聞之脫簪待辠監國慰之以免及江上師潰命
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及世子出海妃輒拜辭曰勿以妾
故爲王累遂手碎磁盤自刎死　案會稽張妃之死或謂
出海被劫北去中途碎磁盤以自刎推元妃思爲奸人所
賣爲張妃之續一語則出海被劫之說是矣附註於此以
待後
考

儀容空擬副山河浸楫風帆可奈何一紙緘愁遙寄姊淚痕
應比墨痕多

鮚埼亭集舟山宮井碑文云元妃爲吾甯之鄞縣人監國
次於會稽張妃主宮政而妃以丙戌春入宮會西陵失守
張國柱亂兵擁張妃去妃在副舟飄泊至舟山監國已入
閩旁皇無所歸吏部尚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監
國始進冊爲元妃在海上者三年風帆浪楫莫副山河之
容己丑復入舟山辛卯大兵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
分兵先送宮眷然後背城一戰元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
厚然蠣灘鯨背之間懼爲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
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元妃整簪服北向拜謝投井死義陽
王妃杜氏宮娥張氏從焉錦衣指揮王相內臣劉朝共瑩
宮事歎曰貞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爲亂兵所窺相與舁
巨石塡井平之即共刎其旁而死葉戶部守諭爲作宮井
篇哭之當妃未死嘗遣間使至中土寄書訊其女兄歷敘
蛟關之掠長垣之困頂琦之潰健跳之鬪燥尺組而待命
者不知凡幾鬼火以當庭燎黃蘗以充苗藟猿鳴龍嘯以
擬晨雞苟延餘息荼苦六稔然到頭終擬一死以完皎然
之軀其節
素定如此

諸王附

畫手新成本草圖東書堂內集琴書白頭宮女知前事爲寫
新詞續仲初

周定王橚太祖第五子國開封　明史本傳橚好學能詞
賦太祖賜以元故宮嫗得聞元宮中事作詞百章以國土
夷曠庶草蕃廡考核其可佐饑饉者四百餘種繪圖疏
之名救荒本草闢東書堂以教世子長史劉淳爲之師

春風滿殿管絃張侍女從游夜未央唱徹誠齋新樂府片雲
流月度宮墻

周憲王有燉定王長子　明詩綜憲王勤學好古集名蹟手
自臨摹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歷代重之所製誠齋樂
府傳奇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詩有
誠齋錄新錄諸集　靜志居詩話憲園留心翰墨譜曲尤

工李夢陽詩曰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牛恒詩云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是也

鴈池風峭斂微波裊裊彤雲壓翠柯金盒盛來誇瑞雪瓊瑤
光映醉顏酡

平恒周藩宮詞夜來行樂鴈池頭 寶雲樓雜說送雪詩
周憲王所造也按汴土風俗每歲遇雪初下則以小盒盛
之送親知以爲瑞或與杯歡宴尤宮中所尚焉憲王送雪
詩云天山一色夾雲垂捲盡樓臺綴玉時准備煖金香盒
子明朝送
雪與相知

宮槐夾道綠陰成國色園開結隊行十二亭前春爛漫競持
班管記花名

鳳徵錄劉淳爲周王右長史端禮門夾路槐盛夏如蓋偶
枯數幹淳歷陳咎徵進戒於王王納其言修省枯幹復榮

王乃書一牌懸於樹曰攄忠槐 已瘧編周王開一園多
植牡丹號國色園品類甚多建十二亭以標目之有玉盂
紫樓等名儀部郎
尤良作十二詩

端清樓閣日微明賸墨殘香最繫情踏徧陽臺峯十二遺蹤
何處問雲英

徐紈本事詩憲王有宮女姓夏氏名雲英生五歲暗誦孝
經七歲盡通釋典淡妝素服色藝絕倫年二十二臥病求
爲尼受菩薩戒作偈示衆而沒憲王哭之以詩曰雲英何
處訪遺蹤空對陽臺十二峯花院無情金鎖合蘭房有路
碧苔封消愁茶煮雙團鳳禁恨香盤九篆龍腸斷端清樓
閣裏墨痕燭灺尚重重端清閣宮女所居也 宮閨小名
錄夏雲英
法名悟蓮

安老堂兼正學齋西堂名士共追陪蜀宮廩餼分王俸頒手

摹欽蜀秀才

蜀獻王椿太祖第十一子國成都 獻徵錄陳南賓洪武
二十二年擢蜀府長史獻王甚敬禮之造安車以賜復爲
構第名安老堂 明詩綜王雅尚儒素俟奉命罷兵中都
即闢西堂延攬名士李叔荆蘇伯衡等既封國即聘漢中
教授方孝孺爲世子傅待以賓師之禮名其讀書之齋曰
正學方正學之稱自此始 明史本傳王臨講邵學知諸
博士清貧分祿餼之月一石著爲令 又
王博綜典籍容止都雅帝戲呼爲蜀秀才

警枕欹斜夢乍醒夜深燈影射雕屏景元閣上晨開座註罷
儒經註道經

湘獻王柏太祖第十二子國荆州 明史本傳柏粹美嗜
學讀書至夜分篝燈警枕精思入微開景元閣招納俊乂
日事校讐每出入縹囊載書以自隨乎
居於儒書外尤善道家言自號紫虛子

花香竹影抱瑤房琴韻書聲滿畫堂日暮臞仙初睡起珠簾
低押放雲囊

甯獻王權太祖第十六子國大甯後移南昌 明詩綜王
恃靖難功頗驕恣晚年深自韜晦搆精廬一區蒔花藝竹
鼓琴著書其間志慕沖舉自號臞仙令人往廬山之巔囊
雲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障以簾幙每日放雲一囊四壁氤
氳裊動如
在巖洞

翠妃嬌貯綠英宮四壁輝煌鏡影空繡罷停鍼詩思動寒梅
香透紙窗風

甯庶人宸濠獻王元孫正德間以叛誅 堅瓠集宸濠內
寵甚盛有紫妃者居紫竹宮衣紫素妃者居素英宮素妝
翠妃者居綠英宮飾綠翠能吟善書尤被寵幸宮四壁皆
列巨鑑光瑩晶明每與宴狎鑑中諸影妖媚百出[illegible]

詠梅花云繡針刺破紙糊窗引透寒梅一線香蟫
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片上東牆甚爲濠所賞

疊石穿池擁綺羅內人同學采蓮歌蒼苔路滑防攀險獨有
婁妃愛主多

堅瓠集濠於陽春書院疊石成山掘地數十畝爲大池夏
時芰荷芬馥與諸妃盡日宴樂宮娥靚妝納衣浮小畫艇
歌采蓮曲 又宸濠妃婁氏性賢明善吟咏濠嘗作秋懷
詩有莫向西風問彭蠡盤渦怒欲起蛟龍之句妃探知其
意嘗泣諫之濠令妃題樵圖乃樵回首與婦語妃題曰婦
喚夫兮夫轉聽采樵須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
蒼苔險處行觸事諷
諫濠知其意而不聽

廣招賢俊闢精廬插架牙籤盡賜書手訂寶天新舊稿藏春
塢裏答來初

唐成王彌鍗莊王芝址庶長子太祖元孫國領目 靜志
居詩話成王廣置精廬集國中俊秀子弟資給之俾肄業
又闢蔬圃一區建養正書院泰陵頒五經子史賚之迨康
陵游幸王作燮國詩八章以諷暇則聯句藏春之塢開講
保和之堂又精於書法繪事皆入能品云
明史本傳王著寶天小稿并家教若干卷

花坳藥圃接西宮鶯塢春深翦碎紅珠履滿堂開內宴新歌
齊唱唾窗絨

遼庶人憲㸅簡王植雲孫簡王初國遼東廣甯州後遷荆
州憲㸅以罪廢國除 遼邸紀聞遼王好營宮室置亭院
二十餘區以美人鐘鼓充之其名有西樓內宮曲密華房
太乙竹宮有月榭紅房花坳藥圃雪溪水室鶯塢虎圈又
有荅橋龍口西疇草湖蕊珠洞宮人斜諸處縣延包絡參
差掩映琪花瑤樹異獸文禽靡不畢致王日與諸名士賦
詩觴酒其中是時秦中孫一元信州宋登春吳頤聖之
諸君皆爲王門珠履王雅工詩賦尤嗜宮商其製小詞豔

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唾窗
絨誤歸期玉闌干金兒弄丸記皆極婉麗

調鉛殺粉日徵斜鼎篆爐煙襲畫叉一院蝶蜂叢集處拂牋
爭認蜀葵花

宣順王厚焜荆憲王瞻堈玄孫端王厚烇弟嘉靖中厚烇
以病辭祿不允令厚焜攝朝謁國建邑 潘獻記王嗜詩
兼工繪事一日拂素圖蜀葵移暴日中蜂蝶
叢集花上拂之輒來其神妙動物類如此

琵琶緪瑟撥輕絲百卉亭前酒醉時一自賈姬歸謝後宮中
誰唱竹枝詞

趙康王厚煜簡王高燧來孫國彰德 靜志居詩話崐山
鄭若庸曳裾王門康王從若庸所見臨淸謝榛竹枝命所
幸琵琶妓賈扣度而歌之既而榛過鄴偕若庸見王王宴
之便殿酒行樂作王曰止命緪瑟以琵琶佐之曰此先生

所製竹枝詞也譜其聲不識其人可乎命諸伎擁姬出拜
榛謝曰此山人鄙俚之詞請更製竹枝以備房中之樂王
曰幸甚榛力不勝酒醉卧山亭下王命姬以衽代爲承之
以肱明日上新竹枝十四闋姬按而譜之元夕便殿奏伎
酒闌送客即盛禮而歸賈於榛即上嘗與榛聯
句百卉亭 潘之恒有賈扣傳詳載其始末

明補遺

女史儀型萬古新自來王化本睢麟漢家明德原同姓取法常諸范孺人

彤史拾遺清江范孺人者習女史后令說古今賢后事左右有以明德馬后比后者后曰吾安所及之亦效之耳

矯矯飛龍下寢宮眞人自不與凡同扶危執鞚紅冠避夢裏先徵靖難功

彤史拾遺初后生成祖有龍見於寢嘗夢微時夜歸遇賊皆紅冠追之成祖以馬進扶后執鞚賊見成祖皆避去后以故鍾愛之

灑掃泉臺待輦車可憐芳草葬羣花朝天女戸承新命眼望西宮泣暮霞

彤史拾遺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頁李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戸散騎帶刀舍人進爲本所千百戸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世所稱朝天女戸是也

相夫同約聽雞鳴柔德親須內訓精命婦朝回應徧語今朝幸拜女諸生

彤史拾遺徐皇后成祖后也嘗召諸命婦賜以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爾必將有德行之助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其思之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見柔德殿各賜勸勉后嘗輯女憲女誡諸書採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 又后幼時讀書史一過不忘人稱女諸生

中秋賞月聖筵開惆悵嫦娥面不回學士詩成雲幔捲始知人有奪天才

野獲編永樂中上中秋開宴月爲雲掩命學士解縉賦詩因口占落梅風以進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大喜復命以此意賦長歌半夜月復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謂奪天手段也

左右毬官判兩朋宴開東苑午風晴太孫拜賜羣工賀一統山河日月明

野獲編永樂十一年五月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先是命行在禮部議分擊毬官爲兩朋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領左朋甯陽侯陳懋領右朋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進皇太孫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甚賜名馬錦綺紗羅及番國布因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

舜庭文囿集休祥翯翯蹌蹌擬正當不少宮官靈鵲頌切題文字屬西楊

野獲編永樂間北京得白鵲時仁宗監國命宮官撰表爲賀楊士奇以爲不着題即賀白龜白鹿亦可仁宗即命士奇改作云與鳳同類蹌蹌於帝舜之庭如玉其翯翯在文王之囿仁宗大喜云方見帝王白鵲命徹內膳賜之 士奇稱西楊見明史楊溥傳

王聖姦邪鑒在殷如何開國市私恩加封乳母詒謀誤已種茄花果後昆

野獲編永樂三年追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貞順夫人此封保母之始翊聖衛聖二姬遂因之此後因以爲例 客魏用事時有魏鬼當頭坐茄花滿地生之謠

睿藻玢璘畫裏詩剡溪湘浦寄遐思淸凉無暑非關扇自染
氷紈作折枝
野獲編宣宗皇帝天授奇慧所御書畫俱非臣下可及曾
見御書一扇上畫折枝花及竹石自題六言於端云湘浦
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卻人間炎
暑招回天上淸凉烘染設色直追宋人
金貂貴客侔嬋娟賜出天恩事亦偏不道直言遭剪舌滿宮
爭頌李神仙
野獲編內臣陳蕪交阯人以永樂丁亥侍太孫於潛邸既
御極是爲宣宗以舊恩陞御馬監太監賜姓名曰王瑾範
金印曰心迹雙淸曰金貂貴客且出宮女兩人賜之爲夫
人其時有李校尉者極諫謂奄人無辱宮嬪之禮上大怒
命剪其舌後不死人
戲呼爲李神仙云

樂部三千放出宮宮人新放例從同朝鮮佳麗齊歸國遠播
皇恩到海東
野獲編宣德十年英宗卽位諭禮部曰教坊樂工數多其
擇堪用者量留餘悉發爲民凡釋教坊樂工三千八百餘
人又朝鮮國婦女自宣德初年取來上憫其有鄉土父
母之思命中官遣還其國令國王遣還家勿令失所
寵以皇親棄若遺不將衣錦換披緇伽藍枉入深宮夢祇爲
空門乞布施
彤史拾遺憲宗太后周氏英宗妃也昌平人有弟名吉祥
者好遊遊卽去其家爾時太后未入宮也久之不歸至天
順中爲僧晝遊他所夜宿報國寺伽藍殿中報國寺者宣
武門外小寺也太后夜忽夢伽藍神來告妃弟在我殿中
宿妃知之乎其夜英宗夢亦如之醒而相語初不信遣小
黃門物色之至則見吉祥坦腹卧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
白太后太后時爲妃以告帝帝召入大喜使具言生平太
后泣下因曰弟爲僧何如爲皇親耶吉祥曰爲皇親何如
爲僧乃遣還寺厚賜之憲宗嗣位太后爲拓
報國寺建大慈仁寺居之賜莊田數百頃
城隍雨地滿城謳朔漠風寒入御樓恠道臚傳金殿日廷臣
先報失龍頭
野獲編正統十四年八月車駕陷於土木其年三月進士
傳臚適狀元彭時以假寐不至殿廷相顧疑駭謂龍首忽
失是何祥也未幾而龍馭不返人間遂有喪元之說 先
是正統中京師有雨地城隍之謠雨御地弟音相近也
誦到三官舊日經教人回憶小南城上皇玉食資鍼黹盡是
中宮手製成
野獲編南內在禁城外巽隅卽景泰時錮英宗處所稱小
南城者是也聞之老中官不特室宇湫隘侍衛寂寥卽膳
羞從竇入亦不時具錢后日以鍼黹出貿以供
玉食今所傳誦三官經爲英廟無聊時所作

十六人中碩果存含山壽考拜新恩親親並仰高皇志博鬢
冠加九翟尊
野獲編含山公主下嫁駙馬尹淸永樂間進長公主洪熙
初進大長公主至天順六年方薨年八十三於太祖位下
二十五子十六女中最爲壽考天順五年七月上致書含
山大長公主特遣太監藍忠賫送珠翠九翟博鬢冠一頂
按博鬢惟皇后得用之國初王妃亦許用永樂間革
之親藩曾有請而不許今特以賜含山蓋異數也
如花滿殿鬪春姿愛惜閒花到惜兒不是道君游北里才人
又見李師師
野獲編本朝家法無平陽更衣之事惟景帝與武廟有之
因思趙宋最絕外嬖至徽宗始有李師師趙元奴俱爲才

人理宗爲道學宗旨暮年乃眷杭妓唐安安非時召幸今史冊略不及之豈一時理學諸公曲爲之諱耶景帝初幸教坊李惜兒召其兄李安爲錦衣賞金帛賜田宅

正位東宮玉一枝金蓮結子總堪疑浣衣局裏談前事猶記紅氈褁送時

野獲編當宏治末孝康皇后張氏擅寵六宮不得進御自武宗生後正位東宮更無支子京師遂有浮言太子非中宮出者時武城尉軍餘鄭旺有女進內因結內侍劉山宣言其女今名鄭金蓮現在太皇太后周氏宮中實東宮生母也孝宗聞之大怒殛劉山并鄭旺論斬後遇赦得免至正德二年又布前言始成獄正法此案俱讒甚悖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即加刑何也然則武宗果爲鄭金蓮所出而孝康攘爲嫡子耶抑更有他皇子也至旺復理前說時孝康與武宗母子恩深豈有更改之理旺不死更何待哉若金蓮者則編修王贊教內侍書於司禮監親見其紅氈

褁送浣衣局內臣皆起立迎入待之異常其後日處分則不可考矣

不謂批鱗出宦官銅缸聲震詎無端何人自恃椒房戚游戲宮中頂御冠

野獲編太監何文鼎者浙之餘姚人宏治間供事內廷時壽甯侯張鶴齡建昌侯延齡以椒房被恩出入禁中無恆度文鼎心惡之一日二張入內觀燈孝宗與飲偶起入廁除御冠於執事者二張起戲頂之次日文鼎上疏極諫上怒發錦衣衛拷問主使者對曰有問何人曰孔子孟子也上怒不解爲孝康張皇后杖死於海子董上自聞拔御前銅缸有聲其聲若文鼎訴冤者會清甯宮災刑部主事陳鳳梧應詔陳文鼎之冤上感悟以禮收葬且御製文祭之詞林某有詩弔之云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亦指實也

空傳同日冊雙妃何寢無司六局非隴右花氈新進御帳房出哨錦成圍

彤史拾遺沈賢妃吳貴妃皆武宗妃也故事選后以二女陪選正德改元上大婚三妃陪后進慈聖太后即命封爲妃越一月命禮官上冊妃儀　武宗外紀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尚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卻省記注掣去尚寢諸所司事遂徧遊宮中日率小黃門爲角觝蹴踘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　又勅陝西進上用花氈帳房一百六十二間凡重門堂廡庖廄溷湢及戶牖椿橛影壁圍幕地衣之類皆具且有壇內游幸出哨趕聲息諸名號凡一年乃成

啄絮齊花並擅長新隨雕輦幸漁陽溶溶一派溫泉水好爲君王洗冷腸

彤史拾遺王妃順天人能詩工筆札以才色爲武宗所幸嘗侍上幸薊州溫泉命妃爲詩妃手自書之刻於石詩云

塞外風霜凍異常水池何事暖如湯溶溶一派流千古不爲人間洗冷腸

六店周迴御路斜跳猿騙馬競喧譁宮人勅入勾欄院廊下當壚賣酒家

武宗外紀自寶和至寶延凡六店歷與貿易持籌算喧詢不相下別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住永巷賣酒家也箏纂琵琶嘈嘈然坐當壚婦於其中凡市戲跳猿騙馬鬭雞逐犬所至環集且賞宮人於勾欄扮演侑酒醉即宿其處

綵燈花樣四時標殿閣胡將赤舌招回望何門新宅笑一棚煙火勝元宵

武宗外紀上自即位後每歲宮中張燈爲樂所費以數萬計至九年甯王宸濠獻新樣四時燈數百其製不一多著

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於庭軒間設鑪幘而貯火樂於其
中偶弗戒遂延燒宮殿乾淸以內皆灰燼矣當火盛時上
猶往豹房回顧光燄烘烘然笑曰是一
棚大煙火也 又上稱豹房爲新宅

貂帳宵深燭影微雛姬新入侍更衣明朝聖誕羣稱壽萬壽
宮中册壽妃

野獲編萬壽宮文皇帝舊宮也世宗初名永壽宮自壬寅
從大內移蹕此中已二十年至四十年冬十一月之二十
五日夜火大作凡乘輿一切服御及先朝異寶盡付一炬
相傳上是夕被酒與新幸宮姬尙美人者於貂帳中試小
煙火延燒遂熾未知果否至四十五年八月命拜未封宮
御尙氏爲壽妃封妃之日距聖誕僅二日上春秋恰周一
甲子蓋亟尊貴之以備大慶上觴云 又世宗一日誦經
運手擊磬偶誤槌他處諸侍女皆頫首不敢仰惟一幼者
失聲大笑上注目顧之咸謂命在頃刻矣經輟後遂
承更衣之寵即世所稱尙美人者是也時年僅十三

琉璃新結御河冰一片光明鏡面菱西苑雪晴來往便胡床
穩坐快雲騰

酌中志河由北安門入至冬冰凍可拖床以木板上加交
床一人前引繩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飛積雪殘雲點綴如
畫世廟晚年多居西內壬寅正月皇太子自宮中往見絕
河冰而過時閣臣夏言詞云胡床穩坐度層冰正詠此也

品重絲窩虎眼餹內中甜食有專房勾欄巷裏松榛餅傳入
深宮亦禁方

酌中志甜食房造辦絲窩虎眼糖裁松餅減煠等樣其造
法器具皆內臣經手不令人見是以絲窩虎眼糖外廷最
爲珍味 野獲編穆宗嘗思食果餅詢之近侍俄頃尙食
監及甜食房各開買辦松榛粽餹等物値數十金以進上
笑曰此餅只需銀五錢便於東長安大街勾欄衚衕買一
大盒何用多金內臣俱縮頸退蓋上在潛邸稔知其價也

院本新添弋與崑教坊官裏幾佮倫近來貴比朝紳列抛卻
豬韡乜字巾

野獲編內廷諸戲劇俱隸鐘鼓司皆習相傳院本沿金元
之舊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
習外戲如弋陽海鹽崑山諸家俱有之 又教坊官在前
元最爲尊顯秩至三品我朝教坊之長雖止正九品然而
御前供役亦得用幞頭公服望之儼然朝士也按祖制樂
工俱戴靑乜字巾繫紅綠搭膊常服則綠頭巾以別於士
庶此會典所載也又有穿帶毛豬皮鞾
之制今進賢冠束帶竟與百官無異

奇獸珍禽貢異方內廷麋𪊩附貂璫等閒百鳥房前過未見
梧桐集鳳皇

野獲編大內自畜虎豹諸奇獸外又有百鳥房海外珍禽
靡所不備至於御前則又重貓兒其爲上所憐愛及后妃

各宮所畜者加至管事職
銜隨內官數內同領賞賜

月上瓤棱色似銀家家瓜果競鋪陳夜闌賸得中秋餅留作
團圓賀歲新

酌中志八月宮中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餅瓜果候月上焚
香後即大肆飲啖竟夜始散如有剩月餅仍收至歲暮用
之曰團
圓餅

涓吉鋪陳月子房熊羆誰早叶男祥年年歲仲遵成例食料
先頒嬭府糧

酌中志禮儀房掌管一應選婚吉禮每年四仲月選乳媼
生男十口生女十口月給食料在嬭子府居住凡宮中有
喜鋪月子房生皇子則用生
女嬭口皇女則用生男嬭口

六瓣紗巾覆頂輕光圓恰稱佛頭青選婚未卜先囊髮屈指年方過十齡

酌中志髱頭房專爲皇子女請髮留髮入囊髮容之事凡誕生皇子女彌月剪胎髮百日命名後按期請髮者即如外之每次剃髮然一莖不留如佛子然皇子戴元青縐紗六瓣有頂圓帽名曰爪拉帽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又擇吉入囊總束於後冬用元色紵夏用元色紗作囊闊三寸許長尺餘垂於後至選婚有妃始擇吉行冠禮

少小皇姬未上頭斜梳扒角髮油油謠傳十笑須加愼韓姞從來重相攸

酌中志皇女帶寸許闊小頭箍至十餘歲留髮至年餘擇吉打扒角至選婚有駙馬始擇吉上頭 野獲編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將下嫁禮部選婚時永清衛軍餘陳釗名在第三上親定爲駙馬矣聽選官余德敏奏釗父本勇士家世惡疾母又再醮庶妾不可尚主上命再選得謝詔京師有十好笑之謠其間嘲張桂驟貴暴橫者居多其末則云十好笑駙馬換箇現世報蓋謝禿少髮幾不能綰髻故有此譏

賜墨閒磨清謹堂臨摹宸翰燦琳琅扁聯大小皆親筆上有東宮小印章

野獲編今上自髫年即工八法按今上謂神廟也 酌中志孫太監隆所造清謹堂墨欽製精巧神廟極愛之 又光廟於講學之暇好揮灑大字扁額對聯以賜青宮左右雖祁寒大暑未之少懈或亦鈐東宮親筆圖書

暖殿傳呼警蹕頻駕前分列盡平巾鸚哥補取能言意莫學張家打鶴人

酌中志御前親近內臣曰打卯牌子則隨朝捧劍者也曰御前牌子曰暖殿則朝夕在側者也 又都知監凡聖駕

出朝謁廟等項在前警蹕清道者即此監之官也執骨朵身穿鸚哥等補子戴平巾或官帽 又神廟時御藥房提督張太監明病故人皆曰張打鶴死了先是神廟往朝慈聖老娘娘明執藤條在前清道值慈甯宮丹陛上設有古銅仙鶴高五六尺明誤以爲人也遂打而罵之曰聖駕來還不躲開隨侍諸臣哂之所以有此綽號

汴中家世漫搜求謠啄無端引獄囚金海橋西堂尙在爲誰駐輦欲重修

天啟宮詞注客氏憚張后嚴明誘以蜚語謂后父非張國紀乃繫獄海寇孫官哥所生也內安樂堂在金海橋西宮人有罪及老病者居之憲廟時萬妃怙寵紀后託病駐輦於此篤生孝廟客氏揚言欲奏請修築行紀后故事又將遣名下宮人潛往河南訪后家世故使后聞之后窘甚無計適客氏歸私第其母動以危言事乃得寢

泣別長春淚暗揮雪花滿院挾風飛乾西冷落休含怨幸免空宮閉裕妃

彤史拾遺裕妃張氏有娠性客魏惡之會妃有身鋪宮冊妃禮畢而遲久不乳遂誣其有後言矯旨閉禳道中盡逐其內官及宮婢等絕其飲食經數日天雨妃力疾匍匐昭簷溜死 天啟宮詞注長春宮即永甯宮上改今名以居李成妃自張裕妃不得其死范慧妃失愛獨李侍寢一日密爲范妃乞憐客魏偵知之矯旨革李封絕其飲食欲如處裕妃故事李先見張妃之死懼於簷端壁隙徧藏食物至是藉以充餒久之二逆怒解黜爲宮人遂自長春宮遄遷乾西四所遷之日風雪寒沍行色慘瘁見者冤之

何來章奏瀆宸聰方與工倕鬭巧工官職姓名纔誦罷幾批硃語幾留中

天啟宮注註上好自造漆器硯床梳匣之屬當斲削得意時或有急切章疏奏請定奪命識字宮女朗誦官職姓名

硃語諭甫畢玉音輒諭王體乾輩曰我都知道了你們用
心行去諸奸於是徧其爰恪恣意批紅施行皆制凡奏請
文書御筆親批數本其餘則司禮監秉筆遵閣票字樣或
奉旨更改用硃筆批之是以謂之硃批　又凡文書未經
御覽緘以素箋諸官職姓名年月硃
語於外收至御前櫃內是曰留中

錢源滾滾運維新片語能回聖意嗔鑑背不諳乾德號相臣
終愧讀書人

天啟宮詞注司鑰庫檢得天啟錢數枚古色斑駁不知何
代物進至御前上問昔年擬年號者誰改日召來面問左
右以閣下翰林院對上容怫然明日客氏入見訣詞慶賀
謂此天降嘉祥錢源不竭之徵也上解頤為改前命　乾
德號借用宋太
祖時竇儀事

是誰煬竈蔽楓宸朝政紛紛涸假真內苑連開龍鳳宴又傳

寶璽獲先秦

天啟宮詞注河南撫臣程紹進玉璽人知為贋物魏廣微
謂確係秦璽搖惑帝聽臨朝受賀回宮復設宴受賀賀
宴畢進龍鳳等物按祖制遇大典禮光祿寺備慈龍炮鳳
之宴然相傳有其名耳是日尚膳監宰雄雞代鳳壯羊代
龍大棗稱安期棗桃稱方朔桃
俱裝送御前誕幻荒唐不啻兒戲

吳綾披拂彩粧新上用紅籮惜薪膽怯宮娥偷眼覷夾門
左右立天神

酌中志惜薪司凡宮中所用紅籮炭者皆易州一帶山中
硬木燒成用紅土刷節盛之故名紅籮廠中傳有香匠塑
造香餅獸炭又塑造將軍或稱為仙童鍾馗各成對高二
尺許用金彩裝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炭制名曰彩粧
於十二月廿四日奉安於宮殿各門兩傍此亦歲暮植將
軍炭於門旁之遺意也逆賢專政則皆增而大之所費百

倍於前穿以真正綾綃約袖備以真
正弓矢兵器鬚眉直豎猛惡如生

蹴圓堂接蹴圓亭水戲翻新幻異形瀑布噴珠毬上下隨機
宛轉散流星

天啟宮詞注宮中舊有蹴圓亭上又手造蹴圓堂　酌中
志先帝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啟閉
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
力沖擁圓木毬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盤旋宛轉隨
高隨下久而不
墜視為戲笑

鼓樂喧闐響遏雲懋勤殿裏戲初陳廠公慣聽王瘸諢作戾
迴頭避馬秦

酌中志先帝最好武戲於懋勤殿陞座多點岳武穆戲文
至瘋和尚罵秦檜處逆賢嘗避而不視左右多笑之自天

啟六年以後凡御前插科打諢有鐘鼓司僉事王進朝綽
號王瘸子抹臉詼諧公然稱贊惜薪司怎樣軫恤商人內
府庫怎樣米積天堆東廠怎樣釐奸剔弊寶和店怎樣裕
國通商內修朝政外鎮邊疆或稱好箇魏公公或誇好箇
魏太監逆賢居之不疑自以為美先帝聖顏亦為喜悅回
想憲廟時汪直擅權尚有懷恩之流居帝左右所以阿丑
敢諷
諫也

防奸常恐禍心藏櫝食朝朝進信王畢竟真龍天眷顧花名
早兆御袍黃

彤史拾遺懿安皇后居慈甯宮時奄方回測左右窺伺者
皆其黨后豫戒信王宮勿食宮中食及即位猶從戚畹家
取櫝食進　又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以別西李妃故稱
東嘗奉光宗命撫視皇五子皇五子在宮嘗夢黑龍蟠殿
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囑勿言又所居東宮後有井二
皇五子隨選侍過之戲汲井得金魚汲次井亦如之　王

邸嘗其名於長□首列御衣黃是秋登寶位亦先兆也

古訓由來戒色荒九重杜漸慮方長閑香心動傳嚴禁恐有巫雲誤楚王

〔明季北略〕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誤也〔又附記〕二語云一夕上與詞臣論治更餘未退上忽起命內監秉燭繞行徧閱壁間寂無所見已而遂見殿角火星微爓立命毀壁入視見一小璫持香端坐於內詢之乃魏逆所使也以上勤於政事故薦此香使慾心頓起耳上曰吾方靜攝而心忽動因疑有是命去之上初立魏逆進國色四人欲不受恐致疑遂納之入宮徧索其體虛無他物止帶端各佩香丸一粒大如黍子名迷魂香一觸之魂卽爲之迷矣上命勿進

灾異凶荒降自天兢兢敢謂式無愆至尊修省移居日闕陛塵封一律蠲

〔崇禎宮詞注〕舊制聖駕修省中宮衣素青蓋夏用純綃冬則元色紵也省愆居在文華殿後其制度用木爲通透之基高三尺餘下不令牆壁至地四闌亦無比屋焉廟辛酉而降闕陛塵封上遇灾異凶荒每臨幸焉

舊桃幾日換新符殿閣春聯字貫珠例用泥金書吉利年年依樣畫葫蘆

〔崇禎宮詞注〕宮中春聯例用泥金葫蘆內書吉利福壽字旁寫送瘟使者將歸去俺家也有一葫蘆以祓除不祥

上帝昭昭監在茲光明殿外閃靈旗稱兒自肅朝天禮謝卻尋常祝史辭

〔崇禎宮詞注〕光明殿供安玉帝像正月九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帝並到殿前行香其朝禮之詞每自稱兒子

花相花王取次芳相邀花下醉瓊漿太禧白與金莖露總是長春內酒方

〔崇禎宮詞注〕四月三日爲萬壽節舊例於四月宮眷內臣換穿紗衣牡丹盛後卽開筵賞芍藥花也〔又〕御前酒皆內臣監釀光祿不得與上喜飲金莖露太禧白二種嘗名之曰長春露長春白蓋內法酒總名長春自以二字冠之宮中不復稱金莖太禧矣

淩晨催進燕窩湯佩欃鳴璫出膳房爲是酸鹹要調劑上方滋味許先嘗

〔崇禎宮詞注〕帝嗜燕窩羹膳夫煮就羹湯先呈所司嘗遞嘗四五人參酌鹹淡方進御

輪流尚膳出黃門別有調和屬翊坤算到十齋方戒殺獨憐鶂鶂未邀恩

〔酌中志〕天啟以前凡聖駕每日所進之膳俱司禮監掌印秉筆掌東廠者二三人輪辦近年改由尚膳監亦循省意十三年復照舊例挨月供辦〔崇禎宮詞注〕翊坤宮近侍劉某善治膳食進御者必其手造〔又〕帝與后每月持十齋嫌膳無味尚膳因將生鵝退毛從後穴去腸臟納蔬菜於中煮一沸取出洗淨另用麻油烹煮以進遂甘之也

宮粧新樣出姑蘇仿傚終嫌態不如縞素獨邀天一笑白衣大士降凡初

〔崇禎宮詞注〕后籍蘇州田貴妃居揚州皆習江南服飾謂之蘇樣〔又〕宮眷暑衣從未有用純素者蓋亦惟帝用之餘皆不敢用后以白紗爲衫不加藻飾上笑曰此眞白衣大士也自后穿純素暑衣一時宮眷裙衫俱用白紗裁製內襯以緋交襠紅袙腹掩映而已

春來西苑報花開宮眷連朝採豔回插遍膽瓶供御几共稱宸賞重黃梅

崇禎宮詞注凡西苑花開司苑具報后每遣宮婢採折以供賞玩間亦行幸 又西苑黃梅最多上所好也花時臨賞每折小枝簪於膽瓶遍置青霞軒清暇居等處几案間

不乞君恩向外家內廷恭儉戒繁華草棉合補豳圖闕近報江南進紡車

彤史拾遺后家本節嗇而入典宮政務減儉裁宮中糜費不爲外家乞恩澤 崇禎宮詞注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盆堆名花雜果或貨郎擔百物畢陳畫圍屏成架御用監按節安設是年帝諭畫豳風圖設於乾清西暖閣 又八年三月后諭蘇州織造太監進草棉紡車二十四具以教宮嬪

滴粉搓酥盡月娥花毬斜插鬢邊螺天顏最喜顏如玉笑斂人間鬼臉多

崇禎宮詞注后顏如玉不事塗澤田貴妃亦然餘不及也 又后喜茉莉坤甯有六十餘株花極繁每晨摘花簇成毬綴於鬢髻 又宮中收紫茉莉實研細蒸熟名珍珠粉取白鶴花蕋剪去其蒂實以民間所用粉蒸熟名玉簪粉此懿安從外傳入宮眷皆用之顧帝不喜塗澤每見施粉稍重者笑曰渾似廟中鬼臉

史學淵源溯絳紗久期黃閣拜黃麻乍觀除目心私喜誤賛吾家老探花

崇禎宮詞注陳文莊仁錫嘗舍於周皇親家后少時出見仁錫奇其容貌謂后父曰君女天下貴人使以通鑑教之后於此書最詳貫 又一日后與上同看除目后見陳文莊名指之曰此吾家探花也上不悅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得閣老后因言他事以解之

沈香山子對雕屏共說先皇手製成偏是宮娥爭巧思梅盤獨有阿奇精

崇禎宮詞注熹廟手製器物極精巧時猶存沈香假山一座暨燈屏香几數種帝見之諭收貯曰亦一時精神所寄也 又時有宮女阿奇者能以青梅雕剜脫核鏤成花鳥纖細可愛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依然梅也名梅盤

宮綾淺碧鎮相誇瑟瑟波紋漾月華一自御前邀奬後襯衣不羨海天霞

崇禎宮詞注一夕袁貴妃侍於月下衣淺碧綾即所謂天水碧也帝曰此特雅倩於是宮眷皆尚之綾價一時翔貴 天啟宮詞注當時用天青竹絲花紗羅富青素襯以海天霞色淡紅裏衣內外掩映望之如波紋木理焉

崆峒引子爛柯游訪道聊思解國憂選侍同稱琴弟子彈將五曲讓誰優

崇禎宮詞注帝雅好鼓琴嘗製訪道五曲曰崆峒引曰敲爻歌曰據桐吟曰參同契曰爛柯游命田貴妃援之 又選侍范選侍薛從田貴妃學琴稱爲入室弟子

月臺張幄爲花忙花與如花恰頡頏一段蘅蕪香不散始知國色即天香

彤史拾遺田貴妃宮西建一臺累石爲洞蒔花葯每張幄坐其傍曰玩月臺 又貴妃體潔有蘅蕪香雖盛暑無汗

寶冠隨例綴鴉青新換珠胎分外明燕見無煩釵珥飾髮滅偏稱髻雲輕

彤史拾遺上冠嵌鴉青石與珠相間妃去珠易以珠胎而嵌鴉青於其中望之有光焉 又妃善梳掠每以新飾變宮中儀法燕見御首飾別作副髮藏髮間

大牖崇杠變曲房新來什器盡維揚夜深燈影羣稱快金縷疏綃徹四方

彤史拾遺妃嘗厭宮闈崇杠大牖所居不適意乃就廊房爲低檻曲楯蔽以敞槅雜採揚州諸什器床簟供設其中 又宮中燈多縷金匝匝雖炬麗而炬不外達妃乃剏燈扇每當炬處去一方以疏綃幕之炬影左右徹觀者稱快

編櫻織蔭覆晴空永巷深深蹕路通風日不教侵御蓋從今來往綠雲中

彤史拾遺妃以永巷接宮門御蓋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爲蔭薄夾櫻葉覆之

步輿安穩歷香肩細步纖纖夾路旋恃寵頻番更舊制翻因知禮博君憐

彤史拾遺貴妃用心工巧雖變易舊制然較便故上亦聽之且嘗去小黃門之舁已輿者而易以宮婢上稱其有禮

承乾宮裏晝厭厭畫卷書囊擁翠簾寫就羣芳呈御覽晴窗磨墨自題籤

崇禎宮詞注袁田二妃同選袁居翊坤宮在西田居承乾宮在東 又田貴妃幼習鍾王楷法纔得禁本臨摹遂臻能品凡書畫卷軸帝每諭妃簽題之 又田貴妃工寫生嘗作羣芳圖進上帝留之御几時展玩焉

手疏謇謇戒放淫居然大寶備良箴獅冠拜賜宮花補應喻深宮補袞心

崇禎宮詞注蘇州織造局進女樂帝頗惑之田貴妃疏諫曰當今中外多事非皇上燕樂之秋批答曰久不見卿學問大進但先朝有之既非朕始卿何慮焉 又劉文烈理順爲御史時上賜以宮花補子精緻異常云出自田貴妃手

孃孃緗鈎落地輕凌波穩稱繡初成貓頭竟應旄頭識不道禳灾又召兵

崇禎宮詞注五六年間宮眷每繡獸頭於鞋上以辟不祥呼爲貓頭鞋識者謂貓旄也兵象也

盡日瞻天不見天承華望幸幾經年宮門未聽鑾輿過夜夜紅燈照例懸

崇禎宮詞注每日暮各宮門挂紅紗籠燈二盞駕幸臨某宮則宮門之燈先卸東西巡街者即傳各宮俱卸燈寢息

承華宮在徽音門內陳妃居之數年之間止一幸焉 又錢守俊初給事承華宮見陳妃愁坐曰娘娘何不快乎陳曰人生天也不見有何快守俊曰舉頭便見陳笑曰騃子

掌珠新殞聖心傷忽報妖氛陷洛陽白髮宮娥談舊事福王可似悼靈王

彤史拾遺嘗妃居啟祥宮時皇五子有疾兩河催餉者日三至武清侯孽子李國正訐其兄國瑞藏禁物自莊房土地外精鏐環寶累萬上召見國瑞諭以輸餉辭不能上怒責之既而國瑞死皇五子疾劇有憑之爲言者曰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家薄吾逝將去此皇五子薨隨歿行先是神廟時孝事慈聖皇太后有言慈聖爲九蓮化身遂以慈聖像裝九蓮菩薩祀之武清侯即慈聖家也至是宮中禱九蓮徹三晝夜而皇五子終不起謚曰悼靈王後上至妃宮思悼靈哀之值寇亂甚河南諸王多被害愴念骨肉呼老宮婢能言宮中往事者使言之因言福王之國時神

廟鍾愛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朝當大漸
時猶顧視貴妃以河南爲念今何如矣上唏噓而起

懿安宮外駐鑾輿翻晚朝正問起居四拜禮完還四拜至尊

珍重託皇儲

明史懿安皇后傳熹宗大漸后折逆奄謀力與大臣傳遺命定迎立事愍帝立上尊號曰懿安居慈寧宮〔崇禎宮詞注〕田貴妃所遺二子託懿安撫養十六年元旦帝朝懿安於仁壽殿行四拜禮畢復四拜謂撫皇子也

國祚相延漫卜年中元水殿信先傳磧綵擲地聲鏘座空外

飛來十七甎

〔崇禎宮詞注〕中元帝同后妃幸後苑湖中置酒水殿內侍僧道兩班作法事施食放燈忽於空中飛大甎至殿前司禮大璫親至其處驗之
連飛至十七塊而止

偶像紛紛出禁城先期佛已去乾淸中宮欲代君王懺內苑

新添梵唄聲

〔崇禎宮詞注〕內玉皇殿永樂時建有旨撤像內侍啟鑰而入大聲陡發震倒像前供桌飛塵滿室內侍相顧駭愕莫敢執奏像重甚不可搖動遂用巨絙曳之下座時內殿諸像並毀斥蓋起於禮部尚書徐光啟奉泰西氏教以闢佛老而帝聽之也既而后知撤像時靈異言於帝帝深悔而宮眷之持齋禮誦較盛於前矣〔又〕乾淸宮梁供之間遍雕佛像以累百計一夜殿中忽聞樂聲鏗鳴自內出望西而去三日後奉旨撤像置於外之寺院

宵旰憂勞逐日添寇如蔓草總難芟何人自號鹽梅將空使

君王夢傅巖

〔崇禎宮詞注〕十一月某日帝語輔臣曰朕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詆故歸訴於皇上語畢天顏慘惻久之前
嗣昌在蜀於順慶公署題扁自旌曰鹽梅大將

連日天廚勅斷葷今朝解菜爲親恩傳來瀛國夫人夢未負

先教隕淚痕

〔彤史拾遺〕上念寇禍茹蔬斷庖割后見上體瘁具酒饍爲上解菜上接瀛國夫人奏瀛國夫人者孝純太后母也瀛國夜夢孝純歸語上瘁而哭言動舉止如平時又云翼日有爲解菜者上勿卻也上持奏入宮見后解菜驚詢曰汝何以爲此豈亦有所聞耶曰無有因念先后慈在冥冥向保惜至此乃出奏示后再拜舉筯相向哭淚溢盤槅

跋

三秋菊老止飢生閉戶之時一路風温接絳帳傳書之使下拜登受薰沐開看則吾　香崖先生全史宮詞也夫惟宮詞之作古多傳人三唐則有王建五季則有和凝道君皇帝素擅清新花蕊夫人亦稱綺麗然而人各百首事祇一朝秦淮商女雖解歌結綺新詞纔嶺山翁乃僅說津陽盛事彤史之搜尋未徧紫宮之考鏡何從尙宜鍊媧皇之石用補漏天誰則探禹穴之書盡窺福地　先生則才具三長學通四始網羅千秋之祕權輿五帝以前遠稽魏史數典不忘旁採

稗官有徵斯信千門萬戶張茂先書地成圖前古後今杜少陵以詩作史大哉觀也而說者疑焉謂離宮別館事無與於興觀暮雨朝雲言終傳夫雅正今必問帳名於甲乙記曲疊於霓裳誇亭館於仙家摹樓臺於天上干卿何事壯夫不爲噫嘻是誠囈語請考古人今夫葛覃麟趾事盡宮閨河廣雞鳴情皆兒女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亦莫不以房中之曲播爲樂府之聲況閒情作於陶令無累清高梅花賦自廣平何慚相業韓偓香奩之體亮節一時徐陵玉臺之篇詩名千古彼夏蟲誠不可語冰蜉蝣又何能撼樹也哉　先生澡

身德重經世才高方將望副蒼生豈止辭工黃絹祇以北堂萱老秋浦蓴肥遂乃東山高臥不肎折腰北海開樽雅能召客酒兵夜鬥詩牒晨飛洵乎文陣雄師允矣騷壇領袖　山東降來謁頻停問字之車絲竹許聞屢下後堂之拜聽匡鼎之談中邊俱徹誦元暉之句海內皆驚如斯編者殆猶鼎上之一臠雲間之寸爪乎蓋鄴侯架上不少積文長吉囊中尙多佳什謂余不信嗣將懸市上之金所好非阿此足貴洛陽之紙願質大雅用藏名山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　受業張山頓首謹跋